古今医案平议

王坤根　方春阳　吕　直
俞中元　徐树民（以姓氏笔划为序）　编校

内 容 提 要

《古今医案平议》是张山雷先生的力作，成书于二十年代初。本书凡四种，共十八卷，医案大多采自《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王孟英医案》等名著之中，内容涉及伤寒温热，内科杂病和外科病案等。张氏对所辑医案，逐一加以平议，阐发各案理法方药之精华，对其不足之处，亦中肯地予以批评，堪称医案著述中之佼佼者。是书曾作为兰溪中医学校的教材，故又名《治疗学》。

这次整理，是采用 1921～1922 年兰溪医校讲义油印本为底本进行校注。

目　录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一卷

伤寒温热门 …… 451

感冒 …… 451

感冒误表 …… 463

感冒失音 …… 472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二卷

虚人感冒 …… 477

太阳表证 …… 485

太阳里证 …… 490

自汗证 …… 493

亡阳证 …… 497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三卷

阳明热病 …… 503

阳明腑证　一 …… 525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四卷

阳明腑证　二 …… 539

昏狂 …… 553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五卷

斑疹 …… 569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六卷

湿温病 …… 589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七卷

时病痧麻痦子门 …… 607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八卷

时病疟疾门 …… 630

暑热疟 …… 630

湿痰疟 …… 644

虚疟 …… 653

牝疟 …… 657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九卷

时病痢疾门 …… 659

暑热滞下 …… 659

热毒重痢 …… 665

虚痢 …… 673

泄泻 …… 678
湿阻泄泻 …… 681
寒泄 …… 682
虚泄 …… 684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十卷
时病霍乱门 …… 690
湿热霍乱 …… 690
真寒霍乱 …… 702
干霍乱 …… 707
古今医案平议第二种之第一卷
内风类中血冲脑经病门 …… 710
昏愦 …… 711
古今医案平议第二种之第二卷
脱证 …… 744
古今医案平议第二种之第三卷
眩晕门 …… 774
古今医案平议第三种之第一卷
诸火门 …… 792
肺火 …… 792
燥火 …… 797
胃火 …… 801
肝胆火 …… 812
古今医案平议第三种之第二卷
虚火 …… 818
伏火 …… 829
痰火 …… 837
古今医案平议第四种之第一卷
疮疡门 …… 849
绪言 …… 849
脑疽 …… 849
对口 …… 857
天疽锐毒 …… 859
上脑痈 …… 861
百会疽 …… 862
鬓角疽 …… 864
少阳疽 …… 863
骨槽风 …… 865
古今医案平议第四种之第二卷
大头疫 …… 870

时毒发颐 …… 872
少阳发少阳疽 …… 872
上石疽 …… 875
失荣 …… 877
疬疡 …… 878
咽喉口舌唇齿诸证 …… 882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一卷

伤寒温热门

“伤寒”二字，古人本以为四时外感病之通称，《素问》言热病者，皆伤寒之类。《难经》亦言，伤寒有五，而风、寒、湿、热、温病，列为子目，皆其明证。仲景《伤寒论》，固是《难经》伤寒有五之伤寒，非《难经》五子目中二曰伤寒之伤寒。浅者误谓仲圣之书，惟以治寒，不能治温，一似止见论中有桂、麻诸方，而未见有芩、连、膏、黄诸方者，可谓咄咄怪事。有清雍乾之世，吾吴叶香岩《温热论》出，又误信伤寒传足经、温热传手经之谰言，遂伪撰河间温热，先究三焦二句，意欲以温热二字立导于伤寒之外，提出三焦层次，冀与仲圣天经分道扬镳，独树一帜。志不可谓不高，惜乎离经背道，大失古昔圣贤本旨，竟为千古罪人。误用聪明，至堪骇咤，而盛名之下，遂以哄动全国，印定学子脑经。厥后吴鞠通《温病条辨》，遂用叶老成说，直以三焦编次。自是以后，医家著述几无一不依草附木，自托于叶派二字，而仲师圣法反致式微。吾道之魔，斯民之厄，凡温病、热病之以甘寒滋腻而殒其生者，何莫非叶老始作之俑。寿颐早岁读叶派书，未尝不谓古多伤寒，今多温热，果能以伤寒温热四字，劈为两橛，则古学今学，并辔而驰，未始非此道之一新发明。独是三焦层次，先上次中，先心次胃，以最多最吃紧阳明各症，列于心包之后，则用药时先有清宫、牛黄，而后方知有膏知、承气，温热病已不可救。此天士、鞠通误世之最大关系，万万不可盲从者。虽然则仲圣六经条例，宁得于温热病独撤此藩篱，此温热证治之必不能脱离《伤寒论》而别开奇局者也。据《五十八难》言之，伤寒有五之伤寒，因风、寒、湿、热、温病五者之总纲，而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五者，皆其子目，则四时外感诸病，止当以伤寒二字挈其纲领，并不能以温病、热病与伤寒鼎峙成三。而颐编《医案平议》，惟恐伤寒之标题，俗人见之，尚有疑其专入寒而不及温热也。且风寒、风热、暑热、湿温诸病，尚无不可以伤寒温热四字概之，爰立一门，题曰伤寒温热，但求醒目而已。若谓名之不正，颐固不敢辞其咎。

感　冒

感冒者，四时外感之轻恙，或感风寒，或感温热，或感暑湿，尚在皮毛，最轻最浅。昔贤所谓不入经络，故不传经，不在仲景本论六经范围之内。古人选案，大都以为无足记录，传说无多。然初感虽轻，设或因循不愈，及治之不得其道，传变深入，亦何尝不由轻感而起，必在乍病之时，用药得宜，而后可使轻病不重，小病不大。病家固莫明其妙，医者亦不知其功，此九芝封翁《不谢方》一卷，颐谓阴德及人，宜乎凤石师傅[1]自食其报也。兹辑医案，即以

---

〔1〕凤石师傅　凤石为陆九芝之子陆润庠的字号，官至前清宣统太傅。九芝也因此得封，故后人尊其为“封翁”。

感冒为首，虽曰卑之无甚高论，然履端于始，胡可不慎。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又是学术之一定步骤。况乎宋金元明治法，偏尚温燥，既易误人，而乍感之初，更有离奇怪诞，必不可以感冒成法通治者，又安得以轻浅而忽之。

江阴柳宝诒谷孙选刻尤在泾《静香楼医案》 风温挟痰，留滞上焦，辛凉解散，原为合法，时至自解，不足忧也。牛蒡、豆豉、薄荷、连翘、川贝、杏仁、桔梗、葱白。

【平议】柳曰：此风温初起之方。颐按：此四时感冒初起之正治。全用辛凉，不杂一味微温，如苏叶、羌、防等物，尤为风热针对之主治。近贤多用此法，即尤氏开其先路也。吾苏土薄积湿，人体柔脆多痰，一有感冒，胸痞痰粘，十而八九，故杏、贝、二陈、瓜蒌、枳、桔等，恒为常用之品。但川贝淡泊无功，苦降开泄，远不若象贝为捷。

《王孟英医案三编》 顾氏子发热独炽于头，医进发散，汗出不解，胸次痞闷，便滞溺艰，舌绛口干，饮不下膈，头痛不眠，脉数而弦。王曰：体质素弱，热薄于肺，痰结于胸，治宜轻解，姜、防、柴、葛，胡可妄投，膏粱与藜藿有殊，暑热与风寒迥异。治上焦如羽，展气化宜轻，以通草、芦茎、冬瓜子、丝瓜络、紫菀、枇杷叶、射干、兜铃、白前九味，天泉水急火煎服，覆杯即已。

【平议】汗后身热不解，已非表病，故方中并不用一味辛凉表药。头痛不眠，是羌、防、柴、葛辈升散太过，引动气火上攻，非风寒之头痛，故脉弦数，舌绛口干，便滞尿艰，皆过汗伤津之证。胸痞而饮不下膈，则痰热交结于胸中，故以清肺热，开结滞，化痰滞为治，专清上焦，展布肺家气化，此孟英最擅长者也。如瓜蒌、郁金、杏仁、大贝母、皆可为佐。

又 吴奏云三郎，八龄患感，幼科清解不瘥，脘闷便秘。孟英曰：气机未展耳。授小陷胸加紫菀、通草、杏仁，服三剂，先战汗而解，寻更衣乃瘥。当发战时，家人不知，讶为将脱，煎人参欲灌之，孟英适至，阻其弗服。

【平议】此病与前案相近，故用药亦近似。凡发战而始汗解者，必其人正气不甚充，邪与正相搏，所以战栗而后得汗。若正气旺者，汗则汗耳，不发战也。迨汗之来，即为正胜邪退之征，故在发战之时，必不可服药以扰动正气，反多变幻。

又《二编》八卷 庄芝阶，年七十，仲冬泛湖宴客，感冒风邪，痰嗽头疼，不饥寒栗，自服羌、苏、荆芥等二剂，势益甚，而口渴无溺。孟英切其脉，浮而弦数且促，证属风温，既服温散，所谓热得风而更炽也。舌绛无津，急宜清化，以桑叶、枇杷叶、栀子、知母、冬瓜子、元参、菊花、花粉、贝母、梨汁为剂，投匕即减，旬余而痊。

【平议】感冒寒慄，而服羌、苏、芥，似亦未必不是，而反加剧，以致舌绛无津，口渴无溺者，良由七十高年，津液本少。本案叙此证，其人先病热痰暑疟，王以清润得瘳，则体质可知。温燥发散，为害如是其烈，宜乎孟英书中，恒太息痛恨于柴、葛、羌、防也。无溺是肺气郁血，不能下行，故甘寒养津，必益清泄肺气。颐谓可加桑皮、黄芩。又鲜石斛清胃生津，似不可少。

又 《续篇》六卷 凌森伯患发热面赤，渴而微汗，孟英曰：春温也。乘其初犯，邪尚在肺，是以右寸之脉洪大，宜令其下行由腑而出，即可霍然。投知母、花粉、冬瓜子、枇杷叶、黄芩、芦茎、栀子等药，果大便连泄极热之水二次，而脉静身凉，知饥啜粥以痊。设他人泥于初感当散，势必酿成大证。

【平议】温热之邪，多由口鼻吸受，初感必在肺胃，此证面赤口渴，右寸洪大，皆其明证。药用知母、花粉、桑叶、杷叶、黄芩、芦茎，全是清泄肺胃之热。肺热得解，清肃之令，顺

其下降之性，故可使泄出热邪，此生理学中自然之作用，故不用泄剂，而大腑自通。邈似迂远，实有至理，非矫揉造作、奇诡欺人者可比。然惟纯粹热邪，而不挟痰滞者，方可用此清润之法，其舌必无腻苔，或且光红干燥，乃为对症。若有腻苔，或且咳嗽不爽，胸膈不畅者，得此即同鸩毒。此证必无表寒，自不当杂以表药。若谓初感身热，必以汗解，则门外人语耳。

又《续编》七卷　陈建周令郎患春温，初起即神气躁乱，惊惧不眠，两脉甚数。孟英谓温邪直入营分，与神犀丹佐紫雪，两服而瘥。夏间吴守旃及高若舟令郎、胡秋纫令爱患温，初起即肢瘈妄言，神情昏乱，孟英皆用此法，寻皆霍然。

【平议】感冒初起，病在气分，言其常耳。凡病之急者，初起之证，亦必迥异寻常，有直中三阴之大寒证，即有直入阴分之大热证。此条初感之时，见证如此，其舌苔未有不红绛光燥，或且紫黯，或且黑燥者，实皆少厥二阴之大热证，非从传经数日而来，尤为危险。爰附于此，以见感冒二字中，固已无奇不有，弗谓乍病之皆轻证也。

曹乐山治沈姓案(旧抄本)　风温形寒肤热，咳嗽气促，喉痒嗌干。旋覆、荆芥、前胡、牛蒡、杏仁、象贝、枳壳、桔梗、黄芩、连翘、薄荷。

【平议】此虽感冒轻病，而用药轻灵，泄肺郁、化痰滞、散风热、通气机，面面都到。惟形寒未罢，黄芩苦寒，尚嫌太过早，议去芩加瓜蒌、郁金，则于气促一症尤为切合。　颐旧藏《曹乐山医案》抄本四册，无序跋，初不知曹氏为何许人，后见江阴《柳氏选刻四家医案》，有《继志堂案》二卷，题常熟曹存心仁伯著。序曰：先生别号乐山，常熟之福山人，为吴门薛性天高足。近绍兴医社裘吉生君刊行其《琉球百问》[1]一卷，提要曰曹为道光间人。颐以柳氏所选之案与抄本四册互校，则柳选之见于抄本者，不及十之三，知柳氏所见，独不止此。惟以柳氏甄录者观之，颇较抄本为胜，盖削肤存液，固自可传。而抄本则大辂椎轮，要是庐山真面目。窃谓曹氏之学，朴厚有余，有时失之信古太过，自不及孟英案之灵变活泼，而先民矩矱，秩然具在，兹为采录数则，而并记其里贯、时代，以资考证云。

又治王姓案(旧抄本)头痛体酸，微汗畏风，苔白不渴，此风寒之邪为病，非温病也。若后来传变化热，亦与温病同。时医虑其后日化热，辄于初起之时，即曰温病，而不敢用微温泄化之药，可谓用心太过。紫苏、香附、陈皮、甘草、半夏、赤苓、藿香、防风。

【平议】此在感冒初步之时，风寒湿温诸病，乍发皆然。畏风微汗，而紫苏、防风微温之药疏散之，本是正治，但寒邪甚轻，分量必不可重。苔白不渴，病在皮毛，尚不传入，自无里热见证，不可误会苔白是寒，而应用辛温燥烈之药。此案用香苏饮加味，是风寒轻感之正法，而香附通十二经，体酸尤为恰好。

又治丁姓案(旧抄本)　寒热头痛无汗，舌苔浊腻，边白中黄，是阳证也。脉反细小，乃热郁于里，外寒束之，阳气不得透达，不必以阳证阴脉，误会猜疑。法宜透泄疏表为允。葱豉、大力、葛根、枳壳、桔梗、连翘、黑栀、淡芩、焦查。

复诊：得战汗而表解，舌苔未化，必有留邪，虑其反复。半夏、陈皮、枳壳、川贝、花粉、谷芽。

【平议】苔浊中黄，确是内有郁热，脉反细小，此人之真阳素虚，是以服药后得战汗而解。若阳气不虚，必不作战，但不可疑是阴脉而用大温耳。惟苔浊必有痰郁于里，宜加杏、

---

[1]《琉球百问》　全名《琉球百问奇病论》，清曹仁伯先生答琉球国弟子所问稿，常熟张汝伟录存。见刊于杭州三三医社出版的《三三医书·第二集第三十一种》。

贝、二陈，而连翘、栀、芩，独嫌清凉太早，所以战汗后苔浊不化。更方用二陈，是矣！花粉、川贝，亦不切合，若王孟英处之，必用瓜蒌、象贝。案语谓必有留邪，正以前方有清药，无痰药之弊耳。

又治蔡姓案(旧抄本)　冬温八日，身热略得微汗，不足以泄其邪。畏风头痛，胸闷，咳嗽痰粘，气逆而促，口干脉数，舌苔黄浊边白，此温邪为外寒所遏，表未解而里已化燥，恐内传而增昏喘。蒌薤汤去芎加花粉。方考：千金蒌薤汤，是以玉竹、石膏、麻黄、独活、川芎、白薇、杏仁、甘草、木香九味，朱奉议《活人书》加葛根。

复诊：得汗寒热已退，舌苔亦薄，脉尚数，咳嗽气短，胸闷口干。阳明里热，薰蒸于肺，是宜清里。葛根、花粉、杏仁、甘草、桑白皮、玉竹、地骨皮、桔梗、枳壳、芦根、竹沥、枇杷叶。

【平议】千金蒌薤汤，专为《伤寒论》风温一节补出方药。仲师谓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皆阳明经热，津液耗伤之证。仲师未出方药，近贤谓白虎汤可以借用，自是正论。《千金》是方，以石膏为主，专清阳明经热，而以玉竹、白薇辅之，清滋退热，固是正法。惟麻黄、羌活、川芎温升发散，已与仲师所谓发汗已，身灼热之症情不合，且在热盛烁液之时，为害滋大。惟古人意中，谓阳明经病，亦是表证，且见风温二字，意谓外来之风，必当以风药驱之，而习用表药，惟有麻黄、羌、防，是其主将，不比近人治风热，能避温升而改用辛凉之荆、蒡诸物。朱奉议加葛根一味，与成聊摄注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一节，直以阳明断之同意，亦以葛根是阳明表药而用之。然升提有余，弊亦不小，是在古人制方之时，此证此药，已觉瑕瑜互见，利害同途。后人但见《千金》以此方治风温，而不辨证情，相率援例，终是为古人所愚。此条蔡姓之病，已得微汗，则麻、葛、独活，必嫌升散，虽去川芎，亦是不妥。且气逆而促，胸闷痰粘，玉竹滋腻，尤其助虐(古用蒌薤，是为阳明热炽伤津而设，今人肺家痰塞，胸脘痞闷，而亦用之，可乎?)。虽曰口干，而胸闷痰粘者，必不引饮，石膏、花粉皆为毒药，况复舌苔黄浊而边白乎?此症正在痰涎窒塞之时，而投是汤，几于无一不误，此颐所谓信古太过者也。案语谓恐内传而增昏喘，此方已足以致之。复诊谓得汗表解，犹其大幸。然咳嗽胸闷，无一退舍，前方之效仅矣，乃犹不知开泄肺气而涤痰垢，反以苦寒沉降之桑白皮、地骨皮、枇杷叶遏抑之，甘寒滋腻之玉竹、甘草、花粉粘滞之，增大痰涎，助其壅塞，此人必无幸事矣。柳选《继志堂》案语咳喘门又有一案，曰寒热后咳嗽痰浓，头疼口渴，舌红脉数，大便溏泄，冬温之邪，郁于肺分，而从燥化，当清之泄之，方用蒌薤汤。柳氏谓痰浓口渴，已有邪郁化热之证，方中羌活、葛根宜酌用。颐案咳而痰浓，舌红口渴，明言在寒热之后，则此时头痛不是外邪，而是气火上升之痛，麻、羌、芎、葛再为升散，其害何如！且痰浓非玉竹之腻滞所宜，古人用玉竹，断不为有痰者立法。合观二案，知曹氏不无食古不化之弊。

喻嘉言《寓意草》　石开晓伤风咳嗽，未尝发热，自觉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续。诊之，见其头面赤红，躁扰不歇，脉亦豁大而空，喻曰此证颇奇，全似伤寒戴阳证，何以伤风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参、附子等温补下元，收回阳气，不然，子丑时一身大汗，脱阳而死矣。渠不以为然，及日暮阳不用事，愈慌乱不能支，乃服前药，稍安片刻。又以同寝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服一剂，汗止身安，咳亦不作。询其所由，云连服麻黄汤四帖，遂尔躁急欲死。然后知伤风亦有戴阳证，与伤寒无别，总以其人平素下虚，是以真阳易于上越耳。　魏玉璜《续名医类案》注曰：伤寒而服麻黄至四帖，即壮实人不能无害，矧下虚者哉！

【平议】王孟英曰：有一种虽似伤风，实非伤风，乃下元根抵久亏，肾水泛滥以为痰，浮阳冲激而作嗽。今夏余偶诊高石泉之脉，右关尺浮弦而空，因谓其仲郎禹生曰：令尊之脉，甚可虑也。既而无恙，迫禹生举于乡，计偕有日，而石泉陡患伤风。冯某为之解散，次日便泄多次；黄某为之分清，第三日痰升气逆，自觉唇肿不能吸饮。邀余视之，唇何尝肿，而舌色晦黯无津，脉似蛛丝欲绝，乃阴脱于下，阳越于上，药不能挽，未几果逝。洪张伯孝廉令堂病同此，余一视而决其不治，盖虽似伤风，而脉先虚促难寻也，旬日果败，皆十二月春前事（王述此案但称今夏，不知何年。考此案附见于魏氏《续类案》中，孟英为《续类案》作跋语，在咸丰元年，则此案当相去不远）。颐按：喻氏误读《内经》冬不藏精之精字，遂谓平素下虚，真阳易于上越，实则年四十而阴气自半，起居衰矣。所谓精者，统指人身营血津液言之，不仅是肾脏所藏之精。高年阴液必衰，纵然绝欲多时，亦易有阴虚阳越之变，小有感冒，误服泄散，鞭祸最捷。附志数则，以资旁证，弗谓感冒轻病而草率从事，则病庶乎其可也。　上海高桥镇张子庭，年七十八岁，丁巳十月，病起小有寒热，即神识不清，语言错乱，喃喃不绝，烦躁不已，坐卧不宁，甚至痰声曳锯，已三四日。医投化痰清热，痰声已平，惟夜不成寐，呓语不休。戴石农诊之，右脉弦劲而歇止，左脉细数，舌苔浊垢滞腻，尖边深红，面颧红赤，语无伦次，而多言不厌，渴饮溺多。知为阴竭于下，阳浮于上，热痰壅塞，蟠踞中州，火升气升，势且厥脱。证似内风类中，实则孤阳飞腾，老年本实先拨，戴阳之危证也。方用生牡蛎、生石决明各一两，青龙齿四钱，生鳖甲八钱，灵磁石四钱，生玳瑁六钱（皆先煎），羚羊角一钱（水磨浓汁冲服），天麻、白芍各四钱，茯神、川象贝、天竹黄各三钱，远志、石菖蒲根、陈胆星（包煎）各一钱五分，服后片刻，即安睡四小时，醒来神志犹未了了，谵语未定，但所言已少，绝不似以前之喃喃无休，是转泰之机。盖此证之戴阳，是阴虚于下而阳浮，非阴盛于下而阳越，于法尚须加之补阴，以留恋上浮之阳，非嘉言之参附法所可等视。如能于此时安睡之后，以前方加入人参、阿胶之类，此老虽危，或尚可幸图挽救。乃夜服此剂，而其家先已延沪上市医胡某甫者，翌午翩翩然莅止，率尔一诊，谬曰：此外感积饮，湿痰蒙蔽心包之证，昨方关闭太重，恐已难治。草草写方，用防风、豆豉、苏叶、苏子、荆芥、山查、莱菔子、神曲、贝母、川朴、石斛、竹茹十二味，消食化痰，似尚近理，而温散独多，那不使其孤阳飞去。未刻煎服，而痰声立见，昏语更多，烦躁倍加，扬手掷足，刻无宁晷，汗泄三度，夜半长逝。后询其素习之医，云此老脉代，已见一年余而病始作，可知体魄尚未大坏，且病起四五日，犹不十分险恶，而竟以大队表药送其天年。胡某伧父[1]不审脉神，不察病状，并不问昨方服后症情变动若何，而犹敢昌言潜降之不是。市医伎俩至此，医学能无黑暗？喻氏明言一汗脱阳，而此老能出三次大汗，死于闭欤？死于开欤？已有定论。嘉言之说，不可诬也。石农乃颐从姊之子，卒业于黄墙医校，所学尚不乖谬，而俗子竟能妄肆讥评，尤其可怪。　嘉定方泰镇某代当经理朱君，年已古稀，丁巳冬偶觉不适，而无寒无热，神志亦不昏沉，但无情无绪，自知萎靡不振而已。阻日不思饮食，延本镇医生诊视，其时尚无病状（惜未知此时脉象若何），误认感冒，略与表药，服后突然发热神糊，语无伦次，面赤唇红，乃延黄墙邬朱巽初（巽初即颐师阆仙先生长子），诊得脉乱无伦，重按空豁，知是老年元阴已竭，孤阳上浮，复为风药激其飞越，根本已离，亟授潜阳摄纳大剂，然服后竟不能应，遂辞不治，越二日而败。　庚申正月，李憩棠萱堂太君，是颐业师阆仙先生胞姊，年七十三岁，素禀丰硕，长大倍常，陡患眼

---

[1] 伧父　犹言鄙夫，粗野的人。讥市医胡某粗俗、鄙贱，草菅人命。

花，虽不眩晕，而起坐无力，旋即昏昏嗜卧，身有微热，咳嗽痰浓。适在沪寓，招颐视之，诊得脉象模糊，有三五不调之状，与之问答，尚是清楚，而语罢即闭目酣睡，微有鼾声，咳嗽频频，咯痰亦滑爽，而咳罢又睡。舌苔白腻颇厚，询得胸次不甚舒适，尺肤微热，貌视之，殊似风热感冒作咳，而此脉此神，必知老年真元不摄，虚阳挟痰浊上冒，冲激脑神经，即中医向来所称为内风类中，将有神昏暴脱之虞。憩棠问，想是新感，少少疏解，当无大病。颐谓脉至不显，神气昏倦，必非外感，假使投荆、防，顷刻有汗，即属不治。定方用龙、牡、玳瑁、磁石等，潜阳摄纳大剂，合二陈、旋、赭、象贝、郁金、胆星、葛、远等，开泄痰浊为主，稍佐枣仁、归、芍。明知阳浮于上，由于下焦阴弱，不能涵敛，法宜峻补真阴，仿河间地黄饮子用药，虽此是阴虚阳浮，不是下元阴盛，桂、附非宜，而参、地、阿胶似不可少，然舌腻痰浓胸闷，终属不惬于心，是以屏而不用。因嘱憩棠，此症大有变幻，高年风烛，慎重护持。憩棠闻此，遣急足走黄墙，促巽初来沪。明日颐复诊，酣睡已无，神情较好，而脉仍不清，即以原方略为润饰。又明日午，巽初到，诊得脉果三五不调，且有歇止之意，因速颐同视，时已上灯，而脉竟陡变，或三四至一歇，或五六至十余至一歇，六部一律，且歇得颐久，但尺尚可重按，而来去分明，却与初诊时不同。咳嗽痰浓如昨，舌苔稍薄，白腻未化，神情则楚楚，反大胜曩日[1]，自说无力疲软而已。遂商诸巽初，谓高年见此脉形，必是凶多吉少，虽曰痰多苔腻，初无峻补之理，而变幻到此，刻不容缓，苟非大剂独参，恐无背城借之一望。纵令含药而亡，问心可告无罪，所谓尽人事以迓天庥[2]不可不备此借箸一筹。巽初乍闻此议，尚有顾虑，继谓事势孔[3]亟，非此莫挽，意主议用吉林老山须一两，浓煎代茶，而另立化痰肃肺、开泄中州之方，分道扬镳，双管齐下。是夜安睡胜常，咳亦较减，明旦脉以渐复，诸恙较和。乃更进参须一两，另用煎方如昨。第三日同法，而脉意回复，咳亦不作，苔化胸舒，胃气来复，前恙悉蠲，又连服别直参三两余而起。颐于五日后更往一视，已健饮健谈，宛然无病矣。是役也，非得巽初同意，则憩棠终未免迟疑，苟非急起直追，大剂独用，恐亦无此能力。然后知前次痰嗽，本非肺胃之病。孟英谓肾水上溢为痰，浮阴冲激而作嗽两句，真是勘透隐微之论，所以独参立能有效。而太君骨干奇伟，得天独厚，亦与柔脆者不同。颐终不敢谓人参一味，果能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也。

魏氏《续名医类案》　聂久吾曰：余壬辰春初，在京会试，天寒夜坐久，感寒头痛，服疏散药，未出汗，头痛数日不止，而无他症。或谓感寒甚轻，已五六日，岂复有外邪，殆劳神内虚，理宜补之。劝服补中益气汤二剂，不知外邪未散，补药助邪为害，遂致神气渐昏，饮食少进，晚间呃逆不止，如是数日，医用前胡、桔梗、贝母、麦冬、连翘、香附、广皮、甘草数服而愈。

【平议】东垣制补中益气汤，本为脾胃气虚、清阳下陷而设，故以参、术、甘草补脾，即以升、柴助黄芪升举清气，是治中虚，非治外实。乃后人以升、柴可散外邪，竟谓是方可治阳虚之外感，不知既有外感，即是实邪，而后人借用之错也。立斋医案滥用此方，多非正鹄，而耳食者且谓东垣此汤为治内伤外感之第一方，即此一句，已是不通之极。久吾此条，虽自谓外邪未散，补药助邪为害，颐谓感寒头痛，不过因于夜坐受寒，感邪原不甚重，既经疏散，虽

---

〔1〕曩(nǎng)日　昔日、畴日也，即以前、过去。

〔2〕以迓天庥　迓(yà 亚)，迎接意；庥(xiū 休)，荫庇意。以迓天庥，意为来得到老天的荫庇、保佑。

〔3〕孔　甚、很意。《诗鹿鸣》："德音孔昭"。

未出汗，其邪当已化矣。而头痛五六日不止者，未必不以升散之药，引动肝木上升，而复以升、柴、归、芪助其上越，激动痰浊，所以神气渐昏，呃逆不止，皆气逆痰壅，有升无降之为害，敝不重于参、术之补，而重于升、柴之升。观后医更方，用前胡、桔梗之降气散结，贝母、广皮之开痰泄满有效，则前方之祸，不在误补。久吾之言，太觉误会，妄用升、柴之弊如此，效颦者其慎旃[1]。　魏玉璜曰：近代人多阴分不足，上盛下虚者，十恒八九，投以补中益气，病辄增剧，非东垣之谬，禀赋各殊也。陆丽京曰：阴虚之人误服补中益气，往往暴脱。颐谓阳虚之人，清气下陷，宜于升举，此利用东垣法。如人坠深渊，援而出之，便登彼岸，重见天日；阴虚之人，浮焰上乘，宜用滋填，而妄授益气汤，如木已飘摇，撼而拔之，使其出土，则顷刻枯槁矣。昔人已谓是方宜于脾胃之虚，而最不利于肝肾之虚，谅哉！

陆养愚《医验》　韦汝经春初肆业萧寺，其屋不密，天寒夜坐，倚几而睡，洎[2]醒觉寒，头微痛，自服参苏饮二剂，未得汗，他无所苦，但头痛数日不止。或谓其体弱，拥炉而坐，有何感冒？此攻苦劳神，上气不足而痛也。以补中益气汤倍人参服之，即觉神气昏闷，胸膈不舒，从早至夕，粒米不进，晚发呃逆，睡卧不安。医以脉带数，是火也，用知、贝、芩、连、竹茹辈服之，反遍体壮热，呃逆不止。陆诊之，面赤戴阳，郁冒之极，呃逆无已，左脉浮弦而数，右脉尚和。曰：病轻药误耳，不汗而剧，得汗即解。以火郁汤倍麻黄，被覆大汗之，至晚诸证如失。明日索汤，曰：昨见几上尚有补中益气汤一帖，服此足矣（左脉浮弦之浮，近出石印《陆氏医验》作沉，弦从魏玉璜本）。

【平议】此案自得病之始，以致服补中益气后，神气昏闷，饮食不进，晚发呃逆等症，悉与上条聂氏自述无异，不独证情吻合，而字句间且多雷同。剿袭痕跡，灼然可见，世间安得有此刻板病状，可咤之至。然即以全条症情论之，服益气汤而神昏呃逆，必是误升为害，得贝母、竹茹清泄降逆，理应稍安，而乃反致面赤郁冒，呃逆不已，左脉浮弦且数。凡此诸症，又皆气火俱浮，有升无降之候，于法惟有潜阳泄降以收摄之，岂有再用大升大发，以助其躁扰飞越之理！火郁汤是升麻、葛根、柴胡、防风、白芍、甘草、葱白七味，原治火郁于中，不得发泄，外有凛寒之证，取《内经》火郁发之之义。今既面赤郁冒，脉且浮弱，火象毕露，而反谓是火郁不发，再重加麻黄，被覆大汗，以升之发之。仲景于麻黄汤下曰：覆取微汗，则不欲其大汗可知。今敢逼取大汗，岂不使其立刻亡阳，尤为可怪！况得病之初，不过天寒假寐，又自言拥炉而坐，则感邪诚是不重，又何必麻、葛、升、柴重叠复累，果用此方，杀人必速。且前之神昏呃逆，以服升、柴之益气得之，必是升、柴不合病情，又岂得加以麻、防、葱白等，反能有效？而明日又是一帖补中益气，反手为云覆手雨，医学中那得有此怪物！且戴阳一证，是阴虚于下，阳越于上者，亦有阴寒在下，格阳于上者，喻嘉言治石开晓一案，是摄纳浮阳之正宗。喻谓一身大汗，顷刻脱阳，亦是确论。若阳明少阳郁热面赤，不得妄用戴阳二字，何以陆氏治戴阳，偏用麻、葛、柴逼取大汗，是惟恐戴阳者之不脱阳也。然即三阳热病之面赤，亦无温升大汗之法。此案皆是门外人之谰语，痴人说梦，怪诞不经，异哉！　又按：孙文垣有治胡镜阳尊堂高年感冒吐血一条，而《陆氏医验》有治吴逊斋夫人一条，病状治法，亦是一副印板，足见陆氏书不可为训。　或谓左脉浮弦之浮字，当从石印本《陆氏医验》作沉，惟脉沉，故知是火郁于内，而宜发之。然壮热面赤，阳症毕露，脉何能沉？总之问壁虚拘，所

---

〔1〕旃(zhān 占)　助词，相当于"之焉"的意思。

〔2〕洎(jì 既)　到、及的意思。《集韵》："洎，一曰及也。"

以说来都无是处，作伪心劳日拙，于此益信。

又　归安李邑尊公子十一岁，六月身热，微汗头微痛。儿科治之，谓为伤暑，以香薷饮冷服之，身热头痛更甚，加以咳嗽有痰，儿科谓脉浮数，是火热上炎，用芩、连、知母、花粉等清之，服后喘咳不绝，饮食不思，睡卧不安。陆诊之，弦紧左倍于右，面赤戴阳，明是风寒外来，宜发散。李公曰：如此炎天，且时有汗，何为表散？陆曰：风寒伤其卫阳之气，外之阳气拒而不得入，故汗微微而不至；内之阳气伏而不得出，故身翕翕而壮热。若解散其风寒之邪，自外者得入，内者得出，汗止而身凉矣。以干葛为君，苏叶、防风为臣，前胡、白芷、川芎为佐，橘红、杏仁、甘草为使，热服，微被覆，汗大泄，少顷，喘咳壮热顿减，二剂全愈。

【平议】香薷乃暑月发汗之药，必畏寒无汗可用。今本有微汗而更升发之，宜乎头痛益甚，又加痰嗽，明是暑热夹痰之病，只须宣通肺气，泄化痰热，已为能事，而复以苦寒遏抑之，滋腻闭塞之，药正与病相反，那不喘咳益剧。儿科之愦愦，固不待言。陆诊左脉弦紧，面色赤，正是肝阳肺热，交迸于上，虽当开肺，止有荆、防、桑、芷、薄荷辈之辛凉为宜，而杏、贝、二陈、旋覆、代赭等，化痰降逆，亦是应有尽有，何以一味升散，逼其大汗。稚龄弱质，亡阳有余，理当头痛如破，喘嗽不绝。自谓二剂全愈，必无此理。虽曰明人治感，多踵陶氏，或是体质不同，究竟苏、防、芎、芷，一门四将，无不偾事，况在暑月，更同戈戟。李公谓炎天有汗，何故表散，确是当头棒喝。陆养愚不入不出两句，附会卫阳，支离费解，欺人空话，断不足征，面赤戴阳一语，尤其大谬。颐录此案，藉以考证其三次用药之无一不误，无一不药到病加耳。养愚大言，不值一哂。孔子曰：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朱文公谓是二人者，皆吾师也。寿颐不敏，请持此议与吾党共商之何如？

魏氏《续类案》　庐不远治严忍公内人，发热无汗（魏曰伤风亦多无汗），呕吐不止，脉反沉弱（魏曰伤风脉当浮，今沉故曰反），人以为少阴证。庐脉之，沉弱中独右关表弦而中滑，盖风邪拱胃中水饮停积也。用干葛、半夏、吴萸、黄连急煎缓服，呕吐遂止，而热转盛。复诊脉势欲浮，命其进粥，不敢强之，呷浓米饮半杯，遂有汗而热减；再进稀粥，汗多热退。或曰：风寒之邪，世俗大忌饮食，今啜粥而热解，何也？曰：仲景桂枝汤法，服已啜粥，古人之精义。今热转盛而脉势欲浮，是风邪本自欲散，非谷气洋溢，则胃力孱弱，汗何以来耶？

魏玉璜曰：伤寒及外感证，日久津液脱枯，不能行汗，得大三才一气汤一服，乃蒸变为汗而解。人以为内托之奇，予谓仍是仲景啜粥法耳。

【平议】此固感冒之甚轻者。呕吐者，因本有寒饮，非感冒之兼症，惟以饮邪蕴结，阳气不行，故脉反沉弱。热无不甚，药止四味，干葛升胃家之清阳（惟其挟饮作呕，故宜升清。若胃热上逆，得此必使加剧），半夏降逆，萸、连定呕抑木（萸是温胃以泄饮，萸宜重而连宜轻），已面面都到。迨呕吐止，则寒饮已化，故脉势欲浮，而热势反壮，阳气有宣展之机矣。啜粥以助胃阳，乘其机而展布之，得汗即解。心思灵敏，可法可传。　颐按：伤寒禁食，仲景何尝有此法，而世间俗传似已甚久，人多信之，吾吴尚无此恶习。窃谓有病而不能食，病自当之，尚无大害。若病者自能思食，纵有外感，而脾胃未蒙其害，岂非佳境，乃反悬为厉禁，必欲使之活活饿死而后快，斯诚不知其何心。近来西医学说日以流播，亦谓伤寒热病，肠有毒菌，苟得饮食，菌毒滋生，故其禁食尤为严酷。又谓霍乱一症，粒米稀粥不得沾唇。凡是二病之诣西法医院求治者，虽不病死，亦当饿死。然颐治此二者，未尝禁食，亦未见其祸。己未夏，霍乱时疫盛于沪渎，西法医院，几不能容，凡留院四五日者，无不受饿欲死，托故循逃。颐曾治一八日不得粒米勺水者，脉细如丝，舌光如镜，为之渐渐清养，恢复胃阴，久而始

愈，其人亦疾首痛心，言之泪下，则视吾国旧学之禁食者，尤为变本加厉，宁非魔道。《名医类案》附江应宿一案曰：万历十六年，南都大疫，余寓鸡鸣僧舍，主僧患疫十余日，更数医，皆禁食，米饮不容下咽，病者饥甚，哀鸣求食。余曰：夺食则愈。虽有是说，乃指伤食者而言。谚云：饿不死伤寒，乃邪热不杀谷，虽不能食，亦不致死。经言：安谷者昌。况病有内伤不足者，禁食不与，是谓虚虚，安得不死。强与稀粥，但不使充量，进补中益气汤而愈。若此者甚众，余未尝禁食而活者不少。每见都城诸公，但说风寒二字，不问有无内伤虚实，一概禁绝饮食，有二十余日，邪气已尽，米饮尚不容入口者，能无饿死！

《续类案》 吴孚先治卢敬庵，暑日感寒，服羌、防发散，汗出已愈，后复感冒，又用发散，旋愈旋感，前药不应。吴曰：屡散不愈，肺气已虚，徒攻表不救里，风邪乘虚而入，无已时矣。方用黄芪五钱实肺气以固卫，佐防风一钱助芪以祛邪，如是则旧邪无所容，而新邪无可入也。二帖而愈。

【平议】频投发散，得汗已多，表阳愈矣，所以新邪易于复感。此非黄芪固表不能有功，因其确有感邪，故佐以防风少许。玉屏风散名为止汗，实则主治者即是此证，吴氏用法极是。但多汗是卫阳虚，不是肺虚，芪是固卫气，不是实肺气。凡高年阳虚，及弱人表虚，容易感邪者，必仿此法。若徒知有发散，则非徒无益而又大害之矣。倘是风热，防风宜易荆芥，或桑、菊，亦无不合。

张子和治常仲明 尝于炎暑时，风快处披露肌肤，为风所贼，三日鼻塞，虽坐于暖处少通，终不大解。使服通圣散，入生姜、葱根、豆豉同煎，二三服大发汗，鼻立通矣。

【平议】伤风鼻塞，初非重病，不药亦愈，即欲用药，轻轻开肺足矣。通圣散有麻黄，虽是开肺主将，岂炎暑所宜？再加姜、葱，真是小题大做，且曰二三服大发汗，一似绝大重证，非此不可者，抑何荒谬乃尔。况病仅在肺，而用硝、黄，又是何说。全部子和书，皆当作如是观，果有此事，祸不旋踵。

《续类案》 魏玉璜治孙敦夫女，十岁许。冬日感冒微嗽，专科发散太过，反身热不退，更医投六君子加炮姜、五味，一剂热退，而嗽转甚，下痢里急后重，有白脓，医以热退为时证，再一剂，则面赤口燥，恶食不眠。魏脉之，虚而驶，曰四剂可愈，必少衄血。与生熟地、杞子各四钱，天麦冬、蒌仁各一钱五分。乃论曰：今已泄泻，又从而滑利之，可乎！魏曰：第服之，病自减。乃服半盅，觉嗽少瘥，遂连进二剂，果轻四五，再以前方加酒芩、酒芍各一钱，二剂，衄血一小盏，全安。或问故，曰：儿禀素弱，所感即俗民火伤风也，不治亦愈。乃以荆、防、广、半、芎、苏、前、桔诸燥药，鼓动三焦之火，至阳扰而热盛。后医谓虚是矣，宜以甘寒润泽与之，则证自平，乃用六君燥补，加以炮姜之辛温，五味之酸敛，藉人参之力而热退，其内燔之火，尽入于肺，若伤寒之传里然。肺热甚则下迫大肠而为痢，其白脓即燥金壅热所化，与痢疾正同。兹但养其荣气，润燥清热，病自愈也。又问何以当衄？曰：初下之痢，则火从下泄，痢止，余热反走诸络而上溢，否则炮姜、五味之性，何由消释。其衄也，亦犹伤寒阳明热邪，得红汗而解矣。

【平议】稚龄阴弱，发散太过，其阴已伤，而身热不退，确是温升助阳之害。炮姜、五味，仲景以治寒咳，而乃用之于燥热之嗽，自然加剧。滞下确是肺热下移，玉璜喜用一贯煎，治此阴伤燥热，洵为对症。可知此时必舌质红燥，干咳无痰，渴能引饮，胸无痞闷，方能有效，决非叶派之浪用甘寒腻滞所可借口。此女所感，必是风热，玉璜所论，多中肯綮。惟鼻衄一节，乃以肺热郁结，无路可泄，迫而为衄。虽一误于升散，再误以姜、味，亦缘玉璜之方，滋腻

有余，开泄不及，有此小变。若使孟英处此，必兼用紫菀、白前、桑皮、黄芩之类，先泄肺热而利肺气，何致流衄。而谓早已预料及此，必无是事。魏谓痢后余热反而上溢，太嫌迂曲，未免欺人。盖肺热即得下移而为肠辟，必无复升之上而为衄血之理。此证之所以为衄者，即如猢狲扒树，来往无常，终非病理之正轨。

《叶案存真·二卷》 病体已虚，风温再侵，喘嗽身热，脘闷，小便不利，全是肺病。此证反复太多，深虑必伤成劳，凡药之苦味辛泄者慎用。北沙参、青蔗汁、鲜地骨皮、玉竹、桑叶、蜜知母、炒川贝。

【平议】病体虽虚，感邪则实。喘嗽脘闷，痰塞何如；小便不利，肺气窒而失其下降之常也。乃一路寒凉遏抑，滋腻助痰，必使肺益窒塞，而喘闷无已。病伤未必成劳，惟此方此药，确是制造劳病第一妙手。

又一卷 高年气血皆虚，新凉上受，经脉不和，脑后经掣牵痛，阴气安静，乃阳风之邪。议用清散轻剂。鲜荷叶、竹叶、连翘、藁本、苦丁茶。

【平议】脑后经掣牵痛，乃风邪之侵入太阳经，今人谓之邪入风池，即仲圣之所谓项背强几几也。惟桂枝汤一剂可愈，纵在高年，五七分之桂枝，辅以白芍，何嫌何疑！乃畏圣法而不敢用，改用藁本，若谓此亦升阳之药，未始非活法运用。然藁本直达颠巅，实是太过，不若桂枝之稳。仲师成法，断不容浅学附会更张也。若荷叶、竹叶等，虽曰新奇，有何功力！而无误者竟谓此是叶老独得之秘，竟相仿效，自诩叶派真传，不其陋欤？阴气安静一句，全无着落。

桐乡陆定圃《冷庐医话》 用药最忌杂，杂一二味，即难见功。戊午春，母子陈姓病温，壮热无汗，七日不食，口渴胸痞，头痛咳嗽，脉数，右甚于左。杭医定方，用连翘、蒌皮、牛蒡、桑叶、苦杏仁、焦栀、象贝、竹茹、芦根，药皆中病，惜多羚羊角、枳壳二味，服一帖，病不减，胸口闷，热反甚。余为去二物，加淡豆豉、薄荷，一服，汗出遍体，即身凉能食。复去豆豉、牛蒡，加天花粉，二服全愈。因思俗治温热，动手即用犀、羚，邪在肺胃，而引之入心肝，轻病致重，职是故耳。

【平议】胸有痞闷，虽有壮热，舌苔必无光燥之理。法宜开泄，而早投羚角以遏抑之，宜乎热不能减而痞闷转加，陆氏加减二法甚是，惟谓枳壳不妥，殊不可晓。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 李菊荪，身热，手指手背微肿，指节微红，手足不能动而痛，六脉浮大，此风热在经络之热痹也。走窜不常，亦名行痹，又谓之白虎历节，古方有皆作寒治。今则南方湿热蒸灼，风湿相搏，邪正交战，故作痛苦，但牵强而不痛，则正不胜邪，必致难愈。叶氏及吴鞠通有热痹方论，俱遵热淫于内，治以甘寒，再加通络，而不用风药及行气燥药。盖风主动，自当静以息之，若以风药动之，气药燥之，则助其炎、煽其热矣，势必加剧，余已屡见之。

细生地三钱，钗石斛四钱，丝瓜络二钱，海桐皮一钱五分，木防己二钱，生龟板四钱，川贝三钱，生苡米五钱，片姜黄一钱。

复方：

茅根六钱，生地四钱，玄参三钱，贝母三钱，茯苓三钱，甜杏仁三钱，虎骨五钱，龟板四钱，木通一钱。

【平议】风热入络而为痛痹，正与古书寒湿痹痛相反，迩年时常见之，甚者且如时疫，传染一方。伯龙此案，辨证极精，用药亦甚切当。惟此证必有表热，其热甚炽，风温入络，必

须轻疏，但止宜辛凉，如牛蒡、桑、蒺、蚕矢、薄荷、荆芥之类，不可误杂辛温一味。而归、断宜络，尚属不妨，痛甚者，加姜、独二活各四五分，不可多。然虽是风热，亦不可用寒凉，表热未解，妄投寒剂，则隧络凝滞，即不可屈伸，可成废疾。凡丹、栀、芩、连等大寒之味，在痛甚不能转侧之时，万不可用。戊申初秋，寿颐长女巽宜患此，痛不可动者旬日，颐为治愈，惟在热炽时，病者误用冷毛巾罨臂节止痛，愈后右肘不能屈伸者数年，近今始全瘳。

又　身热，周身酸麻不可言状，多汗，腰部亦痛，三日不已，脉得三部俱浮弦而缓，额角亦痛，微渴，此中风证，受病在太阳少阳也。方用小柴胡加桂枝、白芍、羌活，一服而寒热酸麻俱减，二服即安。

【平议】此案方后明言寒热，意者畏寒必盛，脉浮弦而缓，是寒在太少二阳之络，选方加味俱切。伯龙二案，证情近似，而寒热不同，合观之可以隅反矣。

雷少逸《时病论》　若耶赵某，头痛发热，时或恶风，自用辛温散剂，热势增重。雷诊之，脉洪滑而数，舌根苔黄，时欲烦躁，口不甚渴[1]。曰此伏气晚发也，不当辛散，宜清解。病人谓晚发在秋令，春时有此病乎？雷以《医效秘传》示之，方用辛凉解表法，加芦根、豆卷，三服而愈。

【平议】伏气二字，有清一代医家多喜言之，实则皆是空话。观其所用之药，仍与新感无异，则议论虽奇，终是玉卮无当[2]不适于用。世传叶氏《医效秘传》等三种，九芝封翁直断其方吴金寿一手伪撰，洵是确论。雷氏固亦自命为叶派者，依托大医，亦不足怪。其论此证，宜清解不当辛散七字，固是正论。所论辛凉解表法者，方用豆豉、牛蒡、蝉蜕、前胡、薄荷、瓜蒌六物，治此风热新感，本是不差，但既曰伏气，则病自里发，何以药用解表，岂不自盾自矛？更可见伏气一说之不足征矣。病人谓晚发在秋令，实是正论。盖夏令所受暑邪，易为秋初新凉外束，不得透达，所以能积久而后为病。伏暑二字，尽人能知，若曰冬时受寒，春令亦伏，殊非春深发泄之理。然王叔和《伤寒例》已有此说，《素问》且有温疟一节，宜乎言伏气者，居然振振有辞，寿颐《体仁堂论稿》中已详言之。

又　须江毛某患感，前医作风温治，雷诊之，脉弦而缓，寒热身痛，舌黄腻，口燥不欲饮。曰此风湿时邪，因今春淫雨连绵，袭人为病。从风湿立法，以平胃、神术、葱豉合用，数服而安。

【平议】此寒湿外感之极轻者，表寒夹湿，故为身痛寒热，惟是湿邪，故舌苔浊腻，渴不欲饮。平胃散加防风、葱、豉，选药甚是，正以春令表寒，防风尚不嫌燥，若秋令湿温初起，则当知变通矣。

又　城中王氏女，忽头痛畏寒，身热无汗，医用柴葛解肌，更医谓是春温伏气，用萎蕤汤，皆无效。雷诊之，人迎紧盛，舌白而浮，口不干渴，曰春应温而反寒，寒气侵人，是时行寒疫，当用辛温，弗入苦寒。授以松峰苏羌饮，加神曲、豆卷，轻煎温服，被覆取汗而安。

【平议】此亦感寒之极轻极浅者，柴葛解肌，既欲温散，即杂膏、芩，陶华之陋，本属可笑。更医谬说风温，又援用《千金方》，浑囫吞枣，不怕喉梗，市医伎俩，令人笑死。雷能识是寒邪，而选是药，理法不差，可谓庸中佼佼。然寒疫二字，虽本于叔和，实则不过外寒，何足为疫？《伤寒例》旧说，已是可嗤。颐尝疑其尚非叔和手笔。雷少逸藉此名称，张大其辞，自

---

〔1〕时欲烦躁，口不甚渴　原缺，据《时病论》补。

〔2〕玉卮无当　玉杯而无底，虽宝贵华丽但不实用。

负能手，亦殊可鄙。须知陆九芝之《不谢方》，何足敝帚自珍[1]耶。

刘松峰苏羌饮：柴苏、羌活、防风、豆豉、陈皮、生姜、葱白。

黄醴泉治案　新凉外来，痰饮内聚，形寒身热，脉小喉干，舌苔薄腻，底红，胸脘不适。先宜辛散其外，疏泄其中。嫩苏梗一钱，霜桑叶、白蒺藜、杏仁、浙贝、淡竹茹、苓皮、蒌根各三钱，半夏、丝瓜络各二钱，陈皮一钱五分。

复诊：表热较淡，内热颇炽，右脉稍起，形寒未撤，胸脘未舒。痰饮湿热，为凉风所束，汗不得泄。宜再疏通玄府而化痰湿。昨方去苏梗、苓皮、花粉、瓜络，加葱、豉、鸡苏散、蔻壳、郁金、竹叶。

三诊：表热虽解，脉小不起，见风形凛，咳嗽痰多，舌苔底绛口干。乃痰饮内阻，而津液不能上升。再以表里两顾。桂枝二分，白芍、半夏、海石、竹茹、菊花各二钱，杏仁、象贝、茯苓、白蒺藜各三钱，枳实四分，玫瑰二朵，陈皮一钱五分

【平议】此人感邪亦轻，而方药轻灵，竟无速效。可见膏粱柔脆之体，津液本少，中阳久亏，痰饮久滞，调治最是不易。惟第一方用花粉，究嫌太早。醴泉皖籍，久寓沪上，中年以丧朋之痛，发愤习医。惟时沪读寓公，有陈莺卿、张聿青氏二公，皆此道名宿。醴泉得其指示，所学自醇，年逾大衍，方始行道，颇负时名。顾同学友张洛钧文彦，从之游者六年，尽得其前后二十余年治案十余巨册。顾借读一过，用法活泼，选药纯粹，兼轻、清、灵三字之长。惟遇大症，尚少肝胆，识者谓其缺乏根本之学，当存亡危急之秋，尚难胜托孤寄命之任，亦是确论。然似此和平中正、不偏不倚，最为有利无弊。顾寓沪十余年，所见盛名鼎鼎，大有其人，然心折者，当以醴泉首屈一指，尝选录其案十三、四，存之箧中。今醴泉作古已十余年，而络钧亦悲宿草，一生苦学，几于殁世无闻。爰采数则，以淪人琴之感 。

又　某小姐，风温上受，内应肝阳，表热形寒，舌黄口苦，胁肋闪痛，痰气互阻，先以泄风宣络而调肝气。桑叶、蒺藜、杏仁、米仁、竹茹各三钱，楝实、香附、象贝、丝瓜各二钱，姜炒丹皮、仙半夏、夏枯花各一钱五分，乌药、陈皮各一钱，枳实四分。

翌日复方：表热未净，脉数未和，胸痞稍宽，胁痛亦缓，舌红口苦。余邪风热未解，再以两清气营，化痰通络。桑叶、蒺藜、杏仁、浙贝、白茅根各三钱，连翘、银花、丝瓜络、竹茹各二钱，郁金、丹皮、花粉各一钱五分，枳实八分，枇杷叶三片（去毛、包）。

【平议】此柔脆体质，营血不足，肝络素滞，阴虚阳浮有素。外感风热，内引肝气，痰滞络脉不舒，亦非易调之证。

又　李光谦乃眷，新寒外束，肝木内扰，凛寒表热不扬，咳嗽膺痛，纳谷不醒，便闭溺少，嗜卧。清阳不振，痰湿郁遏，两和表里。桂枝八分，白芍、九孔子、竹茹、象贝各二钱，蒺藜、杏仁、紫菀、白前、冬瓜子各三钱，蒌实四钱、薤白、牛蒡各一钱五分，哈壳八钱。

【平议】此风寒外束，痰气内闭，肺金遏抑不宣，所以表热不扬，咳而膺痛，则咳必不爽，痰滞隧络也；便闭溺少，是肺气上郁，清肃之令失其下行为顺之常。方以桂枝泄表寒，蒺藜、大力疏风，即以大力兼通大便，而瓜蒌、薤白开胸痹，紫菀、白前、九孔子泄肺下气，竹茹、杏、贝、瓜子等，宣络开痰，无不与病针对，最是初写黄庭[2]，恰到好处，此学者之益智

---

〔1〕敝帚自珍　比喻对自己的东西非常珍视。这里是对陆九芝《不谢方》的赞尝。

〔2〕初写黄庭　黄庭，道家经典《黄庭经》，晋人有《黄庭经》小楷书帖。旧时评论书法有"初写黄庭，恰到好处"的成语。后来就用"初写黄庭"比喻做事恰到好处。

粽也。推而广之，如桑叶、荆芥、二陈、丝瓜络、郁金、枳实、兜铃、海石等味，皆可随宜佐使。

又　湘如弟，风邪温热，郁阻气分，渐延营分，表热不扬，鼻衄点滴，四肢酸痛，防发风疹，先以轻疏清泄。桑叶、蒺藜、杏仁、象贝、茅根各三钱，芦花一钱，牛蒡、竹茹、丝瓜络各二钱，滑石、米仁各四钱，栀皮、橘络各一钱五分。

【平议】此又柔脆之质，感受风热，正气不充，不易透泄。虽表热不炽，而已内郁营络，以致流衄。其时肤腠未开，最忌寒凉遏抑。选药轻疏表热，不犯温升，于宣络中稍参凉血，而又择轻清不腻之茅根、芦花、栀皮，不杂重浊一物，是为良工心苦。湘如张氏，颐亦尝同研席，即洛钧之胞兄，其人体质极弱，醴泉侨寓张氏十余年，知之有素。观此药此案，可知弱人治法，用药最贵轻灵。

感冒误表

感冒者，固表证之轻浅者也。病在于表而治其表，本是不易之理法，夫岂得妄议其误。然亦思感受之表药，有风寒，即有风热，有暑邪，亦有湿邪。寒则温而疏之，热则清而泄之。暑为阳邪，惟凉润能解热郁；湿为阴邪，非芳香何以宣通。受病之源，既如是其不齐，则解表之法，即因之而区别。仲圣桂、麻等汤，本以治寒，尚且药味轻清，绝无温升燥烈之弊。奈何金元而后，竟以荆防败毒、羌活、冲和等方，号为四时发表之主剂。而羌、防、柴、葛，芎、芷、辛、苏诸物，真可不问药性，不论病情，信手拈来，习为风气，遂令感冒轻病，变幻百端，不可思议。此非表病之不当治其表，亦知其所以治表之大相刺谬否耶？善乎灵胎徐氏之言曰：发表所以开毛孔，欲令邪从汗出，当用至轻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气缓缓从皮毛透出，无犯中气，无伤津液，仲景桂枝、麻黄等汤是也。然犹恐伤其营中阴气，为风火所煽，而消耗于内，不能滋润和谐，以托邪于外，于是又啜稀粥，以助胃气，以益津液。后世不知，凡是发汗之方，必用羌活、白芷、厚朴、葛根、苍术、豆蔻等温燥之药，即使其人津液不亏，内既为风火所熬，又复为燥药所灼，则汗从何生？汗不能生，则邪无路而出，反为燥药鼓动，益复横肆，与正气相乱，邪火四布，津液更伤，而舌焦唇干，便闭目赤，种种火象愈炽，则身益热，神渐昏，恶症百出。若再发汗，则阳火盛极，动其真阴，肾水来救，元阳从之，大汗上泄，亡阳危症至矣。轻者亦为痉挛瘫痪，坏病难治，故燥药发汗，杀人不知凡几。此其端开于东垣，其著书立方，皆治湿邪之法，与伤寒杂感无涉，而后人以治一切外感，其害实甚。且湿亦外感之邪，总宜驱之外出，而兼以燥湿之品，断不可专用燥湿之药，使之内攻，致邪与正争而伤元气，今乃以燥药发杂感之汗，不但非古圣之法，并误用东垣之法。医道失传，只此浅近之理，尚未能知，何况深微乎？修园陈氏之言曰：后人制败毒散、冲和汤等方，以代仲景麻、桂等方，貌似平稳，实则辛烈。服之得汗有二弊：一则辛散过汗，重必亡阳，轻亦为漏；一则辛散逼汗，动脏气而为衄血，伤津液而为热不退，渴不止。服之不得汗亦有二弊：一则辛散煽动内火，助邪热入里，而为狂热不得寐；一则辛散拨动肾根，而为脉微细、但欲寐（寿颐按：辛散拨动肾根，使肾中阳气飞扬上越，有脉来浮大空豁，为烦躁戴阳之阴虚阳浮证，不当有脉微细但欲寐之少阴真寒证。修园此条，未免误认，拟为易之曰，辛散拔动肾根，为脉浮空，戴阳攘扰，庶于实在证情，较为切当。

仲师风温条，发汗已，身灼热，自汗出，多眠睡，鼻息必鼾，虽与少阴嗜卧相近，然要是阳升太过，神志为蒙。仲师明言脉阴阳俱浮，自不当如喻嘉言之误认——皆少阴寒证，而没煞阴阳俱浮一层，修园是踵嘉言之误，此中似是实非，一热一寒，正相对峙，却有毫厘千里之谬，不可不辨。颐上述李母朱太君起病之初，昏睡鼻鼾，即是此证，若用嘉言臆说，附会少阴，而投麻附细辛，岂不祸生反掌，宜乎九芝封公，竟谓嘉言论温，有可杀可剐之罪也）。颐谓表病必用汗法，是伤寒之正治，非可移之于四时杂感。然后人不论证情，而惟以逼汗为能事者，则固有说。《素问·热病论》已谓三阴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可汗而已。又谓未满三日，可汗而已。《伤寒例》亦谓三阳经皆受病，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一似古者圣贤，凡治三阳，无不出于取汗之一途，宁不可骇。即以仲师本论证之，何尝有此执一不通之见。否则病在三阳，治以桂、麻、青龙三方而已足，仲师何不惮烦而详列许多证治，此可知未满三日，可汗而已；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云云。仲师当时，必无此浑沌无穷之谬说，而谓上古医经，竟能为之，宁有是理？颐窃疑《素问·热论》一篇，与《伤寒例》篇，如出一手，当是六朝时浅人伪撰，叔和犹不至谬戾如此。然自羼入医经，而后之读者，不能辨别，遂以沿讹袭谬，害尽天下后世。今之俗人，犹谓发热之病，必以得汗为第一要义，甚矣！邪说淫辞之为祸烈也。颐读古人治案，见误投表散而病变，如灵胎、修园二氏所述之诸危症，亦已不胜枚举。盖药虽同是辛散太过，而病人体质，各有不同，所以变幻，亦必种种有别，固不独大汗亡阳之真武汤一证也。兹汇而辑之，以证徐、陈二家之说，信而有征，而后知芎、芷、升、柴、温升而刚燥一流，真不啻膏粱家之矛戟也。若亡阳治案，则别有自汗漏汗诸症在，宜以类从，兹不兼录，以清眉目。

王孟英《归砚录》　仁和戴文叔令爱，年十二，患风斑，睛赤，服升散药数帖，忽觉胸次不舒，饮食下咽即吐，时作时止，医皆莫措，六七日后，其吐益频，而有欲厥之势。王诊之，脉弦而数，夜不成寐，目赤未蠲，苔黄口苦，是发斑不由外感，乃稚质阴亏，风阳上越，助以温散，厥少陡升，肃降无权，因而吐逆。以连、柏、橘、半、栀、茹、旋、海蜇，少加苏叶，煎送当归龙荟丸，一剂知，二剂已。

【平议】风斑乃风疹赤丹之类，非阳明胃热之斑。目赤是风热上乘，纵欲疏风，亦宜桑叶、甘菊等，轻清上泄而已足。乃辄与升散，鼓动肝胆阳邪，痰气并逆，遂令胸痞呕吐，口苦苔黄，夜不成寐，甚且欲厥，无非柴、葛、羌、防辈，教猱升木，助疟为害。孟英清热开痰，肃降宣络，最擅胜场。惟用苏叶，亦嫌辛温，颇与此公手笔不类，疑有讹误。其用龙荟丸，则必有大腑不通见证，不仅治上焦肝胆阳邪，案中漏略，未叙及耳。　颐今春治一少年，微有头闷，自觉脑力不灵，服某医疏散方，用柴胡一钱五分，止饮一剂，而昼夜不寐者五日。药之灵捷于影响如是。

又　钱塘张韻梅茂才室人，自去年夏间娩后，虽不自乳，经亦未行，方疑其劳也。四月间患感，医进升散，遂腹臌气逆，肢痉欲厥，或又疑其娠也。孟英诊之，脉弦巅痛，乃营虚肝郁，微夹客邪，误投提表耳。以清解轻宣之品，数剂而愈，继参养荣，月事亦至，人皆诧为神治，其实非大病也。

【平议】膏粱柔脆之质，元阴多虚，肝阳易扰，误服升散，变态最多。此案不自乳子，而月事经年不行，营阴亏乏，显而易见，一得升提，肝气未有不横逆者。孟英清解轻宣四字，尚须加以柔肝潜摄一层，方与痉厥巅痛吻合。读王氏案，每以清微淡远之药，治愈疑难各症，无非轻灵活泼，能宣郁滞而利气机，自与呆笨者截然不同。古古治案中，实鲜其匹，宜乎时

人之诧为神治矣。

《孟英案·二编》 许子双萱堂，梁宜人，仲春之杪[1]，偶患微感，医与温散，热已渐退。孟英偶遇诊，右寸脉促数不调。谓子双曰：此风温证，其误表乎？渠复质之前医，以为妄，仍用温燥，越二日即见酣睡。再延王诊，促数尤甚，曰：鼻息鼾矣，必至语言难出，仲圣岂欺吾哉！风温误汗，往往皆然，况在高年，尤难救药，果浃旬而逝。

【平议】右寸促数，是肺胃郁热，更为温升，助其激越之势，故脉盛于上，短促不调。此促字可为《脉诀》并居寸口之确证，丹波廉夫所谓不以歇止为义者也。此高年阴液既衰，服温散药，不能出汗，而热邪得助，益肆其疟，拔动肾根，浮阳上冒，神志迷蒙，而为酣睡鼻鼾。虽亦是少阴证，然却非脉微细但欲寐之少阴伤寒，可证灵胎、修园误表之论，确有实据。更可证仲师风温一条，必以脉阴阳俱浮为提纲，正惟恐后人以多睡鼻鼾之温证，误认作少阴伤寒，而特以脉浮与脉微细显为分别，仲师立法，何等周密！奈何嘉言论温，尚谬认仲景风温为少阴寒证，且故意将脉阴阳俱浮五字割去，欲以掩没仲师痕跡，而教人走入邪魔。嘉言真罪不容诛哉！观此条风温误表，为祸如是，然后知《千金方》、《活人书》之葳蕤汤必不能治此证。近人尚欲效颦，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皆食古不化之咎。此案酣睡鼻鼾，与李母朱太君鼾睡同，皆仲景风温条之实在证据。一以不发汗而更生，一以温散而不救，则风温治法，两言而决，岂不快哉。陈载安王案眉评曰：此证虽经仲景指出，而人多不识，往往杂药乱投，卒至鼾睡而死，医家病家，两俱茫然也。孟英此案，可为仲圣功臣。

魏氏《续类案》 万密斋治县丞李天泉，六月中暑，腹痛，渠有妾媵，医以为寒，进理中汤一剂，痛止，乃发热，一身骨节尽痛，又进十神汤发汗，热退身不痛矣。万遇之，李称病愈，观其面色带赤，知病未解，脉之洪滑而数（魏玉璜曰：色脉相合）。经曰：大则病进。今汗后脉犹洪滑，病进何疑。万去食顷而病作，满腹急痛，状如奔豚，上下左右，按摩不止。亟延万至，曰：无伤，进建中汤一服而痛定。次日诊脉促止，而心下怔忡，跳乱不已。乃用人参、麦冬、甘草、白芍、生地、五味，猪心煮汤煎。一服，心跳止而脉亦不促。

【平议】此证即仲景之所谓奔豚，本论谓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盖先则烧针逼汗，伤其血液，继复针处受寒，引动肾藏寒水，上溢凌心，致有此证。故以桂枝汤解表寒，复加桂以伐肾邪，无不应效。而李氏此证，先有理中之误温，复有十神之温升辛散，强迫取汗（《局方》十神汤：麻黄、葛根、香附、苏叶、陈皮、白芍、川芎、白芷、升麻、甘草，加葱白、生姜），致令热邪燥气，并居上焦，面赤脉洪。病源与针处受寒不同，而亦作奔豚者，正合灵胎所谓阳火盛极，动其真阴，肾水来救，元阳从之上溢，正与彼之奔豚，属于寒水凌心者，彼阴此阳，两相对映，可知非桂枝加桂汤所能妄治，密斋盖亦知此中消息不符，不敢迳投仲师成法，而选用加芍不加桂之建中，重用芍药酸收，以摄纳浮扰之阳气，是以得之而腹痛暂定。然毕竟桂枝阳药，反以助阳，致令次日怔忡心悸又作，而脉且短促欲止，并居寸口（此促脉用高阳生《脉诀》及日本人丹波氏《脉学辑要》之说，非医家习惯数中一止之促脉，正与本条阳气上溢，证情吻合。说详拙编《脉学正义》），则阳升扰攘，无可奈何之态，历历如绘。更方选参、麦、芍、甘、生地、五味，纯用阴药，以涵敛上浮之虚阳，始与症情契合，自然获效。而用滋养酸收于强逼大汗之后，尤为及时霖雨。颐谓此证此时，如于补阴摄阳之中，参合龙、牡、磁、决、龟板、鳖甲等，潜降上

---

[1] 杪（miǎo 秒） 末尾意。仲春之杪即春末。

升之气火，收效当更奇捷。此又误表之一种变证，病状与仲景之奔豚同，而证情治法适得其反，天渊宵壤之别，胡可不慎思而明辨之。

《续类案》 李少华知医，六月暑病，服九味羌活汤一剂，汗出不解。谓药剂少，发汗不透，复作大剂服之，汗大泄而热转盛，连进三剂，如痴如狂，舌强言謇，手足掣动，小便不利，茎中痛，不食惟能饮水。万密斋诊之，脉微弱而迟，曰：坏病也，医之过耳，心恶热，壮火食气，方今盛夏，火气正壮，而重发其汗，汗之过多则伤心。心藏神，如痴如狂者，神气乱也。舌内应乎心，汗多则血虚不能荣舌，故舌不能言也。手足掣动者，汗多筋惕肉瞤也。渴饮水，汗多津液涸也。小便不利者，心移热于小肠，小肠移热于膀胱，津液少而气不化，故茎中痛。连服五剂而愈。（魏玉璜曰：未载所用何方，殊嫌疏漏）

【平议】此温升泄散，发汗太过，激动肝阳上升，气血并走于上，西国医家谓之血冲脑经病，中医旧说谓之内风类中，实即《素问》之煎厥、薄厥、大厥也。如痴如狂，舌强言謇，皆脑神经为气血上冲，失其功用所致。手足掣动者，以中医理法言之，止谓汗泄太过，筋失所养，实亦脑神经陡乱之证。小便不利者，汗多津液已竭，且有升无降，气化不及州都，自然应有此候。但气血上冲，肝阳陡动，其脉当浮洪弦劲，而反微弱以迟，则汗泄太多，血液大耗，脉至无神，亦固其所。渴而嗜饮，则胃液竭而求救于水也。此证治法，非大剂潜阳降逆，以镇定上升之气火，而加以甘寒凉润，急救胃液不可。密斋谓是坏病，诚然，但所谓汗多伤心，血虚不能荣舌，汗多筋惕肉瞤等说，尚是中医旧学理想之辞。盖脑有神经，分布全体，猝然震动，变幻多端，本非古人所知（寿颐编有《中风新斟诠》[1] 三卷，辨别证治，采辑新学说，而治之以旧理法，颇能应手。兹编限于篇幅，不及说明此中理由也），至以小便不利，谓心移热小肠，小肠再移热膀胱，更是转辗附会。须知膀胱之溺，由肾中灌输而来，与小肠无涉。此固中医旧学，不知实在生理之一大弊。是案万未出方，或疑良药无传，未免可惜。颐窃谓病是血冲脑经，非密斋所能知，观其论症，全是隔膜，虽有佳方，必不中病，五剂而愈，终是欺人，固不如秘而不宣，善自藏拙之为得计也。

江篁南《名医类案》 丹溪治一人，腊月因斋素，中饥而胃寒作劳，遂发热头疼。与小柴胡汤，自汗神昏，视听不能，脉大如指（江曰脉大为虚），似有力，热不退（江曰冬而发热头痛自汗，乃太阳中风，宜桂枝汤，不宜小柴胡。脉大如指，不能视听，内伤重而外感轻，求其脉大而不能视听之故，恐为小柴胡激之而然）。与参、术、黄芪、熟附、炙甘草，作大剂服之，一日汗少，二日热减，能视听。至四日前药中加苍术二帖，再得汗热除，乃去苍术、附子，作小剂，三日而安。

【平议】饥饿作劳而发热头疼，是中气虚而阳浮外越。虽曰内伤，正与脾虚清阳下陷之内伤相反，病是有升无降，宁得再以柴胡升提之？宜其服小柴胡而自汗神昏，耳聋目瞑，孤阳飞越，几有脱离躯壳之势。脉大如指，而曰似有力，则非真有力可知。篁南谓柴胡激之而然，大是确论。阴虚阳越，法宜潜镇以收摄浮阳，似尚未到参附回阳境界，乃用药如此。而曰一日汗少，可知未药之先，汗出必多，已属亡阳危证，所以药与病合。又二日而热始减，汗始少，不能速效者，以药中止有回阳之法，而无潜敛以佐之咎也。似此阴液大伤，何以反加苍术燥烈，再迫其汗，而热乃除，必非应有之义。盖浅者止知发热未罢，惟有得汗一法，可望热除，乃乡曲妇孺之见，岂可与谈医理。此案必为妄人窜改，前之小柴，后之苍术，皆是误

（1）《中风新斟诠》 系《中风斟诠》之又一名。已辑入本《医集》中。

药，丹溪之明，必不出此，此《丹溪心法》一书，所以不可尽信也。

又　一人年三十余，冒寒发热，医用表散，不愈，继用小柴胡，热炽汗多，遂昏昏愦愦，不知身之所在，卧则如云之停空，行则如风之飘毛，又兼消谷善饥，梦遗。汪石山诊之曰：此内火燔灼而然，虚极矣，脉皆浮洪如指，曰：脉不为汗衰者死，所幸者脉虽大而按之不鼓，尚可救。医以外感为治，所谓虚其虚也。经云：邪气乘虚而入，宜以内伤为重。用参、芪、归、术大剂，少加桂、附，服十余帖，病减十之二三。乃除桂、附，加芍药、黄芩，服十余帖，病者始知身卧于床，足履于地。自喜曰：可不死矣。服久果起。

【平议】此亦辛散过汗，阳气上浮之证。神志昏愦，几不知其身之为己有，卧寐之中，恍惚若在云雾，即经所谓上盛则梦飞者，阴虚阳越之人，恒有此状。消谷善饥，胃火盛也。梦遗亦肝胆之火下扰使然，汪谓内火燔灼，是矣。而虚极二字，太嫌笼统，要知此是浮阳，不得以虚字浑仑罩过。又谓邪气乘虚而入，宜以内伤为重云云，又是泛辞。上文明言冒寒发热，何得忽而又是内伤，移花接木，欲其就我参、芪、归、术之范围，所谓移病凑药，终是陋习。且既已明知其为内火燔灼，何以又用桂、附？此误认引火归元之说，欲以治阴盛格阳之法，治此阴虚阳浮之证，实是大谬。所幸少之一字，未蒙其害，且幸有人参大剂，以阴药监制之，否则祸不堪言。然即参、芪、归、术，大剂蛮补，终与气火上浮者，不能投合，所以服十余帖而无效。至更方除桂、附之阳药，加芍、芩之阴药，方能稍稍切近病机，所以再服十余帖，而始知身卧于床，足履于地。药之与病，若者相离，若者相合，岂不立刻可见！磁能引针，不能拾芥，于此益信。须知后十余帖之小有效力者，功在参、芩、芍药，不在黄芪、归、术也。若能早用介类潜阳，清滋泄降之剂，二三服必有大效，何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如此。况乎参、芪、归、术，与消谷善饥、梦遗诸证，又无一相涉者，而徒以补之一字为护符，陋矣！

《续类案》　王肯堂治外兄虞文华，病发热，一医审无身痛等症，知非外感，用平胃散加人参五分投之，热愈甚。易医曰：人参之过也，亟汗之，汗之病不解。又易医曰：邪入里矣，宜凉膈散下之。未服，肯堂至，诊得六脉皆洪大搏指，举按有力，曰此医之所以误用也，用茯苓补心汤，加人参六钱，麦冬三钱，枣仁一钱五分。时不卧九日矣，服药即鼾睡，良久而甦，病已退，脉顿微弱，更方用参四钱，枣仁、茯神、归、术、芪、麦冬、川芎之类，令其多服不辍。数日后，以小便不利而问，令服导赤散，明日热复作，舌黑如墨。复延诊，脉复洪大，因连日所服药，皆减参三之二，而导赤散中，又加花粉、山栀、黄芩等，故病又作。亟令以参六钱，合前诸药，大剂投之，舌色始淡，热始除，小便亦清利。倘进凉膈，必不可治矣。

【平议】此证当初发热之时，无论其为内伤外感，总之是膏粱柔弱之体，津血不充，不能胜刚燥发汗之任者，故一服平胃之燥药，而热愈甚。虽有人参五分，阴药太轻，不敌苍、朴之悍，且苍术气味雄烈，本以发湿家之汗，则此阴虚柔弱之人，其何以堪？易医反谓咎在参而更发其汗，既庸且妄，固属大谬。再更医，以脉洪大有力，误认实热，欲用下法，不知此是升散太过，阴竭于内，阳浮于外，虽似亢阳，实则真阴告匮，而阳无所附。脉之搏指，盖已几于真脏脉见之无胃气者，其危何如！此时治法，止有涵敛虚阳，滋养阴液，以潜藏而摄纳之，方是正鹄。肯堂能识假脉假热，而重用参、麦、枣仁、归、芍等，较之前二医，固是鸡群鹤立，卓尔不凡。但选用之茯苓补心汤，乃参苏饮与四物并用，方中尚有苏叶、葛根、川芎，温而能升，未尽纯正。惟以阴药较多，故得孤阳暂藏，睡安脉静。更方踵进，大剂滋填，亦是不易之理，何为复杂以芎之辛升，又是不无可议。追数日后之小便不利，未始非汗泄太多，津液未复，膀胱气化无权所致，亦不当苦泄通利，再耗阴津。导赤之木通，亦是不妥，宜乎故态复

萌，舌现黑色，则少阴脏真外露，险象又增一筹。肯堂此案，得失相参，不无瑕点。颐非敢妄逞臆见，轻量前贤，但就事实上平心而论，终觉此中自有真作用，固不可不细心一研究之。

《寓意草》 喻西昌治一孕妇伤寒，表汗过后，忽唤婢作伸冤之声，知其扰动阳气，急迫无奈。令进参汤，不可得，乃以白术三两，热浓汁一碗与服，即时安妥。况人参之力，百倍白术耶。

【平议】此过汗阴伤阳竭之危候，已邻于脱，非峻补不为功。参、术皆多脂膏，本是养阴之药，而术以气胜，亦能兼补脾胃之阴阳，脾阴既充，斯血液得助，阳气亦振。此证此药，固有捷效，实则即用独参，功力亦不过乃尔。必曰人参百倍白术，终是言之太过，同是草根草荄，何必显分轩轾[1]。

《续类案》 范中行感冒风寒，又过于房劳，发热昏闷，医以为伤寒也，投以羌活、柴胡辈不应；又以为阴证也，投肉桂、木香辈，又不应；恐且益甚，饮食俱废，舌黑如炭，八日不便。医正议下，高鼓峰诊之，脉细数而沉，曰阴亏甚矣，胃气将绝矣，非温和甘润之剂，弗能救也。亟以左归及滋水清肝等药，重加参、芪服之。他医以为不大便，如何可补？高曰：第服之，必得便。至第四日，果下黑矢升许，热退，舌亦红润，但尚未进食，病家犹以用补为嫌。高慰之曰：本内伤证，一补中益气治之足矣，无如粗工杂投，胃气转伤，不能即复。今以药补之，以稀粥调之，不过数日，自然知味。不信，易医，重用承气汤二服，不得后（魏曰必反以为前药补住），病转剧，惭于再延高，乃往苏延薛楚玉。薛至，闻述病情，及用次第，曰：既用熟地而得大便，效可知矣，奈何举将收之功而弃之耶？今无能为矣。病家反以为党，竟不之信。

【平议】既曰感冒伤寒，而又犯房劳，发热昏闷，则确有感邪，法宜疏散，断无有邪而可用补药之理。羌活、柴胡辈，一路温升，本非感邪正法，药既不应，则已犯陈修园所谓服表药不得汗之弊矣！乃因其房劳，而不问病情，便谓阴证，更用大温大燥，试问房后发热之人，阴液几何，可胜此炮烙之刑否？宜乎热益剧而便不通，此之舌黑如炭，是焦干枯燥之黑（观下文云，舌亦红润，可知此时焦燥），非光滑黑润之少阴虚寒，津液尽矣。而但知舌黑不便，可用下法，无一非杀人绝诀，况脉细数而沉，又为血液耗竭之确据，岂是当下之脉！粗工凶凶，以为可攻，《素问》所言，正可为此医写照。鼓峰阴亏甚矣，胃气将绝四句，老吏断狱，言简而赅。左归乃六味去丹、泽、加草、杞，滋水清肝饮，乃六味加归、芍、栀、柴，为鼓峰生平得意之方。脾胃肝肾之阴，骤得峻补，正如久旱逢甘，沟渠皆满，盈科而行，所以黑矢亦解，热退舌润，黑苔剥而红质露，已是生意盎然。斯时之所以未增谷者，正由前此燥剂，刮尽胃阴，安得数日之间，可以骤复。高说亦是曲中病机。而乃因其不食，归咎于补，反用苦寒，重伤胃气，服大剂承气而不得后者，所谓菜子打得油出，砻糠打不得油出也。此证譬如欲槁之苗，乍得甘霖，而又抉绝其根株，亦安有复生之望！俗医无识，恒随病家乱命以为迎合，那不杀人如草，楚玉之言，亦切中肯綮。惟高谓初起是内伤证，一补中益气汤而已足，则感冒风寒，已非对证。若以房劳发热，而谓之内伤，则正是阴虚阳浮，下虚上实，后欲以升柴教猱升木，不顾其下，大是可怪。要知内伤二字，证情万有不齐，必谓东垣此方，通治内伤，则方可通，而医者乃真不通又不通矣！

《续类案》 杨乘六治徐氏妾，劳倦发热，时作微热，倦怠嗜卧，下午更甚。医用发散二剂，咳嗽不绝，胁痛如锥。医用清金泻火，泄泻不止，不食不寐者旬日，脉之浮分细软，沉则

---

〔1〕 轩轾 车子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轾。引申为高低、轻重。

缓大，面色皖白，眼光散大，舌苔嫩淡白而滑，两手厥冷而振。此劳倦伤脾，气虚发热，初时若用补中益气汤，一二剂可愈，乃误药致咳嗽痛利，胃阴被劫于前，中气重伤于后，乃用人参、熟地、白术各一两，附子、炮姜各三钱，赤石脂、禹余粮、炙甘草各五钱，浓煎大碗徐服。至一碗即睡去，已刻至戌始寤，咳利俱除，胁痛如失，能进粥饮。复用前药，胃气渐开，用补中益气生金滋水而愈。

【平议】此病初起，倦怠发热嗜卧，固是内伤虚证，不当发散，惟倦怠嗜卧，颇似脾阳不振，清气下陷。东垣补中益气汤方，专补脾胃，而少少升、柴以振举中州之阳气，对于此证似甚相合。但阳陷之发热，病在阳虚，从剧于上午，至下午阴渐用事，而精神较爽；若阴虚之发热，则病在阴分，每至下午阴气动而益不能支。此案明言下午更甚，则是阴虚生热，宜于滋阴降火，而不宜于升、柴升清，更以扰动阴火。前医误认外感，妄投发散，温燥劫津，则肺胃之阴俱耗，愈使肝失涵养，虚火益炽，怒木横升，胁痛支撑，无非阴竭阳扰，交互肆虐。须知此是无根之阳，岂是实火，养阴以为涵敛之计，犹虞不及，且怒木侮土，补脾保肺，亦可稍制肝气之横逆。而乃见不到此，反以咳嗽胁痛，妄认肺肝实热，则清金泄火，更以戕贼脾家已耗之阳气。阴劫于先，阳困于后，那不泄利洞注。不食者土不载物，不寐者肝不藏魂，面皖，瞳散，舌滑无苔，淡白无华，肢厥手振，种种阴阳两竭，危象毕呈。脉浮细软，可见其人气息奄奄，邻于属纩[1]，所幸沉脉缓大，下元尚有一线真气，未经息灭，是以阴阳并补，大剂浓煎，而又以石脂二味，炉底急填，尚堪挽救。此可证药虽得法，必赖其人根本未漓，方可春回黍谷，非参、地、附、姜，果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杨方厚重朴实，无一味闲冗，盖当此吃紧关头，苟非任重力专，何足以托孤寄命。此方此案，肝胆魄力，卓尔不凡。而案语简当切实，惟补中益气汤二句未妥，此外无一句闲话，乃古书中之最仅见者，反复熟读，犹令人口角间津津有味。按方补中益气、生金滋水八字，乃撮举用法之大旨，非即东垣方加味，若以益气二字，认作仍是升、柴，则笨伯矣。

又　简某病感证，壮热，时微寒，嗜卧懒言，日轻夜重，或与羌、防发散，燥渴，谵语不食，脉浮数无序，重按虚大无力，舌嫩黄，中间焦燥。此风伤似外感证，误表以劫胃阴，津枯液耗，火无所畏而变生燥证也，与左归饮加生地、当归、白芍，两剂便解热退。再诊，浮数俱除，虚火仍在，继起之病已退，初时之病未减。盖初病因中气素虚而来，后病因胃阴暴伤而致，若不先救其阴，而即补其气，是为无制之阳邪树帜，而将垂绝之真阴下石矣（魏玉璜曰：治内伤者，类以补中益气为神丹，不可不三复此论）。今阳火既退，阴液渐充，则初起之症，可立除也，以补中益气合参、麦，四剂而愈。

【平议】此亦杨氏治案，虽有微感，而嗜卧懒言，确是中气素惫。昔人谓东垣补中益气汤，兼治阳虚外感，此证庶几是矣。羌、防误汗，大耗其阴，而扰动虚阳，升腾莫御，以致燥渴昏谵。脉则浮数无序，重按豁大无根，亦已拔根塞源，阴气垂绝，此非急救其阴，何以恋此浮阳，招之使近。左归加生地、归、芍，与高鼓峰滋水清肝同意，而不用一味苦寒药，于此证极其纯粹。盖真阴已竭，惟有大剂滋填，速与灌输，方可苏涸辙之鲋，宜乎如鼓桴应，生机洋溢。后段议论亦精，但止宜脾胃与肝肾，双方滋补，已是善后之良图，再用升、柴，终怕扰动

---

〔1〕属纩(kuàng 旷)　用新棉置临死的人鼻前，验其是否断气。《礼记·丧大记》："疾病，男女改服，属纩以俟绝气。"郑玄注："纩，今之新棉，易动摇，置鼻之上为候"。后因以为疾病临危的代称。

气火，易生变幻。虽曰升、柴各三四分，合于滋补队中，未必为害，然以东垣方与参麦散并用，一则欲其升举，一则欲其收藏，终是自矛自盾。且案中一则曰虚火仍在，再则曰阳火既退，则升、柴更可议也。本系内伤似外感证一句，亦可商，当易之曰内伤而兼有外感证，方与首句病感相应，否则竟抹去新感一层，终是缺漏。

马元仪《印机草》 发热恶寒，头身俱痛，口中燥渴，时时谵语，两脉洪数而涩，此是外感，而病势转危者，以五志过极，阴气素亏，邪复乘之，重伤其阴，而火热愈甚也。用解肌汤。

复诊：服一剂，恶寒得已，发热未除，谵语转增，神魂飞越，是阴虚阳亢，法当养肝之阴。

生地、知母、甘草、茯神、丹参、贝母、花粉。

【平议】此证在初诊时，表寒未罢，里热已盛，燥渴谵语，两脉洪数，是里热为重，纵有恶寒，而头身俱痛，未必果是太阳表寒之头痛身体疼痛证（里热上蒸，亦为头痛；热邪入络，经脉不利，亦为骨节烦疼，皆非可以发汗之证）。即欲疏泄表寒，亦惟荆、蒡、桑、蒺为宜，而必兼用清凉泄化之品，乃用陶氏之解肌汤，岂不谓柴、葛、羌、芷，以解表邪；芎、桔、芩、膏，以泄里热，未尝不双方兼到。究竟此病表少里多，陶氏方温升有余，清解不足，岂不为案语中阴气素亏，重伤其阴，火热愈甚三句，更张其焰。宜乎服后恶寒已，而谵语转增，神魂飞越，升散之害，岂不甚捷。更方有清润，无镇摄，其于此证，效力不鲜。或谓石顽《医通》有葛根解肌汤方，治麻疹初起，发热咳嗽，药用葛根、前胡、荆芥、大力、蝉脱、连翘、赤芍、木通、甘草九味，有泄风凉散，而无温升助火。马氏既明知病是火热，安见其所用之解肌汤，非即张氏书中之方？顾谓如用石顽之解肌汤，断不致一服而谵语转增，神魂飞越。其所以致此阴愈虚而阳愈亢者，谓非柴、葛、羌、芷之明效乎？数脉六至，往来无不流利，涩则涩滞不前，必不能数。晚近医家，每以涩、数二脉，联为一气，颐终期期以为未可。而此案更以洪数而涩四字，作为一句，试平心思之，其象何如，究竟说得去否？

江氏《类案》 一人年四十五，正月间路途跋涉，劳倦发热，身体略痛而头不痛，自以为外感，而用九味羌活汤三帖，汗出热不退，前后又服小柴胡汤五六帖，热愈甚。经八日，虞花溪诊之，至卧榻前，见煎成汤饮一盏在案，问之，乃大承气汤，将欲饮。切其脉，右三部浮洪，略弦而无力，左三部略小，而亦浮软不足。虞曰：汝几自杀，此内伤虚证，服此药大下必死。伊曰：我平生元气颇实，素无虚损证，明是外感无疑也。虞曰：将欲作阳明内实治而下之欤，脉既不沉实，又无目疼鼻干潮热谵语等症，将欲作太阳表实治而汗之欤！脉虽浮洪而且虚，又无头痛脊强等症，今经八日，不应仍在表，汝欲作何经而治之乎？以补中益气汤，加附子大剂与之，是夜连进二服，天明往诊，脉略平和。伊言尚未服，仍谓前效，欲易外感退热之药。虞曰：前药再饮二服，不效当罪我。又如前二服，脉证俱减半。伊始曰：我几误矣。去附子，再煎二服与之，热退气和而愈，但体犹困倦如前，服前药二十余帖，始得强健复元而安。

【平议】此固是劳倦内伤之发热，而羌活、柴胡，升发不已，以致脉浮无力，虚阳尽浮于上，虞用益气，固谓是中气之虚，然此是下虚上实，而非中气之下陷。法宜滋填其下，以收摄上浮之阳，正与益气汤证相反。且此是虚火不是阴火之戴阳格阳证，而乃以治阴火之法，用附子引火归元，何能对证，亦复何能有效。且虚阳脉浮，而乃用升、柴至二十余帖，试问与前次之小柴胡汤，孰轻孰重？乃一则五六帖而病进，一则二十余帖而病退，其理安在？似此伪案，其谁能信！录此案者，欲以证九味羌活及柴胡之害耳，非有取于补中益气也。

《续类案》 龚子才治刘太府，因劳役太过，发热憎寒，头疼身痛，口干发渴，呕恶心烦。或以羌活汤，或以藿香正气散愈甚，手足无处着落，心慌神乱，坐卧不安，汤水不入，闻药亦

吐(魏曰：皆由风燥之剂，鼓动其火而然)。诊之六脉洪数，气口紧盛，此内伤元气也。以补中益气，加远志、枣仁、竹茹、麦冬，一剂即熟睡，再进一服而安。

【平议】此证寒热头痛，口渴心烦呕恶，已是一团燥火，升腾于上，再得九味羌活等二方，温燥辛散，连接于后，以致坐卧不安，汤药皆呕，脉俱洪数，则气机上逆，有升无降，亦已极矣。而谓补中益气之升、柴，可治此证，其谁敢信！江氏《类案》又有吴茭山一案，内伤发热咳嗽，误服葱白散大发其汗，其脉益浮，其热益炽，日晡头痛，无一非阳浮之症，且自云脉大虚芤，而亦谓与补中益气汤数服而安，岂不可异！总之此数条者，皆耳食之人，误认补中益气一方，可治内伤，而妄为附会，伪撰此案，以欺不学。抑知虚阳上浮之证，适与清阳下陷相反，世界安得有此不辨升降之医，而药与病反，投入即愈之理，甚矣！医书之伪托太多，初学读之，亦何往而不堕五里雾中耶。

《薛立斋医案》　一妇人素清苦，勤于女工，因感风邪，自服表散，反朝寒暮热，自汗盗汗，形气甚虚，其脉或浮洪，或微弱，面色或青白，或萎黄，此邪去而气血愈虚也。用十全大补汤三十余剂渐愈，又用加味逍遥散，兼治半载而痊。魏玉璜曰：伤风误表，多成劳损，观此可鉴。

【平议】此本是羸弱之人，虽有外感，尚未重病，表散太过，虚象叠出，补药未尝不是，但十全大补成方，终是太呆，安能针对！加味逍遥，又岂可以久服！立斋之陋，诚不可及。

江氏《类案》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疠大作，邻人樊滋夫妇，卧床数日矣。余闻其家如杀羊声，急往视之，见数人用绵被覆其妇，床下有火一盆，令其汗，其妇面赤声哑几绝。余叱曰：急放手，不则死矣。众犹不从，乃强曳其被，其妇跃起，倚壁坐，口不能言。问曰：欲饮水否？颔之。与水一碗，一饮而尽，始能言，又索水，仍与之，饮毕，汗出如洗，明日愈。或问其故，曰：彼发热数日，且不饮食，胃肠枯涸矣，以火逼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热极，投之以水，所谓水火既济也，得无汗乎？观以火燃枯鼎，虽未而气不升，注之以水，则气自来，遇此等证者，不可不知。

【平议】此条江氏自注出《梦醒录》，盖小说家言，故言之不无过甚。然俗人每谓发热必须取汗，动辄厚被盖覆，热愈盛而汗愈不得，反致躁扰昏狂，速其加剧，与此条所述，亦是同弊，凡温热证，岂独不宜温覆，即窗户亦必开启，以通空气，以疏秽浊，否则病气薰蒸，即易传染成疫，其害滋大。至于饮水得汗，热病往往有之，水火既济之说，确有至理，于此盖知温燥诸病之为祸烈也。

《冷庐医话》　乌程钮冀梅郎中，在都门，咸丰八年三月，患风温，恶寒自足而起，渐及四肢，身热，脉浮，舌苔白，医谓是风寒也，用葛根、柴胡、防风、苍耳子等药，遂至神昏躁厥，舌黄便结。更医用大黄、石膏等药，病益危笃。更医又用理阴煎、复脉汤等，卒不能救。余见风温等证，凡用风药，升提伏热，陷入心胞，无不神昏厥逆而毙。当此急用清营汤、至宝丹、紫雪丹等，湔涤中宫，犹可挽回于万一。使认为阳明经腑证，一误再误，则生路绝矣。

【平议】风温病脉浮身热，阳气已升腾于上，纵有表寒宜疏，万不可妄投辛温升散。舌苔白者，病是初感，犹在皮毛，热未入里，苔自不能黄躁。无如习俗相沿，辄误认苔白是寒，所以有柴、葛、羌、防之误，其得此药而神昏躁厥者，风燥升腾，迫其气血上冲，神志因而迷蒙，肢体因而厥逆，此《素问》所谓气血并走于上之大厥、薄厥，亦即西医之所谓血冲脑经病。苔黄者，里热益炽；便结者，津液已伤，且气逆上行，有升无降，地道不通，正是上下不交，天地否塞之象。斯时能用潜阳降逆，开泄痰浊，使阳焰不升，气血下降，则脑神经不受刺

激，神昏可醒，厥逆可回。本非阳明府之大实证，乃又将错就错，辄以膏、黄诛伐无过，药不中病，反以速祸。至末后之理阴、复脉，本是近时恶习，敷衍手段，全不切病，何足以起死回生！隔靴搔痒，复何足道。近贤陆九芝论温病之神昏厥逆，一律归入阳明热证，不知此中半是血气上冲、脑经为病。盖血冲之一症，汉唐以降，皆未悟及，可谓西学之独发明，实则《素问》中已隐隐然具有端倪。颐愚窃谓温病热甚，气血痰火无不并而上升，酿成此候，最是易易，则又古今医家之均未道及者，安得谓旧学中必无新发明之病理耶？陆定圃所谓温证用风药，升提伏热，陷入心胞，神昏厥逆云云，其意盖谓此是伏气为病，故升之则入心胞。然使果是伏邪，则其病自里而发，何以此证脉浮发热？发热有内证，脉浮必无里证，何得舍浅求深，蹈嘉言误认少阴之复辙，而妄谓之升提以陷入心胞。须知陷之一字，言其自外入内，自上入下，必不可于升字之后，接用陷字。实则此之昏厥，病不在心而在脑，纵使清心，亦必无效。然间亦有投以至宝、紫雪而偶应者，则朱、雄、珀、玳，皆能镇坠，而紫雪以朴、硝为主，又是泄降达下，所以导其上逆之气火，使之下行，则血不上冲，脑经亦定，而昏厥可回。然二方中皆有脑、麝，又是辛香走窜泄散之物，亦为血冲脑病之禁药，故此方此证，亦复利害参半，定圃尚不知此理，所论犹未免隔膜，以此言医，真非易事。

张伯龙案　风温外感，咳嗽头痛，寒栗不饥，误服温散，邪势愈张，口渴，舌绛无津，小溲不通，脉弦数浮促。风热得温，而飞扬恣肆，阴液将涸，急宜清润。桑叶、知母、元参、冬瓜仁、枇杷叶、菊花、花粉、栀子、贝母、鲜梨汁。

【平议】风温本是温邪，再以温散灼烁，津液云亡。小溲不通者，非特下流水竭，实缘温升太过，肺金失其肃降之权，是以脉浮数弦促，尽壅于上，自然源流皆涸。此方凉润肺胃，药俱稳健，议加麦冬、鲜铁皮石斛，较为有力，而宣通肺气，方得遂其下行为顺之常，则紫菀、兜铃、桑皮、九孔子等，皆可选也。附录山雷治案：庚申十月下旬，兰溪北门内某氏妇，感冒寒热不扬，咽燥而痛，蒂丁红垂，口角疳疮，此冬阳燥烈，内则肺胃本已郁热，而外风束之。颐初授一方，桑叶、荆芥、杏仁、象贝、薄荷、射干、瓜蒌皮、焦栀子、大力子、橘红、西藏青果等，辛凉轻疏，兼清肺胃，以泄降气火。服后，已寒解热清，但喉燥未复，口角之疳未愈。斯时接方，止有清泄肺胃一路，乃适有某医过之，谓是湿火，而药则葛根、蔓荆子各二钱，羌活八分，升散发扬，正以挑拨火焰，煽之上扬。服药才三小时，环口尽肿，下唇尤甚，浮肤尽腐，痛不可言。盖胃中余热，本在潜然，得此助虐，竟兆焚如之惨。环唇挟口交承浆，本足阳明经所过之位，葛根能升胃阳，岂不凿凿有据。翌明亟就颐诊，则承浆坚肿奇巨，已成疔毒，乃与清胃解毒，羚羊角片六分，鲜铁皮石斛五钱，生石膏一两（杵），皆先煎，知母、鲜生地各五钱，象贝、银花各四钱，焦栀、连翘、淮牛膝各三钱，丹皮、黄芩各二钱。是方二服，肿腐俱定，干如茧唇，乃去羚连服而安。

感冒失音

失音一证，有舌瘖、喉瘖之分。舌瘖者，病在舌本，系乎经络；喉瘖者，病在肺气，宜辨实虚。经络之瘖，与感冒无涉；肺气为瘖，感冒有之，皆实病也，而劳瘵之虚证亦有之，则肺金销沉，亡可翘足而待矣。兹感冒中录肺家实之一证，而劳瘵失瘖，固别有虚损之专条在，其舌本为病之音瘖，则隶之清窍门中。又内风类中，亦有瘖不成声者，前贤每谓是少阴虚证，要知火升痰升，激其气血冲脑，神经受震，猝然舌本牵强，瘖不成声，是脑神经为病，并与经

络病无涉，则隶之内风脑神经病门中。瘖固同，而所以为瘖之源不同，万不可混溶于一炉之中，不知区别。兹为条析而分系之，庶儿泾渭已明，源流自异，即有不习医者见之，亦当识得此中真味，大有差池矣。

《续类案》　聂久吾曰：一友能医，禀性素热，惯服凉药，在京朝觐，因伤风久咳问治。予曰：咳因风寒，必先除寒邪，而后可以清热，先用桑、杏、麻黄、防风等药。彼自持己见，以为素不用燥药，专以栀、芩、花粉等剂多服，一日声哑不出，复求治，乃戒之曰：公能听吾，则声可立出，若不自用，不敢与闻。因与加味三拗汤，一剂立愈。杏仁二钱五分，生甘草五分，羌活、桔梗各八分，防风一钱，生姜三钱，水煎热服。

【平议】寒风袭肺，而为咳嗽，非辛散不为功，桑、杏、麻、防，本是正将，此不可与风热同日语者，乃反以清凉遏抑之，闭塞之，安得不声瘖不出。加味三拗，本是此证必用之方，但何以竟无麻黄，当是传写脱漏，理宜补入。

江氏《类案》　丹溪治一人遗精，误服参芪及升浮剂，遂气壅于上焦而声不出，乃用童便浸香附为末调服，疏通上焦以治瘖。又用蛤粉、青黛为君，黄柏、知母、香附佐之为丸，填补下焦以治遗，十余日良愈。

江篁南曰：《本草》言尿主久嗽失者，故治瘖多用尿白，能降火故也。

此及下一案，皆非感冒之失者，当编入清窍门之声音类。兹以后之第四案，有俞东扶总评一则，姑录于此。

【平议】气壅于上，降之宜也，但童便浸药，为末调服，令人难堪，即尿白亦然，顾用尿白，必研细水飞，换水数十次，淘取轻清，弃其重浊，色白如粉，秽气全无，是亦治药之一要也。

又　一男年近五十，久病痰嗽，忽一日感风寒，食酒肉，遂厥气走喉，病暴瘖，为灸足阳明别之丰隆穴各三壮、足少阴照海穴各一壮，其声立出，信哉圣经之言也。仍以黄芩降火为君，杏仁、陈皮、桔梗泻厥气为臣，诃子泻逆，甘草和元气为佐，服之良愈。

【平议】此人久病痰嗽而致失音，昧者对之，鲜不以为虚证。然虚劳失音，其来以渐，决无猝然暴瘖者，此案暴瘖二字，最宜注意。再明言其为厥气走喉，则是气逆上壅，肺热窒塞症情，虽未详晰，亦可以意得之。而忽感风寒一句，无端横梗其中，大是蛇足，适与所用之药相反。黄芩、诃子，岂非风寒音瘖之毒药，而降火泻热之法，亦岂所以治风寒之瘖。孰谓丹溪之贤，而能有此笔墨！以此知古人医书，谬为浅人妄纂者多矣。

张石顽《医通》　王惟一数年前虽有血证，而年壮力强，四月间忽患咳嗽，服发散药后，痰中见血数口，继服滋阴过多，遂声飒而哑，时觉胸中气塞，迁延月余。石顽诊之，脉虽沉涩，而按之益力，举之应指，且体丰色泽，绝非阴虚之候，乃曰：翁之声哑，是金实不鸣，非金破不鸣。因以导痰汤，加人中黄、泽泻，专一涤痰为主。四剂后，痰中见紫血数块，其声渐出，而飒未除。更以秋石兼人中黄、枣肉丸服，经月而声音清朗，始终未尝清理肺气，调养营血药也。

【平议】此人既年壮力强，而有痰血之证，本非虚劳一例，漫与滋阴，实者愈实，那不肺气壅塞？金窒不鸣，胸中气窒，是其确据。脉沉且涩，甚壅甚矣，按之有力，举之应指，皆久服滋阴，闭塞成冬之效果也。但与导痰以决去壅塞，慧眼法力，最是正宗，而叙述脉理症情，丝丝入扣，孰谓石顽老人，专以温补为事耶？

俞东扶《古今医案按》　一乡人力田辛苦，复饥甚，饮食骤饱，倦卧片时，醒后忽瘖哑不

言，阅二十余日。高鼓峰诊之，曰劳倦伤脾，饥饱伤胃，阳明之气遏而不开，津液不行，贲门壅涩，故言语不能出耳。以补中益气汤十大剂与之，偶午睡觉，遍体汗下，言语如常。

王孟英曰：脾足太阴之脉连舌本，当云饥饱伤胃，贲门壅涩，脾气陷而不升，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语言不能出。补中益气升举脾阳，则津液行而汗出周身，瘖亦愈也。

【平议】饥饱伤胃，劳倦伤脾，治以补中益气，是也。但此人之瘖，起于倦卧片时，终是外感袭肺，金窒不鸣。盖声音不出，系于肺，不系于胃，高氏贲门壅涩，阳明之气，过而不开云云，一似声音出于胃管，附会虽工，终非生理学之正轨。孟英以足太阴脉连舌本，为之解嘲，脾阳下陷，而治以东垣之方，说理已较胜鼓峰一筹，究竟声音之变，必非脾胃所司。丹溪治瘖二条，以心脾肾三经立说，根据经义，乃舌本强而不能言，病在经络，不在声音，犹可说也（丹溪二案录入清窍门）。此则声不能出，非经络为病之舌本牵强，何得以盲从盲，更为涂附。孟英此案，殊不可从。试观其遍身得汗而愈，仍是皮毛开泄，肺气宣通，升、柴之功，固不可没，又何必泥煞升举脾阳一层，反觉胶柱刻舟，食古不化。嘉善俞东扶曰：四条皆是喉瘖，而治法各异，其所以异者，仍合于古训，切于病情，故能取效。若今人之用叫子、芦衣[1]等物，虽若新奇，而与病无涉，何由得效。颐按治瘖用败叫子、芦衣，固举世所谓叶派之新发明也，三家伪案之类，几以为奇珍，东扶先生固亦崇拜叶老者，而能为此平允之论，吾愿普天下之自命叶派其人者，皆三复斯言。

《续类案》　章衡阳子妇，疟后失音，寒热愈甚，告急于仲醇。缪曰：此必疟时不遇明者，妄投半夏故也。投以大剂麦冬、茯苓、甘草、鳖甲、知母，数剂而瘳。

【平议】疟疾多痰，半夏是恒用之品，何得为妄，以失音而投麦冬，为害滋甚。此条不见于《广笔记》　疟类门，且不言脉证，但举药味，何可为训。

江氏《类案》　上舍史瞻之，每至春咳嗽，用参苏饮加芩、连、桑、杏乃愈，一日复发，用前药益甚，加喉瘖，脉左尺洪数无力。薛立斋曰：此肾经阴火，刑剋肺金，当滋化源。以六味丸料，加麦冬、五味、炒山栀，及补中益气汤而愈。

【平议】咳嗽得芩、连而音瘖，其为寒饮闭塞可知，然既曰肾家阴火，上剋肺金，则六味滋降，或尚能自以为是，乃复以益气升举之，试问阴火上炎者，是否可用此法？果其升提肾经虚火，则尺脉之洪数无力者，当更何如？立斋庸妄，荒谬已极！若麦、味治瘖之害，则本非薛氏所知。　颐谓全部立斋医案，多可作如是观。

柳选尤在泾《静香楼医案》　咽痛声哑，有肺损、肺闭之分，所谓金破不鸣，金实亦不鸣也。此症从外感风热而来，当作闭治，所虑者邪不外达而内并耳。阿胶、杏仁、桔梗、贝母、马兜铃、牛蒡、元参、甘草、粳米。

【平议】柳谷孙曰：此钱氏补肺之类，乃虚实兼治之法。颐按：既曰外感风热，当作闭治，则阿胶尚嫌太腻，钱仲阳方，非治音瘖。粳米亦无谓，桔梗味辛微温，能泄降滞气，亦能散结，此方同牛蒡、兜铃并用，以散为主，原是良药，而叶氏《指南》，合之麦冬、杷叶、桑皮、地骨大队寒降之中，则亦随之为苦降，谬矣。

《临症指南》　某姓喉干失音，一月未复，津液不上供，肺失清肃，右寸脉浮大。麦冬、马兜铃、白粳米、桔梗、枇杷叶、桑皮、地骨皮、生草。

---

〔1〕叫子芦衣　叫子，吹奏乐器唢呐的哨子，用丝线扎麦杆做成，吹奏时含于口中；芦衣，吹奏乐器笛子上用的笛膜。

【平议】失音而右寸脉浮大，明是肺气郁窒，法当开泄，即使肺家有热，亦是郁热，辛凉泄散，方是正宗。而乃以桔梗之苦降（此物自张洁古误认为诸药舟楫，载药上行，而庸夫俗子，无不以为升提之药。然《本草经》主胸胁痛，腹满肠鸣，惊恐悸气。《别录》利五脏肠胃，消谷下蛊毒云云，明是通泄三焦，降逆下气之用，何有升提之义。且甄权谓治下痢，破血积，《大明》谓破癥瘕，东垣谓破气滞积块等说，则顺降之性，更可知矣。说详拙编《本草正义》），枇叶、桑皮、地骨之寒凉，麦冬之粘腻，重重遏抑之，窒塞之，则音何由开？方中除兜铃外，几无一不是毒药，杀之惟恐其不速，是诚何心？案语亦自知肺失清肃，然用药则如是之寒腻，不知清肃二字，渠作何解？

又　戎姓咽阻咳呛，两月来声音渐低，按脉右坚，是冷热伤肺。生鸡子白、桑叶、玉竹、沙参、麦冬、甜杏仁。

【平议】右脉坚，亦是肺实，此老总不肯开肺气，而只用寒腻，不知对病人是何九世之仇。案中冷热伤肺四字，请问作何说解？徐灵胎曰：久嗽失音，必由药误，麦冬、五味，此失音之灵丹也，服之久，无不失音者。若金[illegible]失，即使其人力如虎而走如马，半年之后，无有不死。若风寒痰火，偶尔失音，即不治[illegible]，但一服麦、味，则弄假成真矣，此老竟茫然也。颐按：华岫云于《指南》失音案后，胪列[illegible]病因，徐氏眉评，谓诸项失音，皆有可愈之理，惟用麦冬、五味、熟地、桔梗等药，补住肺家痰火，以致失音者，则百无一生。颐谓徐氏以桔梗与麦、味、熟地并列，盖亦桔梗苦而且降，失音宜开，不宜降气以遏抑之也。

《叶案存真》一卷　久咳形寒，行久喘促，是下焦虚损。入冬阳不潜伏，喘甚失音，胃纳颇安，温养元海，佐其摄纳，若以清肺散邪，食减胃伤，必致败坏。　周澄之曰：嗽多起于外邪，清肺则邪无出路，积久成劳，何能散邪。炒熟地、茯苓、胡桃肉、牛膝、鹿鞭、淡苁蓉、炒杞子（杞子之力在脂膏，炒黄则无力矣）。

【平议】嗽必有外邪，况又形寒，则肺家寒饮明矣。此喘而失音，实证何疑？仍谓阳不潜伏，岂有虚阳上浮而为形寒之理！病是外寒未泄，肺窒不开，奈何指鹿为马，漫与腻补，病家不能呼冤也。以实治实，吾知此时之胃纳安谷者，明日必饱不思食矣。又加以胡桃之涩、苁蓉之阴，以言摄纳，必使所感之邪，一律摄纳入肺，永无出路，较之清肺为害，何分挺刃，又是麦、味外之一种瘖家毒药。叶氏心思灵敏，绝胜侪辈，用药固能生面别开，独不解其何以必致病人于死地而后快，真是无上之催命灵符。《指南》一书，用药荒谬，犹可曰此华、邵辈贪多取盈，未必果出叶老手笔。而《存真》三卷，则叶裔之所谓家藏方案，久而弥光者也，然论证定方，乃又如是，不亦怪哉！

雷少逸《时病论》　湘人俞某室，孕七月，咳嗽音嘶，雷诊之，脉弦滑，斯时肺金养胎，是金被燥气所侵。用辛凉解表法（方见前感冒类雷氏案平议中）去蝉衣、淡豆豉，加桑叶、菊花、橄榄为引，三服音扬咳止。

【平议】此风热闭遏肺气，亦是轻证，用药固是，然最浅近，何足立案，自诩佳作。且青果最涩，咳嗽误食，必至失音，况已瘖乎！此是瘖家毒药，万不可用，学者不可为雷氏所愚。七月肺金养胎，虽曰旧说，然究竟何理何义，颐终不敢信。

《雪雅堂医案》　客邪袭肺，咳逆声嘶，脉右寸浮滑，金塞则哑，宜轻清宣通为主。桑叶、牛蒡、浙贝、杏仁、冬瓜仁、芦根、米仁、梨皮、桑皮、丝瓜叶。

【平议】此是风热入肺，气窒音瘖，右寸脉浮且滑，肺金郁热有据，故用药如此。然开泄肺气，尚嫌不及，宜加兜铃、玉蝴蝶，而桑皮、梨皮、芦根寒凉抑降，反以壅塞肺金，非宣通之

法也。丝瓜叶、梨皮，乃吴子者伪撰三家医案中之自诩灵宝，实则不入药用。且凉降遏郁，皆音嘶所忌，何必效颦西家，反彰其丑。

黄醴泉案　梅道钦翁，痰湿内聚，凉风外乘，肺气不宣，音瘖脉紧，宜泄风化痰而宣通肺气。桑叶、刺蒺藜、茯苓、冬瓜子各三钱，浙贝、杏仁、九孔子、丝瓜络、竹茹、浮石各二钱，蝉衣四分，生紫菀、陈皮各一钱五分。

【平议】此以桑、蒺泄散在表之风，杏、贝、紫菀、九孔子宣通肺气，其余宣络化痰，应有尽有。

又陈某　寒风束肺，痰阻隧络，音塞无声，右脉不起，左手弦滑，乃外邪窒金不鸣，先以三拗法参入化痰通络。陈麻黄（去节）四分，生草四分，姜渣二分，茯苓、杏仁各三钱，丝瓜络、竹茹、九孔子各二钱，兜铃、橘络各一钱，桔壳八分（自注：一服即去麻黄）。

复诊：右脉已起，滑而且数，音瘖渐开，痰热阻于肺络，尚未涤化，再以开泄通络，桑叶、杏仁、蒌皮各三钱，浙贝、九孔子、丝瓜络各二钱，郁金、紫菀、橘络各一钱五分，兜铃一钱，枳壳八分，桔梗六分，生草三分，玉蝴蝶十只。

三诊　音飒已开，咯痰未滑，右脉滑数，舌苔黄[illegible]，尖边颇红，表邪有开泄之机，而里热渐露，仍宜泄肺而化痰热，乘其机而展布之。

以第二方去兜铃、桑叶、紫菀、郁金、甘草、玉蝴蝶，加竹茹、栀皮各一钱五分，炒淡芩一钱，西瓜子仁（打烂同煎）二钱，冬瓜子三钱。

【平议】初诊时音瘖无声，右脉不起，肺窒甚矣，此非麻黄不为功。一服而脉起音开，尚未声亮，故去麻而仍用桑叶、兜铃、九孔子、紫菀、玉蝴蝶等，以宣肺闭。至第三诊音亮而肺热渐[1]露，乃始参用清药，此皆一定步骤，先后次序，毫不可紊。

---

〔1〕渐　原作"轩"，据上文医案改。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二卷

虚人感冒

感冒新邪，法当疏泄。仲圣桂枝、麻黄之法，虽曰主治太阳病之中风、伤寒，似与今之感冒不同，实则初感之风寒，邪在太阳，至轻至浅，亦即感证之一。仲圣既立桂麻解肌发汗之大法，而即曰尺中迟者不可发汗，知真阴素弱之人，纵使有表当疏，自有不可不迟回审顾者。后人因此而立参苏饮、补中益气等汤，以为补中兼发，可以两合机宜。岂知病情各殊，变化不一，颐不敢谓虚人外感，必无巧合参苏、益气之证，然亦胡可拘守呆板之法，以虑无穷之变。读古人治案，自有条理可寻，然亦未免得失互呈，瑕瑜不掩，则虚之一字，所赅者广，而感受新邪，亦各有不同之点，如执死方以治活病，是赵括徒读父书[1]，可操必败之券矣。爰集旧案，以示准绳，即江篁南、魏玉璜内伤一门之旧例也。

许学士《本事方》　丘生者，病伤寒，许诊之，发热头痛，烦渴，脉虽浮数而无力，尺以下迟而弱。许曰：虽麻黄证而尺迟弱，仲景云尺中迟者，荣气不足，血气微少，未可发汗。用建中汤加当归、黄芪冷饮，翌日脉尚尔，其家煎迫，日夜督发汗药，言几不逊矣。许忍之，但只用建中调荣。至五日，尺部方应，遂投麻黄汤啜二服，发狂，须臾稍定，略睡，已得汗矣。信知此事为难。仲景虽云不避晨夜，即宜便治，医者须察其表里虚实，待其时日。若不循次第，暂时得安，亏损五脏，以促寿限，何足贵也？

【平议】既曰此是麻黄证，则必畏寒无汗可知。脉浮且数，发汗固宜，惟尺中迟弱，则下元素虚，妄与升发，摇动肾肝，为变必巨（案中尺以下三字当作尺中）。黄芪建中加归，滋血液而立中州阳气，使其砥柱有权。必至尺脉已振，表证未除，然后一鼓驱之，乃无回顾之虑。然且服汗药，而先狂后汗，尚是正与邪争之象，设不预为之防，岂非得汗与否，必在不可知之数，而变且莫测耶。读古人误表变剧诸条，正可与此案互相对勘。

朱丹溪治案（从俞东扶《古今医案按》本）　一人素嗜酒，因暴风寒，衣薄，遂觉倦怠，不思饮食，至夜大发热，遍身疼痛如被杖，微恶寒。天明诊之，六脉浮大，按之豁然，左为甚，因作极虚受风寒治之。人参为君，黄芪、白芍、归身为臣，苍术、甘草、木通、干葛为佐使，大剂与之。至五贴后，通身汗如雨，凡三易被得睡，觉来诸证悉除。

【平议】发热身痛恶寒，诚是仲景之所谓麻黄证。然脉大而虚，左手尤甚，本实先拨，显有明征。仲景谓尺中脉微，此里虚也，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又谓尺中迟者，不可发汗。慎重叮咛，最宜注意。然仲师虽有是论，尚未明示提法，得学士、丹溪二条，可以隅反矣。

又从俞氏《古今医案按》本　卢某，年四十九岁，自来大便下血，脉沉迟涩，面黄神倦者

---

〔1〕赵括徒读父书　赵括战国时赵将，为赵奢之子。空读其父所传兵法，实际不会指挥作战。后赵中秦反间计，用他代廉颇为将，大举出击，被秦将白起包围射死，赵军四十余万都被俘坑死。

二年矣。九月间因劳倦发热，自服参苏饮二帖，热退，早起小劳遇寒，两手背与面紫黑，昏仆少时即醒，身大热，妄语，口干，身痛至不可眠。丹溪脉之，三部脉调，微带数，重取虚豁，左手大于右手，以人参二钱半，带节麻黄、黄芪各一钱，白术二钱，当归五分，与三五帖，得睡，醒来大汗如雨，即安。两日后，再发热胁痛咳嗽，若睡时，嗽不作而妄语，且微恶寒，诊其脉似前，而左略带紧。丹溪曰：此体虚再感寒也。仍以前药加半夏、茯苓，至十余帖，再得大汗而安。后身倦不可久坐，不思饮食，用补中益气去凉药，加神曲、半夏、砂仁，五七十帖而安。此丹溪治案，魏玉璜误作许学士，今王孟英校刻本虽已注明，而尚有许曰二字，非也。

【平议】素有便血，中气大伤，津液已耗，初之发热，亦是感冒新凉，故服参苏饮而热退。再因劳感寒，发热身痛，仍是虚人之伤寒。虽有手面紫黑、昏仆妄语不情之证，而自知身痛至不可眠，则乍昏即醒，非类中之猝仆。脉既不调，重取虚豁，自当以极虚受寒，治其所重。以参、芪、归、术，合带节麻黄并投，补而且发，又是一定规范。至后又发热，而脉带紧，确又感受外寒，诚以内伤不足之人，得汗之后，卫阳气衰，表不自固，腠理一开，感寒更易。仍守前方不为摇惑，定识定力，尤其可师。而后之神倦不食，连授益气，正以此人便血已久，面黄神倦者二年，脾胃清阳下陷，东垣成方，本为此等证而设，是治其向来宿恙，非是病后调理通套之方。读者断不可与薛立斋诸案，混作一例观。

又　从《古今医案按》本　一老人，饥寒作劳，患头疼恶寒发热，骨节疼，无汗，妄语时作时止，自服参苏饮取汗，汗大出而热不退。至第四日诊其脉，洪数而左甚。朱曰：此内伤证，因饥而胃虚，加以作劳，阳明虽受寒气，不可攻击，当大补其虚，俟胃气充实，必自汗而解。遂以参、芪、归、术、陈皮、甘草，加附子二片，一昼夜尽五服。至三日，口稍干，言有次序，诸证虽解，热尚未退，乃去附，加芍药。又两日，渐思食，颇精爽，间与肉羹。又三日，汗自出，热退，脉虽不散，洪数尚存。朱谓此脉洪当作大论，年高而误汗，以后必有虚证。又与前药。至次日，自言病以来，不更衣十三日矣。今谷道虚坐努责，迸痛如痢疾，自欲用大黄等物，朱曰：大便非实闭，乃因误汗，而虚不得充。仍用前药，间以肉汁粥，及苁蓉粥与之，翌日浓煎葱汤浸下体，方大便。诊其脉，仍未敛，此气血仍未复。又与前药，两日小便不通，小腹满闷，但仰卧点滴而出。朱曰：补药未至。与前方倍加参、芪，两日小便方利，又服补药半月而安。

【平议】高年气血两衰，而饥寒劳作，感邪易入。参苏饮虽专为虚人感冒而设，然苏叶辛散，葛根升泄，未始非发汗猛剂。汗大出而热不退，已引起虚阳升腾莫制。第四日之脉，但言洪数而左甚，似尚是阳明热甚之实证。然下文一则曰脉虽不散，再则曰脉仍未敛，可见当初洪数之中，不任寻按，外似有余而豁然中空，宁非过汗阴液大泄，浮阳飞腾，几有欲脱之虑，丹溪谓当大补其虚，俟胃气充实，必自汗而解，正与仲圣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之一条，同符共轨。而参、芪、归、术之中，引以少许附片，是预为亡阳防闭，目送手挥，尤其心细。连授三日而言语有绪，养阴涵阳，魂魄精神始返其宅，而热犹未退，仍是阴液未充，附去芍加，专顾阴分。至胃气昭苏，更以血肉有情助其布濩。又三日汗出热除，脉乃不散，可见老人阴耗本少，伤之甚易，调复大难，过汗变端，思之可畏。其十三日不更衣者，凡非汗后液伤，胃肠枯涸，虚坐努责，岂可与滞下齐观，误与通肠，必使前功尽弃，此又不仅在识之既确，而仍在守之能坚，方不有始鲜终，功亏一篑。案中叙述证情，曲折明白，无一模糊浮泛之辞，是古书中最不可多得者，断不可草草读过，食而不知其味。

魏氏《续类案》　陈三农治一老人，患头疼恶寒，骨节疼痛，无汗谵语，自服参苏饮取汗，脉洪数而左甚。此胃虚作劳，阳明虽受邪气，不可攻击，当补其虚，俟胃气充足，必自汗

而解。以参、芪、归、术、陈皮、甘草，加熟附子四五剂，诸证虽减，但口干热未退，遂去附子加白芍，渐思食，汗出自安。

【平议】此条完全剿袭丹溪治案，而节不完，即议论多而不妥，而用药亦不允当。开首无饥寒作劳一层，则胃虚作劳一说，全无根抵。又删去汗大出热不退，则参、芪、归、术、附，已无一为当用之药。脉但言洪数左甚，后文又无不散、未欲饮一层，则既洪数，又左为甚，安见非气火升浮，肝胆之阳上扰肆虐？阳明受邪四字，直同呓语，而补虚诸味，岂洪数左甚之脉所宜？再加附子，独不虑火上添油，益张其焰乎？而附子又无分量，大失丹溪翁斟酌尽善之旨。须知要抄袭前人成作，而必稍有学问识见，然后悟得古人佳处。即使偶有雷同，或尚为识者所谅。似此不问理由，陈编窃盗，且将古人精义抛弃无余，岂仅买椟还珠，直是点金成铁。吾不暇为三农惜，不禁叹吾国医家，黑暗之不可问也。

又　龚子才治一妪，年七旬，伤寒初起，头痛身疼，发热憎寒，医以发散数剂，不效，淹延旬日，渐不饮食，昏沉口不能言，眼不能开，气微欲绝（魏曰：纯见阴证。又曰：凡实证而见此，亦宜独参猛进，贫者以重剂杞、地，少入干姜）。与人参五钱，煎汤徐徐灌之，须臾稍省，欲饮水，煎渣再服之顿愈，又十年乃卒。

【平议】高年阴液本衰，虽有表证，万不能浪投发散，乃数剂不效，虽不言误汗之害，然淹延不食神昏不言，气微目闭？无非汗后阴阳两竭，邻于欲脱，独参养阴不易之理。玉璜谓是阴证，须知此是阴虚阴竭之阴，绝非阴寒阴盛之阴。泽言阴证，尚虑学者认证不清，则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甚且有以人参为回阳上将者，则阴阳颠倒，终其身堕五里雾中矣。观玉璜又谓贫者重剂杞、地，少入干姜，其旨自见。但魏谓实证见此，亦宜独参，则证情到此，万无实理，且实证又安有用独参之法！魏意盖谓其先纵是实证，而变化如此，而当峻补耳。然立言究欠分明，爰为申其大旨，庶令人一览了然。

江篁南《名医类案》　项彦章治一人，病发热恶风自汗，气奄奄弗属，医作伤寒治，发表退热而益剧。项诊脉，阴阳俱沉细（江曰：阴脉），且微数（江曰：论证宜桂枝汤，然脉当浮缓，今沉细，又无头痛，内伤何疑），以补中益气进之。医曰：表有邪而以参、芪补之，邪得补而愈盛，必死此药矣。项曰：脉沉里病也；微数者，五性之火内煽也；气不属者，中气虚也，是名内伤。经曰：劳者温之，损者益之。饮以前药而愈。

【平议】此是太阳病之桂枝证，而气息勿属，虚证固也。既经发表而热益剧，脉反沉细微数，阳证阴脉，是气虚阴液不足，仲圣谓须表里实，津液自和者。东垣益气一方，说者谓是阳虚外感之妙方，对于此证，洵为允协。篁南谓无头痛，遂直以为内伤，其意将谓此无感邪，则殊未允。益气之升、柴，即为兼感而设，如果纯是内伤，则升、柴亦胡一例乱投。

《续类案》　李怀慈治一妇，素禀羸弱，产育过多，常患头痛，背上畏寒之极，夏月必用棉絮裹首，被衣掩背。初冬伤寒发热，头痛异常，周身痛楚，膝下与手臂皆不温，而手心独热，胸膈无恙，二便如常。或用表药，热势不减，畏寒转增，胸膈迷闷，二便艰涩，李用补中益气汤加蔓荆子，微汗而安。盖此妇素常阳气不升，而头痛背寒，复与发散，伤其卫气，所以热不除而转加畏寒也。用补中益气以升举清阳，卫得参、芪之力，能祛邪外散，此东垣之微旨也。

【平议】此以阳虚之体，而感寒邪，东垣益气成方，是天造地设，针对之药，合之胸膈无恙，二便如常，补中乃不碍中。然李授此方，已在用过表药之后，胸膈反为迷闷，二便反为艰涩，则表药升散，已扰动浊阴，升而不降，再与升、柴，得毋可议？读者须从此层着想，当能自

知泾渭，泛泛然视为虚人感冒之通套，则毕生无进矣。

林观子《伤寒折衷》（从《读类案》本） 一人头痛，身热体痛，伤寒证也。然舌干燥，好沉眠，诊之脉豁大无伦矣，知其劳于房欲，复感邪也，与补中益气汤，入人参一钱五分，服之得汗热减，三日内进八剂，渐起食粥而安。初服彼甚疑之，见药入口，必小汗黎黎，周身和畅，始信而服之。

【平议】头痛身热体痛，太阳证也，兼有嗜卧，似是少阴，然少阴脉当微细，而反豁大无伦，则是阴虚于内，而阳欲外越，再与升柴，速其立蹶，尤为易易。况又自言劳于房欲，则肝肾阴虚。补中益气，最是毒药。嗟呼！阴虚阳虚，薛立斋著书盈尺，尚在梦中，固不当责之自郐以下[1]。然玉璜既录而不删，则亦不可以不讲。

缪仲醇《广笔记》 梁溪一男子，素虚，春中感冒，头痛肌痛发热。羌活二钱，麦冬三钱，炙甘草一钱，紫苏一钱五分，北细辛七分，前胡一钱五分。次日头痛止，热未退，口渴，缪用白芍、五味子。人曰：风未退，遽用酸敛，何也？曰：因人而施耳。一杯即愈。麦冬三钱、甘草一钱，栝蒌根二钱五分，干姜一钱五分，桑皮三钱，桔梗一钱，白芍一钱，五味子五分。

【平议】此虽亦是虚人感冒之例，然叙述不能明晰，又不言脉，未可为后世法。《广笔记》多有此弊，读者亦胡可不辨淄渑[2]，模糊学步耶。

《陆氏医验》 养愚治丛邑幸，烦劳忿怒，饮食不思已数月矣。初春患左胁痛，不能向左眠，又感冒，遂咳嗽喘促，汗出恶风，呕恶饮冷，胸脘痞塞，烦躁泄泻，耳鸣，手指肉瞤，振摇不已。脉之，两寸微浮而涩，关尺微虚不固。曰：凡靠左不得眠者肝胀，靠右不得眠者肺胀，及咳嗽自汗，喘促下泄，俱难治。况涩脉见于春时，金来克木亦可畏。幸神气尚未乏，两寸带浮，尚有微阳，小便稠黄而长，面色焦黑而微有黄气，犹可疗也。仲景云：脉虚微弱下无阳。又云：微虚相搏，乃为短气。又云：微浮伤客热。东垣云：阴先亡欲得去，乃见热壅口鼻，谓之假热之证。此盖得之七情伤阴，烦劳伤阳，风寒乘虚入客，胸膈痞塞。因邪在半表半里，又为冷水停凝，证以支饮结胁，侧不能卧，寐觉痛作，虽饮留肝实，亦是元气不充不调。合之诸证，俱属正气已伤，宜调养气血，使邪自散。用顺气养荣汤，加桂枝、甘草，二剂诸证顿减。易以补中益气，少佐小青龙汤一二分以和营卫，二剂，自汗喘呕病已除。第痞塞胁痛不甚减，更以六君子倍半夏、陈皮，少佐卜仁、木香，胸痞胁痛亦止。又以四神丸实脾，肾气丸固本，调治月余而痊。（从魏氏《续类案》节本）

【平议】此是膏粱之体，春寒外袭，水饮内留。汗出恶风，明是新感，喘嗽胁痛，呕恶胸痞，皆是饮证。泄泻一层，泛言之，则口脾肾两虚；质言之，仍是饮流于下，水走肠间，漉漉有声者。凡痰饮浸渍，隧络不宣者，侧卧则络脉更窒，气愈不舒，故喘嗽益甚。向左向右无甚区别，昔人左为肝胀，右为肺胀之分，本是误会。《内经》肝生于左，肺藏于右，造此臆说，盖不知肝之部位，正在右偏，而肺为华盖，左右无异耶。苟以理想言之，毋宁谓左卧则肝气不能升，右卧则肺气不能降，似犹近是。然尚是空言，何如屏而去之，专以化饮宣络，运行气滞，而其恙自愈之为佳乎。此证治法，只宜轻疏新感，温和涤饮，初无奇巧可言，且积饮渐

---

[1] 自郐以下 郐(kuài 快)，西周时的诸侯国名。据《左传》记载，吴国的季札在鲁国观尝周王朝建立以来的音乐和舞蹈，对一些诸侯的乐典都作了评价，但对郐国以下的再没有发表评论。后来就用"自郐以下"表示从什么以下，就不值得一谈了。

[2] 淄渑 淄(zī 音滋)水，渑(shéng 音绳)水，古代水名，均在今山东省境内。二水味异，一旦混合，则再难辨。

化，则泄泻自已，亦可一举两得。惟胁痛而兼烦躁饮冷者，颇似肝胆郁热，然脉无弦劲数大，则饮冷一层可置勿论。养愚议论虽多，完全浮泛空疏，竟无一句切当可听。且气滞饮凝之候，脉涩不利，是其常态。浮则感邪在表，尤其浅近易知，而必引春得秋脉，金来克木，大言吓人，岂不可哂。即曰肺脉浮涩，则新感而兼有停饮者，病本在肺，有是病而有是脉，亦正相合，何足为怪。至引东垣阴亡阳去，热壅口鼻，谓之假热云云，则是阴虚戴阳之证。而此人忿怒烦躁，确有肝火，亦当并顾，乃止知有七情伤阴，烦劳伤阳，邪在半表半里，元气不充不调，正气已伤，宜养气血，一派空空洞洞，不着痛痒话头，实是庸陋之尤，一钱不值。须知此等通套语，在八股时代之滥墨，看似无处不可用，实则必无切用之处，有学识者，必不肯出此，惟薛立斋、冯楚瞻[1]、赵养葵等书中最多，而景岳亦有未能免俗。前明医学之陋，即此可见一斑，学者一染此习，即终身淘汰不尽，而学问见识亦必不清泓可言，最宜慎之又慎，且须有此眼力，以为读书之法。凡医书中无此通套恶习者，其书必有发明，苟有此等论调，则谫陋不足观矣。陶氏顺气养荣汤，是归、芍、芎、苓、木香、陈皮、叩仁七物，书中专喜以此类方药，治膏粱辈之轻微外感，恃为独得之秘。其意以归芍和血，余则行气，质直言之，仍不脱通套之陋，殊不足法。而此证以归、芍治水饮喘嗽，呕恶胸痞，尤觉不伦，幸有桂枝，尚能合法。然甘草虽是古法，而痞满作呕者，必不可服，仲景服桂枝汤吐者一条，不可不知也。更方用补中益气，则对于喘满呕恶诸证，当得如何效力！病升药升，不知渠何以想得到，写得出！佐之小龙以治水，本是圣法，而又妄谓以和营卫，可笑孰甚！至末后之四神、肾气，居然认作善后之妙剂，吾不知饮家多服五味，利害又当何如。小青龙之五味，非专将也。

又　养愚治吴子玉病发热头痛腰疼，烦躁口渴无汗，有主麻黄汤者，有主羌活冲和汤者，服之，阳部浮数，而不甚有力，阴部沉弱而牖。曰：此证此脉，有两感之象，必重有所用力，兼之房劳而得者，不可轻汗，宜先投补剂托住其气血，待日期而汗之。或曰：太阳证而用补，仲景有此治法乎？曰：虽无此治法，而未尝无此论。太阳证宜汗，假令尺中迟，不可发汗，何以知之，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今寸脉浮数而无力，表证不甚急，尺脉沉弱而涩，则里虚可知。伤寒有失汗而传里者，亦有误汗而传里者，此证是矣。众不决，姑服羌活冲和汤，一日夜二剂，前证俱剧，仍不得汗。拟麻黄者，以药轻病重，欲大汗之。陆曰：若服麻黄汤，亡阳谵语即见，毙可立待也。乃用补气养荣汤二剂，病未减，亦不剧。诊之寸关如故。两尺稍有神，再二剂，又约一日夜，方以参苏饮微汗之，汗后诸证悉愈。

【平议】此案即从许学士得来，然阴脉涩弱，不过荣血不足，津液不充而已，何以谓之两感？两感之证，乃谓一阴一阳，两经俱受外邪，感而成病，非谓阳经受邪，而血虚不胜表汗者言。且又附会有所用力，及房劳二者，为捕风捉影之辞，既能危言耸听，复以予智自雄，操虽工，而市井之态，未无可哂！试问两经俱感外邪，而可以专于投补，补住外邪乎？仲圣有不可发汗之禁，亦何尝有托住气血之谬？学士建中，仍是桂枝，可师可法，若养愚为之，则惟有大补气血而已。误汗传里，变证固多，然此条尚未服表药，尚未有里证，何得遽曰此证是矣。语气不合，尤为可笑。至服冲和汤而加剧，本是应有之变，设再大汗亡阳，又岂仅谵语一证，仍是拟不于伦。补气养荣汤者，亦是此君自制，方乃八珍去草、地，加木香、叩仁，不过呆补之中，参以行气，亦是七寸三分之帽子，随便都可以合得上者，非切当之药。许学士黄

---

〔1〕冯楚瞻　名兆张，海盐县人，明清间医家，精幼科，著有《锦囊秘录》，集幼科之大成，为世所宗。

芪建中加归，不如是之浑浑也。

又　养愚治丘全谷，年方刚，九月间，忽身微热，头微痛，心神恍惚，有时似梦非梦，自言自语，医谓轻伤寒也，当发散之，用解表二剂，汗不出，热反甚，妄言见鬼。前医因无汗欲再表，病家疑之，又延一医，因妄言见鬼，谓热已传里，欲下之，而大便之去未久，不能决。陆脉之，轻按浮数而微，重按涩而弱。微数者，阳气不足也；涩弱者，阴血不足也，此阴阳俱虚之候，不可汗，尤不可下。主表者曰：汗既不出，何谓阴虚？曰：此证虽有外邪，因内损甚，气馁不能逼邪外出而作汗，法当补其正气，则汗自得而邪自去，若再发之，徒竭其阳，而手足厥逆之证见矣。其主下者曰：仲景云，身热谵语者，有燥屎也，何不可下？曰：经谓谵语者，气虚独言也。此证初止自言自语，因发散重虚其阳，所以妄言见鬼，即《难经》所谓脱阳者见鬼也。王海藏曰：伤寒之脉，浮之损小，沉之损大。或时悲笑，或时太息，语言错乱失次，世疑谵语狂言者非也，神不守舍耳。遂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姜、枣煎服，一日二剂，至晚，汗溦溦而来，清晨身觉凉，头不痛，第人事未甚省，此阳气少复，阴气未至耳。仍用前汤吞六味丸，旬日犹未精采，调理月余而愈。盖此人因房室之后，而继以劳也。

【平议】阴虚阳旺之体，稍有发热，无不似睡非睡，似梦非梦，自言自语，喃喃不绝，而睡梦中则恍惚变幻，如有所见，大率心思灵敏，而骨干柔脆多火之瘦人，无不如此。若愚钝无知者，必不多梦，以梦即脑中之影，虽无是景，而未尝无是影，即其人平素幻想，诚未有此，而偶尔触动，昙花一现，脑经中已含有此影象，睡梦中偶尔发见，即可随机变化，演至不可思议。吾人穷年矻矻，坐拥书城，脑之用尤多，则此中幻景，尤为不可思议，所以梦境亦是不少，昔人谓至人无梦，愚人无梦，诚是确论。迨至身有发热，则气火上乘，脑承其焰，而变幻尤为奇特，更非平时可比，必至热解之后，则梦境亦恬，此何尝有鬼物凭之，非特个人中，不能自言其底蕴，而旁观者，因疑生惧，附会必多，更有庸医为之敷佐，则市虎三人[1]，已成确证，而彼此皆鬼话连篇矣！此东坡之续，究非医理正宗。是案因身热而恍惚呓语，本不足怪，妄投解表而汗不出，自然气火益存，热愈炽而乱梦愈多。顾证情虽是阳明，然热尚无形，未至结实，又安有妄下之理。陆谓脉之浮数涩弱，是阳气阴血不足，一味泛辞，此公惯伎，最是可厌。当补正气一句，空空洞洞，全无着落，若误汗徒竭其阳，又岂仅手足厥逆之一端变证？可见陆氏识力，断不能说出真谛。又谓谵语是气虚独言，则以《伤寒论》中谵语郑声二者，浑作一气，尤为可鄙。须知阴虚人发热时之独语，但观情况，颇似昏倦之极，势殊可畏，抑知身热一解，神思清明，并非阳明实热之谵语可比，亦不当误认郑声，断为大虚，妄投补阴腻药，是当置之不问。颐屡有经验，绝无变幻可疑之候，设与腻补，则助桀矣。而反以脱阳见鬼，强为比附，则失真愈远，变幻愈多，王海藏神不守舍四字，岂非谓阴虚阳浮写照，而可谬授补中益气。试问浮者愈浮，当得若何变象？况既认病是房劳，则肾阴伤者，如何用摇动肾根之法？且既解表而汗不出，附子又是何意？离经背道，荒谬极端，邪说淫辞，误人不小，果有此案，必无获效之理。

又　陆祖愚治曾邑宰，因隆冬出入劳顿，感冒发热，骨痛而体极倦怠，气难布息，脉之左弦右缓，与疏气养荣汤二剂。病者见用归、芎，谓伤寒何以遽投滋补？陆曰：此家传治类伤寒之方，毫无差池，不必疑也。服后其病如失。

---

〔1〕市虎三人　《淮南子·说山训》："三人成市虎"。谓有三个人谎报市上有虎，听者就信以为真。比喻说的人一多，就能使人以假为真。

【平议】感冒发热而骨痛倦怠，亦是恒有之事。凡初感在表，右脉本不必洪大有力，以气口主内，表病未传里者，右脉未必皆同左手，亦犹舌苔本于胃气，凡初感而胃无痰浊者，舌皆不腻之例，正不得以脉之左弦右缓，而遽谓本虚也。陆氏疏气养荣汤，今本《三世医验》中无之，然归、芍、芎、苓、木香、豆叩六物，则陆氏养荣之秘本，竟谓家传良法，毫无差池，得毋自诩太过？

魏氏《续类案》　冯楚瞻治刘君乡试入都，长途冒暑，气已伤矣，复日夜课诵，未几壮热头疼，咳嗽干哕，不寐神疲。脉之，两寸俱洪，两尺俱弱，右关沉取则无，此无犯胃气之证矣，非温补脾肾无济也。而以暑天热病，坚不肯服，乃坐视数日，热益甚，复延诊，其脉转躁涩无力，此久热阴阳俱伤也，与大剂熟地、人参、白术、麦冬、五味子、牛膝，二剂，诸证渐愈。惟哕声间作，胃脉不起，犹不喜食，乃早以生脉饮送八味丸去丹皮、泽泻，加鹿茸、五味子、牛膝；晚以归脾汤去木香、甘草，加五味、肉桂，一补先天，一补后天，全愈。又同时彭公子亦患是病，身热两月，服补中益气汤加增，已数十剂，不知此方乃为虚人发散而设，不宜久服。且时当夏月，阳气外浮，致令阴阳离诀，精气乃绝，面青浮肿，肚腹胀硬，心下痞隔，咳嗽咽痛，口多甜涎，壮热畏寒，五心躁热，口干不渴，足胫常冷，脉则两寸乍洪乍数，两关无力，两寸更微，上盛下虚已极，以前方重剂，另煎人参一两冲服，旬余渐愈。复感旁言，再用发散消痰，及补中六君加减，遂不起。

【平议】刘证是阴液素虚之体，烦劳动火，津液更伤，壮热头痛，咳嗽不寐，纯属阴虚而阳无所附，气火不藏。外浮为热，为不寐；上乘为咳，为头痛，脉之寸洪尺弱，是其症也。而奔走劳神，势必饮食不调，则胃液亦耗，此于哕而右关所以不应之故。此时若明告以养阴涵阳，滋润胃液，病者无不首肯之理，乃开口即曰冒暑，而谓药非温补脾肾无济，则既冒暑邪，而再投温补，自相矛盾，谁不生疑！无怪乎病人自谓暑天热病，不肯服温补二字之药。迨至因循数日，热愈炽而阴愈伤。脉躁者，盖洪数益甚之象，涩则津液云亡，岂非当初立言不慎，启人疑心，以致病情加剧。然证状仍是阴伤，而尚谓阴阳俱伤，冯氏认证不清，终是生平之累。所幸药用参、术、麦、地，牛膝、五味，补脾养阴，摄纳敛降，与阴虚阳越，胃津消耗之证符合，自然病魔退舍。然试问与温补脾肾四字，是否针对？窃恐冯氏亦无自解。然哕犹不除，脉犹不起，纳谷犹未知味，则生脉饮养胃生津，归脾汤温脾健运，已是应有尽有，不假他求。而桂、附补阳，岂非蛇足？又用鹿茸，则升阳猛将，独不虑头痛呃逆，助火滋甚耶？乃徒知先天后天泛滥浮辞，以欺不学，适以自彰其陋，总之皆坐辨证不清之弊。彭案身热，亦是阳浮于外，而更以升阳之方，连投数十剂，遂将湿热痰浊，鼓激升腾，尽壅于上，酿成种种怪象。只有开宣清展，镇摄浮阳一法，或尚可疏通壅滞，纳气归元，全真一气。虽去附子，而白术、熟地之壅，殊未合宜；重用人参，虽能养阴，亦得小效，然终嫌蛮钝，必非尽善之法。俗子更投发散，又杂以补中，不死不休，滥用东垣法者，弊必至此。世有好读立斋书者乎，当以是案为鉴。此条两案，皆是阴虚于内，阳越于外，虽有头痛壮热咳嗽诸症，本非感冒之例，但俗医见此，易认外感，则投药一错，变乏莫测，姑附于此，以为辨证之鹄。

又　冯又治某高年，患足疾初愈，乃途中遇雨，疾趋而回，遂身热自汗，头痛咳嗽，继而吐血，饮食不思，精神狼狈。脉之，两寸皆洪大而数，右关两尺皆甚弱，此劳伤中气，脾不统血也。咳嗽者，火烁于肺也；身热者，阳浮越也；自汗者，气虚不能摄液也；头痛者，血虚火冒也。与熟地一两，麦冬四钱，炒白芍六钱，牛膝三钱，五味子一钱，制附子一钱二分，另煎人参汤冲服。数剂，咳嗽吐血俱止，早晨生脉饮，送加减肾气丸；午后加减归脾汤，服之全愈。

【平议】高年本有足疾，遇雨疾趋，劳伤中气，虚阳徒浮，身热头痛，自汗咳嗽，皆阴虚阳无所附，外越上升，凌厉肆虐，虽曰遇雨，却非外感，纯是内伤。吐血亦气升火升，失其故道，上行逆涌，高年得此，精气神几无一不散，狼狈固宜，脉寸洪尺弱，又是有升无降，显而有据。冯谓劳伤中气，脾不统血，尚是泛辞，不甚切当。药用参、麦、地、芍、牛膝、五味，大剂滋阴敛阳，摄纳下降，于法最合。惟附子温燥，对此气火升浮之失血，实为戈戟。且即使多汗，而在发热自汗之时，尚不到亡阳地位，遽投参附，亦嫌太早。冯氏自信全真一气太过，往往囫囵吞枣，不事增减，终是呆钝不灵。且本方有白术无白芍，据案中脾不统血一句，楚瞻且专为方中白术设法，似其意仍用一气全方，决不以芍易术。今魏玉璜本则作白芍，顾以是证法当养阴敛阳，用芍为宜，因从魏本，然非楚瞻本意。至末后加减肾气、加减归脾二方，亦未脱囫囵吞吐之旧习者耳。

又　马元仪治安氏子年二十，初得恶寒发热身痛症，诊得内伤之脉，而显阳微之象，曰：此病枝叶未害，本实先拔，乃阳虚受邪证也。若误行表剂，则孤阳飞越，而危殆立至，当用参、术等大培元气，以摄虚阳，加桂枝透表以散外邪。不信，越四日发热不休，自汗不止，神气外扬，或且欲用柴胡解表之剂，乃曰：此证是太阳而得少阴之脉，当是平素下虚，故真阳上越耳，遂定参芪建中汤而别。或复谓外邪初入太阳，表散即愈，若徒进参、芪，适助邪而滋患也。越三日，证变危笃，再诊脉几微欲绝，汗出如雨，昏沉欲绝，此非大剂温补，不能挽回。以人参六两，合附桂理中汤，连进三剂，汗渐收，脉微续，神气尚未安和也。复用人参三两，附子五钱，方得阳气内充，余邪尽从外达，两颐透发，渐调而安。

魏玉璜曰：此证初起固虚，而原有邪热，至汗止脉复之时，第宜大剂养阴，其危立已，乃久用桂附，遂至发颐，尚得为善治乎哉！

【平议】阳证阴脉，仲景所谓荣气不足，血少故也，建中护阴而兼泄感邪，最是正当，较之参、术加桂枝，更高一筹。其后变证危笃，脉微而大汗昏沉，必是误服柴、葛、羌、防等所致。斯时阴阳俱亡，已成脱证，参附救急，必不可少。然苟药与病应，汗收脉续，即当去阳药加阴药，专收溃散之阴，方是正治，附桂久服，诚非所宜，发颐余毒，未尝非温药太过所致，魏评极是。即据马氏自言余邪尽从外达一句，可知此病当初，自有邪热，则连用桂附，更非所宜。

黄醴泉治案　张云伯夫人，病后未复，春寒特甚，加以劳动伤阳，痰饮内扰，昨夜陡然寒起四末，形凛发战，背脊竟如水泼，继即发热为燔，微微自汗，今日表热虽解，头痛未蠲，凛寒未撤，胸闷腹胀，溺少便闭。病久液亏，不任多汗，与寻常感冒，法应轻疏解肌者不同，况复怒木支撑，升多降少，更不可误投温散，触动危机。拟宣肺化痰，调和荣卫，而疏肝胆之气。冬桑叶、白蒺藜各二钱，桂枝木四分，湖丹皮一钱五分（同炒），陈枳实四分，淡竹茹一钱五分（同炒），郁金一钱，旋覆花、生紫苑各三钱，白芍、乌药、半夏各一钱五分，牡蛎四钱，橘皮络各一钱，原支金钗斛（劈，先煎）三钱。

【平议】虚人感冒，原有外邪，亦宜疏泄，所谓忌表者，忌姜、防、柴、葛等辛温升散之燥药，虑其逼汗劫津，扰动气火，横逆莫制耳，非并辛凉开肺解肌诸味而禁止。此证凛寒胸闷，桑叶、蒺藜疏风泄肺，原是正治；桂枝用木，制肝木而兼顾表寒，分量极轻，不虑辛燥；旋复、紫苑宣肺气以助肃降之令，抑左升而顺右降，于溺少便闭一层，下病治上，大有巧思；牡蛎开结，于痰聚胸闷腹胀，俱能兼顾。其余柔肝行气，化痰泄满，应有尽有，亦是虚感至当之治法。以视占人但知补药者，尤为灵变活泼，此又非建中呆法，所可等类齐观矣。

再诊：新寒引动肝气上逆，加以立春节届，木火内扰，上冲阳明，呕吐酸苦；下侮脾络，腹痛绵延；便闭溲少，凛寒未除，左脉弦滑，右脉细小，口不渴饮，舌白垢腻，再疏新风而和中气，宣通络脉，以泄肝家之滞。川桂枝四分，大白芍一钱五分（同炒），淡吴萸三分，川雅连二分（同炒），白蒺藜、沙苑子各三钱，川楝子、仙露夏、旋覆花、丝瓜络、海浮石、竹茹各二钱，黄郁金、橘皮络各一钱五分、乌药一钱，枳实、杜兜铃各八分。

【平议】证是体虚感寒，内挟肝阳痰饮，上凌为呕为满，下侮为痛为胀，方本建中，内外两顾，而泄风柔肝，止呕通滞，涤痰宣络，面面俱到。

太阳表证

太阳病者，《伤寒论》中之最轻最浅者也，治之合法，一剂可愈，是以古人成案无多，盖以为轻而易治，无以自成家数，薄此而不存，非古书之缺漏也。然使有是病而不用是法，或无是病而妄用是法，则毫厘之失，害亦不可胜言。欲为学者立一正鹄，亦胡可略而不言，舍近求远，采录数条，实不外乎仲景本论之大经大法，且亦止是感冒之轻浅者耳。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胥于是乎权舆[1]焉，弗以其仲师轨范而远视之，则荡平正直之路，尽人可行，吾道其有豸[2]矣！

许叔微《本事方》　一人病伤寒身热，头痛无汗，大便不通，已四五日，医者将制大黄、朴硝等下之，许曰：子姑少待，予为视之。脉浮缓，卧密室中，自称甚恶风。许曰：表证如此，虽大便不通数日，腹不胀，别无所苦，何遽便下之？大抵仲景法，须表证罢，方可下，不尔，则邪乘虚入，不为结胸，必为热痢也。作桂枝麻黄各半汤，黎黎汗出，大便亦通而解。仲景云：凡伤寒之邪，多以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拟欲攻之，当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坚，实有燥屎，自可徐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躁之变，不可胜数，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

【平议】密室恶风，此表未罢；不大便，腹不胀，是里未急，本非当下之证。桂麻各半，原是仲景之轻剂，以脉浮缓，与麻黄汤证不同，亦是仲师家法。惟仲师法下不嫌迟，正以病自伤寒来，寒邪入里，传变为热，非旦夕间事。如里未结而早用苦寒，药与病反，故多利下。而自明以来，又有所谓温热下不嫌早者，则以病是热邪，里结较易，当下之证必多。总之必有是病，然后可以用是药，无是病必不能用是药，所谓不嫌迟不嫌早者，皆非中肯语。

又　一武官为寇执，数日得脱，乘饥恣食，又解衣扪虱，次日遂伤寒，自汗而膈不利，一医作伤食而下之，一医作解衣中邪而汗之，杂治数日，渐觉昏困，上喘息高。许诊之曰：太阳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此仲景法也。指令医者急治之，一啜而定，再啜，黎黎汗出，至晚身凉而脉已和矣。医曰：某平生未尝用仲景方，不知其神捷如此。

【平议】大饥大饱，伤食固也，又加伤寒，本非专是表证，迨既下之后，食伤已去，虽汗之而表未解，又加喘，正与仲景桂枝加厚朴杏仁之法吻合。盖为既汗之后，故不用麻黄而用桂枝，亦仲师心法也。

坊本《医宗必读》　李士材治娄水张尔和，伤寒第二日，头痛发热，正在太阳。李曰：方

---

〔1〕权舆　草木萌芽的状态。引申为起始，初时。

〔2〕豸（zhì 音至）　通解。解决之意。

今正月，时令犹寒，必服麻黄汤，两日愈矣，若服冲和汤，不惟不得汗，即便得汗，必致传经。遂以麻黄汤热饮之，更以滚水入浴桶，置床下熏之，得汗如雨，密覆半晌，易被神已爽矣。晚索粥，家人不与，李曰：邪已解矣，必不传里，食粥何妨！明日果愈。设令不以麻黄汗之，传变深重，非半月不愈也。

【平议】叙证只有头痛发热四字，已非麻黄汤之完全证，竟谓必当用是汤，已未免颟顸[1]有弊。冲和汤辛温尤剧，诚不如仲景法之轻灵。然何以见其不得汗，又何以见其得汗则必传经，糊涂说去，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其理安在？且仲景法即用麻黄汤发汗，亦不以大汗为然，而乃曰得汗如雨，岂非俗子之见。又谓邪解则不妨食粥，一似表证未解，则必不可进食者，此是明季清初恶习，古人何尝有此禁例。不观《伤寒论》桂枝汤后，且必须啜热稀粥以助药力乎？末谓不用麻黄，则传变深重，非半月不能愈，皆是空空洞洞，大言欺人，士材必不若是浑沌。陆九芝据《图书集成·医部》，李氏论吐血破瘀一条，谓《必读》列吐血于虚劳门中，非士材手笔。颐按：是书议论无一不庸，即治案亦无一精义，明是浅者托名，书贾藉以牟利者，而魏玉横且全收入《续类案》中，学者不能识破其谬。今苏人习闻士材大名，初学习医，无不捧《必读》一编，等于枕中鸿宝，欲医学之无陋得乎？

陶尚文治案（从俞东扶《古今医案按》本）　陶节菴治一人，伤寒四五日，吐血不止，医以犀角地黄汤、茅花汤，治而反剧，陶切其脉浮紧而数，曰：若不出汗，邪何由解。进麻黄汤一服，汗出而愈。

江篁南曰：或问仲景言衄家不可汗，亡血家不可汗，而此用麻黄何也？瓘曰：久衄之家，亡血已多，故不可汗。今缘当汗不汗，热毒蕴结而成吐血，当分其津液乃愈。故仲景又曰：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盖发其汗，则热越而出，血自止也。

魏玉璜校刻江氏《类案》　有注语曰：赵养葵用此法而效，以见血即汗，汗即血之理。

俞东扶曰：经文衄字，向来只作鼻衄解，不知吐血为内衄，仲景原不凿定鼻血也，自非节腑，活书都作死书读耳。但麻黄汤虽为太阳经正药，然非其时，非其经，非其人之质，足以当之，鲜不为害，请勿轻试。怀抱奇[2]述一医者，素自矜负，秋月感寒，自以以麻黄汤二剂饮之，目赤唇焦，裸体不顾，遂成坏证。一药客感冒风寒，用麻黄五钱服之，吐血不止而毙。此二证亦进黄连解毒、犀角地黄汤解救之，终不挽回，大可骇也。

杨素园曰：余见伤寒多矣。当邪在太阳时，用麻黄一啜即解，其效甚神，但从未有用至一钱外者，且不须与桂枝同用。若非其经，非其人，诚有如俞氏所言者。曾见一温病，误服麻黄，两颐暴肿，竟溃烂而死，可畏也。

【平议】麻黄质本轻清，而温通上行，其力极速，故开肺宣闭，发散皮毛，奏效甚捷。若有吐血，则邪热入营，逆行上涌，气升火升，已极可畏，降逆镇纳，犹虞不及，本非犀角、茅花一路寒凉，所能有效。况犀角在上，隐含升发之性，茅花又极轻扬，治吐血多不应手者，颐见已屡，盖暗中尚有升腾之力，是前贤未曾道及者。若能治以开泄下达，或兼破瘀导滞，则血自止。仲景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一条，虽是有理可言，然既衄而更与升阳，助之激越，于心终觉难安。否则，何以自解于衄家不可发汗，及亡血家不可发汗两条。尚文是案，即因本论有此一条，比附为之，何可轻信。篁南、东扶、玉璜诸公，虽为尚文表扬，颐

---

〔1〕颟顸（mān 蛮 hān 鼾）　不明事理，糊里糊涂的意思。

〔2〕怀抱奇　名远，清代江苏娄县人，为嘉庆间名医，著有《古今医彻》四卷，刊行于世。

终期期以为未可，即养葵亦何必非欺人之语。王三阳[1]于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条下，亦谓夺血者无汗，既致衄则不可轻用麻黄汤，或点滴不成流者可耳，是可为辨证审慎之一助。夫衄既成流，势已不可妄授麻黄，而陶且用之于吐血不止之候，宁非妄语。若本论又有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一条，则麻黄汤主之五字，必在上文服药已三字之上。所谓服药者，即指麻黄汤而言，文义甚为明了，此传写者脱于上而误缀于下，《金鑑》改之，极是。安有得衄乃解之后，更与麻黄之理！且又明言衄为阳气之重，而更授麻黄升阳发汗，仲景书中，何尝有此条理。尚文作是案，岂不自托于仲师本论之此两条，无如揆之情理，种种矛盾。颐惟恐学者不察，效颦西家，则大错铸成，方且窃附圣经，旧狱仲景，是丹非素，正义莫伸，关系医家前途，实非浅鲜，不嫌辞费，备录诸家旧说而申言之。要之俞东扶引证事实两条，及杨素园之说，不可不熟思而审处之也。

俞氏《古今医案按》　怀抱奇治一人，稍劳后感寒发热，医者好用古方，竟以麻黄汤进，目赤鼻衄，痰中带血，继以小柴胡汤，舌干乏津。怀诊之，脉虚数无力，乃劳倦而兼阴虚也（杨素园曰：伤寒无虚数无力之脉。颐按初感而脉虚数无力，即是阴虚本色，但此案既在表汗失血之后，虚火升浮，又服柴胡，上愈实而下愈虚，脉象如此固宜。若未服麻黄柴胡之时，或不如此），误服热药，能不动血而竭其液耶？连进地黄汤三剂，血止，神尚未清，用生脉散，加当归、枣仁、茯神、远志，神虽安，舌仍不生津，乃曰肾主五液，而肺为生化之源，滋阴益气，两不见效，何也？细思之，因悟麻黄性不内守，服之而竟无汗，徒伤其阴，口鼻虽见血，病性终未发泄，故津液不行。仍以生脉散加葛根、陈皮引之，遂得微汗，舌果生津，复以归脾汤、六味丸而痊。

俞东扶曰：地之水土不同，怀氏就松江所见而言，推之嘉苏，亦复如是。若南京人患伤寒，用麻黄者十有二三，若江北人不用麻黄，全然无效，况直隶陕西乎！所以《内经》有散而寒之，收而温之，同病异治之论也。

赵养葵曰：太阳之人，虽冬月身不须棉，口常饮水，色欲无度，大便数日一行，芩、连、栀、柏、硝、黄，恬不知怪。太阴之人，虽暑月不离复衣，饮食稍凉，便觉腹痛泄泻，参、术、姜、附，时不绝口。此两等人者，各禀阴阳之一偏，又天令地气所不能拘，故立方用药，总贵变通，不独麻黄一味，令人推敲也。

王孟英曰：萧建廷秋月患感于归安，医进麻黄汤，汗透衣衾，奄奄一息，改用参、芪、术、附等药，汗虽止而舌燥无津，神昏沉痓。所亲顾味吾亟为买棹送归，延余视之，脉来细软，睛赤唇焦，小溲全无，皮肤燥热，不食不便，懒语音低，灌以大剂西洋参、生地、麦冬、杞子、甘草、葳蕤、当归、花粉、藕汁、童便等药，三剂神渐醒，而舌润溺行，累啜稀粥。药不更方，旬日后身热始净，音亦朗爽，粥食渐加，半月后始更衣而脉和，月余能下榻矣。复于方内加熟地、天冬、牛膝、仙灵脾、令熬膏服之而健。

杨素园曰：怀案用麻黄而未得汗，邪尚未去，故复用葛根引之。此案汗已大出，止是伤津，故纯以甘寒生津。

【平议】观怀案、王案，麻黄之害，如是其烈，即可知陶尚文案，断不可言。东扶谓地土不同，用药不一，洵是确论。但北人体伟，脉证亦自不同，有是证即有是脉，南人岂无强健雄

---

[1] 王三阳　王执中，字三阳，今江苏省人，明代医家，著有《伤寒纲目》十二卷。

伟，可胜发表攻里猛剂者乎？总之辨证投药，必以脉证参合，确有可据，亦不能以其南人北人，而预设成见也。

江氏《类案》　篁南治一壮年，七月间伤寒，人迎脉紧盛，恶寒，肢节痛，指甲青，乃以九味羌活汤去生地、黄芩，加姜、枣、葱白（魏刻有校语曰：此方可商，证见指甲青，理宜温散），一服未解，兼腹痛饱闷，再与前方一服，外证悉除，然腹痛膈痞未除，盖五日矣。乃以小柴胡去参、芩、半、枣，加芍药、牡蛎、瓜蒌，亦不应。其人曰：予乃夏间食牛肉颇多，想是食积宿滞而然。江曰：乃表邪传至胸中，未入于府，证虽满闷，尚为在表，乃以小柴胡对小陷胸，加枳实、桔梗、大黄一钱，同煎服之，更衣一度即愈。

【平议】九味羌活，本以发散寒邪，即杂生地、黄芩，殊不可解，是案确是寒证，加减甚是。　仲景小柴胡参、芩、甘、枣，以治呕而痞满，本亦可疑，篁南师古而不泥乎古，均可法也。

马元仪《印机草》　发热喘急，头痛下引胸胁，昼夜不安，面赤不渴，二便如常，左脉弦虚，右脉空大，此无形之感，挟有形之痰，表里合邪，互结于胸胁之位也。口不渴者，外邪挟痰上逆，不待引水自救也；二便调者，病在胸胁，犹未扰乱中州也。仲景治伤寒不解，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小青龙汤主之，今仿此治。

【平议】此太阳有表，而挟寒饮之证。面赤乃热郁于表，不得发泄，必有恶寒见证，则小青龙诸药，乃无一不合。惟左脉弦虚，右脉空大，若无恶寒，恐有浮阳上越一候，此则可商者耳。

曹乐山治案（旧抄本）　戴某头疼咳嗽，身热无汗，舌红苔白，左脉浮紧，右脉弦滑，风寒与湿痰交阻，就凛寒畏风论治，必解表佐以化痰。麻黄汤、二陈。

【平议】此必畏寒较甚，合以浮紧之脉，故用麻黄。曹是常熟人，意者，此证咳嗽，必是声重不扬，肺气闭塞，则麻黄尤为合辙。

复诊：进麻黄汤，恶寒已除，头痛已止，惟身热得汗不解，咳嗽不爽，苔白舌红，脉息浮弦且滑，尚须解表。桂枝汤、二陈、杏仁、葛根。

【平议】麻黄汤得汗不解，更用桂枝，原是仲景家法，惟咳嗽不爽，仍当开泄肺气。葛根升胃解表，尚是古法，以近今理法言之，宜去葛根，加桑、蒌、瓜蒌、兜铃、九孔子等为佳。

柳选张仲华《爱庐医案》　发热恶寒，头项强痛，无汗胸痞，脉浮紧（细），证属正伤寒，南方所罕见。询系连朝营墓辛苦，时届严寒，又居旷野，太阳表证悉具，宗仲圣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麻黄、桂枝各五分，防风一钱，杏仁三钱，甘草四分，羌活七分，生石膏三钱，生姜五分，大枣二枚。

柳谷孙曰：证在初起，似不必遽用石膏，就案中所述，乃麻黄汤证。

【平议】仲景大青龙汤，为无汗恶寒而烦躁者设。表寒未解，里已郁热，故用石膏。是案有不汗出而烦躁一句，石膏未始不合。但脉浮紧之下，著一细字，大有可议。惟据第三诊脉转细小一句，则初诊时决不细小可知，此传写之误。然一字之讹，病情出入关系甚大，医家者言，传抄校印，不可不慎。

再诊：病甫两日，太阳证未罢，而阳明少阳证已悉具，可知南人禀赋柔弱，其传经之迅速若此。汗既未畅，拟三阳并泄。麻黄、柴胡各四分，白芷、葛根各七分，羌活五分，杏仁三钱，连翘、黑栀子各一钱五分，姜渣五分，大枣三枚。

【平议】三阳并病，表未罢，而里已热，故并用栀、翘，轻而且灵，视冲和汤中杂以生地、

黄芩，苦寒厚腻者，有上下床之别，此亦今人之胜于古人处。而麻、羌、柴、葛、姜、芷，分量皆轻，又南人之定例，与淮北、兖冀不同，但生甘草可以缓麻黄之迅疾，不可相辅而行。

三诊：汗畅热解，烦躁已除，脉转细小，形疲体酸，嗜卧而思纳谷矣。其发也凶悍，其传也迅速，其退也亦易，究属质弱者，易感易达，不若北方风气刚劲，禀赋厚而腠理实，必致传变六经乃已。是证若宗三时六气治之，势必淹缠几候耳，拟和营卫法。桂枝四分，橘白一钱，姜渣三钱，防风七分，茯苓三钱，桑枝五钱，秦艽一钱五分，大枣二枚。

柳谷孙曰：南方少正伤寒证，方案虽平淡，宜存之以扩闻见。

【平议】证已汗出热除，脉小神疲，怠倦思食，是外感悉解，胃气昭苏，只宜双和气营，养胃健运，如归、芪、石斛、陈皮、香砂等物，和平中正，不偏不倚，方是善后良策。再授桂枝、防风，岂非蛇足，橘白淡泊无用，姜渣亦无着落，即曰肢体痠疼，宜和营卫，则桂枝而必与白芍同行，方中惟桑枝、秦艽，宣通脉络，稍近是耳。张柳皆谓此是正伤寒，南方罕有，要之仲景太阳篇证治，本不过风寒之邪，侵于肤表，至轻至浅，即麻、桂、青龙等方，亦是轻疏肌表，清灵淡薄之药，何必震而惊之，视为绝大题目，反令初学见之，误认仲师本论，高不可攀，不敢学步。大率《伤寒论》之不得盛行于世，皆此种论调，骇人听闻，有以阶之厉也。陆九芝谓医学之盛衰，必视仲师本论之兴替为进退，最是廉顽立懦之正宗。窃愿后之学者，弗复视本论为难若登天，不可几及，则此学昌明，必在指顾间也。　仲华本案，竟谓北人禀厚，必至传变六经，最堪骇异，岂一部《伤寒论》三百多余，病者必须一一经过耶？又谓按三时六气治之，势必淹缠几候，则此案感寒，直是屏在六气之外，何其立言不慎，至于此极。

孟英案《续编》一卷　马某年三十余，素用力，患发热恶寒，肢振自汗，少腹气上冲胸，头疼口渴。王诊之曰：卫虚风袭，而络脉久伤，肝风内动，与建中去饴，加龙、牡、石英、苡蓉、楝实、桑枝，数帖而愈。颐按：肾气上奔，仲景法宜加茯苓。

王案有眉评曰：发热恶寒，头疼自汗，皆桂枝证，此人必津液素亏，因汗出而益耗其精液，故肝失所养而上冲，肺胃失所养而口渴。

【平议】少腹气上冲胸，是肾气本虚，因邪热引动，冲激上奔，即仲景之所谓奔豚。桂枝加桂汤，本是仲景主治奔豚之一法，而肾虚气不摄纳，非龙、牡摄阴涵阳，不能导归元海。案中虽曰肝气内动，然龙、牡、石英，是镇纳肾气，并非平肝，故方中亦无息风之药；苡蓉亦是补阴安肾，合之桂枝汤，标本两顾，皆合经旨。此汗多阳浮，扰动肾气之正法。头痛一证，亦是气机上逆使然，而评者以肝风一句，竟谓肝失所养而上冲，受孟英之愚矣。

丹溪案　一人项强，动则微痛，脉弦而数实，右为甚，作痰热客太阳经治之，以二陈汤加酒洗黄芩、羌活、红花而愈。　魏玉璜本十二卷，亦有此案，作项强痛不可忍，不可以回顾，余则与江本同，盖即一条而各书所引有异故耳。

【平议】项强在仲师本论，本是桂枝汤证，风寒外来，络中血滞，俯仰不舒，甚有别无所苦，而牵掣板硬，毫不可动，动则大痛者，近人谓之邪入风池，当分风寒风热两层，风寒则桂枝汤一剂可愈，仲景所谓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者，此证正可借用其法。若风热挟痰，则此案是也。是证猝然而起，用药如法，应手即痊，然俗子且以为奇，百治而不得一当，疑痉疑痹，莫衷一是，小题大做，反不得效，最是可嗤。

薛立斋案　一妊妇颈项强直，腰背作痛，此膀胱经风邪所致，用拔萃羌活汤，一剂而愈，又用独活寄生汤及八珍汤，以祛邪固本而痊。

【平议】此即邪入风池证，薛用羌活汤，其合，故项强即愈。其独活寄生、八珍二汤，则

其人血虚络痹，兼有腰脊之痛，所以调养，非为项强计也。玉璜录此案于子痫门中，亦几以为绝大奇证，无怪庸俗之不能举其名矣。

《雪雅堂医案》　张伯龙治刘信翁，外感寒热，发于午后，脉浮弦尺甚，颈项强直，不能转侧，仍以太阳论治，与桂枝汤加羌活、细辛，一剂而愈。

【平议】此风寒项强之正治，加二味切当。

黄醴泉案　风阳上巅，天柱风府，酸掣不适，肝胃不降，气不顺调，脉浮且弦，咯痰不滑，咽喉不利，此外风引动痰热，宜疏泄清降，宣络化痰。桑叶、蒺藜、白茯苓各三钱，白菊花、白芍、旋复花、紫石英、川象贝母、川楝子各二钱，瓜蒌皮、竹茹、丝瓜络、黄射干各一钱五分，橘络八分，羌活四分。

【平议】此亦邪入风池，然是风热袭络，而兼痰滞气升，则桂枝成法，不适于用。观其以辛凉泄风，而多用通络化痰为辅，轻清活泼，一片机灵，视食古不化者何如？加羌活少许，以宣其窒塞，亦是恰到好处。邪入风池一证，得此数案，宜古宜今，能事毕矣。

太阳里证

经络之病，深之则入脏腑，十二经无有不然。太阳之腑，是为膀胱，清而不浊，为病最少。然气不化则溺闭而不通，血不行则如狂而血结，仲师成例，具有专条，汇而集之，以见能用活法者，虽未必尽囿于古人之成法，然试为之寻源溯流，亦万不能离仲师规范，而别开奇局，以此知先圣模型，大经大法，固取之无禁，而用之不竭者也。

魏氏《续类案》　张意田治甬江焦姓人，七月间，患壮热舌赤，少腹满闷，小便自利，目赤发狂，已三十余日。初服解散，继而攻下，俱得微汗，而病痛不解。诊之，脉之沉微，重按疾急。夫表证仍在，脉又沉细者，邪陷入于阴也；重按疾急者，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转疾，神乃狂矣。此随经瘀血，结于少阴也，宜服抵当汤。乃自为制虻虫、水蛭，加桃仁、大黄煎服。服后下血无算，随用熟地一味，捣烂煎汁，时时饮之，以救阴液，候其通畅。用人参、附子、炙草渐渐服之，以固真元，共服熟地二斤余，人参半斤，附子四两，渐得平复。

【平议】脉沉且微，是病在里；重按疾急，则蓄血仍是热瘀在里，故药宜大黄。案中陷入于阴、结于少阴二句，大非仲师真旨；后用参、地以滋阴液，固是正治，而附子一味，仍踵少阴而来，亦非。不熟仲景本论，则落笔便误，动手便错，学者当知所从事矣。

《陆氏医验》（从魏玉横本）　陆祖愚治董蔚如侄，饱餐面食，树下纳凉，困倦熟寝，遂头痛身热，骨节烦疼，胸腹痞塞，医者以丸药下之，表证未除，胸满兼痛；又行表汗，头痛减，胸痛更甚，或消导，或推逐，其痛渐下，而未得舒畅，几两月。诊得六脉涩数，面容白黄，舌苔灰黑而润，按其胸腹柔软，脐下坚硬，晡时微热，夜半始退，小水自利，大便不通，此蓄血症也。乃用桃仁承气汤，服后腹满搅刺，烦躁欲死，其父母哭泣骂詈不可堪，至夜半下黑粪污血若干，遂腹软神爽，调理而痊。

【平议】是案虽无奇特，而叙证明白，深合病情。其服药而腹痛者，荡涤垢秽，多有此候，然苟其气体大衰，亦可一蹶不复，陆氏本书，谓心知无妨，则自诩太过，事后而说满话，骄矜已甚，不足道也。虽曰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究竟相体裁衣，笔下斟酌，必不可猛剂太过，反以肇祸。此庸夫俗子，所以谬记小心谨慎，而不能用去病之药也夫。

又，同上　陆养愚治凌东阳患伤寒，已经汗下，身体外不热，扪之则热极，不能食而饥

不可忍，及强进稀粥，即胀不可任，必用力揉之，一二时始下大腹，甫下又饥不能支，大便五六日不行，而少腹不硬满。医以汗下身凉，而用开胃养血顺气剂，病日甚。诊之两寸关浮数，两尺沉数有力，曰：此蓄血证也。因下之太早，浊污虽去，邪热尚留，致血结成瘀。胃中饥甚者，火也；食即胀者，邪热不杀谷也；揉下仍饥者，胃中空洞，邪热尚在也。法宜清上焦之热，去下焦之瘀，而后议补。或曰：许学士谓血在上则喜忘，血在下则发狂，今云瘀血，何以无此证也？曰：成无己固深于伤寒者也，谓不大便，六七日之际，无喜忘如狂证，又无少腹硬满之候，何以知其有蓄血？盖以脉浮数故也。浮则热客于气，数则热客于血，下后浮数俱去则病已。如数去而浮仍在，则邪热独留于卫，善饥而不杀谷，潮热及渴也；浮去而数仍在，则邪独留于荣，血热下行，血得泄必便脓血。若大便六七日不行，血不得泄，必蓄在下焦而为瘀，须以抵当汤下之，此前贤之成案也。仍用淡盐汤送抵当丸三钱，取走血之意，以去荣中之结热。随浓煎人参调凉膈散五钱，以去卫中之热结。用人参汤者，病久数下，恐元气不能支也。如此两日，结血去，浮热解，饮食进，后以清气养荣汤，调理旬日而愈。

【平议】两尺沉数有力，谓之蓄血可也。然少腹不硬满，终非辨证论治之法。又论饥不能食，及引许学士浮数二脉，皆是空谈。此案不及乃孙治董氏一条远甚，姑并录之，非误倒其子孙之伦次也。

《叶案存真·二卷》 泳濡涩数，至暮昏故，身热未净，腹痛便黑，阳明蓄血，拟仲景桃仁承气汤以逐其邪。桂枝木、大黄、甘草、芒硝、丹皮、桃仁。

【平议】腹痛便黑脉涩，皆蓄血的证，日暮昏乱，即仲景之所谓其人如狂，以身热未净，是为太阳随经入府之蓄血证。桃仁承气汤中有桂枝，仍为太阳而设，仲师少腹急结，桃仁承气一条，明言太阳证，即抵当汤丸主治三条，其二条有太阳病明文，且言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沉而微，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下血乃愈。太阳随经瘀热在里，论证何等明白，何以叶氏竟指为阳明蓄血？须知仲师本论，自明以来，虽各家随意编次，互有出入，然蓄血四条，无有移入阳明篇中者。饲鹤山人《贯珠集》且立一太阳传本证治之目，随经入府，谁谓不然。其阳明经蓄血证治二条，一则其人本有瘀血，一则热并于胃，先有消谷善饥，而后血瘀不行，皆用抵当，不用桃仁承气，尤其显分界域，不容含混。而叶氏于此，证则阳明，药则桃仁桂枝，岂非指鹿为马，以此知其于仲师本论，涉猎不精，所以治伤寒温热，动辄贻误。孰谓仲景成法，可不细心寻绎也乎？

《续类案》 吕东庄治董雨舟，夏日捣膏劳力，致感头疼发热，服解表之药不效，其长君方白来问。吕曰：子不观东垣《脾胃论》乎？服补中益气加五味、麦冬自愈矣。如言服之顿安。复起作劳，仍发热头痛，别用清解药增甚，因同叶御生往诊之，四肢微冷，胸腹热甚，烦闷腰坠下，小腹胀痛，不能小便，时旁观者以为重感风邪所致，力主发散。吕曰：虚邪内郁，正以劳倦伤中，生气不足，不能托之使尽去，又遇清凉，其水下逼膀胱，责及本腑故然，安可攻也。谓以滋肾饮子，合生脉散与之何如？御生论与吕合，竟投之，得睡，醒热解，小便通矣，留方补之而别。翌日方白至，曰内热时作，烦闷头痛亦间发，恐邪不尽。曰余火未散，移热于上也，用软柴、人参、白术、黄连、丹皮、甘草、茯神等而愈。

【平议】此案先用益气，未必果是，纵是内伤，而已服解表，复投升、柴，发热头痛又作，安知非升动浮火为患？末段自谓移热于上，何以仍用柴胡鼓激余火？此明人习惯，为陶节菴诸书所误，必不可学。惟中间小腹胀满，小便不通一证，谓水逼膀胱，责在本腑，正是太阳随经入府之膀胱蓄水证，滋肾丸通关利水，知柏清其蕴热，而以肉桂通膀胱阴气，此通关之

所以得名也。

又　方密斋治一门子，病伤寒，医与发散，七日后不愈，小腹满而痛，欲下之未敢。万脉之，沉弦而急，问曾渴饮水乎？答曰：甚渴，虽饮水渴不止。曰：此蓄水似疝证，不可下也。乃用五苓散以利其水，加川楝子、小茴香以止小腹之痛，一服洞泄四五行，皆清水。次日再求诊，曰不必再药，水尽泄自止矣。三日后果安。

【平议】此亦太阳随经瘀热入里之蓄水证，膀胱积水，而气化不通，故不便不出，小腹硬满而痛，脉沉弦且急，气与水俱结为患。四苓通水，而桂枝通阳气，且以解未解之表，加川楝、小茴调肝肾气滞，极有巧思。但此证此药，当得小便畅行而愈，无大便洞泄之理，此必传写之讹，或传闻之失实。须知病情药理，不能桥揉造作也。

又　陈三农治一妇霍乱饮阴阳水，左腹坚硬痛极，作留饮治，以半夏、旋覆花各三钱，泽泻、青皮、枳实、白术、干姜各一钱，吴茱萸二分，一剂愈。

【平议】此又一膀胱蓄水证，以半夏、旋复、青皮、枳实降气，加姜、萸温而行之，而可谓五苓之变法。

张络钧治刘水泉案　四十四岁，丙辰两月，春寒外袭，先则畏寒壮热，迨绵延浃旬，外热锐减，但未净尽，而咳嗽不爽，声音不扬，痰涎薄沫，吐咯艰难，二便秘塞，三日不行，遂胸膈胀闷，腹又搐撑，脐下硬满，且痛，喘急气冲，形势孔急，脉乃沉细，重按鼓指，舌苔白垢，后根尤为浊腻。此肺气闭塞，皮毛不宣，本是太阴太阳，两受其病，而两经之气不行，太阳表热久留，似解未解，渐以传里，止缘郁不化热，故不传阳明少阳，而随经入里，聚于膀胱之府。亦缘壮热之时，饮水太多，水积不消，既不能蒸化作汗，遂与太阳寒水之气相合，致令膀胱气化不通，加以肺闭高源，失其肃降之职，乃积不能行，反而逆行犯上，脉亦为之遏抑不扬，窒塞已甚，不为不危。本当疏凿下流，以通壅塞，然肺家郁结，气不通调，但与泄降，则徒多遏抑，愈增闭塞之苦，此前医渗淡利水之剂，所以无功，而反助胀结也。从古学者，只知肺与大肠相为表里，而喻西昌有肺有溺，无肺无溺，独辟生理之秘钥，其说尚未得学者信从，所以对于是证，遂无捷效。兹以宣通太阴为主，佐以温化太阳之经，冀得上窍启而下窍自通，经气行而腑气亦化，则小溲一泄，大便亦即随之以行，是可开利水之一大法门。请以是病为嘉言之左券可乎？生紫苑五钱，瓜娄皮、光杏仁、白茯苓、桑白前各三钱，九孔子（去刺）二钱，苦桔梗、杜兜铃、干乌萸苗、整段桂枝各一钱五分，葶苈子一钱，去节麻黄五分。

再诊：前方服后，才三小时，即觉胸脘疏达，气机转旋，而少腹漉漉，已有欲溲之意，但尚未畅解耳。此上源已动，腑气亦运，转上逆者而为顺降，决流疏壅，当即在指顾之间，所谓水到渠成，本无所用其急不能择、改弦易辙之法，但病者本是至交，顺道过此，亟索第二步方药，不忍重拂其意，姑参五苓、通关滋肾意，以为因势利导之法，仍不外上午原方宗旨。紫苑三钱，桑白皮、白前、猪苓、茯苓各二钱，知母、泽泻各一钱五分，炒川柏一钱，安桂末四分，药汁调吞。

三诊：第二方服后，不及一餐时，小溲连解三次，畅而且多，继则大便随行，润而不燥，腹鸣漉漉，上下膜胀，顷刻豁除，貌视似四苓、滋肾之功，实则午前泄肺大剂，早已斡旋机轴，敷布有权，即无第二步方，亦无不通之理，是谓治病必求其本。视向之八正加味何如？脉来轩爽，流动有神，而已陡然起色，舌根厚腻已化，惟肺胃久窒，邪去而正亦虚，液亦耗，舌质遂形光燥，是当滋养太阴，并苏胃气，清而不浊，方能赞助化源，亦不可滋补遽投，转生窒碍。干霍斛、北沙参、生紫苑、小生地各二钱，炒知母、炒白扁豆、陈皮各一钱五分、焦谷芽四

钱，砂仁壳四分。

【平议】 病情原委，案中叙述已详，不烦再赘。第三方清微淡远，不事呆补，尤见灵机。洛钧氏少年好学，渊源本极清灵，十年苦志，成就不凡，不意天不假年，中途捐卒，而不自知其年之不永，治案亦无留遗。此是得之当年畅谈，偶尔纪录之稿，追叙一过，那不黯然。

自 汗 证

太阳桂枝汤证，以有汗为提纲。盖其人肌腠未闭，而风邪乘之，惟感寒轻浅，玄府收束，不甚缜密，尚能疏泄，故或有自汗之候，桂枝汤以桂枝治外侵之寒，即以芍药敛阴液之散，其主要在是。夫风寒之感，尚能自汗，则风温、风热之侵袭肌表者，阳邪熏灼，为汗更多，所以温热病最忌表散。诚以温邪在肤，已足令其疏泄无度，若更用发散，其变象当复何若？宜乎误表之害，不可方物，此近贤论温，所以谆谆焉最严发汗之禁也。然读前人治案，固已自古同然，非近人始发明之新例，特明人盛行《陶氏六书》，蒙其害者，最极一时之盛耳。汇而集之，即可知三阳受病未入于府可汗而已一说，虽出《素问》，实与仲师成法，大为反背，决非上古医学之正轨。惟汗出一证，有亡阴亡阳之不同，其初热盛汗多，尚是阳证亡阴，治宜消热以存阴，必至汗冷肢清，方是阴亡而阳与俱亡，乃为参附回阳，至不可缓之候。此惟徐氏灵胎，辨之最精，识之最确，兹师其意，先录自汗亡阴为一类，而别以亡阳之宜于真武、参附者自成一队，并录于后。其杂病中之自汗盗汗，则非伤寒温热之病，可以一例论治，必当别出一门，自成机轴，不复搀入此中，藉以分析门径云。

俞东扶《古今医案按》 滑伯仁治临安沈君彰，自汗如雨不止，面赤身热，口燥心烦，居楼中，当盛暑，帷幕周密，自云至虚亡阳，服术附药已数剂。伯仁诊其脉，虚而洪数，视其舌上苔黄，曰：前药误矣，轻病重治，医者死之。《素问》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术附之热，其可轻用以犯时令耶？又曰：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刚剂，脉洪数，则病益甚。令撤幔开窗，初亦难之，少顷渐见清爽，为制黄连白虎人参等汤，三进而汗止大半，诸证稍解。又兼以既济汤渴用冰水调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后遍身发疮疡，更防风通圣散乃瘳。

【平议】 此是阳明热证，自汗面赤，烦热燥渴，舌黄而脉洪数，何以谓之亡阳，且服术附？此病家初知医理，而全不识证之咎，妄投药饵，宁不自杀而有余。凡绅矜家案有数册医书，往往蹈此习气，可笑而最可怕。伯仁人参白虎之法，对证发药，亦是平平无奇，但三进之后，何以反用竹叶石膏加附子三五分之既济汤（方见石顽《医通》十六卷白虎汤条），岂仍迎合病家之意耶？后发疮疡，则附子之毒，尤其确据。然热毒外泄，尚是此人之幸，设内攻变证，祸必更剧。防风通圣，泄热下夺，犹为正治，然方中防风、麻黄，亦非夏秋热病所宜。

许叔微《本事方》 一士人得太阳证，因发汗不止，恶风小便涩（江篁南曰：肾与膀胱为表里，故恶风而小便涩也，所以用桂枝加附子）。（颐按：俞东扶本录此案，今石印本作小便数误。此是仲景之漏汗小便难证，涩则滞不能通，病在膀胱，而恶风仍在，用桂枝以解恶风，即以通太阳腑之阳气，一举两得，与下文小便数一证，绝然不同，读《伤寒论》本文自明，篁南之注亦精当），足挛急，屈而不伸。诊其脉，浮而大，浮为风，大为虚，许曰：在仲景方中有两证，大同小异，一则小便难，一则小便数，用药少差，有千里之失。仲景第七证云：太阳病

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桂枝加附子汤。第十六证云：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江曰：脉浮自汗，表也；小便数，邪已入里，故不可攻表），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江曰：十六证仲景本文便厥咽干云云，处以甘草干姜汤，须与本文参看。恶风用桂枝汤，恶寒则不可用桂枝，所以小便数在仲景治以甘草干姜汤），一则漏风（江曰：汗漏不止，恶风），小便难，一则自汗，小便数，或恶风，或恶寒，病各不同也。乃用第七证桂枝加附子汤，三啜而汗止，佐以芍药甘草汤，足便得伸。

【平议】此是发汗太过，汗漏不止。恶风则桂枝证仍在，故脉仍浮，而汗多则表阳已虚，膀胱之阳气不化，故小便涩而难行，亦津液已伤之故，是以脚挛屈而不伸。桂枝汤所以治恶风仍在之桂枝证，亦以通膀胱之阳气，治小便之涩，加附子以回阳止汗漏，亦以温下焦，皆一举而两得其宜。但脚挛则津液既伤，非阳药所能即愈，故必以芍药甘草益其阴血，皆仲师本论之大经大法。

孙文垣《三吴医案》　王祖泉乃眷，朝饭后稍寒，恶风发热（魏玉璜曰：伤风恶寒），遍身疼痛，大汗不止（魏曰：伤风则有汗），口中热，腹中不知饥，小水短（魏曰：肺气不利而汗多也），六脉皆涩（魏曰：营卫不和），投以白芍五钱，白术二钱，桂枝、黄芩各一钱，甘草八分，二帖汗止，寒热除，去白术加当归，身痛而愈。

【平议】证自伤风自汗，仲景法原属桂枝汤证治。此之身痛，是素来血液不足，而汗多脉涩，小水短，口中热，则阴液大伤，肺热不降。外寒不重，而内热颇盛，因变桂枝为建中，加芩理肺热，助肺气之肃降，是治太阳而合太阴两经之法，即唐人所谓阴旦汤，此亦仲景法中之法，孰谓手经足经，必不可同病耶？身痛加当归，养血舒络，原是正宗，此非麻黄汤证之骨节烦疼，不可与呆读伤寒者，同日而语。

又　费一吾六弟妇，遍身痛，发热，汗大出，昏昏如醉，卧不能起。孙诊之，两寸脉短弱，余皆数而无力，此劳倦之余，致汗大走也。黄芪三钱，白芍四钱，甘草一钱五分，桂枝八分，当归一钱，石斛二钱（魏玉璜曰：与前条俱建中加减，孙于杂病，多用此方），一帖热除，痛汗皆止，惟倦不能起，前方加人参、陈皮，两帖而痊。

【平议】必有畏寒，故用建中法。证似外寒，而脉虚数，即仲景所谓荣气不足，血少故也。此身痛非麻黄证，再加倦卧，阴阳两虚何疑，建中加当归、黄芪，再加人参于大汗之后，无一非仲景心传。

《陆氏医验》（从魏玉横节本）　肖愚治陆南洋方伯，年近古稀，十一月间，天气有非时之热，患时气咳嗽。医以芎苏散汗之，汗出不止，咳嗽不绝，饮食不进，昏愦经旬，脉之浮大无力，以五十动脉法按之，二三十动间，觉常有止意。曰：此高年劳倦，即有微邪，止宜扶正气以胜之，岂可妄汗。今虽昏愦喘急，尚可图安，第寿算恐不出三年外耳。用补气养荣汤，加枣仁以助参、术敛汗，又加枇杷叶、桑白皮、苏子、石斛以降气定喘。二剂汗止，四剂咳亦减矣，服至二十剂而安。后报讣果不出三年。陆氏补气养荣汤，乃参、术、归、芍、苓、木香、卜仁。

【平议】误汗而升提气火，以致咳剧神昏，清肃降逆，与参、术、归同用，尚是近情。但方有川芎，不可囫囵吞吐。以其脉之歇至，决寿算之几年，虽有古书可证，然终是附会之谈，说详拙编《脉学正义》。

马元仪《印机草》　沈康生夫人，病经一月，两脉浮虚，自汗恶风，此卫虚而阳弱也，与

黄芪建中汤一剂汗遂止。夫人身之表，卫气主之，凡所以温分肉，实腠理，司升阖者，皆此卫气之用。故《内经》曰：阳者，卫外而为固也。今卫气一虚，则分肉不温，腠理不密，周身毛窍，有开无阖，由是风之外实，内之汗出，其孰从而拒之？故用黄芪建中汤，以建立中气，而温卫实表也。越一日，病者叉手自冒心间，脉之虚涩特甚，此汗出过多，而心阳受伤也。仲景云：发汗过多，病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也，桂枝甘草汤主之。

【平议】此又一建中止汗之法，以有恶风故也。

又　偶感风寒，投麻黄汗出不止，语音短怯，神气不收，面色枯白，时有寒热。诊其脉微涩而虚，虚则气少，涩则阴伤，此元气津液两伤之候也。盖麻黄辛温，为发汗重剂，不当用而用之，不特劫其津液外亡，并元气亦从之内脱，以胃中元气，即寄养于津液之中也。神失不收者，汗为心之液，心者神之宅，汗多则并伤其藏，而神为之不收矣。时有寒热者，气入而阳往乘阴，阴虚不胜则热，顷之阳气出而阴复乘阳，阳虚不胜则寒，阴阳两不足，则更实更虚，而不循尺度也。今之治法，当阴阳两补。人参、茯苓、制首乌、炙草、广皮、白芍、丹皮、半夏曲。

【平议】此亦汗出神昏之证。养阴以敛阳，能治汗多，恐不能治昏愦，宜加降逆重镇，潜阳乃佳。

江篁南《名医类案》　江少微治黄三辅，年踰四旬，醉饮青楼，夜卧当风，患头痛发热，自汗盗汗，饮食不进，医治十余日，罔效。诊之得六脉浮洪，重按豁然。曰：此饮酒当风，名曰漏风。投以白术、泽泻，酒煎服而热退。汗仍不止，心口如水，此思虑过多所致，与归脾汤加麻黄根、桂枝，十数服而愈。头痛不已，用白萝卜汁吹入鼻中立止。

【平议】此酒后受困，卫阳不敛，故汗泄不止，白术、泽泻，虽是极古之法，然揆之药理，安得有此效力？更方用归脾加味，较为切近，然何以不用固涩一味，岂惧其风邪在表，而不敢敛乎？要之汗泄已多，不虑涩恋外邪也。

魏氏《续类案》　陈三农治一人感寒，用麻黄发汗，汗遂不止，用建中汤，汗出愈多，痰喘有声，此伤寒损血，兼用药之过，乃阴虚而阳无所附也。遂用川芎三分，白芍、生地各二钱，当归一钱，玄胡索、香附各三分，再服而愈。

魏玉璜曰：四物是也，加香附、玄胡，是所不解。

王孟英曰：芎、归尚有可议。

【平议】建中本是畏寒未罢而设，岂是表病止汗之通用套方。此证必已不恶寒而发热，再与桂枝，复扰其阳，岂不令其阳气更浮。汗多喘逆，伤寒损血一句，尚是空话，而阴虚阳无所附六字，则至理名言，必不可易。但既知阴虚于里，阳越于外，自当滋阴潜阳，补填涵敛，何以又用川芎之疏泄？四物虽是成方，临证时自可裁减，古人本无必用全方之禁约，何必食古不化，至于此极。且汗出既多，阴药本可重用，芍、地分量，尽可倍之，惟归本辛温，行而不守，不宜太多耳。魏谓玄胡、香附不解，不独药性病理，马牛其风，渺不相涉，即仅用三分，亦复又何力量，真不可解者也。

俞选《古今医案》　卢子由治梁秀才，于三月间，作文受寒，服发散药十余帖，热盛汗多，蒸蒸如云雾，高一二尺，湿透衣服，日易数十番，十四日昏不识人，舌短眼瞀，脉浮大无伦，乃先以温粉扑周身，使汗孔收敛，次用人参五钱，生附三钱，煎服，便能识人，惟言语谵妄，七日始苏。有客问曰：浮，表脉也；热盛神昏，舌短眼瞀，邪盛也，何竟以温补收功？曰：凡治病必求其本，不可泥其形证。如寒水为邪，必然心火受病，此病原从思虑受寒，正为心

火不及，而受水侮，是谓之本。况多行发散，重虚其心，心液既已散漫，精神便无主宰，故用黑附顺从水色，而横助火力，人参转回阳气，而保定精神，然非先固其外，则内无旋理，此治法先后之旨也。

俞东扶曰：思虑受寒，为心火不及而寒水侮之，议论颇新奇，治法却平正，至谓黑附形从水而性助火，反陈腐矣。

【平议】汗多亡阳，宜于参附，惟在汗出不已，身冷而汗不流，如珠如油之时，是为阴液大耗，而阳气随之以亡，故必以人参大力，滋阴养液，而以附子辛烈，急回阳气，非当热盛汗多之时，可以不辨证情，皆用温补，即为止汗之无上妙剂。此案明言热盛汗多，蒸蒸如云雾，高一二尺，描摹热势，惟恐不及，正是应用甘寒，养阴退热之时，早投附子，以火济火，杀之有余，何能有效。即温粉扑汗，虽是古法，然只是外治，复何足恃，此是耳食之徒，好为大言，以欺局外不学之人，不值识者一笑，谬谓心火不及，寒水来侮，比附五行，岂可以谈病理。又谓人参转回元气，全是俗子之见，毫未窥见医药堂奥。又内无旋理一句，语气不完，以文言文，尚是不通，竟敢自负诩诩，情殊可鄙，果出子由手笔，真是所见不如所闻。东扶只以黑附之水火二句，指为陈腐，而又以为议论新奇，治法平正，亦未之思耳。

《孟英案初集》一卷　黟人叶殿和，庚寅秋患感（道光十年），旬日后汗出昏聩。王曰：此真阴素亏，过服升散，与仲圣误发少阴汗同例，下竭则上厥，岂得引为比，而以桂附速其毙耶。以玄参、地黄、知母、甘草、白芍、黄连、茯苓、小麦、龟板、鳖甲、牡蛎、驴皮胶为大剂，投之得愈。

【平议】此所谓亡阴而未至亡阳，只宜滋填潜降，养阴为主，而不可误投刚燥者。颐于二十年前，季秋偶感寒热，三日后，热炽而寒已除，惟时习医而未敢自信，延里中某世医诊治，方用淡豆豉三钱，连服三剂，汗出三四日，烘热不已，几至昏聩。盖未知肆中豆豉，含有麻黄，致肇此祸。舌蜕全光，红润不燥，而渴引频仍，乃自服玄参、鳖甲、石膏、知母、参、麦、龙、牡、龟板等，大剂滋填摄降，渐以即安。然胃纳健而不能离床褥者百日，正合孟英此案，真阴素亏，误发少阴汗之论，是不可误认少阴宜温者。卢氏上条，证亦同此，而谓参附可治，宁非大谬？

又同卷　无棣张柳岭封翁，道光乙未夏，道出武林中人郑九，途次染恙，前医用药后，汗出昏狂，精流欲脱。孟英切其脉，数且乱，沉取极细。曰此证颇危，亦斯人之阴分素亏，不可谓附桂之罪。封翁曰：长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见证之险而要誉。王用玄参、知、柏、桑枝、龙、牡、生地、白芍、甘草、百合、石斛、栀子、盐水炒豆豉，为大剂灌之，下咽即安。次日去栀、豉、甘草，加龟板、鳖甲、盐水炒橘红，十余帖而安。

【平议】此以阴虚之体，误服桂、附，而变证如此。药用龙、牡，仍是为潜镇止汗，昏聩狂越，双方兼顾之计，非独治精滑，仍与上条同此一理。惟豆豉既有麻黄汤在内，此证大非所宜，岂孟英当时，杭垣药肆，尚不以麻黄汤制豉耶？

又《初集》二卷　胡秋纫于酷热时，偶有不适，医以柴葛香薷饮散之，反恶寒胸痞，更医用枳、朴、槟榔以泻之，势日剧。王视之，自汗不收，肢背极冷，奄奄一息，脉微无神。曰禀赋素亏，阳气欲脱，此必识认表证使然。与救逆汤加参、芪，服之渐安，继以补气生津，调理匝月而愈。

【平议】脉微肢背冷，已是大汗亡阳之候，然孟英止用桂枝、龙、牡，不投桂、附，以时令酷热，津液已伤，刚燥劫津，理当知避，此又黄芪建中治汗多畏冷之正法。彼一见汗多，即投

辛热者，其亦可以废然知所返乎？自汗不收，本可不必去芍，孟英盖以其在既泻之后，故避阴药，即仲景所谓胃气弱易动者，当减芍药之例。且本论自有去芍药之救逆一法，则援引成例，固亦恰合病机耳。

又《二集》一卷　余某年三十余，发热数日，医投凉解之法，遂呕吐自汗，肢冷神疲。孟英诊之，脉微弱，曰内伤也，岂可视同伏暑，而一概治之，不详辨其证耶？与黄芪建中去饴，加龙骨、生姜、茯苓、橘皮，投剂即安，续如参、术，逾旬而愈。

【平议】此脾胃素馁之人，中阳无权，而为发热，正合东垣补中益气之证，所以误服凉解，而呕吐自汗，肢冷脉微。王谓内伤，即指清阳不振而言。然既已自汗，则东垣成法，又不可用，改授黄芪建中，立中气，温分肉，而固表阳，去饴以避甘满，加龙骨以敛阴液，生姜、陈皮温胃定逆，继加参、术专补中虚，选用各物，无不丝丝入扣。

又《三编》三卷　叶茂栽年三旬余，寒热时作，脉微欲绝，语难出声，舌光无苔，筋惕肉瞤，亟宜救逆，合建中灌之，覆杯即安，续以多剂培补而起。

【平议】此本阳虚，又作疟治，当是柴、葛升散，遂致脉微欲绝，言语无神，舌光筋惕，此必汗出更多，阴阳两竭，真武似亦可用。殆舌光津耗，故避刚燥，并忌茯苓渗泄。其用救逆建中，与上二条，同一轨则。

亡　阳　证

许叔微《本事方》　一人年三十，初得病微汗，脉弱恶风，医以麻黄汤与之，汗遂不止，发热，心多惊悸，夜不得眠，谵语不识人，筋惕肉瞤，振振动摇，医又进镇心药。许曰：强汗之过也。仲景云：脉微弱，汗出恶风，不可服青龙汤，服之则惊惕肉瞤，此为逆也，非真武汤不救。遂进三服，继以清心丸、竹叶汤，数日遂愈。

【平议】汗出太多，阳升太过，心液耗竭，以致引起胃水泛滥，更以凌心，所以惊惕不眠，谵语昏妄，筋惕肉瞤，振振动摇。虽是心虚为病，实则北方水气，横逆莫遏，此非镇定水邪，无以救急，故真武之治，以筋惕肉瞤，身振动摇为主治，与参附之专主肢厥冷汗者不同。

江氏《类案》　滑伯仁治一人，七月内病发热，或令其服小柴胡汤，必二十六剂乃安。如其言服之，未尽二剂，则升发太过，多汗亡阳，恶寒甚，筋肉惕瞤，乃请滑诊视。脉细欲无，即以真武汤进，七八服稍有绪，更服附子七八枚，乃愈。

江篁南曰：汗多亡阳，则内益虚，恶寒甚，而筋惕肉瞤者，里虚甚而阳未复也，故宜真武汤，多服附子而效。

【平议】小柴胡汤，而谓必连服二十余剂，可见医学黑暗，自昔已然，无怪今之乡曲庸愚，只知发汗，柴葛等剂，连用十余帖而不知变计也。此案筋惕肉瞤，而寒更甚，则非真武一剂可愈，以视上条，证情轻重，固自不同。

魏氏《续类案》　滑伯仁治一人，暑月病身冷自汗，口干烦躁，欲坐卧泥水中，脉浮而数，按之豁然空散。曰：脉至而数，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此为阴盛格阳，得之饮食生冷，坐卧当风所致。以真武汤冷饮，一进汗止，再进躁除，三服而安。

【平议】身冷自汗，已是阴盛无阳，则烦躁口干，反而冷，恶热，尤为内有真寒，逼阳外越之候，况脉浮数无根，更是浮阳无依之确据乎。真武汤冷饮，不致为假热格拒不入，用法

之巧，似在白通加胆汁之上。回阳之剂，一帖可效，不须多服，以其尚有浮阳在外，招之可以即来，不比上条恶寒已甚，内外皆寒，非多服附子不为功也。

江氏《类案》　孙兆治一道人患伤寒，发热汗多出，惊悸目眩，身战掉欲倒地，众医有欲发汗者，有作风治，有用冷药解者，病皆不除。孙至曰：太阳经病得汗早，欲解不解者，因太阳经欲解，复作汗，肾气不足汗不来，所以心悸目眩身战，遂作真武汤服之，三服，微汗自出，遂解。盖真武汤白术、附子和其肾气，肾水得行，故汗得来也。若但责太阳者，唯能干涸血液耳。仲景云：尺脉不足，荣气不足，不可以汗。以此知肾气怯，则难得汗也。

【平议】汗多战振，亡阳确证，真武回阳，本以镇定肾水上凌，证情药理，针锋相对，亦甚直捷爽快。而孙乃引战汗之例，谓肾阳虚不能作汗者，则此人先固多汗，继则战振而反无汗，正以前之汗泄太过，阳气已亡，致令肾阴泛，寒水满天，元阳汨没净尽。此与上三条为药同，见证同，而病理微有不同，学者亦不可走马看花，粗心略过。

罗谦甫治案（从魏氏《续类案》本）　齐大兄因感寒邪，头项强，身体痛，自用酒服灵砂丹四五粒，遂大汗出，汗后身轻，至夜前病复发，以前药复，其病不愈，复以通圣散发汗病添，身体沉重，足胫冷而恶寒，是日方命医，医者不究前治，又以五积散汗之，翌日身重如石，不能反侧，足胕如水，冷及腰背，头汗如贯珠，出而不流，心胸躁热，烦乱不安，喜饮西瓜、梨、柿冰冷之物，常置左右。病至于此，命诊之，六脉如蛛丝，微微欲绝，乃以死决之。主家曰：得汗多矣，焉能为害？曰：夫寒邪中人者，阳气不足之所致也，感有轻重，治之岂可失其宜哉！仲景曰：阴盛阳虚，汗之则愈。汗者助阳退阴之意也。且寒邪不能自汗，必得阳气泄，乃能出也。今以时月论之，大法夏宜汗，然亦以太过为戒，况冬三月闭藏之时，无扰乎阳，无泄皮肤，使气亟夺，为养藏之道也。逆则少阴不藏，此冬气之应也。凡有触冒，宜从汗之，以平为期，邪退乃已，急当衣暖衣，居密室，服实表补卫气之剂，虽有寒邪，勿能为害，此从权之治也。今非其时，而发其汗，乃谓之逆。仲景有云：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今本伤而并汗，汗而复伤，伤而复汗，汗出数四，使气亟夺，卫气无守，阳泄于外，阴乘于内，故经云独阳不生，独阴不长，不死何待，虽卢扁不能治也。是夜将半，项强身体不仁，手足搐急，爪甲青而死矣。《金匮要略》云：不当汗而妄汗之，夺其津液，枯槁而死。今当汗之证，一过中亦绝其命，况不当汗而强汗者乎！

【平议】此亦过汗亡阳之证，烦躁喜冷，亦是假热，证固可危。然急投热药冷服之法，或尚可稀冀什一，此古人朴实，不谙活变，似未免拘执不化。但据案中引冬三月闭藏一段，则此病必在冬时，而谓喜食西瓜、梨、柿非时之物，恐是言之太甚，未尽事实。罗案多嫌繁重，颇少精警，而是案说理犹为切当，是可存也。

《太函集》　吴桥治方生，年二十五，内而早起，枵[1]腹而服劳，无何，而发热头痛。医以为内热，乃用清凉，三日汗流昏愦欲绝。桥诊六脉皆不应指，甚则微若蛛丝，语其父曰：郎君甚危，此虚脱也，急宜重剂温补，即稍缓无力矣。父惟唯唯，一剂而愈。

【平议】脉证至此，四逆通脉，真武、附理中等，谁不能用。玉堉录《太函集》吴桥、吴洋二人治案，多怪诞不经，不足为法，甚者且必不可信。而此案尚是平易近情，姑录一则，以存涯略。

---

〔1〕枵（xiao　哮）　空虚意。《说文通训定声》："枵，假借为虚。"枵腹，即空腹。

玉璜《续类案》 裴兆期曰：凡人偶得潮热往来之候，未可遽执为外感风寒，辄服发表之药，盖其间亦或有元气内损而热者，一或少差，则阴证立至，多死少生矣。吾乡一高年绅，只一子，年三十余，素恃形气强伟，不知节慎，六月间，因母寿，连日宴客，应酬劳倦，遂发往来寒热。渠宿与一医相善，即邀治之，值医他往，其徒代为之视，辄投以羌活、紫苏、防风等药，一剂后，汗大出不止，乃求医治于余，六脉已细数无伦矣。方用人参、黄芪各五钱，桂、附各二钱，当归三钱，浮小麦一撮，令急煎服。药剂甫煎成，而所善之医适至，亦认为外感，倾弃余药，仍以前药表之，汗更大出，深夜而毙。须知膏粱子弟，外强中干，不可见其气强形伟，而遂视之大椿[1]也。

【平议】此亦阴虚过汗亡阳之证，参、附固是正治，然读上文孟英诸案，则阴液大伤之后，刚燥亦不可太重，须以养阴恋阳、潜摄为佳，而回阳次之。此又近人之精密，胜于往昔者也。

薛立斋案 一男子发热烦渴，时或头痛（江篁南曰：此头痛为内伤），服发散药，反加喘急，腹痛，其汗如水，昼夜谵语，此劳伤元气，误汗所致，其腹必喜手按，询之果然。遂与十全大补加附子一钱，服之熟睡，唤而不醒，举家惊惶，及觉，诸证顿退。属内真寒而外假热，故肚腹喜暖，口畏冷服，此乃形气病气俱不足，法当纯补元气为善。

【平议】是亦阴虚之体，误汗而阴阳俱亡，十全加附，方药甚合。薛乃谓法当纯补元气，终不肯摆脱囫囵吞吐之陋习，立斋可谓食而不知其味者。

喻氏《寓意草》 袁继明素有房劳内伤，偶因小感，自煎姜葱汤表汗，因而发热，三日变成疟疾。余诊其脉，豁大空虚，且寒不成寒，热不成热，气急神扬，知为元阳衰脱之候。因谓其父曰：令郎光景，窃虑来日疟至，大汗不止，难于救药，今晚急用人参二两，煎浓汁频服防危，渠父不以为意。次日五鼓时，病者精神便觉恍惚，扣门请救，及觅参至，疟已先发矣。余甚徬徨，恐以人参补住疟邪，虽救急无益也，只得姑俟疟势稍退，方与脉之。服之已汗出沾濡，顷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药难入，直至日暮白沫转从大孔遗出，余喜曰，沫下行可无恐矣。但内虚肠滑，独参不能胜任，急以附子理中汤，连进四小剂，人事方醒，能言，但对面谈事不清。门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惊以为祟，余曰：此正神魂之离舍耳。吾以独参及附子理中，驷马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与前药二剂而安。

【平议】葱姜汤表汗，亦能使阴阳俱亡，正以其人真阴大耗，最易拨动肾根，喻论极精当，此《寓意草》中之最剀切详明，绝无一句空泛语者。惟此疟，既寒不成寒，热不成热，脉又空大，气急神扬，即在疟发之时，独参何不可用，本无外邪，何患补住，嘉言此节，犹以感邪言之，殊可不必。末后离魂一说，虽似奇谈，实则阳气外越，神必飞扬，而在至情至理之中，不可误认神怪，辟为妄诞。寿颐二十年阅历，所闻所见，已有数起。另录离魂一门于本篇中，此当加龙、牡大剂，潜阳镇摄之药，以招纳浮阳者也。

《陆氏医验》 养愚治朱少湖，仲冬夜间，忽头项微强，身体微痛，疑是伤寒，用紫苏二大把，生姜十片，浓煎热服，厚覆大汗之，身体觉轻，自谓愈矣。至明日之夜，复觉拘急，反增沉重，复如前取汗，不解，身体如石，烦躁口渴，睡卧不安。医谓脉极浮数，冬月伤寒，非麻、

---

〔1〕大椿 上古之大木，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三万二千年当人间之一年。《庄子·逍遥遊》："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年为春，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已久特闻。"这里比喻体强寿高。

桂不解，姜、苏轻剂，岂能疗此大病。拟用大青龙汤，病家疑之，延陆诊，脉浮数而微细如蛛丝，按之欲绝，曰阳虚证也，原不宜汗，况经谓冬三月闭藏之令，无扰乎阳，无泄皮肤，使气亟夺，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彼医曰：仲景云：阴盛阳虚，汗之则愈。既曰阳虚，何为不可汗？况麻、桂、青龙，正为冬月虚寒而设，如拘闭藏之令不宜汗，则仲景此等方剂，必待春夏伤寒，而后用乎？陆曰：议论甚高，第此脉不相应（魏玉璜曰：此驳未尝无理，陆不竟指为内伤，而泛引经文，致招如此驳诘，又不肯明指其失而喻之，第含糊其辞以示意，亦名医之习气也），当用建中、参、麦。彼医谓邪在表而补敛之，不死何待，陆竟投之，烦躁仍剧，噫气不绝，足胫遂冷，身不能转。陆曰：误汗已多，药轻病重，故未效耳。仍以前方倍人参，加附子，浓煎冷服，少顷躁顿定，数剂诸证悉除，月余时虚汗不能起，用人参数两而安。

【平议】此以阴虚之体，大汗伤液，阴亡而阳与俱亡。陆谓阳虚原不宜汗，本以大汗之后而言，固是正论，乃俗子反引阴盛阳虚，汗之则愈一说，来相诘责，遂令陆无辞可答，实则《伤寒例》之所谓阳虚阴盛，以外寒为寒，重在阴盛，不在阳虚，惟其阴寒外盛，乃为当汗之证，何可妄指阳虚二字，作为可汗。况彼之所谓阳虚者，更与大汗亡阳之阳虚，判如霄壤耶。陆引冬令闭藏一说，诚是造化自然之至理，天寒发蛰，安有不死之理。而昧者乃又谓麻黄、青龙，正是冬月伤寒之主方，须知冬令发汗，为有是病者立法，岂尽人而皆可概投此药。且即有当汗之证，亦有不可如水流漓之禁，是胡可与大汗之后，同日而语。魏谓养愚不肯明言，是名医之习气，盖彼方谓似此病机，惟吾独识，断不肯抉其微，与人共喻。小人之腹，未免有之，故曰习气。须知至理自在人间，稍有学识，辨之亦易，其认作秘诀，不肯示人者，徒令人笑其所见之不广耳。然所述烦躁口干，尚在阳盛之时，外无恶寒，建中犹非针对之药，所以得之烦躁益剧，足胫逆冷，浮阳于上，桂枝之误，亦有明征。必至重剂人参，以养真阴，少加附子，热药冷服，始得阴渐振而阳乃藏，此可证病理本极细微，而药之切病与否，投匕之后，如影随形，皆极缜密，具有丝毫不可假借也。

玉横《续类案》　冯楚瞻治洪氏子，因劳伤发热，头疼咳嗽，胁痛。医谓伤寒，大用发散，一剂汗大出，热更甚，神昏见鬼，燥渴舌黑，身重足冷，彻夜不寐，困顿欲绝，脉细数无伦，胃脉微极。此劳伤中气发热，东垣补中益气汤为此等病而设，合阴阳气和，自能汗出而解。今更虚其虚，阳气发泄殆尽，所以身愈热而神愈昏。阴阳既脱，自尔目盲见鬼；津液已亡，所以舌黑足冷。至于身重异常，此尤足少阴极虚之证，盖肾主骨，骨有气以举则轻，否则重也。与熟地二两，麦冬四钱，乳炒白术五钱，牛膝三钱，五味子一钱，附子二钱，浓煎人参一两，煎汁冲服。口渴，另有熟地二两，麦冬五钱，人参八钱，浓煎代茶。三四剂后，汗收热退，舌润神清，嗽止食进，后用参脉饮送十补丸四五钱，再以归脾加减，煎膏成丸，弹子大，龙眼汤化服全愈。

【平议】劳伤因是内伤，然有脾胃之虚，有肝肾之虚。此证初起头疼胁痛，已是肝肾阴弱，气火上凌，即不发散汗出，亦非东垣成法，所可妄试。冯氏为立斋之续，反谓补中益气可令阴阳气和，须知本是阴虚，而再升提其阳，为害亦与发散大同少异。其汗后之热神昏，妄言妄见，无非气火俱浮，脑经昏瞀，附会脱阴脱阳，仍是模糊浮泛之论；舌黑燥渴，确是津液之亡；但足冷亦阳升于上，自然下现阴寒；身重者，津液已枯，络脉空涸，尚何能举动自如。此时尚在热甚汗多之时，原不能妄认少阴真寒之证，全真一气汤，阴药极重，附子极轻，治此证身热足冷，本是相称。舌黑亦焦燥之黑，观燥渴二字可知，而楚瞻必一一说到少阴虚寒上去者，意中尚以人参一两，认为回阳之重剂耳。

石顽《医通》　吴氏子二十余，素有梦泄，十月间患伤寒，头痛足冷，发散消导，屡汗而昏热不除，反加喘逆。更医投麻黄，头面大汗，喘促益加，或以为邪热入里，主芩、连；或以为元气大虚，主冬、地。张诊之，六脉瞥瞥，按之欲绝，正阳欲脱亡之兆，急须参附，庶可望其回阳（魏玉横曰：此喻嘉言所谓误治致阳虚也）。遂与回阳返本汤（方见本书四逆汤下，云治阳虚燥渴，面赤戴阳，欲坐卧泥水中，脉来无力欲绝者，四逆汤加人参、麦冬、五味、腊茶、陈皮），加童便以敛阳，三啜安卧，改用大剂独参汤加童便调理数日，频与糜粥而安。

【平议】是亦阴虚之人，误汗而阳随阴以俱亡者。先则屡汗而加喘逆，继服麻黄而但头面大汗，喘促益加，虚阳上浮，根本已拔，脉微欲绝，岂独亡阳，阴亦先竭。石顽以四逆与参、麦同用，本是阴阳两顾，法极周密，而案语乃止称参附回阳，反觉言之不切。加童便者，取其顺下，以降上浮之虚阳，下气最捷，原是驾轻就熟，投匕有功，而乃谓之敛阳，用字亦不确当，岂惟恐人知，而不肯揭出真义耶？秘不示人，毋乃太吝。至善后之时，以独参与童便同行，佛头著粪，那不为人参叫屈，即欲潜阳摄纳，则本草中药物甚多，何苦蒙西子以不洁耶！

徐洄溪案　毛履和之子介堂，暑病热极，大汗不止，脉微肢冷，面赤气短。医者仍以热证治，徐曰：此即刻亡阳矣，急进参附以回其阳。其祖有难色，徐曰：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视，亦岂有不自售而尝试之理，死则愿甘偿命。乃勉饮之，一剂而汗止身温，得寐，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同时东山许心一之孙伦五，病形无异，徐亦以参附进，举室皆疑骇。其外舅席际飞，笃信徐，力主用之，亦一剂而复。但此证热病所变，因热甚汗出而阳亡，苟非脉微足冷，汗出舌润，则仍是热证，误用即死，死者甚多，伤心惨目。此等方非有实见，不可试也。

王孟英曰：舌润二字，最宜切记。

【平议】阳未亡时，不可早投阳药，即阳已亡时，必不可复投凉剂，本是至理明言，显而有征，确而有指。然惟独庸俗辨不到此，即证之旧籍，殊多模糊混合之弊，岂医学之果不易言耶，亦只见其识理之未确耳。洄溪脉微足冷，汗出舌润之辨，固是金针度世，心苦分明，颐请为之申一义曰：脉纵不微，必重按空豁，足不独冷，必身亦凛寒，汗出不热，必如油粘腻，如珠不流，舌润不燥，必苔白滑泽，质淡无华。此则非独附子辛温，至不可缓，即人参滋液，更不可轻，而余如涵敛养阴，摄纳潜降诸药，皆当大剂猛进，急起直追，而不能仅恃参、附二物，遽谓全体大用，不过如斯也。

又　洞庭姜锡常长郎佩芳，体素弱，而患久疟，时徐应山前叶氏之招，便道往晤，佩芳出诊，色夭脉微，而动易出汗，徐骇曰：汝今夕当大汗出而亡阳矣，急进参附，或可挽回。其父子犹未全信，姑以西洋参三钱，偕附子饮之，仍回叶宅。夜三鼓，叩门声甚急，启门而锡常以肩舆来迎，至则汗出如膏，两目直视，气有出无入，犹赖服过参附，阳未遽脱。适徐偶带人参钱许，同附子、童便灌入，天明而汗止阳回，始知人事。然犹闻声即晕，偻卧不能动者两月，而后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谓也。如此危急之证，不但误治必死，即治之稍迟，亦不及挽回，养生者，医理不可不知也。

【平议】此案可与《寓意草》袁继明案同观，即可知虚脱在即，不必拘守补住疟邪成例。

玉横《续类案》　马元仪治鲍坤厚病经半月，两寸独鼓，两关尺虚微，头痛如斧劈，汗出不止，谵语神昏。曰：寸大尺小，为上盛下虚之候，况头痛如破者，虚阳上僭也；汗出不止者，虚阳外散也；谵语神昏者，孤阳气浮，神失其守也，非人参、附子无以追散失之元气，非童便、猪胆、葱白，无以通僭逆之阳气，法当用白通汤以急救之。时夜半，特宰猪取胆，比药成，牙关紧急，不知人事，乃挖而灌之，黎明神气渐清，此阳气已渐归元，但欲其深根固蒂，非大

剂温补不可。用人参四两、附子一两，肉桂五钱，合附子理中汤法，连投数剂，痛定汗止，调理自愈。

【平议】脉则寸数，关尺虚微，证则头痛如劈，自汗不止，以致神昏谵语，明明气火上冲，脑经昏乱之候。孤阳独亢，止有养阴涵敛，摄纳而潜降之，人参、童便、猪胆，未尝不是，岂可合以辛温燥烈，反助阳热而燥阴津。且非阳郁不伸，何用葱白以通阳气，是岂虑其阳之尚未激烈，而欲鼓动之，使进出泥丸宫耶！此必误会附、桂引火归原之说，而姑妄言之者。考是案不见于周刻《印机草》，恐未必马氏真本，不知玉璜何自而来，姑存之以俟再核。

又　马元仪治陆太史，时值秋暑，偶发热头痛，诊得脉大而虚，谓中气大虚，非补不克。彼云伤暑小恙，况饮食不甚减，起居不甚衰，何虚之有，但清暑调中去邪即已，何用补为，乃勉与清暑益气而别。明晨复诊，脉之大者变为虚微，发热如故。曰今日不惟用补，更当用温，宜亟起图之，迟则生变矣。遂用理中汤服下少顷，出汗如涌泉。午后复诊，两脉虚微特甚，汗出如珠，乃连进人参四两，附子两许，日夜约用人参十两，附子四两，汗止精藏，渐调而愈。

【平议】东垣清暑益气汤，本非暑令大补中气之套方。此案谓脉大而虚，中气大虚，非补不克，而乃引用此方，则升麻、葛根，那不脉益虚而热益甚。即此一方，已可见作者之脑经不清也。更何论一日一夜，参用十两、附子四两之昏狂呓语耶。此案亦不见《印机草》，似马氏不应荒谬至此。

又　陈三农治夏夫人，年已八旬，忧思不已，偶因暑浴，遂患发热头痛，医者以为伤寒，禁其食而肆行解散，越三日气高而喘，汗出如洗，昏冒发厥。诊其脉大而无力，乃为之辨曰：外感发热，手背加甚；内伤发热，手心为甚。外感头痛，常痛不休，内伤头痛，时作时止。今头痛时休，而手背不热，是为虚也，遂用参、芪各五钱，白术、半夏各二钱，橘红一钱，甘草六钱，一剂减半，后倍参、术而痊。

【平议】八旬高年，误表而汗出如洗，喘急昏冒，此非大剂潜阳养阴，摄纳固涩，何能有效？乃用药若此，虽不大谬，而是病重药轻，乃引东垣辨内伤外感头痛发热数句，以示渊博，只觉陈腐满纸，此亦陋者之笔，不尽可信。甘草当是六分，此传写之误。

陆定圃《冷庐医话》　程杏轩治农人，患伤寒数日，寒热交作，自汗如雨，脉虚神倦，舌苔白滑，分开两岐，宛如刀划。询之误服凉药，与六味回阳饮，服之有效，继进左右二归饮数剂，舌苔渐退而安。

【平议】此本中寒之体，误服凉药，更伤中气，因而汗流欲脱，舌白滑润，神倦脉虚，是其确证，故必阴阳两补，数服即安。此又亡阳中之别有渊源者，固不必悉由误服麻、桂、柴、葛来也。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三卷

阳明热病

伤寒初起，恶寒发热，是为太阳。迨热已炽而恶寒罢，即已传入阳明之经，仲景所谓阳明为病，不恶寒但恶热者是也。迨热势益炽，则大热大汗、大渴引饮，皆是阳明经证。又进一步而炽热烁津，大府秘结，有升无降，谵妄昏狂，则为阳明腑证。故伤寒为病，传入阳明者最多，而温热诸病，本是热邪，宜乎阳明之在经在府者，尤其随在多有。有明以来，习用柴葛，温燥升提，其弊不小。至乾嘉以后，叶氏之说大行，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挈领提纲，破坏仲师条例。于是非心即肺，非肺即心，而"阳明"二字，遂以置之脑后，枉死者殆已恒河沙数。虽顾景文之所谓叶氏《温热论》、吴鞠通之所谓《温病条辨》，未尝无一二句白虎、承气证，然先心后胃，甘寒粘腻，适以滋长痰浊，助其热焰，无不愈药愈坏，不可收拾。"逆传"二字之开门迎贼，其祸殆亘将二百年而未已。近乃有陆九芝封公，大声疾呼，揭出阳明标帜，《世补斋前集》言之不惮其烦，始燃牛渚之犀[1]，照澈妖魔巢穴，寿世寿人，阴德真不可量。顾窃谓凤石师傅，大兴驷马之门[2]者，即食此书之报。医家著述，功首祸魁，自有定理，胡可率尔操觚，毒痛四海[3]。然触读古今医案，治时病者，果能于阳明一经，用药得当，应验亦最直捷，学者何患无指南之车！初不解沿习叶派者，何以动辄得咎，而至老毫无觉悟也。然环顾目前，自诩为叶派真传者，殆偏乎国中，而《世补斋》觉世大文，犹不敌叶氏伪学之盛，岂果劫运使然，非人力之所能挽回耶。然病理药理，信而有征，习此者胡可梦梦。兹以阳明诸证，依类编辑，一一疏通而证明之，似乎病情进退，更勿晓畅，果能于此中明辨淄渑，或可不复为叶派二字所眩乎！

王孟英案《初编》卷二　石涌羲，夏杪[4]患感，多医广药，病势日增，延逾一月，始请孟英诊焉。脉至右寸关滑数上溢，左手弦数，耳聋口苦，热甚于夜，胸次迷闷，频吐粘沫，啜饮咽喉阻塞，便溏溺赤，间有谵语。曰：此暑热始终在肺，并不传经，一剂白虎汤可愈者，何以久延至此也？乃尊北涯出前所服方见示，孟英一一阅之，惟初诊顾听泉用清解肺卫法为不谬，其余温散升提，滋阴凉血，各有来历，皆费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而北涯因其溏泄，见孟英君以石膏为治，不敢与服。次日复诊，自陈昨药未投，惟求另施妥法。孟英曰：我法最妥，而君以为未妥者，为石膏之性寒耳。第药以对病为妥，此病舍此法，别无再妥之方，若必以模棱迎合为妥，恐贤郎之病不妥矣。北涯闻而感悟，颇有姑且服之之意。而病者偶索

---

〔1〕燃牛渚之犀　牛渚，渊名，在江苏省南京城南。燃牛渚之犀，比喻明辨是非真伪之意。《晋书·温峤传》载有"峤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峤遂燃犀角而照之，见水族覆火，奇形怪状。"

〔2〕驷马之门　大门可容四马，比喻子孙繁昌，门庭兴旺。

〔3〕毒痛(fū 敷)四海　痛，病苦意。毒痛四海，意为流毒其广。

〔4〕杪(miǎo 秒)　树木的末梢。引申当年月季节的末尾。

方一看，见首列石膏，即曰：我胸中但觉一团冷气，汤水皆须热呷，此药安可投乎？坚不肯服。然素仰孟英手眼，越日仍延过诊，且告之故。孟英曰：吾丁是证，正欲发明。夫邪在肺经，清肃之令不行，津液凝滞，结成涎沫，盘踞胸中，升降之机亦窒，大气仅能旁趋而转旋，是一团涎沫之中，为气机所不能流行之地，其觉冷也，不亦宜乎！且予初诊时，即断为不传经之候，所以尚有今日，而能自觉胸中之冷，若传入心包，则舌黑神昏，才合吴古年之犀角地黄矣。然虽不传经，延之逾月，热愈久而液愈涸，药愈乱而病愈深，切勿以白虎为不妥，急急投之为妙。于是有敢服之心矣。而又有人云：曾目击所亲某，石膏甫下咽，而命亦随之。况月余之病，耳聋泄泻，正气已亏，究宜慎用。北涯闻之惶惑，仍不敢投，乃广征名士，会商可否。比孟英往诊，而群贤毕至，且见北涯求神拜佛，意乱心慌，殊可怜悯。欲与众商榷，恐转生掣肘，以误其病，遂不遑谦让，援笔立案云：病既久延，药无小效，主人之方寸乱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招诊视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则有是药，诸君不必各抒高见，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寒治心，耳聋治肺，肺移热于大肠，则为肠澼，是皆白虎之专司，何必拘少阳而疑虚寒哉！放胆服之，勿再因循，致贻伊戚也。坐中顾听泉见案，即谓北涯曰：孟英肠热胆坚，极堪倚赖，如犹不信，我辈别无善法也。顾友梅、许芷卿、赵笛楼亦皆谓是。疏方以白虎加西洋参、贝母、花粉、黄芩、紫菀、杏仁、冬瓜仁、枇杷叶、竹叶、竹茹、竹黄，而一剂甫投，咽喉即利。三服后各恙皆去，糜粥渐安。乃改甘润生津，调理而愈。予谓此案不仅治法可传，其阐发病情处，识见直超古人之上。

【平议】是案在孟英初诊时，肺胃气窒，肝胆火炎，降少升多。痰涎闭塞，脉至右寸关滑数上溢，肺胃右降之令，反致升腾逆上，势焰最凶。王主白虎，所据在是。但耳聋口苦，胸次迷闷，咯吐粘沫，啜饮咽塞，皆是肺胃痰涎随气火上升，热势且依之以为巢穴，则治此者，尤必以开痰泄降为急，非单用白虎成方可以泛应曲当。观孟英后日定方，仍是紫菀、杏、贝、竹黄、竹茹，主意非不明了，则开口所谓一剂白虎汤可愈者，措词尚嫌含浑。病家只知石膏之寒凉，不知辅佐之开泄，其疑而不服者，所见亦或在是。且种种见证，痰热交互肆虐，本是肺胃共有之病，脉应右寸关，亦最显见。白虎又是肺胃并治之方，何不援引仲景阳明条例，较为细腻熨贴。而乃谓始终在肺，并不传经，则已漏去阳明经热一层，仅说石膏治肺，断不如阳明白虎之尽人能知。须知肺胃同病，未始非传经之并病，而王竟龂龂然断为始终不传经者，则胸中仍有叶氏之"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八字在。盖惟热入心包者，乃为传经，而是症并未入心，则为不传耳。叶老魔力，束缚后人智慧，弊真不小。"各有来历，皆费心思"十六字看似蕴藉，而嬉笑甚于怒骂，竟是病人不敏，不能移病就药，辜负此有学有本之好方，那不可叹！清泄一层，肺胃之热下移，尚是一条出路，所以为病虽久，而日复一日，尚能及待孟英之四次定方，否则灼尽阴津，不为槁木死灰，亦必闭塞不通，痉厥尸寝而无声无臭。医家且止知为热传心包之内陷死症，而谁能识得是阳明痰热，重重锢结，尚是始终不传经耶！其论胸中一团冷气，谓涎沫盘踞，升降窒塞，大气不能转旋，固是洞见隔垣之论。然惟此则更非单独之白虎所能治，知母之寒，亦嫌未惬，此孟英所以多用痰药，而颐所谓首宜开泄者也。若或者所谓石膏下咽，而命即随之，世间固必有此凑巧之事，然必不可执此以为石膏是杀人之药。局外旁观，本与病机无涉，殊无辨论资格。又谓耳聋泄泻，正气已亏，亦非知医之误。此之耳聋，乃浊气之上蒙，正是实病，安得妄指为虚？泄泻且是生路，何可止涩？孟英引"鼻塞治心，耳聋治肺"二语，未知何本，盖皆以浊气壅塞清窍言之。开肺金之闭，以复清肃顺降之常，固是应弦合节，然执一白虎汤谓为专司，似不可如是之笼统论治。此则案语

之尚嫌含浑者，断不可执此以为耳聋之秘治也。又谓肺移热于大肠，则为肠澼，虽肠澼是滞下，似与此证之溏泄不同。唯此证之泄，秽气必重，所敢断言，肺热下移，确是至理。所选各药，清肃肺胃，泄化痰涎，洵是无所间然。一啜而咽喉即利，全是开痰泄降之力，必不可归全功于白虎之膏知二物也。

附录江都石氏《王氏医案绎注》："右寸关滑数上溢"九句，热邪多在气分，惟左手脉弦数，稍挟阴虚，但右不降则左升，法宜治肺。病邪此脏传彼脏为传经。热证右脉无力，便溏，则肺阳已败，忌服柔润及石膏；热证右脉有力，则便溏为热邪出路，宜服阴药及石膏。右寸关滑数上溢，则右脉有力可知，故不忌白虎；左脉弦数，虽挟阴虚，惟清肺则肺阴能生肝阴，且洋参、花粉等一派清润，肃肺即以补肝，斯为一笔两用，一丝不漏。生石膏八钱（先煎），西洋参三钱，川贝母三钱，酒炒知母一钱，南花粉二钱，酒炒枯芩二钱，杏仁泥一钱五分，紫菀茸一钱，生冬瓜子三钱，姜枇杷叶三钱（刷、包），鲜竹叶二钱，姜竹茹三钱，天竺黄三钱。甘润生津方：生甘草三钱，花麦冬三钱，花粉四钱，北沙参四钱，甜杏仁三钱，蜜枇杷叶三钱，鲜地骨皮四钱，清阿胶二钱（燉、和），活水芦根八钱。

【平议】《王氏医案绎注》凡十一卷，江都石念祖氏字兰荪者新编，民国八年商务书馆之出版品也。其书以孟英医案之《初集》、《二集》及《霍乱论》中各集，申说病情药理，补出药味分两，有时且以案中之有论无方者，补立方药，笃信孟英之学，不可不谓王氏之孝子慈孙。颐于孟英案，最为服膺，得读是书，极所欣喜，但惜其所见尚多浅近，未必果合孟英真旨。若原案中既无分两，则当时病情见诸症轻重，既非作者亲见，何可[1]一一贯拟而支配其药量之多少？此其闭门造车，已不能出而合辙，何况案中未出之方而仅据所载一二语，则对于病情变化，殊无把握，乃亦能仿佛摹拟，自谓得之。许子虽不惮烦，试问与治病条理，何所印证？循是道以误医，则四诊皆可不问，开初学模糊浮泛之习，弊将不可胜言。虽浅者读之，必喜其详细明晰，易于学步，颐窃谓此浮光掠影之学，不可与语细针密线，丝丝入扣者也。姑录是条而为研究之，殊觉貌是神非，不可枚举，欲使学者识得此中精密，自有不容模糊隐约，纸上谈兵者，非敢吹毛求疵，轻于攻讦也。请陈涯略，备质通方：开口谓"右寸关滑数上溢"九句，热邪多在气分，是宗叶氏气分血分之辨。近人治温热，每每用此套语，貌似认症清楚，须知九句中之"胸次迷闷，频吐粘沫，咽喉阻塞"三句，绘出痰浊胶粘，窒塞肺胃，岂仅气分之热？亦岂仅轻清理气之药可治？又谓左脉弦数，稍挟阴虚，则病状全是阳实，肝胆火升，耳为之聋，脉弦在左，灼然有据，与阴虚何涉？岂此时痰寒热蒸，可投滋阴甘腻之药？论传经谓是此脏传彼脏，更是可骇。三阳病最多传经，明谓是经，何关乎脏？且三阳又皆属腑，此证确在阳明，更何可牵合"脏"字？其意中只有叶氏非肺即心，非心即肺二层，乃谓传经是脏，以此而论温热，那不开口便错。又谓便溏而右脉有力，热邪出路，宜阴剂及石膏，其意盖谓并宜滋阴。要知肺热下移，清之固是，亦何可遽投滋腻阴药？乃以自己造出之"阴虚"二字，附会方中洋参、花粉，为补阴而设，究之此时痰热互阻，只可退阳，不能补阴。孟英用洋参、花粉以清肺胃，不用麦冬以补肺，选药极允，胡可以作肃肺补肝，含浑不清。似此种种隔膜，皆是点金成铁手段，竟谓一笔两用，一丝不漏，岂非谬赞！孟英有知，必不谓然。方中贝母只宜象贝，苦泄肃降，颇有力量，一改川贝，便无效用，王氏案中有例可寻，而石竟不知参考，陋矣！竹茹亦宜生用，肃肺化痰乃佳。世有以姜汁炒用者，则为寒饮设法，此是热

[1] 可　原作"见"，据文义改。

痰，胡可等视。至补出甘润生津一方，重用甘草、麦冬、阿胶腻药，若其涎涎尽涤，胃纳大佳，固亦未为不可。然案中只言三服后各恙皆去，糜粥渐安，则痰未尽泄，胃未大开，清养轻灵，再参泄化，方是孟英家法。早投浊腻，且有死灰复燃，痰热复炽之虑。《伤寒论》食复一条，不必皆由斗米十肉所致，孟英亦谓热病后之调摄，白饭清蔬香茗，便是佳珍。而石氏能为孟英代拟此大甘大腻之法，孰谓深于孟英之学者，果如是耶？

孟英案《续编》一卷　关颖庵患寒热，医者泥于今岁之司天在泉，率投温燥（据原书序例，是年为道光之甲辰），以致壮热不休。既而某用小柴胡和解之治，遂自汗神昏，苔黑舌强，肢掣不语，唇茧齿焦。张某谓斑疹不透，拟进角刺、荆、荠；越医指为格阳假热，欲以附子引火归原（张柳岭原评曰：因前医之误而始思转计，已非良医所为。况明睹温散表散之害，而仍蹈复辙，乌足云医）；许芷卿知为伏暑，而病家疑便溏，不可服凉药，复迎孟英诊之。曰：阴虚之体，热邪失清，最易劫液，幸得便泄，邪气尚有出路，正宜乘此一线生机，迎而导之，切勿迟疑。遂与芷卿商，投晋三犀角地黄汤，加知、麦、花粉、西洋参、玄参、贝、斛之类，大剂服八九日，甫得转机。续与甘凉充液六七剂，忽大汗如雨一夜，人皆疑为脱虚。孟英曰：此阴气复而邪气解也，切勿惊惶。嗣后果能安谷，投以滋补而愈。

【平议】五运六气，执五行推算板法，原非古本《素问》所有。自启玄编入医经，而浅者且视若兔园册子[1]，甚有"不识五运六气，读遍方书无济"之语，岂不可哂！此案一误于寒水湿土之"泥"字；再误小柴胡汤之"和"字，温燥升提，以致风火交煽，焦头烂额，劫尽阴津。其自汗神昏，苔黑舌强，唇茧齿焦，皆阳明经邪火燎原之见证，非心包络内陷神昏之逆传。王用犀、地，正是清胃救液主药，一派清润甘寒，与牛黄、脑、麝之引入心宫者，不可同日而语。地、斛必鲜地、鲜斛，贝母必象贝，乃合清肃苦泄之用。石氏《绎注》误认干地，已嫌腻而不灵，再用川贝，则是淡而无味，孟英必不如此。厥后生津益液，大剂频灌，而始得汗，则此证本有感邪，先以燥极而玄府不通，无路可泄，直至阴液滂肺，鼓邪外出，苟非水到，那得渠成。彼习用柴、葛、荆、防以求解表者，直是磨糠榨油伎俩。石注所补甘凉充液一方，多用果食，养胃生津，差有可取，备录如下：芦根二两，麦冬五钱，枇杷叶（刷、包）三钱，荸荠二两，淡海蜇一两，银花八钱，石斛一两，竹沥一杯，北梨二两，嫩蔗一两，皆榨汁冲。

又同卷　沈裕昆室人，偶然脘痛，范某与逍遥法，痛颇止，而发热咽疼。邀顾听泉视之，知感温邪，与清散法，疼已而热不退，七日后目闭鼻塞，耳聋肢搐，不言语，不饮食。顾疑证险，愿质之孟英，而沈之两郎，皆从王瘦石学，因请决于师，瘦石亦谓孟英识超，我当为汝致之。时已薄暮，乃飞刺[2]追邀。比孟英往诊，见其外候如是，而左手诊毕即缩去，随以右手出之。遽曰：非神昏也。继挖牙关，察其苔色白滑，询知大解未行。曰：病是风温，然不逆传膻中，而顺传胃府，证无可恐。听泉学问胜我，知证有疑窦，而虚心下问，岂非胸襟过人处。但温邪传胃，世所常有，而此证如是骇人者，因素有痰饮，盘据胃中，外邪入之，得以凭藉。苔色之不形黄燥者，亦此故耳，不可误认为寒。夫温为热邪，脉象既形弦滑以数，但今痰饮一降，苔必转黄，此殆云遮雾隐之时，须具太真燃犀之照[3]，庶不为病所欺。且昔人于温证

---

〔1〕兔园册子　指为肤浅、启蒙的书籍。《新五代史》："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

〔2〕飞刺　片子从门缝而入曰刺。此处指用名片请客。

〔3〕太真燃犀之照　太真名温峤，晋人。《晋书·温峤传》有"燃犀照怪于牛渚"的记载，犀照指人能明烛事理之谓。

仅言逆传，不言顺传，后世遂执是伤寒在足经，温热在手经，不知经络贯串，岂容界限。喻氏谓伤寒亦传手经，但足经先受之耳；吾谓温热亦传足经，但手经先受之耳。一隅三反，既有其逆，岂无其顺。盖自肺之心包，病机渐进而内陷，故曰逆；自肺之胃腑，病机欲出而下行，故曰顺。今邪虽顺传，欲出未能，所谓胃病则九窍不和，与逆传神昏之犀角地黄汤证大相径庭。郭云台云：胃实不和，投滚痰而非峻，可谓治斯痰之真证。遂疏小陷胸合蠲饮六神汤加枳、朴，以芦菔[1]煮水煎药服，和入竹沥一杯，送下礞石滚痰丸四钱。沈嫌药峻，似有难色。孟英曰：既患骇人之病，必服骇人之药，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盖再质之瘦石、听泉乎！沈颔之。王顾阅方，佥[2]以为是，且云如畏剂量，陆续徐投可也。翌日孟英与听泉会诊，脉证不甚减。询知昨药分数次而服，孟英曰：是势分力缓之故也，今可释疑急进，病必转机。听泉深然之，病家亦胆壮矣。如法服下，黎明果解胶韧痰秽数升，各恙即减，略吐语言，稍啜稀粥，苔转黄燥。药改轻清，渐以向安，嗣与育阴柔肝而愈。

【平议】胃脘结痛，虽曰木不条达，然络之滞，即是阴之虚，逍遥疏肝，极易扰动其横逆之势。故乍得疏泄，痛虽减而即继之以发热咽疼，亦未始非归、柴升举之流弊。顾氏仅以为温邪外感，或尚未知病在乍服逍遥之后，所以清散之法，热不退而日以益甚，意者散字之中，又犯升提以助其虐乎？迨至目闭耳聋，神糊肢搐，肝阳痰热，情状照然，正不待脉之弦数，苔之白滑，而始识挟痰为患也。孟英借病人之自能出手诊脉，以证其神虽糊而尚非冥然无觉，断为不是逆传膻中之候，诚以当时叶氏学说，风靡宇内，苟见热多昏愦等症，无不犀黄、安宫之是尚。独于痰涎郁热一层之最显见而最易治者，一概置之不讲，则甘润适以滋蔓，驯致愈窒愈闭，不动不言，终于息灭。而医者方嚣嚣然自谓吾侪大剂清心，无奈其灵窍不开，是为逆传心包之必不可治，终不悟犀、黄、脑、麝之毒药杀人。适此病有大便未行一症，乃假讬顺传胃腑，以辟逆传之谬。洋洋洒洒，开导一番，意曲而达，言明且清。盖以举国医林，沉迷于"逆传"二字之中，头脑冬烘，如饮狂药，正言之且易于逆耳，不如姑与之以启其灵机。其实此时不过痰涎蒙闭，窒滞中焦，尚未到大燥大实，承气急下之候。药用滚痰，虽是下法，亦止为痰而设，初非湔涤胃肠猛剂。顾乃反复辨论，郑重申明，且自承为瞑眩骇人者，亦可见当时风气。心包热病，久已熟在人口，援以犀地，无不甘之如饴，而一用大黄，群且畏之如虎，仲师之圣法不昌，而离经背道之言，偏能家喻户晓，医理那不黑暗！其实孟英此论，只是王良诡遇[3]之意，顺传逆传，都是饰说，病情传变，本极活泼，无所谓逆，亦无所谓顺。且传手传足，亦不过扪烛扣盘[4]之见，不足泥也。热病神昏，痰证最多，果其热炽而津液大耗，则养液凉血，自不可少，是叶氏之所谓热入营分者，犀角、地黄诚非禁剂，但仍是清热滋液作用，非以热传心包而专清心中之火也。孟英上条案，即其一例。苔黑舌强，唇茧齿焦，苟非甘露杨枝，何以苏涸辙之鲋。然亦必合以化痰降逆，如象贝、胆星、竹黄、竹茹

---

〔1〕芦菔　即莱菔。《广群芳谱》"萝蔔，一名莱菔，一名芦菔……"。

〔2〕佥(gian 签)　都、皆。《说文》："佥，皆也。"

〔3〕王良诡遇　典出《孟子·滕文公下》。说的是善驾者王良替赵简子的一个奚姓宠臣驾车去打猎，他依着法则驾车，姓奚的整天也打不到一只鸟，他不依法则任意驰驱(即所谓"诡遇")，姓奚的反倒一早上打着了十只鸟。后乃以"王良诡遇"指不从正道，不依法则思考问题或办事。有时也引伸作故意不按常法，姑顺其旨，正话反说，从而侧面阐发出自己的意见。

〔4〕扪烛扣盘　语出苏轼《月呀》。谓有一盲者，不知日之形状。人告其状如盘，其光如蜡烛，盲者揣摸铜盘与蜡烛后，自认为已经知日，后闻钟声及遇竹管，遂以为日。用以比喻认识的片面。

之属。方能开痰泄浊而神渐清。孟英案中，甚多此法。如其热虽盛而津液未枯，则神昏全是痰热上壅，扰乱脑经，止有重剂泄痰，始可降逆气而清神志。此案舌苔白滑，则止有痰药，并甘寒凉润而屏之，方是正宗。所谓与犀角地黄阳证，大相径庭者，只在燥与不燥，渴饮不渴饮之分。彼一见神昏而即投犀、地者，皆不见舌苔，不辨症状者，盲目盲心，医者已自病神昏谵语，不可救药矣，尚何足以疗人！

附录蠲饮六神汤：治产后痰迷，神昏谵语，恶露不断者，甚或半身不遂，口眼歪斜。橘红、石菖蒲、半夏、胆星、佚神、旋覆花各一钱。

【平议】方出沈尧封《女科辑要》引金尚陶前辈，以此方治丁姓妇，产后神昏，谵语如狂，恶露仍通，一剂神清，四剂霍然。颐按：此是痰壅而气逆上升，冲激脑经之证，故为神昏谵妄，开泄痰涎，则气降神自清。本非为产后而设，孟英习用是方，皆得真谛，案中固数见不鲜，方极平淡，而善愈奇病，其实即在至情至理之中，惟不知此等证情之真者，乃必谓方药之奇怪耶。

孟英案《初编》二卷　石芷卿患感，张某连投柴、葛药，热果渐退，而复热之后，势更孔甚，乃延孟英诊焉。先以栀、豉、芩、连等药，清解其升浮之热，俟邪归于腑，脉来弦滑而实，径用承气汤下之。时其尊人北涯赴瓯，无人敢主其可服否也。另招他医决之，以为太峻，且腹不坚满，妄攻虑变，举家闻之摇惑。暮夜复恳再诊，孟英辨论洋洋，坚主前议，服后果下黑矢。次日大热大汗，大渴引饮，孟英曰：此腑垢行而经热始显，与竹叶石膏汤二剂而安，继以育阴充液，调理而康。

【平议】证是外感，于法当散，柴、葛本是疏散之药，故乍用之可以退热。然温热之气一经升发，其势已是浮动，接踵再投，那不气火飞腾，益张烈焰。芩、连、栀、鼓苦泄清降，一以潜息病机之气焰；一以救济药误之浮嚣，灌顶醍醐，魂梦俱适。迨至脉转滑实，则升浮之势焰已戢，而痰涎盘踞，确有明征，则轻投下剂，俾痰热气火，一举荡平，岂不事半功倍。此时尚非肠胃之大结大实，而遽投承气无疑者，所谓温热下不嫌早，其所以异于伤寒者在此。盖仲景论中之阳明病，是寒邪传变，虽曰化热，热结颇迟，纵已传入阳明，而由经入腑，初非旦夕之事，早下损其胃阳，必有中满不能食之变。故本论谆谆，慎之又慎，所谓伤寒下不嫌迟者，自有至理。若温热为病，则本是热邪，初起已在阳明，则潜经溜腑，热入胃肠，最是直捷。下之则病有出路，覆杯成功，不下则灼烁耗津，变幻不少。固不在乎矢之燥与不燥，气之转与不转，此则伤寒、温热治法之大相径庭者。案中"腹不坚满"一句，明是大肠犹未实结之确证，则下法止以破其痰窒，使热邪失所凭依，自可迎刃而解。原非大便不通而设，故录是案于阳明经证篇中，以为大腑未实，亦有可下之良法。但腑气既通，而后经热俱显，且可知前此痰涎壅滞于中，虽明明病在阳明，而经证且因之不彰，假令不与开泄，则愈滞愈窒，亦必有昏愦痉厥之变，尤可见下法之不可稍缓。则孟英之当机立断，消患无形，功益大矣！此不囿于古人成法，而能得法外之法者。

又《初编》二卷　金宽甫，初冬患感，局医黄某闻其向来不拘何病，总须温药而愈痊，胸怀成见，进以姜桂之方，渐至足冷面赤，谵语烦躁，疑为戴阳而束手矣。举家徬徨，延孟英诊焉，曰：此伏邪晚发，误与升提，热浮于上，清解可安。宽甫犹以向不服凉药，疑方中芩、连之类，坚不肯服。乃兄愿谷中翰，极力开导，督人煎而饮之，果能霍然。

【平议】胸有成见，而不问症情之奚若，岂所谓盲于目不盲于心者耶？医学那得有此程度！面赤足冷，则谵语烦躁，确自有真寒在下，浮火上扬之戴阳一证，然其他脉症，亦必有更

可证据者，固不得仅以足冷一层，认作真脏现获。孟英"热浮于上"四字，则虽曰浮阳，却非无根之火，故投芩连，此阳明实热之类似虚阳者，惜不详脉舌，尚是缺典。伏邪晚发，以伏暑而言，惟暑天受热，蕴藏于内，未及泄化，适为秋凉之气，自外束之，则热无透达之路，乃得伏久而后发作。若春温为病，天气正在发泄之时，决于久伏不动之理。乃吴金寿之《温热赘言》，竟有春温晚发之名，效颦西家，而不知愈彰其丑，已极可哂。然雷少逸之《时病论》，尚据吴书以为典要，何不以春之发扬、秋之收束而一思之耶！

又同卷　刘康方，常州名士也，在西湖受暑，移榻于崔仲迁别驾处，医治垂危，庄芝阶舍人，拉孟英往诊之。裸卧昏狂，舌黑大渴，溺赤便秘，脉数而芤，与犀角地黄汤加减服之，神识已清，略能进粥。次日复诊，颇知问答，大有生机，仍处甘凉法以赠之，并嘱伊格外谨慎。而越日庄半霞诣孟英偕往诊视，见其目张睛瞪，齿露唇焦，气喘汗出，扬手掷足而不可救药矣。众楚交咻[1]，谓是寒凉药凝闭而然。孟英曰：病之宜凉宜热，汝辈不知也；脉乃皮里之事，汝等不见也，吾亦不屑为之争辨。惟目瞪唇焦，人所共睹，则其死于何药，自有定论。遂拂衣去。半霞再三请罪，孟英曰：俗人之见，何足介怀！是非日后自明，于我心无惭焉。第斯人斯命，皆可惜也。既而始知有人主热药以偾事，岂非命也。

【平议】此病当初医治垂危，昏狂舌黑，大渴便秘，则所服何药已可想见。迨进犀地而神清能语，是否合辙，路人皆知。乃更致目瞪唇焦，则又是药误，亦所易晓。然且有寒凉凝闭之谤，门外人固不足深责，但水火之辨，当亦尽人皆知。而竟有此不情之议，旁观乱道，淆惑是非，罪亦不容末减。

王孟英述（见《重庆堂随笔》卷下）　嘉庆己卯，先府君病温，而大便自利，诸医皆宗陶氏伤寒书者，悉用柴、葛，升提下陷之邪，屡服不应，或云漏底，渐进温补，病日以剧，将治木矣。父执翁大介浦上林先生来视，其年甚少，曰：温证也，殆误认伤寒而多服温燥之药耶，幸而自利不止，热势尚有出路，否则早成灰烬矣，安有今日乎！即用大剂犀角、石膏、银花、花粉、鲜生地、麦冬等药，嘱煎三大碗，频频灌之。药未煎成，先窄青皮蔗浆恣饮，如法灌之，一周时而有起色，因以渐安。时雄年十二，心识之。

【平议】此条不言脉舌，并不详见症，似乎大略，不甚可据。然药用大剂犀、膏、银花、地、麦，且以蔗浆恣饮，则唇焦舌黑，燥渴无津，已可想见。且药须频灌，则昏瞀无知，亦在言外。此是阳明燥火，热焰猖狂，燎原莫遏之时，沃焦救焚，止有直决东海之波，以苏涸鲋。则前此柴、葛以及温补，正不知医者据何症情，铸此大错。陶氏六书，在明季嘉隆万历之间，寒水湿土大司天时（此陆九芝说），气运合符，风行颇盛。然驳之者已不一其人，好为大言，本不可训，而其余毒，于今未已，可不悲哉！

桐乡陆定圃《冷庐医话》临海洪箓园孝廉裕封，治病每以古方获效。文参军之子患暑症，初微恶寒，后壮热汗出，嗳气腹痞，口干渴，面肿头痛，大小便少，医用葛根、桔梗、制半夏、薄荷、佩兰、赤苓、通草、杏仁、芦根等药，渐觉气急神昏。箓园诊之，谓脉大舌黄，是白虎汤证也。投一剂，诸症皆减，改用鲜石斛、黄连、生甘草、金银花、瓜蒌实等味而痊。

【平议】温病初起，亦有微恶寒者，此是阳明经病初步或有之症，不可误认太阳病之桂枝麻黄证。其恶寒惟乍病未发热时有之，且亦微而不甚，迨已发热，则恶寒自罢，多不复寒。温病热病在阳明经时之所以与伤寒太阳病大同小异者，辨别全在此一关。故葛根虽阳明病

---

〔1〕咻（xiū 休）　吵闹，乱发议论。《字彙》："咻，灌也。"按"灌"，《正韻》谓"喧嚣貌"。

之药，且亦甘寒生津，似未尝不可以治温。然终禀春升之气，伤寒得之，则升阳举陷，病可立[1]解；而温热得之，总属升提逆气，一发难收。盖其壮热自汗渴饮，阳明白虎证早已悉具，加以面肿头痛，二便涓少，肺气不降，肝胆阳升，正如火上加油，助其烈焰，致召神昏之变。且方中亦有桔梗、佩兰芳香开泄；杏、半、苇根清肃降气；赤苓、通草渗淡利水，未始非宣泄肺胃恰当之药，而终于功不补患，不见其利，但见其弊者，只因葛根一物，阻其气机，于此可知温病忌升，直是等于鸩毒。正不必辛温燥烈，始能害人，此又药物经验之尤精切者，不可粗心略过，莫名其妙。洪用白虎，于汗渴壮热，二便俱少，气急神昏，脉大舌黄诸症，无不吻合。惟叙症中尚有"嗳气腹痞"四字，必有痰食气阻一层，于法亦当并兼顾，非单独白虎所能兼理者，意者当时处方，尚有加味，特定圃述之未详。此言外之意，读者必须悟到，弗谓知母石膏，可治嗳气痞满也。

马元仪《印机草》(原本附刻《叶案存真》后)　伤寒六日，两脉微弱，面垢遗尿，自汗，谵语，身重不能转侧，此三阳合病也。汗下两不可用，发汗则偏于阳而津液伤，攻下则偏于阴而真气损，惟有白虎一法，主解热而不凝表里，诚为善法。但三阳病，脉当浮大，今微弱不起，以邪热抑遏，不得外达，非阳衰脉微之比，待清其壅，则脉自起耳。石膏、知母、甘草、粳米。

周澄之刻本评曰：虽曰三阳合病，而阳明气实，太阳气虚，专用白虎，究非甚合。论脉有识。又曰：马氏为石顽门人，其学出于东垣，细读此书理法便见。张石顽曰：白虎汤虽主三阳合病，而实温热主方，设以此误治伤寒合病，必不可救。盖三阳合病，有化热未化热之分，即化热亦有热盛不盛之辨，热盛即治同温病矣，所谓始异终同也。

【平议】面垢身重，自汗谵语，纯是阳明热盛确证。马谓三阳合病，实是三阳经俱热之意，不可拘守仲师三阳篇之提纲诸条，误谓此人必三阳诸症齐备也。但症则热盛，而脉反微弱，是必有痰涎结塞于中，所以脉道不利。王孟英治石芷卿案，所谓腑垢行而经热始显者，其理正同。而此人谵语面垢，又皆是闭塞不宣之症，白虎板方，尚不能兼顾到此，宜加宣泄开痰，方为尽善。马但谓热邪抑遏，不得外达，尚觉似是而非。盖热是无形之邪，必不能阻塞经隧，而使脉管窒滞。马亦自知必清其壅，而脉乃自起，则所以壅之者，必实有其物，苟非痰食，何致于此。白虎知膏，清热专长，决非涤壅之将，况复草、米，可以增其壅塞，则论虽是而药已乖。周称其论脉有识，颐谓只是识得一半。周评又谓此证阳明气实，是矣；而谓太阳气虚，则必不可解矣。石顽谓白虎是温热主方，良然。盖温热本是热邪，三阳并热，故宜是方，若伤寒之三阳合病，则必太阳表证未罢，岂可早投知、膏，遏抑闭塞。石顽所谓必不可救者，即为太阳有寒而言。惟其本是伤寒，所以化热未化热，最宜明辨，抑其热盛不盛，分量亦必认清。若是温热，则本无太阳之寒，而并见三阳之热，亦复何惮于白虎耶！

《叶案存真》二卷　脉洪大、烦渴、汗出，阳明中暍，的系白虎汤候也。石膏、甘草、麦冬、知母、粳米。

【平议】大热大汗，大渴引饮，白虎汤证悉具，自然必投此方。然今人既以辨舌为据，则必苔薄不腻，尖边前半鲜红微燥，唇赤齿干，始为恰合分寸，而鲜斛、鲜地、玄参、沙参、麦冬之类，皆可为佐。若舌苔黄厚垢腻，即非知、膏板板所能周到，苟不化痰开泄，亦且无济于事。若至苔干焦燥，芒刺殷红，或更光滑津干，则更有犀、羚大剂，沃焦救焚之法在。进退损

---

[1] 立　原作"力"，据文义改。

益，原非执一古方可以无投不利。善读书者，亦何必食古不化，毫无裁剪。

《先醒斋广笔记》 章衡阳铨部热病，病在阳明，头痛壮热，渴甚且呕，鼻干燥，不得眠，诊其脉洪大而实。仲淳故问医师，二医师曰：阳明证也。曰：然。问投何药？曰：葛根汤。仲淳曰：非也。曰：葛根汤非阳明经药乎？曰：阳明经药，表剂有二：一为葛根，一为白虎。不呕吐而解表，用葛根汤；今吐甚，是阳明之气逆升也，葛根升散，故用之不宜，宜白虎汤加麦冬、竹叶，名竹叶石膏汤。石膏辛能解肌，镇坠下胃家痰热，肌解热散，则不呕而烦躁壮热皆解矣。遂用大剂与之，且戒其仲君曰：虏荆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二十万，则奔还矣[1]。又嘱曰：此时投药，五鼓瘥；天明投药，朝餐瘥。已而果然。或谓呕甚不用半夏，何也？仲淳曰：半夏有三禁，渴家、汗家、血家是也。病人渴甚而呕，是阳明邪热炽甚，劫其津液，故渴；邪火上升，故呕。半夏辛苦温而燥，且有毒，定非所宜。又疑其不用甘草，曰：呕家忌甘，仲景法也。

【平议】阳明头痛，本有二层。其自太阳传入阳明者，经热乍盛，而畏寒未除，则头痛尚是太阳表证未罢之风寒，痛势必不甚炽；若阳明经热已盛，不恶寒，但恶热，而头痛如破者，则是气火上升之痛，故与壮热汗多渴饮等证接踵并见。此案头痛壮热，渴饮且呕，鼻燥不眠，脉大且实，热盛气涌，降少升多，自宜清泄，不当发散。仲景太阳篇有桂枝加葛根汤及葛根汤二方，皆为项背强几几而设。陈修园谓症是寒邪入络，经掣不舒，葛根入土最深，故能入络，以宣通经隧之邪，则升举散寒，能力可见。又以葛根汤主太阳阳明合病之自下利，又以葛根黄芩黄连汤主太阳病误下之利不止，则升举下陷之气，又是葛根独有之效用。仲景以葛根为阳明药者正此，皆在未离太阳之时，而后人竟以"阳明"二字，混混然将葛根、白虎二方，认作同类，不问界限，宁非不辨菽麦。陶节菴竟制柴葛解肌一方，泛称治三阳合病云云，尤其大误。仲淳此节，亦称阳明之药，葛根解表，尚非仲师真谛，惟能识得呕吐是阳明气逆，不宜于葛，则所见远在陶华之上。可知渴呕头痛，鼻燥不眠，无一非肺胃火炎，壅塞不降，竹叶石膏汤，清泄肺胃，正是专职。又谓石膏辛能解肌，镇坠胃家痰热，而独去甘草之甘腻，皆其见症之戛戛独造者。须知肺胃热炽，必致灼液成痰，纵无呕吐，亦忌甘壅，彼《叶案存真》独有冰糖炒石膏之注，弄巧成拙，岂不可笑！惟半夏燥而有毒，原是古人入药，未有泡制之法，仲景所以渴家禁用，今市肆中无不制之药，则降逆化痰，亦不嫌燥烈矣。

又 庄欵之一仆 受寒发热，头痛如裂，两目俱痛，浑身骨内疼痛，下元尤甚，状如刀割，不可忍耐，热盛憎寒，口渴甚，大便日解一次，胸膈饱胀，不得眠，已待毙矣。为疏一方：干葛三钱，石膏一两五钱，麦冬八钱，知母三钱五分，羌活二钱五分，大瓜蒌半个，莲子（打碎）、枳壳一钱，桔梗一钱，竹叶一百片，河水煎服，四剂而平。此太阳阳明病也，贫人素多作劳，故下体疼痛尤甚，以羌活去太阳之邪，石膏、竹叶、干葛、麦冬、知母解阳明之热，瓜蒌、桔梗、枳壳疏利胸膈之留邪，故遂愈。

【平议】此证仲淳虽谓太阳阳明，然头痛如裂，已是气火上升，肝胆阳邪偏炽，不可误认太阳表寒之头痛。魏玉璜《绫类案》于此句下注以"太阳"二字，非是。目痛亦是少阳胆火。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是其明证。玉璜注以"阳明"二字，亦非。足阳明脉，

---

〔1〕虏荆非六十万人……则奔还矣 这是《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所载的一个战事的大意。说的是秦始皇要攻取荆，轻信了李信"只要二十万人马"，而不采纳王翦"非六十万不可"的劝说，结果被荆军所败。这里引用这个故事，借喻病重药轻，是治不好疾病的。

起于鼻交頞中[1]，下循鼻外（即目下之承泣、四白穴），不上于目也。其骨痛下体尤甚，则素来劳力任重之故，不是误认下元虚证。此当云阳明少阳，不得谓是太阳阳明，仲淳立说，殊未惬当。其授以白虎加味而亦效者，正以气火俱盛，一经清泄，金风至而炎暑自消，藜藿之体，究是壮实，投药最易见效。其实葛根、羌活，对于头痛目痛，未能妥善，读者必须自有量度，不可遂为仲淳所愚。

《叶案存真》一卷　冬温为病，乃正气不能藏固，热气自里而发。齿板舌干唇燥，目微红，面油亮，语言不爽，呼吸似喘，邪伏少阴，病发三焦皆受。仲景谓发热而渴者为温病，明示后人寒外郁则不渴饮，热内发斯必渴耳。治法清热存阴，勿令邪热焚劫津液，致瘛疭痉厥，神昏谵狂诸症。故仲景复申治疗法，云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且忌汗忌下忌辛温。九日不解，议清膈热。飞滑石、连翘、淡黄芩、郁金汁、竹叶心、天花粉、橘红、苦杏仁。

【平议】温热为病，是热气直发于阳明之经。不从太阳传来，则无恶寒，且已渴饮。仲景谓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以其病在乍发之时，因亦以"太阳病"三字提纲，其实既无寒恶，即非太阳的证。成聊摄此节注文，止有"阳明也"三字，可谓铁板注脚。老吏断狱，最有卓识。若夫冬不藏精一言，则以冬令闭藏之时，而感受温热之气，即已发病，则其人正气不能固密，盖亦可想而知，故谓之冬不藏精。又曰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此"精"字固包含精气神及津液营血一概在内，岂仅指阳施阴受之精而言？观其一发热而即口渴，岂非津液营血素来不足之明证。此温病热病，固无一非当时感冒为病。自明以前，不闻有一异说，不谓喻嘉言聪明绝世，死读一个精字，创为邪伏少阴，自里而发，故作深文，矜奇炫异。《尚论》后篇，特立三纲，教人以麻、附、细辛，通治温病，姑无论其理之深浅若何，而即此温病温药，已是十恶不赦。陆九芝谓其可杀可剐，确是无枉无纵。而后之读其书者，虽明知其治法不可行，犹窃取"邪伏少阴"一句，自诩识病精深，不同凡辈。而有清一代医书，遂无一不沉沦于"伏气"二字之中，一似欲说温病，必不可不讲一"伏"字者，直不许世间有一新感之温热病，可谓咄咄怪事。究竟论病则曰久伏，曰自里而发，然观其所用之药，则仍是见症治症，与所谓少阴者，毫不相涉，最是二百余年相承之恶习。古人书中，万万无此奇癖。叶氏此案，不过阳明在经之热，只引仲景"发热而渴为温病"一句，已是直捷了当。而必曰邪伏少阴，曰自里而发，皆是嘉言之毒。然说病则曰"伏在少阴"，又曰三焦皆受，而治法则曰议清膈热，药之与病，牛头不对马嘴，宁不令人笑死！又谓热内发斯必渴，貌视之似若不差，实则胃有热耳。确是阳明证候，岂自少阴发出之热？惟有"语言不爽，吸吸似喘"二句，则此证必有痰涎蒙蔽，方用郁金、杏仁者，以此则其所谓渴者，当亦未必引饮，可加象贝、竹茹之类，即半夏亦不嫌燥。案语虽曰清热存阴，其实惟泄化痰涎，乃能清热，必用不着甘寒生津一路，乃泛引仲景成语，借撑门面，而不知祖宗阀阅，与己无涉，亦只见其陋而已。

又二卷　温邪有升无降，经腑气机交逆，营卫失其常度，为寒热；津液日耗，渴饮不饥；阳气独行，则头痛面赤。是皆冬春骤暖，天地失藏，人身应之，患此者最多。考古人治温病忌表散，误投即谓劫津，遂逆传心包，最怕神昏谵语狂妄，治病以辛甘凉润为主，盖伤寒入足经，温邪入手经也。上润则肺降，不致膹郁，胃热下移，知饥渴解矣。嫩竹叶、桑叶、杏仁、蔗汁、麦冬、生甘草、石膏（冰糖净炒）。

周澄之评曰：寒热是有新感。又曰：忌表散者，忌直用表散也。辛甘凉润，生津清热，仍

---

[1] 交頞中　原作"交于巅"，据《灵枢·经脉篇》改。

从汗解。

【平议】有寒有热，虽是温邪，必有是感，周评甚是。案语明言有升无降，经腑气机交逆，渴饮不饥，则中脘闭窒，痰涎凝滞，盖亦可见。虽不言舌苔，窃料苔必浊腻。治宜宣泄肺气，疏通痰浊，始有捷效。方中甘草、麦冬，必嫌滋腻。头痛面赤，诚是冬令不藏，阳气独发。治忌表散，只忌温升辛燥，本非并轻清泄风，开宣肺气诸药，而一概忌之。桑叶、蒺藜、牛蒡、荆芥、兜铃、薄荷之类，何一非温热解表之药；而杏仁、象贝、竹茹、枳壳、瓜蒌、郁金等，开泄中脘，化痰顺气，尤为多升少降、气机阻塞者必需之品。叶氏亦知肺降则不致腑郁，何以不与宣通，反投腻滞，则"凉润"二字误之。周氏亦误认生津可以清热，不知甘寒滋腻，助长痰涎，反以阻塞气机，肺何能降？热何由清？留恋不已，仍是劫津而为昏谵狂妄之基础，正不待逆传心包，而始有此等恶候。叶老一生，只为误认温邪传手一语，遂将阳明一经，最多最要诸症，屏绝不谈，是其弥天大罪。何幸此案中竟有"胃热下移"四字，不可谓非一灵之不昧。然甘、麦之滞，何能使肺胃下降，独有石膏，最是清胃主药，而偏用冰糖拌炒，尤为怪不可识。总之惟恐其肺气能降，胃热下移而已。此老每治温病，恒若与病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不杀之而不快于心者，终是三生宿孽而已，尚何言哉！

又同卷　凡三阳证邪未入里归腑，尚在散漫之时，用承气汤误下之，则热不解而下利神虚，妄言见矣。拟苦清以通腑气，仍用葛根解肌开表，斯成表里两解之法耳。葛根、黄芩、黄连、甘草。

周澄之评曰：此热内陷欲成痞，而表仍未解也。舒氏注《伤寒论》疑之浅矣。苦清何能通腑。凡误下有伤津、伤气两途，伤津者或变白虎，或变承气；伤气者为结胸痞气，更有下利不止，脉微欲绝者，各因其逆而救之。若津气俱未伤，仍从本病治。

【平议】仲景葛根芩连汤，人皆知为阳明经主方，然须知证是热在阳明之经，而兼有协[1]热下利，且必有表寒未罢，恐其利下太过，损伤脾胃清阳，故以芩连清在经之热，即以葛根升举脾胃清气，兼以解未尽之表，双管齐下，三面俱到。经方精义，必证情悉得，而后始为合拍。其已经误下下利，而表亦未罢者，则必不变白虎、承气证，亦不为结胸痞气证，乃亦以是方清在经之热，举陷解表。病状既同，而方药亦同，是为见证治症，一定不易之理；本不以既下及未下而有区别。周澄之谓表邪未解洵然，而"热内陷"三字尚有可议。下利诚是协[2]热，葛根诚是升清，惟古人用药之意，是恐其利多而损害中焦清阳，正欲升举以振作清阳之气，并非欲清其内陷之热。芩、连是为热在经而设，亦非以治热陷，此与热入结胸气痞，证固截然不同，所以药亦大异。若使此证果系热邪深陷，则清泄犹虞不及，安有升提止利之理！近贤且谓温热下利，正是内热去路，误用葛根，直同鸩毒。此是伤寒、温热二者，症状相似而病理治法大相矛盾者，亦以温热之在阳明，已无太阳表未罢之见症，斯葛根尤不合拍。顾尝谓陆九芝封翁，注重阳明之白虎、承气，最以挽救近世医林浩劫，功德不在禹下。惟于阳明经热，尚守仲景葛根芩连一法，未免泥古太过，不能识破伤寒、温热二者不同之界限，尚是贤者之过。读《世补斋前集》者，须于此条自具只眼，否则升胃透表，正犯温病大忌，祸亦不小。叶氏此案，虽在既下下利之后，究竟是否伤寒之协[3]热利，抑是温热之热有

〔1〕协　原作"胁"，据医理改。
〔2〕协　原作"胁"，据医理改。
〔3〕协　原作"胁"，据医理改。

出路，不详脉舌，无从辨别，则袭用仲师此方，果否合宜，尚非今日所能揣测。但就案语言之，已多可议，既谓神虚妄言，岂芩、连之大苦大寒所宜妄试？且证已自利，腑气自通，何故再曰苦清以通腑？抑且"苦清"二字，亦非通腑之法。澄之讥之，确是正论。仲景之以葛根解表者，本是解恶寒未尽之表，非解热邪在经之表。此案止言热不解，不言寒不解，则既无恶寒，当已发热，葛根升胃解表，实是大错。窃疑此证之热不解而有妄语，已是温热病之阳明热盛谵语，所以可用芩、连，则温热下利，必不可升举止利，反令热壅于上，助桀为虐。乃用葛根，尤其错之又错。自谓表里两解，却是表里两误。叶氏温热，套用仲圣成方，貌是神非，真有毫厘千里之谬。而耳食者每谓此老熟于古法，所以一盲群盲，随其流而扬其波者，所在多有，遂令此学常在黑暗之中，亘二百年不见天日。此乡愿[1]之所以可恶，而少正卯之所以可诛也欤！

泗溪医案　西圹倪福征患时证，神昏脉数，不食不寝，医者谓其虚，投以六味等药，此方乃浙中医家，不论何病必用之方也，遂粒米不得下咽，而烦热益甚，诸人束手。余诊之曰：热邪留于胃也。凡外感之邪，久必归阳明，邪重而有食，则结成燥矢，三承气主之；邪轻而无食，则疑为热痰，三泻心汤主之。乃以泻心汤加减，又消痰开胃之药，两剂而安。诸人以为神奇，不知此乃浅近之理，《伤寒论》具在，细读自明也。若更误治，则无生理矣。

【平议】既曰时证，则必发热不解可知。脉数神昏，不食不寝，尚是阳明热病常事，而竟有六味之奇治，市医黑暗，古今同慨。痰热得此，那不益剧？泗溪以有食无食，分为承气、泻心两治，洵是阳明热病最多之候。其所以凝聚为痰者，正以热在肺胃，气滞不通，灼其固有之津液，熬炼而成。诚以吾乡地土卑湿，平日痰滞之人最多，一旦病热，胸痞气粗，舌苔垢腻，不食不饮者，无非痰涎固结，热邪得所依据，以肆其虐，正不待喉声曳锯，谵语昏狂，而始知为痰壅确据。于此知《伤寒论》中痞满诸条，在仲师虽谓是误下得之，而今则纵未误下，颇多是证，此读书之必不可泥古不化者。颐每谓梦隐王氏，温热专家，几称绝伎，其实不过治得"热痰"二字，一语道破，亦是易事。即梦隐自谓治疟有秘诀，愚谓亦止在一"痰"字中，弄宜僚之丸耳。泗溪是案，以泻心与消痰合用，正与王氏后先辉映。学者识得此中神秘，以疗热病，思过半矣。颐按：泻心证必以痞结为确据，而是条亦无痞结字样，则痞也结也，必以问而知之。奈此人已是神昏，无可诘问，则即以神昏不食，热而且烦，已可知是痞结之候。颐谓结胸痞满，是时病中之一大候，患者最多，而古人成案，亦极可研究，已专列一类，蔚为大观。此条独无痞结明文，则姑附于此。读者须与下结胸痞类参观，必能窥透神髓。

孟英案《初集》二卷　赤山埠李氏女，素禀性弱，春间汛事不行，胁腹聚气如瘕，减餐肌削，屡服温通之药，至孟秋加以微寒壮热，医仍作经闭治，势颇于危。乃母托伊表兄林豫堂措办后事，豫堂特请孟英一诊以决之。孟英切其脉时，壮热烙指，汗出如雨，其汗珠落于脉枕上，微有粉红色，乃曰：虚损是其本也。今暑热炽盛，先当治其热邪，庶可希冀。疏白虎汤加西洋参、玄参、竹叶、荷杆、桑叶。及何医至，一筹莫展，闻孟英主白虎汤，乃谓其母曰：危险至此，尚可服石膏乎？且本草于石膏条下致戒云血虚胃弱者禁用，岂彼未之知也！豫堂毅然曰：我主药，与其束手待毙，盍从孟英死里逃生之路耶！遂服二帖，热果退，汗渐收。改用甘凉清余热，日以向安，继与调气养营阴，宿瘕亦消，培补至仲冬，汛至而痊。

【平议】证是虚体而病身热，热壮汗多，已是白虎确证，固不系乎孟秋之暑热炎天也。

---

〔1〕乡愿　乡原也。《论语·阳货》："乡原，德之贼也。"俗语所谓恶棍是也。

案中独不言脉，则此是久虚之人，脉必不大，然现状如是，从证舍脉，自有定理。前医之误，正坐不识当务之急，而犹谓危险至此，不可用石膏，颟顸如此，真是一窍不通者。又谓血虚胃弱者禁用，则必说本于洁古老人，原文谓有血虚发热，象白虎证，及脾胃虚劳病证，初得之时与此证同，误用之不可胜救。颐谓血虚发热，而证似白虎之"大渴、大汗、大热"六字完备者，已不多有，而脾胃虚劳之外热大炽者，更是百不得一。洁古预设此防，已属过虑，而汪讱庵采入《本草备要》，则但有"胃弱血虚禁用"数字。须知阳明热炽，本不同可与平日之胃弱互相引证；其"血虚"二字，截去发热一层，何以见得证象白虎，竟可笼统浑言，实是洁古之罪人。袭取古书片面文章，而可以作药物说解，医学中不容有此断章取义之法。讱庵本不足与言医者，独怪俗人无识，喜其浅显易知，皆从此书入手，而门径既误，卒致终身不见天日。颐恒谓医学之陋，皆由讱庵三书堕入深坑，汪氏真吾道之莫大罪魁哉！

又《二集》三卷　吴酝香之仆吴森，在越患感，旋杭日鼻衄数升，苔黄大渴，脉滑而洪，孟英投白虎汤二剂而安。遽食肥甘，复发壮热，脘闷昏倦，孟英以枳实栀豉汤而瘥。数日后又昏沉欲寐，发热自汗，舌绛溺涩，仍求孟英诊之。左尺细数而芤，右尺洪大，是女劳复也，细诘之果然。与大剂滋阴清热药，吞豭鼠[1]矢而愈。

【平议】是证大热、大渴，脉滑洪大，白虎汤证具矣。但不言大汗，则鼻衄甚多，正与汗多同一机轴。大清肺胃，本是天造地设，已不必更加清营止血之药。厥后食复，则欲枳实栀豉汤而瘥。数日后又昏沉欲寐，发热自汗，舌绛溺涩，则津液欲竭，必光红干燥无苔可知，自宜大剂滋阴清热，佐以鼠矢，借恶浊下行之性，泄下焦蕴隆之热，即以烧裩散泄浊成法变化而来。知近人治此，犹有袭用仲圣成方者，尚是食古不化。

缪仲淳《广笔记》史鹤亭太史丁亥春患瘟疫，头疼身热，口渴吐白沫（魏玉璜曰：胃热），昼夜不休。医误谓太史初罢官归，妄投解郁行气药，不效，又与四物汤，益甚，诸医谢去，谓其必死。迎缪至，病二十余日，家人具以前方告，缪曰：误矣。瘟疫者，四时不正，伤寒之谓，发于春，故谓之瘟疫。不解又不下，使邪热弥留肠胃间，幸元气未尽，故不死。亟索淡豆豉，约二合许炒香，麦冬一两许，知母数钱，石膏两许，一剂，大汗而解。时大便尚未通，史问过，曰：昨汗如雨，邪尽矣。第久病津液未回，故大便不通，肠胃燥，非有邪也。今天食甘蔗三二株，兼多饮麦冬汤。不三日，去燥粪六十余块而[2]愈。

【平议】明人之所谓瘟疫，实即近人之所谓温病，非近今按户传染之疫。仲淳谓是四时不正之伤寒发于春者，非即春温而何？故颐辑此案，不隶于疫类。身热渴饮，魏谓胃热，是矣；头疼亦热盛而火升气升，非太阳表证，吐沫则胃有涎沫，法当开泄。仲淳虽不言其舌若何，当有腻苔，而医家能用四物，与前徐洄溪案中之倪某服六味，真是无独有偶，异曲同工。缪用大剂白虎，本是阳明壮热烦渴专方，其必重用者，颇与余师愚同一机轴，盖气运为之，所见之症，本是同途。陆九芝大司天三元甲子表，自明熹宗天启四年至清高宗乾隆八年，本在厥阴、少阳、少阴、阳明风火之燥令中，为病自多火证，即吴又可之重用大黄，甚至数斤者，亦在此时。固天气为之，民病应之，有是证当用是药，医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缪用炒香豆豉，则以开泄胸脘痰涎，即为吐沫而设。豆既煮[3]熟，又经霉窖，中之空松，故能开

---

〔1〕豭（jiā 家）鼠　即雄鼠。

〔2〕而　此下原有"余"字，衍文。据《先醒斋广笔记》删。

〔3〕煮　原作"黄"，据文义改。

通中州闭塞。古方用豉，皆是此义。仲景栀豉，圣法具在，非如近今江浙药肆，必以麻黄汤浸过，含有麻黄在内，可以发汗解表。乃是案服此药而大汗热解者，正是白虎清胃，金风飒飒，扫尽炎燔，则营卫通而皮毛之闭亦泄。尚是阳明在经郁遏之热，得以透达，此即阳明本证当有之大汗，既得宣畅，斯大热亦解，弗误认白虎豆豉，为发汗解表之药。盖表病之必当以发汗解者，止有太阳恶寒一候。仲景书中，凡谓外未解，表未解，及先解其外，先治其表诸条，无非"恶寒未罢"四字，只有桂枝麻黄，是为解表圣法。一到阳明，但恶热，不恶寒，即不言一"表"字，即不落一"解"字，仲景笔下，何等精细。故白虎汤主治多条，绝不提一"表"字，更何有解表可言？盖阳明之热，已在肌肉，不在皮毛，所谓蒸蒸发热，明谓此热是肌肉之间蒸腾而出，显与太阳病翕翕发热之翕合于皮毛间者，离然大别。仲景且明言白虎主治，已为里证，谆谆以表未罢、外未解、划分界限，则当汗不当汗、当解当不解，是一绝大分证辨证要诀。自浅者误认阳明之热，亦是表热，遂谓热亦当解，解热亦当发汗，而枉死者不可胜计。凡金元明人诸书，所谓九味羌活、柴葛解肌等方，直云通治三阳热病，竟以三阳皆作表证，皆以发汗作为唯一秘诀，正坐不能细读《伤寒论》一咎。而《素问·热病论》三阳受病，未入于腑，可汗而已一条，不知何人始作之俑，然绝非仲师本论治法，此颐所以疑"热病"一篇，竟是浅人妄作，窜入古书者也。止以俗子治热，始终只知一个"表"字，笔下只有几味发汗之药，信手拈来，杀人如草，久已伤心惨目，痛不可言。而是案适有"大汗而解"四字，惟恐读者不察，稍有误会，则毫厘之差，竟至千里之谬，故备论之。不觉其言之激，而探源之论，且至驳到《素问》，好古者见之，当必拍案大骂，何物狂生，乃敢轻诋《灵》、《素》！然颐则若梗在喉，必倾吐之而始大快。知吾罪吾，听之来哲。

又　翁具茨感冒壮热，舌生黑苔，烦渴（魏玉横曰：阳明证势甚剧），诸昆仲环视挥泪，群医束手。缪以大剂白虎汤加人参三钱，一剂立苏。或问：缪治伤寒有秘方乎？缪曰：熟读仲景书，即秘方也。

杨素园校《续类案》曰：此系温病，故以人参白虎汤取效。

【平议】此案不言脉象，尚是太简。今之所谓温病、热病，古人本总名伤寒，《难经》伤寒有五，是其先例。杨必以温病标示界限，似可不必。缪谓伤寒，未尝不是。即使本是伤寒，既传阳明，大烦大渴，何尝非白虎证。

吴又可述一人感疫，发热烦渴，思饮冰水，医者禁服生冷甚严，病者苦索不与，遂至两目火迸，咽喉焦燥，昼夜不寐，目中见鬼，病人困剧，自谓得冷水一滴一咽，虽死无恨。于是乘隙蜀黍窃取井水一盆，置之枕旁，饮一杯，目顿清亮，二杯鬼物潜消，三杯喉咽声出，四杯筋骨舒畅，不觉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湿透，脱然而愈。盖其人瘦而多火，素禀阳盛，医与升散，不能作汗，则病转剧，今得冷饮，表里和顺，自然汗解矣。

【平议】阳明大渴，自当引饮，而俗子不知何见，药则一路温燥，并严禁饮水，每见医家，多持此议。此条大汗，亦与上条同一病理。若谓汗必待表药而始得，则井水一盆，抵得大青龙一帖，然乎否乎！吴谓表和里润，深合病机。又有升散不汗一层，大可为一窍不通之医家，作当头棒喝。然凡是温热，皆无升散发汗之法，亦不系乎其人平素阳盛否也。

魏氏《续类案》　张凤逵万历丁未三月间，寓京师。吏部刘蒲亭病剧求治，已备后事，谵语抹衣，不眠者七八日矣。御医院吴恩泉，名医也，偕数医治之。张诊脉，只关脉洪大，其余皆伏，乃书方竹叶石膏汤，咸惊曰：吴等已煎附子理中汤，何冰炭如是？张诘之，吴曰：阳证阴脉，故用附子。张曰：两关洪大，此阳脉也，其余经为火所伏，非阴脉也，一剂谵语抹衣即

止。熟寐片时，再诊之，洪者平而伏者起矣，又用辛凉药，调理痊愈。

【平议】谵语抹衣，本是热极于里，神灵闭塞之证。吴等既用附子理中方，必病人四肢厥冷，而脉伏不起，正是热深厥深之候，致有此误。然唇舌及其他现症，当必有更可据者，其时之所谓名医原来如是。颐每谓金元明人医学，不如近代之精，实非苛论。张谓两关洪大，其余皆伏，恐是预为竹叶石膏汤地步，未必当时果是洪大。如竟两关皆洪，则吴等何致荒谬至此？须知热伏已极，气闭血凝，已将奄奄就毙。行且不动不言，无声无臭，故循衣摸床之候，实比之骂詈狂妄者，尤进一层。此时脉伏不出，自有至理，病固仍是阳明，都不能株守《伤寒论》阳明脉大洪实一句，前录马元仪、王孟英两案，已揭破矣。则张氏此案必以关之洪大，作为阳证确据，尚觉所见未广。辛酉腊月，兰溪东街王氏妇，冬温二十余天，前十三四日间，曾服大柴胡汤，始得大解，以后热势起伏，尚不甚剧。忽于祀灶日[1]午后，言语无伦，终夜喃喃，不绝于口。晨邀颐诊，面目皆赤，口唇焦茧，牙关甚紧，舌不能伸，微见前半，苔黄不燥，语言甚厉，反复无休，证是阳明，浅显易见。而脉则两手俱沉，其细已甚，极重按之，仅如一丝，不绝于指，且复迟而无神。外热虽不甚炽，然形尚有余，决不在阳证阴脉不治之例。询得腹不坚满，似无下法，但十余日不大便，而每日三餐，进粥一瓯，则能食不能解，必有燥屎可知。此之脉伏，确是闭塞使然。若再进一步，则呓语者即是不言，而昏昏嘿嘿，知觉运动，行且尽泯矣。迳用大承气，合开泄化痰为剂，不杂甘寒腻滞一味。明日复诊，尚未下行，而夜能安睡三小时，醒来谵语已无，病家方以不言为佳景。比往视之，果然寂静不作一声而全身不动，则渐入于昏沉一途，实是坏象，但腹鸣有声，矢气已转，大有流动之势，知非败征。更进一服，并加生军三分之一，是夜过半，始得黑矢。明日又往诊，而脉竟滑大，神识清明，乃为清理余焰，渐以即安。附识之以见六脉全伏，且有不可不急下者，则凤逵此条，尚是但知其一，未知其二。

又　施笠泽治孝廉唐后披长公，病寒热面赤，头齿大痛，诊之脉洪而数，此热证也。当用白虎汤，每剂石膏一两，一剂而头痛齿痛俱已，寒热亦除。但脉尚搏指，曰须仍前再进一剂，不然两日后定发斑矣。乃疑而谋之专科，曰是何斗胆也，石膏岂堪重剂乎？置不服，半月后复求治云：两日果发斑，斑十日不退，退后犹灼热。曰：曲突徙薪，其有功乎？投柴芩芍药汤，一剂而热退，后用参术调理而痊。

【平议】发热面赤，头痛齿痛，脉洪且数，诚是白虎证。但"寒"字总是未允，大剂后脉[2]仍搏指，再进本无不可，必谓不服则两日后必发斑，此必在既发之后，乃补出此说以自神其伎。但有脉搏，何能料其发斑？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实是医学之魔。后用芍药，以收摄其发散后之元气是也。而柴之升举何耶？

伪李氏《医宗必读》　吴光禄患伤寒头痛，腹胀身重，不能转侧，口内不和，语言谵妄。有云表里俱有邪，宜以大柴胡下之。李曰：此三阳合病也，误下之，决不可救，乃以白虎汤连进两服，诸证渐减，更加花粉、麦冬两剂而安。

杨素园校刊《续类案》曰：此亦温热之证。

【平议】身重不能转侧，口不仁而谵语，阳明热病固皆有之。然既有腹胀，何必非里实之一端，何以见得必不可下？乃并不言脉，止曰误下必不可救，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

〔1〕祀灶日　即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

〔2〕脉　原缺，据上文医案补。

是何可信？究竟身重谵妄，未必不可用白虎，而腹胀即非白虎证，且云两服诸症悉减，更加花粉、麦冬而安，则白虎麦冬即是治腹胀之法，殆不其然。陆九芝谓《必读》非士才手笔，颐读其治案，皆在若明若昧之间。作伪之人，所见尚浅，隐隐然流露于无形之中，而不能自觉，小人揜[1]著，岂不如见肺肝。

孙文恒《三吴治验》二卷　一仆发热头疼，口渴腹疼，小便赤，大便泻，日夜不睡者六日。予诊之，曰：据脉汗后浮数，热尚不减，乃疫症也。以滑石三钱，青蒿、葛根、白芷、片芩各一钱半，炙甘草、升麻各五分，一帖即得睡，热减大半，头痛全除。惟小水赤，头晕脚膝无力，此病后血虚之故，以四物汤加青蒿、酒芩、薏苡仁，服之而安。

一仆病与前类，而身如火烁，头痛如破，大便不泻，小水赤，口渴鼻干，不得眠，胸膈臌胀，腹饥不能食，六脉弦而数，用竹叶石膏汤，加枳壳、知母、白芷、葛根，大加青蒿，一帖而热痛减半，胸膈亦宽。惟口渴，小水短濇，睡卧不安，又与化瘟丹三钱，井水化下。渴止，稍得睡，头晕脚软喘急，与四物汤加青蒿、酒芩、薏苡仁、木瓜，服之而安。

一仆之病，亦与前相似，以服丘一斋药而大吐大泻，热益增，头痛莫能当，烦躁口渴，鼻干呕吐，小水短涩，寝食废者十四日，势甚危急。询前所服药，乃藿香正气散加砂仁、厚朴、山查，大耗元气之味，且五月火令当权之疫，当以甘寒之剂治之，何可以辛热香窜者，益其火而枯其津也。其势危矣！此皆不知因时达变，惟习常胶故以误人者。因急投服人参白虎汤，加竹茹、葛根、青蒿、升麻，一帖而热除，再帖而头痛止，诸症尽去。后连治数人，多如此类，何也？此天之行疫，故一方见之，治多先以甘寒清解之剂投之，热退，即以四物汤以补阴血，稍加清热剂，而青蒿之功居多，此固一时自得之愚，用录之以告同志者，使知治法当随时俗为变。

【平议】此三案者，系本联在一处，谓为天行之疫，故见症相若，实是时行之病，《病源》、《外台》等书，有时行或天行一门，即指此一时流行之病。大略相似者，虽不正之气为之，故能比户相染，然不至于死亡相继，尚非大疫之疫伤人以万数者可比，实即温病之时行者耳。其症头痛呕吐，鼻干口渴，溲涩不眠，脉弦浮数，类皆热聚肺胃，有升无降。其或泄泻者，则即肺热之下移。泻利必不当止，而胃气必不可提，于今已成铁案，然在文垣当时，正陶氏六书风靡一世之日，所以葛根、升麻，是其惯伎，而白芷温燥，亦不知避，则风气为之，固不必求全责备者。然第一条谓汗后脉犹浮数，热犹未减，且不能眠者已六日，岂可再以葛、芷、升麻振其浮焰。乃谓热减得睡，头痛全除，药与病反，决无此效。第二条则明言身如火烁，头痛如破，气火升腾，各臻其极，而又是葛根、白芷，可以热痛减半，亦何足征！惟自谓睡卧不安，当即是升麻之力。第三条亦云头痛莫当，寝食废者十四日，而亦用升、葛，一副手笔，毫无变化，甚是不妥。且按语已诮前手之燥，殊不知升提之害，亦与温燥大同小异，明于责人，昧于责己，自信太过，文垣案中多此等矜诲语气，亦一恶习。末段于病减之后，皆用四物，只怕余热未尽，腻滞转以滋蔓。且归、芎辛升，又皆非热病善后所宜，明人治案，瑜不掩瑕，大都如此。文恒亦知治法当随时俗为变，然不能悟自己所变之犹未尽善。今则柴、葛套法，久成厉禁，又已勘进一层，孰谓中医之学无进步哉！

《叶案存真》二卷　口苦恶热，腹满，虚烦，汗出，此阳明证也。《内经》云：邪中于面，则入于膺，而未全归腑，故有是证。拟仲景栀子厚朴汤：香豉、栀子、厚朴、连翘、枳壳。

【平议】身热恶寒，口苦心烦，而又自汗，仍在阳明经证，然皆是白虎汤证。烦热是内

---

〔1〕揜(yǎn 掩)　掩盖；遮蔽。《礼记·聘义》："瑕不揜瑜，瑜不揜瑕。"

热，胡可谓虚？惟胸满非白虎证中所有，则更加泄满之药可耳。方中枳、朴，即以治满，"虚"字岂非蛇足！栀、豉非能治大热大汗者，但既不言脉，则症情犹不甚明了，可以存而不论。引经文邪中于面，则入于膺，亦是浮泛之辞。

又同卷　时疫六日不解，头疼发热，舌绛烦渴，少腹痛剧，已入心包，虑其厥痉。犀角、连翘心、银花、元参、通草、鲜生地。

又方：犀角、鲜生地、元参、麦冬、川贝。

【平议】大热头痛，舌绛烦渴，阳明经证，浅而易知，乃叶老谓已入心包，则必神识昏瞀可知。此是痰凝闭塞，气火上浮，有升无降，实即冲激脑经，而失知觉。旧谓热入心经而蒙蔽性灵者，固是大错，即陆九芝但说胃热神昏，亦尚未能切中肯綮。然即如叶意，邪入心包，锢蔽性灵，亦当开泄疏通，以去其蔽。而仅事寒凉滋润，虽曰此皆退热之药，岂得热痰得之，助其粘腻，愈增壅塞，正以使之负嵎据险，盘据不出，而明日之痉厥瘈疭，不动不言，乃可操券决之。况乎少腹痛剧，又是必下之证，而投药如是，真此老之杀人惯伎。试观第二方依样葫芦，且无一字案语，则病不中药，又其明证。然更加之以麦冬，益增腻滞，则昨日案语"痉厥"二字，吾知其所虑之必无不中。病家自当信若神明，而抑知不用是方，病本不如是耶！

孙文垣治案　族侄元素，春温头痛发热，左脉弦大，右洪大，以小柴胡合白虎汤投之，二帖而愈。乃因食复发斑，色紫神昏，身重不能转动，合目鼾睡，如醉人形状，面赤发热，舌苔外黄内黑，有芒刺，脉六部俱浮洪。以三黄石膏汤加枳实、鳖甲进之，稍得微汗，大便如有臭粪，次日开目能言，用小柴胡汤加山栀、枳实、鳖甲、白芍调而愈。

【平议】温热而脉洪大弦劲，正是白虎的对之证，乃必合以小柴，此是明人通弊，即是受陶氏六书之赐。其投之而热解者，乍病气体尚实，一番鼓荡，正气非不暂申。然柴之升举，又助以参、甘、大枣，自当如火益烈，气火尽浮，壮热神昏，发斑身重，目合鼾睡，正合仲景温病发汗条款，岂非从小柴胡之效力得来。药能造病，原是有求必应，乃文垣只知归咎于食复，殊不思二帖之甘、枣、人参，亦抵得白饭两碗。即曰果是食复，前药自当分任其咎。舌黑芒刺，脉更浮洪，乃不得不荡涤以攻前日之参、枣。四金刚摇船，大推大板，文垣好有力量。然其后又是小柴胡，则桴应之变，当更有可观者在。自谓愈字，吾未敢信。于此知仲师风温一条，学者不可不牢牢切记。

魏氏《续类案》　龚子才治一人，头痛发热，憎寒身痛，发渴谵语，日久不出汗。以大梨一枚，生姜一块，同捣取汁，入童便一碗，重汤煮熟食之，汗出如水即愈。

《续类案》有评语曰：制方甚佳，愈于甘露，且免地黄之忌。

【平议】渴饮谵语，身热头痛身痛，皆是阳明经证。若无汗而尚有憎寒一层，则当时太阳未罢，仲景所谓表未解者如此，所以可用生姜。其用梨汁，即是甘露变法，其意固极灵活。然曰大汗如雨，得毋言之太甚。

雷少逸《时病论》　海昌张某，于暮春之初突然壮热而渴，曾延医治，胥未中机，邀丰诊之。脉驶而躁，舌黑而焦，述服柴葛解肌及银翘散，毫无应验，推其脉证，温病显然。刻今热势炎炎，津液被劫，神识模糊，似有逆传之局。急用石膏、知母以祛其热，麦冬、鲜斛以保其津；连翘、竹叶以清其心；甘草、粳米以调其中。服之虽有微汗，然其体热未衰，神识略清，舌苔稍润，无如又加呃逆，脉转来盛去衰，斯温热未清，胃气又虚竭矣。照前方增入东洋参、刀豆壳，服下似不龃龉[1]。遍体微微有汗，热势渐轻，呃逆亦疏，脉形稍缓，继以原法服一煎，

---

〔1〕龃龉(jǔ 咀　yǔ 语)　上下牙齿对不上，也作意见不合解。

诸恙遂退。后用金匮麦门冬汤为主，调理匝月而安。

【平议】此亦柴、葛升散之变局。少逸只知逆传，不说阳明热炽，真是叶派之孝子慈孙。须知舌黑且焦，必有腻苔，神识模糊，中脘未必不窒，但与甘寒滋润，不知泄化开胸，终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叶派心传，何如孟英双方并列。后之呃逆，未必非热邪尚壅，谓为胃气虚竭，殊不尽然。刀豆壳治呃，只是套药，岂可恃为主将！呃逆一症，胃热最多，惟近贤始能明辨之。

《陆氏医验》　肖愚治臧苔泉，患伤寒发热，鼻燥口干，呕恶，胸胁痛满，小水短赤，大便泻利。或投柴苓汤，反增头痛如破，彻夜未寐已三日，脉之左弦右洪寸关数，两尺稍和，以柴、葛解表为君，黄芩、石膏、知母清腑为臣，枳、桔宽胸为佐，竹茹、甘草平逆为使，一日二剂，呕止痛减，热仍未退，卧仍未安，溺赤便泻如故。因去知母、黄芩、竹茹，倍柴、葛，加生姜五片，亦一日二剂，热退安卧，泻亦止矣。口尚微渴，以花粉、麦冬、甘草、陈皮、黄芩、桔梗、枳壳，扶元气，清余热，四帖已而安。后十余日复身热谵语，如见鬼状，舌黑有刺，大便三日不行，日轻夜重，脉沉有力，两尺带弦，用枳实、黄连、蒌仁、桃仁、白芍、槟榔、元明粉二剂，诸症悉减。而大便未行，用桃仁十枚煎汤下润字丸一钱五分，痊愈。后以清气养荣汤调理之。

魏氏《类案》有评语曰：此少阳阳明证，初治不误，以表力未至，故余症如故。去知母、黄芩太骤，故表解后变为里证，待下而后愈。桔梗、枳壳，亦未合法。

【平议】鼻燥口干，虽宜清润，然呕恶胸胁满痛，则肝胆横逆，痰热郁蒸。法宜开泄，断不能专事凉润，何论升提？温病不忌便利，虽是近贤之新发明，陆肖愚固不可语此。然前投柴胡而头痛如破，不寐三天，则气火升腾，为祸益烈，是肖愚之所自言者，当已知柴之不妥。脉之弦洪而寸关数，尺反和者，又是气升火升，有余于上不足于下之明证。乃更投柴、葛，自谓解表，须知仲景之所谓解表，专指表寒，非治表热。以前手之柴胡为未足，而再助之以葛根，煽少相之火，提阳明之逆，试思头痛如破，及呕吐胸胁满痛者，应象当复何如？岂区区桔、枳、竹茹，所能敌其鼓涌之力。乃曰甘草平逆，则甘腻者助呕有余，岂古人呕者忌甘，满者忌甘之说而犹未闻？反能作此梦话，尤其可鄙。则卧不安而热不退，此理之常，无足怪者。"呕止痛减"四字，岂非胡说。更方又倍柴、葛，再加生姜，皆与病情大相背谬者，此公之黑暗，已臻极步，而谓药能中病，必无是事。至后之成里实证者，亦因有升无降，且杂腻滞，而无泄化之故，皆是一手造成之效。振笔直书，所供是实，爰书自定，罪当何如？然作者方诩诩然自以为得意，抑何不知羞耻乃耳。　《类案》评语太觉可笑，似非玉璜手笔。

又　肖愚治吴煦野子，年二十三，精神素旺，清明自馆中归，有房事，五更小解，忽脐下作痛，肠中雷鸣，小便不利，明日遂发寒热头痛。医来告以酒后犯远归之戒，医疑是阴证伤寒，以理中汤二剂，令一日夜服之。次日呕逆大作，烦躁口渴，饮食不进，昼夜不眠，已三日矣。诊之其脉左弦右洪，寸关有力，尺部尚和，面赤戴阳，乃与柴葛解肌二剂，病家因述远归阴虚，投理中不减，咸拟倍加参附。陆曰：脉证俱阳，纵有房事，阴未尝虚，若再投参附，不可为矣。令今夜必服此二剂，庶不传里。病者心虚，止服一剂。明早诊之，证不增剧，脉乃洪大，并两尺亦大，曰热邪已入腑，日晡必剧，以白虎汤二剂与之。病者犹豫。谓曰：今日怕石膏，明日大黄也怕不得。延挨未服，而烦渴躁热大作，且有谵语，遂连进二服，热略不减，再以前方二剂与之，至五更始得少睡。早间诊视，两尺沉实，舌苔已厚，改用小陷胸汤，送润字丸一钱，至晚又进一钱，夜半出燥屎数十枚，热减泻止。又服枳实、黄连至数十剂，少用滋补，即痞隔饮食不能进，调治二月，方得痊愈。

《续类案》评曰：面赤胃火上炎，非尽阴虚阳格也。

【平议】夫阴伤寒一说，世补斋著有专论，最为剀切详明。所谓惟有发热，不是阳证；惟有阴证，必不发热。两言而决，何等直捷。此案明犯房室，而陆氏能不投桂附，确是一线光明，较之以耳为目者，诚有上下床之别。但头痛烦渴，昼夜不眠，燥火烁阴，势焰已烈，加以面赤呕逆，则气火俱浮，升腾莫制，亦岂有柴、葛升举，助桀肆虐之理！其脉之寸关大而尺部不及者，正是浮阳于上之确据，虽不可如俗子之见，误认阴脉不足，即谓阴寒而投燥热。然既知是脉证俱阳，纵曰阴未尝虚，而阳盛已足以烁阴，又胡可煽而扬之，助长邪焰。明人误谓表热当散，妄用升阳迫汗，实是罪浮于桀。此案柴、葛，固亦当时习惯，恬不知怪，岂知其阴尚未虚，必助火以灼尽之而后快欤！迨服一剂而并两尺之脉亦大，又是升阳于外之捷效。况乎病在房后，元阴已伤，得此药以震撼而提拔之，几令本实先拨，露出脱根危象，药能造病，又是显然。窃谓柴、葛之升，较诸理中温补，为祸且又倍烈，然陆固不自知其谬，谩言入腑，将以谁欺！须知脉大为虚，已不可与阳明热证等量齐观，而乃只知白虎，亦非针对之药，且既曰入腑，又岂白虎可治腑证！貌似神非，并不能自圆其说，是为一误再误。乃更谓明日大黄，虚声嚇人，大言不惭，市医陋习。所幸病者年壮体实，尚未拨动肾根，而升散之余，表热愈炽，烦躁壮热，甚至谵语，柴、葛解肌之效，原来如此！不知陶尚文见此，心中作何理想。迨至白虎频投，而并不能辅之以宽中泄化，则经热虽减，而里热渐结，脉之沉实，舌之厚腻，又成承气证，病机递禅，循次变迁，俨然仿《伤寒论》步骤，一丝不乱，殊不知皆用药有以酿成之。曲曲描摹，情状照著，倘能早知"清化"二字，何必多费手续！然不如是则不足以显医者能力，必也小病化大，而后病家始盛称某医能担大任，医家亦可自负大功，且笔之于书，藉以惊世骇俗。然在明眼者观之，究竟不值一笑。原书此节，有陆阎生者之评语，曰病进药亦俱进，而不能知是药不进，则病亦不进之理。阎生之阎，名副其实。此九芝封翁，所以有防其如是而无不如是之论也，可慨已。

《元史·李东垣本传》　西台掾肖君瑞，二月中病伤寒发热，医以白虎汤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江氏《名医类案》评曰：阴气上溢于阳中，故色黑），本证不复见，脉沉细，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药，及诊之曰：此立夏前误用白虎之过。白虎汤大寒，非行经之药止能寒膀胱，不用善之，则伤寒本病，隐曲于经络之间。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以苦阴邪则他症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药之升阳行经者，吾用之（江氏《类案》评曰：升阳行经药：干葛、升麻、防风、白芷、参、芪、苍术、白芍、甘草）。有难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热，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李曰：病隐于经络间，阳不升则经不行，经行而本证见矣，本证又何难焉？果如其言而愈。

【平议】白虎治阳明在经之热，必大热大汗大渴咸备，乃谓之白虎证。仅以发热，即与是汤，固属语治。凡不当用白虎而误药变证者，则热反不扬，而亦不撤，缠绵日久，或有中脘满闷，懊侬难名之苦。此条所谓本病反曲隐于经络之间者，最是确论。斯人面黑如墨，正是络气窒塞，以致色泽暗晦，询为白虎之咎。江谓阴气上入于阳中，亦以面颐即是阳明经络本部，热不得透，郁遏不解，乃成是象，所以病在阳明，而本证反不复见。脉且沉细，即知母、石膏，有以闭塞经络之气耳。李谓不当更投大热，但以温药之升阳行经者用之，则是证以遏抑太过，而升举以治药误，固是恰如其分。本不可大辛大热，矫枉过正，反多流弊，一误岂容再误。李说亦极允当。篁南评语，谓用升、葛、防、芷、苍术，皆是升阳主药，以救白虎之误，又皆五雀六燕，铢两悉称。然则凡非误服白虎之阳明证，而浪投此等药物者，为功为罪，果将若何！末谓阳不升则经不行，此即以阳明经证而言，故经气既行，则阳明之本证自见，又何

难焉之上。《本传》有"本证"二字，谓本证既见，则仍治其阳明之证，故曰何难。江氏《类案》本无此复叠之"本证"二字，则其义即不可解。删节古书，亦非易事。惟谓立夏前误用白虎云云，则限以时令，太觉可怪。有是证则用是药，冬三月亦多有阳明在经之白虎证，那管他立夏以前、立秋以后，不论证而只论时，医学中安得有比呆汉！又谓白虎非行经药，止能寒腑脏，须知热在经而清经热，白虎即是行经，岂专清肺胃脏腑者？此全不知医理之门外人语，东垣当不至荒谬若此。盖文学家为李作传，已有以点窜之，而不知医家之不能如是说，堂堂正史，所戴已如是之不可信。而罗谦甫医案中，亦有立夏以前，处暑以后，不可用白虎；又谓春气尚寒，不可用白虎云云，究竟天气寒暄，与患病之人，必不能牵引作一气，医理中活泼泼地纯是一片化机，胡可固执不通，胶柱鼓瑟。

魏氏《续类案》　黄锦芳治林国柱患风温，汗出倦怠，鼻鼾语难，嗜卧不休，微恶寒而不甚。或欲用清暑益气汤，黄曰：此热扰肾之证，幸胃气尚存，可用滋阴之药以救之。若误用清暑益气，则热得参、芪而益盛；火得升、柴而益炽，直视失溲与痰疯等症，必相继而出矣。用熟地三钱、山药二钱、丹皮一钱、龟板一钱、防风一钱、阿胶一钱、桂枝二钱，一剂而神清，四剂诸症悉除。

【平议】汗出倦怠嗜卧，鼻鼾语难，微有恶寒，阳明经热皆有是症。以热伤元气，故怠倦而嗜卧不休；热伤肺胃津液，故鼻鼾而语言难出，正以温热为病，强迫其汗所致。仲景风温一条，领以"若发汗"三字，原是温病，而种种变症，皆以发汗而来，不当发而妄事发散者，可以奉为殷鉴。近贤论仲景一条，证属阳明，药宜白虎，确是不错，前人认作清暑益气汤证，尚属似是实非。黄谓热扰肾经，认作少阴病，乃误信喻嘉言《尚论后篇》温病之说，不知其纯是穿凿附会。则喻氏文辞酣畅，笔力条达，足以自圆其说，却是大误苍生。惟谓不可用东垣法，热得参、芪而益甚，火得升、柴而益炽两句，最是温热病救苦救难真诀。扬枝一滴，洒遍大千世界，那不香花供奉，膜拜祀之。然药中反有防风、桂枝，则又何说？瑕瑜不掩，学者亦不可辨泾渭。

喻嘉言《寓意草》　陆平叔，文学，平素体虚气怯，面色痿黄，药宜温补，不宜寒凉，固其常也。秋月犹患三疟，孟冬后受外寒，虽逗寒热一班，而未至大寒大热。医者以为疟后虚邪，不知其为新受实邪也，投以参、术补剂，转致奄奄一息。迁延两旬，间有从外感起见者，用人参白虎汤，略无寸效。昏昏默默，漫无主持，弥留之顷，昆弟子侄仓皇治木，召见诊视，以决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疗也。昌见其脉未大坏，腹未大满，小大尚利，但筋脉牵掣不停，因谓此病，九分可治，只恐手足痿废。仲景有云：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廿三日之久，血枯筋燥，从可识矣。吾今用法，治则兼治，当于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虽有大柴胡汤两解表里之法，而无治痿之法，变用防风通圣散成文，减白术，以方中防风、荆芥、薄荷、麻黄、桔梗为表药，大黄、芒硝、黄芩、连翘、栀子、石膏、滑石为里药，原与大柴胡之制相仿，但内有当归、川芎、芍药，正可领诸药深入血分而通经脉。减白术者，以前既用之贻误，不可再误耳。当晚连服二剂，第一剂殊若相安，第二剂大便始通，少顷睡去，体间津津有汗。次早再诊，筋脉不为牵掣，但阳明胃脉洪大反加，随用大剂白虎汤，石膏、知母每各两许，次加柴胡、花粉、芩、柏、连翘、栀子，一派苦寒，连进十余剂，神识始得渐清，粥饮始得渐加，经半月始坐起于床，经一月始散步于地。人见其康复之难，咸忧其虚，抑且略一过啖，即尔腹痛便泄，俨似虚证。昌全不反顾，但于滞药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余邪，不使下溜，而变痢以取愈，然后改用葳蕤、二冬略和胃气，间用人参不过五分，前后用法，一一不违矩矱，乃克起九

死于一生也。门人不解，谓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内经》云：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先生今但责其邪盛，而不责其体虚，是明与《内经》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鸳末忘本，此中奥义，吾不明言，金针不度也。缘平叔不受外邪，不在太阳而在阳明，故不但不恶寒，且并无传经之壮热，有时略显潮热，又与内伤发热相仿。误用参、术补之，邪无出路，久久遂与元气混合为一，如白银中倾入铅铜，则不成银色，所以神识昏惑，嘿嘿不知有人理耳。又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能束筋骨而利机关，阳明不治，故筋脉失养，而动惕不宁耳。然经虽阳明，而治法迥出思议之表。仲景云：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又云伤寒欲再传经者，针足阳明，使邪不传则愈。凡此皆指已汗、已下、已传经之邪为言，故中土可以消受。若夫未经汗下，未周六经，方盛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云：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1]，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平叔之脉，弦浮大而短气，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过经二十余日不解，悉同此例。第其腹未满，小水尚利，则可治无疑。然治较此例难者，以非一表所能辨也。今为子辈畅发其义：夫天包地外，地处天中，以生以长，以收以藏，玄穹不尸其功，而功归后土，故土一动，百草莫不繁茂；土气一收，万物莫不归根。仲景之言中土，但言收藏，而生长之义，在学者自会。设偏主收藏，则是地道有秋冬，无春夏，能化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机亦然。平叔之病，举外邪而锢诸中土，则其土为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其土为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冲纯之桑土矣。焦土燥土，全无生气，而望其草木之生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机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润泽其枯槁，连进十余剂，其舌始不向唇外吮咂，所谓水到渠成。迺更甘寒一二剂。此后绝不置方者，知其饮食入胃，散精于脾，如灵雨霢霂[2]，日复一日，优渥沾足，无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复稼穑之恒耳。必识此意，乃知吾前此滥用苦寒，正以培生气也。生气回而虚者实矣。夫岂不知其素虚，而反浚其生耶！

【平议】开口即曰体虚气怯，面色萎黄，则本是孱弱之人，纵有外感，必非有极重之表邪。盖弱者腠理不固，偶感微寒，已足为病，不比坚强之人，轻邪不能为病，必感受已深而病始发。嘉言乃以实邪立论，已是根本之误认。前医浪投参、术锢蔽外邪，留连不去，其热乃炽，驯至灼烁津液，昏昏默默，神识不清，无汗鼻干，嗜卧短气，经脉动惕，舌向外哑，无一非阴液大耗，枯槁欲竭之症。血枯筋燥，固嘉言之所自言者。此时治法，大剂沃焦救焚，犹恐不逮，尚何有表证可言，表药可治之理？乃喻顾引用通圣散方，防风、麻黄，且以表药发汗为得计，正不知以上诸症，有何者合于仲师之所谓表尚未解，而必以发表为必不可少之事。盖金元以后，误认身热即是表证，即当发表，九味羌活等方，浪说三阳解表通用定法，正不知杀人几许。而明时又有陶氏之柴葛解肌，风行海内，祸亦甚烈，医家皆不知其谬。嘉言当日，尚是陶节菴法毒痛四海之时，所谓习俗相沿，贤者亦莫自拔。所以《寓意草》中，于防风通圣、人参败毒两方，推重甚至，实是不可为训。此案连服通圣两剂，所谓殊若相安者，只怕未必果安。至第二剂大便通而人得睡，则硝、黄泄热之力，地道下行，气火稍安，而经脉不为牵掣，此肝风潜息之效。然真液已枯，而竟为攻下，虽病阳明，尚不可不谓之对症，然终是焦头

---

〔1〕肿　原作"踵"，据《伤寒论》改。

〔2〕霢(mài)霂　小雨。欧阳修《喜雨》诗："夜响流霢霂，晨晖霁苍凉。"

烂额之上客，诟为不险。好在仓皇治本之时，即有不讳，病家或尚不以为医者咎，岂可认作的当之法！至二剂之后，脉反洪大有加，岂非麻、防、川芎升散之害？改授大剂白虎，知、膏重用，只算救济升散之误药，颐尚不敢谓嘉言之功，而又加柴胡，真是积重难返。至善后方中再投柴胡、桂枝，升散余邪，此公顽固，到底不变，断不可训。总之只为"邪盛"二字误认所致。抑知病到如此地步，尚何有外邪可言耶？其论经脉动惕，附会《内经》痿证，引据极确，又孰敢反唇相讥。然究竟肝风暗煽，所以易动亦复易静。且"痿"字本义，以废不能用为主，此人但有牵掣，岂是痿证？嘉言书熟，恒能自护其短，断推文过饰非之一大作家。而读者无不低首下心，竟若游夏[1]之不能更赞一辞，医界空疏，眼光极窄，可为长叹！其引《伤寒论》阳明中风一节，种种症状，亦皆闭塞不通，阴津欲竭之候。仲景虽曰与小柴胡，与麻黄，请读者静心思之，是证是药，何能针对？此亦古书之必不可泥者。而嘉言偏能引来为护身之符，此老强词夺理，真不可及。然使学者果能效颦，则必为马服之子[2]，偾事不翘足待矣。案中以神昏为外邪误补所致，文之一气呼应，确是佳作。要之此是真气之虚惫，必非实邪之蒙蔽。且即曰有邪，而邪已深入，蒙其神志，又岂有仍用表药以为散邪之理！

王氏案《三编》一卷　辛亥春（咸丰元年，孟英时年四十有四），孟英治其令正，诞子三朝，忽浑身麻冷，寻即壮热大渴，汗出不解，耳鸣眼泪，舌绛无津，苔色燥黄，腹痛拒按，不饥脘闷，恶露仍行，小溲极热，脉则弦滑右甚，是胎前受风温，兼挟痰食内滞。虽新产血去阴伤，见证较剧，然病不在营，亟宜撤热以安营，不可破血以伤营，亦不可养阴而助病。遂以元参、白薇、栀子、知母、竹茹、旋覆、菖蒲、枳实、栝蒌为方，服之热虽退而脉不减。仍用此方，越二日复麻冷而后热，惟舌稍润，苔较薄耳。再饮之，热亦即退，并吐胶痰数碗，略略进稀糜，间一日又发寒热，或疑为疟，或疑分娩不易，用力劳伤，恐是虚证，苟不及早温补，蓐损堪虞，孟英一一颔之。复与前药，热果渐短，渴亦递减。踰曰寒热犹来，亦不更方，至十一朝，始下黑燥矢而寒热乃收，即能安谷，计服此药已十六剂矣，始出方与戚邻阅之，盖恐眷属之预闻凉解而有阻挠也。诸亲莫不骇诧。然此证非孟英独断独行，断难成功。设泥新娩而通瘀，或以为疟而温散，或疑其虚而滋补，势必骤变。即稍有瞻顾，亦必邪热纠缠而延成蓐损。世人之病，往往弄假成真者，大率类此。

【平议】此证寒热往来者凡四次，俗子见之，当无不用柴胡者。然新产夺血，是否可投温升，况初次明言汗出不解，则后之如疟往来者，正其下手得法，热势退舍之征，设误用表散一二味，必壮势淹久，而变幻峰起。后虽复寒，其寒亦必不盛，故始终只守一方，绝不犯柴、葛、荆、防一味。孟英治温，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舌绛无津，在叶派见之，亦无不生地、麦冬，甘寒滋液。然舌苔燥黄，不饥脘闷，痰塞中都，又是否可杂一毫无粘腻之药，以助热肆疟？脉既弦滑右甚，无非肺胃痰热郁窒，故迭药如此。玄参、知母，虽亦甘寒，然气味皆清，视麦、地之厚腻者何如，可以清润而不失其浊，此非浪用养阴者所得藉口。而竹茹、旋复、菖、枳、瓜蒌，则为痰热脘闷必需之品，是孟英之拿手绝伎，更非时下沉溺于叶吴二氏者所能梦见。惟病起已有腹痛拒按，且自知痰食内滞，何以方中止有化痰，绝不消导通腑，则下有"分娩不易"四字，脉甚于右，则左必不及，盖正气已馁，过于攻剋，亦有流弊。其不用破

〔1〕游夏　子游、子夏的并称。两人都是孔子的学生，长于文学，后遂称为"游夏"。

〔2〕马服之子　指战国时赵奢之子赵括。马服君为赵将赵奢之赐号。赵括徒读父书，只会纸上谈兵，终为秦军所败。

血者，则恶露仍行，腹痛明非瘀积，尚是易知。至此证之所以稍异于寻常者，惟发冷时有一"麻"字。难产正伤，气血周流，已形不及，故虽有当下之症，而始终不扰动其大腑，必待水到渠成，自然畅解。此又可见孟英之持重谨慎，未言之妙，读其书者，须当领会悟于无字之中。此王案《三编》之第一卷也，参论署徐然石亚枝纂辑，则案后断语当属徐氏手笔。然颐窃谓孟英案中，最多评断语，皆于医理大有关系，大有发明。而案凡三集，编者多人，虽诸公类皆知医，而何能精切惬当，如出一手。盖诸案固皆半痴山人亲笔点定，特讬之他人署名，以避诒痴符[1]之诮耳。如此案谓温散滋补，势必骤变，或瞻顾不用凉解，亦必热势纠缠，延成蓐损。盖新产阴伤，既有壮热，最易劫津，苟非及早清凉，岂不久延滋蔓，奈世皆狃于产后忌凉，所以热病必多变幻，此医界中革故鼎新之手笔，非孟英阅历甚深，安敢有此决断语！

阳明腑证　一

热在阳明，其症最多，幻化离奇，恒百出其变而不可思议。固不仅大热、大汗、大渴为在经之症，大便不通，为在腑之症也。如上之而为呕吐，为呃逆，多属胃热之攻冲；为痞满，为结胸，亦属胃气之闭塞；而热聚于里，灼液或痰，怪象纷纭，尤复不可枚举。则狂乱谵妄，上屋踰垣，骂詈笑啼，扬手掷足，固皆阳明之实热为之，即更进一步，气升火升，冲激脑经，而失其知觉运动，则痉厥瘛疭，抽搐惊惕，昔人所称为肝风煽动者，又皆热极之变。尤其甚者，则不动不言，如痴如醉，昏嘿尸寝，气微欲竭，近人所共知为逆传心包者，亦无一非阳明热甚之末路。不然而表药乱投，里热度外，则发斑发黄，又皆阳明应有之变态。即为疹为痦，亦肺胃气泄，现于肤表，惟多服柴、葛者，足以酿成之，实皆不能早为开泄宣化之坏证。而举国之治医者，尚以为时病中当有之义，不亦冤耶？仲景谓阳明属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苟能于阳明证中治之得法，必能一鼓荡平，肤功捷奏。近有王孟英、陆九芝两家，可谓旗鼓相当，功力悉敌。兹采古今名贤医案，即以在腑诸症，直接在经之热，取其易辨易治，最为明白晓畅，而其余各症，则另编次之，系列于后，固皆阳明之热，变幻为之者也。

孟英案《二集》一卷　王皱石广文令弟患春温，始则谵语发狂，连服清解大剂，遂昏沉不语，肢冷如冰，目闭不开，遗溺不饮，医皆束手。孟英诊其脉，弦大而缓滑，黄腻之苔满布，秽气直喷，投承气汤加银花、石斛、黄芩、竹茹、元参、石菖蒲，下胶黑矢甚多，而神稍清，略进汤饮。次日去硝、黄，加海蜇、芦菔、黄连、石膏，服二剂而战解肢和，苔退进粥，不劳余力而愈。

【平议】谵语发狂，本是热盛，清解大剂，似亦不谬。然苟非热有所据，亦何至如是其炽，此必有痰食蕴结在中，则无形之热，乃得凭藉以为山险，而负固不解。但与寒凉，何以去此胶固，甚则遏抑不通，而内外之气不相往来，乃有昏沉肢冷，热深厥深之变　王案眉评谓此正吴氏所谓清凉无涤秽之功而反冰伏其邪者，洵是确论。脉虽弦大，而反缓不数，正气已将有不续之虑，闭塞欲绝，势极可危。既有黄腻满布之舌苔，又有秽浊之口气，则脉虽不大，尚在可下之例。承气而必加竹茹、菖蒲，亦芳香开泄，兼涤痰浊，必不可少之法。

又《二集》四卷　杨某患感旬日，初则便溏，医与温散，泻止热不退，昼夜静卧，饮食不进。孟英诊脉迟缓，浮取甚微，目眵，舌色光红，口不渴，溲亦行，胸腹无所苦，语懒音低，寻

---

〔1〕诒痴符　古代方言，指没有才学而好夸耀的人。

即睡去，是暑湿内伏，而有燥矢在胃，机关为之不利也。先与清营通胃药二剂，热退舌淡，而脉证依然。加以酒洗大黄、省头草，即下坚黑燥矢甚多，而睡减啜粥，继以凉润，旬日而痊。

原本眉评：此湿胜于热之暑证也。以其湿胜，故不甚现热症，最足眩人，断为暑湿，足征卓识。

【平议】湿浊内蒙，恒令人昏昏默默，懒倦酣睡，不食而并不饮，湿温证最多此候。虽是热病，而热反不炽，脉必不数大有力，此案即其明证。但湿痰蕴积，舌当浊厚，治宜芳香开泄，以振中州之清气，如茅术、藿香、佩兰之类，最为灵应。而此人舌色光红，则湿必不盛，香燥似非所宜，但口不渴饮，目眵生糊，诚有湿浊盘据不去。其舌之所以光红者，亦犹误与温散，煽动其火焰，则此时嗜卧脉微，仍是湿邪蒙蔽，断为暑湿内伏，确有见地。所谓通胃药者，当即芳香开泄，清化湿痰之法。舌虽光红，病未入营，孟英心法断不用犀角、生地、玄参、麦冬之属，以助长滋腻。案中"清营"二字，大是可疑。迨至热退苔淡，则湿痰当已默化，脉当起而神亦当振，其依然如昨者，仍是窒塞不灵，或即前方开泄消导稍轻之故。乃以轻下之法，疏通壅塞，此非峻攻可比，仍不"泄化"二字本义，此又脉不大实，可用通腑之明验，亦以里有窒滞，而脉道因而闭塞，非里之无热也。温热下不嫌早，学者可书诸绅。

又《二集》三卷　俞博泉令郎患感，即兼腹痛而胀，胡某投以温散，二便不行，昏谵大渴，舌苔黑刺。孟英以犀、翘、楝、薄、栀、连、花粉、元参、大黄，服之便下神清。为去犀角加丹皮，二帖苔化热退，惟少腹梗胀，不甚知饥，改投栀、连、楝、蒌、延胡、橘核、苡蓉、花粉、制军诸药，连解黑矢，渐以向安。正欲养阴之际，而惑于旁言，另招金某，服大剂温补药，以图元气骤复，不知余烬内炽，营受灼而血上溢，液被烁而肌渐消，犹谓吐血宜补，形瘦为虚，竟竭力补死而后已。

【平议】腹胀且痛，实滞为多，更与温散，有升无降，为祸固捷。迨便解神清，苔化热退，而少腹尚胀，不自知饥，则胃肠之消化未复，肝络之气机犹滞。孟英选药，运肝脾而疏泄余垢，清热和血，各合其宜，目送手挥，面面俱到，恰合分寸，不疾不徐，最为精切。而昧者只知病后当补，则徒滞机轴，其弊已甚，复加之以温，则余焰复燃，势所必至，为热病善后计者，请以此案为鉴。

又《三集》二卷　关寅伯赞府家某厨患春温，渠主人颖庵治之弗瘳。为速孟英诊焉。脉来弦软而寸数，舌绛苔黑而神昏，谵渴溺红，胸腹拒按，是双传证也。夫顺传者宜通其胃，逆传者宜清其营，设法不容紊也。然气血流通，经络贯串，邪之所凑，随处可传，其合其分，莫从界限。故临证者，宜审病机而施活变，弗执死法以困生人。此证属双传即当双解，予凉膈散加犀角、菖蒲、元参，下之果愈。

【平议】舌绛苔黑，谵语神昏，渴欲溺红，胸腹拒按，阳明腑实，证情照著。热必当清，实必当去，凉膈双解，清泄中上，而即以导热下行，通泄腑垢，原是天造地设，巧合之方。即加犀角、元参，何当非清胃肠之热；菖蒲清芬，泄化痰窒，非为开通心窍而设。乃案语必比附于叶氏逆传者，正以通国医家，无不借此旗帜，自鸣的派，未能免俗，聊复尔尔，所谓举世皆浊，随其流而扬其波者，盖亦行道之恶习。须知病不在心，叶老之说，已不适用。且此病何尝从肺热传来，则逆于何有？而又创为双传一语，即顺且逆，试问文义上如何说得过去？毋亦好为奇僻，而不自知其理不可通。究竟胃腑之热，从何传来？顺字亦无着落。此求新太过，实是魔道，名不顺则言不顺，颐不敢为孟英阿私所好。但药病相当，不能不虚爇[1]心

〔1〕爇(ruò 若)　点燃；放火焚烧。《说文》："爇，烧也。"

香，膜拜于莲花座下耳。

又《二集》六卷　仲夏淫雨匝日，泛滥成灾，季夏酷暑如焚，人多热病（颐按：此道光二十年己酉事，是年淫雨为灾，江浙皆蒙大害），有沈小园者患病于越，医者但知湿甚，而不知化热，投以平胃散数帖，证极危殆，返杭日渠停居吴仲庄，浼[1]孟英视之。脉滑实而数，大渴溲赤，稀水旁流，与石膏、大黄数下而愈。仲庄欲施药济人，托孟英定一善法，孟英曰：余不敢师心自用，考古叶天士甘露消毒丹、神犀丹二方，为湿温暑疫最妥之药，一治气分，一治营分，规模已具，即有兼症，尚可通融。司天在泉，不必拘泥，今岁奇荒，明年恐有奇疫，但"甘露"二字，人必疑为大寒之药；"消毒"二字，人或误外证之方，因易其名曰普济解疫丹。吴君与诸好善之家，依法合送，救活不知若干人也。

【平议】大水成灾，固多湿病，然天气已酷暑，则湿亦化热，况是热病，岂有但用燥湿之理？医家只有见病治病，安有拘守一隅，不能随机应变者。脉既实而滑数，纵有便利，亦是热结之旁流，急下即所以存阴，湿热且然，则燥热者更可知矣。

附普济解疫丹（雍正癸丑叶天士定）：飞滑石十五两，茵陈十一两，淡黄芩十两，石菖蒲六两，川贝母五两，木通五两，藿香、射干、连翘、薄荷、白豆蔻各四两。

上药晒燥，生研细末，每服三钱，开水调服，日二次。或以神曲糊丸，如弹子大，开水化服亦可。

孟英自注云：此治湿温、时疫之主方也。按《六元正纪》五运分步，每年春分后十三日，交二运征，火旺，天气渐温；芒种后十日，交三运宫，土旺，地乃转湿。温湿蒸腾，更加烈日之暑，烁面流金，人在气交之中，口鼻吸受其气，留而不去，乃成温热暑疫之病，则为发热倦怠，胸闷腹胀，肢废咽肿，斑疹身黄，颐肿口渴，溺赤便秘，吐泻疟痢，淋浊疮疡等症。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腻，或干黄者，是暑湿热疫之邪尚在气分，悉以此丹治之立效。而薄滋味，远酒色，尤为辟疫之仙方。智者识之，医家临证，能准此化裁，自可十全为上。参喻嘉言、张石顽、叶天士、沈尧封诸家。

孟英又曰：家慈每于夏季茹素，且云汝辈为医者当知之。吾见疫疠流行之岁，无论贫富，无可避之，总由不知坚壁清野之故耳。试看茹素者独不可染，岂非胃中清虚，邪不能留乎。旨哉斯言，特谨识之。

【平议】叶老甘露消毒一方，本为湿温病湿盛而设，菖蒲、藿香、豆蔻，芬芳避秽，开湿痰，助运化，是湿淫于内之主药，而不嫌刚燥，夏秋暑湿令中，脾为湿困，清阳不宣，倦怠思卧，饮食不思，肢节懈堕者，以此振动清阳，为效奇捷。如其舌苔浊腻，则茅术气雄，亦所必需，尚不嫌燥；至若发热，胸腹痞闷，即是湿温，止宜先化中州湿浊，不可见热投表，助热滋蔓。方中黄芩、连翘，已为化热设想，而不多用凉药，自有分寸；滑石、茵陈、木通，苦泄淡渗，利水导湿，亦必湿阻溺短者为宜；神曲、贝母，亦开痰导滞之妙品。但川贝淡泊无力，不若象贝有力。此方专从湿阻着想，湿温初步最宜，以其热犹未甚，故选药上此。岂能治热焰猖狂之证，而乃自名甘露，又谓消毒，则病非可用甘寒凉润之时，药亦必无扬枝遍洒之力，又何得云毒，何可谓消！非所当名，本极可笑。此老见解不真，徒以自彰其丑，孟英改名，固不可缓。但此治湿热，亦不必遽谓之疫，盖为其年大水大荒，欲以醒人耳目，博人信用，确是当时恰合分寸之妙方。其实非可概治一切疫病，则"善济解疫"四字，亦觉不甚相称。观孟英立

---

〔1〕浼（měi 美）　恳托之意。

论，一则曰湿温暑疫，再则曰湿温时疫，三则曰暑湿热疫，处处不脱一个"湿"字，认题极真，方为切当之语，何不竟谓之普济湿温，庶几名正言顺。否则世俗不识药性，何以是方兼治热疫、寒疫，岂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耶！又按是证必有湿热痰浊，留滞中州，芳香开泄，亦所以疏通痰湿，非仅仅行气之作用。而孟英竟袭用叶老气分、营分成语，欲以与神犀丹两两对峙，认作气营两大主方，亦觉未尽妥洽。总之香岩气血营卫之辨，实是纸上空谈，于病情上何能划清界限？而盛名之下，几于吐辞为经，后之学者，无不援以为例，正为识力未到，不得不人云亦云。究竟在气在营，空空洞洞之名称，仍是七寸三分帽子，随处套得上去，非切当语也。壁坚清野一层，教人淡泊自守，免得被秽浊有所依据，洵推避疫最上乘禅。盖疫症之挟痰湿者最多，不图闺阁中人，见理如是真切，孟英明医，禀于天纵，芝草灵根，其来有自矣。

此方诚宜生研，见火恐以助燥，药性必失本真。术恐炒进无用，乃原书于"生研细末"句下，注有"见火则药尽热"六字，盖惟恐市肆中生研难细，易用火烘，故作危词，欲人惊觉。然笔之于书，究属言过其实，失著作家体例矣。

附神犀丹：犀角尖（磨汁）、石菖蒲、黄芩各六两、直生地（冷水洗净、浸透捣绞汁）、银花各一斤（如有鲜者，捣汁用尤良），粪清、连翘各十两，板蓝根九两（无则以飞净青黛代之），香豉八两，元参七两，花粉、紫草各四两，各药晒研，切忌烘炒。研细，以犀角、地黄汁、粪清和捣为丸，切勿加蜜。如难丸，可将香豉煮烂。每重三钱，凉开水化服，小儿用半服。如无粪清，可加人中黄四两研入。

孟英自注云：温热暑疫诸病，邪不即解，耗液伤营，逆传内陷，痉厥昏狂，谵语发斑等症，但看病人舌色干光或紫绛，或圆硬，或黑苔，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觉神情昏躁，而舌赤口干者，是温暑直入营分。酷热之时，阴虚之体，及新产妇人，患此最多，急须用此，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数，误投别药以偾事也。兼治痘疹重毒，及带紫斑危证，暨痘痦后余毒内炽，口糜咽腐，目赤神烦诸证（上本叶氏，参治验）。

【平议】此方为热伤阴液，津干火炽之主剂，但是舌质干光，紫绛黑燥，或至芒刺碎裂者，皆是至不可少之要药。此是热焰猖狂，燎原极盛之时，非决西江之水直灌不可。鲜地、鲜斛、元参、知母之属，皆当用至两许者；犀角必水磨成汁方有功效，近之药肆中，恒于鲨鱼皮上磨屑，仍是小粒，入胃必不能消化，费而不惠，最宜戒之；直生地即鲜生地，粪清即金汁，非久藏数十年者不可，恐不易得，颐谓以人中白水飞，漂澄数次，去黑滓用之亦佳，尚在人中黄之上，用五六两不嫌多；青黛多石灰质，不可用，如有鲜大青叶更佳。惟此等症候，多有肠胃实滞，大腑燥屎者，则更合以承气，尤为要诀，仅与清凉，亦尚无济。叶老虽谓此是逆传心营，实则阳明经腑之病，犀角、地黄，何尝非清胃要药？其昏狂谵妄，瘛疭痉厥，抽搐动惕诸症，则气火甚盛，上冲脑经为病，亦不可概以为心病，清火通腑，斯气降而脑不受激，所以可愈。即是《素问·调经论》之所谓气血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者，其理可深长思也。

徐洄溪案　苏州柴行倪姓，伤寒失下，昏不知人，气喘舌焦，已办后事矣。余时欲往扬州，泊舟桐泾桥河内，适当其门，晚欲登舟，其子哀泣求治。余曰：此乃大承气汤证也，不必加减。书方与之，戒之曰：一剂不下则更服，下即止。遂至扬，月余而返，其人已强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与病及证俱对者，不必加减，若病同而证稍有异，则随证加减，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也，若不当下者反下之，遂成结胸，以致闻者，遂以下为戒。颠倒若此，

总由不肯以仲景《伤寒论》潜心体认耳。

【平议】神昏气喘舌焦，阳明腑实，诚有此六字之症，不必察脉，犹有可说。盖大闭大塞之候，脉亦有窒塞不通者，固不能必以脉实大为可攻，脉濇小为不可下。然迳不视病，以耳为目，设使病家传之不真，亦足贻误。彼本非知病之人，所称病状三五句，何得深信不疑，遽与立方；此故神其伎，诒痴符耳，易以启学者心粗气浮之弊，此老得毋自信太过。末谓不当下而反下者成结胸，此虽仲景明文，须知痰食互滞之人，即不误下，亦多有结胸痞塞者，奚必误下而始有之？仲景书固不可不熟，然亦必不可拘泥，不知变化，否则未误下而痞结者，仲景本论，竟无是法，又将何以治之？

陆定圃《冷庐医话》　钱圹吕楼村司马治方氏子，伤寒疾革，议用牛黄清心丸。吕曰：邪在腑，上蒙心包，开之是揖盗也，宜急下存阴，投以犀连承气汤，一服病愈。

【平议】此虽不详脉证，未免太略。然"开门揖盗"一句，大可挽回叶派之劫运，合存之以为若聋聩鼓晨钟。

又　青浦何书田其伟治徐姓，昏热发狂，力能踰墙屋，何曰：是邪食交结也。则其人果以酷暑食水浇饭，旋就柳阴下卧也。以大黄枳实下之愈。

【平议】阳明热甚发狂，其力倍蓰[1]，必有痰食交结，以为山险，所以其热愈甚，其力倍加。仅仅热炽，何能有此力量！是案虽言之太略，固自可存。若仅以甘寒凉润为治，岂徒如水浇石，无济于事，那不如油入面，更全胶固耶。

马元仪《印机草》　卜晋公患伤寒，数日面赤躁烦，手足搐搦，起卧转侧不安，口燥渴，大便结，或用清火发散俱不应，诊其脉虚涩兼结。夫涩则伤阴，结则气滞，得之忧思劳郁，肺胃受伤，津液亏而虚邪结也。散邪清火，适所以耗其阴而留其邪耳，治法必须大剂滋解乃可。用瓜蒌实一两，紫菀三钱，枳实、桔梗各一钱，秦艽一钱，杏仁、苏子、半夏曲等，一剂便得大睡身安，调理数日而愈。此案《印机草》有之，而文较略，然嫌不甚清析，兹从魏氏《续类案》本。

【平议】躁烦燥渴，起卧不安，面赤便结，甚至搐搦，俱是阳明实证。脉之结涩，正是闭塞不通之应。方用蒌实至一两（《印机草》作蒌仁，无分量），及枳壳、杏仁、苏子、半夏，何一非宣通实滞之药，亦止与承气相去一间耳。何以用药则如此，而立论则曰虚邪，宜大剂滋解？不料"滋"字有如此字义，意者病家自认为虚，非补不可，姑为是说以顺其旨，盖即王良诡遇之智。然刊入著作，则大不妥，且《印机草》中颇喜用"虚邪"二字，终是措辞未当。

又　头痛发热，口干便秘，不得安卧，此邪风外炽，实热内燔，表里邪结之候，当上下分消其势，表里交治其邪，斯汗不伤表，下不伤里。防风、荆芥、薄荷、大黄、芒硝、山栀、石膏、桔梗、滑石、黄芩、连翘。

【平议】此有表而复有里者，凉膈加荆、防双解，正合题旨。惟原方重在膈热，故用硝、黄通里，而用蜂蜜甘以滞之，使留连膈上，缓缓下行，本非下法，方名可悟，是制方之妙义。此则上下分消，表里两治，欲其下行，则不用蜜，于此可知善用古方之法。倘令薛立斋为此，则浑仑呆用矣。此证头痛，已是里热上蒸，未必外风，荆、防解表，尚嫌泥古。

又　发热神昏，谵语胸满，舌苔黑刺，面色枯瘁，时有喘咳，日晡益甚，此肝火内鼓，心火上炎，肺金失养，胃土无滋也，为定开结滋燥法。瓜蒌仁、枳壳、苏子、杏仁、半夏曲、芦根。

---

〔1〕 蓰（xi 音洗）　五倍意。《集韵》："蓰，物数也。五倍曰蓰。"

服后倦卧片时，神气颇清，右脉亦透。但涩象不减，重按少神，舌上苔刺去而复生，虽有转机，但津液元气，枯竭之极，所恐者药之假不能济其真水火也。转用人参、生首乌、知母、生地、川连、芦根。

两剂后，涩象渐减，胸满顿释，面色转泽、眠睡颇安。但舌苔未尽去，中脘以下，尚有滞闷，此上焦津液虽回而中州运化失职也。前方加枳实、山查，一剂而中满释。转用人参、石斛、茯神、枣仁、归身、白芍、橘红、贝母、生地、炙草、麦冬、川连。

服后周身发疹，表间微热，此余邪尽从外达。用荆芥、大力、干葛、防风、杏仁、桔梗、前胡、苏子、薄荷。

诸症悉已。用人参、制首乌、白芍、茯苓、鳖甲、丹皮、石斛、半曲、甘草。

【平议】此案初诊，发热神昏，谵语胸满，舌苔黑刺，日晡益甚，虽是痰热结于中焦，然已是阳明腑证。而第一诊虽不言脉，而二诊三诊皆有"涩"字，以其脉涩不显，疑是正虚，不敢孟浪。幸用药尚能开泄去实，故二诊颇有转机。抑知脉濡不起，正是实结于里，故脉亦为之不扬，且较之实火之脉，开塞更深一层。若能早下存阴，当可一鼓荡平，不劳余力。乃第一方既失之力薄，而第二诊舌刺复生，里实可决，何以参、地腻补，首乌涩滞，宜其脘下之滞闷不去。则第三方虽曰胸满顿释，只怕未必，迨加枳实、查肉，而后中满始宽，则宜通不宜补，已得明验，何以又是参、夏，遂令胸中痰浊郁积多日，无可透泄，而外发为疹。幸而元气能支，尚得达之于表，然道途已远，却是险象。使早为之泄化于中，何致有此。而疹发之后，则又集一大队透发之方，一似除透疹外无复可用之药者，何其呆笨一至于此！不知此是自里而变化外达者，已非表邪，则用此等治法，实是大谬。其末后一方，又嫌腻滞补涩，恐余焰复燃，尚有变卦在后。统观前后，功不补患，无非浊痰不化，早投补药之咎，如果再有反复，则此人之命危矣。

曹乐山医案(旧抄本)　沈，病交五日，身热无汗，头晕神疲，腹疼拒按，谵语神蒙，苔黄口渴，脉小而数。风湿化火，表里不解，津液渐干，甚至鼻煤煽动，几有不克支持之势，痉厥闭脱不可不虑。凉膈散加黄连、全瓜蒌、象贝、枳实。

【平议】腹痛拒按，里证已亟；脉小亦是闭塞之征；鼻煤鼻煽，肺燥极矣。凉膈加蒌枳，亟下存阴，至不可缓，处方颇有力量。闭脱二字，于法必不可连而言，叶氏好用之，终是此老之粗率。后之学者，当以为戒。

再诊：得下得汗，表里两解，鼻煤鼻煽皆和，拒按亦减。身热不能退清，腹痛胁痛，苔黄且焦，口干苦，脉数大且弦，阳明之邪，传入少阳也。尚虑津液劫干，发为痉厥。

小柴胡汤去参、夏，加花粉、川贝、川连、赤芍、黑栀子、竹叶。

【平议】一下而余焰未清，腹仍痛，苔焦黄，脉大数弦，尚可再下，谓是少阳证，诚然。然纯是肝胆火炽，清解犹虞不及，而偏以柴胡升发之，终是明人之毒。须知里不清，则身热必不净，此非可以表药解者。然百年以前，医者皆不知也，自谓津液劫干可虑，则柴胡升阳发汗，最是劫液最灵之药。贝母必宜用象贝，川贝淡泊无功。

柳选王旭皋案中卷　胸闷头痛，寒热往来，邪在少阳；有汗热仍不解，是伤于风也；舌心苔薄，边色干红，阴亏之体，邪未外达，而津液暗伤，渐有化燥之象。证经七日，中脘拒按，似欲大便而不得出，少阳之邪，传及阳明，胃气将燥实矣。防其谵语，拟少阳阳明两解法治之。柴胡、黄芩、半夏、枳实、甘草、瓜蒌仁、豆豉、黑栀、桔梗、竹茹。另滚痰丸一钱五分。

柳谷孙曰：温邪深伏者，往往有汗不解，未必皆因于风也。少阳阳明合病是大柴胡证，

想因当燥未燥，故不用大黄，稍用滚痰丸以示意也。

【平议】寒热往来，病在少阳，似矣。然既有汗而热仍不解，即是阳明证之热汗，柴胡升阳发汗，轻迅灵捷，惟无汗可用。此人发热头痛有汗，而更以柴胡升发之，提其气火，有升无降，已足使痰热不泄，大便不行，酿成种种危症。此案反复，屡濒于险，即此开手柴胡一味，已肇祸胎。况乎症经七日，岂乍感时必当轻疏者可比？且更有中脘拒按，明是痰热窒塞；欲大便而不得，明是地道不通，表证已轻，里证渐显，此等只宜专与开泄通腑，则痰热两涤，自能去其山险，击其中坚，擒贼擒王，事半功倍。乃一误于"阴虚"二字，作茧自缚，即不敢放手开通中脘，并泄大便；再误于邪在少阳，不得外达。认定外达少阳之邪，非柴胡不可，竟不悟拒按、不大便两者，皆是阳实确症，适与"阴虚"二字，绝对相反。且果是阴虚，又岂何柴胡升散，立拔其根而速其蹶？然又谓传入阳明，胃将燥实，似亦未尝无先见之明。药用蒌、半、枳、茹，合以滚痰丸子，未必无开痰去实力量，但此丸只用钱半，必嫌太轻，则推之半、茹、枳实等物，其分量必失之轻，药尚未能中病，岂非即为阴虚一层，拘束碍手。而柴胡升举，甘草粗腻，又与开痰泄降，背道而驰，鉴贲育[1]而临大敌，尚复奚以制胜。则又邪在少阳，认证太清之误事，遂令瑕瑜不掩，功罪同归。假使吃重阳明，不杂柴、草，下手得力，纵有反复，或可不致如后文之险。读仲师书者，又安得不自具只眼，认题真切。柳选此案入伏气门，意谓惟是伏邪，其来深邃，故多反复。评语中且明言温邪深伏，确在少阳，宜用大柴胡，尚不语此案所以变化不测之故，即在柴胡一物。且果是伏邪，则病本在里，升之提之，亦是助长火焰。此论似是实非，却有毫厘千里之谬。

再诊：得汗得便，邪有松达之机，是以胸闷、心跳、烦懊等症悉除，而头痛略减也。虽自觉虚馁，未便多进谷食，亦未可即投补剂，但和其胃，化其邪可耳。豆豉（炒香）、豆卷、半夏、川贝（炒）、陈皮、赤茯苓、郁金、石斛、通草、竹茹。

柳谷孙曰：方极妥洽。

【平议】得便固佳，得汗则气焰益浮，即恐有变爻，随在其后。自谓邪松者，大腑通而结塞开，其说固是。而即以"达"字继之，则木气愈达，而日后横逆诸变，确是邪达使然。设无柴胡，当不至是，此时之头痛减，乃便行气降之佳象，非外寒头痛因汗而解，此亦辨证之必不可错认者。须知此时中脘必未大舒，观方中仍有郁金、半夏可知，而案中则已有虚馁字样，亦因前案既言阴虚，则便行之后，即不敢再与泄化。要之痰热未尽，余焰未平，此时若能更进开泄一方以疏余垢，当可浪静风恬，波澜不起，乃仅仅郁金、半夏，其力未逮。且又谓外邪当化，再以豆豉、豆卷，疏而散之，虽似比昨日之柴胡少轻，然当时市肆中之豆豉，已以麻黄汤浸，不啻再为表散一回，宜乎气火一浮，痰热更炽，而燃天动地之怒涛，乃不旋踵而排山倒海来矣。柳谓方极妥洽，岂其然乎？

三诊：得汗得便之后，用和胃化邪法，一剂颇安，两剂反剧，良以畏虚多进谷食，留恋其邪，不能宣化。郁于心胃之间，湿蕴生痰，热蒸液烁，遂见烦躁恶心，错语等证，两手寸关脉细滑数，两尺少神，舌边干红，心苔黄腻，皆湿热郁蒸，将燥未燥，欲陷未陷之象。当此阴亏之体，能不虑其内陷乎？拟导赤泻心各半法，生津化浊，和胃清心。犀角、川连、半夏、枳实、赤苓、鲜石斛、连翘、橘红、黑栀、生草、通草、郁金、竹茹、芦根。另万氏清心丸六分。

柳谷孙曰：推论病源，未尝不细意研求。但伏温之邪，每多一层解后，停一二日再透一

---

〔1〕贲育　指古勇士孟贲、夏育。《史记·汲郑传》："虽自谓贲夏，亦不能夺之矣。"

层，且每有后一层之邪，更甚于前者，此证乃第二层之邪发作耳。观后数案，病情自明。若谓谷食恋邪，与以后病情不合矣，且不至有如此重候也。查万氏原方中山栀、川连、郁金，均已入煎剂，所少者牛黄一味耳，且似此病情，可不必加用。

【平议】大便虽通，必有痰热未尽泄化，仍用表药，而一剂颇安者，豆豉、豆卷疏散之力，尚皆是确论，岂非前方泄化之力量太弱，而又以表药助之升腾。“留恋”二字，即在前方两剂，化邪而邪竟达，功效原来如此。凡治温热病好用表药达邪者，必有此一番效果。乃作者偏能诿过于谷食，绝不悟用药之乖张，亦可谓巧于脱卸。此时烦躁恶心，舌苔黄腻，自谓湿热郁蒸，亦有明见，则自当清宣化浊，亟亟疏通，补救挽回，犹易为力。况既称多食，则两日之中，必已加餐，更当消食消痰，双方并进，使胃腑通而热无凭藉，则神昏谵语，覆杯可安。脉之所以细数少神者，正为痰食结塞，而脉道为之不显，当以黄腻之舌苔为据，苟得腑气开通，其脉自起。乃既误认阴亏在先，则一见脉细，更自心慌，且惑于叶氏内陷之论，遽以犀角、牛黄，先开心气，引邪深入；复加鲜斛、甘草，滋腻恋邪，均是痰家禁药，亦与见证之恶心，案语之湿热郁蒸，大相背谬。虽有连、栀、橘、半、郁、枳、苇、茹，泄化之品，而亦功不补患，生津养阴之误，其害如此。斯时热邪仍在胃腑，确是欲陷未陷，自得犀黄，开门迎敌，而热乃真陷心经矣。九芝封翁所谓第一帖之犀角是送入者，此也。欲生津而适助痰热以灼其津，欲清心而反为响导以速其陷，叶派治温，皆是一副衣钵，旭皋固堕其术中而不能悟者也，可畏哉！　柳谓邪每有一层解后，二层再发，其第二层之症，且有更甚于前者。湿温病中，确多此候，正以湿痰互阻，泄化不尽，最多反复，原不系乎伏气之浅深。然苟能开泄清宣，而不以滋腻甘寒，助其盘据，则治验亦自可睹。所最可怕者，舌苔厚腻，而叶派之犀角、牛黄、麦、地、鲜斛耳。柳谓观后数案，病情自明，颐请即以是案数方证之可乎？

四诊：证变十二日，身热不扬，神昏舌短，苔霉，邪入膻中，闭而不达，急急清泄芳开，希冀转机为妙。犀角、鲜生地、豆豉（同打）、元参、牛蒡子、枳实、郁金、天竹黄、石菖蒲、鲜石斛、鲜薄荷根、芦根。另紫雪丹五分。

柳谷孙曰：此案病情大是可危。

【平议】犀角、牛黄，开门揖盗，献城迎贼，果也欲陷未陷之邪，乃直入心宫，而神益昏、热不扬，舌短苔霉，浊痰尤甚。上方之自谓清心化浊者，其功安在？清心而心更不清，化浊而浊乃益甚，犀黄、鲜斛之效如是，则甘寒生津，正以助痰浊而增其负隅之势耳。自谓邪入膻中，闭而不达，宁非确论，其亦知所以入而所以闭者，何故？则素用犀角、牛黄、麦、地、鲜斛者，直是到老不悟。然此时确已邪热入心，则欲其开泄心热，乃必不能不仍用犀、地。九芝亦谓第二帖之犀、地尚拔不出，必第三帖犀、地，而心闭乃开，正为此案传神写照。鲜地、豆豉同打，是九芝所谓不全之黑膏，吴人惯用之，亦是叶派衣钵；牛蒡欲其开泄，然此物确有泄腑通便之功，用于此时，尚是恰好，与柴、葛之专于泄表者不同；紫雪虽曰芳香，专能开闭，究竟全体大用，功在朴、硝，是症之闭，虽亦在心，而其实何尝不在胃，通腑导浊，急下最佳，只投五分，尚嫌其少。此时若能荡涤畅快，还可省得多少弗事，而乃盘马弯弓，养精蓄锐，决不肯早为导浊，消患无形，岂不如是，不足以显医家之能力耶！然而生死之机，已在不可知之数矣。方中化痰力轻，鲜地、元参，不能开闭，竹黄不及胆星，所以其效亦缓。

五诊：神情呼唤稍清，语仍不出，邪欲达而未达也；胸胁红点稍现，迹稀不显，斑欲透而未透也；口臭便秘矢气，阳明燥实复聚也；舌短心焦边绛，膻中邪火方炽也。芳香开泄之中，参以生津荡实，竭心力而图之，冀挽回于万一。前方加沙参、生地、大黄、元明粉。

柳谷孙曰：服此方后，想已得有大解。气分之邪热得泄，故下方专于清营。

【平议】呼唤稍清，语声不出，九芝所谓第二帖之犀、地，拔邪不出者，得此案始为实验。然亦为前方芳香有余，通泄不及，势必迁延，何能捷应！斑点隐现，口臭矢气，必至此而始知阳明实结，始用硝、黄，一线生机，救命全在于此。然已是焦头烂额之上客，与曲突徙薪者，究竟何如？柳评谓得大解，气分之邪热得泄。颐谓通腑之法，非治气分。柳氏此言，太不可解。

六诊：口臭喷人，胃火极盛，斑疹虽见，透而未足，目赤神糊，脉洪口渴，急速化斑为要。古法化斑以白虎为主，仍参入犀角、地清营解毒，再复存阴，又适合玉女煎法，未知能应手否？鲜地、豆豉（同打）、石膏、薄荷头（同打）、犀角、天竹黄、知母、人中黄、麦冬、沙参、洋参、大生地、石菖蒲、芦根。

柳谷孙曰：此方与后方如仍加大黄以通胃腑，则伏热得泄，可免后来许多周折。

【平议】口臭犹盛，脉又洪大，自亦知胃火极盛，何以即去硝、黄而遽投麦、地，岂一误犹嫌未足，必再助其痰浊，长其余焰，使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始不愧为弄潮儿耶？追参、麦、二地三进，则第九诊乃又用硝、黄，纯是药力至成之病。柳谓此时宜通胃腑，是也。惜乎言之于此，已觉稍迟。颐则谓苟能于第一方即用之，已一了而百了矣。惟吾侪今日，则无此大戏法好看，或未免可惜。

七诊：目能识人，舌能出口，证势渐有生机，法以大剂存阴，冀其津回乃吉。大生地、洋参、麦冬、鲜地、鲜斛、元参、北沙参、犀角、石膏、生草、蔗汁。

柳谷孙曰：至此始有转机，亦险矣哉。

【平议】此时病情，诚是转机，然大生地、麦冬、甘草，粘腻已极，且无一味灵通运化之药，则痰浊即从此滞，死灰宁不复燃耶！此后病势，亦必随药力而别有转机，所转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八诊：黑苔剥落，舌质深红，阴津大伤，燥火未退，左脉细小，右脉洪数，是其征也。此际阴伤火旺，少阴不足，阳明有余，惟景岳玉女煎最合，一面泻火，一面存阴，守过三候，其阴当复。鲜生地、石膏、元参、洋参、知母、生草、大生地、黑栀、连翘、芦根。

柳谷孙曰：有形之垢已去，无形之热犹存，用药仍宜虚实兼顾，不敢稍忽也。

【平议】此案大错，即误于第一案"阴虚"两字，所以开手通泄太轻，遂令迁延变幻，直至口臭矢气，始悟阳实，恰与阴虚一层，地北天南，遥遥相反。当亦知阴虚两字之不适于用，否则硝、黄何以治阴虚？不谓大便乍行，阳实稍减，即是大地、麦、甘，又转身到阴虚上去，铁聚六州，只铸大错，而且一之不已，至再至三。又无一泄化开痰，助其宣通，宜乎窒塞转加，阴虚不复，阳焰又张。此时右脉洪数，胃又实矣，复何得矢气频仍，而始知通腑？且阳明有余，固亦昌言不讳，然试问滋补粘腻如是，岂所以治其有余之阳明？而案语终是阴津大伤，少阴未复，竟是到底不悟。

九诊：频转屎气，咽喉干燥，燥则语不出声，此阳明燥火熏蒸，津不上承，重救其阴，兼通其腑，再商。

大生地一两，鲜生地一两，沙参一两，麦冬三钱，海参二两，元参五钱，大黄（酒浸）三钱，元明粉三钱，生草四分

柳谷孙曰：此吴鞠通增液承气也。因腑中垢热又聚，故用药如此。　如前第六、七方中仍兼大黄用之，则无此波折矣。海参腥秽不堪入口，拟去之，仍加洋参、石斛。

【平议】阳明有余，复投粘腻，方欲其润，而转增其燥，连朝生津存阴之药，功力安在？此实火之所以必用苦寒，而不可误与甘寒者，读此治验，当其恍然。然是方硝、黄虽重，而仍是大地、麦、甘，杂然并进，所以后文终是迁延，不能速效。吴氏增液与承气同行，何能知甘寒苦寒，必无并行不悖之理，而世方以为此是鞠通虚实兼顾之妙用，味道模棱，最是小人伎俩，学者慎弗蹈此，自堕人格。海参入药，亦是叶氏陋习，谷孙讥之宜也。

十诊：下后阴液未回，急当养阴醒胃。大生地、洋参、茯苓、橘红、麦冬、石斛、北沙参、元参、谷芽、蔗皮。

【平议】下后仍是此方，终不悟甘寒滋腻之弊。橘红、谷芽，虽能醒胃；大地、麦冬，仍是增腻，此后之不致再成胃实，犹为侥幸。

十一诊：耳聋无闻，舌干难掉，阴津大伤，用复脉法。大生地、阿胶（川连末炒拌）、麦冬、洋参、炙甘草、元参、鸡子黄。

柳谷孙曰：热去阴伤，此后可专意养阴矣。然耳聋未聪，则阴经尚有余热未泄也。

【平议】耳聋是肝胆之浮阳未戢，舌干是实热之灼烁依然，一路畏苦寒荡涤而不敢用，几于认贼作心腹，引寇以破家。究竟大队养津而津乃不回，其咎安在？岂非无数甘寒，有以藉寇兵而卖盗粮耶！此时复脉，仍是无聊之极思，实与以上诸方，同此蔽锢，而阿胶、鸡子黄，更以助其窒塞耳。请观下案，当觉大悟。然柳氏亦谓热去阴伤，可以专意养阴，更唱迭和，真是吾道不孤。总之叶派甘寒，名为养阴，而其实不啻专以助阳，举国滔滔，沉迷不悟，宜乎温热之病，共知难治，此枉死之所以接踵。而病家医家，虽目击心伤，卒之覆辙相寻，一毫不变，真是气数之劫运为之矣，宁不可痛！

十二诊：叠进滋阴大剂，生津则有余，泻火则不足。今交三候，齿垢退而复起，神色已清，非阴之不复，乃燥火未清耳。贤者观过知仁，智者见微知著，今当转笔，法宜轻清。洋参、枳壳（麸炒）、川贝、橘红（盐水炒）、枣仁（猪胆汁炒）、赤苓、川连、（盐水炒）、竹茹（雪羹煎）。

柳谷孙曰：此方用意不甚亲切，缘此时仍宜养阴泄热，两层兼到，方合病机。

【平议】叠进滋阴大剂，生津宁不有余，何以津仍不生，火仍不减，齿垢既退，且能复起，则非惟不能存阴退热，而更以助热烁阴，滋液甘寒，其弊一致于此。颐前谓侥幸不至再成胃实矣，不意至此而亦与胃实相去不过一间。所喜旭皋到此，竟能大彻大悟，自知甘寒不足泻火，燥火仍是未清，乃谓观过知仁，真个所供是实，良心发现，自定爰书，不为掩耳以盗铃，居然挺身认罪，不欺暗室，最堪钦佩。此番转笔，纯从苦泄宣通着手，一变连朝甘腻生津恶习，而痰浊乃得有泄化之机，实热乃得有衰减之兆。下案明言诸恙向安，则是方轻灵之效，固可想见，此人不死，赖有此耳。不谓谷孙反以为不甚亲切，必仍欲养阴，使其窒塞以死而后快，真不知其是何居心。川贝仍宜改用象贝。

十三诊：诸恙向安，每啜稀粥，必汗出沾濡，非虚也，乃津液复而营气敷布周流也。小便涩痛，余火未清，惟宜清化而已。冬瓜仁、甜杏仁、鲜石斛、黑栀、甘草梢、生谷芽、通草。

柳谷孙曰：小便涩痛宜参导赤泻心各半汤加生地、木通、连、柏。

【平议】亢热久踞，真气大伤，此时实邪渐化，虚阳不藏，故啜热饮，则汗流夹背，热病后恒有此证，那得以为非虚？营气敷布，却有譌言[1]，不可为训；小溲涩痛，岂独余焰未清，亦是真阴未复，此宜清润养阴，潜阳摄纳，以为善后，又胡可更授苦燥渗泄，以重其困。柳氏

（1）譌（wèi 卫）言　譌，诈也。与伪通，见《正字通》。譌言，即伪语也。

木通、连、柏，可治湿热壅塞之溲涩，非所论于大病乍瘥时也。

十四诊：病退之余，日间安静，至夜发热神糊，乃余热留于营分也。小便热痛，心火下趋小肠，仿病后遗热例，用百合知母滑石汤合导赤散。鲜生地、木通、甘草梢、竹叶心、川百合、知母、滑石，泉水煎汤煎药。

柳谷孙曰：病后余波亦题中应有之义，方亦轻清合度。

【平议】大病初退，夜热神糊，尚有余热逗留阴分，仍宜少少清泄。然真阴大耗，神不自持，正当清养，其小溲之热痛，亦必润泽清滋，以求津液回复，苦泄大非所宜，末二方甚不贴切。拟用滋填摄纳，固守宁神，轻清不腻之品，如鳖甲、女贞、枣仁、柏仁、白芍、萸肉、杞子、沙苑、龙牡、淮麦之属，庶几近之。统观全案，一误于柴胡、豆豉之表散，再误于阴虚脉小而养阴，反复频仍，尤以大生地、麦冬，用之最多，窒塞最剧，几与陆九芝论《指南·湿热门》席姓七诊，同一覆辙。而彼之终于不治，此则幸获安全者，彼惟始终填补，那不闭塞以死？此幸有两次之硝黄，然硝黄之后，仍是滋腻，病变亦骎[1]骎日剧，尤赖有十二诊一方，舍重就轻，疏泄浊垢，而热乃渐解，惟药石尚轻，想所服必不至一二剂。然柳氏反訾[2]其不切，此医道所以能言，而亦知音之未可多得也。此中神髓，微乎微乎！

柳选王旭皋案　舌干而绛，齿燥唇焦，痰气喘粗，脉象细数，无形之邪热，熏蒸于膻中，有形痰浊，阻塞于肺胃，而又津枯液燥，正气内虚，恐有闭厥之变。拟化痰涤热以治其标，扶正生津以救其本。必得痰喘平，神气清，庶几可图。羚羊角、鲜生地、元参、葶苈子、旋覆花、代赭石、苏子、杏仁、川贝、沉香、竹沥、姜汁、枇杷叶、茅根肉。另滚痰丸三钱，人参汤送下。

柳谷孙曰：虚实兼到，立方颇为详尽，方中药品已多，苏子、旋、赭可以去之。

【平议】舌干色绛，齿燥唇焦，热已灼烁津液，而痰浊上壅，锢蔽不通，此前手不能泄化于早，养痰成害之过。想必叶派救阴滋腻，尝之多矣，所以气上不下，喘促欲死，神志昏蒙，此时津液欲干，固不得不惜径于玄参、鲜地，而开痰泄降，迭药甚当，力量亦足以去病，法当所向有功。惟脉之细数，实缘窒塞太过，经隧不通，犹非真虚之候，观下案即言洪大，可见痰浊开而脉道自起，则痰喘尚是实证，人参颇嫌太早，反助其壅，而缓开泄之力，所以效力犹不甚捷。柳谓可去旋、赭，须知斡旋转运，镇坠热痰，此方之中，二味却非闲冗，惟苏子辛温，不甚合拍耳。

再诊：头汗淋漓，痰喘不止，脉形洪大，面色青晦，舌红干涸，齿板唇焦，此少阴津不足，阳明邪火有余，火载气而上逆，肺不降而为喘，证势险危，深防厥脱。勉拟救少阴之阴，清阳明之火，益气以收其汗，保肺以定其喘，转辗图维，冀其应手为妙。大生地、海浮石（拌炒）、洋参、五味子、牛膝、麦冬、石膏、炙草、桑皮、川贝、陈粳米煎汤代水。另用人参一钱，煎汤冲服。

原注：此玉女煎合生脉散，盖温病以救阴为急也。

柳谷孙曰：前后三案，均有齿垢唇焦见症，其胃腑中有垢热可知，用玉女煎法清胃救津，大致亦合，若于中稍参泄热之意，则见效更速矣。方中五味酸敛，炙草、粳米甘腻，均不相宜。

---

〔1〕 骎(qin 侵)　马跑得很快的样子。《说文》："骎，马行急貌。"

〔2〕 訾(zǐ 梓)　诋毁，说坏话。《广雅·释诂》："訾，诅也。"

【平议】一投泄化而脉即起，正是痰塞渐疏，气机渐转之佳朕[1]。但喘不止而头汗多，尚是升多降少，案中不言大便，可知地道未通，正当如法踵进，庶几下行为顺，病机枢要，端在此时。况更有齿板唇焦，显然腑实之确证。立案亦明言阳明邪火有余，则惟退热可以存阴，泄降可以定逆，法当消导，确凿无疑。何以药则滋腻未足，再加酸收，无一非实热痰喘之鸩毒。甚且自谓益气可以收汗，保肺可以定喘，方后又谓救阴为急，竟不知益气保肺，阻其下降，为害何如？而如是之大队甘腻，又何可以清阳明有余之邪火？认证全错，用药全反，此人不死，尚是天幸。柳仅谓五味、米、草不宜，特其一端耳。下录旭皋湿温一案，能引《伤寒大白》唇焦为食积，何以此案只知蛮补，想是此人之劫运使然，否则药病不投，何竟背谬至此。

三诊：头汗稍收，痰喘稍平，脉大稍敛，但气仍急促，而心中烦躁，舌红干涸，齿垢唇焦，津液犹未回，虚阳犹未熄，上逆之气犹未下降，虽踰险岭，未涉坦途。现今心腹似有透痞之象，是亦邪之出路，仍拟救少阴、清阳明，再望转机。洋参、北沙参、元参、大生地、蛤壳（拌炒）、通草、竹叶、枇杷叶、陈粳米煎汤代水。

【平议】汗稍收，喘[2]稍平，说得好看，聊以自欺，否则气仍急促，岂有稍平之义耶？只知甘腻助痰，是证安有应手之望，遂令实邪无路可泄，发为疹痦，迂道而出，实是坏证。而仍些一班毒药，此人必无俾全之理。

四诊：阴津稍回，气火未平，仍宜步步小心，勿致变端为幸。沙参、洋参、生地、麦冬、鲜石斛、茯神、泽泻、石决明、天竹黄、芦根。

柳谷孙曰：仍以养阴之法收功。

【平议】案语虽曰阴津稍回，终是自欺之说，到底粘腻，一成不变，那不塞死而后已。柳谓此已收功，顾愚则谓有变端在其后，旭皋固已自言之，亦谶语之预兆也。

又一案　素有肝胃病，适挟湿温，七日汗解，八日后热，舌灰唇齿焦板，口渴欲得热饮，右脉洪大数疾，左亦弦数，脘中仍痛，经事适来，静思其故，假令肝胃病木来乘土，气郁而痛，若不挟邪，断无如此大热。又大便坚硬而黑，是肠胃有积热，所谓燥屎也。考胃气痛门无燥屎证，惟瘀血痛门有便血，而此证无此发狂妄喜之状，又断乎非蓄血也。渴喜热饮，疑其有寒，似矣，不知温与热合，热处湿中，湿居热外，必饮热汤而湿乃开，胸中乃快，与真寒假热不同。再合脉与唇观之，其属湿温挟积无疑。《伤寒大白》云：唇焦为食积。此言诸书不载，可云高出千古。豆豉、郁金、延胡、连翘、赤苓、竹茹。外用葱头十四个，盐一杯炒热，慰痛处。

原注：病本湿热挟痰，交候战汗而解，少顷复热为一忌；汗出而脉躁疾者又一忌，适值经来，恐邪热陷入血室，从而滋变，亦一忌。故用豆豉以解肌，黑栀以清里，一宣一泄，祛表里之客邪；延胡索通血中气滞，气中血滞，兼治上下诸痛；郁金苦泄以散肝郁，香附辛散以利诸气，二味合治妇人经脉之逆行，即可杜热入血室之大患；瓜蒌通腑，赤苓利湿，加竹茹、连翘，一以开胃气之郁，一以治上焦之烦；外用葱盐热熨，即古人摩按之法，相赞成功。

柳谷孙曰：此等证最易混淆，案语层层搜剥，可谓明辨以晰。惟既见挟积，方中似应加用枳实、山查。此证汗解发热，凡伏气发温，逐层外出之证，往往有此，不必疑其别有他邪

---

〔1〕朕(zhèn)　预兆。《庄子·应帝王》："遊无朕。"释文：朕，兆也。

〔2〕喘　原作"汗"，据上述医案改。

也。用药两疏表里，大致亦合，惟既见舌灰唇焦，则中焦有浊积无疑，疏里之药，尚宜加重，倘苔灰而燥，即大黄亦可用也。

【平议】肝胃痛既是宿病，则湿温壮热，舌灰唇焦齿板，口渴能饮，右脉洪大数疾，左亦弦数，已完全阳明腑实见证，自不能以脘痛认作寒证，况乎大便坚硬而黑。旭皋已明言肠胃实热之燥屎，又引《伤寒大白》唇焦为食积，脉证俱实，更何嫌何疑而不为荡涤？乃方中并无一味消食去积，通秘燥屎之药，盖以其既得大便，即不敢再与泄化，仅仅蒌皮、郁金、延胡、香附，药轻病重，何能中肯！又以解后复热，谓为挟邪，认作表热当散而用豆豉，自谓解肌，里病表治，岂非隔靴搔痒？即曰表里皆热，则表热非当用解肌法者，而里热甚炽，又岂栀子、翘、茹轻清淡泊者所能有效？乃案语一则曰实热，再则曰食积，何以药不对案，不能自践其言如此？又谓赤苓利湿，不知病虽湿温，而舌灰齿板，唇焦便坚，津液已耗，岂可分利？此皆选药之辄不妥惬者。其论渴喜热饮，谓热处湿中，湿居热外，将"湿热"二字，分出内外两层，亦殊不确。此是痰结胸脘，痞塞不通，故不能饮冷，甚则且有自觉胸中一团冷气者，王孟英案中已详论之，旭皋所见，尚未精到，但能识得不是真寒假热，差为有见耳。外熨治痛，亦可备临症之一助。柳谓汗后复热，凡伏气发温，逐层外出者多有之，不必疑其别有外邪。颐谓秋间伏暑，及湿温病，诚多一层有解，一层又发之症，且有舌腻既化，复热复腻者，盖湿与痰结，疏通不易，反复多端，不足为怪，此诚非更有外邪为患，但既非表邪，即不当复用表药，何以柳仍谓其两疏表里，大致亦合耶！

再诊：服药后大便一次，色黑如粟者数枚兼带溏粪，脘痛大减，舌霉唇焦俱稍退，原为美事，惟脉数大变为虚小为力，心中觉空，是邪减正虚之象，防神糊痉厥等变。今方九日，延过两候乃吉。香豉、青蒿、沙参、赤芍、川贝、郁金、黑栀、竹茹、稻叶、金橘饼。

柳谷孙曰：大便后热平，脉转弱小，倘内伏之热邪已净，或稍有余热，而不甚重，则从此各候俱平，只须清养而已。若停一二日伏邪再炽，则脉随病变，或仍转数大，亦未可知。若热势甚而脉虚小，是邪盛正虚之重候，仍当随见证治之，不得以九日两候等语为凭也。

【平议】此在初得大便之后，骤见虚惫形态，而脉遂虚小无力，盖便已燥结，用力努挣，则腑气乍通，正气疲惫，情固有之，但少少静卧，神气即复，亦不足为患。况案语明言舌霉唇焦稍退，则浊垢犹未尽去，必无骤然虚脱之变，论此唇舌，尚宜再与泄化，以清余垢。而旭皋竟谓邪减正虚，防其神糊痉厥，似属过虑，盖仅仅以脉象，遂成恐慌，而不暇以病状参合之也。惟此时必无表寒可用解肌之理，而方中仍有豆豉何耶？

又一案　外有寒热起伏之势，里有热结痞痛之形，上为烦懊呕恶，下则便泄溏臭，此新邪伏邪湿热积滞，表里三焦同病也。易至昏呃变端，拟从表里两解，佐以芳香逐秽，冀其转机为妙。柴胡、瓜蒌仁、黄芩、半夏、赤芍、叩仁、枳实、石菖蒲、大黄、川连、郁金。

柳谷孙曰：颇合病机，药品亦切实不肤。

【平议】寒热往来，热结痞痛，确是表里同病。但烦恼呕恶，便泄溏臭，里热为甚，湿痰浊垢，窒塞不通，方药甚合。拟加贝母、竹茹、旋覆、代赭，而柴胡不可稍重，呕恶宜避升阳。

再诊：投两解法，得汗得便，竟得安然两日，昨已起床照镜，启窗看菊。须臾之间，渐渐发热，热甚神糊，两目上视，几乎厥脱，迨至黄昏，神识渐清，热势渐减，然脉沉不起，据述热时舌色干红，热退舌色黄腻，将燥未燥，但阳证阴脉，相反堪虞。勉拟河间甘露饮子，于涤热燥湿之中，更藉桂以通阳，苓以通阴，复入草果，祛太阴湿土之寒，知母清阳明燥金之热，未识得奏肤功否？寒水石、石膏、茯苓、泽泻、茅术、桂枝、葱白头、草果、知母、姜汁。

柳谷孙曰：此案正气已衰，余邪复聚之证。所拟之方，大致颇合，但嫌药味粗犷，未能丝丝入扣耳。

【平议】得汗得便，两日安然，据上案上方，确是药病切合，何以忽有此非常之变卦？意者体本孱弱，起坐启窗，已形劳顿耶。然尚不应至于此极，且热势乍减，脉沉不起，证已入阴，情殊可虑。此必起居不慎，不可以寻常病理相推测者。王用桂枝、葱白、姜汁，则必有阳虚确症可知，而石膏、寒水石，得毋丛杂无纪。王谓湿遏热炽，症情亦未必果合。柳谓余邪复聚，亦正不然。此《伤寒论·平脉篇》之所谓脉有灾怪，必别有所因，而既不可知，则病亦必不可治。此方之是否对症，亦在不可知之数，存而不论为是。柳但谓药味粗犷，未能丝丝入扣，仍是泛辞。抑知此症变化，已在情理之外，用药有必不可能丝丝入扣者耶。

又一案　素有痰热咳嗽，今夏五月，曾经吐血，是肺受热迫也。兹者六七日来，伏暑先蕴于内，凉风复袭于外，病起先寒慄而后大热，热势有起伏，表之汗不畅，清之热不退，所以然者，为痰饮阻于胸中，肺胃失其宣达故也。夫舌色底绛，而望之粘腻，独舌心之苔，白厚如豆大者一瓣，此即伏暑挟痰饮之证，而况气急嘶乎！据云廿六日便泄数次，至今大便不通，按腹极窒，却不硬痛，小水先前红浊，今则但赤不浑，此乃湿热痰浊，聚于胸中，因肺金失降，不能下达膀胱，故湿浊不以下注，而反上逆，为痰气喘嗌之证也。病机在是，病之凶险亦在是，当从此理会。涤痰泄热，降气清肺，乃方中必需之事，但清肃上焦，尤为要务耳。葶苈子、枳实、郁金、杏仁、羚羊角、川贝、胆星、连翘、赤苓、竹沥、姜汁、枇杷叶、滚痰丸（绢包入煎）。

柳谷孙曰：案语精当，方药亲切，迥殊率尔操觚。

【平议】吾吴土薄水浅，古称泽国，地极窪下，湿浊最多，无病之人，往往挟湿挟痰，十恒七八。而霉雨之节，溽暑之交，湿气薰蒸，污浊尤甚，故湿温为病，亦惟吾吴为最多。舌必腻苔，胸必痞满，纵无咳嗽喘促，已皆湿浊痰饮为患，故发热亦起伏不定，表之而汗不能畅，清之而热不为衰。凡停痰积饮之证，投药每每不应，甚至温亦不知，凉亦不晓，非独对证之方，不见动静，抑且背谬之药，亦不为害。浅者惑焉，辄谓症情本不甚剧，何以寒热温凉，如投水石，不知惟其痰饮蟠踞，则药到中州，尽为胶腻，皆无发展之余地，此非专事开泄，先化其痰，必无一线之效力，是为吾乡治病，不二法门。王孟英温热专家，虽有大症，视若无睹，其所以能举重若轻者，不过善于化痰一著。旭皋此案，大便不通，腹已极窒，亦是阳明腑证，而气急痰嘶，舌色粘腻，白厚如瓣，痰饮显然，肺气不宣，而二便都滞，亦固其所。旭皋用药，不从便秘腹窒著力，而吃重于胸脘之痰饮，所谓击其中坚，首尾自能相应，且葶苈、杏仁、郁金、枳实，加以胆星、滚痰丸，开痰即以通腑，实已一举两得，选药允洽，堪与孟英交相辉映。但此证闭塞已甚，则芳香开泄，尚可加重一筹，菖蒲、腹子、远志、紫菀，皆可随宜辅佐。而热势既有起伏，则热必不甚，且痰饮胶固者，热邪多不能炽，方中羚角，尚有可商。又苦泄宣通，川贝亦不如象贝之捷也。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四卷

阳明腑证　二

许叔微《本事方》　有人病伤寒，心烦喜呕，往[1]来寒热，医以小柴胡与之，不除。许曰："脉洪大而实，热结在里，小柴胡安能去之！"仲景云："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三服而病除。盖大黄荡涤蕴热，伤寒中要药也。大黄不须酒洗，生用为有力。

【平议】热已里结，脉洪大且实，其人大便必不行，故必用大黄。但心烦喜呕而投是方，尚是古人读板书之弊。呕是气逆上升，柴胡必非稳妥。仲景主此，以有寒热往来之少阳表证。若过此在表时期，即不当用。且大枣甘腻，亦岂所宜。许谓大黄是伤寒要药，诚然。生用有力，尤为见到之言。然自有叔微此案之后，而元明有清之作家，每于阳明府实之证，亦多滥用此方，则效颦西家[2]，其害胡可胜言！

又　一人病伤寒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大便不通，尺寸脉俱大，已数日，一夕汗出，许谓：速以大柴胡下之。医骇[3]曰：阳明自汗，津液已漏，法当用蜜兑，何苦须用大黄药。许谓曰：子只知抱稳，若用大柴胡，此仲景不传之妙。竟用大柴胡，二服而愈。仲景论阳明病，多汗者急下之。人多谓已自汗，若更下之，岂不表里俱虚？又如论少阴云：少阴病一二日，口干燥者，急下之。人多谓病发于阴，得之日浅，但见干燥，若更下之，岂不阴气越盛？举此二者，则其他疑惑者不可胜数，此仲景之书世人罕读也。予谓不然，仲景称急下之者，亦犹急当救表，急当救里耳。凡称急者有三处：谓才觉汗多，未至津液干燥，便速下之，则为捷径，免致用蜜兑也。若胸中识得了了，方无可疑。若未能了了，误用之，反不若蜜兑为稳也。

【平议】目痛鼻干，不得卧，不得便，而脉大，皆阳明证。再加自汗，亦是阳明，于法当用白虎。纵曰急下以防液耗，亦宜承气。此证不言往来寒热，则大柴胡必不针对。叔微于此，得毋知其一未知其二。惟论急下一层，确是仲景心法。

又　一乡人伤寒身热，大便不通，烦渴郁冒。医者用巴豆药下之，顷得溏利，宛然如旧。许视之，阳明结热在里，非大柴胡、承气等不可。巴豆止去积，不能荡涤邪热蕴毒。急进大柴胡等，三服得汗而解。

江篁南曰：以下作汗，另是一法。

【平议】既曰阳明结热在里，自然当用承气，何以必用柴胡作陪衬？叔微意中竟视大柴胡与承气同一主治。善读仲景书者，何以如是？巴豆大热，安可以下热症，其谬固不待言。至其后之得汗者，里气通而肌表亦宣达耳。盖热已入阳明之府，下即是解，本不以得汗为可

---

〔1〕往　原作"后"，据《普济本事方》改。

〔2〕效颦西家　颦，皱眉。西家，指西施，古代越国美女。西施患心病而皱眉，她的邻居丑女以此为美，仿效其颦，反显得更丑。后人以此譬喻以丑拙强学美好。

〔3〕骇　原作"吓"，据《普济本事方》改。

贵。而许氏记此一句，是直以汗为必不可少，已为蛇足，江篁南从而和之，均属骈拇枝指[1]。

又　一士人家病者二人，皆旬日矣。一则身热自汗，大便不通，小便如涩，神昏如睡，诊其脉，长大而实，用承气汤下之而愈；一则阳明自汗，大便不通，小便利，津液少，口干燥，其脉亦大而虚，作蜜煎导三易之，下燥粪得溏利而解。其家曰：皆阳明大便不通，何以治之异？许曰：二证虽相似，然自汗小便利者，不可荡涤五脏，为无津液也。然则伤寒大证相似，而两证稍有不同者，要在变通，仔细斟酌。

【平议】此条辨证察脉，颇为精当，然蜜导尚是古法，且有不应者，既已津少口干，则古有黄龙汤之法。而近人吴鞠通之增液承气，亦可参考也。

又　一人病伤寒下利，神昏多困，谵语，不得眠。或者见下利，便以谵语为阴虚证。许曰：此亦小承气证。众骇曰：下利而服小承气，仲景之法乎？许曰：此仲景之法也。仲景曰：下利而谵语者，有燥粪也，属小承气汤。与服得解。予尝读《素问》云：微者逆之，甚者从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多从少，视其事也。帝曰：何谓反治？岐伯曰：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王冰注云：大热内结，注泻不止，热宜寒疗，结热须除寒，下之结散利之，则通因通用也。正合于此。

【平议】下利而可用承气者，必有燥屎热结，方为合辙。其利必粘稠而不爽，近贤书中所谓"热结旁流"及"胶闭"是矣。旁流者，虽下利滑泻，而病者必觉直肠中闭塞不畅。胶闭者，则虽有大便而胶粘滞坠，且所下者皆黄黑气秽，实与泻泄者绝不相同。且脉证舌苔，又必大有可据，非一见下利谵语，而均可通因通用也。此条不言脉状，而但引经文从治反治，岂可为训！王注大热内结，结散利止之说，解通因通用甚明。实则可以通用者，究竟仍是不通之病，读者安可浑仑吞过。

又　一人病伤寒，大便不利，日晡潮热，两手撮空，直视喘急，更数医矣，皆却走。许曰：此诚恶候，得此者九死一生。仲景虽有证而无治法，但云：脉弦者生，涩者死。已经吐下，难于用药，勉强救之。若大便得通而脉弦者，庶可治也。乃与小承气，一服而大便利，诸疾渐退，脉且微弦，半月遂愈。或问曰：下之而脉弦者生，此何谓也？许曰：仲景云：循衣妄撮，怵惕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承气汤主之。予观钱仲阳《小儿直诀》云：手循衣领及捻物者，肝热也。此症在仲景列于阳明部。盖阳明者胃也，肝有热邪淫于胃经，故以承气汤泻之，且得脉弦，则肝平而胃不受克，所以有生之理也。

【平议】撮空循衣，本有两种，其阳明热甚，神昏谵语，而两手不宁者，循衣摸床，必握固有力，则脉亦有力，法当承气下之。若正气已惫，神无所主，而循衣摸床，则但微微而动，不能握物有力，其脉亦必无神，仲景所谓脉弦者生，涩者死。盖即此一实一虚之分，弦为有神，涩则败矣。生死关头，即此可决。所谓但发热谵语，承气汤主之，岂非即是阳明实热之治法。叔微此案，始不言脉，盖闭结已甚，脉或已伏，故断为恶候，九死一生。然病人神气之间是虚是实，当亦望而可知。迨一下之后，脉得微弦，正合仲师成例，又引仲阳肝热一说，亦是实热之确证。肝阳胃结，理本相因，承气涤胃，何尝不兼泄肝热，末谓脉弦是肝平而胃不受克，则吃重微弦之"微"字，故曰肝平。盖大便既行，实火已泄，脉亦不当弦劲太过矣。可

---

〔1〕骈拇枝指　出《庄子·骈指》篇。骈，相合，谓足大拇指与第二指相连合为一指。枝指，谓手大拇指旁枝生一指成六指。因以"骈拇枝指"指多余无用之物。

悟"微弦"二字，大有寸分，非心粗气浮之人所易领悟矣。

又　一人病伤寒八九日，身热无汗，时时谵语，时因下后大便不通三日矣。非躁非烦，非寒非痛，昼夜不得卧，但心中无晓会处，或时发一声，如叹息之状。医者不省是何症。许诊之曰：此懊侬、怫郁，二症俱作也。胃中有燥屎者，承气汤。下燥屎二十余枚，得利而解。仲景云：阳明病下之，心下懊侬微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又云：病者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怫郁不得卧者，有燥屎也。承气汤主之。《素问》云：胃不和，则卧不安。此夜所以不得卧也。仲景云：胃中燥，大便坚者，必谵语。此所以有时发谵语也，非躁非烦，非寒非痛，所谓心中懊侬也。声如叹息，而时发一声，所谓外气怫郁也。燥屎得除、大便通利，胃中安和，故其病悉去也。

【平议】阳明实结，中气闭塞，故有懊侬难言之苦。大便不通，则气火郁蒸，有升无降，夜不得卧宜矣。诠解仲师本论，亦皆丝丝入扣，但胸脘闭塞，今法当加开泄化痰之品。

《江氏类案》　孙兆治东华门窦大郎患伤寒，经十余日，口燥舌干而渴，心中疼，自利清水。众医皆相守，但调理耳，汗下皆所不敢。窦氏亲故相谓曰：伤寒邪气，害人性命甚速，安可以不次之疾，投不明之医乎？召孙至，曰：明日即已不可下，今日正当下。遂投小承气汤，遂大便通得睡，明日平复。众人皆曰：此证因何下之而愈？孙曰：读书不精，徒有书尔。口燥舌干而渴，岂非少阴证耶？少阴证固不可下，岂不闻少阴一证，自利清水，心下痛，下之而愈？仲景之书明有是说也。众皆钦服。

【平议】仲景少阴急下，虽有自利清水明文，然曰色纯青，解之者谓此是肝邪入肾，是热证，不是虚寒。颐则谓：亦是热结旁流之利。水色神清，必非清澈之水，且必秽气甚重者，然后可用承气。且所谓心下痛者，非胃中结痛而何。明是实证，故当急下。则虽曰少阴病，其实仍是阳明实结，究竟承气汤非少阴药也。此证口燥舌干而渴，且心中疼，何一非阳明实证，则何苦征引少阴篇文，故意求深，眩人耳目。此之自利，亦必非清澈之泄泻，故投以承气。而又曰大便通，非即近人之所谓热结旁流而何。治法极是，而立言极不可信，此有意矜奇，而陷入于迷离惝恍中者。古诗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亦太嫌狡狯矣！

《卫生宝鉴》　罗谦甫治静江府提刑李君长子，年十九岁，至元壬午四月间，病伤寒九日。医作阴证治之，与附子理中丸数服，其证增剧。更一医作阳证。议论差互，不敢服药，决疑于罗。坐有数人，罗不欲直言其症，但细为分解，使自度之：凡阳证者，身须大热，而手足不厥，卧则坦然，起则有力，不恶寒，反恶热，不呕不泻，渴而饮水，烦躁不得卧，能食而多语，其脉浮大而数者，阳证也。凡阴证者，身不热，而手足厥冷，恶寒，蜷卧，而向壁卧，恶闻人声，或自引衣盖覆，不烦渴，不欲食，小便自利，大便反快，其脉沉细而微迟者，皆阴证者。今诊其脉，沉数得六七至，夜叫呼不绝，全不得睡，又喜饮冰水，阳证悉具，且三日不见大便，宜急下之，乃以酒煨大黄六钱，炙草二钱，芒硝二[1]钱，煎服。至夕下数行，去燥粪二十余块，是夜汗大出，次日身凉脉静矣。

【平议】阴证阳证之辨，娓娓可听。须知此证属阳，尚非难识，其或误认为阴者，殆以脉沉之故，然既服附子理中而益剧，则真赃已获，夫复何疑！其脉之所以沉者，正是热结在里之明证，又安得呆读"沉脉属阴"四字。

《江氏类案》　虞恒德治一人，三月间得伤寒症，恶寒发热，小便淋涩，大便不行。初病

---

〔1〕二　原作"五"，据《卫生宝鉴》改。

时，茎中出小精血片，如枣核大。由是诸医皆谓房事所致，遂作虚证治，而用补中益气等药，七八日后，热愈甚，大渴引饮，胃中满闷，语言错乱。召虞诊视，六脉俱数甚，右三部长而沉滑，左手略平，亦沉实而长。虞曰：此大实大满证，属阳明经，宜大承气汤。众皆惊愕。虞强作大剂，连进二服。大泻后，热退气和而愈。十日后，因食鸭肉太多，致复热，来问虞，教用鸭肉烧灰存性，生韭汁调下六七钱，下黑粪一碗许而安。

【平议】初病溲淋且涩，精血自流，未必非在房劳之后，但治法仍须见症治症，不必东牵西扯，反置现状于不问。蛮补已是大谬，况复升柴提其气火上灼，热愈甚。而大实大满，全是益气造成，脉症皆有可据，则承气即以上承益气而来，两两相对，真堪发噱[1]，末后食复即用所伤之食炙炭消之，同类相求，甚有至理，今吾乡人颇多此法。花溪是案，殆即其肇端欤！

又　一人四月间得伤寒症，恶寒发大热而渴，舌上白苔，三日前身脊百节仍痛，至第四日，惟胁痛而呕自利，六日来请虞治。诊其脉，左右手皆弦长而沉实，且数甚，虞曰：此本三阳合病，今太阳已罢，而少阳与阳明仍在，与小柴胡合黄连解毒。服三服，胁痛呕逆皆除，惟热犹盛，九日后，渐加气筑，痰响声如拽锯，出大汗，退后而身复热愈甚，法当死。视其面上有红色，洁净而无贼邪之气，言语清亮，间有谵语而不甚含糊，虞故不辞去，而复与治，用凉膈散倍大黄。服二服，视其所下，仍如前自利清水，其痰气亦不息，与大承气汤，合黄连解毒汤。二服，其所下亦如前。虞曰：此盖热结不开，而燥屎不来耳。后以二方相间，日三四服。每药又各服五帖，始得结屎，如肥皂子大者十数枚，痰气渐平，热渐减。至十五日，热退气和而愈。或问曰：《伤寒论》谓下后不可再下。连日用此峻剂而获安者，何也？曰：燥屎未下，而脉尚实，胡为不可再下！是故为医者，不可胶柱而调瑟也。

【平议】病起恶寒身背痛，诚从太阳袭入。然旋即大热发渴，至四日而胁痛呕利，则虽曰三阳合病，其实太阳已罢，惟阳明少阳俱在。然胁痛且呕，脉又弦长，症属少阳，谁曰不是。须知此之少阳，已是肝胆阳邪极旺，气火升浮，且挟痰浊，舌白作呕，胸满可知。花溪老人乃投小柴胡，则柴胡之升，实已抱薪救火。而方中参、甘、大枣，与痰浊泛呕者是否相反。此则明人读书太呆，反受《伤寒论》之累，固不如近日开痰泄降之为捷。案中虽曰胁痛呕逆皆除，而热且尤甚，渐加气筑痰声，溯自六日服药，而九日病加，宁非小柴胡汤之害？此则花溪自言之，非颐之好为寻瘢索垢。大汗之出，亦是害处，而花溪尚不能知。差幸病人体质尚佳，不致拨动肾根，而面赤怫郁，阳浮已露端倪。所喜改弦更张，转从阳明下手，凉膈清降，急图挽救，而升腾鼓涌之势，尚难遽平，则药力犹轻，骤难中病，直至承气解毒，急进直追，始得开泄阳明实结。此段惊涛骇浪，何莫非三服之小柴胡汤有以造成之。然前明一代医者，皆不悟也。陶节菴书真不知杀人几许！中惟识破自利清水一层，知为热结不开，尚算见得到，耐得住耳！然病造极中之极，盖亦危乎其危，必至此而始足以见大医能力，颐终以为焦头烂额之上客[2]，与曲突徙薪[3]者相去远矣！

---

〔1〕噱(jué 决)　大笑。《说文》："噱，大笑也。"

〔2〕焦头烂额之上客　出《淮南子·说山》"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注：齐人淳于髡见邻人灶头直突(烟囱)，灶旁有柴，易失火，劝人移徙柴薪，将直突改曲突，邻人不从。以后果然失火，众人相救。灭火后置酒席，对提出曲突徙薪建议的不以为功，为救火而焦头烂额的人，才被列为上客。此指句发生十分狼狈事情，才有补救的人。

〔3〕曲突徙薪　见上条注。

又　江应宿治休宁潘桂，年六十余，客淳安，患伤寒，亟买舟归，已十日不更衣，身热如火，目不识人，谵语烦躁，揭衣露体，知恶热也。小便闭涩，腹胀，脉沉滑疾，与大柴胡汤，腹中转矢气，小便通。再与桃仁承气汤，大下黑粪，热退身凉而愈。

【平议】脉症皆当用承气，而必投大柴胡汤，终是前明风气。究竟气火升浮之症，柴胡必非所宜。况脉沉滑疾，里结明症，而必以柴胡发之于外，古人之愚，真不可及！

又　都事靳相庄患伤寒十余日，身热无汗，怫郁不得卧，非躁非烦，非寒非痛，时发一声，如叹息之状，医者不知何症。江应宿诊之，曰：此懊侬怫郁症也。投以栀子豉汤一剂，十减二三，再以大柴胡汤下燥屎，怫郁除而安卧，调理数日而愈。

【平议】此即胸中懊侬、痰热闭结于中之症。法当开泄化痰，栀子虽能开结清热，然力甚薄，究嫌不逮。若其甚者，即是阳明府实，故必继之以大黄，前录许叔微案可互证也。然语句多与《本事》雷同，得毋蹈剿袭之嫌！

魏氏《续类案》　卢不远治来熙庵侄，身体丰硕，伤寒已二十八日，人事不省，不能言语，手足扬掷，腹胀如鼓，而热烙手，目赤气粗，齿槁舌黑，参、附、石膏、硝、黄、芩、连，无一不服，诸医告退矣。诊之，脉浊鼓指，用大黄一两，佐以血药，一剂下血一二斗，少醒，四剂始清。盖此症寒邪入胃，蓄血在中，其昏沉扬掷，是喜忘如狂之深者也。当时大黄未尝不用，而投非其时，品剂轻小，不应则惑矣，宁望放胆哉！

魏玉横曰：以血药佐下，稳妥微妙，其先时虽用大黄，仍是失下，合脉兴症，复大下之，非高手不能。

【平议】腹胀如鼓，而脉浊鼓指，目赤气粗，齿槁舌黑，阳明府实，脉症俱符，急下存阴，最是要着。必谓此是蓄血，而佐以血药，恐是下之得血而附会言之。盖所叙各症，何尝有血瘀明征？实则肺气闭塞，血即结焉，原是相因而至，大黄且正是破血专剂，殊不必事后追述，以博先见之明。但谓昏沉扬掷，即是喜忘如狂，言之意尚近似。究竟昏沉扬掷，皆从闭塞不通得来，断不能指为此是血瘀明证。惟病势孔急，苟非大剂，必不胜任，有胆有识，是其力量，此所谓王剪虏荆，非六十万人不可[1]者也。案中"寒邪入胃"一句，其意谓此是伤寒之症，故以为寒。要之传入阳明之府，而乃以"寒"字为之总括，岂不误尽苍生。

又　张令韶治一妇人，患伤寒十余日，手足躁扰，口目瞤动，面白身冷，谵语发狂，不知人事，势甚危笃。其家以为风，缚其手足，或以为痰迷心窍，或以为虚，或以为寒，或辞不治。张诊之，切其脉全无，问其症不知，按其身不热。张曰：此非人参附子症，即是大黄芒硝症。出此入彼，死生立判。因坐视良久，聆其声重而且长，曰：若是虚寒症，到脉脱之时，气沉沉将绝，哪得有如许气力大呼疾声，久而不绝。即作大承气汤。牙关紧闭，挖开去齿，药始下咽。黄昏即解黑粪半床，次早脉出身热，人事亦知，舌能伸出而黑。又服小陷胸汤，二剂而愈。

【平议】此人昏狂躁扰，而脉全伏，且不身热而面白身冷，据此数者，诚难定其为热深厥深，及阳虚厥逆。所谓参附症与承气症之别，实是霄壤，而外候大同，至此最宜细心体会。然二便通否，秽气重否，舌苔若何，齿色唇色，干燥湿润，当亦大有可审之法。但以声重且

---

[1] 王剪虏荆，非六十万人不可　王剪，战国时秦国大将；荆，楚国。秦王派王剪灭楚，王剪要求调遣六十万人。秦王只同意出兵廿万人，遂改遣宋信为主将，果然不能成功。最后仍用王剪，派兵六十万，打败了楚国。事载《战国策》《史记》。以后转喻为办事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

长，认为实症，亦正难信。所以玉璜谓亦有中焦停食而气息奄奄似不续者，亦下之而愈。缪仲醇治姚平子案已言之矣。颐谓缪案之奄奄不续，亦以闭塞太甚，几邻于绝，其所以识是实结者，正以其余症辨之，亦非凡属奄奄不续者皆可下也。

附录《广笔记》　姚平子伤寒，头疼身热，舌上苔，胸膈饱闷，三四日热不解，奄奄气似不续者，一医以其体素弱，病久虚病，意欲投参，仲醇曰：参入口死矣。亟以大黄一两，瓜蒌二枚，连子切片，黄连、枳实下之。主人惊疑，减大黄之半，二剂便通，热解而愈。

又　《俞东扶本》：王肯堂治余云衢太史，形气充壮，饮啖兼人。辛卯夏六月，患热病，肢体不甚热，时或扬手掷足，如躁扰状，昏愦不知人事，时发一二语，不了了，而非谵语也。脉微细如欲绝。有谓是阴症宜温者，有谓当下者，取决于王。王谓：若是阳病见阴脉，法在不治，然素禀如此，又值酷暑外炽，过啖酒醴肉炙，宜狂热如焚，脉应洪数有力，而此何为者，岂热气怫郁，不得伸而然耶？且不大便七日矣，姑以大柴胡汤下之。用熟大黄二钱，而太医王雷菴力争以为太少，不若用大承气。王曰：如此脉症，岂宜峻下！待大柴胡不应，而后用调胃承气、小承气，以及大承气未晚也。服药大便即行，脉已出，手足温矣。继以黄连解毒，数剂而平。七月初，典试南京，明年王请告归里，偶得刘河间《伤寒直格论》读之，中有云：蓄热内甚，脉须疾数，以其极热蓄甚，而脉道不利，致脉沉细欲绝。俗未明造化之理，反谓转为寒极阴毒者。或始得之阳热暴甚，而便有此症候者，通宜解毒，加大承气汤下之。下后热少退而未愈者，黄连解毒汤调之。或微热未除者，凉膈散调之。或失下热极，以致身冷脉微，而昏冒将死者，若急下之，则残阴暴绝而死，盖阳气极而然也；不下亦死。宜凉膈散或黄连解毒汤，养阴退阳，积热渐以宣散，则心胸再暖，脉渐以生。然后抚卷而叹曰：古人先得我心矣！余太史所患，正失下热极，以致身冷脉微，而昏冒欲绝也。下与不下，大下与微下，死生在呼吸，间不容发。呜呼！可不慎哉！宜表而出之，以为世鉴。

【平议】身不甚热，而躁扰昏愦，脉细欲绝，因有真寒、假寒二者之分，此当以唇舌口齿之润泽枯燥，及二便通塞，口气冷暖，便泄气色辨之。此人体本充壮，已不应一发热而倏变阴症。况复饮啖兼人，则未病之先，当已有积食未化。即此二端，已可知阳明实结于里，闭塞不通，致为热厥。况乎大便不行者已七日，自当先通其府，而内外之气始得接续。金坛谓郁不得伸者，以阳气闭遏于里，不达于外而言，故不用承气而用大柴胡，盖亦以柴胡通达阳气，此在热深厥深之症，颇有一举两得之妙，较之许学士以大柴胡与承气作一例观者更为亲切有味。但此症闭结已甚，且质又壮实，何以大黄止用此数，乃一服而便已行，又可见膏粱之体，攻泄断不可太过。《直格》所谓失下热极者，不可急下，确是至理明言。盖以受灼已深，阴液已耗，不胜荡涤之猛。读吴又可书者，尚其三复斯言。

俞东扶《古今医案按》　一人夏月远行劳倦，归感热症，下痢脓血，身如燔炭，舌黑而燥，夜多谵语。林北海视之曰：此阳明病也，不当作痢治。但脉已散乱，忽有忽无，状类虾游，殆不可治。其家固请用药，林曰：阳明热甚，当速解其毒，在古人亦必急下之，以存真阴之气。然是证之源，由于劳倦，阳邪内灼，脉已无阴。若骤下之，则毒留而阴绝，死不治矣。勉与养阴，以冀万一。用熟地一两，生地、麦冬、归、芍、甘草、枸子佐之。戒其家曰：汗至乃活。服后热不减，而谵语益狂悖，但血痢不下，身有微汗，略出即止。林诊之，则脉已接续分明，洪数鼓指，喜曰：今生矣！仍用前方，去生地加萸肉、丹皮、山药、枣仁。连服六帖，谵妄昏热不减，其家欲求更方，林执不可。又二日，诊其脉始敛而圆，乃用四顺清凉饮子，加熟地一两、大黄五钱。下黑矢而诸症顿愈。越二日，忽复狂谵发热，喘急口渴，举家惶惑，谓：今必

死矣！林笑曰：岂忘吾言乎？得汗即活矣。此缘下后阴气已至，而无以鼓动之，则营卫不洽，汗无从生。不汗则虚邪不得外达也，故内沸而复也。病从阳入，必从阳解。遂投白术一两，干姜三钱，甘草一钱，归、芍各三钱。尽剂汗如注，酣卧至晓，病良已。

俞东扶曰：此病疑难在于初末。初时脉类虾游，若援张景岳症实脉虚之说，而用参、术、姜、附则必死。末后狂热复发，若引吴又可余邪注胃之说，而用白虎、承气亦必危。此案见解用药俱佳，然其得生处，在于养阴而血痢顿止，脉即应指耳。中间连服六帖，谵语昏热不减，幸不见手足厥冷，尤幸不至声瘖不语、绝谷不食也，则以脉之欲而圆故也。但白术一两，干姜三钱，以治狂热喘渴，殊难轻试。

【平议】此案得力，固在下手之时识得到、认得定。真阴大耗，毒焰陡燃，不下，固热无所泄，然而阴液垂竭，脉且散乱，尚何有背城借一之能力！所谓骤下阴绝，实是必然之势，乃不得不大剂养阴，则貌视新奇，实为至理。但此是甘霖膏泽，灌溉灵根，初非为求汗退热计，何以必曰汗至乃活，最不可晓。盖犹有身热如焚，非汗不解之俗见，梗于脑中。而全案中遂为此一个"汗"字，弄得五花八门，莫名其妙。迨至脉已分明，而谵语不减，是为阴渐复而阳不退舍之明征。终是阳明实结，非抽薪釜底，即无扬汤止沸之理。直至脉欲而圆，阴液充畅，乃一鼓作气，泄而去之。高掌远胸，诚非胸有成竹，不易臻此卓识。其后之复有狂热而昏谵喘渴者，仍是阴不胜其阳，余焰更燃，尚是应有之义。然只宜峻养真阴，方有以敌此炎炎之燔灼，何又误认到发汗上去，且反以干姜助其炎熇，热病中哪得有此情理！是真节外生枝，画蛇添足，乃医者之一则昏狂谵语，实无可信之价值。东扶止谓其难于轻试，尚未免堕其术中耳！"虚邪"二字，拾马元仪《印机草》之唾余，大是无谓。

《陆氏医验》（参魏氏《续类案》节录）　叶能甫万历乙卯七月患外感内伤之症，或用煎剂解表，丸药攻里，泻数次，而胸闷口干，潮热谵语，舌有黑苔，手足微冷。陆祖愚诊之，其脉左三部沉细而涩，右寸关沉滑，尺脉空虚，曰：阳症见阴脉也。若再一泄，必然不治，乃用陈皮、甘草、山查、柴胡、木通、泽泻、厚朴、炮姜，先温消分利。三剂后不泻，但两手俱沉实，改用黄连、枳实、山查、黄芩、厚朴、瓜蒌。五六剂，忽转矢气，投润字丸二钱。少顷去燥矢三二次，前症悉除，遂投养血健脾之药，调理一月而安。

附润字丸方：橘红一两，杏仁二两，牙皂一两，前胡、天花粉、枳实、山查肉各二两，甘草三钱，槟榔七钱，半夏一两，生军十二两，水泛为丸。

【平议】是症胸满潮热，谵语舌黑，已皆是阳明实结之证，况更证以右寸关之沉滑，胃有宿食，显然可知，此皆祖愚所自言。则开口所谓外感内伤之症一句，究竟是外感，是内伤，抑何庸陋卑劣一至于此！其所以左脉沉细且涩，右尺空虚，而肢冷泄泻者，乃前医不知开泄消化，而过于荡涤，伤其阳气，非本然之虚馁。则遽谓内伤，且直以为阳症阴脉，法在不治者，岂非张大其辞，言之太过。此亦庸医自为卸责地步之恶习，有学识而能肩大任者，必不屑谓此语。所喜投药恰当，升清分利，温养脾胃，而仍参用查、朴，泄满消食，尚是应有尽有，宜其泻止而脉转沉实，仍显出阳明实结现状。又继之以清热泄满，导滞消食，迨矢气自转，府实昭著，即为因势利导，一鼓荡平。始终治法，无一非阳明府实之正鹄，在陆氏书中，最为精切有味之作。　手足微冷，陆氏原本如此。玉璜本改作厥冷，则言过其实。病情有大不同者，宜从原本为是。　润字丸方，在《陆氏医验》中止九味，有白术，无牙皂、杏仁、甘草，其力较轻。魏录此案，出于李修之《证治汇补》。考丁元荐所编《缪仲醇广笔记》，有润字号丸药传方不真之说，故并著之。绎陆氏每用此方，其行甚速，当以有牙皂、杏仁之方为近似。若

无牙皂而加白术，则力缓矣。

又　长兴顾玉岩六十岁，伤寒经数医，头疼骨痛已除，而身热烦躁，发赤斑，渐至如狂。祖愚诊之，六脉沉数有力，目瞪直视，口噤无声，舌黑芒刺，四肢冰冷，询其大便，二十日不行，年虽高而脉有神，迳投大承气汤。目闭昏沉，阅二时，腹鸣而下燥矢，仅存一息，乃以人参、麦冬、归、芍、芪、术调理而安。

【平议】阳明热结，而不知清解其里，再与发表，则胃中郁热游行于表而为发斑。人多以为阳明胃热之应有，颐则谓此皆多服表药，里热外达之坏症。故善治里热者，决无发斑之候，仲景书中无此字，正可见古人竟未有此之病名。迨至里热不得泄化于里，而随表药发见于外，斯其道途迂曲，舍近行远，病已在不可知之数，况乎阴液灼烁殆尽，故恒人事昏迷，直视谵语，或竟嘿嘿安卧，不动不言，已邻于太上忘情[1]，无声无臭。所以发斑之症多死少生，不易施救。此案先经数医，未始非柴葛解肌、九味羌活诸方，连啜多天，而变幻如是。所幸老骨犹健，经得诸公攻错，尚未本实先拔，阴虽大耗，而脉未脱根，则虽热深厥深，口噤目瞪，犹堪背城借一，死里逃生。祖愚治法虽亦平常，而投药恰当，要算有胆有识。

又　祖愚治朱明宇子妇，年二十，未出痘疹，患疫症类伤寒，脉之，右手气口洪滑而数，左三部沉实，蒸蒸内热，五六日不大便，腹满气喘，用黄连、枳实、山查、厚朴、天花粉、前胡、桔梗、瓜蒌、生姜。两服后，通身发斑，疑为痘疹，延幼科商之，或云疹子，或云石痘，乃用炒黑麻黄、柴、芍、荆、防、甘草、牛蒡、蝉蜕、黄芩、薄荷等味。服后即痰声如锯，气不转舒，谵语发狂，不时昏晕。又用姜汁、竹沥、牛黄、通关散探嚏，吐浓痰数口方醒。仍灌前药，又复昏晕。如是三日，细斑转而成片，呕血数碗，后闻已死。陆以邻居往唁之，身虽冷而脉未绝，即以牛黄丸、竹沥灌下。少顷，手足微动；又灌一丸，有呻吟声，四肢微温，两颧红色，脉大起，反觉洪数而滑。陆谓：此时不宜纯攻纯补，用人参、瓜蒌、炒枳实、黄连、黄芩、大黄、元明粉，徐徐温服，用炒麸法熨腹上。约二时，腹痛异常，既下燥屎十余块，白痰稠积若干。再用独参汤灌之，以防其脱。六脉弱甚，四肢厥冷，口不能言，精神恍惚，用参、附、归、芍、苓、术之类。元气复，饮食进，调理月余而愈。

杨素园评魏氏《续类案》曰：此非疫，乃温病也。热盛于肺，故现症如此，乃以枳、朴、姜、桔伤其阴，故发为斑疹。又以麻黄等辛温之剂发之，火得风而愈炽，故痰随气上而昏晕也。下之太骤，元气必伤，不得不转用参附以救误。后半治法，均未中肯，观孟英治翁笠渔案，是何等手眼，知前人于温病治法尚疏矣。

【平议】此症在陆初诊时，右脉洪数而气喘，固是温病，热在肺胃，然右脉亦沉实，而腹满便闭，则里已结矣。祖愚用药，殊未大误。惟清泄肺胃，尚嫌不及，且可用润肠通泄，以涤其实，而仅仅山查、瓜蒌，力量太薄。又枳、朴、黄连，稍失之燥；生姜则不着落耳，杨氏遽以伤寒责之，竟谓发斑即由此药所误，必不足以服祖愚之心。况是药甫及二服，而已发斑，其人之不大便者又五六日，则前手投药，或更有柴葛表药在其先，致令胃热提出于表，亦正难言。迨幼科误斑为疹，专事温升发泄，宜乎提起痰涌，谵语昏狂，且致呕血。升散治斑，为祸如是，可知宋、元、明人惯用葛根升麻汤之害。而近人书中，犹有称升葛可治阳明发斑者，岂非杀人利刃！厥后昏晕几绝，计惟有大剂清胃解毒，如紫雪、至宝之类，庶为近似。祖愚止用牛黄丸，尚嫌力量未逮，又其后之三黄加参，尚不甚谬。而杨谓下之太骤，却亦自有其故。

---

〔1〕太上忘情　太上，指修道达到高水平的人。忘情，指超脱尘俗，没有情欲。

即以王金坛治余太史例观之，始知河间《直格》一条，非大有阅历者不能道其只字。及至燥屎已去，脉弱肢厥，自然非参附不能并挽垂绝之阴阳。病则十死一生，极到可惊可愕之地位，药则硝、黄、参、附，费尽九牛二虎之精神。杨谓未尽中肯，固亦持之有理，然亦未免吹毛求疵，责备太过。总之就事论事，此案要自可传，正惟硝、黄、参、附，晖映后先，观其大推大扳之由，即知因物付物之妙。素园所谓前人温病治法尚疏，实是吾国医学进步之阶级，非粗心人所能知也。

孙文垣《三吴医案》　治张二官发热头痛，口渴，大便秘结，三日未行，脉洪大，曰：此阳明、少阳二经之症。用大柴胡汤，行三五次，所下皆黑粪，夜出臭汗，次日清爽，额上仍热，用白虎汤加葛根、天花粉。因食粥太早，复发热咳嗽，口渴殊甚，且恶心，用小柴胡加枳实、山栀、麦芽，次日渴不可当，改以白虎汤加麦冬、花粉，外与辰砂益元散，以井水调服五钱，热始退，渴始定。不虞夜睡失盖，复受寒邪，天明又大发热，人事不知，急用小柴胡汤加升麻、葛根、前胡、薄荷，汗出热退，神思大瘁，四肢皆冷，语言懒倦且咳嗽，以生脉散加石斛、百合、大枣、白芍。服后咳嗽寻止，精神日加，饮食进而愈。

【平议】　头痛口渴，脉洪大而便闭不行，多是阳明见症，当与白虎合凉膈散法，已是应有尽有。必谓与少阳合病，而投大柴胡，终是明人执一之见。究竟柴胡升阳，不宜于温病，所以大解通，臭汗出，而头热未退，再投白虎加花粉是矣，何以必杂之葛根升提胃气，则发热咳嗽，而渴甚恶心，柴葛升多降少之咎，岂不彰明皎著。乃以归咎于食粥太早，虽足为自己解嘲，终是所见未到，而复以柴胡升之。试问咳嗽恶心，气火上升者，又当何若？至次日而渴不可当，柴胡升阳之功力显矣。玉横于此，仅谓半夏、枳实、麦芽皆耗阳明津液，而不及柴胡，犹非擒贼擒王手段。乃改用白虎等清降之法，而始热退渴解，药与病应，理有可凭。至次日而又发热昏愦者，或前次小柴胡之性乘时而动，未必果以复感得之。如果又受新邪，当有畏寒，且热亦不当如是之剧，而乃又是柴、葛、升麻大提特提，窃恐屡经反复之余，当不起此一派升阳鼓动之力。以理言之，此方必有大害，而乃自谓汗出热退，恐是自欺欺人。实则热甚神昏而无寒者，此药必无俾效之事。且此之大热，亦岂可以汗解者。是皆明人习惯，自道其道，万不可听者。读元明人书，最难尽信，如其勉强效颦，无不偾事之理。

丁长孺《先醒斋笔记》　朱远齐治从祖近湖公少年，因房劳食犬肉伤寒。诸医以其虚也，攻补兼施，至发狂登屋，奔走号呼，日夜令壮夫看守，几月余矣。急走使延朱。朱先令煎人参膏二斤以待，用润字号丸药数钱下之，去黑粪无算，热遂定，奄奄一息，邻于死矣，徐以参膏灌之，至一百二十日全瘳。

【平议】此案只言狂走号呼，叙症未尽明晰，但用润字丸而可去黑粪无算，此则丸之力量必重，可知今所传方，未必果真。《先醒斋笔记》者，本丁氏采仲醇治案为之，后缪氏又增入诸方，遂名《广笔记》，今共称为缪氏书者以此。而是案称从祖近湖公，则是丁氏之人，不可误认缪氏，故题以丁名，昭其实也。

《张氏医通》　王公峻子，四月间感冒，昏热喘胀，便秘，腹中雷鸣，服硝黄不应，图治于石顽。其脉气口弦滑，按之则芤，其腹胀满，按之则濡，此痰湿挟瘀，浊阴固闭之候。与黄龙汤，去芒硝，易桂、苓、半夏、木香，下瘀垢甚多。因宿有五更咳嗽，更以小剂异功加细辛润之。大抵腹中奔响之症，虽有内实当下，必无燥屎，所以不用芒硝，而用木香、苓、夏也。用

人参者，借以滋助胃气，行其药力，则大黄辈得以振破敌之功，非谓虚而兼补也。当知黄龙汤用参，则硝黄之力愈锐，用者不可不慎。

【平议】此确是胀满便秘可下之症，但右脉滑而按之芤，腹胀满而按之软，自不能迳投承气。参之腹鸣而无矢气，则肠中有滞，而尚不坚燥，断为痰湿挟瘀，浊阴锢蔽，识力最真。且能决其不燥，此非阅历功深者不能作此语。黄龙汤去硝而加苓、桂、木香、半夏，选药极允。颐谓此湿痰食滞，化热而尚未成燥，其舌苔当黄厚而润，可加茅术、藿香、青皮、大腹，以醒脾行气。惟谓黄龙汤用参以助硝黄，非以补虚，立说甚奇，似非正理。又谓五更咳嗽，以细辛润之，亦未免好为奇僻，非笃论也。

又　钱顺所素有内伤，因劳力感寒，发热头痛。表散数剂，胸膈痞闷不安，以大黄下之，痞闷益甚。更一医用消剋破气药，过伤胃气，遂厥逆昏愦，势渐危。石顽诊之，脉六部萦萦如蛛丝，舌上焦黑，燥涸异常。此热伤阴血，不急下之，真阴立槁，救无及矣。因以生地黄黄连汤去黄芩、防风，加人中黄、麦冬、酒大黄，另以生地黄一两，酒浸打汁和服。半夜下燥屎六七枚，天明复下一次，乃与生脉散二帖以后竟不服药，日进糜粥调养，而大便数日不行，魄门迸迫如火，令用导法通之，更与异功散调理而安。

【平议】其人素有内伤，则本是孱弱之躯，纵有感邪，法当解表通里者，亦必在在宵知顾忌。乃既汗且下，再三不已，虽有健者，亦难胜任，何论柔脆！乃脉则微细难寻，舌则焦黑燥涸，阴已竭而阳愈强，抑且明有燥结在里。不除山险，邪热终有所凭藉，而病何能解！石顽于养阴清热解毒之中，参以下泄，即从黄龙汤变化得来，是亦可备临症时缓急之一助。

附录生地黄黄连汤：即四物换生地、赤芍，加芩、连、山栀、防风。

又　陈瑞芝七月间患时疫，初发独热无寒，或连热二三日，或暂可一日半日，热时烦渴无汗，热止则汗出如漉，自言房劳后乘凉所致，服过十味香薷、九味羌活、柴胡枳橘等十余剂，烦渴、壮热愈甚。石顽诊之，六脉皆洪盛搏指，舌苔焦枯，唇口剥裂，大便五六日不通。虽云病起于阴，实则热邪亢极，胃府剥腐之象，急与凉膈加黄连、石膏、人中黄，得下三次，热势顿减。明晚复发热烦渴，与白虎加人中黄、黄连，热渴俱止。二日后左颊发颐，一晬时即平，而气急神昏，此元气下陷之故，仍与白虎加人参、犀角、连翘。颐复脓发，与犀角、连翘、升、柴、甘、桔、牛蒡、马勃，二服。右颐又发一毒，高肿赤亮，另延疡医为治其外，调理四十日而安。同时患此者颇多，良由时师不明此为湿土之邪，初起失于攻下，概用发散、和解，引邪泛滥，而发颐毒，多有肿发绵延，以及膺、胁、肘、臂，如流注溃腐者，纵用攻下解毒，皆不可救，不可以发颐为小症而忽之。

【平议】病起有热无寒，则虽往来似疟，亦当以瘴疟论治。热时烦渴，热止汗多，此当清解而不当发表，复何待言。乃止以病人自述"房后乘凉"四字，遂大表特表，温升燥烈，提动其炎炎之火，尽浮于上。试问果因房后阴伤，亦复何能堪此？医学之暗，古今同慨。石顽能识是实热亢极，而投是药，本是应有之义，初非奇特。其下后热减，而翌日复然者，正以温升之药服之已多，浮焰何能遽息。更方投白虎而仍合解毒，极合分寸。而其后之发颐，仍是从前温升之余焰，乃一日而疡且内陷，实是毒重势炽，聚而内攻，其势孔急，其情亦甚可畏，非元气不支之下陷可比。石顽所论，尚非其解，所用人参白虎、犀角、连翘，仍是清热解毒重剂，故能清其里而复达外，不可谓人参补托之力。如果阳气下陷，则犀、膏大寒，势必闭塞不通，奚能浮应。然既复起，仍当清泄解毒，方可以解此日长炎炎之势。奈何袭用寻常外感风热治法，升、柴、马勃，益张其焰，致令自左而右，红肿高突，不可消散，绝不悟及前次温升之

祸。石顽纵非疡科能手，不能辨别是症之外因、内因(外因发颐，是风热在表，可用辛凉轻疏肌表，然亦不当重用柴葛，助桀为虐。而此是内因之火毒上攻，且即因于前用升提太多所致，又安可复事升柴，为虎附翼)，独不思此症一路变迁，当亦知前车可鉴，温升之不复可以妄试。况自谓发散、和解引邪泛滥，然用药则仍是升柴，何其明于责人，暗于责己，至于此极！盖以内外分科，非其素习，遂不免有张皇失检之弊。此颐所以恒谓内、外、女、幼四科，理本相因，法无二致，必不当强分界限，以自域于小家伎俩者也。

又　徽商黄以宽风温十余日，壮热神昏，语言难出，自利溏黑，舌苔黑燥，唇焦鼻煤，先误发散、消导数剂，烦渴弥甚，恣饮不辍。石顽曰：此本伏气郁发，更遇于风，遂成风温。风温脉气本浮，以热邪久伏少阴，从火化发出太阳，即是两感，变幻最速。幸年壮质强，已逾三日、六日之期，症虽危殆，良由风药性升，鼓激周身元气，皆化为火，伤耗真阴，少阴之脉，不能内藏，所以反浮。南阳先师原无治法，惟少阴例中则有撤热存阴，承气下之一症，可借此以迅扫久伏之邪。审其鼻息不鼾，知肾水之上源未绝，无虑其直视失溲也。时歙医胡某在座，因与酌用凉膈散加人中黄、生地，急救垂绝之阴。服后下溏黑三次，舌苔未润，烦渴不减，此杯水不能救车薪之火也。更与大剂凉膈，大黄加至二两，兼黄连、犀角，三下方得热除，于是专以生津止渴大剂投之，舌苔方去，津回渴止而愈。

魏玉横曰：喻嘉言治钱仲昭，亦以其肾水未竭。故伤寒多死下虚人，非虚语也。

【平议】　谓此症即是仲师之所谓风温，诚为确论。然仲景原文明谓：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只以外感言之，其见症同为太阳病。但伤寒与温病之所以异者，一则发热恶寒而不渴，一则发热不恶寒而渴；何尝有外感、伏气之别，亦何尝有久伏少阴，发出太阳之说。其下文风温一节，以“若发汗”三字为提纲，则又明言伤寒以恶寒不渴，故当发汗。温病既不恶寒，且又加渴，则已是温热之邪，即无发汗之例。若俗子不知，误与伤寒发汗之法，则扰动阳邪，为火益烈，而身之灼热更甚，是为风温，即是误汗之变症，所以脉则阴阳俱浮，症则自汗身重，嗜卧鼻鼾、语言难出，皆汗多伤液，阳明灼热见症。成聊摄谓：发热而渴，不恶寒者，阳明也。言仲景虽冠以“太阳病”三字，其实无寒且渴，即是阳明热症，一语破的。可知宋金时人尚无不知是外感之温热，即至误汗灼热，已为风温，亦无不知是热在阳明。聊摄于风温为病全节注文，又何尝说到少阴上去，所以近贤亦有谓是节病证，皆在阳明。仲景虽未有方，然治此风温变证，宜用仲景阳明之例，以白虎为主方。言简而赅，浅显晓畅，是为正直荡平之坦途。所最可怪者，喻嘉言自诩绝世聪明，舍正路而不由，故意索隐行怪，以仲师风温诸证，一一附会少阴，自谓能读《素问》“冬不藏精”一语，《尚论后篇》几无一句不是牛鬼蛇神，奇形怪状，遂开后人专言伏气之谬，一似温热为病，无一不从少阴来者，直不许世间有外感之温热。盖著书者以为但讲外感为病，尽人能知，似不足显出作者识见之玄奥，必扭扭捏捏，说得伏气之天花乱坠，方见得入木三分，造诣独到，总是好名太过，务求其深，而不自知其走入魔道。以王孟英之临证轻灵，处方熨贴，亘古几无敌手者，而《经纬》一编，尚沿袭嘉言之谬，完全比附于“伏气”二字，令人不能索解，更何论乎余子碌碌。然每见高谈伏气者，试一察其临症用药，何以有伏气及新感之别，则仍是见症治症，了不异人，断不能划分两路，无非故为高论，自欺欺人。即以仲景风温为病诸症言之，嘉言虽谓一一显出少阴经症，而陆九芝辨之，谓是一一皆阳明经症，且谓嘉言所言之少阴，则处处聱牙，余所言之阳明，则句句吻合，至精且确，始于黑暗狱中大放光明，功德及人，

颐以为不下于孟子距杨墨[1]、放淫辞，最是吾道之绝大干城[2]。《世补斋文》第九卷中，论喻嘉言者三篇，诚不愧字字珠玑，言言金玉。石顽此案妄称伏气，亦中嘉言之毒。究竟壮热神昏，语言难出，自利溏黑，舌苔黑燥，唇焦鼻煤，无一非阳明热症。而乃误于发散，即是仲师所谓发汗已之风温。所显各症，亦与仲师本条处处吻合。药用凉膈加味，仍是阳明正治，又何必妄引少阴急下之例，舍近求远。治法是而持论实乖，不过好奇之心胜，而故以惊世骇俗为高明，最是医界之魔障。须知此是切理餍[3]心，实用之学，断不故求新颖，徒托空谈，尚愿好学之士，弗再蹈此习气，庶几易说易行，可以与人共喻，世苟有以颐为好辩者，颐亦甘受之而不辞。

杨玉衡《寒温条辨》　刘兆平年八旬，患瘟病，表里大热，气喷如火，舌黄口燥，谵语发狂，脉长滑数。杨用河间双解散治之，大汗不止，举家惊惶，复一服汗止，但本症未退。改制增损双解散：白僵蚕酒炒三钱，全蝉退十二枚，广姜黄七分，防风、薄荷叶、荆芥穗、当归、白芍、黄连、连翘、栀子各一钱，黄芩、桔梗各二钱，石膏六钱，滑石三钱，甘草一钱，酒浸大黄二钱，芒硝二钱，水煎去渣，冲芒硝入蜜三匙，黄酒半杯，和匀冷服而痊。因悟麻黄春夏时不可轻用。

【平议】此所谓瘟病，不必作疫疠看，仍是温病之热炽者耳。所述脉症，皆阳明在经在府之症，治法自以白虎、承气合黄连解毒为主。袭用河间双解，终是食古不化，此岂有寒邪在表，而可用麻黄解表者？一啜汗多，为害已厉，何又曰复一服汗止。改方有防风，亦未尽妥，而蜜助其腻，酒助其升，且有贻害，但取其有合于白虎、承气之意，姑存之以备一家涯略。

吴又可《温疫论》　朱海畴年四十五岁患疫，得下症，四肢不举，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上苔刺。问其所苦，不能答。因问其子：二三日所服何药？云：承气汤三剂，每剂投大黄一两许，不效，更无他策，惟待日而已。诊得脉尚有神，下症悉具，药浅病深也。先投大黄一两五钱，目有时而稍动。再投，舌刺无芒，口渐开能言。三剂，舌苔稍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汤。五日后复生芒刺，烦热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气养荣汤，肢体自能稍动。计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而愈。又数日，始进粥糜，调理二月平复。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过三四人而已。姑存案以备参酌耳。

【平议】吴氏之所谓疫，即以温热病之较重者。原书本作《瘟疫论》，考"瘟"即"温"字之孳生者，不必与"疫"字作一例看。疫之为病，有热疫，亦即有寒疫。又可之论，止言热疫，不及寒疫，自当作温疫为妥。此症固是热结之最重者，果有是症，则重用大黄本无不可，若名为已投承气，而药轻病重，何能有济。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称京师某姬人所服石膏重以斤计，是余师愚治案，其理正与此同，但非可一概论耳。

《陆氏医验》　肖愚治史洞庭室，四月间患头痛发热，脉洪数见于气口。陆用清解药二剂，大约柴、葛、栀、芩之类。一医谓头痛身热乃太阳症，而遽用柴葛，不引邪入阳明、少阳乎？汗未得而遽用栀芩寒凉之品，表邪何由而解，不将传里乎？用大青龙汤二剂，病家止服一剂，夜间遍身如煅，口渴咽干，已有谵语矣。明日复延之，又以为非伤寒，乃痛风也，用羌

---

〔1〕孟子距杨墨　杨，杨朱；墨，墨翟；战国时和儒家对立的两个学派，受到孟子的极力批判。

〔2〕干城　干，盾；城，城郭，两者都有捍御防卫作用，也有用以譬喻捍卫或御敌立功的将领。

〔3〕餍(yàn)　吃饱的意思。《玉篇》"餍，饱也。"以后转引申为满足；心服。

独活、首乌、牛膝等二剂，乃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骂詈不避亲疏。再延陆，乃令数妇人持之，谓洞庭君曰：此阳证也，扰之益剧，宜婉言宽谕之。果如言而止。因先用糖水法灌之，势便缓，随以白虎加元明粉、芩、连、蒌仁、犀角，数剂而骂詈止。时犹或妄言，知大便久不去也，以润字丸三钱投之，夜出燥屎一二十枚，然谵语犹未全止，仍进前汤，又以丸药二钱投之，出燥屎数枚，溏便少许。又三日，方思粥饮，以清气养荣汤调理之。

【平议】初感头痛发热，而脉洪数偏见于右手之气口，已是热在阳明之温病。陆氏不言恶寒，正合仲景所谓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之例，已不当比附于太阳病之中风证。聊摄直以"阳明也"三字诠释温病，何等明白。盖温热初起，固多不在太阳而即在阳明者。仲景温病一节，虽亦以"太阳病"三字冠之，正以发热与太阳之中风、伤寒相似，惟恐人误以中风、伤寒之法治温病，故特以"不恶寒"三字揭出同中之异，且以"温病"标示病名，立法已极清晰。盖温热之在阳明，只宜清泄，如白虎、芩连之类，岂独不能用太阳法之麻桂，亦不可误用伤寒初传阳明之葛根。诚以伤寒本属寒邪，虽传阳明，里已有热，而太阳表寒尚是未罢，仲师葛根芩连之法，亦为伤寒乍传阳明立法，非为温病立法，此中界限严之又严。然宋、金、元、明之治温热，固无不混用伤寒法者。肖愚入手，投以柴葛，终是古之习气，理法未密，必不可与近时同日语者。以此贻人口实，谓其引入阳明、少阳，固是确论。以阳明邪热已盛之病，而犹升之、发之，拨动阳邪，安有不热势加剧之理？然此人虽能知柴葛可以引入阳明、少阳，却不能知所以引入之害即从误升误发而来，反谓汗未得者不当用芩栀，犹以得汗作解表要诀，则此公亦死认为太阳之伤寒，复何可与论温病治法。柴葛不已，更是青龙，一逆再逆，变本加厉而又甚焉，燥渴谵语，亦固其所。又明日而仍是羌活，更助之以首乌涩腻，则胃热愈甚，而昏狂俱作。药之作病，先后同符，可谓一丘之貉。肖愚之白虎加味，固合阳明正轨，然数剂而犹不更衣，则前次温升太多，药误已重，所以尚难桴应，且方中开泄之药犹少。观其服润字丸后，燥屎已行，犹有谵妄，岂非丸药亦嫌其缓。如早投枳、查、大黄等剂，亦何必以一番手续分作两番做耶！

王横《续类案》引张子和说　元光春，京师翰林应泰李屏山得瘟疫症，头痛，身热，口干，小便赤涩。渠素嗜饮，医者便与酒症丸兼巴豆，利十余行，次日头痛诸病仍存。医者不识，复以辛温之剂解之，加以卧于暖炕，强食葱醋汤，图获一汗，岂知种种客热，叠发并作，目黄斑生，潮热吐泻，大喘大满。后虽用承气下之，已无及矣，至今议者纷纭，终不知热药之过，往往归罪于承气汤。用承气汤者，不知其病已危，犹复用药，学不明故也，良可罪也。然议者不归罪于酒症丸，亦可责也。夫瘟症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丸乎！巴豆不已，况复发以辛热之剂乎！彼随众毁誉者，皆妄议者也。

王孟英曰：巴豆下之，阴伤已极，重以大黄再下，而独能生阴乎？此症似当以绿豆解巴豆之毒，加存阴之品，庶有济耳，然子和不足以论此。

【平议】此案未详所本，必膏粱柔脆之体，平素津液不足者，故一感温病，即已口干溲涩（古之所谓瘟疫，即热病之较重者，未必为沿门传染之疫，金元明人笔下皆然），来势即剧，本不易治，此开始即当从热伤津液之例入手，或尚可救，如以寻常表里症论治，变幻皆在意中。此惟近贤《王孟英医案》备详原委，金、元、明人，何足知之！（如程芷香、翁嘉顺、金禄卿室人等案皆是，俱录入本集热伤津液类中）酒症丸本已文不对题，更何论巴豆！既下之于先，大耗其阴，而复以辛温火坑重重逼之，即壮如牛而猛如虎者，亦必不堪。仲景所谓一逆再逆，岂预料千百年后，必有此种种劫汗烁津，炮烙之刑耶！迨至斑黄并作，邪陷于里，而

无根之阳发露于外，此人已无生理，复何论乎吐、泻、喘、满后之大承气，此不过落井下石手段，加一通催命灵符。而绎子和语气，犹以承气尚在可用之例者。子和之顽，真不可及！但末后一语，似尚能识得辛热发汗之不是，初不料专言汗、吐、下三法之张氏，而犹有此一线未昧之天良。吾愿读节菴《六书》者，皆三复此言。

孟英评语："存阴"二字可味，此非阳明府实症，而妄投承气以速之绝也。附录于此，以为孟浪从事之戒。

陶宗仪《辍耕录》　宋宝庆二年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从元太祖下灵武，诸将争掠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中病疫，得大黄可愈，所活几万人。

王孟英曰：兵卒多饮酒食肉，劳汗又多，温疫一行，必遽传阳明胃府，此大黄所以无往不利也。

【平议】彼时之所谓疫，固专以热疫言之。此在元初乘胜之时，士卒饱腾，故一得热疫，皆为阳明实证，此与吴氏之《瘟疫论》偶然相符，亦非凡疫之皆宜于大黄也。读古人书，必不可举一以概其余。

孙文垣《新都医案》　仆子得贵春温，头痛，体热，面赤，舌心焦燥，用石膏、柴胡、葛根、甘草、黄芩、知母、天花粉、白芍，服之舌不燥黑矣。进粥太早，半夜复热，中脘硬痛，与大柴胡汤一帖，汗出津津，大便行二次，腹痛不止，乃以小承气汤调下元明粉一钱，又行二次，热不退，而痛全减，旋作鼻衄，改用石膏、丹皮、生地、甘草、山栀、升麻、黄芩、赤芍，一帖而热散衄止。

【平议】既曰春温，而药必柴葛，明人习气，原不必说。惟舌已焦燥，而仍事升提，究非理法。在彼时固只知有发汗为第一义。故皆以此二味为必不可缺。迨至半夜又热，何尝非升提之害，而文垣必归咎于进食，可知前明伤寒禁食，亦是一大恶习。迨其胃实已彰，而仍是大柴胡，又为《本事方》之贻误。然热不退，而且加之以衄血，柴胡之坏，岂不捷甚！此后继以凉血之剂，而又必杂以升麻一味，习俗移人，毕生不悟，可为浩叹！

玉横《续类案》　杨乘六治李氏妇，年六十余，患热证，胸痛闷，神昏沉，气粗便闭，发散消导增甚，脉之滑数，重按有力，面色壅热通红，满舌黄苔，中间焦黑。此食滞中宫，贲门壅塞，太阴之气阻而不运，阳明之气抑而不伸，郁而为火也。以大剂疏肝益肾汤，倍熟地与之。当晚下黑矢数十块，诸症大减。次日再诊，脉见浮洪，舌上焦燥，黄苔尽脱，而其色反黑如炭。问曰：症减而舌反黑，何也？曰：向者食滞便闭，上下窍不通，火闷不舒，其焰不能上达。今与以纯阴之剂，使便得通，则壅塞之火，随便泄去，而余火未尽者，复炎而上行，故舌反黑耳。前方加枣仁、当归、山栀，以滋水清肝，舌黑退，再以生金滋水，及六君子加当归、白芍全愈。

【平议】症已实热结塞，脉亦相符，于法自当陷胸、承气，开泄而下导之，尚复何嫌何疑，而乃偏投纯阴滋液，试问与胸痛气粗之症，是否为利为害？抑亦何以自解。于食滞壅塞二语，乃为矢下症减，此是自欺之言，所不敢信。又谓舌之黄苔脱，而曰焦燥，且黑如炭，岂非阴柔粘腻之药，致令火势益烈之明症。纵能解嘲，言之亦似有理，然舍正路而不由，故诩新奇以惑后学耳目，终是邪说淫辞，不可不辨。

孙文垣《三吴医案》　蔡仲林室发热口渴，舌上燥裂，小腹痛，呕吐，药食不入口者七日，右寸脉绝不应指，关沉滑有力，左手弦数，此阳明少阳合病，邪热壅于上焦也，以软柴胡、石膏各五钱，半夏曲、枳实、黄芩、黄连、葛根、竹茹、人参各二钱，姜三片。五更下黑粪数块，痛热减半。次日仍与前药，右寸脉亦起，改用小柴胡汤加橘红、竹茹、葛根，服三帖全安。

【平议】右寸脉伏，而关则沉滑有力，加以舌燥、小腹痛，已可决其肠有实结，其呕吐

者，地道不通，而反上逆。此实热壅于上焦、下焦，本是彰明皎著，而反谓二阳合病，热壅已是呓语。药用柴葛，则呕吐者当复何如？更加人参，亦与自说"壅"字反背，而谓可以呕止便痛，必无是理，果有此症而可以有效者，必非此药可知。岂本用泄导疏通之剂，而伪造柴葛一方，以欺人耶？迨大便通而右寸脉起，则壅塞既开，脉道自利，固在至理之中。然谓柴、葛、人参可以通府定痛，则虽执途人而语之，亦必无人能信，而孙氏偏能造此邪说，此记[1]所谓言伪而辩以疑众之可杀者也[2]。

昏　狂

昏迷狂惑，谵语郑声，时病中最多有之，不独温病之热盛者为然，即伤寒之传里者亦何莫不然，此固阳明热炽时恒有之兼症，良由气火俱盛，熏灼上攻，而脑之神经为之震扰，因而知觉变其常度。即进一步而或为瘛疭抽搐、口噤舌卷，或为目反肢僵、静卧尸寝，何莫非神经受激，运动皆失其常。而向来医家不知有神经为病之理，每以昏瞀、狂惑、笑骂、谵语诸症，认为热入心包；又以牵掣震动，目闪头摇之症，谓之肝风自煽。此其毫厘千里，貌似神非，见理不真，诚不必为吾道讳。所以清心凉血，平肝息风种种治法，非不言之有物，而卒至病与药进，什不一效者，其故盖已可思。此九芝封翁《世补斋文》注重阳明，允推暗室一灯，断为五百年来一大作家者也。颐辑是编，即以昏狂谵妄、瘛疭抽搐诸症，一律并入《阳明篇》中，亦足以正二百余年叶派手经心包之失，而为九芝封公引申阳明之正旨，非敢依草附木，借重世补斋以自高价值。窃谓欲为天下后世示以正则，不得不剪除荆棘，而共履康衢，庶乎易学易行，餍心切理，而亦复可以与人共喻，圣人复起，当亦不易斯言。

周光远辑《王氏医案》初集一卷　家叔南山于秋间患感，日治日剧，渐至神昏谵妄，肢振动惕，施、秦两医皆谓元气欲脱，议投峻补。家慈闻而疑之曰：盍与孟英商之。孟英诊曰：无恐也，通络蠲痰，可以即愈。用石菖蒲、羚羊角、丝瓜络、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络、葱须、贝母、钩藤、胆星为剂，化服万氏牛黄清心丸一颗，覆杯即安，调理半月而愈。

【平议】周辑王案是条，为道光乙未年事，孟英年二十有八。神昏谵妄，是痰热窒塞，蒙蔽性灵，阳明热盛时之常态。肢振动惕，则热甚生风，肝阳自煽，抑亦痰热互灼，津液将干，而络脉牵掣。不识庸耳俗目，何所见而认为元虚欲脱；虽津伤液耗，不可不谓之阴虚。然苟不峻除其痰热，则邪势正张，方且得所依踞而持为山险。苟与养阴腻补，岂非助其痰浊，而热将益炽，惟有灼烁待尽而已。所以叶派治此，一路甘寒，自谓滋水可以胜火，而终不悟其何以热不退、津不回。死生存亡，间不容发之时，所争只此一着，而功罪立见。孟英温热圣手，所以较异于庸众者，亦止在此"通络蠲痰"四字。虽此方羚角，不可谓非凉药，而清肝息风，实与寒凉凝滞者绝异。此外直可谓非一味不是痰药。究之药到病除，视彼之养液生津而愈剧者何如？后有学者，其亦于此等处明辨之，而知所从事欤！

又二集一卷　钱氏妇怀妊四月，而患寒热如疟。医与发散安胎，乃至舌黑神昏，大渴便泄，臭痰频吐，腰腹痛坠，人皆不能措手。孟英诊曰：伏暑失于清解，舌虽黑而脉形滑数，痰

---

〔1〕记　解释经传的文字。

〔2〕言伪而辩以疑众之可杀者也　乃孔子诛少正卯的理由之一，见《荀子·宥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始诛》。以后借喻为貌似有理，而实则对大众有害的，应予批判的谬论。

虽臭而气息调和，是胎尚未坏，犹可治也。重用气血两清之药，五剂而安，糜粥渐进，腰腹皆舒，胎亦跃跃。

【平议】不问是寒是热，而只用发散，温热大症之专门制造家也。舌黑神昏，而痰且臭，症情已可想见，尚幸便泄而脉犹滑数，则非热结于里，故用药止须"气血两清"四字，方虽未详，亦不嫌其简略。惟孟英于此，必用化痰及清宣络脉之法，亦非仅犀、羚、鲜地、石斛、元参之辈可知。

又二集二卷　顾凑云季秋患感，医作虚治，补及旬日，舌卷痉厥，腰以下不能略动，危在须臾。所亲石诵羲延孟英设死里求生之策，察脉虚促欲绝，先灌紫雪一钱，随灌犀角地黄汤二大剂。服下，厥虽止而舌胖满黑，目赤如鸠，仍用前汤。三日间计服犀角两许，黑苔渐退，神识乃清，而呃忒频作，人犹疑其虚也，孟英曰：营热虽解，气道未肃耳。以犀角、元参、石花、连翘、银花、竹茹、知母、花粉、贝母、竹叶为方服之。次日即下黑韧矢甚多，而呃忒止。又三剂，连解胶黑矢四次，舌色始润，略进米饮，腿能稍动，然臀已磨穿矣，与甘寒育阴药，续解黑矢又五次，便溺之色始正，授以滋养，日渐向安。

【平议】感冒以补药而至痉厥昏愦，非但参、芪、术、草可知，则脉之虚促欲绝，明是窒塞已极，必非正气之衰，故用药如是。迨神清之后，而反作呃，仍是胃家实热不通之确证。孟英心法当早有泄化消导并行不悖之药，而开首止云紫雪、鲜地，岂以病状垂危，不敢稍用消导，以图自免于求全之毁耶！观其黑矢通，则呃忒止，又连解而舌始润，补药助长之功，竟能如此，热病作呃，多类此者。然俗医只知有丁香柿蒂一法，设遇此症，利害如何？陆九芝《世补斋文》，学者必不可不熟读一遍。

又同卷　许自堂令孙子社患感，延至秋杪，症交二十八日，诸医束手。渠伯母鲍氏夫人荐孟英诊之，左部数，右手俨若鱼翔，痰嗽气促，自汗瘛疭，苔色灰厚，渴无一息之停。垂危若是，而皓首之祖，孀母、少妻，相依为命，环乞拯救，甚可悯也。孟英曰：据脉莫能下手，吾且竭力勉图。第恐一齐众楚[1]，信任不坚，则绝无可望之机矣。其母长跽[2]而言曰：唯君所命，虽砒鸩勿疑也。于是先以竹叶石膏汤加减。至五剂，气平嗽减，汗亦渐收，苔色转黑，舌尖露绛，改投元参、生地、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叶、银花等药。又五剂，瘛疭渐减，舌绛渐退。彼妇翁召羽士[3]为其拜斗，飞符噀水，鼓乐喧阗，病者即谵妄不安，神昏如醉，羽士反为吓退。黄夜[4]速孟英视之，与紫雪钱余，神即清爽，仍用前方重加竹沥。服八剂，始解黑如胶漆之大便，而黑苔渐退，右脉之至数始清。惟烦渴不减，令其恣啖北梨，舌才不燥，痰出亦多。又六剂，舌色乃淡，溲出管痛，热邪得从下行矣。凡十二日之间，共服大剂寒凉二十四剂，计用犀角三两有奇，而险浪始平。续以前法缓制，服六剂，又解黑矢五次，手足始知为己有，又五剂，筋络之振惕始定，略能侧卧，呓语乃息，渐进稀糜，继灌甘润充其胃汁，七八剂后渴止知饥，脉皆和缓。又浃旬，谷食乃复。又旬余，便溺之色始正。前后共下黑矢四十余次，苔色亦净，乃授滋填善后而康。是役也，凡同道暨许之族人戚友，莫不以为秋冬

---

〔1〕一齐众楚　出《孟子·滕文公下》："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是指为了教导某一楚国儿童学会齐语，请一讲齐语的老师教导，但是有更多的讲楚语的人与其嚷嚷，则始终学不会齐语。譬喻好的影响虽有，但是敌不过更多的坏影响。

〔2〕跽(jì 忌)　长跪。双膝着地，上身挺直。《说文》："跽，长跪也。"

〔3〕羽士　道士的别名。

〔4〕黄夜　夜半，见《六部成语》。

之交，用药偏寒，况病延已久，败象毕呈，苟不急投峻补，必致失手。既闻鲍夫人云：归许氏二十余年，目击多人，无不死于温补。此等病曾见之，此等药盖未尝闻也。孰知如此之治，求之古案，亦未前闻；传诸后贤，亦难追步。盖学识可造，而肠热胆坚，非人力所能及。此孟英所以为不世出之良医也。

【平议】此案在孟英初接手时，津液脂膏盖已灼烁殆尽，脉象如是，危之危矣。故惟有竹叶石膏一法，轻灵流利，专从清胃设法。虽痰多苔厚，决不敢参加消导之药，以脉到此状，千钧一发，断不容孟浪从事。惟渴饮不停，则鲜斛当可兼行。迨至苔黄夹绛，知灰厚必稍减，乃授犀地。可知痰正盛时，选药尤不可不慎，早投鲜地、元参，恐亦未必不为痰凝助虐。中叙羽士吓退一句，诙谐入神。俗子侍病，仁心适为祸阶，病家皆当悬为厉禁。此案始末，不用硝黄一味，亦以阴伤已竭，万无欲速召祸之理。细心如发，真不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世之誉，非孟英其谁能当之。

又同卷　顾竹如孝廉令嫒，患感十余日，耳聋不语，昏不识人，而客未入室，彼反先知，医以为祟。凡犀角地黄、牛黄清心、复脉等汤，遍服无效，已摒挡后事矣。所亲濮根厓嘱其延诊于孟英。脉至滑数，舌不能伸，苔色黄腻，遗溺便闭，目不交睫者已四昼夜，胸腹按之不柔，与白虎汤去米、草，加石菖蒲、元参、犀角、鳖甲、花粉、杏仁、竹叶、竹黄、竹沥。投一剂，即谵语滔滔，渠父母疑药不对病，孟英曰：不语者欲其语，是转机也。再投之，大渴而喜极热之饮，又疑凉药非宜，孟英姑应之曰：再服一剂，更方可也。三投之，痰果渐吐；四剂后，舌伸便下，神识渐清，乃去菖蒲、石膏、犀角、鳖甲，加生地、石斛、麦冬、贝母数剂，热尽退而痰味甚咸，又去杏、贝、竹黄，加西洋参、牡蛎、龟版、苁蓉，服之痊愈。

【平议】此亦痰热阻塞，蒙蔽性灵之候。孟英用药止此数物，而如钥启锁，此王氏一生之全体大用，而实温热病之不二法门也。不语者欲其语，持论极透。其喜热饮者，仍是痰阻中都耳。"姑服一剂，再与改方"，对门外人说，那得不作如是话头。病人神昏，而能知寝门以外事，正是神魂离舍，热病中往往有此，前人案中亦有言之者，本无足异，颐亦见之屡矣。王本此案有眉评云：叶氏谓温邪中人，首先犯肺，其次则入心，正此病也云云。似是实非，不可不辨。此神昏，正缘痰之塞，原非心病；此方虽用犀角，亦是清热，非专清心。叶氏知有心肺，不知有阳阴，因其犯肺逆传两句，几使普天下医者，绝不知阳明治法，害人已不可胜数。惟赖王孟英之用药，陆九芝之论文，方有以矫正叶氏流毒，又何可再为涂附，欲以助其流而扬其波耶！王本又有一眉评曰：虽不用下剂，而通经透络之品，大剂用之，亦足以荡涤邪秽。则所见尚是。颐则谓开泄化痰之药，固无一不下行为顺者，况更有润泽多液，如杏仁、竹沥者乎！评语仅谓通经透络，足以荡涤邪秽，犹未尽中肯綮。

又二集三卷　章养云室患感，适遇猝惊，黄、包二医皆主温补，乃至昏谵痉厥，势极危殆，棺衾咸备，无生望矣，遂求诊于孟英。症交三十八日，脉至细数无伦，两手拘挛，宛如角弓之反张，痰升自汗，渴饮苔黄，面赤臀穿，昼夜不能合眼，先与犀、羚、贝、斛、元参、连翘、知母、花粉、胆星、牛黄、鳖甲、真珠、竹黄、竹叶、竹茹、竹沥为方。三剂，两手渐柔，汗亦渐收。又五剂，热退痰降，脉较和，而自言自答，日夜不休，乃去羚[1]、斛、珠、黄，加西洋参、生地、大块硃砂两许。服之聒絮不减，或疑为癫，似有摇惑之意。孟英恐其再误，嘱邀许芷卿商之。芷卿极言治法之丝丝入扣，复于方中加青黛、龙、牡。服二剂，仍喋喋不已。孟英苦

---

〔1〕羚　原作"苓"，据《潜斋医家丛书·王氏医案续集·卷三》改。

思数四，径于前方加木通一钱，投七即效。次日病者自云：前次小溲业已通畅，不觉甚热。昨药服后，似有一团热气，从心头直趋于下，由溺而泄。从此神气安谧，粥食渐加，两腿能动，大解亦坚，忽咽肿大痛，水饮不下。孟英曰：余火上炎也。仍与前方，更吹锡类散而安。惟臀痛未敛，腿痛不已，乃下焦气血伤残，改用参、芪、归、芍、生地、合欢、山药、麦冬、牛膝、石斛、木瓜、桑枝、藕肉，数服痛止餐加，又与峻补生肌而愈。

【平议】昏谵痉厥，无非痰热窒塞，气火上升，冲激脑之神经，以致运动知觉皆失常度。向来吾国医家止知是肝动风生而为牵掣，热灼津液、血络干枯而为强直；尚是知其一，未知其二。盖内风生而四肢震动固也，然何以自解于强厥、尸寝不动僵硬者？若谓血络皆干而致僵直，则血不流行，其人已无生理，何以尚能稍延数日？且何以亦有投药得当，间或可愈者？以此知西学冲脑一说，何有可征矣。此症痰多舌黄，痰与热交互肆虐，尽人能知，而自汗、面赤、目不能合，宁非气火逆上，有升无降之确症，以言血冲脑经，盖已凿凿可据。清热泄痰，则气火渐以泄降，而上冲之势稍缓，所以汗收而手亦渐柔，神经已稍稍得所，其自言自语，尚不能清醒者，则知觉之未复，仍是神经为病。加硃砂者，以镇坠为义，虽孟英尚未洞悉脑神经病之理，而气火升浮，则辨之以审，固亦与治脑之旨隐隐合符。厥后又加青黛、龙、牡，抑木清肝，潜阳镇摄，法理俱合，而不能如木通一味之桴应者，知前方凉润有余，苦泄不足，纵能清热，而不能下导，则气火尚难遽平，斯脑神经之冲激不已，可悟实痰实热，非苦不清，而亦非苦不降。木通大苦，等于芩、连，且质本空松，易于透达，一得此物，而火即下行，宜乎脑神经之功用应手恢复。药极平常，而用之得当，胜于贵重者百倍，学者当于此处注意，弗令轻轻读过，则临症时必有神机神悟奔赴腕下。彼叶派治此，惟有大剂甘寒凉润，不知一用苦降，并不能一用开痰泄化者，宜乎愈增其困，而一筹莫展矣。孟英心灵手敏，与若辈何可同日而语。王本眉评曰：用木通精当；凡心经蕴热，用犀角、黄连等药，必兼木通，其效乃捷，以能引心经之热，从小肠而出也。意谓此之喃喃自语，止是心受灼热，引之从小肠而出。斯热由溲泄，而心热自清，尚是金元以来误认小溲出于小肠之习惯。须知溺自肾行，膀胱岂与小肠相接者！木通苦泄，导热下行，本不专于心之一脏，若呆说心与小肠，反落偏际，且失生理之真。此近数百年之大误，必不可不为矫正者。近曹氏《新校孟英十四种》，于此条两手拘挛句旁评曰：肝无血养，未尝不是；又于加青黛、牡蛎句旁评曰：热在心而用肝肾药，宜乎不应。则上文既曰肝无血养，而此用肝药以清肝热，亦何不可，而必谓热之在心，仍是认定热由心泄之必从小肠而来，故以心与小肠相为表里之套话附益之，终是一偏之见，反觉木通之效只能清心，岂非窥豹管中，不见其大。以药力之活泼泼地者而限之心，守于一隅，药物有知，亦当起而自辨。颐愿谈药物学者，随处放开眼界，庶几有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之妙；若拘拘于古人旧说，必谓某药入某某经，则自画之道也；珍珠入煎药何为，即或磨粉冲服，亦无甚功效可言。此富贵家焚琴煮鹤之恶习，徒以价重为可贵，而不辨真味者。费而不惠，纵可以迎合富家心理，最是市医媚态，颐极鄙之。孟英明者，何亦染此习气！若曰咸寒泄降，何如牡蛎生杵为佳，意者用许学士真珍母法，而传写者脱一母字，遂令孟英受不白之冤。颐于笔下，不肯稍留忠厚为贤者讳，吾知过矣！

又同卷　吴酝香孝廉三令嫒患感，诸医首以升散，继进温补，至三月下旬，症交三十五日，昏痉谵语，六昼夜不交睫，旬日不沾米饮。许芷卿视之，俨似养云室症，即拉孟英暨顾听泉、赵笛楼会诊。脉弦滑而微数，齿不能开，窥其舌缩苔垢，孟英曰：尖虽卷，色犹红润，且二便不闭，尚有一线生机未绝也。揆其受病，原不甚重，只因谬治踰月，误药酿成大症，势虽危

险，吾侪当竭力援之，第勿再犯一味悖药，事或有济。酝香颇极信从。孟英复询其服事婢媪曰：病已逾月，腰以下得毋有磨坏之虞乎？皆曰无之，惟数日前易其所遗，略有血渍，必月事之不愆也。孟英颇疑之，嘱其再易之时留心细察，疏方以犀角四钱，石菖蒲二钱、贝母二两，整块硃砂两许，竹沥碗许，佐以竹叶、竹黄、竹茹、知母、花粉、元参、旋覆、丝瓜络、苇茎、银花、鳖甲，调下紫雪丹。次日诸君复会，渠母徐夫人即云：王君明视隔垣，小女腰下果已磨穿，糜溃如柈[1]，婢媪辈粗忽，竟未之知也。昨药服后，证亦少减。孟英仍主原方，四服后夜始眠，痉才息，舌甫伸，苔乃黑。孟英于前方去鳖甲、硃砂、菖蒲，加生地、栀子。数服后苔转黄，大便黑如胶漆，且有痰色。盖从前大解黄色，似乎无甚大热，不知热为补药所酿，滞于肠胃曲折之地，而不能下行，势必熏蒸于上，致有内陷入藏之逆也。黑矢下而神识渐清，余热复从气分而达，痰嗽不爽，右脉滑搏。孟英主用竹叶石膏汤加减，四剂渐安，而外患痛楚，彻夜呻吟，虽敷以珠黄，滋以甘润，未能向愈。孟英令以大蟾蜍治净煎汤，煎育阴充液之药服之，果痛止肌生，眠食渐进，汛事如期而瘳。冬间适张舟甫之子为室，或疑其病虽愈，而过饵凉药，恐难受孕。迨戊申夏，已得子矣。

【平议】南人患感，无非温热，庸俗狃于升散，则柔弱之质害已不可胜言，而乃更有所谓温补者，岂非亘古未闻。医家新奇，宁独前无古人，当亦后无来者。此等坏病，皆由医药制成，无怪乎今之病症，多为古书所未尝一见者。虽当时病家之不幸，而使吾侪多得参考之资，则未始非吾辈之有以启迪后人。此案症情，本与上案同一覆辙，孟英用药，亦只清、宣、泄、降四字。惟整块硃砂，不过避熟就生，求其新颖，实亦无甚作用，似不如龙、牡、珧瑁较为有情。曹本旁评颇有微辞，宜矣。此与前案皆道光廿六年丙午事，孟英医案三集皆用编年例，可覆按也。

又同卷　王月锄令媳于庙见时，忽目偏左视，扬手妄言，诸亲骇然。诘其婢媵，素无此恙，速孟英视之。脉弦滑而微数，苔黄腻闷。盖时虽春暮，天气酷热，兼以劳则火升，挟其素有之痰而使然也。与犀、羚、栀、翘、元参、薄荷、花粉、礞石滚痰丸，三服而痰下神清，改投清养遂愈。次年即诞子。

【平议】此虽非温热病，然痰热互阻，上冲脑经，而为昏瞀谵妄，则其理一也。附录之，可悟异病同源、异病同治之法。

又《二集》四卷　李竹虚令郎初秋患感，医闻便溏而止之，乃至目赤谵妄，舌绛苔黄，溲涩善呕，粒米不能下咽。孟英先与犀角、石膏、竹叶、竹茹、枇杷叶、茅根、知母、花粉、栀子以清之。呕止神清，热亦渐缓，继以承气汤加减，三下黑矢，黄苔始退，即能啜粥。以其右关尺迟缓有力，故知有燥屎也，续投甘凉调理而痊。

【平议】先以便溏而投止涩，则所服之药可知，故变症如此。脉虽迟缓，而应指有力，固可为燥矢之证，然亦必问而知之，况此症先有善呕，必升多降少，大便数日不行矣。

又同卷　朱养之令弟媳，初患目赤，服药后，渐至满面红肿，壮热神昏，医者束手。孟英切脉洪实滑数，舌绛大渴，腹微胀，以酒洗大黄、犀角、元参、滑石、甘草、知母、花粉、银花、黄芩、连翘、薄荷、菊花、丹皮，两下之径愈。

【平议】脉症如是，阳明经府实热显然共知。以有面肿，故用菊花、薄荷轻扬清上，然宣络化痰不可缺也，拟参用象贝、杏仁、枳实、竹茹之属。

---

〔1〕柈(pán)　与"盘"，"槃"通。《正字通》："柈、盘、槃同"。

又同卷　姚令舆室素患喘嗽而病春温。医知其本元久亏，投以温补，痉厥神昏，耳聋谵语，面青舌绛，痰喘不眠，皆束手矣。延孟英诊之，脉犹弦滑，曰：症虽危险，生机未绝，遽尔轻弃，毋乃太忍！与犀角、元参、羚角、知母、沙参、花粉、石膏，以清热息风，救阴生液，佐苡蓉、石英、鳖甲、金铃、旋覆、贝母、竹沥，以潜阳镇逆，通络蠲痰。三剂而平，继去犀、羚、石膏，加生地黄，服旬日而愈。

【平议】平素喘嗽，本已阴虚于下，肾气不藏；感受春温，肾阳更易外浮，肾阴更易泛滥；复与温补，助其炎上，哪不痉厥昏迷，谵聋不寐，为痰为喘，宿疴新病并作一家。所幸舌绛脉滑，犹为实火，故惟大剂清热，则可以熄风；柔润救阴，则可以生液；而阳升无制，痰涌喘逆，则又重镇潜降，开泄宣络，缺一不可。迨至大势已平，乃复参合滋填，以培真阴之本。此案之所以异于前数条者，前之舌苔多腻，则痰药宜重，星、夏、礞石，不嫌其悍。此则只言舌绛，是红滑不腻可知。虽痰壅且喘，见症或较前数案尤甚。然彼为肺壅塞，此为肾水上泛，痰壅同而来源不同，用药即大有泾渭。孟英斟酌虚实，进退损益，具有丝毫不容相混者在，此学子之所当潜心体会者也。

又同卷　许少卿室，故医陈启东先生之从女也，夏初患感，何新之十进清解，病不略减，因邀诊于孟英。脉至弦洪豁大，左手为尤，大渴大汗，能食妄言，面赤足冷，彻夜不瞑。孟英曰：症虽属温，而真阴素亏，久伤思虑，心阳外越，内风鸱张。幸遇明手，未投温散，尚可无恐。与龙、牡、犀、珠、龟版、鳖甲、贝母、竹沥、竹叶、辰砂、小麦、元参、丹参、生地、麦冬为大剂投之。外以烧铁淬醋，令吸其气，蛎粉扑止其汗；打生附子贴于涌泉穴。甫服一剂，所亲蒋胡某往视，大斥王议为非，而主透疹之法。病家惑之，即煎胡药进焉。病者神气昏瞀，忽视世父启东扼其喉，使药不能下咽，且嘱云：宜服王先生药。少卿闻之大骇。专服王药，渐以向愈，而阴不易复，频灌甘柔滋填，月余始能起榻，季夏汛行，惟情志不怡，易生惊恐，与麦、参、熟地、石英、茯神、龙眼、甘麦大枣、三甲等物善其后。秋杪归宁，微吸客邪，寒热如疟，孟英投以清解，已得向安。胡某闻之，复于所亲处云：此证实由夏间治法不善，以致邪气留恋，再服清凉，必死无疑。汤某复从而和之，许氏即招汤某诊治，谓其阳气伤残，沉寒久伏，以理中汤加威灵仙、桂枝、半夏、厚朴、姜、枣等药。病者颇疑药太燥烈，汤复说得天花乱坠，病家惑之，初服胃气加倍，继而痰嗽不饥，黄苔满布，肌削[1]汛断，内热汗多，心悸不眠，卧榻不起，病者坚却其药，然已进二十剂矣。再邀何新之商之，亦难措手，仍嘱其求诊于孟英，按脉弦细软数，篡患悬痈，纵有神丹，不可救药矣！

【平议】此真阴久虚之体，一感温热，而虚阳尽浮于上。本实先拨，脉症皆已脱根，症情危迫，故惟以大剂滋填收摄，庶几精气神得以反归故宅。此开手全未误于温散，而见症犹如是之剧，设遇庸手，稍稍解表，则得微汗而脱即随之矣。从可知温症误表，殆无不偾事于不知不觉之中者。市医又何能梦见及此，犹谓当用透疹之法。程度不齐，彼此霄壤，那不可叹！至谓昏瞀中忽见鬼扼其吭，说者或疑为妄，宋征于鬼[2]，未免等于左氏之浮夸。抑知病在元气散亡之时，神魂离舍，固是事之所必有。且本属一气之谊，当自有临之在上、质之在旁者。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哪得不尽其呵护之职！正可使庸俗冒昧之徒，自知学问未到，方

---

〔1〕削　原作"稍"，据《潜斋医学丛书·医案续编·卷四》改。

〔2〕宋征于鬼　出《左传·定公二年》，记载为修筑周的城墙，宋国的大夫拒绝分担较多的工程，推诿给薛国等，认为这些小国是宋国的属国，薛国等拒绝承认。宋国认为可以山川鬼神作证明，即"宋征于鬼"。

且为鬼物所不容，或尚能有所警觉，而稍知戒惧，是亦一则醒世格言，不当斥为荒诞者。至于调理之后，汛事已行，而犹多怒多恐，仍是真阴未复，心肾交虚。总之根本久伤，已非草根木实所能补到娲皇以上之天[1]，纵令大剂滋填，亦只人事之不可不尽。其秋杪复感，安知非久虚未复之变幻。彼不操刃而杀人者，不过速其败亡耳！颐窃谓，即请孟英一手栽培，或亦未必无意外爻象。赖有替人，代之受过，而孟英无求全之毁，亦何必非孟英之幸。否则为德不卒，纵有斡旋之手，必无起死之方，转无以间执谗慝之口矣。惟胡、汤二氏所说，则谬妄已极，本无可议价值。但清凉则留恋邪气，使早投温补，留恋又复何如？理中加味，不伦不类。请以二人之氏冠之，名曰"胡涂汤"，悬之国门，以昭炯戒可乎？弦细非软，必传写有误。

又《二集》六卷　王一峰次郎患疟，多服姜枣温散之药，因致壮热耳聋，谵语殿屎[2]，不痉昏狂，见人欲咬，顾听泉从伏暑治亦不效，延至初冬，吴爱棠嘱其求诊于孟英，按脉皆滑，即以顾疏犀角等药，内加菖蒲、胆星、竹沥、珍珠、牛黄为剂，吞白金丸，一服即减，旬日霍然。继其令堂发热善呕，频吐粘沫，头疼如劈，口苦耳聋，神识昏瞀，脉弦而数，乃伏暑挟内风之鸱张，与犀角、元参、竹茹、花粉、知母、连翘、芩、斛、栀、菊、雪羹等药，七日而瘳。

【平议】二者为痰为热，症固相近，方亦类似，惟珠、黄二者不入煎剂，徐洄溪已屡言之，何以孟英尚欲效尤，则颐之不敢阿其所好者矣。

又《二集》七卷　翁嘉顺之妇弟吴某，劳伤之后发热身黄，自以为脱力也。孟英察脉软数，是湿温重症，故初起即黄，急与清解，大便渐溏，小溲甚赤，湿热已得下行，其热即减。因家住茅家埠，吝惜舆金，遽尔辍药，七八日后复热，谵语昏聋，再恳孟英视之，温热之邪扰营矣，投元参、犀角、菖蒲、连翘、竹茹、竹叶、银花、石膏泄卫清营之法，佐牛黄丸、紫雪丹而瘳。臀皮已塌，亟令贴洋皮金，不致成疮而愈。

【平议】劳力伤脾，诚有发黄之候，然其来以渐，即有发热，势亦不剧。此症所谓湿温重症，则发热必甚，但言软数之脉，殊未足恃，叙症不免太略。

又同卷　赵子循室娩后服生化汤二帖，更因惊吓，三朝发热，连投四物、六合等汤，病日以甚。半月后始延孟英[3]诊之，脉象左弦急，右洪滑数，苔黄大渴，谵语嗽痰，恶露仍行，唇齿干燥，是因阴虚之体，血去过多，木火上浮，酷暑外烁，津液大耗，兼有伏痰之候也。急与营卫两清，冀免他变。而母家极畏石膏，坚不与服。越三日，势益剧，计无所施，子循之叔笛楼与其表兄许芷卿径以白虎加减投之，症有转机。翌日再迓孟英会同笛楼暨其舅氏许吉斋山长，协商妥治，咸是王议，且以西瓜汁助其药力，热始日渐下行，二便如火。又数日，渐安粥食，神气亦清，起坐梳头，夜能静寐。然热蕴太久[4]，下焦患痈，脓虽即溃，阴液漏伤，脉复空数浮大，便泄善嗔，口干多梦，皆木少水涵、烁津侮胃之见证也。孟英与笛楼商以白头翁汤加龙骨、三甲、甘草、木瓜，以育阴潜阳；余粮石脂丸中加梅、连，以息风镇胃。果得疮口脓干，餐加泄止，脉柔热净，苔退神怡，正须善后。甫授滋填，不期酷热兼旬，甘霖忽降，窗开彻夜，复感风邪，身热微寒，鼻流清涕，而阴液久夺，外患未痂，培养碍投，又难发汗，肝风[5]内应，瘛疭旋形，九仞之功，遂成画饼！门外汉未免以成败论，然此案自堪传也。

---

〔1〕补到娲皇以上之天　上古传说中的帝王女娲氏，在天空破裂时，曾炼五色石以作修补。

〔2〕殿屎　呻吟之声。《尔雅·释训》："殿屎，呻也"。

〔3〕英　原作"病"，据《潜斋医学丛书·医案续编·卷七》改。

〔4〕久　原作"多"，据《潜斋医学丛书·医案续编·卷七》改。

〔5〕风　原作"气"，据《潜斋医学丛书·医案续编·卷二》改。

【平议】此症产后阴血大虚，加以大热灼尽津液，本是最坏之证，可与前许少卿室一条参看。在酷暑之令，先服生化，诚是一误；而热邪方炽，迳投六合，升阳腻滞，助痰灼液，皆其致死之真因。故虽用药得当，亦不能收全绩。迹其反覆变迁之事，虽与许案各殊，而阴液不复，未始不同此一辙，所以卒归不治。末后变爻，虽曰新风，只是适逢其会，王本有眉评曰：仍是阴血大虚，故变症如此，非尽由于风邪。最是见到之论。颐所以于许案之败亦不欲全归咎于"胡涂汤"也。

又同卷　李德昌之母仲夏患感，医诊为湿，辄与燥剂，大便反泄，遂疑高年气陷，改用补土，驯致气逆神昏，汗多舌缩，已办后事，始乞诊于孟英。脉洪数无伦，右尺更甚，与大剂犀角、石膏、黄芩、黄连、黄柏、知母、花粉、栀子、石斛、竹叶、莲子芯、元参、生地之药，另以冷雪水调紫雪，灌一昼夜，舌即出齿，而喉舌赤腐，咽水甚痛，乃去三黄，加银花、射干、豆根，并吹锡类散。三日后脉症渐和，稀糜渐受，改授甘凉缓剂。旬日得坚黑矢而愈。

【平议】先用燥药，必兼温升，而反致泄泻者，肝木太横，疏泄无度耳；更以补土，则温燥可知；遂令周身气液化火自焚，苟非大剂沃焦，岂不顷刻灰烬！

又《三集》一卷　汤振甫患疟于嘉兴，医知为暑，与清解法，转为泄泻，以为暑去而湿存，改用温燥，泻益甚，而发热不休，神气昏瞀，因而束手，令其买棹旋杭。所亲陈雪航延孟英视之，苔黑面红，胸间拒按，便如胶漆，小溲全无，谵妄耳聋，不眠善笑，脉则洪数而芤，予黄连、黄柏、黄芩、银花、石斛、栀子、楝实、知母、蒌仁、元参为方，绿豆煎清汤煮药，调下神犀丹。四剂而胸次渐舒，稍啜稀粥，便色渐正，小溲亦通，乃去神犀、楝、柏，加生地、石膏。服三日，热净神清，脉来柔缓，以甘凉养液十余剂而瘳。大凡温热暑证而大解溏泄者，正是热邪下行，岂可误投温燥之药，反助燎原之势哉！同时一男子患感濒危，挽孟英勘之，神昏舌黑，瘛疭脉微，曰：迟矣。此犀角地黄证，惜无人用。病家云：陆某已屡用之矣。因索其方阅之，虽用，犀角屑八分，生地五钱，缘病者便溏，配以枳壳炒焦白术三钱。孟英喟然曰：此方从无如此加减法；况清凉不敌温燥，是徒有犀角地黄之名耳。古人治病，必放出路，兹反截其去路，良由学无理路，遂致人无生路，良可哀也！

【平议】暑热而大便泄泻，其泄必热，正是自寻出路，因其势而为之清理，一举手之劳耳。此与寒中之泄泻截然不同，且兼症亦必有据。何以乍闻"泻"字，即投温燥，反张其焰，泻何可止。纵使泄止，而热结于里，变象又当何如。汤氏案甚至以绿豆、神犀解毒，一团邪火已燎原矣，幸其泄尚未止，所以犹可挽救。某氏子则截其溏泄，而竟为灰烬。孟英出路一说，可深长思也。

又三卷　钱某患感，医治旬日，渐致神昏瘛疭，大便泄泻，以其体素弱而吸洋烟也，胥束手矣，始丐诊于孟英。左脉弦软，右则虚大而滑，汗出不解，目瞀耳聋，呓语溲红，时时呃逆，心下拒按，舌不能伸，斡齿视苔，满黄微燥，曰：温邪虽陷，气分未清，里气虽虚，伏痰内盛，幸泻数次，邪势稍衰。先与人参、牡蛎、犀角、元参、竹叶、竹茹、银花、石斛、枇杷叶、川贝母、莲子芯为剂，调服万氏清心丸一颗，目明热退，呃减舌伸，臂显赤斑，夜亦能寐。诘朝[1]去参、蛎、牛黄丸，加竹沥、桑枝、丝瓜络，痰果大吐，瘛疭即平，再去犀、元、桑枝，加紫菀、海蜇，呃止胸舒，苔色渐退，稀糜渐进，耳听略聪，再去竹叶、莲子芯、紫菀，加沙参、花粉。服五帖而下坚矢，嗣投调养而安。

---

〔1〕诘朝　第二天。

【平议】吸阿片者最忌泄泻，以阿片极涩，已将胃肠津液搜括无遗，故大便未有不坚涩者。如至滑泄，则关闸已撤，尚有何物之更涩者足以闭之，然独不可以概论于温热。是案种种见症，无非痰热互灼，气火上炎，有升无降，独有协热自利，尚是一条出路，故仍从温邪热甚主治，不治泄利而利自止。若以俗眼观之，误与止涩，此人又安得再有生理。

又同卷　高鲁川年近古稀，新秋患感，顾某进清解药二剂，热即退。以其年高，遂用滋养。越日复热，谓欲转疟，改用厚朴、姜、枣等药，遂热壮神昏，速孟英视之。脉形滑数，舌心已黑，溲赤干呕，粥饮不入，亟与元参、知母、花粉、银花、竹茹、枇杷叶、莲心、栀子、白薇、西瓜翠衣为剂，数帖霍然。

【平议】感邪乍退，即用滋养，已失之腻，所以热退又作；再投温燥甘腻，则痰热遂炽，变幻随之。孟英用药仍是清、宣、泄、降四字。惟方重清润，而少开泄痰药，则高年真阴已衰，舌黑必燥而不厚腻，与其他之焦黄浊腻者有别，此则可据方而知之，学者亦不可浑沦看过。

又同卷　五弟妇偶患微寒发热，医与柴苓等药，一剂遂昏狂悲哭，见人辄怒詈欲搏，屈孟英过诊。脉弦滑而数，面赤不瞑，苔色黄腻，胸下拒按，曰：痰热肝火为患耳。以菖蒲、胆星、旋、赭、连、蒌、枳、半，合雪羹投之，一剂而安。翌日寒热复作，孟英曰：幸其体实，药不可缓，庶免化疟也。照方服五剂，果寒热三作而遂痊。

【平议】是集署名杭州蒋寅敬堂续辑，则病者乃蒋氏妇也。柴苓不过一服，而变幻至此，升阳之效，何其敏捷！奈何俗人对此，犹有谓发热之必须表汗耶！

余酮花《印雪轩随笔》刑幕郑春潭患秋感，发狂，谵语喃喃，若与人争论，谓有二鬼向其索命，乃索笔作遗嘱，处分身后事，如是者数昼夜，山右武君视之，曰：非鬼也，病由邪热未清，遽服补剂耳。如法治之，浃旬而起。设非武君，不又为谈因果者添一重公案哉！

【平议】此条见《王孟英医案》三集三卷中附注。凡热盛昏狂，妄言妄见，无非气火上冲，脑之神经失其寻常之知觉而然，何尝真有鬼物实式凭之。古人脱阳见鬼等说，本是未明此理，谬认为真，亦由神道设教之时，借此一重勘不破说不定之迷蒙，警戒庸愚，使之有所畏而不敢肆行无忌，未尝非防范人心之一助。此案郑君厕身幕席，专理刑章，其平时必有惴惴戒惧惟恐罣误人命者，脑中记忆印之已深，故病至昏瞀，遂发现此种景象。如果冤鬼夜嗥，哪不阴曹对簿，岂药物中果有却鬼能力，可以为枉法者作金刚之保护耶？热本未清，而遽补以锢之，愈郁愈甚，宁不转生变幻？方虽未见，意自可知。武君学识洵是不凡，惜未详其为何许人耳。

《叶案存真》一卷　舌喑强缩，干涸无津，邪气已入膻中，神识昏蒙，积劳心血，及虚致热竟入矣。诊脉虚小无力，但补则热闭。今晚以至宝丹三分，凉开水调化，匀五六次饶服，明日再议。

【平议】神识昏瞀，而但曰舌喑强缩，干涸无津。如果光燥鲜红，全无润泽，方是燥火灼阴，法当清润甘寒，急顾胃液，则石斛、知母、犀角、地黄，皆为对症要药。至宝丹芳香镇重，清心降火，何尝不是！然热病神昏，最多痰热互灼，蒙蔽清灵。以中医旧法言之，则陆九芝之所谓胃热蒸心，胃病而尚非心病，早与香开，引邪深入，直犯心君，是为献门迎贼。以新学家病理言之，则气火上盛，冲激脑经，而知觉失其常度，脑麝香烈，其气上升，更以助其扰乱而有余，虽有金石重坠，不敌升腾之香气，是为藉寇兵而赍盗粮。此案不言舌色何若，似不可谓即痰热互灼，蒙其神志之症；然下案明言舌刺欲缩，色仍白晦，可知此时白而且晦，其腻何如，是与鲜红光燥者截然不同，岂非湿痰窒塞，闭遏不通之确据，而乃不知化痰宣络，

亟亟开通其壅塞，反以至宝丹之犀角、牛黄引入心经，脑、麝、安息耗散正气，金箔、银箔、珠、珀、雄黄强为镇坠，徒增抑窒之苦，全无宣化之功，自以为开，而不知适助之壅，南辕北辙，遂令邪热之本未传心者，得此药之香开走窜，自谓"致热竟入者"原来如此！所谓"明日再议"，果至明日而渐以枯涸窒塞，岂非送入而加以镇压之功效，此叶老之所自言者。郁火愈炽，燔灼愈加，此老治温热，几乎无一案不以杀人为能事者，咎在犀、黄、脑、麝，而不用一味痰药耳！凡痰热窒塞之甚者，脉必不大，甚则伏而不见。此案开口说一"虚"字，总为脉小所误，此后文三才、复脉之根本也。

再诊：心气久耗，营液暗伤，渐枯涸窒塞，小肠火府失其变化传导，溲溺欲痛，舌刺欲缩，色仍白晦，岂是血滞实火！当滋液以救燔燥，仍佐苦味以通火液：元参、人参、川连、竹卷心、鲜浙江生地、菖蒲、百部、桔梗。

【平议】至宝丹芳香开窍，何以服之而渐致枯涸窒塞？且犀角、牛黄、玳瑁无一非清心凉肝解热之药，何以反溲涩舌缩？则送热入心，加以镇坠，真是落井下石，热邪更无出路，而愈闭愈深之明证也。自谓"岂是血滞实火"，顾则谓舌白而晦，明是痰热实火，仍不开痰，而但知滋液，鲜地、元参不足救燔燥，而更以助痰凝，又有人参，则不使之窒塞以死，此老心中终觉不快，岂真忍心害理，性与人殊耶？总是见理不明，认贼作心腹，养痈遗巨患耳！虽有菖蒲、桔梗力能开泄，而不敌鲜地、二参之助虐，互为牵制，有贲育[1]而无所展其长。试思舌苔白晦者，何以有需于元参、鲜地？且当用菖蒲、桔梗者，亦何可与鲜地、元参为伍？古今有如是之配合乎！

火、液二字，怪不可识。周澄之刻叶案，且可谓"火中之液"，更奇！盖此老意中，谓通心气、生心液耳。然以火字代心字，则大不妥。似此半通不通之句，叶老案中数见不鲜。呜呼！文辞之不能通，而谓能通医理，虽在名家，终不可恃。然此老当时名震海内，果操何术以致此邪？

三诊：神气消索，五液涸寂，此昏躁妄言，乃阴阳不肯交纳，欲作脱象。不忍坐视，议三才汤，以滋水源，参入磁硃，以宁神志：三才加磁硃、金箔。

【平议】人参、元参、鲜生地，非补益元神、滋养津液之专药耶，乃服之而神气消索，五液枯寂，病又进一步矣！人参、鲜地之功用，又到何处去？况又昏而且躁，妄言不已，此不仅心液欲干，而肾液亦竭；心烦肾躁，古有明文。至此而阴津愈灼愈绝，痰涎愈塞愈实，其人固亦闭极欲死，而反谓之脱。又陆九芝之所谓人死气绝，固不妨名之曰脱者。究竟闭塞以死与虚脱以死者不同。惟叶老到底认闭为脱，故病到如此不堪，则一筹莫展，而强以三才为敷衍之计，又谓可滋水源，岂知此人欲死，已全赖老先生之早用参地，而至此则生地尚嫌其闭塞之力太薄，乃更之以熟地、天冬大腻，又加磁硃、金箔助其窒塞，庶可使之早绝须臾，少受几时苦楚，是亦叶老之仁心仁术也，殊可笑也！

四诊：吸短欲躁，午后至更深为甚，热入阴中，子后清阳用事稍和。自云心中不舒，热熏则楚。仿邪少虚多例，用仲景复脉汤：炙草、白芍、鸡子黄、生地、麦冬、麻仁、阿胶、人参。

【平议】吸气独短，又是窒塞确证。午后热甚，又是阳明旺于申酉，确是阳实之热，而必谓是阴虚之热，阴、阳、虚、实四字，乃辨证之最当着眼处，不谓名满海内之大医，而竟有如是之适得其反者！病人至此，乃只有子后一时之稍和，而其余十一时，皆在沉困迷惘之中

---

〔1〕贲育　古代的二位勇士孟贲、夏育，都能力举千钧。

矣。自云心中不舒，讵非痰热交窒之为患。热熏则楚，里热又极为明白。而用药只有窒塞，全不为之清解开泄。明明邪多，而必谓邪少；明明实多，而必谓虚多；此老天昏地暗，一至于此！总是病人命运该绝，死于名人手下，当亦无憾。究竟自始至终所用之药，几无一而非鸩毒！合是苍生劫运，借渠毒手，一力送入鬼门。此老原是勾魂大使，奈何后之学者犹复一盲群盲，共推叶案为矩矱[1]，此则颐百思而不知其故者。岂斯民之劫数，至今犹未尽耶？哪得不为之废书三叹！阳明热病，挟痰最多，痰热壅塞，即令神昏，皆是气火上浮，有升无降，冲激脑经之候。叶老毕生大误全在谬信"温热传手不传足"一语，必以手经足经龈龁分辨，遂置阳明于不问，乃自创"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二句，竟以温热、伤寒作为鸿沟界限，于是一见昏蒙，必从心包主治，至宝、犀黄、鲜地、元参，是其惯伎，初不料阳明经热即由此药引导，直窜入心，如醉如痴，不知不寐，抑且芳香太过，其气上升，愈增脑经之病，而昏乃益甚。其痰少者，则热由犀黄送入心经，犹可即以此药连服三剂，则热得少解，引之复出，而昏迷可醒。陆九芝语虽近于谑，确是实情，前阳明腑证中，王旭高一案岂非明证。迨其神色渐清，医者方且据以为功，谓此病入心，极危极险，赖有犀黄之力，而始起九死于一生，病者亦孰不拜其再生之大德。而第一服之所以送入者，则举国医家直是至今不悟，于是信为独得之秘，屡试屡验，自诩能手。其不应而毙者，则此人之命数当绝耳，亦与医家无尤焉。此已成为医家之一种流行病，叶氏《温热论》，即其发源之滥觞[2]处。而吴鞠通之《条辨》，吴子音之《赘言》，皆其的派之孝子慈孙。子音犹以《赘言》为未足，更伪撰《三家医案》以证实之，今之号为习医者，孰不家有其书！而此派之流行病，乃遂毒痛四海。直至近三十年，陆九芝封翁《世补斋文》行世，而始纠其谬，则叶氏之误尽苍生者固已二百余年，然陆氏书至今犹未能家置一编，则叶氏之流毒尚无至境。此仅为无痰者言之，其弊已至于此，而热病之挟痰者，且又十必八九，如其在经之热，兼有痰浊窒塞胸脘，而胸满气痞者，亦用牛黄、至宝、犀角、鲜地，则不独引热深入，并将窒塞之痰浊一律送入心家，而昏冒无知，尤加闭塞，其病必更深一层。使至此而医者知为痰浊痼塞，能用泄痰重剂，如竹沥、菖蒲、胆星、礞石、竹黄、紫雪等物，犹可补救什一。若但知为热，而止有犀、羚、地、斛、麦、味、知母等药，则愈腻愈窒，必致神识全蒙，九窍闭塞而死。其死也，群知其热之甚、陷之深，而终不悟痰之实、药之祸，且谓聚集许多大凉大润要药，而无济于沃焦救焚，则热陷入心之病，固无可治之理；果谁知其所以不治者，即此甘寒凉润、滋腻养阴为之乎！今之俗子，凡治时邪热病，其始则不当表而必表，柴、葛、羌、防皆不可少，或则鲜地与豆豉同打，自谓黑膏，可以解表，而其时固舌苔薄白，里未有热也。其继则热闭渐炽，而舌犹白腻，遂谓热已太盛，必用大凉，乃鲜地、鲜斛、元参、知母、犀、羚、至宝、牛黄清心，不问病情，不论药力，信笔涂鸦，无施不可，而病者至此，无不谵瞀昏狂，气粗痞满，则更有珠、黄、琥珀、硃砂数物，作为末了之一着，舍此别无良药，始终皆不知有开泄宣通之法，甚至并杏、贝、二陈而不能用，医道更何可复问！伊谁作俑？岂非"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八字，认定手经，遂不许有阳明足经一说，为之厉阶乎！此案开手即曰邪入膻中，而用至宝丹，如能药与病合，宜其效矣。乃第二案依然枯涸窒塞，则至宝丹不能开之使出，而反以引之深入，其弊立见。且曰舌刺，色仍晦白，于晦白上加一"仍"字，知昨日之舌苔，固犹是晦白也。此苔明是痰浊，乃犹不知开泄，而惟以鲜地、元参、

---

〔1〕矩(jū)矱(huò 获)　规矩、法度。《离骚》："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

〔2〕滥觞(shāng 伤)　江河发源处的水极少，只能浮起酒杯，以后借指事物的起源。

川连一派清凉养液。如果液耗，此药亦应有效，何以第三案而且神气消索，五液枯寂？试问鲜地、元参、人参之滋液退热，其功何在？岂非痰浊内陷，得此甘腻而愈窒愈塞！其人已重重关闭，行将塞死，而案语犹谓欲作脱象，所见悖谬，至于此极！最堪骇咤。三才、复脉，在此老为无聊之极思，又不料皆是病人之砒鸩。认实作虚，弊与《指南·温热门》之席姓七诊同，故药用三才，彼此亦复合辙，此二案之所以同归于尽也，是可怜矣！又按至宝中有犀、黄，弊与王旭高十四诊一案同。乃彼能连用三帖，一惟九芝封翁之说是从，自送之入，而又自引之出，所以犹有可救；此则只用一次，转手即为元参、生地，但送之入，而补以塞之，惟恐其热有出路而幸免于死也。且王案能两用硝黄，而此案则三才、复脉，一通一补之异，即为病人出生入死关头。后之学者，其将何所适从耶？是亦不可不辨之于早矣。

又二卷　温邪已入心营，神烦欲昏，质系阴亏，怕其液涸，不必以斑疹为虑，清神，斯邪不结蔽矣。连翘心、菖蒲、鲜生地、元参心、至宝丹一粒、天竹黄、银花。

周澄之曰：经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欲神清，须赖滋液。

【平议】但云神烦欲昏，最多痰热内蒙、闭塞不通之症，未必皆是阴液之虚，必以舌之光红及浊腻辨之。叶氏不言脉舌，恐其所谓阴虚液耗不尽可信。叶老固惯于不辨菽麦者。若使痰蒙而服此方，亦大可危矣！周引经文，极浮泛语，最是欺人恶习。神之不清，各有其因，岂概是滋液有效者？如以痰浊锢蔽之症，而亦如周氏治之，则杀人之秘术矣。

又　舌缩语言不出，呼吸似喘，二便不通，神迷如寐，此少阴肾液先亏，温邪深陷阴中，痰痉已见，厥阳内风上冒，本质素怯，邪伏殊甚，实为棘手。议护下焦之阴，清解温热之深藏，以冀万一。阿胶、鲜生地、元参、石菖蒲、童子小便、川连。

周澄之曰：此病宜大剂填肾阴、宣心阳，使阴阳俱振，乃有生机，能邪气提出阳分，里证转为表证，便为转泰。方中前四味分量宜重，再略加党参、细辛以提邪出路。

【平议】喘而二便不通，颇似窒塞之实证，必谓少阴先亏，亦正难说。案中不言脉舌，更是无可佐证。周说以伏邪深藏少阴立论，意谓惟肾阴素虚，故外邪得以深入，此喻嘉言之应声，最是温病一大魔障，遂有细辛提邪之梦话。独不见本案已言温邪，则温病而用温药，岂所谓"热因热用"者耶？此喻氏论温三篇，宜乎陆九芝以为有可杀可剐之罪也！

又　胃津既伤，肝气上扰，神迷肢震，面浮欲喘，病势危险，勉议救胃阴方。人参、麦门冬、生甘草、白粳米、南枣。

【平议】风痉瘛疭，纵是津伤液涸，可投滋润，亦必参以息风镇静、柔肝潜阳，乃能有济，但与甘腻，必无捷效。况案语自谓面浮欲喘，则肺金不肃，亦且痰气上奔，参、甘、枣、麦，宁不助其壅耶？

又　热缓神昏，咳痰呕逆，舌不能言，余邪渐入心包络，恐瘛疭，进芳香宣络法。万氏牛黄丸。

周澄之曰：热缓而反神昏，正是邪气内陷之候，不得以热缓为病减。

【平议】在外之热既缓，而反神昏不言，且有咳痰呕逆，其为痰热窒塞，气闭不宣，结于内而外热反减，固已彰明皎著。此必早不能开泄疏通，而误服犀、羚、鲜地，引热内闭者也。至此而犹只有牛黄一丸，此外别无开痰宣达之药，仍是开之使陷，不能泄之使通，则愈闭愈塞，而瘛疭痉厥至矣。又是陆九芝所谓防其然而无不然者。呼之必应，药之效也，尽可操券以待。然而叶氏见之，必曰此乃脱症，所以不治，伤哉！

马元仪《印机草》　昼夜发热，烦渴引饮，焦躁不宁。诊其脉，细数而急，尺脉带弦，神气

不清。此房劳过度，真阴受伤，阳往乘之也。且燥渴、身热、神昏，火邪内扰外淫已极。当此盛夏，火炎土燥，垂绝之阴，其足以供燔灼乎！若不急救，阴气益消，阳气益张，大事去矣。黄连、知母、生首乌、柴胡、枳壳、半夏、橘红。服二剂，神气清、热势减，转用人参、制首乌、鳖甲、粉丹皮、生甘草、白菊花。

【平议】身热神昏，而烦渴引饮，阳明热灼，阴液消亡，苦寒清胃是也。但凉润尚嫌未逮，而二陈、枳壳，得毋太燥；且柴胡犹不可解。迨热减神清，则滋液而兼清余热，犹为正鹄。

又　发热半月，神昏错语，面色青中带黑。诊其脉，浮之虚、沉之涩，乃津液元气两亏之候。法宜补气，则阴火自敛；养阴，则神气自爽。人参、熟首乌、枳壳、茯神、广皮、桔梗、半夏曲、丹皮。二剂后加白芍、归身、川石斛。

【平议】神昏错语，而面色青黯，脉又浮虚沉涩，其为心肾两惫可知，故用人参、首乌。然尤必以舌苔为据。如其苔后浊腻，则仍是痰热闭窒之候，血液灼烁而色为之滞，脉络不利而脉为之阻，亦未可谓脉色如是之皆是虚象也。

又　伤寒六七日，谵语狂妄，不知人事，时自喘嗽，两脉微弦，按之则涩。此邪热内炽，而火邪入肺也。脉应数大，而反弦涩，是为阳症得阴脉，法在不治。所冀者津液虽亏，而元气犹堪支持，或可背城借一耳。瓜蒌仁、桂枝、枳实、半夏、陈胆星、苏子、光杏仁、黄连、秦艽。

【平议】谵语昏狂，而脉不数大，反为涩滞，痰凝气窒、遏抑不宣者，时常有之，正不必以阳症阴脉，法在不治吓人。观其用药，一路开痰破结，则症情可知。惟用桂枝，尚是伤寒窠臼。既曰邪热内炽，火邪入肺，岂不与桂枝相背！而其余皆治实热痰窒之药，则案中"津液虽亏"四字，亦不相称。以视孟英治案，选药虽未尽精密，然能不以脉涩津亏迳投滋补养液，已高出叶案之上。若今叶氏处此，苟非犀黄、生地，即是元参、麦冬矣。

黄醴泉治案　田祥芝翁湿温，表热起伏，绵延一月余。神识时清时蒙，大府五天未行，小水短少，夜不安寐，目赤唇焦，舌黄中垢，渴不多饮，空恶撩舌，茎短囊缩，饮食不进，呓语喃喃，头摇肢震。中州湿痰弥漫不化，而热盛烁液，已深扰营络而侵心宫，抑且津液欲枯，木失水养，病传厥阴，内风煽动，殊有内闭外脱之虑，所幸脉尚滑数，正气犹存。勉议息风清心，养胃液而开痰浊，惟冀稍效，以盼转机。乌犀角尖一分、羚羊角尖八分（俱水磨浓汁冲），竹叶卷心三十针，鲜金石斛四钱，带心连翘、赤小豆皮、润元参、象贝母各三钱，黄郁金、丹皮、陈胆星各一钱五分，天竹黄、怀牛膝各二钱，黄射干、莲子心各七分，鲜枇杷叶四片（去毛包），生打左牡蛎、生玳瑁片各五钱（先煎）。另竹沥一茶杯，调紫雪八分，分之三四次，和匀服。

【平议】痰涎蒙蔽，窒塞不通，而津液欲枯，风阳煽动，气火交炽，上冲脑经，知觉已失其常，大便不行，小溲亦少，加以空恶，有升无降，岂不瞭如指掌，此亦由前手不能早为清降泄化之害。此时大剂沃焦以救焚如；而舌垢不多引饮，则痰药亦不可少，合以潜阳镇摄，引之下行，法极周密，无一不到。置之前人案中，自王孟英以外，最是不可多得之佳构。

覆诊：昨进咸寒熄风、潜阳摄降，兼以滋液化痰、清肝泄热，服后安睡片时，内风煽动之势于焉少息，呓语遂少，小溲较清而长，今日午前大便亦行，但不甚多，色黑气秽，痰热下行，皆是佳象。所以神识已清，撩舌亦撤，囊缩得伸，热势因而轻淡。午后阳明旺时，阴虚已甚，不敌亢阳，热状复盛，神志又迷，沉睡无言，头颤揭被。脉且较大于昨，右部滑数，左手稍逊，而弦劲之象比昨为柔，此痰塞有松动之机，故脉虽旺而应指较和。舌干微黄，甚泛津液，

唇茧焦燥，嗜饮亦多，是湿邪渐化，而阴液大伤。所虑风阳陡升，猝不及备，用药仍须虚实交顾，弗令液涸变迁，扶得人事清醒，瘛疭不作，庶为出险。前方去胆星、赤豆皮、射干、枇杷叶、象贝，减紫雪二之一，以鲜铁皮石斛易鲜金钗斛，加白芍三钱，另万氏牛黄丸一颗，仍以竹沥灯心汤化服。定方后重按脉，病人安睡，外热稍减，周身微微有汗，脉滑数依然，再加地骨皮三钱，生鳖甲四钱，青蒿子去净苗二钱五分，以清营中之热。

【平议】气火稍降则神即清明，冲脑之理最为显著。小溲较长，大便已解，诸险象皆能退舍。选药精切，效力自不可诬。其午后热甚者，所谓阳明旺于申酉，本是热病常态，但能诸症有减无增，断无虚风猝动之理。以脉之滑数，正合病机，虽曰津伤，而其人之正气尚可恃也。

三诊：夜得安眠，醒来神识楚楚，热势大减，舌苔渐化，糜粥渐安，脉象亦静，风阳未动，今日午后未见热加，症情平顺，差算安澜，唇舌亦稍稍润矣。仍踵滋液宁神，须得热静，则诞登彼岸矣。前方去犀角，减羚羊三之二，去牛黄、紫雪、竹沥、竹黄、青蒿子，加鲜地三钱，花粉三钱。

四诊：诸恙皆和，大便又通，自知舒畅，自热已静，胃纳亦加，雨过天晴，云开日出矣。改方清养，弗劳弗怒，善自调和，可无变幻。干霍斛、新会皮、焦谷芽、生鳖甲、白芍、鲜竹茹、焦栀皮、生牡蛎、小生地、丹皮、白云苓。

《卫生宝鉴》 罗谦甫治丑厮儿阑病五七日，发狂乱，弃衣而走，呼叫不避亲疏。时人皆言风魔，巫祷不愈而增剧。罗诊之，脉得六至，数日不更衣，渴饮湩乳。罗曰：北地高寒，腠理致密，少有病伤寒者。然夏初时，乍寒乍热，因此触冒寒邪，失于解利，因转属阳明证，胃实谵语，又食羊肉以助其热，两热相合，是谓重阳狂。阳胜宜下，急以大承气汤一两半，加黄连二钱，水煎服之。是夜下利数行，燥矢二十余块，得汗而解。翌日再往视之，身凉脉静，众皆喜曰：罗谦甫可医风魔也。

【平议】狂乃阳明实热证，既不更衣，下之是矣，然何必以为触冒寒邪。此古人狃于"伤寒"二字，遂觉前后自相矛盾。

孙文垣《三吴医案》一卷 金姓妇三月患头痛，身热口渴，水泻不止，身重不能反侧，日渐昏沉，耳聋眼合，梦多乱语。诸医有以补中益气汤进者，有以附子理中汤进者，二药已煎成未服。诊之六脉洪大，观其色内红外黑，口唇干燥，舌心黑苔，不知人事，曰：此疫证也，法当清解，急以小白汤进之，犹可生也。若附子理中汤杀之耳，安可用！问：小白何汤也？曰：小柴胡、白虎汤合而一之是也。或曰：泄泻昏沉如此，恐石膏不可用也。曰：此挟热下利，但使清阳上升，则泻止热退，而神气自清也。服讫，夜半神气苏醒，惟小水不利，热渴不退。思仲景法，谓渴而身热不退，小水不利者，当利其小便。乃以辰砂六一散一两，灯心汤调服之，两帖而瘳。

杨素园《魏氏续类案》评曰：此阳明少阳合病，用白虎、柴胡是矣。但仲景柴胡汤条内，原有渴者去半夏加瓜蒌根之法，曷不遵而用之？又云：此亦三阳合病之类，一白虎汤足以了之，兼用小柴胡，原不甚谬，但柴胡、半夏，究嫌升燥，故热渴而小便不利，待六一散之清热而后解，非因其利小便也。读者勿因其依傍仲景，遂为所惑。

【平议】发热口渴，昏谵耳聋，协热自利，谓为阳明少阳合病似矣。然六脉洪大，燥渴引饮，舌心已黑，柴胡升动肝胆，是否可用？此明时理法之未尽精密者，亦不仅半夏之助燥为不妥，而犹自谓清阳上升，泻利可止，似是实非，颇有毫厘千里之误。虽不可以求全责备于

孙氏，然小白之名，抑何可笑乃尔！辰砂六一滑重下行，故能有效；若曰利水，则自利之后，胡可更伤津液！比附仲景而不自悟其谬，文垣终是知其一，未知其二。杨谓一白虎足以了之，是极！然化痰宣络，皆不可少，试以孟英治案参互观之，自知有上下床之别。

《江氏类案》　江应宿治何氏仆役时疫，日不识人，狂言妄语，投以地浆，童子小便浸白颈蚯蚓打，新汲井花水滤清汁，任服一二碗，即知人，三日愈。

【平议】阳明热甚，气火冲激而为昏狂，清之降之，无不应者。此可为乡僻深山，一时不易购药之一助，然苟非大渴引饮，亦恐尚有流弊。

缪仲醇《广笔记》　四明虞吉卿因三十外出疹，不忌猪肉，兼之好饮，作泄八载矣。忽患伤寒，头疼如裂，满面发赤，舌生黑苔，烦躁口渴，时发谵语，两眼不合者七日，洞泄如注，较前益无度。脉之，洪大而数。为疏竹叶石膏汤方，因其有腹泄之病，石膏止用一两。病初不减，此兄素不谨，一友疑其虚也，云：宜用肉桂、附子。或以其言来告，缪曰：诚有是理。但前者按脉，似非此证，岂不数日而脉顿变耶？复往视，仍洪大而数，曰：此时一投桂附，即发狂登屋，必不救矣。一照前方，但加石膏至二两。或曰：得毋与泻有妨乎？曰：邪热作祟，此客病也，不治立殆。渠泄泻已八年，非暴病也。治病须先太甚，急治其邪，徐并其夙恙除之。急进一剂，夜卧遂安，即省人事。再剂而前恶症顿去，数日霍然。但泻未止耳，为疏脾肾双补丸，更加黄连、干葛、升麻，以痞痢法治之。不一月，泻竟止，八载沉疴，一旦若失。

【平议】泄是旧病，而阳明热证俱备，脉舌皆符，则洞泄确为协热。石膏分量，貌视之，似嫌太重，然此是石质，水煮为汤，依然无气无味，固不可与草木作一概观。

魏氏《续类案》　卢不远治蜀孝廉阮太和，病寓吴山下，召诊，披衣强坐，对语甚庄，神气则内索也，身热进退，舌苔黄而厚。盖自吴门受寒，以肉羹为补，而时啜之，遂缠绵匝月。卢用疏散轻剂，热退。又复强啖，再热不能起坐。越五日诊之，谵妄呼笑，不识人已三日，形骨立，汗雨下，而内热特甚，胸胁之热扪之烙手，第脉尚有神，乃用人参八钱，加四逆散中。一剂而谵妄定，三剂而热邪清矣。自言其神魂穷天之上，极地之下，飞扬奇变，得太一神符召之，始得返生。愈后问药状，曰：此寒伤心气，荏苒厥深而凑于胸也。以不第南旋，病淹中道，骨肉辽远，药石弗周，则心已伤矣。又反复再四，汗液多亡，内无主宰，热遂入胸，胸为心主之宫城，精神因而涣散，是以游魂为变也。用四逆，使热外出；加人参，俾神内凝，邪气散，是以主耳。

【平议】既曰舌苔黄厚，又曰强啖再热，则谵妄呼笑，汗多热甚，明是阳明经府大热大实之证。且云脉尚有神，此非疏泄开导不能治也。药用人参，已大不妥。四逆散乃治热淫于内而经气不利，四肢反冷者，故以柴胡发而通之；此证且云胸胁之热扪之烙手，而汗如雨下，又安得再有升发阳气之理！药之与病，正相反背，而谓可以有效，其谁敢信！又自言神魂飞越，则再得发阳疏散，为利为害，当亦不问可知。而更说出"寒伤心气"四字，复与见证之热盛汗多何涉。再谓使热外出，及散邪气，亦何能与游魂为变作一气贯串。自矛自盾，始终无一句可解。作者已自病谵妄呼笑，不知人事矣，不图医案中见此奇语，殊可异也！

又　方密斋治沈天禄病伤寒，汗下后病不解，身无大热，不惺惺。医者但云谵语，以症论之，乃错语也。缘汗下之后，元气未复，神识不清耳。与补中益气汤去升、柴，加麦冬、生地、熟附子，一服而愈。

【平议】大病乍退之后，元气已虚，精神不振，而为错语。此必无其他兼症，脉象舌色，必有可参，故用药如此，亦可备临症时参互之用。此大病已解，阳虚之症，故宜参、芪、术、

草、归、地，而稍加熟附子，正与热病瘥后，阴伤未复、余热未清者之宜于清养，两得其反，临症时胡可不慎思而明辨之。

雷少逸《时病论》 城东章某得春温时病，前医不识，遂谓伤寒，辄用荆、防、羌、独等药，一剂得汗，身热退清；次剂罔灵，复热如火，大渴饮冷，其势如狂。更医治之，谓为火证，竟以三黄解毒为君，不但热势不平，更变神昏瘛疭，急来商治于丰。诊其脉，弦滑有力，视其舌，黄燥无津。丰曰：此春温病也。初起本宜发汗，解其在表之寒，所以热从汗解。惜乎继服原方，过汗遂化为燥，又加苦寒遏其邪热，以致诸变丛生。当从邪入心包，肝风内动治之。急以祛热宣窍法加羚角、钩藤。服一剂，瘛疭稍定，神识亦清，惟津液未回，唇舌尚燥。守旧法，除去至宝、菖蒲，加入沙参、鲜地，连尝三剂，诸恙咸安。

【平议】证是感寒，初投辛散，汗出热清，已不可谓春温。果是温病，则防风、羌、独尚嫌过度，此亦病名之不当含混者。汗后连服，升发太过，乃生变幻，是误汗之所恒有，亦既大热大渴，势且如狂，治以三黄解毒，于法未为大误，但一味苦寒，失之呆笨，所以不效。雷谓春温本宜发汗，已失温病正旨，且谓解其表寒，则温病解寒如何说得过去！脉滑有力，舌黄且燥，此非宣通开泄不能治者。雷之所谓祛热宣窍法，药用犀角、连翘、川贝、菖蒲四味，合至宝丹一粒，治法尚合，但川贝终不如象贝为佳，而化痰亦可更加数味。"苦寒遏其邪热"六字不妥，既有邪热，何尝不宜苦寒！

伪本李氏《医宗必读》 儒者吴君明伤寒六日，谵语狂笑，头痛有汗，大便不通，小便自利。众议承气汤下之。士材诊其脉浮而大，因思仲景曰：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方今仲冬，宜与桂枝汤。众皆咋舌，以谵狂为阳盛，桂枝入！！必毙矣。李曰：汗多神昏，故发谵妄。虽不大便，腹无所苦，和其营卫，必自愈耳。遂违众用之，及夜而笑语皆止，明日大便自通。故病变多端，不可胶执，向使狐疑而用下药，其可活乎？

【平议】三阳之头痛有汗，本当分作两种：太阳之头痛为外寒，而阳明、少阳之头痛为内热；太阳之自汗为卫气不谐，而阳明之自汗为经热外泄；此必有其他兼症之截然不同者，必不能但据头痛有汗，而即定为太阳、阳明也。仲景谓头痛有热在表而主桂枝汤，本以桂枝证言之。然桂枝证安得有谵语狂笑！既自谓汗多神昏，此四字与桂枝证不啻天渊之隔，而可谓和其营卫，则谵语、狂笑、汗多、神昏诸症皆愈，请读者掩卷思之，有是理否？此八股家之所谓无情搭截题，而医理中乃有此奇事，作伪者太觉暗无天日。附录之，俾习是学者知读书之不可不慎！

《明外史·葛乾孙传》 一书生伤寒不汗，发狂，循河走。乾孙猝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绵，乃汗出而解。

【平议】乾孙，即可久之字，著《十药神书》者。此譌[1]言也，纵使阳盛，亦安得有此治病之法。凡志乘笔记中多有似此之奇语，皆文人不谙医理姑妄言之，断不可信。《嘉定县志》亦言唐果，字德明，治陈进志父病热而狂，踰垣上屋，壮夫不能制。果令贮水浴器中，令有力者捉而投之，方没股，不复跳跃，因遍沃其身，遂倦惫归卧，汗出而解。则即从《明外史》而变化为之。志乘中似此陈陈相因者，更不可枚举。并录之，以著其妄。

---

〔1〕 譌(wěi 伪) 诈；伪。《正字通》："譌，诈也，与伪通。"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五卷

斑　疹

斑疹为阳明热病中恒有之症，说者每谓胃热甚则发斑，肺热甚则发疹，一似病理中所当固有者。实则肺胃有热，而能早为之开泄清解，斑于何有，疹于何有！祇以金元以降，凡治热病，踵用古人伤寒成法，麻、桂、葛、柴温升表散，甚者且从事于防风、羌、独，不为之清宣其里，而惟欲其透彻于表，致令内结之热，以升散之力，行于经隧，而发见于外，其道远，其途纡，事倍功半。所以凡发斑疹者，无不极重极危，生死关头盖已在不可知之数矣。奈何流俗医书犹复以升麻、葛根为透清斑疹必要之药，宜乎患是症者多难侥免。寿颐尝谓，苟在热病未甚之时，若得明医一手施治，必不见此证候。虽似创论，实是真情。否则仲景书中何以竟无斑疹字样，可知此乃坏症之尤，汉魏以上固无此等病状。虽曰时势迁移，病症固多变易，要知治法不能尽善，未始非医界之自有缺憾。兹集古今诸贤治案，可悟近百年来医学确已超出古人之上，温热上乘不得不归美于孟英诸贤，以视明季清初，盖已倜乎远矣。

周光远编辑《王孟英案·初集》二卷　杭城栖流所司药陈芝田，仲夏患感（此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事，孟英年三十四岁。据本书编年例，前后推之可知），诸医投以温散，延至旬日，神昏谵妄，肢搐耳聋，舌黑唇焦，囊缩溺滴，胸口隐隐微斑，一望而知其危矣。转邀孟英诊之，脉细数而促，曰：阴亏热炽，液将涸矣。遂用西洋参、元参、生地、二冬、知、柏、楝实、石斛、白芍、甘草梢、银花、木通、犀角、石菖蒲，大剂投之。次日复诊，其家人云：七八日来，小溲不过涓滴，昨药服六七个时辰后，解得小溲半杯。孟英曰：此即转机也。然阴气枯竭，甘凉濡润不厌其多，于前方再加龟版、鳖甲、百合、花粉，大锅煎之，频灌不歇。如是者八日，神气始清，诸恙悉退，乃纯用滋阴之药，调理匝月而瘳。予谓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候，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如此案八日后神气始清，若经别手，纵使治法不错，而一二帖后不甚起色，必规避坚辞，致使病家惑乱，谋及道旁，虽不死于病，亦必死于药矣。此在医者之识老心坚，又须病家之善于择而任之专也，谈何易耶！且闻孟英尝云：温热液涸神昏，有投犀角地黄等药至十余剂，始得神清液复者。因温热案最夥，不及详录，姑识此以告司人之命者。

本集眉评：一派甘寒之药，既可涤热，又以生津，真治温良法也。惟湿温症宜稍加斟酌耳。

【平议】开手所谓温散，无非柴、葛、羌、防耳，当不致意用麻、辛、羌、桂。然甫及旬日，而见症如是之可危，岂非热炽于里，药泄其表，内外交争，阴液易耗！此古人所谓一水不胜二火者，以温济温，哪不如火益烈！设此时而知有宋、金、元、明成法，柴、葛、升麻，号为透斑要诀，再投一二剂，此人无生理矣！即不然而套用近时俗尚，有所谓赤芍柳、水杨须、蝉衣、浮萍等，亦称可以透清斑疹者，以治此症，均是催命灵符。然纵使含药而亡，病家、医家亦无不谓病之本属无可治，断不悟药之即以送其死。举世滔滔，谁非一丘之貉？不意孟英手眼

特异，屏绝世俗习惯，而独选一派甘凉濡润，大剂直投。正以此证燥火燎原，阴液欲竭，非决西江之水，奚足以言沃焦救焚！岂复杯水车薪所能有济。然在烈焰蕴隆之际，春回草木，本非旦夕可能，因解得小溲半杯，非复曩日之止有涓滴，而知其已有转机，可悟此人津液犹未乾涸净绝。从此大罐浓煎，不时频灌，譬如建瓴高屋，自然水到渠成，转绿回黄，苏枯泽骨，尚是意计中事。且病人正在燥渴引饮，则投其所好，长鲸吸浪，吞吐百川，灌溉脉络，遍及全体，尤易得力。然方中大凉大润，在俗眼观之，只知为清热润燥而设，抑知草梢、木通导其小水，使蕴热从此下泄，是亦去病之一条正路。此为无痰食者开泄下导之一法，正与荡涤实热结滞之承气异曲同工。不然者，舌黑唇焦，溲止点滴，津液耗矣，而又以木通苦泄使之下达，岂不虑其更伤津液？妙在以一二味大苦直降者和入大队柔润剂中，则地黄、知、元、二冬不失之腻，而柏皮、木通不嫌其燥，是又配合调剂之妙义。吾恐率尔操觚之流见此方药，亦未必能领悟此中作用。然此为无痰食粘结之燥热证立法，专用凉润，犹必以木通、菖蒲之灵通不滞者相辅之，亦非蛮用清凉之徒所可藉口。正以神识既昏，惟恐有痰浊蒙闭其清灵之府，必俟神气既清，乃始纯用滋阴之药以善其后。孟英理法，何等周密，此岂假讬叶派之浪用甘腻毫无觉悟者可以同日而语！眉评谓湿温症中甘寒宜加斟酌，立说诚为有见；然须知孟英此法本为燥热之无上良方，假令胸中挟有痰浊，则选药决不如是。彼治湿温病者，亦安得窃附孟英，妄事剿袭。此中精蕴、几微、疑似，亦正有辨。躁心人读此，尚其于大同小异之中一一细味之，庶可知涓滈之自有差池矣。

又同卷　庄半霞闱[1]后患感（此道光庚子岁事，考本集次第可知），日作寒热七八次，神气昏迷，微斑隐隐，医者无策，始迎孟英视之，曰：此平昔饮酒，积热深蕴，挟感而发，理从清解；必误投温补，以致热势披猖若是！询之，果三场皆服参，且携枣子浸烧酒入闱；初病尚不至此，因连服羌、防、姜、桂，渐以滋甚[2]。孟英曰：是矣！先以白虎汤三剂，斑化而寒热渐已。继用大苦寒之药泻其结热，所下黑矢，皆作枣子气。旬日后与甘润滋濡之法，两月始得全愈。

【平议】酒为曲蘖所造，以气用事，嗜饮者，恒随其人素禀之寒热而与为温凉。在寒湿用事者，多饮即为湿寒郁滞之病；在燥火用事者，多饮即为燥热燔灼之病。此案据周氏称，病人为芝阶中翰之三郎，意必在年力强壮之时；平昔好饮，正是燥热郁结于里；挟感病作在秋闱之后，时正秋阳尚盛之际；本是暑热，而更以羌、防、姜、桂助桀为虐，自当如虎傅翼。观孟英开手即以白虎汤直撤阳明之热，并不稍参开宣泄导之品，可见其时燥火烁津，阴液垂竭，别无痰涎壅塞之症。否则孟英善用痰药，何以不合蒌贝诸味；且可知阳明热盛于里，亦尚有乍寒乍热见症。此案之日作寒热七八次，并非少阳之往来寒热，其寒必微，其热必盛，正不可以犹有乍寒，而畏白虎。设用明代成法，误以有寒为在表未罢，而授葛根；或又板读仲圣书，误认少阳而浪用小柴胡，为害又将何如？迨连进白虎三剂，而斑自化，寒热自已。仲景本论亦谓：阳明病背微恶寒者，用人参白虎汤。固为此等病情而设。虽曰微寒，而非真寒邪，当可共喻。且连授白虎而斑化，又可知阳明发斑，即此已足，原非必赖于升麻、葛根之透发。洎乎肌肤之寒热俱解，而犹继之以大苦大寒，通其地道，则必有里热实结之证，所以可授承气辈之荡涤，特案中未详证症耳。惟中叙三场皆服人参一句，颇似归咎于参之温补，究

---

〔1〕闱　科举考试。因考试会场关防严密，称锁闱。

〔2〕甚　原作"润"，据《潜斋医学丛书·王氏医案·卷二》改。

竟参可言补，不可言温，彼时本是未病，服参亦复何妨。此症之误全在初病时之羌、防、姜、桂，不当追溯无病之先，竟以人参为口实。惟统观孟英全集，此公意中固恒喜为人参毁谤，殆是一癖。寿颐殊不谓然。

又《续编》一卷　孙某患感，医投温散，竟无汗泄。延至十一日，始请孟英视之，业已神昏囊缩，面赤舌绛，目不识人，口不出声，胸膈微斑，便泄而小溲不行者已三日，医皆束手。或议大投温补以冀转机，孟英急止之曰：阴分素亏，而温散劫津，邪热愈炽，则营卫不行，岂可妄云漏底，欲以温燥竭其欲绝之阴乎？曩浦上林先生治予先君之病云：泄泻为热邪之出路，求之不可得者，胡可止也！以西洋参、生地、麦冬、丹皮、连翘、生芍、石菖蒲、盐水炒黄连、甘草梢、百合、茯苓、贝母、银花、紫菀为方，一剂即周身散汗而斑退，三剂始得小溲一杯而识人，四剂乃得大汗而身热退，面赤去，茎亦舒，复解小溲二杯。次日于方中减连翘、菖蒲、丹皮、黄连，加知母、玉竹、竹叶投之，舌始润，神始清，知渴索水，孟英令蔗、梨等榨汁，频灌不歇，其汗如雨下者三昼夜始休。于是粥渐进，泻渐止，溲渐长，前方又去贝母、银花、紫菀，加石斛、龙眼肉，服之全愈。

【平议】此案证情颇与前条陈芝田病如出一辙，温散同，而坏症亦复多同，所以用药大同小异。其用百合、贝母、紫菀者，清润肺金，导其肃降，而使下行为顺。即所以开通小溲之路，亦与前案参、麦、知、柏同意；其不避麦冬之腻者，亦燥火灼烁，而无痰浊壅塞者也。前医表散而反不得汗，正为温燥适以涸液，毛发欲焦，何以为作汗之本！必至清凉润泽，稍杀其蕴隆之焰，而营卫始和，皮毛之气始通，汗乃可得，斑乃可退。从可知二百年前专用升麻、葛根升提以求透斑者，终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砻糠榨油，愈榨愈燥，徒以增其抑塞，尚何有功力可言！迨其后，蔗浆、梨汁频灌不歇，而更得大汗如雨，则蔗梨非发汗之药，汗从何来？其理更觉难晓。颐窃谓，前此温升发散，许多药性固已达到皮毛之表，惟其燥烈伤津，虽欲开辟腠理，而枯涩已甚，并药性亦无透泄之路，直至膏雨覃敷，苏枯起萎，而后使向者所服表散之药，仍从皮毛开泄，是乃药毒之去路。盖津液渐沛，鼓之外出，非尚有在表之邪，赖有此连朝之汗而大病始去。此亦认症之不可不清者，慎勿蹈俗子之见，以得汗为去病之要诀也。

又《续编》六卷　姚禄皆[1]在金陵，适遇大水，继而回杭，途次酷热患感。顾某诊[2]为湿邪，与桂枝葛根药三帖，病乃剧。赵笛楼知其误治，连用清解，因见蓝斑，不肯承手。迓孟英视之，脉细而体瘦，平昔阴亏，热邪藉风药而披猖，营液得温燥而干涸，斑色既绀，危险万分，勉投大剂石膏、知母、白薇、栀子、青蒿、丹皮、竹叶、竹沥、童溲之药，调以神犀丹。三服，大解下如胶漆，斑色渐退，而昏狂遗溺，大渴不已，仍与前方，调以紫雪。数剂，热退神清，而言出无伦，犹如梦呓。或虑其成癫，孟英曰：痰留包络耳。与犀角、菖蒲、元参、鳖甲、花粉、竹茹、黄连、生地、木通、甘草为方，调以真珠、牛黄，始得渐安，改授存阴，调理而愈。

【平议】大水之后，固多湿邪，然为医者自当凭证用药，安有以耳为目，妄作聪明之理。况药用桂枝、葛根，亦非湿病必需之物，乃以施之于暑热重证，是何异于抱薪救火，宜乎大错铸成，危达极点。医者无识，几于令病者无命，宁不惊心怵目！谁谓桂枝、葛根尚是轻淡和平，不足为大害耶？此案着眼处，在"酷热"二字。长途冒暑，而又连服温燥升阳之药，其

---

〔1〕皆　原缺，据《潜斋医学丛书·医案续编·卷六》补。

〔2〕诊　原作"证"，据《潜斋医学丛书·医案续编·卷六》改。

祸固当不小，斑色成绀，血络受热毒已深，固是九死一生之候。然观孟英用药，仍若无以异人者，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绝不露一毫张皇气象，定识定力，真是不凡。惟神犀丹力量差胜一筹，然读者须注意于"大剂"二字。颐窃谓第一方中已当重用紫雪，或见效更能神速。盖热毒已臻极步，非釜底抽薪，即无俾效之法，紫雪以朴硝为君，效力实在承气之上也。此案于始见蓝斑之时，初不言其昏狂谵妄，盖其时一团火，闭塞不通，其人当已默默昏昏，浑无动静，故反不言其狂。至大府已通，气机已运，而始有运动知觉，乃反见狂惑之态，此所谓不动者欲其动，不言者欲其言，貌似病势之有加，实是转机之朕兆。凡治时证，不可不识透此中真相。迨其后，身热已退，而言尚无伦，是乃余焰之未平，仍是气火上升，神经知觉未能恢复。孟英"痰留包络"四字，尚是信手拈来，未必切中肯綮。观其所用诸药，止是清火潜阳，并无涤痰主将，则病情病理，当可恍然。牛黄亦安神清热之功用，若恃以开痰，力亦有限；真珠不过潜阳息火，实与牡蛎粉异曲同工，在富贵家惯于耳食，可以投其所好；若遇清苦之家，当以生牡蛎打碎，漂取净粉用之，以比真珠，其力量必有过之而无不及。医者笔下，慎勿轻费中人十家之产，是亦积福之一道也。

又同卷　胡孟绅山长之弟季权，己酉春（道光三十年）患黑斑，苔秽脉浑，气粗面垢，孟英即以凉膈散投之，大解得行，脘亦不闷，斑皆透绽，脉显滑数而洪，遂以大剂凉润清肃之药，直俟其旬日外大解不泻，药始缓授。复又沉睡不醒，人皆疑之，孟英曰，痰热尚炽也。乃投大剂数帖，果频吐胶痰累日，而眠食渐安。是证，人皆以为必败，闻者无不危之，赖季权之夫人，独具卓识，任贤不贰，孟英始无掣肘之患，而得收功。

【平议】发斑色黑，热毒已深。合之其脉浑浊，气息粗豪，面色垢腻，舌苔秽厚，无一非实结不通之明证，当下何疑，方用凉膈，此非大剂不能胜任，大府一通，气机条畅，自然脘闷即舒，斑色透绽，脉亦滑利。乃知昔人之专以升发求透斑者，自有北辙南辕之弊。其后病机已转，而反沉卧不醒，痰浊阻塞，本是热病中习见之证，则所设仍投大剂数帖者，必是开痰泄化之药，读者不可与上文凉润二字作一例观，否则一路凉润，必无开泄痰浊之功，且有腻滞助痰之弊，几何不踏叶派甘寒之覆辙也耶！

王秉衡《重庆堂随笔》卷下附孟英说　舛期有禁用之药，世俗惟知禁用寒剂，而不知血分有火，或营分伏暑者，不但禁用热药，即温动之品亦禁。宜寒宜温，对症者并不禁也，第必取其有流利之性而无碍凝滞之偏者为良药耳。粗工泥于经产之禁而不详审证因，且古书每于方后注曰：妇人加当归，不知变通者，遂胶柱以鼓瑟。徐月岩令正，年踰四旬，暮春患痰咳发热，医者讯知病当汛后，于荆防散中加当归姜枣为方，服三剂血随痰溢，口舌起疱如紫蒲桃者八颗，下唇右角肿凸如拇指大，色如黑枣，咽疼碍饮，或云瓜瓤温，或云蒲桃温，或云玳瑁瘟，或云捻头瘟，或云反唇疔，医者望而却走。月岩挽余往视，口秽喷人，颊腭如漆，舌紫而苔色如靛，臂斑或黑或蓝，溲若沸油，渴呃多汗，脉形细涩，数夜无眠。此乃阴分素亏，热伏营分，气机郁结，痰阻上焦。询其胸背斑已遍身，幸而血溢汗多，毒邪犹有出路，故不昏陷，尚可望生。令取锡类散吹喉，并以童便、藕汁、梨汁频灌，随用元参、丹参、紫草、花粉、贝花、栀子、鲜斛、大青、竹茹、枇杷叶、夏枯草、蔷薇根、海蜇煎调神犀丹。两剂后舌本转赤，苔色见黄；四剂后血止咽松，脉转弦数；六剂便行而口秽始减，疱平而唇肿亦消；八剂嗽平而苔退脉柔，斑回而痕如黑漆，始改轻清善后而愈。

【平议】发热而用荆防，原是市医之习惯；姜枣为引，亦若普通成法；以在舛发后而加当归，更为世俗妇科之拿手好戏；何以甫服三剂而变证如是之剧？在彼庸耳俗目之见，必谓

此是病势之宜然，断不认为前药之酿祸。孰知病本春温，其人又是阴虚火炽之体，加以娣事之后，营阴益耗，孤阳偾张，风药发扬，已足煽燎原之焰，而更以当归辛温，助其扰动，姜枣温补，锢其中枢，既窒塞之而又升扬之，使其毒火陡然，安得不变本加厉！种种见证，无一非实火蕴结使然。习用世俗通套药物，而为害竟至于此极！是当为市医竭诚宣讲，庶可使若辈稍知警惕。其所以脉反细涩者，窒闭已极之明证。若令叶派见之，又将以为阴虚脉弱矣。孟英"热伏营分，气机郁结"八字，论症洞见隔垣，而药止寒凉润燥，解毒清热，不遽参用硝黄者，盖以阴液欲竭，骤下恐有脱绝之虞。然若以紫雪二三钱，加入此大队清润剂中，呈效当可较速，下行为顺，釜底抽薪，未始非此证标本两得之捷诀。迨至血止咽松，而脉转强数，是可为前时细涩之脉，属于闭塞之确诂。此方此证，非大剂急投，多煎直灌，必不可以苏漏鲋而润槁苗，案中虽不言分量，然自可于言外得之。读者苟能于无字处求之，庶乎有探骊得珠[1]、随机应变之妙。

又《初集》二卷　张郑封室娩后即发热，服生化汤二帖，热益炽，面发赤疹。顾听泉诊之，即与清解、三剂不应，欲进犀角地黄汤，而恐病家之狃于产后以生疑也，乃拉孟英质之。诊其脉，弦滑而数，面赤热躁，胸闷善悲，肢肿而疼，两肘白疱如扁豆大者数十颗，舌上亦有一颗，痛碍水饮，大便不解，已旬日矣。曰：此不但胎前伏暑，且有蕴毒，而误服生化汤以助其虐，幸初手即用清解，尚不致于昏陷，犀角地黄极是治法，犹恐不能胜任，乃与听泉商加西洋参、滑石、知母、银花、花粉、人中白、蒌仁、竹黄、贝母、桑叶、栀子为剂。其所亲曰：高明断为热症，何以病者虽渴而喜热饮耶？孟英曰：此方中之所以多用痰药也。凡胸中有热痰阻碍气机者，每如是，不可以其向不吐痰，而疑吾言之妄也。若因此而指为寒症，则祸不旋踵矣。进四帖，始得大解，频吐稠痰，而各恙皆减，饮食渐加。孟英曰：病势虽稳，余热尚炽，苟不急为清涤，而遽投补益，犹[2]有蓐损之虞。其母家果疑药过寒凉，必欲招专科调治，幸将前方示彼，尚不妄施温补，然隔靴搔痒，纪律全无，旬日后余火复燃，郑封坚恳孟英设法，仍用甘寒疗之，周身肤脱如蛇皮，爪甲更新，其病之再生也可知。继与滋补真阴而起。

【平议】生化汤本方温燥原未太过，苟在凉天，或产母本非阴虚火旺之体，服此亦何必遽为大害。且本有阳气虚馁者，因新产阴伤而真阳亦虚，亦有发热之候，则生化汤中炮姜三四分助其阳气，守而不走，退热尤捷，此鄙人经历之屡验而不爽者。制方之意，妙用在此，断不可谓是汤必为产后之鸩毒。顾何以是人只服二帖，而热乃益炽，且发赤疹？则案中明言胎前伏暑，可见其人其时皆非应用生化之剂，而习焉不察，率尔妄投，是乃用药者之大错，亦不可竟执此方以为口实，几令学者一闻"生化"二字，遂至畏如蛇蝎。孟英所谓且有蕴毒者，即以其人血热甚盛，因谓之毒。识得"伏暑热毒"四字，便知此证发热自当清解之不遑，而乃药与病反，救火负薪，宁不益张其焰？仅据案中"赤疹"二字，似乎尚比发斑为较轻，乃脉则弦滑以数，症则面赤热躁，肢肿，肘舌生疱，已与疡家之疔毒同科，治非大剂解毒清火，何以救燎原之急！方用犀地加味，固无间然，顾则窃谓，此时尚需犀羚并进，而辅之以紫雪导热下行，釜底抽薪，收效或可较捷。有是症即用是药，固不问其产后与否者。至谓胸有热痰阻其气机者，则喜热饮，此孟英阅历有得之神悟，发前人所未发者，不以向不吐痰为疑，

---

[1] 探骊得珠　据《庄子·列御寇》讲，深渊中有骊龙，其颔下有宝珠。后世以此成语形容探索某一学术议题，得其精蕴。

[2] 犹　原作"独"，据《潜斋医学丛书·王氏医案·卷二》改。

尤可以坚病家之信用。实则此痰本非病人所素有，乃气火燔灼，煎熬其固有之津液，而痰乃凝结。孟英治热之案，十九必用痰药，是其生平之最擅长处，学者皆当熔金祀之。至于病势既解，尚须清涤而不可遽补者，正以烈焰初平，真液大耗，骤投补剂，恐无消化之权，适以滞其机轴，则死灰有复燃之虑，此热病善后之最吃紧处，先清余热，继养阴津，两语足以尽之。然近世之人，其能循是道而不误者，盖已不可数数觏矣。

又《二集》七卷　朱惇书令正患感，吴某与表药二帖，发出赤疹，神气渐昏。叶某知其素患耳聋目障，为阴虚之体，改用犀角地黄汤二剂，而遗溺痉厥，始延孟英视之，曰：虽形瘦阴亏，邪易扰营，幸非湿盛之躯，尚可设法。但心下拒按，呃逆便闭，是痰热尚阻气分，误服升提，每成结胸，地黄滋滞，实为禁药。今人临证不能详审，往往用非所当用。本年败证甚多，余每见神未全昏，便不甚闭，惟胸前痞结，不可救药而死者，皆升提之误进，或滋滞之早投也。石北涯在旁，闻之叹曰：无怪乎君素以犀角地黄汤奏奇绩，而他人效颦屡偾事，岂非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也！于是以犀角、元参、茹、贝、旋、蒌、杷、菀、白前、菖蒲为方，调紫雪。两服呃逆止，神渐清，而咽疼口渴，乃去紫雪、前、菖，加射干、山豆根、知母、花粉，吹以锡类散；二日咽喉即愈，胸次渐舒，疹回热退，去犀角、紫菀、射干、豆根，加银花、栀子、竹叶、海蜇、鬼臼，渐安眠食，惟大解久不行。孟英曰：腹无痛苦，虚体只宜润养，佐以苁蓉、麻仁、当归、生地等药，多服而下，遂愈。

【平议】苟非阴虚火炎之体，即误服升散，为变亦不致如是之速而且剧！叶医知其素患耳聋目障，识得营热火升，而与犀角地黄清营泄热，似亦未尝不合分寸；乃一得腻滞，而剧变愈甚者，若无明眼，畴不以为奇事。然为之叙出心下拒按、呃逆便闭二句，则其时胸膈闷塞不通、痰热阻结显然易晓，而处方者有滋腻无开泄，实者尤实，自然祸可翘足而待。然后知叶派治温，每谓甘寒滋润所以退热存阴者，皆事藉寇兵、赍盗粮手段。结胸一证，详于仲景，只谓误下热结于里，而不一言痰饮为虐，诚以建安之世尚无"痰"字；而所谓饮者，又皆以寒水言之，非此热结于里可以等视。是以本论结胸诸条，浅者读之皆不知即是痰热胶结之证，遂似古人止有误下变为结胸一候，而今之病者则无此症。抑知温热门中胸膈痞塞、气结不舒者十人而九，无非痰热互结；凡仲圣所谓结塞痞满云云，何一而非此证。读本论结胸痞满诸治法，又何一非开泄之药。学者果能举一反三，此理当亦易喻。仲景书中何尝有甘寒凉润治此热症之法，然千百年来注仲景书者多矣，果谁能剀切详明、质直言之，揭出此中真谛！孟英是案，独此以"结胸"二字申明来言去委，竟是开二千来年未有之创论，直以上接长沙堂奥，宁非绿字赤文，宣泄先天秘蕴之学。盖仲景之所谓结胸由伤寒而来，表寒本不可不解，而早下之，则化热而陷入里，故必误下而结乃成。今之结胸由温热而来，温病本不可妄表，而升提之，则热盛而聚于膈，故不下而结愈甚。其原不同而结则同。此又热病初起之必不可袭用仲师太阳表法者。况乎宋元以来之所谓表药：羌、防、柴、葛燥烈升腾，又非古之桂麻轻清者比耶。观此案孟英选药，先则茹、贝、旋、蒌、菖蒲、杷、菀，后则又加雪羹，几乎全方皆为痰结设法，实则从仲景小陷胸汤脱化而来，药不同而意则同，是为善学古人，融会其意而不泥于形迹之间，庶乎得仲师一贯之真传者矣。

又《二集》七卷　汤西塍年踰花甲，感证初起，周身肤赤，满舌苔黄，头痛腰疼，便溏溲痛。伊亲家何新之诊为险候，嘱延孟英诊之，脉见弦细而软，乃阴虚劳倦，湿温毒重之症，清解之中，须寓存阴，以犀角、羚、茹、银、翘、桑、苇、通草、兰叶为方，煎以冬瓜汤。服之，遍身赤疹，而左眼胞忽肿，右臂痠疼不举，耳聋，神不清爽，亟以元参、丹皮、菊花、栀子、桑枝、丝

瓜络、石斛、竹叶，煎调神犀丹为剂。偶邀疡科视外患，亦知病因湿热，连进木通等药，脉更细弱，神益昏惫，饮食不进，溲涩尤疼。新之以为难挽矣，孟英曰：急救阴液，尚可转机。授复脉汤去姜、桂、麻仁，易西洋参.加知母、花粉、竹叶、蔗浆灌之。一剂，神甦脉起；再服，苔退知饥；三啜，身凉溺畅；六帖后肤蜕安眠，目开舌润。或疑甘柔滑腻之药，何以能清湿热？孟英曰：阴虚内热之人，蕴湿易于化火，火能烁液，濡补无权，频溉甘凉，津回气达；徒知利湿，阴气先亡。须脉证详参，法难执一也。又服数剂后，忽然肢肿，遍发风块，瘙痒异常。或又疑证之有变也，孟英曰：此阴液充而余邪自寻出路耳。与轻清药数帖，果瘥。

订正：原书犀角羚茹句中，"羚"下有"苓"字。近出石印本皆同。寿颐谓：此人津液已耗，小溲作痛，孟英意在存阴，必不用茯苓之渗泄，"苓"字盖因"羚"字而误衍。犀角以下十二字，皆四字为句，今衍苓字，即不成句。孟英案中何尝有此参差不齐之句法，虽王刻旧本今亦未见，然以意逆之，衍文可必，爰为订正之。且本案后以误服木通而加剧，液不可伤已有明证。弗谓茯苓寻常药品，可以摇笔直书也。

【平议】温病初起而肌肤色赤，此《补天石》之所谓赤鬲伤寒也。其实血液既衰，火浮于表，腠理之气化不通，而为之色变，即是阴液欲竭，瘀滞不流之明证。年已周甲而小溲涩痛，参互以观，显而易见（近今俗书多立名词，如赤鬲伤寒、刖足伤寒，及漏底夹阴等。种种名色，皆浅者妄作聪明，藉以炫异而骇俗。通人者作，都无是也）。合以腰疼脉细种种惫象，而无痞塞满闷等实证，则孟英虽亦谓是湿温，此湿字不可看得太真。即满舌苔黄，亦是薄嫩之苔，必非黄厚浊腻可比。故用药止取轻清，合以解毒，并无开泄化痰一药。若果黄腻厚苔，此方必不可投。此与前二案之赤疹同，而病机虚实却有霄壤之别。惟孟英能随机应变，曲尽其妙。学者须以此三案方药逐味细为寻绎，必识得此同中之异，然后可以遇方成圭，遇圆为璧。否则一见赤疹，即谓吾已读过潜斋成作，草草处方，岂不误尽天下！再观于一用木通苦泄，而脉益不支，神更昏惫，可知老人以湿为宝，最忌苦燥渗泄。颐窃谓：案中"湿温"二字，尚宜斟酌。盖此症而仍谓之湿温，特以时令之病笼统名之，实则见症皆是燥热，正与"湿"字相得其反，病名病症，未免南其辕而北其辙。否则炙甘、地、麦、洋参、知母、阿胶、蔗浆诸物，孰谓可以移治湿病，岂不虑淆惑学者视听。孟英自谓利湿则阴气先亡，明明与普通湿温之宜用芳香开泄者皎然异趣。欲学孟英，其胡可不辨此淄渑之臭味！末后疹块痒瘙，虽曰余邪自寻出路，其实阴液未复。而后络脉始得流通，肤腠始得透泄，乃使向者赤疹余毒、未尽疏化之留邪，仍从皮毛而解。若非杨枝甘露，那得涸鲋春回！所谓轻清者，乃轻剂以宣肌腠而兼清余热，方虽未出，意自可推而知矣。

又《二集》一卷　金晓耕发热二旬，医与表散，竟无汗泄；嗣投温补，而大便泄泻，小水不行，口干肌削，势颇于危。胡秋纫荐孟英诊之，右寸独见沉数，曰：暑热锢于肺经耳！与白虎、芦根、天水，加芩、桔、杏、贝为方，服后头面痞疹遍发，密无针缝，明如水晶光。人皆危之。孟英曰：此肺邪得泄也。果肤润热退，泻止知饥，又服甘凉濡润二十余剂，痞疹始愈，亦仅见之症也。

【平议】温热而妄投表药，得汗则邪热因以益张。即不得汗，而温升扰动之性鼓激于里，亦未有不为虎附翼者。若在阴液不足之体，则燥烈烁津，为祸尤亟！陈修园所以谓柴胡、葛根诸方，得汗有敝，不得汗亦有敝也。此人既经表散，竟无汗泄，其为津液素伤已可概见；乃不与清滋，而浪投温补，则反助邪热肆虐。大便泄者，温邪之自寻去路也。而小溲不行，则肺胃热壅于上，上窍不通，溺道自闭，右寸脉独见沉数者，乃肺胃锢热在里，窒塞不宣之

所致。孟英选药，专清肺胃、解其郁热，即所以宣其气机。服后而即头面疹痦密布，是为肺胃之气已得开泄之证验。其白虎、芦根、芩、桔、杏、贝诸物，初非透发之药，而反能祛邪外达者，仍是向者表药鼓动邪热已到肌腠之间，第热势虽遏，反不能出，故一得清宣，而即透露耳。然津液本薄，耗烁已甚，若非濡润频仍，亦难春回槁木，故必待甘凉二十余剂，而痦疹始化。本文所谓仅见者，正以言湖鲋之苏殊不容易，何以原书眉评反曰：此温症之轻者。用药合法，故其愈甚速云云。岂不与本文甘凉濡润二十余剂大相矛盾！如果速愈，亦何以称之为仅见之症！欲为医书加评，而不能细心体会，轻于落墨，亦何往而不点金成铁。以此知著书固非易事，即批评亦未可率尔操觚矣！

又《二集》二卷　濮东明令孙女素禀阴虚，时发夜热，少餐不寐，仲夏患感发疹，汛不当期而至，孟英用犀、羚、知、贝、石膏、生地、栀、翘、花粉、甘草、竹叶、芦根等药，疹透神清，唯鼻燥异常，吸气入喉，辣痛难忍，甚至肢冷，复于方中加元参、竹茹、菊叶、荷杆，各患始减，而心忡吐沫，彻夜不寐，渴汗便泻[1]，改投西洋参、生地、麦冬、小麦、竹叶、黄连、真珠、百合、贝母、石斛、牡蛎、龟板、蔗汁诸药而愈。

本书眉评：病不甚重，治亦合法，而难收捷效者，以阴虚之体，不胜温热之气也。此即四损不可正治之例，设治不如法则危矣。

【平议】柔脆膹瘠之人，未病之时，常觉阳气偏盛，阴精所奉本是无几，一感温热，未有不顷刻内燔，如火益烈者。此女平日夜热不寐，禀赋之薄可想而知。初感发疹，而即汛事妄行，邪热入营，自非犀、羚、地黄无以救焚如之惨。然药已中病，势已转机，而仍内热燥烁，岂非泉源素涸，无以灌输所致。惟有一路清滋，遍洒甘露杨枝，方能透彻大千世界。此等治案，真是沃焦圣手。案中真珠之下，窃谓脱一"母"字。盖珠虽可贵，必无选入煎剂之理；即日磨粉，亦无甚功效可言。此物入药，特富贵家煮鹤焚琴之作用也，实非必不可少之药，孟英智者，当不犯此恶习。

又《初集》二卷　溽暑之令，痧疹甚行，幼科仅知套药，升、柴、防、葛乱施，殆亦疫疠之病，造化默行其杀运欤！陈仰山家患此者十余人，其长郎书芾孝廉之女，势最剧，以痧甫出而汛至也，医者却走，始延孟英视之，脉滑而数，舌绛大渴，面赤音失，不食便泄，曰：此由发散太过，火盛风炽，气血两燔，气分之邪由泻而略泄其焰，营分之热由汛而稍解其焚，岂可畏其脱陷，妄投止涩耶！与西洋参、石膏、知母、麦冬、犀角、生地、连翘、甘草、石斛、丹皮、桑叶、竹叶，大剂投之，三日而愈。养阴善后，遂以渐安。其余或轻或重，孟英一以清解而痊。

【平议】痧子，古人通谓之疹，吾吴则曰痧子，杭人则谓之麻，越地则曰痧。虽小儿为多，然温厉之气随感而发，年壮者亦多有之，何尝只限于幼稚一途。向来以为幼科所独，视如痘疮，认作非用表散透发不可，明代医书及乾嘉之际，概以升、防、柴、葛、柽柳、杨须等为必用之药。然此症之发，纯系温燥之气，甚且沿村传染，合户皆然，误服温升助其毒焰，为祸必剧。此案痧发而月汛随至，热邪入营，扰之使动，未尝非疏散之药鼓激而然。脉则滑数，舌则色绛，面赤渴饮，焰已燎原，风药煽动之效大矣。惟有便泻一着，尚算热邪有疏泄之路，正不可误认中虚，不投凉润。孟英用药，大剂清滋，而不失之腻滞，直抉西江之水，庶几沃焦救焚方有力量；虽非寻常麻疹之正治，然频年以来，温病中似此症情比比而是，即非女子热逆经行，亦恒有营热极厉者，皆当准此例亟亟图之，稍缓即无及矣。

---

[1] 泻　原作"黑"，据《潜斋医学丛书·医案续编·卷二》改。

柳选《王旭高环溪医案》　阴虚挟湿之体，感受时令风邪，初起背微恶寒，头略胀痛，欲咳不爽，发热不扬，舌苔白腻，大便泄，此其常候也。峻投消散，暗劫胃津，以致饥而欲食，嗜卧神糊，呃忒断连，斑疹隐约，证方八日，势涉危机。阅周先生方，洵称美善，鄙意僭加甘草一味以和之，其生津补中之力，未始非赞襄之一助也。若云甘能滋湿，甘能满中，孰不知之！须知舌薄白而光滑，胸不满而知饥，乃无形湿热，已有中虚之象，此叶氏所以深戒苦辛消克之剂也。幸知者察焉。大力子、石菖蒲、前胡、橘红、郁金、连翘、天竹黄、刀豆子、桔梗、神曲、甘草、薄荷、淡竹茹、枇杷叶。

柳谷孙评：审症精细，论亦透彻。又曰：苔白滑而光亮无津，此湿蕴津伤之候，专投香燥，每每涸液增变。案中议论，洵属阅历之言。

【平议】温热病中湿温之证最多，芳香燥湿之治本是恒例。惟在阴液素薄之人，香燥最易劫津，往往液已耗而湿仍留，处方乃费斟酌。案语所谓"阴虚挟湿"四字，貌视之，几乎不相承接，实则大江以南，土薄水浅，赋禀本薄，阴虚之人最多，而湿邪侵袭，又是最易，于是阴虚挟湿之病，乃为吾吴所多有，刚燥已在不可浪投之例，更何论乎消散太过！此案中峻投消散一句，盖辛温发散、苦寒荡涤均已备尝，哪不中虚液耗！是病初起，不过背微恶寒，头略胀痛，欲咳不爽，发热不扬，苔腻便泄而已，尚是湿温轻证。苟能因物付物，只须轻宣开肺，以泄肌腠之微邪；清芬解脾，以化中焦之浊腻；即是应有尽有，举重若轻，必无不应之理。乃前手不知轻灵活泼，而反小题大做，既用表散，则辛温燥烈，药已可知；继复攻消，则朴、枳、硝、黄，方又可想。体质本薄，妄遭剥削重重，遂令胃阴已伤，而呃忒断续，精神不振，而嗜卧神糊（凡阴气素虚之人，止有稍稍发热，已是神疲嗜卧，朦胧睡去，每觉乱梦纷纭，喃喃独语，旁人闻之，辄疑作内陷神昏，妄语谵语，已成坏证；其实只是梦中说话，声音轻微，如其呼之便醒，即已神情了了，但一转侧，而梦寐又已随之。寿颐生平，只须身热一天，无不如此，有非局外人所能知者。似此病情，却与阳明实热之谵语目开声浪者，不可同日而论。不过其人正气较弱，亦万不当误作热甚神迷治疗。是案诸嗜卧神糊，及再诊谓寐则谵语，寤则神清，三诊谓神蒙嗜卧，呼之则清，皆即是症。吾乡之人恒多有之，临症三十年，所见实不可枚举。此皆柔脆体质使然。若在北方医家，则必未尝见之，而亦必不能识透此中情状矣。旭高所以既知为阴虚之体，又断定为中虚之象，皆指此症状言之，大是确论，非真有阅历功夫者不能道，且亦不能知也。此种辨证，当为吾侪吴下阿蒙之特色。若在江淮以北，则必无是见证）甚至斑疹隐见，不能透达。则误下伤中，邪反内陷，而正气已馁，乃不能托斑外出。此则误汗误下之坏症。病情虽未大险，而阴虚者得之，用药已非容易，谓为势涉危机，亦不为过虑，绝非故作危词惊人之语。盖表里之症未撤，既不能补正以恋邪；且内热未盛，不可太凉；又是湿痰未化，不容不为开泄。然辛燥消克，皆所不任，欲其选药恰当，实是大费周章，观其以牛蒡、薄荷解肌透斑，以郁金、桔梗开泄中宫，而橘红、前胡、竹茹、竹黄，即为涤痰正将，又选郁金、菖、曲芳香宣导，即为理湿君药，清热之品又止枇杷叶、连翘，气味皆薄，性俱驯良，乃无猛烈过剂之弊，均已煞费心思，而又用甘草作为中虚补药。看似药味平常，实则诸物皆大有斟酌。良工心苦，岂粗豪浅率者所能悟到此中意味。柳评乃谓舌苔白滑、光亮无津即[1]是湿蕴津伤之候，不知案中止言薄白光滑四字，乃为中气已虚者对景写照，尚未说到亮而且燥一层。此其似是却非，尚有毫厘千里之辨。盖舌滑而光，乃有苔之光滑，

---

〔1〕即　原作"既"，按文义改。

观“薄白”二字可知，不过为中气之已馁。津液虽曰不足，而尚未燥，与无苔光亮之所谓镜面舌者截然大异。滑之与亮，颇有径庭，何可以耳为目。如果胃津涸竭，舌光且亮，则本方中橘红、神曲，皆嫌辛燥，必不可投。柳氏尚未细心体会，悟彻症情之底蕴耳。此亦是发斑之症，而非阳明之实热，即不可与以上诸案一例论治，须细辨其所以异处，然后乃能遇方成规，遇圆成璧。

再诊：证逾旬日，的系温邪挟湿，病在气营之交，苔白腻而边红，疹透点而不爽，寐则谵语，寤则神清，呃声徐而未除，脉象软而小数。周先生清营泄卫、理气化浊，恰如其分，酌加一二味，仍候主裁。盐水川连、天竹黄、犀角、橘红、连翘、鲜薄荷根、大力子、通草、柿蒂、丁香、青盐半夏、枇杷叶、竹茹、茅根。

【平议】此时苔犹白腻，里热尚是未盛。虽有红疹，邪仍在于卫分，未至营中。寐有谵语，而醒即神清，颇于上条已详言之。此案自谓病在气营之交，甚是。以明明邪未入营，故用药仍以牛蒡开宣肺卫，颇有见地。而竹茹、竹黄、二陈以化痰塞，亦尚恰好。川连、茅根清胃之火，稍加丁香之温，交互以治胃逆之哕，具有斟酌；但丁香宜少，颐意不过用丁香柄三五枚，若稍多即有流弊，非温症所宜。但鲜薄荷根太奇，岂嫌薄荷叶之轻扬耶！惟此物以气胜，似根与叶尚无甚大别。而犀角一味，则热未入营、又未犯心者，必不可用，况已明言舌苔白腻，岂可早用清心之药引邪深入，等于献门迎贼。盖已误认此之寐中谵语作为心热神昏，岂不与上文气营之交一句自相矛盾！终是为叶香岩“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八字所累。叶老误人，定当永堕泥犁，万劫不赦。其实此之谵语，尚非阳明热盛，更与心包病相去远矣。此药未至增病，犹为大幸！案语又有“清营”二字，是其误认之亲供，学者所当留意，万万不可效尤！

三诊：热处湿中，神蒙嗜卧，呼之则清，语言了了，验舌苔之白腻，参脉象之软数，知非热陷膻中，乃湿热弥漫于上焦，肺气失其宣布耳！呃尚未除，胃浊未化，拟从肺胃立法。旋覆花、代赭石、冬瓜子、射干、杏仁、川贝、桔梗、郁金、橘红、沙参、通草、竹茹、茅根、枇杷叶。

柳谷孙评曰：论病清切。又曰：此时若误认入营，而投清营之品，则邪秽愈遏而增病矣。以中虚体弱之质，患温邪挟湿之病，过投辛燥则阴涸，过与消克则中伤，若回护其虚，又恐助邪增病，此等证用药最难。观前后六案，论病亲切，用药清灵，疏邪扶正，虚实兼顾，自惟老手不辨。

【平议】此条案语大是清彻！热为湿遏，气机尚阻，所以苔仍白腻，脉又软数。虽曰神识似蒙，却是痰浊所蔽。至此乃大开觉悟之门，断定其非热陷膻中，则上案犀角，旭高盖亦有知其误矣。独幸未用地黄腻滞，不致更增遏抑之害。然湿热弥漫，肺气既失宣布，胃浊犹复上逆，湿痰肆虐，不为不厉！于是一路开宣泄降，选药乃多中肯，转笔灵活，不致怙过不改，病势乃有转机。惟沙参、茅根，颐意犹嫌其偏凉，川贝亦不如象贝之适用，何不仍用石菖蒲，更加半夏，较为得力。舌苔如是，固不畏制半夏之失于燥也。 柳评亦精，观上第二诊，柳氏不加一语，盖亦心知犀角之不妥。

四诊：呃忒已除，舌苔稍化，欲咳不扬，仍以前法加减，前方去赭石，加蛤壳、雪羹煎。

【平议】呃已除，故去赭石；苔渐化，故加乌芋，不嫌其甘凉；选药亦有意味。惟欲咳不扬，肺气尚未宣通，仍须开肺，拟加路路通、杜宪铃、木蝴蝶、蝉衣之属一二味，轻扬为佳。

五诊：前方去旋覆花、射干、桔梗，加豆卷。

【平议】此时湿痰当已渐开，故又去此三味；但加豆卷，仍欲其开宣肺气，盖必咳犹未爽故耳。

六诊：便泄数次，粘腻垢污，胃浊以下行为顺，未始不美，故连日沉迷嗜卧，昨宵便惺惺少寐，但少寐则神烦，自觉有不安之象，且屡起更衣，愈觉倦乏不堪耳。今便泄未止，舌苔仍白，身热已和，酒客中虚湿胜，议和中化浊，仿子和甘露饮。野于术、洋参、赤苓、泽泻、滑石、葛花、鸡距子、藿香、木香、橘红、通草、竹茹。

【平议】一路泄降化痰，至此湿浊乃有去路。嗜卧者一变为少寐，则向之所以多睡者，虽由于正气之弱，亦即因湿痰之蒙，洵有确据。然阴虚之体，大便数行，真液亦为之耗，又以少寐而神烦疲倦，以此知弱体用药，最为不易。设或稍偏于峻，为祸又当何如！今既便泄未止，自当转从脾胃着手，参术又是要图，然洋参偏寒，舌白者必以党参为佳，方从钱仲阳白术散增减，木香、藿香、葛花数味芳香升清，既以止泄，复以理湿运脾，诚是一举二得。虽曰酒客中虚湿胜，然苟有是症，即非酒家，亦必当如此设法。但此人津液素薄，则滑、泽、苓、通犹嫌渗泄，虽曰分清小水，亦是止泄之一道，究竟一门四将，未免复叠，宜去其半。

七诊：病已退，湿未楚，前方加减。前方加参须、神曲、谷芽。

【平议】湿犹未热，而加神曲、谷芽醒脾健运，即所以治湿阻之来源，亦非苟且笔墨，似此选药，可谓到底不解。细玩此案始末，功夫恬静，全无一点粗豪气象，学者皆不可忽略读过。

柳选尤在泾《静香楼医案》 热不止，头痛不已，紫斑如锦纹，咽痛，表里邪盛，最为重症。犀角、豆豉、赤芍、元参、牛蒡子、丹皮、黄芩、甘草。

柳谷孙曰：当加鲜生地。

再诊：去豆豉、丹皮，加桔梗、鲜地、射干。

【平议】斑本色红，皆是热入营分，兹乃紫如锦纹，则热结不流，尤其甚矣。况又头痛咽痛，炎炎燊燊，已兆焚如，此非大剂凉血解毒，奚能有济！犀、羚、鲜地、三黄、石膏，皆在必用之例。斯时里热为急，身热不已，亦非表证，而尤氏乃以表里并言，已是不妥，药用豆豉、牛蒡，皆不免明代"透斑"二字陋习。须知火已燎原，又胡可再与轻扬，鼓煽其焰！古人升麻、葛根之例，当已杀人不少，尤而效之，实为大谬，所以虽犀、元亦必无效。观次方加桔梗、射干，已可见其咽痛之益甚，岂非误用透达之害！虽不肯明言证情加剧，欲以为掩著之计，然病机不应，自可于言外得之。且次方清泄力量仍嫌不及，病重药轻，此证其无幸矣！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 林氏儿十二岁，病温，斑疹不透，昏谵大渴，舌赤狂热，幸尚未现败证，大剂甘寒凉血透斑，尚可挽回，迟则内闭难救。犀角、羚羊角、丹皮、知母各三钱，石膏、银花、元参各四钱，茅根六钱，青蒿、连翘各三钱，苇根八钱。

【平议】此亦里热甚炽之发斑，谓之狂热，则身热亦盛可知。伯龙能用专清肺胃大剂，所见已出尤在泾前案之上。虽青蒿亦似有解表透泄之意，然辛凉退热，视上条之豆豉、牛蒡远矣。读者试以此二案细细对勘，证情颇觉相近，而用药则大有轻重之不侔。再观二者之第二方，则效与不效，二公不啻明以告人。百年之间，医学之进步何如！始知在泾一案，方虽颠扑不破，其实呆笨不灵，未脱古人窠臼，寿颐所不能为贤者讳也。

复诊：前方三剂，斑疹已透，各恙均痊，惟余口渴，头面以至周身肿胀，小溲短少，当以清涤肺中余热着想。白茅根一两，米仁八钱，冬瓜子四钱，川贝三钱，茯苓皮四钱，滑石三钱，生姜皮三钱，杏仁三钱，枇杷叶三钱，紫菀三钱，白通草二钱。

【平议】斑疹已透，而曰各恙均痊，则昏谵大热，均已退步。始知欲求退斑，正不在必用表药。前方效力，实是不小。而头面周身反肿，小水不长，则仍是肺胃里热，闭塞气机，右降

不循其职，致令迴血管中吸入之水，漫无去路，浸淫络脉，病势亦不为不急，而能专用清泄肺胃，大剂亟投，识见最真！选药亦复妥惬。药力既专，此证此方，断无不效之理。惟生姜皮总嫌辛温，且分量太多，殊非所宜，须减去四分之三，借用辛开，乃为恰好。颐谓宜用五皮饮中之大腹、桑白，且可加兜铃、路路通、木蝴蝶等，以开通肺闭尤佳。冬瓜亦当用皮，川贝不如象贝有力。

黄醴泉治案　陶润生令止，湿温身热十一天，神识蒙蒙，多言呓语，胸闷气促，大便不行，耳听不聪，渴不多饮，脉大弦劲，苔腻质红。前手误授辛升腻补，遂令热焰益张，邪无出路，郁闭更甚，白痦红疹，发而不透，热炽已传入营，将有闭窒心宫之虑。急宜辛凉清营，佐之咸降，以解归、芎之升，而开透泄之路。（五月初八日）大力子三钱，鲜生地四钱（同打），蒌皮三钱，陈胆星二钱，生枳实六分，蒌霜二钱（包），竹茹二钱，天竹黄三钱，广郁金一钱五分，丹皮一钱五分，炒楝实二钱，九菖蒲七分，旋覆花三钱（包），桑叶三钱，浙贝三钱。

【平议】证延夹旬，痰热胶结，此皆前手不知开泄疏化之咎，乃此且反投温升腻补，那不浊痰愈锢，窒塞有加，神识已昏，耳聋谵妄，便闭胸闷，何一非有升无降之症！疹痦之现亦是里无泄路，而反透于表。病情已极已危。此脉此舌，皆是实象，于法似可通府，而醴泉不遽用硝黄者，岂以其人素禀柔脆，不敢放胆耶？惟此方开泄痰热，力量亦已不薄，牛蒡虽曰解表，然亦是下行之药，以视古人之升麻、葛根，不可同日语矣。

初十再诊：服前药后，熟睡呓止，而神志犹未清明；白痦红疹，胸面皆显，惟臂腕之阴隐约未透。再服后，大便已通，粘稠杂下，而小溲热涩不爽；脉犹弦劲，舌苔未化，尖边甚红。宜守前意，透疹而清肺胃热壅，通小溲之上源，庶几肺得下行为顺。前方去桑叶、川楝、枳实、蒌霜，加枇杷叶二片（去毛），焦栀皮三钱五分，银花三钱，金石斛三钱（劈开先煎）。

【平议】大便已通，气机已顺，疹痦当以透露为吉，乃小溲热涩，则肺气尚是闭塞，未复其肃降之职，所以疹未全透，气机仍未宣通。枇杷叶、石斛清肃肺胃，即以助其右降之令。

十一日午前来字，疹痦稍稍透达，夜有小溲两次。乃改前方，去胆星、大力子，加元参三钱，橘络三钱五分。是日傍晚又来字，则面肿气急，疹痦有隐退之象。拟去一方，先服紫雪五分，竹沥五钱，加生姜自然汁一滴，开水先冲化服，继进后药：鲜生地四钱，盐水川连三分，白苏子五分，连翘三钱，光杏仁三钱，捲心竹叶十四针，元参二钱，丹参二钱五分，蒌皮三钱，川贝母三钱，金银花三钱。

【平议】疹痦渐能透达，小溲已得再行，表气通而降令至，当是转泰之机。何以傍晚而反面肿气急，疹痦隐退？盖前次壅塞太甚，肺胃真阴消铄已甚。其所以不觉燥渴者，以胃有湿痰，浊邪蔽之，而止见为实，不见其虚耳！迨至大便一通，而小溲反涩，真液云亡，已露端倪，所以小溲再见，而肺胃之绝随之，疹痦隐而面浮气急，已不可为。此方之后，不复改方，大事可知。此即前医辛升腻补，助桀之祸。是必柔脆体质，亦可想见。醴泉选药，俱有斟酌，而尚不能挽回大数，庸手害人，可胜慨叹！然后知第一诊时，不用攻导药者，固是大有作用，非独求免孟浪之讥，亦以见治疗柔弱之人，固不可以直情而迳行者也。

又　俞小舫令爱十八岁，伏邪暑湿，表热有汗，适逢月事，乃热甚迫之十行。昨拟清营泄热，红疹脓痦隐约未透，府气频通，小溲不多，肝逆冲胃，泛恶时作，神识忽清忽昧，热灼津伤，有内陷之惧，口渴引饮，舌红苔糙，胸满气急，纳谷不思。亟当清润生津，先顾肺胃之液。鲜生地六钱，桑叶三钱，花粉四钱，鲜铁皮石斛六钱，鲜竹茹一钱，丹皮一钱，枳实四分，鳖血炒青蒿三钱，莲子芯四分，川贝二钱，象贝二钱，万氏牛黄丸一粒，鲜竹

沥八钱（加生姜汁一滴和开水化，先进），广郁金一钱五分，川连四分（淡吴萸七粒，沸汤泡，同炒，去吴萸不用）。

【平议】女子时病，凡热迫经行者，从无神识昏迷，亦是邪热入营，即当先清营热。否则再进一步，便是邪入心宫，昏愦无知，而不动不言，不可救药。弗疑疹瘖未透，当以透发为急，而谓邪热灼液，尚可稍缓须臾也。此案舌有糙苔，痰热俱盛；而渴能引饮，加以泛恶，胃阴大耗，逆冲无制；矢气通而小溲少，升降不调。症情已亟，清润生津，尚是尽人所能，须看其透疹之药止有一味桑叶，以视百年之上专用升麻、葛根法者，利害何如！此亦延年医道之一进步也。

复诊：服药后渐得安眠，平明大府乃行，结而不溏，小溲甚长，神识稍觉清晰，泛恶不作，咳嗽频频，其声尚爽，疹瘖显豁，胸膈白瘖较密，颈项红疹为多，稍思纳粥，舌苔津液渐回，渴饮亦减，邪热有退舍之机，肺金有清肃之意，仍守清宣肺胃，以收因势导利之效。原方去牛黄丸、枳实、鲜地、莲子忒、川连、青蒿、竹沥，加北沙参三钱，紫菀三钱，兜铃一钱五分，连翘一钱五分，银花一钱五分，杏仁三钱。

【平议】大府通而小溲行，热得下泄，大为转泰之佳朕兆，宜其神渐清而恶亦止；咳嗽声扬，亦肺气开宣之确证，所以疹瘖自显，肺金清展，斯肌腠之气因而通调，故于清润之中加沙参、紫菀、兜铃、杏仁，多从肺胃着想，所谓因其机而利导之，事半功倍，不劳费力者也。

又　叶椿桥九月十一日病起间疟，转为连热不解，从未汗泄，伏邪不化，津液已伤，舌剥中乾，而不知渴饮，气粗胸痞，大便五日未行，溺短且赤，表热午后为甚，胸胁红疹隐隐可见，脉滑数大，是必滋液托邪、开痰顺降。鲜金斛四钱，大力子一钱五分（同打），瓜蒌皮实五钱，白蒺藜三钱，冬桑叶三钱，杏仁三钱，米仁三钱，茯苓皮三钱，紫菀三钱，桑白皮三钱，枳实四分同炒竹茹二钱，广郁金一钱五分，橘络一钱五分，白蔻壳六分。

【平议】病起间疟而不得汗，邪窒于里，肺气闭而腠理不通，症情已不为不剧，加以转为连热不解，此湿温晚发之痰湿热俱盛者。所以绵延多日，津液已伤，舌苔干剥，而仍是胸脘痞结，并不嗜饮，便闭溲短，表里之邪充斥。本当开宣泄化，专疏其里，不能狃于俗见，杂以表药风药，惟以取汗为能事。但此时既已红疹发现，则邪有达表之机，亦当顺水推舟，因风转舵，兼开腠理，冀得两解。须观其所选以为达表者，止是蒺藜、桑叶、牛蒡三味，轻清流利，绝不犯温升之弊，已非昔人之惟用柴葛者可比。且津液既耗，而犹胸痞，两者用药，尤多窒碍。甘寒生液，必助痰浊而益增其痞闷；宽胸消导，必伤真阴而何解于舌剥；且又便闭溲少，假使从事于通府利水，岂不重耗津液，抑且竭泽而渔，恐亦无济，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此以蒌、杏开泄，即能润肠；鲜斛清胃，不嫌寒腻；又枳实、郁金，攻痞者不嫌其克削；苡、苓、桑白，导水者不失于渗泄；无不熟权轻重，斟酌得宜，看似药品寻常，实是苦心孤诣。且又与时下名流只知淡薄轻清、毫不负责者，未可同日而语。寿颐于此，极佩醴泉老人之精审。

复诊：表热稍衰，舌涸较润，中露焦黄之苔，液涸津伤，讵为细故！大府通而溏稠不多，汗仍未泄，气痞未舒，中州实邪犹未宽解；小溲涓滴，肃降未复其常；胸前红疹较多，臂腕掖下亦渐明显，渴不引饮，痰多且粘，咳嗽声扬要是佳象，肺气有宣展之机，邪正在相争之顷；中枢出入，最是吃紧关头，苟能不转内传，乃卜其旋元吉。仍守泄邪滋液，希冀拔出重围。昨方去蒺藜、杏仁、苡仁、苓皮、蒌皮，加蒌全二钱，川贝一钱五分，象贝三钱，枇杷叶三片，杜兜铃一钱五分，桔梗八分，路路通二钱（去刺）。

【平议】开痰顺降，而大府既通，虽不甚多，然闭塞之邪，究竟稍稍开宣，表热即因而退

舍，纵无汗泄，邪焰自减。可见温热为病，原不以得汗为必由之路，视乎里闭略松，皮毛之郁窒亦必随之稍解，红疹渐显，是其确证。惟气痞尚未大舒，小溲犹是涓滴，仍属肃降之令未复其常，肺胃浊痰尚在负固。抑且舌虽稍润，苔色焦黄，邪热烁津依然可虑。此时图治，仍以救胃液、开浊痰为当务之急。且溺不能畅，疹不能透，痞不能开，皆由于肺气之尚未宣通；而咳声已扬，乃是窒金渐有清展之佳兆；乃用蒌、贝[1]、枇杷、铃、通、桔梗，全从开肺肃降着想，所以透疹开痞者在是，即所以通利水道者亦在是。智珠在握，斯诸症皆能迎刃自解。以视俗子之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支支节节而为之者，倜乎远矣！

三诊：清展再投，表热大退，脘痞亦开，疹都透达，渐以回复，大便再行，小溲亦畅，脉乃柔和，舌苔悉化，稍嫌色泽鲜红，渐思汤饮糜粥，险象初出，余焰犹存，更授清滋，徐图善后。干金斛三钱，北沙参三钱，元参三钱，川贝三钱，瓜蒌皮二钱，生桑皮二钱；花粉二钱，紫菀二钱，鲜竹茹二钱，桑白前三钱，丹皮一钱五分，栀皮一钱五分，小生地四钱，枇杷叶三片（去毛包）。

四诊：前方三进，余热尽除，胃纳步醒，舌色清润，疹已回净，咳嗽亦微，踵进养阴，庶可多服。前方去桑皮、杷叶、紫菀、元参，以干金斛易鲜斛，元地易细地，加炒萸肉一钱五分，杞子一钱五分，淮药三钱，陈皮一钱五分，砂仁壳五分。

【平议】清肃肺金，复其右降之职，而热乃净退，疹亦净回，始终未见一"汗"字。然似此大症，亦已稳度难关，诞彼登岸。后学于此，当可恍然于温热病之不以汗解，有断然矣。亟录此以祛俗子之大惑。

又　夏宝棣大小姐十三岁，冬温病近二十天，热炽灼阴，早现枯燥症象。增液频投，自汗不少，入夜尤甚，大府多日未行，胸前白痞已显，两颐红疹隐约，热邪蟠踞上焦，气火内燔，多升少降，是以地道不通，肺胃无清肃之权，右降未复其职，咳嗽时闻，稍能纳粥，胃气渐有转机之兆，表热渐淡，腹痛已撤，按之仍作膨胀，小溲二行，舌黄转薄，质地色绛，中现剥纹，胃津素亏，加以连朝热盛，灼烁已深，所喜滋液存阴，尚呈小效。仍宜守此踵步，佐以润肠，冀得水到渠成，秽浊一去，自然邪热失其依据，诸恙庶有转机。西洋参二钱（另煎分冲），鲜金斛五钱（打，先煎），细生地五钱，元参心六钱，光杏仁三钱（打），蒌仁三钱（打），柏子仁三钱，鲜竹茹二钱，大麻仁四钱，麦冬三钱，大白芍三钱，橘红一钱，橘络一钱五分，川贝母二钱，甘草八分，糯稻根一两（洗净包，煎汤代水），更衣丸二钱（开水另吞）。

【平议】热盛烁津，频投增液，而汗泄热淡，可见热炽之时，竟不得汗，必待至液所得养，而后作汗，正是阴津来复之机，所谓菜子榨得油出，着糠榨不得油出者也。彼俗子治热，惟知竭尽精力于表汗上着想，岂不愈增其燥，火得风威，为祸奚若！且此症此时，白痞初萌，红疹隐约，如以俗眼观之，又将谓疹痞宜透，必以开泄腠理为能事，不知此之疹痞，正以得汗而来，肌腠已松，即是邪热得泄欲解之兆。入夜汗多，方且嫌其过于走泄，阴液不守，岂独升麻、葛根均为鸩毒，即轻淡如牛蒡、兜铃等开肺之药，亦在禁例。须观其专重于生津通府一边，一似未见有疹痞者；斫轮老手[2]，岂时下名流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所能梦见！若夫大便久闭，腹有膨胀，则通府涤浊自不可缓，而真液久伤，必不任猛剂攻克，即于大队柔润之

---

〔1〕贝　原作"且"，据上文所列药物改。

〔2〕斫轮老手　《庄子·天道》篇载，齐桓公有一斫凿车轮的工匠名扁，"行年七十而老斫轮"。以后称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人为斫轮老手。

中，参以泄降，庶几滑润有余，滓秽即无久留之理；亦与子和之法毛羲不同。

翌日更方：大便十五日不通，昨方服后便行，胃纳渐加，即于前方中去四仁、更衣丸、元参、麦冬，以千金斛易鲜斛，大生地易细地，炙草易生草，加淮小麦五钱，炒枣仁四钱（弗杵）。又翌日改方：前日大便自通，先燥后溏，宿垢尽去；腹部本自膜胀，按之则痛，自府气通爽，而绕脐两胯皆痛，但不坚实拒按。此真液大虚，足三阴失其滋养，隧络不和，仍是阴不涵木，肝气肆其滋扰耳。汗流终夜，疏泄太过。所喜胃气已甦，纳谷知味。脉来柔软，舌滑质红。宜进摄纳滋填，庶几大气斡旋，阴得所守，则卫气固而肝络和矣。吉林须八分（另煎，分冲），炒萸肉四钱，白芍三钱，炒枣仁三钱（勿打），杞子二钱，芡皮二钱，楝实一钱五分，丝瓜络二钱，乌药一钱五分，青皮六分，春炒仁五分，乌梅炭四分，大生地四钱。

【平议】大便畅行，而绕脐两胯反痛，既不坚实拒按，则为阴虚络滞，亦复何疑。脉舌皆符，总是津液不易遽复之故。胃纳既甦，则大剂滋填，养肝脾肾三藏之阴，而兼固卫阳，柔和肝木，皆是应有尽有，此胃气既醒之善后恒法也。

越三日复诊：痛已陡减，汗泄亦微，但不能尽净，眠食差安，而精神犹惫，仍以前法增损出入，调理匝月全安。

盐山张寿甫治验案（见《太原医学杂志》第二十三期纂述门）　壬寅之岁，曾训蒙于邑北刘仁村愚之外祖家也，季春夜半，表弟刘铭轩叩门求方，言其子（年六岁）于数日间出疹，因其苦于服药，强与之，即作呕吐，所以未来询方，今夜忽大喘不止，有危在顷刻之势，不知还可救否，遂与同往视之，见其不但喘逆迫促，且精神恍惚，肢体骚扰不安，脉象摇摇而动，按之无根，其疹出第三日即靥，微有紫痕，知其毒火内攻，而肝风已动也。因思熄风清火，且托疹毒外出，惟羚羊角一味，能兼擅其长，且气味俱淡，孺子亦不苦苦服。幸药房即在本村，遂取羚羊角三钱，急煎汤，视其服下，过十二分钟，即安然矣。其舅孙宝轩，沧州之名医也，翌日适来省视，见愚所用羚羊角方，讶为仙方（附录寿甫自著"羚羊角辨"，亦见《太原杂志》二十三期）。羚羊角最善治热，且既善清里（以热治凉，以凉治热，药性之正用也，乃羚羊角之性非凉，而最善治热），又善透表，能引藏府间之热毒达于肌肤而外出，此乃具有特异之良能，为天生使独，非可以寻常药饵之凉热相权衡也。而世之医者阅历未久，从未单用羚羊角施之病症，偶用数分，杂于他药之中，则其效不显；既与其所治之症吻合矣，而所用者或成色有差，则其效仍不显。为用羚羊角未尝见其显著之效验，遂至轻议羚羊角为无用。愚非好辨，然既为医界中人，原有互相研究之责任，今特将数十年所用羚羊角治愈之病十余则，详录于左，以证明之。

【平议】近贤于里热炽甚、斑疹不透之症，恒以犀羚并行，颇著捷效。浅言之，莫不谓犀角清心，羚角清肝，二火既平，斯里热渐解，则斑疹亦因而退舍，从未有显言犀羚有透表作用者。惟陆九芝《世补斋文》，故谓犀角生于首，故凉降中有升发之力，立说甚允。今得寿甫此论，可为九芝氏作一印证。角生于首，自然上行，而兼有开泄之力。寿颐窃谓如用角尖，则升举尤其迅捷，允为热闭于里、斑疹不透者之无上神丹，此与昔人之专赖升、柴胡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又　奉天友人朱贡九之幼女，年五岁，出疹次日即靥，精神骚扰不安，自言心中难受。愚用连翘、蝉蜕、薄荷、银花、元参诸药表之，而疹仍不出；继用羚羊角二钱，煎汤饮之，其疹复出；又将羚羊角渣重煎两次，饮之全愈。

又　奉天同善堂（省立慈善总机关处）堂长王熙春之幼女，年四岁，因出疹倒靥过急，

毒火内郁，已过旬日，犹大热不止，延为诊视，形体病久似弱，而脉象确有实热，且其大便干燥，小便黄赤，知非轻剂所能治愈。将为疏方，熙春谓：孺子灌药实难，若用好吃之药，令其自服则善矣。于是为开羚羊角三钱，生石膏二两，俾煎汤一大茶杯，分数次，徐徐温饮，连服两剂全愈。

又　奉天大南关刘玺珊之幼女，年四岁，于孟夏时，胸腹之间出白瘖若干，旋即不见，周身壮热，精神昏聩，且又泄泻，此乃至危之候也。为疏方：生山药、滑石各八钱，连翘、生杭芍各三钱，蝉蜕、甘草各二钱，羚羊角一钱（另煎先服。此方即拙著《衷中参西录》滋阴宣解汤加羚羊角），煎汤一大盅，和羚羊角所煎之水为盅半，分三次温饮下，其白瘖复出，精神顿爽，泻亦遂止。继又用解毒清火之药，调之全愈。

【平议】白瘖，江浙间谓之白瘖，粗小而圆，扪之触手，中如含水，明润者有若水晶，亦肺胃内热见于皮毛之征；惟其营阴不充，故色白不红。寿甫此方重用山药、白芍，为益阴健胃着想，其旨在兹，读者不可不知此意。

又　奉天中学教员马凌霄之幼子，年三四岁，因出疹層急，来院求为诊治。其状闭目喘促，精神昏昏，呼之不应，周身壮热，大便数日未行。愚曰：此疹毒内陷攻心，伤其神明，所以若是昏沉，非投以羚羊角解其热毒不可。遂疏方生石膏一两，元参、花粉各六钱，连翘、金银花各三钱，甘草二钱，共煎汤一大盅；又羚羊角二钱，煎汤半盅，混合，分三次温服，尽剂而愈。

又　奉天海关税局文案陈南士之女，年六七岁，疹后旬余，灼热不退，屡服西医药不效。后愚视之，脉象数而有力，知其疹毒之余热未清，俾但用羚羊角一钱，煎汤饮之，其热顿愈。

又　甲子季夏，初至沧州，有中学书记张雅曾，河西纪家屯人，来院问方。言其家中有周岁小儿出疹，延医调治数日，其疹倒層，皆成黑斑，有危在旦夕之势，不知尚可救否。细询之，知系热毒内陷，与以羚羊角一钱；及元参、花粉、连翘各数钱，俾将羚羊角另煎，与余三味所煎之汤兑服，一剂而愈。

雷少逸《时病论》　建德孙某之妻，怀胎五月，忽发温毒之病，延丰诊之，已发斑矣。前医有用辛温发散，有用补养安胎，不知温毒得辛温愈炽，得补养弥盛，是以毒势益张，壅滞肌肉而发为斑。其色紫者，胃热盛也。脉数身热，苔黄而焦，此宜解表，不宜专用安补。遂以石膏、芦根透阳明之热；黄芩、鲜地清受灼之胎；佐连翘、甘草以解毒，荷叶以升提。服一帖，身热消清，斑色退淡，惟脉象依然数至，舌苔未见津回。仍守旧章，重入麦冬，少增参叶。继服二帖，诸恙尽退。后用清补之法，母子俱安。

【平议】辛温洵是热病之鸩毒，补药亦犯实热之厉禁；温升腻补，那有不助桀肆虐之理！斑紫苔焦，为祸已剧。少逸选药，犹为近是。但甘草滋腻，苔焦而厚者，必有流弊。如曰解毒，则银花、紫草、丹皮、贯众之类，清药正多，何必独取此甘满窒塞、浊而不清之品。此尚是中古呆法，非能自知变化者。惟荷叶轻清凉散，用以升发清气，借达透斑，心思灵活，差堪效法耳。转方即加麦冬，亦嫌腻滞。须知舌苔未化，腻药皆在禁例；即为津液枯涸着想，亦自有鲜斛、元参、花粉等清润之法。早投腻补，必碍胃气，且恐有死灰复燃之虑。

又　古越胡某之郎，年方舞象[1]，忽患热渴咳闭，已半月矣。前医罔效，病势日加沉

---

[1] 舞象　古代成童时所学的一种乐舞。《礼记·内则》："成童舞象"。成童，十五岁以上。舞象是武舞，与舞勺之文舞不同；用竿，以象干戈。后用作成童的代称。

重。延丰诊治，诣其寓所，先看服过三方，皆是沙参、麦冬、桑皮、地骨清金止咳等药；审其得病之时，始则发热咳嗽，今更加之胸闭矣；诊其脉，两寸俱数。此明系温热之毒盘踞于上，初起不知宣气透邪之法，顿使心火内炽，肺金受刑。盖肺主皮毛，恐温毒外聚肤腠而发为疹。遂令解衣阅之，果见淡红隐隐。乘此将发未透之际，恰好轻清透剂以治之，宜以辛凉解表法去蒌壳，加荷叶、绿豆衣、西河柳叶。服下遂鲜红起粒。再服渐淡渐疏，而热亦减，咳亦平。继以清肃肺经之方，未及一旬，遂以全瘥。

【平议】感冒咳嗽，外邪未泄，即与麦冬，徐洄溪之所谓毒药，而俗子偏皆效尤。盖《临症指南》之害入人最深，或且以徐说为不足听耳。此病更加之以桑皮、地骨，皆郁遏凉降，抑之惟恐其不深，则肺邪又安有一毫出路！落陷井而又挤之以石，此等医家，真是阎王殿中勾魂大使。胸闭发疹，尚其祸之小焉者耳。雷少逸之所谓辛凉解毒，乃薄荷、蝉蜕、前胡、豆豉、蒌皮、牛蒡六物，以治此症，尚嫌开肺太轻；须加兜铃、木蝴蝶、九孔子等以助之。荷叶辛凉清展，开泄肺闭，借以透疹甚佳。西河柳叶升发甚烈，本非驯良之品，惟此症先前误服抑降，闭塞太甚，不可无此猛散以开其壅，是为药误者设法，尚是恰好；苦谬以为透疹必用之药，则又大误矣。

《叶案存真》二卷　时疫发热，脘闷恶心，斑发不爽，神烦无寐，舌色转红。邪热将入营分，虽胃滞未清，亦宜先清营热，勿得滋腻为稳。鲜竹心、元参、连翘心、银花、川贝、鲜菖蒲。

周澄之曰：凡热病由气分蒸入心包者易治，由血分坏及心包者难医。此症热在血分，苟令邪入心包，便是不治。所以先清营热为急，真有识力。

【平议】此所谓疫，乃袭明代陋习。以温热之病势较重者，概名曰疫，极是可笑！其实非沿门传染之疫病也。脘闷恶心，而斑发不爽，胃中浊垢窒塞何如！此时而不知开泄胃浊，仅与清凉，何能有济！且元参亦腻，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神烦确是热炽，然曰舌色转红，吾知其尖边虽红，而中心必有厚腻。此病此方，极不可训！周氏评语，都是梦话。须知"逆传心包"四字，本属叶老欺人之语，误尽天下后世。元和陆九芝论胃热神昏，言之已极透彻。究竟神昏之实，全属热盛气升，冲激脑神经而失知觉，此理已为近人所共喻。周氏著书，已在清季，自诩博通，何尚未识此旨！且并《世补斋文》而未一寓目，何必觍颜妄议，自欺欺人！而犹依傍叶氏气分话头，说来尤其可笑。"坏及心包"四字，试问是何形影？而犹仅仅谓之难医，岂澄之意中尚有药物可医心坏耶？而乃谬赞此案，谓为真有识力，亦只见澄之之无识耳。嘻！

又二卷　朱先生劳倦嗔怒，是七情内伤，而温邪感触，气从口鼻直入膜原中道。盖伤寒阳症，邪自太阳次第传及，至于春温夏热，则鼻受气、肺受病，口入之气竟由脘中，所以原有手经见症，不比伤寒足六经之病也。其原不同，治法亦异。仲景论温邪不可发汗，汗则劫津伤阳，身必灼热，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又云：鼻息鼾，语言难出，剧则谵痫瘛疭，无非重劫津液所致。今病发热，原不是太阳客邪见症，所投羌防辛温表汗，此误即为逆矣。上窍不纳，下窍不便，亦属常事，必以攻下希图泄热，殊不知强汗劫津而伤阳，妄下劫液更亡阴。顷诊脉两手如搐而战，舌干燥而无苔，前板齿干，目欲瞑，口欲开，周身灯照而淡晦斑纹隐隐约约，几日来时有呃逆，因胃乏谷气而中空，肝阳冲突，上冒肆虐耳。为今返正，先与糜粥，使胃中得濡，厥阳不致上冒，而神昏之累可已。进药之理，甘温可以生津除热，即斑疹亦不足虑。观仲景论中，邪少虚多，阴液阳津并涸者，复脉汤主之。谨仿此义。炙甘草、人参、生地、白芍、阿胶、麦冬。

周澄之评曰：攻下原可泄热，但必须邪热已入胃肠，坚实有证，不得但以不便为据，遽谓阳明实症。盖气结津伤，必致便难，虽妄下亦或暂效，然津液更伤，一逆再逆矣。

又曰：风寒久郁化热，皆为隐疹，况以温病而误用辛温耗津乎？但生津开结，解秽透泄，邪得宣泄，疹自化矣。方中宜加龙牡，仿救逆法，以治瘛疭。

【平议】温病误投温升发散，未有不燥烁津液者，况此案以先生标名，当是年齿已高，那堪胜此炮烙酷刑！案语辨妄汗妄下，说来未始不头头是道，然敢谓温邪无足经见症，岂非根本之错！须知搐搦瘛疭，即是津涸筋枯，厥阴风阳煽动，又安得谓非足经之证！即液干呃逆，又何莫非足阳明胃病！乃此老必以手经、足经龂龂而争者，意中终以为发明温病手经，竟可与仲景伤寒足经并驾齐驱，自命不凡。颐亦谓此老颇是有志，但惜其立言不当，竟以误尽天下后世，罪已不可胜诛。此症津液欲竭，胃枯呃逆，则当凉润生津，宜清不宜腻，胡乃谬谓甘温可以生津，而妄引仲师复脉症治，则甘、麦、阿胶，粘腻已极。须知此时胃气枯涸，岂堪任受此等腻药。且曰"先与糜粥，可已神昏"，痴人说梦，竟是童骙[1]何不食肉糜之故智，而乃出于鼎鼎大名者之手笔，颐终百思而不可解也。

又二卷　舌白肢厥语错，丹疹背多胸少，汗大出，此湿邪著于气分，邪郁气痹，故现外寒，非虚脱也。生地、阿胶滋清凉血，则气湿愈阻。此属邪郁，不但分三焦，更须明在气在血。　羚羊角、竹黄、射干、川贝、米仁、茯苓、石菖蒲。

周澄之评曰：射干泻肺陷疹，大忌。

【平议】舌白[2]可谓邪在气分，然仅病在气，何致语言错乱？此内热已深，不独气分受病矣。盖疹属肺邪，可谓在气，而其色则赤，明非属气，属湿可知。胸部未透，自谓邪郁气痹是也。于法尚宜宣化，乃方中尚少开宣肺气之药，专从凉降利水，反以遏之，岂治气痹者当如是耶？且肢则寒厥，汗则大出，语言错乱，又何以知非虚脱？既不言脉，更不足征。羚羊岂舌白所宜？此方此案，疑窦甚多，正不仅如周氏所评：射干苦降泻肺，为疹家禁药已也。案末二句语气未了，且不分明，半通不通叶氏惯技。

又同卷　目赤唇焦，齿燥舌黑，嬉笑错语，发哕发斑，温毒遏伏之象。绿豆壳、银花露、方诸水、犀角、川贝、人中黄、芦根汁，徐徐温服。又方：金汁拌浸人参、银花露、鲜菖蒲、元参、鲜生地、羚羊角、真金箔。

【平议】此证燥已极，大剂凉润沃焦救焚，犹虞不及。方惟犀角一味，尚有力量，余皆辅佐轻淡之药，何能有济！而人中黄之甜腻，蚌水之腥秽，可谓药物中之恶魔。此老怪癖，炫异矜奇，每以邪说诐行，借为欺人盗名之计。此少正卯所以有闻人之称，而孔子在位，必首先正两观之诛者也。奈何俗人无识，犹谓是此老心法，宜乎医道之日趋于黑暗而不可复问矣。　金汁拌浸人参，尤其可笑，自有人参以来，从未有此怪状，而乃光天化日之下，竟致妖魔现形，佛头着粪，抑何人参不幸，竟遭此劫！

又一卷　耳聍环口浮肿，是少阳阳明风热，久而失解，邪漫经络，倏然疹现随没，当与罗谦甫既济解毒汤。枯芩、大黄、防风、银花、葛根、升麻、川连、荆芥、甘草，陈酒浸半日干煎。

【平议】耳聍唇肿，少阳阳明痰热互阻，法宜宣化。疹又随没，大忌攻下，何用大黄，岂

---

〔1〕童骙(sī)　童幼痴愚。

〔2〕白　原作"血"，据上文改。

以疹没为未足，必速之内陷而后快耶？勾魂大使，于兹益信。

孙东宿治案　仆孙安远行，途次食面三碗，劳倦感疫，又加面伤，表里皆热，昏闷谵语，头痛、身痛、腹痛。医以遇仙丹下之，大便泄三四十行，邪因陷下，而为挟热下利之候，舌沉香色，颔疼口干，燥渴烦闷，脉左弦数，右洪数，但不充指，知为误下坏症，以柴胡、石膏各三钱，白芍、黄芩、竹茹、葛根各一钱，花粉、甘草各五分，山栀、枳实各七分，葱白五茎。煎服后，半夜吐蛔一条，稍得睡，次早大便犹泻二次，呕吐酸水，腹仍痛，改用小柴胡加滑石、竹茹，夜热甚，与丝瓜汁一碗，饮既神顿清爽，少顷药力过时，烦热如前，再以丝瓜汁一大碗进之，即大发战。东宿谓：此非寒战，乃作汗之征耳。不移时，汗果出而热依然，因忆《活人书》云：再三汗下热不退，以人参白虎汤加苍术一钱，如神。迹此再加元参、升麻、柴胡、白芍、黄连。饮后身上发斑，先发者紫，后发者红；中夜后，乃得睡而热散，斑寻退去，腹中微疼，肠鸣口渴，右脉尚滑，左脉已和，再与竹叶石膏汤加白芍、苍术。服后睡安，腹仍微痛，用柴胡、白芍各一钱，人参、酒芩、陈皮、半夏各六分，甘草三分，乌梅一个，腹痛渐减而愈，惟两胯痛不能转动，此大病后汗多而筋失养之故，用参、芪、白芍、杞子、米仁、木瓜、熟地、归身、川柏、牛膝、桑寄生，调养全安。

俞东扶评：战汗后热不退，势亦危矣。引用《活人书》，治法佳极。两胯痛之调养，方更周到，的是高手。

（王孟英《俞氏医案选评》）文垣治案佳者甚多，若此案则尚可议，时疫挟面食之伤，下之原不为谬，惟以热药下之，则津液耗脱，邪热披猖，非下之误，乃热药下之之误耳。清解以救其误，不应杂入参、半、姜、枣之辛甘温，幸有丝瓜汁之甘寒，始能战汗；又赖人参、白虎之充津，始能发斑退热。可见前用清解之法未能尽善，故愈后复有两胯之疼痛也。

【平议】叫人之所谓疫，实是温热病之热势较盛者耳，非沿门传染之疫，与吴又可之所谓瘟疫不同。表热既剧，加以内有食滞，法当清泄表热，兼以消导食积，双方并顾。余医者只知食伤，峻药大下，知其一，不知其二，大错铸成，谬误已极！孟英乃谓下之之[1]误，持论殊未中肯（遇仙丹古有二方，皆牵牛、大黄等味，未见有温热之品。孟英谓热药，不知何指）。要知食物初伤，停滞胃中，不用消化，而只投猛攻，荡涤直肠，是为诛伐无过，未有不败之理，所以大泄数十行，正气下陷，变为挟热利之坏症。文垣以柴葛与石膏同用，其意尚以柴葛作解表之药，不知阴液既伤，而外热甚炽者，柴葛升散大有流弊，所以胃气上升，又为吐蛔，升清之药，利弊何如？犹幸此症在误下而中气已陷之后，则柴葛可以提陷下之气，所以尚未见为大害。究竟升散不能退热，故柴胡再进，而夜热益甚。此中机棙[2]，大可寻思！所喜丝瓜汁大能清火解毒，可以稍衰其焰。然战汗后热仍不解，情已可虞，人参白虎用在汗下之后，颇为针对，何又升、柴、苍术，庞杂益甚。文垣治热，理路终未纯正，此岂可与近人理法同日而语者。所以升扰胃热，透泄于表，则为紫斑。此时正虚邪实，势已汲汲可危，再投竹叶石膏，亦尚合辙，而又必杂入苍术、柴胡，温燥升阳，可谓到底不悟！惟末后胯痛，纯属阴虚，用药尚能得诀。须知前者苟无柴葛之妄举，即在误下之余，尚或不至阴伤如是，惟其一升再升，致令肝肾真阴屡经提拔，是以下虚益甚，直到外热尽解，始能用枸杞、木瓜、归、芍、柏、地，专顾阴分，转祸为福，其实解铃之人，仍出系铃人之一手耳。孟英只谓可议，颟顸以

---

[1] 之　原作"下"，按上文改。

[2] 机棙（lì 利）　棙，机纽。机棙，犹机关也。

为王议未能尽抉其谬也。

《陆氏三世医验》 养愚治费西村患时疾，头痛身热，口渴气喘，下午潮热更甚。或以藿香正气散投之，烦躁特甚，舌心焦黑，谵语发斑。又与柴芩汤，更加呕哕，且自汗不止，脉之浮数而微，曰：此少阳阳明合病之虚热也。用白虎汤，加人参、黄芪、葛根、柴胡、灯心、竹叶，热减十分之七，汗亦稍止。后以人参、麦冬、五味、黄芩、山栀、甘草，二剂，斑亦渐退。

【平议】病是温热，而用藿香正气通套之方治之，不知此为湿困脾阳之主方，病属湿盛，故宜温燥，移治温热，正是南其辕而北其辕。燥病燥药，温病温药，俗医黑暗，意是古今通病；而继之者，又是柴胡，一丘之貉，大率皆与病人有九世之仇，否则何以忍心害理，竟至于此！养愚以在自汗不止之后，能用白虎加参，不可不谓是庸中之佼佼，然又非柴胡、葛根并用不可，明人习俗，究竟不知何所见而如此，嗟嗟！此岂独养愚一人之愚，盖自陶节庵六书出世，直至有清乾嘉之季，而其流毒尚无已时，此通国皆然，岂犹可以病理药理言耶！善后麦、味亦嫌太早，陆氏理法究未尽善。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六卷

湿温病

湿温之名，虽不见于《内经》及仲景之《伤寒论》，而《难经》则列为伤寒有五之一。诚以六淫外感，湿淫本在六气递嬗[1]之中，第汉唐医家者言，都出江淮以北人士手笔，则北方高燥，湿病尚属无多，既使有之，亦惟湿寒为盛，而湿热终非习见。所以《难经》虽著其名，而《千金》、《外台》诸书，曾未一见治疗是病之成法。洎乎金元以降，南方医书渐以日盛，则习见温邪挟湿之病，于是论者渐众。然所述治法，尚多沿用仲师伤寒成例。则魏晋以降，下逮宋金元明，派衍皆然，习惯成风，相沿为例，终以为仲圣成法无往不宜，而不悟几微疑似之间，要当自知裁变，初非墨守旧章，不可以吻合分寸者也。有清中叶，淮阴吴氏鞠通《温病条辨》行世，始以湿温阐为一纲。但观其分条辨证，各有主方，未始不罗罗[2]清疏，言之成理。然终是凭空拟议，悬想仿佛，何尝有实在病人，依样以供其治验。设使学者拘拘条例，窃恐执死法以治活人，枘凿方圆，格格不入，贻误亦必不小。寿颐窃欲为学子立一临床实验之正鹄，莫善于选择治案以推阐其源委，庶乎五雀六燕，轻重相称，方圭圆璧，左右攸宜。惟是湿温病源，都由大江以南，土薄水浅，湿浊弥漫，地则郁蒸，天多溽暑，人在气交之中，长为秽浊所薰蒸，脾胃清阳，遏抑不得展布。病者无不胸脘痞塞，舌苔垢腻，而西北高燥区域，则都无是病。是以所录验案，亦惟近今为多。此可见气候方宜之不同，而吾辈南人则不可不于此适用方法，加之意焉。

许叔微《本事方》　癸丑年故人王彦龙，作毗陵仓官。季夏时胸胁多汗，两足逆冷，且谵语。医者不晓，杂进药已经旬日。诊之，其脉关前濡，关后数。曰：当作湿温治之。盖先受暑，后受湿，暑湿相搏，是名湿温。先以白虎加人参汤，次白虎加苍术汤。头痛渐退，足渐温，汗渐止，三日愈。此名贼邪，误用药，有死之理。有人难曰：何名贼邪？曰：《难经》云五邪，有实邪、虚邪、正邪、微邪、贼邪。从后来者曰虚邪，从前来者曰实邪，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从所胜来者为微邪，自病者为正邪。假令心病中暑为正邪，中湿得之为贼邪，心先受暑而湿邪乘之，水克火从所不胜，斯谓之贼邪，五邪之中最逆也。《难经》曰：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濡弱见于阳部，湿气搏虚也；小急见于阴部，暑气蒸湿也。故经曰：暑湿相搏，名曰湿温，是谓贼邪也。不特此，余素有停饮之疾，往往至暑月，汗两足黏黏未尝干，每服此药二三盏即愈。

【平议】此湿温治案之鼻祖也。但叙述脉证，太嫌简略。以所用人参白虎，及白虎苍术两方治效测之，仍是温热病之阳明证。温邪甚盛，湿邪尚轻，故投白虎而即得效。第既需苍术，则其人必有湿阻。许谓此属湿温，亦是确论。惟与近今之普通湿温病胸膈窒塞、湿痰甚

---

〔1〕嬗(shàn 善)　演变；蜕变。《史记·贾生传》："化变而嬗"。"服虔曰："嬗，变蜕也。"

〔2〕罗罗　清疏貌。《世说新语·赏誉》："司马太傅为二五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

盛者，必不可同日而语。若谓凡是湿温，定需白虎，则必为赵括之读父书[1]，无往而不偾事矣。推其所以先用人参白虎之故，其人必热盛汗多，正合阳明大热大汗条例。其足冷者，止是阳气上升太盛，不能遍布及下之故，观下有头痛一句，可知与寻常之四肢厥逆不同。设使读者不察，第以"多汗足冷"四字连类读之，不将疑为证属阴寒，何以可与人参白虎耶？其所以谵语者，原是热度太高，气火升腾，冲激脑经，扰乱知觉使然。凡热病中之谵语神昏，或歌哭笑骂，或不动不言，其原理本皆如此。古人未知此理，误认心病，强为附合，造成无数笑话，甚至生出种种妄治药方，亦为无可奈何之事。若以今日生理学之实在证明之，则尽人能知，迎刃自解，正不待多费笔墨矣。叔微此条，援引《难经》贼邪一说，亦是附会古书，强作解事。寿颐则谓古人五邪之说，强以五行生克，论断吉凶，本是理想空谈，无关病理之真。而叔微此案，认作心病，亦以谵语一节，勉强凑合，乃谓湿邪属水，水来克火，从所不胜，斯谓贼邪。此等论调，凡在汉唐以降，医者无不以为口头禅。引据经义，大可以撑门面，岂知梦中说梦，长堕五里雾中，最是吾国医学黑暗之处。寿颐窃谓当今开明之世，自当亟亟屏绝，存而不论，亦正不必为古人咎也。惟白虎之症，仲景以阳明脉大为提纲，而此案关前脉濡（此濡字即古人耎字之变体，与濡湿、濡滞之濡不同，拙著《脉学正义》已详言之），正与脉大相反，盖以湿邪阻遏，所以脉道不畅。叔微惟认病已真，是以迳投白虎，所谓有从证不从脉者，本属临病时一大要诀，非凡是湿阻脉耎之时，皆可浪投白虎，读者胡可不识此中辨别。案中湿气搏暑，暑气蒸湿两层，亦是敷衍之语，非切要也。

魏氏《续类案》四卷　章虚谷治周小梅室，六月中感暑邪，身热五日，始延李先生，服疏散一剂，次日病更甚。更医，闻得大便数日不解，即用大黄数钱，鲜生地尤重用，柴胡、厚朴等服之，便下两次，病人自觉爽快。惟晡时发冷，黄昏发热，至天明方休，彻夜不寐。章诊之，询知病由，曰：暑为火湿合化，湿系阴邪，遏热不达，李先生用疏散，则湿开热透，并不错误。乃反误投下剂，使邪陷入阴，故夜热而昼不热，则病势重矣。邪既入阴，欲其转阳甚难，只可转其枢机，兼从阴分清其邪热。乃用草果、苍术、厚朴，醒脾开湿透膜原，柴胡以转少阳之枢，青蒿、鳖甲、知母、黄柏，清阴分之热。服两日不效，其脉虚耎无力，口甚渴，饮茶不绝，腹满，大小便皆不利，粒米不进，稍饮水汤，口即作酸，此中气大伤。乃于前方去知母加参。又服两日，小便稍利，诸症不减，脉软少神，不进谷米已十二日矣。更延数日，胃气绝则不可救，因其脾肾两伤，元气无权，三焦气化失职，邪反内闭。盖肾伤无开阖之力则便阻，脾伤而转运不前则腹满。阳既委顿，则津液不生，故渴甚。非用附子、干姜大助其阳，则邪终不化。乃用党参、草果、苍术、厚朴、附子、干姜、生姜、乌梅、白芍，稍加黄连。服两日，腹满减而便下溏粪如胶浆，略进稀粥。又服两日，腹满消而粥食大进，小溲亦长。惟夜热如故，冷则无矣。此湿已化，但有热邪。乃于前方去附子、乌梅，加知母三钱，生石膏五钱。服两日，热全退，即用清补调理而安。

魏本杨照藜素园原评：此证误下之后，热去湿留，徒伤其脾胃，究竟湿中之热，亦未能尽去。脾胃既伤，值午后阳衰之时，故发冷；热陷湿中，扰其营气，故发热，夜不成寐。湿热阻滞气机，则津液不生，故口渴。斯时宜用渗淡之品，加芳香醒脾之药，病可立愈。乃以燥剂劫之，又增入寒凉药，益伤其脾，故不效。继乃大用辛燥以劫之，脾气得辛燥之药而有权，

---

[1] 赵括之读父书　赵括为战国时赵国的大将，少年时喜读父亲赵奢的兵书，熟谈兵事，奢不能难。以后赵括带兵，不知通变，为秦将白起所败，被坑士兵四十万。

湿为刚燥所劫而胃化，故仍以寒药收功。此将差就错之治，未可以为准则也。方中乌梅、白芍，尤为无谓。自谓从乌梅丸变化而来，亦欺人之语。

【平议】此病初起，发热五日，虽是表证，然内蕴湿浊，窒塞甚盛，即为邪势根据，凭依山险。观下文药用苍术、草果，则必有湿痰胶结可知。开手用药，必当芳香宣化，开痰理湿，方是正本清源之法。乃俗医只知疏散透表，即为发热不二法门，岂知不为之开泄宽胸，则发散之药，且以扰动在内之湿痰，益以猖獗，所以热不能解，而病且益甚。继之者又只知柴胡发汗，朴黄通府，则治丝而棼[1]之，交结缭绕，尤其纷乱，所以肤冷夜热，通宵不寐（章谓邪陷入阴，似是实非，所以柴胡不效）。于此可悟柴胡必无解散发热之功，而适以重增其困耳。且此病湿阻已甚，胸脘痞塞，舌苔浊腻，俱在意中，何以重用鲜生地甘寒腻滞，助桀肆虐？市医伎俩，均极可恶。章氏反谓疏散可以开湿，岂非梦语？彼其所用苍术、草果，确是醒脾开湿之正将，但既知香燥可以快脾，何以又杂投知母、鳖甲，柔润恋邪？盖徒知夜热常用凉剂，而不悟其热之所以炽者，即因湿浊满中，有以固其负隅之势耳。所以腹满不食，二便俱涩，岂非寒凉腻滞之误，更助其湿，致令阴霾结塞、愈闭愈凶，乃不得不转投刚燥，附子、干姜，始有以破其固结之阴，而病得转机。试以前数日知柏之方互相比较，大推大板，当亦哑然自笑。杨素园评语，可谓犀燃牛渚[2]，妖魔悉无遁形矣。录此以见其救误一端，尚是心灵手敏，未始不可以备一法。然观其后之所以成功，正可证其前此之实是大误。可见湿温证中，早投甘寒，未有不铸大错者。学者于此，务必界限谨严，慎思明辨，庶勿为古人所误也。

黄醴泉治案　张姓，湿温表热不扬，形寒未撤，红疹满布，舌苔浊腻，胸脘窒塞，便闭溺赤，里热已炽，脉宜洪大而反沉滞，是湿邪郁遏，未可迳投凉剂，止应芳香化浊，宣通气分。炒香豉二钱，桑叶三钱，广郁金钱半，藿梗钱半，炒牛蒡三钱，杏仁三钱，焦栀皮钱半，通草一钱，生米仁三钱，蔻仁五分，焦枳实五分，苓皮三钱，带须葱白头一个（后入）。

【平议】此湿温初步，表寒未罢，里热已结之一定治法。盖形寒未撤，感邪尚在表分，而胸脘窒塞，舌苔浊腻，虽曰邪在气分，要知湿痰互阻，中州已是实结。再合之以便闭溺赤，则内热炽盛，具有明征。惟湿邪蕴热，正当先用芬芳，振动清阳，助脾健运以苏湿困，必不可早与寒凉，徒冀撤热。须防凉药滞化，反以碍脾胃而助湿邪肆虐，势必愈结愈甚，况此证之形寒未罢者乎？红疹已发，正宜因势利导，开肌腠以宣气分，而佐之芬芳气药，开泄中土之窒，使以淡渗分利，泄导于下。选药周匝，应有尽有，正如初写《黄庭》[3]，恰到好处。何有一味之空泛不切者否？醴泉治案，稳妥清灵，而能无投不应。寿颐于同时之前辈诸家中，最为服膺。昔年手录全帙，凡得十册。乃丙寅冬季，兰溪医校为闽来军人驻踞一星期，存校书籍，大半供丘八[4]太爷禦寒烤火之用，此案全部，亦化劫灰。幸同学余子枚笔，借去钞存，兹特展转录入，以存醴公手泽。总之此是救世慈航，必不当与草木同腐，鬼神呵护，冥冥中定有主持，斯乃病家及后生学子之大幸，非仅为醴公传身后之微名已也。

再诊　表热渐显，形寒已解，脉至亦显豁流利，舌苔黄腻，底质色红，入夜颇有谵语，红

---

〔1〕棼（wen）　乱也，与"紊"通。《说文通训定声》："棼，假借为紊"

〔2〕犀燃牛渚　《晋书·温峤传》："（峤）至牛诸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怪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按此为古时之传说，借用为洞察奸邪的意思。

〔3〕初写《黄庭》　《黄庭经》为道家典籍，书圣王羲之曾书写之，山阴道士与之换鹅。

〔4〕兵八　兵字拆为丘八，旧时因戏称兵为丘八。

疹满身，邪热渐入营分，胸满未甚舒展，最防内陷神昏之变。再以分泄透邪、开痰湿而清郁滞。炒香豉三钱，杏仁三钱，九菖蒲七分，炒黄芩钱半，冬桑叶三钱，枳实八分，象贝母三钱，茅根肉三钱，广郁金钱半，竹茹二钱，飞滑石三钱，大竹叶十片，焦栀皮钱半，茅花八分，白通草八分。

【平议】前方辛凉解表，芳香宽中，湿温之邪留恋气分者，得之必无不应之理。果也湿渐开泄，而热势昭著，脉起而舌转黄腻，郁塞阴霾，至此盖已化其七八。其胸满未尽舒展者，则尚有痰滞，湿已化热，故以栀、芩、杏、贝，与枳、茹、郁金、昌阳，双管齐下。疹痦色红，营热宜清，茅根、茅花，无嫌遏抑。其入夜之有谵语者，乃气火炽盛，上激冲脑，而神经失其灵敏之职，俗谓热入心包，诚非病理。即如仲师本论，都以谵语为阳明府实之征者，但就病证而言，未始不确乎有据。然此中所以然之原理，古人从未说明，以脑之神经，本非中国学者所知，固不能求全责备于百年以上之人。醴泉此案，置谵语于不问，惟以开泄清宣，疏通痰结，庶几中脘宣展，气火自降，于脑神经之病理，极为合拍，固不在仲景三承气例中，而亦非如俗子之自附于叶派者。至宝、牛黄，香窜太过，反以扰动气火，助其升扬，抑且引贼深入，开门延寇，然后知醴公手笔，真是不凡，断非世俗市医所能望其项背。且也药极平易，看来似乎无甚深义，然恰好如题而止，无一物不负责任。苟能愈病，医家之能事毕矣，亦何必大方贵药，"语不惊人死不休"[1] 为哉！

又　某奶奶　痰湿蕴聚中宫，肝木郁窒不疏，表热不炽，头痛形寒，漾漾欲泛。腹痛上顶胸脘，大府溏泄，脉右弱，右关隐隐弦劲，舌苔白腻。先宜泄化外感，兼以疏肝和中。炒香豉钱半，白蒺藜三钱，桑叶三钱，川楝子二钱，淡竹茹二钱，玫瑰花二朵，薤梗二钱半，豆蔻花六分，广陈皮钱半，苏半夏二钱，橘核钱半，带皮苓三钱，碧玉散三钱，青皮一钱，乌药一钱，鲜葱须三分（后入）。

复诊　解表和中，形寒已撤，表热反张，汗泄无多，大便干稠杂下，腹痛遂松，胸痞未能锐减，脉右已爽，左弦较和。渴不欲饮。舌白垢浊。痰热蟠踞中都，未尽宣化。阳明热灼，齿痛龈肿，再须泄化。青葙子三钱，象贝三钱，苏半夏二钱，杏仁三钱，广郁金二钱，枳实八分，炒条芩一钱，滑石三钱，生米仁四钱，竹茹二钱，姜蒌皮二钱，蔻壳七分。

【平议】此案湿温初步，证情与上条张氏病大率相近，故用药亦无甚出入。惟兼有腹痛一候，是肝木郁结，气不条达使然，非湿温病中所通有。楝实、橘核，其用在此。初学务须于此同中之异知所注意，庶乎临证时自有化裁，不致为兼症所束缚耳。

又治曹子藩（八月十一日诊）　身热五日，瞑目则神昏谵语（病家述向来每病必然，盖阴虚之体，神不自振，不胜热灼故也），热如燔炭，红疹隐约，两颐已显。按脉右手不起，左脉甚数。舌苔白腻满布，罩有微黄。口稍觉渴，引饮不多，大便五日未行。感邪尚在气分，是宜辛凉泄化，不得以身热燔灼而遽议清凉也。冬桑叶三钱，大力子三钱，姜蒌皮二钱，枳实八分，白蒺藜三钱，炒香豉二钱，广郁金钱半，竹茹二钱，光杏仁三钱，碧玉散三钱，象贝母二钱。

醴泉自注：翌日复诊，右脉已起，左数较静，谵语亦少，红疹透发，胸痞亦舒，得力处在重用牛蒡也。前手金百川君，曾用栀豉、三仁汤等未效。即于昨方加丹皮、赤芍以清营热，

---

〔1〕语不惊人死不休　出杜甫诗《江上值水如海势》。这里借喻某些医生喜用大方贵药，以为奇特，其实与病无益。

再服热退神清，大解一通，诸恙悉安。改授清灵化痰和胃而痊。

【平议】此亦湿温初步之寻常清疏气分，化痰泄湿通用成法。盖红疹虽见，尚未透泄，桑、蒺、蒡、豉、均是必需之品，即使疹瘖发出已多，尚宜辛凉开泄，择用一二，况其隐约未显者乎？此外宽中泄满，均与前两案同一机杼，别无神异可言。但此人有瞑目即神昏谵语一候，设在叶派见之，必曰此已逆传心包，竞事犀角地黄、牛黄、至宝，舍其表而引之入内，忘其痰湿而专用清凉，则非惟疹不可透，胸不可宽，势必甘寒恋邪，闭塞益甚，而内陷不可为矣。药值奇贵，害人迅速，何如此等方药，轻描淡写，看似平平无奇，而能使大病转轻，轻病立愈，然后知九芝封公之所谓《不谢方》者，救人于不知不觉之中，阴德实是不小。惜乎陆氏有贵子，而醴公贤郎，既不读书，又不亲承家学，不能步武风石师傅[1]，为乃翁扬眉吐气也。要之此人每病必有神昏谵语者，实是真阴不甚充足，一感热邪，神思即不能自振，所以睡眠中每作喃喃自语。凡色白体瘦，柔脆之人，类多如此，毫不足怪，必不可认作大证，无故张皇。寿颐生平，亦是瘦人多火，阴液不充。虽自问骨干尚非甚弱，自三十岁秋间湿温药误，卧病三月以后，至今廿五年，未有大病，体力尚不可谓不健。然偶有感冒，小小身热，则必倦怠嗜寐，动辄睡去，亦恒自言自语，旁人必误以为昏谵，实则自己但觉梦寐纷纭，恒若有多人相与对语，以至有此状况。苟得热解，神即清明，三十年来，常常如此，家中人亦咸知之，不以为怪矣。正与醴泉此案，同一状态。惟醴公能知阴虚之体，阳热灼之，神不自振，可谓明见隔垣。且方药中毫不兼顾，仅就当时要证立方，尤其眼高于顶。凡临证之时，就其荦荦[2]大者，着手做去，则方药纯料，效力必速，必不可东牵西扯，自寻烦恼者也。自注谓金百川君前方未效，盖醴公嫌其透表力量尚为未足耳，初非与金君大不满意。寿颐按：百川苏籍、年岁与醴公相若，治时病实是能手，见识甚高，极有胆量。颐在沪时，本所素识，亦极服膺。此病初起，栀豉、三仁，尚非不负责任之方。但病势尚在初期，药仅一服，本未必即有大效，必俟二三日后，症情已定，用药乃易应手，此实医者习见之事。后之读者，弗以醴公一言而藐视百川可也。

又　陈某翁，六十三岁，新风引动伏邪，表热胸闷，腹胀肢瘦，不思谷食，大府溏泄，舌干少液，苔白质红，脉滑数，而左右有参差不匀之态。此脾阳不运，时令湿浊所蒙，而真液已亏。香燥清滋，轻率浪投，胥有窒碍。惟病机确是脾为湿困，亦不得不用芬芳以助乾运，庶几开宣痰浊，正气始有展布之权。逾甲年龄，颇防变迁增剧，先议泄化分清，稍参滋液。原金斛三钱（劈开先煎），白蒺藜三钱，桑叶三钱，广郁金钱半，佩兰叶钱半，带皮苓三钱，藿梗钱半，生米仁三钱，天花粉三钱，象贝母二钱，竹茹二钱，广陈皮一钱半，白蔻壳七分。

【平议】表热胸闷，舌白胃呆，一望而知为时令湿邪蒙蔽清阳之候。此非芳香开泄，决无第二法门。但其人年逾花甲，舌已少津，真液不充，燥药定在禁例。所谓阴虚湿阻，标本不符，选药最难恰合分寸。惟是液亏是本，湿浊是标，病在初期，治标为要。对症发药，定当泄化新邪，庶合当务之急，是谓迎其机而投之，一鼓荡平，最为省事，免得迁延淹久，变幻转多。而此人脉至不匀，惟恐本实先拔，则滋养津液，亦是刻不容缓，须观其滋而不腻，燥而不刚，有开展敷布之功，而不偏于剋削，斟酌轻重，成如容易却艰辛，不可以药味平淡而忽之。

复诊　表热较和，脉亦匀整，便泄不作，此小水分清，而蕴湿自得泄化也。渐能安谷，症

---

〔1〕风石师傅　风石是陆润庠的字。陆润庠为清·同治状元，他是陆九芝之子。

〔2〕荦荦(luò 络)　分明貌。《史记·天官书》："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

入坦途。但真液不充，肝阳内灼，舌苔薄而带燥，口能饮而嗌干，腹笥不舒，鸣声时作。木强侮土，气运未调。再当和肝调脾，顾真液以清余热。原金斛三钱（劈开先煎），白芍二钱，川楝子二钱，台乌药钱半，鲜竹茹钱半，桑叶二钱，粉萆薢三钱，炒橘核一钱，生米仁三钱，菊花二钱，广陈皮钱半，川柏皮八分。

【平议】前方轻疏解表，宣展和中，而表热较减，是感邪已得疏化。且脉至调匀，根本自可无虞。又能纳谷，症情甚佳。大便不泄，明为分清小水之功。内湿亦得泄导之正路。惟苔薄且燥，能饮嗌干，洵属津液已亏，而腹有不舒，鸣声自作，又为水邪未尽泄化之明证。肝阳内灼，固以燥热一边言之，然能饮而肠鸣，即不可过于凉润，反以滋助湿邪，留为后患。故虽用石斛、白芍，养液和阴，而一边仍以米仁、萆薢，渗泄水道，双管齐下，各有实用，而无矛盾枘凿之虞。苟非养到功深，岂易细腻熨贴如此。乌药、橘核，所以调腹笥之不舒，而桑叶、菊花，则表邪犹未尽净也。

又治曾某案　湿温表热五天，病在气分，误为前手授以凉降石膏等药，遏抑愈甚，引热内传，表证不撤，里热益燔。谵语神昏，舌苔焦黑，脉反实弱不起。痰浊郁结，窒塞甚深，落井下石，最有痉厥之变。仍须开宣疏达，展布气机，化痰浊以通闭塞，冀有转机，庶为大幸。炒香豉三钱，白蒺藜三钱，象贝二钱，竹黄二钱，大力子三钱，制半夏二钱，枳实八分，陈皮钱半，广郁金钱半，鲜竹茹二钱，胆星一钱，另九菖蒲四分，煎汤送紫雪丹六分。

【平议】凡温热病初期，热尚在表，纵令灼烁如燔，祗宜辛凉轻疏，先通气机，断不可误投凉降遏郁，以重其困。况其本挟湿浊，痰气交结，浪投石膏，想必更有凉润清滋之物，助其抑塞，是以外热断不能减，而里热益甚。至于舌苔焦黑，等于火上添油。以寒降而反能助热，于药理颇似相背，而病势必至于此，则不知开泄宣通之铸成大错也。谵语神昏，本属热灼脑髓，扰乱神经，知觉所以陡变。其脉之反不洪大而实弱者，则窒塞已甚，行且有尸厥之痉直，不动不言诸恶候，接踵而来。似此证情，若以叶派诸公处此，必谓逆传心包。犀角、地黄、元参、知、麦、牛黄、至宝之属，俯拾即是。乃演成苏谈[1]之所谓防其痉厥，防其外闭内脱，而无一不痉厥闭脱，随呼随应，时医名手，八九皆然。醴公此案，竟置谵语神昏于不问，仍以疏通风热，开展闭塞，泄化浊痰为务，击其中坚，斯表里皆通，窒塞自解，郁热一开，气火随降，神经无不即安，斯不治昏谵而昏谵亦定。其用紫雪，虽似与牛黄、至宝大同小异，实则二硝为主，降火良捷。且里热已炽，犀羚本在必需之例，但不可与甘寒腻滞同用耳。惟紫雪成方，麝香太重，凡气火已升，脑经不清者得之，亦多流弊。恐其芳香反助震动，而神经之扰乱益甚，此即醴公所以不敢重用之微旨。寿颐窃谓紫雪最为热病适用之药，但旧法配合，其价太贵，非特贫家无力多服，且香气太猛，必有害处。犀羚煎汤，力又淡薄，黄金更无实用，费而不惠。丁香、升麻，又且无益有害，宜去黄金、麝、丁、升麻，而以犀羚二角，水磨取汁用之。计其价值，可比旧方减三之二，而效且倍蓰，尚可加重用之。此在今日，病理药理之发明，确已视宋金元明时代，别有进步，又何能墨守古法而不思所以变易之乎。

复诊　宣泄开提，诸闭症业已松解一筹。表热得有微汗而较淡。脉已起色，滑大搏指，重按紧弦。谵语不作，神识清明。舌苔尚焦，干糙少液，而质红深绛。当胃中脘，尚觉窒塞，隐隐结痛。头痛未撤，渴饮不多。大府七日不通，小溲短赤且少，犹不思食。表虽渐解，而

---

〔1〕苏谈　苏，指苏州，古又称吴下，叶天士，薛生白等温病学家皆当地人，故有称温病学派为吴下学派。苏谈，即指吴下学派的老生常谈。

里气为痰浊阻滞，未得疏达。素体阴液不旺，肝木易于上僭。此当抑降宣通，疏化蟠踞之痰浊积滞，则气火下潜，无形热邪庶可退舍，断不可见热即用寒凉，见燥即投滋润，反有助燄之变。瓜蒌皮二钱，光杏仁三钱，象贝三钱，茯苓三钱，瓜蒌霜（包）钱半，炒栀子钱半，条芩钱半，薤梗一钱，苏半夏钱半，广郁金钱半，佩兰一钱，枳实八分，陈胆星一钱，元明粉一钱，竹茹二钱，乌药一钱，鲜百合一两。

【平议】前方疏通肌腠，开泄痰结，宣展气机，斯遏郁之邪，从此舒展，表热得小汗而减，里热以松动而平。气火稍安，血不上莞。脑之神经，不受震激，谵语自定，神志遂清，斯为善治昏谵之无等等呪。然后知叶天士之清心、吴鞠通之安宫，言虽动听，而实则无当于病机，且利未见而害必随之，终是隔靴搔痒。惟醴公开泄宣通，则窒滞斯化，而脉道自然流利。昨之弱不起者，一变而为滑大弦搏，可知气机虽得展布，而里热犹炽。舌苔焦糙，当脘窒塞，且有隐痛，痰热交结，犹未尽化，所以渴饮不多，而大府已闭多日，自当放胆踵步，一鼓作气，俾潴秽去而无形之热失其凭依，诸恙无不迎刃自解，所谓击其中坚而首尾皆应，医理也，可以语兵法矣。斯时犹有头痛，仍是肝胆阳邪上僭，升多降少，鲜百合清肺热以助降令，用于此症，虽似闲冗，要亦不诡于正。案语"不可见热即用寒凉，见燥即投滋润"二句，最宜熟玩。若令俗子见之，必谓病热何以不可用凉，病燥何以不可投润，岂不百思而不得其解。呜呼！其亦知此时如用凉润，必有百弊而无一利，读者试以此卷下文之顾姓湿温全案观之可见。

翌日改方　大便已通，干稠俱下，颇为爽畅。脘痛遂定，窒塞胥蠲。表里热邪，俱各退步。但小水不多，舌苔化而未尽，守昨意兼以分泄利水。昨方去蒌霜、元明粉、杏仁、胆星、郁金。以山栀易栀皮，加木通六分，海金沙八分，淡竹叶一钱五分，元参、野小赤豆各三钱。

【平议】大便一通，而窒塞开宣，脘痛自定。表里之热，无不退舍，是为温热病及湿温病一定程序。彼叶派名家，专以甘寒腻滞为养阴退热计者，视此当复作何感想？小水不多一层，凡在里热炽盛之时，无不如是。然大府未行以前，不可先利小水，淡渗伤液，益令大便难下。醴公于此，始投木通等物，具有匠心。惟其舌苔未净，所以仍用蒌皮、半、贝、枳实、竹茹，读者务须识得此言外之味。

又治吴氏姬案　表热有汗不解，头痛胸痞，腹笥膜胀，舌浊厚腻，中心罩黄。右脉滑数。

三诊　大府既通，溏稠杂下，痰湿已得涤荡，胸痞乃松，泛恶亦止。表热淡而未净，舌苔化薄，渴而能饮，小水不多，头痛未解，木焰未靖。再以柔肝，泄化余热。白蒺藜二钱，冬桑叶二钱，海浮石二钱，竹茹二钱，丝瓜络钱半，天花粉三钱，茯苓皮三钱，白芍三钱，碧玉散三钱，青皮八分，陈皮钱半。光杏仁三钱，枳实四分。

【平议】表热虽减，犹未大衰，观下条开首一句可知，故仍用桑蒺。大便既畅，小溲不多，湿痰虽化，余焰犹存。斯时头痛，必系木火。选药虽平淡无奇，却是面面俱到。

四诊　表热大减，尚余一二。二府通调，但湿热挟痰，互为依附，尚犹留恋不化，是以舌犹黄垢浊腻，引饮频仍。姅事[1]适届，再泄余邪，兼顾营分。白蒺藜三钱，杏仁三钱，制半夏钱半，花粉三钱，泽兰叶钱半，丹参钱半，广郁金钱半，茯苓三钱，生元胡钱半，陈皮钱半，白方通八分，竹茹二钱，炒枳实五分，米仁四钱。

【平议】此时余湿仍未净，湿温症之淹留滞久，固意中事也。姅事适至，自当参以清降通淤为治。

五诊　表热至此始净。姅事未清。湿热余邪，留入血分。舌心苔色金黄，薄而滑润。纳谷未甦。痰湿热郁而互阻，未尽宣化。再须分泄气营，而清余滞。制半夏二钱，鲜竹茹二钱，枳实四分，杏仁三钱，茯苓皮三钱，泽兰叶钱半，藿梗二钱，滑石三钱，广郁金钱半，生米仁四钱，黄芩一钱，丹皮一钱，生元胡钱半，广陈皮钱半。

【平议】此已为善后之方，而仍须痰湿热三者兼顾，否则余滞未清，死灰尚可复燃。

又治田祥芝案　湿温表热起伏，绵延一月余。神识时清时蒙，大府五天未通，小溲短少，夜不安寐，目赤唇焦，舌黄中垢，尖边红燥。渴不多饮，空恶撩舌，茎短囊缩，胃纳不思，呓语无厌，头摇肢震，脉反不扬，沉小弦急。痰热互结，灼烁内传，已深入营络，而侵犯君主宫城，抑且津液干枯，水不涵木，症显厥阴，内风煽动，闭脱之险，大有可虞。亟须熄风清心，涤痰养液，开宣里结，泄热下行，冀得地道一通，庶几转泰。犀角尖五分，羚羊尖五分，水磨浓汁冲药（勿鱼皮上干磨者不可用），元参三钱，带心连翘三钱，瓜蒌皮三钱，鲜金斛四钱（杵碎先煎），象贝三钱，赤小豆三钱，广郁金钱半，瓜蒌霜钱半（包），丹皮钱半，元明粉七分，莲子心七分，陈胆星钱半（包），竹茹心卅针，枇杷叶四片（去毛）。

【平议】湿温病湿痰胶固，苟不知开宣泄化，而徒与表散，或一路寒凉，冀以退热，未有不愈治愈重，迁延变幻。然即使治之合法，或药力不逮，或药味庞杂，亦必纠缠起伏，乍进乍退。病经月余，而危象迭出，本是习见之事。近人每谓此病如剥蕉抽茧，层出不穷，最不易治。为此说者，确从阅历而来，未始不言之成理，然不佞终以为处方者之未尽稳惬也。田氏此案，盖亦前手误治之坏病，至此则里热已结，津液欲枯，而痰浊尚犹胶固。神志已糊，脑神经已受黛蒸，醴泉所谓深入营络，侵犯君主宫城，尚是叶派欺人妄语，在今日已知是通套空话，不必再污笔墨。惟醴老固未知有神经之作用者。第此时热炽内传，燎原如是，犀羚正不可少，非仅清心，亦以清泄肝胆，镇定火焰，灌顶醒脑，确是安恬脑经之要药。此外仍以化痰泄降为主，是深得王潜斋之神髓者，万不可与《临症指南》及吴子斋之伪《三家医案》作一例观也。茎短囊缩，向来俱谓是少阴症，寿颐窃谓此亦有二理焉：寒中少阴，自当收缩，此惟直中三阴之真寒证有之；如热病传入少阴，灼烁肾液，亦当有此见症。但肾液过耗，其人当无可生之理。即幸而用药得当，或可挽回，然究是内藏受伤，必非一二剂所可速效。此案此方，

---

[1] 姅(tuán 单)事　谓女子月经。

仅服一剂，而明日即能茎舒囊弛，则尚非厥少两阴真液大耗之候。盖气火上炎，升多降少，在上既已震激神经，知觉运动胥呈变态，则下元气化，亦当随而上提，此是必然之势。故气火一降，即能自舒，此其中亦未始无神经作用。吾人试静默自思，凡作深呼吸时，阴囊睾丸，自有舒缩确据，而古今医家，皆未悟及，仅以厥少两阴言之，则尚是空泛话头，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耳。

翌日再诊　咸寒熄风，滑润通府，合以开泄痰浊，养液潜阳，服药后幸得安睡。内风暂定，呓语不多。今日午前大解一行，燥结不畅。撩舌已撤，泛恶不作，囊缩亦舒，热势大有退舍之机。午后交阳中之阴，沉睡懒言，头颤揭被，阴液不易骤复，虚风未尽安潜。按脉已觉起色，右部滑数，左手稍逊，弦劲之态，亦较和柔。表热犹壮，汗泄蒸蒸。舌干微黄，垢腻亦减。唇色焦燥，渴饮频仍，小溲尚长。热入厥少两阴，灼烁阴液，内传已深，搜剔不易。再以柔肝清润，冀免阴竭变迁。鲜铁皮斛四钱（杵先煎），白芍三钱，鲜竹茹二钱，带心连翘三钱，玄参三钱，竹黄三钱，元明粉八分，竹叶捲心廿针，郁金钱半，丹皮钱半，玳瑁片六钱（先煎），广橘络钱半，万氏牛黄丸一粒（灯心汤化服）。

自注：定方后病人安寐，表热稍退，乍醒后周身微微有汗。再诊其脉，右手尚是滑数，左部犹逊一筹。再加青蒿子、生鳖甲、花粉各三钱，冀其深入之邪，得从厥阴少阳枢转而出。

【平议】清营泄降，诸危证胥有转机。加以地道一通，气火俱降，血不上冲，脑经不乱，是以神昏呓语，肢震头摇，皆能安定。迨交午后，阳明旺时，热势必增一步，是以又有沉睡头颤之象。醴公"阳中之阴一句，似尚未尽妥协。此病终是阳明府实，昨以津液太枯，自不可孟浪峻攻，重伤真液。但里有实积，非通不可，故以少数之元明粉咸寒润泽。今虽得解，而犹燥结不多，自当踵进一步，除恶务尽。唯是阴伤液耗，决无猛剂之理，是以选药如是。此九治案，虽仅二方，戛然而止。但以病情推测而言，既有转机，当无即败之理，而乃不获见其全案，是可惜也。

顾姓湿温病全案　此病前后凡经五医，收功于戊医之手。全案即由戊医钞录刊布者。前四人者，洵皆庸陋，谬戾不可枚举，竟以小病酿成大病，罪固不赦。以戊医较彼四人，确已熨贴不少，然果否细针密缕，字字切中肯綮，则亦容有商量之余地，而精当处确乎可则可效。本不当隐其大名，近于掠人之美，但不佞见其所印各种小册，皆有禁止转载字样，似乎祕之惟恐不密，殆有孤芳自赏，不欲问世之态。兹为研究此症始末起见，借录一通，附以商榷，止欲表明病情药理，冀为此道阐发实验，不觉言之太切，未免求全责备，不稍宽假，不佞亦自知笔下之苛。究竟贤者之过，日月之食，何损于明，不佞初非有薄视时贤之意，阅者当须识得此义，所以姑隐作者大名者，只为体贴此公本志，既非效郭窃向注[1]之故智，亦非有意为贤者讳也。丁卯犹清和月嘉定粗工附志。

丙寅九月十五日甲医初诊　风寒挟湿外感，内蕴寒热，臀发为热疖，已溃未敛。舌苔白腻中黄，脉弦实数。治以疏解达邪，兼理湿热。老苏梗三钱（带叶），象贝母三钱，赤芍钱半，焦米仁四钱，荆芥钱半，淮牛膝三钱，桑枝钱半，葛根钱半，生甘草四分，赤苓四钱，丝瓜络钱半、嫩桂枝四分（同炒），银花钱半。

---

〔1〕郭窃向注　郭指郭象，晋代人，好老、庄之学。初《老子》有向秀注，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郭象以向秀义不传于世，遂据为己注，自注"秋水"、"至乐"，易"马蹄"一篇。郭窃向注，即本于此。

【平议】臀部先有溃疡，病属湿热，显见端倪。追至寒热渐作，而舌苔白腻中黄，其为湿热挟痰，更是明证。此时若以辛凉轻疏，通其表气，芳香展布，化其湿邪，更合以消痰泄降，病势不重，无不捷应之理。而乃见有畏寒一端，遂以风寒立论，迳投桂枝、苏叶，作散寒之计。抑且葛根升阳，全与病机相反，主药背谬，大错铸成。以后之缠绵起伏，变幻多端，胥由此公"疏解达邪"四字，一手制造，竟致愈疏而愈不可解，愈达而邪势愈张。药以治病，乃反酿病，那不可叹！要之为寒为热，子午相对，尚易辨认，而号为知医者，且至并此而茫无头绪，无惑乎"中医"二字，有以授局外人之口实矣。舌苔白腻，本是胃中秽浊痰湿所薰蒸，加以罩黄，已渐化热，而此医偏认作寒热内蕴者，必误以白苔为寒证，是亦俗学之一大蔽。案语亦自谓兼理湿热，然选药未允，且有甘草甜腻，何能泄化痰湿。且湿热与风寒，又何可并作一气，自盾自矛，颟顸极矣，尚何言哉！脉之弦者，以有力劲直而言，若至濡字，则即耎字之变体（说详拙著《脉学正义》。古人亦多有知濡、耎为同一脉象者，则正是应指无力之谓，"弦"、"软"二字，势必不能兼见，而乃可以"脉弦濡数"四字连为一句？此公诊脉功夫，又是如此，亦安往而不误尽苍生？

十六日甲医再诊　风寒挟湿，与痰滞上阻内蕴，始寒继以化热，汗多，渐渐退热。口苦少纳，湿热未楚。舌苔白腻中黄，脉弦濡滑。大便燥结不润畅利（不通不通），小溲短赤。症属类疟，当以和解而逐余邪。候裁正。炒柴胡五分，广皮钱半，春砂仁五分（打后下），老苏梗二钱，赤苓四钱，焦枳壳钱半，浙贝二钱，姜半夏钱半，老姜三片，焦蒌全四钱（打），神曲三钱，焦米仁四钱。

【平议】既知湿热痰滞，大便燥结，自当开宣泄化，导之下行，庶几湿热痰三者，俱有去路。方中半夏、蒌全、枳、曲等物，未始非此时对症良药。徒以"疟"字横于胸中，遂用柴胡开手，视若疟病必需之要，此徐洄溪疟病必需柴胡，天经地义一说，误人不浅。不知湿痰当降，误与升提，为害实甚。莫枚士《研经言》柴胡之论，最为透彻，而杂于此方之中，竟令泄降诸品，皆受牵制，不生效力。一味之误，贻误竟至于此。"和解两字"，反是陷人之阱。此又汪讱庵《医方集解》特立"和解"一门之流毒矣。

十八日甲医三诊　伏邪挟湿与痰滞中阻不宣，酿成类疟。午后寒热，寒少热多。胸闷泛恶，湿痰上扰。大便二日未行，溲短赤。脉弦滑。邪在半表半里。姑先宽胸理气和解，而化湿痰。候裁正。炒柴胡五分，米仁三钱，焦蒌皮三钱，广皮钱半，制小朴八分，姜衣三分，姜半夏二钱，神曲四钱，炒黄芩钱半，煨草果八分，浙贝三钱，带皮苓四钱，枳壳五分、竹茹一钱（同炒）。

【平议】一投柴胡，即有胸闷泛恶，升提之效力也。病随药变，岂不捷于影响，此某甲自己写出以告人者，后之学者，读此当知所戒惧矣。草果一味，古人确有截疟之说，以其温涩燥湿，脾为湿困之痰疟，未尝不宜。而热痰互结，即不可妄用。俗子不问病情药性，往往概投之于一切热疟，此则流俗本草之误人，尚不可独责于此等俚俗之市医。然而一误再误，至死不变，病人何辜，遭此大累。方中蒌皮、枳、曲、半、贝、竹茹，何莫非此病要药，而领之以柴胡一物，则开泄诸药，亦复无用，此其实验，何等彰明皎著，后有学者，可以深长思矣。

十九日甲医四诊　寒热，寒衰热未截，日轻夜剧。胸闷粘痰，吐出不舒，虽吐未尽。大便三日未通，小溲短少。脉弦滑。再以清热渗湿，和营理气豁痰为治。鳖血柴胡五分，焦蒌皮三钱，黄芩钱半（酒炒），炒青陈皮各钱半，草果仁五分，赤苓四钱，知母钱半，制中朴八分，制半夏二钱，竹茹三钱，大腹子二钱，大腹皮二钱，象贝母二钱，枳实钱半，滑石四钱。

【平议】桂枝、苏叶、葛根、柴胡，温辛升阳，连朝接踵，表寒退舍，固其所宜。然并其胸中固有之浊痰湿热，日日举之上升，表热安有不盛之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明明药力之感召。此案所谓寒衰而热未截，又某甲之自书亲供以告人者。知母、草果，汪讱庵《本草》谓之除痰截疟。俗医喜其简便易记，无不用之，何以此人则痰不能除而疟不可截？且更日轻夜剧，则热已侵入阴分，故夜热益甚，其势确更进步。自己用一"剧"字，不可谓之不识病。然则第一方所谓疏解者，何以不疏不解，而势且益加。岂所谓达邪者，当如此之达于剧烈地位耶？而第二、三方皆谓和解，何以柴胡竟又不能和、不能解？设使此医而犹稍有天良，亦当返已深思，求其所以不能疏解，不能和解之理，或犹可改变治法，自图晚盖[1]。而无奈不学无术，一窍不通，仍是柴胡助其阳升，则胸闷何由得宽，呕吐何缘可止，粘痰又何处可消。纵有半、贝、枳、茹、青、陈、槟、朴，亦皆一毫不生效力。且大便则三日不通，小溲则短而且赤，有升无降，横恣肆虐，何莫非柴胡一味作祟，而犹昧昧焉作梦想曰：吾用黄芩、知母，可以清热；半、贝、蒌、茹，可以豁痰；赤、苓、滑石，可以渗湿；青、陈、枳、朴，可以理气。不知主药一谬，百物无功，徒见弊端，绝不奏绩，柴胡之害，竟至此极！后之学者，极须猛省。此时夜热加剧，愈传愈深，已可概见。乃更以鳖血引之直入血分，开门揖盗，确是妙手。谓予不信，请观下条。然此公且自谓欲以和营，而岂知愈用药而愈不能和耶。胸闷粘痰，吐不能尽，而用知母，又是助桀之一员勇将。种种谬戾，无非藉寇兵赍盗粮之不二法门。似此庸妄老贼，合当万段矣。

二十日甲医五诊　伏邪深秋而发，寒热渐衰，胸闷痰嘈，胃腹不舒，神疲少纳，夜不安寐，大便解而不畅。脉弦滑。再以和营退热清泄化痰安神为治。鳖血柴胡四分，浙贝三钱，大腹皮三钱，朴花一钱，鳖血青蒿三钱，黄芩钱半，青陈皮各钱半，神曲四钱，硃拌茯神四钱，法夏钱半，益元散四钱，蒌皮四钱，带壳砂仁七分（打后入）。

【平议】鳖血柴胡，引邪更深一层，乃令夜不安寐。药能造病，真是桴鼓相投，无响不应。须知此日之所谓寒热渐衰者，非病机之退舍，乃传里益深，蕴结窒塞，而外热反似稍减耳。所以胸益闷，痰益粘，胃腹皆不舒。脉弦且滑，则大而有力可知。所谓和解和营之功用，原来如此耳。又以鳖血柴胡为未足，再助之以鳖血青蒿，都是献门迎贼无上捷诀，尚自谓安神为治，那知神更不安，请观明天乙医案语可也。

九月廿一日乙医初诊　温邪挟湿，久延未楚。兼之素有肝胃气病，热时脘闷尤甚，夜不能寐，大便通而不畅。舌苔浊腻而厚。右脉滑大，左脉略弦。拟栀豉砂仁法以开泄中上二焦。候正。炒豆豉四钱，滑石四钱，杏苡仁各四钱，炒枳壳钱半，法半夏二钱，蔻仁四分，青陈皮各一钱，干佩兰钱半，赤茯苓三钱。

【平议】脘闷益甚，夜至不能一寐，柴胡鳖血和营之功效如何？大便虽通而不畅，舌苔浊腻更厚，脉则滑大且弦，皆莫枚士所谓并其痰浊蕴湿一律提之上行，而生种种变幻，柴胡之害，无不如此。某乙此方，大致尚妥。但泄降犹嫌不及，病重药轻，所以仍不见效。若加以胆星、胆子、全蒌、硝黄之属，其庶几乎。香豉本是开泄中州之药，惟江浙市肆中确用麻黄汤浸过，力能发汗，不可妄用。

九月廿二日乙医再诊　开泄湿邪，热时气未上升，脘中未闷，但腹中肝气仍扰。舌苔边

---

[1] 晚盖　出《国语·晋》。骊姬向晋献公进谗言，说太子申生有夺位的阴谋，"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者也。"意思是夺位后，将取悦于民，以掩饰前非。后来多作改过自新之意。

略化，而中仍厚。无形之浊邪，阻于中焦亦未化。再以开泄为治。炒香豉四钱，青陈皮各一钱，酒芩钱半，炒枳壳钱半，法半夏二钱，焦谷芽四钱，赤苓三钱，杏苡仁各三钱，白蔻仁四分，洗腹衣钱半，滑石四钱，制香附钱半，焦栀子钱半，佛手片钱半。

【平议】此时痰浊胶固，非消导下行，疏通大府，决无效力。此方亦嫌太轻。"无形浊邪"四字大谬，既知为浊，又安得谓之无形？市医不通，可笑亦复可怜。然正惟其误认无形，乃不敢放手以投承气，一误再误，迁延悠久，皆见理不明，有以阶之为厉[1]。

九月廿三日丙医初诊　脉象弦滑。乍寒后身热不除。舌心白厚。小便赤黄，大便不通，此为湿温。肺痰邪滞阻（此不成句），拟以清解化湿及除痰通利主治。淡豆豉二钱，佩兰三钱，炒竹茹二钱，桑枝三钱，生米仁八钱，川连一钱，鲜芦根一尺，方通二钱，鲜石斛三钱（先煎），大腹衣二钱，枳壳钱半，元明粉三钱，黄芩二钱，象贝母三钱。

【平议】此时湿痰与热，确已胶固闭塞，大便不通，而用元明粉，似乎未尝不是。然试思舌苔厚腻色白，究属热多湿多。此医亦自知痰滞湿阻，奈何鲜斛、芩、连，分量俱重，一派寒凉，徒以增重其痰湿之结，而芒硝下导，亦复无功。以后连至十二方，无一不犯此弊。大用其苦寒甘寒，欲以退热，而反以恋邪。重用硝黄，欲以通滞，而结终不解，病乃益重而药皆无灵。吾知此旬余时之某丙，方且瞠目挢舌而大呼曰：何物病魔，如此顽痼者。呜呼！其亦知痰与湿之所以既顽且痼者，即此连朝药力之效果否耶？此人所见，更远在乙医之下，既明言舌苔白厚，而可重用鲜斛、苇根、芩、连，更以助湿郁热，此又时下俗医通治湿温病之一大弊窦。

廿四日丙医再诊　脉息渐佳，舌白苔亦渐退。惟夜热未除，大便不通，温热未清，湿生内阻。再化湿辟温及通利主治。淡豆豉三钱，川连钱半，焦栀子二钱，黄芩二钱，鲜石斛三钱（先煎），生米仁四钱，花粉四钱，忍冬花三钱，竹茹三钱，鲜芦根一尺，佩兰三钱，元明粉三钱（后下），绵茵陈四钱。

【平议】此方又以芩、连、苇、斛为未足，再重用蒌根，而乃自以为化湿，真个自讲自不听。所以此案虽曰舌白渐退，明日又曰舌苔厚白，大便虽通，总之不畅。药能造病，灵乎不灵？

廿五日丙医三诊　脉现洪弦，身热大减，大便未得流畅，舌苔厚白，腹有小痛。温热未清，大肠湿阻。再拟以化湿辟温及通利。淡豆豉三钱，竹茹三钱，郁李仁三钱，焦栀二钱，元明粉三钱，方通二钱，鲜石斛三钱（先煎），绵茵陈四钱，佩兰三钱，小川连二钱，枳壳钱半，生米仁四钱，黄芩二钱，忍冬花二钱。

【平议】舌则白厚，腹则结痛，自谓湿阻，岂不信然。无如寒凉遏抑，尝之久矣，宜乎日日昌言化湿，而湿终未化。须知此日之身热大减者，仍是结塞于里，而表反不扬，是为病进。请观后文，夜寐身热，可作旁证。

廿六日丙医四诊　脉息渐佳，身热大减。惟舌内白苔未除，湿邪未化。温热透入三焦。再拟以清里化湿及辟温清利主治。淡豆豉三钱，淡芩二钱，生米仁六钱，川连二钱，干竹茹三钱，泽泻三钱，鲜石斛三钱（先煎），忍冬花三钱，连翘三钱，桑白皮三钱，桑叶三钱，鲜芦根一尺，焦栀二钱，白杭菊三钱，方通二钱，绵茵陈四钱。

【平议】自谓温热透入三焦，确是实话。渐入渐深，果然上中下无一不病矣。岂此公果

---

[1] 阶之为厉　即"厉阶"，指祸患的来由。

有如此之明见耶？然试问其所以透入之故，则此公必到死不悟，而犹桑皮、芦根、鲜斛、黄连，分量皆重，层层遏抑，竟有不杀此人，心终不快之态。庸医之伎，等于屠夫矣，哪不可畏！

二十七日丙医五诊　夜寐尚觉身热，舌心现有黄苔，热邪虽减，湿温未得尽化。再通湿去温热，自可就痊。淡豆豉三钱，雅连二钱，天花粉三钱，滑石三钱，鲜石斛三钱（先煎），地骨皮三钱，连翘三钱，绵茵陈四钱，方通二钱，忍冬花三钱，杭菊二钱，生米仁五钱，桑枝三钱。

【平议】案语则天天必曰化湿通湿，而所用药物，则天天鲜斛，宜乎如水投石。且凉润之品，层出不穷，昨日则桑根、白皮，今日又花粉、地骨，再后则复想到石膏、知母，更加羚角。可谓搜索枯肠，倾筐倾箧以出之，而病终毫增无减，其奈之何！

九月廿八日丙医六诊　脉尚洪弦，舌白苔大减，寐热仍未尽除，腹鸣呵欠，大肠热未化，湿邪闭阻。经固有云：湿温要下。再拟以通利辟温，而热自除。淡豆豉二钱，佩兰三钱，忍冬花三钱，泽泻三钱，法半夏二钱，川连二钱，鲜石斛三钱（先煎），郁李仁三钱，赤芍三钱，竹茹三钱，桑枝三钱，生米仁六钱，连翘三钱，元明粉三钱，茵陈三钱。

九月廿九日丙医七诊　大便虽通，仍未流畅，身热舌红，口干牙胀。温邪未清，肠胃热极。再通湿化热，清大肠以治。淡豆豉二钱，黄芩三钱，鲜石斛三钱（先煎），忍冬花三钱，白芍三钱，绵茵陈四钱，川连二钱，郁李仁三钱，枳实一钱，菜菔英三钱，焦栀二钱，元明粉四钱，竹茹三钱，生米仁八钱，连翘三钱。

【平议】口干牙胀，亦是养痈贻患之一见证耳。元明粉至今已四大剂矣，而病状乃有加无已，鲜石斛为祟，果然不小。请观以后日服四五六钱之元明粉，而病仍如是。药以造病，岂不桴应。

十月初一日丙医八诊　身热未清，口干舌腻，不甚思食，牙床现有红泡，夜未成寐。温邪虽去，肠胃热不清。再议以宣通肠胃及养阴法治。鲜石斛三钱（先煎），炒知母二钱，川连二钱，忍冬花三钱，芦根一尺，元参三钱，竹茹三钱，白菊花二钱，枳壳钱半，元明粉五钱，佩兰二钱，生米仁四钱，黄芩二钱，淡竹叶三钱，方通二钱。

【平议】昨日牙龈胀痛，今日则现红泡矣。夜不成寐，岂非邪热充斥三焦，深入灼阴之明证。乃至此则想出"养阴"二字，则又叶派杀人之绝妙好手也。由是元参、知母，信手拈来，无所不可。此人不死，真是命不该绝。以后数方，皆是此类，从杂之极，本无可取，然姑存之而备论其谬，以告初学，俾知警惕，亦是一法。是即孔子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之微意也。案语谓温邪虽去，肠胃热不清，正不知其义何苦，吃语喃喃，讲得不堪至此，而亦居然杂厕医界中，惯作害人伎俩，岂非吾道之蟊贼。

十月初二日丙医九诊　脉现洪数，大便不时，未得畅流，寐热口干，舌心刺黄，温热陷入大肠，兼膀胱湿不化。再议以通利清里及润大肠主治。鲜石斛三钱（先煎），淡竹叶三钱，米仁五钱，生石膏三钱，川连二钱，元明粉六钱，黄芩二钱，绵茵陈四钱，枳壳钱半，鲜芦根一尺，桑枝四钱，生谷芽四钱，连翘三钱，佩兰叶二钱，方通二钱，大腹衣三钱，银花三钱。

【平议】连日芩、连、苇、斛，大料苦销，寒凉已造乎极地，而正情依然如故，乃又想到石膏，此公亦可谓用尽心思矣。然药则逐步加重，病则益复顽痼，总之有郁抑而不能宣通耳。

十月初三日丙医十诊　脉尚洪弦，身热未得大减，大便难通，腹仍闷痛，舌白厚而边红，口苦头晕。湿痰又蕴。再化湿降热以治。羚羊角八分（先煎），淡豆豉三钱，桑枝八钱，鲜石斛三钱（先煎），鲜芦根一尺，滑石三钱，广茵陈五钱，黄芩二钱，枳实二钱，泽泻二钱，

元明粉四钱，焦栀二钱，川连二钱，杭菊三钱，生米仁八钱，方通二钱。

十月初四日丙医十一诊　脉弦而滑，身热日轻夜重，舌苔白厚未除。湿邪未清，阳明热不化。再化湿辟温通阳明热以治。羚羊角三钱（先煎），淡豆豉三钱，焦栀三钱，生米仁八钱，方通二钱，白杭菊二钱，佩兰三钱，鲜石斛三钱（先煎），鲜芦根一尺，黄芩三钱，法半夏二钱，知母二钱，广茵陈四钱，川连二钱，忍冬藤三钱，前胡一钱。

【平议】一路寒凉，加以滋腻，湿浊益闭，热郁日深，此舌苔白厚之所以不除，而发热之所以日轻夜重也。至此而犹不知清宣泄化，惟以羚羊角作清热上将，再加重芩、连分量，蛮笨已极，无非助虐而已。然推测定方者之心理，必谓如此大队清凉重剂，而热终不可得解，真有吾未如何之叹。呜呼！似此笨伯，而亦治医，斯真劫运为之，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十月初五日丙医十二诊　身热渐减，小腹闷痛，夜寐未得大安，舌心白腻，胸闷口渴。湿邪内蕴，热入阳明。再拟以宣化去湿通热法治。羚羊角五分（先煎），生米仁八钱，桑叶三钱，鲜石斛三钱（先煎），黄芩三钱，天花粉四钱，广茵陈四钱，豆豉三钱，杭菊三钱，忍冬藤三钱，莱菔英四钱，川连二钱，连翘三钱，鲜芦根一尺，方通草二钱。

十月初六丁医初诊　六脉濡缓，左肾沉迟，舌苔厚腻，肠胃不化。病源由于寒湿在藏，因而忽寒忽热。藏府不和，应清湿和中，生津退热。白茯神四钱，杭菊四钱，炒丝瓜络钱半，花粉四钱，炒佛手二钱，莲须钱半，金石斛四钱，白芍一两，菟丝饼钱半，枣仁一钱。

【平议】此更不知所云。案语惟"舌苔厚腻"四字可信。而药则金斛、花粉，已可见其胸中全无泾渭。又偏重白芍，实则无谓，且芍则两，枣仁则钱，似此配方，真是千古奇闻。莲须、菟丝，尤不知其如何用得着。寿颐尝谓今之医生对于病家，可谓你既生病，必须吃药，吾写一方，是药肆之所有者，是之谓药。而病如何治，药如何用，则固非吾之所能知者也。请观是方，何非药肆中所有之药乎？案中"寒湿在藏"四字，更不知伊如何想得到，似此荒谬万分，而亦自认为一个医生，又谁谓中医之不当取缔？但如何而果能取缔尽善，则又百思而不易稳妥者矣。

初七日丁医再诊　六脉转平，肾沉亦起。舌苔稍退，渐化薄黄。惟脾脉濡大，脾腺少肿之征，亦即湿热未清。仍应清热和中。硃茯神四钱，生米仁四钱，白芍六钱，杭菊三钱，金石斛四钱，丝瓜络二钱，扁豆四钱，泽兰二钱，炒佛手钱半。

【平议】脾腺少肿，不知作何解说。偏是一窍不通，偏要东牵西扯，滋可怪也。佛手而可以炒用，尤其骇人听闻。吾道中可谓蛇神牛鬼，无有不奇，真堪浩叹。

十月初八日戊医初诊　脉软汗多，热退不清。病已久，神气尚不离，亦不气急，尚未至大坏。唇红绛干，舌亦绛，略带糙。里热颇重。脚瘦。口味有时发甜。是伤寒系之风温而夹湿者，湿热交阻，当清热而兼事分利。能慎食，大分无妨。赤猪苓各三钱，防己三钱，姜瓜蒌二钱，川连四分，炒茅术五分，茅根三钱（去心），姜半夏钱半，葛根八分，鲜芦根六寸，黄芩一钱，广藿梗钱半，佩兰钱半。

【平议】脉软乃湿阻清阳使然，汗多是湿热两盛之证。唇舌干绛，里热甚炽。苔糙味甜，皆湿阻确候。茅术是矣，尚嫌太轻。藿梗、佩兰，诚是要药。方颇轻灵，与以上四人，确有上下床之别。惟葛根升而不降，温热病皆非所宜，尚未脱宋元明人习气。案语尚未条畅，神气不离、大分无妨两句，未免俚俗。徐洄溪评叶案，谓多有半通不通之句。叶老本非通品，无怪其然。而此公则自诩甚高，当不至是。然统观全案，语病亦尚不少。原来此公文字程度如此，非有意摹仿叶案而为之者。须知文以载道，修辞亦不可忽也。

十月初九日戊医再诊　白瘖乃因外感，为甘凉遏抑，郁而不得自寻出路而见。此有两种，一种系水晶瘖子，现在所出者即是，无甚关系。苏薄荷一钱（后下），姜半夏钱半，瓜蒌三钱，赤猪苓各三钱，梗通八分，茅根三钱（去心），炒枳实八分，芦根五钱，竹茹钱半，秦艽钱半。

【平议】白瘖确有两种，一种粒粒颗圆，明如水晶者，本系蕴湿所化，故其中自含清水，即此案之瘖是也，原为湿温症中所恒有。其别有一种，干白而燥如枯骨者，则必死也。然湿蕴络中，使早能为之开宣泄化，湿自下导，何致发见于皮肤之表。惟不用芳香展布，泄化于里，而反多用表药，升之提之，乃展转而从毛孔透出。所以湿温病之发瘖者，必在发热十余日或二十余日之后，乃有此症，必无初病三五日而即发者，此其明证。此人服丙方豆豉甚多，开提出表，又其确据。案语以为外感，尚未知此中真相。又以为甘凉遏抑所致，亦是知其一未知其二。方用淡渗利水，所以引导积湿，开通潴秽之路，尚属正当，但尚少芳香宣展气机之品，如藿梗、茅术、佩兰、菖蒲等，以斡旋之，所以效力尚缓。案语一句中有两"而"字，古今无此句法。

初十日戊医三诊　湿热甚重，表热虽退，里热未清，热为湿阻，所以躁不能寐。此须发黄汗，溲多则不发黄，当事分利。瘌子与白瘖並出，皆甘凉遏抑所致。赤猪苓各三钱，茵陈三钱，川连四分（姜汁炒），车前子三钱，茅根三钱（去心），淡黄芩一钱，栝蒌仁钱半（去油），葛根一钱，法半夏钱半，汉防己三钱，梗通八分。

【平议】方仍同上，而功效甚迟，无气药以展布之，并无开宣以消导之耳。反用葛根以助其升，亦是一误。黄汗一层，甚非题中应有之义，非所谓笛外曲耶。

十一日戊医四诊　动辄汗出，自是虚汗。热甚微，脉亦平。所苦者不能寐，此与大便有关，胃肠虚即能寐。其一二度热，时起时落，亦与大便有关，拟微导之。枳实八分，焦查炭三钱，秫米三钱，炙甘草六分，腹皮三钱，炒白芍钱半，归身三钱，姜半夏钱半，橘皮一钱（姜汁炒），馒头炭三钱。

【平议】湿甚热炽，亦必多汗，未必皆属于虚。既不能寐，又不得便，皆热与湿互为燔灼，多升少降之故。前三方既无消导顺降，以抑气火，复有葛根，皆是不稳当处。此方归身独重，虽曰润能滑肠，而气温味辛，非温病良药。馒头炭好奇耳，不如神曲、麦芽之有力。方虽近是，然案语既注重大便，何以不用泄剂，殊未惬意，但尚算无大疵耳。

十月十二日戊医五诊　腹胀不能寐，亦不知饥，大便不行已三日，三日前亦不畅，唇干舌绛，进药则吐痰不止，脉颇平正，热止一度。当导大便。瓜蒌三钱，淡竹叶十片，枳实八分，薄荷一钱，川连三分，元明粉四分（后下）。

【平议】腹既胀矣，大便又三日不行，自亦知当导大便，而药仅止此，力量太薄，所以不能中病，效力自难桴应。

十四日戊医六诊　胸闷异常，热仍不退，亘六日不寐。舌苔纯系湿热，此湿之来路非真暑湿。拟用苍术白虎、麻仁丸、紫雪合剂，如河间双解意。炒茅术四分，枳实八分，麻仁丸钱半（入煎），生石膏钱半，淡芩八分，紫雪丹一分（冲服），姜半夏钱半，川连三分。

【平议】前数方开宣中宫痰湿之药，恒失于轻，胸闷何从解化。且既欲通府，乃元明粉止有四分，紫雪则仅仅一分，麻仁丸又止一钱五分，何其胆小如鼠，一至于此。呜呼！前手屡用元明粉三钱、四钱，甚至六钱，数见不鲜，而全无效力者，配合无法，诚失之孟浪。而此公又十分持重，且将有养痈贻患之累，洵乎医之真不易为矣。至明日便仍不通，而紫雪且止

有半分，独重归身，以为辛润，岂知辛则气升，是以亦不呈效，反致唇舌皆干，齿且板燥。选药不醇，弊必至此。

十月十五日戊医七诊　病差减，尚有余湿，亦有微热，大便未行，当再清之。姜川连三分，麻仁丸钱半（入煎），橘皮钱半，紫雪丹五厘，炒茅术四分，炙草五分，竹茹钱半，姜半夏钱半，当归身三钱，黄芩八分，枳实八分。

十月十七日戊医八诊　脉软，唇舌皆干，齿燥，此属化燥之候。脉软因粪未下，下则起。舌苔不厚，不可攻过当，反费周折。赤猪苓各三钱，栀皮一钱，车前子三钱，竹茹钱半，麻仁丸一钱（入煎），天花粉一钱，梗通八分，炙甘草六分，芦根六寸。

【平议】大便不通，而脉反耎，何尝非闭结已甚之明证。既知粪下则脉可起，乃又曰不可攻过当，虽能持稳，终嫌胆量太小，识力未透。

廿四日戊医九诊　脉软起落尚清楚。舌色亦尚干净。夜间尚有微热。虚甚，故神气有时若明若昧。余湿未清不能补，大便行则佳。连翘三钱，炙甘草六分，茅根五钱，橘红钱半，杏仁三钱，炙苏子三钱，薄荷一钱（后下），川连三分，当归身三钱，防己三钱，竹茹钱半，法夏一钱。

【平议】至此而神志又有时而蒙，终是大府未通，气火上凌，脑神经之知觉又乱矣。但认为虚，岂其然乎？此病至此，正衰邪盛，盖亦险极。所幸者，能知余湿未清，不致骤补，尚是正路。然既知大便以行为佳，何以又不用通肠药耶？

廿九日戊医十诊　诸恙悉瘥，而见吐血。脉虚体瘠，皆臻其极。幸而不热，可以缓缓调理，期以渐恢复。当归身钱半，阿胶三钱（蒲黄同炒后下），鲜生地四钱，杏仁三钱，天冬三钱，白芍三钱，炙甘草八分，橘络八分，菊花钱半。

【平议】据下条初五案语，谓八日不更衣，则此案正在更衣之后，地道已通，气火当降。既云诸恙悉瘥，何以反致吐血？盖两方中归身三钱，所服已多，辛温之药，最是温病酖毒。且苏子三钱，亦偏温辛，观此乌可不知警戒？犹幸此时蕴湿已化，积滞已通。下条明言舌色鲜明，则此时当亦必不厚腻，乃可滋润甘寒，填阴息火，差能挽回险象，尚算病家大幸。设使蕴湿未化而见失血，又将何以处之耶？方中阿胶太多，恐其呆笨，且凉降亦嫌力薄，须加茜根、小蓟、蓝田三七之类乃佳。

十一月初五日戊医十一诊　舌色大鲜明，虽八日不更衣，却不可攻。脉已较有起色，面色亦尚正路，大致已妥当。鲜生地四钱，茅花钱半，竹叶二十片，元参钱半，炙甘草六分，归身三钱，天冬三钱，杭菊钱半，西洋参钱半（另煎），白芍二钱，杏仁三钱，陈阿胶三钱（蒲黄炒）。

【平议】此时舌色鲜红，纯是真阴未复、余焰甚炽之候，甘寒润泽，滋养填阴，原是正治。惟归身三钱，终嫌未妥。

十一月初九日戊医十二诊　脉起落甚清楚，虚耳。舌苔黄糙，阴分甚亏，所以矢燥。现当清补。生黄芪五钱，竹茹钱半，法夏钱半，炙草八分，金钗斛三钱，天冬三钱，归身三钱，银花钱半，鲜生地五钱，杏仁三钱（每剂药头煎分三次服，每次三句钟）。

【平议】温热大病之后，宜清补是也。然止当清而不浊，灵而不蛮，方为正鹄。此条案语则曰清补，而归身三钱，生芪五钱，已失之呆相。此惟王氏《潜斋医案》，清灵活泼，最为上乘，洵非庸俗凡手之所能悟到者。此公自负虽高，而惜乎其尚未足以语此也。

十一月十二日戊医十三诊　脉起落清楚，缓耎有胃气，自是甚好之脉。寐甜，亦大佳。

惟上膈觉闷，呼吸微促，舌苔前半剥，是闷由于虚。外症仍宜补托，因脓血未尽也。鲜生地四钱，炙草六分，西洋参钱半，佛手八分，缩砂仁六分，归身三钱，生黄芪五钱，钗斛三钱，制香附钱半，姜夏钱半。

【平议】前方生芪五钱，不佞嫌其太呆，果也上膈觉闷，即是芪之呆滞使然。自谓闷由于虚，岂是确论。此时此人，外证犹未收口，湿热之痼，缠之久矣，须知此宜清化，万万不可补托者。奈何此公自命不凡，而竟以黄芪作为补托外疡之无上珍品，则亦未能免俗，非能知疡科至理者也。

戊医自注：此病至此已愈，肌肉渐生，胃纳亦起，第十三次方嘱服五六帖。因向病家索前后方，录存此全案。此中大有关键，药之出入，前后不过数味，而效否迥殊，此何以故？请读者诸君，详为探讨，各以己意为之说明。此种病甚多，一番讨论，大有裨益也。

【平议】此公自注云云，本系向其门下士探讨评语之意，不佞偶见原印，借录一通，尝评论数条，今併录于此。

一前医之大误在发表也。此病纯属湿温内蕴，许多痰湿，窒塞不通。外则发为疮疡，内则闭结胸脘。甲案初诊，明谓舌苔白腻中黄，脉弦滑数大，口苦少纳，大便燥结，小溲短赤，无一非湿蕴化热，涉漫三焦。其所以寒热往来者，正以湿痰蕴结于内，而营卫往来，多所窒滞，症状果属类疟。然此非风寒暑湿外感之疟，法当清里而不当发表；只可开宣而不可升提。吴兴莫枚士《研经言》，谓少阳经寒邪之往来，其病在表，其里无根，故以柴胡发之，则经气外达，表里皆解。若夏秋间暑湿痰热闭塞为疟，则湿痰郁窒，其里有根，而亦以柴胡升之提之，势必并其痰热湿浊一概升提出表，则譬如教猱升木，为虎傅翼，而害有不可胜言者。奈何甲医不知此理，止见其既寒复热，往来不已，惟知透表升提为不二法门。初则葛根、桂枝、苏叶、苏梗，继则柴胡、生姜，煽动温邪，如火益热。就中虽未必无蒌皮、枳、曲、半、贝等开宣泄化之药，但主将一误，辅佐无功。此病之所以日即于危者，虽谓甲医柴桂数方一手造成之力可也。而乙、丙两医，豆豉连进十一方，前后共服三两五钱，颊发不已，日药日凶，一盲群盲，真堪浩叹！宜乎热则日轻夜重，舌则白厚且腻，甚至牙床生泡，夜不成寐，头眩胸闷，大便不行，而诸危症接踵以起，并且身发白痦，何一非发表之药提其内蕴之湿，而发见于表之坏证乎？

一前医之又一大误，在早用清凉甘润，而闭遏浊邪也。既已大队发表，提其在里湿浊之邪，壅遏窒结，绝无宣通之路，哪不热愈甚而胸愈闷。此时若能开宣泄降，则下行为顺，地道一通，转败为功，易于反掌。无如庸耳俗目，止见其热之日甚，而绝不悟于其所以致热之由，癥结安在，但知寒能胜热，不问甘寒苦寒，效力既殊，应用当别。于是丙医方中，鲜斛、蒌、芦、元参、知母，遂与芩、连、石膏，并驾齐驱，不分泾渭。更进一步，则羚角一味，且谓极尽凉药之能事，而此外皆非所知。然试阅其自书之案语，则曰舌腻白厚，大便难通，腹仍闷痛，试问此非实积之蕴蓄而何？宣之通之，犹虞不逮，而乃甘寒粘腻，重增其累，名为退热，而且适以助虐。市医惯伎，无一不然。而此人之命，乃几几乎在不可知之数矣。

一戊医之幸而获效，在祛湿清热，开宣泄导以引之下行也。此病既经前手二十四天之升提发散，已将胸腹中积湿、积热、积痰尽提于上，致令里热益炽，口味发甜，甚至提出肌表，发为白痦。差幸此人蕴湿颇重，不至十分枯燥，犹能托出湿邪，透达于表。设或其人津液素薄，则早已灼烁焦干，尚复有何生理。然唇则红绛且干，舌则绛且带糙，湿热化燥，已有明征。此时病机所吃重者，原不在表热之有无，而仍在里湿之蓄积。且也湿与热结，互为根

据，热得湿则愈增其山险，湿得热而益肆其郁蒸，假令止知有热，则日进清凉而湿痰日甚，非徒无益，即前手之续矣。某戊第一方最得力处，惟在茅术、防己二物，注重湿邪，而辅之以芩、连、茅、苇之清，瓜蒌、半夏之降，更佐二苓导其去路，擒贼擒王手段，全在下手时已得南针，岂可与前手之止知发表寒凉，自谓解热清里者，同日而语哉！

一某戊之尤得力处，在泄导大府，疏通地道之轻灵不重，尚合分寸也。此人蕴湿甚多，分清小水，原止可以理湿，而不可以去实。当十月之十一以后，热则时有盛衰，腹胀不饥，夜不安寐，非其有形之积滞，留而不去，为厉阶乎？胃不和则卧不安，经有明训，此即阳明腑实之见证。苟不从"泄导"二字着手，则实胡以去？热胡以清？惟是久病之余，肠胃已涸，正气已衰，大小承气，决非所任。此公能用枳、查清导下行，而辅之以瓜蒌、麻仁、紫雪，威而不猛，可以去实，不致伤正。其苦寒通便之芒硝，仅四分耳，下行虽缓，尚足成功，所谓不可攻之过当，反费周折，确亦自有至理。但力量终嫌不到，所以不能捷效。惟是元明粉一味，前者丙医方中凡八次投之，自三钱至六钱，而功力不见，曾不如后来四分一方之应手，此岂药物性情亦随医生程度之高下，而变更其力量耶？诚以丙医杂之于豆豉表药队中，则下行者已失其效，甚且枳实攻破，亦复无功，于此可知配合不可以不慎。奈何市医信手涂鸦，毫无法度，宜乎药物无灵，而冤魂接踵，可痛也夫！

一某戊十诊以后，鲜地、天冬、洋参、元参，甘寒凉润，药与丙医之鲜斛、芦根、元参、知母，无分彼此，而彼以是药增病，此以是药奏效，则病机先后之不同，而舌腻、舌红之大有泾渭也。当丙医五六诊时，自言舌有黄苔，湿温未化，而药已鲜斛、蒌根，一味凉润。自此以后，一路蹿进，乃至牙床红泡，舌心刺黄。欲以寒之而益增其热，欲以润之而偏助其焦，岂非其时痰热互阻，甘寒腻滞，助虐有余。市医不知，反谓何物热邪，吾日决西江之水以灌之，而焚如之祸，乃日以益烈，则洵乎热病之真不易治。试令读某戊十一诊之方案"舌色鲜明"四字，吾不知市医对此，是否有所觉悟。如其人苟于辨舌一层，稍有门径，或者尚有晚盖之一日，否则终其身而长堕五里雾中。庸医伎俩，哪不为人唾骂净尽。嗟呼！今之医家，无一人不望病人之舌色，而究之真能辨舌者，当世曾有几人？濡笔至此，又安得不废书三叹。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七卷

时病痧、麻、瘖子门

痧、麻、瘖子，名称不同，因地而别，实为温热病中一种见证，三吴谓之痧子，两浙通谓之麻，宁绍间则曰瘖子。其病理及证状，陆氏《世补斋文》已有专论，不佞附以拙见，为之书后，颇极明了，辑入拙编《病理学读本》中矣。唯是此证之发，实与天行厉气大有关系；甚者确能传染成疫，治不如法，多致不救；若其来势汹涌，更有朝发夕死，非药力所能有功者。吾侪既从事于医药一途，何可不审之于早，预为研究，以应急需，庶几胸中既有经纬，不致临证仓皇，误人生命，最是良心问题。爰辑录古今治案汇为一编，而以拙见所能发明者为之详述其源委。但此证自明以上极不多有，即或有之，亦不如今时之剧，是以古人治法，断不如近今之密。此编所选，仅以王氏孟英治案为先导，更以最近沪上大东出版之绍兴何廉老所选诸案附益之，已足为此证树之模范，而古人治法，多不适用，概未入录。但近人论病，恒以痧疹、麻疹连属成文，似乎痧即是疹，实则痧之与疹，成粒簇簇，其形近似，而病理确有不同。痧之初发，其色虽红，而决不鲜艳如硃，其原由于肺气之窒塞，并不全系乎血中蕴热，治法都以开展肺气、轻疏腠理为主要，苟非兼见血热确据，不可早用寒凉，反致遏抑助虐。麻瘖之剧者，亦多热入血分，则当兼以凉血，然是兼证，不是主证。而疹则粒粒红绽，全由血热使然，证治绝端不同，不当混作一例。陆九芝《斑疹丹痧辨》一文亦曰：痧出于肺，疹出于胃。不佞书后，曾伸明之。只以习俗相沿，定名未能分析清楚。孟英案及大东案，时时以瘖、疹并称，其实皆是痧、瘖，兹编各录原书本文，例不擅改一字，爰附拙见于此，以清眉目，而王氏案之赤疹诸条，则不录此，别以斑、疹二者合为一类，另辑成编，当亦为临症者慎思明辨之一助云尔！

孟英案《初集》二卷　溽暑之令，瘖疹盛行，幼科仅知套药，升、柴、防、葛乱施，殆亦疫疠之病，造化默行其杀运欤！陈仰山家患此者十余人，其长郎书芾孝廉之女势最剧，以瘖甫出，而汎至也。医者却走，始延孟英视之，脉滑而数，舌绛大谒，面赤失音，不食便泻。曰：此由发散太过，火盛风炽，气血两燔；气分之邪，由泻而略泄其焰；营分之热，由汎而稍解其焚；岂可畏其脱陷，妄投止涩耶！与西洋参、石膏、知母、麦冬、犀角、生地、连翘、甘草、石斛、丹皮、桑叶、竹叶，大剂投之，三日而愈。养阴善后，遂以渐安。

【平议】孟英医案共三集，皆用编年体例，是案事在辛丑，乃道光之二十一年，孟英三十四岁。瘖疹并称，未免混疹于瘖，然又谓瘖甫出，则明是麻痧。时当溽暑，而麻乃盛行，毒疠熏蒸，已成疫气，止宜清解，最忌升提。但从前习惯，凡治痧疹，皆以升提透表为必要；柴、葛、升、防，本是常例。而当此风火猖狂之际，温升飚举，助之发扬，哪不如火益烈！瘖甫出而舛事见，明是热逼经行，扰及血分，脉证舌质，无一不符，自非大剂清营凉解不中病情。犹忆己巳盛夏，寿颐在沪治常州人许氏妇烂喉痧疫，先有一孩以此疫殇，而母染其毒，畏寒未撤，周身壮热，才第二天，咳呛不爽，胸脘窒塞，痧瘖遍身，而面犹未透，舌苔黄腻，尖边稍

红。若以常法治疗，应当先与开肺解肌，不能早与寒凉，恐其遏抑助闭。第以脉大弦搏异常，且病者自述汛事不及期而行，且汗多渴饮，知其热已入血，苟非急起直追，势且病重药轻，反以贻误。遂与犀、羚、石膏、丹皮、鲜地、紫草、牛蒡、射干、半、贝、竹黄、玄胡、查炭、泽兰等药，双方并顾，喉内肿处刺出瘀血，与以自制加减锡类散。翌日痧透喉松，而手指臂弯瘩发成片，浆汁通连，薄皮如纸，浮起可揭，乃从来所未见之状，唇舌殷红，大渴引饮，身热锐减，饵事不多，色紫如墨。仍以原意踵进，稍加银花、桃仁。第三日痧子渐回，浆汁渐收，身热已退，大府未通，再加锦纹，乃得坚矣。续以清解连进。至七八天后，肤脱成片，而手指之间，整个蜕壳，爪甲皆新，尤其仅见，设非大剂清凉，此病宁有生理？附志于此，以见近今温疫，迥异寻常。气化变迁，日新月异，医者处此，既能识得病情，尤须放胆急投，庶几有济。设或一击不中，势且病变迅速，挽救未由，非比普通感症，可以按部就班，从容图治，是亦吾侪最近之新知识矣。

附山雷自定加减锡类散

治咽喉口舌牙疳腐烂：

漂净人中白（净者）一两　老式西月石四钱　老天竹黄六钱　明腰黄四钱　象牙屑（水磨者佳，阴干不见火）五钱　飞净青黛四钱　上梅冰三钱　真牛黄四钱人指甲（土拌炒松）四钱　生牡蛎粉（捣碎，水漂，只取净粉，去粗片，切勿见火）六钱　各研极细末，和匀，密收。临用各掺腐处流出恶涎为度。

山雷按：锡类散一方，孟英医案极推重之，案中载烂喉重症数条，均赖此成功。近之大都市著名药肆，有成货可购，用者不少，成效固佳，但原方壁钱一物，须取之墙壁上者。若木板上则谓有毒，不可用，而此物墙间极不易得。又真珠价值甚贵，山雷窃谓此物情性盖亦与生牡蛎、自然粉无甚大别，似乎贵而无用，市肆因此定价甚昂，不能与贫富共之。苟其腐烂已剧，用此非三五钱不可，而贫者已无力担负。不佞向治喉舌牙疳，皆用自漂人中白为君，合月石、竹黄、明雄黄、牛黄、梅片用之，所向有功，其实验不在锡类散下，因为改定如上，价值较廉，可以普通而不甚费，三十年来随证附赠已不为少。就中牛黄一味，从前曾用西黄，而其值奇昂，持赠颇难为继，因试以广东片黄代之，觇其功力如何，迨用广黄，而奏效亦同。从此可知药惟以有效为归，断不在乎贵重，况乎近十年来，广黄价值亦已十倍于昔乎。唯梅片一物，必须道地，虽不必大号成块之最贵者，即三号冰片亦佳，近有以樟脑制炼一种，唯制墨者用之，不堪入药。又象牙屑一物，孟英案注一"焙"字，此物甚坚，即焙亦不易研细，窃谓水磨最佳，而象牙店中水淋锯下之粉，未始不极细可用，须于大都会之制造象牙器处购之，价值亦廉，而寻常药肆中物则不适用也。

孟英案《续编》二卷　濮东明令孙女素禀阴虚，时发夜热，少餐不寐，仲夏患感发疹，汛不当期而至。孟英用犀、羚、知、贝、石膏、生地、栀、翘、花粉、甘草、竹叶、芦根等药，疹透神清，唯鼻燥异常，吸气入喉，辣痛难忍，甚至肢冷，复于方中加元参、竹茹、菊叶、荷杆，各患始减，而心仲吐沫，彻夜不瞑，渴汗便泻，改投西洋参、生地、麦冬、小麦、竹叶、黄连、真珠、百合、贝母、石斛、牡蛎、龟版、蔗汁诸药而愈，季秋适姚益斋为室。

原书眉评：病不甚重，治亦合法，而难收捷效者，以阴虚之体，不胜温热之气也。此即四损不可正治之例，设治不如法则危矣。

【平议】是案为道光乙巳年事。所谓发疹，实是痧子，汛事不当期而至，热已直逼血泄，与上条证情同一机轴，故选药亦同。迨疹透神清，而鼻观大燥，喉且辣痛，则其人津液本亏，

肺胃大实[illegible]剂小集自不可少，选药甚是，而犹有征忡、不瞑，变爻叠见，终是虚体之累。眉评极允，而所后一方，清润滋填、毓阴涵阳，尤其可法。但真珠一物，如入煎剂，大是无谓，即使磨粉，亦必无甚大用，此俗子迎合富贵家之恶习，孟英明者，何以出此！

又第三卷　仲夏痧疹流行，幼科执用套药，夭札实多。有王子能参军所亲楚人刘某，仅一子，甫五龄，陆某见其痧点不绽，连进柽柳等药，壮热无汗，面赤静卧，二便不行。参军闻其殆，延孟英视之，投犀羚白虎汤而转机。陆某力阻石膏不可再饵，仍进温散，以致气喘痰升，复加麻黄八分，欲图定喘，而喘汗濒危，二便复秘。再恳孟英救之，投白虎加西洋参、竹叶而愈。继有房氏子亦为陆某误用温散致剧，痰喘便秘，口渴神昏，溲碧肢瘛，孟英与大剂白虎汤加犀角、玄参、竹叶、木通，调紫雪，四帖而始安。

原书眉评：疹为阳邪，乃肺胃湿热所致。初宜辛凉发散，令其尽出，不宜骤用寒凉，恐冰伏热邪，不能发出也。继即宜大清肺胃之药以解余毒，从未有温散之法，至麻黄尤为禁剂，何儿科之愦愦耶！

【平议】此案为丙午年事。赤柽柳温散透疹，亦是俗医惯用套方。如果寒束于表，不能透达，轻用为佐，亦可有效。但终是肺有郁热，最怕发散太过，且时当仲夏，明系温邪，凡属温散，均在所禁，况所谓某某等药一句，则必更有升柴诸物并用可知，遂致热壮而反不得汗，正犯陈修园所谓"表药不得汗"之弊。面赤而二便不通，有升无降，势已孔亟，仍是肺为热壅，治节不行耳。犀羚白虎大清肺胃，自然当有转机，斯时脉舌，盖亦可想而知。不意陆某伧父偏喜与孟英背道而驰，是何肺腑，太不可解，再投温散，哪不气喘痰壅！且更想入非非，欲以开展寒饮喘嗽之麻黄，定此痰热壅塞之气喘，温凉升降均得其反，此儿不死，殆有天幸。假令隆冬闭藏之时，疹不能透，肺气遏抑，少许麻黄，何尝不是必需之品，乃仲夏时节，天开异想，可谓无有不奇，药到病加，自当搥于桴鼓。然苟无此一段反衬事实，则阅历未富之人，亦未必尽知温散升提之害，果能至此，如陆某者，又何必非学者之一大导师耶！呵呵！吾道之魔，叹观止矣！房氏子一案，大约温散之剂，尝之更多，所以地道不通，便秘溲碧，甚且里热郁蒸，上扰脑经，以致神昏肢瘛，其证尤重。主治同一白虎，特注明"大剂"二字，则石膏非二两不可，重以镇之，不仅作清降肺胃用，且须连投四帖，始有转机，此又药量病理之针对作用，读者须知孟英案语，一字一句，具有分际，断不可走马看花，草草略过。

又同卷　李新畬仲郎痧未齐而痰嗽气喘，苔色白滑，小溲不赤，或主犀角地黄汤加紫雪，服而不效。延孟英诊之，右脉洪滑而口渴，乃天时酷热，暑邪薄肺，挟其素有之痰而阻其治节，所以气机不行，而疹不能达，苔不能化，溺不能赤也，温散大忌，凉血亦非，与竹叶石膏汤合苇茎，加杏、菀、旋、杷、海石投之，气平疹透，苔退色红，小溲亦赤，数日而愈。

原书眉评：治疹原以清肺为第一义。

【平议】玉案此条直接上文刘氏子一条之次，亦是丙午夏间事。痧发未透而痰嗽气喘，本是应有之态，斯时治法，宣肺化痰，如牛蒡、豆豉、蒌、杏、半、贝、甘、桔、胡大海、路路通之属，轻清展布，一举手而已无遗义。虽在夏令，须忌温升，亦禁寒遏，况更有舌苔白滑，小溲清长之可据。明明肺闭挟痰，里无蕴热，而或者竟用犀地、紫雪之方，药理病情，何以矛盾乃尔！此医必习闻孟英善用此等凉药屡奏奇功，而盲目盲心，姑效西家颦笑者。如能于医道粗有门径，亦万万想不到走这条路上去。中医程度怪状至此，真堪浩叹！犹幸此本暑邪，尚未大坏，否则凉药冰伏，为祸必不仅此。然重增其闭，右脉独显洪滑，肺之窒塞，具有明征。观孟英是方，止有清肃肺胃，并不透泄皮毛，而亦覆杯奏效，然后知此病本非重恙，只须肺

家气机展布，治节有权，斯导热下行，而迎刃自解矣。

又同卷　徐艮生室年四十余，于酷暑之时患瘖，所亲沈悦亭连与清解，不能杀其势，为邀孟英视之，体厚痰多，脉甚滑数，扬掷谵妄，舌绛面赤，渴饮便涩，乃与大剂白虎加犀角、元参、银花、花粉、贝母、竹黄、竹叶、竹沥，送滚痰丸。服后大便下如胶漆，脉证渐和。数日后去丸药，其势复剧，甚至发厥，仍加丸药乃平。如是者三次，险浪始息。悦亭复以白金丸涤其膈下留痰，续用甘凉濡润法，充津液而搜余热，渐以告愈。

原书眉评：此大实证，非峻攻不愈。

【平议】此亦丙午长夏事。开手连与清解，而其势不减，是素来多痰，热邪得凭依而据为巢穴，自非峻涤不为功。至于再三下之，并不为过，则其人禀赋素厚使然。此相体裁衣之法，且必有脉证可凭，非可以一概用者矣。

又《续编》第四卷　朱敦书令爱患感，医投温散，服二剂，遍身麻瘖，汛事适来，医进小柴胡汤，遂狂妄莫制。乞援于孟英，脉至洪滑弦数，目赤苔黄，大渴不寐，是瘖因温邪而发，所以起病至今，时时大汗，何必再攻其表，汛行为热迫于营，胡反以姜枣温之，参柴升之，宜其燎原而不可遏也。与大剂犀角、元参、生地、石膏、知母、花粉、银花、竹叶、贝母、白薇，以清卫凉营。服后即眠，久而未醒，或疑为昏沉也，屡为呼唤，病者惊瘖，即令家人启箧易服，穿鞋梳发，告别父母云，欲往花神庙归位，人莫能拦，举家痛哭，急迓孟英复视，脉象依然，嘱其家静守勿哭，仍以前方加重，和以竹沥、童溲灌下即安，继用养阴清热而愈。

原书眉评：温散惟宜于伤寒，何可乱投，且既已见疹，则肺胃之热已现于外矣，与柴胡汤有何干涉！此医直是不通。

【平议】宋、金、元、明凡治感冒发热，习用温散，不知伤寒、温热绝然不同。其初盖亦误读《伤寒论》，视麻、桂、柴、葛为通治外感寒热之法，且误认仲师之所谓表不解，即是热未罢。《千金》以葳蕤汤专治风温尚有麻黄，更何论其他。宋人许叔微《本事方》亦是习用柴、葛，则其余可知。至朱奉议而有荆防败毒之制，张洁古而创九味羌活之名，甚至以为此乃四时解表之通用，病情药理，久已混在梦梦之中。此其故：一在自明以前，温热病之真理本未切实发明；一则从前之温热病料不如近今之厉，所以葫芦依样，相习成风，尚不可完全归咎于当时医界之不分皂白。逮乎叶氏《温热论》、吴氏《温病条辨》相继问世，而用其法者，亦未能遽生捷效，则世俗眼光宁不蹈常习故，仍用向来温散治法，此四时感病所以恒多误治之一大原因。此案温散仅服两剂，而竟遍身麻瘖，热逼经行，盖亦与前之第一、二条同一原理，而更加之以小柴胡汤，重叠背谬，升提气火，腻补助桀，自应气与血并，冲激神经，发狂谵妄。误药之效，如影随形。孟英处方，仍与前二条同一轨道，病重药重，惟大剂始能合辙。但此药是清涤肺胃蕴热，而亦兼以凉血，气血兼顾，尽人所知，乃自谓清营凉卫，套用叶氏《温证论》气、血、营、卫浮泛名词，反使浅显病理堕入冥漠之中，不易索解。须知叶氏以气、血、营、卫分作四层，实是掉弄虚玄，眩人耳目，其实分证治病，万不能以此四字划出界限。叶派陋习，不才见之，辄作三日恶。后之学者须于见证上细细体会，方是康衢大路，凡此空泛名称，皆当终身永以为戒。至于服药酣眠多历时刻，正是脑神经之安靖，所谓醍醐灌顶，魂梦胥悟者。况在发狂，尤为难得。而误于一唤，脑经复乱，乃生怪象。孟英当时，神经病理非所能知，而以竹沥、童溲甘寒滑润导其气火，俾得安潜，恰与血冲脑之神经针芥相合。始知此公敏悟，真不可及，仙乎仙乎！安得不令人泥首至地。

又《续编》二卷　胡季权子珍官甫六岁，目患内障，继则夜热痰嗽，小溲过多，医作童损

治，服滋补数月，病日以甚。孟英持脉右大，口渴苔黄，曰：伏热在肺，法当清解。及详诘其因，始言病起痦后，盖余热未净，而投补太早。与滑石、知母、花粉、桑叶、茅根、枇杷叶、芦根、冬瓜子、杏仁。服二剂，遍身发出，斑退苔化，乃滑石加沙参饵之，其热头面先退，次退四肢，以及胸背，又数日甫退于腹。人皆诧其热退之异，孟英谓：热伏既久，复为半年之补药腻滞于其间，焉能一旦尽涤，其势必渐清而渐去也。热退既净，溺亦有节，痰嗽递蠲，餐加肌润，而内障亦渐除矣。

【平议】 麻为肺病，乍愈之后，肺气未复清肃之常，调治失宜，变幻最多，即饮食不慎，亦多肇祸。此条连下二条，皆痦后之余疾，见证彼此绝异，然合而观之，无非治节不行使然，所主药物，不外清肃一路，岂非异流同源。得其要者，一言而终之妙谛，设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试问此三条病状，将从何处下手？国医精粹，妙在大处落墨，得其要领，则纲维在握，一举手而措置裕如，无不捷如影响。若使彼之讲物质科学者，支支节节而为此，此等病情，无不日治日剧之理。是以近之学时髦一派，开口辄曰：欲求国医进步，必须以科学方法为之整理，然后可跻于大同之路。不佞对之，则曰唯唯否否。须知吾辈治之，果能勘透病源，即是吾辈之实验科学；彼专讲物质者，惟其器械精良，在玻璃管中分析太细，转不知提纲挈领为何事，卒以愈精明而愈懵懂，可谓咄咄怪事。此今人顾惕老物质科学、精神科学之辨，最为翔实，不可与愤世嫉俗者作一例观也。是病内障夜热痰嗽，无一非蕴热在内，窒塞不通使然。独小溲反多一证，貌视之，殊不易晓，要之亦肺气无权，治节不行，而失其常度耳。再加之以半年补药，哪不愈结愈塞，犹幸脉舌显露，证知为肺有伏热，亟与清肃，而如匙启锁，郁窒得宣，久蕴在肺之热，竟得透达肌表，斑块遍发，蕴隆自化。滑石一味，仍作清肃用，古方此药颇与寒水石、石膏大同小异，不可误作利水看，盖此证未始不可用石膏也。至其热退以渐，益以见其蕴伏已深，假令不遇明眼，终成劳瘵，而人但知其死于虚损，不知为死于补药也。孟英善以轻药起奇病，而一经道破，其理又极浅显，最是易学易行。是以不才一生低首，只有此公。窃愿普天下之习国医者，皆能从王案研究十年，断无不药到病除之理。

又二集三卷　姚令舆令郎痦后两腿筋掣，卧则更痛，幼科作风治而益剧，孟英以犀角、生地、木通、豆卷、葳蕤、桑枝、丹皮、栀子、丝瓜络投之而效。

【平议】 经言：肺热叶焦，则生痿躄。可知足胫痿躄之病，其源因于肺有蕴热者，自古已有此证。但肺藏在上，何以蕴热而足痿于下，其理颇不明了。而此案痹在痦后，源于肺热可知，且孟英用此清肃之药，而随以得效，然后知此病确系于肺，可为经文作一明证。质而言之，只缘肺气窒塞，络脉失其营养，所以误投风燥走窜，而痛势益剧。然则经言肺热痿躄，自有至理，但所谓叶焦，未免言之过甚耳。

《归砚录》三卷　王燮庵幼时，痧后食酸太多，咳呛不止，年余骨立，五心烦热，已近童劳。一人教以每日黎明用头窠鸡子一枚，打千余下，入盐少许，沸汤渝服，百日而痊。

【平议】 痧后肺热未清，误食酸敛，痼结邪热，水无出路，咳久发热，此理之常。鸡子打匀，点以少许食盐，沸汤冲服，亦是肃清肺气，导其蕴热从小溲而出，即非头窠，亦必有效。此服食之法，固以日久有恒，乃生效力。推而广之，凡是肺热久咳，此法皆可用也。此条是孟英引吴人薛瘦吟《医赘二笔》。

何廉臣选《大东医案》第十三卷冬温麻疹案　兰溪何益赞、蔡济川会诊：

病者：兰溪中医专校监学沈湘渔君孙女，年十三岁，住兰溪城中。病名：冬温麻疹。原因：勤于女工，往往深夜篝灯针黹[1]，髫龄稚阴未充，肺胃阳邪易动，又值冬阳不藏，至节将届，一阳初萌，午夜围炉，以火引火，遂发冬温。初起身热无寒，头痛，咽喉微痛，咳嗽不扬，胸膈气懑。先延某老医诊视，授疏风清热降火之剂，因病家告以大便三日不行，迳投生大黄二钱，服之泄泻如水，喉痛顿瘳，而头痛益剧，身热尤炽，肺气仍闭，呼吸俱艰。一阳月二十六日上午，乃招余二人同往视之。症候：肌肤色红，麻瘁稠密，周身关节痛痺，不能转侧，支节不能屈伸，甚至面目亦浮，手臂浮肿，指掌麻木，不可以握。诊断：脉数且大，独右寸不显，舌色尖边皆红，中心后根黄苔颇腻，此仲景所谓"太阳病，发热不恶寒者，为温病"。成聊摄注谓："发热不恶寒为阳明者"，此也。查阅本城老医处方，用牛蒡、射干、桑叶、菊花、丹皮、蓝根、二陈等味，以大便未行，遽加生军若干。服后大便水泄，喉痛虽除，但稚龄真阴尚弱，迳与直泻，阴气先伤，阳热浮越，遂令头痛加甚，体热益高，夜不成寐，症情渐剧。盖病在肺胃，法宜轻宣，而乃重浊通府，直攻其下，已过病所，原非正治。疗法：只宜开宣肺郁，即能瘁透解肌；佐以泄热涤痰，便是疏通胸膈；又不可寒凉直折，反致闭遏。药贵轻清，庶合分寸。处方：瓜蒌皮一钱五分，白蒺藜二钱，生紫菀二钱，广郁金一钱五分（生打），浙茯苓一钱五分，酒炒黄芩一钱五分，浙贝母二钱，苦桔梗一钱五分，光杏仁（勿研）二钱，焦栀子二钱，广陈皮一钱，路路通（去刺）二钱。

次诊：廿六日午后诊视，是日节交冬至，葭管灰飞[2]，阳气萌动，病体应之，势难退舍。午后三时，又偕同湘渔先生往视，正在阳明旺于申酉之交，体热烙手，头痛大剧，体痛且木，不可屈伸，肌肤不仁，腕臂俱肿，十指浮胀，手不能握，红瘁稠密，面部亦浮。询得腹背皆红，瘁俱满布，惟膝胫以下未遍，脉数且洪，弦劲搏指，右手寸部亦起，唇色鲜艳，有若涂硃，舌尖边深绛，中心后根黄浊之苔皆化，几于全舌殷红，但不燥渴引饮，齿龈红胖，颊车不利，舌本顽木，两颧亦红。可知肺家郁热，已渐透露于肌肤之表，但咳犹未爽，呼吸仍艰，则肺气犹未宣通，而阳明之胃火大炽，痰热互结，且令肝胆阳邪乘机恣肆，升多降少，互为纠缠。总之冬令久晴，燥火用事，加以客气司天，正值阳明在泉主令，尤助燥金气火，致令肺藏失其清展之权。仲师麻杏甘膏成法，正为是证针对良剂。当援引经方，参合开痰泄壅，兼用喻氏专清肺火之意，倚重黄芩、桑皮，清肃肺家燥热，弗疑支节痹著，误投风药活络，反以助桀为虐，庶几击其中坚，首尾自能互应。次方：陈麻黄五分，生甘草四分，生石膏六钱（研细），光杏仁三钱，天竺黄三钱，陈胆星二钱五分，枯黄芩四钱，瓜蒌皮二钱，生桑白皮四钱，鲜苇茎五钱，象贝母三钱，焦栀子二钱。

三诊：廿七日上午诊视，表热大减，仅未全退，肤肿已减，瘁亦渐回，而足部亦已透达，臂腕赤色渐化，头痛未蠲，木火犹僭，身痛未尽，已缓什五，昨宵安眠四小时，大便仍溏，小溲已畅，均是佳境。但肺家呼吸，犹未安和，咳嗽声扬，犹未大爽，则燥金未尽清肃，气火未尽潜藏；脉之弦劲已和，惟滑数未静，舌之红艳已减，而滑泽无苔。盖津液受燥热之累，余焰犹虑复燃；大府虽通，而矢气频转，则阳明气结未宣，肠中必有燥矢未去，所谓"热结旁流"，确有明证。仍当宣展呼吸之机，兼以涤除痰浊，和柔肝木之旺，且以固护胃津，尤须佐之化

---

〔1〕 黹（zhǐ 纸） 做针线；刺绣。《尔雅·释言》："黹，纰也"。纰，缝、补缀的意思。

〔2〕 葭管灰飞 古人烧葭草，即苇膜成灰，置于十二律管中，放密室内，以占气候。如冬至节至，则相应之黄钟管内的葭灰飞动。

滞，以助消磨，俾两阳明府下行为顺，庶能气不升腾，火焰潜降，诸恙渐以即安。若夫脉络未和，痹著未去，则止当偶涉一笔，以为之便，聊助点缀，当能捷登泰境，就我范围。三方：石决明八钱（生打），金石斛二钱，二味先煎，生紫菀三钱，象贝母三钱，苦桔梗一钱五分，光杏仁勿研三钱，炒薤白头二钱，陈胆星包煎一钱五分，羌活四分，独活四分，瓜蒌皮二钱，陈麻黄三分，生甘草三分，炒神曲二钱，焦查肉二钱。

四诊：廿八日午前诊视，昨方一服，日入夜半，两度更衣，骛溏之中，夹以坚粒数块，可知宿滞未去，恰符逆料。今虽身热未净，然已退什之八九，咳声清扬，颊车便利，呼吸俱顺，满闷胥蠲，是肺金已复清宣之职，痰热俱得泄化。惟胃犹未醒，矢气仍转，腹鸣漉漉，则肠中余滞尚有留存；且支节犹痛，转侧犹未自如；红瘁已化七八，肌肤之浮，犹存一二。此为热邪痹著，络脉未和。脉虽尚数，然较之昨辰，已非其比，内热退舍，一望可知。舌红不赤，滑润无苔，亦不燥渴，虽是余热未尽，却非寒凉所宜。只须清宣络脉，以化余邪，仍应稍参导滞，庶乎陈莝去而胃纳来复。四方：左秦艽二钱，羌独活各四分，全当归一钱五分，宣木瓜二钱，威灵仙二钱五分，生紫菀二钱，象贝母二钱，瓜蒌皮二钱，海桐皮二钱，桑寄生二钱，焦六曲二钱、焦查肉二钱、炒麦芽一钱五分。

五诊：二十九日服药后，自思粥饮，身痛渐安，日入时已能转侧，大便又行，仍有坚矢，但支痛未净，尚有矢气，即以昨方去查炭，又减六捻、麦芽各三之一。连进一剂，身热尽退，头痛胥蠲，肤肿俱消，瘁亦全化，起坐便利，肢节皆和，胃纳渐醒，能啜稀粥，但微有燥咳，而不咯痰，脉已静穆，舌滑无苔，自云睡醒口燥，思得茶饮，是胃已安和，惟肺家兼有余热。清养肺胃，弗遽呆补，善后良图，已为能事，但尚须暂避肥腻、碍化之物，方为尽善尽美。五方：小生地三钱，象贝母二钱，生紫菀二钱，生桑皮二钱，北沙参二钱，鲜竹茹二钱，柔白前二钱，云茯苓二钱，橘红一钱，生鸡内金一钱五分，炒谷芽一钱五分，砂仁壳五分，原支金钗斛三钱（弗炒，劈开先煎）。效果：连服四剂，诸证悉平，胃健神安而愈。

说明：此证在二十六日午后热势最剧，身痛尤甚。苟以寻常理法言之，未有不大剂清热，而兼以通经活络为要务者。然须知此皆麻瘁未得透泄之时所当应有之证。观其咳声不扬，呼吸短促，都缘肺气闭窒，皮毛卫气亦不得宣展，所以麻瘁尚未外达，则肤腠壅遏，热势益炽，而脉络亦痹，此肢节疼痛之真实原因。如其专与清凉，必使肺卫之气重其闭塞，麻瘁即无透达之望，病变且可翘足而待，祸将立至，安得有功。若此时专与通络而不知开宣肺卫，则瘁既不透，脉络之痹亦不能通。此乃审证图治之最宜明辨处，非泛言见病治病，遽可无投不利者也。惟能开展肺家之闭，而兼以大剂清泄阳明，并清肺火，斯麻无遏抑之虞，而诸恙皆迎刃自解，故第二方中，竟无一味通经舒络之药，止求腠理疏通，瘁得透达，亦不患其络痛之不松，最是切中肯綮，所谓以无厚入有间，自然游刃有余，披郤道窾[1]。直至二十八日，红瘁已回，热解胸舒，诸重要证均已锐减，而仅有肢节疼痛，脉络尚未和谐，乃始投羌、独、归、断、灵仙、木瓜、寄生等，从事疏络，则贾其余勇，一举手而奏肤功矣。要知临证时，最应识得轻重缓急，然后方寸中乃有主宰，自不为证情所眩惑。胸有成竹，目无全牛[2]，看来四五方已收全功，措置亦属易易，然成如容易却艰辛，恐非老斫轮手，未必如是

---

〔1〕 切中肯綮，所谓以无厚入有间，自然游刃有余，披郤道窾　出《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由于对牛身结构熟悉，因而能运用薄（无厚）刀，在牛身筋骨之间的空隙，切割自如。肯綮，肯，附在骨上的肌肉；綮，筋骨聚结之处。

〔2〕 目无全牛　出《庄子·养生主》记庖丁解牛的"未尝见全牛也"。形容技术达到极纯熟的境界。

简捷。迨后同人等初三日复往视之，则已步出堂前矣，谈笑自若，而周身肤蜕有若麸屑，亦可知此病之不为轻渺矣。

【平议】山雷按：某老医第一方药味轻灵，尚属妥适。惟以耳为目，据述一端，遽投攻下，病轻药重，殊非所宜。犹幸病本温邪，早下不为大害，然因之胸膈益闷，呼吸益艰，未始非表证误下，阳邪内陷，变作结胸之一例。惟此证发麻，在乍病时，已有端倪，幸不以误下结胸而变剧。若使其人中气本虚，而一下之后，阳陷入阴，麻痧不能透发，害将不可胜言。以此知医家必须自有主张，认定入手方法，断不可人云亦云，姑与周旋，以为迎合计也。至二十六日上午，诊病时虽胸闷已甚，表里之热皆显，未始不合麻杏甘膏之例，然身热犹未大盛，唇舌之红未至装硃，且不渴饮，则石膏犹非针对，麻杏亦嫌峻利，不得不从事于轻灵平谈一途，盖见证治证，分寸只宜如此，不得以午后热盛，而归咎于午前一方之病重药轻，皆为不负责任。迨至午后阳明正旺之时，阳热大盛，而肺气犹闭遏不宣，则除麻杏甘膏汤外，必无恰对方法。加以颊车之强，舌本之顽，非仅气火上燔，实有浊痰助虐，所以竹黄、胆星、贝母、蒌皮，连镖并进。而肤表肿胀，疹色鲜红，小溲不多，气粗且促，是肺为热痹，最是吃紧关头。惟一物黄芩，专清肺火，最为嘉言氏得意之笔，古人成作，可法可师；复佐之以桑白、芦根，藉作麻杏之应，斯清肃之力量既专，痰热断无不降之理，而又能宣展肺气，虽是寒凉，不虞遏抑，方与麻疹之利于开发者绝无矛盾之弊。貌视之，药量甚重，颇不免胆气粗豪，盖亦郑重经营，几经斟酌而后出此，非敢以临床为尝试之计也。至于廿七日处方之时，则证情锐减，骇浪俱平，仅有头痛未除，咳嗽未爽，治宜潜息肝火，清展肺金，踵步增损，原是寻常理法，殊不足道；惟大便通而且溏，反转矢气，是可知本有宿食，积滞在中，但前手不助运化，遽与攻逐，大府虽通，陈莝不去，选药终是未允。而今在既服生军之后，又不当再投泄剂，重耗津液，惟有查曲缓为消磨，庶乎导滞而不伤津，此又随机变化，相体裁衣，较量虚实之一定理法。又至二十八日，大便两行，燥矢自去，诸恙俱减，而惟有肢节之疼尚无捷效。乃始专事于宣通脉络，以收全绩。此证始末，虽病状未至危险，要之前后数方，层次秩序，一丝不乱，故皆随手桴应，覆杯有功，历时不过五日，果能以此即安，竟无波折，未始非审证明析，知所先后之效果。设使选药不纯，或早杂寒凉粘腻、风燥通络，皆足以酿成坏病，斡旋必无如此之速，且选药皆极平淡，毫无出奇制胜之处，究竟一物有一物之实力，五雀六燕[1]，恰到好处，乃能步步桴应，病家且以为本非大证，所以收效甚易，而岂知苟非此药，则变幻离奇、骇浪叠出、不可思议者即是此病乎？读者须从细腻熨贴处求其所以，必有妙悟，不可忽略读过，食而不知其味。山雷又按：此病确是温证，肺有郁热，痰涎壅塞，呼吸惟艰，岂不与前条孟英治陆氏子气喘痰升一案相类。顾何以彼用麻黄喘汗濒危，二便闭塞；此则连用两次，呼吸即顺，大便再行？岂彼之麻黄升而不降，而此则反是？药物性情，哪得有此！此亦不可不推敲其所以然之故者。在浅者答此，必曰麻黄宜于冬而不宜于夏，彼在仲夏，此在仲冬，自然不可以同论。须知分冬夏而定用药，乃金元间人极不通之笑话，仲景书及《本草经》何尝有此论调！此中至理，不才姑不明言，留待读者自己体会，当亦不难悟彻其作用。必待句句讲明，而后可以与人共喻，则不才一枝秃管，亦必不能处处顾到、不惮其烦。此非故作狡狯，欲以欺人。唯愿善读书者，即以彼此两案反复细味，从无字处寻之，自有豁然贯通

---

〔1〕五雀六燕　出《九章算术·方程》，称燕雀的重量，五只雀与六只燕的重量相近。后喻力量相近的两种事物。

之一日。凡百学问，皆不可无此一番刻苦工夫也。

又同卷　绍兴断河头汪竹安秋温疫瘖案：病者：滕姓男孩，年四岁，住东陈乡。病名：秋温疫瘖。原因：时瘖失潮。症候：患瘖六日未喷，气急口燥，唇赤声嘶，便溏尿短。诊断：脉数，舌赤，深恐内陷，病变迭出。疗法：清宣达表以透瘖。处方：苇茎八分，安南子三枚，炒车前三钱，京川贝去心一钱五分，鲜竹茹三钱，瓜蒌皮二钱，大力子一钱五分，青连翘二钱，青箬尖三钱，蜜炙橘红六分。

次诊：时瘖至七日，尚未得喷，气急口燥，兼有臭恶，涕泪全无，便涩尿短，脉象紧盛，舌肉干赤，最防咬牙痰涌等变证。治以清透营热，开达肺气，犀羚白虎合二鲜加味。次方：活水芦笋一两，犀角片五分，羚角片八分，三味先煎代水，鲜生地三钱，鲜石斛二钱，生石膏三钱（研细），生甘草三分，炒知母一钱五分，大力子一钱五分，前胡二钱五分，紫草四分，桔梗五分。

三诊：时瘖内陷，气急声哑，呕虫，涕泪仍无，神昏呓语，大便较少，脉仍数，舌肉干燥，病势仍凶，仿前法出入以消息之。三方：肥芦笋一两，银花露半斤，二味代水煎药，西紫草五分，羚角片八分，鲜生地四钱，鲜石斛二钱，生石膏四钱（研细），炒知母一钱五分，元参三钱，生甘草三分。

四诊：气息稍平，身热如恒，涕泪仍无，唇舌燥裂，大便不多。深恐瘖毒凝结肺胃，陡变内闭外脱，勉拟宣上清中导下，三焦兼治。四方：蜜炙麻黄三分，生石膏四钱（研细），光杏仁三钱，西紫草三分，生甘草三分，京川贝二钱五分（去心），紫雪丹二分（冲）小枳实八分，栝蒌仁三钱，乌元参三钱，鲜生地六钱，银花露半斤，羚角片八分（二味先煎代水）。

五诊：昨服药后，身热气急轻减，惟涕泪尚无，大便未下，舌肉红白相兼，脉象转出细数，病势稍有转机，宗前法减去羚角。五方：蜜炙麻黄三分，鲜生地六钱，生石膏四钱（研细），光杏仁三钱，栝蒌仁三钱（杵），鲜石斛二钱，生甘草三分，炙枳实一钱五分，青连翘二钱，紫雪丹一分五厘（冲），银花露一斤（代水煎药）。

六诊：气急已退，身热亦轻，涕有泪少，便下较多，舌苔色赤，尚有瘖毒留伏，再能发痦，庶无大碍。治以清胃滋营，解毒透伏为要。六方：鲜生地四钱，鲜石斛二钱，金汁水一两（分两次煎冲），炙枳实一钱，广郁金二钱（生打），金银花三钱，焦栀子三钱，净查肉三钱，淡芩一钱五分。

七诊：营热虽减，肝肾起炎，发生咬牙口燥，欲睡不安，苔润脉数。治以清肝胃、救肾水。七方：鲜大青叶三钱，鲜生地四钱，鲜石斛二钱，生白芍二钱，京川贝一钱五分（去心），炒知母一钱五分，瓜蒌皮二钱，炒查肉三钱，淡芩二钱五分，元参三钱。

八诊：依然身热烦躁，口干咬牙，脉浮数，舌干绛。治以解毒清热。八方：银花二钱，杭菊二钱，桔梗四分，淡芩一钱，青连翘一钱五分，竹沥半夏一钱五分，大力子二钱，生甘草梢三分，鲜竹茹三钱，陈皮五分。

九诊：瘖后伏热，消烁阴液，口干咬牙，牙床兼糜，化为瘖后疳证，脉仍浮数，舌仍兼绛。治以清化胃肝，制火壮水为要。（外用珠黄散敷吹疳患处）九方：羚角片八分，元参心三钱，生白芍二钱，陈山萸二分，北沙参二钱，人中白五分（杵），盐炒麦冬一钱五分，鲜石斛二钱五分，丹皮一钱五分，杭菊二钱。

十诊：咬牙告退，身热亦除，鼻有涕来，牙肉尚兼糜肿，苔肉滋润，脉象数减，病无所碍，看护谨慎，静以调养可也。治以增进胃液，清化伏热。十方：鲜生地四钱，鲜石斛二钱，北沙

参三钱，生白芍一钱五分，通草一钱，金银花三钱，炒知母一钱五分，大腹皮二钱，生甘草三分。效果：连进四剂，诸症悉除而愈。

何氏廉臣原评：疫痞变幻，不亚于疫痘。此案前后十方，虽皆对症发药，而著力全在二、三、四、五四方，故能反掌收功，病机治法，概括已尽，此真扼要制胜痞疫之纲领也。

【平议】此案统观前后十诊，闭郁甚重，热毒极盛。开手谓时痞失潮，六日未喷。失潮、未喷，义不可解，此必彼中方言，作为透发不出之意。加之气急声嘶，唇红口燥，脉数舌赤，一团毒火蕴结肺胃，已是时疫重证。频年以来，凡遇时疫，无不风发飚举，迥异寻常，苟非大剂急投，纵使选药相符，大都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此吴又可、余师愚之成法，实是此种疫疠必不可少之成规。作者亦自知深恐内陷病变，法须清宣透痞，但第一方用药皆妥，而分量太轻，药不及病，虽重用胡大海，未始非开肺良药，而此外诸味，俱嫌平淡（安南子即胡大海之别名），万万赶不上似此毒疠重证，所以第二诊非特毫无退步，且各证无不加剧。口有秽气，脉更紧盛，舌干质赤，津液几何，邻于枯涸。作者又自知病机进步，将有咬牙痰涌之虞，清透营热，开达肺气，何尝非切实正治，且所用犀羚白虎二鲜加味，又无一不是要药。惟犀、羚仅以数分入煎剂，虽是煎熬半天，亦必无甚大效（必须磨汁冲服，此历试而不爽者。况近今价值十倍，尤其非磨不可。不才在三十年前追随先业师时，此物价值尚止百许大钱一钱。凡入煎方，非三四钱不生效力。若以今日计之，则二物各用三钱，竟需百金以外，岂理也哉！）其余分量皆轻，势不能沃焦救焚，遽收捷效。此二三两方所以不生效力，而各恙且随以加险，此固汪君之自以告人者，非不才故为危词，不肯为贤者讳过也。至四五两方，乃不得不借重于麻黄之开闭，紫雪之下达。然以鄙人臆见度之，则麻黄蜜炙，究嫌缚贲育而临大敌；紫雪仅用二分，亦且缓不济急。此后气息较平，大便已通，而犹有咬牙烦躁，甚至牙疳糜腐，似乎皆受病重药轻之累。即九之与十善后两方，亦似力量皆薄，不易起此极端危证，抑且全功太易。而牙疳外治只有珠黄，又觉不易捷效（牙疳既腐，非用洗涤法及寿颐之加减锡类散不可）。默观全案，体验究竟，似乎果有此证，恐非此药所能有功。如果此药可以奏绩，则证情必不致如此之险。窃疑汪君既愈此证，或于病状上有意描得危险，藉以显出其能力；或病果至此，而药则重用，迨定此案时，又恐以大剂启人骇诧，乃改轻其方，故为平淡者。二者之中，殆必有一于此。廉翁先生原评似乎尚在汪君术中而不悟矣。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不佞此言，当有一得之见，请质通才，其谓之何！

又同卷　东台青浦庄钱赤枫夏热疫点案：病者：沈伯阳子，年未周岁，住东台罗村。病名：夏热疫点，俗名痧子，亦名疹子，又名麻子，又俗名痧癍。原因：五月间发有疫点，解托未透，时隐时现，前医叠治，依然如故。证候：遍身疫点，红而夹紫，右目微肿，身热如灼，神烦喘喝，乳汁不进，大便秘结。诊断：疫点系六淫之气混淆不分，变为一种疠疫。发是点者，沿门传染，若役使然。经云：五未之岁，二之气，温疠大行，远近咸苦。又云：少阳司天，客胜则丹疹外发。又云：少阴有余，病皮痹隐疹。此儿疫点初见，由前医误用燥烈温散，津被热灼，络邪未解，肺胃反受其灾，所以疹点红而夹紫，证变危笃。此时非大队辛凉苦甘咸寒急清肺胃之热，断不能化疫毒于无形，起沉疴于片晌也。疗法：立进自制瘟疫复生汤。盖疫点久延，枭毒已甚，故用石膏、知母、黄芩、芦根直入肺胃二经，使其敷布于各藏各府，清其疫热；再以犀角、羚羊、黄连、丹皮、山栀清心肝之疫火；蒌皮、蒌根、贝母、竹叶、竹茹清肌络之热；玄参、麦冬既能清热，又能救阴；单以一味人中黄解其疫毒，使其从浊道而出，共成解疫清热之功。彼时有议其人小药重，请减分量，愚曰：杯水车薪，焉能济事！遂令急煮两头煎，陆续

用茶匙灌之。处方：生石膏八钱，黄芩一钱五分，犀角四分（磨服），羚羊角四分（磨服），小川连五分，粉丹皮二钱，生山栀三钱，连心麦冬三钱，瓜蒌皮根各三钱，玄参三钱，人中黄三钱，川贝母三钱，竹叶三十片，竹茹二钱五分，芦根一两（同石膏煎代水）。效果：服前方一剂便通，点色转红，目肿微消；二帖神安，知吮乳，点渐回靥。去犀角、羚羊，加连翘、银花各三钱。接服二帖，去黄连，加赤芍二钱。前后计进石膏八帖。后以此儿祖父禁只用石膏，并止服药，疫毒未清，膈部发痈，溃后服药，调理而愈。

何廉臣原评：此即余师愚所谓疫疹，王孟英所谓瘖疫也。方亦从清瘟败毒饮加减，却是对证发药。如病势极重，已成闷瘖者，必先用紫雪、辛凉芳透，始能转危为安。去年冬及今年春，吾绍此证盛行，能用此种方药者，辄多俾全。若初起误服俗传粗草纸、樱桃核、棉纱线等单方者，每不及救。俗方贻误，世反信用而不疑，殆亦劫数使然欤！

【平议】此案据诊断中引丑未之岁二之气云云，似是乙丑年春分节后事。病名疫点，亦是彼处土话。"枭毒"两字，痘科专书屡屡有之，亦是俗名，言其毒甚耳。所叙证状，亦是肺胃窒塞，热邪灼烁，已为前手温散所误。大剂凉解，虽在未周之龄，亦必有是证，须用是药。犀羚磨服，石膏连投，有胆有识，方能药与病应。试以此条证情与上条汪案互勘，则彼之病变比于此孩，尤其加厉，益令人致疑于汪案之病重药轻，恐非实录矣。

又同卷　绍兴安昌严继春时瘖夹斑案：病者：娄丽生君之令郎，年五岁，住本镇西市。病名：时瘖夹斑。原因：冬应寒而反温，瘖疫盛行，有瘖痘夹发者，有瘖斑并发者，今感染疫气，而瘖与斑夹发。证候：初起憎寒壮热，喷嚏流涕，腮红眼赤，咳嗽气急，继则蒸蒸内热，现形成片，并无头粒，色红带紫，神识烦躁，腹满便闭。诊断：脉右洪盛而数，左三部沉实，舌鲜红带有紫光。诊毕，先有傅医在座，谓近来出瘖夹痘者甚多，先宜透发，不可凉遏，方用升麻、葛根、荆芥、薄荷、牛蒡、蝉蜕、桔梗、甘草等味。予谓：一齐涌出，粒粒可数者，瘖也；颗粒分明，先稀后稠者，痘也；成片现形，或稀或密，或痒或麻，以手抚摩，平坦而无头粒者，斑也。病由吸受瘟毒，犯肺则发瘖，入胃则发斑，必然之势也。疗法：当以清营解毒、透瘖化斑为主治。病者极口赞成傅方，予遂不开方而出。傅氏处方：升麻五分，生葛根七分，荆芥八分，苏薄荷六分，炒牛蒡一钱五分，净蝉衣十只，桔梗七分，生甘草三分。

次诊：据述服傅方一剂，身发大热，谵语发狂，扬手掷足，痰声如锯，气尤急促，不时昏晕，手足厥冷，脉两寸沉伏，关尺滑数，舌绛且干。此瘟毒胃热上蒸于肺，痰随气上而昏厥也。病势甚危，急用犀羚白虎汤加紫雪、西黄，以挽救之。次方：犀角汁五分（磨冲），羚角片八分（先煎），生石膏八钱（先煎），白知母三钱，生甘草四分，紫雪四分，西黄一分（二味和匀，药汤调下）。

三诊：服后厥回神清，斑瘖透齐，惟咳喘痰多，便闭溺涩，脉甚滑数，按之沉实，舌绛转红，中心现黄浊苔。此肺气为痰热所阻，不能下输大肠也，仍以清热降痰为治。三方：生石膏八钱（先煎），白知母三钱，栝蒌仁四钱（杵），竹沥半夏一钱五分，济银花二钱，青连翘三钱，滚痰丸二钱，拌滑石三钱（包煎）。

四诊：服后腹痛异常，即解燥粪十余枚，继则白痰稠积齐下，诸证大减，脉之滑数亦轻。遂于前方去丸药，加鲜生地五钱，鲜石斛三钱，雅梨汁两瓢冲。

五诊：热势复剧，气又喘急，甚至痰壅发厥，原方去二鲜，又加丸药。如是者二次，大便又下如胶漆者颇多，脉证渐和，险浪始息。改用竹叶石膏汤，甘凉濡润，充津液以搜余热。五方：鲜竹叶三十片，毛西参一钱，竹沥半夏一钱五分，青皮甘蔗两节，生石膏四钱（先煎），原

麦冬一钱，生甘草五分，鲜白茅根六十支去衣。效果：连进两剂，诸证渐瘥，胃能纳谷。复用鲜石斛三钱，煎汤代茶频饮，调养旬余而痊。

何廉臣原评：瘖因时疫而发，故谓之时瘖。其发虽由于瘟毒，传染多吸自口鼻；鼻通于肺，肺受瘟毒则发瘖；口通于胃，胃受瘟毒则发斑。正治之法，当以清营解毒、透瘖化斑为主，随证佐以他药，其大要也。奈病家无医药常识，反信用治瘖套方，直至变端蜂起，遂敢服大剂凉解。近世俗见，大抵皆然。幸而犀羚白虎汤加紫雪、西黄，挽救著力。第三方白虎合小陷胸加减，合滚痰丸，跟踵急进，始得转危为安。可见瘟毒势重者，清瘟败毒之药亦不得不重用也。孙氏《千金方》曰：胆欲大而心欲细。斯言也不但医家当作模范，即病家亦当奉为圭臬。

【平议】发麻而兼见红紫之斑，证有咳嗽气急，腮红目赤，其为肺有郁窒，而热已深入血分，尚属易知。但既曰时瘖，则必有颗粒点点，混杂在现形成片之间，始可谓之瘖中夹斑。乃所叙证状，且曰并无头粒，则真是有斑无瘖，病名得毋不确。且颇与第三诊之所谓斑瘖透齐不相呼应，是为此案可疑之一点，似不应笔下失检、文不对题竟至于此！在初诊之时，傅主升发透达，严主清营解毒，理路固截然不同，然在是证，又各有适用之理，此则必以唇舌之红淡，及苔垢之腻否为断。如其唇舌不甚红绛，苔垢果然粘腻，则傅氏方展肺升透，宣通腠理，分量甚轻，未始不合于肺之郁窒。唯尚少化浊涤痰，是其一短。如其唇舌深赤，或生芒刺，大热渴燥，是为热深入血，严之次方乃始相符。而叙证处又不谈唇舌如何，且但曰蒸蒸内热，似乎彼时竟无表热者（据次诊谓服傅方，身发大热，则未服药时，无身热明矣）。惟寻绎初述证候，"并无头粒"四字，知其时瘖点尚未发现，傅氏一方必不可少，假使早从严议，必有遏抑冰伏之变。然则题目"时瘖夹斑"四字，必在二三诊时始能明显，当其初诊时，仅有现形成片之红色已耳。迨既饮傅药，助其透达，乃身发大热，料想此时瘖子点点始能齐露，不可谓非傅药之功。惟此证温邪固是甚厉，血分本已受灼，一经升达透泄，而蕴隆之火随以上扬，气血两燔，冲激脑神经，以致谵狂气促，痰壅神昏。见证诚是骇人，旁观者只知病随药变，鲜不认为前药误事。要知不有此一番开泄，则瘖不外达，其祸亦正有不堪设想者。究竟傅定之方虽曰升提，而分量甚轻，且并不犯一味辛温助桀为虐，在麻瘖未达之时，原是必须阶级，傅医斟酌，颇有功夫，必不可与羌、独、芎、柴等物作一例观。严谓痰随气上而昏厥，识得此是神经为病，由于气火上冲，说理甚确。此时之肢厥，而两寸脉沉伏，合之舌绛且干，明是热深厥深。正惟瘖已透齐，于是犀羚白虎、紫雪、牛黄，大清肺胃，乃能恰合分寸。窃谓第三诊之所谓"斑瘖透齐"一句，当移在次诊条中，然后病理药理，彼此桴应，不嫌大寒闭遏。而严氏必注之于第三诊者，未免有过则归人，功则归己之见。山雷平心静气以思之，终谓傅方未可厚非，且严方亦未为尽善。盖既已痰声如锯，何以此方绝无痰药，而反以甘草、知母厚味粘腻助其壅塞。所以三诊咳喘痰多，不能退舍，必至第三方重以泄降，而后燥矢得下，脉证皆退，已是一番手续分作两番做矣。且此是温热重证，断非一下所可了事，凡此泄痰通府方法，皆可续进一次，而乃一通之后，即去丸药，加以鲜地、鲜斛，甘寒有余，泄化不足，于是有第五诊之热剧喘急，痰壅发厥，多一变叉，此皆严氏之自以告人者。必再去甘寒，重加痰药，又得续解胶粘，然后波澜大定。此温热病多宜苦寒，不宜甘寒之一大关节。吴又可《温疫论》一下再下之法，适用处固是最多者。廉老原评，于傅方不无微词，认作套方致变，得毋在严氏术中而未悟耶？

又同卷　严继春瘖夹喉痧案：病者汪元洪之令侄，年七岁，住大义。病名：瘖夹喉痧。原

因：去年冬瘖疫盛行，轻者但发时瘖，重者或夹斑，或夹痘，极重者夹烂喉丹痧。今儿感染疫毒而并发。证候：一起即壮热烦渴，咳嗽气喘，先发瘖疹，色赤如丹，继则痧密肌红，宛如锦纹，咽喉肿疼，神昏谵语。诊断：脉右洪盛滑数，左沉弦小数，舌赤且紫，刺如杨梅。此疫毒外窜血络，瘖与丹痧并发，乃瘖疫最重极险之恶候也。疗法：凉解血毒为首要，上午先进普济消毒饮加减，以透其瘖疹，下午续进清营解毒汤，以化其丹痧。处方：苏薄荷一钱，炒牛蒡二钱，青连翘三钱，西紫草二钱，金银花二钱，鲜大青五钱，粉丹皮二钱五分，玄参心二钱（直劈去皮），先用活水芦笋二两，鲜茅根二两（去皮），煎汤代水。次方：鲜生地八钱拌捣淡香豉二钱，金银花二钱，粉丹皮二钱五分，连翘心一钱，玄参心二钱，粉重楼二钱，甘中黄一钱。先用野菰根尖二两。紫背浮萍五钱（藕池中取），煎汤代水。

次诊：前方各进两头煎，均无大效，而面色青晦，神昏不语，惟烦躁阵作。发躁时，将臂乱挖，若不知痛，挖破处，血出紫黯不流。喉间紫赤，间有白腐，舌仍如前，脉浮诊混糊，沉按细数，左寸搏劲而躁。此瘟毒郁于营中，半从外溃，半攻心肺，其寿可立而倾也。欲图急救，必使瘟毒有外泄之机，乃有挽回希望，姑以紫雪芳透于前，神犀丹清解于后，再用大剂清营逐毒汤，尽人工以听天命。三方：紫雪一钱，叶氏神犀丹一颗，均用鲜卷心竹叶三钱，灯芯五分，鲜石蒿蒲根叶一钱五分（剪碎后煎），煎取清汤调下。四方：犀角尖八分（磨汁），鲜生地四两，生川军四钱（开水浸半点钟后绞取清汁），生玳瑁三钱（剪碎），金银花三钱，玄参心三钱，粉重楼三钱，羚角片一钱五分（先煎），青连翘三钱（带心），陈金汁二两（分冲），藏红花一钱。

三诊：陆续频灌，从上午至黄昏，仅得大便溏黑者一次。灌至次日清晨，尽药两剂，又得黑溏极秽、臭不可闻者两次，神识时清时昏，昏少清多，舌上翻出浮腻黄苔，喉间白腐时退时起，颈肘腰腿发现紫痕硬块，大小不一，脉仍浮洪搏数。此血毒虽从下泄，而营中之伏火尚炽也。姑用伍氏清血解毒汤合绛覆汤、叶氏神犀丹，凉透血毒，宣络清神，以消息之。五方：鲜生地一两，粉丹皮二钱，藏红花八分，青连翘三钱（带心），老紫草三钱，真新绛二钱，旋覆花一钱五分（包煎），拌神犀丹三颗。先用紫花地丁八钱，银花露一斤煎汤代水。

四诊：一日夜尽两剂，大便又秘，小溲赤涩，神识多昏少清。凡上部如颈肩手臂，下部如腰脊膝腘等处，从前有紫痕硬块者，亦皆红肿作脓。不特咽喉溃烂，并肛门亦溃烂流脓。脉仍搏数，按之有力。血毒虽从外溃，病势总在险途。急拟救阴活血，败脓逐毒，背城一战，以图停功，用仲景败脓散合大黄牡丹汤加味。六方：生锦纹三钱，粉丹皮二钱，小枳实一钱五分，生赤芍五钱，元明粉二钱（后入），光桃仁一钱五分，桔梗一钱，鲜生地一两。先用冬雪水、银花露各一汤碗代水煎药。

五诊：药仍陆续频灌，灌至一昼夜，约服四五汤碗，二便始畅。惟粪带脓血杂下，一节黄燥，一节溏黑，从此神识清醒，时时叫痛，咽喉、肛门溃烂均减，六脉搏数已转弦软。治以养阴活血、败脓化毒，与五汁饮加味，外用紫金锭一钱、制月石三分，和以净白蜜，时时扫喉，清化其毒。七方：鲜生地二两（开水浸捣汁），雅梨汁各两瓢，甘蔗汁、生藕汁各一瓢，陈金汁二两（分冲）。先用鲜茅根二两（去皮），金银花五钱，煎取清汤，再熬四汁，滚十余沸，冲金汁，时时灌之。

六诊：连服三日，咽喉及遍身溃烂处均已渐次收功，便中亦无脓瘀，胃纳绿豆清汤，舌转嫩红，脉转虚数。此瘟毒虽皆外泄，而血液已经两亏，与五鲜汤，滋养以善其后。八方：鲜

生地六钱，鲜梨肉一两，鲜建兰叶五钱，鲜石斛五钱，鲜茅根一两。效果：连服六日，胃健纳谷，喜笑语言如常。嘱其用北沙参四钱，光燕条[1]一钱，奎冰糖三钱，日进一剂，以调补之。

何廉臣原评：此种瘟毒痦疫，十中难救一二。设病家胆小如鼷，医家迟回审慎，不敢连用峻攻大剂，无论如此重笃之病，不能挽救于垂危。即使幸而转机，而后半如此风浪，亦不敢冒险担任，则不能收全功于末路。况大便一节黄燥，一节溏黑，此等疫证，其宿垢最不易清，即毒火亦不易净，往往有停一两日再行，有行至五六次至十余次者，须看其病情如何，以定下与否。切勿震于攻下之虚声，遂谓一下不可再下，因致留邪生变，而酿功亏一篑之慨也。此案胆识兼全，非确有经验、博历知病者，断不敢担此重任，背城借一以图功。

【平议】痧麻重证，迩年最多。其咽喉肿痛，甚至腐烂者，所在而有。烂喉痧之病名，几于妇孺咸知。或有谓之烂喉痧痧者，混痧为痧，其实即是痧麻痦子，非麻痧之外，更有痧痧两者夹杂错见之谓。此案题目，止可题以"喉痧"两字，或"烂喉痧"三字。乃曰痦夹喉痧，则似乎痦自痦，而喉痧另有一证，立名实未允当。原因一条，且谓痦疫夹烂喉痧痧并发；证候一条，又谓先发痦疹，继则痧密，又似有痦有疹，有痧有痧。病只一种，而叠砌痦、疹、痧、痧四字，命名太混，不可为训。据所述证状，一起即壮热烦渴，咳喘昏谵，痧密咽痛，脉则右洪滑数，肺胃郁火窒塞，显有明征；左则沉弦小数，是为里气亦结。舌紫芒刺，无非一团毒火，势欲燎原。已须大剂沃焦救焚，上兼开肺以泄肌腠，下兼荡涤以通地道，宜与凉膈、白虎、紫雪等，复方颊灌，急起直追，庶乎有济。且咽既肿痛，亦不可不顾，且须有外治末药（用前条加减锡类散）。严氏一二两方，确乎未中肯綮。惟牛蒡可以开肺，乃复炒之，同归无济。是以次诊而各证加剧，乃其明以告人者。必须三四两方，连镳并进，直决西江之水，救此焚如，始能相应。仍是一番手续分作两番做，致令多此一番危险，正与上条娄儿方案同一机杼（犀角磨汁是矣，羚角何以独煎？紫雪一钱，尚不为多，但旧方犀羚煎汁，今须改作磨汁，而去黄金、丁香，则选药乃纯，价值较廉，庶几一举两得）。追三诊时，秽浊既行，病机略转，然脉证并未锐减，尚须除恶务尽；且亦自谓伏火尚炽，正宜原法踵进，可冀渐入坦途，何以第五方即已改步？虽亦清凉解毒，然力量远逊，宜乎四诊时又复波澜叠起，不得不再用硝黄荡涤滓秽。不佞看来，第六方中犀羚紫雪仍不可少，庶与咽肛俱烂、毒焰方张之证情相应。且腰脊膝胭红肿成脓，咽喉肛门又皆溃烂，俱不可少外治洗掺之法，而乃一字不提。至第五诊二便通畅，竟能诸证渐减，似未免言之太易。又至此而始有咽喉外治一条，得毋嫌于不早；且紫金锭虽能解毒，外治烂喉，又不甚针对。此皆证情药理之未尽呼应者。山雷只为此条极大极险之病，不可不代筹对病切合之良治。一落空套，无不因循贻误，驷马难追。欲为后人学步起见，不觉言之近于苛刻，非过于吹毛求疵，不满于严君成案，读吾议者，亦当谅此苦衷。至于六七两方，则善后之计，盖亦夫人而能为之。廉老原评宿垢不易清，即毒火不易净一节，洞识此等重证决非一下所可了事，知此老之阅历多矣。

又同卷　台州罗端毅妊娠疫疹案：病者徐姓妇，年三十岁，住台州。病名：妊娠疫疹。原因：妊娠六月，患疫疹，邀毅诊视。证候：头目浮肿而赤，遍身疼痛，胸腹郁闷，头脑剧痛，疹形略见头面，狂躁不安。诊断：脉数，舌红。家人惶恐，祈神许愿。毅曰：神鬼之事，何足信哉！盖热毒盘踞于中，则烦躁不安；热气上蒸，则头脑剧痛；疫疹欲出不能出，正在战出之候，则遍身疼痛。妊娠患是证者最为危险。何则？母病热疫，则胎亦热，胎热则动，疫火煎

---

[1] 光燕条　即燕窝之条也，去净燕毛者是。

熬，恐有堕胎之患。少顷，疫疹通身遍出。邻人在旁云：麻证全身既已出齐，虽有烦躁，亦无妨害。余曰：汝等不知本年患是证者，皆非真正之麻疹。古人所谓瘟疫流行者，即此等之证候是也。虽全身出齐，而亦有异同之点，疹形松浮者轻，紧束者重；红活者轻，紫黑者重。况伊之证，疹形紧束而兼紫黑，形虽见于外，而毒根深藏于内，故胸腹郁闷不安。前人谓胃热将烂之候，指斯时也。若不急治，危在顷刻。疗法：用余师愚清瘟败毒饮加紫草茸，大剂凉血以消毒。处方：生石膏六两（研细），小生地一两，乌犀角二钱，小川连四钱，焦栀子四钱，肥知母六钱，淡黄芩三钱，苦桔梗四钱五分，赤芍三钱，生甘草一钱，玄参心四钱，青连翘四钱，牡丹皮二钱，紫草茸二钱，鲜竹叶四十片。

次诊：服后片时，即小产一女。产后瘀血不行，腹大如未产之状，患者似觉尚有一胎在内，少顷又产一男，但腹痛如前。家人随向邻家寻觅姜来煎汤与服（吾台风俗，产后必食姜炒米饭等）。余闻其言，竭力阻止。若服此等热物，人必狂躁，不可疗救。不但目前不可服，即至数日，亦切勿一滴沾唇。再拟一清热去瘀之方。次方：全当归三钱，芎藭八分，鲜生地六钱，粉丹皮一钱五分，光桃仁一钱五分，泽兰三钱，淡黄芩二钱五分，益母草五钱，制香附二钱，紫草茸一钱，生赤芍二钱，生甘草八分。效果：嘱服数剂，余即返舍。随后伊母家请一专科麻痘之老医来诊，病家即将余之言告曰：不可服姜等云云。老医曰：产后无姜，不能去瘀，不妨服下。幸病家素信鄙人，且观其证果系热病，老医之言似欠妥当，姜等未敢与饮。老医书方与服（未知拟何等方），服后烦躁，仍用毅所拟清热去瘀之原方，服数剂而愈。说明：本年瘟疫流行，正月起，至今尚未断绝，如疫痘、疫疮、疫疹、疫咳等病证，东南未平，西北又起，死于非命者不知凡几，殊深惨痛！如吾黄之新桥管、廓屿岙、上云墩数村为尤甚。患疫痘死者十之八九，疫疹死者十之一二。医者作正痘麻疔治，用温补顶托，错药而死者亦十之二三。惟疫咳侵于小儿，村村俱有，极其繁多。父母不知，以小人咳嗽为平常之证，不服药可愈，至咳久医不及而死者亦十之二。鄙人诊治，见有疫气传染，不论痘疮、麻疹之属，如遍身疼痛，有汗烦躁，其脉浮沉皆数，则用清瘟败毒饮加减。无汗烦躁，遍身疼痛，胸腹胀闷，脉数便结，憎寒壮热，则用防风通圣散加减。若轻证，但寒热咳嗽发疹，用银翘散加减；或用荆芥穗、防风、连翘、牛蒡、桔梗、杏仁、前胡、葛根、甘草之属；如用加味，或生地、丹皮、紫草，或花粉、银花之类相出入。治愈者约十之八九。观此，医者必须随机达变，切不可拘泥于专科之书明矣。

何廉臣原评：台州所谓疫疹，杭、宁、绍谓之疫瘖，江苏则称疫痧。王孟英曰：麻也，痧也，疹也，瘖也，各处方言不同也，其实一也。其辨证首要，端在形色。先论疹形，松浮散于皮面，或红或赤，或紫或黑，此毒之外现者，虽有恶证，不足虑也。若紧束有根，如从皮里钻出，其色青紫，宛如浮萍之背，多见于胸背，此胃热将烂之征，即宜大清胃热，兼凉其血，以清瘟败毒饮加紫草、红花、桃仁、归尾，务使松活色淡，方可挽回，稍存疑虑，即不能救。次论疹色，血之体本红，血得其畅，则红而活，荣而润，敷布洋溢，是疹之佳境也。淡红，有美有疵，色淡而润，此色之上者也。若淡而不荣，或娇而艳，干而滞，血之最热者。深红者，较淡红而稍重，亦血热之象，凉其血，即转淡红。色艳如胭脂，此血热之极，较深红而更恶，必大用凉血，始转深红，再凉其血，而淡红矣。紫赤类鸡冠花而更艳，较艳红而火更盛，不急凉之，必至变黑，须服清凉败毒饮加紫草、桃仁。细碎宛如粟米，红者谓之红痧，白者谓之白痧，疹后多有此证，乃余毒尽透，最美之境，愈后蜕皮。若初病未认是疫，后十日半月而出者，烦躁作渴，大热不退，毒发于颔者，死不可救。至若妊娠疫证，母之于胎，一气相连，盖胎

赖母血以养，母病热疫，毒火蕴于血中，是母之血，即毒血矣，苟不急清其血中之毒，则胎能独无恙乎？须知胎热则动，胎凉则安，母病热疫，胎自热矣，竭力清解以凉血，使母病去而胎可无虞。若不知此，而舍病以保胎，必至母子两不保也。至于产后，以及病中适逢经至，当以类推。若云产后经期禁用凉剂，以误人性命，即在此言。此皆余氏师愚实地经验、独出心裁之名论也。此案诊断颇有发明，方法悉宗余氏。胎虽不保，而产妇生命幸赖此以保全。即产后清热去瘀，亦属适当之疗法。似此危证，俾收全功，盖不执产后宜温之谬说，对症发药之效能耳。案后说明，确有见地。

【平议】是案叙述证情颇极清晰。惟证候条中自谓"疹形略见头面"，明明尚未透发，而诊断条中即曰"少顷，疫疹通身遍出"，似乎片时之间，竟能透达全体，发麻急性，何其迅速一至于此！合以头痛剧烈，头目赤肿，神情烦躁，且申之以疹形紧束而兼紫黑，确是血分大热，迳用大剂余师愚清瘟败毒成法，未始不入情入理。因其既已发遍，而不杂一味开泄肌腠之药，亦极合拍。迨服药片时，即已小产，又少顷再产双胎，笔下形容，似乎太速。又既产之后，则曰腹痛如前，而前叙证状，乃仅有胸腹郁闷字样，并不言痛，亦觉前后文墨绝不呼应。且产后又不叙述见状何若，虽次方和瘀凉血，尚属近情，而始终不言脉状，不说舌色，则乍产之顷，即授鲜地，终觉不惬于心。当归三钱，辛温走窜，寻常产后已当顾忌，况在此证。川芎分量虽轻[1]，究是升提。不佞就原文前后寻绎病情，甚多恍惚，不能贯串。盖即从余氏论中妊娠疫疹一节，描写为之，构出空中楼阁，未必果有此人此事。其诊断条中，乃谓憎寒壮热，用防风通圣散加减，轻证用银翘散加减云云，又皆浮泛通套话头，自郐以下，复何讥焉[2]！

又同卷　上海叶镗清冬温疫痧案：病者陈男孩，年二岁，苏州人，住梅白格路人和里。病名冬温疫痧。原因：痧子内隐。证候：发热一候，热壮无汗，痧子隐没，痰多神蒙，烦躁，舌干绛无津，唇燥渴饮，便闭，溺少色赤。诊断：脉来细数无序，纹色深紫，直透三关，褪褓质弱，邪陷津液已涸，势难挽救，防骤然厥闭。疗法：温邪痧毒深入胃府，劫津烁液，故用石膏、竹叶大剂清胃，生地、石斛生津增液为君；银翘、生草清解痧毒为臣；余如象贝、菖蒲之开痰宣窍，茅根、郁金、葛根透达陷邪为佐使也。处方：生石膏一两（研细），鲜石斛六钱，连翘四钱，象贝母四钱，生甘草五分，鲜生地八钱，生葛根一钱五分，银花四钱，广郁金一钱五分，鲜竹叶三钱，茅根肉五扎（去心），鲜石菖蒲一钱。病家情急，药前先服燉雪水一碗。

次诊：昨药服后，有汗津津，热灼之势已淡，渴饮、唇燥、烦躁等证亦见退舍，舌仍绛，尚润泽，大便色黑粘稠，小溲短赤，紫纹较淡，脉至数而有序，能寐饮乳，似有转机佳象。惟质小邪盛，最易传变，治再生津清泄。次方：生石膏八钱（研细），鲜石斛五钱，连翘四钱，广郁金一钱五分，鲜生地六钱，天花粉四钱，银花四钱，象贝母四钱，生甘草五分，大竹叶二钱，茅根肉五扎（去心衣）。

三诊：表热已解，咳嗽有痰，尚渴饮，口气甚重，脉来右滑数，左手较和，右部脉隶属肺胃也，舌红润，紫纹仅至风关，色亦较淡，邪热日退，津液日回，大便畅行，小溲亦长。治再清化肺胃痰热，佐以生津。小心护持，可保无虞。三方：鲜石斛四钱，川象贝各二钱，净连翘四

---

〔1〕轻　原脱，据文义补。

〔2〕自郐以下，复何讥焉　《左传·襄公二九年》记吴公子季札使鲁，观周乐。多有评语，而"自郐以下无讥焉"。郐为小国。讥，评议，无讥，即不足评议，因资格或水平不够之故。

钱，天花粉四钱，冬瓜子四钱，光杏仁二钱，金银花三钱，生竹茹一钱五分，生竹心卅根，茅根五扎，芦根一两（去心衣节），鲜枇杷叶三片（去毛包煎）。

四诊：脉来数象已和，右寸关尚滑大，咳嗽有痰，口渴喜饮，溺淡黄，大便带溏，舌苔红润。肺胃痰热，犹未清彻。治再生津清化，以肃余邪。四方：西洋参一钱，川象贝各二钱，连翘壳三钱，冬瓜子四钱，鲜石斛三钱，瓜蒌皮三钱，金银花三钱，通天草三钱，生竹茹一钱五分，生竹心卅根，茅根四扎，芦根一两（去心衣节），鲜枇杷叶三片（去毛包煎）。

五诊：诸恙皆和，安眠安乳，脉来软滑不数，舌苔红润不绛。治再清养，以收全功。五方：西洋参一钱，川贝母二钱（去心），净连翘三钱，生竹茹一钱五分，竹心卅根，绿豆衣四钱，原金斛三钱，瓜蒌皮三钱，金银花三钱，嫩芦根一两（去节），灯芯三扎。效果：服三剂痊愈。愈后胃火颇旺，每饮食不节，即欲发热呕吐，仍是胃病，随来寓就诊，服清化消导药，一二服愈。

何廉臣原评：痧属阳府经邪，初起必从表治，当用辛凉解肌，使痧毒外透。若七日外隐伏不透，邪反内攻，痰多气逆，烦躁神蒙，此为痧闭，证最危险。此案初则清透，继则清化，终则清养，对证发药，层次井然，临危取胜，殊为高手。

【平议】此证肺胃灼热，郁窒不宣，以致痧不能透，指纹深紫，舌绛津干，证情可据。是以急需清胃凉血，开闭涤痰，而佐以葛根透表，用药甚允，似可再加大力、荆芥各少许。追次诊津津有汗，而诸证俱退一筹，则其时红痧当已透布，而肺胃之热犹炽，即去葛根，连进一剂，亦是要诀。至三、四、五诊，则渐入坦途，一路清润，兼用痰药，程序一毫不紊。须观其选药停匀，无一味庞杂，非学养俱到，炉火纯青时，不易得此纯粹妥贴。第四方用通天草，即荸荠苗，亦清余热，通水道，鲜者尤佳。

又同卷　无锡周小农春温时瘅案：病者荣成鳌次子，年八岁，住锡山。病名：春温时瘅。原因：素因先天不足，九月而产。平日肝旺，或目赤牙痛。现因暮春瘅疫盛行，传染而得。证候：瘅未齐而已回，热经二旬有余，颧红目干，鼻燥口渴，咳痰韧黄，必须以手探取，暮则气逆不舒，懊烦少寐，鼻不觉暖，按腹脐则甚痛，溲短而赤，便艰不爽，耳聋有脓。诊断：脉数而重按无力，舌绛，苔有白糜。此由温邪夹痰夹积，留恋熏蒸，热久伤阴，痧劳堪虞。疗法：宗吴鞠通法，以兜铃、天冬、焦栀、丹皮、杏仁、贝母、枇杷叶、冬瓜子、芦根等肃肺清热为君，玄参、生地、石斛、沙参、茯神生津安神为臣，兼以珠粉、雄精、月石、辰砂、竹沥、梨汁、萝卜汁等化痰顺下为佐。处方：马兜铃一钱，淡天冬一钱，焦山栀一钱，牡丹皮一钱，光甜杏仁各一钱，玄参二钱，浙川贝各一钱，细生地二钱，鲜石斛一钱五分，北沙参二钱，辰茯神三钱五分。先用鲜茅根一两（去衣），活水芦根一两（去节），鲜枇杷叶一两（去筋毛净），鲜冬瓜子一两，四味煎汤代水。另方：濂珠粉、雄精、西月石、飞辰砂各一分，研和，用竹沥、梨汁、生萝卜汁各一瓢，重汤燉热，候温送下。

次诊：服二剂，得眠颇安，大便初坚黑，后溏，气逆已平，痰仍韧黄，鼻柱已暖，窍仍干，晡热尚久，则增烦懊，余热熏蒸，五液均干，脉数苔糜，尖红而碎。此因稚体阴气素亏，去腊少雪，目赤甚久，即其机倪。再存阴退热、清化热痰而止蒸糜。处方：鲜沙参二钱，鲜石斛二钱，鲜生地三钱，淡天冬一钱，玄参三钱，原麦冬一钱，粉丹皮一钱五分，冬瓜子三钱，肥知母二钱，花粉一钱五分，光甜杏仁各一钱五分，枯黄芩一钱，玉泉散二钱（包煎）。先用活水芦根、鲜茅根、鲜枇杷叶各一两，鲜淡竹叶三钱，煎汤代水。另方：濂珠粉、制雄精各一分，川贝三分，共研和，仍以竹沥、梨汁、莱菔汁各一瓢，燉温调服。

三诊：连服三剂，舌糜渐化，身热得畅汗而解。惟便复闭，原方去桔芩、花粉、玉泉散，加金沸草（包煎）、紫菀各一钱，火麻仁一钱半，鲜首乌一钱半，瓜蒌皮三钱。

四诊：进两剂，便复解，热清而苔糜净，颧红除，两目润，鼻生涕、咳大减，痰亦少，耳略聪，脓亦止。惟里热掌灼，脉静转细，舌红布新苔，可进养阴以善后。处方：川石斛二钱，细生地三钱，鲜首乌一钱五分，淡天冬一钱，原麦冬一钱，玄参一钱五分，粉丹皮一钱，苏百合一钱，天花粉一钱，火麻仁一钱五分，甜杏仁一钱五分，冬瓜子二钱，鲜枇杷叶四钱（去毛筋净）。效果：三剂而里热净，胃气醒，日渐向愈而复元。

【平议】此本孱弱体质，阴素虚而阳易浮者。发麻未透而自回，正是津血不充，不能托以外达。绵延两旬余，郁热炽盛，灼痰窒塞，见证确是可危。煎方展肺清胃，润燥滑痰，理法不谬，但叙证既云腹脐甚痛，诊断且谓夹痰夹积，何以不参用消化导滞之药，次诊即云大便坚黑，似第一方无此通府之能力。因气逆而用珠粉，尚属近情，与俗医徒用贵药，耗人经济者，微有不同，但此证痰热肝阳，业已凌厉，珠粉无情，不如易以西藏猴枣，较为切实。方用鲜冬瓜子，油润滑肠固好，但叙病谓在暮春，则冬瓜何得鲜者，未免好奇，殊不可解，山雷谓此药简、便、贱三字毕备，应用极多，然市肆中干而且瘪，毫无力量，宜预采极老者打碎入煎乃佳。

又同卷　绍兴何拯华风温时瘅案：病者：俞四姑，年六岁，住绍兴昌安门外瓦窑头。病名：风温时瘅。原因：暮春暴热，肺感温风而发。证候：头痛身热，恶风自汗，继即头面项下均见红疹隐隐，咳嗽气逆，神烦少寐。诊断：脉右浮滑数，左浮弦，舌边尖红，苔薄白。此叶天士所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热入孙络而成疹也。疗法：从上焦治，以薄荷、蝉衣、牛蒡、连翘辛凉散风为君，桑叶、银花、蒌皮、箬叶轻清透疹为臣，佐以前胡，使以桔梗，开降疏达，以宣畅肺气也。处方：苏薄荷八分，净蝉衣七分，炒牛蒡一钱五分，青连翘一钱五分，济银花一钱，栝蒌皮一钱，冬桑叶一钱五分，青箬叶三钱，前胡一钱，桔梗六分。效果：二日疹虽透足，而咳甚气急，口渴引饮，原方去薄荷、蝉衣、桔梗，加生石膏四钱，知母二钱，甜梨皮三钱，枇杷叶五钱。连进二剂，至第五日，热退身凉，气平咳减，前方再去石膏、牛蒡、前胡，加川贝二钱，鲜石斛二钱，蔗浆两瓢。连服三日，咳止胃动而痊。

何廉臣原评：小儿风温发疹，四时皆有，而以春冬两季为最多。其病从传染而来，吾绍谓之时瘅，又称麻疹，苏州谓之疹子，又名痧子。暇时遍查字典，并无"瘅"字，《辞源》谓痧为麻疹之俗称，余谓瘅亦麻疹之俗名。名称因地方而异，方药以因证而殊，同一时瘅，当按四时法治，春时用春温法，夏时用暑风法，秋时用秋燥法，冬时用冬温法。初起用辛凉开透法，液燥者佐甘寒如鲜生地、鲜茅根之类，挟湿者佐淡渗如生苡仁、浙茯苓之类，火盛者佐咸寒如犀角、羚角、金汁之类。至于俗传单方，如棉丝线、樱桃核、铜板、草纸等，最为大忌，奉劝病家，切勿以最怜爱之婴孩，断送生命于有百害无一利之土方也。此案风温时瘅，理当用春温法治，方亦轻清灵稳，从叶法脱化而出。惟牛蒡子为透发瘅疹之要药，若初起作呕者，用之呕更甚，然经谓在上者，因而越之，风痰呕出，瘅反出透，亦不必怕；若怕其呕，加白蔻仁三四分即不呕；大便泻者，儿科方书皆禁用，以牛蒡子多油，善能作泻也。然瘅将出而作泻者，不药可愈，亦不必禁。若瘅后水泻，用甘寒复以淡渗，加银花炭最妙，慎勿用温热提补，如理中汤等，误用反危，往往咳血、便血，不可救药矣。

【平议】此时令发麻之寻常轻证，方药转变清灵合度，恰到好处。何君即廉臣前辈之长郎，学有渊源，不愧家世。廉老论牛蒡甚是，但瘅后泄泻，恐伤中气，宜淮山药，或酌用七味白术散。　按：何谓字典无"瘅"字，考《康熙字典》有"瘅"字，引《博雅》：瘅，疾也；而曰音未

详。今遍查《广雅》，则未见此字，姑记于此，以俟再考。

又同卷　镇江京口袁桂生冬温疫痧案：病者孙姓子，年七岁，住本镇。病名：冬温疫痧。原因：腊月间疫痧盛行，适感冬温而触发。证候：初起发热恶寒，咳嗽体倦，饮食减少，尚未见有痧点。诊断：脉缓不数，舌边尖红起刺，苔薄白滑。此冬令寒邪外束、温邪内伏之变证也。疗法：初用葱豉汤加味，轻清疏解。处方：鲜葱白三枚，淡香豉一钱五分，苏薄荷八分，桔梗八分，杏仁一钱五分，甘草四分。

次诊：服后颈项及胸背等处发现痧点，犹隐约在皮肤间，尚未大现于外也。仍用原方再进一剂。

三诊：第三日痧大现，胸、背、颈项、手臂等处均密布而色红艳，夜间热甚，口渴。遂改用桑叶、金银花第味，清解热毒，活血透痧。三方：冬桑叶二钱，金银花二钱，光杏仁二钱，益母草二钱，天花粉二钱，川贝母一钱五分（去心），生甘草四分，青连翘三钱。

四诊：第四日热仍不退，舌色红赤起刺，毫无苔垢。遂易方，用地骨皮、生地、沙参等品，生津滋液、清化余热以善后。四方：地骨皮三钱，干生地三钱，川贝母一钱（去心），白茅根三钱（去衣），北沙参一钱，原麦冬二钱，鲜枇杷叶一斤（去毛筋净）。效果：一服热退神安，舌色亦淡而无刺矣。接服一剂痊愈。

【平议】此亦时证之寻常者。起初有寒有热，时值冬季，自当先以解表，虽未见点，而外间已发疫痧，即当预为留意，辛温未可浪投，择用葱豉加味，已是斫轮老手。惟既有咳嗽，则牛蒡、桑叶、胡大海亦可参入。迨麻发红艳，宜参凉血，茜草、旱莲皆堪辅佐。热甚口渴，白虎亦宜。第四方用地骨皮，似不如石膏、丹栀较为切近。袁君是镇江前辈，民国初元，沪上神州医药会成立，已频频通函，有《丛桂草堂医案》行世。此案层次井然，选药纯粹，大可为后学楷模。

又同卷　无锡周小农食积闷瘡案：病者：钱桂桐之侄，童年，住塘桥。病名：食积闷瘡。原因：伏温发瘡，因食糯米面食，内郁而不出透，至九日始延余诊。证候：身热七日始见麻点，不出表，头面极少，手足冷，按其腹作痛，疹毒内攻，全夜不寐，气喘烦躁，发狂起坐，扬手掷足。诊断：脉濡滞不起，舌绛，苔浮黄如糜，唇紫。此即《麻疹阐注》所谓食闭兼火闭证也。疗法：宜治其积，其火方泄，痧立外透。用自制陆氏润字丸先通里积，以治食闭；又遵缪仲醇清透参入温宣法，以治火闭。处方：先用陆氏润字丸一钱开水送服。牛蒡子三钱（杵），净蝉衣一钱五分，青连翘三钱，莱菔缨三钱，苏薄荷一钱，片郁金三钱，玉泉散七钱，浮萍一钱（同包），鲜竹叶廿片，西河柳一钱五分，水芦笋尖五个，鲜茅根二两（去心）。外治方：以西河柳、樱桃核、艾叶、姜煎水，放盆熏足，后以吴萸、生矾末、鸡子白、烧酒捣敷足底，引火下趋，以治足厥。

次诊：询知润字丸仅服十粒，大便仍闭，全夜不寐。发狂起坐，气喘烦躁，扬手掷足如前，脉细如伏，苔变深黄，目封，痧点似回。此积横于中，里气不通，痧火不从外达，毒即内攻，有犯心逆肺之险。再用清透法以达邪，通血法以消积。先与润字丸二钱，督令研碎，开水服毕，方与开方。次方：牛蒡子三钱，片郁金三钱，蝉衣一钱，地骷髅五钱，枯黄芩二钱，薄荷一钱，苏丹参三钱，连翘三钱，川雅连七分，鲜竹叶卅片，黑山栀二钱，赤芍二钱，木通一钱（辰砂拌），芦茅根各二两。另玳瑁七分、西藏红花三分（研细如霜），灯芯汤下。代茶：鲜茅根一两，鲜元菱一钱，鲜西河柳一钱五分。效果：服后大便通解，痧疹齐透，布满一身，坏象如扫而痊。说明：但以大黄起瘡，如方内开出，无论贫富，万不肯服，故必自制携用，乃方

便之一术。

何廉臣原评：闷瘨由瘟毒郁闭，闷而不发，其证最急。但其所以闷而不发者，必有所因，或因寒闭，或因火闭，或因痰闭，或因食闭，治必先其所因，伏其所主，而闭自开，开则闷瘨自透，病可转危为安。此案食闭兼火闭，方用汤丸并进，润字丸攻其食闭，汤药开其火闭，使里气通，表气自疏，表气疏，瘨自齐透，故坏象如扫而痊。

【平议】此证以食积停滞于里，而痧不外达，盖必问而知之，则脉之不起，亦以闭塞使然，非虚弱可此。审证既确，自当先去其所以壅塞之食积，而后麻痧可达。诊断虽谓兼以火闭，其实里热尚不甚盛，肢冷非热深厥深，亦是阳气郁滞，不能达表，于法不可投大凉药，设或误与，反以冰伏，更多危险。煎方中惟展肺透表者多，则未始不悟到此中自有分寸，但丸子攻积，究嫌缓而不速，不如并用消导入煎剂之效捷。浮萍开通肌腠，清而有力，固麻痧之妙药。惟玳瑁研不细，宜水磨乃佳。

又同卷　上海叶鑑清疫痧内隐案：病者：朱孩，年二岁，太仓人，寓新闸路福康里。病名：疫痧内隐。原因：因冒风致痧子内隐。证候：寒热无汗，四日痧减，两日胸、颈、两手虽稠，而面、颧、额部隐约不透。痧为阳邪，头面属阳，尤为要紧。咳声不扬，目红多眵，脘闷，气急微喘，泛呕乳汁，便溏溺少。诊断：紫纹已至气关。此由风邪重受，痰热交阻，抑遏肺气，有痧陷昏喘之险。拟以宣透，必得痧达，邪势向外，方有转机。疗法：风痧为肺病，红痧是胃病。今风痧内隐，当宣肺发表为首要。方中荆、蒡、苏、薄、葛根辛散透发为君，天虫、蝉衣祛风泄热为臣，甘、桔、枳壳开肺宣喉，象贝、前胡解肌化痰为佐使。外用香菜汤揩者，亦取其辛香松肌，痧易透达也。处方：荆芥穗一钱，紫苏叶八分，炒天虫一钱五分，炒牛蒡三钱，生甘草四分，薄荷八分（后入），煨葛根一钱，净蝉衣八分，象贝母三钱，苦桔梗五分，生枳壳一钱，嫩前胡一钱五分。外用香菜煎汤，用毛巾绞干，揩面颈。

次诊：身已有汗，肤腠已松，面、额、两颧痧子渐透，色赤，肢体尤稠。尚脘闷烦躁，啼哭泪少，咳嗽有痰，口干，干嘿，目红多眵，溺短便溏，日行一二次，关纹色紫。此外染风热，内蒸痰邪，交阻肺气，慎防昏喘变端，治再宣泄。次方：炒牛蒡三钱，炒天虫一钱五分，象贝三钱，生甘草四分，生枳壳一钱，薄荷八分（后下），净蝉衣八分，光杏仁二钱，苦桔梗五分，嫩前胡一钱五分，广郁金一钱五分。仍用香菜煎汤，乘热揩面、颧、颈及两手。

三诊：痧子齐布，红润尖透，邪势已从汗外达，佳象也。咳频，声音较扬，便溏溺赤，脘闷泛嘿虽减，尚烦躁少寐，啼哭有泪，紫纹色淡，脉来滑数，右部较甚。痰热熏蒸，肺不清肃，慎防传变，再以清化治之。三方：炒牛蒡三钱，蝉衣八分，光杏仁二钱（勿研），生甘草四分，嫩前胡一钱五分，炒天虫一钱五分，象贝三钱，青连翘三钱，生枳壳一钱，茅根肉三扎（去衣）。

四诊：表热已解，痧子渐回，交一候病势转松，最为正当，烦躁较平，夜寐较安，惟咳嗽尚甚，痰多艰咯，便溏溺畅，舌尖边红，苔腻口秽。此肺邪未清，胃热亦盛，脉来右部滑数，当两清之。四方：炒牛蒡二钱，冬桑叶一钱五分，净连翘三钱，象贝三钱，茅根三扎，芦根八钱，生竹茹一钱五分，炒蒌皮三钱，冬瓜子三钱，嫩前胡一钱五分，枇杷叶三钱（去毛筋净）。

五诊：痧子渐回，诸恙均平。惟咳嗽痰多，脉来数象已和，当再清肃肺胃。五方：冬桑叶一钱五分，炒蒌皮三钱，金银花三钱，象贝四钱，生竹茹一钱五分，茅根三扎，芦根八钱，净连翘三钱，冬瓜子三钱，嫩前胡一钱五分，枇杷叶三片（去毛）。

六诊：咳嗽较减，邪势渐化，脉来右滑，滑属痰邪，痰与余热尚流连肺胃，仍主清化。六方：象贝四钱，嫩芦根七钱（去节），生米仁三钱，通草一钱，净连翘三钱，瓜蒌皮三钱，生蛤

壳四钱(打),冬瓜子三钱,生竹茹一钱五分,鲜地栗三枚。效果:服二剂,咳嗽仍未平,即停药,旬日后咳始痊愈。

何廉臣原评:凡发疫痧,最怕冒风内隐,隐则痧毒内攻,势必痰热交阻,气喘神迷,险象蜂起。此案内外并治,仍使痧毒外达,幸而痧子齐布,红润尖透,后用两清肺胃,转危为安,的是儿科能手。

【平议】痧子乍发,偶感风寒,即闭塞肌腠,不能透达,变证百出,头面未齐,即是肺气窒塞,所以咳声不爽,胸闷气急,皆痧毒未泄之明征。必开肺以达皮毛,至不可缓。如在温热令中,只用荆、蒡,不宜苏叶、防风,恐其辛温,但此儿既因感风,则非稍参辛温,力量犹嫌太薄,苏叶八分,正是恰好。方中惟蝉衣、僵蚕,用杨氏《寒温条辨》说,作为泄风妙药,实属无用。而开手二方,不杂一毫凉药,最是普通发麻正当理法,必至痧已齐布,表得透达,里热渐露,乃渐合用清法,步骤最妥。凡非痰热炽甚之发麻,俱当依此为准。余师愚大剂清凉,可以治热毒锋厉之重证,不可以疗普通之时麻。临证之时,病情自有轻重,断不可作一例治者也。

又同卷　绍兴安昌严继春痦夹水痘案:病者:徐子青君之令嫒,年十四岁,住遗风。病名:痦夹水痘。原因:素禀体肥多湿,适逢青末夏初,痦疫盛行,感染其气,先发痦,后发水痘。证候:身热烦闷,咳嗽鼻塞,面目有水红光,喉痛气急,指尖时冷,二日即现痦点,色鲜红,头面先见,颗粒分明。诊断:脉右浮洪搏数,左弦小数,舌红、苔白腻。此虽时痦之顺证,而湿热内郁,所防者水痘之夹发耳。疗法:先用防风解毒汤加减,发表透痦。处方:防风八分,炒牛蒡一钱五分,光杏仁一钱五分,前胡一钱,生甘草三分,荆芥八分,青连翘一钱五分,广皮红七分,桔梗七分,青箬尖一钱。

次诊:第三日下午赴诊。据述一日三潮,潮则热势盛而烦躁,逾时方退。三日共作九潮,痦已透齐,现已徐徐回退。惟面目手足微肿,小溲短热,渴不喜饮,便溏不爽,脉右软滞,左微弦带数,苔白微黄。此痦毒虽出,而湿热为患也。姑以杏苏五皮饮消息之。次方:光杏仁一钱五分,新会皮一钱五分,冬瓜皮三钱,丝通草一钱,嫩苏梗一钱五分,浙苓皮三钱,大腹皮一钱五分,生姜皮一钱。

三诊:连服两剂,身又发热,皮肤觉痒,水痘先现于头面,渐及周身四肢,小如蚕豆,大如豌豆,状如水泡,中多凹陷,脉浮滑沉缓,舌苔黄白相兼。此内蕴湿热,化为水痘而发泄也。治以七叶芦根汤透解之。三方:藿香叶一钱五分,佩兰叶一钱五分,炒黄枇杷叶五钱(去毛筋净),薄荷一钱,青箬叶二钱,淡竹叶一钱五分。先用活水芦笋一两,鲜荷叶一钱,北细辛五分,煎汤代水。

四诊:一剂而水痘色淡浆稀,二剂而干燥,成为灰色,势将结痂。身热大减,胃动思食,便黄而溏,溺亦渐利,脉转缓滑,舌苔黄薄。此湿热从肌皮而出也。治以调中开胃,兼利余湿。四方:新会皮一钱,浙茯苓二钱,川黄草二钱,生谷芽一钱,炒谷芽一钱,生苡仁三钱,金橘饼一枚(切片),陈南枣一枚。效果:胃能纳谷,精神复旧而痊。

何廉臣原评:色淡浆稀,故曰水痘。多由湿热兼风,郁于肌表而发。约有黄赤二种,色黄而含有气水者,曰黄痘,一出如豆壳水疱,东医名含气性水痘;色赤而含有血液者,曰赤痘;一出有红点水疱,东医名出血性水痘。始初为透明浆液,继则变为不透明乳液状,且带脓性,皆从水疱、脓疱而结痂,然总不如正痘之根窠圆净、紧束也。其间有夹疹而出者,亦有夹正痘而出者,间有夹喉痧而出者。此案先出痦,后发水痘。其痦及痘皆轻者,因病毒从双

方排泄，故前后数方，皆属寻常药品，能奏全功。

【平议】此湿盛而热不盛者，亦是时邪发痧之所恒有。水痘形态，廉老之说已极明白。此案在初诊，谓防发水痘，乃是事后补述，欲以自神其技。究竟水痘亦是寻常，何必要防！就是要防，药须化痰理湿，而第一方只是开肺泄表，并无分利水湿，其防安在？直至后来三诊时，水痘始发，则陆九芝所谓防其东而东，防其西而西者。此等预言家，不才不敢恭唯。但此是麻痧中轻证，方药尚属适宜，可谓应有尽有。唯第三方之细辛，虽是用作透达，而五分太多。第四方中之川黄草，不知何物。

黄醴泉治案　世兄，风温袭于肌表，红痧夹疹，满体密布，头面不多，表热已渐淡而未净。大府溏薄，温邪有下行之机。舌红罩焦，目赤，内热甚炽，法宜泄化透达。霜桑叶三钱，光杏仁一钱（去尖弗打），炒牛蒡一钱五分，川象贝母各一钱五分，连翘壳一钱五分，炒淡芩二钱五分，焦山栀二钱五分，赤芍炭二钱五分，炒丹皮一钱，茯苓皮三钱，生苡仁三钱，白通草一钱，飞滑石三钱（包）。

复诊：痧疹透达，表热渐淡，目赤渐退。以昨方增损，去牛蒡、苡仁、通草、滑石，加炒白芍一钱五分，盐水炒橘红五分，橘络一钱，扁豆衣三钱。

【平议】此时痧之轻恙，发出已密，而头面未多，尚不可不助之透达。而目赤舌红，内热已炽，故可用翘、芩、丹、栀。其牛蒡炒用者，以大府溏薄，恐其助泻耳。唯是头面未透，则可加葛根三四分，透痧升清，两得其宜，最为熨贴。

又　三宝，风温发疹，面部瘰痦不透，舌尖紫，唇焦，脉数偏右，入夜热盛。先清气营，而宣通隧络。桑叶三钱，炒牛蒡二钱五分，杏仁三钱，赤芍炭一钱，枳实八分，竹茹二钱，炒丹皮一钱，炒青蒿二钱，连翘一钱五分，象贝二钱，橘红八分，橘络一钱五分，蝉衣六分，郁金一钱，丝瓜络二钱。

复诊：疹发面部，咳嗽不爽，痰多有声，表热不扬，脉数。再以泄化。昨方去赤芍、丹皮、青蒿子、连翘、郁金、橘红络，加花粉三钱、白茅根肉三钱、苦桔梗八分、生苡仁三钱。

【平议】此亦稚龄时痧之轻证。既已舌紫唇焦，自可参用清热。入夜热甚，故有青蒿，分量轻灵，流动不滞，可谓白描高手。

又　坤生官，痧瘖后肺气未就肃清，外风乘之，留邪挟痰滞，湿泛变为肿病，腹笥绷结，小溲涓滴，色紫如酱，大便干结，面部亦浮，且又发红疹粗点，臂膊手腕为多，背部亦见。湿热郁阻，清阳不司旋运，莫谓五水之类。且先肃肺家，分化湿热，而泄外风。水炙紫菀八分，木防己一钱五分，生苡仁三钱，苓皮三钱，冬瓜皮三钱，炒川贝一钱五分，嫩桑枝五钱，淡竹茹二钱，蚕沙二钱，丝瓜络二钱，光杏仁三钱，飞滑石四钱，陈皮一钱五分，生姜衣四分，川楝子皮一钱五分。翌日改方，加广藿梗八分，片通草四钱，煎汤代水。

复诊：肿势小减，天时暴暖，痰热阻络，心胸懊恼，肾囊亦渐缩小，两寸脉不数，腹有小胀。再以消痰通络，而参泄热。半夏二钱，陈胆星八分，飞滑石三钱，川楝子皮一钱，竹茹二钱，木防己一钱，薄橘红八分，茯苓皮三钱，枳实四分，晚蚕沙三钱，海石二钱，炒瓜蒌皮二钱，光杏仁三钱，冬瓜子三钱，丝瓜络二钱，生苡仁三钱，鲜竹沥五钱，生姜汁一滴，和匀冲药。翌日改方，去胆星、竹沥，加元金斛三钱、白蔻壳四分。

三诊：痰阻气滞，肿势渐解，昨经泄泻，以助中运而疏痰气。姜半夏二钱，生米仁三钱，冬瓜皮三钱，陈皮一钱五分，带皮苓三钱，姜竹茹二钱，海金砂七分，杏仁三钱，鸡金炭一钱五分，川楝子皮一钱五分，带壳春砂仁两粒。

四诊：肿已退净，阴液大伤，胆火内灼，入暮热甚，脉数舌红，胃气不醒，清营分之热而养阴液。鲜生地三钱，云苓三钱，炒丹皮一钱五分，天花粉三钱，鲜竹茹二钱，白芍二钱，炒枣仁三钱，川楝子皮一钱五分，枳实四分，淮麦三钱，橘红络各一钱，米炒淡天冬三钱。

【平议】痧后肺气未布，余热逗留，肌肤浮肿亦所恒有。展肺化痰，开通肌腠，则溲自利而肿自化。唯此案在初诊时，又发红疹粗点，则仍须解肌，蚕矢不如桑叶，而蒺藜、荆芥皆可用，溲紫如酱，可加木通六七分。

又　张幼，痧子后发为浮肿，遍体皆然，下体尤甚，肾囊如瓢，乃湿邪阻气不化，舌白、质淡红。宜宣通肺气以泄水道。白蒺藜三钱，桑叶三钱，竹茹二钱，枳实四分（同炒）　冬瓜皮三钱，木防己一钱五分，茯苓皮三钱，陈皮一钱五分，川椒目四分，晚蚕砂三钱，生姜皮四分，丝瓜络二钱。

【平议】药味轻灵，可加兜铃以展肺气。

又　张妪，风热袭于肌表，满体搔痒，发为瘾块，当泄风和络。冬桑叶三钱，防己一钱五分，秦艽肉二钱，姜竹茹二钱，白蒺藜三钱，苓皮三钱，生姜衣四分，丝瓜络二钱，蚕矢三钱（包），苡仁三钱，水炙嫩白薇一钱五分。

【平议】瘙痒成块，吴人俗称风疹块，乃风热袭表，血热内滞，兼挟湿邪。宜泄风清热，稍参凉血化湿，乃能止痒。方中议加白鲜、丹皮、茵陈、木通。如痒盛难瘙，须以樟木片煎汤揩洗易效。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八卷

时病疟疾门

疟必寒热往复，多由内蕴痰湿，外感风寒暑热，交酿而成。确是时病中一大关键。向来国医认作杂病，特辟一栏，似乎与时病无涉。而著作家每纂一书，无不罗列疟病多条，特制方药，似乎可以按证选方，已尽治疟之能事。虽间或药病相符，偶用成方，未始不效，而浅者但知于旧有治疟套方，随手写来，则邑独百难一验，甚者且愈弄愈坏。凡迁延缠绕，迟至三数年而变幻不已者，皆市医不能凭证选药，而浪用成方以尝试之弊也。吾吴俗谚恒谓“伤寒转疟为病减，疟转伤寒为病加（此‘伤寒’二字以广义言，为四时感证寒热之通称，非冬伤于寒之桂麻青龙证）”，试以先有外感，发热不休，渐至寒热间断，定时一发者，确为病退之佳兆；如先则病疟，寒热有定，而渐变大热不休者，确为病进之危机。苟无善治时病、应弦合节之手段，即治疟亦难中肯。善乎王氏孟英、温热圣手，医案中曾有人称其治疟若有神秘，此无他，见证治证，相体裁衣，而不拘拘于古人成方之明效耳。间尝集而读之，无一非从时病著手，何尝有一“疟”字横亘于其心目之中，宜乎如锁得匙，随在桴应。治疟作家，断推此公第一。兹辑医案平议，即以疟病列为时病之一子目，而所采唯孟英案独多，庶乎读者触类旁通，可无难愈之疟，得以减少病家苦痛，是亦积福之一道也乎。壬申中秋山雷记。

暑热疟

大江以南，温病最多，所以发疟者，亦惟暑热最盛。在《内经·疟论》，曾有温疟专条。观其病名，何尝非温热为病，然立说则幽深玄远，必谓冬伤于寒，藏于骨髓，历春及夏，尚不发泄，必至大暑肌肉消、脑髓烁，而后发病。语出医经，最为近二百年好谈伏气之确据。然试为平心思之，伏气至此，肌肉消矣，脑髓烁矣，其人当无可生之理。顾其末后所述病发状况，亦只有寒热二字，奚敢信为病机真相果有如是。而寻常温热发疟，自不可援引《内经》此条，妄为比附。不过内蕴痰湿，而外为时令暑热交蒸，互相纠缠，其病乃作，昔贤有言：“无痰不成疟”，最是金科玉律。惟是暑热、痰、湿三者，或多或少，临证时不可无燃犀之照。果能分证辨治，尤易覆杯有功。爰以暑热与湿痰两者，各以类聚，庶乎初学读之，较为眉目清楚云尔。

孟英医案《初编》一卷　己亥夏，予舅母患疟，服柴胡药二三帖后，汗出昏厥，妄语，遗溺。或谓其体质素虚，劝服独参汤，幸表弟寿者不敢遽进，乃邀孟英商焉。切其脉洪大滑数，曰阳明暑疟也，与伤寒三阳合病同符。处竹叶石膏汤两剂而瘳。

【考证】己亥，乃道光之十九年。考孟英生于嘉庆之十三年戊辰，至己亥年三十二岁。《王案初编·二卷》，署名同郡周光远辑，此案称予舅母，及表弟寿者，是周氏之舅家。孟英

案全书三集，编辑者多至十二人，凡称病某某，而系之以戚鄙[1]称呼者，俱是各卷之编辑人口气，非孟英之戚鄙，读者不可误认。近时商务书馆印行江都石念祖之《王氏医案绎注》及世界书局印行青浦陆士谔之《分类孟英医案》，既不录原本之编辑人姓氏，而案中一切称谓均仍其旧，真是怪不可识，此虽与医理、病理全无关系，然著书须有体裁，究不可如此浑沌无窍。

【平议】俗医治疟，滥用柴胡，无不自命为此是仲景少阳寒热往来之圣法，以徐灵胎之自命不凡，犹谓小柴胡治疟天经地义，复何论其他。要知仲师少阳病之柴胡证，是寒束于外，阳不得伸，故须柴胡宣发阳气，而外寒可解，非治肝胆阳焰升腾之病。读本论少阳篇中，少阳之脉弦细一条，岂非阳气遏抑而于脉应之之明征；且少阳篇更有少阳病脉沉紧一条，则寒邪不仅在表，抑亦入里，表里皆寒，已非太阳病浮紧之脉所可等视，是必倚赖柴胡春升之气提出入里之邪。此与少阳风火浮动、横肆恣虐者，病情、脉状宁非相[2]去天渊？所以不佞近年持论，竟谓仲景之柴胡证，必当与太阳寒邪未罢同时发见，是为太少两阳之寒证，所以必用柴胡。若在阳明已热之后，而兼少阳病，胸胁满，不食欲呕等证，则皆热势已腾，阳邪恣肆，法当清之、泄之，宁酴有可用升提迅发之理！且阳焰炽盛之时，其脉应当何若，又安得有弦细沉紧之状。向来读古书者，只以《内经》及本论三阳次序阳明在少阳先，每认少阳诸证当在阳明传热之后，遂以少阳热证概用柴胡，误读板书，无不铸成大错。抑知《伤寒论》中小柴胡汤证治诸条，多在《太阳篇》中，错落互见，即可为太少共有寒邪之确据。迨乎少阳本篇，则反是寥寥数条。仲师真旨，显有表示，奈何古今医家，虽无有不读《伤寒论》者，而于少阳之脉弦细沉紧两条，绝不一为研究，当为仲师之不及料。然而读者无目，直使病者无命。吾知二千年来，凡少阳病之误死于柴胡方下者，必已恒河沙数[3]。夫以伤寒而误用柴胡，其弊已至于此，何况疟病多发于夏秋两季，纯是温邪热邪。苟非表寒尚重，柴胡直同鸩毒，莫枚士《研经言》已详言其害。然而俗子何知，信手涂鸦，皆是一丘之貉，国医之陋，爰莫能讳。此案病发于夏，其为暑热，可想而知，乃连饮此药，升提煽动，助之燎原，汗多昏狂，亦固其所。其所以遗溺不禁者，亦是疏泄太过使然。此皆柴胡之效验，读者可不猛省。惟孟英引"三阳合病"四字，虽是出于本论，寿颐窃谓殊有未妥。盖太阳止有寒证，无热证，只可谓阳明少阳热病，竹叶石膏汤扫荡炎燔，最是热炽昏狂之清凉神剂，但此方只可清热，不治痰湿。案中虽不详舌苔，然其舌必光红干绛，而大渴引饮，胸无痞闷，皆在意中，学者可以隅反。

又　《初编》二卷　顾云垞体丰年迈，患疟于秋，脉芤而稍有歇止。孟英曰：芤者，暑也；歇止者，痰湿阻气机之流行也。大忌温补以助邪气。及与清解蠲痰之法，病不少减，而大便带血。孟英曰：暑湿无形之气，而平素多痰，邪反得以盘踞，颇以有形之病，清解不克胜其任，气血皆受其滋扰，必攻去其痰，使邪无依附而病自去，切勿以高年而畏峻药。伊姪桂生少府，亦精于医者也，闻之极口称是。遂以桃仁承气汤加西洋参、滑石、芩、连、橘红、贝母、石斛为方，送礞石滚痰丸。乃郎石甫孝廉云：此药在他人必畏而不敢服。我昔年曾患暑湿证，深悉温补之不可轻试，况高明所见相同，更何疑乎！径服二剂，下粘痰污血甚多，疟即不

---

〔1〕 鄙(dǎng)　同"党"。乡党。《说文通训定声》："鄙，假借为党。"

〔2〕 相　原缺，据文义补。

〔3〕 恒河沙数　佛经中语。恒河，南亚有名大河。恒河沙数，形容数量多到无法计算。

作，仍以清润法善后而康。

原评：此必别有外证可凭，故直断为暑与痰湿。未有专视脉之芤与歇止，而如是定断者。读者勿被瞒过。此方可谓峻极，良由识高，非徒胆大。

【平议】丰腴之体，必多湿痰，况在高年，真阴更薄。此案疟发于秋，暑热伤液，已在意中。脉芤一层，向来谓是暑伤元气，其实正是血液不足之明证。孟英谓芤为暑，亦是此意，但言之尚未详明。其论歇止为痰湿阻滞、气机不利，确有卓识。惟是疟作于秋阳正烈之时，苟其稍明医理，当无浪投温补之事，而孟英必以温补助邪为谆谆告诫者，正以病在高年，惟恐俗子狃一"虚"字，不识病机，徒知献媚，则偾事必在指顾之间。此案虽未言舌苔，意者尖边红绛，而中心必有腻苔；且已津伤液燥，观后文所用洋参、芩、连、石斛等物，其人舌质可以想见。设无苔垢，孟英亦不以蠲痰为入手方针矣。迨至疟不少减，而大便带血，貌视之，颇似病情变幻，或有危机，且在高年，俗子意中，哪不闻而气馁。须知已在清解蠲痰之后，而府热泄导，未始非下行为顺。本书"大便带血"四字之旁，有"邪将去矣"之批语，虽原本序文不言眉评、旁注出于何人手笔，究竟孟英全案虽各卷皆有编辑人名氏，其实全稿多由梦隐一手撰定，故能勘透病情，无微不著。山雷窃谓眉评、旁注亦必太半为此公自注，见得此时病机，方且以便中带血为蕴热之一条出路。金针度人，全在此评语中透彻灵犀一点，学者断不可忽略看过。要知其人之精神丰采是虚是实，更必有望而可知者，是以敢于攻破而无畏葸，且也桃仁承气、礞石滚痰，虽皆为峻烈之药，然苟其分量不多，亦不过宣通作用，何必遽如虎狼之可畏。迨至粘痰污淤涤荡之后，而疟竟不作，益可信无积不疟之诚非虚语矣。此案脉证皆有虚象，而确是实病，学者最宜体会，而亦不可孟浪学步。究竟脉证既有可疑，则必从神气上观察，而后自有主张，此则孟英之所未言者，否则高年而得是脉，俱可援此案以为成例，又何往而不为马服之子[1]耶？寿颐按：此条虽以下血涤痰得效，究竟暑热为重，痰血较轻，观方中洋参、石斛可悟，是以录入"暑热类"中。以此推之，知孟英所用桃仁、滚痰两方，必非重量。

又 《续编》一卷 酷热之际，疟疾甚行，有储丽波患此，陆某泥今岁寒水司天，湿土在泉，中运又从湿化，是以多疟，率投平胃理中之法，渐至危殆。伊表兄徐和圃荐孟英视之，热炽神昏，胸高气逆，苔若姜黄，溺如赭赤，脉伏口渴，不食不便，曰：舍现病之暑热，拘司气而论治，谓之执死书以困活人。幸其体丰阴足，尚可救药，然非白虎汤十剂，不能愈也。和圃然之，遂以生石膏、知母、银花、枳、贝、黄连、木通、花粉、茹、芩、杏、斛、海蜇、竹叶等，相迭为方，服旬日，疟果断。

【平议】王案续编第一卷各病，皆道光廿四年甲辰事，此条所谓寒水司天，湿土在泉是也。要知今本《素问》中之"天元"、"正纪"等七篇，原非古本所固有，自成一家之言，何可拘泥，古人久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之说。即以中国而论，东西南朔，风土异宜，此胡可以年岁干支而定燥湿寒燠者。然而医籍中竟有"不识五运六气，读遍方书无济"之说。此道之盲，古今同慨。是案病在酷热之时，而浪投温燥，如火益烈，自在意中。须知胸高气逆，舌苔焦腻，燥药灼液，凝寒脘中，非仅燥火，亦是痰窒。观其选药，枳、贝、海蜇，俱是必须之品。而孟英持论，只提白虎汤三字，原是举其所重，初非仅仅乞灵于知、膏二物。凡《潜斋医案》

---

[1] 马服之子 马服，地名。战国时赵国将军赵奢受封于此，称马服君，其子赵括，仅善于纸上谈兵，后来带兵抵抗秦军，遭致大败。

中所称用某某汤剂者，皆当作如是观，若读者不知此义，不能临证化裁，即为孟英所愚矣。

又　同卷　庄晓村芝阶，姊夫之侄孙也，馆于金恩谷舍人家病疟，孟英曰：吸受暑，清涤即瘳。阅数日，疟作甚剧，目赤狂言，汗如雨下。居停[1]大惊，闻服凉剂，疑为药误，亟速孟英至，正在披狂莫制之时。按其脉，洪滑无论；视其舌，深黄厚燥。心疑其另服他药之故，而扑鼻吹来一阵姜枣气，因诘曰：得无服姜枣汤乎？曰：恣饮三日矣。孟英即令取西瓜一枚，劈开，任病者食之。方从白虎，而生石膏用一两六钱，病即霍然。踰六年，以他疾亡。继有陈仰山如君患疟，孟英连与清暑法，病不少减。孟英疑亦姜枣汤所致，询知果然，亟令屏绝遂愈。余如汪子宽、魏云裳、胡秋纫等暑疟治案，皆以白虎化裁，案多不备载，录此以备读者之隅反焉。

【平议】病是暑热，生姜固能助桀，况是疟病，无不兼有痰积，大枣确在禁例。只此二物，已令病轻变重，至于此极。此人舌苔深黄厚燥，而药物只详一味石膏分量，则其他应用之药，盖亦可想而知。

又　同卷　何永昌者，孟英之舆人[2]也。其妻病疟，间二日而作，乃母曰：疟不可服官料药，径服签方[3]，旬日后势甚危。永昌乞孟英救之，脉沉细而数，尺为甚，口渴，目不欲张，两腰收痛，宛如锥刺，寒少热多，心慌不能把握，曰：异哉病也！此暑入足少阳之证，喻氏所谓汗、下、温三法皆不可行者。若病在别家，虑其未必我信，病在汝而求诊于我，事非偶然也。汝母云官料药不可治疟，此语出于何书？而药别官私，何人所创？既官料之勿服，则私料更不可妄试矣。殊属可嗤！然是证若延医诊，非表散即温补，不可谓非汝母之一得也。疏方元参八钱，龟版、石斛各一两，地骨皮六钱，知母五钱，桑叶、金银花各四钱，花粉三钱，丹皮二钱，令用大砂锅煎，而频服不必限剂。服三日疟断，而各恙皆减，粥食渐进，不劳余药而起。

原书眉评：暑邪入肾，必伤肾液，故重用滋阴之品以救之。

【平议】三日之疟，近世概称三阴，竟不知出于何书，最是浑沌无穷。此病在旬日后见此证状，意者其先所服神前签方，必是温燥伤液之品，而其人幸无痰湿，且必素属阴亏之体，所以病变如是。孟英谓是暑入足少阴，尚是因腿痛而巧于附会，其实热伤阴液，与温病之热入阴分、灼烁津液者同科，何必专属肾藏。眉间评语，亦王氏之应声虫，不可过泥。但病势至此，当然非汗下温三法所可妄施。但以前签方药品，未经孟英指出，当是王氏所未知，虽不经于医手，亦何以见得必非表散、必非温补，要之亦是误药之坏病耳。病势至此，真阴盖已垂竭，自然宜于大剂频灌。所用药物，清滋而不腻滞，泄热而兼养液，亦非专以补肾。读者不可呆认足少阴一语，庶几活泼泼地。

又　《初集》二卷　九月间张春桥患疟，寒少热多，间二日而作，甫两发，形即清瘦。孟英诊曰：脉弦而细，尺中甚数，疾作于子夜，口干嗜饮，乃足少阴热疟也。两发遽尔形消，胡可玩视。吾以妙药奉赠，可期即已。但请即服，不可商于人而致生疑议也。方用元参、生地、知母、丹皮、天冬、龟版、茯苓、石斛、桑叶。春桥以向所心折，遂服之。一剂疟即止，再以滋阴善后而愈。予谓此证一帖而瘳，似乎轻易，但非真才实学，焉有此种妙治。设遇别手，非

---

[1] 居停　寄居的寓所。在此指寄居处的主人。

[2] 舆人　轿夫。

[3] 签方　写在神庙内签条上的方剂。

温补即提表，其祸可胜道哉！然天下之病，无论轻重，总贵初治得法，何致轻者重而重者危耶！奈世俗之情，必使轻者重而后转安，始知医药之功，殊可叹也！按此证世人但知其为三阴症，笼统治以温补之法，从未闻有分经用药者，今提出"少阴"二字，创立清凉之剂，用药精当，取效敏捷，法似新奇，理自完足。所谓活人治活病，全以活泼运之也，可以启人慧悟，垂作典型。

【平议】此案与上条何永昌妻同证同治，疟甫两发而形即消瘦，亦由温病之乍起即热入阴分者。王虽谓是足少阴证，然亦须活看，不必泥定肾热，上条何案平议已详言之矣。一服即验，正以病在初起，用药得当，奏功奇捷。如果热入肾中，恐不能如是迅速，惟滋阴善后一句，确是不可不补之笔。

又　同卷　湖墅张春桥素禀不坚，头眩脑鸣，频服温补药，甚觉畏冷，人皆谓其体偏于寒也。辛丑春，始请孟英诊之，脉甚数，曰：阴亏也，温补非宜。改服滋水培元之剂，颇为有效。夏间可劝以灸火，云可以除百病，盖未知灼艾之可以除百病者，谓可除寒湿凝滞，阳气不能宣通之证，非谓内伤外感一切之病，皆可灸而除之也。故仲景有微数之脉，慎不可灸之训，正以艾火大能伤阴也。灸后数日，即寒少热多，宛如疟疾，医者以为脾寒病，投以温散，日以滋甚。春桥知药治未符，坚不肯服。乃父与之谋其故，漫曰：要儿服药，须延王先生诊视。与之遂邀孟英治之，切其脉，滑数倍加，曰：阴虚之体，内热自生，灸之以艾，火气内攻，时当溽暑，天热外烁，三者相交，阴何以堪，再投温散，如火益热，当从瘅疟治，专以甘寒息热，则阴津不至枯涸，而寒热不攻自去，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竟不用一分表散药而治愈。

【平议】此人本是阴亏体质，又加艾灸，助火烁阴，而为瘅疟，自然治宜甘寒。虽未出方，然药物当与前条同例。又按此人与前条必是一人，查原书此条为道光辛丑事，上条为壬寅事，病证相似，用药同符，可以想见是人之禀赋矣。

又《续编》一卷　盛墨庄冬患间疟，因腹胀畏寒，自服神曲姜汤，势益甚。延孟英视之，曰：暑湿内伏也。以黄连、枳、朴、栀、芩、杏、贝、知、斛、旋、橘、兰草等为剂，芦菔煮汤煮药，三啜而瘳。

原书旁评：清暑渗湿，而无燥烈之弊，洵妙方也。

【平议】病发于冬，而乃指为暑湿，盖以伏暑言之，实则痰热互阻，不必泥定"暑"字。此亦以姜汤而增剧者，可知痰热为病，大忌温药。

又续编二卷　姚小蘅大令患疟，寒微热甚，日作二次，汪某与柴胡药二帖，势遂剧，舌绛大渴，小溲全无。孟英曰：津欲涸矣。与西洋参、生地、知母、花粉、石斛、麦冬、栀子、百合、竹叶投之。五剂而疟止。越三载以他疾终。其簉室[1]同时患此，呕吐胁痛，畏寒不渴，苔色微白，孟英与小柴胡汤，三饮而瘳。

【平议】此条以二人同时之疟，而一则柴胡加剧，一则柴胡成功，可知孟英非屏绝此物而不用者。然须知《潜斋医案》共传四集，究竟此公此药曾有几回，苟非寒多不渴苔白，此药万无浪用之理。但此条有呕吐胁痛一证，则痰滞络凝，于法必须开宣泄化，即用柴胡，分量亦不可重，而仲师小柴胡原方，参、甘、大枣全在禁例。案中虽曰与小柴胡，而孟英心法，当然大有加减，此则山雷之所敢断言者。如其认为直用成方，便是浑沌无窍，参观下条，孟英明谓人参、姜、枣不可轻用，更自恍然。

---

〔1〕簉(chòu 臭)室　妾的通称。

又同卷　陈足甫室怀妊九月而患疟，目不能瞑，口渴自汗，便溏气短，医进育阴清解法，数剂不应，改用小柴胡一帖，而咽疼舌黑，心头绞痛。乃翁仰山闻之，疑其胎坏，延孟英过诊。曰：右脉洪滑，虽舌黑而胎固无恙也。病由伏暑，育阴嫌其滋腻。小柴胡乃正疟之主方，古人谓为和剂，须知是伤寒之和剂，在温暑等证，不特手足异经，而人参、半夏、姜、枣，皆不可轻用之药。虽有黄芩之苦寒，而仲圣于伤寒之治，犹有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之文，古人立方之严密，何后人不加体察耶！投以竹叶石膏汤，四剂疟止，便秘口渴不休，与甘凉濡润法数帖，忽腹鸣泄泻，或疑寒凉所致，孟英曰：吾当以凉药解之。人莫识其意，阿难终朝，语多不备录。果以白头药汤两啜而愈。

【平议】无痰不疟，无积不疟，最是至理名言。断无病乍起时，遽授滋阴之理。初与清解，即兼育明，其不能应手固宜。迨转用柴胡，提其痰热上升，自当有此变卦。惟孟英所谓小柴胡为正疟立方，为伤寒和剂，则语太浑漠，大足以贻误学者。疟是一病之总名，何以有正与不正之别。试问正疟之病状果是何若？若问小柴胡原方可治何等疟病？则惟有痰湿俱净，中气已馁，疟来日晏，发则寒热俱盛，罢则完全无恙，脉小舌楚，胃纳如常者，差堪援用，可奏肤功，是即东垣补中益气之成法。后人或加生地，或加首乌，或去半夏，不才亦尝间一用之，竟是覆怀即效，疟遽不作。如其舌苔垢腻，胃纳不健，皆在所禁。此乃疟病中之一种变化，万万不可认作正疟者。而孟英乃谓小柴胡是正疟主方，宁非奇语！吾不知须菩提于意云何[1]？即其"伤寒和剂"四字，亦最颟顸。寿颐不佞，窃谓伤寒时病，绝无小柴胡方对药之证，必也表寒甚盛，且寒亦入里，而为往来之寒热，乃可暂用柴胡一物，斯为有利无弊。王又谓伤寒温暑、手足异经，亦不可信。上条姚大令簪室之疟，王用柴胡，岂是伤寒足经之病！且温暑中果是寒束不解，亦岂无一用柴胡之证！总之似此论调，俱是向壁虚拘，而最足以束缚后学性灵，实在毫无实际。孟英案中此类套语尚不多有，而是案不知何以忽走魔道，此则不才之不敢勉强苟同、阿私所好者。孟英有灵，定能谅此诤友。至此人疟止，而便秘口渴，尚是小柴全方温升腻补之弊，以致降令不行。迨至甘凉濡润，而为腹鸣泄泻，正是下行为顺，热寻去路。是案小柴胡药误，止服一帖，而清凉必须多剂，始有全功，甚矣！温热病中，误与升提温补之为祸烈也。

又《续编》三卷　蒋北瓯二尹患疟，医与小柴胡、平胃散而渐甚，继以大剂温补，势濒于危，复用桂枝白虎，狂乱如故。所亲董兰初觟尹[2]延孟英视之，曰：暑疟也，桂枝白虎用于起病之时则妙矣。今为温散补燥之药，助邪烁液，脉数无伦，汗渴不已，虽宜白虎，岂可监以桂枝助热耗津，而自掣其肘耶！因与大剂白虎加花粉、竹叶、西洋参、元参、石斛，服之即安。至十余帖，疟始瘳，而舌尚无苔，渴犹不止，与甘凉濡润三十余剂始告痊。

【平议】此病在初发之时，前医用小柴胡、平胃散而渐甚。盖柴胡一物，未始不可治寒多之疟，而小柴全方，必无对药之病，有弊无利，固在意中；若平胃燥药，则惟湿盛为宜，如其热多，益增燥烈。此病原是暑热，开手之误，固不待言，继以温补，奚不愦事！孟英谓桂枝白虎宜用于起病之时，诚以疟属于热，白虎本多适用，而初起一二发，又多有畏寒甚盛者，白虎汤加桂枝，确是对证之药。此人医为药误，而脉证如是，复受桂枝，哪不如火益烈。市医浑沌，真堪痛哭！

---

〔1〕须菩提于意云何　须菩提为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此句出于《金刚经》。

〔2〕觟(cuò 错)尹　主管盐政的官员。

又续编四卷　广孔愚司马之大公子仲秋间患疟，寒少热多，面目甚黄，苔腻大渴，腹胀溺赤，仍能纳谷，且素嗜肥甘，不能撙节。孟英按其脉，滑实而数。与承气加知、芩、半、贝、翘、连、滑石、石膏、大腹、花粉之类，二十余剂而始愈。是膏粱挟暑湿热之治也。

【平议】此暑热甚盛，而兼痰湿食滞之实证，故用药如此。既嗜肥甘，可用查、曲，且已色黄，宜加茵陈、焦栀。

又《续编》五卷　许叔超大母患疟，延孟英治之，脉弦滑而数，脘闷便秘，合目汗出，口渴不饥。或虑高年欲脱，孟英曰：此温邪挟素盛之痰所化，补药断不可投，与知、芩、蒌、杏、翘、贝、旋、茹、连、斛、雪羹为方，服果渐效。

【平议】此湿痰暑热俱盛之疟。目合汗出是热盛使然。合参脉证，断非虚象，固不得以高年而孟浪投补者。

又同卷　许氏妇患间疟，寒少热多，不饥大渴，善呕无汗，脉滑而弦，孟英投白虎汤，加花粉、柴胡而愈。

【平议】疟作间日，感寒较深一筹。虽是寒少，而大渴无汗，故于白虎中稍加柴胡。然既不饥善呕，则开泄化痰，必不可少，此乃言之不详，决非仅仅膏、知、甘、米、花粉、柴胡六物。

又同卷　海盐周子，因工于画，体素弱，偶患间疟，黄某用首乌、鳖甲、姜、枣等药，病日甚。加以参、桂，狂燥妄言，始延孟英视之。面赤舌绛，溲涩便溏，渴饮汗多，脉形细数，是暑证也。与元参、银花、知母、芩、茹、贝、竹叶、荷杆、莲心、西瓜衣为剂，寻愈。

【平议】疟多由时邪外感而起，况是间日，必较之日作者感邪稍重，那有开手遽投首乌、鳖甲补涩之理。姜枣不已，又加参桂，助桀固宜。孟英用药，轻清凉润洵是专长，然以治此等病状，只算专救药误，不可呆认作疟病笼统疗法本当如是。

又同卷　吴西濂患疟，寒微热甚，旬余不愈。孟英诊之，脉滑而长，疏大剂白虎汤与之。渠兄濂仲云：沈、顾二君皆立是方，屡服无效。孟英索方阅之，汤虽白虎，而石膏既少且煨，兼不去米。因谓其兄曰：汤虽同，君药已重用，而去米加花粉、竹茹等，其力不同科矣。濂仲大悟，服之寻愈。此可以见服药不可徒有汤头之名也。

【平议】病是阳明热盛，既用大剂白虎，当然大渴大汗，舌且红绛，不仅凭脉滑而长四字。石膏极清极淡，况又质重，三钱五钱，何济于事。孟英自称君药重用，必在两许以外，前案已有一两六钱明文，可以借证。而俗子畏之如虎，已是可嗤，且煨之则成石灰，枯燥耗液，正是热毒药，不知何人作俑[1]，偏能举世风行，近贤亦多有论及之者，而乡僻俗医，犹未之知，挽回风气，真大不易。

又同卷　黄鼎如令堂年七十七岁，季秋患间疟，每发加剧，寒甚微，而热必昏痉，舌不能伸，三发之后，人皆危之。孟英视之，颧赤目垂鼻冷，额颏微汗，苔色黄腻，舌根纯红，口渴痰多，不思粥饮，脉至弦数，重按少神。证属伏暑挟痰，而阴虚阳越，先与苁蓉、鳖甲、楝、斛、茹、贝、燕窝、藕。两剂而颧红颏汗皆瘳，继佐参、沥、薤、麦、枇杷叶、旋覆，去竹茹、苁蓉。投三帖而昏厥不作，又去薤、楝，加生地、花粉。服五日而疟休，饮食渐加，居然告愈。方疟势

---

〔1〕作俑　俑，古代用来殉葬的偶象。《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后世以此譬指为恶劣的创始。

披猖之际，鼎如、上水两昆仲[1]颇以为忧，延诸名家议治，有主人参白虎汤者，有用犀角地黄汤者，有欲大剂温补者，有执小柴胡加减者，赖孟英力排众议，病家始有把握。与孟英意见相合者，何君新之也，怂恿参赞，与有功焉。

【平议】此证亦是热痰，而望八年龄，元阴已亏，孤阳飞越，大有危机，不得不先顾其本。但舌苔黄腻，滋填皆在禁例。须观其选药灵动，不犯腻滞，是孟英之独到处，学者最宜注意。惟是热盛而发昏痉，原由气火上冲，神经震扰，当从内风类中例，急与潜镇，介类石药最有捷验。孟英当时，神经之说未入中土，而张伯龙潜镇之说亦未问世，故此病此药，必五剂而昏痉方定，若能早与龙、牡、石膏、寒水石等清热镇定，犹可收效较捷。然孟英虽未知有神经病理，然方中鳖甲洵是要药，所以亦能有效。此公敏悟，诚不可及。

又　续集六卷　庄芝阶舍人三令媳患瘅瘕，间日而作，孟英诊脉弦数，泛泛欲呕，口苦不饥，凛寒头痛，汛事愆期，溲热如火。乃厥阴暑疟也。投以大剂犀、羚、元参、栀、菊、木通、知、楝、花粉、银花之药，数日而愈。

【平议】此证但云瘅瘕，间日而作，且只云凛寒，不言发热，是疟病之特异者。观孟英用药如此，则其人必舌质深红殷绛，乃热郁于里，反不外发，几如热深厥深之例。断为厥阴暑疟，虽是异想天开，究竟仍在病理之内。但此等证状，不可多见，而亦未易学步耳。

又　同卷　陈蕴泉陡患昏谵，黄夜乞诊于孟英，脉甚滑数，苔色腻黄，乃平素多痰，兼吸暑热。与清解药一剂，化而为疟，脉亦较平。或谓其体弱，不宜凉药，须用人参。渠家惶惑，孟英坚持以为不可。盖暑脉颇类乎虚，而痰阻于肺，呼吸不调，又与气虚短促者相似。平昔虽虚，有病必先去病，况热能伤气，清暑热即所以顾元气也。何新之亦赞是议，遂连投白虎加减而愈。

【平议】陡然昏谵，无非痰热气火上冲，震扰神经使然。况复脉舌如是，证情显见。所谓清解药者，无非清热开痰，亦所易悟。但昏谵猝作，必以潜阳降气为要，牡蛎、鳖甲、旋覆、代赭，皆可选用。若谓暑脉类虚，则昔人以为暑热伤气，而作此理想之论，甚至有谓暑病脉芤者，则更从脉虚一层而进一步言之，要知皆是空谈，断不可泥。暑乃一种病之总名，其间病有变迁，脉亦必随之而异，安有执一病名，而可谓脉当如何如何者。即以此人而论，初时之脉滑数，何尝类虚；迨病势退步，而脉乃渐平，是为病减之佳状，何得妄拟为虚，浪投补药，反助痰窒，呆认以暑病之确据。但旁人何知，如必为之详细辨析，徒多辞费，而亦不能使门外汉遽尔明了，不如姑借"暑病脉虚"四字敷衍过去。究竟痰阻而呼吸不调，且是实证，则下文所用之白虎加减，必去甘、米而加化痰开肺，盖亦不问可知矣。

又　《续集》七卷　闻氏妇孟夏患间疟，而妊身八月，数发后，热炽昏沉，腰疼欲堕。张养之嘱援于孟英，脉来洪滑且数，苔色黄腻垢浊，与黄芩、知母、竹茹、竹叶、银花、桑叶、丝瓜络、石斛、石膏、石菖蒲一剂而痊。

原书眉评：案中所载，多温疟暑疟，故治多凉解。疟证多端，寒热俱有，不可执一而论。此证亦温疟也。

【平议】此证暑热固是甚炽，然舌苔如此，痰浊亦盛，于法必须重用泄化，方中痰药止有菖蒲，尚嫌力量不及。

---

〔1〕昆仲　称他人弟兄的敬词。鲁迅《狂人日记》："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

又　《续集》八卷　许季眉别驾室，归自维扬，仲秋患疟[1]，自作寒湿治，势益剧。其从子芷卿以为挟风暑也，连进清解，病不减。邀孟英诊之，脉弦滑而洪，体丰多汗，苔黄便血，呕渴妄言，彻夜不瞑，欲卧于地。乃伏痰内盛，暑扰阳明也。投大剂石膏、知母、犀角、元参、石斛、银花、黄芩、花粉、兰叶、竹沥，三帖证始平。芷卿随以多剂肃清而愈。

【平议】此误于温燥，而热陷入营者，必用药如此，始能中病。前手清解，法亦不谬，而病不能减，必是病重药轻之故。读此可悟随机应变，恰合分寸之不易。

又　同卷　庄芝阶舍人年七十矣，患间疟，寒则战慄，热则妄言。孟英视之，脉弦数而促，苔黑口干。是素有热痰，暑邪内伏。予知母、花粉、元参、石斛、黄芩、竹茹、连翘、海蜇、芦菔、莲子心等药，数啜而瘳。

【平议】此条脉促，当是偶有一止之促，热其痰凝，而脉应之。舌色如此，虽在高年，自不得妄以虚论。

又　《三编》一卷　朱生甫明经[2]令郎仲和，于六月初旬患疟，寒少热多，呕渴痞闷。逆[3]孟英视之，曰：曩[4]曾屡患此疾，证形大略相同，广延名手治疗，总难即愈，病辄经年，大受其累。闻君疗疟极神，不知能否于月内即愈？孟英曰：何限之宽耶！余非神于此。盖寒、暑、燥、湿、风五气之感于人也，重则为伤寒，轻则为疟疾。今所患者，暑湿之疟也，清其暑湿，旬日可瘥。前此之缠绵岁月而不能已者，必是不分五气之源流，徒以见疟治疟，而用柴胡、姜、枣等风疟之药，以致暑湿之邪滋蔓难图耳。兹以清暑化湿汤奉赠，放胆服之，不可商于人，恐其于五种伤寒未能辨晰，而泥少阳正疟之法以相争也。仲和韪之。方用石膏、杏仁、半夏、厚朴、知母、竹叶，果八剂而安。既而梁甫之仲郎亦患疟，孟英视曰：脉数舌绛，热炽寒微，素质阴亏，暑邪为患也，更不可用疟门套药。予元参、青蒿、白薇、丹皮、黄菊、知母、花粉、银花、竹叶、栀子，数剂而脉减，乃去青蒿、丹皮，加生地、甘草，数服而瘳。

【平议】疟之为病，六淫外感，本皆有之，而总以暑热与湿痰二者居其多数。凡治热痰为疟，而妄用柴胡，无不纠缠不已。朱氏所谓病辄经年，大受其累者，非病之定能累人，皆受误药之累耳。药能对病，断不至此。惟孟英每有正疟之说，则何者为正？殊不可解。朱病热多而渴，膏、知固宜，但既呕且闷，则须加连、萸、枳实、贝母等味，所叙药品只有六物，似非全方。后段一案，则全是阴虚热重，而全无痰湿者，试问疟门套方，曾见有此等药味否？奈何俗子学医，恒喜于分门别类之书，索方以治病，而全不能因病以处方，则终其身安得治愈一人。其累及病者，纠缠经年，犹为幸事。若进一步言之，杂药乱投，经旬匝月而盖棺者，所见已不可枚举矣。

又　同卷　石北涯之大令媳患疟，壮热如焚，背微恶冷，汗多大渴，舌绛神烦，不食不眠，奄奄一息。亟迓孟英诊之，脉细数而芤，知其阴分久亏，暑邪深入。遂予白虎汤去米，加西洋参、元参、犀角、竹叶、银花、石斛为方，六剂而愈。人皆闻而异之，孟英曰：见病治病耳，何异之有！然与见疟治疟而不治其所以疟者，固有异焉。

【平议】此证壮热如焚，汗多，大渴，舌绛，白虎证可谓具矣。惟有"背微恶冷"四字，貌视之似乎病理之复杂，山雷则谓热盛于里，而阳气不达肤表，正如热深厥深之例。仲景书中

---

〔1〕疟(shān 山)　原指多日一发的疟疾，以后通指疟疾。《说文》："疟，有热疟。"

〔2〕明经　贡生的别称。

〔3〕逆　迎接。《说文》："逆，迎也。"

〔4〕曩(nǎng)　从前。《尔雅·释诂》："曩，久也。"

早有背微恶寒与白虎之成例，不啻为此人此病先具成案。要之治病须在吃紧处着力，正是仲师家法。

又　同卷　韩正甫患疟，越医王某进以柴、桂、姜、朴等药，势乃剧。所亲何新之知为药误，改用清解而不效，始乞诊于孟英，脉数而右更滑大搏指，胸闷不堪，溲赤而渴，苔极垢腻，以凉膈散去芒硝、甘草，合雪羹，加厚朴、杏仁、石膏、半夏、石菖蒲。投四帖，频下宿垢，各恙皆减，改投轻清以涤饮邪，遂以向愈。其时渠兄贡甫之室患疟，初起肢麻且冷，口渴苔黄，眩瞀善呕，心烦无寐。孟英诊曰：此亦暑湿为疟，不可温散者。而越医劝服术、朴、姜、椒等药，病家闻用温化，恪信弗疑。二剂后呕渴愈甚，经不当期而至，四肢终日不温，汗频出而热不休。再邀孟英诊之，脉渐伏，曰：此热深厥深之谓也，温燥热补切弗再投。病家不信，另招张某、黄某会诊，佥[1]云阴暑宜舍时从证。经用姜附六君，加茵、桂、沉香等药服之，肢愈冷，药愈重，八剂后，血脱如崩而逝，即以春间为贡甫所治之棺殓焉，岂非数已早定耶？故虽一家之中，同时之病，而疑信不同，死生判别。况春间贡甫之病，治有成效，尚蹈此辙，无怪乎未经目击温热之害者，宜其以服凉解药为可耻矣。

【平议】疟病总有湿、热、痰三者交结于里，外感风寒特其发作之导引。俗手柴胡，已多赘事，合以桂姜，奚不变本益厉。正甫之病加剧，明是误药造酿郁蒸，乃致痰热窒塞，自非荡涤不可。设使病状至此，而犹是一丘之貉，则此条后半即是龟鳖。

又　同卷　新秋汪子舆室寡居患疟，范某叠进小柴胡法，昏热欲厥，腹痛汗淋，人皆危之。乃祖朱椿年太史逆孟英往视，两尺空数，左关弦、寸溢，右寸关滑驶，曰：此真阴素亏，腹有聚气，吸收暑热，最忌升提。与元参、西洋参、百合、竹叶、莲子心、鳖甲、牡蛎、楝实、小麦、黄连等药，两剂而减。其族人谓疟禁凉剂，而尺脉无根，苟非温补，猝变可虞。母家不从，两疑莫决，因请乩方[2]服之，数日后势复剧，苔渐黑。伊父朱次膺仍乞援于孟英，及诊脉，更数于前，因于前法中加犀角，两帖而安。续以滋潜善其后而愈。

【平议】肝肾阴虚之体最忌柴胡，此案先以叠进柴胡，遂致拔动肾根，两尺空数。药能造病，且脉必应之，更是凿凿有据。

又　《三编》二卷　张六桥年踰七旬，素不耐病，新秋患疟，讬孟英筹速愈之方。曰：易事耳，第寒少热多，苔黄渴汗，溺赤便秘，体厚多痰，杳不知饥，极其畏热，其年虽耄，其证宜清。以大剂知、芩、连、滑、花粉、竹茹、厚朴、石膏加雪羹投之，数剂而痊，康强如昔。

【平议】此案虽云痰多，但见证热多渴汗，是阳明热炽，故选药如是。

又　《三编》三卷　陈载陶年五十五岁，患疟两旬，始迓孟英诊之，脉不浮而弦滑且数，按之愈甚，苔色黄腻满布，热至大渴，极喜冷饮，小溲赤臭，热时则点滴茎痛，大解大行，间数日则略下稀水，是暑热挟痰见证，疏清解法予之。及阅前医之方，初则柴、桂、姜、枣，嗣用参、甘、芪、术、首乌、草果之类，温补杂投，其疟日甚，其发日迟，其补日峻，其口日渴，乃令热时少饮西瓜汁而大快，辄恣饮一二碗，盖谓其体厚阳虚，中气不足，故溺赤而便稀水。又云暑是阴邪，热自湿来，不可稍犯寒凉之药，因仿景岳治阴虚伤寒以冷水与桂附并行之例，而令其服温补以治疟，少佐瓜汁以解渴也。噫！景岳此案之不可为训。叶香岩发挥于前，

---

〔1〕佥　都。《说文》："佥，皆也。"

〔2〕乩(jī)方　扶乩所得的医方。扶乩为旧时迷信者求神启示的方法。由两人扶持箕笔，在沙盘上书写，据说为鬼神降灵。

魏玉横辨谬于后，奚可尤而效之乎！治而勿愈，反责病人过饮瓜汁使然。余谓此证苟非日饮瓜汁一、二碗，早已液涸痰胶，燎原莫救矣。病者闻而颔之，服数剂，胸前赤斑密布，疟渴皆减，溲渐通，苔转白。前医云：再不温补，恐其骤变。病者惑之，仍服其药，并加鹿茸、附子。又旬余，疟如故而形瘦面黧，气冲干嗽，白糜满舌，言谵无眠。医者皇皇，病家戚戚，复延孟英视之，脉仍数，曰邪较衰矣，西瓜汁之功也；阴受劫矣，温补药之力也。极早回头，尚堪登岸。爰以西洋参、生地、甘草、石斛、白石英、玉竹、麦冬、黄连、阿胶、牛膝为方，并令熬鳖汁饮之。五剂而疟罢嗽蠲，得眠安谷，苔亦全退，但舌红口辣，溲赤不清，前方去连、膝，加归、杞。服八剂，始解坚燥黑矢而愈。然病者喜温补，既愈仍嘱前医善后，故舌红口辣与胸前斑点久不能消。直至冬令，孟英力劝停药，始渐除也。有朱湘槎者，与载陶年相若，体相似也，秋杪自越患疟旋杭，屡药不应，迟孟英视之，面赤脘闷，二便不行，热则谵言，苔焦口渴，予小陷胸汤加菖、茹、栀、翘、花粉、竹叶等药。群谓肥人之体，虑虚其阳，不敢服此凉剂。治载陶之前医迎合主见，大投温补。载陶偶见孟英而述之，孟英曰：湘槎殆矣！此时恐无西瓜汁以救药误也。旬日后，果狂躁而亡。其未亡前一日，人已昏狂，毕某诊云：暑热内陷。意欲挽救，投以犀角等药一帖。故前医于陈证则攘为温补之功，于朱证则卸为犀角之罪。盖明知温补易售，可以避罪邀功，故乐操其术，而不肯改弦易辙也。后载陶令兄菡堂乔梓[1]同时患疟，因前车之鉴，虽汗多懒语，酷类虚象，不敢从补，均依孟英作暑湿内伏治而愈。

【平议】此案始末，两两比较，言之最详，真是太真燃犀[2]，洞见怪物。初不料当时医界中竟有如是之邪魔，而病者何辜，竟受炮烙极刑，此是前生冤孽。然此等不操刀之刽子手，吾不知其大限终时，究竟作何状况也。

又　同卷　沈陶安寒热初作，医用温散药即眩悗不安，延孟英视之，舌绛无苔，大渴多汗，疟则寒微热甚，发时咳嗽兼呕；溺少不饥，脉洪且数。清癯之体，阴分素亏，而伏暑化疟也。予知、芩、茹、贝、花粉、白薇、银花、元参、枇杷叶、紫菀、冬瓜子等药出入为方。服后连解赤粪，疟即递轻，不半月而愈。乃兄秋粟贾于苏，因八月初五日上海寇警，吴门震恐，遂踉跄旋里。迨十七日忽发疟，但热无寒，汗多昏谵，脉亦洪数，呕嗽溺频，曲骤素肭，体丰痰滞。孟英即以治陶安法佐以开痰治之，溏解频行，其色皆赤。伏邪虽有去路，缘心阳过扰，谵渴不休，加犀角、竹叶、莲子心之类。至月杪诊时，适大战大汗之际，其家疑为有祟，方在禳祷，铙鼓喧阗，病者神气更不安恬。孟英令将醮坛移远，并灌以神犀丹一丸，其家问：此证何不用石膏？孟英曰：药有定性，病无定形。况旬日以来，苔退将净，疟即可罢，何必石膏。次日乃叔兰谷另邀一医视之，方虽相似，而迎合主人之意，加入石膏三钱，冰糖四钱，粳米一两。连进两帖，左胁即痞胀不堪，按之如盘，杳不思谷。病者悔恨云：月杪大汗之后，吾疟已休，何以更医，致生痞胀！仍邀孟英诊之，脉来涩滞，苔复腻黄，因询曾服滋腻之药乎？陶安始述其所以。孟英曰：石膏为治暑良药，吾非不善用者。因此证不止肺胃一经受暑，心肝二经皆有所病，故不用也。且内挟痰湿者，虽当用亦必佐以宣化之品。辛丑夏家笛伯茂才患疟，初起误服此公石膏两剂，腹遽胀，延成疟臌，几至不起。后服多剂桂附及金液丹而始愈。盖此公但见其疟至睛赤，裸衣狂走，而不研察其病情也。余究其因，遽云疟发时，其热自下而

---

〔1〕乔梓　儒家以为父权不可侵犯，似乔；儿子卑躬屈节，似梓。后因称父子为"乔梓"。

〔2〕太真燃犀　太真，东晋温峤的字。传说温峤在东渚山崖前燃烧犀角，照见崖下深潭内的魔怪。后世借喻洞察奸邪。

上，比至心头即觉昏冒，且口不渴而恶凉饮，乃湿上甚为热之证。彼时若以苍术同用，则湿热之邪一齐同解，奚至延臆哉！贤昆仲之疟热亦自下而上，系挟肝阳上升，故热升则必呕嗽，而令兄更有伏痰，故余剂中多用连、夏、菖蒲、滑石之类以化之。今疟罢热去之后，痰湿未清，石膏已误，再佐糖、米之甘缓，俾腻塞而不行，苟不急为宣导，则臆胀之萌也。遂以蒌、薤、菖、枳、连、夏、旋、橘、楝实、延胡、鸡金、雪羹之类，出入互用。至二十剂，痞始泯然，粥食递加，苔亦退尽，而竟不更衣。改用参、归、杞、芍、橘、半、苁蓉、首乌、鳖甲等药十剂，大解始下，坚黑异常，连解数日始净。随予峻补善后而痊。

【平议】此案合叙三人病证，曲折写来，纯是金针度人，秘籥。惟谓苔退将净，何必石膏两句，窃有怀疑。此物应用，全为肺胃热盛而设，舌苔粘腻，必有痰湿，若用石膏，便是误药，孟英固已自言之。即使热多，亦必与开痰泄化并举而驰，潜斋成案最多，学者当能领悟。石膏非可治舌苔不净者，笔下失检，不可不正。须知此证苔虽渐退，痰湿未清，观更医膏、糖、粳米，即胁痞如盘。虽以糖米腻滞，何尝非石膏冰伏之弊！用非所当，而应响即来，讵非明证！王又谓心肝二经有病，不用石膏，语亦未妥。究竟心肝果热，何必不可用此？孟英如此说解，终是含意未申。孟英案此卷，皆咸丰二年癸丑事。所述上海寇警，是红巾之乱，沪城不守，袁大令被戕。

又　同卷　沈子槎之室，体素怯。夏间曾患久泻，多剂温补始瘳，忽发寒热，肢麻头痛，彻夜不眠，嘈杂如饥，咽喉似阻，食饮难下，汗仅出于下焦，佥以为虚损将成。孟英持其脉，弦弱而数，视苔微黄满腻，曰：暑湿时疟也，补药乌可投耶！以茹、滑、芩、连、桑叶、紫菀、银花、橘皮、冬瓜子、枇杷叶、丝瓜络等药，芦根汤煎服，数剂而痊。嗣与滋养善其后。既而子槎自上海归，亦患疟，孟英视之，暑湿挟痰也，予温胆汤数服而愈。

【平议】此条两病，虽同是暑湿，然一则热重，一则湿重痰多，学者须知体认。

《归砚录》四卷　孟英治其长女馥宜，患微寒热炽，每发于夜，汛不当期而至，口渴便闭，目眩多汗，米饮不沾，暑热为疟也。脉洪数，以知、芩、橘、半、蒿、薇、鲜斛、元参、栀子、花粉服六剂，而热减大半。去蒿、半加西洋参、麦冬、竹茹、枇杷叶，又六剂，而便行疟止。随去元参、鲜斛加归身调之而愈。季杰弟篪室之疟，日轻夜重，少腹觉有块上冲，则呕嗽并作，杳不进谷，余遊禾归，已交八日矣，脉软以涩，是肝郁于内，暑侵其外也。用芩、夏、翘、滑、葛、蛤、苏、连、旋、橘、丝瓜络，服六剂，诸恙霍然，随与清养善后。仲秋二十八日，余遊濮院归，是夜又陡患霍乱，腹痛异常，余起诊其脉，细数而弦，肢冷畏寒，盖覆甚厚，询其口不渴，而泻亦不热，惟小溲全无，吐者极苦，舌色甚赤，乃新凉束暑也。玉枢丹、绛雪灌之，皆不受，泻至四五次，始觉渐热，而口大渴，仍不受饮，语言微蹇，余令捣生藕汁徐灌之，渐能受。随以芩、连、苡、楝、栀、斛、桑叶煎服，痛即减，吐泻亦止，次日知饥，略受食，神惫已极，筋络痠痛，与清养法而痊。

【平议】此条前证已入营，逼其汛至，必清营、凉润双方兼顾，与时病之热入营分同科，纯属血热，是以用药如此。后证则肝郁气冲，而兼痰滞，苏叶、黄连并用，借恶阻例治法，大有巧思；惟葛根治呕，虽是古法，颐愚以为此物能升，似乎不妥。

又　同卷　前月中旬，余过濮院，有香海寺前一妇，患三疟求治，面白唇红，舌绛而渴，寒微热盛，溲短便难，汛事先期，不眠脉数，乃暑邪侵营也，与元参、丹皮、知、薇、蒿、栀、花粉、鲜斛、竹叶之方。至八月下旬，再遊其地，渠复求视云：前方服即病减，至二十剂而痊。乃子以为病后须服补药，才四帖，疟复作，遂不敢再进。余谓此必服温补方也，阅之果然。仍

授清化之剂，五服而瘳。

【平议】此三日疟之直入营分者，与上条孟英长女证大同，故用药完全一副板本。

又　同卷　孟英自治其夫人案：山妻怀孕四月，患间疟腹痛，便溏，汗多，呕闷，乃痰气内滞，风暑外侵，脉滑而弦，与枳、桔、苏、连、柴、芩、菖、夏，三剂而瘳。秋杪山妻怀孕已七月，又患疟，医从清解不应，半月后转为间作。时余卧病省垣，家人恐添忧虑，初不我闻。延至匝月，病渐濒危，钱君意山、管君芝山放棹迎余，扶病归来，诊脉软滑，而尺带虚弦。凡疟至一时之先，必大渴、背麻、脘闷，既热则头疼、腿足肿胀，寒不过一时，而热有七八时之久，骨瘦如豺，肌肤甲错，便坚溲涩，心悸无眠，目不见人，舌光无液。乃真阴素亏，水不涵木，风阳内炽，耗血伤津，兼挟劳伤，而吸秋热，热茗频啜，米饭恶沾，腰痛而胎动不安，势已十分险恶。遂与西洋参、元参、知、薇、蒿、菊、菖、麦、栀、甘、桑叶、竹沥两剂，嗽痰甚多，渴闷稍减，去桑、菊、栀、蒿加橘红八分，苏叶五分，葱白两茎。又两剂，疟止，吐痰更多，舌色渐润，去元参、知、薇，加冬瓜子、茯苓、蛤壳。一剂嗽虽减，而左胁时疼，乃用北沙参、熟地、麦冬、蒌仁、楝实、石菖蒲、丝瓜络、十大功劳、藕，以养阴柔木，而清痰热，服之甚妥。然目虽能视，而早晨必昏卧如迷，遂增熟地，加白薇、归身。一帖，寒热陡作，面赤气冲。或咎补早疟复，余曰非也，此不耐归身之窜动耳。即去此一味，加葱白、葡萄干，服之果愈。随去葱白，加甘草、石斛。两帖，嗽大减，胃渐和，更衣较润 。惟手心如烙，两足不温，乃易沙参以西洋参，去蒌、楝而加生牡蛎一两，盐水炒橘红一钱。二帖，足渐温，痰渐浓，而腰痛胁痛未已，又加酒炒知母一钱。两帖，痰出极多，昏卧始减。惟纳食如噎，火降即饥，舌辣腭干，小溲尚热，改用西洋参、二地、二冬、二至、知、柏、牡蛎、十大功劳，少佐砂仁为剂。服六帖，各恙皆已，能起榻，而腿软腭干，神犹贸贸，即以此方加白芍、木瓜、石菖蒲熬膏。服至冬至后，神气始爽而痊。

【平议】此病初起虽是间疟，而痰滞肝郁，证类恶阻，是以用药如此。继则阴液大耗，且酝有痰，选药大是不易。须观其初于凉润滋阴之中，参用菖、沥化痰，何等流动；继则加以腻补，而说到归身窜动一层，却是古今名贤万不能悟到者。至理名言，确凿有据。可见阴虚之甚，竟是一毫辛药犯不得。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　热多寒少，寒起肩臂，骨节烦疼，呕渴汗多，脉浮，正是阳明暑热之疟，桂枝白虎汤证，如法三进霍然。

自注：皖南周澄之谓：凡疟须问寒自何起，最为要诀。起四肢属脾，起腰脊属太阳，久病属督任，起肩胁属肺，起心中属三焦包络，阴疟多因寒湿下受，由太阳入督也。余按南方之疟，温热、暑湿、痰食居多，而泥古者印定小柴胡一法，治误最多。叶氏案及王孟英治法，皆卓然独具法手，而灵胎、修园之明，犹斥叶氏之谬，甚矣此道之难也！即如此证，阳明暑疟昭然若揭，而前医已进小柴胡加青皮、草果矣。不知柴胡劫汗伤津，青皮破气发汗，草果乃通阳劫剂。脉迟来晏，邪已入阴，乃以此法升之，使由阴出阳，而乃以治阳分之病，则汗愈多，而邪愈张，几何其不烁尽阴津，而速其毙耶！

【平议】夏秋发疟，暑热最多。热多汗渴，白虎确是要需。惟必以舌质甚红，苔不垢腻，而胸无痞闷者，是为不夹湿痰，石膏、知母乃无流弊。但疟作必寒，初起两三发时，加用桂枝亦是常法，上文王氏孟英固已言之，此法治疟，适用处甚多，而孟英案中反不可见，则渠所治诸证，大率已是日久，是以此法反不可用。伯龙是案不可不录，以备需要。　此条伯龙自引建德周学海澄之说，疟须问寒自何起，确有可辨之处。寒起四末，大约痰湿为多，郁滞在

里，故以为太阴脾病；寒起背膂，确是太阳病，久疟必伤脾肾，故以为属督任。但肺及三焦包络两句，寿颐以为未免误会，断不可泥。其所谓阴疟，盖指三日一发之疟，世俗名为三阴疟，盖以其受邪较深，已入于里，故谓之阴，然非概是阴寒，且亦甚多热证，各家治案，可见一斑。是以不佞编此医案，不以三日疟独成一类。无如陋者多误认作阴寒之阴，一见此疟，浪投温药，害人其夥。而澄之可谓是寒湿下受，实是大谬！寿颐寻绎周刻丛书，自著不少，然语气绝不似一手笔墨，颇疑富家子好名而聘人代笔者，实在何尝有临证功夫。每谓此部丛书凡署名周撰者，多无用处，学者不可误信其说。伯龙所谓南方疟病，柴胡多误，而并及草果、青皮之害，句句金针，堪与孟英治案共垂不朽。灵胎谈医，可学处甚多，惟呆读《伤寒论》，欲以小柴胡一方统治诸疟，最是可笑。世人慕其大名，从未有起而辨之者，可谓彼此梦梦。伯龙能识其微，自有卓识。修园亦是泥古之士，时病非其所长，殊不足责。青皮、草果，未始不可以治湿痰多而热不盛之疟，移治热多阳分之病，而再合以柴胡之升、杀人易于反掌，伯龙此论，洞见此弊，真病家之福也。

黄醴泉治案　姜调卿病后发热不寒，仲景谓：阴气先伤，阳气独发，是为温疟。后贤因主以甘寒，议先以桂枝白虎加减：西洋参二钱，石膏末四钱，原金石斛三钱，先煎，大竹叶十片，桂枝尖三分，生甘草四分，炙知母一钱五分，白粳米五十粒（绢包煎），以米熟为度。

【平议】此人本在病后，元阴已虚，感受时令暑热，而发热多之疟。援引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之成语，恰合分寸。断为温疟，不言此是新感温热之疟，不可如喜谈伏气诸家，谬引《内经》疟病中之温疟一节妄相附会。案语"不寒"两字，必传写有讹；再诊明言寒热减而未除，且药有桂枝，如竟无寒，醴泉必用不到此。但观其所定药方，此时舌苔必红赤不腻，第二案中亦明言之，然三诊则黄腻微灰，四诊又无苔，五诊又黄腻，第六方用洋参、麦冬，又是转为虚人善变，最不易治。所以醴泉诸方，亦复无甚捷效。然随机应变，灵动活泼，大可为后人学步之资，裨益智慧不少。此案可入虚疟门，因开手用是方，故录于此。以后各方，皆虚人之变幻矣。

再诊：进桂枝白虎法，寒热减而未净，腹笥不舒，大府溏泄二次，舌光少液，再益阴和阳以理肝脾。原金斛三钱，醋青皮六分，带皮苓三钱，淡竹茹二钱，生白芍二钱，煨草果八分，炒知母一钱，藿梗一钱五分，炙黑草四分，鸡金炭一钱，橘皮一钱五分，鸡苏散二钱。

【平议】药病相符，寒热即减，可谓效矣。但病者积虚，本易变幻，腹胀便溏，虽曰肝气肆扰，然似是白虎寒遏之咎，故转用草果少许，辅以藿梗芳香而展布之。于此知虚体用药，直是一毫粗心不得。

三诊：肝强脾弱，临圊腹痛溏泄，舌黄腻微灰，热在傍晚，是阴伤木动之候，再和肝胆，以冀热止。淡竹茹二钱，陈枳实八分，生首乌二钱，生白芍二钱，川雅连一分、乌梅肉四分同炒，北丹皮一钱五分，焦栀皮一钱五分，醋青皮六分，碧玉散三钱，鲜荷杆一尺。

【平议】少许草果，而舌即黄腻微灰，又似刚燥之弊，虚人选药真大不易。腹痛便溏，肝之疏泄太过，首乌固阴，连梅柔肝，均是要药。

四诊：入暮发热，阴气先伤。热来则膝腕小腿痠痛，三阴有亏，虚阳发露。舌无苔，纳呆。先泄少阳而和阴分。淡鳖甲三钱，生白芍二钱，细生地三钱，淮小麦二钱，干首乌一钱五分，南花粉三钱，炒丹皮一钱，熟枣仁三钱，元金斛三钱，黑知母八分，茯神二钱，盐水陈皮一钱。

【平议】热发而膝胫痠痛，肝肾阴虚确据。纳谷既呆，滋填又怕嫌腻。须观其灵动不滞，

是乃醴泉擅长之处。以愚观之，连、梅可以连与一二次。

五诊：灼热已炽，脉数偏右，府泄已止，腹痛未蠲，舌黄腻，仍和肝以泄湿热。元金斛三钱、淡竹茹二钱、玫瑰花两朵同炒，橘皮络各一钱，焦栀皮一钱五分，大白芍二钱，川雅连一分，酸枣仁三钱同炒，带皮苓三钱，炒潮丹（即丹皮）一钱五分，仙露夏二钱，川楝肉一钱五分，荷杆一尺。

【平议】一授鳖甲、首乌，灼热能止，未始非效。但此是久虚之体，服药宜守，尽可连进二三次，日日换方，最是无谓，观后第六方仍用鳖甲可悟。然愚谓首乌、乌梅，仍可踵步也。

六诊：六脉小数，入暮发热，腹笥不舒，肝脾不相和洽，再以滋阴和木。西洋参二钱，大白芍一钱五分，杞根皮一钱五分，白茯神三钱，淡鳖甲三钱，炙草四分，米炒麦冬三钱，炒丹皮一钱，细生地四钱，醋青皮四分，橘红络各一钱五分，淮小麦三钱，熟枣仁三钱。

湿痰疟

疟多因于痰湿内踞，而得新感以引动之。故善治疟者，必以宣通开泄为先务，不当专治表邪。如其表散太过，即是提起痰湿，益增其困。但痰有轻、重、燥、湿之不同，湿有偏热、偏寒之区别。如其湿少热多，即以热为主，前类诸案皆是。兹别以湿痰较盛而热稍轻者，录此一门。其寒邪果重者，则归于后文牝疟一类云。

《孟英案初集》一卷　癸巳秋，余在婺患疟，大为医人所误，初则表散，继则滋补，延及月余，肌肉尽削，寒热不休，且善呕恶食，溺赤畏冷，乃买棹旋杭，托孟英诊视，曰足太阴湿疟也。以金不换正气散三啜而安。然元气为误药所伤，多方调补，甫得康健。次年秋，复患疟于婺。友人咸举医疗，予概却之。忆病情与前无异，即于箧中检得孟英原方，按序三帖，病亦霍然。闻者无不称叹。后归里，为孟英述而谢之，孟英曰：疟情如是，恐其按年而作。乃授崇土胜湿丸方。明年夏令，预服以堵御之，迄秋果无恙，后竟不发矣。

【平议】《王案初编》二卷署名周光远辑。此案称余，即是周病。癸巳为道光之十三年，孟英年二十六岁。金不换正气散，乃平胃加半夏、藿香，芳香化浊，是湿痰主药。善呕恶食，湿浊甚盛，其人必舌苔白垢可知。寻绎"按序三帖"一句，则用药必有变化，决非呆用成方。然即有加味，其所用药物，亦可推测而知。此治湿重热轻发疟之一大纲要。

又　同卷　石符生随乃翁自蜀来浙，同时患疟。医者以小柴胡汤加姜、桂投之不效，改用四兽、休疟等法，反致恶寒日甚，谷食不进，惟饮烧酒姜汤，围火榻前，重裘厚覆，胸腹痞闷，喜以热熨，犹觉冷气上冲，频吐粘稠痰沫。延至腊初，疲惫不堪，始忆及丙申之恙，访孟英过诊，脉沉而滑数，苔色黄腻不渴，便溏溺赤。曰：是途次所受之暑湿，失于清解，复以温补之品，从而附益之，酿成痰饮，盘踞三焦，气机为之阻塞，所以喜得热熨热饮，气冲反觉如冰。若不推测其所以然之故，而但知闻问在切脉之先，一听气冷喜热，无不以为真脏现获，孰知病机善幻，理必合参。以脉形兼证并究，则其为真热假寒，自昭昭若揭矣。与大剂苦寒之药，而以芦菔汤煎。渐服渐不畏寒，痰渐少，谷渐增。继用甘寒善后，乔梓皆得安全。

【平议】治疟不问病情，始则柴胡，继则套方，原是俗医惯伎，亦因普通分类医书，每录四兽、休疟等方，皆浑浑然言其可以治疟，不说可治何等证状，浅者读之，喜其简便，易记易行，哪不彼此天昏地黑。即如四兽饮方下主治，浑言和胃化痰，治食疟、瘴疟诸疟云云，则俗子又奚知皂白。不佞尝谓国医之堕落，类皆俗书误之，盖非虚语。此证温补多时，而反冷气

上冲，纯是补药窒塞气机，痰湿愈结愈凝之候，脉沉滑数，苔黄浊腻，已有端倪。孟英处方，虽未详载，而莱菔汤作引，则其他盖可知矣。

又 《续编》一卷 外甥庄迪卿患疟，大渴而喜热饮，脘闷脉伏，苔腻欲呕。孟英曰：蕴湿内盛，暑热外侵，法当清解。然脉证如是，乃痰阻气道使然，清之无益，温之助桀，宜以礞石滚痰丸先为开导。服后痰出甚多，脉即见弦滑而数，呕止胸舒，苔形黄燥，与石膏、知母、连、朴、杏、橘、半、茯、滑、斛、菖蒲、花粉等而安。

【平议】王案此卷，署名张柳吟辑，则庄乃柳吟之甥。渴喜热饮，加以脉伏，昧者处之，大都可投温药。然窒塞之甚，脉自不扬，脘闷腻苔，又加欲呕，证情可想。滚痰丸之主治，当有大便不通之候，然未始非痰闭之普通治法。痰既下行，脉即弦滑，似此脉证治法，即非疟病，湿温病中极多可用之处，举一反三，是在于善学者。

又 续编二卷 潘祥行在外患疟，买舟归就孟英视，曰：苔腻脉软，伏邪所化，不与正疟同科，风寒药一味不可犯，姜枣汤一滴不可啜。与知、芩、橘、半、滑、朴、杏、斛、花粉、省头草，一剂而病若失。此等案极多，姑载一二。

【平议】苔腻脉软，仍是夹痰夹湿寻常之候，孟英谓是伏邪所化，盖以痰湿乃其素有，非忽然而然，遂谓之伏，非如专言伏气诸家，必认作上年冬令所伏之邪。观所用之药，不过芳香化湿，及滑泄开痰，而能一剂已疟，可见其病情之轻淡。设或邪可久伏，奚有如是易治之理。然后知所谓"伏邪"二字，乃是随手点染，读者不可误会。且此等药物，未始非湿痰为疟之普通用品。而王氏必谓不可与正疟同科者，盖仍泥于仲师之少阳往来寒热，意谓必须合于小柴胡汤证，而后始为正疟，则苟其不可妄用柴胡桂枝之疟证，皆非正疟，所以谓风寒药不可犯，姜枣汤不可啜。然而仲师本论，小柴一方究为伤寒太阳少阳寒证而设，实非为疟病而设，终不宜相提并论，徒以淆乱学者耳目。

又 《续编》五卷 韩妪年近花甲，患三疟于仲冬。朱某主温散，併以姜枣汤恣饮，旬日后粒米不沾，疟至大吐。黄某以热补进，势益甚。又浃旬，孟英视之，胸中痞结如盘，苔黄苦渴，溲如热汤，脉弦滑右甚，带下如注。投小陷胸合温胆，加蔻白，服后大吐胶痰，十余日胸痞始消，改授甘凉，疟亦渐罢，递参滋阴，遂以霍然。

【平议】三日之疟，俗称三阴，昧者惑于阴之字面，误认为此必阴寒之证。于今俗医尚犹如是，况复此妪以周甲之年，病于仲冬，自然浪从阴寒下手。温散不已，继以热补，孰非三阴名称有以误之。然而庸夫无目，不识证状，何以今昔同符，竟成通病。可知市医亦自有传薪之一脉，静言思之，可恶亦复可怜。此证先以温散，升举其痰浊，继以热补，窒塞为痞结。用药如是，虽为热痰实结而设，然仍是专治药误。此等现证，不服以前多药，决不到此。惟其脉弦而滑，与胃肠之实不同，故不用承气。迨胸痞既消，而燥火未已，改授甘凉，亦是必须阶级。必寒热不作而后滋阴，尤其善后之不二法门。

又 《续编》六卷 王一峰次郎患疟，多服姜枣温散之药，因致壮热耳聋，谵语殿屎[1]，不寐昏狂，见人欲咬。顾听泉从伏暑治亦不效。吴爱棠嘱其求诊于孟英，按脉皆滑，即以顾疏犀角等药内加菖蒲、胆星、竹沥、珍珠、牛黄为剂，吞白金丸，一服即减，旬日霍然。

【平议】此亦以温散温补而加剧者。热痰俱盛，最是孟英拿手好戏。惟用珍珠，寿颐终不赞成，昏狂咬人，神经热蒙，法宜镇定，石膏、赭石、牡蛎、石决之类均是神丹，不在珍珠之

〔1〕 殿屎 呻吟之声也。《尔雅·释训》："殿屎，呻也。"

贵也。

又 《续集》七卷 余朗斋形瘦体弱，患间日疟，寒少热多，二便涩滞，脘膈闷极，苔腻不渴，孟英切脉缓滑而上溢，曰：素禀虽阴亏，而痰湿阻痹，既不可以提表助其升逆，亦未宜以凉润碍其枢机。投以滑、朴、茹、旋、通草、枇杷叶、苇茎、郁金、兰叶之方，苔色渐退，即去朴、郁，加连、枳、半夏，胸闷渐开，疟亦减，便乃畅，再去滑、半、连、枳，加沙参、石斛、橘皮、黄芩，浃旬而愈。

原本眉评：运枢机，通经络，孟英用药秘诀，无论用补用清，皆不离此意，细观各案自知。

【平议】痰湿互阻，疟病之本；往来寒热，疟病之标。发表治标，适以助其升逆；凉润清热，适以碍其枢机。而俗子笔下，鲜不犯此二禁，所以非徒无益，抑且无不为害。而虚人病疟，误投滋阴者，其祸概可知矣。孟英此案，揭橥[1]正义，明以告人，度世金针，只在于此。读者若犹不知领悟，不能学步，则真不可教训者矣。

又 续集八卷 锁容亭令姊，自太仓归宁，即患时疟，顾某一手清解，业已安谷下榻矣，忽然气逆肢寒，神疲欲寐，耳聋舌謇，杳不知饥，大便仍行，别无痛苦。顾知其素患脱血，元气久虚，改用参附等药，势愈剧，以为欲脱矣。所亲吴久山嘱拉孟英图之，切脉弦缓，视苔黄腻。乃胎之初孕，阻气凝痰，窒碍枢机，治当宣豁。以石菖蒲、枳实、旋覆、半夏、黄连、茯苓、橘皮、葱白、海蜇、竹沥为方，投匕即效，三啜霍然。继而久山令妹为锁绳先之室，患疟而驯致脘痞呕呃，鼻冷自汗，不食不眠，脉来歇止，医者危之，亦痰为患耳。即以此方去葱、蜇、竹沥，加薤白、婆仁、竹茹，投之果验。

【平议】清解之后，既已安谷下榻，而忽生变幻，事在情理之外，诊断诚非易易。但既用参附，而其势反剧，证非虚寒，理亦可悟，况有黄腻舌苔可据，即从痰壅入手，借径殊捷。孟英手腕灵敏，洵不易及。惟以病在疟后，容或停痰未净，抑且服过温补，则凝痰阻气，更在意中。从此单刀直入，以无厚入[2]有间[3]，原是临证时要诀。惟按语竟谓是胎之初孕，则脉证皆无可凭，何所据而可以下此决断语？医非仙佛，万无预知之理。此必事后胎孕显著，而追忆及之，乃补此一笔。虽有至理，然在当初安得具此先见，而乃如此叙述，一似早有洞垣之明者。此则自诩太过，未免诒痴[4]，非事实矣。后半一证，既有脘痞、呕呃，痰窒显然，则脉之歇止，亦以窒塞而阻滞枢机，一为开泄，脉未有不复者。此皆有证可据，如此用药，尚非难事。惟浅者视之，误以歇止为败象，乃傍徨无措耳。

又 同卷 许芷卿疟起季秋，孟英尝清其伏暑而将愈。其从母亦知医，强投以小柴胡一剂，势复剧。孟英予温胆汤去甘草，加生石膏、黄芩、知母、花粉、芦菔而安。继因作劳太早而复发，适孟英丁忧[5]，赵君笛楼仍用清解而瘥。迨季冬，移居劳顿，疟复间作，且面浮跗肿，喘嗽易嗔，人皆以为大虚之候。孟英切脉，左弦劲而数，右滑大不调，苔黄且腻，口渴溺多，乃肺胃之痰热有余，肝胆之风阳上僭。畏虚率补，必不能瘳。用西洋参、知母、花粉、

---

〔1〕 揭橥(zhū 猪) 本是作标记的小木桩，引申为标志。

〔2〕 入 原作"以"，据《庄子·养生主第三》改。

〔3〕 以无厚入有间 《庄子·养生主》篇讲庖丁宰牛，用不厚的利刀剖割在牛身上筋与筋、骨与骨之间，十分利索。

〔4〕 诒痴 诒，叫卖。意谓卖弄才能，适是献丑。

〔5〕 丁忧 因长辈去世而服丧。

竹茹、蛤壳、石斛、枇杷叶、青蒿、秦艽、白薇、银花、海蜇为方，连投四剂，大吐胶痰，而各恙悉除。

【平议】此人先后疟作两度，其先则暑热夹痰，证属寻常，药亦易选。迨其后，确系夹虚，而津液甚亏，痰顽胶固，滋液则碍痰，攻痰则碍本，须观其选药灵敏，两不相妨，而始如鼓桴应，病随药应。此则非心粗气浮，草率从事者所易寻踪学步。然而鸳鸯绣出，复度金针[1]，既与人以规矩，亦且与人以巧。读者果能深造自得，亦何遽古人之不可作耶！

又　三编二卷　吴曲城三令郎年未冠，患疟，医作食疟、暑疟、阴虚疟治之，诸法不应，逆孟英视之，面色浮黄，便溏呕恶，脘闷腹胀，溺少汗多，曰：湿疟也。予枳、朴、芩、滑、苍术、半夏为方，送服香连丸而愈，继用六君子善其后。或云：先生近辑《温热经纬》，力辨暑必兼湿之非。今年霉雨全无，夏至后酷热亢旱，流金烁石，湿自何来？方叹先生析理之精，胡以此证是湿邪，大剂燥药果然获效，又何说欤？孟英曰：暑即天上之日，有何湿气。人因畏暑贪凉，瓜果过度，虽无雨湿相杂，湿亦自内而生，所以暑每易于夹湿。而昧者遂指湿热相合之病为暑证，殆由未见天日，故不识暑之真面目也。一笑。

【平议】此治湿盛之疟，其舌苔必白垢浊厚，故用药如此；菖蒲、草果皆可补佐。其用香连丸者，为腹胀而设。如其伤于瓜果，则槟榔亦不可少。所论暑非兼湿，其理甚正。但天之暑气，赤日当空，加以雨少，自然无湿。而人之暑病，则每因饮冷，及贪食瓜果，损其脾胃，非独兼湿，且是寒湿，积而为疟，犹其轻者，若重则即变真寒之霍乱矣。

又　三编三卷　胡氏患疟，寒少热多，自云阴分素亏，医进清解凉营之药多剂，其热愈炽。改用养阴法，呕恶烦躁，自欲投井。或谓今年中伏之时，风雨连朝，人须夹纩[2]，有何暑热，而多服凉剂，以致疟来发躁，必属虚火，拟以姜附治之。病者云：吾舌已脱液，阴将涸矣。坚不肯服，而请决于孟英。脉至滑数，右寸关更甚。视其舌，淡白而光滑，俨似无苔，其实有苔如膜，满包于舌也。证属阴虚吸暑，兼以痰阻清阳，初治失于开泄耳。授菖、茹、连、半、旋、茯、苏、枳、枇杷叶为小剂，取其轻清开上也。两服，舌即露红，呕止受谷，疟热亦减。又两服，疟竟罢。孟英曰：余亦初不料其若是之神也！随以清养善后而安。

【平议】孟英临证，多以清凉擅场，昧者闻之，乃欲效颦于西子。然痰湿未蠲，而漫与清解凉营，无不增其窒塞，自然热势愈炽；再与养阴，助之滋腻，而变象乃不可胜言。甚矣，耳食之为祸烈也！惟湿痰蟠结，舌苔当然浊垢厚腻，而此舌何以淡白光滑，适得其反？无非清凉粘腻，抑遏已多，胃气无权，久成沮洳[3]之泽国，呕恶、烦躁，是其证也；而于舌应之，土气不毛，苔于何有！惟一团潴秽腻气象，亦必隐隐然流露舌上，作晦黯蒙茸状态，虽光而其实非光。似比辨舌，却是古今名贤从未能道破其隐。梦隐此条，灵犀一点，揭出隐微，益人智慧不少。然苟非王氏天姿灵敏，则率尔操觚，一见此舌，无不认作阴寒。姜附之议，不啻为市医写照，如其误服，为祸又当奚如。惟孟英举重若轻，绰然余裕，神仙手腕，谁能几及！凡在学子，安得不熔金祀之。

又　同卷　高某以阴虚之体，而患疟于暑月，久而不愈。冯、黄二医佥用补养矣，而杳不知饥，欲噫不畅，便溏艰涩，渴喜沸汤。孟英诊脉，弦涩不调，按其胸次，坚而不柔，舌上满

---

〔1〕鸳鸯绣出，复度金针　金·元好问《中州集·论诗绝句》："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本处反元氏诗意，谓既出示成就，又帮助别人领会取得成就的方法。

〔2〕纩(kuàng 矿)　絮，衣服的新丝绵。《说文》："纩，絮也。"

〔3〕沮(jù)洳(rù)　低湿的地带。

布干黄薄苔，曰：气机郁结，痰滞未行，如何遽投补剂！予菖、贝、旋、蒌、苏、桔、连、半、紫菀、枇杷叶为方，四帖而愈，始从调养以善其后。嗣有王雨苍仲郎之证治，与此略同。

【平议】见证如是，而舌苔又如是，痰湿显然。脉之所以缓而涩者，宁非窒塞使然，亦未始非前手用补，有以致之。不去其实，补药无不助虐。观孟英治此，未尝不以调养善后。然缓急先后，次序胡可紊乱。

又　同卷　谢氏妇素体孱弱，亦属阴虚，暑疟久延，舌色鲜赤，医投养血，竟不见功。孟英视之曰：舌虽无苔，色绛而泽，此非脱液，乃液为痰隔而不能上布，故不生苔。如果脱液，讵能如是之鲜泽哉！盖痰虽因火灼成，究是水液所结，其潮气上腾，舌自不燥。与茹、贝、菖、蒌、芩、桔、蛤粉、枇杷叶等药，痰果渐吐，三日后，热减知饥，白苔渐布，改用养阴清热而瘳。孟英尝曰：临证必先辨其病属何因，继必察其体性何似，更当审其有无宿恙，然后权其先后之宜，才可用药，自然手到病除，无枘凿之不入矣。又曰：热证有见白润苔者，亦痰盛于中，潮气上蒸也；此不可遽施凉润，先宜开以辛通。而昧者但知苔色白润为寒证之的据，遂不详勘其兼证，而妄投温散燥补以误事者多矣。附录于此，学者识之。

【平议】此亦痰阻，而舌色又是鲜赤无苔者。既自润泽，定非液耗。况前手已与养血，而乃无效，亦必静思其故，改弦更张，是乃临证时最要之诀。末后更推想到热病中有白润之苔亦属痰盛，更是吾侪土薄水浅之乡数见不鲜之证，而俗子但知见热用凉，则又安往而不偾事。

又　同卷　陈德斋令侄缉庵患疟，黄某连投小柴胡汤，渐至热势加长，抚之烙手，时当盛暑，帐幔不启而不得汗，神情昏乱，大渴苔黄，脘闷欲呕，便秘溺赤，孟英按脉，软滑而数，身面肤赤。乃暑湿夹痰辏辐[1]于中，气机阻痺，宜予清宣剂，以菖、茹、蒌、枳、知、滑、芩、连、花粉、枇杷叶、西瓜翠。服后痰即渐吐，异日疟来有汗，病者卧于藤榻，身穿西洋布汗衫短袴，其汁但出于衣不遮蔽之处，孟英适至，诊毕令裸其体，汗即遍出，热亦寻退。方不加减，四剂疟断更衣，胸舒安谷，另以轻清肃涤余邪而愈。

原本评语：世人不论天时，不究病因，但知盖覆以取汗者，宜于此案探讨其未发之义，不可草草读过也。

【平议】此又妄用柴胡而加剧者。反不得汗，正犯修园所谓误表之忌。盖升提痰热，势焰猖狂，灼液凝痰，只有窒塞，又安得山泽通气之理！一加开泄，而汗即自来，岂菖、茹、蒌、枳等物可有发表能力！而其效果顾如是者，宁非中气疏通，而皮毛亦得宣展乎！其汗仅出于衣不遮蔽之处，粗读之，颇觉莫名其故，然既曰西洋汗衫短袴，可知紧窄缠身，即令皮毛之气无可发泄。虽似奇特，却亦寻常。方连四剂，既不加减，其始可以取汗，其继即以断疟，而其后且得通府，如此药物且兼发表、截疟、通里作用，奇乎不奇？然而俗子眼中，几何不诧为神妙不可思议。假使勉强描摹，便是第一笨伯。佛经有言：学我者死。孟英仙佛，讵竟令人不可学步。请读者掩卷思之，是否可学？慧心人何遽不悟。

又　同卷　许子芍年甫冠，平素饮食不节，气滞多痰。偶患时疟，溺赤苔黄，脉至滑数，脘闷不饥。孟英投清解药一剂，其门下医者黄某云：疟疾以小柴胡汤为主方，乃舍之不用，而以竹茹大寒之品遏伏其邪；菖蒲散心之药，耗损其神。此病虽轻，而药已误，恐有变证。病家闻而惑之，次日即服其方，病势日进，辄云菖蒲散心，以致神气不安；竹茹寒滞，以致邪

---

〔1〕辏(jiāo)辐(gé)　交错纠缠的样子。

不能解。小柴胡方内加入桂枝、首乌等药，狂热尤甚。黄复荐招任某会诊，交口以为开手一药之误，恐延虚脱，径用生脉、六味加龙、牡、杜仲、续断、阿胶之类服之。半月后，病者目不能张，畏闻声响，语出无音，身挺而重，不能转侧，略一动摇，则手足震掉，如擂鼓然；房中几案皆为撼簸。黄、任二医佥云汗脱在即。举家皇皇。其堂兄兰屿龚夜拉孟英往视，脉甚弦疾，曰：病药也，其何能脱！疏方以天竺黄、竹茹、竹叶、竹沥并用。病者闻而咋舌，谓一味竹茹酿成大病，一方四竹，能不杀人！仍服任某补剂，以冀留人而再治病也。又旬日，疟径不作，至时惟脑后之枕骨与两足跟著蓆，身则反张如弓，如是数刻，则昏乱狂走。医者诿为祟病，符醮水陆[1]，大费不赀，而病如故。既而黄某疽发于背，任亦讬病不出。所亲陈雪舫力举孟英胸无畦畛[2]，不妨再恳其挽救。病家计穷，始为谆请。脉仍弦疾而左尤坚搏，且善啖而腹胀如石矣。孟英曰：幸而便通，犹可无虑。以旋覆、赭石、菖蒲、胆星、枳实、黄连、青黛、整块硃砂两许，合四竹为方，调服苏合香丸。一剂而反张、狂谵皆减。病者云：我今日如梦初醒。而精神自觉惘惘。次日仍用原方，调以玉枢丹，得泻四次，腹胀遂减，反张、狂谵悉蠲，惟至时尚有气逆肢掣耳。乃去玉枢丹，令吞送当归龙荟丸，大便日泻，胸腹渐柔。又服五剂，逆掣皆平，改用沙参、丹参、石英、茯神、白薇、栀子、丝瓜络、贝母、海蜇、鬼臼等清理善后而愈。孟冬已完姻矣。

原本附注：黄某，敦爱局疡医也。年踰六旬，忽患背疽，闻服参茸等药七日而亡。夫背疽之败，何至如是之速！必是暑热为患，而误从温托耳。

原本评语：杨素园大令批《仁术志》云：硃砂不宜入煎剂，当生研少许调服。愚谓硃砂但忌火炼，不忌汤煎。且整块而煎，仅取其气，较研服其质者尤无弊也。

【平议】此以素嗜肥浓多痰之体，而患疟作，自然当以清化为主；况復脉证如是，则应用药物，尤其可想。何物盲人，偏能巧言如簧，无端播弄，病家奚知，乃受大累。其后种种变证，虽似奇幻不测，总之痰食粘滞，愈结愈甚，里热熏蒸，冲激脑经，因而知觉运动胥呈变化。所幸此人弱冠之年，体质壮健，尚能善啖，犹可救药。如在柔脆之人，早已窒塞就毙矣。黄某之孽，诚不可逭[3]，疽发以陨其生，果报昭然，宁无天理！世固恒有冒昧治医，动辄贻误者，试冷眼以观结果，未必无黄某之续。吁！可畏哉。

又　同卷　陈雪舫令郎小舫年甫冠，人极清癯，偶患疟，医与柴、葛、羌、防数帖，遂不饥不寐，胸膈阻塞，汤水不能下咽，壮热神疲，汗出不解，二便闭涩，舌绛龈疼，齿缝血流，凝结于腭。孟英持其脉，细而数，有下厥上竭之势，而肺未肃清，宜用轻剂。以苇茎、冬瓜子、紫菀、元参、通草、枇杷叶、旋覆、滑石、蒌皮、西瓜翠衣为方，数啜而安。嗣用养阴，西洋参不过一钱，生地不过三钱。缘其禀赋极弱，不但攻散难堪，即滋培稍重，亦痞闷而不能运也。芪术之类更难略试，故量体裁衣，乃用药之首务也。

【平议】此则柔脆之体，误药而痰热窒塞者。证固属实，然脉舌如此，自然难胜猛药。而孟英能以平淡数味立起危疴，此则后生之不易学步者。

又　同卷　董茂清患疟，脉软脘胀，手紫面黄，便秘溺红，苔腻而渴。孟英曰：暑湿夹秽气阻于募原。用菖、朴、橘、半、杏、滑、芩、翘、蒌、枳、银花、雪羹出入为方。服五剂，便泻、知

---

〔1〕符醮水陆　道士画符、拜醮，和尚作超度水中、陆地生灵的道场。

〔2〕畦(qí)畛(zhěn)　田园中分成的小区、小路。以后引申为界限、局限、陈见束缚的意思。

〔3〕逭(huàn 换)　逃；避。《说文》："逭，逃也。"

饥、疟休而愈。

【平议】此痰热并重之正治。

又　同卷　沙沛生龄尹令庶母[1]，在越患疟。来杭后，孟英视之，脘闷欲呕，汗多头重，脉来弦数，苔色腻黄。乃余邪逗留，兼夹肝郁。以枳、朴、芩、半、茹、斛、蒌、菖，加苏叶、炒黄连投之，痰涎大吐，邪已外越，脘胀口干，寒热酸作。乃去朴、半而加芄、翘，吐犹不止，聚气上冲，渴饮无眠，筋瘛便秘。改用金铃子散合雪羹，加旋、赭、茹、半、姜汁、炒栀子、苏叶、炒黄连，一饮而呕渴减，气下行。即去金铃子散、旋、赭，加沙参、归、斛。服五剂，各恙皆安，神疲汗多。为用沙参、归、斛、芩、橘、栀、连、茹、藕二帖。又因嗔怒，左胁作胀，苦渴不饥，喜热便秘，于前方加柴、芍、金铃子散。一啜胁胀即舒，惟气冲口苦，饥不能餐，自汗耳鸣，头左筋惕。改授沙参、当归、鳖甲、石英、竹茹、牡蛎、蒺藜、菊花、丝瓜络。服旬余，眠食皆适，但暮则火升，口干易汗，去蒺藜、丝瓜络，加黄连、麦冬，合甘麦大枣汤。服浃旬，经行腰痛，头觉耳鸣，八脉久亏也，调养奇经，以善后而康。

【平议】此证当初亦是热痰互阻，若在壮实之体，一经清泄，无不即愈。而此则肝气素多郁结，最易一触即发，竟以偶尔吐痰，引动厥阴猛升，变幻不已。可知真阴既衰，肝气扰攘之病，最不易治。此案中间在多怒胁胀之时，厥阴之气，已横逆不可向迩[2]，于法只可安潜，不宜扰动，而孟英犹用柴胡，此拘泥逍遥散旧说，得毋小误，所以下文虽曰胁胀即舒，而气冲口苦，自汗耳鸣，头左筋惕，许多肝火不潜诸证咸在，必改授鳖甲、牡蛎、石英等潜阳镇定，而后渐就安澜，然后知肝气刚果，用药之宜静不宜动也。

又　同卷　沙沛生令宠平素阴虚肝旺，而腹有聚瘕，时胀时疼。初冬患疟，苔黑口干，孟英脉之，左弦数而洪，右滑数而溢，初以栀豉合金铃子散、雪羹，加元参、白薇、竹茹。服四帖，疼胀皆减，疟缓汗多，溲涩口干，饥不能食，气时冲逆，予沙参、归、斛、茹、橘、石英、丝瓜络、蛤壳、藕。两帖后，汎行腰痛，口渴少餐，气郁营虚，兼有痰滞也，去蛤壳加旋覆、冬瓜子、花粉。两帖而更衣乃畅，然犹脘闷不饥，汎少且黑，口渴头痛，疟亦未罢，乃去石英、旋覆，加栀、滑、枳实，四剂，各恙皆安，疟犹未断，以归、芡、甘、杞、橘、半、蒌、芩、竹茹、花粉，少佐桂枝调其营卫。奈病者因口苦而恶粥食，嗜啖甘酸，病既曲折，邪益留恋，此方服至半月而疟始休。惟宿瘕时痛，肛痔便艰，口苦吞酸，神疲寝汗，去芩、桂、甘草、花粉，加鳖甲、乌鲗骨、白芍、延胡、仙灵脾，出入调补而痊。

【平议】此亦痰热为疟，而平素阴虚，肝气易扰，用药以柔肝为第一义，与前案大略相似，须于其大同小异处研求之。

《归砚录》四卷　钱君友琴年五十九岁，曾于七月间患滞下，自服大黄一剂而瘥。季秋患寒热时作，自服柴、桂等药，病益甚，狂躁欲啖西瓜而服石膏。余诊之，脉滑右甚，苔色腻黄，便秘溲短，胸痞不沾粒米。乃暑湿夹痰阻于气分，治宜开泄，白虎不可投也，用姜、薤、枳、朴、连、夏、茹、芩、菀、桔。服三剂，二便既畅，胸次豁然而愈矣。

【平议】痰湿窒塞，虽有大热，皆不可误与清凉。此其义诚非病家能知，抑亦俗医所不悟。孟英特为点明，最是治温热者一大要诀。

又　同卷　秀水董君枯匏之夫人，余于秋仲，偶诊其脉，知其八脉久亏，积劳多郁，故

---

〔1〕庶母　母亲，属父亲之妾者。

〔2〕向迩　靠近，出《尚书·盘庚上》："若大火之燎原，不可向迩。"

指下虚弦而涩，寒热时形，虚火易升，少眠善悸，性又畏药，不肯节劳。至冬令，证类三疟，余以病未能往视。来信云：桐乡传一妙方，治三疟效验如神，方用甜茶、半夏各二钱，川贝、槟榔各三钱，橘皮、甘草各一钱五分，干姜一钱，木香五分，凡八味，已服三帖而瘳。余即函复云：此乃劫剂，仅可以治寒湿饮邪为患之实证。设虚热证，服之虽愈，必有后患。故抄传单方最非易事，若好仁不好学，功过恐不相敌也。既而病果復作，较甚于前，余与吕君慎菴同议镇养柔潜之法，始得渐愈。后闻服此方者，率多反覆，乃郎味清茂才深佩余之先见云。

【平议】案中成方，药品颇杂，王谓可治寒湿是也。然凡是疟病，湿热最多，此方应无效理，而亦暂能有验者，其理殊不可解。有如西药之金鸡纳霜，止疟亦极有验，无不一服即应。然夹痰夹湿者，截止之后，亦无不变幻百出。俗子群奉以为截疟之圣药，偏有再发再服，屡试屡验，而不悟其咎，甚至服至数十次，而全身肌肤渐以黧黯晦，卒至不起，不佞已见数人。此物之为害显然，而亦不能悟其所以然之故，附志于此，以告世之善养生者。

黄醴泉治案　王雨翁，疟邪留恋，湿热不化，寒热起伏，元府不通，汗出不多，大府闭，小溲黄，纳食不醒，自觉嘈杂内烁，舌白满布。先泄气分之邪。刺蒺藜三钱，光杏仁三钱，炒青蒿子三钱，竹茹二钱，瓜蒌壳二钱，制半夏二钱，煨草果仁一钱，郁金一钱五分，白蔻壳七分，生苡仁五钱，象贝母二钱，陈皮一钱五分，炒黑肥知母二钱，滑石四钱。

【平议】中州嘈杂，舌白满布，痰湿甚盛，窒塞不宣，法应芳香开泄，茅术、菖蒲、藿梗、蔻仁均为要药。向来治疟，多以草果、知母同用，谓是知母清阳明独胜之热，草果理太阴独胜之湿，俗子多以为具有妙用。寿颐不敏，窃谓如果太阴湿滞，则草果允矣，而知母是否相符；抑或阳明热甚，则知母宜也，而草果又在所禁；二者之用，决不能双管齐下，并辔而驰。考此说之源，见于汪讱庵之《本草备要》。此老之说，多不可训。即如此证汗少舌白，正是湿痰郁结，草果固属相宜，知母宁不矛盾？醴翁未能免俗，习惯喜此二物，此则不才之不敢应声附和，阿私所好者。

再诊：寒热已撤，得有微汗，邪有外泄之机。脉数渐和，舌白未化，再以化痰泄邪。制半夏二钱，炒知母一钱，淡姜渣三分、鲜竹茹二钱同炒，白蔻壳七分，枳壳炭八分，煨草果一钱，焦栀皮一钱五分，光杏仁三钱，炒青蒿子三钱，干佩兰一钱五分，青皮六分，陈皮一钱五分，碧玉散三钱。

【平议】舌白未化，知母仍非所宜。且观其所用半夏、蔻壳、姜炒竹茹，则其人尚是胸脘窒塞，漾漾欲泛，仍以芳香泄化为要。方中栀皮、知母，终觉可议。

三诊：寒热起伏，错乱不准，热后汗多，邪有向外之势，大府不调，脉滑偏右，伏邪久恋，近始得汗而泄，舌滑淡红。再泄邪化湿。煨益智仁六分，光杏仁三钱，炒黑知母一钱，煨草果仁八分，淡竹茹二钱、淡姜渣三分同炒，带皮蔻仁二粒（打，后入），陈皮一钱五分，花粉二钱，姜制半夏二钱，带皮苓三钱，生苡仁三钱，泽泻一钱五分，生姜一片，红枣二个。

【平议】前二方俱少泄化，是以寒热不易遽定。大府不调，而药用益智，想见其人溏泄未尝非知母之过。

又　治费氏妪案，伏邪冬发，入夜寒热，先寒后热，无汗，小有咳嗽，头痛纳呆，右手脉数，先以分泄。炒香豉二钱，连须葱白一枝，姜半夏二钱，光杏仁三钱，陈皮一钱五分，枳实四分，竹茹二钱同炒，白蔻壳六分，煨草果八分，炒知母一钱五分，酒炒瓜蒌壳一钱五分，鸡苏散三钱（包煎）。

【平议】此伏暑晚发。时令入冬，疟作于夜，可见寒势必重，葱豉、鸡苏疏泄恰好，然方

中仍有知母，颐终期期以为未允。

《柳选王旭高案》　少阳过升，阳明失降，疟来烦闷痞呕，当变柴胡之制而为泻心之法，和阳明即所以和少阳也。川连（姜汁炒）、半夏、陈皮、蔻仁、藿梗、生姜、竹茹（姜汁炒）。

原注：此病舌色左半边光红，右半边白苔湿滑，如水晶粉团之色，因过服柴胡升阳以劫其营，而痰浊又变于胃，以致痞呕，故用泻心之法。初用生姜一片无效，后加至三片，痞呕乃止，疟亦不来。

柳谷孙评：用古法而能通其意，心灵手敏，此为善读书人。

【平议】柴胡升阳，扰动气火左升，竟能发露于舌左半光红，药力桴应，灵乎不灵？其右半之白垢如粉者，何莫非提起湿痰之验。烦闷、痞、呕，亦是柴胡之功效。旭高是方，灵敏活泼，可为痰湿发疟之准则。

又　一案　素有痰饮咳嗽，近复凉风外薄，食积内停，寒热似疟，脉弦数，额角痛，胸脘痞胀，大便不通，是有表复有里也。拟以疏里解表。柴胡、黄芩、半夏、枳实、川朴、竹茹、大腹皮、橘红。

【平议】此证确有风寒，法当轻疏，然葱豉足矣。柴胡套药，终恐提起痰浊，助桀肆虐。且脘有痞胀，黄芩亦非所宜。

再诊：脉弦数，两手掌心独热，大便五日不通，舌苔薄白不黄燥，屎尚未全结，欲通其腑，缓法为宜。川连（姜汁炒）、枳实（磨汁）、蒌仁（研）、半夏、莱菔子（炒）、竹茹。

【平议】大府多日不行，或亦为柴胡升阳所致。方用姜、连，则证有呕恶可知，何尝非偏升之过。

又　一案　伏邪夹积，阻塞中宫，疟发日轻日重，重则神糊烦躁，起卧如狂。此乃食积蒸痰，邪热化火，痰火上蒙，怕其风动痉厥。脉沉实，而舌苔黄，邪积聚于阳明，法当通下，仿大柴胡例。柴胡、黄芩、川朴、枳实、半夏、瓜蒌仁、大黄。

柳谷孙评：脉舌与证合参，大柴胡是的对之药。

【平议】脉舌如是，下之固宜。然既神糊烦躁，起卧如狂，旭高亦知是痰火上蒙，何以必用柴胡？此是踵步宋、元、明人治疟通套，究非所宜。柳评亦是食古不化。

再诊：下后热净神清，竟若脱然无恙，惟是病退太速，仍恐变幻莫测，拟方再望转机。川连（姜汁炒）、半夏、陈皮、豆豉、黄芩、枳实、瓜蒌仁、郁金、神曲、竹茹。

【平议】解后既已完全无恙，用药止须轻灵，豆豉、黄芩殊不适用。但方中多痰药，则必有痞满可知，何必非柴胡之咎！

三诊：昨日疟来，手足寒冷，即时腹中气胀，上塞咽喉，几乎发厥，但不昏狂耳。此乃少阳疟邪夹内伏之痰浊，上走心胞为昏狂，下乘脾土为腹胀。前日之昏狂，病机偏在阳明，故法从下夺。今腹胀、舌白、脉细，病机偏在太阴，法当辛温通阳、转运中枢为要矣。随机应变，急者为先，莫谓用寒热之不伴也。干姜（炒黄）、陈皮、茯苓、草果、熟附、川朴、蔻仁、槟榔、丁香、通草。

原注：前方用寒，后方用热，随证用药，转换敏捷，不避俗嫌，的是一腔热血。

柳谷孙评：此人必中气素虚，故痰浊乘虚上僭也。

【平议】下后而致动气上冲，遽变真寒脉证，岂独中气素虚，抑亦肝肾阴亏，乃致有此幻象，其势盖已大危。然则当初一方，或尚稍嫌孟浪乎！转与温纳是矣。但此是肝肾气冲之大虚证，槟朴似非所宜。窃谓宜用《本事》之黑锡丹。

四诊：投果、附、达原、神香、二陈合剂，服药后喉中汩汩有声，上逆之气即平，腹胀遂松，今脉缓大，神气安和，腹中微觉胀满，痰多粘腻，脾藏阳气虽通，寒湿痰延未化，仍从前法轻减其制。前方去附子、槟榔，加大腹皮、半夏。

【平议】前药既应，踵步原是不差。脉转缓大，虚象昭著，虽尚有痰，亦可参用补药。

五诊：腹中之气稍平，湿热余邪未尽，所以微寒微热，仍觉疟象，头胀身疼，知饥能食。法拟疏化，兼调营卫。青蒿、豆卷、半夏、陈皮、谷芽、秦艽、神曲、茯苓、姜、枣。

【平议】此证总属大虚之后，既已知饥，终须脾肾双补。案中乃谓湿热未尽，岂其然乎！

虚　疟

疟必寒热往来，有一定之晷刻，苟非湿阻痰滞，气结不宣，当无此应时起伏之病态，所以寻常热病多属实证，非从痰湿食滞着手，且无易愈之望。惟亦有病疟之后，治疗不合，纠缠日久，而正气渐伤，及素来气体孱弱之人，亦患疟病，则感邪不重，治法自当有别。且阴阳两亏者，亦有寒热如疟之证，则并不得用普通疟病成法。此皆寒热往来之别有渊源者，设或医者不分泾渭，而混授通套药物，岂徒无益，贻害必巨。爰为选录数案，以为临证时参考之一助。

《孟英医案三编》三卷　陈氏妇季夏患疟，寒微热炽，舌红不渴，而思啖瓜果，不饥不食，二便皆通，夜不成眠，汗多神惫。孟英审脉，虚软微数。虽属暑疟，邪不甚重，惟营阴久亏，不须重剂诛罚无辜。以西洋参、知母、芩、茹、白薇、麦冬、西瓜翠衣为剂，果三啜而瘳。

【平议】体质不足之人，即是感受时邪，邪必不重。正以体力孱弱，稍有感触，即已为病。如此证情，自然不须发表攻里，小题大做，重增其因。此证虽不渴饮，而曰舌红，则必无浊腻之苔，思啖瓜果，阴液必伤，故宜养液清热。药物轻灵，恰如地位。问各书之治疟篇中有如是之条例否？故临证时必须相体裁衣，随机应变，始能五雀六燕，适得其平。如徒于分门别类之普通医书中求生活，吾未见其有济者也。

又　同卷　陈芷浔主政患疟，跗肿便溏，痰多食少，时欲呕吐，间有郑声。孟英取其脉，微弱而弦。不渴无苔，小溲不赤。乃中虚寒湿为患也。方以六君去甘草，加桂枝、苡仁、白芍、吴萸，投剂即减，半月而愈。

【平议】此证痰多食少，且欲呕吐，湿痰互阻，显有明征。然舌则无苔，脉则微弱，中气虚馁，已见一斑。加以食少便溏，声音又细，疲惫毕呈。宜补宜温，可谓一定不易之理法。此人舌色淡白，亦可推想得之。拟加炮姜、苓皮、冬瓜皮，似于跗肿便溏亦能切合。

又　《三编》二卷　许兰屿令正[1]，正月中旬偶食蒸饼，即觉腹中攻痛，而寒热间作，以为疟也，请孟英诊之，脉弦软而微数，曰：此不可以疟论，缘营素亏，往岁愈后少于调补，仍当濡养奇经。盖阳维为病亦能作寒热，而八脉隶于肝肾，温肾凉肝，病即霍然矣。授以苁蓉、枸杞、当归、白薇、青蒿、茯苓、竹茹、鳖甲、楝实、藕，数帖果愈。迨二月中旬，其病复作，举家佥以为疟。或云必前次早补，留邪未去使然。而兰屿远出，家无主议之人。孟英曰：前次愈之太易，我之罪也。不为善后，谁之过欤？如信我言，指日可瘳。第须多服培养之剂，保无后患。于是仍服前药，亦数剂而安。续以集灵膏去牛膝，加羊藿、阿胶、当归、黄柏、菟

〔1〕令正　对他人妻子的尊称。

丝、苁蓉、蒲桃干，熬膏服之，竟不再发。

【平议】此元阴素虚，厥阴气滞，内郁生热，而为寒热间作，有似于疟，实非疟病。姑附于此，用备读者参证。王谓阳维为病作寒热，是巧引经文，借作点染之资料，不过敷佐以润饰文字。若问阳维脉病，何缘而有寒有热，则虽有仪、秦[1]之辨，亦不能说出其所以然之真理。乃复以八脉隶于肝肾，拍合肝肾阴虚而发潮热，措辞尚能圆到。实在此人肝肾气营两亏，因而或寒或热，其理可信。孟英温肾凉肝之说，盖谓肾阳亦衰，可以温养，究竟阴虚生内热，是此病之吃重处。观孟英方药，唯苁蓉向有温肾之说，实则盐渍久藏，再经漂淡，温于何有？惟当归辛而温和，流通气血，可以作为温药。总之此人上年半产，肾阴久亏，肝阳偏炽，此番复病，全本于虚，寒热既停，遂尔辍药，本不足恃，迨反覆之后，继以大剂填阴，熬膏久服，始刈病根，是为阴虚善后一定不可少之要著。孟英案，此一卷，皆咸丰二年壬子事。许氏上年治案在第一卷中，今附录于左，用资参考。两次善后方，皆从魏玉璜一贯煎脱化而来，洵阴亏肝扰之无上良方也。许兰屿令正，自夏间半产后患感证，虽已治愈，而腰腹左痛时作，多医杂治，其病日增，食减汛愆，卧床不起。黄某谓诸药无功，惟有肾气汤先固其根本。频服之，痛益剧，且痛作之时，则带下如注。黄谓显系真火无权，附桂复为加重，遂至痛无停晷[2]，呻吟欲绝。陈春湖嘱迎孟英诊之，左关尺弦数无伦，形消舌赤，彻夜无眠，是肾阴大亏，肝阳极炽，营液耗夺，八脉交虚之证也。用龟版、乌鲗、苁蓉、枸杞、归身、楝实、竹茹、白薇、黄柏、丝瓜络、蒲桃干、藕为方，一剂知，数剂已。续加熟地、阿胶，调理月余，经行而愈。

又 《初集》二卷 瓯镇孙总戎令郎楚楼，自镇江来浙，主于石北涯家。途次即患寒热如疟，胁痛痰嗽。北涯见其面黧形瘦，颇以为忧，即延医与诊。医谓秋疟，与疏散方。北涯犹疑其药不胜病，后邀孟英视之，曰：阴亏也，勿从疟治。以苇茎汤加北沙参、熟地、桑叶、丹皮、海石、旋覆、贝母、枇杷叶为剂。北涯见用熟地，大为骇然。孟英曰：君虑彼药之不胜病，吾恐此病之不胜药。赠此肃肺润燥、滋肾清肝之法，病必自安。楚楼闻之叹曰：妙手也！所论深合病情。前在姑苏，服疏散药，甚不相安。居停无疑，我服王公之药矣。果数日而痊，踰旬即东渡赴瓯矣。

【平议】此以阴亏体质而病如疟，亦非真是疟病。所叙见证，则胁痛痰嗽，似有湿痰，而"面黧形瘦"四字，则为虚人写照。方中虽有沙参、熟地，而此外痰药甚多，亦非专恃填阴可比。惟不详脉状、舌苔，并不说出其所以然之理，则终嫌脱略，吾侪后学，亦无从识其究竟，而漫为忖度者矣。

黄醴泉治案 胡雨深三疟久缠，寒热起伏，腹胀足肿，肝肾两亏。外风偶感，即发疹块搔痒，则脾亦失健。议运脾和肝。舌布裂纹，津液大涸，更需兼顾。原金钗斛三钱（劈开先煎），杏仁三钱，台乌药一钱，大白芍二钱、淡吴萸七粒同炒，炙鸡内金一钱五分，陈香橼一钱五分，金铃子一钱五分，醋青皮六分，白蒺藜三钱，小温中丸二钱（另开水吞）。

【平议】疟病久淹，脾肾两惫，所以腹胀足肿，是为病之本。而肝气郁滞，尤为致病之源。此原是虚证，法当温补脾肾者，但肝强脾弱，补药呆滞，反恐窒塞。故先以调气疏肝，兼助消化入手。其疹块搔痒，则皮毛之疾，略涉一笔已足，皆临证时所当分别认清，然后始有

---

〔1〕 仪、秦 指战国时的纵横家张仪、苏秦。

〔2〕 晷(guǐ 鬼) 日影。《说文》："晷，日景也。"（按景 即今之影字）引申为时光。

着手处。

再诊：肝强脾弱，血热招风，肌肤易于发块，瘰退后若肿，三疟尚有起伏，足肿稍退，再从肝脾营卫调和。原金斛三钱，於潜术二钱，白芍二钱、吴萸七粒同炒，陈皮一钱五分，光杏仁三钱，青皮六分，草果四分，鸡内金一钱五分，花粉三钱，竹茹二钱、玫瑰花两朵同炒，小温中丸三钱（另开水吞）。

【平议】案中虽不言前方效果若何，但此时能进於术，则胀势必已稍杀，渐参补土，是为不易之成法。

三诊：三疟错乱，入夜微寒，正气已伤，肝脾相凌，腹笥膜胀，纳食不醒，脉象小数。当顾气阴，以四兽饮加减，泄木扶土为治。台参须五分，生於术二钱，茯苓三钱，半夏一钱五分，花粉三钱，竹茹二钱，煨草果七分，炒知母八分，藿根一钱五分，陈皮一钱五分，炙青皮六分，炙黑草四分。

【平议】凡是久疟，如能调治合法，必先寒热自乱，而后可冀截止。此时能得错乱，则前者舒肝补脾已渐见效。虽膜胀未除，观其更加参须，必已有进步可知。此方大意，仍是肝脾两调。体虚病久，本不能旦夕全瘳，自当持之以恒，守之以渐，但参须仅止五分，终嫌太少，至草果、知母并用，作为截疟神秘，则汪讱庵《本草备要》之陋说，不足征也。

四诊：三疟既乱，汗泄不爽，脉弦腹胀，仍以四兽加减，泄木化痰佐治。人参须六分（另燉分冲），炒黑知母八分、乌梅肉六分，淡姜渣三分同炒炭，煨草果一钱，生於术二钱，枳壳七分同炒，法半夏二钱，川楝皮一钱五分，炙青皮六分，广陈皮一钱五分，姜竹茹三钱，带皮苓三钱，广藿梗一钱五分，生米仁五钱，花粉三钱，碧玉散三钱，生姜一片，小红枣二枚。

五诊：三疟起伏，脉小左弦，中气既伤，肝邪乃肆，四体头面浮肿，宜和正以搜邪。米炒潞党一钱五分，煨草果仁八分、胖知母一钱同打，煨益智仁六分，花粉三钱，姜竹茹二钱，广陈皮一钱五分，生首乌三钱，淡鳖甲三钱，杏仁三钱，茯苓皮三钱，旋覆花二钱（包），炙鸡金一钱五分，炒青皮六分，丝瓜络二钱。

六诊：三疟得止，纳食稍醒。当此湿令，浮肿宜治。米炒潞参二钱，土炒白术二钱，茯苓三钱，花粉三钱，生首乌三钱，煨益智仁八分，川石斛三钱，淡鳖甲三钱，煨炒果仁八分，炒黑知母一钱，姜半夏二钱，炙青皮六分，广陈皮一钱五分，冬瓜皮三钱，炙鸡金一钱五分，丝瓜络二钱，九香虫十枚同炒。

【平议】疟既渐止，纳谷稍醒，乃于补脾养胃之中，加以首乌，鳖甲，斯亦久疟善后之定例，而始终守定柔驯肝气，兼助消化，一丝不乱，秩序井然。惟知母、草果，视若朝饔夕飧，未免嗜痂成癖。

黄醴泉案　徐某，三疟久淹，近则白痢初愈，脾胃大伤，肝木内盛来侮，纳减厌食，先和中土。米炒露党参一钱五分，原金钗斛三钱（劈开先煎），仙露夏二钱，茯苓三钱，陈皮一钱五分，藿梗一钱五分，陈枳壳四分、生冬术二钱同炒，生苡仁三钱，炙鸡内金一钱五分，炒白芍二钱，炙黑草四分，十大功劳叶三钱。

【平议】疟久无不伤中，况在痢后，而复纳减厌食，脾胃惫矣。肝气来侮，亦固其所。方从补脾、醒胃、和肝入手，原是定理。

再诊：三疟虽止，逢期每觉不舒，痰多纳呆，病久大伤中宫气分，议四兽饮加减。炒西潞党一钱五分，煨草果八分，炒知母一钱，姜半夏二钱，广陈皮一钱五分，云茯苓三钱，姜竹茹二钱，象贝二钱，藿梗一钱五分，白术二钱、枳实八分同炒，炙鸡金一钱五分。

三诊：三疟逢期，小有形凛，痰多，咳嗽白沫，纳食不醒。疟邪反复，中州气分大伤。仍议四兽饮，参以化饮泄邪。西潞党二钱，姜半夏二钱，瓜蒌皮二钱，生于术二钱、陈枳壳八分同炒，陈皮二钱，煨草果八分，炒知母一钱五分，象贝母二钱，茯苓三钱，竹茹二钱，藿梗一钱五分，蚕矢三钱，炙鸡金一钱五分，丝瓜络二钱，鸡苏散三钱，荷叶一角。

【平议】疟虽已止，而逢期尚是不舒，或为形凛，余波犹未已也。补脾健胃，兼助消化，尚是尽人所能。但欲为划除虚疟计，不如东垣益气法加首乌、鳖甲，为妥适有效。痰多纳呆，参以开泄助化可耳。草果、知母，终觉无谓。

柳谷孙选刻张大曦仲华氏《爱庐医案》 间疟止后复发，发不归期，或二三日，或七八日，发则寒战热甚，两三月如此，从无汗泄，脉沉而细，形瘦骨立，胃纳式微。证由久疟伤阴，阴损不复，其为劳疟显然。现届夏令，已得可汗之时，且服存阴泄邪，以冀汗泄于表，阴复于里，转准疟期，庶有畔岸可依。拟少阳少阴并治。柴胡四分，大生地四钱，地骨皮三钱，黄芩一钱五分，鳖甲七钱，青蒿一钱五分，归须一钱，细辛三分，丹皮一钱五分。

柳氏原评：此病若认作虚证而投腻补，则愈补愈热，不死不休矣。幸遇明眼人识破，乃能得此生机。

【平议】此案脉沉细而形骨立，胃纳又微，病经数月，其为虚疟显然。浅者见之，容有误投腻补者。然纳谷式微，补药已觉不妥，且其先本是间日一发，迨其止而再作，或二三日，或七八日，明是转入转深。盖当初本是寒邪，尚未透泄，戛焉而止，则止非邪去之征，必因劫截，暂得休止，而邪伏益锢。病机显露，又所易知，此较之三日疟而更甚者。且其发也，寒热两盛，从无汗泄，脉来沉细，蕴伏日深，尤为显见。此非提出其陷伏之邪仍归于表，邪何可解？正何可复？案语虽曰夏令可汗，然其所用之药，不过柴胡四分，细辛三分，径从少阳、少阴单刀直入，原是升举阳气还归于表之义，与俗子不分经络，浪用柴、葛、羌、防者，大有上下床之别。且以阴药为主，乃能从阴分之中提出阳分。所见既真，选药俱允，非老斫轮手不办。

再诊：药四服而值疟来，寒战依然，热势转短，热退时，汗已畅达，脉沉转出，神气觉爽，而食物有味。察其转轻之象，皆从汗后，究由外感乘虚蕴伏，愈伏愈深，延为怯象。兹有向外泄化之机，仍宗前议加减，必得转为间疟乃妥。黄芩一钱五分，炒归须一钱五分，炒知母一钱五分，青蒿一钱五分，鳖血炒柴胡五分，丹皮一钱五分，小生地四钱，炒秦艽一钱五分，荆芥炭一钱，豆卷三钱。

柳氏原评：得汗即是生机，仍可用大生地、归身，以助阴达邪。

【平议】填阴达邪之后，寒虽未减，热已渐短，热退汗泄，脉沉且起，神气爽而食知味。药能桴应，灵乎不灵！惟寒热尚未准时，前法自可踵进。既得畅汗，去细辛而用鳖血柴胡，再加知母，细心如发。柳谓可用大生地、归身，亦是。

三诊：疟准日作，解后有汗，寒热之势大减矣。脉形细小，舌不生苔，久疟阴伤，复其阴可耳。证属转机，已得坦途，凡腥羶鲜发以及麦食等，均须慎禁。拟清养法，参以泄化。西洋参一钱五分，桑叶一钱五分，炙鳖甲一两，石斛三钱，丹皮一钱，青蒿一钱五分，穞豆衣二钱，谷芽一两，秦艽一钱五分。

【平议】疟准日作，寒热皆轻，意者胃纳更有进步，此可阴阳两顾。本方之外，可参用东垣补中益气法，加生首乌，则善后之能事毕矣。

《柳选王旭高环溪医案》 三疟久延，营卫两伤，复因产后下焦八脉空虚，今病将九月，

而疟仍未止，腹中结块偏左。此疟邪留于血络，聚于肝膜，是属疟母，淹缠不止，虑成疟劳。夏至在迩，乃阴阳剥复之际，瘦人久病，最怕阴伤。趁此图维，迎机导窾，和阳以生阴，从产后立法，稍佐搜络，以杜疟邪之根。制首乌、杞子、地骨皮、当归、白芍（桂枝炒）、冬术、川芎、青皮、香附、乌梅，另鳖甲煎丸。

原注：用四物汤去地，换首乌，从产后血分立脚。

【平议】三疟至九阅月，而结癖块，又是产后，正虚邪实，病已成劳。本非易疗，但方药从厥阴入手，而稍加透泄，于法尚合。自注虽谓从产后血分着想，要之疟久成痞，即非产后，亦必从血分主治。惟总宜补中为主，参芪必不可少。且既欲从血分中达邪外出，则柴胡亦必需之物。

再诊：疟久结癖，夏至前投和阳生阴，通调营卫，参入搜络方法，节后三疟仍来，但热势稍减，癖块略小。然口渴心悸，营阴大亏，情怀郁勃，多致化火伤阴；木曰曲直，曲直作酸，疟来多沃酸水，盖肝木郁热，夹胃中之宿饮上泛使然。夫养营阴须求甘润，理肝郁必用苦辛。久疟堪截，癖块宜消。惟是体虚胃弱，诸宜加谨为上。党参、当归、茯神、枣仁、鳖甲（醋炒）香附、川连（吴萸同炒）、冬术、陈皮、牡蛎、三稜醋炒。

柳谷孙评：因病化裁，颇不粘滞。　方中白芍似不可少。

另用川贝一两，半夏一两，知母一两，研末，姜汁醋各半泛丸，每服三钱，开水送下。

柳评：此半贝丸成法也，增入知母一味，嫌其偏于凉润，尚有可商。

【平议】前方从阴分中透达出于阳分，果尔热势稍减。究竟阴营大耗，厥阴怫郁，证情吃重，仍在肝家，议加乌梅、木瓜。

牝疟类

疟病寒热往来是其常态，惟间亦有但寒而不热者。苟非真寒深伏，何为应时而作？古人名为"牝疟"，意盖在此。然而暑邪郁结，不达于表，容或亦有此证。孟英案中尝以清泄之法治愈一媪，则痰阻清阳，而热竟不热，虽不可与热深厥深同例，总之气机窒滞，玄府不通，是其真谛。兹汇而录之，俾临证时有所鉴别云尔。

《孟英案续编》二卷　乔有南年三十九岁，患牝疟二旬，医治罔效。所亲徐和圃疑为伏暑，迓孟英往诊，脉微无神，倦卧奄奄，便秘半月，溺赤不饥，痰多口甘，稍呷米饭，必揉胸搥背而始下，苔色黑腻，而有蒙茸之象。乃曰：此精、气、神三者交虚之证，不可与时行伏暑晚发同年而语也。幸前手之药，法主运中，尚无大害。与参、术、桂、附、沉香拌炒熟地、鹿角、石英、苁、杞、归、茯、杜仲、枣仁、菟丝、山茱、橘皮、霞天曲、胡桃肉等出入为大剂。投十余帖，寒后始有热，而苔色乃退，口不作渴，甘痰亦日少，粥食渐加，即裁桂、附，白术，加石斛。又服七剂，解黑燥大便甚多，凡不更衣者四旬二日矣。寒热亦断，安谷溲澄而竟愈。或谓：先生尝訾人温补之非，何一旦放手而大用？孟英曰：温补亦治病之一法，何可废也！第用较少耳。世之医者，眼不识病，仅知此法可以媚富贵之人，动手辄用，杀人无算，岂非将古人活世之方，翻为误世之药，可不痛恨耶！

【平议】证则但寒不热，脉则微细无神，加以形疲倦卧，定属虚寒，尤其显见。惟舌苔黑腻，而蒙茸浊垢，当有寒湿蟠踞，痰多口甘，亦其明证；况又便秘溺赤，不饥而米饮难下；此其枢机窒塞，腑气不通，虚中夹实，似非偏任一派温补所能有效者。乃所叙药物，仅止于此，岂所谓但顾其虚，安问其余者耶？孟英心法，当不如是之呆板。意者当时出入处方，必有开

泄振动之物，相辅而行，但嫌其与补药不类，故不兼载耳。惟以大旨言之，既是精、气、神三者皆虚，自当从温补肝、脾、肾三藏立定宗旨，而其余佐使诸物，盖亦可以推想得之。

又　同卷　陈媪患牝疟月余，腹胀便秘，嗳多不饥，口淡脉滑，孟英主连、朴、橘、贝、杏、茹、旋、菀、杷、蒌为方，数剂即瘳。

原书眉评：此与前案虚实相反，正可对看。

【平议】此虽有寒无热，而证则腹胀嗳多，脉则滑利，明非虚寒，但为痰阻清阳，气机窒滞使然。虽不言舌色，而苔必浊垢，尖边亦不淡白少华，皆与上条不同。清泄开痰，轻而易举，议加枳、曲、藿梗等芳香导滞之品。

《柳选王旭高环溪医案》　但寒不热，此为牝疟，柴胡桂枝汤主之。柴胡、桂枝、干姜、半夏、陈皮、茯苓、川朴、草果、炙草、姜、枣。

再诊：疟发间日，但寒而不热，口腻多涎，乃寒痰郁于心下，阳气不得宣越故也。蜀漆、桂枝、半夏、陈皮、茯苓、羌活、石菖蒲。

另用独头蒜一个，黄丹一钱，雄黄五分，共捣丸，朝向东方服。

三诊：舌白腻闷，背寒独甚，拟宣通阳气，以化痰浊。麻黄、桂枝、杏仁、炙草、半夏、茯苓、陈皮、鹿角霜、石菖蒲。

四诊：疟止当和胃气。半夏、茯苓、甘草、陈皮、白蔻、姜、枣。

柳谷孙评：牝疟不多见，大略由乎阳虚痰聚，阻遏邪机，不得外越所致。用药总以通阳宣浊为主。

【平议】此案用药，柴桂不已，且用麻黄，寒痰结滞，可见一斑。但纯用经方，太嫌呆板。虽曰古茂、朴实，终觉陈腐不鲜。中用丸子，乃单方耳。黄丹劫痰，非纯正之药，且用之而亦不效，可知此等江湖串术，不足取法。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九卷

时病痢疾门

痢疾之名，非古也，古称肠辟。今本《素》、《灵》，虽多作"澼"，惟王注《素问》，尚有一处作"肠辟"，不从水旁。据宋人校语，谓全元起注本作"澼"，可知隋唐间之旧本，悉已改"辟"为"澼"，寿颐因此悟到此之"辟"字，即借用襞积之义：襞积是惟裳之有叠积者，而此病则以肠间积有宿垢，滞而不通，欲下不畅，虽频频如厕，而里急后重，所下无多，古人命名，大有深意。（光绪中，杨氏守敬自东瀛抄得之杨上善《太素注》，据桐庐袁忠节爽秋氏，及黄陂萧北丞孝廉两新刻本，则皆作"肠辟"，无一从水旁者，知杨上善所据古本之善，而全元起、王启玄之所据皆是俗本。此读古书者，不可不博览而参考也。）且知肠澼字之有水旁者，竟是浅人传抄所妄加，与《庄子》併澼絖之"澼"，毫不相涉，而《集韵》"澼"字，别有肠间水一义，则即因肠辟之字既有水旁，乃意想以造此训诂。然自有此一说，而后人遂不复知肠辟之当作积滞解矣。但近之医家，多以此病名曰滞下，最为名正言顺。若夫"痢"字，本由"利"字所孳生，古称利下、自利，原是泄泻之病，滑利、通利之义；后人凡是病名，多加疒旁，遂成"痢"字。《玉篇》此字，在后收杂字中，乃孙强辈之所增，知顾氏原本所未有，而注曰泻痢也，则仍是利下之病，《广韵》亦曰泻也，皆非滞下可知。至明人撰《正字通》，乃谓方书分血痢、气痢、赤痢、白痢、泄痢、虚痢、五色痢、水谷痢、噤口痢、休息痢诸证云云，遂以滑利之泄泻，与积滞之肠辟，混而同之，漫无区别，是明人字学之陋。然金元以后各家医书已多以痢疾为滞下之病，是以《正字通》因之，且今之世俗无不称为痢疾，兹编《医案平议》，姑以痢疾标名，列为时病中之一类。从俗从宜，欲人易晓，而暑热之痢，热毒之痢，及虚痢、久痢，略为分类，以次录之，藉以判别门径，俾读者易于寻踪学步云尔。寿颐又按：世俗之所谓痢疾，实是滞下，与泄泻之一塞一通，恰是相反，在《素》、《灵》中，一称肠辟，一称自利，或称利下，显然大别。惟《伤寒论》中，则但曰自利、利下，并便脓血者，及下重者，亦名曰利，乃是滞而不利之病。据仲景自序，明言撰用《素问》，何以不称肠辟，而以一"利"字混称之，仲师当不若是之昧昧，寿颐窃疑传抄者误之，恐非建安之旧。又《五十七难》五泄一条，前之四者皆是滑利之泄泻，显然无疑，而所谓大瘕泄者，则瘕有聚义，却是积滞，且明言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是为泄泻滞下，两者浑淆之滥觞，中古医理，断不若是之浑沌无窍。不佞编集《难经笺正》，已认为妄人所羼杂，而金元以后之医家，偏用一痢字以为滞下之病名，则可为《五十七难》大瘕泄之应声，彼可称泄，此又何遽不可称痢？字义之不讲而病名不正者，国医旧籍，颇多此蔽，爰书所见，以告学者。

暑热滞下

滞下为病，夏秋最多。良由炎暑郁蒸，元阴暗耗，消化能力，未免欠充，如其膩滞肥甘偶

尔过度，已足为蕴酿之媒蘖，或且瓜果生冷，暂图一快，互为纠结，运化无权，于是寒热交争，留滞窒塞，欲下不下，而腹痛里急、努责后重诸证作矣，是为滞下之最普通者。洁古老人芍药汤一方，行气导滞，而白芍为君，连柏为佐，本为里热主剂，而乃突出桂、归辛温，貌视之，殊为不类，细绎其意，盖即为寒热互阻起见。惟在吾邦，气候温暖，暑热甚盛，不可漫援其成例耳。

《孟英案续编》一卷　黄莲泉家戚妪病痢，朱某以其年老，而为舍病顾虚之治，渐至少腹结块，攻痛异常，大渴无溺，杳不知饥，昼夜百余行，五色并见，呼号欲绝。始延孟英诊之，脉至沉滑而数，因谓曰纵暑热深受，见证奚至是耶？此必温补所酿耳。夫痢疾古称滞下，明指欲下而涩滞不通也。顾名思义，岂可以守补之品更滞其气，燥烈之药再助其虐乎？少腹聚气如瘕，痢证初起因于停滞者有之，今见于七八日之后，时欲冲逆，按之不硬，则显非停滞之可拟，实为药剂之误投，以致邪浊蟠踞，滋蔓难图。及检所服诸方，果是参、术、姜、萸、附、桂、粟壳、故纸、川椒、乌梅等，一派与病刺谬之药。孟英曰：彼岂仇于汝哉？畏老而补之，见痢而止之，亦未尝不煞费苦心，而欲汝病之即愈，惜徒有欲愈之心，未明致愈之道，但知年老元虚，不闻邪盛则实，彼亦年近古稀，悬壶多载，竟毕世沉迷于立斋、景岳诸书，良可叹也，岂造化果假权于若辈乎？不然何彼书彼术之风行哉！戚云：壬寅之病，赖君再生，今乃一误至此，恐仙丹不能救矣。孟英曰：幸未呕哕，尚可希冀一二。遂与苁蓉、楝、芍、芩、连、橘、斛、楂、曲、延胡、绿梅、鳖甲、鸡金、鼠矢、海蛰，出入互用，数帖渐安，继加驻车丸吞服，逾月始健。

原书眉评：痢疾初起即补，变成噤口者有之，延为休息者有之。邪因补而固结不解，虽有名手，无如之何，良可叹恨！

【平议】此证在孟英接手之时，少腹结块，攻痛异常，大渴无溺，脉沉滑数，昼夜百余行五色并见，可谓热毒滞下之最剧者，若用喻氏《寓意草》大黄黄连甘草一法，似亦可以对证获效，然已属高年，且非起病时有大积滞之实证，则攻下即所不胜。孟英谓少腹聚气不在初起，而见七八日之后，时欲冲逆，按之不硬，断为非属停滞，则误于温补固涩，窒塞气机，而助其厥阴之横逆耳。前手只知其老，不辨证状，酿成危险，不必复论。须细味孟英所选诸药，虽亦用楂、曲、鸡金导滞之品，而此外苁蓉、楝、芍、延胡、绿梅、鼠矢等物，全从厥阴气结著想，方能以无厚入有间，与病情针芥相合。盖治病定方，本非辨证为难，必辨证而识其所以然之原理，然后选药始有方针，则治验必能应手。此证不可与毒痢一例论治，学者不可不识此意，寿颐所以不以此案录入毒痢一类者，其旨如是。孟英天姿过人，凡治至危极险之证，须看他绝不在见证上落墨，必从病理病情中寻出一条线索，自然六辔在手，一尘不惊，乃能按部就班，应弦合节，是为孟英之最不可及处。以不佞所见古今治案，平心论之，实未见有一人可以几及孟英者。窃谓欲读孟英书，苟能从此一著留心学步，则吾道其庶有豸乎[1]？原评谓痢疾初起即补变幻最多，诚是确论，然以不才所见，误补于先，改投疏化，尚易得效；惟误与固涩者，最难挽救。今年中秋后，兰溪西乡水董村赵氏妇，年才二十，体质不薄，初因面食肥腻之后，杂以水果，患滞下腹痛，一昼夜约二十行，延某伦父治之，谩谓痢疾宜攻，遽投生绵纹二钱，而杂以茅术、木香三钱，厚朴一钱五分，燥烈无度，却无消食化滞药物，乃腹

---

〔1〕庶有豸(zhì 志)乎　豸，解决。《左传》："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意为使郤子能实现他的愿望，大概能解决问题吧！

痛加甚，申酉达旦，所下几至百度，然积食固未化也。明日又延之，病者谓大下难堪，则径与粟壳二钱，而腹痛益剧，干呃频仍。又抬到城东，请某老医治之，又是锦纹一钱，乃痛呃无宁晷，下亦不知次数，于是改延本校邵氏乐山往治（赵邵本有姻谊），则水饮不沾，痛极而干恶无一秒时之暂止。脉沉弦数而小，舌则尖边殷红，中心黄厚焦燥，津液全无，肝气横逆，急与柔肝养液顺气，而明日复诊，干呃虽减，腹痛不休，津液不回，下亦不减，脉更小沉，水饮不纳，竟未三日而陨。苟在初起时即用药合度，此证属平常，万无死法，乃开手妄攻，不知疏化，继即妄涩，留贼破家，致肝焰益横，邪更郁窒而正乃不继，此人之死，明明为药所杀，彼乡曲俗子，徒知痢疾可攻，及妄与收涩者，其亦视此而知所鉴戒也乎。

又 《续编》四卷 吴尔纯，八月下旬患滞下，腹痛异常，伊外祖许仲廉延孟英往诊。形瘦脉数而弦，口渴音微，溺涩，乃阴分极虚，肝阳炽盛，伏暑为痢，治法不但与寒痢迥异，即与他人之伏暑成痢者，亦当分别用药也，与白头翁汤加知母、花粉、银花、丹皮、金铃、延胡、沙参、芩、连服之。次日复视，痢减音开，而右腹疼胀拒按，为加冬瓜子、乌药、鼠矢，肝三剂而消，滞下亦愈。惟薄暮火升，面赤自汗，重加介类潜阳而痊。

【平议】此人以阴分极虚之体，伏暑蕴热，而为滞下，是热入厥、少两阴，而并无实积窒滞者，观孟英所用药，理自可推想而知，其所以腹痛者，纯乎厥阴郁结，则音声不开，亦是气结所致。孟英所谓与他人之伏暑成痢，当有分别者，大有深意。如其不能识破此中玄理，但视为寻常食滞，则此证之败极速。方中不用一味消导化滞之药，是真暑热滞下中之别开生面者，读者须与温热病中热入厥、少诸案参互而观，始能参透孟英不言之奥。再进一步言之，则此人舌色必殷红光滑，甚且燥不生津，亦与实积滞下之必有浊腻舌苔者不同。其后少腹疼胀拒按，仍是厥阴滞气未化，鼠矢导浊，仍赖柔肝清润诸物相辅而行，乃有捷效。追至滞下已痊，腹无痛楚，而犹薄暮火升，面赤自汗，阴不涵阳，虚人本色，介类潜阳亦可与育阴涵敛之剂双管齐下，则疗治阴虚液耗之能事毕矣。

又 《续编》七卷 王瘦石夫人患滞下，腹痛微呕，不饥口苦，溲短耳鸣。孟英诊曰：脉见细弱之形，肌无华泽之色，汛不行而早断，舌紫黯以无津，是素质阴亏，情怀悒郁，二阳默炽，五液潜消，虽吸暑邪，莫投套药，予白头翁汤加雪羹、银花、栀子、楝实，数剂而减。继去雪羹，加生地、苁蓉、柿饼、藕汁而安。改授甘麦大枣加西洋参、生地、苁蓉、竹茹、归、芍、蒲桃干，而以藕汤煎服，调养体质以痊。

【平议】此亦阴液素亏之体，暑热烁津，肝气郁窒之滞下，而不因于实积者，所叙脉舌见证，已极明备，无待辞费；虽有呕谷，而其势不盛，亦是肝气上逆，胃津不布，与噤口实证绝端不同，特为著明一"微"字，笔下大有分寸。此人体质，竟与前一案大略相似，病情药理，可谓同一机杼，孟英所谓暑邪而莫投套药者，正以元阴太薄，误与消导香燥，无一不与病反，而未尝非暑热之为痢，特与前案连类录之，读者当能自知隅反矣。

又 《三编》三卷 濮树堂患滞下，医者以其脉弱体虚，第三日即参补养，延至匝月，痛痢不减，谷食不思，肌瘦如豺，面浮足肿，口干舌绛，懒语音低，气短汗多，略难转侧。诸医无策，始迓孟英诊之，曰：初起脉微弱，为暑之本象，今按之尚数，乃阴液已伤，渴饮无苔，岂容温补，溲赤而痛，胡可酸收？见证虽危，治不可紊，为定白头翁汤加西洋参、干地黄、炙草、白芍、麦冬、阿胶、酒炒银花之剂，以水露煮陈仓米汤煎药。群议以为药太凉润，不可轻试，孟英曰：此厥阴证而胃液已伤，幸而脉未空数浮弦，亟予养阴清热，庶可图功，若徒议药不议病，纵有一片婆心，未免好仁不好学矣。病者忆及乙巳之病，深信不疑，遂服之，一剂知，

六剂而痢净，舌润知饥，溲通得睡。第便溏腹痛，日必两行，左龈赤肿而疼，外涂以玉枢丹，内治以三奇散加潞参、炙草、薏苡、扁豆、鸡胜胫、黄柏、橘皮，吞香连丸。旬余而浮肿消，大便坚，舌苔生，起于榻，而口腹不节，发热口干，乃食复也，按法治之热退，至七日始更衣，因嘱其加意珍摄，俾易康痊，奈家务纷繁，既愈即不能静养，神机曲运，心气涣散不收，液涸津枯，而前功尽堕，惜哉！然此案自可传也。

【平议】此证当初以误治迁延日久，而致阴液大耗，胃津告竭，本极难治，孟英识是厥阴证者，以肝阴匮乏，而厥阴气机窒滞故耳。初用白头翁汤加味，清热与滋液并顾，已是大费周章，汽水煎药，可为噤口恶痢备一法门，果然应手痢止，可谓医药能事。厥后病机反复，卒归不治，此则人定之不易胜天，而处方者苦心孤诣，固不可没也。

又 《三编》一卷 一妪患面目肢体浮肿，便溏腹胀，肠鸣时痛，饮食日减，医与理中、肾气多剂，病日剧而束手矣。始丐孟英诊焉。按脉弦细，沉之带数，舌绛口干，肿处赤痛，溺少而热，乃阴虚肝热，郁火无从宣泄，而成此病。火愈郁则气愈胀，气愈胀则津愈枯，再服温燥，如火益热矣。授白头翁汤加楝实、银花、元参、丹皮、栀子、冬瓜皮数剂，证减知饥，渐佐养血充津之品而愈。前此诸医谓其山居久受湿蒸，且病起霉雨之时，而又便溏脉细，遂不察其兼证，而群指为寒湿也。

【平议】此证实非寻常时令热邪滞下，但其初便溏而肠鸣腹痛，皆是厥阴气结，肝络不疏之证，而乃理中、肾气温燥劫阴，自然肝气益滞，其痛益厉，证势乃与液耗津枯之厥阴虚痢同一蹊径，孟英选药半为驯柔肝气，半以解桂附之毒，双管齐下，实与前案异曲同工。

又《续编》四卷 朱新泉之室。怀娠患痢，医投温燥止涩，腹痛甚，而遍身发黄，饮食不思。孟英视之，暑湿也。与芩、连、银花、茅根、桑叶、栀、楝、竹叶、茵陈、冬瓜皮而愈。

【平议】此湿盛热盛，而亦未必有积滞者，前手以其怀娠，混为止涩，诚是不妥，然王授此方，止有清泄，别无化滞，则证情亦可想而知，固非以妊身而并消化之药皆禁绝也。茵陈治阳黄，尽人能知，补以茅、竹、冬瓜皮，皆清润导湿之妙药也。

又一卷 汪左泉病滞下，昼夜数十行，而即日须补岁考遗才，挽孟英商速愈之策。切脉弦滑，苔黄满布。曰易事耳。重用芩、连、佐以楂、朴，送服青宁丸四钱，投匕而痊，略无他恙。

【平议】此乃湿热实积之普通滞下证，脉舌如是，自宜泄化，方虽只出四药一丸，意者白芍、木香、建曲之属，皆在其列。此是实证，于法可下，然用清宁丸，不用生军，盖只宜缓导，不宜蛮攻，然后知治是病者，轻用承气，殊非妥善之策。

又 同卷 高若舟之庶母，年逾花甲，体丰善泻，张某向用参术取效。今秋患白痢，张谓寒湿滞中，仍与理中加减，病遂日增，因疑老年火衰，蒸变无权，前药中复加附子，白痢果减，而腹胀且疼，不食不溺，哕逆发热，势已危殆，始迓孟英视之。脉沉而滑数梗梗，曰：暑热未清，得毋补药早投乎？与芩、连、杏、朴、曲、芍、滑、楝、银花、海蜇、鸡内金之类，一剂溺行痛减，而痢下仍白。其女为屠西园之室，乃云向服补药，白痢已止，今服凉药，白痢复作，盖病本久寒，凉药不可再用矣。孟英曰：言颇近理，使他医闻之，必改温补，但病机隐伏，测识匪易，前此之止，非邪净而止之止，乃邪得补而不行之止，邪气止而不行，是以痛胀欲死。夫强止其痢，遽截其疟，犹之乎新产后妄涩其恶露也。世人但知恶露之宜通，而不知间有不可妄通者，但知疟痢之当止，而不知邪未去而强止之，其害较不止为尤甚也。今邪未清涤，而以温补药壅塞其流行之道，以致邪不能出，逆而上冲，哕不能食，是痢证之所畏，吾以通降凉润之剂，搜邪扫浊，惟恐其去之不速，胡反以白痢复作为忧，岂欲留此垢滞于腹中，冀其

化脂膏而填空隙，故若是之宝惜而不愿其去耶？幸若舟深信，竟从孟英议，寻愈。

【平议】白痢属寒，曾见诸书多有辨驳，然尚未详出于何种医籍，此本谰言，不值识者一笑。此案以逾甲之龄，向来多泻，宜于参术而滞下色白，俗子遂以温补从事，可见白痢虚寒一说，竟为流俗所信用，不知审证，而漫从俗说用药，以耳为目，殊堪喷饭。孟英以其脉之沉滑数有力，而知是暑热，然不言舌色，可见此人之舌，未必显露热状。盖积滞在肠，而胃尚无病，故不现于舌，宜乎前手不知为热，于以知临床辨证，上非易事。一得泄导之药，而即溺行痛减，下行为顺，本是此证惟一要务，至其痢下仍白，而复生乃女之疑，总缘"白痢为寒"四字，深印妇孺脑海，彼辈何知，原无足怪，孟英一番开导，剀切翔实，句句至理名言，非独治医者须明此理，即非医家，亦必识得疟痢二者强止之害，庶不为庸手所误。

又　同卷　十八涧徐有堂室病痢，医作寒湿治，广服温补之药，痢出觉冷，遂谓沉寒，改投燥热，半月后发热无溺，口渴不饥，腹疼且胀，巅痛不眠，翁嘉顺嘱其求诊于孟英。察脉弦细，沉取甚数，舌绛无津，肌肉尽削，是暑热胶锢，阴气受烁。与北沙参、肉苁蓉、芩、斛、楝、芍、银花、桑叶、丹皮、阿胶，合白头翁汤为剂，次日各患皆减，痢出反热。有堂不解问故，孟英曰：热证误投热药，热结而大便不行者有之；或热势奔迫，而泄泻如火者有之；若误服热药，而痢出反冷者，殊不多见也，无怪医者指为久伏之沉寒。吾以脉证参之，显为暑热，然暑热之邪，本无形质，其为滞下也，必挟身中有形之垢浊，故治之之道，最忌补涩壅滞之品。设误用之，则邪得补而愈炽，浊被壅而愈塞，耗其真液之灌溉，阻其正气之流行，液耗则出艰，气阻则觉冷。大凡有形之邪，皆能阻气机之周流，或痰盛于中，胸头觉冷；积滞于府，脐下欲熨之类，皆非真冷，人不易识，吾曾治愈多人矣。徐极叹服，仍议育阴涤热，病果渐瘳。

【平议】滞下而自知所出者冷，似此证状，确是特异。盖积滞窒塞，已为阳气不到之处，又经广服温补，气机益复不通，所以见此证状。王以脉之沉数，舌之色绛，而识为暑热，辨证亦非深奥，追凉润一投，而气机流利，所下觉热，亦固其所。孟英滔滔辨论，明白晓畅，均是振聩发聋之晨钟暮鼓。

又　《续编》二卷　沈绶斋令堂，患滞下色白，医与温运，病势日剧，腹胀昏聩，汤饮不下。孟英诊为伏暑，用芩、连、滑、朴等药。沈疑高年，且素患脘痛，岂可辄用苦寒，孟英再四剖陈，始服半剂，病果大减，不数帖即愈。按此等证甚多，奈执迷不悟者，虽剀切言之，不能解其惑，亦可哀也已。

【平议】此亦以色白而妄与温药者，偏是谰言，偏能举世奉行，大是奇事。孟英用药，虽止叙四味，然其他辅佐，盖可想见。既有腹胀，则楂、曲、槟榔，定当采入。此寻常滞下之恒法，亦不可以其浅易而屏之。

又　同卷　孙渭川年逾七旬，脉象六阴，按之如无。偶患音嘶痰嗽，舌绛无津，孟英用甘凉清润法，音开而嗽不已，仍与前药，转为滞下，色酱溺赤，脐旁坚硬，按之趯趯[1]，舌犹枯绛，渴饮不饥，人皆危之。孟英曰：肠热由府而出，痢不足虑，第高年阴液难充，不能舍凉润为方，苟犯温燥，其败可必。幸渠家平素恪信，竟服犀角、地黄、知母、银花、苁蓉、花粉、麦冬、白芍、石斛、楝实等药，十余剂痢止，而脐旁柔软，因去犀角，加西洋参，又服两旬，始解燥矢而溲澈胃甦，又服半月，复得畅解，舌亦润泽而愈。

此案第三行"肠热由府而出"句，"肠"字盖"藏"字之讹。

---

〔1〕趯趯(tì 惕)　跳跃貌。

【平议】此以逾七之年，阴液已衰，厥阴气滞，而为痢下，虽属里热，却无实积，所以方中非特无一味消导之药，而并注重滋腻养阴。总之，自有脉舌可凭，临证处方，亦何患无相当之标准。

又 《续编》三卷 丙午春，高汉芳患滞下色酱，日数十行，年已七十七岁。自去秋以来，渐形疲惫，即服补药，驯致见痢，黄某径用温补，势乃剧，延孟英诊之。右脉弦细芤迟，口渴溲涩，时时面赤自汗，乃吸受暑邪，误作虚治，幸其所禀极坚，尚能转痢，一误再误，邪愈盛而正反虚矣。以白头翁汤加参、术、银花、芩、芍、楝、斛、延胡，二剂即减，五剂而安。继与调补，竟得霍然，后三载以他疾终。

【平议】丙午为道光二十六年，孟英三十九岁，此以误补生热，而厥阴气窒，转为滞下者，正气已伤，热郁不化。此等方案，俱为液耗气结者设法，似此证候，世所恒有，果属阴虚热滞，俱可酌量仿效。

又 同卷 孙心言以七十之年，患滞下，胡某知为暑热，以清宁丸下之，治颇不谬，继则连投术、朴、夏、葛等药，渐至咽疼口糜，呃忒噤口，诸医进补，其势孔亟，伊增童秋门迓[1]孟英诊之。右脉滑数上溢，身热面赤，溲涩无眠，体厚痰多，时欲出汗，在痢疾门中，固为危候，第以脉证参之，岂是阳虚欲脱，实由升散温燥之剂烁其阴液，肺胃之气窒塞不能下行也。与大剂肃清之药，一剂知，二剂已。随以生津药溉之，痢亦寻愈。按此等痢呃，古书未载，而治法悬殊，世人但守成法，不知变通，治而不愈，诿之证危，况属高年，病家亦不之咎也，孰知有此随时而中之妙法耶？

【平议】既知暑热滞下，既用清宁丸，何以又用葛根之升？咽痛口糜，呃忒噤口，升提逆上，何以捷于影响如是？惟观其渐至两字，乃知升燥药方连进不已，病随药变，岂不吻合，而群医复能进补，岂不使之闭结以死，而心犹未快耶？是诚何心，殆不可晓。断为肺热窒塞，尚属尽人能知，虽案中不详药物，似乎太略，然既有大剂肃清四字，则所用何药，苟其稍谙医理，何难推想得之。幸而虽在高年，气体犹厚，一得良药，即能桴应。此等治案，固不得以其未出药味而不录也。

又 《三编》三卷 陈诵芬令堂，年越古稀，精神素旺，滞下数月，病日以剧，所亲蒋策勋嘱延孟英图之。已粒米不纳，虽啜饮而咽膈阻塞，唇舌皆紫，痰中带血，吐之甚艰，日夜更衣数十次，稀粪挟以赤垢，若欲小溲，必令人重按肛门，始能涓滴而出，热如沸汤，脉则左手弦洪涩数而上溢，软滑而大，按之无神。孟英曰：此证本滞下，良由七情郁结，木土相乘，医谓高年，辄投温补，酿成危证，药不可为。诵芬云：先生之言是也，家慈因春间迭闻江南之警，心甚皇皇，举家迁避，饮食顿减，夏初旋里，似已稍安，六月间患泻，饮食又减，屡进参、术、熟地、附、桂、炮姜之剂，竟无寸效，惟望鼎力斡旋是幸。孟英曰：上不能纳，下不能分，中气无权，营津两匮，既承下问，姑拟一方，仅许小瘥，不能奏绩也。诵芬从之，服后即思粥食，小溲单行，再求转方，孟英坚不承手，果至秋季而没。其方乃沙参、冬瓜子、丝瓜络、芦根、紫菀、菖蒲、竹茹、通草、苡仁、枇杷叶、陈仓米，以水露煎服也。顾铁舟赞府，精于医者也，目击其一服而进粥溯行，因叹曰：仙方也，惜遇之不早，命矣夫！

【平议】此本热痢，而且温且补，窒塞不通，反以助其燥热，津液已尽之候。孟英所以断为不治者，全在"按之无神"四字，所服之方，不过清肃肺胃，盖病已津液耗竭，选药不得不

---

〔1〕 迓(ya 牙) 迎接。

出于轻灵一途，然竟能纳粥溯行，可见清润自能顺降。此等方案，最是孟英心得，惜其遇之不早，亦是实情。

王孟英评选俞东扶《古今医案按》第一卷　自述治验：有某妇者，年三十余，鳏居[1]数载，体素羸弱，月事按年一行。仲夏偶患泻，医知其虚也，即进六君子加味，反腹痛而下白垢，以为寒甚也，因灸之，痛痢加剧；改用升阳法，遂呕吐痰嗽，不寐不饥，且痢时觉腰内有冷风飒飒，于是理中、肾气、四神、乌梅等丸，及余粮、石脂，遍试不效，至季秋，乃父金某浼[2]许某延余诊。脉甚弦涩，暮热晡寒，舌色鲜红，苔白口苦，小溲短少，吐水极酸。此由情志不舒，木乘土位，治不中窾，煽动内风，予橘、半、苓、茹、芩、连、柏、苡、木瓜、芍药为方，服后二便如火，呕、嗽、腹痛、腰风皆止。三剂后复诊，弦涩渐退，苔化知饥，大便犹溏，日仅一二行，病者以为遇仙，乃以养胃和肝善其后。

【平议】此证当初盖以误补而碍其消化，乃致腹痛而下白垢，而俗子竟能认作虚寒确据，可知白痢属寒之谬说居然印入医人脑海，真是咄咄怪事。既灸之而竟与升阳，且大温大涩，酿成危候，无非气机窒塞，厥阴助虐，舌色鲜红，郁热昭著，苔白则痰滞之征，故以清肝泄热为主，而橘、半、苓、茹佐之。药极平常，而三剂大效，应验之捷，得未曾有。

热毒重痢

晚近医者，有所谓毒痢者，原是热盛之重证，较之寻常理法，确有不同，学者不能分别疗治，则药不中病，非独不效，且变幻极速，挽救更非易易，爰剔而出之，各从其类。欲读者之便于取法云尔。

喻嘉言《寓意草》　朱孔阳年二十五岁，形体清瘦，素享安佚，夏月因构讼奔走日中，暑湿合内郁之火，而成痢疾。昼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以粗纸铺于褥上，频频易置，但饮水而不进食，其痛甚厉，肛门如火烙，扬手踢足，躁扰无奈。余诊其脉，弦紧劲急，不为指挠，谓曰：此证一团毒火，蕴结在肠胃之内，其势如焚。救焚须在顷刻，若二三日外，胃肠朽腐矣。于是用大黄四两，黄连、甘草各二两，入大砂锅内煎，随滚随服。服下人事稍宁片刻，少顷仍前躁扰，一昼夜服至十余碗，大黄俱已煎化，黄连、甘草俱煎至无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药，余诊毕，见脉势稍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药，遂改用生地、麦门冬各四两，另研生汁，而以天花粉、牡丹皮、赤芍、甘草各一两，煎成和汁，大碗咽之。以其来势暴烈，一身津液，随之奔竭，待下痢止，然后生津养血，则枯槁一时难回，今脉势既减，则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岂可泥滞润之药而不急用乎！服此药，果然下痢尽止，但遗些少气沫耳。第三日，思食豆腐浆，第四日，略进陈仓米清汁，缓缓调至旬余，方能消谷，亦见胃气之存留一线者，不可少此焦头烂额之客耳。

【平议】此人体既清瘦，则真阴素薄，已在不言之中，且居常逸豫，而炎天构讼，奔走积劳，内外二火，交并肆虐，形证脉状，刚躁不情，一至于此，津液几何，奚堪灼烁！苟非大剂苦寒，何能救此燎原之急？然毒火虽炽，而元阴素虚，且亦无甚积滞，却与其他之实积毒痢，大

---

[1] 鳏(li 厘)居　寡居。寡妇称鳏。《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杜预注："寡妇曰鳏。"

[2] 浼(měi 美)　请托，央求。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待士"载：刘整求见廉希宪，希宪初不答，"整复浼人言之"。

有区别。设使用寻常攻克荡涤之法，则似此体质，须虑同归于尽，好在大黄、黄连、甘草成方，泄热力锐，而能并顾正气，对于此人，恰合分寸，议病选药，最是细腻熨贴。追一日而火焰稍减，随即继之以生津养血，尤为孱弱之体，刻不可缓之事，此皆相体裁衣，无上神咒。看似普通毒痢一定治法，须知大黄专为泄热，与其他实积之宜与朴、枳、槟榔等同用者，断不可作一例观。设或果有积滞，则此法必不可一例援用。喻虽自谓是焦头烂额之客，究竟大有斟酌，并非所见不真，而孟浪从事。读者须从病人体质及病情上精思其故，始能悟得此案之精妙，若仅认为一则热毒痢普通方案，则终其身必无辨证功夫矣。

《孟英案初编》二卷　金愿谷舍人次郎奎官，九月间患五色痢，日下数十行，七八日来口噤不纳，腹痛呻吟，危在旦夕矣。有主人参以补之者，有主生军以荡之者，举家皇皇，不知所措。孟英视之曰：暑挟食耳，误服热药矣，攻补皆不可施也，轻清取之，可即愈焉。以北沙参、黄连、鲜莲子、栀子、黄芩、枇杷叶、石斛、扁豆、银花、桔梗、山楂、神曲、滑石为方。其家以为病深药淡，恐不济事。西席[1]庄晓村云：纵使药不胜病，而议论极是，定不致加病也。竭力赞其居停[2]投之。覆杯即安，旬日而起。予闻孟英尝曰：莲子最补胃气而镇虚逆，若反胃由于胃虚而气冲不纳者，但日以干莲子细嚼而咽之，胜于他药多矣。凡胃气薄弱者，常服玉芝丸，能令人肥健，至痢证噤口，皆是热邪伤其胃中清和之气，故以黄连苦泄其邪，即仗莲子甘镇其胃。今肆中石莲皆伪，味苦反能伤胃，切不可用。惟鲜莲子煎之清香不浑，镇胃之功独胜，如无鲜莲，则干莲亦可用。或产莲之地，湖池中淘得入水不腐之老莲，即古所谓真石莲也，昔人治噤口痢多用此，然可不必拘泥，庶免作伪之人以赝[3]乱真，反致用而无效，徒使病不即愈也。

原书眉评：噤口痢，虚热在胃也，补虚则碍热，清热则妨虚，兹又加以食积，尤为棘手，须看其用药圆到处。

附：玉芝丸　孟英自制方　猪肚一具治净，以莲子去心入肚内，水煎糜烂。收干捣为丸服。

【平议】此证本以积热挟食，只是滞下之寻常证候，当初若用清热化滞行气之药，如洁古之芍药汤去归、桂，加楂肉、神曲、枳实、麦芽之属一二剂，无不立应之理，乃所叙证状，止云七八日来，而不言曾饮何药，即据孟英"误服热药"四字推之。前手必已妄与温涩，乃致酿成重恙。观孟英定方，沙参、石斛、鲜莲子与芩、连并进，可知此时燥热已盛，胃液欲枯，而食滞尚犹未化，单补单攻，咸在所禁。虽不言舌，而舌心黄厚干燥，尖边殷红，唇龈皆赤，俱可想见。王虽自谓轻清，究竟此方药物，皆有力量，绝非轻微淡泊，不关痛痒可比，病家疑为病深药淡者，止是门外人不识药理之空谈，只见得方中各药，都是寻常通用，无一味特殊，乃有此疑，本不足征，无须致辨。后段所论反胃噤口两者证治，则独有发明，均是金针度世。惟滞下而至噤口，实是地道不通，壅热上冲，确是实证，但胃受熏灼，津液必耗，眉评认作虚热，则专指伤液一边着想，尚有误会。果是胃虚，则芩、连、楂、曲，俱不可施，而此人此证，乃无挽回之余地矣。一字之讹，足以引起后学无数纠结，是不可以不说。

又　同卷　朱某，患痢于越，表散荡涤滋腻等药，备尝之矣，势颇于危，始返杭乞孟英

---

〔1〕西席　家庭教师或幕友。《称谓录》卷八："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上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故师曰西席。"

〔2〕居停　寄居的处所，其主人称"居停主人"。这里指金愿谷。

〔3〕赝(yàn 雁)　假的东西。《集韵》："赝，伪物也。"

诊之。神气昏沉，耳聋脘闷，口干身热，环脐硬痛异常，昼夜下五色者数十行，小溲涩痛，四肢抽搐，时时晕厥。曰：此暑湿之邪失于清解，表散荡涤，正气伤残，而邪气乃传入厥阴。再以滋腻之品补而锢之，遂成牢不可拔之势。正虚邪实，危险极矣。与白头翁汤加楝实、苁蓉、芩、连、栀、芍、银花、石斛、桑叶、羚羊角、牡蛎、海蜇、鳖甲、鸡内金等药，大剂频灌，一帖而抽厥减半，四帖而抽厥始息，旬日后便色始正，溲渐清长，粥食渐进，半月后脐间之硬，始得尽消。改用养阴，调理逾月而康。

【平议】滞下本无表散之理，此必误信人参败毒散之谬说而铸大错者，喻氏《寓意草》亦当分任其咎。既已升提于前，而复荡涤于后，津液再伤，厥阴之气乃纠结而不可解。更以滋腻锢塞之，于是变幻愈多，见证奇险。而孟英选药，不过清解与调肝，双管齐下，竟能一剂即知，四帖大定。当惊涛骇浪，天旋地转之交，而举重若轻，断鳌立极，且所用药物，又极平常，只消寻得一线头绪在手，则见证纵极离奇，无不彼此贴伏，顷刻安靖，此国医之独擅胜场者，然非孟英之心灵手敏，盖亦未易语此。然则医虽小道，真有可学而不易学者乎？愿有心人其细味之。

又 《续集》一卷 朱念民患泄泻，自谓春寒偶薄，而饮烧酒。次日转为滞下，左腹起一痞块，痢时绞痛异常。孟英曰：阴虚木燥，侮胃为泄，误饮火酒，怒木愈张，非寒也。亟屏辛温之物，用白头翁汤加芩、楝、栀、连、海蛇、银花、草决明、枳椇子、绿豆皮，十余剂而愈。

【平议】此必阴虚肝旺之体，王谓肝木侮胃而为泄泻，真是洞见隔垣之论。怒木已横，而复以火酒助其诤张，乃擅撑结块，绞痛异常。此全是肝气而毫无积滞者，即从清热柔肝入手，兼解酒毒，乃至十余剂始能全愈，可见阴虚之人，无不肝气助虐，且扰之则一触即动，驯之则缓缓图功，此等孱弱体质，病后苟不滋填肝肾，后患必有不堪设想者。

又 《续集》二卷 庄芝阶舍人之外孙汪震官，春前陡患赤痢。孟英诊之，脉滑数而沉。面赤苔黄，手足冷过肘膝，当脐硬痛，小溲涩少，伏热为病也。与大剂芩、连、栀、楝、滑石、丹皮、砂仁、延胡、楂、曲、银花、草决明等药，两服手足渐温，而脚背红肿，起疱如蒲桃大一二十枚。四服后腹痛减，苔退而渴，于原方去楂、曲、砂仁，加白头翁、赤芍、海蛇。旬日后痢色转白，而腿筋抽痛，乃去丹皮、滑石、赤芍，加鸡金、橘红、生苡、石斛。两服痛止溲长，粪色亦正，脚疱溃黄水而平，谷食遂安。改用养胃阴清余热之法而愈。闻孟英治此证，每剂银花辄两许，尚须半月而瘳，设病在他家，焉能如此恪信？苟遇别手，断无如此重剂，况在冬春之交，诚古所未有之痢案，后人恐难企及。

原书眉评：此案步步合法，特少一番荡涤之功，故觉少延时日耳。然凉剂已畏其寒，若加荡涤之品，必不敢服，此治病之所以难也。

【平议】此证陡然赤痢，而脉滑数以沉，舌苔又黄，当脐硬痛，洵是实证，原文于手足冷过肘膝句旁，有批语曰：此火实证，何不加大黄荡涤之？于手足渐温之旁，批曰：清热之征；于脚背红肿之旁，批曰：湿热下注，若于前方加大黄荡涤，当不至此。又于腿筋抽痛之旁，批曰：热久伤阴，古人急下存阴之法，原以防此，所见皆确。盖非孟英之见不到此，必病家有所疑惧，或以童年而虑其过剂，眉评之说，未为无因。

又 同卷 朱浚宣令弟患滞下，五色并见，神昏肢搐，大渴茎肿，腹痛夜热，危险异常。孟英察脉细数，与白头翁汤加犀角、生地、银花、石斛、楝实、延胡、芩、连、滑石、丹皮、木通、甘草梢等药。三帖后热退神清，溺行搐止，乃去犀角、草梢、丹皮、滑石、木通，加砂仁拌炒熟地、山楂炭，服之渐安，半月而愈。

【平议】此亦热盛肝扰而无甚积滞之证治。

又 《续集》三卷 曹泳之二尹将赴代理昌化任，而疟痢并作，寒少热多，滞下五色。逆孟英视之，面垢苔黄，干呕口渴，痛胀溺赤，汗出神疲，脉至洪数不清，与大剂芩、连、滑、朴、知母、花粉、银花、石膏、连翘、竹茹等药，投匕即减，三服而起。

【平议】此疟痢并作，但疟为轻而痢为重，但与清热，则痢减而疟亦已，临证时必须识得病机何在，专重一边，自有捷效。若在俗手，必以病兼寒热，而与人参败毒散，则危象随之矣。

又 《续集》八卷 潘圣征仲冬患感，至十四日退热之后，杳不知饥。群医杂治，迨季冬下旬，转为滞下五色，溲涩口干，如延孟英诊之。右脉弦细而数，右弦滑而空，苔色黄腻根焦，时或自汗，乃气液两竭，热毒逗留之象。必从前过服温补之药，否则热退在十四日之期，何至延今五十余朝，而见证若是之棘手哉？其弟鸿轩云：此番之病，补药不过二三剂，惟仲秋患疟时，医谓其苔白体丰，云是寒湿，尝饵附桂数十剂，且日饮烧酒耳。孟英曰：此即酿病之具矣，治病且难，何况有如许之药毒内伏，更将何法以生之耶？坚不立方。其家必欲求药，以期扶持度岁。孟英曰：是则可也。以白头翁汤加银花、绿豆、归身、白芍、陈米、燕根、兰叶、藕为剂，而以补中益气大料蒸露代水煎药。服后焦苔渐退，粪色亦正，举家喜出望外，复乞孟英图之，奈脉无转色，遂力辞之。

【平议】此以久服附桂，蕴酿热毒，灼尽津液，而成败证。叙脉两"右"字必有一误，疑上句当作左脉弦细而数，则肾肝真液已竭，右脉弦滑而空，是胃气垂绝。此案所以预料其必败者，全在脉理上决之，否则滞下五色，溲涩口干，苔色黄腻根焦等证，大剂沃焦救焚，容亦有可挽之望。孟英方药，亦与上数条约略相近，而早能断定于下手之初者，此国医脉理之大有可凭处，奈何局外之人，本未有诊脉经验，而可嘐嘐然[1]侈论脉理为不凭，亦只昭其谫陋无识而已，于吾道亦复何损！

又 《三编》二卷 朱生甫明经以花甲之年，偶在嘉兴患滞下甚剧，急买棹旋杭，集诸医议治。许敬斋宗景岳，谓痢必本于寒湿，主干姜、桂、朴以温化；洪石生尚东垣，闻其向患脱肛，主清暑益气以举陷。或云素善饮而有鼻衄，血热阴亏，既受暑邪，宜玉女法以两清；或云痢必有积，不必问其余，宜大黄、归、枳以荡涤，聚讼纷纭。乃郎仲和等不知所从，而质诸孟英，诊毕遂问此何证？当用何药？曰：此滞下证之最难治者也，痢初作即不能起于榻，而五色并见，噤口不食，非暑热之深受，一何至于此极耶？满面红光，鼻赤尤甚，肺热素炽，暑火烁金，故水失化源，溺少而涩，此不可以温燥再劫其津也。肢掣无眠，合目呓语，时时烦躁，视物不明，畏热喜风，口干易汗，阳气浮越，暑渐侵营，故苔虽腻黄，尖红根黑，此不可以升散再扰其阳也。胸次不舒，饮水欲噎，欲噫不达，欲嚏不能，茎缩易嗔，时有恶梦，肝多怫郁，痰阻清阳，故升降不调，中枢窒滞，此不可以滋涩再碍其机也。又非寻常之痢，病仅在府，可以推荡以为功也。参之于脉，右寸关缓滑，而寸较抑，左则弦洪而数，兼上溢，故知其气郁痰凝，暑火深受，风阳内动，久耗心营；所幸两尺皆平，身无大热，如能治之中肯，仅可无虞。仲和出诸方云：然则此皆不可服乎？曰：咸治痢之法也，惜尊翁之证，不能合于此药耳。若尊翁之恙，见证虽太错杂，而责重在于肝经。肝属厥阴，风火内寄，故此经之痢，宜柔宜凉，忌刚忌温，以肝为角木，龙性难驯，变化飞腾，病机莫测，但使风阳靖息，庶几险浪不

---

〔1〕 嘐嘐然 言行不顾，好为大言。《孟子·尽心下》："其志嘐嘐然。"

兴，纵有别脉未清，自可徐为疏瀹也。仲和闻而心折，力思图维，于是以仲圣白头翁汤为主方，加石菖蒲、川贝母、竹茹，开痰舒郁以调其气；犀角、银花、竹叶，凉血息风以清其心；冬瓜、蔗梢、鸡肫、海蜇，煮汤煎药，以清胃热而生津，化府气而灌溉；吞送滋肾丸三十粒，引肝火迅速下行。服后诸恙递减，粪色渐见，痰果频吐，神气亦安。既而粥食日增，夜眠恬适，始去犀角、雪羹、滋肾丸，加西洋参、阿胶，以复其津液。逾痢净而时有血随粪下，为加鸭胆仁，以龙眼肉包而吞之，果止。唯肠鸣气泄，稀粪随流，肛坠难收，脉亦弦软，知其病去而正虚也，改用三奇散而安。继予气血交培善后，仍佐蠲痰舒郁，康健饮啖襄时，盖并其积年宿疾而去之也，故生甫谢孟英诗五排结句云：不因施上药，那得挽沉疴。块磊从今尽，先生殆缓和。

案中第十五行别脉未清句，"脉"字盖"派"字之讹。

【平议】此案所叙诸医议论一段，不问病人现状何若，病情何若，或则自矜宗派，或则偶举一端，何尝非病理药理应有之义，无如病人不敏，不能移病凑药，则诸公伟论，非徒无益，又将奈何？本怒骂也而以嬉笑出之，孟英为诸公揶揄[1]，亦可谓之绝技。须细味其罗举见证，而一一揭出其受病之本源，正如抽茧剥蕉，层层搜剔，然则诸公成方，尚何有解嘲之余地？只此数行，已极尽谈医之能事。所尤奇者，此人证状，庞杂万端，不几如满地散钱，将从何处收拾得起，倘无一条线索，即用药无入手之路，究竟责重在肝，便是南针可指，六辔在手[2]，一尘不惊，此孟英之绝诣，诚非浅学所能望见项背者，然学子之读其书者，不可不寻绎此中至理，自求深造[3]有得，医案至此，叹观止矣！

黄醴泉治案　煦云　湿热留恋，滞下色白，气分不舒，腹筒胀闷。舌光红少液，不宜刚燥，再以分泄二府。法半夏二钱，炒淡芩二钱，芩皮三钱，台乌药一钱，白蔻壳七分，陈枳壳八分，藿梗一钱五分，煨木香八分，生米仁五钱，飞滑石三钱，杏仁二钱，大腹皮一钱五分，炒白芍一钱五分，白蒺藜三钱，盐水炒香附六分。

【平议】此湿热积滞之寻常病证，寻常治法。方用清古芍药汤加减，乌药、香附，行气滞而不失之燥。但滞下无分清法，滑石、芩皮、利水已非，且舌光少液，更觉不妥。半夏、杏仁，不如易以鸡内金、六神曲，助消化而导积滞。腹胀为厥阴病，拟加金铃子、橘核。

再诊：痢下渐止，忽寒忽热，头胀目涩，再以泄化肝胆而和脾胃。炒青蒿三钱，生苡仁五钱，川楝子皮一钱五分，炒淡芩一钱五分，白蔻皮七分，碧玉散三钱（包），焦山栀二钱，带皮芩三钱，海金沙七分（包），飞滑石三钱，藿梗一钱五分，淡竹茹二钱，云茯神三钱，煨木香八分，炙青皮六分。

【平议】头胀目涩，亦是阴虚肝扰使然，选药以调肝脾为主，尚属妥惬。此之忽寒忽热，仍属肝病，青蒿、栀、芩，已觉无谓，而方中绝无导滞助化之药，宜乎余滞未楚。第三诊自谓色白腻凍，是其明征。且滞下不应分利小水，芩皮、海金沙何为？而飞滑石与碧玉散重出，此必一时失检，又是错中错矣。

三诊：肠辟渐减，色白腻凍，腹筒小有痛胀，暑湿由府下泄，再以温运脾阳。干姜三分，炒淡芩一钱五分，广藿梗一钱五分，青皮六分，焦白术一钱五分，陈枳壳七分[illegible]，炒白芍

（1）揶揄　戏弄，侮弄。《东观汉记·王霸传》："市人皆大笑，揶揄之。"

（2）六辔在手　辔，缰绳。古代四马之车，驭者手执六辔。《诗·郑风·大叔于田》："六辔在手。"

（3）造　原缺，据文理补。

一钱五分，生苡仁四钱，陈皮一钱五分，茯苓皮二钱，乌药六分，滑石三钱，煨木香八分，荠菜花三钱。

【平议】色白腻凍，未必果是寒证，岂醴老亦狃于白痢为寒之俗见耶？滑石、苓皮，总非滞下应用之物，荠菜花治痢下，则世俗之所谓草头单方耳。

四诊：腹痛溏泄，右脉滑数，湿热内阻气滞，再以分泄。炮姜炭三分，盐水橘皮一钱五分，赤白苓各二钱，炒淡芩一钱五分，藿梗一钱五分，泽泻一钱五分，薤皮七分，炒白芍二钱，炙青皮六分，煨木香八分，荠菜花三钱。

【平议】腹痛不已，当是一路未有消化之弊。转为溏泄，庶乎分泄一法，稍为近是。

五诊：腹痛滞下已止，纳食稍醒，宜和脾胃。制半夏二钱，广陈皮一钱五分，带皮苓三钱，冬白术炒焦二钱，炒白芍一钱五分，炒枳壳八分，生苡仁四钱，鸡苏散三钱，藿梗一钱五分，荷杆一尺。

【平议】滞下止而纳食稍醒，枳术扶土以助运化，是矣；然腹痛未净，木香、川楝、橘核、青皮，皆可用也。

醴泉又一案　唐桂翁　痢下色红而稠，脉弦，临圊腹痛，昼夜十余次，纳食大减，少有泛恶，是肝木犯胃，神疲力乏。苦泄分消不应，当和肝脾。炮姜炭四分，金铃子一钱五分，延胡四分，同炒，泽泻一钱五分，生于术二钱，姜半夏二钱，台乌药八分，广陈皮一钱五分，大白芍三钱，醋炒青皮六分，炒黑地榆一钱五分，赤白苓各一钱五分，生苡仁四钱，煨木香一钱，另吞驻车丸二钱，荠菜花三钱。

【平议】按语有分清不应一句，可见前方亦是分利小水，然治滞下，不应利水以助其燥，醴泉惯用此法，实属误会，切不可学。药用炮姜、于术，且吞驻车丸，此必久痢而元阳已伤之候。延胡、川楝、乌药、青皮，和厥阴以行气滞，甚是，但苓、苡、泽泻，总是此公误会。且既是正虚，何不用白头翁，能升举清阳，尤为允洽。

再诊：痢减痛缓，色红未净，渐转黄色，脾胃少得转输之权，纳食无味，舌苔黄滑无华，自觉淡热，再以和中行气。炮姜炭四分，白芍二钱，滑石三钱，地榆炭一钱五分，生于术二钱，枳壳七分，同炒，炙草四分，生苡仁五钱，炒银花三钱，炒淡芩一钱五分，姜夏二钱，乌药一钱，醋青皮六分，川通草一钱，陈皮一钱五分，藿梗一钱五分，北秦皮二钱，煨木香一钱，炒谷芽三钱。

【平议】前方相应，是为虚痢已确，且以炮姜得效，理中踵进，亦是常法，合之和肝行气，应有尽有。

醴泉又一案　陈妈，七月初十日，湿热滞下，表热反覆，时作呕吐，加以空恶频频，喉干胸闷，脉缓滑，舌绛中剥。此新凉复感，又挟食滞，肝木上乘，胃不下降。姑先苦辛通降，泄肝和胃，以冀吐止滞减为佳，候正。雅连四分，炮姜四分，同炒，原金斛三钱（先煎），盐水炒陈皮一钱五分，炒范志曲二钱，炒法夏一钱五分，淡竹茹二钱，陈枳实四分，同炒，白蒺藜三钱，小青皮六分，台乌药六分，生杭芍二钱，炒芩一钱五分，黄郁金一钱五分，赤白苓各二钱，泽泻一钱五分。

【平议】明是湿热积滞，于法不当用姜，惟以呕吐频仍，时时泛恶，此与时疫霍乱，合而为一，病是热郁于中，更加寒冷遏伏，故用姜连交加之法，此不可与单纯之湿热滞下，同日而语。二苓、泽泻，亦霍乱之普通药，其余和肝行气，稍参消导，则积滞之常例矣。

再诊：呕吐已止，滞下未净，汛事适来，腹中微痛，纳食未醒，胸闷已宽，脉尚未和，湿热

尚滞，再以分泄理湿。炮姜炭五分，法夏二钱，带皮苓三钱，泽兰叶一钱五分，炒淡芩一钱五分，陈皮一钱五分，广藿梗一钱五分，炒楂肉八分，炒赤白芍各五分，薏壳七分，小青皮六分，生苡仁二钱，炒范志曲二钱，扁豆花三钱，荠菜花三钱。

【平议】适值经行，而用楂炭、泽兰，是亦临经之常例。扁豆花、荠菜花，则世俗之所谓单方，聊以点缀，稍觉新颖，然终非主任要药，且药肆之所不备，况在初秋，荠菜安得有花，未免矜奇炫异，初学不宜效西家之颦。

三诊：昨夜又呕泻十余次，去薏壳、苡仁、楂肉，加淡吴萸七粒，炒川连三分，大腹绒一钱，煨木香八分。

四诊：腹痛已愈，泄泻一次，脉小，舌根白，再以养液和中。生杭芍二钱，花粉三钱，带皮苓三钱，陈皮一钱，生苡米四钱，法夏二钱，白薏壳七分，泽泻二钱，扁豆衣三钱，川斛三钱，煨木香六分，炒芩一钱五分，炒荷叶蒂四枚，荠菜花三钱。

【平议】滞下转为泄泻，是霍乱后之余波。用分清法，为泄泻之正治。荷叶蒂升清，稍带涩味，于此其合，窃谓可加白头翁、秦皮。

《归砚录》四卷　沈雪江光禄年五十岁，于客腊偶患头晕，既而右手足麻木，医进再造丸九十余颗，渐至挛曲不伸，针药无效。仲春余遊槠李，吴门李君雨村招往视之。手足亦肿而疼，便坚溲赤，口干舌绛，准头一瘰磊然，脉象弦滑而数。平时屡有鼻衄，肝阳易动，曲运神机，体质性情，阴虚火盛，风自火出，烁液成痰，窜入络中，则为是证。初起若以竹沥一味灌之，可以渐愈，乃温补率投，遂成锢疾。幸而病在经络，停补尚可延年，苟欲望有转机，必用清通宣泄。拟方三剂，肿痛稍瘥。议者谓药太清凉，多服恐妨脾胃，更医复进温补，蛟雨村亦不延诊矣。迨四月中旬，大便忽秘，饮食不思，半月余更衣极艰滞，而解后胸次愈形窒塞，遂不食，然参药不辍也。至五月十八日，复解燥矢，仍不思食，勉强啜粥，辄呕吐。次日转为滞下，色如龟脑，日数十行。医谓有出无入，脾胃两败矣，温补方再加固涩之品，遂鼻衄如注，且有成块成条之坚韧紫血，自喉间涌出，虽米饮不能下咽，小溲涩滞不行，时欲呷茶以润口。或云已传关格，无药可施，而引火归元之法，愈用愈剧，诸医无策，眷属皇皇，业办后事矣。乃弟云峰待诏，余春日所嘱，浼人聘余往援。二十四日余抵禾，见其面色枯黧，牙关紧而舌不出齿，脉至右滑、左弦细数，皆上溢，而尺不应指。胸闷溺涩，阳宜通而不通，是滋腻阻塞气道也；血溢下利，阴宜守而不守，是温燥灼烁营液也。吾先慈所谓人身如欹器，满则必覆，半年蛮补，填满胃中，设不倾筐倒箧而出，亦必塞死，岂可不加揣测，而误认为神机化灭之出入废，关闸不禁之下利，阴盛格阳之吐衄，而再施镇纳堵截之药哉！古云：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今火炽上炎，鼻血大流，汤水不能下咽，有升无降，与吐何殊？况见证虽危，而呼吸不促，稍能安寐，皆是未绝之生机。考古下利而渴者，属厥阴，白头翁汤主之；滞下不食者，为噤口，参连汤主之。余合而用之，加石菖蒲宣气通阳，石斛、茅根生津凉血，一服而利减其半。次日去连、柏，加玄参、犀角、童便，专治其衄，一服血渐少，利渐止。然离络之血，不可不使之出；未动之血，亟当使其各安于位，故以西洋参、丹参、麦冬、茯苓、菖蒲、石斛、小麦、竹叶、栀子、甘草梢、燕窝等，出入三剂。血既止，牙关渐开，苔色黄腻，啜饮必拍胸始得下行，因参以小陷胸法数剂，自觉身体略轻，手腕稍舒。改清肃肺胃，展气化以充津，苔渐退，渴亦减，脉较平。守至闰五月二十二日，尺脉滑动，于方中加肉苁蓉、麻仁二味，夜间即解坚黑燥矢，而渐能进粥。随去麻、苁，加生地，服至六月初七日，口始不渴而吃饭。继因过饮西瓜汁，大便溏泄，复延余往，以六君去术、草，加苡、藿，数帖而

安。随去蒺藜，加首乌、络石、石斛、十大功劳，服二十剂，渐能起坐，右腿可以屈伸，但软而无力耳。中秋后又邀余往，则胃气已复，右指已伸，皮肤色泽，而右臂未能动，右颊犹觉木硬，是络中之痰未净，肝藏之风易生，气血之灌溉流行，因有所阻碍，而不能贯注也，以养血息风、蠲痰宣气之方，加竹沥为何异，服后足渐能立。十月间食蟹过多，大解泄泻，余以六君加藕、木香、苏叶调愈。嗣余遊盛湖转禾，适交至节而天暖不藏，又因劳怒，陡发头晕，呕吐痰涎，目闭不言，不食不便。举家无措，医率主首乌，牡蛎等滋摄之药，余脉之弦而缓，是中虚不能御本，故内风上僭，阴柔之品，徒滞中枢，不可服也。仍用六君去甘草，加菖蒲、黄连、旋覆花、姜皮、钩藤，一帖霍然。小寒后，余遊姑苏转禾，又因天暖而发鼻衄，改换养阴潜阳法而瘳。次年春季出门，因不节劳，至端阳复中而逝。

【平议】病起头晕，继而肢体麻木，明是阴虚肝旺，内风煽动，冲激升腾，而脑神经渐失运用之候。再造丸一方，药味与圣济大活络丹大同小异，药物未免庞杂，补者通者，风药燥药，温辛走窜，咸在其列，若治风寒湿气，痺著肌肉筋骨，或为麻痹瘫痛，或为痿软不仁，功效自不可没。惟是燥烈太过，终当养血滋润煎剂，并譬以行，斯为有利无弊，而误用之于血虚液耗，肝风恣肆，上冲入脑之病，势必如火益烈，为害盖亦易见。但孟英之世，血冲脑之名称，尚未盛行于吾中土，则此类之病理药理，本在暗无天日时代，丸药独用，竟至九十余颗，遂致药病日深，多升少降。孟英入手之时，所叙脉证，一团烈焰，窒塞枢机，清通宣泄，至不可缓，药虽未录，而理则易知。惟孟英能知风自火出，识定肝阳，明眼已不可及。假使清通泄降，一路踵进，此病尚可全瘳。观其后危机日甚，而对病之药，犹能有功，可见此人体质，本是壮伟，决非清癯者可以同日而语。其后转成滞下，无非"温补"二字蕴毒蒸酿使然，见证虽杂，理却一贯，主以白头翁汤、参连汤加味，举重若轻，是为孟英第一绝技，而果能覆杯有功，循次得效，一路更方，无不丝丝入扣，皆后学益智之粽。 此案当以脑神经病为主，惟中间一段滞下，最为扼要，不可不录入此门。不佞前年编纂脑神经病医案平议，已录于中风之肢体不遂一类，请读者参互观之亦佳。

盐山张寿甫《衷中参西录》志诚堂医案第三卷 施瑞臣，安徽蒙城人，年五十六岁。向为辑私营营长，此时退伍，居住天津日租界浪花街，患噤口痢证。病因：举家数口，寄食友家，不能还乡。后友家助以资斧，欲令还乡，道路又复不通，日夜焦思，频动肝火，时当孟秋，心热贪凉，多食瓜果，致患下痢。证候：一日夜下痢十五六次，多带鲜血，后重甚剧，腹偶觉痛，即须入厕，便后移时，疼始稍愈。病已五日，分毫不能进食，惟一日之间，强饮米汤数口。其脉左部弦而硬，右部弦而浮，其搏五至，心中发热，常觉恶心。诊断：此肝火炽盛，肝血虚损，又兼胃气挟热上逆，是以下痢甚剧，而又噤口不食也。当治以滋阴清热，平肝降胃之品。处方：生杭芍一两，生淮山药一两，白头翁五钱，秦皮三钱，滑石七钱，碎竹茹三钱，甘草三钱，鸦胆子去皮，成实者五十粒，先用白糖水囫囵送服鸦胆子仁，再将余药煎汤一大盅温服下。

复诊：将药如法服两剂，痢中已不见鲜血，次数减去三分之二。其脉左部较前和平，右部则仍有浮弦之象。仍然不能饮食，心中仍然发热，不若从前之恶心。此宜用药再清其胃府，必然能饮食矣。处方：生淮山药一两五钱，生石膏一两五钱（捣细），生杭芍六钱，白头翁四钱，秦皮二钱，甘草二钱，共煎一大盅，分二次温服。效果：将药煎服一剂，即能进食，痢已不见，变作泄泻，日四五次。俾用生山药细末煮作粥，少调以白糖，服之三日全愈。

或问：石膏为治外感实热之病，今此证未夹杂外感，何以方中亦用之？答曰：石膏为治阳明胃府有实热者之圣药，初不论其为外感非外感也。盖阳明胃气，以息息下行为顺，若有热，则其气多不下行而上逆。因其胃气挟热上逆，所以多恶心呕吐，不思饮食。若但知清热，而不知降其气，治之恒不易见效。惟石膏性凉质重（虽煎为汤，仍有沉重之力），其凉也能清实热，其重也能镇气逆，是以凡胃气挟实热上逆，令人不思饮食者，服之可须臾奏效。若必谓石膏专治外感实热，不可治内伤实热，则近代名医徐氏、余氏医案中，皆有重用石膏治愈内伤实热之案，何妨取以参观乎？

【平议】此证当初，全系肝火内燔，疏泄下迫，致为腹痛后重。鲜血既多，是与积滞实证显然不同。脉左弦硬，胃为肝制，几无冲和之气，故以山药、甘草与石膏、白芍、白头翁、苦参子同用，选药细密，大有巧思，虚实兼到，得此效果，殊非偶然。若昧者视作普通热痢，草率处方，则似此证情，变幻极速，读者万不可粗心看过，食而不知其味。

虚　痢

滞下初起，本多实证，若非积有潴秽，奚有欲下不畅，里急后重之状？然亦有阴虚或阳虚体质，气机少运，则消化不良，亦复酿为滞下。设治此者，只知有消导化滞一法，则人非壮实，必重其困，爰以是证之属于体虚及日久淹缠者，汇为一类，则门径既清，俾学者较易醒目云尔。

孟英案续编二卷　王苇塘患滞下，医投枳、朴、槟、楂之药，数服后肢冷自汗，食不进谷，脘闷腹痛，小溲牵疼，举家皇皇。孟英视脉细涩，舌绛无津，是高年阴亏，伏暑伤液；况平昔茹素，胃汁不充，加以燥烈之药，津何以堪？因与沙参、银花、苡蓉、白芍、石斛、木瓜、甘草、楝实、扁豆花、鲜稻头。数剂痛闷渐去，汗止肢温，乃加生地、阿胶、麦冬、柿饼、蒲桃干等以滋之。居然而痢止餐加，惟舌色至匝月始津润复常，阴液之难充也如此。

【平议】此以长斋肠胃素枯之体，误服苦燥消克之药，津液更伤，肝气郁结，脘闷腹痛，全是气机窒塞，与实积之证，病状近似，而病理天渊。脉之细涩，舌之绛燥，俱有可征，药以滋液润燥，与柔驯肝气，并譬以驰，原是孟英长技，须观其清而不浊，乃能痛闷渐去，则厥阴得调之效果。第二步乃加胶、地之腻，而柿饼、葡萄，仍是肃肺与柔肝并重。

又　同卷　一叟患滞下，色白不粘，不饥不渴，腹微痛而不胀。孟英切脉迟微，进大剂真武汤加参而愈。

【平议】此案只言脉之迟微，而药乃如此，则必别有虚寒确证，且舌质亦更有可凭者，而言之不详，尚嫌漏略。

又　同卷　盛犀林广文之仆患血痢，自秋徂[1]冬，半年罔效。孟英察脉细弱而口干，腰膝痠疼，与鹿角霜、苡蓉、枸杞、杜仲、续断、血余、石脂、木瓜、砂仁末炒熟地黄，十余剂而痊。

【平议】血痢淹缠半年，未有不虚之理。脉证至此，肝肾真阴惫矣。滋填养液，柔驯肝气，原是虚痢久缠之正治。凡痢后阴虚，而胃纳犹可者，均可准此例以为增损，最有捷效。

又《续编》七卷　赵菊斋仲媳，素患阴虚内热，时或咯血，去年孟英已为治愈。既而汎事

---

〔1〕徂(cú)　往；到。与"迫"字同。《说文》："迫，往也。"

鹘愈，孟英诊曰：病去而孕矣。今春娩后患泻，适孟英赴豫章之诊。专科进以温热之方，而咳嗽乃作；更医改授养营之剂，则滑泄必加，签药乱方，备尝莫效。比孟英归，投以甘麦大枣配梅连之法，证渐轻减。继为其姻党尼[1]之，多方蛮补，遂致腹痛减餐，日下数十行，皆莹白坚圆，如白蒲桃之形，上紫血丝。菊斋悔闷，仍乞援于孟英，予仲景当归生姜羊肉汤，每剂吞鸦胆仁二十一粒，以龙眼肉为衣，果两服而便转为溏，痛即递减，再与温养奇经之龟版、鹿霜、归、苓、杞、菟、甘、芍、乌鲗、苁蓉、蒲桃、藕等药，调理而愈。

【平议】阴虚有素，肝气必滞，娩后泄泻，未始非肝气侮脾，疏泄无度，误投温热，气机更窒。孟英甘麦大枣、梅连之剂，即从肝脾着手，所以有效。迨更服蛮补，则脾之运输益呆，肝之气机益滞，食物碍化，腹痛滞下，仍是肝脾之疴，孟英当归生姜羊肉，及龟版、鹿霜两方，无非肝脾肾三阴同治之法。

又　《三编》一卷　王雨苍室仲秋患滞下，治两旬而罔效，何新之荐孟英往视。脉来弦数而滑，腹坠腰疼，溲少口干，面赤烦躁，知饥能食，夜不成寐，而滞下赤白，从无粪色相兼，及至更衣，又极艰涩，略无痢色相杂。通补温凉，服皆不应，稍投升举，气塞于胸，询其月事，因痢愈期。孟英曰：此病不在肠中也，能食便艰，府气并不窒滞，阴虚木旺，营液因而旁溢，缘冲任隶于阳明，平人气血循经，各行其度，岂有冲任之血液可从大肠而出之理乎？然天地虽有定位，山泽可以通气，周身脉络，原自贯穿，挹彼注兹，风阳所煽，犹之交肠证，粪从前阴而出，举一反三，病机可悟，何极叹服。爰以乌鲗、茜根、阿胶、鲍鱼、苁蓉、枸杞、柏子仁、黄柏、银花、藕为剂，一服即减，不旬而瘥。续参熟地、当归、龟版、鹿霜善后而愈。

案后自注：鲍鱼，淡干鱼也，诸鱼皆可为之，然以石首鱼为胜，俗谓白鲞是也，惟台州三伏所干者，味淡而香，色白尾圆，世称松门台鲞，可以入药，无腥咸作吐之弊。其误用鳆鱼者，盖失考也。

【平议】此证以滞下赤白，与更衣时之艰涩，分道扬镳，断为汎事之疴，非肠中宿垢，事实确凿，似不可谓为不是，究竟肝肾阴虚，风阳煽动，何必非虚痢之一类？观孟英选药，仍是调养肾肝，而病机随应，盖亦滞下中之一种变化，所以仍录入滞下案中，俾学者易于隅反。交肠之证，盖亦肝热积瘀，小溲污浊，有如粪秽，治法亦宜清泄肝热为主，非真大肠与膀胱，果能交互易位，此古人命名之大不正者，即有旧案，均属奇诡，断不可信。

孟英案三编二卷　朱饬菴孝廉年未三旬，自都中奔丧回杭，患滞下赤白，腹不甚痛，而奔迫异常，能食溺长，医治罔效。孟英脉之，虚弦而软，曰：此不可以常痢视也，以三奇散加归、芍，送香连丸而愈。

【平议】此长途跋涉，劳伤中气之滞下证。脉虚且软，里急迫注，叙证极明，三奇散为恰好。虽未言舌色，然苔必不甚垢腻，盖亦可想而知。

又　续编二卷　管氏妇自去秋患赤痢，多医罔效，延至暮春。孟英诊脉弦数，苔黄渴饮，腹胀而坠，五热夜甚，用白头翁汤合金铃子散，加芩、芍、栀、斛，吞驻车丸。浃旬而愈。

【平议】赤痢延至半年，血液未有不耗者，而脉则弦数，舌则苔黄，渴饮夜热，则阴虚是本，热炽是标，尚与纯虚者相去一间。驻车丸诚是虚热久痢之良药，而以白头翁汤、金铃子散，相辅而行，虚实兼到，适得其平，更是炉火纯青之候。

又续编三卷　叶昼三姪女适朱氏，上年四月分娩，七月患赤痢。其家谓产后之病，不敢

---

(1) 尼(nì)　阻止。《孟子·梁惠王下》："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朱熹注曰："尼，止也。"

服药，延至今春，肌消膝软，见食欲呕。昼三迁孟英诊之，左细软，右滑数，伏暑为病，幸未误药，与沙参、陈仓米、归、芍、续断、木瓜、扁豆、连、斛、石莲、荷蒂、柿蒂、枇杷叶、橘皮为方，送驻车丸而愈。

【平议】此以产后而赤痢亦经半年，病理与上条如出一辙，但此证见食欲呕，则胃阴已惫，情状更比上条管氏为剧，是以同用驻车丸，而煎剂则注重清养胃阴。学者能从此分别寻绎，临诊时何患不能随机应变耶？

《归砚录》四卷　桐乡冯诒斋广文夫人，于秋杪起患赤痢，延至次年春杪，证已频危。适余遊鸳湖，往视之。昼夜三四十行，汎断肌消，少腹素有聚瘕，跃跃而动，气冲胸下，绞痛难堪，仰不能眠，饥不能食，口干舌绛，五热溺无，头项汗频，音低色夺，脉来细数，右软尺空，是久积忧劳，兼伤哀痛，真阴素弱，岂可与常痢同观？以沙参、熟地、黄连、黄柏、白头翁、秦皮、冬虫夏草、枸杞、橘核、白薇，用藕、苡、燕窝煮汤煎药，服二十剂。余遊瀛洲转来复诊，脉和痢减，安谷能眠，痛止溺行，面有华色，改用人参、熟地、龟版、归身、黄连、黄柏、枸杞、白薇、薏苡、砂仁，以藕汤煎成入阿胶烊服而愈。

【平议】此证据孟英原书，病起之时，正值广文大故之初（时在咸丰丁巳，广文年甫二十七，患疠疡经年，遂成怯证），壮年新孀，忧劳哀痛，阴伤内热，肝郁情志之痼，自与时邪实积不同。方以肝肾为主，清热为佐，洵是阴虚热痢之一大法门。

又　同卷　项君香圃患赤痢濒危，其亲庄嵋仙少府，拉余往视。脉细不饥，口干舌绛，形消色瘁，不寐溺无。未中医者，以其素耽曲蘖，辄进苦燥渗利之药，而不闻景岳云：酒之为害，阴虚者饮之，则伤阴也。况病因暑热，不挟湿邪，温燥过投，阴液有立涸之虞。余将旋里，为定西洋参、生地、甘草、银花、石斛、麦冬、生白芍、扁豆花、枳椇子、藕汁一方，冬瓜煎汤，令其恣服。次年春余往禾候庄芝阶先生之疾，有一人来拜谢，面如重枣，素昧生平，甚讶之，嵋仙曰：即香圃也，面色素赤，上年因病危而色脱，故先生不识耳，承惠之方，服十余帖而愈，今又善饮如昔矣。

【平议】此亦阴液素虚之体，而温燥太过，津液告竭，虚热甚炽之一定治法。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　柳鹤书，血痢纯红，腹痛气坠，脉细且弱，面色淡白，口渴咽干，素吸鸦片烟，病淹两月，羸瘠异常，阴阳两伤，补脾统血，固涩升提，备尝无效。按仲景少阴下痢有堵塞阳明一法，遵用桃花汤以固脱，去干姜之辛温伤液，加地黄以填肾阴，山萸、五味、乌梅以收三阴之溃散，入参、茸、升麻以升阳，化裁古方，亦法外之法也。三剂大效，因并记之。高丽参四钱，炙甘草一钱五分，赤石脂八钱，鹿茸一钱，熟地黄八钱，五味子一钱，禹余粮四钱，升麻一钱，山萸肉三钱，乌梅炭一钱。

前案第二诊　痢久伤阴，舌红口渴，温固收摄，和调阴分。高丽参四钱，炮姜炭三钱，赤石脂八钱，炙草二钱，炒白术五钱，熟地炭四钱，禹余粮四钱，木瓜二钱，乌梅肉一钱，肉蔻仁（去油）三钱，湘莲子四钱。

【平议】鸦片乃罂粟花叶全干煮炼而成，其性大苦大涩，吸之成瘾，已将全身津液脂膏收摄凝滞，窒滞不通，肩为之拍，齿之为槁，枯燥癯瘠，一望了然，平居大便无不干结难解，几如羊矢，苟其人而病泄泻或滞下，皆是中气不支，陷脱于下，世俗名为漏底，诚非无因。凡治此等病，皆须大补固摄，兼提中气，庶可有效。即使果有积滞，亦不得恣与攻通，速其溃败。伯龙此案，深得此证真诠，宜乎如鼓应桴，三剂大效。近廿年来，鸦片禁令，号为严厉，究竟一灯暗室，难划根株，抑且变相继起，为害更烈，而通商大都，新药迭出，所谓消痰止

咳，补血补脑，丸子药汁，多至更仆难数，然嗜之者，皆有朝饗夕飧，不[illegible]日无此之概，兴奋提神，加餐进食，其效立见，果何所恃而具此神灵，惜乎吾侪之无以窥见此中真相也。

黄醴泉治案　云甫，疟后暑湿未清，转为滞下稀水，日六七次，口渴溲少，泛恶欲呕，肝强上逆，胃气不降，腹微痛，舌缘苔黄，先和木土。炮姜炭四分，白芍一钱五分，醋青皮六分，滑石三钱，乌梅炭六分，法夏二钱，生苡仁五钱，竹茹二钱，姜川连二分，陈皮一钱五分，带皮苓三钱，银花炭二钱。

【平议】此时令湿痰未楚，而脾弱肝强，转为滞下者，和中柔肝，清化湿痰，选药[1]轻灵，具有力量，此与专用清微淡药，不负责任之辈，不可同年而语也。

再诊：利下渐减，腹无痛胀，四肢清冷，阳气不充，湿邪尚恋，再以温中和脾。炮姜炭四分，焦白术一钱五分，木猪苓二钱，泽泻一钱五分，制半夏一钱五分，生苡仁五钱，带皮苓三钱，陈皮一钱五分，大白芍一钱五分，陈枳壳六分，西砂仁两粒（杵后下）。

三诊：利后气阴两亏，四末常清，头晕气促不寐，再以和中存液。大白芍二钱，川桂枝三分同炒，茯苓神各二钱，淡竹茹二钱，革薢三钱，炙黑草四分，陈皮一钱五分，熟枣仁三钱，冬瓜皮四钱，川石斛二钱（先煎），旋覆花一钱五分（包），沙苑子三钱，生姜衣五分。

【平议】连梅柔肝，而滞下即减，腹无痛胀，可为治虚痢之绝妙楷模。迨肝气既和，而脾阳未复，乃继以温养脾肾，亦是虚人痢后调治之一大法门。

又治刘海臣案　气虚下陷，粪后带有白垢，自觉气滞下坠，舌色尚正，右脉不起，宜益气佐以清肝。盐水炒芪皮二钱，土炒于术二钱，生苡仁三钱，炒潞党参二钱，炒白芍一钱五分，白茯苓三钱，陈皮一钱五分，盐水炒归身一钱，青盐半夏一钱五分，银柴胡三分，防风根六分，川楝子一钱五分，淡苁蓉三钱，砂仁壳四分。

【平议】此必在久痢之后，脾肾阴阳两亏，气坠而右脉不起，法当补中而兼升清者，苁蓉滑肠，殊非所宜，古人虽以为补肾之阳，要之盐渍已久，又清水漂洗之余，性质大变，用于此证，未免食古不化。防风根亦以为升举脾阳作用，虽是新奇，恐鲜实效。

第二方：便下不爽，气坠肛门，小溲亦不利。肾主二便，开阖无度，肝肾两亏，议三奇散以利开阖而助肾阳。盐水炒棉芪二钱，防风根一钱，淡苁蓉三钱，炙远志八分，茯苓三钱，枣仁三钱，枳壳一钱五分，杜仲三钱，玄参四钱，紫衣胡桃肉二枚（去隔壳带皮）。

【平议】前方补脾运气，未为不妥，而便仍不爽，溲仍不利，气坠如故，则前方未及升举固摄之缺点也。方加胡桃肉，摄纳肾肝，亦是一法，但苁蓉适以助其下陷，是以仍无效果。

第三方：肝木不靖，府气不调，入夜不寐懊侬，多痰自汗，皆阴虚阳浮，肝肾两亏所致。今日便溏转泻，系外寒偶感，宜三阿益调。炒潞党二钱，炒山药三钱，砂仁末三分，陈皮一钱五分，土炒于术二钱，生熟枣仁各二钱，桂枝三分炒白芍二钱，盐水炒杜仲三钱，茯神三钱，淮麦五钱（先煎），酒炒陈木瓜六分，白蔻壳四分，巴戟肉一钱五分，川柏炭一钱，革薢三钱，生牡蛎五钱，生鸡内金一钱五分。

【平议】不寐懊侬，且有自汗，确是阴虚阳浮，法宜涵阳敛阴为佳。便溏转泻，终是肾肝无摄纳之权，枣仁、淮麦、木瓜、牡蛎，收摄涣散，是矣，然窃谓终宜稍参升清，庶有近效。

又治刘蓉翁案　滞下赤白，已延三月，日夜七八度，右脉涩小，气营两亏，湿热留恋，腹痛不剧，每在便后，亦受木戕，以和脾化湿为治。炮姜炭四分，生白芍二钱，广藿梗一钱五

---

[1]　药　原缺，据文义补。

分，广皮一钱五分，生于术三钱，法半夏二钱，煨木香六分，米仁五钱，炒淡芩一钱五分，厚朴花一钱五分，炙鸡内金一钱五分，炙青皮八分，带壳春砂仁一粒（打，后入）。

复诊：赤痢腹痛，必在便后，脾虚肝侮，下体乏力，纳食尚可，脉右寸缓滑，当和标本。炙椿蕊一钱五分，炮姜炭四分，煨木香八分，陈皮一钱五分，生于术二钱，陈枳壳八分同炒，炒北秦皮一钱五分，防风根七分，炙黑草四分，川石斛三钱，生白芍二钱，炒地榆一钱五分，炒焦荷叶蒂四个。

【平议】滞下已及三月之久，肝脾肾三阴必承其弊。右脉滑小，而腹痛且在便后，虚象尤著，终宜参芪固本，参用升清，而兼摄纳肝肾为上。

盐山张寿甫《志诚堂医案》　杨晴溪，沧县杨家石桥人，年二十五岁，业商。于季秋因下痢成肠溃疡证。病因：向在天津开耀华织工厂，因赔累歇业，心中懊恢，暗生内热，其肝胆之热下迫，致成痢疾，痢久不愈，又转为肠溃疡。证候：其初下痢时，后重腹疼，一昼夜十七八次，所下者赤痢，多带鲜血，间有白痢。延医治疗两阅月，病益加剧，所下者渐变为血水，杂以脂膜，其色腐败，其气腥臭，每腹中一觉疼，即须入厕，一昼夜二十余次，身体羸弱，口中发干，心中怔忡，其脉左右皆弦细，其左部则弦而兼硬，一分钟九十二至。诊断：此乃因痢久不愈，肠中脂膜腐败，由腐败而至于溃烂，是以纯下血水，杂以脂膜，即西人所谓肠溃疡也。其脉象弦细者，气血两亏也；其左脉细而硬者，肝肾之阴亏甚也，其口干心中怔忡者，皆下血过多所致也。此宜培养其气血，而以解毒化瘀生新之药佐之。处方：龙眼肉一两，生怀山药一两，熟地黄一两，金银花四钱，甘草三钱，广三七三钱（轧细）。药共六味，将前五味煎汤，送服三七末一半，至煎渣再服时，仍送余一半。方解：龙眼肉为补益脾胃之药，而又善生心血以愈怔忡，更善治肠风下血，以治此证，当为主药。山药亦善补脾胃，而又能上益肺气，下固肾气，其所含多量之蛋白质，尤善滋阴养血，凡气血两虚者，询为当用之药。熟地黄不但补肾阴也，冯楚瞻谓能大补肾中元气，要亦气血双补之品也。此三味并用，久亏之气血，自能渐复，气血壮旺，自能长肌肉，排腐烂。又佐以金银花、甘草以解毒，三七以化瘀生新，庶能挽回此垂危之证也。

【平议】此以肝郁悠久，内热迫注，而成滞下，延及两月而势加剧，意者前手不从根本着手，而用寻常积滞治法，北辙南辕，奚能桴应？寿甫谓是肠溃疡，乃好用新名词，实则久痢，大都如是。脉证至此，内热液枯，而加以左手弦硬，真阴大耗，几于真藏脉见。病状至此，自宜养阴清热，专顾其本。寿甫此方，朴实异常，是北人大刀阔斧本色，自然养血[1]生津，应手捷效，此固不可与寻常积滞同日语者；亦惟北人壮实，胃纳未愈，乃能任此厚腻药量，既能补血，亦可柔肝，又一虚痢特别治法。案中不言舌状，而舌必光红不腻，甚且干燥，盖亦可想而知。此与上文孟英虚痢调肝数案，一以厚重立功，一以清灵擅胜，法虽大异，理可相通，自当并辔驰驱，分途奏绩，南北两贤遥遥对峙，彼此媲美，皆学者之益智粽也。

复诊：将药煎服三剂，病大见愈，一昼夜大便三四次，间有好粪，心中已不怔忡，脉象犹弦，而左部不若从前之硬。因所服之药有效，遂即原方略为加减，又服数剂，其大便仍一日数次，血粪相杂，因思此证下痢甚久，或有阿米巴伏藏于内，拟方中加消除此毒虐之药治之。处方：龙眼肉一两，生怀山药一两，熟地黄一两，甘草三钱，鸦胆子成实者六十粒（去皮），生硫黄八分研细。共药六味，将前四味煎汤一大盅，送服鸦胆子仁、硫黄末各一半，

---

〔1〕血　原缺，据文义补。

至煎渣再服时，仍送服余一半。方解：方中用鸦胆子、硫黄者，因鸦胆子为治血痢要药，并善治二便下血，硫黄为除阿米巴痢之毒菌要药，二药并用，则凉热相济，性归和平，奏效当速也。

【平议】滋润填阴，而痢下即减，怔忡亦已，刚脉化柔，药能针对，桴应必灵。乃更进数服，而血犹未已，窃谓可参升举及固摄之法。鸦胆子未尝非血痢圣药，若合以白头翁汤、地榆、柏叶等，苦以坚之，当有捷效。

三诊：将药煎服两剂，其大便仍血粪相杂，一日数行。因思鸦胆子与硫黄并用，虽能消除痢中毒菌，然鸦胆子化瘀之力甚大，硫黄又为润大便之药（本草谓其能使大便润，小便长，西人以硫黄为轻下药），二药虽能消除痢中毒菌，究难使此病完全除根，拟去此二药，于方中加保护脂膜，固涩大便之品。处方：龙眼肉一两，生淮山药一两，大熟地黄一两，赤石脂一两（捣细），甘草三钱，广三七三钱（轧细）。药共六味，将前五味煎汤一大盅，送服三七细末一半，至煎渣再服时，仍送服其余一半。效果：将药连服五剂，下血之证全愈，口中已不发干，犹日下溏粪两三次，然便时腹中分毫不疼矣。俾用生怀山药轧细末，每用两许，煮作茶汤，调以白糖令适口，当点心服之，其大便久自能固。

【平议】用西说消除病毒之法，而病状亦复如故，正可见彼辈特有发明之成说，其实在功效，原来如此，则醉心欧化，何如守吾故步为佳？抑且硫黄滑肠，国医久有定论，以治此人中虚气陷，本是相反，犹幸所服不多，且入之大队填阴健胃药中，所以尚无大害，设或独用重用，宁不益增其困？寿甫善悟，因风转舵，最是临证时一大要诀，而自知其非，直书原委，不作掩耳盗铃瞒人诳语，正大光明气象，尤堪钦佩。至于善后调胃，用一味山药煮糜弱，则此公屡验之成绩也。

又　天津法租界慧文里，张氏幼女，年五岁，于孟秋得痢证。病因：夏日恣食瓜果，脾胃有伤，入秋以来，则先泻后痢。证候：前因泄泻旬日，身体已羸弱，又变泻为痢，日下十余次，赤白参半，下坠腹痛，屡次服药不愈，身益羸弱，其脉象亦弱，而左脉之力，似略胜于右。诊断：按其左右脉皆弱者，气血两虚也，而左脉之力似略胜于右脉者，知其肝胆虚而挟热，是以痢者不愈。然此热非纯系实热，不可用过凉之药，因其虚而挟热，其虚又不受补，是必所用之补品兼能泻热，俾肝胆之虚热皆愈，而痢自愈矣。处方：鸭肝一具，调以食料，烹熟服之，日服二次。效果：如法将鸭肝烹药，两日全愈。此方愚在辽宁得之友人齐自芸君（北京人，学问渊博，兼通医学。时为沈阳税捐局长），尝阅李氏《纲目》，鸭肉性凉，善治痢，鸭蛋之醃咸者亦善治痢，而未尝言及鸭肝。然痢之为病，多系肝火下迫肠中，鸭肉凉，想鸭肝亦凉。此证先泻后痢，身体羸弱，其肝经热而且虚可知，以鸭肝泻肝之热，即以鸭肝补肝之虚，此所谓脏器疗法，是以奏效甚速也。且又香美适口，以治孺子之苦于服药者，为尤宜也。

【平议】先泻后痢，多是脾胃已伤，况在稚令，尤非大实之候。此条治法，异想天开，亟录之以备临证审择。效果条中，有鸭肝烹药之句，而全案未出一药，细玩全文，似只用鸭肝一物，则烹药当是烹食之误。

泄　泻

大府泄泻，本属杂病之一，然感寒、感暑、或脾为湿困，皆足以致之，则亦未始非外因病也。余既录滞下诸案于时病门中，又以泄之与滞，证固不同，而同为胃肠消化之不良，则在

病根上，尚有可以连类而求之理，且更有相因而至，互为进退者，不如联之一气，俾学子互证参观，更为适用，爰以厕于滞下之后，合成一册。惟或为暑热，或为湿困，或为感寒，或为中虚，病源既种种不同，证治即随而大别，爰为各立子目，庶乎初学尤易寻绎门径云尔。

孟英案续编三卷　吴酝香孝廉令孙兑官，患发热洞泻，大渴溲少，涕泪全无，孟英曰：暑风行于脾胃也，以沙参、生薏苡、生扁豆、银花、石斛、滑石、甘草、竹叶、冬瓜皮，澄地浆煎服，数日而痊。

【平议】暑热薰蒸，童龄稚阴未充，颇多消化不良，大便洞泻之病，或兼发热，是亦吴俗所谓疰夏之一证，治当健脾清暑。如孟英此案，最为灵动不滞。若补脾而不用参，术，犹恐失之呆笨，或稍加芳香，如藿梗、佩兰叶亦佳。果是脾胃已虚，可用生山药。其有湿邪留滞而舌腻者，则少加生茅术。此皆暑热作泻之正治，非独稚龄，即成年者亦不外乎此。王谓暑风行于脾胃，尚嫌沿习古人成说，殊非病理之真。试绎所选药物，清暑有之，何尝一顾及风？可知孟英此说，尚是空泛话头，学者不可为其所愚。

孟英案《三编》三卷　蒋敬堂令堂七十四岁，陡患泄泻，腹微痛，身发热，神思不清，自汗呕恶，不进饮食。亟延医视，云虑其脱，拟进参药。迨孟英来诊，曰暑脉微弱，不可谓之虚也，且兼数象，参不可投。高年固属阴亏，然去其所本无，即所以全其所本有也。爰定芩、连、滑、斛、茹、柏、竹叶、银花、橘皮、枇杷叶之方，冬瓜汤煎药，一剂而热退神清，二剂霍然矣。

考证：此案原本称家慈七十四岁，考本书《三编》三卷，首署杭州蒋敬堂续辑，知此人即蒋君之母，爰改为蒋某令堂，以昭其实。若以原文亦称家慈，则读者将不辨是何许人矣。此编书体例，与妄改古书者不同。近见沪上世界书局印行陆氏士谔新编《孟英案分类》一书，凡是姓名称呼，悉仍原书之旧，岂独误认颜标[1]，直是熊光哭墓矣，那不令人笑破齿颊耶？

【平议】高年气营两亏，不胜暑热燔灼，消化器官不利，而为腹疼泄泻，盖亦与幼稚暑泄同一病机。惟此条有神志不清及自汗两者，逾七年华，何尝非正气大衰。清暑队中，加以潞参扶持，未始非正当理法。况乎脉又微弱，一物党参，决无补住暑邪之事，但不可术、芪并进，呆笨不灵耳。观孟英选药，三黄苦寒，而合以清肃肺胃，分利小水，可知其人虽不进食，而尚无痰、湿、食之阻滞，则舌色亦不红滑、不腻，再合之脉微弱而数，正合中虚本色，乃谓参不可投，此是孟英之一癖。似乎酷暑令中，潞参有如鸩毒者，潜斋医案屡以为戒，寿颐不敏，未敢作应声之虫。且暑脉之所以微弱者，原是热伤元气，而脉搏不及，暑邪不是实邪，断不致与参大相反对，此愚以为大惑不解者，后有明哲，其谓之何？

张寿甫《志诚堂医案》三卷　天津日租界钱姓幼男，年四岁，于孟秋得温热兼泄泻，病久不愈。病因：季夏感受暑温，服药失宜，热留阳明之府，久则灼耗胃阴，嗜凉且多饮水，延至孟秋，上热未清，而下焦又添泄泻。证候：形状瘦弱已极，周身灼热，饮食少许，即恶心欲呕吐，小便不利，大便一昼夜十余次，多系稀水，卧不能动，哭泣无泪无声，脉数十至且无力（四岁时当以七至为正脉），指纹现淡红色，已透气关。诊断：此因外感之热久留耗阴，气化伤损。是以上焦发热懒食，下焦小便不利而大便泄泻也。宜治以滋阴清热利小便，兼固大便之剂。处方：生淮山药一两五钱，滑石一两，生杭芍六钱，甘草三钱，煎汤一大盅，分数次徐徐温服下。方解：此方即拙著三期五卷中滋阴清燥汤也。原方生山药是一两，今用两半

---

[1] 误认颜标　唐咸通中郑薰主试，有颜标者应举，郑误以其为颜真卿后代而取之，后知非是。举子赋诗嘲之，有"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之句。见《尚友录》。

者，因此幼童瘦弱已极，气化太虚也，方中之义，山药与滑石同用，一利小便，一固大便，一滋阴以退蒸热，一泻火以除实热。芍药与甘草同用，甘苦化合，味近人参，能补益气化之虚损，而芍药又善滋肝肾以利小便，甘草又善调脾胃以固大便，是以汇集而为一方也。效果：将药连服两剂，热退泻止，小便亦利，可进饮食，惟身体羸瘦，不能遽复，俾用生山药细末七八钱许，煮作粥，调以白糖作点热服之，且每次送西药百布圣一瓦，如此将养月余，始胖壮。

附记：此钱姓幼男之舅，系西医杨秀章君，为愚在陆军充军医正时之从事，见愚治愈此病，深叹中药若用之得法，有挽回造化之权，于斯从愚兼习中医，今已深窥医理之奥，中西并用，而为救世之良医矣。

【评议】此幼孩稚阴未充，病后余热未尽，而脾虚泄泻之治法。但必舌质清楚，胃纳犹可者，始为相宜。选药朴实，最堪则效，弗以北方大刀阔斧手笔，望而生畏，若欲变而通之，则钱仲阳七味白术散，及局方参苓白术散，均可采用。善后只用山药一味煮粥，取其甘能和脾，可引幼孩嗜好，确是法良意美。但兼用西药以求新颖，似可不必。此等证治，国药甚多，亦极有效，何苦尝人之田，为异族作推销员耶？

又四卷　天津估衣街西头万全堂药局候姓学徒，年十三岁，得暑温兼泄泻。病因：季夏天气暑热，出门送药受暑，表里俱觉发热，兼头目眩晕，服药失宜，又兼患泄泻。证候：每日泄泻十余次，已逾两旬，而心中仍觉发热，懒食，周身瘦软无力，时或怔忡，小便赤涩，发热，其脉左部微弱，右部重按颇实，搏近六至。诊断：此暑热郁于阳明之府，是以发热懒食，而肝肾气化不舒，是以小便不利，致大便泄泻也。当清泻胃府，调补肝肾，病当自愈。处方：生怀山药一两半，滑石一两，生杭芍六钱，甘草三钱，净萸肉四钱，生麦芽三钱，共煎汤一大盅，温服。

复诊：服药一剂，泻即止，小便通畅，惟心中犹觉发热，又间有怔忡之时，遂即原方略为加减，俾再服之。处方：生怀地黄一两[1]，生怀山药一两，净萸肉八钱，生杭芍六钱，甘草二钱，生麦芽二钱，共煎汤一大盅温服。效果：将药连服二剂。其病霍然全愈。说明：初次所用之方，即拙拟之滋阴清燥汤加山萸肉、生麦芽也。从来寒温之热传入阳明，其上焦燥热下焦滑泻者，最为难治。因欲治其上焦之燥热，则有碍下焦之滑泻，欲补其下焦之滑泻，则有碍上焦之燥热，是以医者对之，恒至束手。然此等证，若不急为治愈，则下焦滑泻愈久，上焦燥热必愈甚。是以本属可治之证，因稍为迟延，竟至不可救者多矣。惟拙拟之滋阴清燥汤，山药与滑石并用，一补大便，一利小便，而山药多液，滑石性凉，又善清上焦之燥热，更辅以甘草、芍药，以复其阴（仲景谓作甘草芍药汤以复其阴），阴复自能胜燥热，而芍药又善利小便，甘草亦善调大便，汇集四味为方，凡遇证之上焦燥热、下焦滑泻者，莫不随手奏效也。间有阳明热实，服药后滑泻虽止，而燥热未尽清者，不妨继服白虎汤，其热实体虚者，或服白虎加人参汤。若虑其复作滑泻，可于方中加滑石三钱，或更以生山药代粳米，煎取清汤，一次止饮一大口，徐徐将药服完，其热全消，亦不至复作滑泻，愚用此法救人多矣。滋阴清燥汤后，附有治愈多案，可参观也。至此案方中加萸肉、生麦芽者，因其肝脉弱而不舒，故以萸肉补之，以生麦芽调之，所以遂其条达之性也。至于第二方中，为泻止小便已利，故去滑石，为心中犹怔忡，故将萸肉加重，为犹有余热未清，故又加生地黄。因其余热无多，如此治法，已可消除净尽，无须服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也。

---

[1] 生怀地黄一两　原缺，据《医学衷中参西录》补。

【平议】此亦暑热久淹，脾虚之泄，证必与上条大同，故用药亦同一理路。惟此候条中，有右脉重按颇实一句，似乎尚有实滞，颇疑甘草之甘，萸肉之酸，或有未惬，但北人体质实，此人必舌无腻苔，是以专于补脾，观更方即加大生地，尤其明证，若有实滞，必无此用药之法，且专于补涩，更有流弊矣。生麦芽能消化食积余滞，选入此方，犹有疏通作用，自遂肝家条达之性。因思凡是泄泻，多有肝气助虐，寿甫此说，大有至理。

湿阻泄泻

大江以南，溽暑之令，积湿最多，人在气交之中，脾为湿困，易于溏泄。吾侪阅历，最为习见，虽非大病，而治不得法，则蕴之日久，邪实正虚，亦成坏证，所见亦是不少。岂知起病之初，芳香宣展，化湿运脾，一举手而了无余义乎。爰录数案，以备临证之选。

黄醴泉治案　周树春，湿阻太阴，脾阳不运，溏泄胸闷，脉小弱，宜理肺脾。白蔻壳七分，煨草蔻七分，广陈皮一钱五分，带皮苓三钱，生苡仁五钱，炒银花二钱，姜竹茹二钱，建泽泻二钱，杏仁三钱，厚朴花一钱五分，藿香梗一钱五分，滑石三钱（包）。

【平议】脾为湿困，治以芳香宣展为不二法门。此人既有咳呛胸闷（第二诊案中有咳在夜分句），议加姜炒萎皮、薤白、路路通，如其舌苔垢腻，必用茅术。

再诊：湿痰随木火上扰，咳在夜分，舌腻质绛，脉仍闷滞，泄泻未已。已蕴湿繁多，一时难肃，姑再分泄。杏仁三钱，银花三钱，川象贝母各一钱五分，夏枯花二钱，滑石三钱，苡仁四钱，陈枳实四分，淡竹茹二钱，同炒，赤白苓各三钱，白蔻皮七分，橘皮一钱五分，枳棋子三钱，佩兰叶一钱五分。

【平议】方有枳棋，此人当是酒客。

又　苏康六，暑湿痰食互阻，肝木侮脾，洞泄腹痛，宜先运中。近根苏梗一钱，炒条芩一钱五分，青皮八分，白芍二钱，生枳实八分，煨木香八钱，带皮苓三钱，乌药八分，范志曲三钱，广藿梗一钱五分，楂肉八分，陈皮一钱五分，鸡苏散三钱。

再诊：溏泄渐平，腹痛亦减，再和肝脾。带皮苓三钱，陈皮一钱五分，法半夏二钱，鸡内金一钱五分，郁金一钱五分，炒白芍二钱，杏仁二钱，青皮六分，乌药八分，广藿梗一钱五分，川楝一钱五分，荷杆一尺。

【平议】此芳香健运，和肝行气之法，唯有食滞，消化即所以助其乾健。

又　翁蓉溪，泄泻脉小，两寸不起，积湿为新寒所束，宜温中泄化。炮姜炭四分，茯苓皮三钱，鸡苏散二钱，厚朴花一钱五分，焦白术一钱五分，广藿梗一钱五分，生苡仁四钱，白通草一钱，炒六曲二钱，黄郁金一钱五分，陈皮一钱五分，荷杆一尺。

再诊：溏泄反覆，右脉不起，痰多，仅吐清水，再以理湿运中。带皮苓四钱，厚朴花一钱五分，陈皮一钱五分，广藿梗一钱五分，炒扁豆三钱，法半夏二钱，泽泻一钱，煨木香八分，生苡仁三钱，通草一钱，炒荷蒂四个。

三诊：痰饮久延，郁火内扰，加以溏泄，神疲无力，舌本微赛，右脉不起，左弦，恐痰火乘虚上厥，健运止泄，参之潜降。带皮苓一钱五分，大白芍二钱，生牡蛎八钱，川贝二钱，川楝子一钱五分，灵磁石三钱，生龙齿三钱，竹茹二钱，旋覆花二钱，淮山药（砂仁拌炒）二钱，竹沥夏二钱，枳实四分同炒，辰茯神三钱，炙草四分。

四诊：泄止脾运未复，多便不实，脉濡，舌黄滑，再以健运中州。煨肉果八分，炒白芍二

钱，茯苓三钱，通草一钱，苡仁三钱，扁豆衣三钱，厚朴花一钱五分，竹沥半夏一钱五分，藿梗一钱五分，炒淮山药三钱，蔻壳八分，带壳春砂仁二粒（后下）。

【平议】时在初秋，正湿盛之令。初诊脉小不起，必为孱弱之体，径授姜、术，必更有中寒确证，舌苔淡白，盖可想见。三诊更见舌糜，而脉左弦，惟恐肝气上凌，将有痉厥之变，参用潜摄，是醴泉之长技，至四诊可加参术。

又　华兰亭，肝强脾弱，痰湿蕴中，溏泄二三次，腰胁痞痛，泄肝和脾。金铃子一钱五分，带皮苓三钱，竹茹二钱，玫瑰花二朵同拌，炒白芍二钱，生于术二钱，陈枳实六分同炒，陈皮一钱五分，法半夏二钱，炒橘核一钱五分，煨草果仁八分，鸡内金一钱五分，带皮春砂仁一粒（打后下）。

再诊：病后中土失运，溏泄易作，晨起面浮，午后即退，多便，仍系肝脾未和。炒西潞一钱五分，杏仁二钱，鸡内金一钱五分，橘皮络各一钱，炒白芍二钱，熟米仁三钱，扁豆衣三钱，茯苓三钱，丝瓜络二钱，陈木瓜六分，功劳叶三钱。

三诊：劳则气机不疏，背脊酸楚，泄未净，舌薄黄，痰滞阻络，脉尚小数。炒潞党一钱五分，带皮苓三钱，叭杏仁三钱，金铃子一钱五分，炒白芍二钱，竹茹二钱，玫瑰花二朵同拌，川石斛三钱，盐水炒川断肉三钱，丝瓜络二钱，功劳叶三钱，盐水炒杜仲三钱。

【平议】此脾弱酿痰积湿，而肝肾阴亏，厥阴气滞之证。再诊面浮，是肺失展布，水道失调，可加开肺及分利一二味。

又　金某，湿阻挟寒，清阳郁滞，腹胀溏泄，防延疟利。广藿梗一钱五分，茯苓三钱，陈皮一钱五分，醋炒青皮六分，煨术香一钱，苏梗八分，蔻壳七分，煨炒果仁七分，金铃子二钱，生延胡一钱，苡仁三钱，炒白芍三钱，半夏二钱，乌药八分，炮姜四分。

【平议】湿盛溏泄，多属脾阳失运，苟非暑热，分利之中皆应稍参温燥。此方草果、炮姜，本是正宗。兼有腹胀，则厥阴气滞，川楝、延胡、白芍，咸为肝病设法。惟案中有防延疟痢之句，则此人必有寒热，方中尚未兼顾。然所重在湿，先治其里，未始非擒贼擒王手段。请观第二诊不言寒热，其效可知，此临证时不可不知所先务者也。

再诊：泄止，腹胀未撤，舌白，余湿阻遏清阳，再以分泄宣运。白蔻壳七分，广藿梗一钱五分，醋炒青皮六分，法半夏二钱，西茵陈六分，炒白芍二钱，茯苓皮三钱，生茅术八分，生延胡一钱五分，木瓜一钱，陈皮一钱五分，川楝一钱五分，腹皮一钱五分，乌药一钱。

【平议】泄虽已止，腹胀未蠲，舌色如此，仍是湿盛肝滞，芳香健运，理湿和肝，双管齐下，无一闲冗药物，最是爽心豁目。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　李某，暑湿泄泻，腹痛恶心，疏补脾胃，佐以理湿和中。茅苍术、生苡仁、茯苓、半夏、腹皮、砂仁、广藿梗、白扁豆、木香、白术、川朴、炙草。

【平议】此亦暑湿溏泄普通治法，选药朴茂沉著，掷地当作金石声，北方浑厚气象，隐然流露于字里行间。但有恶心，炙草非所宜，此亦北人之习惯耳。

又李城韬，暑湿内蕴，腹痛泄泻，泛恶，以清理为主。茅苍术三钱，茯苓三钱，扁豆皮三钱，木香一钱，川厚朴二钱，猪苓二钱，泽泻二钱，腹皮二钱，广藿梗二钱，半夏二钱。

【平议】此亦芳香理气，健脾理湿之正宗，亦有泛嗯，而药无炙草，则较之上条，终是稳惬一筹。

寒　泄

脾喜燥而恶湿，亦喜温而恶寒，土德不及，湿寒乘之，消化力薄，无不水走肠间，随而下泄。凡泄泻之证，除暑热外，因于寒湿者最多，寿颐既以暑湿二者，各从其类，采录前贤成案而僭加平议，则寒泄又是一大纲，另为一编，无非冀学者门径清晰而取则不远，得心应手，尤易覆杯有功。若再就病机以辨别之，则寒泄之较轻者，仅属脾阳欠健，治效甚捷，其较甚者，则脾病及肾，治效稍缓，或兼腹痛，则肝脾肾三藏交互之疴也。所采诸案，虽似寥寥无几，而分治合治，各有攸当，果能神而明之，会而通之，相体裁衣，因物付物，无余义矣。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卷下　朱润生，胃虚木克，晨起腹内风气窜痛，必暴泻一次而后已，两关左强右弱。补土泻木，肝脾两调，《金匮》所谓见肝之病，当先实脾是也。高丽参、炙甘草、吴茱萸、炒白术、真川椒、宣木瓜、广陈皮、小川连、焦白芍、云茯苓、乌梅肉、莲子肉。

【平议】晨起必泄，昔人所谓五更泄泻，病在脾肾，宜于温涩者最多，更加腹痛，洵是肝气来侮。伯龙谓为风气窜痛，"风"字即指肝气而言，此向来国医习惯用作代表名词者，不可误认作六淫之风邪，关脉左强右弱，肝之侮胃，洵有明征，不佞尝谓五藏五行相克，惟此证此脉最为有据，一切肝胃病大都如是。若左脉反弱，而右关偏弦，则为木乘土位，胃愈弱而肝益横，其病更深一步。方选四君加味，温脾即以温肾，而连、萸、木瓜，乌梅、白芍，均是调肝上品，洵可与王潜斋彼此媲美。

又　同卷　溏泄腹痛，脉沉细而牢，寒气内锢，痛时有形，痛止则散，辛热以祛内寒，佐以固涩止泻，俟泻止接服天台乌药散，乃燥湿缓攻之法也。高丽参五钱，炙甘草一钱五分，吴萸二钱，良姜二钱，炒川椒二钱，肉蔻仁四钱，炮干姜二钱，制附片二钱，诃子皮三钱。

【平议】此必北人，是以大刀阔斧如此。伯龙本书例言，谓全案粤省者居其半，申江及东省居其半，阅者可以知南北用药之殊。然则伯龙北产，而久遊粤沪，固亦相体裁衣，不拘拘于一派者，宜其持论多中肯綮，诚不可与黄坤载书同年而语矣。

黄醴泉治案　康候，湿困脾阳，泄泻稀水，脉濡，舌白而浊腻，上逆泛恶。焦白术二钱，近根苏梗八分，泽泻二钱，猪苓二钱，炮姜炭四分，白蔻仁六分，带皮打后下，滑石三钱，制半夏二钱，煨木香一钱，带皮苓三钱，广皮一钱五分，广藿梗一钱五分，焦志曲二钱。

【平议】泄泻而脉软舌白，是湿而兼寒者，炮姜是也。然舌苔浊腻，兼以泛恶，痰湿互阻，芳香固佳，然宜通不宜补。白术当易苍术，再加菖蒲、吴萸，稍入川连一二分，当易收效。

再诊：泄泻清水七八次，胸闷如阻，舌白溺少，漾漾泛恶，浊阴漫中，清阳不司布护，脉细小迟软，宜真武加减。熟附片四分，陈枳实三分，淡竹茹二钱同炒，淡干姜四分，生白芍一钱，广陈皮一钱五分，蔻壳七分，生于术二钱，广木香八分，猪苓二钱，泽泻二钱，带皮苓三钱，西茵陈七分。

【平议】湿阻为恙，白术之守，不如苍术之行，所以胸闷如阻，泛恶不除。炮姜不应，而脉兼细小迟软，则改用姜附，是为进一步法，不佞窃谓此时仍须合茅术、左金为允。

三诊：真武四苓合法，诸款皆减，泛恶亦止，小溲不多，仍以原法运脾，而分疏阑门小水。熟附片四分，茯苓四钱，炒范志曲三钱，泽泻三钱，淡干姜三分，淡黄芩一钱五分，炒半夏一钱五分，焦白术二钱，生白芍一钱，姜竹茹二钱，猪苓三钱，煨木香一钱，省头草一钱五分（搓香后入）。

【平议】姜附得效，其为寒湿审矣，此时泄已恶止，虽可参以补土，急宜苍、白术仍须并用。

又　王姓，洞泄十余次，自觉热注，微欲泛恶，腹痛神疲。暑湿伏邪，清浊混淆，防成霍乱。炮姜四分，炙黑草四分，泽泻二钱，生苡仁五钱，焦术二钱，木猪苓二钱，薤壳七分，炒淡芩一钱五分，白芍二钱，带皮苓四钱，广皮一钱五分，炒秦皮二钱，诸葛行军散四分冲药。

【平议】洞泄十余次而自知热注，安知其非暑热霍乱，乃径投炮姜而不疑者，脉必细软无力，而第二诊有"舌淡"二字，可知此证属寒，则行军散芳香辟秽，尚属相宜，而黄芩未免可议，不如吴萸少加川连之妥。既有泛恶，必除甘草。

再诊：洞泄较减，腹鸣漉漉，脉小，舌淡中黄，口渴，两和脾胃之阳。熟附片四分，白茯苓三钱，猪苓二钱，泽泻二钱，生于术二钱，生白芍二钱，炒条芩一钱，苡仁四钱，炮姜三分，原枝金石斛三钱（独煎代茶）。陈白马通三钱、药前先煎去滓服。

【平议】泄虽减而腹尚鸣，合之舌淡，则非姜附不为功，仍是上条案中进一步法。白马通是治湿邪浊秽、积滞霍乱逐秽之主药。既以姜附为主，黄芩终觉不类。

三诊：洞泄已止，腹痛未和，脉仍细弦，舌黄，小溲少通，再以真武合理中法。炒党参二钱，炙黑草四分，生白芍二钱，白薤花四分，熟附片四分，白茯苓三钱，淡姜渣四分，厚朴花一钱五分，野於术二钱，泽泻一钱五分，猪苓一钱五分，广皮一钱。

【平议】腹痛未和，方中尚少导气和肝之药。

又李小泉　温运中州，腹中鸣响，大府遂通，连下五六次，气逆乃缓，可知寒凝积聚，得温药而下行。神情略振，脉象少起，左尺垂长，真阴已亏，仍宜温中摄纳真阴。炮黑姜四分，炙黑草四分，焙巴戟肉一钱五分，炒潞党一钱五分，白石英三钱，旋覆花三钱（包），生于术三钱，鸡内金一钱五分砂仁末（同炒），厚杜仲二钱，原金斛三钱（先煎），紫衣胡桃肉一个去隔壳。都气丸二钱，开水另服。

复诊：温补肝肾，诸款起色，大府不坚多便，而自觉解后爽快，总属脾运不复。脉象左尺已敛，再参扶土。别直参一钱（另煎），茯苓三钱，白石英三钱，生白芍二钱，旋覆花二钱，半夏二钱，广皮一钱，淮山药三钱，焙巴戟肉一钱五分，原金石斛三钱（先煎），炒枣仁三钱，鸡内金一钱五分，都气丸二钱（开水另吞）。

【平议】此脾虚不运，寒凝积滞之病。先前本是脾约，得温中而大府乃通，前案虽不可见，病理药理，皆可想而知。迨府气频泄，而尺脉垂长，则其人脾肾两亏，真阴易脱，证情不为不险，此温补摄纳，不可稍缓须臾者。

又胡坤益　完谷不化，命火衰微，溏泄稀水，日七八次，清浊混淆，肝阳内盛，嘈杂易饥，急则先顾，真武理中合法，参以滋液和中。熟附片四分，茯苓三钱，淮山药三钱，砂仁二分（炒黄），炒潞参一钱五分，白芍一钱五分，淡姜渣二分，牡蛎四钱，土炒于术二钱，炙甘草四分，白粳米三钱（包），原金斛三钱，泽泻一钱。

复诊：温补脾肾，泄泻大减，惟阴分久涸，内热水亏，舌剥中光，前法参以滋液。原金斛四钱（先煎），米炒淮山药三钱，牡蛎五钱，米炒党参二钱，白茯苓三钱，炒建莲肉二钱，土炒于术二钱，大白葱二钱，白扁豆皮三钱，附子理中丸二钱（淡盐汤另吞），酸枣仁三钱。

【平议】此脾肾阳虚之正治，方颇稳健有力。但挟肝气，须加味为佳，醴泉之未逮王潜斋者如此，亦可见潜斋之难得替人也。

虚　泄

泄泻较多，未有不伤脾肾者，虚证固是习见，前寒泄类之补法，已是挟虚之恒例。但虚未必皆寒，正不可概以温药为长技。兹汇集虚证数条，则治泄之能事毕矣。

孟英初集一卷　姚树庭以古稀之年而患久泻，群医杂治不效，佥以为不起矣。延至季秋，邀孟英决行期之早晚，非敢望愈也。孟英曰：弦象独见于右关，按之极弱，乃土虚木贼也，调治得法，犹可引年，何以遽尔束手乎？乃出从前诸方阅之，皆主温补升阳，曰：理原不背，义则未参耳，如姜、附、肉蔻、骨脂之类，气热味辣，虽能温藏，反助肝阳，肝愈强则脾愈受戕，且辛走气，而性能通泄，与脱者收之之义大相刺谬，而鹿茸、升麻可治气陷之泻，而非斡旋枢机之品，至熟地味厚滋阴，更非土受木克，脾失健行之所宜，纵加砂仁酒炒，终不能革其腻滞之性，方方用之，无怪乎愈服愈泻，徒藉景岳穷必及肾为口实也。与异功散加山药、扁豆、莲子、乌梅、木瓜、芍药、蒺藜、石脂、余粮，服之果效。恪守百日，竟得康强，越三载以他疾终。

原书眉评：语语精义，由此类推，可以知用药之权衡矣。　又旁评曰：扶脾抑肝，加以收摄下焦，须看其与病证针锋相对处。

【平议】此案为道光丁酉年事，孟英年卅岁。以七十老翁而患久泻，虚脱当补，伊谁不知？不知当时医家，何所见而必用温燥。脾胃已伤，而反以助肝横逆，那不益增其困。肝益肆则疏泄之令益行，正与固摄本旨背道而驰。虚弦之脉，独显于右关，木乘土位，最是明瞭。孟英持论，字字金针，而选药全从扶脾柔肝立定宗旨，合之土质，既能摄敛，亦且以土固土，举重若轻，自然效如桴鼓。此公神祕，必须买丝绣之。

又二卷　一人患晨泄有年，累治不效，而春间尤甚。孟英按其脉曰：汝虽苦泻，而泻后腹中反觉舒畅乎？曰：诚然。苟不泄泻，又胀闷减食矣，而服四神、附、桂之药，其泻必加，此曷故也？曰：此非温升补涩之证，乃肝强脾弱，木土相凌。处一方令其常服，数帖即安，后竟无此恙矣。方用白术、苡仁、黄连、楝实、桂枝、茯苓、木瓜、芍药、蒺藜、橘皮而已。

【平议】此壬寅年案。晨泄虽是虚证，亦何必定属虚寒，自陈修园《医学三字经》教人必用四神丸，而俗子喜简单，不问病情，草率从事，正犯助肝疏泄之弊，是以每服而泻必加，正与上一案同一机杼。南雅堂医书本非上乘之禅，孟英方药仍是肝脾并治，亦与上案异曲同工，但证较上条为轻，则药物更为平淡，可悟相体裁衣之妙。

又《三编》三卷　沈友闻令郎厚裁，久患羸弱，驯致腹痛便泄，恶谷形消，诸医束手。求孟英图之，脉虚弦而空软，曰：不可为矣。虽然，治之得法，尚可起榻。可虞者其明年春令乎！爰以潞参、鳖甲、芪、芍、甘、柏、薏、斛、木瓜、橘皮为方，吞仲景乌梅丸，不旬日而便坚食进，又旬日即下楼而肌充矣。

【平议】此本劳瘵而至便泻，古人所谓过中不治之候。观孟英用药，仍是肝脾两调之法，惟既能肌充，似尚可不至遽殒，而明春竟逝者，则必起居不慎有以促之，当非旁人之所能预料，而案中乃有春令可虞一语，据脉虚弦空软四字，盖以根柢不坚，不胜春生发泄之意巧为附会，此必事后追述，特意插此一层自神其术。在当时医家，尚未免诒痴陋习，究竟医非仙佛，必无凭脉可断死生之理，读者须放开眼界观之，慎弗堕其术中而不悟。

又同卷　施瀛洲体丰色白，夏月在绍患泻，医进参、术、桂、附、熟地、四神之类，略无寸

效。季冬来杭就诊于孟英，其脉微弱，左手及右尺沉取有弦数之象，眩晕形消。舌色深紫，无苔不渴，纳食腹胀，溲少而赤，泻必肠鸣。中气固虚，理应投补，但不可佐滋腻以滞中枢，而助其溜下之势，又不宜杂燥热以煽风阳，而壮其食气之火，予参、芪、术、苡、升、柴、苓、泽、香、连为剂，吞通关丸，乃宣清升降补运兼施之法也，服之良效。浃旬舌淡溲行，胀消晕止，惟大便未实耳，去苓、泽、升、柴、香、连、通关丸，加菟丝、木瓜、橘皮、黄柏、石脂、白芍善后而瘳。

【平议】体丰色白，中气未免不足，泄泻而脉且微弱，补中元是正治。然何以补必兼温，市医头脑，太是简单。但左脉右尺沉中既带弦数，舌又深紫无苔，前者之桂、附、四神，已未免扰动肝火，孟英所谓不可滋腻，不可燥热，诚是正论，惟溲短而赤，似不必通关丸之桂，且有眩晕，则升柴亦非不佞所敢漫与恭维。况既以香、连清肝，而升、柴浃旬，终觉未妥，升降兼施一句，亦有可议。

《归砚录》四卷　七月中旬，吕君慎菴拉视沈则甫令正之恙，两年前曾患滞下，嗣后便泻不已，今夏更剧，每晨尤甚，后又肠鸣，不饥不渴，畏热无汗，胸闷时呕，夜不成眠，形消色瘁，小溲通畅，脉软微弦，经事渐稀，乃中虚木侮，生化无权，气久虚而血将涸矣。若刚燥则助风阳，滋腻更增滑溜，议砥柱中流，回狂澜而镇风轮，以潞党参、山药、石脂、余粮各三钱，茯苓、白芍各一钱五分，煨诃子、橘皮各一钱，牡蛎八钱，乌梅肉炭八分、酒炒黄柏六分，熟附子、炙甘草各五分，甘澜水煎陈米汤煮药使浓厚，徐徐细呷，俾留恋中宫，不致直下为法。迨八月下旬，在曹霭山茂才处，晤则甫云，前方服至四帖，病即愈，今已色华能食矣。

【平议】此亦肝脾两调之法，可与以前数条参观。

又同卷　沈雪江令嫒，黎里徐少岩刑部之媳也。胎前患泻，娩后不瘳，半载以来，诸药莫效。余按脉弦数而尺滑，询知带盛口干，腰痠咽痛，溲热善噫，肢冷畏烦，乃肝热而风行于胃，液走则阴血日亏，与白头翁汤加余粮、石脂、熟地、龟板、竹茹、青蒿、砂仁，频服而痊。

【平议】此清肝固肾之法。

孟英《古今医案按选》一卷　有某妇者，年三十余，婺居数载，体素羸弱，月事按年一行。仲夏偶患泻，医知其虚也，即进六君子加味，反腹痛而下白垢。以为寒甚也，因灸之，痛利加剧。改用升阳法，遂呕吐痰嗽，不寐不饥，且利时觉腰内有冷风飒飒，于是理中、肾气、四神、乌梅等丸，及余粮、石脂，遍试不效。至季秋，乃父余某浼许某延余诊脉，甚弦涩，暮热晡寒，舌色鲜红，苔白口苦，小溲短少，吐水极酸，此由情志不舒，木乘土位，治不中窾，煽动内风，予橘、半、苓、茹、连、柏、苡、木瓜、芍药为方，服后二便如火，呕嗽、腹痛、腰风皆止。三剂后复诊，弦涩渐退，苔化知饥，大便犹溏，日仅一二行，病者以为遇仙，乃以养胃和肝善其后。

【平议】仍是清肝之法。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卷上　银台两案，其一：脾泻愈后，不时复发，不思纳食，口渴，调摄善后方。西洋参、酒白芍、白当归、于潜术、淮山药、炙甘草、鸡内金、制首乌、白建莲、云茯苓、正丽参、榧子肉、生谷芽。

【平议】脾虚溏泄，中气已伤，既愈复发，纳谷且呆。本是不易调复之病，但以药理而言，已是应有尽有。观下案可知此方亦不必有效，然医家之能事，止此而已。

其二：脾泄不止，温固摄纳为主。高丽参二钱，肉蔻仁一钱五分，母丁香八分，炒于术三钱，诃子肉二钱，炙甘草一钱，川附片一钱，酒白芍二钱，云茯苓三钱，禹余粮三钱。

【平议】补脾不应，转而温肾固涩，本是虚人泄泻一定不易之步骤，其得效与否，则自有天命，非人力所能为矣。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　久泄伤阴及阳，虚胀喘[1]促，咽干舌绛，脉细欲寐，真阴五液大伤，八脉不司固摄。因思叶案中有采用仲景少阴篇中填塞阳明一法，以肾为胃关，固胃关即是摄少阴耳，与此证吻合。赤石脂八钱，禹余粮五钱，高丽参五钱，宣木瓜三钱，炙甘草二[2]钱，五味子二钱。

【平议】泄泻既久，脾肾两惫，温养固摄，本属恒法，惟是咽干舌绛，津液耗矣，则刚燥又在所忌。处方颇有成见，议加养液一二味，但须避滑润，当以王潜斋诸案参之。

黄醴泉案　沈竹初，溏泄虽止，中气大亏，痰阻胸膈，纳食不运，脉缓滑，舌白腻，宜以运脾泄肝化痰为治。于术二钱、枳实八分同炒，淮山药二钱、砂仁末四分同炒，陈皮一钱五分，象贝二钱，白芍三钱，海石二钱，茯苓三钱，竹茹二钱，牡蛎二钱，鸡内金一钱五分，青皮六分，佛手花四分（后入），参苓白术散四钱（绢包同煎）。

【平议】泄久宜补，而消化不灵，又忌呆笨，须观其补脾柔肝，灵动不滞。

又王醉蓉夫人，溏泄久延，脾伤肝热，腓踹发热，每在夜分，经前泄泻，已经多年，和脾泄肝为治。土炒于术二钱，姜汁炒川连二分，炒枣仁三钱，川楝子一钱五分，建莲肉三钱，生白芍三钱，苡仁三钱，淮山药二钱，木瓜六分，橘皮，核各一钱五分，云苓三钱，煨肉果八分，淮小麦三钱，炙五味子七粒（打），川石斛三钱，砂仁一粒（带皮打后下）。

改方：腓热渐减，溏泄少愈。去川楝、连、枣仁、苡仁、木瓜、橘核、川斛、五味子、砂仁，加炙黑草四分，金石斛三钱，藕肉一两，大枣三枚，炒丹皮八分，北沙参三钱。

再改方去丹皮、沙参，用党参二钱、煨木香四分、盐水炒杜仲二钱。

【平议】经前泄泻，原是脾虚不能堤水，补土和肝，兼以肉果，稍参温涩，亦是一法，继乃全用四君，则夫人而能为之矣。

又卢礼堂脾肾两亏，前者十二天不便，今则一解而溏泄连连，小溲清长，频频矢气，元虚可知，拟理中四神加减。吉林参一钱（另煎），炙黑草四分，北五味四分，炮姜炭四分，补骨脂六分，核桃肉一枚同炒，生于术二钱，淮山药三钱，砂仁二分同炒，霍山斛三钱，厚杜仲二钱，云茯神三钱，陈皮一钱五分，煨肉果八分，生白芍二钱。

改方：去五味、肉蔻、石斛、白芍，加四神丸三钱（包）、生牡蛎四钱、煨木香八分、赤石脂三钱（包）、伏龙肝三钱（包）。

复诊：溏泄稀水，昼夜五六度，脾阳欲运无力，纳谷大减，舌黄裂纹，胃津为渗泄所伤，病后中阳不振，阳明多开少阖，急宜先止其泄，理中、桃花、二神合法，候明正。吉林参一钱（另燉），炮姜炭四分，土炒于术二钱，炙黑甘草四分，煨肉果八分，白毛霍斛三钱（先煎），炒淮山药三钱，炒白芍一钱五分，北五味子七粒，赤石脂三钱，牡蛎四钱，橘络一钱，茯苓三钱。

三诊：脾肾两亏，溏泄不已，证属病后，须脾肾两顾。吉林参一钱，北五味子七粒，煨肉果八分，上于术二钱，枳壳六分，同炒，生牡蛎四钱，炒淮山药三钱，茯苓三钱，扁豆三钱，陈皮一钱五分。

---

〔1〕久泄伤阴及阳，虚胀喘　原作"溏泻腹痛脉沉细而牢寒"，据《雪雅堂医案》改。

〔2〕二　原作"五"，据《雪雅堂医案》改。

【平议】此病与前条相似，方亦异曲同工。

附山雷治张洛钧令郎松筠，三岁，时在壬寅年六月十八日。色白质柔，胃纳素薄，气阴两弱之体，服西药痧积糖片两片（是即山道年冰糖专主杀虫）便下蛔虫。继以府泄，昼夜不间，因而身热烦躁不安，服时令暑药不应，洛钧同砚约往同商。适在睡寐，覆身侧卧，目睫不合，露睛不少，按脉中候颇大，肌肤虽热，尚不灼手，惟手足心甚热，则病不在表，且非外感。询得泄下淡黄稀水，秽气甚淡，小溲清长，而烦躁殊甚，二三日来已无片刻安眠。舌虽有薄白苔，而中心剥落，质光而淡，尖边淡红，且有燥象，唇色淡而不鲜，时有空恶。三日来时令酷暑，华氏寒暑表几达百度，而病体少汗，且心烦多哭，泪滴几无，明是脾气受伤，阴液胃津均已为泄下耗赅，内伤发热，甚有痉厥动风之虑、慢脾风之先机，不可不为预先调护，而时下清热分利等药，概在禁例，议以扶土养液为主，承洛同砚明见相符，同议方药如左。米炒西潞党一钱，煨诃子肉一钱五分，川贝母一钱五分，米炒西洋参一钱五分，炒扁豆衣三钱，稻豆衣二钱，原枝金钗斛三钱（先煎），带壳春砂仁三分（打后入），姜汁炒竹茹二钱，辰茯神三钱，新会皮一钱，加鲜稻叶一束（后入），临服入生姜汁二三滴。

十九日午刻复视：昨药服后，烦躁得安，身热较淡，空恶亦减，竟得安寐，且不露睛，微有汗意，哭亦有泪，是皆佳境，惟泄泻不止，服过东国十滴药水，能止一时许，而复泄则加多，盖温涩不住，尚非虚寒证象。按脉中候已和，肌热甚淡，舌之薄苔全化，而剥蚀处已不光滑，色较鲜红，尚有干燥形象。泄下黄色稀粪，其色较昨稍深，而小溲清澈且长，将泻之前，有烦躁不安景象，似腹笥作痛，虽无实热见证，而暑湿时令，上受感邪，在所不免，特中气本薄，竟为糖片克削，虚实相杂，成此证象。此时胃津已回，尚未恢复，差幸神气已振，慢脾可免，特扶土养液仍不可少，而脾药太重，或嫌其滞，胃药太润，又虑其滑，此中已须斟酌，况泄泻不减，而过于兜涩，反恐上受之湿热郁而不化，或致转为滞下，更费周章，爰商清洛同砚仍守昨意，参以调和肝脾，而少清上焦肺胃外受之热，兼用轻剂宣化暑湿，而注意于运气一层，以助中州清阳宣化之力，虽药多燥，惟合之养液队中，当无辛烈之弊，证在虚实相参，而体质柔嫩，尤须虑周藻密，不得不审慎出之者也。米炒西洋参二钱、炒白芍二钱，辰茯神三钱，米炒西潞党一钱，炒条芩五分，炒枣仁三钱，原枝金钗斛三钱，象贝母二钱，广藿梗一钱五分，炒白扁豆三钱（打），姜竹茹三钱，广皮一钱，煨诃子肉一钱五分（打），台乌药八分，春砂仁四分，加解佩兰叶五分（后入）、临服仍加姜汁二三滴。

【平议】此柔脆体质，易虚易实，最不易治，是时洛钧业师醴泉已归道山，苦于无从质证，拉杂参酌，留此鸿雪，当时虽幸得救，然此孩究竟不秀，六岁时仍以虚殒。

附山雷治案　壬申七月，浦江通津桥周梦良室人（即本医校湘渔先生令爱）病滞下月余，前手已进参芪，时带鲜血，胃纳大呆，医者却步。湘翁约余往视，并命三公子果生君伴余肩舆偕往，路约九十里，初秋酷暑甚炽，时在上旬之杪，遂以薄暮启行，拟趁夜凉新月，迟明可达，不意甫行二十里，雷雨骤至，顷刻滂沱，逾时不息，幸经新盖凉亭，将届午夜，乃驻亭假寐以待，四鼓雨定，未明即行，朝曦乍上，天气清旷，比到则已脾矣。见病者行动自如，尚无憔悴气象，细询经过，则起初本是水泄，旬日后转为滞下，约十天，近则又为水泄，里急后重，胃纳不思者，又将旬日，虽勉强行动，而目眩神疲，时且昏黑无睹，昼夜不寐亦七八天，再询始泄转痢，继又转泻，始终腹无痛楚，而便后有血，则原是宿恙，惟在滞下旬日之间，稍有粘稠，红白间杂，嗣则又为水泄，间以鲜血，毫无瘀腻，气坠少腹，肛脱频仍，脉则细弱柔软，舌则质地鲜红，滑润清楚。阅前方潞党二钱，参芪一钱五分，其余则仍是行气化滞涩肠门

通常之药，所以泻不能止，血且常下，无非脾胃化导失司，套药有虚虚之虑，合当峻补，固阴和阳，定方如左。潞党参三钱，生西芪二钱，淮山药三钱，白头翁二钱，生白芍二钱，净萸肉二钱，台乌药一钱五分、广木香六分，陈[illegible]一钱五分，川雅连三分，侧柏炭三钱，乌梅肉炭一个，生打五花龙骨二钱，生牡蛎四钱。

说明：定方之初，本用潞党，而病家既知中虚，尚恐党参力薄，而自藏有所谓东洋参者，以为力量当较潞参为优，遂以东洋参二钱代之。服一剂，则水泄尚通宵七八次，鲜血仍有，诸恙未能退舍，明早脉证皆如昨。询得其由，知东洋参殊无力量，而家藏尚有丽参，乃用三钱入原方踵进一剂，午牌即酣睡甚浓，泄减血少，胃纳即甦，肌亦不脱，遂连一剂，是夜竟不复泻，熟眠到晓，明日各恙均安。乃改方而别，即以前方去侧柏、雅连，加芪、萸肉各一钱，枳实六分，干术一钱半，减龙骨之半。初定前方之时，病家惟恐胃气已惫，骤补或至中满，颇有迟疑，余因其舌质清楚，而脉极细软，神色尚不委靡，坚持甚力，岂知东洋参入药，竟尔全无效用，以此知丽参固可用，然即用党参，亦未尝无同等之功，然后悟一方之中，主药失效，竟至全方无用，似此情景，余固已屡见之。嗣闻改方之后，不数日即已恢复健康，此在当初，尚不敢必其如是之速，是亦谈医之一则乐趣，濡笔记之，以见方中佐使，亦正不可庞杂。

古今医案平议第一种之第十卷

时病霍乱门

霍乱病名，已见于《伤寒论》，由来甚古。其命名之义，则向来说者，多以"挥霍撩乱"四字，浑仑作解。山雷谓乱是撩乱，确乎不错，而挥霍之义，无可索解，旧医学者，不知诂训体裁，姑妄言之，未免可哂。考"霍"古义，本有疾速一解，《文选·七发》：霍然病已。注：霍，疾貌也。又《甘泉赋》：翕赫曵霍。注：曵霍，疾貌。山雷按：曵即今之忽字，子云既以曵霍二字连属成文，则亦双声叠韵，形容之词，其义盖亦相等。然则霍乱之病，明言其忽然气乱于中，所以腹痛如绞，吐泻交作，猝然而病，其来迅速。曵，霍声近，盖亦古人通借之例。此症虽自古多有，而于今为烈。仲景止出五苓散、理中汤二法，为寒热分治之模范，不过标示大纲，学者已不容呆守板法。且近今是症盛行，几于无岁不有，即在泰西，亦复流行极剌厉。彼之医者，精于显微镜玻璃管中物质科学，发明各式菌状，未尝不大费心思，然普通治法，止以打血清、灌盐水为能事，究竟效果无多。己未五月，沪上此疫大行，死亡接踵，西医家组织时疫医院，以英医柯师为主任，群谓此公治霍乱大有经验，然入院以求治者太多，至医生应接不暇，置多数病者于不问，听其呻吟就毙。是时沪之南市药行界中，以是病诣西人医院而不治者，两日之间，连至三起，于是药界同人，要求神州医会同人，自立医院，用国医治法送诊，由药界筹款，赁屋于大东门外之太平弄，颜曰：沪南时疫医院，国医包君揆生、萧君退菴等五六人，常川驻院，日夜应急，山雷亦被邀共事，计两月之间，来院诊治者，达二千余人，危险重症，日夜恒有多起，悉以国医理法治疗，丸散汤剂，并及针刺，随宜使用，贫者给药，其病急者雇役代为煮药与服，以期迅速得效。山雷无日不与诸公朝夕同事，纵遇至危极险之病，竟亦能无一不起，因而沪南医院治疫十全，名誉鹊起，乐善家竟与解囊助资，为赠药之用，迨后疫氛渐息，院中尚有余资，遂以临时名义，改作常年机关，是即沪南神州医院之起点，至今是院犹存。于此可证国医治疫，何尝不操胜算，附志涯略，以为诸同学告，务其好自为之，不可自馁。兹录古今治案，分为寒症、热症、暨干霍乱三大例，欲学者易于详审明辨云尔。癸酉夏五山雷志。

湿热霍乱

近贤之论霍乱者，以陆氏九芝、王氏孟英两家最为剀切，惟持论皆谓热症为多，颇与不佞三十年以来所见多寒症者，背道而驰。然王、陆二公固同时人，以当时所见而言，必非诳语，且孟英所定之蚕矢、芩轻诸方，必非能治真寒之霍乱症，即据不佞频年所见，固亦间有湿阻热郁，而为绞痛吐泻者，舌色必尖边红赤，所吐所泻，秽气必重，虽间亦有肢冷脉伏，寒热难定之歉，而以此二端为辨，自无遁情，此热霍乱之指南针也。

孟英案初集二卷　戚媪者，年六十余矣，自幼佣食于黄莲泉家，忠勤敏干，老而弥甚，

主仆之谊，胜于亲戚也。秋间患霍乱转筋，孟英视之暑也，投自制蚕矢汤，两服而安。三日后忽然倦卧不能反侧，气少不能语言，不饮不食，莲泉惶惧，不暇远致孟英，即邀济仁堂朱某诊之，以为霍乱皆属于寒，且昏沉欲脱，疏附子理中汤与焉。莲泉知药猛烈，不敢遽投，商之王安伯，安伯云：以予度之，且勿服也。若谓寒症，则前日之药，下咽即毙，吐泻安能渐止乎？莲泉闻之大悟，著人飞赶孟英，至而切其脉曰：此高年之体，元气随泻而泄，固当补者，第余暑未清，热药在所禁耳。若在孟浪之家，必以前之凉药为未当，今日温为极是，纵下咽不及救，亦惟归罪于前手寒凉之误也。设初起即误死于温补，而世人亦但知霍乱转筋是危险之证，从无一人能知此证有阴阳之异，治法有寒热之殊，而一正其得失者，此病之所在不易治，而医之所以不可为也。今君见姜、附而生疑，安伯察病机之已转，好问者心虚，识机者智胆，二美相济，遂使病者跳出鬼门关，医者卸脱无妄罪，幸矣、幸矣！乃以高丽参、麦冬、知母、萎蕤、木瓜、扁豆、石斛、白芍、苡仁、茯苓、蒺藜为方，服六剂始能言动，渐进饮食，调理月余而健。

【平议】此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事，孟英年三十五岁。蚕矢汤是孟英《霍乱论》中自制之方，药用蚕矢、木瓜各三钱，生米仁、豆卷各四钱，川雅连、焦栀子各二钱，半夏、通草、黄芩各一钱，吴茱萸六分，阴阳水煎，稍凉服，洵为专治暑热而设。此案虽不详脉舌，未能悬拟其实在状态，然既用是方两服而安，确是寒症，万无可疑。至三日后而为倦卧不动，气息不续，其为元气欲脱，盖亦易知。王氏安伯以前药能止吐泻，识得必非寒症，旁人见解，决定疑窦，断得剀切，真有神助。潜斋谓气脱当补，但余暑未清，热药须禁，是为脱症善后之指南车。盖元阴已耗，温燥本是大忌，即在真寒霍乱，四逆回阳，亦属可一而不可再，况为暑热，那不死灰复然，速之立瞬也耶？

又三编一卷　陈妪年已七旬，患霍乱甚危，亟拉孟英救之，已目陷形消，肢冷音飒，脉伏无溺，口渴汗多，腹痛苔黄，自欲投井。令取西瓜汁先与恣饮，方用白虎加芩、连、黄柏、木瓜、威灵仙，略佐细辛分许为剂，覆杯即安。人皆疑用药太凉，何以径效？孟英曰：凡夏热亢旱之年，入秋多有此病，岂非伏暑使然，况见症如是之炽烈乎？今秋余已治愈多人，询其病前有无影响，或曰：五心烦热者数日矣，或曰别无所苦，惟睹物皆红如火，已而病即陡发，夫端倪如此，更为伏暑之的据焉。

【平议】七十老妪，既吐且泻，而至肢冷脉伏，其为热厥、寒厥，似乎不易辨别，但以舌审之，苔之黄白，尚未尽可据，惟尖边或绯赤，或淡白，则一望可知，最易识认，况复口渴汗多，正是白虎汤确证。此人之渴，必能嗜饮，所以宜于西瓜汁。方中反佐细辛少许，尤其活泼。孟英谓夏热亢旱，可见当时景象，确是热证无疑。考其年为咸丰初元，岁在辛亥（孟英案此一卷皆辛亥事），而此病将发之前，或为五心烦热，或则睹物色红，洵属热证之确据，凡此皆所以教人辨证之要诀，读者万不可忽略放过。

又同卷　李华甫继室，陡患霍乱而兼溺血如注，头疼如劈，自汗息微，势极危殆。迎孟英诊视，脉极弦驶，是肝阳内炽，暑热外侵，先用犀角、木通、滑石、栀子、竹茹、米仁、银花、茅根、菊叶为大剂，和入藕汁，送当归龙荟丸，而霍乱即安，惟溺血虽减，而小溲时头犹大痛，必使人紧抱其头，重揪其巅，始可略耐，尚是风阳偕极，肺胃不清也。以苇茎汤去桃仁，加百合、白薇、元参、竹叶、西瓜翠衣、菊叶、莲子心为方，和入童溺，仍吞龙荟丸，服旬日而愈。

【平议】霍乱而兼溲血，暑热蕴隆，直入血分，盖亦易知，而更有头痛如破，脉弦且驶，

肝阳恣肆，已极诡张[1]，此非犀、羚大剂，合以清血解毒不可者。但既泄泻而并溺血，肝气疏泄，已是太过，复用龙荟丸，似乎稍嫌克削。意者其人体质素旺，而丸子之分量必轻，孟英当不孟浪。次方清肝而合以养阴，已渐有转舵笔意，追其后决不可无滋养肝阴一法以培其本。

又同卷　陈楚珍仲媳，陡患霍乱，急迓孟英治之，云：昨晚曾食冷鱼、夜深病作，想由寒重致此。然脐间贴以回阳膏而不效奈何？及诊脉右甚滑数，口渴苔黄，令按胸下，果坚硬而痛，曰：吐泻虽多，宿食恋膈，非寒症也，回阳膏亟为揭去，以石菖蒲、枳实、苏叶、黄连、半夏、竹茹、海蜇、芦菔为方服之，一剂霍然。

【平议】霍乱陡作，多由宿食冷热互结为之根据，此案其显而易见者。右脉滑数，食滞明征，口渴苔黄，确非寒症。但当脘坚硬，则食滞为主，亦与暑热郁结者不同，开泄痰食，即此已足。苏叶、黄连，止为定呕而设，其分量必甚轻也。

又三编三卷　傅与三令正，年已花甲，患疟服药，浃旬而断，乃夜不能眠者数日，忽然吐泻交作，肢冷自汗，渴喜热汤，神气张皇，而有谵语。张某谓元虚，而所用之药，乃桂、芍、萸、连、葛、藿、乌药、木香之类，病家欲投温补，迎孟英质之。脉来浮弦软数，尺中甚弱，舌绛无液，稍有黄苔，乃真阴素亏，久伤谋虑，吸受暑热，化疟未清，扰及中州，则为吐泻。询所吐，果有酸甘苦辣之味，泻亦色酱而热如火，岂非伏热之的据耶？然邪已自寻出路，故腹无痛苦，况汗出如淋，不独用香燥疏散之药为耗液，即温补如理中、四逆，亦无非助热而重劫其津也。乃定沙参、龙、牡、朱染茯神、豆黑皮、米仁、木瓜、小麦、竹叶、鲜莲子之方，一剂而吐泻皆止，得寐神清，且略知饥，稍能收谷。次日复诊，病者云：侬舌上脱液者三十年矣，是以最怕热药，奈群医谓疟宜温化，以致愈服愈殆，设非先生眼光如炬，恐昨日已登鬼录矣，寻以充液柔肝而愈。

【平议】此人以六十之年，津液久亏之体，暑热成疟，而妄投温燥，以致气乱于中，陡然吐泻，则阴液垂竭，那不真元欲脱。香燥既非，温补亦谬，孟英之论，不几令俗子无所措乎？岂知自有固脱养液，宁心柔肝，一条荡平正直之路，须知对症始可发药，读孟英案，不可不从病症及药物之针对处细心研究。

又初编二卷　王某，久患吐血，体极孱弱，沈琴痴嘱其丐孟英治之，服药甫有小愈，而酷暑之时，陡患霍乱转筋，大汗如雨，一息如丝。孟英视曰：阴血久夺，暑热鸱张，吾《霍乱论》中之缺典也，姑变法救之。用北沙参、枇杷叶、龙、牡、木瓜、扁豆、米仁、桑叶、蚕沙、石斛、豆卷，投之而愈。调理每日仍服滋补，以治宿恙。越二载，闻服温补药，致血暴涌而亡。

【平议】此亦大虚之体，陡然吐泻，而元气欲脱者，病情药理，正与上条同一模范。

《归砚录》三卷　舍弟仲韶，于乙卯新秋，陡患洞泄数行，即浑身汗出如洗，奄奄一息。当夜速余往视，脉亦沉细，身凉不热，宛似虚寒之症，惟苔色黄腻，小溲全无，乃湿热病也。与桂苓甘露饮，一剂而瘳，附录于此，以便互勘。

【平议】此条原本列于慈溪童杖庐《存心稿》吕氏妇病两旬之阴盛格阳一案之末，似乎舍弟为童氏之人，但孟英案三编二卷末叶曾有"弟王士华仲韶校字"一行，则此为孟英治案无疑，盖录童氏治案而又记此案以为反证者，观案末附录二句可知。此人以洞泻数行，而汗出如洗，合以脉细身凉二句，则汗是冷汗，最易误认寒症。惟舌既黄腻，则尖边必不淡白，确为热症，误投参附四逆，必多变幻，原其热病而反恢恢一息，脉细身凉者，必系柔脆体质，大

[1] 诞张　欺诳。《书·无逸》："民无或胥诞张为幻。"

泄之后，真阳已铄，元气不支，差幸舌最有凭，确是审证之第一要诀。正惟其元阳已伤，所以宜于用桂，而独选甘露饮者，必已胃津大耗，渴能引饮，可谓药病针对，自当一啜即瘳。此病明是暑热泄泻，而非霍乱，然霍乱病中，亦必有与此案符合之病理，故附于此，以备学者举一反三之用。

又　倪姓患霍乱吐泻，审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脉不沉细。一医用大顺散二帖，渐至于此，因见四逆，复加附子，脉症更剧，余曰：此病一误再误，命将殆矣。若果属寒，投热自当病已，今反四逆，脉转沉细欲伏，乃酿成热深厥深，与热邪传入厥阴者何异？即以竹叶石膏汤，人参易西洋参，加黄连、滑石，两剂而愈。同时有陆姓患此，医用回阳之剂，日夜兼进，厥逆烦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绝不与，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迁延旬日而死。噫！即使真属阴寒，阳回燥竭，即是热药之性，郁而无主，以凉药和之，病亦立起，不学无术，曷胜浩叹！

【平议】此孟英所采慈溪童杖庐之《存心稿》也。乍病之初，脉不沉细，四肢不冷，其非寒症，浅显易知，乃连进大顺散两帖，而反肢冷脉小，因热助虐，当亦易悟。况始不渴，而药后乃渴，辛热烁津，尤其显见。斯人舌色，当必黄燥焦干，轩豁呈露，而前手犹能误认寒病，直是盲心盲目，顽石无灵，从此可知市俗庸手，竟毫不知有辨舌审症一法，国医堕落，直至于此，良堪浩叹！童谓若果属寒，投热病已两句，说理最浅，必可使顽石点头。末段申明果真阴寒，而至于阳回燥渴之时，亦当凉药和之，病可立起，亦是至理明言。总之阴寒直中一症，诚非大剂四逆，不能救急，然大温大燥，可一而不可再，苟得阳回，必须因风转舵。浅者不悟，认作昨方获效，辄与连投，亦滋变幻，而况乎病者之本非直中真寒耶？

又　张氏女夏月患霍乱，医用姜、附、藿、朴、桂、连等药，呕吐虽止，腹痛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始延余诊，两目罩翳，唇红舌绛，胸膈烦悗，口渴引饮，脉细数，沉部有力，是暑秽之毒，扰乱中宫而病霍乱，苦热虽可开郁止呕，毕竟反助邪势，致变五色毒痢，与予和桂苓甘露饮加黄连、银花、黑豆，两服翳退，而诸恙递减，胃亦稍苏。因畏药不肯再服，余谓余邪未净，留而不去，戕害脏腑，必转他病，乃与三豆加甘草代茶频饮而愈。

【平议】此亦孟英所采童杖庐之医案也。孟英于变五色毒痢句下，有评语曰：此暑毒尚不甚重，而兼湿邪，故仅变五色痢，若无湿而暑毒内盛者，服姜附即不可救矣。又后有注语曰：童为吴浩然及门，可谓青出于蓝，且知霍乱有阴阳二证，更非近人所能及，惜余未见其人也。山雷按：霍乱而可用姜、附、藿、朴等药者，惟寒湿为宜，若是热郁，姜附直同鸩毒。此人得此而变毒痢，尚非热结重症，孟英评语，确能窥见此中症结。但既变热毒恶痢，而渴饮舌降等等，症情昭著，竟是当用犀、羚、大黄之时，何以反需于桂，且子和此方，明为寒热错杂而设，抑亦药味庞杂，本非佳剂，对于此症，尤多不合。孟英盖因童氏能识霍乱之寒热，姑录之以见医界有此人才，已属不可多得耳。若以病情药理，细为寻绎，则不佞殊不敢认为好手。

又四卷　季杰弟簉室[1]，于仲秋二十八之夜，陡患霍乱，腹痛异常。余起诊其脉，细数而弦，肢冷畏寒，盖覆甚厚，询其口不渴，而泻亦不热，惟小溲全无，吐者极苦，舌色甚赤，乃新凉束暑也。玉枢丹、绛雪灌之，皆不受，泻至四五次，始觉渐热，而口大渴，仍不受饮，语言微蹇，余令打生藕汁徐灌之，渐能受，随以芩、连、苡、楝、栀、斛、桑叶煎服，痛即减，吐泻亦

---

(1)　簉(zao 造)室　副室，旧时称妾。

止，次日知饥，略受食，神惫已极，经络疲疼，宜清养法而愈。

【平议】此症肢冷畏寒，盖覆且厚，而又口不渴，泻不热，极易误认寒证，惟舌色甚赤，则确乎可凭。不佞恒谓无论何病，脉固不皆可凭，症亦不甚可据，惟舌苔舌色，终不能假，惜乎俗医多不能于察舌一层，细为研究，坐令国学不昌，良可扼腕。且通行各种医案，多不详言舌状，则治验是否精确，尚在不可知之数，惟孟英案辨舌最多，金针度人，皆是画龙点睛，紧要关节，读者苟不能从此用心，吾知其终身必无进步。再按：此症当初，畏寒甚盛，必有外感无疑，案中"新凉"二字，本非赘文，于法需兼解表，乃方中竟未及一味辛散者，则当处方之时，必是畏寒已罢，否则孟英必不疏忽至此。此必柔脆体质，所以吐泻之后，竟至言谵神惫，善后至此不可少。末句"清养"两字，亦要留意，药贵轻灵，方不负孟英家法。

黄醴泉治案　周　时令湿热蕴蒸，肝木侮脾，腹痛泄泻清水，上则漾漾泛恶，舌黄腻浊垢奇厚，不欲饮，脉左手弦滑，而右较小。此木郁土湿，痰浊凝聚不化，酿为霍乱之候。先宜芳香泄湿，导浊涤秽，疏肝和脾为治，候正。广藿梗一钱五分，炒条芩一钱五分，炒法半夏二钱，杏仁三钱，炒白芍二钱，白蔻壳七分，醋炒青皮六分，米仁三钱，川楝子一钱五分，广郁金一钱五分，炒橘核二钱，炒橘皮一钱，乌药八分，先用陈白马通三钱，浓煎去滓服。

翌日改方：去藿梗、杏仁、蔻壳，加旋覆花一钱五分、带皮苓三钱、煨木香八分，另服行军散三厘。

【平议】舌苔浊厚垢腻，湿痰盘踞甚盛，此湿重于热者，非茅术、菖蒲，不足以开化湿浊，且有泛恶，则连、萸却不可少。拟去条芩、杏仁，加菖、茅、连、萸、姜炒竹茹，蔻壳易蔻仁。此方似不甚允，现改方另用行军散，意者吐泻尚犹未净也。

又　崇明山窠人　湿痰时邪互阻，肝木内扰，腹痛脐下，上吐下泻，四肢麻痺。厥阴气横，犯胃侮脾。舌白底绛，脉右手不起，左手弦硬，渴饮。先以苦辛化痰泄肝为法，以冀吐泻得止。候明正。川雅连四分，淡吴萸卅粒同炒，竹茹二钱，枳实八分同炒，白蔻仁（后入）二粒，炒橘核二钱，广郁金一钱五分，碧玉散三钱，丝瓜络二钱，小茴香四分同炒，苓皮三钱，川楝子二钱，大白芍二钱，蚕沙三钱，盐水炒橘红八分。

【平议】此是湿轻热重者，方药活泼，可为则效。

大东书局新出医案　张寿甫治案　病者寇媪，年过六旬，住奉天小南关。病名：时疫霍乱。原因：孟秋小旬，偶染霍乱，经医数人，调治二日，病势垂危，医者辞不治，其子寇汝仁来院，恳求往为诊治。证候：其从前原吐泻交作，至此吐泻全无，奄奄一息，昏昏似睡，肢体甚凉，六脉全无，询之犹略能言语，惟觉心中发热难受。诊断：此症虽身凉脉闭，而心中自觉发热，仍当以热论。其所以身凉脉闭者，因霍乱之毒菌，窜入心藏，致心藏行血之机关将停，血脉不达于周身，所以内虽蕴热，而仍身凉脉闭也。疗法：当用药消其毒菌，清其内热，并以助心房之跳动，证虽危险，仍可挽回。处方：镜面硃砂一钱五分，粉甘草细末一钱，冰片三分，薄荷冰二分，共研细分作三次服。病急者，四十分钟一次，病缓者，一点钟服一次，开水送下。效果：将末药服二次，心热与难受皆愈强半，而脉犹不出，身仍发凉。知其年过花甲，吐泻多次，未进饮食，其气血衰惫已极，所以不能鼓脉外出，以温暖于周身也。遂又为疏方，用野台参一两以回阳，生淮山药一两以滋阴，净萸肉八钱以敛肝气之脱（此证吐泻之始，肝木助邪侮土，至吐泻之极，而肝气转先脱），炙甘草三钱以和中气之离，因其心犹发热，又加元参四钱以凉润之，煎汤一大盅，分两次温服下，脉出，周身亦热。惟自觉心中余火未清，知其阴分犹亏，而不能潜阳也。又用元参、沙参、生山药各六钱，俾煎汤服下，病遂全愈。说明：

此证初服之药末，载在拙著《衷中参西录》，名急救回生丹。因已大流秋，霍乱盛行时，愚在奉天，拟得此方，登极广告，凡用此方者皆愈。有友人袁林普为直隶故城县尹，用此方施药二百六十剂，即全活二百六十人，复将此方通寄直隶、山东各县署，又呈明省长，登于《北洋公报》。次年直隶南半又有霍乱症，复为寄去卫生防疫宝丹方（此方亦与前方同时拟者，方用粉甘草细末十两，细辛细末半两，白芷细末一两，冰片细末二钱，薄荷冰细末三钱，镜面硃砂三两，将前五味共和，泛水为丸，桐子大，阴干透，用硃砂为衣，勿令余剩，每服百丸，病重者可服一百三四十丸），袁君按方施药六大料，自救愈千人。又将其传遍各处，呈明省长、警务处长，登之《北洋公报》。大抵前方治霍乱阳证为宜，后方则无论阴证阳证，用之皆效。后见杭州所出《三三医书》第八种《时行伏阴刍言》，载用此二方，并能治愈伏阴若干症，谓霍乱为至险之证，而千古治霍乱无必效之方，幸拙拟二方用之皆效，为救人计，故详悉附记于此。

何氏原评：张氏寿甫曰：霍乱之证，西人所谓虎列拉也。因空气中有时含有此毒，而地面积秽之处，又酿有毒气与之混合（观此证起点，多在大埠不洁之处可知），随呼吸之气入肺，由肺传心包（即心肺相连之脂膜），由心包传三焦（上焦心下隔膜，中焦包脾连胃脂膜，下焦络肠包肾脂膜），为手厥阴、少阳藏府之相传。然其毒入三焦，其人中气充盛，无隙可乘，犹伏而不动，有时或饮食过量，或因寒凉伤其脾胃，将有吐泻之势，毒即乘虚内袭，遂挥霍撩乱而吐泻交作矣。吐泻不已，其毒可由肠胃而入心（胃大络虚里，小肠乳糜管，皆与心相通，其症间有自心包直传心者，多不及治），更由心而上窜于脑（心有四支血脉管通脑），致脑髓神经与心俱病，左心房输血之力，与右心房收血之力，为之顿减，是以周身血脉渐停，而通体皆凉也。故治此证者，当以解毒之药为主，以助心活血之药为佐，以调阴阳奠中土之药为使，爰拟急救回生丹一方，若霍乱吐泻已极，精神昏昏，气息奄奄，虚极将脱，危在日前，病势至此，其从前之因凉因热，皆不暇深究，惟急宜重用急救回阳汤，固其阴阳之将离，是此汤虽为回阳之剂，实则交心肾和阴阳之剂也。服此汤后，若身温脉出，觉发热有烦躁之意者，宜急滋其阴分，若元参、生芍药之类，加甘草以和之，煎一大剂，分数次温饮下。其言如此，发明霍乱之病理及其处方，可谓独出心裁，别开生面者矣。似此佳案，的是传作，宜其《衷中参西录》，山西医学校定为教授学生之教本也。

【平议】寿甫所定急救，防疫两丹，据其自述，效验久著，定不欺人。此病心中发热，确是热症，但舌色当亦可据，而未叙明，终是缺典。其所以身凉脉伏者，逾甲年华，血液几何，上下交征，奚堪剥削？元气不支，邻于欲脱，自然体不温，脉不鼓，均是霍乱中恒有之气象。彼俗子概认为真寒者，诚多谬误，而寿翁此条诊断，竟谓毒菌窜入心藏，则未免附会新学说，有意揣摩风气，却非病理之真。如果毒菌入心，得毋凝碧池[1]头，禄山已登大宝，而唐祚恢复，那得如是容易，是亦醉心欧化，效颦西家之一蔽，寿颐不敏，窃为贤者不取。愚于时贤医学，极佩寿翁议论，多能脚踏实地，从治验上发挥真理，最是不可多得之才，而于此乃妄肆吾狂瞽之见者，只以近人多此一种习气，误认寄人篱下为时趋，岂知不中不西，非驴非马，转足以惹人轻视，而国学益以不振，不禁疾首蹙颏，发愤一通，盖亦责备贤者之至意，非敢唐突西施，有所不满，明哲通才，当能谅此。请观寿甫处方，野参、山药，俱是一两，萸肉用至八钱，岂非救阴救脱当务之急，补正不暇，遑言杀菌，当可恍然于此证之真相。原文野参

---

〔1〕凝碧池　在陕西长安县（现西安）唐禁苑内。安禄山僭位后，曾引梨园子弟大宴于凝碧池。

回阳，亦有语病，既知内有蕴热，则身凉非真寒，又岂有回阳之理？人参补阴，《本草经》固有明文，仲景加参，皆为汗吐下后津液耗伤者设法。尤其补阴滋液之铁板注脚，存甫用于此症，正是仲师家法。前明医书，妄称人参回阳，原是大误，而以"回阳"二字，用之于此人此病，则病情药理，皆得其反，尤为不妥。

同上　钱苏斋治案　病者金宝三室，年五十岁，住苏城古寺巷。病名：霍乱转筋。原因：既伤暑热，又食瓜果，夜卧当风，遂成寒热暑湿风火错乱之证。证候：形寒呕吐，暴泻洞泄，神昏壮热，目眶陷脐瘪，肉脱口渴，两足筋隆起如绳，转动牵掣，腹膊有声，腹痛有汗，四肢厥冷，予病午剧，危象毕露。诊断：脉搏弦细。凭脉断症，此由瓜果生冷，露卧当风，遏其内伏之暑热。暑火入肝，激动厥阴风木，冲击阳明，使人身胃中之津液，肝藏之血液，顷刻劫夺无余，吐泻口渴，汗流壮热，胃津已亡也。眶陷、脐瘪、肉脱，血液已劫也，而腹痛转筋，脉弦肢振者，表里寒热错杂之邪未去，风火内旋，尚郁而未申、蓄而未泄也。宜先从治法，急去其邪，俾屈者伸，而蓄者泄，然后再图其已亡之津液。疗法：先用辣蓼草、生姜、烧酒，煎汤置盆中，使病人两足浸入，再用粗麻绳蘸汤，使有力者将绳在转筋上牵搓之，左右上下，不稍停息，再用内服汤剂以取速效。处方：姜川连七分，苏梗二钱，豆沙三钱，陈皮一钱，乌药一钱五分，吴萸四分，石菖蒲三钱，生米仁三钱，藿香三钱，枳实一钱五分，广郁金二钱，大腹皮一钱五分，木瓜一钱五分，佩兰三钱，飞龙夺命丹二分（开水先下）。效果：用绳擦二小时，转筋渐定。服汤药腹痛安，身热缓，吐泻止。改用芳香清暑药，大势俱定，乃加石斛、扁豆等养液，五日而起。

何氏原评：六气之邪，燥气发霍乱少，风邪发霍乱轻，若暑火挟湿邪为热霍乱。寒挟湿邪为寒霍乱。霍乱多兼饮食过饱乃发，亦有触秽恶者。此案暑湿伏于内，风寒中于外，又夹瓜果食滞、长夏初秋，霍乱转筋最多之原因。方用藿香左金法加减，尚属稳当。妙在先服飞龙夺命丹，芳香辟秽，化毒祛邪，宣气通营，全体大用，真有斩关夺隘之功，而具起死回生之力也。

【平议】既有壮热，而复口渴，确系热症。然不言能饮不能饮，又不说舌苔，终是笔下未清。且诊断一段，多是泛辞，全无实际，惟药方尚属稳妥，差算庸中佼佼耳。外治转筋，洵是不可少之法，但只宜用软细苧麻，蘸温汤轻轻擦之，庶几有效。转筋者本已大痛，重擦令病人不堪任受，而此人所叙，则是粗麻绳，使有力之人，牵而搓之，吾知牛腱皮厚，尚嫌不起似此恶刑罚，如谓人能堪此，岂非笑话！此必伧父[1]偶忆古书有此治法，而不悟其理，信手写来，差以千里，不自知其大谬不然者，作伪心劳，亦复何苦。试请读者静以思之，山雷此说，情理如何，而何廉老竟能认作果真有此治案，采以入选，受妄人欺矣。

又　杨德馨治案　病者李焕亭，年四十余岁，直隶省保定府人。病名：霍乱转筋。原因：由暑湿挟秽，扰乱肠胃所致。症候：上吐下泄，腹痛转筋，目陷肢厥，口渴尿无，音嘶汗多，烦躁不宁。诊断：六脉皆伏。脉症合参，乃时行霍乱之急病也。疗法：初仿王梦隐蚕矢汤加减，清暑利湿，以和其中。服一剂泄止，汗止音清，脉息已起，惟溺闭呃逆，照原方去米仁、豆卷、条芩，加石菖蒲、川朴、芦根、滑石。小便利，口渴止，饮食进，惟脉微数，胸闷发呃，此是胃气不和，余热未清耳，后服芎轻汤，三剂全愈。处方：晚蚕沙五钱（包煎），生米仁八钱，大豆卷三钱，陈木瓜三钱，条芩一钱，鲜竹茹三钱，法半夏二钱，丝通草一钱五分，红灵丹一分

（1）伧父　读如"成夫"，骂人的话，犹如说鄙夫、乡巴佬。

(冲)，左金丸一钱五分(拌)，滑石六钱(包煎)，阴阳水煎，稍凉徐服。效果：连服驾轻汤二剂而痊。生扁豆四钱，豆豉四钱，鲜斛三钱，鲜竹叶四钱，广橘红一钱，焦栀一钱，陈木瓜一钱，鲜枇杷叶(去毛)五钱。

何氏原评：王孟英曰：丁酉八九月间，杭州盛行霍乱转筋之证。有沈氏妇者，夜深患此，继即音哑厥逆，比晓，诊脉弦细以涩，两尺如无。口极渴，而沾饮即吐不已，足腓坚硬如石，转时痛楚欲绝。乃暑热内伏，阻塞气机，宣降无权，乱而上逆也。为仿金匮鸡矢白散例，而处蚕矢汤一方，令以阴阳水煎成，候凉徐服，此药入口竟不吐，外以烧酒，令人用力摩擦其转戾坚硬之处，擦及时许，郁热散而筋结始软，再以盐卤浸之，遂不转戾，吐泻渐止，晡时复与前药半剂，夜得安寐。次日但觉困极耳，与致和汤数服而痊。后治相类者多人，悉以是法出入获效。此案纯系梦隐方法，略为加减，竟奏全功，益见王氏蚕矢汤之确有成效也。

【平议】此纯从王氏《霍乱论》脱胎描来，而中间一段加减，尚为有条不紊。

又　钱存济治案　病者苏春霆，年近六旬，身体强健。早年就馆，现解职赋闲，住广德城内。病名：霍乱转筋。原因：素性嗜酒，每饮必醉。兹因酒后食瓜，纳凉露宿，醒则腹痛下利，既而呕吐。证候：身热烦渴，欲卧冰中，气粗满闷，厥逆躁扰，两脚搐筋，腹痛下利，小便不通，呕吐清水，有如菜汁，酸苦异常。诊断：六脉沉伏，微有弦意，舌亦无苔。合证参之，乃霍乱转筋也。《六元正纪大论》云：大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又云：土郁发之，为呕吐霍乱。又云：不远热则热至，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经脉》篇云：足太阴厥气上逆则霍乱。此证由湿热内蕴，饮冷停食，猝伤暑邪，致升降机窒，清浊相干，乱于肠胃，而陡然霍乱转筋，正与《内经》之旨符合。盖吐利者，湿土之变也。转筋者，风木之变也。湿土为风木所克，则为霍乱转筋。证从热化，病甚沉重，所幸眼眶未陷，津未告竭，尚属可治。疗法：用藿、薷透表解秽；芩、连清热败毒；苓、术滑泽，利湿宣郁；雪水、车前，解烦清暑；厚朴推滞；木瓜舒筋；党参扶气；甘草和中；俾表邪透而暑邪清，郁土宣而中机建，肝平筋舒，湿利滞行，而吐利自止矣。处方：香薷三钱，广藿香三钱，川连一钱，条芩二钱，泽泻二钱，生于术三钱，川朴二钱，党参一钱五分，茯苓六钱，滑石八钱(包煎)，木瓜四钱，炙草一钱，鲜车前三株，以腊雪水煎服。效果：进一剂，身得微汗，热减烦平，脉起。复诊去香薷、薷香，加花粉、白芍各三钱，以生津液。再诊病愈泰半，原方分量减轻，又进一剂乃痊。遂止药，以糜粥调之，未及一周，即如常人矣。

何氏原评：霍乱寒热相搏者多，虽知其为寒为热，亦须反佐以治。方中芩、连、滑石为君，佐以藿、朴、香薷，盖即此理。惟吐泻多，中气必伤，故参以四君子汤，培其中气，法从黄连泻心汤脱化而来。

【平议】酒后食瓜，而复纳凉，热蕴于内，瓜果扰之，再加外凉，而为吐泻，洵是寒热交乱之证。既已发热恶热，则有感邪，方用香藿最合。但芩、连之寒，终须少加吴萸，庶几定呕较捷。凡霍乱病吐利未止之时，初无四君、补中之法，但此人舌滑无苔，似尚不谬。然不佞终嫌甘草甘腻，恐有流弊。诊断一段，简洁老当，非老斫轮手不办。惟谓转筋为风木之变，虽古书恒有斯言，则附会筋属肝而隶之风病，仍是理想之说。要知既吐且泻，血液耗伤，不能养筋，乃有此变，惟吐泻则确是厥阴证耳。

又　庄虞卿治案　病者余南，年逾三稔，第十一师范学校学生，住校。病名：霍乱转筋。原因：天气炎热，因热贪凉，饮食过度，脾受湿浸。病候：吐泻转筋，苔黄口渴，手足厥冷，小便微黄。诊断：两手无脉，此系阴阳逆乱，清浊混淆，气机郁塞，脉息因之潜伏，非气血散上、

神脱脉绝也。《灵枢·经脉》篇云：足太阴厥气上逆则霍乱。足太阴脾，土脏也，其应在湿，其性喜燥，镇中枢而主升清降浊之司。饮冷过多，湿盛于中，升降之机，为之阻塞，则浊反厥逆于上，清反抑陷于下，而为霍乱转筋者，风木之贼也。湿土为风木所克，湿热烁于筋，则为转筋。苔黄口渴，小便黄者，为湿郁化热之象。张路玉云：霍乱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热，种种燥热之药，误服即死。按张君此言，独具只眼，堪为治霍乱之金针。疗法：用茯苓、泽泻、猪苓、广皮为君，以祛其湿，焦栀、香豉为臣，以解其郁热；佐苡仁、木瓜、木香，以舒筋而调气；使以扁豆花消其暑。每日服三剂，外以好烧酒、辣蓼，令人用力摩擦其转筋之处。处方：茯苓四钱，泽泻三钱，猪苓二钱，广皮二钱，焦栀二钱五分，米仁五钱，木瓜一钱，香豉三钱，木香八分，扁豆花卅朵。外治：烧酒六两，辣蓼一把。效果：擦将一时许，筋乃不转。一日吐泻止，三日诸恙退。继用调理，健康如常。

何氏原评：诊断颇有发明，处方亦尚稳健。此为湿热霍乱之正治法。

【平议】此亦暑热冷饮，错杂搀乱之证。凡患霍乱，最多此候。舌苔口渴，内热确据。诊断一段，亦沉着切实。引石顽一说，口渴大忌燥热，诚然，一部《医通》，多是阅历有得之言，本与其他大部医书，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者不同。但此案用药，太嫌轻泛，不能切中肯綮，而亦复得效者，则壮年之人，体力强健，自足以战胜病魔，非此方能有多大力量，果真能愈此病，读者亦须识得此意。

又　梁右斋治案　病者刘腿狗仔，年四十六岁，住横路巷裁缝店。病名：霍乱转筋。原因：热中厥阴。症候：昨日夜半，忽然消渴（大渴大饮之谓），大吐大泄，足内股大筋掀痛不堪，不能转侧，足指揪强，玉茎揪缩，茶水入口，即时自觉就走大便出，神识尚清。至晨全身大肉尽削，瘦如鸡骨。诊断：脉浮弦数，舌苔白腻，两边黄燥。脉证合参，系因热度过度，气机旋捷，故食不待化而即出。《内经》曰：肝主疏泄。肝经厥阴，气化风木，热中其经，木挟热以侮上，则呕吐作而不能制水生津，化血生肌，故大肉削矣。风挟热以劫火，则肾水亦暴亏矣。水亏则木失养，故筋转之症作矣。《经》又曰：肾为胃关。肾虚则无能司关，故饮食入即直出，玉茎亦因而致缩也。其证在可救的把握，惟神清脉浮。伤寒书曰：厥阴病脉浮欲愈。疗法：仿孟英法治，注重泄热，平肝舒筋。处方：生米仁三钱，蚕沙三钱（包煎），鲜竹茹三钱，赤芍二钱，粉滑石一钱五分（包煎），条芩一钱五分，连翘一钱五分，木瓜八分，生甘草一钱，康熙青钱四枚。

复诊：前症悉除，脉细气馁，以前方去滑石、连翘，加生地汁一瓢，北沙参三钱，生杭芍三钱，柏子仁二钱，四剂。病者曰：是病幸得先生上午即来，若延至下午，恐命不保。述其揪痛不堪的情状，自觉即时就要脱气。服药一剂筋揪定，二剂吐泻止，昨日三剂遂起床，感谢不已。说明：此症即世俗所称吊脚痧，朝发夕死之症也。据西医解剖试验，则曰系微生虫及细菌。按吾方内并无杀虫杀菌的药，而见效又有如是之迅速，其理安在？或此药能助人身之白血球，扑灭虫菌也。抑或解其热，而虫菌自毙也，对于西医，又是一大疑问也。效果：以前方去连翘、滑石，加柏子仁二钱，生地汁一瓢冲，苏沙参三钱，杭白芍三钱，四剂痊愈。

何氏原评：热中厥阴，陡然乱于肠胃，而为霍乱转筋者，正《内经》所谓诸转反戾，水液浑浊，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也。方用黄芩汤合天水散，清肝消暑以坚肠为君，参以蚕沙、木瓜、竹茹、米仁等，皆为热霍乱转筋之要药。妙在康熙青钱，善制肝横以舒筋，法从《圣济总录》脱胎而来，非偏用新药以欺人也。

【平议】病起渴饮，而吐泄之后，至于茎缩，舌有黄燥，确是厥阴证之挟热者。但热不甚

盛，是以方意专以驯柔肝横设法，而亦不多用凉药。认证甚清，选药亦妥，但尚嫌力量太轻，似乎不易速效。青铜能愈转筋，尚是特有效力，若谓金能制木，仍是五行生克套话，金属甚多，难道金银反不如铜之纯粹，何以古人独用此物，当知其必别有原因。国医治疗疫证，确乎未闻某药能杀某种细菌，然凭藉固有之经验，未尝不随手应效。在近今嫉睒国医之妄伧，每思无端诬蔑，而万不能瞎说吾侪全无治效，则昌言为无心之凌中。顾何以吾辈既不如彼之自命科学知识，而偏能凌中，偏能杀菌以起疫病，而彼之日在玻璃管中寻科学者，反未必能愈时疫而杀菌，真是大疑问，吾知若辈对此，只有咄咄书空[1]，而大呼曰怪事怪事！

又　李竹溪治案　病者姊氏汪，年三十四岁，住后家巷。病名：风火霍乱（俗称瘪螺痧，古名化铜疫）。原因：今年相火司天，风木在泉，又兼素禀肝强，天人相感，疫气乘之，遂发霍乱。症候：晨起头晕脘嘈，午饭后脘嘈尤甚，自嚼青铜钱百余枚，飞仆召予。至则见其心烦口渴，呕吐酸苦，迫泄溲热，螺瘪眶陷，气竭音嘶。诊断：脉沉弦数似伏，此肝木挟风火披猖之象。金受火炽，则音嘶气竭。土被木削，则螺瘪眶陷。所幸肢未全冷，脉未全伏，其势虽危，可毋深虑。若嚼钱未尝无功，钱属金，金能制木，故除风火有专能。疗法：议左金降火，以泄肝阳；合温胆开痞，以止呕吐；加黄芩去三焦郁热而止泻；滑石利水以分清浊；独取连梗荷叶一味取汗，为全方之主持。荷叶其色青，其象震，其气芳香，其味苦平，受雨露轻清之气，故功能清暑解疫，连梗取汁，又得通气下降而逐秽也。处方：吴萸四分（盐水泡），川连六分（姜汁炒），姜竹茹二钱，云茯苓三钱，广皮一钱，甘草六分，醋半夏二钱，枳壳炭一钱，黄芩一钱，滑石二钱（包煎），连梗荷叶汁一匙（冲），阴阳水煎十余沸，温服，冲荷叶汁。

二诊：一服呕平，溲长泄止，惟神倦多汗，口渴脘闷，胃犹觉嘈。改以清火益气法：君竹叶、石膏以清阳明；臣西瓜翠衣、鲜石斛、西洋参、生草清养胃气而缓肝横；佐半夏以通阴阳；使川通草以泄余邪。二方：淡竹叶一钱，生石膏四钱（研细），西瓜翠衣三钱，西洋参一钱，鲜石斛三钱，甘草六分，仙露半夏一钱五分，川通片一钱，甘澜水煎滚，加入西瓜翠数沸饮之。效果：两剂诸恙均减，神略健，仍欠纳，以前方加入荷花露一两，谷芽露一两而兴。

何氏原评：风火自生，火随风转，乘入阳明则呕，贼及太阴则泄，是名霍乱。窜入筋中则挛急，是名霍乱转筋。总由湿热与风、淆乱清浊，升降失常之故。此案即属此症。方用藿香左金汤加减，妙在用鲜荷叶汁一味，清芬辟疫，疏泄火风，案中发明功用，确有理由，巧思正不可及。接方用竹叶石膏汤加减，亦属对症良方。

【平议】心烦口渴，溲复知热，病属于热显矣。惟不言舌色，终是缺点。此疫发作，确有能嚼大制钱立碎者，在不病之人，断无此齿力，而病此者，竟能嚼碎十余枚至二十枚，松脆如火炙糕，其理殊不可解，追其后嚼至不碎，而病势已稍减，信乎青白制钱，是治此病之一特效药。但此条谓其嚼至百余枚，终觉言之太过。第一方稳健有力，分量亦复恰好，得效固宜。荷叶打汁，看似新奇，然清芬之气，解暑清热，确能柔驯肝横，自为说解，平易近情，理致清澈，可见作者功候之深。但胸脘嘈杂，亦是胃热明证，似乎可加石膏一味。第二方亦好，惟叙病原因，说到司天上去，虽曰巧合，未免附会，此病之发，何年不有，运气何可凭也。

又　袁桂生治案　病者程姓，年约二十余岁，住苏州阊门外营盘场。病名：伏暑霍乱。原因：素性畏热，最喜冷饮，适天气酷热，因事外出，途中吸受暑气，致暑热内伏，不得外达，

---

[1] 咄咄书空　形容使人惊讶的怪事。《世说新语·黜免》："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遂酿变霍乱。症候：吐泻不已，烦躁畏热，身无寸缕，而犹畏热异常，欲卧冷地，四肢悉冷，胸腹部亦均不热，口渴欲食西瓜，小便短赤，头项微汗，脚腓筋挛。诊断：脉息寸关俱数，舌苔黄燥无津，此暑热内伏，热深厥深，内真热而外假寒之病也。疗法：以白虎汤合黄连香薷饮加减。处方：生石膏一两（研细），知母四钱，甘草五分，川连一钱，麦冬二钱，西香薷一钱，扁豆三钱，米仁三钱，鲜斛三钱，阴阳水煎。效果：一服吐止，再剂利亦止，而烦渴亦大定矣。惟肢体尚冷，嘱以稀粥与饮，安睡一夜，体温遂复常度，于是但以饮食调养，不劳他药而瘳。

何氏原评：伏暑霍乱，世俗称为热霍乱，夏秋之交为最多。孟英治法，每用竹叶石膏汤，地浆水煎，反佐姜汁、细辛，以治热深厥深之症，辄多奏效。此案大旨相同，而以香薷为反佐，则同中略异耳。

【平议】肢冷而口渴，惟真能引饮者，确是热郁于里，阳不外布，舌苔黄燥，是其明证。然则舌尖舌边，其色必赤，白虎汤可加洋参。香薷反佐，恰与肢冷针锋相对。

又　张寿甫治案　病者刘氏妇，年近四旬，住盐山城北故县。病名：霍乱暴脱。原因：受孕五六月，时届孟秋，偶染霍乱，吐泻约一日夜。霍乱稍愈，而胎忽滑下，神气顿散，心摇摇似不能支持。时愚在其邻村训蒙，遂急延为诊治。症候：迨愚至欲为诊视，则病势大革[1]，殓服已备着于身，将舁[2]诸床，病家辞以不必诊视。愚曰：此系暴脱之症，一息尚存，即可挽回。入视之，气息若有若无，大声呼之，亦不知应。诊断：脉象模糊，如水上浮痂，此症若系陈病，断无可救之理，惟因霍乱吐泻已极，又复流产，则症暴脱，仍可用药挽救。疗法：暴脱之症，其所脱者元气也，然元气之脱，必由肝上升（所以人之将脱者，肝风先动），当用酸敛之药，真趋肝藏以收敛之，即所以杜塞元气上脱之路，再加补助气分之药辅之，势虽垂危，亦可挽救。处方：萸肉二两，野台参八钱，生淮药一两。方虽开就，而药肆相隔数里，取药迫不及待。幸其邻住刘玉珍，是愚表兄，有愚所开药方，取药二剂未服，中有萸肉共六钱，遂急取来，暴火煎汤灌之。效果：药下须臾，气息稍大，呼之能应。遂又按方取药，煎汤两茶杯，此时已能自服药，遂作三次温服下，精神顿复。继俾用生淮山药细末，煮作茶汤，连服数日，以善其后。盖萸肉治脱之力，实胜于人参，若单用人参治脱，恒有气高不返之弊（说见喻嘉言），若单用萸肉治脱，转能立见功效，惟重用萸肉，辅以人参，尤为稳善。

何氏原评：辨证立论，多阅历之言。谓萸肉固脱，胜于人参，亦却有至理。

【平议】论暴脱尚可急救，非久病之比，所见最真。重用萸肉以挽暴脱，洵是特别之发明。方只三味，颇朴不破，惟其药力独专，斯能呈效迅捷，别开奇局。

又　叶鉴青治案　病者何芳浩君，年约二十，海昌人，寓英大马路源长洋货号。病名：霍乱后转变热病。原因：饮食不洁，吸收秽邪，病起骤然。症候：三日前霍乱吐泄无度，腹痛转筋，今诸恙均平，而四肢厥冷，冷过胫臂，日夜烦躁不寐，环唇焦燥，渴思生冷，便闭溺少，形色浑赤。诊断：六脉全伏，此霍乱变证。一团邪火，结实阳明，前医主用附桂回阳，不知溺赤便闭，唇焦烦燥，乃肠胃之真热，脉伏肢冷，是邪滞壅遏气血不通之假冷。《伤寒论》云：热深厥亦深，即此病也。且舌苔干糙中裂，边尖绛，根垢腻，邪实肠胃，尤为显著。病势已险，若陷入包络，燃及厥阴，即刻昏痉变端。疗法：急以清泄润导，峻通大便，用凉膈散方。处方：生大黄四钱，焦栀四钱，黄芩二钱，薄荷八分，白蜜二匙（冲入），元明粉三钱，连翘四钱，甘

（1）革（jí）　通"亟"，危急。《说文通训定声》："革，假借为亟。"

（2）舁（yú）于）　抬。《说文·释例》："舁，共举也，两人共举一物。"

草八分，鲜竹叶四钱。

次诊：进凉膈散后，大便连通两次，初燥屎，继稍软，色均黑，稍能交睫，烦躁渴饮尚盛，四肢转温，脉道亦通，往来细数不扬，溺更浑赤，肠胃之郁邪犹夥，宿垢亦未清彻，面红目赤，舌苔干糙根厚，尖边绛。病势未出险途，防变昏痉，佐以生津。处方：生大黄三钱，鲜石斛五钱，天花粉四钱，元明粉二钱，知母三钱，金银花四钱，大竹叶三钱，净连翘四钱，焦栀三钱，生甘草八分，鲜茅根一两（去心衣并节）。

三诊：大便又行三次，前两次犹是黑硬，第三次始带溏浆，酱色奇臭。今日诊脉，脉数而扬，舌苔较化，质亦稍润，烦躁渴饮目赤，一派火象，均见退舍。稍饮稀粥汤，夜寐尚安适。火邪初退，津液灼伤殊甚，慎防昏痉滋变。处方：鲜斛五钱，鲜地五钱，连翘四钱，竹叶三钱，生甘草八分，花粉四钱，焦栀三钱，银花四钱，莲子心八分，茅根、芦根（去衣心并节）各一两。

四诊：夜寐较安，胃纳较展，四肢温热，头面有汗，今晨咯出厚痰颇多，无形之热，酿蒸有形之痰，烦躁渴饮目赤等又见轻减。溺尚深黄，脉数右部较甚，舌苔黄，尖边仍绛，大病小愈，最易生变。治再生津清化，小心饮食，静养勿躁，亦为病中要事。处方：鲜斛四钱，瓜蒌仁四钱，连翘四钱，冬瓜子四钱，黑山栀三钱，竹茹二钱，竹心三十根，川贝三钱（去心），金银花四钱，芦根一两（去节），莲子心七分（冲），鲜荷根尺许（去刺）。

五诊：胃纳日展，大便又行颇爽，溺色淡，渴饮和，夜寐亦安，右脉尚形滑数，治再和胃生津，清化余邪。处方：南沙参三钱，川贝二钱（去心），芦根八钱（去节），竹叶一钱五分，元金斛三钱，冬瓜子三钱，竹茹一钱五分，绿豆衣四钱，连翘三钱，鲜稻叶十片。

六诊：彻夜安寝，食欲亦佳，脉来右部已静，濡滑有神，邪热已化，津液渐复，再以清养善其后。处方：西洋参一钱，连翘三钱，芦根八钱（去节），南沙参三钱，竹茹一钱五分，扁豆衣一钱五分，鲜稻叶十片，橘白一钱，鲜荷杆一尺（去刺）。效果：服三剂全愈。

何氏原评：霍乱吐泻，有阳性、阴性之分，且有虚脱、实闭之别，临症时诊断不精，辄至误治。至若霍乱后转热症，阳性霍乱，固多从火化，即阴性霍乱，服热药后，一经肢温脉出，亦从火化者多。中医所谓重阴必阳，物极必反者，即西医所谓反动力、反应性也。前哲陈修园辈，谓霍乱服通脉四逆汤后，由阴转阳，可用竹叶汤急救津液，以清伏热，为霍乱善后之要图。此案暑秽夹食，当然都从火化，而转为阳明之实症。初用凉膈散，清泄积热，尚非孟浪之峻剂。第二方犹用清导，此非确有卓识者不辨。以后四方，由清化而转清养，层次井然，的是斫轮[1]老手。

【平议】先前吐泻，而忽变阳明实结，病情最是奇特。良由肠胃旧有宿垢，虽经吐泻，而实滞尚存，乃能有此变幻。斯时热深厥深，证不足凭，脉不足据，惟溺赤便闭，唇舌色相，差为有据。是案叙症详明，唇舌尤其注意，自然洞见隔垣，窥透癥结。迳投凉膈大剂，正惟有识，乃能有胆，犁庭扫穴，擒贼擒王，貌似大刀阔斧，胆量粗豪，岂知密线细针，思虑周到。若非舌苔如是，用药即费周章。山雷窃谓初投凉膈之时，其症当有腹满腹痛，庶几辨症更确，而所叙症候，明谓先前腹痛，今已诸恙均平，腹虽不痛，当必有按之坚满者，亦是辨证之一要诀。迨药既一进，便已二行，虽能交睫，而烦渴犹存，脉虽通而势不扬，溺仍浊而舌犹厚，硝黄再授，佐以生津，亦是当务之急。以后一路因风转舵，步步康衢，苟非火候纯青，宁易有此秩序。

---

〔1〕轮　原作"论"，据文义改。

眞寒霍乱

迩年霍乱，寒证极多，附、桂、姜、萸，几如朝饔夕飧，十须八九。良由盛暑之时，饮冷贪凉者多，致令阴霾猝凝，真阳汨没。考孟英王氏案中，寒症数条，治法最推正轨；而张伯龙《雪雅堂医案》中论治一条，辨明香窜痧药，非其所宜，尤堪为流俗开一觉悟。彼西学之说，谓此寒症为真性霍乱，不过于显微镜下，玻璃管中，认得菌形不同，而以为别成一种。要之国医治疗，但知从见症上翔实着手，已恢恢乎游刃有余[1]，固无问其真性与否，且并不知有杀除毒菌作用，而无不药到病除，随手桴应，以视彼之灌盐水、血清针，自命为科学正轨者，效果优劣，毕竟若何？在今日明达之俦，亦已早有见闻，早有定论，而门外汉无意识之诬蔑，尚复昌言国医不能治疫，亦只见其山膏故知[2]，惟以媚外为天职，不过生成一副贱骨相而已，于国学亦何损毫末耶！

附录张伯龙论霍乱一则　岁在壬寅（光绪二十八年），余在沪上，霍乱盛行，死亡相继，其间误于医者不少。阅报纸所载各方，皆未允当。良由同道诸君，误于俗见，将痧之一字横亘胸中，证则干湿不辨，闭脱不分，药则香燥竞进，往往以治干霍乱之方法，投之于寒湿之霍乱，殊属张冠李戴。不知吐泻之余，正气耗伤殆尽，焉能任此香窜辛通破耗之品，是谓虚虚，良可慨也。按此症王孟英论之最详，而《玉衡》一书，亦颇详明。然于寒湿一门，二家皆未免脱略。盖吐泻不出，转筋绞肠，是为干霍乱，即俗所谓吊脚痧、绞肠痧者，是为闭证，《玉衡》方法宜之。而此次时行之霍乱，则吐泻不止，变生俄顷，是为寒湿霍乱，脱症是也，与闭者症隔天渊，治法亦远于霄壤。瘪螺者，脾气塌陷。腹不甚痛者，正不敌邪。汗出厥逆，目陷唇清，阳气与阴液交亡。病由伏邪感发，非尽由时疫之流传。脉非弦大而虚，即沉伏而紧，其沉伏者，即正气垂绝之证，非闭窒不通之故也。治以理中、四逆为正方，而吴萸、伏龙肝乃必不可少之品。转筋加木瓜以和肝，腹痛加鸡内金，发热加桂枝，气滞加砂仁。如药杆格而不受，则用猪胆汁一个，生和入药为引，候至冷服，以便同气相求，不再阻隔不入，一切香燥行气之味，万勿妄搀一味，以速其死。尤禁纳粥，有一粒入口，神丹莫救之戒，即风波已平，亦须阅一昼夜而始可入食。议方如下：黑附子四钱，炒白术四钱，高丽参四钱，炙草三钱，泡吴萸三钱，炮干姜五钱，伏龙肝八钱。亡阳汗多，改用人参三四钱，更佳，无力者以潞党参一两代之。亡阴去吴萸，加牡蛎二两。病重可用生附子。药不能入，非胆汁冷服不为功。至药味之分量，则须视病之轻重，体之强弱，以为增减。此病来重变速，用药不当，固医之咎，然病重药轻，心存试探，而转瞬之间，病变莫救，亦医之罪也。

【平议】山雷按：说理透达，立方结实，但川连不妨并用，亦寒因寒用，与加胆汁同意。而在呕吐之时，必须冷服，方能受而不吐，如热服亦必吐出也。

孟英案初编二卷　七月十八夜，予患霍乱转筋甚剧，仓卒间，误服青麟丸钱许，彼晓急邀孟英诊之。脉微弱如无，耳聋目陷，汗出肢冷，音哑肌削，危象毕呈。药恐迟滞，因嘱家慈先浓煎高丽参汤，急为接续。随以参、术、白芍、茯苓、附、桂、干姜、木瓜、苡仁、扁豆、莲实为

---

〔1〕恢恢乎游刃有余　形容熟能生巧，解决困难轻松利落。语见《庄子·养生主》。

〔2〕山膏故知　山膏，神话中的兽名，善骂，见《山海经》。知，通智。山膏故知，是指斥门外汉“昌言国医不能治疫”，为无端辱骂国医的媚外丑态。

方，一剂而各症皆减。次日复诊，孟英曰：气分偏虚，那堪吐泻之泄夺，误饵苦寒，微阳欲绝。昨与真武、理中合法，脾肾之阳复辟矣，刚猛之品可以撤去。盖吐泻甚而津液伤，筋失其养则为之转，薛生白比之痉病，例可推也。凡治转筋，最要顾其津液，若阳既回，而再投刚烈，则津液不能复，而内风动矣。此治寒霍乱之用附、桂，亦贵有权衡，而不可漫无节制，致堕前功也。即于前方裁去姜、附、肉桂，加黄芪、石斛，服至旬日而愈。予谓此番之病，危同朝露，若非孟英，恐不可救。常闻张柳吟云：但使病者听孟英论病之无微不入，用药之无处不到，源源本本，信笔成章，已觉疾瘳过半，古云檄愈头风[1]，良有以也。

本书误服青麟丸句，有眉评曰：可见浙人禀赋之薄，若幽冀之人，即误服青麟丸数钱，亦不致如斯之甚也。又阳既回而再投刚烈数句，有旁批曰：此一段议论极精微，凡用寒用热，俱宜具此权衡，方无过当之弊，否则药虽中病，而服之不止，反受其害矣。喻氏论中寒症，亦具此意。

【平议】王案初编，署名周光远辑录，则此条是周氏自病。考其编次，事在道光念二年壬寅，查本书一卷第一条，称甲申夏（道光四年，孟英甫十七龄也），予登厕时，忽然体冷汗出，孟英诊为阳气欲脱；又王案二编四卷，有周光远无疾而逝一条（其年丁未，为道光二十七年），合参是案，知此公禀赋，阳气素馁，是以暴病霍乱，即属阴霾用事，况后误服寒药，那不孤阳欲绝（本书眉评谓浙人禀薄，尚不可一概而论）。证情已极，刻不待缓，先灌独参，而药则四逆人参加味，选材熨贴，最是正宗。至于阳已回即须删除刚燥，只为吐泻既多，津液大耗，即在壮实之体，亦不能漫无限度，反增其燥，况在素禀孱弱，尤胡可太过一筹？抑且病情已转，无是证即不应再用是药，因风转舵，原是临证时不二法门。惟为学识未到者指示机缄，补此一层，亦不可少，金针度世，何一字非苦海慈航耶？

又二集四卷　周光远母夫人，年踰七旬。十月下旬，天气骤冷，陡患吐泻腹痛，肢冷音嘶。急邀孟英视之，脉微，为寒邪直中，亟与大剂理中，加吴萸、橘皮、杜仲、故纸、石脂、余粮而瘥。

【平议】此亦真寒霍乱之正治。案中不言舌色，尚是缺点，不仅以年高，及天气骤冷脉微，为直中之确症。

《归砚录》三卷　陈氏妇盛夏病霍乱吐泻，腹中疼痛，四肢厥冷，冷汗潺潺，转筋戴眼，烦躁大渴，喜冷饮，饮已即吐，六脉皆伏。余曰：虽霍乱，实藏厥也。经云：大气入脏，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速宜救阳为急，迟则肾阳绝矣。以四逆汤，姜、附各三钱，炙甘草、吴萸各一钱，木瓜四钱，煎成冷服。日夜连服三剂，四肢始得全和，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汤，寒象始露，即于方中佐以生津存液之品，两服而安。愚谓此案论证用药，皆有卓识，惟不言苔色，尚欠周详。其真谛在喜冷饮，而饮已即吐，若能受冷饮者，即为内真热而外假寒矣。

【平议】此孟英所录慈溪童杖庐《存心稿》之治案也。病是真寒，药物力量，亦极雄伟。热药冷服，使与胃中真寒，不相格拒，易于桴应，又是此证此药之要诀。日夜连进三服，才得肢和，可证斯人回阳之不易。惟其不觉刚燥，故可连进，但不补一句面色唇色，及舌苔淡白如纸，尚是缺典。末段愚谓以下八句，是孟英评语，极中肯綮。

---

〔1〕檄愈头风　文章精妙，能愈疾病。《三国志》注引《典略》："（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曹操），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卧床，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　潘植生，霍乱吐泻，转筋肌冷，脉沉伏，汗出不止，口渴孤阳欲亡，胃液将竭，急先救阳而顾阴。高丽参三钱，炮姜炭二钱，五味子二钱，制附子二钱，焦白芍三钱，伏龙肝五钱，刀豆子三钱，生牡蛎八钱，木瓜一钱五分，炙草一钱五分。

又　林姓，时疫霍乱，吐泻厥逆，来势危急，以温中回阳为主。伏龙肝八钱，高丽参五钱，炮姜五钱，黑附片五钱，炒白术五钱，制半夏三钱，吴萸三钱，缩砂仁二钱，炙甘草二钱。

【平议】此两案，药物朴实，力量浓厚，以治直中真寒，颇有非此不可之概。甘草一味，用以调和辛烈，本是古人正当法门，但呕者忌甘，此症终非所宜。上一案重用五味，盖以为收摄真阴作用，然不如重内萸肉为佳。且川连一物，和肝定呕，亦不可缺也。

黄醴泉治案　朱妈　霍乱吐泻，目陷形削，肢厥脉伏。淡附片六钱，干姜三钱，野于术三钱，炙草三钱，别直参五钱，猪胆汁一个。

复诊：投剂吐泻得止，神识尚清、惟音喑肢冷未回，舌苔白滑，脉亦不起。别直参四钱，野于术三钱，桂枝一钱，白芍三钱同炒，淡附片四钱，炙甘草二钱，麦冬三钱，牡蛎八钱，猪胆汁一个，北五味六分，干姜二钱，葱茎四支。

自注：此症终属不起，知霍乱虽停，而肢厥不回，脉不出者，不可救也。又脉暴出者，终必再伏，亦不可救，长沙不余欺也。

【平议】此亦真寒重证，选药已极纯粹，分量亦足以对病，一剂桴应，可谓效矣，而卒于不起者，必年迈元衰，无以为继。然似此方法，终是正宗，必不可以成败论，观于吐泻俱止，而音喑脉不能起二者，可知非人力所能为矣。

又一案　贾叔香，外来秽浊之邪，直犯三阴，脾肾之阳汩没，肝木不疏，腹痛洞泄，上泛欲呕，症属痧秽霍乱，须扶脾肾而疏肝气。土炒于术三钱，熟附片四分，金石斛三钱（先煎），吴萸三分，炙甘草四分，小茴香四分，陈皮一钱，白芍二钱（同炒），旋覆花一钱五分，丝瓜络二钱，泽泻二钱，茯苓三钱，两头尖二钱，木猪苓一钱五分。

【平议】此亦寒霍乱之治法，但温药分量甚轻，知当时尚无肢冷脉伏危证。惟既欲呕，则川连尚可加入三四分，二苓、泽泻，为洞泄作分利之策，然所泄已多，渗利益以伤津，似不甚妥。

复诊：津液大伤，气亦未复，兼有元关不固之宿恙，宜兼顾之。炒党参二钱，云茯苓三钱，花龙骨三钱，牡蛎五钱，炒于术二钱，炙甘草四分，苏芡实二钱，白芍二钱，米炒麦冬二钱，鲜藕节二钱，春砂仁二粒。

三诊：气液未复，脉尚小数，再益阴和阳。潞党参三钱，仙半夏二钱，大白芍二钱，沙参三钱，元金斛三钱，藿梗一钱五分，茯苓二钱，麦冬二钱，扁豆三钱，枣仁三钱，橘红七分，砂仁二粒。

大东书局医案　陈务斋治案　病者潘卢氏、年三十八岁，广西容县，住县底墟，体壮。病名：抽筋霍乱（西医谓虎列拉，传染病）。原因：素因不究卫生，过食生冷物质，适夏月天气乍热，畏热贪凉，感受风邪不觉，遂至口渴，过饮汤茶，消化不良，伤脾蓄湿。诱因：产后血虚凝瘀，新陈不能代谢，月事不调，房劳纵欲，思虑抑郁，肝肾亏损。证候：骤然四肢麻木，体中战栗，腹痛胸满，上吐下泻，由辰至午，足筋挛缩，声音嘶哑，汗出如珠，目直，口开气促。诊断：左右手脉沉微似绝，脉症合参，此虚脱之抽筋霍乱证也。其吐者，胃气上逆；其泻者，脾气下陷；其吐泻抽筋，自汗如浆者，阳越于外，阴盛于内也。中气将脱，危在顷刻。疗法：附桂理中汤，加麝香、砂仁、法夏。取熟附、肉桂，壮肾暖水，能收散失之阳为君；干姜、白术，扶

土理中，温脾暖胃为臣；丽参、甘草补气生津，培元救脱为佐；法夏降逆止吐，砂仁、麝香，兴奋神经为使。急煎频灌于口，甚难咽下，约数时服尽后，气复微微，又将前方再服。次日脉复能言，诊脉微弱，继用十全大补汤，取其补气壮阳，活血养阴，温脾和胃，化气化津。处方：附桂理中汤加减方：黑附块三钱，干姜三钱，贡白术六钱，炙草二钱，高丽参四钱，肉桂五分，法半夏二钱，砂仁一钱五分。煎成临服冲麝香五厘，徐徐冷服。

又方：十全大补汤方：高丽参四钱，贡白术五钱，茯苓三钱，熟地黄三钱，当归身四钱，炙甘草一钱五分，黄芪四钱，熟附子三钱，正川芎一钱，炒白芍二钱。效果：二日气复脉复，十日精神已健，元气复旧。

何氏原评：此治阴寒霍乱，元气将脱之急救正法。妙在用麝香兴奋神经，使参、术、附、桂发力愈速，奏功愈峻。方从陶氏回阳救急汤脱化而来。

【平议】症是真寒暴中，元阳欲脱，处方亦复脚蹈实地，少许麝香以助药力迅速，心思亦好。但原因一节，引及产后凝瘀，及房劳云云，反嫌复杂。果有瘀凝，则附、桂理中，转有未妥矣。

又　陈在山治案　病者：陈允芳，年二十五岁，住奉天牛庄城。病名：阴寒霍乱。原因：秉气虚弱，身体羸瘦，曾患呕血，愈而未痊，外受寒温之邪所袭。症候：初觉中满，小腹微痛，夜间吐泻暴作，口燥不思饮，四肢厥逆，身寒冷汗，唇青面白。诊断：脉来沉迟欲绝，纯阴之脉也。按本岁己酉，阳明燥金司天，正在七月中气，是四气司令，主客寒湿，天运为太阳寒水，地运为太阴湿土，更夹伏暑余邪，相延不尽，人在气交之中，感受蒸淫之气为病，轻则时邪，重则霍乱。《六元正纪大论》曰：阳明之政，多阳少阴，是指司天之常，非指运气之变。今者寒水加临之上，乃运气之变也。知常知变，医道近焉。此症脉象病形，皆属纯阴，王孟英曰：霍乱之属寒者，他气之逆也，逆则为阴，急用回阳助气之剂以救之，庶可回春于再造。疗法：用大剂附子理中汤，方以人参助气培元为君，白术健脾燥湿为臣，甘草和中补土为佐，黑姜辛温散寒为使，加附子扶阳破阴，以奏速功。处方：潞党参一两，炙草五钱，淡附片五钱，土炒白术二钱，黑炮姜五钱。

又方：潞党参五钱，陈皮三钱，甘草三钱，大红枣七枚，炒茅术四钱，川朴三钱。效果：服前药一剂，吐泻顿止，手足渐温，面色微和。接服后方，白术易苍术、减附子、黑姜，加陈皮、厚朴和胃，二剂而痊。

何氏原评：阴寒霍乱，即西医所谓真性霍乱也，当然回阳急救，强心机以补元气为正治法。方用大剂附子理中，与西医用强心针、盐水注射，异曲同工。幸而呕血旧恙未发，否则一波遂平，一波又起。寻绎其方，干姜炒黑，附子用淡，亦曾顾虑及此，大胆之中，仍寓小心也。

【平议】果是真寒，附子理中本是正治，但在呕血之体，干姜即用焦黑，亦是冒险，多易引血复动。且案中既有口燥一层，改方乃苍术四钱，川朴三钱，无乃孟浪助燥，况在弱人，更是不妥。此案盖从想象得之，殊不可信。论司天运气，语虽娓娓动听，山雷不佞，终以为勉强附会，又引孟英语，他气之逆，逆则为寒两句，其理安在？真不知须菩堤[1]于意云何矣！

又　顾振呼治案　病者蔡阿新，年近三旬，业农，浦东籍。病名：阴寒霍乱。原因：夏日

---

[1] 须菩堤　通作"须菩提"。佛十大弟子之一。于意云何，相当于"这是什么意思"，《金刚经》等佛经中，须菩堤向如来问道，常用这句疑问句。

酒醉后，狂饮冷水，继啖西瓜，露宿一夜，晨即霍乱大作。症候：腹痛水泄，色如米浆，呕吐清水。饮即吐出，呃逆连声，四肢厥逆，手指白胖，汗泄淋漓，旋即眶陷肌削，气急失音，咽痛口渴，面赤戴阳，烦躁暴至，有欲坐卧泥水之态。诊断：六脉沉微似伏，舌苔灰白滑粘，此阴寒霍乱危症也。阴盛于下，格阳于上，上假热，下真寒，中阳困顿，转旋无权，阴阳否格，暴脱在迩。疗法：内外并治，速令醋打生附子四枚，涂两足心涌泉穴，以引其上越之阳；研花龙骨、生牡蛎粉二两，遍扑周身，以固外散之阳；随进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法，参入麝香、肉桂、丁香、柿蒂诸品，徐徐冷服，防其拒纳，以俟动静。处方：生附子三钱，肉桂一钱，丁香一钱，干姜三钱，草果一钱五分，麝香五厘，吴萸一钱五分，葱白三茎，柿蒂廿四个，炒党参三钱，清童便一杯，猪胆汁一匙(同冲)。效果：服药后烦躁渐静，四肢转暖，汗呃止，咽痛缓，面赤亦退，余候依然。惟脉象初则续续渐出，及未半时，倏又双伏，烦躁复作，此阴寒过厉，气竭阳微，遂难旋转回阳也。今将原方加别直参三钱，速煎冷灌，脐贴回阳膏一张(回阳膏用当门子五厘，母丁香、桂心、生附子各一分，硫黄三分五厘，研细置膏，贴脐治阴寒霍乱，温通脾肾有特效。药肆中多不备，急难凑手，殊为憾事，医者宜修合储瓶以备急需，庶免临渴凿井之苦)，以温运脾肾，招纳浮阳后，脉渐续出，但虚细耳，诸恙均除，乃以前方去葱白、胆汁、童便、当门子、柿蒂，加戈制半夏一钱，赤苓三钱，减参、姜、桂、附之制，予二剂而愈。

何氏原评：阴寒霍乱，即西医所谓真性霍乱也。其证最怕汗多泄多，汗多则亡阳，泄多则亡阴，转瞬阴阳离决，精神乃绝，虽用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法，往往不及救治者，因购药费时，煎药费时故耳。此案加入桂、麝，兴奋神经，强心机以回阳，较汉方奏效尤速。附以各种外治，以助汤方之不逮，其最易建功者，脐贴回阳膏一张，立消阴寒以通阳，若再加姜覆艾灸，较但用贴法尤胜。

【平议】此证阴盛戴阳，确是真寒霍乱应有之一候，煎剂及外治法，均堪则效。回阳膏何氏加之以艾灸一层，亦不可少。

又　李竹溪治案　病者张有才，年四十余岁，煤炭船主。病名：寒湿霍乱。原因：病由船居无定，且喜露卧，多嗜瓜汁，故湿从寒化，陡发霍乱。症候：一起即腹痛泄泻，继则呕吐清水，三五次后，已觉汗泄肢冷，冷过肘膝，眶陷形脱，螺瘪音哑，腿足转筋，神扬气促，躁扰不宁，其溲清冷。诊断：苔白脉大，按之脉细欲脱，此寒湿伤中，阳气欲亡之霍乱也。霍乱入手先分寒热，勘切脉证，不独病属寒湿，且已中枢无权，有波撼岳阳[1]、土奔岸败之势，岌岌殆哉！际此千钧一发，未可因循，姑拟一法，先服局方来复丹三钱，继以水药，至成败利钝，未敢逆料也。疗法：急当挽正回阳，以参、附为君，姜、桂为臣，佐以术、草守中，茯苓淡渗，吴萸逐其中下阴寒，使以木瓜舒筋，蚕沙导浊。处方：别直参三钱，黑附块一钱五分，干姜一钱五分，木瓜一钱五分，焦白术三钱，猺桂心六分，吴萸七分，炙草八分，云茯苓四钱，晚蚕沙五钱(包煎)。阴阳水煎，船居救急，可以甘澜水代之。先煎参、附二十余沸，次下诸药。

接　方：米炒西洋参三钱，苍术一钱五分，炙草五分，姜炒小川连五分，熟附四分，老姜五分。

次诊：昨以加味理中，呕虽平，泻未止而神倦，苔仍淡白，口微干，溲稍黄，是中阳未振，

---

[1] 波撼岳阳　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波撼岳阳，形容波涛声势浩大，这里指病势沉重。

脾胃未和之咎，主以异功加谷芽、和曲，建立中州，以佐升降。次方：米炒党参三钱，焦白术一钱五分，云茯苓三钱，炒广皮一钱五分，炒谷芽三钱，炒六和曲三钱，炙草六分，河水煎服。策应：用滴醋三斤，置床前，烧铁器，俟红淬之，使病人鼻纳醋气，可免阳越。手足曲池、委中、劳宫诸穴，多以姜汁摩擦，则可回阳。再以吴萸、木瓜各二两，煎水熏腿，另以火酒擦之，以筋不转为止。

三诊：狂澜力挽，险象已平，手足温，筋不转，惟泻减而未除，脉象按之仍细，改以附子理中，加茯苓、麦冬。三方：仿孙真人《千金方》法。效果：两服前方，知饥纳安而泄止矣。嘱以甘淡调理而愈。

何氏原评：病贵认证，药难浪投，若非真寒，此等方法慎勿轻用，一经误用，转见浑身青紫而毙矣，即不见青紫，往往眼白皆红，腹灼心烦，甚则神识昏蒙，或发呃逆而亡，予见甚多，故临证时必要审慎周详也。

【平议】此条论证用药，固是真寒霍乱应有之义，但中叙策应一条，在次诊次方之后，则第二诊时，依照肢未回温，转筋未已，何以次方中已无回阳之药一味，而诊断中亦不提及肢冷转筋一字，似此文不对题，则此病此人，盖亦未免空中楼阁矣。作伪心劳，终必自露破绽，不佞非敢有意翘人之短，但医药必以实验为可宝，况乎治案，更不容师心自用，凭空撰述。尝细读古人治案，恒多有不可凭之事实，而大东案全部之中，亦恒有细味之而不能无疑者，姑就所见，随笔书之，以质读者，正如骨梗在喉，哇之为快，明眼见之，尚其谅此。

干 霍 乱

干霍乱不吐不泄，而满腹绞痛，是为闭证。闭者须开，不开则死，取嚏针刺，刮法扭法，及行军散、红灵丹、痧气蟾酥丸等，芳香宣窍诸药，无一非为是证设法。其来势暴厉者，亦复肢冷昏厥，筋转脉伏，与霍乱之吐泻者同，但非真寒直中，亦非热深厥深，良由暑气秽浊，猝阻气机，或兼痰湿食滞，助桀为虐，夏秋之交，恒多是病，兹辑录一二，以备时病中之一大法。

王孟英《归砚录》三卷采定州杨素园治案　壬子夏，余次子患干霍乱，身热不渴，舌燥无苔，六脉俱伏，痛在胃脘，连及胸胁，势甚汹涌。余与地浆一碗，势少定，少顷复作，因径投大承气汤一帖，其痛即下行之脐间，又一帖，痛又下行，伏于少腹右角，按之始痛，不按则与平人无异。起病至此，已历周时，思食甚急，乃与绿豆煮粥食之。食后一切如常，惟少腹右角按之仍有小块，隐隐作痛，遂重用当归、杞子、蒌仁，佐以桃仁、红花，少加牛膝以导之。服一时许，腹中汩汩有声，下紫血一块，约五寸许，而少腹之痛块若失。此病治法，原出一时臆见，然竟以获痊，特录出质之潜斋，不知以为何如？愚谓霍乱症，因于暑热者多，故感受稍重，极易入营分，古人刺以泄血，及内饮芜蔚汤、藕汁、童便，此所以治营分之邪也。扬公子舌燥无苔而不渴，痛又及胁，必平日偶有络伤未觉，乃邪遂乘隙而入也。承气之硝、黄，并是血药，气行则瘀降，故痛得渐下，迨块在痛未蠲而知饥能食，盖气分之邪已廓，而血分之邪尚匿，无庸承气之真攻，改从濡化而曲导，操纵有法，余服其手眼之超。

【平议】痛在胃脘，而连及胸胁，症属肝胃，显然易知。但舌既无苔，似乎病在气分，不必迳投承气，而素园乃用之者，当是脘间痛处，按之极实，且既饮地浆之后，痛能稍定而又作，则非仅暑热气分之病，所以迳投是汤，亦属随风转舵，因机利导之一法。细绎舌燥无苔

四字，则其质地，必殷红而不淡白，病属暑热蕴结，无可疑者。迨至药到痛降，而又停顿，似可踵步再投，但是膏粱柔弱之质，攻下不可太过，改用和阴通瘀，孟英断为操纵有法，洵是定评。

大东医案　刘荣年治案　病者王清臣，年五十余岁，住省城。病名：干霍乱，俗名绞肠痧。原因：猝受时行痧秽而发。症候：欲吐不得吐，欲泻不得泄，腹中绞痛异常，手足厥逆。诊断：两手脉皆沉伏，脉证合参，此干霍乱也。因天地不正之气，中人藏府，上下不通，故吐泻不得，腹中绞痛，荣卫不行，故脉闭而伏，手足厥逆，非芳香宣窍之品，何以驱秽恶之气耶？疗法：汤丸并进，方用藿香快气和中，开胃止呕，为霍乱圣药，故用以为君；香附通行十二经络，故用以为臣，佐以檀香、沉香、木香宣通利气之药；再加陈皮、枳实、川朴以为使；又恐秽恶之气，盘踞中宫，不易扫除，再用苏合香丸，诸香窜之药，直达病所，而驱疫气。处方：广藿香五钱，香附三钱，檀香二钱，广木香一钱五分，上根朴一钱五分，广陈皮二钱，上沉香一钱五分，生枳实一钱五分。药煎好后，研入苏合香丸二粒，温服。效果：服药一句钟后，即能安睡，醒后诸病皆去，手足温暖，脉象照常而愈。

何氏原评：暑秽之毒，扰乱肠胃而病干霍乱，故仿景岳十香丸法，辟秽通窍以奏功。

【平议】此秽气闭塞窍道，干霍乱之正当治疗。芳香宣窍，应有尽有，但尚是轻症，此药乃为中病，若是重者，非合刺法，必无捷效。案中不言舌色，未免缺典。

又　庄虞卿治案　病者马金元乃室，年逾三稔，体强，住回回堂后。病名：干霍乱。原因：痰食停滞，胸闷不食，复受暑秽，倏忽病作。症候：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面青舌强，足膝拘挛。诊断：左手脉涩，右关滑实，脉症合参，此干霍乱症也。即因停积而壅塞府气，复受秽浊而阻逆经气，则中州扰乱，胃脘气逆，此腹痛而不吐泻等症所由作也。面青舌强者，是邪已入营，营血凝而不流之象。骤发之病，勿虑其虚，非内外急救，鲜克有济。同时内饮食米汤，切勿下咽，免致胀逆莫救。疗法：内外兼治，以磁锋刺委中穴深青色之筋出血，以泄其毒，复用盐汤探吐，以宣其滞，得吐后，再以栀子豉汤、加香附、益母草、川朴、昌阳、法夏、茯苓、生草，调气行血，解毒安中，以善其后，日服二剂。处方：磁锋极尖锐者二枚。盐一撮，放刀上用火炙透，用阴阳水和服，以鹅羽探吐。又方：焦栀子一钱五分，香豉三钱，制香附二钱，昌阳八分，川厚朴一钱，生草五分，益母草二钱，云苓三钱。效果：磁锋砭后，手足遂舒。用盐汤探吐，当吐黄碧色之痰涎碗许，腹痛遂愈，三日胃能纳食，五日康健如常矣。

何氏原评：干霍乱病因不一，骤伤饮食者宜探吐，宿食为患者宜消导，气郁感邪者宜宣豁，暑火直侵者宜清解，前哲张三锡、郭右陶早有发明。张氏曰：干霍乱，俗名搅肠痧，急宜探吐，得吐则生，不吐则死，吐后方可理气和中，随症调治。郭氏曰：心胸胀闷，腹中疼痛，或如板硬，或如绳缚，或如筋吊，或如锥刺刀割，虽痛极而不吐泻者，名干霍乱，乃邪已入营，宜以针刺出血，则毒有所泄，然后再审其因而药之。此案内外急救，深得两家之心传，宜其应手奏效也。

【平议】此以俗吐不吐，因而越之，议论甚正。磁锋刺法，尚嫌太旧，欲委中放出瘀血，宜用小开锋针，阔约一分，效力亦捷。承筋、承山穴间（二穴在足胫后腓腨中），如见青筋扛起，亦可放血少许，尝见针刺家用此屡矣。凡是暑秽痧闭，此法实不可少。

寿颐按：霍乱一症，近年多有，忆不佞在廿四五岁时，已治愈重症数人，大都是真寒直中，一投四逆数昧，即获桴应。洎乎癸卯，负笈黄墙，则所见更是不少，虽轻重不一，然仍属寒症十九，虽间有一进辛温而转现热象者，则更方改用养液清润，即奏全功。其后作客沪

滨，以至来遒濑水，所见此病危症，治验得效者，录存方案，箧中不在少数，但按之病情药理，均是前贤已有之成法，决不能翻陈出新，别开奇局。盖是证本属暴病，用药得当，一二剂即奏肤功。更方善后，亦易速效，本少变幻可纪，则验案虽多，不过陈陈相因，了无新奇可喜之作，所以今辑是编，不复入录，免得复叠重累，徒费纸墨。爰识数行，略呈梗概，诒痴[1]之讥，吾知免矣

玄月廿日山雷附识

---

〔1〕 诒(ling 灵)痴　诒，诩耀。《类篇》："炫也。"痴，呆傻笨拙。诒痴，意为本无才学，又好诩耀于人，犹言献丑。

古今医案平议第二种之第一卷

内风类中血冲脑经病门

中风一病，自《金匮》以逮《病源》、《千金》、《外台》，莫不以外来寒风立论，习用之药，大小续命，数十百万，如出一手。此在西北地气高寒之域，虽不可谓其必无是病，然以所见所闻言之，又无一非阴虚阳浮，肝动生风，变生诸幻。盖木失涵养，猝然僨张，火炽生风，皆由自动，此其人固不出户庭，而其时又无所谓"大风起兮云飞扬"也。河间、丹溪诸贤有见于此，爰有主火、主痰之议，而金、元以降，遂有类中风之病名，藉以别异于汉、唐之所谓真中风，证情治疗，未尝不切近一步，而如法设施，终无捷效者，则仍似是实非，尚未能勘透病情之真相也。西医以解剖所见言之，谓死于是病之人，其脑中心有死血及积水，知是脑血管破裂，系血冲脑经所致，遂以血冲脑经四字为定名，亦有称为脑失血、脑溢血者，其说确凿，信而有征。然试问其脑之何以而失血？血之何以而上冲？则素习西学者亦瞠目而莫名其妙！所以论证诚是，而治验难征，无惑乎患此者之十不一愈矣。近人蓬莱张士骧伯龙氏《雪雅堂医案》有《类中秘旨》一篇，则以西学血冲脑经之说而悟及《素问》"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一节，谓此即肝阳陡动，生风上扬，激其气血升腾，上冲入脑，震扰神经，因而失其知觉运动。识力透辟，洞见隔垣[1]，迥非昔人所能梦见。是西人言其已然之病状，而伯龙氏为之推阐其所以然之渊源，饮我上池[2]，大开觉路[3]。顾乃循此旨以寻绎中西两家学理，始知《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谓"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又谓"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薄"读为"迫"。言气血上菀，迫而为厥），皆即今之所谓类中风病，皆即西学之所谓血冲脑经病。推之而五藏生成篇所谓"徇蒙招尤，目冥耳聋，过在足少阳厥阳，甚则入肝"（"徇蒙"读为"眩冒"，亦可读为"眩瞢"；"招尤"读为"招摇"，亦可读为"掉摇"。"徇"当作"眴"。皆古人同音通假之例。俞荫甫《余录》亦言此节之"徇蒙"，当读为"眩瞢"，可证经生家固有先我而言之者，说详拙编《中风新斠诠》第一卷及《读[4]素问随笔》中），至真要大论所谓"诸风掉眩，皆属于火"，五常政大论所谓"掉眩巅疾，目转耳鸣"，方盛衰论所谓"气上不下，头痛巅疾"诸条，固无一非此木生风，气血上冲，脑经受震之病，而《六元正纪大论》所谓"掉眩目冥"；又谓"木郁之发，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又谓"火郁之发，昏闷懊侬，善暴死"；又谓"少阳所至，为昏昧暴病，为暴瘖暴死"数条，则于气血冲脑、昏愦猝仆之病源、病态，尤其对景写照，言明且清，学者苟能悟彻此理，始知中风暴仆一症，《素问》中固已言之最详，且可知西学"血冲脑经"四字，在吾国古书，早已于二千年前，摹绘形神，惟妙惟肖，并能知解剖家所

〔1〕洞见隔垣　目光穿过墙壁看到另一边的情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视见垣一方人。"

〔2〕上池　未曾及地之水。《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

〔3〕觉路　佛家语。意谓觉悟之途径。

〔4〕读　此下原有"读"字，系衍文，故删。

见脑中之死血，即其血之上冲者所凝滞。然试问脑中又有积水，果何自而来？谓非上冲之气直犯脑髓，而其人既死，气冷化水乎？然则西人仅知其为血之上冲，固不若《素问》"血之与气，并走于上"二语之尤为深切著明也。盖至是而斯病之真情，乃始昭然而若揭，则治法除镇肝潜阳、抑降气火以外，更无捷诀。寿颐频年治疗，成绩彰彰，抑且触类旁通，似此同源异流之病，所在多有，投以镇摄潜降，无不效如桴鼓，覆杯即安，奈何从古医书，虽无不以中风一病揭橥[1]卷首，无如议论纷纭，终未识庐山真面目，几如梦中说梦，呓语喃喃，斯诚医界中之绝大障碍，万不能为吾党讳者。丁巳凉秋，尝中明此义，并详述治法次第，辑为《中风新斟诠》三卷，其文十万余言，尚似明白晓畅，一洗从古附会穿凿之弊，继又详考古近名贤治案，虽未能洞见此中征结，然亦有对病用药，暗中符合者，则收效必捷。盖一病止有一病之真理，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出入生死，止此两途，绝无假借通融之余地，但非犀燃牛渚[2]，奚以洞烛隐微？而今而后，患此者苟非猝然暴绝，当必有八、九可救，或亦可谓吾道之新发明。寿颐治医廿年余，惟此病差有千虑之一得，自抒所见，不为旧说束缚，然非伯龙氏有以诏[3]我于先，亦安能臻此大彻大悟！兹辑《医案平议》，即借前贤陈迹，而以新发明之学理，各为综论其得失，并附之以近今实验教训，固皆旁证之极好资料也。惟愿吾同志共循正轨，而不复为古人所愚，则庶几矣。辛酉余月之望山雷记。

昏　愦

肝阳陡动，气血上腾，冲激脑经，其轻者为眩晕，为肢麻，为神糊；其重者为晕厥，为暴仆，为不遂瘫痪，为目瞪口噤、不识不知，为瞀乱惊狂、畏惧瑟缩；其有痰者，则气逆痰壅，喘急息高；其暴脱者，则肢冷汗流，目合手撒，便溺不禁，鼾睡昏昏。见证虽万有不齐，而病因则皆由于气血上升，脑经陡乱，失其知觉运动，实无二致。吾国旧籍，或谓真中，或谓类中，或疑痰迷心窍，或分经络腑脏，议论孔[4]多，什难一致。今惟以镇摄潜降为治，则变证虽多，理皆一贯，特病情虽殊途同归，亦不能不以见证之轻重区分门径，爰以昏瞀猝仆之最重者别为一类，以"昏愦"二字名之，其余亦各以类从。而古今治法之不一者，则皆以近今治验为先，而古法之未尽稳惬者居其后，欲求一览了然，庶乎易学易行，有裨实用。盖古法本多误认，无可讳言，且旧案中尤多浅人伪托之书，更不可不辨良窳[5]，非敢薄视前贤，倒置时代，明哲见之，尚其谅此。

《王氏案二编》五卷　徐梦香。年近六旬，患手颤不能握管，孟英以通补息风药，吞指迷茯苓丸而安。戊申仲秋，类中，遗溺痰升，昏瞀妄言，汗多面赤。急延王视。脉浮弦洪滑。盖吸受热邪，而连日适服参扬也。与羚羊角、石菖蒲、连翘、栀子、桑叶、川楝、石斛、知母、花粉、竹沥、银花、青蒿、白薇等药。一剂知，二剂神清。乃去羚、葛，加茹、贝、滑石服之，下利

---

〔1〕揭橥(zhū 猪)　原是作标记的小木桩，亦引申作标志解。《周礼·秋官·职金》郑玄注："今时之书，有所表识，谓之揭橥"。"揭"通"揭"。此处有大书特书意。

〔2〕犀燃牛渚　为古代之传说。《晋书·温峤传》谓峤"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焚烧)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后借用为洞察奸邪的意思。

〔3〕诏　告诉。《说文》："诏，告也。"

〔4〕孔　甚。《说文》段注引《毛传》："甚也。"《诗·小雅·鹿鸣》："德音孔昭。"

〔5〕良窳(yǔ 雨)　优劣。

赤白如脓垢者数日，始知饥纳谷，渐以调理而愈。

【平议】手震本是内风煽动之萌，《指迷方》之茯苓丸专治臂痹，以泄化老痰为法。盖络痹多缘痰流经隧而然，风化硝泄痰下行，则气火自降，而肝阳内风，亦以潜息。所谓通补者，盖寓通于补，宣络养血，必非蛮补可比。迨仲秋类中，则可见此人气火素盛，加以秋阳皎烈，助其浮焰，遂使气血冲脑，有升无降。其遗溺者，下虚不能自摄也。浮弦洪滑，无非火升气升之脉。肝阳正炽，非通灵咸降之羚角，不能有效，余药皆清泄苦降，选择极纯，惟潜阳摄纳，尚宜加以龙、蛎、珧珊等咸寒重镇。更方加茹、贝，通络化痰，正是要药。下利脓垢，则秽浊既涤，地道通而上升之气火自足，此实证、闭证之正法眼〔1〕也。案中惟"适服参汤一句，其意盖谓参是温补之误，自明以来，多作是解。颐谓参非温升，当不任此重咎。但观末后下利而始知饥纳谷，可知当时痰浊蟠踞，胸脘不舒，则补药之适以贻祸，亦已彰明昭著矣。

又同卷　韩祖林。年近古稀，孟冬肢厥头肿，谵语遗溺，某作虚中类中，进以温补，势益剧。孟英脉之弦数右滑溢，乃痰热内阻，风温外侵。与羚、贝、茹、栀、翘、薇、桑、菊、丹皮、花粉、旋复，以菜菔汤煎服而瘳。

【平议】头部发肿，多属外风，高年得此，必鲜实证，前医知是虚风类中，证情未尝不是，若更误认寻常外感之风，而投以荆、芎、柴、葛，为祸更将何如（时行大头疫，法必辛凉解表，自普济消毒饮以来，至今多沿用之，实有捷效）？然"虚风"二字，亦必辨得为热为寒，用药始有门径，非可据一"虚"字，而纯用景岳、养葵套法，温补一路，岂是年高者必不可少之法？况乎脉既弦数，右且滑而上溢，则肝火陡浮，直升巅顶，宜乎谵语遗溺，神志为蒙，此其头肿，实是内风动而外风助桀。观孟英"痰热内阻"一句，及所用痰药，可见其人舌苔必是黄腻浊垢，尖边殷红。奈何前医竟至浪投温补！于以知脉舌二者，世俗市医，皆非所习，其弊固不自近日始。

又《初集》一卷　己亥秋初，家慈猝仆，急延孟英诊之。脉浮弦以滑。用羚羊角、胆星、牡蛎、石菖蒲、丹参、茯苓、钩藤、桑叶、贝母、橘红、蒺藜等，以顺气蠲痰、息风降火而痊。癸卯春前数日，忽作欠伸而厥。孟英切脉，微弱而弦。曰：病虽与前相似，而证则异矣。以高丽参、白术、何首乌、山茱萸、枸杞、桑椹、石斛、牛膝、蒺藜、橘红、牡蛎等，镇补摄纳以疗。予谓此等证，安危在呼吸之间，观孟英前后治猝仆数案，可见其辨证之神，虽古人何多让焉。（《王案初集》题"杭人周光远辑"，于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序而行之，则此案即周母也）

【平议】猝仆昏厥，皆是气血上冲，脑经受病。简而言之，则尽属阴虚于下，阳浮于上。然其人之浮火既有微甚之殊，即其人之阴虚随之而有轻重之别。大率肝阳之极炽者，病发时止见阳盛，不见阴虚，则治法惟有抑其阳而潜降之。火升痰甚，脉洪弦滑，气盛身热，面赤息高，而舌苔黄腻浊垢者皆是。若暴聋昏厥，而反不见有阳焰上浮之象，则其人下元阴液，邻于耗竭，并龙相之火，亦复无几，所以昏睡迷蒙，口开目合，撒手僵仆，肢厥脉微，唇舌皖白，面色无华，而并无痰壅喘急，气粗鼾鸣等证。则治此者，苟非峻补其阴，涵敛元阳，即无以急起直追，挽救什一，此其区别。病形未尝不约略近似，而默察病情脉症，无不判若天渊。盖前症属于闭塞，而后症则邻于虚脱，万万不可以一例论治者。就中较量轻重，斟酌损益，

〔1〕正法眼　"正法眼藏"的简略，佛家语。《传灯录》："佛先语诸大弟子，迦叶来时，可令宣扬正法眼藏。"此处引申为标准的治疗方法。

因应咸宜，尤非斫轮老手[1]不办。孟英是案，两诊相去才三年余，且是一人为病，而病状又复相类，乃前后二方，径庭若此。虽案中叙述病状，太嫌简略，且止言脉象，不著舌苔，似乎尚缺证据，而寻绎方中药味，已可见前者为肝阳痰热之实证、闭证，而后者为阴液欲竭之虚证、脱证。金针度世[2]，尽在不言之中。殊觉古人成作，尚未有似此详审精密者。周评谓其辨证之神，不让于古，则犹于重视古人之意，惜乎孟英不生于金、元之前也。

又同卷　祝叟，年近古稀。己亥春，仆地痰壅，肢强眼喎，舌謇不语。孟英视之，投六君子加蝎梢、羚角、胆星、石菖蒲、竹沥、姜汁而安。

【平议】此案不言脉舌，终嫌叙证不详。惟方有羚角，可见肝火炎炎，热痰上壅之象。蝎梢、星、菖、竹沥，皆为开痰降逆而设，是亦闭证之甚者。但六君之参、术、甘草，对于"痰壅"二字，犹嫌甘腻助痰，尚沿古法而未脱窠臼。弗谓老人患病，非补莫治。姜汁所以制竹沥之寒滑，且能开痰，但只宜少用，每服三、五滴已足，若过多则偾事矣。

又《三集》三卷　辛亥春，许辛泉患类中，诸医佥从虚治。孟英诊之，脉沉滑而数，且体厚苔黄，亟宜化痰清热。定方后，人皆不以为然。惟其子秋芦极佩服，云五年前家君患恐惧多疑，曾劳诊视，方案犹存，若合符节。只因家君性喜温补，前之病根不拔，酿成今日之疴。先生卓见，不可及也。然病者依然不悟，不刈根株。延至壬子夏，仍以类中殒，年未五旬也。

【平议】类中之病，挟痰者多，况复体素丰厚，舌苔黄腻，其为痰热互阻，显有明征，脉沉不浮者，非气火之不露，实因痰火锢结经隧，脉道为之壅塞，其病根之深沉坚固，较之浮弦上溢者，轻重若何！此证此脉，非攻荡胶痰，不能建扫穴犁庭[3]之绩。孟英仅主化痰清热，似尚嫌药轻病重，然病家方日事温补，只此清化定方，已佛主人之意，甚且大不理于众口，更何论乎攻痰涤热！此正道之所以难行，而众咻[4]之所以可畏也。即以前症恐惧多疑言之，亦惟痰涎阻塞，蒙蔽清灵之府，乃有是症。奈何粗工凶凶，群以补药为媚灶[5]之计，遂令良工见疑，为德不卒，终至一误再误，竟夭天年。死者愚不可及，然孟英之案，自可传也。

王孟英《归砚录》四卷　仁和胡次瑶孝廉令正。乙巳仲夏，陟然肢麻昏晕，速余往视。面微红，音低神惫，目睛微赤，舌苔微黄，足微冷，身微汗，胸微闭，脉微弦。乃本元素薄，谋虑萦思，心火上炎，内风随以上僭也。不可误以为痧闭，而妄投香燥辛散之品。以人参、龙、牡、菖、远、连[6]、石英、麦冬、小麦、竹叶、莲子心为方，两剂而安。寻与平补，以善其后。

【平议】是证面红足冷，身微汗而脉微弦，神惫音低，则正气式微，孤阳上越，已邻于厥脱之险。潜阳摄纳，滋液恋阴，皆急不可缓之要著，然舌苔微黄，胸脘微闷，又是兼有痰热，亦不可不清宣泄化。方用参、麦，养液恋阴；龙、牡、石英，潜阳摄纳；菖、远之清芬，能泄化痰浊而不嫌于峻烈；竹叶、莲子心之轻淡，能清心解热而不失之寒凉。面面都到，轻重得宜，斟

---

〔1〕斫轮老手　指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人。《庄子·天道》载："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

〔2〕金针度世　把秘法、诀窍传授给人。元好问《论诗》云："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3〕扫穴犁庭　意同"犁庭扫闾"，见《汉书·匈奴传》。乃踏平庭院，扫荡巢穴的意思，比喻彻底推毁敌方。

〔4〕众咻(xiū 休)　"一傅众咻"的省略，见《孟子·滕文公》。傅，教导；咻，喧闹。意谓一个人教导而许多人喧扰，不能有所成就。

〔5〕媚灶　亦作"媚奥"，比喻讨好有权势的人。

〔6〕连　原缺，据《归砚录》补。

酌权衡，铢两悉称，可谓五雀六燕，适得其平，最是功深养到之作。考此病之风阳陡动，原是气血上菀，脑经受病，故治法第一即当清降；而气升火升，必挟痰浊上僭，故开痰泄热，均不可缓；然真阴本薄者，又不可不滋养以留恋之，则必与痰壅一层大相剌谬[1]，此滋液之中，又必谨避浊腻，所以虚实兼顾，为治此病者最费经营之处。古今医家，于此数层，从未能体会其一、二者，是以医书虽多，凡论类中，无一不梦中说梦，更何论其处方之得效与否；苟能暗中摸索，合其一端，已觉空谷足音，夐乎难遘[2]。孟英之治猝仆晕厥，亦未尝知是气血冲脑，然见证治证，首重潜阳息风，已是灌顶醍醐，令人神清气爽；而又能清宣泄化，不问燥烈以伤既耗之真阴，轻灵养阴，不犯寒腻以助痰涎之肆虐。观此案选用诸药，何等纯粹，问有一味闲冗不切实者否？苟非天仙化身，那得有此神悟！是其无心巧合，洞中机缄[3]，尤为难能而可贵。以视吾侪[4]生今之世，知是脑神经病而治以镇摄重坠者，何可同日而语！断推二千年来类中昏瞀之第一杰构。循诵再三，安敢不稽首至地！世有知音，必不以颐言为阿私[5]所好。

又按：是病气升血升，已有阴阳脱离之势，故当神情昏昧、痰涎壅塞之时，虽当清泄化痰，以开其闭，只有菖蒲、远志，清芬苦泄之品可用，否则胆星、竹黄，亦是清而能降；非若夏秋之时，痧秽湿浊蒙蔽隧络者之宜于脑、麝、痧气丸等，芳香走窜、辛散大开可比。然他人之能识为闭证而用开窍法者，皆至宝丹、苏合丸、牛黄清心丸而言；否则行军散、卧龙丹、红灵丹等。庞杂乱投，再三不已，无一非大香大开、辛燥激烈之品，不知正气已散，孤阳欲飞，潜恋而收摄之犹虞不及，更得此耗散走窜之药，为害又当何如！然服此等药者，纵使一厥不回，长瞑不起，医者亦止知其病之无不死，而终莫能悟药之所以速其亡。古今名家，亦未有能言此病之不宜于辛散者。近惟于孟英此案，及黄醴泉案中一再见之，尤以钦佩二公之神悟为不可及。

《王氏案三编》一卷　仁和蒋寅自述曰：咸丰元年冬仲，荆人忽患头痛，偏左为甚，医治日剧。延半月，痛及颈项颊车，始艰于步，继艰于食，驯至舌强语謇，目闭神蒙，呼之弗应，日夜沉睡，形如木偶。医者察其舌黑，灌犀角、牛黄、紫雪之属，无小效。乃求[6]援于孟英。比来视曰：苔虽黑而边犹白润，唇虽焦而齿色尚津，非单纯之[7]热证也。投药如匙开锁，数日霍然。爰录方案，以识再生之大德，而垂后学之津梁。

十月二十五日初诊：真阴素虚，两番半产，兼以劳瘁，内风陡升，病起头疼，左偏经掣，旬日不语，二便不行，不食唇焦，苔黑边白，胸腹柔耎，神气不昏，脉至弦缓，并不洪数，此非热邪内陷，乃阴虚痰滞机缄，宜予清宣，勿投寒腻，转其关键，可许渐瘳。石菖蒲、麸炒枳实、仙露半夏、盐水泡橘红各一钱，鲜竹茹四钱，旋复花、茯苓、当归各三[8]钱，陈胆南星八分，钩藤五钱后下，竹沥一杯，生姜汁三小匙和服。苏合香丸涂于心下，以舒气郁。

---

〔1〕剌(là 辣)谬　违反。

〔2〕夐(xiòng 兄去)乎难遘(gòu 够)　夐，远；遘，遇。意为很难遇到。

〔3〕机缄　原为古代道家所指的主宰并制约事物的力量，语见《庄子·天运》。此处意为要害之处。

〔4〕吾侪(chái 柴)　我们。

〔5〕阿(ē 啊)私　偏袒自己。

〔6〕求　原作"救"，据《王氏医案三编》改。

〔7〕单纯之　《王氏医案三编》无此三字。

〔8〕三　原作"二"，据《王氏医案三编》改。

【平议】是证先以头痛，又是偏左，明明肝阳上扰，气升火升，驯[1]致舌强神迷，昏睡不语，则血冲犯脑，神经失其知觉运动，因已确乎无疑。虽苔黑唇焦，未始非痰热为虐，而病之主宰，则与热陷心包、痰蒙心窍者，相去霄壤。犀角、牛黄，何能有效！然市医伎俩，能读鞠通书而自诩为叶派真传者，已是庸中佼佼，卓尔不群。一见昏愦迷蒙，不言不语，谁不谓热邪内陷，已得真赃，犀角、牛黄、清宫、紫雪，信手拈来，无一非天士、鞠通之成法，况见有唇焦苔黑，更无不谓此证此药，必是万金不换之秘，自然手到病除，神仙解语。岂知去题窎远[2]，良法无灵，则黔驴之伎已穷，惟有相对瞠目，诧为生成死证，而搜索枯肠，莫筹一策，时邪好手，大率如斯，宁不可笑？孟英开口即谓此非热邪内陷，已是顶门一针，揭破重重黑障，吾知若辈闻之，无不瞿然[3]失梦，群呼咄咄怪事。须知气血冲脑，而脉反弦缓，不见洪数者，正其痰浊壅蔽之明证，是以苔虽黑而边犹润，唇虽焦而齿不枯。所重在痰不在热，但与犀、黄，奚能有济？观其定方用药，纯粹在开痰一边，平平无奇，较之犀角、地黄，有如狮子搏兔，用尽全力者，真是事半功倍。可见"痰滞机缄"一句，最是此症无上之神咒[4]。孟英生平最得力处，即此一端。在他人看来，方药轻浅和平，断不能起大症，孰知蠲痰开泄，浊气一降，而气火自平。脑经即不受震乱，亦可神志回复，大病渐瘳，非以开通心包之痰迷而能有效也。较之叶派甘寒滋腻，名为养阴退热，适以助其壅塞，而气不能降、火不能平者，其得失利害，又何可同日而语！案中亦有"阴虚"二字，乃是致病之远因，尚非此时之吃重处，所以方中亦不用滋养一味。若今叶派处此，又必玉竹、知母、麦、地、玄参，千手一律，则大谬矣。惟此症神蒙不语，终是神经为病，非介类潜阳、石药清镇，必无捷效。孟英初诊，尚觉缺此一条，所以不能迅速有功，观后文第八诊加紫石英、第九诊加牡蛎，至十一诊加龟板，而从此向安，此中秘钥大可思矣。

姜汁三小匙太多，需减用三分之一。苏合丸涂于心下，有意弄巧，似觉无谓。孟英上条胡案，既知症非痧闭，不宜香开，而此案又自犯之，以未知神经为病由于气血上升之故，虽曰外治不比内服，要知大香大开，走窜耗散正气，无二理也。

二十六日再诊：舌稍出齿，未能全伸，苔稍转黄，小溲较畅，羞明头痛，显属风升，咽膈不舒，痰凝气阻，本虚标实，脉弭且弦。不可峻攻，法先开泄。前方去胆星、半夏、茯苓，加枸杞子三钱，淡苁蓉一钱，瓜蒌仁五钱。

【平议】前方开痰泄降，旋转气机，而即舌稍能伸，苔焦转黄，药应病机，岂不甚捷？小便较畅者，亦痰壅渐松，肺气降而治节行，即上冲之气血，将有渐定之机矣。案语明谓羞明头痛，显属风升，何以仍不用潜镇息风之药？岂以脉已软弱，遂谓病不在肝阳耶？然又自用一"弦"字，则仍是肝病，惟"弭弦"二字连属、究似不妥。加杞子是肝肾阴虚之正治。此时大便未通，苁蓉、蒌仁皆好。

二十七日三诊：舌能出齿，小溲渐行，神识稍清，苔犹灰滞，头疼似减，语未出声，脉至虚弦，右兼微弱。本虚标实，难授峻攻，开养兼参，庶无他变。前方去枳实、旋复、钩藤、竹沥、姜汁，加参须一钱，麦冬三钱，远志七分，老蝉一对，淡海蜇一两，鸟茈[5]三个。

---

〔1〕驯　逐渐而至曰驯。

〔2〕窎(diào 吊)远　深远貌。

〔3〕瞿(jù 据)然　惊动貌。

〔4〕无上神咒　佛家语。此处意为最中肯的概括。

〔5〕鸟(fú 扶)茈(cí 词)　即荸荠。

【平议】舌出溲行，神识渐醒，右降之权稍稍恢复，脑神经之功用隐隐转机矣。头疼似减者，明是尚未锐减，窃谓终是未投潜镇之失。以本虚而加参须，须本下行，于症甚合，与参、术蛮补不同。麦冬滋腻，尚觉灰滞之苔不甚相称。远志与菖蒲同功，化痰降逆，已非市医所知。蝉能解语，恐无实效。

二十八日四诊：稍能出语，尚未有声，舌色淡红，苔犹灰腻，毫不作渴，非热可知，脉弈以迟，不食不便。宜参温煦，以豁凝痰。前方去雪羹，加酒炒黄连，肉桂心各五分。

【平议】连、桂合用，说是交通心肾之气，然对于此症，似非要需。虽曰舌淡苔灰，脉弈不渴，皆非热症，究竟其病在肝，必非心肾之恙，观第五诊"肝火未平"一句可悟。

二十九日五诊：苔渐化而舌渐出，语稍吐而尚无音，头痛未蠲，略思粥食，胃气渐动，肝火未平，久不更衣，脉仍弦实。徐为疏瀹，法主温通。前方去麦冬，加麻仁四钱，野蔷薇露二两和服。

【平议】野蔷薇芳香以疏气机，亦菖、远之流亚也。

十一月朔六诊：连投温养，神气渐清，语亦有声，头犹左痛，苔退未净，大解不行，左脉微迟。法当补血，血充风息，府气自行。前方去远志、菖蒲、老蝉，加天麻一钱，白芍二钱，桑椹三钱。

【平议】连授五方，终未投一潜镇息风之药，至今头犹左痛，大便未行，仍是左升有余、右降不足。此方加天麻等三味，柔润息风，兼滋肝肾之阴，始觉渐渐切合，然仍不用介类一味何耶？

初二七诊：脉已渐起，尚未更衣，浊不下行，语犹错乱，时或头痛，寐则梦多，濡导下行，且为暂[1]授，前方去天麻、桑椹，加牛膝三钱，生首乌四钱，柏子仁二钱。

【平议】头痛语错，大府不行，皆是有升无降。以前之苁蓉、蒌仁、麻仁，润肠通府，尝之久矣，然浊仍不降，地道不通。至此又加牛膝、首乌、柏子仁，以求其一解，固亦题中应有之义。

初三八诊：虽已知饥，未得大解，肝无宣泄，时欲上冲，阴分久亏，岂容妄下！素伤思虑，肝郁肾虚，脉弈而迟，语言错乱。法当养正，通镇相参。前方去白芍、首乌，加紫石英四钱，砂仁末炒熟地六钱，远志七分，菖蒲五分。

【平议】连投润肠，而便终不解，肝气仍冲，语言仍乱，终是升多降少，脑神经病未有艾[2]也。至此而始悟到镇摄一法，乃加石英，似乎已晚。犹幸此人气火尚不甚旺，故可收桑榆[3]之效。若肝阳偏旺，火焰陡冲者，恐神经陡变，或且待不到此。至胃纳知饥，而始投熟地峻补真阴，是亦用滋腻药之秘钥。

初四九诊：大解已行，并不黑燥，肝犹未戢，乘胃脘疼。幸已加餐，可以镇息。参须、仙露半夏、川楝肉各一钱，砂仁末炒熟地八钱、牡蛎六钱，紫石英四钱，归身二钱，杞子二钱，淡苁蓉一钱五分，酒炒川连三分，桂心五分研调。三帖。

【平议】前方既投石英，则上逆之势，必得安戢，下降之令，助其机缄，所以大府遂通，岂不如鼓应桴，捷于影响？且以熟地滋其阴液，乃得水到渠成之妙。从此得心应手，一路潜

---

[1] 暂　《王氏医案三编》作"先"。

[2] 艾　止绝。《小尔雅·广言》："艾，止也。"

[3] 桑榆　《后汉书·冯异传》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指日出之处，桑榆指日落之处。意为前边的时机虽然失去了，后边的还可以把它补回来。

镇毓阴，柔肝滋液，而善后之能事毕矣。

初七十诊：复得大解，苔退加餐，肝血久亏，筋无所养，头疼脘痛，掣悸不安。柔养滋潜，内风自息。前方去半夏、川连、楝子，加炙草、橘饼各一钱，乌梅肉八分。四帖。

【平议】滋潜柔润，而大解频通，地道下行，自然上升之气火渐息。经掣脘通，皆木焰之余威，方用乌梅、橘饼、炙草，无非为柔润潜肝之计。盖至此而效始见，皆滋潜镇摄之功。可知从前不投重镇，未必非千虑之失。

十一日十一诊：神气渐振，安谷耳鸣，脉弱口干，面无华色。积虚未复，平补是投。前方去桂心、橘饼、乌梅，加龟板六钱，麦冬、葡萄干各三钱，十帖。后讯至体康，竟以全愈。

【平议】安谷加餐，则滋养不妨重用，此养阴善后之良方。若杂以芪、术等味，便是画蛇添足。

黄醴泉案　王瑞祥夫人。腊月廿二。月事应断之年，尚是如期不减，近甫两月不至，营虚偏热，八脉无权，已可概见。病前中心嘈杂，肝阳挟痰热上潜，已露萌芽。况复震掉头眩，经络牵掣，神志烦躁，肌肤痒搔，无一非木动风生现象。五日前大眩倾仆，遂令左半不遂，神志迷蒙，面赤气粗，多言谵妄，脉右手滑实而数，左关尺弦紧有力，寸部浮大上溢，舌苔黄腻干糙。显见痰热冬温恣肆，致令肺胃肝胆之气，俱随龙雷相火潜越升腾，猝发难遏。渴不多饮，痰壅明征。二便尚调，地道未窒。当此天时人事，皆是阴不涵阳，最防一厥不回，变生俄顷。必先镇摄肝胆气火，清泄肺胃热痰，庶几神识清明，方有把握。羚羊角片二钱，玳瑁片六钱，苍龙齿四钱，生厚牡蛎一两，灵磁石五钱，太阴玄精石八钱，金钗干石斛四钱，以上皆先煎，三石生用打碎，石斛去下段硬梗，劈开勿炒，天竹黄、晚蚕矢、玄参心、明天麻、大白芍、辰茯神各三钱，鲜竹茹、旋复花（包）各二钱，陈胆星（包）、丹皮炭、黄郁金各一钱五分，枳实（炒）、九节菖蒲、毛橘红各八分。

【平议】醴泉亦知此证之是气血冲脑，神经为病，而识得气升、火升、痰升，皆由于龙相陡动，猝发莫御，重用镇摄清降、平肝化痰，自然气火俱潜，脑不受激，正与《素问》"气血交并于上，则为大厥，气反则生，不反则死"之旨针锋相对，巧合机宜，无非见理清明，认症的确，自能对病用药，如磁引针，翻尽二千年通套中风成法，而偏能符合上古医经。若非果有仙骨，那得到此仙境？医学至此，神乎技矣！然不过眼光明了，识得真切耳。学者能从此学步，又何至为古人所愚！是病有半身不遂一症，而方中绝不用一味通经活络之药，虽曰治其吃重处，固不暇兼顾及此，岂知气火一降，神经自复，不治肢体亦无不愈。此岂汉、唐以下所有之成法？是医界中革故鼎新[1]一大关键！读者必须识得此旨，庶几上池饮水，洞垣一方。

廿三日再诊：镇潜龙雷，清泄肝胆，病情起色，面赤已退，神志清明，唇茧亦和，舌苔转润，大府未解，小溲频多，左脉弦劲锐减，反为沉细无力，右数亦复退步，盖真阴素弱，气火稍衰，即已露出虚馁本色；而恼怒频仍，渴喜冷饮，则肝胆余焰未息；左半不遂，尚是不便屈伸，肤腠痒瘙，隧络犹为热痺；纳谷尚安，后天脾胃，差为可恃。立春节届，肝木正当萌动之时，相火乘势上凌，火焰生风，跃跃不已。是已中心懊恼，自觉烦热，内火如焚。标实本虚，法宜两顾。昨方有效，自当踵进而参滋填。吉林老山参须三钱，另炖分冲入药，原支金钗斛劈开三钱，龙齿四钱，牡蛎六钱，磁石五钱，决明八钱，海浮石三钱，皆生料先煎，米炒天冬三钱，细生地四钱，天竹黄、大白芍、甘杞子、大贝母各三钱，甘菊花、玄参、旋复花各二钱，鲜

---

〔1〕革故鼎新　破旧立新，语出《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竹茹二钱，枳实四分同炒，丹皮炒一钱五分，橘红八分，橘络一钱五分。

【平议】大剂潜镇而神志即清，面赤亦退，气火一降，脑神经之功用立刻回复，讵非至捷？然肝胆余威，固未尽敛，恼怒懊侬，内热渴饮，具有明征，而脉竟陡变，则五十将衰，阴气自半，重以月事未止，营阴不摄之人，虚馁昭昭，宁非可虑？脉症不符，标本乖戾，斯时治疗，从脉从症，具见匠心，正不可漫无主张，草率了事。参、地、杞、菊，培植根基，最是要着。所喜胃气尚醒，不碍痰热。且参须下行，亦复息降气火，而内热如焚，又不重任凉剂。此中煞费经营，苦心孤诣，苟非学养俱到，不易臻此纯粹境界，夫岂率尔操觚者流所能望见项背！

廿七日三诊：滋填柔木，镇静息风，三进俱安，不遂亦减，乃昨日午后，忽觉形寒颤震，入夜始暖，今日巳、午之交，陡然目光昏瞀，神志并不迷蒙，而竟有满屋乞儿，环坐求食之状，后一时许始已。经言脱阳见鬼，脱阴目盲，总之清阳为痰浊所蒙，神不自持，妄有所睹，岂真青天白日，鬼瞰其室耶！纳食渐苏，决非陡变爻[1]象。脉右手滑大，较胜于左，间有小呃，亦肝气上逆，挟痰壅窒胃脘。春节已过，涵敛当有坦途，惟真阴素虚，清阳之气又弱，仍当滋填培本，镇摄平标，庶乎阴阳两和，气血自定。吉林参须五钱，另炖冲药，大白芍三钱，川桂枝四分同炒、拣去桂枝弗用，活磁石四钱，生牡蛎六钱，苍龙齿三钱，三物先煎，竹沥、半夏、盐水泡陈皮各一钱五分，大生地、旋复花、黛蛤散（皆包）、炒枣仁、甘杞子、辰茯神各三钱，海石、鲜竹茹各二钱，原支金钗石斛三钱劈开弗炒先煎，干柿蒂四枚。

【平议】滋填镇潜，连进俱安，且胃纳加餐，不遂渐起，药已中病，安有陡变之理？乃忽尔形寒颤震，忽尔妄见蜃楼，良由阴虚未能遽复，气火未能安潜，且案语明言三服，显见廿六一天，未尝进药，虚惫之体，正气已馁，药力甫过，砥柱无权，所以阳气不充，则为凛寒颤震，神经又乱，而为妄见妄言。经文见鬼之说，尚是古人迷信鬼神旧习，实则气血未定，仍是神经之病。虽曰神志不迷，究竟无是形而见是影，讵得谓神经之适当耶？醴泉虽不能断定是脑经原则，然辟去鬼瞰其室一层，卓见亦不可及。立方仍是吾行吾素，不为外物所诱，惟有定识者乃能有定力，斫论老手，洵是不凡。

正月初三日四诊：入春以后，连授镇潜滋化，诸款向安，眠食两适，纳谷亦渐渐加餐，但胃阳犹未恢复，感触春寒料峭[2]，致令呃逆频仍，二府如恒，左半肢体已能运动，惟于手腕小有微肿。盖气血未复，左右运行犹乖常度。舌苔左半厚白根腻，右半已化。阴阳道路尚觉痹窒不通，而胃气升降亦难循序，再以涤痰泄降，参之疏络。元枝金钗斛三钱，磁石四钱皆先煎，竹沥、半夏、旋复花、淡苁蓉、竹茹、海石、茯神、丝瓜络各二钱，盐水炒归须、煨益智仁各八分，晚蚕沙、络石藤、桑寄生各三钱，陈皮一钱五分，临服加生姜汁一水盂匙冲药。

【平议】此时大病已衰，止余手足运动未尽回复，及新加之吸寒呃逆而已。用药亦应有尽有，善后之法，不过如斯。其后颐寓沪上，尝见此躯，体丰多痰，可见醴泉重用痰药之必要，然当时肢体之病，不数日亦复即安，更足征不遂一症，未尝非不治之病，但见用风药祛风，及仅知通经活络者，必无一效耳。案语谓舌苔左半厚白根腻，右半已化，可知前者纯是白厚之苔，而可用参、地者，以其胃气渐开也。至此而苔化其半，其未化者，即其手足不遂之左半，又可知其半体之不遂，自有浊痰壅其经隧，有是症即有是苔，又是真确可据。盖不遂之初，因以脑经受震，失其运动常度，迨数日之后，即有痰涎助其窒塞，而络脉牵强；遂成肢

---

〔1〕爻(yáo 摇)象　卦象。引申为征兆。

〔2〕料峭　形容春天的寒意。苏轼《定风波》词："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节之病，则宣络化痰，亦是见症治症必需之药，弗谓此即脑神经病，而自始至终皆不可用通络法也。

又治沈载之文郎，十七岁。正月廿九日。时邪喉痧甫瘥，新风乘络，余热未清，致令面部及上身浮肿。时医以为大头疫症，风药表散偏重辛温，连投三剂。际此春升木动时令，阴未复则肝失涵养，热得表而风助火威，致令龙相猝乘，晕厥陡作，痰嘶气逆，神识昏迷，逾一时许，气火稍平，痰鸣稍减，知觉回复，而气逆不已。此无形之风火，挟有形之浊痰，僭越飞腾，上蒙灵府。先以真猴枣二分，开水磨服，以镇龙雷痰热。幸得应手，气逆即安，痰声顿息，而脉来浮大弦数，重按不挠。肝胆浮阳，其实未戢，舌苔黄薄，尖边光红，液耗营伤，即此可据。爰议商进咸寒柔肝，介类镇摄，兼以化痰湿热、滋养胃津，冀为标本并顾之计。惟是龙雷性激，势焰最猖，犹恐暂得安宁，尚欲乘机再肆，尤须调摄加慎，善为护持，备方候酌。羚羊角尖开水磨浓汁五分冲服，苍龙齿五钱，生厚牡蛎一两，生紫贝齿二两，鲜金钗石斛四两打，皆先煎，带心连翘、象山贝母、海浮石、明天麻、大白芍、辰砂拌茯神各三钱、鲜竹茹、天竺黄各二钱，陈胆南星一钱（包），丹皮、陈皮各一钱五分，生桑白皮、晚蚕沙（包）各四钱，枇杷叶四片去毛包煎。

【平议】喉痧后面目及上身发肿，多是上焦余热未清，肺气尚郁，不得宣泄，斯时清金宣络，开展气机，宜助肺家肃降之令。即曰肺闭宜泄，腠理宜疏，亦止有辛凉轻清，一举手而可收全绩，时医误认大头，妄投温升，当是未询病前何状。然大头疫无不畏寒发热者，惟有寒多未罢一症，是以宜于柴、葛，而对于此症，升降温凉，正得其反，那不变生俄顷！且又适遇此津液已耗、膏粱柔脆之人，遂致虚阳陡升，气血上莞，酿成晕厥之脑神经病，亦是误表之一种变症，羌、防、芎、芷之属，为祸如是其烈，固俗医之万不及料者，猴枣一物，其色正青，最坠热痰而清肝木，又是血肉有情之属，治此阴虚阳浮，恰合分寸，以与羚羊角并辔而行，可谓双璧双珠，无独有偶，而其余镇潜滋化、柔肝息风之外，又辅之以清金肃肺，亦不脱略浮肿一边，真是目送手挥，面面俱到。

初十复诊：昨授潜镇柔肝、化痰泄热，幸得气火渐平，厥晕不作，且面身浮肿亦减，肺家清肃，已能展布气机，所以喘热亦定，但思食频频，咳嗽间作。肝阳龙火，余焰潜然，再从滋液清宣、摄纳重镇，冀得奠安骇浪，弭定狂澜。鲜金钗石斛、生青龙齿各四钱，生厚牡蛎八钱，海浮石二钱，四物各杵，皆先煎，冬霜桑、生桑白、柔白前、象贝母、辰茯神各三钱，生白芍、鲜竹茹、竹沥半夏各二钱，陈枳实炒六分，橘络一钱五分，枇杷叶三片，去毛包。

【平议】骇浪初平，狂飙虽定，犹恐余威未戢，潜伏暗陬。方中羚角，似不可少，而仍兼顾肺家者，不独以咳嗽一症，亦缘浮肿犹未全消也。

十一日三诊：龙雷甫潜，真阴未复，偶尔劳动，虚焰陡张，痉厥猝乘，目合手撒，痰声曳锯，神识昏迷，舌短面青，多呼少吸。正气已伤之后，阴阳俱有脱绝之机，图治更为棘手，勉议恋阴益液，参入潜镇队中，冀以补救垂绝之真阴，招纳脱离之元气。吉林老山参四钱，另炖冲药，鲜金钗斛七钱，生牡蛎、生龟板各一两，生玳瑁片、生龙齿各四钱，五物各杵，皆先煎，大白芍、京玄参、大麦冬各三钱，陈阿胶三钱，鸡子黄一枚拌炒，大淡菜四枚洗净煎，先研真猴枣、大廉珠各三分，细石菖蒲根四分泡汤送服。

【平议】偶尔烦劳，晕厥陡作，可见此人元阴，几已告匮，致令孤阳飞越，一厥难回。此是脱症之最重者，诚非"平肝潜摄"四字所能无投不应。醴泉不以痰塞为嫌，放手滋腻填阴，从根本图治，眼高于顶，力大于身，看似胆气粗豪，实是细心如发。盖非此决无挽回百一之

望，此痰声曳锯时参、麦、阿胶、鸡子黄之用法，允为后学开一绝大法门。此时痰声曳锯，于法似无不先用开痰，而径投厚腻滋填之理。惟观方中有鲜金钗斛七钱，可见其人舌色，必鲜红光绛，其且干燥，肺胃津液，耗烁殆尽，是以麦冬、阿胶，并不嫌腻，且第一、第二两方，皆有鲜斛，尤为显著。则此之痰壅，全是肾水上泛之痰，本与上焦肺胃无涉。若再误投开泄，适以助其燥而速之绝。案中虽未言苔何若，然已不啻绘影绘声，跃然纸上。此读古人书，所当于无字处求之者也。而颐更进一步勘之，既明知是肾水上泛，即使舌有腻苔，亦必滋填其下。近治一寒饮喘急症，胃气大呆，已五日粒米不沾，舌苔薄白罩灰而润，后根厚腻，脉左细弦，右手沉细如绵，几不应指，喘促气短，吸多呼少，头汗如雨，面色皖白，独两颧微红，虽昼夜不眠，而精神甚好，犹能健谈。明是孤阳欲飞，阴不能摄。两足微冷。一投参、附，再加熟地，而渐渐胃苏安谷，汗止喘宁，咳嗽痰饮，亦渐以退舍，又加巴戟、仙灵脾、首乌等味而康，此人见证，虽与是案绝不相侔，然肾水上泛，其理则一。果能于此悟彻原始，则临症时自能洞见隔垣，头头是道矣。

十五日又诊：前日授剂，痰气顿平，神识回复，惟疲倦嗜卧，略进稀糜，仅隔三日，子丑之交，痉厥又作。此元气大衰，药力已过，中流无砥柱之权，根本不支，殆有一厥难回，大命遂倾之险。前法填阴摄纳，已是竭力图维，舍此奚有奇术？姑仍踵进，以尽人谋，希冀背城借一之望。吉林参五钱，另炖冲药，鲜铁皮石斛八钱，苍龙齿、淡鳖甲、玳瑁片各四钱，玄武版、厚牡蛎各一两，灵磁石三钱，七物各生杵，皆先煎，陈阿胶四钱，鸡子黄二枚同炒，天麦二冬、生白芍各三钱，旋复花二钱，大淡菜洗净四枚，先用真猴枣、大廉珠各二分，研细，开水调灌。

【平议】此证在十一日痉厥之时，目合手撒，脱症极危，龙雷直奔，真阴耗竭，天旋地转，挽救已难，而醴泉独能屏绝开痰香窜套药，而主以重剂滋填，潜息龙相。超超玄箸，大非庸俗所能梦到。卒能应手有功，挽回造化。所惜者痰降神清之后，疲倦嗜卧三日之中，不见一大队滋阴固摄之方，填补真元，以维危局，坐令覆辙相寻。而第四方后，不复诊视，则此人结局，可想而知。此是病家不知善后，自取其咎，反致良工苦心，等于泡幻，岂真人定之不能胜天耶！然此案不可没也，手录始末，不觉神往久之。

又治濮子泉方伯。病起春间，过服温补，如附子、巴戟、胡芦巴等多剂。体本丰肥，气分不实，燥烈之药，煽动虚阳，已为祸始，又以苏潘护理抚军，公务多冗，乃陡然神糊，眩晕欲仆，手足不仁，不能举动。先经陈莲舫征君用四君加味，不应。吴绅尤鼎孚先甲举醴泉诊之，授方三剂，其病若失。此光绪二十三年事也。

七月二十二日：尊体丰腴，赋异[1]本厚，运筹伤志，心阳不藏，适当长夏发泄之时，木火应之，挟痰内扰，壅于隧络，遂令肢体不仁，偏重在左。气血不得运行，阴阳道路窒塞，类中之渐，议和肝通络、化痰息风为先。羚羊角片二钱先煎，明天麻、晚蚕矢、天竹黄、生苡仁、三角胡麻各三钱，鲜竹茹、丝瓜络各二钱，橘络一钱五分，盐水炒归须、陈枳实炒各八分，桑枝五钱，海蛤壳一两生杵。

【平议】膏粱之体，饱饫肥甘，本为积热停痰之媒介，况在环肥，尤可想见。而重之以温燥腻补，措火积薪，那不烈焰生风，挟痰上壅？冲脑之变，皆由自取。因公烦冗，尚属借端。陈征君在光绪中叶，望重一时，恩荣五召，医林山斗，常游公侯之门，动手参、苓，久经习惯，

---

[1] 赋异(bì 币) 禀赋。

非复二十年前书生本色。以治此症，正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为虎傅翼而有余，尚复何能有效！醴泉此方，靖木息风，开痰宣络，清微淡远，有似平平无奇，而竟能起此危疴，实缘一经泄降，气火即平，脑不受激，自然安定，亦以病由药酿，非真阴虚损而动龙雷者可比。证情不重，所以易于潜息，亦非归须、桑枝、橘络等活血通络所能愈此不仁。须知案中运筹劳心、痰壅隧络，及气血不得运行、阴阳道路窒塞等语，全是金、元以来相承套语，浮泛肤浅，何尝切合病机！后之学者，万弗信以为真，反致自陷于迷惘之域。

复诊：痰阻气络，肝木上扰，化风飞扬，昨议通络柔肝，手足已能举动，浮阳稍潜，夜寐安适，胃气初醒。但此等病本难近效，仍踵昨意，参以泄化痰热。羚羊角片一钱五分先煎，盐水炒归须一钱，元支金钗斛劈开先煎，三角胡麻、晚蚕矢、忍冬藤、黄甘菊、穞豆衣、茯苓皮各三钱，川贝、秦艽、鲜竹茹各三钱，白蒺藜、竹沥半夏各一钱五分，嫩桑枝五钱。

三诊：原金斛、桑寄生、黄杭菊、晚蚕矢、生苡仁各三钱，炒秦艽、丝瓜络、淡竹茹、新会橘络、竹沥半夏、川贝各三钱，瓜蒌壳、陈皮各一钱五分，陈枳实炒、盐水归须各八分。

【平议】是案二、三方，不过通络化痰，无甚深意，而竟以愈此肢体大症。总之病本轻微，只须气血不升，而神经之功用自复。即无二、三两方，亦可无恙。案语谓此病本难近效，盖为从前许多隔膜议论所误，以致方法极多，百无一验，醴泉固亦不自知其此三方何以应效如是之捷。然须知此方此病，尚是偶尔侥中，视前两案，不可同日而语。若执此以为不仁、不遂之唯一秘诀，颐敢断言必无是事。

又治钱伦英案。血淋症后，阴营大伤，值此少阳之气主令，阴不涵阳，肝火挟痰，上蒙清空，横扰隧络，猝然舌謇语涩，左半肢体麻木不用，神识虽不甚昏迷，而语言无序，是谓类中。据节前咯痰色灰，明系少阴久亏，阳明燥金气热。阳明主一身之络，束筋骨而利机关，今肝胆升腾太过，四末之脂液无以荣养，遂令麻痹不仁。且痰中带血，足见阴阳之络俱伤。所恐由络入腑，由腑入脏，渐入渐深，夫岂细故！议方滋水涵肝、镇摄龙雷为主，而参化痰通络为辅。羚羊角片一钱五分，灵磁石四钱，代赭石、生牡蛎各八钱，鲜金钗斛五钱，五物皆先煎，旱莲草、生紫草、玄参、天竹黄、川象贝母各三钱，西洋参、鲜竹茹各二钱，陈胆星一钱五分，九节菖蒲八分，炒枳实六分，化州橘红五分，先用廉珠二分研细，百沸汤吞服。

【平议】此以血淋伤阴，致龙相之火无制，陡然肝升太过，挟痰上扰，亦是气血冲脑之症。案中阳明主络，束筋骨而利机关，以及由络入腑，由腑归脏云云，仍袭古人理想。虽似引证经文，言之凿凿，究竟全是泛辞，不可不正。

又治冯姓案　病起发热，忽然晕厥，目瞪口呆，牙关紧急，舌短神糊，脉来缓滑。春分节届，肝木上升，龙雷相火，挟痰沸腾，壅塞清空之窍，是内风类中之闭证。询得针刺、痧药，已经屡尝，须知辛香走窜、斩关夺门之将，反以扰乱正气，劫耗真阴，议从潜镇龙雷、开泄痰壅立法。生龙齿三钱，生牡蛎七钱，鲜石斛四钱，三物打先煎，天竺黄三钱，陈胆星一钱五分，化州橘红五分，辰茯神、旋复花、丝瓜络、海浮石各二钱，先用乌梅肉擦牙开关。

【平议】此案是血冲脑经之闭症，病属肝阳，而脉反缓滑，壅塞已甚，所以脉不能洪大弦劲，危象著矣。方用镇摄化痰，尚是恒法，无足奇者。惟谓辛香窜散，斩关夺门之法，反以扰正气而劫真阴一层，最是俗人未知之秘。明明以为可以开痰宣窍，谁料升腾耗散，即为气血冲脑时之助桀鸩毒。此案止有一方，殆归不起，亦安知非即痧气诸丸散，有以速之脱绝耶！

又治王妪案　除夕夜央，忽然厥仆，服猴枣而神清，呕去寒痰不少，始知头痛如破，满体骨楚，眩晕欲绝，目闭懒开，手足拘挛，不能舒展。此春气萌动，肝阳上乘，类中急症。凛

寒身热。先以镇肝泄降，兼开痰滞。大白芍一钱五分，桂枝三分同炒，羚羊片一钱五分，石决明八钱，紫石英、磁石、生牡蛎各五钱，五味先煎，明天麻、刺蒺藜、霜桑叶、杭黄菊各三钱，竹茹、丝瓜络、象贝各二钱，化橘红四分，鲜竹汤一两，加生姜汁二水盂匙，和匀冲服。

【平议】此是肝阳陡升，而表气已馁，多一凛寒身热见证。桂枝、羚羊，相得益彰，可备一法。

又治张维翰夫人　产后十一朝，忽然神识模糊，多言妄语，不避亲疏。询得瘀露通爽，少腹无胀痛之苦，而胸膺痞闷，气急如喘，脉左部虚小，右关滑而实。良由新产阴液大伤，际此春升时令，地气萌动，龙雷相火，涵敛无权，震跃升腾，激动痰浊，上扰清灵之府。法当潜藏龙相、摄纳浮阳，而佐之以清心化痰、培养津液。若寻常辛开香燥、涤痰套剂，适以扰动气火，劫烁元阴，皆非产后良法。紫贝齿一两，苍龙齿五钱，玳瑁片六钱，皆生打，磁珠丸四钱（包），四物先煎，天竺黄、紫丹参、云茯神、淮北小麦各三钱，旋复花、鲜竹茹、陈胆星（包）各二钱，半夏曲、九节菖蒲根各一钱五分，橘红一钱，炙草四分，红枣二枚，加金器一件，洗净同煎。另炖原支金钗石斛代茶。

【平议】新产伤阴，浮阳上冒，神蒙谵语，无非气血上冲，脑经失其知觉，左脉反见虚小者，是肝肾阴虚之本色，右关滑实，则痰浊壅塞之明征。方中镇摄与化痰并重，其旨如是。而兼以甘麦大枣，为养阴计者，当是舌苔光滑少津，胃液已燥之故，观其别以金斛代茶，是可于言外得之。若论辛开香燥，涤痰套剂，反能扰动气火，劫烁元阴，正以世人治此，惯用牛黄、至宝诸方而言。虽曰此非产后阴伤所宜，然即非产后，而一思"浮阳上冒"四字，夫岂辛香大开所可助其震撼！乃俗医且恃以为必须之秘，此枉死之所以接踵，而病家医家卒不悟也。斯真劫运为之矣，伤哉！

又治某氏妇　怀麟五月，多育之体，营血素虚，适当春节，少阳升气萌动，胆火挟痰上冒，龙相沸腾，厥晕踵至，喉痛咽哽，舌涸口干，胎元上逼。急当咸潜镇逆、甘润益津，最虑骇浪迭兴，变叵莫测。花龙骨三钱，厚牡蛎八钱，磁石四钱，皆生打，原金钗斛三钱，劈，四物先煎，西洋参、大麦冬、生白芍各二钱，玄参、天麻、旋复花（包）、桑寄生各三钱，鲜竹茹、橘络、黄芩、焦栀皮、陈皮各一钱五分。

【平议】此阴血素虚，胎热挟痰上陵，而为气血冲脑之晕厥昏瞀，即所谓子悬者也。严氏紫苏散，古今皆以为子悬唯一板方，然紫苏温升，主药已觉不尽纯良，且有归、芎，得毋助其升涌？须知是症挟痰者最多，醴泉是方镇摄以平气火，凉润以清胎热，而以旋复、竹茹化痰降逆，斡旋气机，虽曰晕厥正宗，却是子悬良法，胜严氏古方远矣。孟英有治其夫人子悬案，亦用清热化痰、理气开郁，与此可称双璧。案附魏氏《续类案》子悬门中，颐亦采入《女科医案平议》。沈尧封有旋复代赭汤胎堕得安之案，亦见魏氏《续案》，颐谓赭石入煎剂，亦是降逆良药，未必皆致堕胎，惟气虚之人，不胜重坠，亦必间有堕者，此妊娠所以有金石之禁。孟英、醴泉皆用旋复而去赭，均是细心如发。

又治钱梧生夫人案　怀麟弥月，肝肾阴虚，不涵木焰，气升痰壅，阻遏清灵，入夜昏瞀，欲言难出，必危坐达旦，始觉神志渐清，渴饮，脉弦，舌苔红绛。肝阳灼液，显有明征。是宜镇纳柔肝，泄痰养液。生厚牡蛎八钱，紫白石英各三钱，海蛤壳一两，原金钗斛三钱，各生杵，皆先煎，大天冬、川楝子肉、玄参、桑寄生各三钱，旋复花、鲜竹茹、橘络各一钱五分，石菖蒲八分，白苏子研四分，枇杷叶三片去毛（包）。

再诊：阴液甚亏，夜央痰壅气升，每每瞠目语謇，昏不识人，竟成厥象，直至平明清气来

复，乃得渐回，此是肝肾阴阳不相维系，节届冬至阳生之始，阴气本薄，固护胎元，不能兼滋母气，遂令木火横逆，龙相沸腾，乘夜半阴盛之时，上陵肆虐，蔽塞性灵，所喜胎元尚安，不致上逼，症与子悬有间。仍守昨意踵步。昨方去石英、楝子、天冬、苏子、枇杷叶，加细生地、枣仁各三钱，淡苁蓉一钱五分。自注：服此方后，入夜渐安，连用二帖，再加大生地、首乌，三服而安。

【平议】此症昏瞀，亦是血冲脑经为病，古谓子痫、子悬，实即此症。皆由阴不涵阳，胎火上乘，成此变幻。醴泉虽谓与子悬有间，止以胎之逼上及不上为断，未尝於病源一思之耳。两案镇肝化痰、滋潜摄纳，而不重任金石，可无堕胎之虑。合而观之，以治子悬，绰有余裕，严氏紫苏饮那得有此妥贴？语有之曰："前贤畏后贤"，不其然乎？

又治陈子琴仲郎　左手足麻木，左目不明，内风煽动，撩乱撮空，年富力强，不致类中，乃左升太过，右降无权，痰阻清阳，蒙蔽灵府，真阴素弱，宜潜阳摄降、养液和肝。元武板、厚牡蛎各一两，青龙齿三钱，玳瑁片、磁石各四钱，淡鳖甲六钱，六物生杵，皆先煎，吉林参须一钱另炖，杭菊、天竺黄、象贝、草决明各三钱，白芍、杞子、旋复花各二钱，白芍、旋复花各二钱，玄参五钱，化橘红六分，炙草四分，先用西藏猴枣三分研细，竹沥一两，开水和服。

【平议】此症阴液久伤，而内风陡动，明是气血冲脑，而反谓年壮不致类中，尚是未达一间。须知小儿惊风，即是脑经为病，岂能以年岁为民病之界限！案语虽不言舌色光红，痰声上涌，而方用猴枣、竹沥、参须、炙草，可见症情危急，与前条沈氏文郎同一机轴，所以立方亦如出一途。杞、菊滋肾柔肝，亦不仅为目暗立法。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　王某。先有头晕眼花，二日而猝然不省人事，手足僵硬，暖而不厥，两手脉寸关浮大而数，尺部沉微，几不可见。此五志过极，水火相离，阳浮阴脱，乃高年真阴衰于下，肝阳越于上，西学谓之"血冲脑经"，中医名为"类中"，阴不维系，阳乃飞腾。古方治类中，每用小续命及桂、附、参、茸等，正与此证相反，灵胎所谓辛热刚燥者非，而补阴滋腻者亦非也。大剂镇摄，养血息风，庶为正治。龟板八钱，磁石五钱，牡蛎四钱，龙齿三钱，女贞子、干地黄各四钱，黑豆衣、熟地各三钱，甘菊花二钱，蝉衣一钱。自注：一剂即醒，见物俱觉旋转，加乌梅，连服十余剂而痊。

【平议】阴虚阳越，血冲脑经之类中一症，潜阳镇摄，投匕辄应，即是伯龙氏发明之第一神悟。惟伯龙意中，必以阳升阴弱两层，视同一律，立方必滋阴潜阳，双管齐下，如用之于肝阳太旺，挟痰上升，气粗息高，痰声曳锯，舌苔黄腻厚浊，脉形弦劲滑疾等证，必有滋腻助虐之嫌。独是证则寸关浮大，尺脉沉微，高年阴衰，显有确据，且案中亦无痰壅涎流字样，则舌无腻苔，亦可相见。二地、女贞，洵是要品，此即河间地黄饮子用地、萸、麦、味之成法。病情在欲脱未脱之间，潜阳恋阴，两面兼到，宜乎阴阳互抱，应手成功。再加乌梅，亦是恋阴要著，正与地黄饮中五味异曲同功。

又治王莲翁太夫人案。年六十九岁。时见咳嗽多痰，头目昏眩，屡议滋水潜阳方剂，以性颇畏药，不能多服。忽于孟冬初九中刻，精神恍惚，语言昏乱，绕屋而行，步履不正，扶坐片时，遂尔晕厥，目直上视，口眼㖞斜，牙关紧闭，僵卧不醒，至二更稍苏，知头晕目旋，视物皆如轮转，舌强语謇。时伯龙在苏，电召诊视。初十晚到沪，诊脉寸关浮大而紧数，尺脉沉细，舌苔薄黄，是阴不涵阳，肝动风生，挟痰上扰，类中之症。阅诸医定方，有小续命，有四君加味，幸主药者不敢乱投，尚未贻误。遂以潜镇、滋水、息风为法。磁石、龟板、甘菊、黑豆衣、

女贞子、生熟二地。二剂后，加阿胶、归身。连服十余剂，眩晕皆平，语言不謇，口眼亦正，且较之平时，咳嗽亦减，痰亦少，遂又停药。至十月二十晚，偶因惊恐，神志又昏，言语紊杂，阅一小时又厥，见证如前，且右手足不能动矣。盖风阳潜伏，乘机复动，而发之尤厉者，则真阴未复，再触惊恐，肝胆横逆，血气交并于上，即《素问》大厥之症，而西学之所谓"血冲脑筋"也。（颐按：西学脑经之说，其最先译书者译之为"脑气筋"，然筋是筋骨之筋，附著于骨，所以连骨节而利机关者，译书谓之韧带，无性灵之作用；是以后人译书，改为"脑经"，以经络之义言之，能通达气血，用字较为允当；而东瀛人则译之为"脑神经"，以其感觉极灵，有神妙不测之意，定名尤[1]为切实）。前之风动，出于自然，今之风动，由于感触，是以更甚一层。仍主以前口潜降药六、七味，加蝉退肚十个。是晚服一剂，二十一日连服两剂，手足能动，口眼不斜，二十二日又服两剂，加阿胶、归身，再服十余剂。以后虽小有发作，但少少眩晕，而无喎斜、昏仆等恶证。即服此方，覆杯得安，独不能净绝根株者，则高年真阴久亏，水衰终不能养肝也。

【平议】气血冲脑之病源，由于下元阴虚，水衰不能涵木，以致肝阳飞腾，上冲犯脑，固已确无疑义。伯龙倡议介类潜重，以靖升腾之阳，甘腻滋填，以补不足之阴，并辔兼行，虚实两顾，于理固无不足，但颐谓当肝木陵厉之时，气焰直升，一发难遏，其标病风发泉涌，来势尤急，则镇坠摄纳，尤宜加重，方能投匕速效。而读《雪雅堂案》治验数则，殊嫌龙、牡、龟、鳖之属，选用尚轻，所以诸案皆少捷验，转不若孟英、醴泉两家，放胆重叠，多以两许，而效操左券。盖伯龙虽发明血冲脑经之源，而于此病标本二层，尚不能专注于肝阳一边，镇摄气火，似其识力之透辟、胆量之坚定，诚稍逊于孟英、醴泉两家，故尚不如两家之未识脑经为病，而投药适中肯綮也。是案论病，固已勘透隐微，用药亦朴茂着力，岂是二千年来隔靴搔痒者所能梦见！投匕之时，效力虽见，而起病尚觉迟缓，且频发不已，亦不能遽收全功，颐愚，窃谓总是未用龙、牡之故。试与上文孟英、醴泉诸案两两比较，自可于言外得之。

又治李氏妪案　年七十。五月中起病，手足麻木，右半尤其，时作眩晕，医治多日，皆参、芪、归、术等，或间有清热之药，而愈服愈重，至四十余日后，僵仆不动，昏不识人，不言不食，但日进米饮数匙，于是诸医却步，始延伯龙。脉右大而左小，寸关大而尺小，与前案王太夫人同，但王则近于数，而李仅一息二至，情形危殆，路人皆知。然脉虽二至，尚无结代之形，则气血循行，尚在回环流动，何必竟至不治。虽脉缓为气虚，参、芪亦似不误，然右大左小，前大后小，其为肝风鼓血上扬，冲激脑经，毫无疑义，但为日已久，气血凝结，经络已废而不用，纵有生命，势必瘫痪难免，亦用镇摄之法。龟板一两，生地五钱。见其苔厚而中心罩黄，口干，加石斛八钱，麦冬、天冬各二钱，以润风燥而生津液。服二剂，能进粥饮一小杯，脉得一息三至，再服数剂，左半手足能动，减石斛，加当归，连服至一月余，竟减轻六、七，能坐能食，惟右手足不能举动，则是人病起之初，本重在右，而气血久凝，其右脑经已废而不可复用也。于此可知是病误治迁延，弊必至此！设早服潜镇，或尚不至遽成残废。

【平议】气血上冲，必以镇定气火，使不上升为主，则脑不受激，神经可复，伯龙发明介类潜阳，暗室一灯，大启后人觉悟。是案专用龟板，即其独得之秘，但所蔽者，必以"养阴潜阳"四字联为一气，而不能分别标本，先其当务之急，则厚腻滋填，适为挟痰上壅者增益浊腻，助其负隅之势，未免千虑一失。凡眩晕诸病，已多痰热互阻，肝阳得所凭藉，因而长其势

---

[1] 尤　原作"由"，按文义改。

焰，况此人先服参、芪、归、术而病随药进，可见补益之谬。脉虽左小尺小，显见下元阴虚，但痰塞太甚者，脉形亦细涩不爽，隧道既窒，尚复何能滂沛鼓指？况乎右大而寸关亦大，更是痰阻肺胃之明征。其仅一息二至者，亦未始非痰浊窒塞，致令往来不畅。然则龟板与生地同进，滋补之弊，恐亦与参、芪、归、术未易轩轾，且又明言舌苔厚腻，中心罩黄，其为痰湿纠缠，胸膈满闷，不言可喻。何以不用开泄一味，而反投二冬、石斛，谓润风燥而生津液，须知肺胃不肃，浊痰窒而气不上潮者，亦多燥渴，但苔厚者口虽燥，而必不能引饮，其真燥假燥，即此可辨。窃谓方中地、斛、二冬，无一非此证禁药，其幸得肝阳稍息，脑经功用稍复者，赖有龟板一两，潜敛浮阳，而气火上升稍稍戢降耳。后方复加当归，则辛温升阳，更与前此之参、芪、归、术，大同小异，成败利钝，当不相下，乃谓前则愈服而愈重，后则连服一月余而病减六、七，恐是谬言[1]，颐未敢信，且既减六、七，而又继之以右手足不能举动，则所减者果是何如，此又伯龙之自己告人者，非颐敢妄测其药之无验也。虽曰病久不复，神经已废，确是此症实情，然案中又明言四十余日，似犹未为过久，苟其大剂镇摄，或功效尚不止此。颐于伯龙类中之论，发明"潜镇"二字，最是一瓣心香，竭诚尸祝[2]，第读其治案数则，尚有潜镇不甚着力者，则亦不敢阿私所好，谬为赞扬，非欲责备贤者，攻讦古人脱略，窃愿为此道树立正鹄[3]，庶几康衢在望，尽人能行，俾天下后世病家，少受痛苦，是于民生不无小补，则鄙人拈此秃管，犹能贤于无所用心，何敢吹毛求疵，妄持异议，尚冀达人明眼，谅此苦衷，岂独吾道之光，抑亦病家之福也。

附录山雷治案　甬人胡氏妪，年七十有四，寓上海白克路永年里。白皙丰硕，素多浓痰。癸丑十一月，方共家人午餐，忽口角流涎，头不能举，势欲倾倒，群起扶之，已痰声漉漉，舌强语謇，所问非所答，手足不用矣。亟延颐诊。以寓居伊迩[4]，即往视之。面有光辉，额有微汗，神识不甚了了，而知觉未尽泯。两手脉滑大弦洪，一息六七至，寸关尤甚，皆上溢及腕，尺部及沉分较为耎弱。呼吸气粗，似鼾非鼾，唇赤，两颧烘热，牙关似紧不紧，撬视之，舌不能伸，尖边质红，中心厚腻罩黄，稠涎满口，两唇掀掀[5]煽动。已见㖞斜，手足虽不能动，而肢节柔和，举之动之，不觉僵硬，亦无痛楚状态。虽外形尚无抽搐瘛疭等风动景象，然明是冬阳不藏，高年阳旺之体应之，龙相陡浮，肝胆之火肆虐，气升血升，直奔巅顶，致令脑神经骤失功用。其脉之所以沉尺较弱者，有余于上，自然不足于下，人之气血，止有此数，虽曰浮阳之所以上冒，其源皆由于真阴下虚，不能涵敛。然此时阳升无制，挟痰热泛溢奔腾，汹涌波涛，猝发难遏，标病最急，甚于星火，断不当兼与滋阴，反令腻药助痰，长其势焰。先与猴枣三分细研，九节菖蒲八分泡汤送。方用：羚角片二钱，生厚牡蛎一两，生苍龙齿、玳瑁片各五钱，玄精石、代赭石各八钱，各打碎同先煎，陈胆星、宋半夏各一钱五分，大象贝、天竺黄、法煅礞石、大白芍各三钱，明天麻四钱，加怀牛膝二钱，炒川柏一钱五分，导之下行，以复顺降之用。另熬鲜竹沥一两，加生姜自然汁五滴，和匀分冲药服。猴枣甫吞，神志即醒。此服药后，舌伸语楚，述起先大眩目黯，遂不知人，今已明白了了，但目尚眩晕，头闷烘热，

---

〔1〕 谫(wěi 卫)言　称誉坏人的言辞，此处有文过饰非之意。

〔2〕 尸祝　尸是古代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祝是主持祭祀仪式的人。此处申引为衷心祝愿。

〔3〕 正鹄(gǔ 谷)　箭靶。引申为正确的目标。

〔4〕 伊迩(ěr 尔)　迩，近。伊，发语词，无意义。《诗经·谷风》："不远伊迩，薄送我畿。"

〔5〕 掀掀(xī 吸)　象声词。

两鬓以上胀痛不舒。颇思静摄，嘱家人弗扰。手足能动，惟无力疲耎，颇觉委顿而已。夜得大便，眠睡甚安。明早复诊，则痰涎已无，起坐自如，肢体运动，亦无不遂不仁之苦。脉象和柔，弦劲洪大上溢之势胥定，而沉分两尺，俱能调匀。可证气火一平，地道一通，而诸恙陡减十九，神经为病，岂非动定皆极迅速？舌犹黄腻，尖边红绛，以前方减羚角之半，而龙、牡、诸石、胆星等，俱各减轻，去礞石、竹沥，加石斛三钱，以清养胃气。至第三日复诊，而出坐堂前，健谈亹亹[1]，宛然无病，胃纳亦安，眠食二便，俱已照常矣。乃改授镇潜摄纳轻剂，少佐化痰清养，仍不用滋填腻补一味以窒塞气运。是病初发，势极汹涌，凡在医林，孰不以为万死一生，必无痊愈之理！况在高年，即使一蹶不振，亦是考终正命。岂知一经投剂，而轩然大波顷刻平定，正如山雨陡来，天昏地黯，而浮云一过，旭日高悬。凡治龙雷，止此一法。然亦因投药及早，尚未误治，所以收效尤捷。病家方以为病奇药奇，诧为偶然侥中，而抑知此中精义，固有万不能为局外人详细说明者乎。

又治郑竹侯长郎案　十九岁。庚申五月十八诊。病起四月二十八日，晨兴无病，忽隐几假寐，少顷已无识无知，不言不动，扶之安眠，则竟如沉睡，肢体并无痉厥，四末亦不清冷，但直挺僵卧，毫不动作，知其举动不能自如而已。医授稀涎散，即吐痰涎不少，而僵卧不言如故，明日又服又吐，不仅一次，始稍稍知觉回复，能言一二句，不甚清彻明朗。问其所苦，但言头不舒畅，喉间不爽，而胸腹无痞闷，并不能说明症状。且镇日[2]似睡非睡，不言不动亦如故。嗣后屡经医案，则皆二陈、杏、贝、枳实、竹茹等化痰和平轻剂。绵延半月，虽无捷效，而渐渐能少少运动，神识亦时明时昧，问答亦渐有条理，惟终不能豁然清醒。饮而不食，静多动少，仍与乍病时无大差池。迨逾半月，改延某老诊视，忽投附子理中[3]加桂，一服尚未见动静，又投真武汤一剂，而不动不言已复初时之状态，又加手足时又牵掣，再延渠诊，谓温补不应，药力犹虞不逮，此非粤东药肆之参茸丸不可，乃仅服一丸中三分之一，而喉间痰声漉漉，势且上涌。时竹侯适在交卸劝学所长职务，诸事烦冗，闻讯归视，知为温药过度，急煮绿豆汤饲之。得汤即吐出丸药，而痰鸣稍杀，犹未静也。乃召颐往诊。脉虽不甚洪数，而六部中候皆弦大有力，沉尺亦不细弱。气色宛然无病，而目病不合，手足僵直，引而动之，尚不僵硬。牙关虽闭，以箸[4]启之，能开三分许。舌虽牵强，而唤之使伸，亦能伸出四五分，则知识尚未全失，但意气皆惰，不能自主耳。苔前半薄白满布，后根白厚甚腻，尖边虽不绛赤，而色泽分明，绝无皖白、萎缩虚寒见症。大府二十日未通，小溲短赤热秽。症是热痰互阻，气血交并于上，以致知觉运动陡然失司。自谓头不舒畅，喉间不爽，岂非气火上乘，头痛眩晕，而喉间气升痰粘，皆有确证，特苦病者神不自振，不能说得明白了当耳。证是中医之所谓痰厥，亦即西医之所谓血冲脑病。初投稀涎吐痰，固无不可，但病是气血上升，挟痰热壅塞为虐，而药更激之使吐，痰涎虽去，气火尤浮，所以神识不能回复。如于既吐之后，为之泄降开痰、镇遂[5]气逆，使得地道下行，斯病必可应手就绪。惟是连日所进之二陈、杏、贝诸方，化痰尚嫌太轻，且无沈坠下达之药，为之开通地道，所以气不遽反，不能速效。然虽无捷验，而言语渐清，运动渐可，旬日之间，病情亦尚安稳。不谓某翁异想天开，竟

---

〔1〕亹亹(wěi 伟)　同"娓娓"。说话连续不倦的样子。

〔2〕镇日　终日也。朱熹《邵武道中》诗："不惜容鬓凋，镇日长空饥。"

〔3〕附子理中　原作"附理中"，据医理改。

〔4〕箸(zhù 助)　筷子。

〔5〕遂　达也；顺也。《集韵》："遂，达也。"

谓凡是病情危笃，必以大温大补作不祧之法。岂知此症气升痰升，全是热壅于内，正与"温补"二字大相刺谬，以致一投附桂理中而言语无声，气粗息促；再投真武而肢体不动，甚且瘛疭；三投参茸丸而痰鸣上壅，其情可危。正不知此症虚寒从何处取证得之？如以舌苔白腻而妄谓属寒，则试问腻是何因？岂有用补之理？且非无苔之滑，舌质黯滞无华者可比。而此人尖边又非全无色泽，加以脉弦且劲，大便不行，小溲热赤，而乃不问脉舌，不察症情，竟谓温补一法，可以作为病重时末了一着，盲目盲心，荒谬实臻极步！盖此药不应，已可令人一瞑不视，本无所用其第二治法，自谓末了一步，真是说得啸响。然病者何辜，竟以性命为孤注一掷，罪胡可逭[1]！不意泗溪所论温补之害，至今犹有恃为秘宝者，岂果劫运为之耶？颐谓开痰降气，疏通大府为法，冀得地道一通，庶可转泰。方用瓜蒌皮子、陈胆星、天竺黄、莱菔子、象贝母各三钱，紫菀、宋半夏、郁李仁肉各二钱，广郁金、射干、九菖蒲各一钱五分，陈枳实炒八分，生牡蛎六钱，礞石滚痰丸四钱（包煎）。是药一服，夜间渐以痉厥，手足拘挛不伸，揉之不动，眉目间显见疾首蹙额，其苦殊甚，其状可危。盖胸脘间附桂、真武诸药尚未消化，痰热互结，骤得泄降大剂，彼此格拒不通，激战不已，那不演成险象？幸竹侯窥透癥结，谓此中宿药新药互相攻击，只有听其自然，断不可更以杂药乱投，转多变幻。诘朝痉势渐缓，言语微微有声，而神情仍不了了，竟不服药，坐观动静。廿日上午又稍稍发痉，而神气渐见转机，露出活泼气象。迨午后腹中漉漉有声，而知识恢复，言语清明，运动如常，能进粥饮，自知燥渴，索淡盐汤，半日一夜，饮尽三小磁壶，举家听之，盖至是而生意盎然矣。夜央始得畅解，先有结块六七大丸，坚黑干燥，继则溏鹜，遂得安睡，诸恙如失。晨七时复召颐诊，则脉象安和流利，舌苔白腻已化，渴能嗜饮，而舌尚滋润不燥，尖边色红，中心有薄黄苔，并不厚，诸无所苦，但言胸脘腹笥微痛，两胫酸楚，精力疲乏而已。盖不纳谷者逾二十天，一温补，一荡涤，直以胃肠作大战场，中上冲和之气，受损不少，譬于富庶之区，骤经两军攻击，纵令匪氛扫尽，而闾阎[2]景象，大非昔日旧观。差幸少年体质本坚，图得背城制胜。然此滚痰、菔子、星、半、枳、菖诸物，陷阵攻坚，终是焦头烂额之上客。假令半月以前，稀涎吐痰之后，即继以镇静安胃，肃清余垢，则曲突徙薪，何至复演此不可思议之恶剧！彼冒昧之老悖不足言，而颐微幸图功，已不啻淮阴背水之战[3]。如其服药痉厥之时，真元不敌，一蹶不回，岂不成败论人，功罪莫定？惟事在存亡危急之秋，苟有一线生机，所见既确，亦不可不放胆为之，冀尽人力，以邀天眷。没或畏葸退缩，坐失事机，则疲药误之，亦当与孟浪偾事者同科论罪。医为何事，又安得避怨避嫌，自弃天职，惟识不到、认不真，则胆大妄为，操觚率尔，又杀人之利刃耳，此时骇浪甫平，元气未复，又如乱定之后，生计萧条，妇孺憔悴，止宜劳来安集，渐复旧观，更不当雷厉风行，藉搜捕余孽之名，妄滋肆扰，则安胃气以清余热，清微淡远，已尽善后之能事。复不可早授滋补，长其余焰，须知脾胃已伤，消化力乏，厚腻皆所忌。王孟英谓白饭香蔬清茗，便是佳珍，斯又调理脾胃最要之秘，而非从事于景岳、养葵之学者所能悟也。更方用原枝金钗斛三钱，劈先煎，北沙参、焦谷芽各二钱，象贝、白前、枣仁各三钱，宋夏、陈皮各一钱五分，生牡蛎四钱，川连三分，炮姜二分，台乌药一钱，砂仁壳四分。此方仅用二三服，后竟不药而愈。

---

〔1〕 逭(huàn 换) 逃避。《说文》："逭，逃也。"

〔2〕 闾阎 原指里巷的门，后借指里巷。

〔3〕 淮阴背水之战 淮阴指汉代的韩信，因其辅佐刘邦定天下，功封淮阴侯。背水之战是指韩信率兵攻赵，出井陉口，令万人背水列阵，大败赵军。

附录汪景文治案　庚申二月十二。六十八岁。高年真阴本虚，孤阳偏旺，居恒嗜饮，已为停痰积湿、蕴结酿热之媒，际此春令升腾，而肝阳痰热应之，猝然气升血升，一发莫制，昏聩肢硬，人事不知，手足不仁，面红目瞪，痰声漉漉，吸少呼多。此中医所谓内风类中之闭证，西学之所谓血冲脑气筋，而知觉运动骤失功用也。惟多汗遗溺两者，恐古稀之龄，阴阳不司联络，虑有阳升阴降，彼此脱绝之危。标实本虚，碍难两顾，此症之所以最费经营者，即此一虚一实，何去何从，兹据脉来弦劲搏指，舌强苔黄，不能动掉，标阳最急，万不能谬认阴亏，妄用滋填，以助痰热肆虐。近贤张伯龙《雪雅堂医案·类中秘旨》一篇，最能融会中西，握其枢要，兹师其意而变其法，止以潜镇清热化痰为主，不敢并用滋填助其窒塞。但高年症情危急，路人皆知，姑尽人谋以邀天眷。似非潜镇降逆、顺气泄痰，必无背城借一之望。敢陈拙见，清质通方。羚羊角二钱，生鳖甲、生石决明各八钱，生厚牡蛎一两，生青龙骨、玄精石各四钱，生代赭石六钱，七味先煎，川楝子、杭白芍、旋复花、天竺黄、白茯苓（染砵）各三钱，竹沥、鲜竹茹、老钩勾各二钱，明天麻五钱，九节菖蒲、毛橘红各八分。

十三日复诊：昨方一服，情势转机，神清厥回，痰声不作，面赤稍减，而语言尚未便利，肢体尚未柔和，脉尚弦长，舌犹胖胀。此肝阳未戢，余焰犹然，当守原方，不可易辙。庶乎潜摄得力，化险为夷，水到渠成，是当踵进。前方去菖蒲、川楝、白芍、茯苓、钩勾，加龟板五钱，莱菔子、枳椇子各二钱，以涤胃家酒积。

十五日三诊：昨日再服，痰尽肢和，言语清明，举动自适，如此大症，幸能险象悉平，风和浪静。张伯龙《类中》一论，洵中医界二千年未发明之精蕴也。惟脉犹刚强，两尺不藏，舌苔较化，而犹未尽，改授清镇摄纳、化痰泄热之剂，数日而安。

【附识】景文汪君，皖之黟县藉。民国甲寅，颐襄助先业师同邑朱先生阆仙甫创设中医学校于黄墙村之家塾，同学诸彦，不以医之小道，薄此不为，而汪君年才逾冠，沉静嗜学，进境尤捷。惟时环顾全国，中医立校，尚在草昧之天[1]，讲堂课本，全无凭藉，爰倡议以卫生、生理、病理、脉学、药物、药剂、诊断为七大纲，冀以握内、外、女、幼四科之要领。先师颔之，遂不辞薄陋，草创编纂，藉以开通风气，为海内创，庶几抛砖引玉，必有鸿才硕望，踵事增华者，则黄农遗绪，当不致终为新学家鄙夷，视同不值一哂。乃转瞬四年，而先师遽归道山，诸同学天各一方，叙首亦复不易。汪君则悬壶于浔阳江上，声誉已振。辛酉长夏，录三年来治案见示，差喜同声相应，吾道不孤，亟录数条，以志翰墨因缘，亦是艺林佳话。而迩来此学渐昌，医校医会，继长增高，日以兴起，行见中医一科，从此进步，则回首当年鸿雪，未始非鄹生[2]之乐趣也。

《张石顽医通》　吴友良，年逾古稀，头目眩晕。乃弟素擅岐黄学，与补中益气汤数服，始用参一钱，加至三钱，遂痞满不食，坐不得卧，三昼夜喃喃不休（魏玉横曰：上盛下虚之证，服补中益气其害如此）。诊时见其面赤，进退不常，左颊聂聂瞤动。六脉皆促，或七八至一歇，或三四至一歇。询其起居，则自五十，即绝欲静养，饮啖俱强。此壮火烁阴，肝风上扰之兆，与生料六味，除萸肉，入钩藤，大剂煎服，即得酣寝。其后或加鳖甲，或加龙齿，或加枣仁。有时妄动怒火，达旦不宁，连宵不已，则以秋石汤送灵砂丹，应如桴鼓。盛夏酷暑，则以

---

〔1〕草昧之天　语出《易·屯》："天造草昧。"孔颖达疏："草谓草创，昧谓冥昧，言天造万物于草创之始，如在冥昧之时也。"此处指开创时期。

〔2〕鲰（zou 邹）生　犹小生，自称的歉词。

小[1]剂生脉饮代茶。后与六味全料，调理至秋而安。“聂聂”读为槷槷。《广韵》：槷，树叶动貌。《康熙字典》引《唐韵》：槷，风动貌。

【平议】高年阴气已衰，孤阳偏旺，头目眩晕，无非上实下虚。镇摄滋填，犹虞不逮，岂可再投升、柴，煽之上扰？立斋滥用东垣成法之毒，误人不少。案语谓始用参一钱，加至三钱，遂痞满不食，颇似归咎于人参一味。须知参是阴药，弊不在此。昼夜不卧，呓语不休，面赤无常，颐颊瞤动，而脉歇止，肝阳恣肆，火动风生，无非升、柴误提，而虚阳震撼，漫无宁宇。石顽止投六味，不知镇摄潜阳，于法尚未吻合，然滋填凉降，亦能使气血不升，脑不受激，得之而即能酣寝，则地、苓、丹、泽，固与升腾者不可同日语也。更方加鳖甲、龙齿，最合机宜，然犹怒火妄升，连宵不已，可知阴衰阳盛，扰之甚易，安之大难。读立斋书者，胡可不慎之又慎？秋石汤送灵砂丹，亦是泄降重镇之力，得效固宜，然既明言高年阳亢，则硫、汞究非所宜；且六味又有渗泄伤津之弊，须知耆龄阳扰实是阴虚，泽、苓淡渗，胡可多服？一药必有一药自然之作用，定方时不可不审慎选择，弗谓古人成法尽可囫囵吞吐也。

又　汉川令顾义[2]在夫人，高年气虚痰盛，近以抑郁[3]，忽堕床舌强不语，肢体不遂。以是日曾食面，医用消导不应，转增困惫，人事不省，头项肿胀。诊之六脉皆虚濡无力，医犹谓大便六七日不通，拟用攻下。张曰：脉无实结，何可妄攻？且病人素有脾病，大便常五六日一行，而艰苦异常。乃令先试以糜饮，以疏通肠胃之枢机。日进六君子汤，每服用人参二钱，煎成顿热，分三次服。四剂后大便自通，再四剂自能起坐，数日间可扶掖徐行。因戒其左右慎防步履，以病人气虚痰盛故也。

【平议】类中而舌强不遂，总是气血陡升，上冲犯脑之病，非镇摄潜阳，必无速效。此人本是脾约，又加消导，石顽用六君健脾化痰，不过治其攻克消导之药误，于本病尚非当务之急。末谓可以扶掖徐行，得效亦仅如此而已。

又　侍卫金汉光妾中风，四肢不能举动，喘鸣[4]肩息[5]，声如曳锯，不能著枕，寝食俱废。半月后，脉之右手寸关数大，按久无力，尺内愈虚；左手关尺弦数，按之渐小，惟寸口数盛，或时昏眩烦乱。所服皆二陈、导痰，杂以秦艽、天麻之类，不应，又与牛黄丸，痰涎愈逆，危殆益甚。因以六君子，或加胆星、竹沥，或加黄连、当归。甫四剂，喘顿除；再二剂，饮食渐进，堪就枕；又四剂，手足运动；十余剂后，可徐行矣。

【平议】类中而瘫废痰鸣喘急，脉寸口数大，上盛下虚，非镇摄其上逆之势，则气火何由而平？神经何由而复？牛黄丸未尝非开痰之药，乃服之愈增危殆者，正以龙脑、麝香辛芬开窍，助其气火之飞越也。石顽六君，尚非切近之方，而胆星、竹沥、黄连等，苦泄下降所以亦有小效，然仅得徐行，已算大功圆满，终是古人之疏。

又　春榜赵明远，平时六脉微弱，中风经岁不痊。诊之左手三部弦大而坚，知为肾脏阴伤，壮火食气之候，且人迎斜内向寸，又为三阳经满溢入阳维之脉，是不能无颠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缓，而气口以上微滑，乃痰涌于膈之象。以清阳之位而为痰气占据，未免浸渍心主，是以神识不清，语言错误也。或者以其兼口角微涎，目睛恒不易转，以为邪在经络，

---

〔1〕小　《续名医类案》作“大”。
〔2〕义　《续名医类案》作“我”。
〔3〕近以抑郁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4〕鸣　原作“喘”，据《续名医类案》改。
〔5〕息　原误作“急”，据《续名医类案》改。

用祛风导痰之药，不知此本肾气不能上通于心，心脏虚热生风之证，良非风燥药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为肾气虚而用八味壮火之剂，不知此证虽虚，而虚阳伏于肝脏，所以阳事易举，饮食易饥，又非益火消阴药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后常有痰红溃沫而用补中益气，不知脾气陷于下焦者，可用升举之药，此阴虚久痢之余，有何清气在下？若用升、柴升动肝肾虚阳，鼓激膈上痰饮，能保其不为喘逆、胀满之患乎？今与河间地黄饮子，助其肾，通其心，一举而两得之。但不能薄滋味，远房屋，则药虽中病，终无益于治疗也。惟智者以善调摄为第一义。（从魏氏《续类案》中节录）

【平议】类中而经岁不痊，神经久乱，本无可愈之理。其脉左手弦大而坚，肝阳肆扰，显有确据，此即致病之真因也。石顽谓肾脏阴伤，壮火食气，尚是浮泛，未中肯綮，又谓阳维脉动，颠仆不仁，痰塞清阳，浸渍心主，肾气不通，心藏虚热诸说，皆是附会之语。在古人未识气血冲脑之变，则理想所及，止能如此，本不当责备古人之疏，但已明言虚阳伏于肝藏，阳事易举，饮食易饥，不宜于益火消阴，何以仍用河间地黄饮之桂、附？此则自言之而自蹈其隙，所叹不能为贤者讳矣。其论补中益气之害，则"升动肝肾虚阳，鼓激膈上痰饮"两句，最是类中之鸩毒，无论闭证、脱证，皆有百害而无一利。须知下虚上实，致病之源，在《素问》中早已言之再三，谆谆告戒，又安可助其振撼，拔其根株！石顽仅虑其喘逆胀满，尚是知其一、未知其二。总之，类中一症，古人议论皆不免雾里看花，莫辨真相，最多似是而非，如涂涂附[1]，但不辨古人之粗疏，亦无以识今人之缜密。石顽此案，尚属言之入理，亹亹可听，而按之实在病情，已是朦朦胧胧，不可究诘，僭加评骘，作为旁证，欲以阐明此中真理，非敢妄讦古人之短也。周澄之曰：小便清利倍常，乃肝家疏泄之令妄行，而少阴不合，亦脱之渐也。

魏氏《续类案》　冯楚瞻治徐主政夫人，年逾七十，江行惊恐，积劳到家，未几壮热头疼。医作伤寒，发散数服，渐至烦躁，神昏不语，头与手足移动，日夜无宁晷。脉之细数无伦，重取无力。此劳极发热，热者乃元阳浮于表也。更发散之，阴阳将绝矣。非重剂挽之无及。熟地一两六钱，炒麦冬、炒白术各三钱，牛膝二钱，五味子八分，制附子一钱二分，另用人参六钱浓煎冲服。二三剂后，病减神清。后用八味、归脾二汤加减全愈。

【平议】高年劳顿，阳气外浮，因而发热，此古人所谓内伤症也。既无畏寒，病不在表可知，则头痛明为肝火上冲，自当养阴敛阳，潜藏虚火，乃妄投发散，酿成不语肢掣之血冲脑经病，亦是误表之咎。冯谓发热为阳浮于表，诚然，而"阴阳将竭"四字，浮泛肤廓，不切症情，止知全真一气汤厚腻蛮补，自谓可以阴阳两顾，不知凡病各有切合之病名，用药亦各有对病之药物，必非泛称阴虚阳虚，而一投腻补即可吻合。且此证是阴虚阳浮之阴证，非阴盛阳亡之阴症，附子回阳，绝不相对。近之俗子，谬谓附、桂引火归原，可治阳盛诸症，以火济火，惨兆焚如，即是冯氏此类方案始作之俑。虽冯氏仅用制[2]附，纳入大剂参、地阴药中，已失刚燥猛烈之用，故尚不见其害。然试问如此用法，岂是应用附子之真义？末后八味、归脾二方，亦笼统用法，皆不可训。

又　冯又治谭掌科，年六十余。卒然晕仆，痰涎涌盛，不省人事，顷之吐痰碗许，少苏。长班[3]用力拥之舆中，挟其两腿而归。医与疏风清热豁痰，旬余痰涎不减，烦躁倍常，头痛

〔1〕如涂涂附　语出《诗·小雅·角弓》。此处意谓在污泥上更涂污泥，更加模糊不清。

〔2〕制　原作"之"，据上文改。

〔3〕长班　明清时官吏的随身仆人。此处指常在家中的轿夫。

腿疼更甚。脉之两寸甚洪大，两尺右关甚沉微。此孤阳独亢于上，弱阴不能敛纳，且中宫脾土亦虚，阳无退藏之舍，上浮颠顶，为胀为疼，宜壮水以制之，培土以藏之，补火以导之，佐以滋肺清金，以成秋降之令，则收敛蛰藏。熟地八钱为君，乳炒白术五钱为臣，米炒麦冬三钱为佐，制附子一钱五分为使。煎成，另用人参五钱熬汁冲服。头痛顿减，诸证渐痊，但腿痛如故，盖长班用力挟之而伤也。视之，五指之痕在焉。此外因当作外治，用猪肘生精肉捣烂，入肉桂细末、葱白、食盐和匀，厚罨患处而安。后因素患晨泻，饮食不甘，令早晨空心参汤送八味丸；午间食前以炒黄白术三十两，制附三两，共熬成膏，人参细末六两，收成细丸，白汤吞下三钱。半月后脾胃顿强，精神倍长。

【平议】晕仆而寸脉洪大，烦躁倍常，有升无降，阳焰甚矣。冯谓阳亢于上，阴阳不能敛纳，所论极是，且又明言阳无退藏，上浮巅顶，为胀为疼，何以绝不知有潜阳镇摄一法？壮水以制阳光，固是治阳盛之一法，但痰涎不减者，有[1]无窒碍。此惟肾水上泛之痰涌为宜，若肝阳挟痰热上壅者，则滋腻助虐，不可妄试。而又谓补火以导之，则阴盛格阳者，乃以导龙归海为捷诀，非阴虚阳亢者，亦可以火济火，助其消烁津液。王太仆"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四句，是为阴虚阳虚者，立两种治法，分道而驰，各有一种病证，岂有壮水益火，并作一炉同冶之理？冯氏止知为全真一气汤设法，造出滋肺清金、培土壮水补火等通套泛治，于是参、术、麦、地、附子，无一不宜。然五藏之中，独遗肝阳肝火一层，恰是此证主宰，全无着落，岂非治其所轻，忘其所重，挂漏何如！滥用呆方，弊必至此。但取其阳亢一语，尚有所见，姑并录之，以见瑕瑜不能互掩，亦足使学者知所审择云尔。

《陆氏医验》　陆养愚治邹心泉，年未五旬患中风，耳聋鼻塞，二便不通，四肢不遂而厥，语言不出，或说亡故之人，已灌牛黄钱许矣。或曰：经云"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今口说亡人，目无所见，是见鬼与目盲也。又洁古云："中腑者著四肢，中脏者滞九窍"，今手足不遂，上下秘塞，是脏腑兼中也。且六脉弦数无伦，《脉诀》云："中风之脉迟浮吉，急实大数三魂孤"。脉证俱危，恐无生理。立方人参五钱，熟地一两，桂、附各二钱半。未服，陆至。脉之浮按果极急数，中按稍觉和缓，此犹有胃气，第两尺重按觉空耳。乃曰：阴阳兼补，诚治本之法也，第上下秘塞之时，恐不能奏效。宜先通二便，使浊阴降，则清阳之气得以上升，然后议补。经谓病急则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或谓病势已危急，恐不可缓，遂将前药灌之。连进数剂，俱停胸中，揉之作声，而不下腹。再促诊，脉仍前，即袖中出家制神佑丸数十粒，抉其口纳之，令灌以淡姜汤。药已下，即为灸百会穴，使阳气上升，又灸关元穴，不使阳气下陷。一二壮目即能开，眉频蹙。问痛否，能点头。四肢亦少动。谓之曰：忍至七壮可生矣。亦点头。灸将毕，腹欲便。既而前后俱通，去垢秽极多。少顷又泻一行，令急以前药倍人参煎候。及再便，有晕意，徐灌之自苏。此后人事渐省，第手足振掉，左半身不遂，于大补气血药中，少佐却风顺气消痰之品，如秦艽、全蝎、僵蚕、乌药、星、半之类，调治年余而愈。盖此证初起，气血不足为本，九窍闭塞为标。先通其秘者，急则治其标也；迨后见风证，亦不足为本，风证为标，而专补气血，少佐风药者，缓则治其本也。（从魏氏《续类案[2]》节本）。

【平议】类中而妄语，是神经之失知觉，经言见鬼，犹是古者迷信之谈。耳聋鼻塞，二便不通，尤其有升无降，气血上冲脑经之确证。洁古中经、中腑、中脏三纲，虽本《金匮》，此是

---

〔1〕有　疑作"不"。

〔2〕案　原缺，据前例补。

古人不知脑经为病，而以理想之辞推测病情之或轻或重，亦是于无可奈何之中强为分别。今既发明神经之病，则凡古书似此之辨别症情，已是大辂椎轮[1]，不适于用，新学家所谓天演定例，当归淘汰者也。脉之弦数无伦，亦是气火俱浮之真据，高阳生《脉诀》二句，本无至理，何足为据！方用参、地、附、桂，阴阳杂糅，颟顸[2]之至，揆之病情，远不相涉。养愚乃谓阴阳并补，治本之法，以盲引盲，不得不嗤之以鼻。须知脉盛于上，下必不足，不得以此而谬谓阴虚。惟先通二便，使浊阴得降，颇与抑降气火之旨暗合，对于此证，尚属可取。然谓浊阴降而清阳得升，又是乱道，既非脾胃阳陷之证，安有清阳之可升？且病正在肝火之升浮，而养愚不能知，更安有置喙[3]之余地？灌以参、地而药不能下，岂非腻药呆补，反窒机缄，亦是显然可见。陆用神佑丸下水猛将，虽合开通地道、泄降气火之理，然既谬认温补为是，则反肆峻攻，自盾自矛，岂不可笑？总之不能识病，亦无怪其信口雌黄，出尔反尔，至于此极。又妄学《丹溪传》浦江郑君一案，竟谓灸百会穴使阳气上升，宁不助其飞扬，顷刻脱绝？丹溪之灸气海，全在引其上升之阳返宅下焦，而反谓灸关元，则阳不下陷，似此呓语喃喃，正与病情南辕北辙，而胆敢笔之于书，误尽天下后世，无知妄作，罪不容诛！果有此等治法，杀之必速，安有得效之理？此必伪撰之案，读者万不可为其所惑。即末后大补气血，少佐却风等语，亦可为伪造之确据。盖此是类中，本无风邪，何所用其"却"之一字？调治年余，在陆或且以为此等症必无可愈之理，姑以年余得愈，自神其技，抑知投药得当，果有是病，亦未尝不投匕有功耶。

又　陆又治李思璜母，年六旬，体甚肥。正月间忽中风卒倒，不省人事，口噤喉鸣，手足不随，服牛黄丸、小续命不效。脉之浮洪而滑，右手为甚。缘奉养极厚，形气盛而脉有余。经云：消瘅击仆，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又云：土太过，令人四肢不举。丹溪所谓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当先用子和法涌吐之，乃以稀涎散鹅汁调灌之，涌出痰涎碗许，少顷又以三化汤灌之，至晚泻两三行，喉声顿息，口亦能言，但人事不甚省。知上下之障塞已通，中宫之积滞未去也。用二陈汤，加枳实、黄连、莱菔子、木香、白蔻仁，每日二服。数日，人事渐爽，腹中知饥，全进稀粥。大便结，每日以润字丸五分，白汤点姜汁送下，犹时有拘挛燥结之患，知为血耗津衰，以四物加秦艽、黄芩、甘草数十帖，三月而愈。

【平议】击仆偏枯，经以为肥贵人膏粱之疾，可见停痰积湿，最为酿热动风之媒，凡在肥人，无非痰湿助虐。子和涌吐，洵是治痰之一法，但暴仆偏枯，总是气血上逆，吐法更以升动其气，升者愈升，最易一蹶不反，用于此症，大是危险，况脉之浮洪且滑者耶？此案既吐复下，而不言其所以当下之症情，则于和之续，岂可为训！再谓上下之障塞已通，中宫之积滞未去，则两句如何联贯得下？末后又谓血耗津衰，而浪投四物，均是笼统浮泛，庸医陋习，皆不足道。

又　陆祖愚治张宇清，少时体羸多病，专主温补，病愈而火证时发，乃滋水制火，其疾如失，六味之力也。迨壮年肥盛，湿痰酝酿于中，仍滋阴不彻。六旬外痰证陡发，复以六味加二母、归、芍、麦冬，服后痰涎壅塞，四肢厥冷，口开眼合，人事昏沉。诊之六脉洪滑而数，遂用加味导痰汤，继之苏合丸，两剂才觉精神清楚。问用何药，以前方告，乃怒曰：我生平最

---

〔1〕大辂椎轮　大辂，大车；椎轮，以圆木为轮的原始车子。意谓大辂由椎轮逐步演变而成。此处指"三纲"为中风辨治历史过程中的"椎轮"，目前已不适用。

〔2〕颟(man)顸(han)　不明事理，糊涂。

〔3〕置喙(hui 惠)　插嘴。

忌燥剂，岂可服此！今后断不可用。乃郎心知其父之非，每日以地黄汤一剂与观，而潜易导痰之药煎服，调理得愈。洞悉前情，不胜抱歉。

【平议】此案据所用之药，确是湿痰郁结，所以宜导，然痰塞是闭症，脉之洪滑而数，宜也。无如叙述症状，则口四肢厥冷，口开眼合，又是脱证之象。世安有脱症肢冷，而脉反洪滑且数，投以导痰、苏合而得效者？顾窃谓《陆氏医验》一书，多是随意伪撰，其实并无此病，所以闭脱不分，糊涂可笑。且谓阳以地黄汤与观，而阴易导痰药以进，则此人既已神清，又以久惯服药，岂地黄汤之味尚不能辨，竟连服导痰药而不觉悟，痴人说梦，不觉暗中自露痕迹，宁不令人笑死。且先用导痰汤，继服苏合丸，亦无此倒置之理。

又　养愚治许省南，忽得暴疾，如中风状，口不能言，目不识人，四肢不举，服苏合、牛黄丸不效。或与小续命汤，反增喘急壮热，手足厥冷；或以六脉沉微，拟用附子理中汤。诊之，两寸似有似无，两关尺难以求索。此由气机壅逆而然，非不足而欲脱也。按其胸，即眉为之皱；按其腹，即体为之举；询其由，因日间烦冗，无暇吃饭，至晚陪客毕，即病发。曰：饥极过饱，此食中也。昏愦不语，脉伏，皆饮食填塞气[1]道所致；四肢不举，经谓土太过之病也。初时一吐即已，今已三日，上中下俱受病，当吐、下、消导并行，以分杀其势。乃先以生姜淡盐汤探之，涌痰涎汤水数碗，少顷神思少清。诊之寸关逼逼而来，又以棱、莪、槟、枳、橘、曲、木香、白豆蔻、莱菔子，煎送润字丸五钱，下三四行，势大减。再诊关尺俱见，且沉实有力，第胸腹按之犹痛，再以前方煎送润字丸二钱。四日后方与稀饭，改用二陈，少佐归、芎以养荣血，参、术以扶胃气，木香、蔻仁以宽其未尽之痞，旬日而安。

【平议】此案是以古人食中一症，而附会为之者。盖因食停而气不下达，上逆为厥，固理之所宜有，然既曰今已三日，则食虽未消，亦必渐下行，必不仍在胃之上脘，而曰按其胸，则眉为之皱，是谓胸中有积也。究竟胸中尚非胃部，即曰胃有痰涎，亦无胸中拒按之理。世固有胸痺结痛者，则络中气滞，非一吐而可愈之症。此胸部拒按之不确者也。凡腹有积滞，非按之绷急而痛者有之，然案中不曰腹硬，而曰体为之举，是以病者为知有腹痛，恐神昏暴厥者未必有是。且既吐复下之后，大积已去，脉伏者出，固是恒情，惟既下三四行之后，脉亦不当沉实有力，又无胸腹依然结痛之理，而谓可以速投大队攻削，至四日后方与稀饭，人非木石，谁能堪此？恐四日后之少许参、术、归、芎，病者将不及待矣。总之，食伤在一二日后，止宜消化，不比初伤食者可以一吐而愈。乃既知此理，而仍先涌吐，是自言之而自背之，宁非可怪？此则明是凭空结撰，故不自知其蔽耳。

石顽《医通》　吴昭如室，年壮体丰，素有呕血腹胀，脾约便难之恙，两遭回禄，忧恚频仍，近于失血之后，忽然神气愦乱，口噤目瞠。诊其气口，数盛而促，人迎弦大而芤，形神不能自主，似有撮空之状。或谓证犯条款，不出五日当毙。张谓若是撮空，必然手势散漫，今拈著衣被，尽力拉摘，定为挟惊挟怒无疑。爪者筋之余，非惊怒而何？况脉来见促，当是痰气中结，非代脉之比。询其病因，惊怒俱有。用钩藤一两，煎成入竹沥半盏，姜汁五匙，连夜制服，即得安寝，六脉亦稍平。但促未退，仍用前方减半，调牛黄一分，其夕大解三度，去结屎五六十枚，腹胀顿减，脉静人安，数日平复如常。（王孟英评：辨证明晰可师，立方轻重可法。）

【平议】年壮体丰，而患呕血，本是气火上涌，阳升太过之病，治宜清镇泄降，不可学坊本《医宗必读》，竟以吐血引入虚痨门中，而谓咯血为肾血也。此人腹胀便难，尤其升多降少

---

〔1〕气　《续名医类案》作"清"。

之明证，再加忧恚失血，而神识昏愦，口噤目瞪，岂非气血陡升，脑经为病？脉则左弦右盛，皆是气火有余，其歇止者，正其阳邪太盛，郁窒不通。虽有牵衣握被，颇似神气溃散之撮空妄指、循衣摸床，石顽以手势之散漫与用力之拉摘，辨别撮空之孰虚孰实，认症极确，从未有人说过，一经道破，顿令人耳目清明，最是阅历有得之言，非经验富有者不能知，亦不能说，且即此以证脉促之不同于代，又是合于古而验于今，则是证之闭而非脱，尤其明白了当，老吏断狱，学者最宜注意。惟用药之法，颐窃谓必应镇纳泄降，抑其气火之升浮，而开痰宣郁，导之下行，庶为尽美尽善。仅用钩藤、竹沥，尚嫌药轻病重，但终是下行为顺，所以安睡脉平，而滑润之后，结粪已解，地道一通，气火俱息，机缘凑巧，遂蒇[1]大功。是尚病情之偶尔迎合者，究竟钩藤、竹沥，未必果能通行大府，读者亦须识得此中机括，庶几用药时有权衡，否则遇此症情，而如法泡制，药力不应，得毋谓"煮箦不熟，吴人欺我"[2]耶？

又　张治顾允祥之内，暴怒伤食，喘逆胀满（魏玉横曰：怒则气上），医者误认风邪，而与表药，遂昏愦，目瞪不治，呼之不省（魏曰：鼓动肝邪，痰盛而厥）。诊脉六部涩伏，知为痰因气闭所致。本当因势利导，探吐以通其窍，缘病家喂吐，与导痰汤加菖蒲、远志，一啜便能言语。更与前药加槟榔、铁落，得下而安。

【平议】怒而厥逆，已是气火俱升，再以风药升提鼓动，遂合气血上冲，陡失知觉，目瞪而脉涩伏，痰气闭塞，是其明征，况更有食伤助其闭塞乎！凡痰食窒塞胃口，涌吐固是一法，但食之初入，尚在胃之上脘，吐之最为近捷；若食已隔宿，则虽不消化，亦已渐渐下行，则吐之未必得出。况症兼昏聩，气上不下，再与吐法，助其气机逆行，恐有一蹶不振之变。是案伤食之后，已服表药而变症，非乍食可知。石顽谓因势利导，颐窃虑有教猱升木之害，未敢妄为附和。改用导痰而即相应，则宜降不宜升，尤其明证。更方加槟榔、铁落，消导与镇坠并行，于痰、气、食三者，无一不到，一得下泄，而诸症皆安。知"泄降"二字，最是昏聩闭塞者之无等等咒矣。

孙文垣《宜兴医案》（从魏玉横本节录）　吴勉斋，体肥腴，嗜炮炙，任性纵欲，年六十七，极躁急。一日跌伤齿，恬不为意，后跌两次（魏曰：将中而频[3]眩晕也[4]）。次日晚，左手足忽不能动，口眼㖞斜。诊之脉左洪大，右缓大。其色苍黑，神昏鼾呼，呼长而吸短，呼至口气勃勃，出不能回，终日偃卧如醉人。问曰：此非半身不遂乎？曰：证甚恶，不特此也。半身不遂者，中风已过之疾，其势仍缓，亦有十余年无恙者。今才病，势便若此，乃中风之渐，方来且不可测。与六君子加全蝎、僵蚕、天麻，两日无进退，间作吐。前药再加竹茹，两日神始苏，欲言而舌不能掉。前药加石菖蒲、远志、红花，始能进粥数口，夜与正舌散，同前药饮之。又三日能坐，粥亦颇加，言尚蹇涩，以笔书我左手痛甚，大小便艰少。又用四君子加陈皮、竹茹、当归、白芍、红花、钩藤、天麻，服三日，神思大好，饮食日加。服弥月，手痛减，语言亦渐清，唯大便十日一行，此血少之故，补养久自当瘥。病人常自言，吾病乃痰在膈间，安得一吐为快（魏曰：盖肝肾之气上浮，病者不知，误认为痰，不用峻剂养阴，俾龙雷之火下归元海之过也）。孙曰：据脉乃大虚症，非痰为害，不可轻吐。有医谓是病痰，吐而后补，可以全

---

[1] 蒇（chǎn 产）　完成；解决。《方言》"蒇，解也。"

[2] 煮箦（zé 责）不熟，吴人欺我　箦，床席。《归田录》引晋·陆云《笑林》：汉人适吴，吴人设笋，问：何物？曰：竹也。归煮其床箦，不熟。曰：吴人靳辘，欺我如此。靳辘，狡诈之意。

[3] 将中而频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4] 也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瘳，不然则成痼疾。病人欲速效，决意吐之。一吐而烦躁，犹曰吐不快耳，须大吐始可。再吐而神昏气促，汗出如雨，竟毙矣。

【平议】肥者饮啖过人，已是湿痰蕴结之根，高年纵欲，阴愈耗而阳愈浮，性情躁急，肝火已著，倾跌频仍，下虚上实，具有明证。玉横谓是眩晕，洵然。不遂喎斜，脉左洪大，气火俱升，脑经不用，其情昭著，加以面黧鼾睡，吸气不纳，闭而近于脱，势已最危，六君套药，何能切中病情！加以呕吐，痰塞有征，而仍是术、甘腻满，虽有二陈、竹茹，通不敌腻。宜其无效。再加菖、远开痰，始稍得[1]力，然弥月服药，终是未握其要。大便少行，仍是有升无降，病人自知痰在膈间，岂非气升塞窒为害？玉璜知是肝肾之气上浮，而止谓大剂养阴，可使龙雷之火下归元海，似已比文垣高出一层，然不能宣展气机，兼潜镇摄纳，仍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孰得孰失，层次可寻。医学进步，居然自有阶级，今之少年气盛，粗涉新学藩篱，辄敢谓中医旧法，惟有堕常习故[2]者，终是门外汉，未尝领略此中真味耳。至误吐气升，则浮者益浮，那不脑血管爆裂？脱汗气促，犹其显而可据者。凡古人验案中，颇有用吐法而得效之事，颐谓必非此病应有之义，须以是案为鉴。

薛立斋治案　朱云溪母，于九月忽仆地痰壅，不省人事，唇口喎斜，左目紧小。或用痰血之剂，其势稍缓。至次年四月初，其病复作。仍进前药，势亦渐缓。至六月中[3]，病乃大作，小便自遗。或谓风中于脏，以为不治。诊之左关洪弦而数，此属肝火血燥也。遂用六味丸加五味、麦冬、芎、归，一剂而饮食顿进，小便顿调，随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山栀、钩藤、丹皮而安。至十月，复以伤食，腹痛作泻，左目仍小，两关尺脉弦洪鼓指。以六君加木香、吴茱萸、升麻、柴胡，一剂而痛泻俱缓。以六君加肉果、故纸，二剂诸脉顿平，痛泻俱止。夫左关弦洪，由肝火血燥，故左目紧小；右关弦洪，由肝邪乘脾，故唇喎口邪，腹痛作泻；二尺鼓指，由元气下陷。设以目紧口喎误作中风，投以风药，以腹痛泄泻误作积滞，投以峻攻，复耗元气，为害甚矣。

【平议】类中之病，气火升浮，上激脑经，因而昏瞀。其较轻者，自升亦复自降，纵不用药，亦能即安。此《素问》之所谓气反则生者，亦即近人所谓痰厥也。惟既肇此端倪，则病根既萌，有触即发，而正益衰，则升动亦易，频发加剧，理有固然。此案历十阅月而三发，是其一例。左关脉洪弦，岂非肝阳上浮之确据？立斋知是肝火，而用六味加麦、味，虽能养阴沉降，然茯苓、泽泻，囫囵吞吐，非小便自遗所宜。而加芎、归，盖为遗溺而举之使升，不知适与肝火升浮矛盾。更用益气，岂不谓吾为遗溲下陷者立法，抑知正与血冲脑经相反。如果可以有功，决不在病理之内。其后伤食痛泻，虽是脾虚，亦何尝非肝气横逆，疏泄无度，又与前之遗溲同病，是宜涵敛肝木，固摄下元，亦非东垣升阳之法所能合辙。尺脉洪弦鼓指，肾肝不藏，又其明证，而乃只知温补升举，自谓可治痛泻，讵知肝肾之虚，必不能升，且是肝肾之火，更不可升耶。其妄谓唇喎口斜为肝邪乘脾，在明人不知有脑经病，犹可为之曲恕；而又谓二尺鼓指，是元气之下陷，则似是实非。反授升阳，必为大害。此是信口雌黄，断不可信。末谓不可误投风药峻攻，其说诚是，但喎斜而误用风药，确是俗子应有之弊，若泄泻而误认积滞，能用峻攻，天下安有此一窍不通之医者？以此自诩，亦适以自形其陋耳。

---

[1] 得　原作"能"，按文义改。

[2] 堕常习故　因循守旧。

[3] 中　《薛氏名医类案》作"终"。

又　治靳太师夫人，先胸胁胀痛，后四肢不遂，自汗如雨，小便自遗，大便不实，口紧目瞤，饮食颇进，十余日。或以为中脏。曰：非也，若风既中脏，真气将脱，恶证已见，祸在反掌，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诊其脉，左三部洪数，惟肝尤甚。乃知胸乳胀痛，肝经血虚，肝气痞塞也；四肢不收，肝经血虚，不能养筋也；自汗不止，肝经血热，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遗，肝经热甚，阴挺失职也；大便不实，肝木炽盛克脾土也。用犀角散四剂，诸证顿愈。又用加味逍遥散，调理而安。后因郁怒，前证复作，兼发热吐呕，饮食少思，月经不止，此木盛克土，而脾不能摄血也，用加味归脾为主，佐以逍遥散而愈。后每遇怒，或睡中手搐搦，复用前药愈。

【平议】证亦肝阳上冲之脑经病，自汗是虚火之外浮，溲遗乃疏泄之无度，胸乳胀痛，尤为肝气窒滞，木火横逆，脉左洪数，风火交煽，是潜藏摄纳之不遑，何可再投疏泄！立斋止知肝郁可用逍遥，不知是方为气郁不伸言之，今既外泄为汗，下泄为遗，上扰为脑经病，恣肆淫虐，暴厉已极，再与柴胡，教猱升木，为祸奚若？此知其一，不知其二。虽似相近，实则相反。认理不真，贻害极巨。自谓有功，吾不能信。后又呕吐，月事不止，又是上凌下泄，法当摄纳者，而又是逍遥。立翁之笔逍遥自若，而病者必不能逍遥自适矣。嘻！异哉！阴挺是何等病名，而乃以小便自遗当之，尤其可笑。

又　一妇人因怒仆地，语言蹇涩，口眼㖞邪，四肢拘急，汗出遗溺，六脉洪大，肝脉尤甚，皆由肝火炽盛。盖肝主小便，因热甚而自遗也。用加味逍遥散加钩藤及六味丸，寻愈。

【平议】此又肝阳上凌之症，溲遗亦肝之疏泄无度。"肝主小便"四字，当改"肝主疏泄"为是。而又是逍遥，立斋善用古方，总是囫囵吞枣，不辨真味，并不怕枣核梗喉，无法可治。徐灵胎谓庸医之尤，授人以简陋捷诀，有作俑之孽，谅哉！

《续类案》　吕东庄治朱绮崖，多愤郁，又以内病忧劳，百感致疾，初发寒热（魏曰：少阳之症），渐进不解。时方隆冬，医进九味羌活汤不效。易医大进发表消中之药，凡狠悍之味悉备，杂乱不成方，三剂势剧。又进大黄利下等物，下黑水数升，遂大热发狂，昏愦晕绝，汤水入口即吐。其家无措，试以参汤与之，遂受，垂绝更苏。次日吕至，尚愦乱不省人事，承灵、正营及长强俱发肿毒，时时躁乱。诊其脉数而大，曰幸不内陷，可生也。遂重用参、芪、归、术，加熟地一两许。时村医在座，欲进连翘、角刺等败毒散，且力言熟地不可用。其家从吕言用药，是夜得卧，次早神情顿清，谓曰：吾前竟不解何故卧此，今乃知病，如梦始觉也。又次日，脉数渐退，烦躁亦平，但胃口未开，肿毒碍事。旬日间但令守服此，诸证悉治。因留方及加减法，且嘱之曰：毋用破气药以开胃，苦寒药以降火，通利药以启后，败毒散以消肿，有一于此，不可为也。出遇友人，问其病状。曰：七情内伤而外感乘之，伤厥阴而感少阳，从其类也。乃不问经络而混表之，三阳俱敝矣。然邪犹未入府也，转用枳实、厚朴、山查、瓜蒌之属，而邪入二阳矣。然阴犹未受病也，用大黄、元明粉，而伤及三阴矣。究竟原感分野之邪，不得外泄，展转内逼，中寒拒逆，幸得参扶胃气，鼓邪出外。其发于承灵、正营者，乃本经未达怫郁之火也。其发于腰俞、长强者，乃下伤至阴，凝沍而成也。盖毒得发者，参之功也。今毒之麻木平塌，将来正费调理者，前药之害也。其家如言守防，服之而愈。

【平议】是证以忧郁愤怒，积而发热，本是肝胆之火，横逆肆虐，魏注甚是。九味羌活扰动阳邪，而又大发其表，峻攻非里，气火愈提而愈升，阴液愈耗而愈竭，以致血冲脑经，热狂晕厥，正合经所谓"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之候。汤水皆吐，气逆上涌，是其明证。正以津液大耗，故得参汤养阴，投其所喜，而阴气微续，可以恋阳，则其势稍缓，又是《调经论》气反则

生之先兆。然躁乱未已，脉又数大，则阴未复而阳未潜，又是确证，所以气息虽苏，而人犹未悟。吕氏参、芪之外，重投熟地，亦是厚腻滋填。益肝、脾、肾三脏之阴，自可以招纳上升之浮阳，所以安卧一觉，始知人事，此阳以阴为家，必能渐复而阳乃可降，气化嘘吸，自有至理。此大剂填阴，以治气血冲脑，虽似别开生面，实与潜阳摄纳一法异流同归。盖此症得之误表扰阳，妄下绝阴，气之不反，本由阴脱而阳始飞腾，则似此治法，确是探得源头，自然投药桴应。至次日而脉敛躁平，固可踵守弗替，徐图全绩。其发为外疡者，本是当初横逆之木火窜入隧络，迨大下之后，则正气不续，疡患亦变为虚证，尚有何毒可攻？俗医连翘、角刺，疡科惯伎，何能知此证之寒热虚实！东庄谆嘱四条，皆寻常治疡家所梦想不到者，是可为虚人流注之座右铭。其后总论病情，多中肯綮，惟"中寒拒逆，凝迩而成"二句，言之过甚，亦与自己所用之药不能针对，颇有可议。

又　柴屿青治考功吴景星太翁，卒中昏愦，满面油光，两关弦紧。投以附子理中汤，次日心中明白，面上浮光即敛，调理数月而康。

【平议】昏愦而面有油光，脉且两关弦紧，肝阳外露，气火升浮，亦已途人共见，此非柔肝泄降、镇纳敛阳，何能有效？而谓附子理中可治此症，吾不谓然。此误认附桂引火归元，而欲以温燥治阴虚火亢者也。如此调理之法，即至数月，万无可愈之事。

又　柴治蓟州牧杨芊，丙寅春，年五旬余。卒中肢废，口不能言，大小便难，中腑而兼中脏也。初进通幽汤，不应。加大黄、麻仁，二剂始通，舌稍转动。又用加减大秦艽汤，数剂始能言，但舌根尚硬。后用地黄饮子及参、芪、术等兼服，舌柔胃强，左手足尚不能举动。此由心境不堪，兼之无参饵调服也。今庚午秋，闻其在楚已痊愈。

【平议】中腑中脏，本是古人理想，此普通之口头话，亦不必为柴氏咎。大便通而舌稍动，正是下行为顺，上升者得以稍降耳。大秦艽汤治中风，庸陋已极，更不足言。后用地黄饮子，而与参、术兼服，则河间此方专治少阴之阴阳两竭，合之芪、术，一降一升，杂乱无章矣。柴氏学识之庸，于此可见。况又不详脉症，是否亦不必空谈，且心境不堪等说，与手足不遂何涉？

《江氏类案》　篁南治程钜，患肌热多汗，时昏晕不醒，目时上窜，气短气逆（魏玉横曰：虚），舌上白胎，腹中常鸣，粒米不入。诊其脉，两手脉皆浮大（魏曰：大则为虚）而驶带弦。告之曰：虚损内伤证也。病虽剧，不死。盖得之惊恐过劳，又兼使内、过食伤中之过耳。其家曰：信然。钜自楚归，江中遇盗，跃入中流，几死，浮水至岸，衣尽濡，赤身奔驰，风露侵袭，抵家，兼有房劳饮食过度，医用消导剂过多，故至此。江曰：经云，汗出而脉尚躁疾者死，目直视者死。在法不治，然察脉尚有神，可救也。按此本内伤外感之证，今外邪已去，内伤饮食亦消导无余，惟惊惕房劳失调补，故气虚而汗。又湿热生痰，中气虚挟痰，故时时晕厥也。法宜补中消痰，因其苦于晕厥，以参、芪、归、术、麦冬、陈皮、五味、柴胡、甘草一剂投之，晕厥止，但觉气愈逆，咽膈不利（魏玉横曰：何不用理中汤配以二陈、竹沥、厚朴、杏仁、归、芎），乃以甘桔汤加贝母煎饮之，咽膈即舒。次日前方除五味、当归，加贝母、元参，晕厥复作，乃以人参二钱，陈皮少许，煎汤，调入乳饮之，觉安。连进数剂，是夜加竹沥、姜汁，即能食粥三次，但觉上焦作疼。又次日苦多汗，以人参、黄芪为君，酸枣仁、浮麦、陈皮、贝母为臣，牡蛎、麻黄根为佐，桂枝、木香少许为使。是夜稍安，脉亦收敛而小。继以补中豁痰安神之剂，出入加减，两月而愈。

【平议】热汗昏晕，目窜气逆，而脉皆浮大且弦，岂非虚阳上越、冲脑而失知觉之故。上

盛下虚，谓之内伤，诚是确论。然何以见得惊恐过劳，又兼使内伤食？此因病家自述，而加入案语中，藉以自神其技，仍未免所见者小。经言汗出而脉尚躁疾者死，是为表症而言。汗后不解，脉反躁疾，其病愈加，所以欲死。而此案则是杂病之肌热自汗，其阳甚盛，脉躁固宜。即目之上窜，亦以气火上升所致，与直视之目定者亦异。算南引经二句，皆有似是实非之弊。又谓挟痰晕厥，仍是世俗之见，未悟《素问》大厥、薄厥真旨，所以误用柴胡，助其升阳，乃谓晕厥即止，只怕不确，而气愈上逆，咽膈不利，得毋即是柴胡升提之害？玉横欲以理中治消导后腹泻，竹沥、朴、杏、二陈治痰壅气逆，归、芍入阴止汗，虽未合血神脑经正治，而就症论症，确在算南之上。更方用甘桔加贝母，开结泄降，自与柴胡升腾不同，所以咽膈即舒。又除五味，则晕厥复作，再加竹沥，则胃纳亦苏，岂非病是虚阳之浮，宜降不宜升，宜收不宜散，如鼓应桴，皆有确据。后用枣仁、牡蛎、麻黄根等，沉重摄纳，而脉乃敛、症乃安，是又治气火升浮者之全体大用矣。

又　江应宿治淮南朱枫野，年五十二岁。患中风月余，江诊之，六脉滑数弦长，重按无力。口角涎流，言语蹇涩，饮食作呕。此七情内伤，热胜风动之证。调以六君、秦艽、天麻、芩、连、瓜蒌、姜汁、竹沥，补以六味丸，风热渐退，手能作字。家眷远来，以为饮食少，欲求速效。京口一医，投十六味流气饮，继进滚痰丸三钱。江曰：必死是药矣。预煎人参一两，候至夜分，果大泻神脱，厥不知人。江以参汤灌之，复苏。遂辞归白下，越旬日而讣音至。此本虚病，误投下药，是犯虚虚之戒。

【平议】类中而脉滑数弦长，重按无力，正是有余于上，不足于下之明证。应宿所有之药，在古法中尚是上乘，然究未能切中肯綮，故[1]不能速效，致令病家信任不专，更医求速。膏粱之体，又是五十将衰之候，妄下者罪固难辞，然即令江氏一手补养，亦不能收全绩也。

又　江应宿治案。孙斗华赴试南都，六月初旬，梦遗畏寒惊惧，重裘厚被，取汗过多，身热，六脉滑数无力，与清暑益气汤（魏玉横曰：误），次日舌强，语言不清，如颠，目瞪不识人（魏曰：汗过多身热，阳盛也。又以风药气药鼓火上行，故见证如是），与人参白虎汤，加胆星、僵蚕、秦艽、天麻、姜汁、竹沥，渐愈。数日后，舌心黑如墨，与黄连解毒汤、凉膈散、泻心汤，不退，与犀角地黄汤而愈。此暑风类中也（魏曰：若舌心黑而投参、附或大黄，俱不救，当思解毒）。

【平议】东垣清暑益气虽治暑伤元气，而升麻、葛根升阳亦猛，又药味庞杂，本非暑令套方，此人既汗多身热，而脉又滑数无力，病在梦遗畏寒惊惧之后，阴阳本虚，再与升阳，遂为昏愦，成方误人，终是颟顸之害！魏注鼓火上行，已得病情。一投化痰清热、息风镇重而果获效，功罪仍在"升降"二字之分。后之舌黑如墨，仍是热毒，以犀、地、芩、丹得效，则燥后之焦黑可知。魏所谓参、附者，则以薄苔黑润者言之。同一黑苔，证分水火，亦不可混作一气论。其所以不宜大黄者，以此是津液消亡之黑燥苔，故不可下。

坊本《医宗必读》　李士材治延平太守唐东瀛，多郁多思，又为府事劳神，昏冒痰壅，口喎语涩，四肢不随，时欲悲泣，脉大而软。此脾肺气虚，风在经络。以补中益气去黄芪，加秦艽、防风、天麻、半夏，十剂证减二三。更加竹沥、姜汁，倍用人参，兼与八味丸，两月乃愈。

【平议】此案揣测作伪者之心理，其曰风在经络，尚是从古之通病，而以悲泣为肺气

---

[1]故　原作"何以"，不通，据文意改。

虚，以口喝语涩、四肢不遂为脾气虚。若论泛常病理，肺为悲泣，脾主四肢，又主唇口，颇似持之有故，深合经旨，而不知气血交并于上，则为大厥，亦出《素问》。证情奇特，不在寻常脏腑为病之例，所以补中益气一方，最是此证鸩毒。而防风温升泄风，尤为大忌。作是书者，竟并河间、丹溪之说而未知。内风、外风懵乎不识，而后人编能信为上材毛笔。初学入手，捧此一册，遽谓吾亦能医，诚可异矣。

又　燕邸张可真自远方归，忽然中风昏冒，牙关紧闭，先以牙皂末取嚏，次以箸抉开，灌苏合丸二丸。然后以防风散投之，连进二服，出汗如洗，此邪自外解矣。去麻黄、独活、羚羊角，加秦艽、半夏、胆星、钩藤、姜汁，十剂痰清神爽。服六君子加竹沥、姜汁、钩藤，两月而痊。

【平议】内风类中，古人不知气血冲脑为病，误于中风旧名，谬作外风论治，药用麻、桂、羌、防，如六朝、唐代许多续命汤散，本无对症得效之理。后人每谓北方多真中，是为外风；南方多类中，是为内风。藉以为古方解嘲，似亦言之成理，然西学家之所谓血冲脑经，本是东西各国固有之病，初非为吾南人而设，则可知古今南北，病无不同，而古人反用温升发散诸剂，岂非气血上冲者之大毒？此案先投苏合大香大开，助其窜散而有余，再用防风散之防风、麻黄、桂心、附子、人参、白术、黄芪、川芎、枣仁、赤苓、独活、桑白、羚角、甘草，药共十四味，如弗论桂、附之温何以与羚角之清并入一剂，而麻、防、芎、独走窜发表，岂不使升者更升？气必不反！且方中除甘草外，十三味药皆等分，岂有似此制方之法，即方下所谓治脾藏中风，手足缓弱，舌强语涩，胸膈烦闷，志意恍惚，身体沉重云云，不伦不类，随意写来，病情药理，杂乱已极，此医学之最黑暗而不可问者。若谓可以有效，其何能信！如果汗出如洗，必至一蹶不振，而可谓邪自外解，全是梦中说梦！但古今中风诸方，似此者十恒八九，而治案之大谬者，亦复不可枚举，姑存此案，以见一斑。魏玉横录此而注之曰：此是闭症之法，亦不知此病真理，而人云亦云者也。

又　钱台石，年近六旬，昏倦不能言，鼻塞，二便闭，此心肺二藏中风也。服顺气疏风化痰之剂，已濒于危。李诊之，六脉洪大，按之搏指，乃至虚反有盛候也。宜补中为主，佐以祛风化痰，方可回生，病家两日不决。李曰：今日无药则毙矣，若服参而病进，余任其咎。乃以大剂补中益气汤加秦艽、钩藤、防风、竹沥，再剂而神爽。加减调治，五十日愈。

【平议】此案更是乱道，但云昏倦不能言，颇似虚急已极，何以说是中风而投升、柴、防风？鼻塞二便闭，诚是肺病，然伤风微感亦有之，何以说到中风之大题目？六脉洪大而且搏指，明是实脉，何以是说至虚有盛候？须知真虚假实之脉，外似有余，而内必不足，浮弦空大，必不按之搏指。若是新张弓弦，及辟辟弹石之真藏脉，则必无生理，此在稍有阅历者，当能知之，而乃曰补中为主，佐以祛风化痰，全是浮泛之笼统话。方用补中[1]益气加四味，亦是浮泛之笼统药。而乃大言不惭，一似有胆有识，能决大疑、肩大任者。按之证情药理，不值识者一哂。此一则明是粗涉医药藩篱，未窥堂奥者，放胆直书，不顾廉耻，而谓上材果能作此鄙俚不堪之语耶？玉横收此案，又以《必读》之两案截合为一，更不可读。

丹溪治案：郑显夫，年六十余。因大怒，遂昏仆，四肢不用。丹溪曰：怒则火起于肝，手足厥阴二经之气，闭而不行，故神无知，怒甚则伤其筋络，弛纵不收[2]，故手足不用。乃以

---

[1] 补中　原缺，据原案补。

[2] 其筋络弛纵不收　原作"于筋纵其若不容"，据《名医类案》改。

连、柏泻其上逆之火，香附降其肝气。一二日神智渐回，再调其气血全愈。

【平议】此案连、柏、香附，盖约举所用之药，非全方也。惟苦寒能降上逆之气火，故气火上冲之症，得以平定。朱谓火起于肝，确已探骊得珠。又谓厥阴气闭而神无知，有伤于筋而手足不用，则理想之辞。古人治此证，得失互见，大都如是，不足证也。录此一则，可以隅反。

柳选王旭皋《环溪医案》 肝为风藏而主筋，心为火藏而主脉，心包络与三焦相为表里，俱藏相火，心包主里，三焦统领一身之络。此病起于病后，心中嘈热，胸前跳跃，既而气攻背脊，如火之灼，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皆在经络脊脉之中，良由病后络脉空虚，相火内风走窜入络。非清不足以息火，非镇不足以定风，然而络脉空虚，非堵截其空虚[1]之处，又恐风火去而复入，故清火、熄风、填窍三法，必相须为用也。第此证实属罕见，医者意也，意会之可耳！仿仲景法。羚羊角、寒水石、滑石、紫石英、龙骨、石决明、生石膏、生磁石、赤石脂、生牡蛎、大黄、甘草各三钱。上药研末，每服一钱，一日三服，用大生地一两，百合一两，煎汤调服。柳谷孙曰：《金匮》中风门有侯氏黑散、风引汤二方，其用意以填窍为主，喻西昌论之详矣。读者取喻氏之论观之，即识此方之意。

【平议】此案本无神昏猝仆等症，似不当录入昏愦门中，然明言起于病后，则确是阴虚不复，浮焰上腾，所以始则嘈杂内热，心跃不已，继而气攻火灼，扰于脊背，明系气火走窜，游行脉络之中，较之气升火升，上冲入脑，扰乱神经者，相去亦只一间。旭高氏断定相火内风，走窜入络，所见甚确。其论治法，谓非清不能息火，非镇不能定风，最是内风走窜之无等等咒，古今医家，实罕其匹。方又选用《金匮》附方之风引汤，此方在中风门中，与六朝、隋、唐习用之温升发表诸法，截然不同，俗子且以为可怪。按《金匮》之有此方，本是后人附入，非仲景所固有。《千金方》所录徐嗣伯风眩十方，此其第二，方名则作紫石散，云治大人风引，小儿惊痫瘛疭，日数十发，医所不疗者。《外台秘要》则作崔氏紫石汤，疗大人风引，少小惊痫瘛疭，日数十发，医所不能疗。药味皆同，但桂枝《千金》作桂心。可见古人甚重此方，用之者众。方以石药六种为主，而合之龙、牡，明明专治内热生风，气火上升为患，清热镇重，收摄浮阳，其旨极显。若引《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而为大厥一条，以此等药物，降其气血之升腾，岂不针锋相对？《千金》引徐嗣伯说，风眩之病，起于心血不足，胸上蓄实，故有高风面热之所为也（"高风"二字，未免不文，然其意则为内风上扬，达于至高，而面为之热，即是《素问》气血并走于上之病）。痰热相感而动风，风火相乱则闷瞀，故谓之风眩。大人曰颠，小儿则为痫，其实则一。此方疗治，万无不愈云云。固已专为内热动风，热痰上涌者立法，则六朝时人，已知此病之本于内因，初不待河间、丹溪，而始有为痰、为火之论。唯遍读《千金》、《外台》二书，能发明内热生风者，仅仅徐嗣伯、许仁则二人，此外绝少同调，而后人读之，亦都不能注意，几使古人良法，泯没无传，医学荒芜，即此可见。徐氏是方，久已附入《金匮》，习医者当亦无人不知，然制方之意，亦皆不能领悟。对此龙、牡、六石，谁不瞠目而不知所措？则以今本《金匮》此方之下，止有"除热瘫痫"四字，语焉不详，何能识得此中微蕴？其亦知孙氏《千金》说之固极详晰耶？惟此方既专用潜镇清热为治，则风是内动之肝风，且是蕴隆之风火，而方中犹杂以姜、桂二味，仍是古人治寒风外感之习惯，终不知制方之义何在。旭高竟用全方，独去姜、桂，而加羚角、磁石、石决，尤为肝火、肝风必须之法，最是治内风上僭、血冲脑经者第一神剂，合乎古而宜乎今。虽此案症情微异，而病理本同，亟

[1] 虚 《柳选四家医案》作"隙"。

为录入，以为临症者举一反三之助。王氏虽谓证属罕见，须知以理求之，亦未足为异，以意会之，方能随机应变，运用不穷，启迪后人，大开觉悟，活泼泼地，不为症情奇怪所惑，偏能引证古籍，用成法而不泥于板法，心灵手敏，深合机宜，求之古今成案，极不易得，钦佩之至。但王又谓非堵截其空虚之处，恐风火去而复入，故清火、息风、填窍三法必相需为用，则为喻嘉言误解侯氏黑散一方所累。考黑散见于《外台》风癫方中，云出《古今录验》，止曰疗风癫，方与《金匮》所附大同小异。药用桂枝、姜、辛、归、芎、防风，仍是古治中风温散寒风之故智，本无深意，以治风癫，必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用牡蛎、矾石者，杂涩敛于疏散队中，亦是古方恒有之习俗，何有奇功妙用？故以是方列于《千金》、《外台》风门类中，本极平常，无以使阅者特加青眼，而自后人附入《金匮》中，云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同此一方，而主治乃与《外台》绝异，然寻绎其语意，亦甚浮泛，必无效果可言。而方后则加以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在腹中不下也，热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药力之数句。此说尚非《外台》所固有，则更是后人妄加，其谬又堪共见。盖自燧人氏教民火食以来，必无冷食六十日之事，如谓冷食而药即积久不下，岂其人积六十日之食，而二便不通？清夜自思，谁不失笑！如谓二便自通，而独药积不下，岂其肠胃之外，别有一处，独能积贮此药？尤其不通之极。痴人妄想，可笑亦复可鄙。且服药治病，止是借其气味，运化精微，以助气血之不及，究非即此药汁药渣，可以直达病所，此亦理之极易知者。不谓古人偏能造此邪说，宁非无知妄作，鄙俚无耻之尤！然古今名贤，竟未有直揭其谬者。盖亦误认为仲师手笔，不敢纠缪绳愆，终是识理不精之故。不谓喻氏嘉言，自负绝世聪明，偏能信此臆说，应声附和，竭力赞扬，竟谓矾石能固涩诸药，使之留积不散，以渐填其空窍，则旧风既去，新风不入云云，竟以病人服药，果能以药填空，如娲皇之补天[1]，亦如圬者之画墁[2]，岂非笑话？试问窍在何处？填塞何征？嘉言虽辩，亦必无辞以对。毋乃好奇太过，务求立说新异，而不知其大言不惭，竟如梦吃耶！虽似此怪诞不经、穿凿附会之谈，医学书中，本所时有，亦不足异，惟如此方之乱杂无章，而竟为嘉言说得幻境纷陈、天花乱坠，一若玄之又玄，臭腐中自有神奇者，则亦不多有。而庸流无识、更奉喻说为独得之秘，如修园陈氏固亦自命不凡，然中风一门，此公竟茫然无绪，亦谓《金匮》有填窍一法。论者好奇，病者无命，魔高十丈，皆是索隐行怪。此案王氏、柳氏之论，皆堕此黑暗地狱。虽嘉言误人，终受识理不真之累。善乎俞氏东扶之言曰：喻氏论黑散填塞空窍，堵截来风，好奇之谈，最是误人。又谓药之入胃，不过以气味传布经络腑脏，岂能以矾石填塞之。又谓冷食六十日，药积腹中不下，则肠胃果能填塞，不几令谷不纳而粪不出云云。其说亦极明白。可知怪诞不经之言，苟以静心读之，未有不觉其谬者，前贤固已有先我而言之者矣。

黄履素《折肱漫录》　三生饮施于中风之寒症，妙矣。或有虚火冲逆，热痰壅塞，以致昏愦颠仆者，状类中风，恐乌、附非所宜服。立斋治王进士，失于调养，忽然昏愦。谓是元气虚火妄发，挟痰而作。急灌童便，神志渐爽。更用参、芪各五钱，芎、归各三钱，玄参、柴胡、山栀、炙草各一钱，服之少定。察其形倦甚，又以十全大补汤加麦冬、五味而安。予从弟履中，年方强盛，以劳心忧郁，而得斯证，痰升遗溺，眼斜视，逾时不醒，竟类中风，亦灌童便而苏。

---

〔1〕 娲(wā 蛙)皇之补天　娲皇，即女娲氏，为传说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上古时天塌一角，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之缺。

〔2〕 圬(wū 乌)者之画墁(màn 慢)　圬者，泥水工人。墁，涂墙的工具。全句意谓泥水工人的涂墙。

此等证候，皆火挟痰而作，断非三生饮所可治者，并姜汤亦不相宜也。同一卒然昏愦，而所因不同，须细审之。

【平议】三生饮方，附子、乌头、南星，三者俱生用，古人以治中风。本谓是大寒暴感，直中五藏，致令寒痰逆壅，其意原欲治其所谓之真中症，然而阳虚暴脱者，肾家寒水陡然上溢，汩没微阳，亦令寒痰直涌，病由内发，本非外中之寒风，非此大辛大热、斩关夺门之将，亦无以猝然救急，挽回元阳于无何有之乡。而又恐三者皆跋扈将军，非得人参大力为之驾驭，则回阳有余，而暴烈性成，不能善后，且阳亡之症，阴液必虚，惟参养阴，正所以恋阳，而招之使反乎故宅，于是三生饮有倍加人参之法，此为阳虚脱症之良药，实与古人治外寒直中一症药同而病情不同，千里毫厘，不可不知此中泾渭。黄氏所谓施于中风寒症，仍为外寒而言，殊不知内因类中，亦有虚寒、虚火二者之大别，正不可以外因为寒、内因为火，两两对峙，作为辨症要诀。立斋之案，履中之症，正是气火上奔，逆行犯脑，自然非三生饮所可妄治，童便上行最捷，引热直降，固是气升火升之神剂。立翁既能用此，自当知此病之宜降不宜升，何以又与川芎、柴胡，错综杂进，此公愦愦，到底见地不明。即十全中之芪、桂与麦、味，亦不可同年而语。黄氏止知三生、姜汤之不宜，于医药真理，所得亦浅。

《临症指南》 叶。初春肝风内动，眩晕跌仆，左肢偏废，舌络不和，呼吸不爽。痰火上蒙，根本下衰，先宜清上痰火。羚羊角、茯苓、橘红、桂枝、半夏、郁金、竹沥、姜汁。

【本议】既知肝风内动，何以用得桂枝？余亦不过化痰之药，不能捷效，惟羚角是肝阳炽盛者所必需。此老能知是内动之风，犹为可取。

又诊：风热燥[1]筋，骨为之痛，痰火气阻，呼吸不利。前方去郁金、竹沥、姜汁，加白蒺藜、钩藤。

【平议】案中"风热"两字，亦以内风而言。蒺藜、钩藤，仍是息风之药。但桂枝何以能治风热，终是为古方所误。

又 陈。脉左数，右弦缓。有年[2]形盛气衰，冬春之交[3]，真气不相维续，内风日炽。左肢麻木不仁，舌歪言蹇，此属中络。调理百日，戒酒肉，可望向愈。羚羊角、陈胆星、丹皮、橘红、连翘心、石菖蒲、钩藤、川斛。

【平议】既知内风，而又谓中络，古书误人，谁能摆脱净尽？以所用诸药清热平肝、化痰泄降，尚属纯粹，较之专以驱风为通络者，尚有上下床之别。

《资生经》 有人忽觉心腹中热甚，或曰此中风之候，与治风药而风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间忽患热甚，乃以水洒地，设簟[4]卧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患中风而卒，人但咎其卧冰簟而用扇也。暨见一澧阳老妇，见证与太守同，因服小续命汤而愈。合而观之，乃知中风由心腹中多大热而作也。

【平议】心腹中自觉热甚，岂非阳浮肆扰？所以上逆则气血冲脑，以为中心之候，诚是内动之风火。所谓治风者，自当以息风清火为主，所以服小续命汤而愈。大抵古人之论此症，终是或清或昧，是非得失，错综并至，甚则一句偶合，而即大背其旨，有如此者。是当以理为断，决不能尽信。

---

〔1〕燥 《临证指南》作"烁"。

〔2〕有年 原缺，据《临证指南》补。

〔3〕冬春之交 原缺，据《临证指南》补。

〔4〕簟(diàn 电) 竹席。下文云"冰簟"，即凉席之意。

《居易录》　桐城人姚文燮，字经三，顺治己亥进士。诗画皆有名，年六十余，忽病不识字，即其姓名亦不自知，医不知为何症也。竟以是终。按《梦溪笔谈》[1]松滋令姜愚者，忽不识字者数年，后稍复归。信奇疾也。

【平议】此条魏氏《续类案》亦载之，入奇疾门中。颇谓此亦脑神经昏愦之症。齐召南堕马破脑，蒙古医以牛脑补入，得以不死，然从此不识一字，前人笔记亦屡见之。凡此皆可为脑经受病，昏瞀无知之确证。

1　谈　原作"记"，据沈括《梦溪笔谈》改。

古今医案平议第二种之第二卷

脱　　证[1]

阴虚阳浮，气血冲脑，陡然神志昏瞀者，治法首在辨析闭、脱二层。闭者阴未大虚，阳焰甚炽，痰热上壅，其势已危，惟急于降逆潜阳，而气焰一平，波涛自定；若脱者则真阴已竭，并龙雷火焰，亦复无几，故见证且无痰壅气粗、身热面赤之象，其实则气升血升，冲激脑经，病情殊无二致，而其势尤亟，顷刻云亡。凡病起须臾，而即奄然长逝者，大率皆气血冲脑之脱证也；其稍能支持者，虽已现种种脱象，而元气欲漓未漓之际，苟能亟投镇摄滋填，阴阳两顾，亦未始不可挽救于什一。读近贤治案，成效可观，始知古人一见脱证，望而却步之未免可惜。爰集诸条，汇之一处，以见此中精义。古人诚有不及今人之密者，惟彼伧父，竟谓中医之学，亘古查无进步，则本来未尝研究及此，亦何怪其信口雌黄也耶。

孟英案《续编》(四卷)　王瘦石，禀属阴亏，猝闻惊吓之声，而气逆肢冷，自汗息微，速孟英视之。身面皆青绿之色，脉沉弦而细。乃素伤忧虑，而风阳陡动也。与牡蛎四两，鳖甲二两，蛤壳一两，石英五钱，龙齿、小麦、辰砂、麦冬、茯神、贝母、竹茹为方，一剂知，二剂已。续以滋养而瘳。

【平议】此人闻声惊吓，而即气逆汗流，色清肢冷，其素禀阴阳两虚，已臻极步，故一有感触而二气脱离，阴阳不能维系，虽无肝阳上升景象，而其实即是气血上冲之脑经受震，非潜镇其上、滋填其下，已无百一之望。孟英潜镇，最擅胜场。龙、牡、石英、辰砂、鳖甲用至如许分量，浅者方以为镇坠安神，元是治惊秘诀，而不知神经为病，非此无济。惟蛤壳最顽，无气无味，不如以玳瑁、龟板易之，较为有情。

又(七卷)　太仓陆竹琴令正，陡患心悸，肢冷如冰。孟英察其脉浮弦而数，视其舌尖赤无苔。乃阴虚阳越，煎厥根萌。予玄参、二至、三甲、龙齿、石英、生地、牛膝、茯神、莲子心而愈。

【平议】此是心、肝、肾脏之三阴久涸，以致孤阳飞腾，而反肢冷如冰，绝无虚阳可见，岂非本实先拨之候？然脉则浮弦虚数，舌则尖赤无苔，真阴云亡，浮阳外越，又是凿凿有据。假令昧者对此，见有肢冷而误投四逆等，则刚燥劫津，其害奚若？惟孟英处之有素，滋潜摄纳，不亢不卑，而又清润灵通，不犯呆钝浊腻，亦以阴津涸竭，厚味既碍气机，又恐胃阴无权，反难展化。此非独识病之难，而选药恰好轻重合度之尤非易事也。

又《三编》(二卷)　温敬斋令正，九月间(咸丰二年壬子)忽然四肢麻木，头晕汗淋，寻不能言，目垂遗溺，周身肤冷。急延孟英，脉微弱如无，乃虚风内动，阳微[2]欲脱也。先令煮水以待药，与东洋参、黄芪、龙、牡、桂枝、甘草、茯苓、木瓜、附子九味，煎数沸[3]，随

---

〔1〕脱证　原作"内风类中血冲脑经之脱证"，据整理后之目录改。

〔2〕微　《王氏医案三编》作"浮"。

〔3〕沸　原作"味"，据《王氏医案三编》改。

陆[1] 续灌之。未终剂，人渐苏，盖恐稍缓则药不能追也。

【平议】类中脱证，见象多属真寒，是不仅阴虚之阳浮，直是阳虚之暴绝。盖阳气本是上升，即其欲脱之际，亦必飞越于上，故亦能上冲而见脑经昏瞀等证，此非阴阳并摄，更难图治。所以参、附剂中，亦非兼任龙、牡，不能招纳脱离孤阳，而速之返归其故宅。且阳虚之脱，其变尤迅，稍纵即逝，驷马难追，利在急起直追，弗延片刻。此案选药之允，煎药之亟，均是此证不二法门。

又《初集》(一卷) 甲申夏(道光四年)，周光远登厕，忽然体冷汗出，气怯神疲。孟英视之曰：阳气欲脱也。猝不及得药，适有三年女佩姜，约四五钱，急煎服之，即安。继用培补药，皆以参、芪、术、草为主，益气分偏虚也。

【平议】此又阳气脱离之急证，法当参、附者。干姜阳药，本是回阳主将，又佩之女怀，藉纯阴之气以调其偏，用治此证，其意可师。寿颐尝谓中医用药，最重性情，此案即是性情之至理。若新学者见之，吾知其必不能悟到。考孟英案《续集》第四卷，有周光远无疾而死一句，可见此公终以暴脱。然查其时，乃在道光之二十七年，则周君此病，竟得再生廿余岁，是案亦可谓挽回造化矣。

又(同卷) 朱恒山汗脱，急追孟英至，而他医之中风药已灌，遂不可挽。

又(同卷) 癸卯冬至前一日(道光廿三年)，管大中丞一溺暴脱，当以参、附挽回者。及孟英至，而痰药、痧药、风药灌之已遍，脉仅如蛛丝过指，乃坚不立方，须臾而卒。

【平议】此上四案，其证皆同，而或治或不治，但观其所用之药若何，而死生决于俄顷。后二条虽不言所服何药，然以意逆之，自可想见。此虽不言所服何药，非人力所能勉强，然吾侪所学在此，必求人定胜天，则何去何从，那可不辨之于早！

黄醴泉治何丽山案 体丰形伟，气弱痰多，昨日上午，曾经倾跌，初尚相安无事，夜分忽吐血盈瓯，继则下血瘀紫，遂尔神识昏愦，毫不知人，脉左劲右数，模糊应指，舌短不伸，语言不出，苔色难明，面色青白，口开目合，脱象昭然。望六之年，真阴本薄，不得涵潜龙相，跌仆震动，引起肝阳，虚焰煽腾，致令血失其常，上溢下渗，类中危证，尤其难治。勉议镇逆清肝，冀得神清，幸图百一，录方以备高明商榷。

吉林参三钱(另炖冲药)，镑犀角尖一钱五分，鲜生地(打)六钱，生牡蛎一两，生龙齿、生玳瑁片各五钱，以上四物先煎。生白芍、鲜竹茹、川贝母各二钱，辰茯神三钱，陈胆星(包)、淡秋石(研冲)各一钱五分，鲜竹沥一两，加生姜汁五滴，热药冲服。

【平议】血络横溢，顿失常道，而上下交征，致令顷刻暴脱，虽曰倾跌震动，当是一因，然类中病情，虽曰变幻最多，莫可悬揣，而失血者极是少见。盖血之冲脑，仅于剖验时得之，尚属无形血溢，何以此证竟尔有形，上溢下渗，至于此极。寿颐寓居沪渎十余年，所见华人配制西药，托名补血补脑者，丸子药汁，层出不穷，大率皆西药学之所谓兴奋剂、提神剂，俱含温升之性，既锐且烈，较之向来温燥，殆难以道理计。柔弱委靡之体服之，往往精神焕发，顷刻呈功，而习惯为常，嗜痂之癖[2]，所在恒有。然频服之后，亦复不见其力，而积之悠久，刚暴之焰陡发，或为精神狂易，或为知识昏蒙，或竟暴吐狂血，逆涌不已，目击甚多。新药误

---

〔1〕 陆 原缺，据《王氏医案三编》补。

〔2〕 嗜痂之癖 《南史·刘穆之传》载：穆之之孙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后因称具有乖僻嗜好者为嗜痂之癖。

人，等于唐代金丹[1]，实是斯民大厄。犹忆壬子初夏，不佞寓白克路祥康里，比邻浦东人龚某，年未不惑，家计甚裕，体魄甚强，止以中年乏嗣，携一少妾在寓，广服新药，为嗣续计，易箦[2]之夕，健饭健谈，毫无所苦，忽夜央鲜血上涌，顷刻二三大瓯，遂尔暴陨。何氏此证，或亦类是。虽未得确据，止以沪地号称开通，癖嗜新奇者尤多，爰识所见，尚冀明哲保身者知所鉴戒云。

又治邵惠泉案　六十三岁，高年阴衰，木不涵敛，脾土受戕，病起四末浮肿，延及头面。连进培土渗湿，肿已渐消。白露节后，凉风外薄，忽然寒战鼓栗，如丧神守，正《内经》所谓阴气外盛，阳气内衰，而发颤振之候。盖四肢者，诸阳之本，脾之所主。今手足战振而不自收持步履，加以肝风旋煽，嗔怒如狂，神识时清时蒙，自汗如雨。暴厥猝中，情状显然。最虑汗多亡阳，脱在俄顷。亟当固护卫阳，温摄脾肾，而镇滋肝木，使不妄扰，更需吸收溃散之阴阳，多方图治。但病势如万顷怒涛，陡高百丈，未知断鳌立极[3]，能作中流之砥柱于什一否。老山高丽参三钱，生苍龙齿、生磁石各四钱，三味先煎。熟附片一钱，炒棉芪、生白芍、生于术、旋复花各二钱，酸枣仁（青鱼胆汁半枚拌炒）、生龟板、白茯苓各三钱，巴戟肉、制半夏各一钱五分，化橘红八分，桂心六分，五味四分，竹茹一钱五分（枳实四分拌炒），大生地一两，开水浸浓汁代水煎药。

自注：芪、附以固卫阳而止汗；六君扶脾而消痰；去甘草者，痰火披猖之候，恐其满中助虐也；旋复咸降化痰；枳实、竹茹，合温胆而平肝胆之逆；牡蛎咸潜滋肾，合磁石镇坠，以吸木火炎上之威；枣仁、白芍、五味，酸能补肝，合鱼胆之苦，以泄虚热，且枣仁补心阴而止汗，白芍补脾阴而柔肝，五味和五脏之阴而敛肾，磁石吸引肺金，能制木以镇狂逆；生地但用其气，不用其味，恐腻痰浊。药虽庞杂，病非一端，如刘河间地黄饮子治下虚痱中之正方，兹仿佛而化裁之，用浊药轻投之意，虚虚实实之证，不得不兼筹并顾。

【平议】此亦气血冲脑之证，而阳气暴亡反现真寒，是与慢脾风之肢冷面青者何异？然嗔怒如狂，何尝非肝阳确据？但阴阳皆脱，视阳升痰热之闭证，险象百倍，虽不言痰声漉漉，而药用旋复、橘红，则痰壅亦可想见。方本仲景真武立法，而合参附、芪附、术附、河间地黄饮、学士真珠母丸之意，融洽分明，头头是道，如曰功效若何，则自有天命，非人定者果能胜天，而是方自足为吾侪师表矣。惟自注"浊药轻投"四字，仍受叶派之愚。试问药果浊矣，何以而能轻投？河间地黄饮子意在填补下焦真阴，非轻所能到之部，明眼者当自知之。

戴九灵良《丹溪翁传》　浦江郑君，年近六旬，奉养膏粱。仲夏久患滞下，又酒而且内。一夕如厕，忽昏仆，撒手遗尿，目上视，汗大出，喉如曳锯，呼吸甚微，其脉大而无伦次部位，可畏之甚。此阴虚而阳暴绝也。急令煎人参膏，且与灸气海穴，艾壮如小指，至十壮，右手能动，又三壮，唇微动。参膏成，与一盏，至半夜后，尽三盏，眼能动；尽二斤，方能言而索粥；尽五斤而利止，十数斤全安。

俞东扶曰：此种病今常有之，医用参不过一、二钱，至一、二两而止，亦并不知有灸法，

---

〔1〕唐代金丹　唐代求仙之风极盛，以为服食金丹可以长生不死。金丹由辰砂为主烧炼而成，内含水银，服之往往中毒而死，连帝王亦有上当者，如唐宪宗。

〔2〕易箦（zé 责）　语出《礼记·檀弓上》。箦是华美光泽的竹簟，照当时的习惯，做大夫的人才能用，曾子未曾为大夫，不当用，所以病重临死时让人换掉。后来因称病重将死为"易箦"。

〔3〕断鳌立极　传说上古时天塌西北，地陷东南，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支撑四极，人民才得安居，此处喻挽回败局的手段。

无效则诿之天命，岂能于数日之间，用参膏至十余斤者乎！然参膏至十余斤，办之亦难矣。惟能办者，不可不知有此法。

田杏村孝廉晋蕃曰：因饫膏粱而成滞下，因久滞下而致伤阴。经言阴在内，阳之守也，故一犯房劳，阳即欲脱。案中"阴虚阳暴绝"五字，确切病根，故急以灸法回阳。但阳回之后，不有以弥补其阳，终在险途。《本草经》人参味甘微寒，补五脏。经言脏为阴，腑为阳，气味甘寒而补脏，其为补阴之药无疑。因久滞下，脏阴多耗，故非十余斤之参，不能复其阴，俞东扶尚是囫囵吞枣（此节见王孟英选《俞东扶古今医案》第一卷）。

【平议】此是类中之脱证，阴液久耗，又犯房室，致令孤阳暴绝，气血上奔，而冲脑经，目上汗出，脉大无伦，岂非虚阳陡浮，有升无降之确据？此非大剂镇摄不可救者。人参补阴，可以恋阳，然王道无近功，未免缓不济急，而艾火灸法，以阳助阳，岂不虑其浮阳飞越？惟气海是任脉穴，位在脐下一寸半，下焦著火，所以引纳上越之虚阳，使之同气归来，返乎故宅，正与龙、牡摄纳之药，法虽异而理则同，所以其气能回，而脑不受激，此公得救，其微妙在此。若泛泛然谓灸法回阳，仍是囫囵吞枣耳。至于参膏之多，则草木根荄，无情滋补，本非少数可有大效，况在久病滞下之高年，肠胃脂膏几已括尽无余，填补尤非易事，但兼金贵物，言之足以令人舌挢而不能下[1]。若寻绎其性情功效，仍在寻常物理之中，何必诧为奇事！山雷按：此证治法，总不外"填阴涵阳"四字，独参膏特其一法耳。不可谓是全体大用，读者须以此册所录合而观之，自能融会贯通。丹溪此条，不可太泥，否则中人之家，皆坐以待毙，宁有是理耶！

魏氏《续类案》　赵以德治陈学士敬初，因醮事跪拜间就倒仆，汗如雨。诊之脉大而空虚。年当五十，新娶少妇，今又从跪拜之劳役，故阳气暴散，正若丹溪治郑义士之病同。急煎独参浓汤，连饮半日，汗止，神气稍定，手足俱纵，喑而无声，遂于独参汤中加竹沥，开上涌之痰。次早悲哭，一日不已，以言慰之，遂笑，复笑五、七日无已时。此哭笑者，为阴虚而劳火动其精神，魂魄之藏气相并故耳。正《内经》所谓五精相并者，心火并于肺则喜，肺火并于肝则悲是也。加连、柏之属泻其火，更增荆沥开其闭。八日笑止手动，一月能步矣。

俞东扶曰：此条与前条大同小异，而所以治其小异处。立言用药，绰有精义，可见古人善能模仿成法，又不蹈袭成法也。

杨素园曰：前证遗溺上视，已现绝象，脉已几几欲脱，较此条之证为重，非灸法则不及救。此条证稍轻，故不必灸。

王孟英曰：脉既空大而虚，证复汗出如雨，虽无新娶少妇之事，亦当急固阳气，是中风门脱证治法。设遇闭证，虽有新娶少妇之事，不可捕风捉影，辄投补剂（杨素园曰：至言，须切记）。徐晦堂《听雨轩杂记》云：蔡辅宜中暑，一名医见其室有小妾，遂以为脱证，云非独参汤不能救，家人不敢服。复邀邻医诊之，曰暑闭耳。进益元散而愈。故医者须有定见，而察脉证以施治疗，不可胸怀成见，而妄为揣度也。然病家畏虚喜补，不识病情，医者避湿推干，但知迎合，不分闭脱，温补妄施，重者辄亡，轻者成痼，是乃仁术，可如是夫！触目伤怀，言之可慨。

【平议】此证阴虚阳越，暴仆汗多，脉大而空，谓之脱证，与上条郑案[2]同，何尝不是。

---

[1] 舌挢(jiǎo 矫)而不能下　翘起舌头，十分惊讶的样子。语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2] 案　原无此字，据文义补。

然须知此是气血上冲之脑神经病，丹溪治验在气海之灸，招纳上浮之阳，返其故宅，故取效甚速，非人参膏之全体大用也。此案只用独参，虽学得一半，尚是用其第二层，而不用其第一救急之灸法，所以汗虽止而体纵音喑，且笑且哭，反生出汗多变幻，正其气血上冲，势犹未定，所以知觉运动，皆不回复。若以今人潜镇重坠之法，摄纳其上浮之阳，必有捷效可观。且不必借重人参，费而不惠。惟以前神经之说，本未发明，自不必求全责备。须知东扶旧注，亦未道著肯綮。杨素园谓之证有轻重，此不必灸，亦未尽是。岂大汗如雨，脉大空虚，尚不到脱绝地位耶？幸有参之大力，填阴可以恋阳，故能汗止而稍缓须臾，然既无涵敛摄纳之药，以抑降其上升之气火，所以且笑且哭，神魂不安。赵引经文五精相并，仍是附会，并非实在病理。连、柏清火降逆，其理与今用龙、牡同归，故亦有效。但镇摄究不如介类之捷，则收效亦必稍缓，此固理之所当然者。试合以前诸案观之，岂不大扣大鸣，小扣小鸣，各如其分，孰谓随证投药，不能效如桴鼓也耶？王引《听雨轩杂记》蔡氏案中之名医，忆尝见某笔记中谓是薛氏生白。以薛老学识，平心论之，似不至闭脱不分，模糊至此。然或者高年精力未逮，偶尔粗心，致有此误，亦正不必为贤者讳。但一闭一脱，一实一虚，一则面赤身热，一则面白色衰，一则气粗息高，一则气微神倦，一则脉弦劲滑大而重按不挠，一则脉浮部虚大而沉中即弱，如其大实大虚，两两相较，辨之亦甚易易。惟实证闭证中，间亦有杂以一、二虚象者，而虚证脱证中，间亦有见一、二实象者，则临证时治其所重，舍其所轻，斟酌权宜，心灵手敏，全在平时学养俱到，非片言之所能尽矣。

魏氏《续类案》　冯楚瞻治张铨部，先以焦劳，得怔仲耳鸣诸证，医以痰治，涌吐痰涎斗许，复用滚痰丸，痰势虽清，精神内夺。初秋卒倒僵仆，痰涌鼾鼾，目窜口开，手足强直，自汗如雨，危甚。脉之六部皆豁大无伦，其候欲脱，刻不容缓。乃用人参三两，白术二两，附子五钱，浓煎灌之。日三剂，按时而进。服后脉势渐敛，身热渐和，溃汗渐收。次日仍用前方，日二服，夜一服，诸证渐减，僵卧不省如故，此工夫未到，故标证稍平，而元神未复也，仍照前服，服后必灌浓米汁半盏，以保胃气、助药力。或有劝入风药者，曰：保之不暇，敢散之乎？有劝加痰药者，曰：保之实难，敢消之乎？有劝入清火者，曰：尤误矣，元阳欲脱，挽之犹恐不及，敢清之乎？余之重用白术、附子者，既壮人参培元之力，而消痰、去风、息火之义已在其中，若稍涉标治，则虚证蜂起，势益难矣，违众勿用。三日所用人参计三十五两，附子六两，白术二十四两。至晚间忽能言语，稍知人事，进粥半碗而睡，其鼾鼾、目窜诸证仍在。早间阳分，用大补心脾气血之药，如枣仁、当归、白术、白芍、茯神、远志、人参、桂圆、五味之类；下午阴分，用八味汤冲人参浓汁。服之六七日后，诸证渐平。每日人参尚用四、五两。后早间以生脉饮送八味丸加牛膝、杜仲、鹿茸、五味子四五钱，日中加减归脾与八味汤，照前[1]煎服，日渐轻强，饮食倍进，一月而起。

【平议】此证鼻鼾口开，自汗如雨，而脉空大，确是脱证。冯氏专以温补为命者，对于此证，虽是恰合，然参、附大剂，止为救急回阳之法，苟得阳回汗止，即当换羽移宫[2]，因风转舵，断无再三接服，持久不变之理。此案一日三剂，已非正当治法，而谓三日之间用参至三十余两，附子至六两，微论价值兼金，言之可骇。试问附子是何性质，自古及今，安有似此蛮

〔1〕前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2〕换羽移宫　羽、宫各为中国古代五声音阶之一。意指声音转调。这里指改换治疗方法。

法？直是向壁虚构[1]，大言欺人。学者切勿为其所愚，窃恐偶尔效颦，反致祸生眉睫。医为何事，岂可不论病情，而一往直前，徒以惑世眩俗为新奇可喜耶？山雷又按：参[2]附回阳之证，必肢体清冷，汗出如油如珠，方是亡阳之候。非主以附子之刚燥猛烈，不能急起直追，挽回于将绝未绝之顷，其汗多而未至于肤冷不流者，近贤谓之亡阴，尚与亡阳有间，即不当遽投附子，乃此案中明有身热字样，则发热汗多，尚非参附之证。虽阴盛于内，格阳于外者，或亦有身热一候，是当详其见证，明以告人，正不能浑而言之，囫囵吞吐也。再按：此证为类中之脱证，冯氏既知以参附固脱，当亦知此非外感之风，而乃曰重用术、附、人参培元，去风息火之义已在其中云云，则仍以为外来之风当去者，抑何矛盾至此！而"清火"二字，尤其可笑，世岂有重用附子而可云清火即在其中者，尤可见此证不独发热，且必别有肝火见症，则连投大剂参附，更是可疑，而谓一路蛮补，可以有功，其谁敢信？至后幅所称上午、下午分服诸药，则大补心脾，既与鲔鲔目窜毫不相涉，而鹿茸乃升阳猛将，且与气血冲脑之症，有助桀之虐，皆非事理，不可不正。

又　冯又治金绍老夫人，因岁事积劳，忽眩晕不省，妄有见闻，语言杂乱，脉细数无伦。真阴真阳并亏已极，乘此初起，即可挽回，愈久愈虚，愈虚愈脱矣。用全真一气汤，日进二剂，每剂用参八钱，不十日而全瘳。

【平议】眩晕不省，而脉细数无伦，确是临于欲脱，虚象既著，补摄是为正治。全真一气汤乃冯氏温补而兼滋填之法，即麦、地、参、术、牛膝、五味，加附子，以治此证，滋养下焦，而能摄纳以收上逆之气火，故亦可使神经得安。其理与介类潜阳之法相通，然终不能如龙、牡等之呈效捷也。

又：冯又治崔姓者，六脉沉微，身热，四肢厥冷，发狂谵语，连夜不寐，口渴浩饮，二便俱秘（魏玉横曰：绝似阳明热证，而断为阴伏逼阳，乃舍证从脉之治）。此阴伏于内，逼阳于外。因津液不行，故小便秘而口干渴，非实热也；因谷食久虚，故大便虚秘不通，非燥结也。若不急为敛纳，则真阴真阳并绝矣。乃用熟地、麦冬以壮金水，炒白术以托住中气，牛膝、五味以下趋敛藏，制附子以引火归源，另煎人参冲服。不三剂，狂定神清，思食而愈。

【平议】魏玉横谓此亦阴虚阳越之病，其甚则为类中，其治法亦大纯而小疵。至云伏阴于内，逼阳于外，亦与景岳案中谓为阴证同一模糊。颐按：只脉沉微而反身热发狂，谵语不寐，是阴盛于内，格阳于外，即喻嘉言之所谓戴阳证，将有一身大汗而顷刻脱阳者，故宜于参附。惟此等确是阴虚不能涵敛，以致阳无所附而外浮，兼用麦、地以滋肝肾之阴，而以牛膝、五味降而收摄之，恰巧与气火升浮，冲激脑经之病理，针锋相合，故能狂定神清，诸恙皆愈。此颐之所谓古人虽未明脑神经为病之原理，而亦有暗中摸索，巧合机缄者也。冯氏生平，自谓全真一气汤之神妙，以治此证，最为初写《黄庭》[3]，恰到好处，然病亦危极，而投药不过三剂，已见其效，正可见前条张铨部案之大言欺人。魏评谓此是阴虚阳越，诚然。又谓甚则类中，则不知发狂谵语即是脑神经病，不可谓其尚与类中有别。又谓冯言阴伏逼阳，与景岳之言阴证同一模糊，所见亦确。盖张、冯意中，欲为附子证实功用，故遂以为阴寒之证，其实此是阴虚而阳无所附之阳亡，与阴盛而真阳泊没之无阳，其证大有分别。此条冯谓

---

〔1〕向壁虚构　凭空揑造。

〔2〕参　原作"内"，据下文改。

〔3〕黄庭　道教经名，传为王羲之书，是练习小楷的范本。

用制附子以引火归源，其说最妥，不过借附子以招纳外散之浮阳，同类相求，故用熟附已足胜任，且不必分量太重，亦与治阴盛灭阳之宜于参附大剂者不同。惟是阴虚，故方中麦、地、五味，彼此合宜。若果阴盛，则大队阴药，尚复何能有效？此其证状之几微疑似最辨得清晰，不独令人一览了然，亦以证明所投各药之是否妥贴，且可为后学益智之粽。以此知冯氏阴伏于内之说，及景岳之误谓阴证，诚远不如玉横"阴虚阳越"四字之确当也。魏又谓冯氏治法，大醇小疵，盖指方中白术言之。术以气胜，治此阳越，大觉无谓，案中"托住中气"四字，尤其隔靴搔痒，岂阳浮不降之病，尚恐其脾胃清阳下陷耶？此模糊浮泛之语，学者亦不可不分别泾渭。

又　冯又治金教谕，夏月壮热，头疼喘嗽，医谓感冒，用羌、前、橘、半、苏、枳之类，未终剂，头痛如破，舌强不清，溃汗粘手，左臂麻木，神气不堪，脉洪大空缓而无力。知为气虚类中，误投发散，当此疏泄之时，几成脱证。与熟地一两二钱，麦冬三钱，炒白术四钱，牛膝二钱四分，五味子八分，制附子一钱五分，人参八钱，另煎冲服。日三剂，不五日全安。时有李庠生同日得病，证候无异，一剂发散，汗出彻夜，次日死矣。

【平议】此亦阴虚阳越之证。肝阳上冒，则为头痛；肾气激越，则为喘嗽；虚火外浮，则为壮热；脉大而空，是其确据。然发热、头痛、喘嗽，固亦感冒风寒者所恒有，浅者治此，自然只用发散，惟羌、苏尚是轻剂，而已气升火升，造成血冲脑经，大汗欲脱之险，如其芎、防、柴、葛、白芷、升麻，全套并投，为害又将何若？冯氏全真一气之方，是其生平得意手笔，治此证最是相宜，但白术气浓，对于气火升浮，终嫌矛盾，弗泥术附汤成法，认作止汗通套。但此案如此分量，日服三剂，已嫌呆笨不灵，若果连投五日，毫无更动，则尤奇矣。案末李庠生一节，当即是芎、防、柴、葛等大队之效力，孰谓寻常轻病而可不假思索，信手涂鸦乎？

又　冯又治于某，患偏枯证，右臂浮肿，或麻或痛，不良于行。或者谓痰、谓火、谓风，多与清凉、消克、发散之剂。一日忽昏迷不醒，痰喘溃汗，脉六部沉微。此中气久虚，不为峻补，反肆克伐，非重剂无以挽回。乃用人参六两，炒黄白术四两，生附子一枚去皮姜汁炒，浓煎一碗灌之。汗渐收，脉渐起，痰喘定而神清，调补一月而愈。

又　冯又治景氏妇，年近五旬，中风已五、六日，汗出不止，目直口噤，遗溺无度。或以为坏证，脉之虽甚微，而重按尚有不疾不徐自然之势，此即胃气也。乃曰：遗溺在当时为脱证，故不治；若多日，安得不溺？且坐视数日而不脱，非绝证也。投以参附汤，二、三剂渐苏，重服温补而愈。

【平议】两案皆多汗而脉微，皆属脱证，参附正法，尽人能知，但于案参六术四，终是言之太甚。若以今法而言，则潜阳摄纳之药，必不可少，仅投参附，不过治得一半，安有速效！两案末句，是明告人以调复之不易也。　又按：后一案辨遗溺尚非脱绝之候，亦有见地。但汗多脉微，参附尚为允洽，惟止此二物，亦无捷效。

《陆氏三世医验》　陆养愚治吴少忝[1]，年五十，新得美宠，荣归祭祖，跪拜间就倒仆，汗注如雨，浑身壮热，人事不省。或欲灌以牛黄。脉之关尺浮数而空，两寸透入鱼际。此阴虚甚而阳亢极也，若灌以牛黄则死矣。急用生地自然汁一升，人参一两，麦冬五钱，五味子百粒，浓煎灌之。二、三服，神气稍定，汗止，似睡非睡，至五更时作恐惧状，如人将捕之，至清晨又作盛怒状，骂詈不止，至午间又大笑一、二时，至薄暮又悲泣，自此夜静日作，病家以

---

〔1〕忝　《续名医类案》作"参"。

为鬼祟，此即《内经》所谓五精相并也。并于肾则恐，并于肝则怒，并于心则喜，并于脾则[illegible]刘河间曰：平时将息失宜，肾水不足，心火亢极，乃显此证。夜间阴盛，邪乃渐息，日中阳盛，遂游行五脏而无宁时也。仍用前方，减人参之半，旬日间或但悲笑，或但骂詈恐惧，人事时省时不省，与之饮食，尽食方止，不与不思索，大小便亦通。至半月后始宁静，乃调养气血，百剂始愈。

【平议】此案说理多是，就证论证，确是气血冲脑之类中，寸脉透入鱼际，正合经言气上不下，上实下虚之巅疾，谓为阴虚阳亢，自是切中肯綮。药用生脉散，滋阴敛阳，亦颇切近。至于哭笑怒詈诸候，以证情言之，只是神经为病，不能自主，苟得镇摄潜阳，诸证无不就范。引经五精相并，附会虽巧，终是古人理想之辞。当今开明之世，杞宋无征[1]，可以存而不论。惟谓夜静昼扰，由于阴不涵阳，故夜间阴盛而自静，日中阳隆而自动，深得阴阳嘘吸至理，自堪悬之象魏[2]，为百世模范。特何以全案本末，竟与赵以德治陈敬初案吻合无二，恐古今难得有此一副印板之病情，盖亦有意摹仿。何必真有此病，只以雷同文字，陆氏书中确是数见不鲜，非敢以小人之心，故为悬揣，妄肆攻击。然以医理论之，此节议论，剀切详明，较之赵以德原案，颇能言其所以，实为青出于蓝，是固可传之作也。此证当初，单用牛黄一味，诚无功效可言，然按之牛黄实在功效，亦何至竟为此证毒药？案中“灌以牛黄丸则死”一句，太无着落。凡古人书中，似此笼统浮泛之句，初学者宜注意，断不可人云亦云，莫明其妙。

又　长兴林中尊，年逾五旬，因送按台[3]回，觉身体倦怠，头目眩运，既而头振动摇，欲语不能，喉中喘逆。咸与牛黄、苏合丸，大小续命汤，已旬日，病如故。脉之沉缓而弱，左关尺尤甚。此肝肾虚，精气暴脱之候也。询其由，乃因按院严厉，惟恐失错，烦劳之极，归而病作。《内经》：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刘河间曰：此非外来风邪，由将息失宜，肾水不足，心火亢甚所致。又经云：诸逆冲上，皆属于火。今振动喘逆，职是故也。人至中年之际，肾气原是[4]不足，且经言恐伤肾，今以矜持太过，损伤肾气。《内经》曰：恐则气下，声者气之所发也。气下，故声不出。且肝肾之脉，俱挟舌本。法宜壮二经之气，以治其标；滋二经之血，以治其本。用杞子为君以补肾，天麻、川芎为臣以益肝，又用人参少加附子以为佐，二冬以为使，二剂。服后诸证顿减，用八味丸间服，十剂全愈。

【平议】此证眩晕头摇，不语喘逆，无非烦劳动火，气血上冲，然既投牛黄、苏合、大小续命，而病不加剧，则证情尚不甚恶，脉沉缓弱，左手关尺尤甚，确是正气大虚，肝肾不足。然眩晕头摇，终是浮阳上冒。养愚既引经文掉眩属肝，冲上属火，自当先治其掉眩冲上，而又附会恐伤肾，恐则气下，则上升下陷，两证最是天渊，药即无两顾之法。须知类中之舌强不语，未必皆属肝肾阴虚。如果合河间地黄饮子之证，方是少阴脉不萦于舌本。然河间止与滋填，亦不加以升提之药。盖肝肾之阴既衰于下，而复振动之，是木已飘摇而速其立蹶。若是气火升浮之脑经为病，而舌强不语，更不当再事升举，更煽其焰。陆氏此方，枸杞、参、附、二冬，是师河间成法，然杂以川芎一味，仿东垣升、柴故智，即是阴虚之禁药，且与掉眩

---

〔1〕杞(qǐ 企)宋无征　源出《论语·八佾》。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后因称事之缺乏证明资料者为杞宋之征。

〔2〕象魏　亦称“魏阙”。指古代天子或诸侯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物，用来悬挂布告。

〔3〕按台　按察司的简称。下文按院同。

〔4〕是　《续名医类案》作“自”。

冲上两证大相矛盾，所学不醇，已失河间真旨。又谓天麻、川芎益肝，更不知其义何在。总之误认恐则气下，乃用川芎之升，致与掉眩上冲枘凿不合。是立案时自己不慎，以致不能两全，即其根本之大误。所谓气下则声不出，古无此语，亦是杜撰。是案是方，必无效果。《陆氏医验》固惯作欺人语者，吾斯之未能信。

又　陆养愚治丁慕云，患麻木，左手足不能举，恶风或时自汗，服小续命十剂不效。或谓风证，宜大汗之，小续命汤参以补养气血之品，故不效耳。因倍风药，减参、芎辈，二剂汗如雨，反觉一身尽痛，游走不定，并右手足亦不能举，昏沉厥逆，甚危。诊之阳脉弦细而数，阴脉迟涩而空。谓此虽似风，然昔人云，麻者气虚，木者血虚，手足不任者脾虚，具此三虚，止宜调养气血，则风证自除，小续命正以风药过倍，血药殊少，何反倍风药而去参、芎，宜其剧矣。仲景云：大法夏宜汗，以阳气在外也。春月阳尚稚，初出地下，大汗之，使卫气亟夺而失守，荣血不随，所以遍身走痛，昏沉厥逆，皆气血垂绝之象也。急用大料十全大补汤，浓煎灌之，少苏。为灸风池、百会、肩井、曲池、间使、三里六穴，各数壮，以防中脏之危。自此诸证渐减，饮食渐进，第大便常结，痞闷微热，此汗多津液不足，故下不去则上不舒，以润字丸五分，日二服，便行犹燥，以八物倍归，加麦冬、知母以润之，少佐槟榔、木香、蔻仁以调其气。自后每燥结，服润字丸五分，甚则一钱，月余全愈。

【平议】麻木不仁，本有两种病因，一则气血不充，而风寒湿邪之气痹著之，是为痹证，宜辨三者之邪，孰重孰轻，而分治之。或正馁邪微，则滋养通络，以培其本，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者，亦为有风邪者言之也。一则气血上冲，而脑神经失其运动之常，则类中风之忽然不遂、不仁、不举、不用者也。是案起病之初，本是气血不充，自汗恶风，病情已可相见，小续命疏泄为主，已非虚人所宜，少数参、芎，奚能有济？再倍风药，逼其大汗，以致浮阳飞越，昏瞀不遂，已是气血冲脑之脱证，古人虽谓之类中风，然正以其病自内发，未尝感受外来之风，故谓之类。陆氏犹谓养气血则风证自除，是尚认为有风可除，且谓小续命风药过倍云云，其意且以为苟其重于养血，亦必当稍稍用风药发表，仍属似是实非，认证隔膜。又引《伤寒论》可与篇[1]之夏宜汗，认作仲景圣法，抑知正惟阳气在外，误汗尤易亡阳，此非仲景语，万不可断章取义，不论病情者也。惟病势至此，确已阴阳两脱，所以十全大补尚能有效。但蛮钝呆补，究非切当之才，囫囵吞吐，终是庸医恶习。若灸风池、百会，适以助阳之飞越，对于脱证，尤其大谬，而谓可防中脏之危，宁非梦话？至于津液不足，而大便燥结，亦非下药所宜，润字丸岂是良方？

又　陆祖愚治赵一阳，年过五旬，中风卒倒，牙关紧闭，戴眼上窜，手握而四肢振掉。或以稀涎散吹入鼻中，吐稠痰数碗，投小续命汤二剂，反口开手撒，眼合遗溺，四肢厥逆，人事昏沉，喉鸣发热。脉之洪滑而歇止，证已危甚。用二陈加南星、枳实以导其痰，四物以养其血，佐以牙皂、姜汁、竹沥。二剂痰喘渐轻，六剂人事清爽，改用参、术、归、芎大补气血而安。

【平议】是病初起戴眼握拳，尚是实证、闭证，稀涎吐痰，更激其气火上浮，而小续命复升散猛投，助其激越，一误再误，乃成脱证。脉洪歇止，有升无降，固是甚危，祖愚二陈、牙皂、星、枳，是实证治法，岂可治目合口开、撒手遗溺之证？四物养血，又是庸医梦话，芎、地虽非肾水泛溢之痰所忌，而归、芎岂是浮阳飞越之病所宜？果有是证是方，瑜不掩瑕，功不补患，不速之绝，已是侥幸，那有得效之理。即末后参、术、归、芎大补气血，仍是浮泛套习，

---

〔1〕可与篇　指《伤寒论》"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法"篇。

盖亦空中楼阁，饰说欺人。试平心静气，一再思之，可知其作伪心劳，必非事实。

又　祖愚治李翠岩，年近七旬，肥盛多劳，一日行至门外，视一人如两人，一路如两路，一门如两门，不知从何处入，遂猝然仆倒，扶归懒于言语，尚能道其病状。咸以中风治之，投消痰搜风十余剂，遂冷汗如雨，惊惕振掉，昏不知人，脉左寸浮大，按之无神，余俱迟弱而空，已神色昏沉，不能言矣。此属虚脱，宜培补正气为主。用四君加芪、归、地、芍、天麻、杜仲、牛膝、枣仁，二剂汗止，五剂能言语识人，七、八剂顿愈。每剂加人参三钱，二十余剂，饮食步履如常。

【平议】目眩猝仆，而再与搜风，必是发散祛风之药，所以冷汗昏沉，遂为脱证。脉左寸独浮而空大，气火飞腾，真阴告匮，又是凿凿有据，谓之虚脱，谁人不知！然用药不甚切合，幸有人参，尚能小效。以视孟英、醴泉诸案，真不可同日语也。寿颐每谓有清一代，凡百学术，皆有突过前人之长，即以医学言之，其精密处，自有宋、金、元、明诸名家所远不能及者，学者能从此辨别淄渑，而择善从之，可决百年以内，此道无不振兴之理。

喻嘉言《寓意草》（从魏氏《续类案》节本）　刘筠枝，七旬御女不辍，此先天素厚也。然以房中之术，数扰其阳，又值夏月阳气在外，阴气在内，偶不快，而饮食起居尚如常。医者以壮年伤暑之药，香薷、黄柏、石膏、知母、滑石、车前、木通投之，即刻不支。翌早喻诊，则身僵颈硬，舌强喉哑，无生理矣。曰：此证虽危，然因药误，甫隔一宵，尚可以药速进。急以大附子、干姜、参、术各五钱，甘草三钱，大剂煎服，可解此厄。众议不决，姑以此药四分之一，服之安贴，再进未迟。灌下一寸香之久，大呕一声，醒而能言，呼诸子乳名，曰适才见州官回。询其所由，开目视之不语，转问医者何人，曰江西喻，遂抬手一拱。又曰：被〔1〕缝有风来塞塞。喻促煎所存之药续进，而姻族杂商，以舆送喻回寓。另进他药，哑聩如前，越二日而逝。

【平议】此老本是阴阳两伤，又以服寒凉药而加剧，当已大汗肢冷，气息奄奄，神识昏迷，邻于脱绝。案中不言〔2〕脉状，是疏略太甚，然观用药如是，则脉固可想而知。药到阳回，元神返舍，其效见矣，而卒惑于群小，不竟其用。此劫运使然，命合当绝，于人何尤！

孙文垣《新都医案》　程晓山客湖州，四十诞辰，征妓行酒，宴乐弥月，一日忽觉两小指无力，掉硬不舒，且不为用，口角一边常牵引。诊之六脉皆滑大而数，浮而不敛。其体肥，面色苍紫。据脉滑大为痰，数为热，浮为风。盖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以善饮故多湿，近女故真阴竭，而脉浮中风之证已兆，喜面色苍紫，其神藏，犹可治，宜戒酒色，以自保爱。以二陈汤加滑石为君，芩、连为臣，健脾消痰，撤湿热从小便出，加胆星〔3〕、天麻以定风，竹沥、姜汁拌晒，仍以竹沥打糊为丸，引诸药入经络化痰。又以天麻丸滋补筋骨，标本两治。服二料，遂十年无恙。追五十，妓饮如旧，酒色荒淫，忘其昔之致疾也，于是手指口角掉硬，牵引尤甚，未几中风，右体瘫痪矣。归而召诊，脉皆洪大不敛，汗多不收，呼吸气短，此下虚上竭之候，盖肾虚不能纳气归原，故汗出如油，喘而不休，虽和扁不能为矣。阅二十日而卒（从魏氏《续类案》节本）。

【平议】肝肾阴虚，浮阳上越，致令气血冲脑，本多挟其胸中固有之浊痰，随气上溢，正不在其人之肥瘦，惟酒家好嗜肥甘者，尤为停痰积饮之丛薮耳。此人之脉，滑大浮数，气升

〔1〕被　《续名医类案》作"门"。

〔2〕言　原缺，据文义补。

〔3〕为君……胆星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痰溢，是其明征，但人肥而色苍紫，本是气欲神藏之体，禀赋尚是坚实，与面白气虚者不同，则此病纯属一时之酒色无节，初非根本久亏可比，故虽手指不用，口角拘牵，已现神经为病，而证无昏瞀，犹是轻浅，苟得潜藏摄降，恢复原是不难。东宿用二陈加味，虽不大谬，然尚是浮泛不切，已能取效，正以病机极轻，原非药力之效果，又用洁古之天麻丸，则方下虽曰治肾藏虚热生风，筋脉牵引，遍身疼痛，手足麻木云云，而药用牛膝、天麻，纵能潜息虚风，引之下降，然用酒浸，已嫌动而不静，岂治虚热之正旨？其玄参、萆薢、杜仲、生地、当归，亦甚丛杂，且又重用羌、独二活，再加附子，试问对于"肾藏虚热生风"一句，利害何若？又何论气血上冲，脑经扰乱者乎？总之，内风类中一门，古人暗中摸索，都是扣槃扪烛之谈，论证处方十有九非，百无一效，此则近人之所敢断言者。孙谓天麻丸滋补筋骨，非独此药无此能力，抑且文不对题，与此病情，毫不相涉。其病者之十年无恙，亦何可遽谓此药之功？迨后之酒色荒淫，复罹旧病，则脉大汗多，固是脱象，然能急投摄纳，亦何必不可希冀什一？况猝然暴脱之不及救者，惟其顷刻告危，是以虽有良方，鞭长莫及，此人能延至二十余日，必非暴脱可比，而文垣竟谓和扁无能，作十分之决绝断语，亦可证近今医学之进步矣。

玉横《续类案》　张景岳治朱翰林太夫人，年近七旬，偶因一跌，即致寒热，医与滋阴清火，势转甚。诊之六脉无力，虽头面上身有热，而口不渴，且足冷过股。曰：此阴虚受邪，非跌之为，实阴证也。遂以理阴煎加人参、柴胡，二剂而热退，日进粥二、三碗。已而大便半月不通，腹且渐胀，咸以燥屎为火，欲服[1]用凉剂。张不可，谓若再用清火，其原必败，不可为矣。经曰：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正此谓也。乃以前药更加姜、附，倍用人参、当归，数剂而便通，腹胀即减，日以就痊。

魏玉横曰：此实风秘之类，未可功归姜、附。又曰：此证乃阴虚阳越，亦类中之轻者。一跌而病，良有以也。不知"阴证"二字，何以插入？其生平见解，大可知矣。

【平议】此案无神昏等证，似不可谓是类中，然一跌而起，苟非眩晕，何以有此，莫枚士所谓上重下轻则仆者是也。头面上身有热，而足冷至股，阴不涵阳，浮火上越，景岳谓是阴虚，尚是不差，但无所谓邪耳。谓之阴证，即以足冷不渴言之，亦未为大谬。惟止就阴寒在下一面落笔，而忘其上越之虚阳，致贻玉横讥诮。理阴煎是熟地、当归、炙草、干姜，再加人参，重剂养阴，滋填其下，而加干姜之守，摄纳浮阳，于法极合。惟柴胡升阳，正与证反，然合之大剂阴药中，即轻浮者亦不能为害，所以热退者，全在阴药之得力，不可误谓柴胡升发之功。玉横所以诋谌[2]之者，意中必谓此宜大剂滋阴填补，故谓景岳认作阴证之谬，其实理阴煎一方本是纯阴，亦与玉横意中无甚轩轾[3]，特浑浑沌沌"阴证"二字，确未分明，空穴来风，固是景岳自贻伊戚[4]，独不思参、地、甘、归，多是培阴厚剂，是否与所言"阴证"二字，实相矛盾。须知少许干姜，合入大队阴柔剂中，何得谓是阳刚之药，惟景岳本意，则未免误认，人参、熟地，皆作阳药用耳。其后之便秘半月，当以两层说解。一则阳浮于上，降少升多，地道自然闭塞；一则高年阴液本薄，津枯燥结，原与实火便闭不同。景岳仍用理阴，重加参、归，柔润多脂，养阴润燥，以滑大肠，亦是老人虚秘正治。但谓辛以润之，而投姜、附，未免欺人耳。玉横谓是风秘，非姜、附之功，早已洞烛其隐，究竟少许姜、附，列于大剂参、地之

---

〔1〕服　《续名医类案》作"复"。

〔2〕诋(dǐ 底)谌(qǐ 欺)　毁谤；污蔑。此处作批评解。

〔3〕轩轾(zhì 至)　车子前高后低叫轩，后高前低叫轾。引申为高低、轻重。

〔4〕自贻伊戚　自寻烦恼。

间，何得认作主药？此景岳之大言欺人处，学者不可受其蒙蔽。是证虽非类中之脱，然跌仆而起，足冷过膝，以大补收功，证情治法，俱属于脱，灼然可知，此病机之必不可诬者，故列于此。若必以大汗昏厥而始谓脱也，则笨伯之见矣。

薛立斋案　一膏粱之人，素不慎起居，忽失音不语，神昏思愦，痰涎上涌。此肾经虚寒气厥，不能上接清阳之气故也。须用地黄饮子，否则后必啮舌。经曰：少阴气至则啮舌，少阳气至则啮颊。不信，仍用风药，后果啮舌，急用前汤而安。

【平议】河间地黄饮子是治肾脏气衰，阴阳两脱于下，而无根之火上越，以致气血冲脑，神昏痰壅，或为厥逆肢废，或为喑不出声，虽亦脑之神经为病，而大虚欲脱，阴寒上逆，非亟亟温摄滋填，瞬息即不可救。其证必四逆肢清，面色惨白，或且冷汗浸淫。其脉必沉微欲绝，不能应指。其舌色必滑润淡白，或晦黯无神。正与肝阳陡动，气升火升者，面赤息高，脉弦洪大，绝端相反。故以桂、附温肾回阳；萸、戟、苁、地填补真阴；麦、味收摄耗散，纳之下焦；而又有浊阴上浮之痰壅，则以菖、远之苦温芳香，开泄而镇坠之；茯苓专于制水，为抑遏肾阴上泛主药，仲景茯苓甘草汤、真武汤主治可以想见。此河间益肾消阴之正旨，惟合于肾家脱证之用。古来之治类中者，每喜用此，往往药证不符，为害不小。立斋是案，叙证未尽明白，且不言脉，是否针对，殊难悬揣，惟据其"投药即安"一句，姑列于此，以为脱证云尔。啮舌亦是神经牵掣，不能自主使然，泛引经文，而不能伸明其理，尚不可信。

《泗溪医案》　新郭沈又高，续娶少艾，未免不节，忽患气喘厥逆，语涩神昏，手足不举。医者以中风治之，病益甚。余诊之曰：此《内经》所谓痱证也。少阴虚而精气不续，与大概偏中风、中风痰厥、风厥等病绝不相类，刘河间所立地黄饮子，正为此而设，何医者反忌之耶？一剂而喘逆定，神气清，声音出，四肢展动；三剂而病除八九，调以养精益气之品而愈。余所见类中而宜温补者，止此一人。识之以见余并非禁用补药，但必对证乃可施治耳。

王孟英曰：古云真中属实，类中多虚，其实不然。若其人素禀阳盛，过啖肥甘，积热酿痰，壅塞隧络，多患类中。治宜化痰清热，流利机关，自始至终，忌投补滞。徐氏谓宜于温补者不多见，洵阅历之言也。

【平议】是案据徐用方，一剂而喘定神清，声出肢动，诚是少阴气厥，肾家阴寒泛溢之证，确与是方巧合者，虽亦血之冲脑，而正与肝火上冲者相去天渊。此等证候，本不多见，泗溪之言，最宜留意。且案中仅言"气喘厥逆，语涩神昏，手足不举"十二字，并不详其脉象，辨证殊未分明，亦未足为天下后世法。非必续娶少艾者，凡有厥逆，皆不问见证，概投是方也。徐悔堂《听雨轩杂记》云：薛生白治蔡辅宜，夏日自外归，一厥不起，气息奄然，口目皆闭，六脉俱沉。少妾泣于旁，亲朋议后事。薛谓痰厥，不必书方，且以独参汤灌之。众莫敢决。后邀符姓者入视，曰：中暑也，参不可用，当服清散之剂。众以二论相反，又相顾莫敢决。其塾师冯在田曰：吾闻六一散能祛暑邪，盍先试之？皆以为然。即以苇管灌之，果渐苏。符又投以解暑，病即霍然云云。寿颐谓悔堂叙证且视泗溪沈案为详，而是闭是脱，生白尚不能细辨，则读徐案者，欲弗为生白之绫，亦复谈何容易耶。　寿颐又案：少阴之厥，是肾家阴阳二气俱脱于下，致令真元不自收摄，所以气喘肢冷，语涩神昏，手足无力以举。其喘也，必多呼少吸，气息轻微。其色必㿠白无神，其脉必虚微不续。故河间是方，以麦冬、熟地厚腻填阴，萸肉、五味摄纳元气，纯为救脱起见。而巴戟、桂、附温养元阳，苟非下元阴阳二惫，即无一味对证之药。以视肝阳痰热，气火升腾，血冲脑经之闭证，一虚一实，显然大别，辨识尚属易易。惟闭证之甚者，气息亦渐以衰微，脉状亦渐以窒塞，故人每谓大实者反现虚象，即是此

类脉证，则似是而非，明者亦或误认。蔡辅宜之六脉俱沉，岂非闭极使然？更有口目皆闭一证，是实是虚，又一明证。而薛生白徒以少妾啜泣一端，竟致指鹿为马，则洄溪是案，理固不差，寿颐终嫌其言之未详，此是绣出鸳鸯之故智，岂可与言度世之金针耶？

王孟英案 蒋敬堂室，患头偏左痛，筋掣汎愦，数日后，不言不食不便，小便间日一行，唇焦舌黑。医投牛黄丸、紫雪丹、犀角、竹沥等药，渐不识人。乃兄周雨禾延余视之。面色青黄，舌色黑腻，脉来迟涩。予地黄饮子，五剂而语出识人，八剂而更衣，十余剂而起矣。其人春夏两次堕胎，秋间又病忧劳，盖营阴大虚，而内风陡动也。孟英此案见魏玉璜《续类案》十八卷喑门附注中。但云今冬，而不详何年。盖即校刻魏案之时，咸丰之元年也（此案亦见王案《三编》一卷之末，正是咸丰之元年。须抄全案，与此颇有出入）。

【平议】是亦少阴厥逆之大虚欲脱证。唇焦是津液枯涸而干，色必不红紫，舌黑必滑腻不厚，与热证之唇焦舌黑大异，故用是方。彼投牛黄、紫雪者，正以误认焦黑而不辨其所以然之故也。

喻氏《寓意草》 金道宾之诊，左尺脉和平，右尺脉如控弦，如贯索，上中甚锐。予为之骇曰：是病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必得之醉而使内也。曰：诚有之，但已绝欲三年，服人参斤许，迄今诸无所苦，惟闭目转盼，则身非己有，恍若离魂者然，不识可治与否？予曰：可治。归语门人，因请立案。予曰：凡人佳冶[1]当前，贾勇[2]以明得意，又助以曲糵，五藏翻覆，宗筋纵弛，百脉动摇，以供一时之乐，不知难为继也。尝有未离女躯，顷刻告殒者矣。是病之有今日者，幸也。绝欲三年，此丈夫之行，可收桑榆[3]者，但不知能之不为乎？抑为之不能乎？不为者，一阳时生，斗柄[4]常运；不能者，相安于无事而已。夫人身之阴阳，相抱而不脱，是以百年有常。故阳欲上脱，阴下吸之，不能脱也；阴欲下脱，阳上吸之，不能脱也。即病能非一，阴阳时有亢战，旋必两协其平，惟大醉大劳，乱其常度，二气乖乏，乃相脱离，所争不必其多，即寸中脱出一分，此一分便孤而无偶，使营魂不能自主，治法要在寻其罅漏而缄固之。断鳌立极，炼石补天，非饰说也。若不识病所，而博搜以冀弋获，虽日服人参，徒竭重赀，究鲜实益。盖上脱者，妄见妄闻，有如神灵；下脱者，不见不闻，有如聋聩。上脱者，身轻快而汗多淋漓；下脱者，身重浊而肉多青紫。昔有新贵人，马上洋洋得意，未及回寓，一蹶而死者，此上脱也。又有人寝而遭魇，身如被杖，九窍出血者，此下脱也。其有上下一时俱脱者，此则暴而又暴，不多经见者。其有左右相畸而脱者，右从下，左从上，魂升魄降同例也。但治分新久，药贵引用。新病者，阴阳相乖，补偏救敝，宜用其偏；久病者，阴阳渐入，扶元养正，宜用其平。若久病误以重药，转增其竭绝耳。引用之法，上脱者，用七分阳药，三分阴药，而夜服，从阴以引其阳；下脱者，用七分阴药，三分阳药，而昼服，从阳以引其阴。引之又引，阴阳忽不觉其相抱，虽登高临深无所恐，发表攻里无所伤矣。经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谓此也。善调者使坎中之真阳上升，则周身之气，如夏至一阴初生，便要蜩迭应，天地翕然从其阴，是身中原有大药，岂区区草木所能方其万一者耶。 今再伸治法，夫道宾之

---

〔1〕佳冶 艳丽貌。此处指美人。

〔2〕贾(gǔ)勇 鼓足勇气。

〔3〕桑榆 《后汉书·冯异传》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为日出处，桑榆为日落处。比喻垂老时的收获。

〔4〕斗柄 即北斗星第五至第七三颗星。北斗象杓，以上三星如柄，故有斗柄之称。斗柄移动，季节即随之变换。

病，真阳上脱之病也。真阳者，先天一点真气，结为露水小珠，而成胎之本也。故胎在母腹，先结两歧，即两肾也。肾为水藏，而真阳居于其中，在《易》坎中之阳为真阳，即此义也。真阳既已以肾为窟宅，而潜伏水中，凝然不动，默与一身相管摄，是以足供百年之用。夫阳者，亲之者也，至于露，则鼻汗淋漓，目中有光，面如渥丹[1]，其飞扬屑越[2]，孰从把握之哉？所以神魂飘荡，三年未有宁宇也。故每岁至冬而发，至春转剧，盖无以为冬水收藏之本，无春木发生之基。以故腰脊牵强，督脉缩而不舒，且眩掉动摇，有风之象，总由自伐其生生之根耳。夫生长化收藏之运，有一不称其职，便为不治之证。今春藏者少，奉生者更少，为不治无疑矣。而仆断为可治者，以有法治之也。且再经寒暑，阴阳有渐入之机，而验之人事，三年间如处绝域、居围城，莫必旦夕之命，得于惩创者必深，夫是以知其可治也。初以煎剂治之，剂中兼用三法，一者以涩固脱，一者以重治怯，一者以补理虚。缘真阳散越于外，如求亡子，不得不多方图之，服之果获大效。于是为外迎之法以导之，更进而治其本焉。治本一法，实有鬼神不觑之机，未可以言语形容者。姑以格物之理明之：畜鱼千头者，必置介类于鱼池中，不则其鱼乘雷雨而冉冉腾散。盖鱼虽潜物，而性乐于动，以介类沉重下伏之物，而引鱼之潜伏不动，同气相求，理通玄奥也。故治真阳之飞腾屑越，不以龟、鳖之类引之下伏，不能也。此义直与奠玄圭而告平成，施八索以维地脉，固符合撰[3]。前案中所谓断鳌立极，早已言之矣。然此法不可渎也，渎则鱼乱于下矣。其次用半引半收之法，又其次用大封大固之法。封固之法，世虽无传，先贤多有解其旨者。观其命方之名，有云三才封髓丹者，有云金锁正元丹者，封锁真阳，不使外越，意自显然，先得我心之同矣。前江鼎翁公祖案中，盏中加油则灯愈明，炉火覆灰则灰不息之说，亦早已言之矣。诚使真阳复返其宅，而凝然与真阴相抱，然后清明在躬，百年常保无患。然道宾之病，始于溺情，今虽小愈，倘无以大夺其情，势必为情所怀，惟是积精以自刚，积气以自卫，积神以自王，再加平日之操持，庶乎参天之干，非斧斤所能骤伤者。若以其时之久而难于忍耐也，彼立功异域，啮雪虏庭，白首始得生还者[4]，夫独非人也欤哉？前案中以绝欲三年为丈夫行，可收桑榆者，亦早以言之矣。今以药石生之，更不得以苦言继之。仆不自度量，辄以一苇障狂澜也，其能乎否耶？

胡卣臣《寓意草》原评：言脱微矣，言治脱更微。盖天地其犹橐龠[5]，理固然也。又曰：妙理微机，一经抽发，真有一弹而三日乐，一彻而终日悲者。案中"百年有常"，及"百年常保无恙"之二"常"字，原本皆作"尝"。嘉言是前明遗老，或谓且是系出天潢[6]，明光宗讳常，熹宗及庄烈帝讳由，故嘉言书中"常"字作"尝"，"由"字作"繇"，为明帝避讳也。

【平议】此案"闭目转盼，身非己有，恍若离魂"三句，是阴虚于下，阳越于上之确证。阴不涵敛，阳乃飞扬，情景逼真，描摹尽致。此虽非脱极之脱证，然阴阳乖离，不相固护，则至情至理，无可疑者。惟开首仅以右尺弦劲之相火不藏，遽谓其醉而使内，尚是廉得病情，而

---

〔1〕渥(wò 握)丹　涂以赤色。意谓红而有光泽。

〔2〕屑越　原意为精蹋，此处引申作暴露。

〔3〕此义直与……固符合撰　意谓这种意义简直与夏禹治水，以玄圭祭祀天地，用八索固定地脉，符合天地阴阳等自然现象变化规律一样。

〔4〕彼立功异域……白首始得生还者　指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为奴，牧羊十九年，始终不改节操，归汉时已是白发老人。

〔5〕橐(tuó 驼)籥(yuè 跃)　橐是鼓风器上的皮袋，籥是送风的竹管。《老子》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6〕天潢(huáng 黄)　皇族。

故神其技者，未免言之失实。盖肾肝火亢，于脉征之，固可说也。但何以而知其由于醉而使内，此中真理，必非凭脉而可武断者。喻氏好弄聪明，后学不可蹈此习气。其所论阴阳互抱互吸，及二气乖乏，乃相脱离，文辞酣畅，笔锋峻厉，极尽文人之能事，而论上脱下脱，证情不同，亦确有见地，非阅历多者不敢言，亦不能言。至论上脱、下脱之治，谓用七分阳药、三分阴药云云，则按之病情，殊多矛盾，此侧聪明人掉弄笔机，而不能施之实用者，亦不可以不正。盖阳之上脱，既由于下元阴衰，不能维系，斯阳无依恋，而僭越飞扬，止当重用纯阴之药，滋填其下，以为阳之根据，方能招之使来，复归窟宅，若复投以阳药，则愈以助其僭妄，而荡子已无家可归，何以使脱离者复得其所？即阴之下脱，亦惟有填补摄纳而已。皆不可杂以阳药，益令其不得平秘。嘉言三七互治之说，只觉其幻想迷离，笔端焕烂而已。揆之病情药理，大相矛盾，况乎真阳以肾为宅，潜伏水中，凝然不动，嘉言固亦自知之，且盏中加油则灯愈明，炉火覆灰则火不息，嘉言又自言之，则欲招纳既亡之真阳者，顾可不以阴药滋其水、加其油，而反以阳药扰之使动、不覆以灰乎？智者之失，断不能为嘉言讳也。其论介类潜阳一层，确是物理自然之感应，必池有鱼鳖，而鱼类乃不飞腾。非然者，春令发泄之时，夜雾迷漫，地气萌动，跃于渊者，往往起于陆，故治阴虚而阳上浮者，必以牡蛎、玳瑁、龟版、鳖甲等为唯一妙剂。嘉言此解，窥透造化隐微，虽学士真珠母丸实开其源，而说明其功用之源委者，则断推嘉言此条，首屈一指。惟此法奠定潜藏，而亦血肉有情之物，补阴涵阳，两得其宜，多服久服，皆无流弊，何嘉言反谓法不可泲，泲则鱼乱于下？盖又逞其笔锋，而未尝于药理之实在功用详审之矣。山雷细绎嘉言此论，醉而使内，是其人真阴伤于里，孤阳露于外，所以谓之为脱。惟其阴阳不自维持，乃致右尺脉如是之刚劲不和，此情此理，似属可信。但人身之阴阳两气，必不能久偏而无弊，如果彼此脱离，更必无历久相安之事。而此人且自谓绝欲三年，则当其得病之初，盖已距离千日，窃恐似此弦搏无情之脉，不能待至三年之久，而其人犹然无恙。虽曰左尺和平，肾阴无害，然果是真阴无病，则即不可谓之本实先拨，亦必不可断定其果是脱离。静以自思，病理脉理，终觉未尽桴应，得毋文人好奇，言之未免太过欤？然所论极精，可作戒欲之一则格言读。山雷为病理之真相起见，乃有此吹求之议，亦是医学分内之事，读者不可不知此中自有至理存焉。

《名医类案》　江篁南治程氏子，年二十余。禀弱，又使内劳役过度，兼有忧恐之事，忽患手足战摇不定，甚至反张，汗出如雨，常昏晕不知人，一日二十余度，又吃忒，饮食难进，面色黧黑。一医作中风治，证益剧。半更时江至，两手战摇，不能诊候，捉执犹不定。略诊之，弦大搏击，似真藏之脉。乃以大剂参、芪加白术、陈皮、大附子、天麻、麻黄根之类，一日夜服参二两，汗少止，昏晕稍疏，诸证稍减。连服补剂三日，而体战始定，脉可按。病虽少回而虚未复，江乃言归。戒以确守前方多服，庶几可愈。数日来迎，书云：旧证将复。询之，乃减参、芪大半。江至，则复发如旧，乃仍前倍加参、芪，大剂补之乃定。服人参三、四斤而愈。

【平议】素禀既弱，又过于使内，而为肢震昏厥，自汗如雨，洵是阴竭阳浮之脱证。吃忒当作呃逆，是胃气欲绝。面黧亦阴竭之征。惟脉弦大搏击，则浮阳偏旺。终当大剂滋填，合之摄纳潜镇，方能桴鼓相应。即曰此是真藏脉至，亦以有阳无阴，所以刚劲不柔，只应益阴以涵阳，更不当助阳以烁阴，且案中只云战摇，则是瘛疭，不是肢厥，尚未到亡阳地步。篁南遽投附子，犹嫌未当，所以一日夜间，病情不能速效。其得稍稍轻减者，独赖人参益阴之大剂，可惜杂以附子温升，致令脉不遽和，而犹谓确守全方，多服可愈，终是未达此一间耳。其后减参而不减附，则刚燥有余而阴药力弱，不能驾驭，所以诸证仍复其旧，药力病机，岂不

捷于影响？何犹仍用前方，到底不变耶？

又　江应宿治休宁程少溪，年四十八岁。患中风，左手足不遂，口眼歪斜，言语謇涩，面肿流涎，口开眼合，手撒，喉如曳锯，汗出如油，呃逆不定，昏愦，头痛如破，烦燥不宁。诸医议作风痰，投以二陈加枳实、瓜蒌、芩、连、胆星。二、四日，殊无退证。江诊之，六脉浮大弦滑，重按豁然，右大于左一倍。此平时酒色过度，兼之外感风邪，脏腑俱受病而阳明经居多。投白虎加小续命汤，一七而呃逆止，口闭涎收，再二剂，眼开呼吸和，而诸证递减，脉始敛，两手停匀，已逾险处。予有事暂回，或言病证虽减，人参附子乃劫药，若多服，恐留热毒在中，遂易医。仍服二陈加寒凉，二十余剂，顿然如旧，反加鼻疮，目眦赤烂，胸乳腹痛，烦燥益盛。复召江诊视，皆虚热无根之火，乃用六味丸料加参、附、麦门、五味、玄参、知母，二服安然。头痛除而虚热减。

【平议】口开眼合，手撒，汗出如油，似是脱证，小续命中之参、附，颇似相合，然呃逆及痰声曳锯，皆阳升太过之证，况复头痛如破，脉浮大弦滑，则有升无降，脉证相符，灼然可知。方中麻黄、芎、防、桂、附，均是鸩毒。江谓平时酒色过度，确是阴虚阳越之病源，然阴衰于下，阳浮于上，岂可妄投续命？病是内动之肝风，而谓芎、防、麻黄可得捷效，岂有如是之病理、药理？此误读古书而姑妄言之者，必不可信。所谓外感风邪，脏腑受病，全是欺人之谈，指为阴阳而投白虎，亦属乱道。易老六经加味之小续命法，原是空中楼阁，实无合用之病，以治内风之气血上冲，无往而非毒药，而白虎可合小续命，尤其混沌之极，试问桂、附、膏、芩，何以浑溶于一炉之中？然《千金》、《外台》许多续命成方，如是者十中之九，最是医学之怪象。古方治案中，尚称其功，山雷终不能解。此案中有或谓"参、附多服，留热在中"一句，却是中肯之语。自叙其后之鼻疮目赤，亦可认作桂、附之毒，而反谓是虚热无根，然试问六味、参、麦、玄参、知母数物一派大寒，又岂无根之火所可妄试者？一路写来，只见其有庞杂，无头绪，则是案之果否真实，当亦可以明白了解矣。

薛氏案　立斋治一产后中风，口眼㖞斜，四肢逆冷，自汗泄泻，肠鸣腹痛。用六君加姜附各五钱，不应；以参、附各一两，始应。良久不服，仍肠鸣腹痛。复灸关元穴百余壮，及服十全大补，方效。

俞东扶曰：此种治法，惟薛公能之。若今人，用参、附至四、五钱不应，惟束手待毙耳。但不载脉象若何，想诸虚寒证毕现，其脉之大小迟数不足计耶？

【平议】此虚寒之脱证，重用参、附是矣。六君加姜、附，亦是正法。又灸关元，非仅温养元气，亦可引上升之气血，使之下归元海。血冲脑经之上热下寒者，皆可以此为法。后用十全气血双补，诚是，但川芎终嫌不切，惟立斋惯于浑仑吞枣，此案尚是薛氏书中之最精切者。俞谓参、附各一两，惟薛能用，盖古书中本少此法，然见得到，识得真，大剂猛投，挽回垂绝，近贤亦颇能之，唯识力不透，则不可猛浪从事耳。俞又谓虚寒毕现，脉不足计，则殊未妥。立斋书固不详脉者极多，要之证状若此，脉细或沉伏可知，若浮部豁大，重按即空，亦是真寒假热之脉，而近世最讲辨舌，此证舌苔，无不淡白滑润者，尤为辨证最要之法。

又　王用之，卒中昏愦，口眼㖞斜，痰气上涌，咽喉有声，六脉沉伏。此真气虚而风邪所乘，以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服即苏。立斋曰：若遗尿撒手，口开鼾睡，为不治，用前药亦有得生者。夫前饮乃行经络、治寒痰之药，有斩关夺旗之功，每服必用人参两许，驾驭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足以取败矣。

【平议】三生饮是治寒痰上涌之要药，加参以扶正气，必确是虚寒欲脱者，方为针对。

此案六脉沉伏，诚是虚寒之脉，然闭证之甚者，脉亦如是，不可即以沉伏为据，浪投是方，须以面色唇舌辨之。立斋叙述证情，终觉空泛笼统，不能确当，而"风邪所乘"一句，更是荒谬。此乃肾家寒水，突然泛溢之病，喻嘉言之所谓中寒("中"字去声)，亦谓之直中三阴，与风邪何涉？乃以卒中之病名，而遂认为风邪，抑何五谷不分乃尔！须知南星、乌、附，重用人参，岂治风邪之药？又谓遗尿撒手，鼾睡口开，亦用前药，则脱证虽有宜参、附者，然亦不可一概而施。若三生饮之加参，惟恐刚燥太猛，故以人参养阴者驾驭之，使不跋扈，而乃曰驾驭其邪，岂以病是风邪，而谓用参以驱除其邪耶？颟顸语，最不可解。

又　治一产妇，勤于女工，忽仆地，牙关紧急，痰喘气粗，四肢不遂，此气血弱虚而发痉。朝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夕用八珍汤加半夏，各二十余剂，不应。此气血之未复，药之未及也。仍用前二汤，又二十五剂寻愈。

王孟英曰：药不精切，故不能速效。

【平议】证是气血冲脑，断非补中益气所可妄治。所谓气血虚弱，最是笼统浮泛之谈，极其可鄙。益气、八珍，皆非此病当用之药，且自言痰喘气粗，则升、柴、归、芎，直同鸩毒！此病此药，必无侥效之理，乃谓多剂而得渐愈者，岂其产后体虚，得滋养而能相应欤？然似此浑仑吞枣手段，断不可与言病理，此公夸张，吾终难信。孟英仅谓药不精切，岂足窥破其弊！

又　一妇产后，恶寒发热，他医治以小柴胡，致汗出谵语，烦热作渴，四肢抽搐，用十全大补汤益甚。其脉洪大，重按则无，此药力未及也。遂加附子，服四剂而愈。

【平议】此病以服小柴胡而加剧，升发之害，昭然若揭。十全蛮补，归、芎、芪、桂，又岂烦热汗渴者所宜？虽脉之虚大，重按即无，有似真寒假热之状，然浮部洪大，正是阳升于上之征，桂、附、归、芎，必非可以治气血冲脑之病。案中"益甚"二字，可为误药病剧之亲供。若谓四剂可愈，必非真话。

《医宗必读》　徽商汪华泉，忽然昏仆，遗尿手撒，汗出如珠，咸谓绝证既见，决无生理。李曰：手撒脾绝，遗尿肾绝，法在不治。惟大进参、附，或冀万一。遂以人参三两，熟附五钱，浓煎灌下。至晚而汗减，复煎人参二两，芪、附、术各二钱，是夜服尽，身体稍稍能动。再以参附膏加生姜、竹沥盏许，连进三日，神气渐爽。后以理中、补中等药，调养二百日而安。

【平议】汗出如珠，撒手遗尿，诚是脱证。大剂参附，宜也。然此是救急之法，苟得阳回汗止，即当改弦更张，连进三日，已非确论。又谓理中、补中，调养二百日，则理中或可久服，岂有补中益气常服不坏之理？此盖即从薛案摹拟而伪撰者。作者方谓此病此证，用药合辙，不十剂而收全绩，何必迟至如此，若果迁延，则必反无痊愈之望，然作是书者，固未之知也。以此而污士材，窃为士材冤之。

又　徐主政劳且怒后，神气昏倦，汗出如浴，语言错乱，危困之极，脉大而滑且软。此气虚有痰也。用补中益气汤料，并四剂为一剂，用参至一两，加熟附子一钱，熟半夏三钱。四日稍苏，更以六君加姜汁一盅，服数日，兼进八味丸，两月而安。

【平议】病由劳怒，而汗出如浴，阳升上脱，参附未尝不是，但汗多如此，那有妄用益气之理？作者纵不知气血之上冲，独不为"汗出如浴"四字一思之乎？似此信笔涂鸦，宁不误尽后世！伪书谬妄，实堪痛恨。即就"气虚有痰"一句言之，亦岂可以妄用升、柴者耶！

魏氏《续类案》　裴兆期治一孝廉，为诸生时以迁居萦扰，复不免有少年事，于秋尽冬初，日晡发热，亦恬不为意。裴诊之，则六脉已虚疾无伦，为之骇然。以人参五钱，桂、附、归、术各二钱，嘱曰：急急煎服，庶可无虞。犹泄泄未之遽信，不移时，辄汗流如洗，手足冷而目

眩神疲，就枕不能布语，始急以前药，连服五、六剂，人参加至一两余，势乃稍定，脉尚几几欲绝。越日往视，脉状如前，汗复以时至，裴即宿于其家，用人参一两，附子半枚，另用黄芪二两，煎汤煮药，凡四进，汗犹不止。时漏已三下，无处市药，不得已以煎渣合煎，以济权时之急。至子后阳生，胃气方回，啖糜粥二瓯，肉食数箸，汗始渐止，脉亦自此有叙。天明急市参以继之，调理而愈。

杨照藜素园曰：此自汗之极重者，不惟阳虚，阴亦大伤，纯用参、芪、桂、附，已不免偏胜之弊，参入当归，尤不合法。得药渣甘淡之力，胃气始回，复得粥食，助其胃气而汗始敛，非得力于参、芪、桂、附也。

【平议】此是暴脱之证，肢冷汗多，神疲无语，参、附为必用之药，黄芪固表，亦是，但桂、归确不甚合，杨氏讥其偏胜，盖意中尚以参为阳药耳。而加麦、地、芍、味、杞子等阴药以济之，及龟、鳖、龙、牡介类以摄纳之，则尽善矣。药渣甘淡一说，未免欺人。周慎斋虽有此法，颐窃未信。

又　吴孚先治王氏妇，产数日，恶露已尽，身体虚弱，遇回禄舁出，神惊散乱，身翩翩如在云端。专科用玄胡、红花等味，反增烦剧，汗泻交作，六脉虚弱如无。用六君子加黄芪、炮姜、制附、枣仁、钩藤、龙骨、川断、五味，始服证减，继则神清，每日参一两或二两，未十剂而安。

【平议】产后阴伤，而惊恐扰之，阳升无以涵敛，是为阳脱于上。迨误与攻破，则脾肾更伤，汗泻交作，是为阴脱于下。吴氏阴阳并用，大剂连投，选药妥善，此条见证，脉微欲绝，汗多疲惫，颇与上条约略相似，而用药如是，较之裴氏仅用参、芪、桂、附者，自有上下床之别（证比上条多一泻利，则六君炮姜正是铢两悉称，视上条用术，尤为贴切）。读古人成案，须知于此等处辨其异同，自能斟酌美善，而无笼统偏泛之弊。

又　吕东庄治沈凝芝内人，时当就卧，忽作寒热，至夜半即不能言，喘急。或以为感伤，或以为气逆痰结，用乌药顺气散，不效。诊之，声如曳锯，手撒遗尿，口开不能言，有汗如雨。曰：此类中风也，已伤脏不可治矣。凝芝曰：即无救理，应用何药？曰：初发即当用《易简》附子散，今无及矣。乃自进之，喘息忽止，且稍发语，疑尚可救。曰：五脏俱绝，今得参、附，气少苏耳，终无济也。果三日而殁。

【平议】此固阴阳暴脱之证，误与顺气，真元更耗，致令益剧。若如上条吴氏之法，大剂即投，亦或可救。吕氏选药，本未尽然，而开手即曰不治，恐是在三日之后，补出此说，以自神其技。须知暴脱原是极速，顷刻变迁，其败也多在一日之内，若能延至三日，则当初尚未遽脱。如上二条，倘使投药不合，或药合而力量不及，因循误事，二、三日后未有不败者。奚可谓口开手撒、遗尿痰声、汗多不语者之必不可治？况乎伤脏之说，尚属古人之想当然语耶！

又　张飞畴治郭代工，午日少食角黍，倦怠作泻，曾用消克不效。因圊跌仆，即昏迷不省。数日后邀诊之，六脉虚微欲脱，右臂不能转动，声喑无闻。时有用大黄之剂者，急止之曰：此脾肺虚惫，安能任此！惟粥饮参汤，庶为合宜，所谓浆粥入则虚者活。依言调之，泻止神宁，声音渐出而苏。能食后，亦惟用独参汤调理，不药而愈。

【平议】此证脾阴先伤，复用消克，以致阴竭阳浮，跌仆昏愦。然能延至数日，而脉虚微，欲脱未脱，固阴涵阳，尚属可为。飞畴止用独参，虽是不错，然不可谓理法精密。

又　高鼓峰诊杨在公，六脉动甚。因语之曰：脉紧而弦，不出一月，危病至矣。定方而

别。斯时无甚病，至十月中，忽患咳嗽，医作风寒治，数以羌活与之，十余日，遂大吼喘，痰涌如潮，作胸鲔声，不得卧，坐一人于床，以额俯靠其背，稍抬头，即喘急欲死。走人邀诊。曰：以前脉推之，病根固深，然不宜困败如此之速也。此殆攻伐之药，逼成之耳，无救矣。病家只哀求定喘。曰：定喘不难，无如脉色皆去，纵喘定之后，仍虚脱而死矣。遂朝用参、芪、归、芍，暮用加减八味，三日而能卧，饮食倍进，其家甚喜，以为得生。高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今出入升降俱废息矣，纵挽回何施，兹不过暂留命门一丝未断之气，逾十日必死矣。已而果然。向使病未见之先，预行补救，可以消患于未萌。即已见之后，医能以大剂填补、峻补之药投之，即不能如旧，尚可稍延岁月，不至若是之促。此可为妄肆攻伐之戒。

【平议】无病而得动脉，当是飘摇不定，恍惚无根，指下动静无常，故知是危病将至。止谓脉紧而弦，则但嫌其刚劲，何遽断如是之险？此殆笔下之失于检校者。追其后咳嗽既作，则是阴虚于下，阳气无根而上浮，王孟英之所谓肾虚水溢而为痰，浮阳冲激而作嗽者，确与浮动无根之脉，彼此相应。斯时止宜滋填摄纳，吸引升浮之气，归于下元，则虽本实先拨，或犹可救。无如俗人恒见，止知有新感之咳，温升泄散，本是惯伎，案中虽仅举羌活一味，然此外必更有疏风发散之类，当亦可想而知。一经升提，吼喘大作，则本已摇而更撼动之，宁不速其立蹶？使此时而投以重剂滋填，摄纳真元，如黑锡丹、全真一气汤之类，未必不可希冀一、二。鼓峰参、芪、归、芍，加减八味，殊未精切，自无速应之理，斯亦急证缓方之害，不可全归咎于前手者也。然既知大剂峻补填补，尚可苟延岁月，何以不能自践其言？斯则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学者最宜猛省。又此证误于泄散，尚未误投攻伐，谓妄肆攻伐，亦未切中其弊。试观此证能延十余日，则在鼓峰初下手时，或尚未必不治，而乃仅与套方，不合肯綮，能无遗憾？

又　魏玉璜曰：金封翁年近七旬，病晕厥，即类中风也，小愈后眼花，不良于步。或教以一味白蒺藜，水泛为丸，每早晚服四钱，既可祛风，又能明目，且价廉而工省。才服数日，觉口苦咽燥，再服遂陡然失明。重以郁怒，晕厥复作，目闭不语，汗出如珠，延诊，脉已散乱。姑以熟地二两，杞子一两煎服。一时医至，不敢立方。欲就中加附子一钱，谓重剂纯阴，宜少入阳药。余曰：此证外间多用参附汤，有致筋枯皮黑，人未死而半身先死者，以衰微之阴被劫也。今证属三阴亏竭，五志之火上炎，故卒然晕厥，且病人以误服白蒺藜之燥，失明而病作，宁可再服附子？医乃默然去。二味服下，神气渐苏，乃减半，入沙参、麦冬、沙苑蒺藜而愈。常服之，两年许，能辨磁器花色矣。

【平议】高年晕厥，本是虚阳上浮，小愈而眼花不撤，则阴未复而阳未藏，肝焰尚腾，本欲乘机再动。白蒺藜之祛风，是疏外风而非熄内风；其明目者，是治时邪风热之目赤，适与内风虚火之目花，两相背道。而乃一经疏泄，真阴更伤，浮阳益焰，肝家之虚火陡然，怒木横升，竟成暴脱。然白蒺藜在风门中，尚是轻清之药，而风能煽动，为害已如是其烈，宁不可畏，更何论乎羌、防、芎、芷、柴、葛、升麻辈乎？玉横杞、地二味，力厚而专，滋填下元真阴，固极合辙，他医谓剂纯阴，宜少入阳药，观其汗出不流，脉且散乱，已是亡阳之候，少加附子，未为不是。魏谓用参附者，筋枯皮黑，半身先死。王孟英于此句下加注语曰：此真阅历之言，余亦目击多人矣。寿颐窃谓如参、附俱重，或且与桂、归同用者，自应有此弊窦，若参、地重剂，而加附子二十之一，以和阴阳，必不酿祸若是。冯楚瞻全真一气之法，效力自不可没。孟英长于治温，所见温药为害，固非饰说，然此公固未尝因噎废食，《潜斋医案》四种亦有虚脱

之证，用药之法俱在，读者须当观其会通，不可泥于一句之下。

又　汪石山治一人，卒暴厥死，不知人，先因微寒，数发热，面色痿黄，六脉沉迟而细，知为中气久郁所致。与人参七气汤一服，药未熟而暴绝。汪令一人紧抱，以口接其气，徐以热姜汤灌之，禁止喧闹移动，否则气绝不反矣。有顷果苏，温养半月而安。不特此证为然，凡中风、中气、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动，以断其气。《内经》明言气复返则生，若不谙而扰乱之，使其气不得复返，以致夭枉者多矣。魏玉璜曰：遇猝暴病者，病家医士皆宜知此。盖暴病多火，扰之则正气散而死也。予女年十八，忽暴厥，家人不知此，群集喧哄，又扶挟而徙之他所，致苏而复绝，救无及矣。今录此案，五内犹摧伤也。

【平议】此是虚寒暴脱，故宜热姜汤、宜温养。后论暴厥者不得移动，以致气不复返，及接口气一法，不独医者不可不知，无论何人，当须识此。盖仓卒之间，最易扰攘，一有喧哗，反置病者于不问，则枉死者多矣。

《叶案存真》　右痿舌喑，足痱头岑，面戴阳，呵欠微呃，诊脉小濡而缓。此肾纳失司，肝风震动。但病起耳后暴肿，必兼温热客气，清上轻扬，肿势颇减，七日以来，当阴阳经气一小周天，不必以时邪引病为惑。昔河间《宣明方论》中，谓舌强难言，其咎在乎舌下筋脉不主流动，以肾脉萦及舌本耳。其主地黄饮子，取意浊药轻投，机关渐灵，并无碍乎上气痰热，仿此法。熟地、肉苁蓉（漂淡）、远志（炒黑）、川石斛、茯神、枸杞子、牛膝、石菖蒲。

【平议】此必元阴火衰之人，偶感风热，挟痰凝于少阳之络，所以病起耳后暴肿，而一投清上轻扬之药，肿势虽减，竟引动虚阳上升，致成气血上冲之脑神经病。叶用地黄饮，去桂、附、巴戟之阳刚，加杞子、牛膝之滋填下降，对于病机，本极合辙，但案语殊非妥协。要之舌本之强，亦是神经为病，故人引经文肾足少阴脉萦于舌本，尚是穿凿附会之辞，而"浊药清投"四字，掉弄虚玄，欺人太甚。须知药果浊矣，更如何而可以清投？试为反诘，尚有何言可对？且何以用浊药而反能使机关渐灵？又何故而无碍乎上气之痰热？盖治病者急则治其本，则在上之肿，尚是标病，自当舍其所轻，而图其所急，固不问其痰热之碍与不碍也。而乃不说真理，徒以空言搪塞，岂名医恶习，不肯说明此中机栝，惟恐度人金针，而姑以浮泛无稽之谈，掩耳盗铃耶？果尔，则私心太重，吝啬可鄙，已非孔氏吾无隐乎之意，纵有功夫，亦何可贵！寿颐窃恐其暗中摸索，尚未必明了此中真奥也。

又按：既戴阳而有耳后肿一证，则必以潜摄清上之药佐之，而泄痰如蒌、贝之属，亦不可少。

又　脉上左部稍振，水亏木中风动，左牙痛。盖风从内旋，乃阳之化风，只以春深地气上升之候，多升少降，无非下元不司收纳，虚证何疑！况因目恙，频用韭子烟薰，查本草药性辛辣，升腾助阳，孙真人于遗浊用之，藉其升阳以涵阴，更无漏泄耳。今痱中八日，声音渐振者，乃精气略有宁静，里窍略有灵机，是顺境也，乃不明此理，仍用辛以泄气加人参，亦是清散上焦之药，以肝肾藏虚，在于至阴，若再投辛以伤其阴，必致阴证蜂起，焉望其向安？倘必以上有火热，古称实火宜清，虚火宜补，温养柔和，与温热刚燥迥异，幸勿疑讶。鲜生地、川石斛、麦门冬、茯神、阿胶、女贞子。

周澄之评曰：目齿诸痛，虚证恒多，惟以不肿为虚证，且亦有不红者。寿颐按：周辨目齿之痛，以不肿不红为虚证，极是阅历之言，且不独目痛齿痛之为然也，喉舌之痛，皆当以是为虚实之辨，惟虚证不多见。若足冷而咽喉目舌口齿作痛，不肿不红，皆是虚阳。

【平议】此案原本与上案相联，似即前案之复诊。虚阳上升，而仅滋填其下，无介石潜

镇之品，终是少此一法，所以未能速效。叶氏案中，每多似通非通，文气不完之句。此案"升阳涵阴"四字，大是不通，阳升则阴更不能涵矣，直是自相矛盾。又"上有火热"一句，亦与下句不能贯串。

又　十二日来干支一轮，右肢痿木，右跗足略有痛象，舌窍未灵，味少甘美，虚象显然。三日前，主家以齿痛为热，医迎主见，即予清凉解散。此证虚在肝肾下焦，若不固纳维本，漫无著落，仍以前法加入凉肝可也。熟地、枸杞子、牛膝、远志肉、川石斛、茯神、天冬、甘菊炭。

【平议】此案原本亦与上条联属，盖即前证之第三诊。方亦与前大同，殊无灵变活泼法度，恐亦无甚效果。菊花甘凉柔肝，虽似应用，然不过敷佐之品，非正将之才，而炒焦为炭，试问轻清之质，一变焦枯，尚复何用？

又　脉大不敛，神迷呓语，阴阳不相交合，为欲脱之象。救阴无速功，急宜镇固阴阳，冀其苏息。生龙骨、生牡蛎、人参、阿胶、茯神、淮小麦。

【平议】仅据脉大不敛、神迷呓语，则肝火上炎者，亦恒有是证，此未可遽以为欲脱之确据，当别有见证可凭。但即以脱证论，则潜摄固涩，毓阴涵阳，方固朴茂不祧，厚重有力。"苏息"二字不可解，此亦叶案之似通非通者。

《临证指南》　金，失血有年，阴气久伤，复遭忧悲悒郁，阳挟内风大冒，血舍自空，气乘于左，口喎肢麻，舌喑无声，足痿不耐行走。明明肝肾虚馁，阴气不主上承。重培其下，冀得风息，议河间法。熟地四两、萸肉、杞子、菊花、茯神各二两，牛膝、远志、五味子各一两半，川斛二两四钱，淡苁蓉千一两二钱，加蜜丸，服四钱[1]。

徐灵胎曰：咸味治下无大害，然口喎舌喑，尚有留邪，亦宜兼顾，更当服煎方治上。又曰：近日耳食之辈，必用此方作煎剂，大误。

【平议】既已失血有年，确是阴虚阳浮，虽不言舌脉，而证情可想。方用地黄饮子，去桂、附、巴戟之温肾，而加牛膝以引升浮之气还归下元，于法极合。但既知血舍空虚，而气上乘，自宜加介类潜镇以速之下行，方有捷效。是证阴不涵阳，内风上冒，其势孔亟，自当以汤药急起直追，始能迅速桴应，丸药力薄性缓，断不济事。徐氏反谓此方作煎剂者大误，盖亦未之思耳。又徐氏谓口喎舌喑，尚有留邪。寿颐读泗溪案，于中风一门，恒以外风为虐，毕竟为《千金》、《外台》所误。要知此案全是内风，证情确有可据，反谓留邪，实属大谬。果有留邪，则此方熟地、萸肉、杞子、五味，皆是毒药矣。前后语气，大相矛盾，泗溪自诩聪明，原来懵懂若此！案中"阴气不主上承"一句，大有语病。此惟下元真阴大虚，所以阳气无根而升浮。若谓阴气宜使上承，岂欲令下焦之阴上浮耶？

魏氏《续类案》　黄履素曰：予少患下元虚，不能多言，稍不戒，病不可状，丹田若无物者。甚则夜半阴极之时，阳气欲脱，手足厥冷，汗大泄，一交子丑，气分乃渐复。此系肾阳衰弱之候，常服温肾之药，于滋阴料中，多用兔丝子、枸杞子、肉苁蓉、五味子、鹿茸、紫河车之属，遂得渐愈。前证因目病，误服黄连丸，顿剧。要知阳衰之证，寒药在所最忌，知母、黄柏之属，最伤胃中生发之气，即平人亦不宜多服。又本草曰：升麻、川芎，下虚人忌服。予服四物汤，川芎稍多，服补中益气汤、失加人参，皆顿觉下虚，前证陡发，药之响应如此。

【平议】此公之证，虽自谓阳衰，要知阴液阴精，已极衰惫，所以当夜半阴盛之时而愈不能支，几于欲脱。自言稍不戒者，即少年不戒情欲，故真液云亡，致令阳无所附，而汗泄如

---

[1]　钱　原作"两"，据《临证指南》改。

是。观其所服之药，虽曰温肾，然兔丝子、杞子、五味，无一非阴分之药；鹿茸虽共知为补阳之药，须知血肉之品，仍入阴分，但秉升阳之性，能入任督，上达顶巅耳；惟紫河车秉先天之火，确是温热，服之者多目赤之患，性不驯良，不可入药耳。黄谓知、柏伤生阳之气，最是正论；又谓升麻、川芎，下虚忌服，则秉性升腾，凡阴虚于下者，阳易上浮，而更服此，岂非教猱升木，不顾其本？寿颐每谓四物汤之川芎，原非必用之药，而补中益气，升、柴虽轻，亦非习用之品，东垣本方为脾胃清阳下陷者立法，原是良药，自薛立斋辈滥用成方，遂使害多利少，实是东垣之罪人。纵加人参，亦非阴虚所宜，黄氏尚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雷少逸《时病论》　城中郑某，年届古稀，倏然昏仆，左肢不遂，肌肤不仁，无力而摊，舌强言謇。郡中医士，或专用补益，或专以疏风，或用开窍消痰，或标本兼理，咸未中病。乃邀雷诊，脉小如纤，汗下如雨，喘急遗溺，神识昏蒙。曰：脱证见矣，不可挽也。勉存一法：用高丽人参五钱，附片三钱，姜汁一匙，令浓煎频频服之。又迎他医，亦系参、附为君，延至二[1]天，果败。

【平议】此案止言脉小汗多，不言肢冷，虽是脱象已见，然如能大剂摄纳滋填，亦未始不可希冀一、二，仅与参、附，则阳愈不守，亦未必不误。参观上文阴阳两顾诸条，可见斟酌尽善，诚非一知半解之流，所能学步。

又　北野贺某之妻，陡然昏倒，口目歪斜，神识朦胧，左肢不遂，牙关紧闭，脉大无伦，但其鼾声似睡，分明肺绝之征。雷曰：死证已彰，不可救矣。复延他医诊治，终不能起。

王横《续类案》(二卷)　马元仪治周某，神昏不语，状如中风，已半年。脉之右虚微无力，乃阳虚之候也。胸中时满，或痴立如呆，上焦之阳不用矣。足膝无力，转侧不能，下焦之阳不用矣。诸阳既微，阴乃用事，不行温补，阴日以长，阳日以消，如气化有肃杀而无阳和，物其能久乎？遂与桂附理中汤，大培元气。半月而神[2]始清，便乃行；一月而食渐进，足可履；兼进八味丸，调理而安。

【平议】神昏不语，延已半月，而脉虚数，加以足膝无力，诚是虚证，邻于欲脱。但补养必兼摄纳，则脑经之知觉易复，而神魂亦得速返其故宅，必曰宜用温药，则须以其余之兼证参之，非可即以脉之虚微为据。马氏止能用温，不能摄纳，所以治效甚缓。此证温补半月而便始通，中虚气逆，有升无降，尚是虚证中之未大虚者，若大便自遗，则为关闸无权，虚脱重证，尤其难治。

又(四卷)　马又治陆太史，时值秋暑，偶发热头疼，诊得脉大而虚，谓中气大虚，非补不克。彼云伤暑小恙，况饮食不甚减，起居不甚衰，何虚之有？但清暑调中去邪即已，何用补为？乃勉与清暑益气而别。明晨复诊，脉之大者变为虚微，发热如故。曰：今日不惟用补，更当用温，宜急服之，迟则生变矣。遂用理中汤，服下少顷，出汗如涌泉。午后复诊，而脉虚微特甚，汗如贯珠，乃连进人参四两，附子两许。日夜约用人参十两，附子四两，汗止精藏，渐调而愈。

【平议】此必阴液大虚之人，秋暑灼液，浮阳上亢。发热头疼，已是气火升浮，根基不固，貌似轻微外感，却已本实先拨，脉大而虚，真凭实据。马虽能识是虚证，而仅认作寻常虚人外感，用清暑益气敷衍了事，实则是方丛杂，岂独不能清暑补虚，而升麻、干葛，最是气火

---

〔1〕二　《时病论》作"三"。

〔2〕神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升浮者之鸩毒，以治此证，竟是木已摇而拔之，速其脱离根本，宜乎发热益甚，而脉之大者即变为微。东垣之害如是，而马又不知，振笔直书，抵得亲供一纸。继以温补，亦是隔靴搔痒，竟令大汗亡阳，几乎脱绝，皆清暑益气有以助之为虚。迨至大祸酿成，乃不得不借重于大剂参附，始得卢循续命之汤。须知其先若不用东垣套方，亦万万用不到参附，而犹自谓宜补宜温，一若发热头痛之初，即可投以参附者，抑何所见之陋至此？且参附之后，亦当大剂滋填，重培基础，方可谓解铃系铃，自图晚盖[1]，而乃不复更著一字，岂谓参附已足以尽善后之能事耶？

《韩飞霞医通》　山妻，年三十余，十八胎，九殰[2]八夭。会先君松藩难作，贱兄弟皆西奔，妻惊忧过甚。遂昏昏不省人事，口唇舌皆疮，或至封喉，下部虚脱，白带如注，如此四十余日，或时少醒，至欲自缢，悲不能堪。医或投凉剂解其上，则下部疾愈甚；或投热剂及以汤药薰蒸其上，则热晕欲绝。四弟还，脉之，始知为亡阳证也。急以咸煮大附子九钱为君，制以薄荷、防风，佐以姜、桂、芎、归之属，水煎入井，冰冷与之。未尽剂，鼻鼾熟睡通宵，觉即能识人。执友赵宪长惊曰：君何术也？弟曰：方书有之，假对假、真对真耳。上乃假热，故以假冷之药从之，下乃真冷，故以真热之药反之，斯上下和而病解矣。雪翁识。

【平议】据《韩氏医通》，此节为飞霞之兄所记。案末"雪翁"，即其兄号。案中所谓四弟，即飞霞也。此妇产育太多，真阴久匮，加以忧愁恐惧，引动五志之火，浮焰沸腾，上愈实而下愈虚。昏瞀为气血之上蔽，带注为阴液之脱亡，证是上厥下竭。上热亦非假热，下乃虚脱，又不可漫谓真寒，飞霞断为亡阳，殊与证情不能帖切。此非大剂滋填固摄不可，但知热药冷饮，引火归原，不过暂救其急，已非养阴济阳，探本穷源治法，况乎桂、附、干姜，刚燥太烈，已嫌亢阳无制，岂阴虚下脱者所能堪？而防风、归、芎，辛温升散，更与上炎之热证太觉矛盾！选药极不纯正，万不能疗此虚脱。盖亦悬想为之，恐非事实。而在熟睡识人之后，又不言填阴涵阳，培本善后之计。虽原书且谓后生二子，一似姜、桂、附子，竟能有此全绩者。按之病理，殊不近情，此必海市蜃楼，自欺欺人之陋习，亦足见前明医界之伎俩矣。

江氏《名医类案》　篁南治休宁临塘范本济邑尹之内，年五十余。夜间卒然晕倒在灶门，口眼㖞斜，口角涎流，初不识人，少间略省，面部要火薰灼。乃以南星、半夏、陈皮、川芎、枳壳、僵蚕、天麻、参、芪、甘草等药，至夜半，汗出不止，复昏晕甚，手足抽掣，乃以人参八钱，黄芪五钱，防风一钱，附子七分，与之，作二、三次服，逾时吐出药少许，并渣饮之不吐，汗收敛。次早颇能言，右手能动举，苦头痛及遍身痛，以人参四钱，白术、陈皮、归、芎、南星各一钱，半夏一钱半，白芷七分，荆芥穗、秦艽、蔓荆子各五分，甘草三分，加竹沥、姜汁，夜半因恼怒，复晕移时，至次早头痛未解，要人以手按痛处，稍安，时时欲人执持两手，以人参二钱，半夏一钱五分，白术、归、芎、南星、陈皮、白芷、荆穗、甘草各一钱，细辛二分，是日头痛稍减，晚间复服一剂，续加天麻、蔓荆子之类，出入调治，一月而愈。

【平议】此证初起，只言晕倒㖞斜，涎流昏瞀，不能悬拟其为闭为脱，是实是虚，但能少间自省，则气血之上冲犹缓，即《素问》之所谓气反则生者，苟能即与摄纳，亦当易治。惟面要薰灼，知其阳气本衰，已非肝阳有余之实火，且无痰壅气逆等证，则即当阴阳两顾，滋填潜镇，病情药理，可想而知。乃开手星、夏、枳、陈，已嫌攻泄太过，而芎、芷并进，又失之升

---

〔1〕晚盖　晚，通"挽"。遮盖掩饰之意。

〔2〕殰(dú 读)　胎死腹中。《说文》："殰，胎败也。"

举，适以助其气之浮，遂令冲激益甚，昏晕更剧，加以抽搐汗流，已邻于脱，即是用药庞杂，不能精切之咎。第二方以多汗而投人参，稍加附子，固是不差，然芪又太多，再加防风温散，乃添出一吐，又是病随药变，药到病加之明效，幸有参之大力，扶持其间，且并食其质，始能言动汗收，究竟芪、防能升，必不对证，所以头痛未除，又加身痛，则气仍上逆，脑神经不能恢复原状，选药不纯，互相牵制，为利为弊，两不相掩，又是各呈效果，信而有征。再更方则庞杂益甚，升散更多，除参、沥、星、半外，几无一非气血上冲之毒药，宜乎眩晕复作，头痛不解，病之应药，岂不捷于影响？而痛欲人按，皆是正虚气馁明证，此人苟不峻养真阴，潜藏浮焰，此证必无安澜之望，而自谓归、芎、辛、芷、荆芥、蔓荆，可以调养全愈，终是自欺，其胡可信？

《陆氏医验》　祖愚治陈符卿夫人，素有痰火证，每遇经行，一日觉涩滞，二日即汹涌，三日大便如崩，昏晕几绝。平日善怒，怒发即咽喉干燥，气出如火，痰涌胸塞，不能转舒。其平日疏气辛燥之品，如陈、枳、前、术，及芎、归之类，稍用即晕眩气绝，不足以息，及寒凉稍过，即大便作泻。病作时，日进粥数十碗不觉饱。脉之左三部弦细而驶，右脉数而稍充。曰：此血虚甚，故狂火偏旺如此，而气原非有余也。此时养血，则血一时不能充，补气则浮火无由熄，莫若分上下为治，入人参于滋阴药中为丸，引阳入阴，以扶生气之原，所以治其本也；再用清凉以为煎剂，助阴抑阳，以制浮游之火，所以治其标也。煎丸间服而愈。丸方：人参、二地、二冬、知、柏、阿胶、杜仲；煎方：花粉、玄参、二母、芩、苓、地、芍、麦冬、甘草、灯心。随证加减：如精神困倦，略加人参；如咽喉火盛，加黄连，或炒山栀、连翘；如有痰或胸膈痞满，加山查、蒌仁，去地黄、麦冬、甘草；如清凉太过，脾气受伤，则去苦寒，加山药、木通、泽泻、炙草、人参；如遇经水将行，亦忌苦寒，惟活水补血为主；如气滞，小腹或胀或痛，加丹皮、山查、丹参，甚则加玄胡少许；如月水去多，腰胁骨节疼痛，用生熟地、杜仲、续断、山萸、白芍、丹参、黑荆芥、阿胶、童便；或经行不止，倍阿胶，并炒黑蒲黄；经毕仍大补血分。此调理之梗概也。夫天地之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人身之中，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气有余便是火，血不足则阴虚。三十以前，精神气血日渐旺盛，三十以后，日渐衰微，语曰：阴阳水火，犹权衡也。一高则一下，一盛则一衰。又曰：火与元气不两立。故凡火盛之证，必先阴虚，而后元气亦弱也。

【平议】经行太多，阴液大耗，昏晕欲绝，即是脱象。气出如火，痰壅喉干，胸塞不舒，善于愤怒，阴虚阳亢，气火上乘，宜乎归、芎升阳，即令眩晕气绝，重阳升举，那不使其气火益浮，冲激入脑？彼浅人但知归、芎为补血药者，读此能否稍有觉悟？其胃纳偏增而易于泄泻者，是火盛固能杀谷，而肝旺即助疏泄。脉之弦细驶疾，何一非阴衰阳越景象。祖愚用人参、阿胶、二冬、二地为丸，峻滋真液，专从根本著手，确是能见其大，力厚味浓，最是液耗者之扬枝甘露。惜乎误谓人参引阳入阴，竟以填补五藏真阴之主药，认作引火归元，几与附、桂等量齐观，人参有知，宁不起而自白？然有明一代，固无不谓参是回阳、补阳者，明人药理之疏，皆是一丘之貉，此道不绝，殆有天幸。而其余则随宜变化，或增或减，尚能应有尽有，措置裕如，尚是陆案中之不可多得者，亦不得以其平易而忽之。

薛立斋案：一产妇中风，不省人事，言语妄甚，恶风寒，喜热饮，形气倦怠，脉虚浮无力。薛谓气血虚寒，用十全大补汤，二十余剂不应，又二十余剂稍缓，乃渐加附子至一钱，服数剂，诸证减一、二，又二十余剂，十退三、四，乃去附子五分，数剂诸证顿减而安。后又发[1]，

---

[1] 后又发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仍用前药，加附子三、五分而愈。

【平议】产后神昏，皆是阴虚阳越，恶寒喜热，神倦脉虚，则是阳气亦已虚馁，近于欲脱，法宜滋填摄纳，而参以温养者。薛用十全大补，大旨尚合，但归、芎升阳，正是虚阳上浮之禁药，为利为害，互相箝制，宜乎四十余剂而毫不相应，此成方混用，而不能随宜裁变之故，读立斋书者，当亦憬然[1]有所觉悟。迨其后加以附子，虽似与此证之阳气亦虚者相合，然仍是十全，必不妥洽。其能诸证稍减者，盖产后至此，已四十余天矣，正气渐回，病状自退，薛不能悟，竟欲据以为附子之效，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何其愚耶！

又　一产妇不语，用七珍散而愈。后复不语，内热晡热，肢体倦怠，饮食不进，用加味归脾为主，佐以七珍散而愈。后因怒不语，口噤，腰背反张，手足发搐，或小便见血，面色或青或黄，或时兼赤白。面青，肝之本色也；黄者，脾气虚也；赤白，心血虚也。用八珍汤加钩藤、茯苓、远志，渐愈，又用加味归脾汤而痊。

【平议】产后不语，总是下虚上实，气血冲脑，神经失其功用。古人谓之肾气不荣于舌本，其实亦即此理，但不能说出神经不用耳。七珍散方出王氏《准绳》，虽曰专治产后不语，而药则人参、生地、菖蒲、川芎、细辛、防风、辰砂，虽有参、地补阴，而温散辛升，十之四、五，必与下虚上实之证大相背谬。肯堂固不能知此病之真相者，方药庞杂，原不足责，而薛氏此案意谓二次用之，皆能有效，则又何说？盖气血上薨，病情本有轻重之殊，其轻者自升亦复自降，昏愦者固亦有时而自苏，《素问》早有气返则生、不返则死之明示，盖此妇之病本轻，所以自能退舍，决非此方可以侥中，若以药理、病理言之，必有百害而无一利。立斋痴人说梦，何能悟到此旨？究竟芎、防、细辛，助其升浮，产后阴虚，药与病反，所以第三次发动，而更加口噤痉直，四肢抽搐，则芎、辛、防风，升阳助桀之效力始见，此立斋之自己告人者。甚至溲血，亦何莫非辛温扰其营络，疏泄无度使然，而乃诿为因怒所致，是谓饰非文过。至此则面色乃青黄赤白无定，总之阴阳俱虚，不能自主，所以变化迅速，亦已近于脱证。此非大剂滋填，固阴摄纳，必不能持久不坏，然夫己氏止有空泛之脾虚、心虚话头，其八珍、归脾，笼统方法，庸医之尤，不值一笑。且仍用川芎，更有弊病，此则非立斋之所能知者，后有学者，当以为戒。

魏氏《续类案》　萧万如治陈昌之内，首胎恃壮，当风澡体，即病发热如燎，口眼㖞斜，喘呕有沫，面目青黄，心腹臌胀，扬手舞足，脉见弦数不鼓。曰：此肝虚自招风也，非表病也。急以姜附丸灌下，仍用当归四逆汤，加人参、茱萸，两剂，诸症如失。

【平议】病起当风，颇似外感，然脉弦数而不鼓，色青黄而不红，外虽大热，内是真寒，虽扬手舞足，颇似有余，岂知中虚无主，亡阳即在俄顷。萧能知非表证，见解之真，确乎不易。药用温中，是真寒假热者一定不易之理。先投姜附，继以当归四逆加人参，乃填阴回阳，双方兼顾。茱萸当是山萸，酸温补肝，与虚喘作呕乃合。须知桂、芍、细辛，为急救微阳之要药，与上条七珍散之芎、辛、防风，认作外风外寒者，不可同日而语。

又　来天培治冯氏妇，二十余岁。产后九日，患腹痛，筋挛抽掣不可忍，恶露不绝，脉沉细而紧。视其面色，青黄不泽。此肝经血少而兼寒也。与归芎六君加炮姜一剂，腹痛虽未止，而筋挛稍缓。另延专科，以广、半、钩藤、木香、威灵仙等，腹痛益甚，且血崩不止，更加发

---

〔1〕憬(jing 景)然　觉悟貌。

热神昏。再求治，以芪、术、归[1]、地、山药、苓、蒇、艾叶、阿胶、姜、附，芪、术、地俱至两外，一剂而腹痛抽掣止，再剂而崩亦痊，用归脾调理而愈。

【平议】此证初起，腹痛而恶露不绝，已是中气无权，下元不固，脉沉细而面色青黄，虚寒之象昭著，归芍六君，芍嫌偏阴，虽有炮姜，已是不能胜任，故无大效。更医之方，无甚坏药，而病势转危，崩中神昏，几几有上厥下竭之虞者，药不中病，其病必进，虽非药之为祸，而浮泛不切，亦足以误之。外有发热，亦是假热，阴虚阳越，证状可危，邻于欲脱，非大剂温中补摄，已难为力。人参亦不可少，但用芪、术、归、地，颇嫌呆滞，而茯苓、蒇藓，反以渗泄，亦未尽善。宜去苓、蒇而用人参为君，并加乌药、香附、青陈二皮气分之药乃佳。

叶氏《指南》 杨，中后不复，交至节四日，寒战汗泄，遂神昏不醒。是阴阳失于交恋，真气欲绝，有暴脱之虑，拟进回阳摄阴法。人参、干姜、淡附子、五味、猪胆汁。又人参、附子、龙骨、牡蛎、五味。

【平议】本已类中，交大节而寒战汗泄，脱象显著。姜、附、参、味，皆是要药，然案中并不言真寒假热脉证，胆汁何所用之？且即使戴阳格阳，亦非胆汁所宜。仲圣白通加尿胆古法，已不如后人热药冷服之精当。若非格阳，更觉无谓。岂假托仲师，遽可自诩善于学古？第二方只用参、附，尤其呆笨，断不能切合病情，所以再进无功，乃只得不著一字，欲以掩人耳目。至第三方加以龙、牡，稍为切近，然尚宜随证加味，庶几应有尽有。灵胎评其二方：谓此方用于寒战汗泄者尚宜，若一转关，即当易法。大是确论。盖回阳为暂时救急之计，阳气得回，自当随风转舵，讵可呆守参、附，一成不变。此案三方，皆用参、附，正可见前二方之呆板不灵，致无大效，迨后加以龙、牡，则效果必较胜一筹。

又 沈，四十九岁。脉细而数，细为肚阴之亏，数为营液之耗。上年夏秋病伤，更因冬暖失藏，入春地气上升，肝木风动，遂令左肢偏痿，舌本络强，言謇，都因根蒂有亏之证。庸俗泄气降痰，发散攻风，再劫真阴，渐渐神愦如痴，倘加昏厥，将何疗治？议用仲景复脉法。复脉汤去姜、桂。

【平议】据案语先经病伤，虚是显然。当春深木动之令，而偏废言謇，则阴虚阳越，冲激脑经，病情了如指掌，然虽是上实下虚，而脉已细数，则上实亦非真实。神思昏瞀，固已几几欲脱。叶谓根蒂有亏，尚能窥见其隐，而世俗何知，惟有认作外风，发散疏泄，宁不助其震撼、速其飞扬？所以昏愦有加，嗜睡不醒，是其阴阳离绝，固已邻于一瞑不视，脱证之尤重者，实是险极之候。然叶虽能知发散之劫阴，而终不能悟到潜阳摄纳，可以使之气不上升，则论虽是而药尤不切。复脉套方，甚非精当治法，何能图效！

又 操持经营，神耗精损，遂令阴不上朝，内风动跃，为痱中之象。治痰攻劫温补，阴愈损伤，枯槁日甚，幸以育阴熄风小安。今夏热益加发泄，真气更虚，日饵生津益气勿怠，大暑不加变动，再商调理。固本丸去熟地加北五味：天冬、生地、人参、麦冬、五味。

徐批："痱中"二字不连。又曰：此病用此方太顽。又曰：人参无意味。又曰：此等证总不宜酸敛。

【平议】此案据《指南》止标一"又"字，明与上案同是一人，但前方在春，而此已在长夏耳。所谓育阴熄风，当即指复脉汤去姜、桂而言，炙甘、参、麦、生地、阿胶，培本滋填，与育阴熄风之旨尚合，但不能潜藏收摄，终非精切佳方。此案在长夏阳气大泄之时，参、味、麦冬，

[1] 归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益阴敛阳，治此气火升浮之病，亦向切近。灵胎反谓不宜酸敛，盖徐老意中，终谓此是风证，必当兼治外邪，实是涸溪之大误处。读徐氏医案，及所批《指南》中风一门，时时脱不了一“邪”字，则此老之见解可知。寿颐所以谓内风类中一门，古今名家，固无一人不在梦中说梦也。

又　席姓，五十七岁。脉来弦动而虚，望六年岁，阳明脉衰，厥阴内风，暗旋不熄，遂致胃脉不主束筋骨以利机关，肝阳直上巅顶，汗从阳气泄越，春月病发，劳力病甚，此气愈伤、阳愈动矣。法当甘温益气，攻病驱风，皆劫气伤阳，是为戒律。人参、黄芪、当归、炙草、冬桑叶、麦冬、地骨皮、花粉。

【平议】此证已瘫痪不随，故有不束筋骨以利机关之语，附会阳明脉衰，不可谓非理想之能事，然今已审知神经作用，则凡勉强敷佐，似是实非之说，亦当一扫而空，方是斩除荆棘，开辟康衢之正旨，春升气浮，汗泄不已，叶能知是内风暗旋，肝阳泄越，病机在是，眼力不可谓不高，此老聪明，殊不易及。然既知为内风阳越，何以不用潜阳息风之药？反谓甘温益气，岂不与阳越一层自矛自盾？识力虽到而选药不切，亦胡能为此老讳，瑕瑜不掩，所造未醇。总之，尚未悟彻《素问》上实下虚之真旨耳。

又　金姓，六十九岁。初起神呆遗尿，老人厥中显然。数月来夜不得寐，是阳气不交于阴。勿谓痰火，专以攻消。乃下虚不纳，议与潜阳。龟腹甲心、熟地炭、干苁蓉、天冬、生虎胫骨、淮牛膝、炒杞子、黄柏。

【平议】神呆而兼遗溺，已是上厥下竭，古稀高年，脱象昭著，此非大剂滋填摄纳，不能收效于什一者。叶能知是下虚不纳，而药用滋阴潜阳，填补其下，理路甚正，但尚嫌其力量太薄，或未能砥柱中流，奠安骇浪耳。徐灵胎批此案，谓神呆遗尿，是心与小肠之病，又谓不寐是心病，欲于见证上分析门径，而不能从大处落墨，已不及叶老吃重滋填，独握其要。徐又谓此方治下亦妥，但必当有治上之方不可缺。则涸溪意中，又似上有风邪，不可不泄，所见谬矣。又批此证宜心肾同治，而治心之药为主，拟方眉上，用茯神、半夏、人参、益智、枣仁、甘菊、龙齿、天麻、炙草共九味，宁心固摄，养阴息风，药固未尝不是，但力量亦嫌不厚。治此急暴欲脱重证，终觉病重药轻，以视叶氏本方，真是五十步与百步，何所轩轾？

又　俞氏，寡居一十四载，独阴无阳〔1〕，平昔操持，有劳无逸。当夏四月，阳气大泄主令，忽然右肢麻木，如堕不举，汗出麻冷，心中卒痛，而呵欠不已，大便不通。诊脉小弱，岂是外感！病象似乎非中，其因在乎意伤忧愁则肢废也。攻风劫痰之治，非其所宜。大旨以固卫阳为主，而宣通络脉佐之。桂枝、附子、生黄芪、炒远志、片姜黄、羌活。

【平议】孀居愁思郁结，加以辛苦操劳，肝脾气滞，结而不舒，适当夏月发泄，因而肝木横决，气血上菀，遂冲激脑经而为类中。汗出麻冷，已是阳虚欲脱；心痛呵欠，亦是气升太过，肝旺有余，来侮胃脘；所幸大便不通，尚未上厥下竭。叶谓岂是外感，所见甚真。此当回阳育阴，而兼以潜敛摄纳者。桂枝、芪、附，固卫回阳，未尝不是，但无填阴，尚不能护持根本。而又谓宣通络脉为佐，则不知脑经为病，致有是误，此不当求全责备者。徐批谓方不切病，于附子旁加一竖，则大不合此病真理。且谓汗出麻冷，为阴气欲脱，更误。此明明阳气欲脱，何以反认阴脱？涸溪于类中病情，终未了了，一生议论，无不隔膜，而此批则阴脱阳脱亦能误认，尤为可哂。

又　张，脉细小带弦，冬季藏纳少固，遂至痱中。百日以来诸恶稍和，惟语欲出忽謇，多

〔1〕独阴无阳　原缺，据《临证指南》补。

言似少相续。此皆肾脉不营舌络，以致机窍少宣，乃虚象也。早用地黄饮子煎法以治下，晚用星附六君子以益虚宣窍。

【平议】冬阳不藏，而阴虚于下者应子，气血冲激，肢废言謇，脉细小而弦，已非肝胆火浮可比。地黄饮子似尚相合，而星附六君则开痰套药，未能精切，徐于地黄饮旁加评语曰：非风痰卒中，此方尚宜。盖涸溪意中，终谓此证风痰，多是外感，必如是案之无痰，乃始与外风无涉，则类风暴中，痰壅昏迷者，假令徐老治之，必有百害而无一利。

又　钱姓，五十八岁。用力努挣，精从溺管沥出，已经二耳不聪，肾窍失司，显然虚象。凡肾液虚耗，肝风鸱张，身肢麻木，内风暗袭，多有痱中之累。滋液熄风，温柔药涵养肝肾。经言肝为刚脏而肾脏恶燥，若攻风劫痰，舍本求末矣。熟地、枸杞子、石菖蒲、当归、沙苑、巴戟天、远志。

【平议】望六年龄，阴气衰矣，努挣而精能自沥，下元不守，夫岂细故？耳聋肢木，阴虚阳越，危象已彰。叶能滋液熄风、温柔以养肝肾，断推此病正宗。方药尚合，但不甚精当，而无介类潜阳，终是极大缺憾，必不能收捷效。况此证耳聋，尤为气火升浮之明证耶。徐批谓熟地不如生地，亦是。

又　包姓，老年隆冬暴中，乃阴阳失交本病。脉左大右濡，内风掀越，中阳已虚。第五日已更衣，神惫欲寐。宗王先生议阳明厥阴主治法以候裁。人参、茯苓、白蒺藜、炒杞子、甘菊、炒半夏。

【平议】隆冬暴中，亦是老年阴虚阳越，更衣而神惫欲寐，厥脱堪虞。是方参、苓、杞、菊，养阴滋肾，柔肝熄风，未尝不是，但尚嫌药轻病重，未必中肯，而白蒺藜升散疏风，则大有可议。徐批谓方颇平稳，但并非阳明厥阴药。盖亦嫌其浮泛，不能精切耳。

又　唐姓，六十六岁。男子右属气虚，麻木一年，入春口眼歪斜，乃虚风内动。老年力衰，当时令之发泄，忌投风药，宜以固卫益气。人参、黄芪、白术、炙草、广皮、归身、天麻、煨姜、南枣。

【平议】六六之年，本已右体麻木，神经之病，早有端倪，至春阳发动，而口眼㖞斜，苟非急急潜摄，何能有济？叶能知为虚风内动，而谓忌投风药，尚是能见其真，但可惜药太庞杂，不能必其有效。孰料灵胎批此，竟于"口眼㖞斜"之旁，注以"非风而何"四字，又于"忌投风药"之旁，注以"不得纯用风药则可"八字，一似病属风邪，非风药表散不可者。徐老于此，实是谬戾已极，点金成铁，何贵有此乱道之批语！《指南》此条后有注语数行曰：凡中风证，有肢体缓纵不收者，皆属阳明气虚，当用人参为首药，而附子、黄芪、炙草之类佐之；若短缩牵挛，则以逐邪为急。凡弛缓之证，俱属风痰云云。当是华、邵辈之所评注者。所谓阳明气虚一层，虽能皮傅医经，却是向壁虚构。欲与六朝、唐代续命诸方寻踪学步，实是此病之鸩毒。而灵胎徐氏，竟于"逐邪为急"四字之旁，圈而又圈，总之皆为古方所误。须知金元以来，"类中"二字，已显然与汉、唐真中一层划清界限，徐老并此而不能区别，是其毕生之大误，后有学者，不可不以此为戒。

《宋景濂集·戴原礼传》　诸暨方氏妇，痉后多汗，呼媵[1]易衣，不遽至，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灌以苏合香丸而苏。自后闻人步之重，鸡犬之声，辄厥如初。元礼曰：脉虚已甚，重取则散，是谓汗多亡阳，正合经意。以黄芪、人参等补之，其惊渐减，浃旬而安。

【平议】此以痉病多汗，大伤其阴，阴虚而阳乃浮，遂令气血上升，冲激犯脑，而为昏

---

〔1〕媵(ying 映)　陪嫁的婢女。

厥。初起治法，即当镇怯摄纳、潜阳育阴，可得捷效，乃用苏合丸而得苏者，盖芳香开窍，亦足以兴奋其神经，未尝不可以回复其知觉。但香开太甚，适以耗气，而助之激越，正与是证之宜静不宜动者，大相背谬，以致稍闻声响，神经即乱，昏厥即至，药理、病情，岂不确乎有据？戴氏所用参、芪等药，大约尚有补阴摄纳者辅之，故能渐渐有效。若再参以涵敛潜降、镇定浮阳之法，双方并进，收效必当更易，而乃谬认为汗多亡阳，真是隔靴搔痒。须知证非亡阳，而参、芪亦非回阳之药，马牛其风，决非此病真相。然出于景濂文集，当是文学家不谙医理之本色。若令戴氏自己叙述，或者尚不至如此浑漠。凡通志、邑乘、文集、笔记所载医药经验，十九如斯，吾于宋学士又何尤焉。

坊贾伪撰李士材《医宗必读》　吴门周复庵，年及五旬，荒于酒色，忽然头痛发热。医以羌活汤散之，汗出不止，昏晕不醒。李为灸关元十壮而醒，与四君子加姜、附，日服三剂。至三日，少康，分析家产，劳而且怒，复发厥。用好参一两，熟附二钱，煨姜十片，煎服稍醒，但一转侧即厥，一日之间，计厥七次，服参三两。至明日以羊肉羹、糯米粥与之，尚厥二、三次。至五日而厥定，乃泣而问曰：已蒙再生，可全愈乎？曰：脉有根蒂，但元气虚极，非三载调治，不能康也。幸其恪信坚守，两月之间，服参四斤，三年间，进剂六百帖，丸药七十余斤，方得步履如初。亲友众多，议论杂出，若非病人信任之专，或久而见疑，服药稍怠，未有获生者也。

【平议】五旬而荒酒色，果有此人，则双斧孤木，斩伐已深。忽然头痛身热，已是虚焰陡然升腾外露，此岂寻常感寒所可等视，然俗子何知，止有温散一法，那不拨动肾肝，顷刻而蹶？汗多昏晕，脱绝在即，灸关元以引气火下潜，是丹溪旧法，抄袭中差有意味，与陆养愚之莽汉，谬谓灸百会者（案见昏愦门），不可同日而语。但汗出多而昏晕者，须知有亡阴、亡阳之别，其始热盛汗多，尚是亡阴热证，法宜清火敛阴；惟至汗出太多，肢冷而汗不能流，方是亡阳，宜投温补。案中不言汗冷，何以可用四君、姜、桂？且大汗亡阳，亦止有参、附而无姜、桂之法，盖惟附子能镇北方寒水，不使阴寒之气上泛，断非姜、桂之大辛走散不守者，可以视为同类。今乃以姜、桂代附，貌是神非，毫厘千里，已堪齿冷，作伪者所见卑鄙，即此已大彰其丑。至于第二次厥，不言有汗，而反用参、附，真是画蛇添足伎俩！若夫羊肉羹、糯米粥，岂可作为止厥之用，信手涂鸦，而不复知有天下事，皆堪笑倒。末段调治一层，尤其怪不可识，以两月而服参四斤，每日两余，已是乱道，又谓三年之内，服丸药七十余斤，则每日除煎剂外，必服丸子盈两，岂以其人作药囊、药瓮用耶？山雷则谓其即从冯楚瞻案，三日之内用人参三十五两、白术二十四两一条，脱胎变化而捏造为之，竟不知其可笑一至于此。伪书之陋如是，读者可不猛省。

又　燕邸张可真，自远方归，忽中风昏冒，牙关紧闭。先以牙皂末取嚏，次以箸抉开，灌苏合丸二丸，后以防风散投之。连进二服，出汗如洗，此邪自外解，去麻黄、独活、羚羊角，加秦艽、半夏、胆星、钩藤、姜汁，十剂痰清神爽，服六君子汤加竹沥、姜汁、钩藤，六十日痊。

【平议】中风昏冒，岂是外风！防风散据《必读》原本（《证治准绳》亦有之），药用防风、麻黄、人参、川芎、附子、桂心、黄芪、赤芩、枣仁、白术、独活、桑白皮、羚羊角各七钱半，炙草五钱。既用附、桂之温，而合以羚羊之清，各趋极端，至不可解；而川芎、桂、附，可与羚角同一分量，古人岂有此制方之法？且防风、麻黄、川芎、独活大表特表，纵是外感，亦不可用。然《千金》、《外台》各方，大都如此，亦不必为浅人作伪者责以高论。惟谓连进三服，汗出如洗，果有此人，亦必晕脱不省，乃且谬以为邪已外解，须知古人治法，纵是必当发汗，亦必不如水淋漓也。此等伪案，最是吾国医学之极黑暗者，不可不辨。据《必读》序言，亦曰言之不当，

即殃民之刃，岂作伪者尚有自知之明耶？然则书名《医宗必读》，颐愚，以为殃民之刃可也。

薛立斋案　秀才刘见功，形体魁伟，不慎酒色。因劳怒头晕仆地，痰涎上涌、手足麻痹，口干引饮，六脉洪数而虚。乃肾经亏损，不能纳气归元而头晕，不能摄水归元而为痰，阳气虚热而麻痹，虚火上炎而作渴。用补中益气合六味丸料治之而愈。其后或劳役，或入房，其病即作，用前药随愈。

【平议】既曰不慎酒色，则下虚可知，加以六脉洪数而虚，薛亦谓肾经亏损，不能纳气归元而头晕，不能摄水归元而为痰，言之非不成理，不料其所以治不能纳气者，乃是补中益气之升、柴。立斋之学，可谓暗无天日，而世偏有祖述之者，此吾国医学之所以不可复问。篁南谓是案辨证精确，固也；独不知其用方之太不精确，何耶？

古今医案平议第二种之第三卷

眩　晕　门

眩晕一症，无论为暴病、为久病，固皆阴虚于下，阳浮于上，龙相扰攘，化风上扬，冲激脑之神经，失其常度，所以头昏耳鸣，视物旋转，甚至目为之黑，神为之糊。《素问》谓之巅疾，古人未尝不知其病在顶巅，岂不与西学家之血冲脑经同条共贯？此等病形，本与昏瞀猝仆者止去一间，自后人仅知为肝阳、肝风，几若忘其在巅，而病名乃始与古人称异，然清火熄风之治，立法犹未背谬。惟间有误认风邪，妄投风药发散，或又有谓高巅之上，非升提之药不到，而谬事升、柴、羌、独者，乃真教猱升木，不蹶不止耳。考古今治验得其理者，亦复不少，然能开宗明义，揭出《内经》真旨，以明昭后人者，惟喻氏《寓意草》治吴母一案，最是爽心豁目。他人纵能见症治症，药到病除，未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此知嘉言老人颖悟独辟，真不可及。然在今日，此等症情则已了如指掌，吾辈幸生古人之后，参证既多，见理之明，自然尤为透澈，亦是古人之所求而不可得者，又岂敢谓吾辈知识，果能超乎古人之上耶？

喻嘉言《寓意草》　吴添官生母，时多暴怒，以致经行复止，秋间渐觉气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状，动辄晕去，久久卧于床中，时若天翻地覆，不能强起。百般医治不效，因用人参三、五分，略宁片刻，最后日服五钱，家产费尽，病转凶危，大热引饮，脑间有如刀劈，食少泻多，已治木[1]无他望矣。姑延喻诊。喻曰：可治。凡人怒甚则血菀于上，而气不返于下，名曰厥巅疾。厥者，逆也。气与血俱逆于高巅，故动辄眩晕也。上盛下虚者，过在少阳，少阳者，足少阳胆之经也。胆之经穴，皆络于脑，郁怒之火，上攻于脑，得补而炽，其痛如劈，同为厥巅之疾也。风火相煽，故振摇而热蒸；木土相凌，故艰食而多泻也。于是会《内经》铁落镇坠之意，以代赭石、龙胆草、芦荟、黄连之属，降其上逆之气；以蜀漆、丹皮、赤芍之属，行其上菀之血；以牡蛎、龙骨、五味之属，敛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剂药中，生入猪胆汁二枚，盖以少阳热炽，胆汁必干，亟以同类之物济之，资其持危扶颠之用。病者药一入口，便若神返其舍，忘其苦口。连进十数剂，服猪胆二十余枚，热退身凉，饮食有加，便泻自止，始能起床行动数步，然尚觉身轻如叶，不能久支。喻恐药味太苦，不宜多服，减去猪胆及芦、龙等药，加入当归一钱，人参三分，姜、枣为引，平调数日而全愈。

【平议】多怒之人，本于多郁，郁则肝木不达，渐以恣肆，木火上腾，是其常态，经行复止，已是有升无降之一症，以致气逆晕厥，即为血冲脑经之候。其得人参而能少安者，参本阴药，阴得所养，自能涵敛浮阳，惟究竟草根草荄，脂膏有限，故无大力以收摄，此地加于天之横逆，头痛如劈，则郁火上升，已达极步，大热引饮，则阳焰燎原，不可向迩[2]，而复为泄

---

〔1〕治木　准备棺木。

〔2〕向迩(ěr 尔)　接近。

泻者，虽曰木盛侮土，实则肝气恣横之疏泄无度耳。嘉言引证厥颠疾一条，血菀于上，气上不下，古人立论，竟是为此人对景写真，绘声绘影，于此可悟三千年前医学之精。又引"上盛下虚，过在足少阳"一条，则经文"徇蒙招尤"一句，本是双声叠韵，读作"眩晕掉摇"，亦足为此症描摹尽致(《素问·五藏生成篇》"徇蒙招由"，皆是假借字，必改读为"眩冒掉摇"，乃始可解。此虽寿颐之创解，然俞荫甫《读书余录》已谓"徇蒙"当读"眩瞢"，知经生家固有先得吾心者，说详拙著《中风斠诠》)。似此引经切合，最是戛戛独造，不可多得。至谓胆经诸穴，皆络于脑，则指足少阳经本神、阳白、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率谷、天冲、曲鬓诸穴言之，借证古书，又极确切。惟谓得补而炽，则似归咎于人参者，然以病情药力言之，参能益阴，决不助阳邪肆虐，此则有明一代，误认人参补阳之谬见，此老盖亦未能免俗。药用铁落镇坠之意，能将上浮诸阳，速之抑降，当头棒喝，最能振聩发聋，真是炼石补天，奠鳌立极手笔，而辅之以大苦大寒者，则此证邪焰猖狂，固非苦寒不能胜任，且惟苦能坚，上之则气火可以不升，下之而泄泻亦能固定，大功之成，固亦赖此。惟谓少阳热炽，胆汁必干，妙在猪胆同类相济，则好奇之谈，未免过于自矜自炫耳。又以龙、牡敛浮游之神，则即许学士真珠母丸之遗意，而嘉言引申其义者。寿颐谓脑神经病，精神昏瞀，魂魄不安者，苟以哲理之神魂飞越而言，介类潜阳，确能呈收摄固护之效，即以科学之气血上冲为说，质重味涩，亦必有抑降镇定之功，此可合新旧学说而一以贯之者。张伯龙《类中秘旨》之治法，固即从此悟出。寿颐推而衍之，始知龟版、鳖甲、贝齿、珠母之属，直无一非脑神经病独一无二之妙药也(拙著《中风斠诠》言之甚详)。至于血既上菀，似当引之下降，丹皮、赤芍虽曰能清能通，然尚少力量，此尚可加丹参、紫草、玄胡等以辅之，而蜀漆气味腥恶，易于引呕，《金匮》治疟，用以劫痰，对于此症，甚非所宜，正不知嘉言之意何在。实则苦泄抑降，于法已备，亦不在乎血药之敷佐矣。若谓药味太苦，而病人竟能忘其苦口，貌视之颇似不确，抑知对病之药，服者必不觉其气味之恶劣，此惟王孟英尝言之。盖其中自有针芥相投之妙，实是病理之当然，特非细心人不能悟澈其神用耳。末谓太苦不宜多服，则此病此药，偏颇已极，本无久服之理，但减法是矣，而所加者太无意味，参止三分，何有大功？嘉言之视此物，盖亦以贵为奇，未脱俗子之见。且当归辛温，必非此病要药，而又用姜、枣，则庸俗之极，几乎为立斋之续。况乎此人阴伤阳亢，受病已深，善后之道，必须大剂滋填，多服方能为持久之计，亦非轻描淡写，数日之间遽可谓已收全绩者也。

孟英案《续集》第四卷　王雪山子妇，患心悸眩晕，广服补剂，初若甚效，继乃日剧。时时出汗，肢冷息微，气逆欲脱，灌以参汤，稍有把握，延逾半载，大费不赀。庄芝阶舍人令延孟英诊视，脉沉弦且滑，舌绛而有黄腻之苔，口苦溲热，汎事仍行。病属痰热胶葛，误补则气机壅塞。与大剂清热涤痰药，吞当归龙荟丸，服之渐以向安。仲夏即受孕，次年二月诞一子。惜其妊后停药，去疾未尽，娩后复患悸晕不眠，气短不饥。或作产后血虚治，不效。仍请孟英视之，脉极滑数，曰：病根未刈[1]。与蠲痰清气法，果应。

【平议】心悸而兼眩晕，苟以寻常理法言之，惟阴液虚者，阳乃上浮，投以补剂，亦似不差，然所谓补者，亦只当补阴以涵其阳，决不能专事参、芪补中，而兼有温煦升清之药，案中所称广服补剂，窃恐或杂有温燥灼液者在乎其中，所以锢蔽助火，煎熬津液，或为痰踞之弊。自汗者即火气之外泄，气逆者即痰浊之弥漫，而所以肢冷息微者，正以浊垢锢塞，则阳

---

[1] 刈(yi)　断也，绝也。《广雅·释诂》："刈，断也。"

气不宣而肺窍遏抑，此则宣通之犹恐不及，胡可更以独参，铸成实实之谬？追乎脉则沉弦且滑，症则口苦溲热，舌则质绛而有黄腻之苔，备斯三者，而一切病情，俱已昭然若揭。孟英之用清热涤痰，苦寒泄降，本是应有尽有，初不足奇，但悸眩一症，本自有痰塞中州，致令气机不能下行为顺，而反以逆上之一候，亦不在乎补药助虐一层，仲景所谓水停心下为悸，即是此理，但古人则为寒饮，而今病则缘痰热，此则病情之古今不同者。洎[1]乎产后，血虚而为悸眩不眠，尤为当有之理，然必以脉、症、舌苔参之，庶可定断。乃有症之气短不饥，脉之且滑且数，则虽不详及舌苔，而"腻浊不清"四字，当亦可想，此病之最不可不讲者，又胡能止知有产后之虚，而竟以耳为目也耶？

又同卷　比邱尼心能，体厚蹒跚，偶患眩悸，医以为虚，久服温补，渐至发肿不饥。仲夏，延孟英视之。脉甚弦滑，舌色光绛。主清痰热，尽撤补药。彼不之信，仍服八味等方。至季夏，再屈孟英诊之。脉数七至，眠食尽废。不可救药矣，果及秋而荼毗[2]。

【平议】肥人多痰，眩悸又所恒有，无非窒塞于里，郁而生火，化风上扬，脉既弦滑，已足为"痰火"二字铁证。惟有痰在里者，舌苔必多厚腻，而此尼反为光绛，昧者或且以为津液耗竭之征，抑知舌之有苔，必本于肺胃之生气，彼肺胃浊垢而生苔腻，则如草木之萌，本是土中生意，然胃无津液，则为枯燥，胃多水湿，则如沮洳[3]，此皆土之不生草木者，其至实痰窒塞，锢绝生机，则且如沙灰打叠之土，纵受雨露滋膏，亦必为牛山之濯濯[4]，此其舌光之别开生面者，虽不多见，实为治医者所不可不知。况乎色绛，则又为火燥之焦土矣。孟英此条，可谓补从古医家之缺典，而亦俗子之所不能道者也。

又《二集》一卷　某老广文，俸满来省验看，患眩晕。医谓上虚，进以参、芪等，因而不食不便，烦躁气逆。孟英诊之，曰[5]：下虚之症，误补其上，气分实而不降，先当治药，然后治病。与栀、豉、芩、桔、枳、橘、苑、贝，一剂粥进便行，嗣用滋阴熄风法而安。

【平议】眩晕本是上实下虚，经有明训，而昧者乃补其上，此道黑暗，竟是古今同病。此犹未用风药升散者，而弊犹如此。乃知黄芪升清，其为害也，且有时而等于升、防、柴、葛。孟英授以栀、豉、桔梗，固知豉为豆之罨松者，古人本以宣通中州，原与桔梗之开，同工异曲。惟今江浙市肆中豆豉，则确有麻黄汤浸过，实能发汗，以治是证，必不相投。此外开痰泄降，则当夫人而能知之矣。

又同卷　康康候司马之夫人，素来肝盛，易于生气。孟英用桔、半、楝、芍、木瓜等调摄以愈。其后又眩晕头汗，面热肢冷，心头似绞，呻吟欲绝。主又以石英、苡蓉、牡蛎、绿萼梅、黄芩、蒺藜、楝、芍、旋覆为方，竟剂而安（此案前半本是另为一症，兹节录之）。

【平议】此肝阴素虚，而肝阳浮动之候，故选药如是。设能纳谷知味，必须渐加滋腻填阴，庶为标本两到。

又《三编》一卷　王瘦石令郎迟生，年未冠而体甚弱，夜梦中忽如魇如惊，肢摇目眩，虽多燃灯火，而只知黑暗，醒后则如常，月一、二发。乃父以为忧，商于孟英。脉之弦细而涩。曰：真阴不足，肝胆火炎耳。令服神犀丹一月，病遂不发。继予西洋参、二地、二冬、三甲、黄

---

〔1〕洎(jì 记)　及，至于。

〔2〕荼(tú 图)毗(pí 皮)　为巴利文的译音，指僧尼进行火葬。

〔3〕沮(jù 具)洳(rù 入)　低湿的地方。

〔4〕牛山之濯濯(zhuó 浊)　牛山，山名，在山东临淄南部。濯濯，光秃秃的样子。

〔5〕曰　原缺，据《王氏医案续编》补。

连、阿胶、甘、麦、大枣，熬膏服之，竟刈其根。逾年完姻，癸丑已生子矣。

【平议】此人名曰迟生，则必取袁简斋六十生子，命名迟郎之意。阴虚柔脆，诚是本色。梦中惊魇，仍是阴不足而虚阳扰攘为患。至于目眩肢摇，不见灯火，则又气血上菀，脑神经失其应有之职矣。所幸醒后如常，则治法亦必以潜阳育阴，庶为当务之急。而孟英乃先与神犀，意者当时脉证，阳焰必炽，故宜大剂凉润，而后之膏方，则固一路滋填，涵潜肝肾之龙相而已。潜斋案中，凡滋填元阴之方，例不杂入参、芪、术脾胃之药，孟英心法，门径最清，后学皆当留意。

尤在泾《静香楼医案》 眩昏呕恶，胸满，小便短而数，口中干。水亏于下，风动于上，饮积于中，病非一端也。羚羊角、天麻、钩藤、竹茹、半夏、茯苓、细生地、广皮。

柳谷孙选《四家医案》评曰：病非一端，方却打成一片，非熟于制方之义者不能，拟加生牡蛎。

【平议】病状固非一端，然病情本是相因而至，水亏是其源头，阴虚则肝火动而风生，阳升则痰饮凝而上泛，此时若先滋水以治本源，必与痰饮扞格不入，则惟先靖其肝，降火熄风，兼涤痰饮，庶几斟酌尽善。柳评认为方已打成一片，寿颐窃谓作者意中尚自有轩轾之别，不以三项作平均看也。惟用小生地一物，似已为滋水地步，寿颐则谓尚与呕恶胸满仍有窒碍，不如去之为允。以此知治病必须有缓急先后之分，方能尽善，而亦得速效。非然者，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熔冰炭于一炉之中，立方已无法度，更有何治效之可言？而柳氏以打成一片为得计，非能熟权长短轻重者也。

再诊：前方去生地，加麦冬。

三诊：人参、茯苓、麦冬、羚羊角、天麻、半夏、炙草、石斛、广陈皮。

【平议】二、三诊又加麦冬，则真为养阴著想矣。此时想必胸满呕恶俱已渐瘥，故用药如此。

又 木旺乘土，土气不宣，痰涎郁聚，传走经络，故头旋脚弱，有似虚象，其实不可徒补者也。首乌、橘红、茯苓、木瓜、刺蒺藜、钩藤、半夏、米仁、炙草。

柳谷孙评曰：首乌似嫌其涩，不如用生于术为妥。拟再加牛膝、竹沥、姜汁。

【平议】头旋是上盛，上盛者下必虚，凡物上重下轻必仆，故病眩晕者，脚无不弱之理，此只可清镇其上，使上不盛则下不虚。案语木旺乘土，立说迂腐，实与病情不洽，所谓不可徒补，诚然诚然。然此非可补上以化痰，而能强其腿膝之症，尤用首乌为补水计，未尝非正本崇源之法，柳反嫌其涩，不知肝阳之升，非摄纳涵敛不可，涩又何妨！柳且谓不如于术之妥，寿颐则谓于术味厚气重，最升脾胃清气，肝阳之病，万不可升，则所谓嫌者，实无庸嫌，而所谓妥者，却不大妥，见解一错，选药未有不大相矛盾者。吁！识得病源，真非容易。刺蒺藜有疏泄之性，宜于外风，不可以治木动之内风，尤氏尚有误会。

又 四肢禀气于脾胃，脾胃虚衰，无气以禀，则为颤震。土虚木必摇，故头运也。归芍六君子汤加黄芪、天麻。

柳谷孙评曰：案语[1]说理朴实，立方以扶正为主，似宜再加熄风之品，其所加之芪，恐非肝风升动者所宜。

【平议】支振头运，皆风阳之摇动，与脾胃无与。尤谓土虚无气，因而木摇，仅据五行相

---

〔1〕语 原作"理"，据《柳选四家医案》改。

生之理想，非病情之实在，所谓古之大辂椎轮，非今世适用之物，姑不具论。而以六君加芪治支振头摇，则专补脾胃，反令壅塞，且以升动清阳，于肝木上盛，却反有害，柳谓芪非肝风所宜是也。而尚不悟参、术亦有同弊，则仍知有二五不知有一十。以今时病理学证之，皆不免于模糊隐约之机。夫尤氏至今，已将二百年，固知今日之别有发明。惟柳氏书刊行不过二十年，而今人见解，已是不同，然世之耳食者，尚谓吾国医学三千余年绝无进步，则真以耳代目，未尝稍窥此中之门径者，又何足与辩耶？

又　肝火挟痰上逆，为厥巅疾。半夏、竹茹、钩藤、茯苓、羚羊角、枳实、广皮、郁金。

【平议】立案直定为厥巅疾，其必头痛眩运无疑。方以羚角清泄肝火，是为必备之药，但仍宜重用介类为是。

柳谷孙选胥江张仲华《爱庐医案》　眩运多年，每发于湿蒸之令。今年初夏，潮湿过重，发亦频频。诊脉濡细，舌苔腻白。考古法眩运一症，概以《内经》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之论，大旨不外乎风阳上旋，更辨别挟火、挟痰以治之。今按脉症，乃湿郁上泛，挟浊痰腻膈所致。因前人未经论及，而临症亦罕见也。拟辛香运中，以化湿化痰主之。厚朴一钱，煨草果四分、茅术一钱，炒苏子一钱五分，制半夏一钱五分，橘目五分，白芥子七分，赤苓三钱，旋覆花一钱五分。

柳评：所论病机极合，方中尚宜参入清泄肝阳之品，如白芍、蒺藜之类方稳，苏子似不必用。

又曰：黄坤载《四圣心源》中论此等症最详，每以木燥土湿为言，勿谓前人未及也。

【平议】湿痰腻膈之病，吴下土薄水浅，最多有之。顾湿聚于胸膈之间，虽曰上焦，究与头脑无涉，何以而致头目晕眩？此其病理，颇似不易了解。实则浊腻阻塞，肺胃之气失其下行为顺，反挟湿浊上升，致令脑髓精明之府受其蒙蔽，则此之眩运，非属风阳之上旋，而为阴霾之鼓舞，故脉之濡细，舌之腻白，无非群阴用事之象，苟非芳香化浊，振动清阳，则云雾不开，直是漫漫长夜，若更疑为风火上僭，妄行镇坠，岂不遏抑益甚，等于戴盆？案语言明且清，而药用茅术、草果、芥子、苏子、陈皮、厚朴，全从"辛开"二字著笔，庶乎阳和敷布，重雾全消，此与寻常风木上扬之眩晕，确是大别。且此之湿痰，竟是寒湿，尚与湿郁生热之症，相去甚远，所以芥子、苏子，并不嫌其辛温。颐意可加菖蒲、远志。所谓临症罕见者，意盖在此。脉舌两句，固已明以告人，否则热痰蒙蔽，生风上扬之眩晕，所在多有，何足为罕。柳评尚疑作痰热一例，反谓宜加清泄，甚非张氏本旨。又引黄坤载说，则此公笔下，几于无一病不有"水寒土湿"四字，最是颟顸，何足为证！

再诊：眩晕不复作，舌白依然，脉濡便溏，脘中较爽，信系体肥多湿。卧于地坑之上亦感湿，好饮冷茶亦停湿。倘泥于古法而投滋腻，不亦远乎？再拟昨方加减，仍守太阴阳明主治。煨草果五分，苍术一钱，厚朴一钱，土炒于术一钱五分，制半夏一钱五分，藿梗一钱五分，陈皮一钱，佩兰叶一钱五分，旋覆花一钱五分，通草一钱。

柳评：眩晕由于湿痰壅遏者，亦所时有，然其中必有木火内郁，为痰浊所蔽，治当于疏化湿痰之中，仍参清泄之品乃合。

【平议】于此补出体肥一层，且可知此人丰肥，竟是肥白阳虚，所以湿寒用事。前授芳香燥湿，而大便反溏，此非香燥之能令便溏也，正以脾胃清阳之气已得振作之机，则湿邪之积滞已开，斯乃自寻出路，所以胸脘反为之一爽。然其人脾胃本自阳微，大府不坚，尤恐中气易陷，故转从钱氏白术散法，健脾土以建立中州，其实佩兰、藿梗，仍不离芬芳祛湿正旨。

寿颐谓茅术、草果尚可加重，仍需菖蒲辅之，庶可扫荡群阴，恢复正阳之气，而柳氏犹泥定木火郁热之眩晕，强为牵合，真是马牛其风。况乎脉濡便溏，而谓可参清泄，抑何不知检点，竟至于此！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治张氏病，操持经营，神耗精损，阳挟内风上冒，育阴、熄风、镇逆。干地黄四钱，茯神三钱，天冬二钱，羚羊角一钱，阿胶珠三钱，白芍三钱，牡蛎四钱，生石决六钱，生鳖甲三钱，浮小麦四钱。

【平议】谋虑烦劳，五志厥阳之火最易自扰，阴液日耗，则阳焰日增，此心血虚而肝风动者，自非养液宁心不可以治本，亦非介属潜阳不可以治标，双管齐下，标本两到，是伯龙氏尤擅其长者。惟浮麦力薄，茯神渗泄，虽曰宁心，似嫌淡薄、不如重用天麻、枣仁，较为着力。

又　治蒋叔明夫人，眩晕心痛，胀，冲逆，呕吐涎沫，周身麻木，脉弦。此厥阴犯阳明症，肝脉侠胃贯膈耳，治在肝胃。川连、干姜、乌梅、牡蛎、白芍、川楝子。

【平议】症情似有多端，病理却本一气，案语要言不烦，能将丛杂诸症团成一片，真是六辔在手，一尘不惊[1]。而选药简洁，寥寥六物，确已应有尽有，惜墨如金，不嫌疏漏，斫轮老手，自有一种高古名贵态度，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尽足耐人寻绎。若欲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虽衍为数百千言可也。

又一案　脉大洪弦，内风暗动，头掉耳鸣，左耳后复有痰痛。此厥阴、少阳、阳明交会之所，络虚风窜，故头牵左侧有声，夜静昼动。治宜养阴息风，参以抑阳入阴之法，因其势而折之。元生地六钱，阿胶珠三钱，白芍三钱，生牡蛎八钱，羚羊角三钱，酥龟版六钱，茯神三钱，灵磁石五钱，生石决一两，川石斛五钱。

又方：生磁石五钱，酥龟板八钱，蝉衣一钱五分，羚羊角二钱，生铁落五钱，原生地五钱、茯神五钱，白蒺藜三钱、生牡蛎五钱、生石决一两。

【平议】此案用药，亦不外养阴潜阳，标本两顾之旨，但潜降力量尤其侧重。伯龙每喜以金石与介属并辔以驰，亦可味也。

又治其萱堂全案[2]　月事过多，有似血崩，手足厥寒，精神倦惫等语，闻此殊为忧虑。母亲血已极少，故月事往往数月不来，一来则困不可支。从前阴虚体燥，风阳一起，尚可养血滋阴，缓缓调治，今则身子变寒，冲脉空虚，血海毫无温气。倘月事忽然大至，内风骤起，有猝然不及救者。但此时治法，专以温血为主，附子驱寒，或恐伤血，桂枝、细辛驱风，或恐过散，益母草活血，亦嫌泄气，去血多者不相宜，故平常调治，此等药味，皆不必用。若风气陡起，不能不用此救急，则三、两剂人神已定，即当将此等药味减去。至于闲时服药，则不宜用此。兹开两方付弟，照此行之可也。风气大起急救之方：酒当归六钱，泡吴萸五钱，锁阳五钱，桂枝三钱，炙甘草六分，春砂仁一钱五分，干姜五钱，蕲艾五钱，北细辛八分，黑附子三钱，生姜二钱，大枣三枚。如经血大至，则将干姜改炮姜一两，蕲艾全用炒者；如风气不起，人神既定，减细辛再服二、三剂，并减附子。闲时调治之方：酒当归八钱，炙锁阳五钱，砂仁一钱五分，炮姜五钱，盐杜仲三钱，熟地炭四钱，大枣二个，炙草六分，酒川芎三钱，盐故纸三钱，广皮五钱，醋蕲艾五钱。如寒气不甚动，熟地炭或间用大熟地亦可，炮姜间用干姜亦可，白芍阴敛，不宜用也。此病初时，原因生养过多，血海空虚，肝阳化燥，风气上扰之症。

---

〔1〕六辔在手，一尘不惊　指驭手技术高超，车行十分安稳。

〔2〕又治其萱堂全案　此案系节录张伯龙复弟函，作者未作交待，故读下文似有没头没脑之感。

向服养血清肝，佐以化风活络之品，羚羊常用至三钱。嗣因食梨太多，血海为寒冷所冰，忽然四肢厥逆，口吐涎沫，下脱不收，即用蛇胆姜外擦内服，气得还回，速服当归四逆加附、萸等，以回阳熄风，继服四逆汤加桂枝、细辛、吴萸、艾、归等而愈也。从此变为寒风，日后即有外感，只用当归四逆足矣。不能外此三方而别求治法也。光绪二十年十月记。

【平议】阴寒用事之症，而亦致眩晕昏厥，向来说解，皆谓寒风上凌，实则气血冲脑，因而晕厥者。惟气火有余，火能生风，上扬犯脑，激乱神经，失其知觉运动，是为常理，西学家之所谓脑冲血、脑溢血者是也。若果虚寒，则寒冷之气，不能生血，何以亦致昏运？则即寒气之上冲伤脑，非有风也，此谓西学家之所谓脑贫血症。两者之理，适得其反。吾国学者，均认为风，实是不妥。此其真旨，寿颐于拙著《中风斠诠》一卷之第十四节尝专论之，又于《脉学正义》之脉弦主病一节引《脉经》直上直下两段而详说之。一寒一热之间，断断不可浑仑吞枣。伯龙此案，明知萱堂之病纯属阴寒，故用药若是，且持论又极透澈。惟"内风骤起"一句，尚以为与热盛生风者一例，窃以为必非病理之真。西学家脑冲血、脑贫血之分，必不可混，是宜为吾国学者明辨之，而后可为医理中放一极大之光明也。

又（连上） 母亲厥逆头晕，舌麻胁胀，病起多年，嗔怒烦劳，则其发愈剧。现诊脉象芤滑，轻按不见，而重按反觉鼓指，此风气也。良由冲任素乏藏蓄，以故肝阳化风，时时上扰。谨拟温养奇经，兼佐活络熄风，似为合法。当归头五钱，天麻二钱，肉苁蓉四钱，白蒺藜二钱，酒元胡一钱五分，桃仁八分，炒白芍三钱，益母草三钱，乌豆衣三钱，吴萸八分。前进温养奇经，兼佐化风，服后病无增减。现诊脉觉鼓指，病发舌似麻木，脘觉空虚，手足微厥，凡此见证，莫非风气上逆。惟得病已久，血海已少藏蓄，祛风迅利之品，似不能任，更恐搜逐太过，肝血更伤，大有得标忘本之弊。谨拟养血清肝，佐以化风活络，使娇阳不致上扰，似为稳治。桑寄生五钱，白蒺藜一钱五分，桃仁一钱，五灵脂一钱，川楝肉一钱五分，陈香圆八分，天麻一钱五分，冬桑叶三钱，杭甘菊一钱五分，黑豆衣三钱，白芍三钱。后去灵脂、香圆，加降香一钱，羚羊角一钱。

【平议】前案专于温养，是脑贫血之正治。至此而脉之重按，又觉鼓指，则确乎又有肝阳暗肆之机矣。故此二方，又转笔用白芍、川楝，后又加以羚角。盖惟血液大伤，则空虚而不能自主，所以热中寒中，变化亦易。以此知临症之时，最当因物付物，慎不可狃于蒲骚之役，而竟作楚莫敖也[1]。

又 肝肾阴亏，风阳易动，每发则头痛火升，清窍蒙冒，上实下虚，脉息弦数。涵养肝肾之阴，以期乙癸相生。金钗斛四钱，龟板七钱，生牡蛎三钱，旱莲草二钱，干地黄四钱，阿胶二钱，乌豆衣三钱，天冬一钱五分，女贞子三钱。

【平议】阴虚于下，阳浮于上，滋填潜降，元是端本穷源，一定不易之法，然惟胃纳未减而不挟痰饮者，庶无流弊。案语虽不言舌苔，然以金钗斛为首，已可想见其舌质鲜红，绝无腻苔，而又辅之以阿胶、冬、地，则纳谷不惫，又是可想而知。选药皆纯，静穆之气，溢于眉宇，而止用干地，不用熟地，尤足征古人矩矱，不同流俗。

又 下元水亏，肝胆阳气挟内风上腾不熄，进和阳潜镇方法。生牡蛎四钱，白芍三钱，

---

〔1〕 慎不可狃于蒲骚之役，而竟作楚莫敖也 据《左传》记载，桓公十一年，楚国的莫敖（官名）屈瑕，在蒲骚之役中打败了郧人。十三年，屈瑕伐罗，趾高气扬，以为可以象蒲骚之役那样取得胜利，掉以轻心，结果大败，自缢而死。

干地黄一钱五分，阿胶四钱，巨胜子三钱，麦冬三钱，酥龟板六钱，炙草二钱，石决明六钱，茯神三钱，青龙骨三钱。

【平议】此与上案同一理法，自谓和阳，不过毓阴以涵阳耳。若令庸手处此，或有一、二味补阳者搀杂其间，即大谬矣。寿颐所谓"补阳"二字，非温补也，即如参、术、归、芪，能动不能静者，皆非此等症候所宜并用。

第二方：青龙骨三钱，炙草二钱，干地黄四钱，阿胶三钱，生牡蛎四钱，麦冬三钱，酥龟版六钱，白芍三钱，浮小麦三钱，茯神三钱，火麻仁四钱。

第三方：不饥不纳，食物呕吐，大便干燥。右关涩，左关细数。胃脘清真受伤。府以通为补，甘濡润胃气下行，稍参制木之品，胃不受克，则清真易复矣。黑芝蓝三钱，麦冬四钱，小胡麻二钱，甘草一钱，川石斛三钱，白芍三钱，冬桑叶三钱，扁豆三钱，浮小麦三钱，木瓜一钱，南枣肉三个。

【平议】上二方滋填潜降，于法不错，然反致不饥不纳，且呕吐不便，则其人必有浊痰阻塞无疑。第一条不言脉舌，恐前药不无误滋之弊。今之右关脉涩，仍是痰涩未开，脾胃已失运输之职，而左关细数，则平素阴虚之本色耳，恐方中麦冬、甘、枣尚非所宜。北人用药，往往时失呆滞，此其禀赋使然，于"轻、灵"二字总是不到。拟去冬、枣、甘草，而加以泄降者二、三味，庶为近之。

又　脉弦，肝木克胃，漾漾欲泛，腹鸣空窜，头眩便燥。泄木安胃、柔养熄风是议。制半夏、冬桑叶、茯苓、柏子仁、金钗斛、小胡麻、巨胜子、广皮、白蒺藜、绿萼梅。

【平议】此亦木旺侮土而眩晕呕吐者，药以泄降，自较上案为妥，但此非外风，桑叶、蒺藜亦属无谓。

又　朱素云室人，痉厥抽搐，眩晕痰逆。血虚水不养木，风阳陡动，滋养佐以镇潜为治。炒白芍三钱，熟地三钱，甜苁蓉三钱，西洋参三钱，紫石英五钱，龟版六钱，广陈皮一钱，云茯苓三钱，生磁石四钱，阿胶三钱，大桑枝五钱。二诊：左脉已静，右关浮数，胃津耗伤，恶心脘痛。风阳尚未静熄，仍以前法合入甘麦大枣，以补血为是。甜苁蓉二钱，熟地三钱，炒白芍三钱，龟板六钱，大洋参三钱，阿胶二钱，紫石英五钱，炙草一钱，浮小麦四钱，茯苓三钱，盐陈皮一钱，大枣三个，绿萼梅一钱，牡蛎六钱。三诊：诸症渐愈，仍以和阳熄风镇逆立局。生牡蛎六钱，白芍三钱，浮小麦五钱，茯神三钱，紫石英五钱，龟版八钱，大洋参三钱，阿胶三钱，金钗斛三钱，莲心一钱，大红枣六个。

【平议】此纯以滋阴潜阳立法者，固伯龙氏之得意手笔。

又　刘景周。两关弦大，眩晕肢厥，呕吐清涎，冲逆脘痛如饥，得食稍安，胸中空虚若谷。厥阳挟内风盘旋厥冒，种种见症，皆厥阴上犯阳明之征。胃阳久被劫克，肝木益肆猖獗。议用仲景乌梅丸意，以期肝胃两和。制半夏三钱，乌梅一钱五分，淡干姜三钱，白芍三钱，桂枝尖二钱，川连三[1]钱，生牡蛎四钱，川椒二钱，云茯苓二钱，吴萸二钱。

【平议】此肝虚动风而胃有寒饮者，诚非温胃降逆不可。选药朴实，确有功夫。惟药量太重，非北人坚实体质，不能胜任。若在江浙，则姜、连、椒、桂、吴萸皆宜减去大半矣。

又　叶锦初夫人（"叶"今绍兴裘氏新印《雪雅堂医案》作"姜"，兹从沪上旧印本）。脉虚大，卫虚肝风上逆，眩晕战振。应辛甘化风，佐以镇摄为主。大炙芪八钱，炙草一钱，大防党

（1）三　《雪雅堂医案》作"二"。

四钱，黑枣肉二钱，生牡蛎六钱，杞子八钱，焦白芍二钱，灵磁石五钱，青龙骨三钱，茯神三钱，全当归四钱，桂枝二钱[1]。

【平议】此亦阴虚于下，而肝胆阳邪，化风上逆之症，药用养阴潜阳，其义可见。脉之所以虚大者，岂非下无摄纳之权，而浮越之阳发露于外。惟兼有战振一症，是为卫外之阳气式微，乃阳无所附，而已将至于亡阳危候，参、芪、桂枝，用意盖亦固表。唯寿颐之见，则虚风上扬，终觉参、芪、归、桂四者并行，辛温升腾，殊必与眩晕有碍，虽有战振，一味桂枝通阳，亦已足当专任。如其确将亡阳，更不如参、附并用，守而不走，较为得力。当归大辛，加以重至四钱，尚非稳妥正策。

又　阳明虚寒，肝风上逆，欲吐作晕。温镇中宫，虚风自熄。酒全归八钱，炮姜三钱，生磁石六钱，大炙芪五钱，代赭石六钱，炙草二钱，大防党四钱，青龙骨五钱，焦白芍三钱，桂枝三钱。

又　阳明虚寒，厥阴风动，吐逆眩晕，两关弦紧。阳明厥阴主治，大忌风药寒凉。桂枝尖五钱，半夏三钱，炙草一钱五分，炒白芍三钱，生磁石五钱，吴萸一钱五分，大蕲蛇一钱五分，归身五钱，炮干姜三钱，防党三钱。

【平议】阳明虚寒呕吐之证，固所时有，终觉与第二句之"肝风上逆"及"厥阴风动"一说不能连贯而下。此两案皆重用姜、桂、当归，颇与肝风眩晕一症格格不入。且伯龙于此两条，皆无复诊，则二方之成效如何，盖不可知。若谓此症必宜此方，寿颐未敢尽信。

又　惊悸心震，不寐眩晕，脉虚大。甘温养营，佐以镇怯。大防党六钱，茯神三钱，大炙芪五钱，枣仁三钱，焦白芍三钱，归身五钱，龙眼肉三钱，炙草一钱五分，紫石英五钱，桂枝二钱，青龙骨四钱。

【平议】此纯是血虚而肝风暗煽，脉症相符，药颇有力，虽无复诊，效力可知。此方之桂枝，盖用建中意，与前二条之作用不同，读者必不可作一例看。

又　王宅太太。产后百日外，时患畏冷，内外战振不堪，又或眩晕，经水时来时止，然不甚多，腹并不痛，不思食。右关弱小，左涩滞，关脉更沉涩不起。患右手脉痈，两手指节间时生米粒小疮，痛难言状。应以肝经血郁论治。醋香附二钱，泽兰二钱，醋川军一钱，牛膝二钱，赤芍二钱，桃仁三钱，全当归二钱，红花一钱，桂枝一钱，川芎二钱，浙贝二钱，甘草一钱。服后腹略痛，肝经热气觉流入膀胱，小便下赤黄如米泔水者二次。第一剂去膝、桂、军、草四味，第四剂因不能食，加苍术、砂仁、半夏。再诊：各症递痊，仿易思兰法，以越鞠加减立局。苍术二钱，川芎一钱五分，神曲二钱，醋香附三钱，焦栀一钱五分，川贝二钱，砂仁一钱五分，炙黄芪三钱，桔梗二钱，当归三钱，桃仁一钱。

【平议】此虽外有畏冷战振，而里则确是血郁，窒塞不通，肝气逆上，故有眩晕，且手指疮疡，仅如米粒，而痛乃不可言状，若非郁火，必不至此（凡疡患痛炽，无非郁火于里，脉络不通使然）。其脉之所以小而且沉，涩滞不起者，纯是闭塞确证，则战振一端，又属热深厥深之例。似此假寒假脉，最易淆惑见闻，而能识得真情，径投攻破，老吏断狱，殊不可及。意者舌之苔色，必更有可据之理，而漏未详载欤？惟如此症情，则外寒非吃重之处，方中桂枝，殊非必要。此案叙症极详，而不肯说明其理，尚是"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2]之

---

〔1〕桂枝二钱　原缺，据《雪雅堂医案》补。

〔2〕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出金·元好问《论诗》。原诗曰："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意指作品是可以任人看的，但其中的秘法、诀窍却不可传授给人。

故智，然既能药到病除，覆杯相应，此中机栝，自可寻思，所以益人之智慧者，正是不浅，学者切莫粗心读过。

又　伯母。因感外寒搏内热，憎寒发热，咽喉痛，口渴，头眩痛，目眶疼，脉大右寸甚。仿羌活汤法，师其意而不泥其方，变辛温为辛凉也。羌活、白芷、连翘、防风、葛根、大力子、桔芩、川芎、石膏、桔梗、甘草、蝉退肚。

【平议】此症外有憎寒，确是新感，然咽痛口渴，头眩而痛，目眶俱痛，则肝胆阳邪，化风上扰，其势颇炽。脉大而右寸为甚，明明里热孔急，所谓右为气口，气口主里者是也。凡头痛而目眶骨亦痛者，皆是木动生风之内风，世俗名曰头风。脉大且弦，甚则上溢，此非外来之寒风可比，只宜潜息，不可发散，误与温散，未有不如火益烈者。伯龙案语，亦曰外寒搏内热，似未尝不知内热生风之旨，何以羌、防、芎、芷、牛旁、葛根一派疏风，岂不教猱升木？虽自以为辛凉，然竟无泄降潜阳一、二味以驾驭之，终是功不补患。此病此方，必铸大错，吾不能为贤者讳也。

又　夏老太太。中气虚馁，清阳不升，气痰上逆，眩晕，即经所谓上气不足，头为之苦倾是也。宗陈修园补中益气加减法。生黄芪、陈皮、天麻、炙草、柴胡、当归、制半夏、党参、钩藤、白术、羚羊、升麻。

【平议】既曰气痰上逆而为眩晕，则是升之太过，岂可曰清阳不升，上气不足？案语三截，如何可以连贯而下？而方中天麻之降，竟与升、柴并行，太觉可骇。伯龙贤者，何以昧昧至此？

又　俞观察。阳明空虚，肝风眩晕。宜进辛甘化风，佐以镇摄补虚。桂枝尖三钱，焦白芍三钱，高丽参三钱，炙草一钱五分，大炙芪八钱，青龙骨四钱，紫石英八钱，杞子八钱，灵磁石四钱，全当归三钱，黑枣肉二钱。

【平议】此案补阴潜阳，甚为有力，然桂枝终是辛散，必非肝木不靖之内风所宜，此不可谓木得桂而枯者也。

又　产后月余，经水淋漓不止，时或暴下鲜血，头眩身浮，口渴不食，腹无痛楚。两尺滑短无力，滑为血虚，短为气虚，两关缓涩无力，为气血两虚。峻补气血，是为正治。大熟地八钱，炮姜一钱，蕲艾叶二钱，乌梅炭一钱，阿胶珠三钱，归身二钱，炙绵芪五钱，正丽参三钱，枯白芍三钱，炙草二钱，血余炭三钱，砂仁末一钱。三剂血全止，脉症均见递减，口渴渐止，饮食照常。因肝木虚阳上窜，头痛如劈，左关浮滑带数，固补之中，参入镇肝。服八剂，再拟丸方善后。乌鱼骨五钱，杞子四钱，阿胶珠二钱，于术三钱，高丽参二钱，白芍三钱，大熟地五钱，炙草一钱五分，砂仁末一钱，牡蛎四钱。

【平议】产后血虚动风，诚非大剂滋填不可。前一方补阴固摄，可谓尽美，何以血止胃开，而反致头痛如劈，盖尚少介类潜阳一着耳。此法固伯龙所极力阐明者，然偶尔遗漏，则缺略之弊即见，可谓捷于影响，此第二方之所以必去归、芪而加牡蛎也。

《张氏医通》　石顽治洋客巴慈明妇，产后眩晕心悸，神魂离散，若失藏府之状，开眼则遍身麻木，如在云雾中，必紧闭其目，似觉稍可，昼日烦燥，夜则安静。专事女科者，用四物等血药，则呕吐不食；更一医用姜、附等热药，则躁扰不宁。其脉虚大而数，按之则散，举之应指，此心火浮散之象。因难产后惊，痰饮乘虚袭入心包络中，留伏膈上，有入无出，所以绵延不已。盖目开则诸窍皆开，痰火堵塞心窍，所以神识无主；目闭则诸窍皆闭，痰火潜服不行，故得稍安。与东垣所言，合眼则阳气不行之麻木迥殊。况昼甚夜轻，明是上焦阳位之病，

与理痰清火之剂，诸症渐宁，然或因惊恚[1]，或因饮食，不时举发。此伏匿膈上之痰，无从搜涤也。乘发时用独参汤下紫雪，开通膈膜，仍与前药调补，半载而康。

【平议】此条明言洋客，而其姓名曰巴慈明，殆西洋之产，然病情病理，仍与中土无异者，此西国学者，所谓五大洲人色泽虽各不同，而生理本无二致者也。病起产后，而为眩晕心悸，阴虚未复，孤阳上浮，其理本极易知，甚至遍体麻木者，此亦非肌肤不得血养之病，仍是气火上冲，脑神经失其知觉之一端。惟病本血虚，何以投四物而更加呕逆，此则气火挟痰，互相煽动，痰得腻药，自然冲激而不能相安；且归、芎二者，动而不静，升腾之力颇剧，以治阳浮，本是抱薪救火，那不教猱升木，助其上扬？彼世俗群谓四物为补血要方者，浑仑吞枣而不辨真味，本极可嗤可鄙，不值识者一哂，奈何且更有乱用姜、附者，吾国医界，暗无天日，古今一辙，可慨孰甚！石顽识得痰火为疴，不可谓非庸中佼佼，然竟谓痰饮袭入心包，仍未免俗子之见，惟因其昼甚夜轻，知为病在阳分，尚有一隙微明。其实病甚于昼者，仍是阴不敌阳，故当阳盛之时，而愈觉难堪，亦犹阳明为病，畏火羞明之理，岂真阳病而阴不病耶？追乎清理之后，诸症渐安，必以填阴为善后要诀，其所以不时复发之故，终是真阴不复，阳不潜藏。紫雪清降，尚是治标之法，而石顽竟误认为治本良药，似犹不足与言此中至理也。

又　石顽治董司业夫人，体虽不甚丰，而恒有眩晕之疾。诊其脉，皆带微弦，而气口尤甚。盖缘性多郁怒，怒则饮食不思，而为眩晕矣。岂平常体肥多湿之痰可比例乎？为疏六君子方，水泛为丸，服之以培中土。中土健运，当无敷化不及，留结为痰，而成眩晕之患，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

【平议】此以脉弦甚于气口，而知为健运不及，木来侮土，专以培土为务本上策。说来亦未始不合至理，然凡是眩晕，终属龙相上扬，清降潜摄，必不可少。今人处此，实非二百年前，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可及，石顽虽已贤明，殆尚未足以语此。

又　朔客梁姓者邀诊，时当夏日，裸坐，盘餐倍于常人，形伟气壮，热汗淋漓于头顶间。诊时不言所以，切其六脉沉实，不似有病之候，惟两寸略显微数之象，但切于左，则以右掌抵额，切其右，则以左掌抵额，知其肥盛多湿，而夏暑久在舟中，时火鼓激其痰而眩晕也。询之果然。因与导痰汤，加黄柏、泽泻、茅术、厚朴，二服而安。

【平议】此从时令着笔，以湿、热、痰三者双管齐下，确亦是病应有之一义，然尚可加清肝抑降以佐之。

又　缪封君。偶因小愤，遂眩晕痞闷，三日来，服豁痰利气药不应，反觉疲倦，饮食日减，下元乏力。诊之六脉似觉有余，指下略无冲和之气，气口独滞不调，时大时小，两尺俱濡大少力。此素多痰湿，渐渍于水土二经，加以剥削之剂，屡犯中气，疲倦少食，殆所必致。法当先调中气，输运水谷之精微，然后徐图温补下元。为疏六君子汤，加当归调营血，庶无阳无以化之虞。

【平议】既称封君，年岁必在五十以上。阴虚于下，而阳乃上浮，本不当专事攻克，既经豁痰利气，而反有损无益，其故已是可思。加以脉少冲和，两尺俱耎，似当滋填肝肾，庶得培本良图。石顽此案，似尚未恰合分寸。

魏玉璜《续类案》　窦材治一人，头风，发则旋晕呕吐，数日不食。为针风府穴，向左耳入三寸，去来留十三呼，病人头内觉麻热，方令吸气出针。服附子半夏汤，永不发。华佗针

---

〔1〕或因惊恚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曹操头风，亦针此穴立愈。但此穴入针，人即晕倒，其法向右耳横一针，则不伤大筋而无晕，乃千金妙法也。

魏玉横原评：此针法奇妙，须与高手针家议之，方得无误。

【平议】窦材之所谓《扁鹊心书》者，语多怪诞，最不可信，是以鄙人采辑，概不之及。惟此条谓针风府，其法向耳下横下针一说，则寿颐尝得专家指授，针风府穴者，果必于两耳后项后大筋外，入发际五分许，横刺入针，左刺向右，右刺向左，须深至寸半以上，治头痛、目红赤痛、羞明不开，极有捷验。盖此穴下针，能泄气火使降，则治旋晕呕吐，正合病理。窦氏此说，必有所受之。此盖三千年前针家心法之留贻者也，是不可以不录。孔氏所说君子不以人废言之义，理当如此。至谓服附子半夏汤，又谓华元化治曹阿瞞云云，则又无稽之言矣。小人立说，终不能自掩其陋，可嗤孰甚！

《卫生宝鉴》　参政杨公，七旬有二，宿有风疾。于至元戊辰春，忽头旋眼黑，目不见物，心神烦乱，兀兀欲吐，复不吐，心中如懊恼之状，头偏痛，微肿而赤色，腮颊亦赤色，足胕冷。罗谦甫治之，曰：此少壮之时，喜饮酒，又积湿热于内，风痰内作，上热下寒，是阴[1]阳不得交通，否之象也。经云治热以寒，虽良工不敢废其绳墨而更其道，然病有远近，治有轻重，参政年高气弱，上热虽盛，岂敢用寒凉之剂损其脾胃。经云热则砭之，又云高巅之上，射而取之。以三棱针约二十余处刺之，其血紫黑，如露珠之状，少顷头目便觉清利，诸症悉减，遂处方焉。眼黑头旋，虚风内作，非天麻不能除，天麻苗为定风草，独不为风所摇，故以为君；头偏痛者，乃少阳也，非柴胡、黄芩酒制不能治，黄连苦寒，酒炒以治上热，又为因用，故以为臣；橘皮苦辛温、炙甘草甘温，补中益气为佐；生姜、半夏辛温能治风痰，茯苓甘平利小水，导湿热，引而下行，故以为使。服之数服，邪气平、生气复而安矣。天麻半夏汤，治风痰内作，胸膈不利，头旋眼黑，兀兀欲吐，上热下寒，不得安卧方。天麻一钱，半夏一钱，橘皮去白、柴胡各七分，黄芩酒炒、甘草炙、茯苓去皮、前胡各五分，黄连去须三分。上九味，都为一服，水二盏，生姜三片，煎至一盏，去滓，食后温服。忌酒、面、生冷物。明年春，参政除[2]怀孟路总管，以古风一阕见赠云。

考异："风疾"，江氏《类案》作"风痰"，兹从绍兴裘氏新刊《罗谦甫治案》本。

魏玉横于"足胕冷下"加评语曰：此足冷因痰火上升。

江篁南《类案》此条之末，有校语曰：此案与东垣治火条中案相同。寿颐按：东垣之案，江本二卷火热门亦载之。盖东垣、谦甫，本是师生，两条即是一事，后人以之分系于两公治案耳，故文皆大同。但谓针巅前眉际，则罗本所无，乃是点睛要诀。爰从江本并录于后：东垣治参政，年近七十，春间病面颜郁赤，若饮酒状，痰稠粘，时眩晕，如在风云中，又加目视不明。李诊两寸洪大，尺弦细无力，此上热下寒明矣。欲药之寒凉，为高年气弱不任。记先师所论，凡治上焦，譬如鸟集高巅，射而取之。即以三棱针于巅前眉际，疾刺二十余，出紫血约二合许，时觉头目清利，诸苦皆去，自后不复作。

【平议】此证阴虚阳浮，痰热上升，化风肆虐，理极易晓。谦甫以是高年，不敢凉降，虽曰谨慎，然有是病则用是药，实亦无妨。针法刺血，以泄上热，诚是一法。药方大致尚合，但用柴胡，终属食古不化，须知内热上逆，必不可更投升清也。若以今法治之，终当开痰泄降，

---

〔1〕阴　原缺，据《卫生宝鉴》补。

〔2〕除　除故官就新官。《汉书·景帝纪》："初除之官。"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介属潜阳，以视金、元、明人，确已进步多矣。

魏玉横《续医案》 朱丹溪治一男子，年七十九岁。头目昏眩而重，手足无力，吐痰口口相续。左手脉散大而缓，右手缓而大，大不及于左，重按皆无力。饮食略减而微渴，大便三、四日一行。众人皆与风药，朱曰：服此药至春深必死。此皆大虚证，当以补药大剂服之。乃用人参、黄芪、当归、白芍、白术、陈皮，浓煎作汤，下连柏丸三十粒。如此者服一年半，而精力如壮时。连柏丸冬加干姜少许，余三时皆依本法。连、柏皆姜汁炒，为细末，又以姜汁煮糊为丸。

魏玉横评曰：此症大补而佐以连、柏，妙不可言。盖一眼注定肝肾两经，以连清肝火，柏清肾火也。既虑其寒，重以姜汁制之，可谓尽善。然不若竟用地黄、杞子，如左归加减，尤为善中之善也。

【平议】此古人治虚风之最中肯者。"误服风药，春深必死"二语，确有见地。所谓木已摇而更撼其根，奚有不败之理？连、柏作丸，亦有至理。玉横评语，是其生平最擅长处，故说来切中肯綮，惟寿颐则必谓潜阳摄纳，究不可少。

《宋濂集·戴原礼传》("原礼"亦作"元礼"，名思恭，《明史·方伎》有传） 乐原忠妻，苏人。免乳后病惊，身翩翩然为升浮云之上，举目则室庐旋转，身不自持。他医饮以补虚安神之药，皆不应。元礼诊之，曰：左脉虽芤且涩，神色不动，是因惊致心包络积污血耳。法宜下之，下积血如漆者一斗而愈。

【平议】此症在娩身后，当是恶露未净之变证，然血虚有眩，血瘀而得眩，其理颇觉难明，当是问及他症而悟得之。其以脉芤为瘀血症，则以《脉诀》所谓"寸芤血积在胸中"一语而附会为之。盖血虚脉虚宜芤，血实何以反芤，高阳生之言殊必不可训。此人既服补虚安神而不应，乃转而从攻破设法，亦是治病之一诀，况尤有涩脉可凭乎？但产后积瘀，宜在下焦，岂可谓包络瘀血？此则文人不知病理，未免大言欺人。且果瘀在心包，其人早已昏沉不治矣。其所以为眩晕者，则血瘀于下，降令不及，反使浊腐之气泛溢上升耳。

江篁南《名医类案》(五卷虚损门） 虞恒德治一人，年五十余。体略瘦，十年前得内伤挟外感症，一医用发表疏利之剂，十日余热退而虚未复，胸中痞满，气促眩晕。召虞，治以补中益气汤，间与东垣消痞丸、陈皮枳实白术丸等药，调理而安。但病根未尽除而住药，故眩晕或时举，不甚重。至次年，因跋涉劳苦，又兼色欲之过，眩晕大作。历数医，皆与防风、荆芥、南星、半夏、苍术，去风、散湿、消痰之剂，病弥笃，一日厥十数次，片时复苏。凡转侧即厥，不知人事，举家惶惑。召虞治，诊其六脉皆浮洪而濡。虞曰：此气血大虚之症，幸脉不数，而身无大热，不死，但恐病愈后，尚有数年不能下榻。病者曰：苟得寓世，卧所甘心。投大补气血药，倍人参、黄芪，或加附子引经，合大剂，一日三贴。又煎人参膏，及作紫河车丸、补阴丸之类间服。调理二月，服煎药二百余贴，丸药三、五料，用人参五、六斤，其厥不见，饮食如故，但未能下榻耳。次年闻王布政汝言往京师，道经兰溪，以舟载候就诊。王公曰：此症阴虚，风痰上壅，因误多服参、芪，故病久不愈。建方以天麻、菊花、荆芥、川芎等清上之药，亦未收效。止药后，越五、六年方起，而步履如初。不思昔日病剧，而藉参、芪等药之功，遂以王公之语咎虞为误矣。

【平议】《金华府志》：虞抟，字天民。义乌人。著有《医学正传》、《方脉发蒙》行世。寿颐按：虞有别号曰"花溪恒德老人"，故诸书亦称虞花溪、虞恒德。此案中有"道经兰溪，舟载就诊"之句，则病者即金华人可知。王汝言名纶，一字节斋。慈溪人。举进士，弘治中官广

东布政，至正德中，以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有《明医杂著》行世。此案中称王为布政，则诊是病时尚在弘治间也。花溪、节斋，在有明中叶，医名甚噪，诸家述及二公医事，推崇甚至。然观此案，则瑜不掩瑕，而立论皆极肤浅，五十步之与百步，正未易遽定其轩轾。虞谓病者为内伤挟外感，以两证并提，文义已极不妥，试问究是内伤为主，抑是外感为重？此两者大有径庭，胡可异苔同岑[1]，混作一气！实则禀体柔弱者之外感耳。观其以此四字作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已足征花溪老认症之愦愦。前医发表疏利，诚是有害无益，所以发表引其内风，则木动而眩晕，疏里伤其中气，则胸满而喘促。凡此变端，已皆是误药之害，而花溪不知，只称其热退而虚未复，一似以热之得退，归功于前手之发表者。此等俗见，鄙陋孰甚！且徒以"虚未复"三字浑浑言之，所以大笔一挥，又是补中益气。以前手之风药发扬为未足，而必继之以升、柴，尤而效之，可笑极矣！且此之痞满气促，明是消导伤其脾胃，虚痞满闷，岂可复与消导者？而又只知有痞满套方之东垣枳实消痞一法，又蹈前医疏利之覆辙[2]。妙手一举，而误升误降，竟依俗子成法，亦步亦趋，虽有术、草、参、芪，原是功不补患，此妄引古方，浑仑吞吐，而不知其味者。庸医之尤，何足复道！盖前明医学之陋，风气使然。立斋之续，通国皆然。所以病根不除，而眩晕频发，误药之应，有如影响。本不肯为当时名医稍为掩护，以藏其拙，无如此时之自命为名手者，犹不悟其所短，反归咎于病者之根未除而止药，尚称为调病得安，自欺欺人，直所谓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迄今平心论之，此中机栝，纤悉毕露，又是如见肺肝矣。迨其后眩运大作，他医所用荆、防、苍术，升动祛风之药，果然未是，然以视花溪益气中之升、柴，亦不过大同小异，所以效力相若，同为增病，脉大浮洪，孰非妄升妄散之害？而加之以软者，则阴虚于下，阳升于上耳。似此晕厥极剧之候，若非急与镇摄息风潜阳，而兼以滋填其下，尚何有第二法门？岂仅参、芪、术补中之药，所能了此重案者！然花溪于此，犹只知"大虚"二字，且谓脉不数，身无大热者不死，徒以大言欺人，实则全是空话。需知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苟不反，即是死症，《内经》久有明文，何论乎数与不数、热与不热，而此老偏能侃侃而谈，毫无愧怍。从可知此公于此病理，全未窥见隐微，故所论无非门外汉之语气，而所用许多补药，丝毫不关痛痒，参、附补阳，知、柏补阴，不过东搔西摸，安冀戈获？宜乎煎剂二百余，丸药数十斤，而病根终无刈除之一日，费而不惠，宁不可怜！节斋能断定阴虚，而归咎于参、芪补气，似乎尚有一隙之明，果尔，则用药自当从滋填益阴，厚培其下著手，庶乎自符所论，何以清上诸药之中，又杂以川芎之升举，岂阴虚于下者，乃当有此治法？然认得病在下而反治其上，宁不自矛自盾？即此可知节斋之学，亦是道听途说，胸中竟无成竹，当时何以浪得虚名，真令人大不可解。魏玉横评王氏方仍大错，洵是确论。末后花溪自断，终谓昔日病剧，赖有参、芪。总之此老意中，惟知参、芪大补，乃可以治大病，明人陋习，如立斋之类，所见大率如此，殊可令人喷饭。嗟嗟！虞、王二公，在当时俱有负医界盛名，而对阴虚阳浮之症，竟不能悟到有填阴潜阳之一法。明代此学空疏之极，可为浩叹。魏玉横又评王氏，谓不能峻养真阴，未尝无误云云。盖玉横一贯煎之法，洵是此病调养之妙剂，而惜乎明代人之终不能梦见此也。

魏玉横《续类案》　龚子才治大学士高中玄，患头目眩晕，耳鸣眼黑，如在风云中，目中

---

〔1〕异苔同岑　语出晋·郭璞《赠温峤》诗，比喻意气相投。此处引申作混为一谈解。

〔2〕轸(zhěn 诊)　车的通称。《后汉书·左雄周举黄琼传论》："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

溜火，或与清火化痰，或与滋补气血，俱罔效。诊之六脉洪数，此火动生痰[1]。以酒蒸大黄三钱，为末茶下，一服而愈。盖火降则痰自清矣。

【平议】眩晕而至耳鸣目黑，如在风云，气火上浮，攻激巅顶，有升无降，其焰炽矣。再证以脉之洪数，证实脉实，径投下剂，洵为合法，但此不过治标之一著，苟其药到病应，气火不升，即当转而从事于滋填培阴一路。如谓一服病愈，并无待于转方顾本，则必非长治久安之道矣。

汪石山治案　程篁墩先生，形色清癯，肌肤细白，年四十余。患眩晕，四肢倦怠，夜寐心悸，言乱。或用加减四物汤，甘寒以理血；或用神圣复气汤，辛热以利气；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湿热治，俱不效。汪诊之，脉皆沉细不利，心部散涩。曰：此阴脉也，脾与心必忧思所伤，宜仿归脾汤例，加以散郁行湿[2]之药（魏曰：[3]此证若不散郁行湿[4]，即投归脾亦不效）。服数贴，病果向安。一夕因懊恼，忽变。急请诊视，脉三、五不调，或数或止，先生以为怪脉。汪曰：此促脉也（魏曰：促脉或痰或气滞[5]），无足虑。曰：何为而脉变若此？曰：此必怒激其火然也。以淡酒调木香调气散一匕服之，其脉即如常。

【平议】案中称程为先生，而年齿止四十余，其必道高望重可知。本是清癯肌白之人，而眩晕倦怠，心悸言乱，其为虚症，尽人能知，然何以投四物而不效，则病不在肝肾之阴虚，且归、芎辛升，本非眩晕所宜，其浪投辛热者，则野狐禅[6]耳。石山以脉之沉细，而知为郁火，又以心部散涩，而知为心伤，盖此等柔脆文弱书生，役心太过，或更有境遇不顺者在也。但谓阴脉，则未尽妥洽。盖此以郁结而脉不流利，非可以阴证浑同立论。究竟所以眩晕者，仍是郁火之上炎，实属阳症，安得指鹿为马。又参用散郁行湿甚佳，湿即湿痰，苟无痰阻，何致心悸言乱，顾前手之治，化痰、化湿热而不效者，必无调养心脾之药以为主，且又或失之寒凉太过耳。魏玉横评谓此症若不散郁行湿，即投归脾亦不效，所见甚是，独惜其言之未详。其后因有懊恼，而脉忽歇止，亦非代散之脉可比，仍是郁结窒塞，而脉为之滞，魏评谓促脉或痰或气滞，其见解亦同，故用木香调气而脉即复。若得败坏之代脉，则非此方可治矣。

《陆氏三世医验》　陆养愚治陈巽源室，向有头眩之症，不药亦止。八月中旬，偶作劳，烦闷饮酒数杯，坐月下更余方寝，便觉微热不安。次早忽眼黑头旋，且微痛，如在风云中，发比平时较剧。医谓脉得浮数，此热极生风也。用芩、连、山栀等以清之，二剂眩晕不减，而头痛如破，上身如火而欲厚覆。又谓无痰不作运，再以清火之品，合二陈汤二剂，亦不效。脉之左手浮弦而紧，右手浮数而弱，且寸强尺微，右脉乃正气之虚，左脉乃邪气之实，尺微寸强，邪在上也。此必乘虚感邪，中于上焦所致。经曰：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目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项，因逢其人之虚，其入深则随目系以入于脑，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今作劳以致烦闷，非虚乎？月下坐至更余，头项之间，能不为雾露之阴所中乎？法当驱上焦之邪，补中焦之气，而徐议消痰清火，则自愈矣。因

---

〔1〕或与……生痰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2〕湿　原作"经"，据《续名医类案》改。

〔3〕魏曰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4〕湿　原作"经"，据《续名医类案》改。

〔5〕魏曰……气滞　原缺，据《续名医类案》补。

〔6〕野狐禅　禅家以外道禅为野狐禅。昔有人与人谈禅，错对一语，五百生堕野狐身也，语出《传灯录》。这里引申为外道、异端。

先用参苏饮加藁本，二剂头痛顿止，眩亦少差，再以补中益气佐以二陈、芩、连，数剂而安。

【平议】此症眩晕，确以夜坐外感得之，故服清降而眩不减，反加以头痛如破。养愚所论，颇见清澈，用药亦惬当，与俗子无故而惯投升散者不同。其后继之以补中益气，尚为恰好，此不可与立斋之滥用成方作一例观者。陆氏书中，似此清切有味之案，固不可多得者矣。

薛立斋医案　昌平守王天成，头晕恶寒，形体倦怠，得食稍愈，劳而益甚。寸关脉浮，此脾肺虚弱。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而愈。后因劳役，发热恶寒，谵言不寐，得食稍安，用补中益气而痊。

【平议】病起头晕而有恶寒倦怠，得食稍安之症，谓为脾胃之虚，而兼有外感，似[1]也。东垣益气之法，所谓兼治阳虚外感者，因专指脾土清阳而言，然何与于肺？而乃曰脾肺虚弱，得毋浑仑吞吐？岂以外有恶寒，作为肺气不行于皮毛，而以升、柴之疏散治肺耶？究竟升、柴必不可谓是肺药，则"肺"字终是蛇足。迨其后又因劳而发寒热，谓为劳役伤脾，而仍用益气元方，在立斋固自谓有理，然兼有谵语不寐，则气火不藏，明是阴虚非阳虚矣。再与升、柴，终是阴虚者之鸩毒。如谓有效，吾斯之未能信。

又　大尹祝支山，因怒头晕，拗肉筋挛，时或寒热，日晡热甚。此肝火筋挛，气虚头晕，用八珍汤加柴胡、山栀、丹皮，二十余剂而愈。

魏玉横评：肝火亦作头晕，不定属之气虚也。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之脉，上络巅顶。余尝以一气汤加吴萸、炒黄连，二三剂即愈。

【平议】因怒而为头晕，气升火升，内风上扰，是为气实，而乃可谓气盛，薛氏愦愦，又安足责！虽有寒热，何可复作阳虚论？况乎日晡热甚，更是阳盛阴虚之确据。又有筋挛，则气血并走于上，冲激犯脑，而为脑神经病矣。八珍汤有归、芎，已失之辛升有余，未免抱薪救火；再加柴胡助其升激，意欲何为？是不得谬引加味逍遥散治郁火之例者。须知彼以郁不得伸，故宣之使散，所谓木郁达之；此则肝胆横逆，已自上僭，胡可复与发扬，助其激越？二者之例，两得其反，而立斋则非其所知。此老一生动辄益气、逍遥，正不知误人几许！而偏能谓此药可愈此病，自欺欺人，必无此理！魏评极是。冯氏之全真一气汤，全在填阴以摄纳气火，确为是症良方，但方中有少许之附子，则亦楚瞻欺人之伎，后学不可效尤。

又　蒋州判，形体魁伟，中满吐痰，劳则头晕。所服皆清痰理气。薛曰：中满者，脾气亏损也；痰盛者，脾气不能运也；头晕者，脾气不能升也；指麻者，脾气不能固也。遂以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以补脾土，用八味丸以补土母而愈。后用《乾坤生意》方，云凡人手指麻软，三年后有中风之疾，可预服搜风、天麻二丸以防之。乃朝夕服，以致大便不禁，饮食不进而殁。愚谓预防之理，当养气血，节饮食，戒七情，远房帏可也。若服前丸，适所以招风取中。

【平议】以中满为脾虚，痰多为不运，尚属近似，独至眩晕，明是虚火升浮，而乃可谓脾气之不升，此老荒谬，竟至于此，而乃胆敢笔之于书，欲以误尽后世，无知妄作，此《记》所谓言伪而辨，学非而博，以疑众之可杀者也。益气、八味[2]，惟论搜风、天麻二丸，颇有见地，然又自谓当养气血，节饮食，则仍泛泛之辞耳。

又　陶天爵，妾媵素多，时患头运疼甚，劳则肢体痿弱，筋骨作痛，殊类风症。以为肾

〔1〕似　通"是"。

〔2〕益气八味　此句与上下文义不续，疑衍。

虚，不能纳气归原，用加减八味丸而痊。后因房劳气恼，头运项强，耳下作痛。此肝火之症，仍用前药滋肾水、生肝血、制风火而愈。

【平议】下元阴虚，浮阳上扰，而为眩运头痛，谓不能纳气归元是也。然所谓加减八味者，岂果能滋填而摄纳元气之药，且泽、苓、丹皮，渗泄伤阴，正与纳气反背。立斋用药，只有生吞活剥，呆用全方，毫无错综变化之作用，医家笨贼，古今只此一人。盖渠本不能审症处方者，而居然著书数十巨册，大言不惭，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是亦妄人，原不足道，而世偏有艳称之者，不亦大可怪耶？

又　孙都宪，形体丰厚，劳神善怒，面带阳色，口渴吐痰，或头目眩运，或热从腹起。左三部洪而有力，右三部洪而无力。乃足三阴亏损，用补中益气加麦门冬、五味，及加减八味丸而愈。

【平议】此案脉证，完全阴虚于下，阳焰上浮，而痰热互结。薛谓足三阴亏，何尝不是。奈何所用之药，竟至无一不大相矛盾，此真医界中绝大恶魔。

又　立斋有兄，体貌丰伟，吐痰甚多。脉洪有力。殊不耐劳，遇风头晕欲仆。口舌破裂，或至赤烂，误食姜、蒜少许，口疮益甚。服八味丸及补中益气汤加附子钱许即愈。停药月余，诸症复作，以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兼服而愈。

【平议】此人体肥痰多，脉洪有力，已纯是痰热脉症，况复口舌赤烂，则一团毒火，浅显易知。纵曰火乃虚火，亦是阴虚生热，而乃可用益气之甘温升阳、八味之桂附温肾，离奇怪诞，骇人听闻。且又以桂、附为未足，犹曰加附子钱许。总之误认桂、附能引火归元，而无端造此邪说，以炫异矜奇。殊不知桂、附之所以引火归元者，止有阴盛于下，而格阳于上之一种。岂谓凡是火病，均可以此引之归肾，即使果如其意，以偿所愿，宁不将一切毒火，俱引以归之入肾，其祸又何堪设想！不意立斋一窍不通，竟能伪撰以怪不可识之治案，妄作聪明，真是可剐可杀，抑且万死不足以蔽其辜。即末后谓用麦、味，亦必与痰多者不合，而此贼偏能信口雌黄，谓为病愈，适足以昭其伪耳。寿颐虽无知识，然决不能为此等伪案瞒过。读者试平心静气以思之，其谓之何。魏柳洲评此案谓脉证似实火，但不耐劳为虚症，又遇风则运仆，若果实热，断无此症。说殊未是。总之，即是虚火，亦必非阳虚可用桂、附之病，玉横盖未达此一间耳。以此知读古人医案，孰伪孰真，辨之殊非易易。

又　立斋云：上舍顾桐石，会饮周上舍第。问余曰：向孟有涯、陈东谷俱为无嗣纳宠，已而得痰，皆头运吐痰，并用苏合香丸，惟孟得生，何也？曰：二证因肾虚，不能纳气而为头运，不能制水而为痰涎。陈专服攻痰行气，孟专服益火补气故耳。后余他往，桐石房劳过度，亦患前症。或用清气化痰，愈甚。顾曰：我病是肾虚，不能纳气归元。治者不悟而殁，惜哉！

【平议】此所谓肾虚不能纳气而为头晕，不能制水而为痰涎，说亦何尝不是，然气何以而不纳？正惟阴不涵阳，所以阳越而气乃上浮。何以薛氏偏能说到益火补气而气可纳，岂不与病理药理相背而驰？如果益火补气，宁不火动生气，气愈升而愈不可摄纳耶？气生于火，世未有无火而有气者，此至浅之物理，而立斋尚不能悟，顾嚣嚣然轻于谈医，此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者，其愚殊不可及。末又谓纳气归元，则确是此病要诀，然试问纳气当用何药，吾知夫已氏意中，则补中益气汤与加减八味丸耳。真不知渠果以"归纳"二字作何说法也。

《韩氏医通》　一东南朝贵，素畏热药。病痰辄云火痰，茹芩、连。一日冬雪寒冽，眩呕几死。韩飞霞以黑附子一片，砒一分，舂入姜汁劫之，大吐，又服暖药而愈。此盖地气束人，岂可拘执自误！

【平议】东南之人，筮仕[1]燕京，于冰天雪窖之时，而为眩运呕吐，此阴凝于里，寒气上溢，因是病机之别有理由者。但劫之使吐，气尤上越，终非良策。惟此确是寒痰为患，故宜温暖之治。韩谓地气使之，说亦中肯。

《张氏医通》　张飞畴治一妇，胸满身热，六脉弦数无力，形色倦怠，渴不甚饮。云自游虎丘晕船吐后，汗出发热头痛，服发散四剂，胸膈愈胀，闻谷气则呕，眩热不退。医禁粥食已半月，日惟饮清茶三、四瓯。今周身骨肉痛楚，转侧眩晕呕哕，口：当风汗呕，外感有之，已经发散矣；吐则饮食已去，消克则更伤脾，脾虚故胀甚；脾绝谷气则呕；土受木克则运，宜勿药，惟与米饮，继进粥食，使脾土有主，更议可也。守其言，竟不药而愈。

【平议】眩而且呕，气升不降，纵有外感宜泄，不可升散太过。此案明言服发散四剂，意者辛温升阳，不无太过，所以眩呕不减，而不食胸满。此宜于味淡沉降之药，镇定胃逆，亦必易效，惟不宜于气味浓厚者耳。飞畴竟以不药待之，亦属无谓。

魏氏《续类案》三卷　钱国宾治陈叔明，幼年多读，抱学贫居，自甘清淡，有品士也。至三旬外，一见日光，即觉昏运，渐至见光昏运，遂坐于帐，凡有隙处莫敢窥，如是二十年矣。诸药遍尝，亲友怜其品行，时以升斗周之。与诊，乃阳虚阴极之症，须返本还元之药可治也。用首经、人乳、脐带、胎发、秋石，炼蜜丸，如芡实大，朱砂为衣，三更时服下一丸，月余而愈。适钱有此丸，因与之也。

【平议】昏运而至于羞明，不能见一隙之光，虽曰阳虚，其实真阴亦必大虚，法宜滋填摄纳，庶几王道平平。此条用药，皆左道旁门之术，不可登君子之堂。钱氏预制此丸，意果安在？凡在学子，万不可误用此类诸物，庶不走入歧趋。

又第十三卷　叶天士治吴某，脉弦小数，形体日瘦，口舌糜碎，肩背掣痛，肢节麻木，肤腠搔痒，目眩运耳鸣，已有数年。此操持积劳，阳升内动，旋动烁筋损液，古谓壮火食气，皆阳气之化。先拟清血分中热，继当养血熄其内风。安静勿劳，不致痿厥。生地、玄参、天冬、丹参、羚羊角、连翘、竹叶心；丸方：何首乌、生白芍、黑芝麻、冬桑叶、天冬、女贞子、茯神、青盐。

【平议】此案《指南·肝风门》亦有之，病情与立斋案中之口舌赤烂者一条相似，而叶老所用之药，乃以养阴涵阳为主，毕竟此公非浪得虚名者，视薛氏之愦愦，不可以道里计。读者须由此类病同药异之中，细细寻绎而熟玩之，万不可走马看花，浑仑略过。

---

[1] 筮(shì 誓)仕　古人外出为官之前，必先占卦以问吉凶。后因称初次为官为筮仕。

古今医案平议第三种之第一卷

诸　火　门

外因诸病，风火暑湿燥寒谓之六淫。其为风为寒侵袭经络而传变者，伤寒温热一类足以概之，而暑暍湿温又皆时气之疴，虽在乍感之初证情各别，迨其后因循不愈，变幻多端，则无论其当初所感有风寒暑湿之不同，而见证治证，一以贯之，必不能各树一帜，强分门径，此寿颐采辑医案平议所以成伤寒温热之一大宗也。惟火之为病，若以外因而言，在喜谈运气者必曰：二之气少阴君火，三之气少阳相火，亦在时病条中；实则藏府之疴皆是杂病，而五志之动各有火生，其症最多，变化亦极繁赜，此不能援六淫火化之例，并作一陶同冶者，乃辑诸案汇为一集，即以藏府诸证分立条目，而燥病之属于内因者隶属之，又三消病之皆属于火者亦附焉。

肺　火

喻嘉言《寓意草》　治叶茂卿小男奇证：叶茂卿乃郎出痘，未成大浆，其壳甚薄，两月后尚有著肉不脱者。一夕腹痛，大叫而绝，余取梨汁入温汤灌之，少苏，顷复痛绝，灌之复苏。遂以黄芩二两煎汤，加梨汁与服，痛止。令制膏子药频服，不听，其后忽肚大无伦，一夕痛叫，小肠突出脐外五寸，交纽各二寸半，如竹节壶颈状，茎物交摺长八九寸，明亮如灯笼，外症从来未经闻见。余以知之素稔，仍为治之，以黄芩、阿胶二味日进十余剂，三日后始得小水，五日后水道清利，脐收肿缩而愈。门人骇而问曰：此等治法，顽钝一毫莫解，乞明示用药大意。答曰：夫一身之气，全关于肺，肺清则气行，肺浊则气壅。肺主皮毛，痘不成浆，肺热而津不行也。壳着于肉，名曰甲错，甲错者，多生肺痈。痈者，壅也，岂非肺气壅而然欤？腹痛叫绝者，壅之甚也，壅甚则并水道亦闭，是以其气横行于腹之中而小肠且为突出，至于外肾弛长，又其剩事矣。吾以黄芩、阿胶清肺之热，润肺之燥，治其源也，气行而壅自通，源清斯流清矣。缘病已造极中之极，惟单味多用，可以下行取效，故立方甚平，而奏功甚捷耳。试以格物之学[1]为子广之：凡禽兽之类，有肺者有尿，无肺者无尿，故水道不利而成肿满，以清肺为急，此义前人阐发不到，后之以五苓、五皮、八正等方治水者，总之未悟此旨。至于车水放塘，种种劫夺膀胱之剂，则杀人之事矣，可不辨之早欤？

【评议】肺主皮毛，布痘而浆少壳薄，两月尚未脱靥，则肺气不行于皮毛，固有至理。然血液素虚，法当大剂滋养，乃嘉言但以肺热主治，此必有脉症可凭，而言之不详，遂觉梨汁、黄芩，莫名其妙，究竟此二物者，非腹痛欲绝普通之药。案中"知之素稔"一句，须当注意。惜

---

〔1〕格物之学　又称格致之学，谓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见《大学》："致知在格物。"近代曾把自然科学称为格物之学。

其何以知之之由，竟未说出源委，终嫌漏略。脐突茎绞，事固有之，然迳谓小肠突出脐外交纽各二寸半，则成为二股，此必无之理，故作可骇之笔，太觉欺人。惟论肺热燥壅，气闭横行，则所见既真，言又透彻。又谓病之造极，惟单味多用，方可制胜，皆其独得之处，此公笔墨真是不凡。至于禽兽比较，有肺有尿，无肺无尿，格物之精，尤非他人所能道破。近有读西人解剖书者，谓禽之脊肉内，有似血似肉之物，即是禽类之肺，以驳嘉言此说，颐谓此虽有近于肺，而实在必不能合乎肺之作用，西人此说，尚在疑似之间，未可为据。喻氏有肺无肺，有尿无尿二句，浅而易见，尽人能知，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况乎治小便不利者，清肃肺气，无不覆杯得效，又是医药中之历历可据者乎？若夫八正、五苓，止可以利膀胱湿热，非可以清理上源，而车水放塘，希图一逞者，更何可以同日而语？此皆嘉言之戛戛独造处，学者须当熔金祀之。

魏氏《续类案》于此条下附两仪膏方：大生地一斤，玉竹二斤，水二十斤，熬一时久，取出打烂，再入水十斤，熬至无味，去渣，合成汁熬膏，入白蜜半斤收之，加入生姜自然汁同熬亦好。每服一匙，开水调下，大能润燥补虚，清心润肺，并治消渴。颐按：此治肺火肺燥之良剂，独用专用，力量醇厚，即嘉言此案之义，效力实在喻氏清燥救肺汤之上，玉横附入此条，良有以也。

又　赵我完次子，秋月肺气不能下行，两足肿溃而小水全无（魏玉横曰：肺气败者多此二证），脐中之痛，不可名状，以手揉左则痛攻于右，揉右则痛攻于左，当脐揉熨则满脐俱痛，叫喊不绝。利水药服数十剂不效，用敷脐法，及单服琥珀末至两许，亦不效。喻诊时弥留已极，无可救药矣。

王孟英曰：观此则感后余热在肺而为足肿者，未可概视为气复阴虚，而投补血之药也。

【平议】此亦肺气闭塞之症，虽不言脉象及其他肺热见证，似不可竟谓肺火为虐。然小水不通，满脐攻痛，其为肺金不降，水源不清，已是确然有据。观前医止知利水，不用温药，其非虚症甚明，则苟非肺气热壅，何以至此？玉横谓是肺败，其实则窒塞太甚，无处宣泄，使能早用嘉言之法，理有可救，爰并录之，以资互证。至孟英所谓病后余热在肺，而为足肿者，则既在热病之后，尤当知此一层，仅与利水，亦必无效。

又　沈若兹乃郎，因痘后食物不节病泻，泻久脾虚病疟，遂尔腹痛胀大，三年来服消导药无算，腹胀及泻利总不愈。去年迎医，服参苓白术稍效，医去仍复如故。病本腹胀，更兼肠澼，肠澼者，大肠之气空洞易走，胃中传下之物，总不停留，澼出无度，腥水不臭，十中五死五生之症也。今则病势转深，又兼四逆矣：暮热朝凉，一逆也；大渴引汤救急，二逆也；气喘不能仰睡，三逆也；多汗烦燥不宁，四逆也。无病人腹中之气运转收摄，是以身体轻快，大便省约；今为久泄，遂至气散不收；又服行气利水之药，不愈增其散乎？无病人身中营卫两无偏胜，故阳胜则发热，阴胜则恶寒；病疟之时寒热交作，犹是阴阳互战；追泄久亡阴，整夜发热，一线之阴，为阳所乘，求其相战，不可得矣。内水亏竭，燎原之火自焚，不得不引水以济急；然有形之水，不足以制无形之火，徒增胀泻而重伤其阴气耳。医不清其源，以香燥之药助火劫阴，如官桂、肉豆蔻等类用之，误矣。夫男子气海，在于脐下，乃元气之舍，性命之根也，久泄则真气亦散，势必上干清道，而不下行，鼻中鼾鼾有声，不能仰卧，是其征也。夫此已散之气，必不能复归其处，但冀未散之气，不致尽散则可耳。屡服木香、槟榔、苏子、腹皮、厚朴等降气之药，尤误之误矣。至于汗出烦燥，则阴气虚尽，孤阳亦不能久留之兆也。总如岁运有温热无寒凉，有生长无收藏，人物能免夭亡疵疠乎？于此而图旋转之功，亦难之难

矣。若兹见案，转托戚友强恳用药，因以清肃润肺为主，阿胶、地黄、门冬之类，同蜜熬膏三斤，渠男三年为药所苦，得此甘味，称为糖也，口争十余次服之。半月药尽，遂至大效，身安气平，不渴、不烦、不泻，诸恙俱退，另制补脾药末善后而愈。

【平议】泄泻及疟，皆是脾病，乃嘉言反以清燥润肺为治者，正以香燥破气服之太多，致令津液耗竭，孤阳无阴，本以专治药误，非为本病着想。据当时见症，惟鼻鼾有声，气喘不能仰卧，确是肺病，则已地加于天[1]，清肃失司，逆壅已极。谓肺火炽甚之候，不得不沃焦救焚，专顾燥火；而大便之泻，已是不暇计及，原非以润药疗此久泻；而浅者何知，只认泻泄必无滋润之理，而此案遂为奇治，然岂是嘉言之无故矜奇耶？观其后仍以补脾收功，则王道必本人情可知。医学中必无索隐行怪[2]之法，其论气散不收，及有热无寒两层，勘透精微，极其玄奥，而能以浅显之笔，发挥明了，细心如发，气盛言宜，最是医界中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杰作，此嘉言之绝伎不可及处。惟以大便滑泄，误认肠澼，不知澼即辟积之义，而说得天花乱坠，幻不可知，又是嘉言师心自用，强作解人之恶习。读喻氏书者，必须识破此中是非，庶可深造有得，否则徒惊其笔锋锐利，望而却步，亦几何不受其愚耶？

又　吴吉长乃室，新秋病洒淅恶寒，寒已发热，渐生咳嗽，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药不愈，体日瘦羸。延至初冬，饮以参术补剂，转觉厌厌欲绝，食饮不思，有咳无声，泻利不止，危在旦暮，医者议以人参五钱，附子三钱，加入姜、桂、白术之属，作一剂服，以止泻补虚，而收肾水之摄。吉长徬徨无措，延仆诊毕，未及交语，前医自外亟至，见仆在坐，即令疏方，仆飘然而出，盖以渠见既讹，难与语至理耳。吉长辞去前医，坚请用药，仆因谓曰：是病总由误药所致，始先皮毛间洒淅恶寒发热，肺金为时令之燥所伤也，用表散已为非法，至用参术补之，则肺气闭锢，而咳嗽之声不畅，胸腹饱胀，不思饮食，肺中之热，无处可宣，急奔大肠，食入则不待运化而直出，食不入，则肠中之垢污亦随气奔而出，是以泄利无休也。今以润肺之药润其肠，则源流俱清，寒热、咳嗽、泄泻一齐俱止矣，但取药四剂服之必安，不足虑也。方用黄芩、地骨皮、甘草、杏仁、阿胶，初进一剂，泻即少止，四剂毕而寒热俱除，再数剂而咳嗽俱全愈矣。设当日与时辈商之，彼方执参附为是，能从我乎？

【平议】病起洒淅恶寒，发热咳嗽，诚是外感袭肺。寻常治法疏表开肺，似亦不错，但此是燥气所伤，本非风寒，岂表散可愈？且既经误投升散，则肺气更耗，肺液益伤，咳不愈而体日羸，是其明证。医者知是虚而授参术，又是咳嗽体羸之恒法，然补之又误，徒令肺气锢蔽，燥火抑郁，无路可泄，而咳乃无声，岂非壅塞确据？饱胀不食，壅亦甚矣，遂令肺热下移，泄泻不止，见证有类于脾肾之虚寒，而不易识是上源之燥火，此皆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但脉形舌色，必有可征，而嘉言止详其理，不肯说出可据之确证，总是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之故智。顾窃谓口干舌燥，唇齿焦极，乃虽泄而肛门火热，当必凿凿有据，望而可知，闻而可知，所以一派凉润，应如桴鼓，否则参、附、姜、桂，亦何尝非虚寒泄泻之要药耶？此又是润药治泄之一案，正与上条同出一辙，究竟此二者，是否即为泻利不休而设，须请读者掩卷思之，始知见症治症之不易言，而嘉言之学识，乃真不可几及矣。

王孟英《归砚录》四卷　丙辰春初，途游梅泾，曹霭山茂才拉视其小儿之症，云起于往夏疟后，暮热鼻衄，善欠羞明，颔颊时瘦，溲浑有脚，先禀素弱，佥虑成劳，频服滋填，毫无寸

〔1〕地加于天　《易》地加于天为否卦䷋，否塞不通之象。

〔2〕索隐行怪　见《中庸》。朱熹说："索隐行怪，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

效，久不起榻。及余诊之，脉软滑而微长，苔淡黄而不渴，仅能仰卧，反侧不能，曰：此非虚劳也，乃热伏阳明，是以机关不利，筋骨不束，而见以上诸症。幸衄血频流，小溲混浊，热气尚有宣泄，而人不甚枯削，以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也。与生槐蕊、知、柏、芩、栀、白薇、花粉、茅根、茹、斛、丝瓜络等药，久服果渐愈。

【平议】此症孟英虽谓热在阳明，然鼻衄喜热，即是肺火，其小溲之混浊者，正是肺热于上，水源不清，即以喻西昌叶儿一案格物之理证之，何尝不同符合辙？仅能仰卧，反侧不能，亦是肺气窒塞，此燥热之肺闭，须知与风寒痰饮不同。孟英谓幸是衄血溲浑，热气尚有宣泄，又即肺热下移之明征。王用柏、芩、栀、茅根、石斛等，何一非治肺之药？源清而流自洁，是标本兼顾，双管齐下之法，一举手而两面俱到，尤为事半功倍。虽肺胃为病，往往相因，即用药亦多在一路，孟英议论，未可厚非，但小溲浑浊一层，以嘉言肺气不肃之说为允。

李濒湖自述　《本草纲目》黄芩条下：予年二十时，因感冒咳嗽既久，且犯戒，遂病骨蒸发热，肤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许，暑月烦渴，寝食既废，六脉浮洪，遍服柴胡、麦冬、荆沥诸药，月余益剧。先君偶思李东垣治肺热如火燎，烦躁引饮，而昼盛者，气分热也，宜一味黄芩汤以泻肺经气分之火，遂按方用片芩一两，水煎顿服，次日身热尽退，而痰嗽皆愈。药中肯綮，如鼓应桴，有如此者。

【平议】肤热如火，且烦且渴，又热盛于昼，脉且浮洪，明是实热，虽咳嗽痰多，亦是气火上壅，乃徒以少年不慎，自认虚劳骨蒸，竟服麦冬滋腻，明时医理，黑暗如此，岂不可哂！且病是气升火升痰升，而又以柴胡升举之，那不为虎傅翼，益张其焰，濒湖之不死者，盖亦仅矣！暑月大热大渴，未始非白虎汤症，此时若用白虎，亦必相应，黄芩清肃苦降，与白虎汤亦大略相似。此案俞东扶《古今医案按》亦载之，但六脉浮洪作微洪，则几以实火误作虚火，一味黄芩，即不甚针对，盖传写者误之，或近时石印本之不足恃也，兹从《纲目》。

《易思兰医案》　一妇人患浑身倦怠，呵欠口干饮冷，一月不食，强食之，数粒而已。有以血虚治之者，有以气弱治之者，有知为火而不知火原者，用药杂乱，愈治愈病。自夏至冬觉微瘥，次年夏，诸病复作，甚于前，肌消骨露。诊得三焦脉洪大侵上，脾肺二脉微沉，余皆和平，曰：此肺火病也，以栀子汤饮之。栀子汤用山栀仁姜汁浸一宿，晒干炒黑研极细末，用人参二分，麦冬一钱，乌梅二个，冲汤调栀仁末二茶匙服。进二服即知饥而喜食，旬日气体充实如常。后因久病不孕，众皆以为血虚，而用参芪为君大补之剂，胸膈饱胀，饮食顿减，至三月余经始通，下黑秽不堪，或行或止，不得通利，治以顺气养营汤十剂。顺气养营汤：当归八分，南芎六分，生地一钱二分，酒炒白芍一钱，陈皮六分，甘草五分，醋炒香附一钱，乌药五分，姜汁炒山栀五分，苏梗五分，酒炒黄芩八分，枳壳五分，青皮五分。因大便燥结，加黄芩、枳壳煎服，一月内即孕。夫火与元气不两立，怠倦者，火耗其精神也；呵欠者，火郁而不伸也。其夫曰：荆人之恙，自处子时至今二十载矣，百治不效，君独以火治而效何也？曰：尊壶之脉，左三部和平无恙，惟右寸微沉，右尺洪大侵上，此三焦之火升而侮金也；口干饮冷者，火炽于上也；饮食不进者，火格于中也；肌消胥露者，火气消烁也；不治其火，血气何由而平？故用黑栀去三焦屈曲之火，人参、麦冬收肺中不足之金，乌梅酸以收之，火势既降，金体自坚实。至经水过期而多，其色红紫，肝脉有力，乃气滞血实也，用参芪补之，则气愈滞，血愈实，安能得孕？故以调气为主，佐以养血，气顺血行，经事按期，而妊娠有准矣。前以降火为先，今以调气为主，治法不同，病原则一。盖气有余即是火，其病归于气郁而已，郁气一舒，火邪自退，得其病本，斯随手取效也。

【平议】思兰名大艮，明抚州人。医案一卷，止十六则，魏玉横《续类案》已全录之，见解颇能入微，议论亦复清晰，而有时尚不免失于穿凿，在古人医案中，已是不可多得，惟不能及近贤之细腻熨贴，体会周到，此则进化之通例，读医书者，可知古今学术之阶段也。此妇倦怠不食，貌似虚症，其实乃是大气不司旋运，郁而化火。气之窒，反是脾之实，不可与中土虚寒者，清阳下陷者，同日而语。而脾气既滞，即肺金清肃之令，不得下行，愈郁愈结，闭为燥火，呵欠一端，即是脾肺二气锢塞不动之明证。口干饮冷，燥火昭然，虽不言唇舌若何，窃谓殷红焦茧，盖亦可想而知。又轻于秋冬，而后盛于春夏，其为火郁，更易明了。思兰主以栀子一味，清泄上焦，佐以参麦，润泽肺胃，尚属易晓，而必以姜汁浸炒者，借辛散以开发郁结，甚合火郁发之之经旨，而在久病之后，必非顷刻可收全绩，则生姜大辛，又非久服之品，乃辅以乌梅酸收，防其耗散，制方调剂，煞费心思，所以郁火疏通，效如影响。其脾肺脉之沉而不起者，正是闭塞不通之征兆，设误认为虚而但知补益，宁不愈增抑塞，反以助其火而益其燥，此其见解之高，固是透进一层着想。观其后补脾补血，似亦不错，而食减饱胀随之，且经虽行而不调，肺失清肃顺降之常，即胸有膻满槽撑之苦，大便燥结，又是脾肺两闭之明证，皆与旧恙同出一辙，火燥昭然，宁非不当补而误补之实验？思兰用药，方名虽曰养荣，而药则枳壳、青皮，且以破气；莎根、乌梅、苏梗、芎劳，仍是宣郁；且栀子、黄芩，又是清泄肺火，虽有归、地滋养，而分两极轻，更加白芍，摄敛阴气，换汤不换药，易似未免欺人。意者病家自信本虚，或有非补不可之势，否则何以作此狡狯伎俩？虽自谓治方不同，试问不同之旨何在？其右尺之所以洪大者，正是肺气结塞，郁热下移之应，何得反以为火升侮金？且尺脉不能以侵上立论，脉理只有寸部上溢，尺部垂长二者，从不闻有寸侵至关、尺侵至关之奇语。又以右尺属之三焦，苟非思兰自注，颐必百思而不得其解（三焦乃合上、中、下三部言之，不当独诊寸、关、尺之一部。《脉经》恒以上焦、中焦、下焦分部而言，最是明白。其第一卷第七节脉法赞两手六脉总纲，止云肾与命门，俱出尺部，并不提及三焦二字，亦甚明了，独于右手关后尺中一条之末，有“左属肾，右为子户，名曰三焦”十一字，极不可解。颐谓肾与子户，左右对峙，试问当作何解？再缀之以“名曰三焦”四字，乃万不可通者，此必无知者妄为窜入，决非叔和本文。如此鄙俚不堪，而宋道士崔紫虚作《四言脉诀》，乃有“尺命三焦”一句，则是每况愈下，断不可从者，而易氏信之，陋矣），此其持论颟顸者，不可为训。至孕与不孕，尤其蛇足，不足道矣。

陆氏《医验》　陆肖愚治季安吾侄，年十三，大肠燥结，不时脱肛，鼻中结块，不时出血，平日喜读书，病由辛苦而得，每劳则发，久治不效。诊之骨瘦如柴，面红身热，其脉细数，曰：此天禀火燥之证，若破身后，即成劳怯证，宜急治之。戒厚味，节诵读，庶可疗也。用天、麦冬各一斤，生地半斤，人参四两，即加减三才膏也。服一料，其发甚稀，至三料，将一年全愈。

陆阆生曰：鼻者肺之窍，大肠者肺之府，童年攻苦，心气有余，心血必耗，血衰火旺，金受其刑，故上下结燥。用二冬滋金清火，以治其标。火燥有余，元气必不充足，脱肛出血，皆元气不能统摄也，故用生地引人参以培天一生气之原，以治其本，否则必不免童劳之患矣。

【平议】肠燥、脱肛、鼻衄，皆由肺家燥火，上扰下传，证情尚易明了。方用三才，大剂沃焦，亦是尽人所能，但必舌色光红燥渴者，始为合辙。人参本是阴药，滋润肺金，尤为专品，而陆阆生之评语，必曲曲转到元气上说，只知参能补气，抑何呆笨至此！

燥　火

燥乃六气之一，亦可编入时病门中，但燥病无专属于外因者，即伤燥作咳，亦是其人之津液素亏，而内因之燥，尤其独多。惟燥病皆由血少，未必皆在上焦，而肝胃火炽，尤其致燥之大源，且有燥火、无燥寒，故录入火门，附于肺火之次。

江氏《类案》七卷　虞天民治仲兄，年四十五岁，平生瘦弱血少，深秋得燥症，皮肤坼裂，手足枯燥，搔之屑起，血出痛楚，十指中厚皮而莫能搔痒。虞制一方，名生血润肤饮，用归、芪、生熟地、天麦二门冬、五味、片芩、栝蒌仁、桃仁泥、酒红花、升麻，煎服十数帖，其病如脱，大便燥结，加麻仁、郁李仁。此值庚子年，岁金太过，至秋深燥金用事，久晴不雨，乃得此症。

仁和沈烺，字敦曾，重刻江氏《类案》，校语云：原刻误作汪石山案。

【平议】此是血燥，而大便亦结，则肺为火灼，清肃之令，不得下行，是其确证。但气候之燥，众人共之，而未必人人同病，则仍是此人之血液本薄耳。

又八卷　汪石山治一人，形实而黑，病咳痰少声嘶，间或咳血。诊之右脉大无伦，时复促而中止，左比右略小而软，亦时中止，曰：此脾肺肾三经之病也。盖秋阳燥裂，热则伤肺，加之以劳倦伤脾，脾为肺母，母病而子失其所养。女色伤肾，肾为肺子，子伤必盗母气以自奉，而肺愈虚矣。法当从清暑益气汤例而增减之，以人参二钱或三钱，由白术、白芍、麦门冬、茯苓各一钱，生地、当归各八分，黄柏、知母、陈皮、神曲各七分，少加甘草五分煎服，月余而安。

【平议】此亦肺之燥火。咳而痰少，声嘶咯血，皆是肺病，右脉独大，肺火壅塞，闭而不通，脉之歇止，则壅之甚也。石山脾肾二层，说来亦自有理，虽推波助澜，是画家烘云托月之法，借作点缀，亦是壮观，若谓病理必是如此，吾斯未信，且所用诸药，仍是治肺独多。

魏氏《续类案》　马元仪治周君开，痛经一月，口燥咽干，胸满不能饮食，二便俱闭。诊其脉虚而且涩，此少阴客热，肾经虚燥也。肾开窍于二阴，肾阴既亏，窍不滑泽，所以二便俱闭；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肾热则经络亦热，所以口燥咽干；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胃气亦为之阻，所以胸满不能饮食。当用仲景猪肤汤主之。夫猪者，水畜也，其气先入肾，肤味咸，能消少阴客热，故以为君，加白蜜以润燥除烦，白粉以补虚益气，二剂热去燥除，便调食进而愈。

【平议】此条不见于《印机草》，知玉横必别有所本。胸满不食，口干咽燥，肺病皆然。其二便俱闭，若以肺火下移，水源不清而言，岂不直捷了当？即脉之虚涩，亦是肺气闭塞为之，伤燥者未有不闭之理，而必以少阴客热立说，遂觉句句迂曲，虽理亦可通，而措词之难易，想去大有迳庭矣。其主以猪肤者，滋阴清火，亦未尝不宜于肺燥，其古方中之白粉，实已不知果是何物，而曰补虚益气，岂马氏欲以米粉当之？果尔可以补虚益气，则白饭本是常食之品，何以病时竟有不能食者，其谓之何？以此言医，正是饥者何不食肉糜之故态，宁不可笑，解古方穿凿至此，大觉食古不化。且谓药仅二剂，而诸恙皆愈，说来太易，恐不免自欺欺人。

又　蒋仲芳治表弟妇韩贞女，幼年守节，勤孝清苦，茹素诵经，以故气血素少，面色不荣。乙巳春，忽患风寒，胸腹膜胀，入夏则胸胁刺痛，背如负石，百治无效，至秋末冬初，则觉肠细如线，粒米入胃，左盘右旋，其行如飞，窄滞异常，痛苦难状，遇节气则病剧。诊之右脉

疾，左脉涩，曰：痰者气燥，涩者血虚，血虚则津液干，而脾胃收小，宜其窄滞也；气燥则其行速，速则米粒不能安，宜其如飞也。遂用当归五钱，酒炮白芍二钱，川芎一钱，以补血为君；惟其紧，宽以七分腹皮；惟其涩，利以一钱滑石；惟其干，润以二钱苏子；惟其疾，缓以二分甘草。四剂后诸病渐减，至五十剂，荣气始通。膏子丸药，调养年余，方有起色。

【平议】童年贞节，蔬食深闺，血络不荣，郁为燥火，胸腹橹撑，胁肋刺痛，原非肝胆阴伤，气机窒滞。肺燥者肠亦燥，自觉窄滞，亦以一字足以赅之。脉之一疾一滞，正是火多则疾，血少则涩，蒋说尚属近情。但粒米入胃，左盘右旋，明是胃中津液欲竭，留滞不下，何以反有行动如飞之状，盖有形之物，塞而不行，无形之气，攻触流动，所以痛苦难状，若谓果是所食之米，行之甚疾，何为尚有左右盘旋之态？即以文字言之，试问"左盘右旋，其行如飞，窒滞异常"三句，何以连贯得下，而仲芳竟谓气燥行速，此四字何可为训？药用归、芎、白芍数味，犹为相称，然血液如是之窘，岂有滑石渗泄之理，乃谓涩者可利，宁非误会？颐谓当用魏玉横一贯煎法峻养肝阴，以滋燥火，庶几近之。

又　万密斋治一女子，年十四岁，病惊痫后右手大指次指屈而不能伸，或用羌活、防风、天麻、全蝎、僵蚕、蝉蜕诸风药治之，病益盛。曰：手足不随，血虚也；伸而不能屈者，筋弛长也；屈而不能伸者，筋短束也，皆血虚不能养筋之症也。手大指者，太阴肺经之所主，次指者，阳明大肠之所主，皆属燥金，此血燥之病也；一切风药，助风生燥，致血转虚，而病转甚。用黄芪、人参、天麦门冬、生熟地黄、当归各等分，官桂减半，为引经横行手指之端，共为末，蜜丸芡实大，每一丸，食后汤化下。

【平议】此以先服风药，其病益甚，因而转变治之，亦是临症时一大作用。论伸屈二者，系乎筋之收纵，最是确切。若曰太阴阳明，俱属燥金，未免附会，然亦恰好。方亦平顺，但未必有功，故不自言其效力。惟谓引经以横行手指，则当用桂枝，官桂非是。

又　吕东庄治徽人江仲琏，冒寒发热，两颧臃肿，如升子大（魏玉横曰：状类雷头风，俗名猪头风），臂膊磊块无数，不食不便，狂躁发渴，诊其脉浮数无序，医作伤寒发毒治。吕曰：误矣，此燥逐风生也。用大剂疏肝益肾汤，熟地加至三两，五剂而肿退便解，十剂而热除食进，再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而痊。

【评议】此以狂躁渴饮，而知是燥病，必更有舌色光红不泽之见证，用药如是，固是正宗。然更有发热，而脉浮数无序，亦何必非白虎症？即用白虎汤，或大剂竹叶石膏汤，亦必有效。惟后用升柴，似不甚妥。

薛立斋案　一人两掌至秋皮厚皴裂起白屑，内热体倦，此肝脾血燥，故秋金用事之时而作。用加味逍遥散加川芎、熟地三十余剂而愈，再用六味丸加五味、麦冬服之。半载后，手足指缝、背、腿、腕皮厚色白，搔之则木，久服前药方愈。

又　一妇人素晡热，月经不调，先手心赤痒，至秋两掌皮厚皴裂，时起白皮，此皆肝脾血燥。用加味逍遥散，加荆芥、钩藤、川芎、熟地五十余剂，又用归脾汤二十余剂，乃服六味丸而不再发。

【平议】燥病止宜大剂滋养，柴胡、川芎何用？即逍遥全方，及六味之泽泻，亦皆不合，此夫己氏浑仑吞枣之恶习，最不可学。

《叶案存真》二卷　上燥治气，下燥治血，此定论，今阳明胃汁之虚，因久痛呕逆，投以香燥破气，津液劫伤，胃气不主下行，肠中传送开阖，皆失其司职，经云六府以通为补，岂徒理燥而已，仍拟清补胃阴为法。鲜地、甜梨肉、天冬肉、人参、生白蜜。

【平议】此是大府不通之症，以久有胃痛呕逆，久服燥药而来，投以润泽，谁人不能？况药味太轻，亦且无效。此非大剂一贯煎多服，不能划胃痛之根。叶老尚非其所长。案语谓上燥治气亦非。

又二卷　中风素虚，形寒饮冷，遇伏暑湿之火，蕴于痰中，劫津耗液，尽从燥化，肺气不能下输，肠胃燥满不行，下之，遂逼血下行，血既下夺，亦云竭矣。阴不配阳，汗从外泄，即为上厥，上厥下竭，肺经独受燥累，急进清燥救肺汤以回阴液。枇杷叶、人参、麦冬、桑叶、阿胶、杏仁、生石膏、竹叶。

继进方：羚羊角、枣仁、茯神、焦嗄皮、麦冬、黑豆皮、蔗汁、菖蒲、枇杷叶。

再进方：小生地、阿胶、茯苓、黑豆皮、人参、枇杷叶、青蒿、麦冬、火麻仁。

周澄之评曰：湿郁化燥。颐按：湿病化燥，简单言之，岂不矛盾？实由湿邪久郁，蕴为热结，乃致伤津涸液，遂成燥化，中必以热结一层，为湿燥二者之转关，未可质直而言湿病化燥也。周又曰：《伤寒论》有当汗不汗，则致衄之条，是血上行也。此案因误下而血下行，正可对看。周又曰：火蕴膻中，而肺气不转输，所以便致下血者，以肝热血沸腾而溢下也，治法清肺，必兼凉肝。又曰：寒从外束，内热无路可泄，以致鼓血妄行者，治宜凉润清里，辛散疏表。赵养葵有透汗以止血之论，虽为灵胎所斥，而实有妙旨，此等汗法，宜轻迅方不伤血，惟麻黄最宜，惜世无知之者。

【平议】此郁热生燥，地道不通，不知滋润，而妄下以重伤其血，致令血脱于下，阳越于外，反自汗出，本案所谓上厥下竭，宁不可危？清燥救肺，正是恰好。若周所谓寒束而热不得泄，以致鼓血妄行者，其血皆从上冒，为衄、为呕，无下泄者，以肺闭于上，故仍从上越，但既见血，则热已得泄，其表当解，正近人所谓衄为红汗，得之则热解为顺，不解为逆。《伤寒论》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一条，本有可疑。麻黄汤只宜于脉浮紧未致衄之先，不当用于已衄之后，王三阳亦谓夺血者无汗，不可轻用麻黄汤。养葵透汗止血之论，大谬不然。若如叶案是条之下血而再有寒束其表，则麻黄诚是相宜；若为衄血而发，即无异于抱薪救火。乃周澄之反称其实有妙旨，不为分析其血之上行下行，大有区别，而浑仑言之，可谓不辨菽麦。

二诊：脉来和静，舌苔已退，但时或烦热，胸中未适，此皆燥邪未尽之证，是以神识尚未全复，究竟必以滋燥为先。枇杷叶、阿胶、麦冬、川斛、山嗄、茯神、北沙参、菖蒲。

三诊：邪脉悉退，微迟和缓，用平调营卫，胃气自复，复脉汤主之。人参、麦冬、炙草、阿胶、炒生地、茯神、白芍、麻仁、五味。

【平议】此二条语气全是承上而来，案语方药皆与前条符合，则即是血夺汗泄者之复方，而编者不为说明，已令人不可索解。中有"神识尚未全复"一句，则第一案之所谓上厥，竟是昏愦无知，合之夺血夺汗，已邻于脱绝之域，宜乎参麦滋阴，刻不待缓。第二案曰脉未和静，第三案曰邪脉悉退，则第一诊时，脉必弦数可知。阴脱于下，阳越于上，龙雷飞腾，其势最急。然前条案语，舍其现象之汹涌而不讲，反远引形寒饮冷，遇伏暑湿，均是不关痛痒之谈，此老文字之疏，最不可训。即吃重肺燥一层，投药虽尚与病机相近，然须知斯时之大剂滋填，是峻养真阴，以恋浮阳，急急于摄纳耗散之不暇，岂仅清燥救肺，可以肩此重任？则前方仍是泛而不切。若再加以潜阳摄敛之法，效力必更可观。此其似是实非，认病隔膜，岂不显而易见。第二案又有"胸中未适"一句，则气火升浮，挟痰闭寒，是昏冒者必有之症，第一方不知开泄，终是缺典；第二方有菖蒲，即为此设，然不能如瓜蒌、玉金、枳实、竹茹等之

桴应。近惟孟英最擅其长，叶老固不足以语此。第三案正气未复，脉已和柔，厚腻滋填，以固根本，复脉汤要算恰好，而生地何以炒用，岂畏其滋腻，故示小心欤，则阿胶、炙草、麦冬、人参之谓何？且方中又无一灵动之药，以斡旋气机，尚是笨伯。

又 同卷 脉虚数，喉干舌燥，乃阴亏于下，燥烁于上，非客病也。生地、熟地、天麦冬、扁豆。

【平议】此亦滋燥之治法，然方太呆笨，不足法也。

马元仪《印机草》 肌本素丰，然多悒郁而任劳倦，时觉喉痒，如虫行皮中状，阅五载不得愈，两脉浮虚而沉涩，此阳明气血不荣，火动生风之候也。体虽盛而内实亏，加以忧劳过度扰其中，是以气伤而血耗，血耗而风生也。阳明之脉，起于鼻，交颏中，下循鼻外，侠口环唇，循颊车，上耳前；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是皆阳明所循之路。今者血亏风炽，是诸脉不为血所荣，而为风燥淫矣。风胜则干，风行则动，故头面作痒，喉间干涩，皆风淫于上之明征也。用药之法，不当治风，而当治血，盖风药多燥，转能耗血，血既虚不堪再虚，故必以治血为急，血得养而风自息矣。天冬、秦艽、甘菊、蔗浆、白蒺藜、芦根、甘草。

原刻"颏中"作"额中"，"侠口"作"狭口"，"大迎"作"人迎"，俗本误尽苍生，欲此道之无陋得乎？

【平议】喉痒头面亦痒，"血燥风生，风淫于上"二句，足以概之，必曰阳明，反落偏际。案中畅引经脉篇语，是书生习气，掉书袋以矜渊博，在对客挥毫时，原原本本，殚见洽闻[1]，尚无不可，编入集中，得毋所见不广。要之病在血脉，不能硬派其只在阳明一经，知是风而不用风药，是其见解高人一着处，然"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二句成语，固已熟在人口，亦甚寻常，未足自夸。用药固纯粹无疵，然此类药物甚多，触类旁通，尽可化裁，读者亦不必拘泥于此数味。案语中"任劳倦"三字，不能连贯，劳可任，倦不可任，似通非通，学者皆宜注意。

黄醴泉治案 肺胃燥灼，阴火不藏，口渴舌红，脉右尺太显，腹有胀满，大府不通，宜清润而参摄纳，以和阴液。冬桑叶三钱，萸肉三钱，乌药一钱，金铃子二钱，大腹皮二钱，杏仁三钱，天冬四钱，柏子仁五钱，瓜蒌皮二钱，白芍二钱，苁蓉四钱，大麻仁四钱，枇杷叶三片（去毛），另生石决明八钱，生牡蛎六钱（打碎先煎）。

【平议】阴虚火扰，尺脉不藏，肺胃燥热，大便不行，有升无降，故于润燥通府之中，重用介类以潜浮火。腹之胀，亦肝燥而气滞不疏，川楝、芍、萸、腹绒、乌药，柔肝运气，而不用香药助燥，尤见斟酌工夫。

又 木火素旺，上烁肺金，热气内壅，鼻赤瘰疹，脉大而滑，舌光红如镜，清肺和肝，兼滋胃液。鲜金斛四钱（杵，先煎），紫石英四钱，沙参五钱，桑白皮三钱，元参三钱，滁菊二钱，炒阿胶珠二钱，淡秋石八分，竹茹二钱，橘络一钱，细生地四钱。

【平议】肺火甚炽，鼻赤发瘰，脉又滑大，舌且光红，则清肺润燥，自应大剂沃焦。

又 肝肾素亏，燥令烁液，肌肤灼热，府气不调，脉浮舌红，治宜润燥息风，和阴养液。青蒿珠二钱，蚕沙三钱（包），原金斛三钱（劈，先煎），鲜竹茹二钱，黄甘菊二钱，杞子二钱，柏子仁三钱，熟枣仁三钱，炙黑草四分，天冬二钱，巴戟肉一钱五分，淡苁蓉三钱，大白芍二钱，盐水泡橘红八分。

---

〔1〕 殚见洽闻 见多识广，知识广博。见班固《西都赋》。

【平议】此肝肾真阴素虚者，兼有身热，则止可清而不可散，青蒿、蚕矢，所以透肌肤之热，须知与桑叶、蒺藜之散风热者不同。

又　阴薄体质，际此秋阳燥烈，肝火怒升，头目闷窒不爽，似晕似胀，胸中嘈杂而口燥，舌干滑无苔，非痰蒙可比，六脉惟在关独滑，余皆涩滞不显，木火灼液，肺胃阴液大耗，宜润泽益津，柔肝泄降。原金斛(劈)、南玉竹、叭哒、冬瓜子、川楝肉、黑元参各三钱，米炒天冬、北沙参、白芍、淡竹叶、制女贞各二钱，杭菊、橘络、冬桑叶各二钱五分，另石决明八钱，原牡蛎六钱，紫口海蛤壳一两，三味生打同金斛先煎。

【平议】此症头闷嘈杂，颇类痰蒙，以渴饮舌滑，知是燥伤津液，肝火不藏，故惟清润滋液、抑降潜阳为主。然仍是杏仁、竹茹、橘络化痰宣络，知开泄一层，必不可少。

胃　火

胃多火病，在时病中，为阳明一大门，在杂病中，则为渴为消，虽多滋润，不可概作实火论，然终是阳明气盛，当用寒凉。古虽有命门火衰，气不上升，而为口渴一说，原是绝无仅有之事。寻常消渴，本属火门，兹集胃火各症，大率上中二消症为多。八味一法，亦消症中所或有者，姑附于后，以从其类，是亦辨症之一助，且省得别为一条，无可隶属，而下消症亦多作渴，则亦属焉，然诚不免自乱其例，阅者分别观之可耳。

王孟英案二集三卷　一妇患证年余，药治罔效，初夏延孟英视之，发热甚于未申，足冷须以火烘，痰嗽苔黄，间有谵语，渴饮无汗。亟令撤去火盆，以生附子打贴涌泉穴，且嘱恣啖梨蔗，方用人参白虎汤投之，七剂而年余之热尽退，继与养阴药而瘳。

【平议】日晡热甚，阳明确据，病已年余，则不可属之时病阳明条中，渴饮则近于消矣。恣啖梨蔗，即是消症治法，人参白虎，正是针对妙药，七剂大效，当非妄语。惟痰嗽苔黄，在孟英心得，必有清泄消痰，以为佐使，而案中不言，则粗举其略，必非全方，读者须以意会，弗拘拘于字句之间。

《卫生宝鉴》　李東垣治顺德安抚张耘夫，年四十余，病消渴，舌上赤裂，饮水无度，小便数多。李曰：消之为病，燥热之气胜也，《内经》云：热淫所胜，佐以甘苦，以甘泻之。热则伤气，气伤则无润，折热补气，非甘寒之剂不能，故以人参、石膏各二钱半，甘草生炙各一钱，甘寒为君。启元子云：滋水之源，以镇阳光，故以黄连三分，酒黄柏、知母、山栀各二钱，苦寒泻热，补水为臣。以当归、麦冬、白葵、兰香各五分，连翘、杏仁、白芷各一钱，全蝎一个，甘辛寒和血润燥为佐，以升麻二钱，柴胡三分，藿香二分，反佐以取之。桔梗三钱为舟楫，使浮而不下也。名之曰生津甘露饮子。为末，汤浸蒸饼和成剂，捻作饼子，晒半干，杵筛如米大，食后每服二钱，抄在掌内，以舌舐之，随津咽下，或白汤少许送下亦可，此治制之缓也。治之旬日良愈。古人消渴，多传疮疡，以成不救之疾，此既效，亦不传疮疡，以寿考终。后以此方治消渴诸症皆验。

【平议】此罗谦甫述李之治验，断为消渴案中最古之作，方尚未免庞杂，论亦不甚精切，则古人治案，大率如是，不可求全责备。本书尚有姜黄、白豆蔻、毕澄茄、木香，皆曰反佐，尤其无谓。兹从江篁南《类案》，盖嫌其大燥而删之，未为不是。原书是条之末，尚有罗说，称东垣先生尝为予曰：洁古老人有云：能食而渴者，白虎倍人参，大作汤剂多服之；不能食而渴者，钱氏白术散，倍加葛根，大作汤剂广服之。颐按此以能食不能食，分别胃实胃虚，

颇佳。白虎加参、七味白术二方，均是针对良药，已能握治渴之要领，惟葛根解渴，尚是古法，仲阳本为脾胃虚陷泄泻而设，如果重用升提胃气，必有流弊。

江氏《名医类案》 蜀医张肱治眉山有揭颖臣者，长七尺，健饮啖，倜傥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饮水数斗，食常倍而数溺，消渴药服之逾年，病日甚，自度必死。张诊脉，笑曰：君几误死矣，取麝香当门子以酒濡之作十余丸，取枳椇子为汤，饮之遂愈。问其故，张曰：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肾败，土不胜水，肾液不上滋，乃成此疾，今诊颖臣，脾脉热极而肾不衰，当由酒与果实过度，虚热在脾，故饮食兼人[1]而多饮，饮水既多，不得不多溺，非消渴也。麝香能败酒，瓜果近辄不结；而枳椇即木蜜，亦能消酒毒，屋外有此木，屋中酿酒不熟，以其木为屋，其下酿无味，故以二物为药，以去酒果之毒也。

【平议】此条俞东扶《古今医案按》引《东坡集》作张铉，又考《东坡杂记》则谓蜀良医张立德之子，而无其名。此是酒客胃热，引饮消谷，实非消症，治法专以消化酒热，苟非知之有素，亦不易辨此，可知临症者尤以识得病人平昔之起居为佳，但据目前现状，必有以耳为目之蔽。

方勺《泊宅编》 提点铸钱朝奉郎黄沔，久病渴，极疲瘁，方每见，必劝服八味丸，初不甚信。后累治不痊，漫服数两遂安。或问渴而以八味丸治之何也？对曰：汉武帝渴，张仲景为 处此方，盖渴多是肾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势未至于消，但进此剂殊佳，且药性温平无害也。

【平议】但曰渴极疲瘁，何以可服八味，且既知是肾之真水不足，则桂附岂补水之药，而方中之茯苓、泽泻，又将何为？此误认"肾气"二字，谬谓是补肾必需之法，文人不谙医理，侈口妄谈，类多如此，本不足怪。史乘传记，及小说笔谈中之可笑医话，何可胜数，东坡自诩知医，尚且自误其命，门外人更何能知此。然竟谓张仲景为汉武帝处此方，则近今谚语之所谓宋版《康熙字典》矣，抑何可鄙可嗤，至于此极！而薛立斋辈，遂奉此以为无上秘诀，开口桂附，动手八味，自欺欺人，胡从征信？石顽明者，尚承其谬，则亦何怪乎自桧以下[2]，而其源实方氏此条始作之俑，不可谓非医界中一重公案，姑录之以俟知此理者审定其是非何如？或谓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亦一斗，肾气丸主之，岂非《金匮》原文，则八味疗渴，法本仲师，何得妄肆诋谟[3]，蔑视先圣，不知肾气不化，津液不行，以致肺胃反燥而为渴饮者，止是渴病中之一种。尤在泾谓肾气丸中有桂附，所以斡旋肾中颓堕之气，而使上行心肺之分，故名曰肾气，不然则滋阴润燥之品，同于饮水无济，但益其下趋之势而已，驯至阳气全消，有降无升，饮一溲二而死不治。夫岂知饮水入于胃，非得肾中真阳，焉能游溢精气而上输脾肺。论之极为透彻，非谓凡是消渴，尽属肾气之不行，今乃谓水不足而用是方，则阴虚阳虚，适得其反，南其辕而北其辙，岂非门外汉之梦话？但曰药性温平无害，尤其笼统浮泛，而篁南《类案》引之，几以为医家正鹄，过矣！又按宋人许叔微《本事方》，引唐祠部郭李郎中论云：消渴者肾虚所致，每发则小便甜，医者多不知其疾，故古今亦阙而不言。《洪范》言稼穑作甘，以物理推之，淋饧醋酒作脯法须臾即皆能甜也，足明人食之后，滋味皆甜，流在膀胱，若腰肾气盛，则上蒸精气，其次以为脂膏，其次以为血肉也，其余则为小便，故小

〔1〕 兼人 胜过人；一人抵得两人。

〔2〕 自桧以下 桧，通作郐，古国名，在今河南中部。《诗经》有"郐风"，为"十五国风"之一。季札观乐，认为自郐风以下，水平不高，不必加以评论。见《左传》。

〔3〕 诋谟 诋毁漫言。

便色黄，血之余也。骚气者，五脏之气咸润者则下味也。腰肾既虚，则不能蒸于谷气，则尽下为小便，故味甘不变，其色清冷，则肌肤枯槁也。犹如乳母谷气上泄皆为乳汁。消渴病者，下泄为小便，皆精气不实于内，则小便数瘦弱也。又肺为五脏华盖，若下有暖气蒸则肺润，若下冷极则阳气不能升，故肺干则渴，《易》于否卦乾上坤下，阳无阴而不降，阴无阳而不升，上下不交，故成痞也。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若以板覆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也，若无火力，水气不能上，此板则终不得润也。火力者，则是腰肾强盛也云云。说明肾气之衰，系于火衰，故宜桂附，则寻常消渴之由于火旺者，自不可妄援此例明矣。此条《类案》误作张杲之治案，魏玉横校刻江书已改正之，俞东扶《古今医案按》尚引作张杲，盖仍篁南之误。

朱丹溪治徐某，年四十岁，口干小便数，春末得之，夏来求治。诊其两手，左涩，右略数而不强，重取似大而稍有力，左稍沉，略弱而不弦，然涩却多于右，喜两尺皆不甚起。此由饮食味厚生热，谓之痰热，禁其味厚，宜降火以清金，抑肝以补脾，用三消丸十粒，左金、阿魏丸各五粒，以姜汤吞下，一日六次，又以四物汤加参、术、陈皮、甘草、五味、麦冬煎服，一日三次，与药间服。一二日自觉清快，小便减三之二，口亦不干，止渴未除，头晕眼花，坐则腰疼。遂以摩腰膏治腰痛，仍以四物汤用参芪减川芎，加牛膝、五味、炒柏皮、麦冬煎饮，调六一散服，反觉便多，遂去六一散，令仍服药丸而安。

【平议】此亦消渴治案之甚古者，但丹溪之案，皆为他人点窜，已失庐山真面，议论不甚确切，且多自矛自盾，读者须观其大旨，不可尽信。渴饮属燥，故用归、地、麦冬、五味，则"痰热"二字，已是隔膜，岂有痰而可用五味、麦冬者？又曰口亦不干，止渴未除，则二句胡可直接，且惟溲数津伤，故用滋润，岂有六一散滑利耗液之理？乃自谓调服六一，反觉便多，皆最可笑者。而谓丹溪治病，竟能如此，不亦冤哉！三消丸见《本事方》，川连一味为末，再以冬瓜汁浸，如是七次，即用冬瓜汁为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以冬瓜汁煎大麦仁汤送下。乃丹溪此案，止用十粒，已嫌其少，更以姜汤吞药何耶？又俞东扶引刘河间，以生姜自然汁一盆置室中，具杓于旁，给[1]病人入室锁闭之，渴甚，不得已而饮，饮渐尽，渴反减，谓得《内经》辛以润之之旨，颇谓此皆齐东之野语，不详症状何如，而竟以姜汁疗渴，何可为训！此即丹溪姜汤吞药之蓝本，其如情理之不足征信何？

许叔微《本事方》　一卒病渴，日饮斗水，不食者三月，心中烦闷，时已十月，予谓心经有伏热，与火府丹数服，每服五十粒，温水下。越二日来谢云：当日三服渴止，又次日三服饮食如故。此本治淋，用以治渴，可谓通变也。方用生干地黄二两，木通、黄芩各一两，蜜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木通汤下。

【平议】方本利水清热，故主淋涩，然地黄已是滋养，黄芩清泄，再以木通导热下行，则火有去路，故亦能治消渴。

江氏《名医类案》　滑伯仁治一人，患消渴，众医以为肾虚水竭，津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旧有目疾兼作，其人素丰肥，因是顿瘦损，仓惶请滑视之，曰：阴阳之道，相为损益，水不足则济之以水，未闻水不足而以火济之，不焦则枯。乃令屏去前药，更寒剂下之，荡去火毒，继以苦寒清润之剂，竟月平复。

【平议】既曰肾虚水竭，津不上升，自然滋水生津，方能对症，而反以附子助火，则惟恐

---

〔1〕 给(dài 怠)　欺也，诈也，与"诒"通。《说文通训定声》："给，假借为诒。"

其水之不速竭，而必有以灼尽之，清夜扪心，亦当自笑，此是误读金匮肾气丸之治法，即方氏《泊宅编》之真知已。伯仁谓水不足，则当济之以水，未闻济之以火者，浅显之理，本是妇孺能知，而号为医家者，竟有如是之谬，岂不令人笑死，则故求其深，而不自知其走入魔道耳。

方勺《泊宅编》 一仕人患消渴，医者断其逾月死，弃官而归。中途一医者令急遣人致北梨二担，食尽则瘥。仕者如其言，才渴即啖梨，未及五六十枚而病愈。

【平议】肺胃燥火，甘寒独任，本是正宗。此虽不详脉症，仍是门外人传述所闻，未可信为事实。但亦在方氏书中，终较之八味一条，差为近理。何后之以耳为目，效八味者接踵而起，不闻有仿效此法者，则诡异之易于动人，而正道反末由共守，亦足见世风之日趋于奇僻矣。

喻嘉言《医门法律》 友人朱麟生病消渴，后渴少止，反加躁急，足膝痿弱，予主白茯苓丸方，用白茯苓、覆盆子、黄连、瓜蒌根、革薤、人参、熟地、元参各一两，石斛、蛇床子各七钱五分，鸡内金三十具，微炒为末，蜜丸梧桐子大，食前磁石汤下三十丸，内加犀角。有医曰：肾病而以黄连、犀角治心，毋乃倒乎？予曰：肾者胃之关也，胃热下传于肾，则关门大开，心之阳火，得以直降于肾，心火灼肾，燥不能濡，予用犀角、黄连，对治其下降之阳亢，宁为倒乎？服之果效，再以六味地黄丸加犀角，而肌泽病起。

【平议】渴是胃火，渴后痿躄，乃胃热下移，消烁津液，谓是肾枯，尚无不是。本方谓治肾病，因胃热入肾，消烁肾脂，令肾枯燥，乃致两腿渐细，腰脚无力云云，其实全是亢阳烁阴，故参、地、萎根、元参、石斛，皆从滋阴清热立法。其覆盆、蛇床，温下刚燥之品，终觉不妥，虽曰引经反佐，颐不敢信。喻加犀角以配黄连，虽曰清心，亦何必非清胃作用？嘉言必曰治心，实是节外生枝。即引经文肾为胃关，则纵使热果入肾，仍是由胃而来，古人并不言肾为心关，何喻氏必曰心之阳火，直降于肾，此公强词夺理，武断处亦非他人可及。

汪石山治案 一妇年逾三十，常患消渴，善饥脚弱，冬亦不寒（江篁南曰阴虚），小便白浊，浮于上者如油，脉皆细弱而缓，右脉尤弱，曰：此脾瘅也，宜用甘温助脾，甘寒润燥，方用参、芪各钱半，麦冬、白术各一钱，白芍、天花粉各八分，黄柏、知母各七分，煎服病除。

【平议】此脾胃燥热，故能消谷，瘦腻如膏，已灼烁肾中脂液，虽脉无火象，而冬不畏寒，阳已不藏，案语虽曰甘温助脾，不过芪、术二物，究竟甘寒为多，上治脾胃，下消肾热，选药均当，其效固宜，即可悟八味温肾一说，断非此症主剂。

张景岳治案 省中周公，山左人也，年逾四旬，因案牍积劳，致成羸疾，神困食减，时多恐惧，自冬徂[1]夏，通夕不寐者半年有余，而上焦无热，不嗜汤水，或有所饮，则沃而不行，然每夜必去溺二三斤，莫知其所从来，其半皆脂膏浊液，尪羸至极，自分必死。诊之脉犹带缓，肉亦未脱，知其胃气尚存，慰以无虑。乃用归脾汤去木香，及大补元煎之属，一以养阳，一以养阴，出入间用，至三百余剂，计服人参二十斤，乃得全愈。此神消于上，精消于下之证也，可见消有阴阳，不得尽言为火。

俞东扶《古今医案按》评曰：此条与汪案略同，但无渴且不饮，已具有虚无火之象，景岳喜用温药，然所谓养阳者，并不参以桂附，则知消而且渴，必非桂附所宜矣。予请下一转语曰：消有虚实，不得遽认为寒。

---

〔1〕 徂(cú) 往；到。“迄”之或体。《说文》：“迄，往也。”

【平议】不渴饮而溺且多，更易认作下元之无阳，而抑知苟非火能消烁，膏液何能自下。景岳固惯于温补者，而所谓养阳，则是归脾，并非八味，盖津液消耗之余，岂独桂附刚燥，无殊毒药，即泽、苓渗泄，亦是戈矛，此立斋、嘉言，斫斫于肾气一方者，颐终期期以为未可也。此症不渴，尚非八味所宜，则更何论乎渴饮？景岳既谓消有阴阳，不得尽言为火，而东扶更佐之以消有虚实，不得遽认为寒，勘透精彻，解剖极细，则彼之误读古书，以火济火者，岂不惨于炮烙，其罪尚可胜诛耶！"沃而不行"句不可解。

《广笔记》　湖州庠友张时泰，正月骤发齿痛，十余日而愈，四月间，焦劳过多，齿痛大作，医用石膏、知母等药不效，用力去齿间紫血，满口齿痛不可忍，齿俱动摇矣。至六七月间，饮水益多，小便如注，状如膏，肌肉尽消，至十一月，身不能起。冬末，用黄芪、地黄等药，稍能起立，然喜食易饥如故，小便膏亦如故。今年二三月，愈甚，亦不服药，齿痛如故，当门二齿脱落，复加口渴，昼夜不止。此中下二消症也。仲醇谓立方未数剂而瘳。麦冬、芦根各五两，五味、黄连各三钱，黄芪五钱，生地六钱，天冬一两，用缫丝汤十碗，煎二碗，不拘时服。丸方于前药中，加黄柏三两，牛膝五两，沙参六两，枸杞四两，五味六两，蜜丸常服，遂不复发。

【平议】是案渴饮嗜食，而小便如膏，三消之症具矣，苟非决西江之水，何以沃焦救焚？大剂直灌，至不可少，丸药亦妥，虽非奇特，却是正宗。然煎药亦必非止投一次，年余久病，安能旦夕即瘳。

《续类案》　魏玉横治胡天叙，年五旬，素豪饮而多思虑，自弱冠后，即善病，轻则两足及臂，当时痺痛，甚则肝肾之气上逆，或致舉厥，汗出不痒，齿痛龈露，夜卧阳事暴举，时时梦遗，面有油光，揩去复尔，脉之两手俱豁大，关前搏指，据脉证乃二阳之病发心脾，今已传为风消矣。询其小便，云颇清白，令以器贮，逾时观之，果变稠浆，面结腐皮，遂恐甚，告以平昔洪饮，纵欲劳神，数十年所服桂附纯阳之药，不可胜计，未知尚能愈否？曰：幸未至息贲，但能断饮绝欲，多服养荣之剂，尚可为也。今病但有春夏，而无秋冬，非兼清肃之治不可。乃与生地、熟地、杞子、麦冬、砂仁、地骨、知母、黄柏、黄连、石膏，出入增减，十余剂诸症暂平，惟齿痛转甚，自制玉带膏贴之而愈。次年因诊其媳产病，告以前方出入常服，计用石膏不下四五斤矣，此则初为寒中，后为热中之变症也，然初之桂附，未为痈疽，岂非天幸矣。

【平议】此下消证之正治也。有阳无阴，自以甘寒为荡平正直之路，一贯煎本是玉横得意之笔，兹又合以白虎、连、柏，胃肾同治，可作经文肾为胃关铁板注脚。魏且谓初之桂附，未为痈疽，尚是天幸，可知治三消而用桂附者，总是索隐行怪，则《续类案》中，收入加减八味多条，岂不自矛自盾？王孟英谓玉横是书，尚是未经删定之本，信然。

又　黄锦芳治游画山消渴，六脉微缓而沉，肺脉尤甚，肝脉差起，小便甚多，肌肉消瘦，烦渴不止，此必初病时过服石膏、知母、花粉、蒌仁、贝母、犀角等苦寒之药，伤其肺胃及肾，以致地气不升，天气不降，宜滋阴补气，使漏扈不致下泄。用当归一钱，炙芪四钱，升麻三分，玉竹三钱，桂圆十个，桑螵蛸一钱，龙骨一钱，兔丝二钱，龟版一钱，木瓜四分，炙草三分，使其二气交合，霖雨四布，则病自愈。嘱其日服一剂，禁服苦茶，后病者以洋参代人参，服之甚效。

【平议】是案明言地气不升，天气不降，然并不效八味古法。蒸动肾中阳气，盖明是肾火为病，必无以火济火之理。升麻、黄芪，以举下陷之阳焰，亦足为此症备一大法。盖渴而溲变，终是胃热之下移，茶茗苦降，禁之甚是。末谓病者以洋参代人参，而方中反无人参，传

写必有脱漏矣。

《叶案存真》一卷　渴饮不解，经谓之膈消，即上消证也。言心移热于肺，火刑金象，致病之由，操心太过，刻不宁静，当却尽思虑，遣怀于栽花种竹之间，庶几用药有效。生地、天冬、枣仁、人参、柏子仁、知母、石斛、生草、元参。

【平议】此是上消，虽曰心肺之火，然用药如此，亦何尝非治胃热。

又二卷　善食而饥，经谓瘅成消中，膏粱蕴热过也。禁芳草石药，石药发颠，芳草发狂耳。自应清胃，淡薄蔬食，庶可获愈。萎皮、枳壳、焦神曲、川连、郁金、石斛、连翘。

【平议】此是中消，然药味太轻，尚难有效，而枳壳、神曲，且更以助之消矣。芳草石药两句，大是无谓，古之石药，多用温热，如矾石、乳石之类，固不可用之于消症，然消中是火，伊谁不知，当无更用温热石药之呆汉，而寒凉清火之石药，如石膏、寒水石、浮海石之属，又是消中恒用之品，岂在禁例，而乃不问性情，一概为石药发颠，药如有知，能无叫屈。此老笔下，不辨菽麦，一至于此，令人笑倒。

孙东宿《三吴医案》　一书办，年过五十，沉湎酒色，忽患下消之症，一日夜小便二十余度，清白而长，味且甜，少顷凝结如脂，色有油光，治半年无效，腰膝以下软弱，载身不起，饮食减半，神色大瘁，脉之六部皆无力，经云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法当温补下焦，以熟地黄六两为君；鹿角霜、山萸肉各四两，桑螵蛸、鹿角胶、人参、白茯苓、枸杞子、远志、兔丝子、山药各三两为臣；益智仁一两为佐；大附子、桂心各七钱为使，炼蜜为丸，梧桐子大，每早晚淡盐汤送下七八十丸，不终剂而愈。或曰：凡消者，皆热症也，今以温补何哉？曰：病由下元不足，无气升腾于上，故渴而多饮，以饮多小便亦多也。今大补下元，使阳气充盛，熏蒸于上，口自不渴，譬之釜盖，釜虽有水，必釜底有火，盖乃润而不干也。

俞东扶曰：此案仲景饮一斗、小便亦一斗，肾气丸主之之法也。然治一水二火者患消渴而用此方，则大误矣。

【平议】此症虽曰六脉无力，似无火象，虽小溲凝如脂膏，苟非火烁，脂液安能自下。金匮肾气丸条，但言饮一斗，小便亦一斗，不言味甜，亦不言膏腻，当是为小便清澈者而言，此中是非，必有研究。文垣此条，虽引经文脉至而从，按之不鼓为证，窃恐阴虚而反助其阳，益重其困。东扶此评，虽足为孙氏护法，亦与上条景岳、石山两案评语，不免歧异，景岳案亦不言渴，亦不用辛热，最是正宗。姑录是案以备一说，未敢深信，请读者于临证时自体会之可也。

附：孟英案二集一卷　吴芸阁因壮年时患霉疮，过服寒凉之药，疮虽愈，阳气伤残，虚寒病起，改投温补，如金液丹、大造丸之类，始得获安，奈医者昧于药为补偏救弊而设，漫无节制，率以为常，驯致血溢于上，便泄于下，食少痰多，喘逆碍卧，两足不能屈伸。童某犹言寒湿为患，进以苓姜术桂汤多剂，且溲渐少，而色绿如胆汁，医者皆不明其故。延孟英诊之，脉弦硬无情，曰：从前寒药戕阳，今则热药竭阴矣，胃中津液，皆灼烁为痰，五藏咸失所养，而见症如上。水源欲绝，小溲自然渐少，木火内焚，乃露东方之色，与章虚谷所治暑结厥阴，用来复丹攻其邪从溺出，而见深碧之色者，彼实此虚，判分天壤，恐和缓再来，亦难为力矣。寻果殁。

【平议】此证溲少而色绿，虽非下消，然津液竭而小溲变，其病情亦正相近，此是难得之奇症，以其无类可归，爰变例而附于此。

柳选张大曦仲华氏《爱庐医案》　乍纳又饥，消烁迅速，如火之燎于原，遇物即为灰烬。

病此半月，肌肉尽削，询系失意事多，焦劳苦思，内火日炽，胃液日干，藏阴既损，而充斥之威愈难扑灭耳。姑拟玉女煎加味：大生地一两，麦冬三钱，元参一钱五分，知母二钱，炒白芍一钱五分，石膏一两，女贞一钱五分，甘草一钱，旱莲草一钱。

【平议】此治消中之正鹄，清肺胃而滋肝肾，本末兼到，尤见匠心。案语虽云用玉女煎法，然仍是白虎加味，景岳以玉女煎治齿痛，故用牛膝导热下行，此治消中，则牛膝必不可施，恐有传为下消之害。仲华选药之密，可法可师，以视薛立斋辈，浪用成方，毫不知有裁变者，大有上下床之别，读此可知运用古方之法。

再诊：两进甘凉救液，大势仅减一二，渴饮反甚，溲浑而浊，上中之消又转到肾消矣。三消兼涉，津液必至告竭，症情极险，再拟从治之法。宗河间甘露法，必得十减七八分乃幸。熟地六钱，石膏七钱，肉桂五分，生地八钱，麦冬三钱，炙草五分，白芍一钱五分，人参一钱，盐水炒黄柏一钱五分。

【平议】肉桂从治，虽曰仲师成法，然既渴且消，下焦亦火亢矣，再与温药，终属不甚恢心，幸分量极轻，自有斟酌，然不过姑备一说耳，安见此案之功，果在肉桂耶？

三诊：从治之法，始也依然，药三进而消日退矣。小水浑浊转清，舌苔光红亦淡。拟宗前方小其制，仍与上中下三焦并治。熟地八钱，乌梅八分，炙草五分，川连五分，川椒廿粒，生地四钱，肉桂三分，人参一钱，麦冬二钱。

【平议】参用乌梅丸酸苦辛合法，足见巧思。

四诊：连进固本从治之法，并参苦辛酸安胃，允推应手。今胃纳安常，诸恙皆平，而津液受伤已极，善后之法，自当立中育阴以冀其后。人参一钱，熟地五钱，天冬一钱五分，洋参一钱五分，北沙参三钱，知母一钱五分，麦冬一钱五分，石斛四钱，炙草三分。

柳谷孙曰：第一方力量之大，二方立法之巧，三四方用意之周匝，随机而应，步伐井然，具此见解，庶可谈医，然已难其人矣。

【平议】此案平正通达，而有新奇颖异、出人意表处，朴茂中能兼之以智巧，是作者之有意制胜，然巧不伤雅，是可法也。

柳选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　脉沉细素涩、血虚气郁，经事之不来宜也。夫五志郁极，皆从火化，饥而善食，小水澄脚如脓，三消之渐，匪伊朝夕，然胸痛吐酸，肝郁无疑，肝为风藏，郁甚则生虫，从火化也。姑拟一方平中见奇。川连一钱五分，吴萸炒麦冬三钱，姜汁炒蛤壳五钱，建兰叶三钱，鲜楝树根皮一两（洗）。

柳谷孙曰：病属阴虚火旺，案中生虫一层，未免蛇足。

【平议】善食溲腻，胃热下行，方似尚嫌太轻，未尽切当。消渴有虫，治以苦楝泄降，固亦可备治渴之用，但虫则未必耳。其方本止苦楝新根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许，水煎空心服，濒湖《纲目》载之，玉横《续类案》亦收之，且曰此方神效，旭高以此为君药，盖亦力求新颖之法，虽非正鹄，亦可以助博闻。建兰入药，亦好奇之癖，此非古之兰叶。数涩之脉，终属可议。

再诊：服药后大便之坚且难者，化溏粪而易出，原属苦泄之功，然脉仍数涩，究属血虚而兼郁热，郁热日甚，藏阴日铄，舌红而碎，口渴消饮，所由来也。月事不至，血日干而火日炽，头眩目花，带下，皆阴虚阳亢之见证，补藏阴为治本之缓图，清郁热乃救阴之先著，寓清泄于通补之中，其或有济耶！所虑病根深固，未易奏绩耳。川连、黄芩、黑栀子、生地、当归、阿胶、川芎、白芍、建兰叶。另大黄䗪虫丸每早晚服五丸。

柳曰：寓清于补，恰合病机。

【平议】舌绛且碎，归、地、阿胶宜也。唯前用楝皮之降，此用川芎之升，或未免自矛自盾。既有带下，则苦寒直降，诚属不妥，蠹虫丸乃为经事设法耳。

三诊：诸恙皆减，惟内热未退，带下未止，经事未通，仍以前法增损。川连、当归、洋参、白芍、女贞子、茯苓、生地、麦冬、丹参、沙苑。

四诊：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风消者，火盛而生风，渴饮而消水也。先辈谓三消为火疾，久而不已，心发痈疽，余屡用凉血清火之药，职此故也。自六七月间足跗生疽之后，所患消症，又稍加重，其阴愈伤，其火愈炽，今胸中如燔，牙痛齿落，阳明之火为剧。考阳明之气血两燔者，叶氏每用玉女煎，姑仿之。鲜生地、石膏、知母、元参、牛膝、川连、大生地、天冬、麦冬、茯苓、甘草、枇杷叶。

柳曰：此亦消渴门中应有之症，不可不知。

【平议】足跗生疽，古言验矣。此是津液大伤之症，终宜峻滋肝肾真阴为主，牛膝太降，亦宜避之。

又柳选旭高一案　一水不能胜五火，火气燔灼而成三消，上渴中饥，下则溲多，形体消削，身常怕热，稚龄犯此，先天不足故也。生地、北沙参、知母、花粉、石膏、甘草、麦冬、五味子、牡蛎、茯苓、川连。

柳曰：稚年患此，多在炎暑之时，其证有兼见风痉烦躁者，余尝以此法参用凉肝之品，以黄蚕茧煎汤代水，颇有效验。

【平议】方亦平善无疵，柳谓用黄蚕茧煎汤，即古人缫丝汤之变法也。

《卫生宝鉴》罗谦甫治案　韩子玉父，年逾六旬有三，病消渴，至冬添燥热，须裸袒以冰水喷胸腋乃快，日食肉面数四，顷时即饥，如此月余。罗诊得脉沉细而疾，以死决之，曰：消之为病，其名不一，曰食侾、曰消中、曰宣疾，此膏粱之所致也。阳明化燥火，津液不能停，自汗，小便数，故饮一溲二；胃热则消谷善饥，能食而瘦，王叔和云：多食亦饥，虚是也。此病仲景所谓春夏剧，秋冬瘥，时制故也。今当瘥之时反剧，乃肾水干涸，不能制其心火，而独旺[1]于不胜之时。经曰：当所胜之时而不能制，名曰真强，乃孤阳绝[2]阴者也。且人之身，元气[3]为主，天令为客，此天令大寒，尚不能制其热，何药能及，《内经》主胜逆，客胜从，正以此也。

魏玉横刻江篁南《类案》评曰：见解超，宜熟玩之。

【平议】天时大寒，尚不能制其孤阳，说理甚精，罗氏案中，尝两言之。

张氏《医通》　石顽治赵云舫，消中善食，日进膏粱数次，不能敌其饥势，丙夜必进一餐，食过即昏昏嗜卧，或时作酸作甜，或时梦交精泄，或时经日不饮，或引饮不辍。自言省试劳心所致。前所服皆安神补心、滋阴清火之剂，不应。察其声音浊而多滞，其形虽肥甚色苍，而肌肉绵软，其脉六部皆洪滑而数，惟右关特甚，两尺亦洪滑，而按之少神，此肾气不充，痰湿挟阴火，泛滥于中之象，遂与加味导痰加兰、麝，数服，其势大减，次以六君子合左金，枳实汤泛丸，服后以六味丸去地黄加鳔胶、蒺藜，平调两月愈。

---

〔1〕旺　原脱，据《卫生宝鉴》补。

〔2〕绝　原作"纯"，据《卫生宝鉴》改。

〔3〕元气　《卫生宝鉴》无此二字。

【平议】此以声音浊滞，形肥肌软，而从痰湿设法，则舌必垢腻可知，故用药如此，又是中消症应有之一法，而非所概论于上消之引饮，下消之溲腻者。案中或经日不饮一句，须当留意。后之六味加鳔胶、蒺藜，虽曰补阴，然尺脉既曰按之少神，而尚用茯苓、泽泻，犹嫌浑仑吞枣。

又　粤客李之藩，上消引饮，时当三伏，触热到吴，初时自汗发热，烦渴引饮，渐至溲便频数，饮即气喘，饮过即渴，脉之右寸浮数动滑，知为热伤肺气之候，因以小剂白虎汤加人参，三服势顿减，次与生脉散，调理数日而痊。

【平议】此上消之轻浅者，暑热伤其肺胃之津耳，人参白虎，生脉麦味，本是正宗。

又　朔客白小楼，中消善食，脾约便难，察其形瘦而质坚，诊其脉数而有力，时喜饮冷火酒。此酒之湿热内蕴为患，遂以调胃承气汤下之，破其蕴热，次与滋肾丸数服，涤其余火，遂全安。

【平议】此胃火之实热证，善食便难，脉数有力，而形瘦质坚，承气先行，是或一道；继以知柏，犹可说也；肉桂反佐，于意云何？似此方法，终觉玉卮无当[1]，不适于用。

又　薛廉夫子，强中下消，饮一溲二，因新娶继室，真阴灼铄，虚阳用事，强阳不倒，恣肆益甚，乃至气急不续，精滑不收，背曲肩垂，腰膀疼软，足膝痿弱，寸步艰难，糜粥到口即厌，惟喜膏粱方物。其脉或数大少力，或弦细数疾，此阴阳离决，中空不能主持，而随火辄内辄外也。峻与八味肾气、保元、独参，调补经年，更与六味地黄，久服而愈。

【平议】所述症情，全是亢阳无阴，大剂纯阴滋润，灌溉灵根，犹恐杯水车薪，不足以苏涸鲋，而乃曰峻与八味，岂非为《金匮》所误？即善后而用六味，亦步薛立斋之后尘耳。

又　牙行邵渭宾仲夏与婢通，因客至惊恐，精气大脱，即凛凛畏寒，翕翕发热，畏食饮，小便淋沥不禁。诊之六脉弦细如丝，责责如循刀刃，此肾中真阳大亏之候，令服生料六味，稍加桂附以通阳气，咸谓夏暑，不宜桂附。另延医，峻用人参、附子，月余饮食大进，犹谓参附得力，恣饵不撤，遂至日食豚蹄鸡鸭七八餐，至夜预治熟食饱啖二次。如此两月余，形体丰满倍常，但苦时时嘈杂易饥，常见青衣群鬼围绕其侧。再诊脉，其脉滑数有力，而右倍于左，察其形色多滞，且多笑多言，而语无伦次。此痰食壅塞于中，复加辛热，助其淫火，始见阴虚，末传消中之患也，不急祛除，必为狂痴之患，为制涌痰之剂，迟疑不进，未几忽大叫发狂妄见，始信言之非谬也。

【平议】房欲失惊，精已大脱，脉弦细而责责不柔，明是阴已垂竭，而孤阳无依，乃反以为真阳大亏，石顽何以老悖一至于此！六味已非，再加桂、附，意欲何为？岂恶其荒淫，而代天行罚耶？他医之峻投参、附，正与石顽一鼻孔出气，何以二公心心相印，若合符节？此人发狂，固不足惜，但非二公，或尚可稍缓须臾。记昔有垂老纳宠者，自吟曰：吾已轻舟将出世，得卿来作挂帆人。自有石顽此论，而用参、附者，乃得萧规曹随[2]，皆所谓挂帆之人也。石顽岂尚欲自鸣得意耶，殊可怪矣。

薛立斋案　一贵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饮水数升，数服加减八味丸方，诸医大笑云：此药能止渴，吾辈当不复业医矣，皆用木瓜、紫苏、乌梅、人参、茯苓、山药等生津液之

〔1〕玉卮无当　卮(zhi 支)，古代一种盛酒器；当，底也。玉卮无底，好看而不适用。

〔2〕萧规曹随　按照前人的成规办事。《法言·渊骞》："萧也规，曹也随。"李轨注："萧何规创于前如一，曹参奉随于后不失。"

药，数剂而渴愈甚，不得已用前方，服三剂渴止，因相信久服，不特渴疾不作，气血亦壮，饮食加倍，强健过于少壮之年。

又　一男子作渴，日饮水数碗，冬月亦然，彼用加减八味丸去肉桂，服之不应。

又　一男子亦患此证，日渐消瘦，与前丸数服，渴减半，一剂而痊，再剂形体复壮。夫肉桂肾经药也，前症乃肾经虚火炎上，无制为患，用肉桂导引诸药以补之，乃引虚火归原，故效。

又　一人不时发热，日饮冰水数碗，寒药二剂，热渴益甚，形体日瘦，尺脉洪大而数，时或无力。王太仆曰：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又云候热往来，是无火也，时作时止，是无水也。法当补肾，用加减八味丸，不月而愈。

【平议】加减八味丸，薛氏之所谓家藏治渴极效者，方即八味肾气去附子加五味子，果是肾阳式微，小溲不利，乃为对证。然既渴矣，其溲必多，苓、泽渗泄，助其消耳。乃观此公案中之语，则曰肾经虚火归原，昏愦已极。又曰尺脉洪大而数，时或无力，又引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则洪大且数，岂非火症，牛头不对马嘴，是乱道之尤！且谓此可补肾，无一非盲人梦话，然俗子则见其手著之书，袅然巨帙，遂以为一大作家，终是一盲群盲，不知天地为何物者，而魏柳州亦长篇累牍，收入《续类案》中，佛头著粪，殊为可惜。

《陆氏医验》　养愚治两广制府陈公，年近古稀，而多宠婢，且嗜酒，忽患口渴，茶饮不辍，而喜热恶凉，小便极多，夜尤甚，大便秘结，必用蜜导，日数次，或一块，或二三块，下身软弱，食减肌瘦，所服不过生津润燥清凉而已。脉之浮按数大而虚，沉按更无力，曰：症当温补，不当清凉。问消本热症，而用温补何也？曰：经谓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今脉数大无力，正所谓从而不鼓，无阳脉也。以症论之，口渴而喜热饮，便秘而溺偏多，皆无阳证也。曰：将用理中、参附乎？曰：某所言温补在下焦，而非上中二焦也。《经》曰：阳所从阴而亟起也。又曰：肾为生气之原。今恙由于肾水衰竭，绝其生化之原，阳不生，则阴不长，津液无所蒸以出，故上渴而多饮，下燥而不润，前无以约束而频多，后无以转输而艰秘，食艰肌削，皆下元不足之过也。曰：予未病时痿，是肾竭之应，既痿之后，虽欲竭而无从矣。彼虽不悦，而心折其言，遂委治之。乃以八味丸料，加益智仁，煎人参膏糊丸，每服五钱，白汤送下，日进三服。数日尿少，十日溺竟如常，大便尚燥，每日一次，不用蜜导矣。第口渴不减，食尚无味，以升麻一钱，人参、黄芪各三钱，煎汤送丸药，数服口渴顿止，食亦有味，又十日诸症全愈。

【平议】此症渴饮而喜热恶凉，溲多而夜中尤甚，脉浮数大，沉按无力，谓为无阳而当温补，似矣。然大便秘结，岂非液耗，下体痿软，明是阴衰，而亦可概之以"无阳"二字，已是背谬。虽自言阳痿在先，不近女色，须知此是真阴已竭，本不在乎阳气之存亡，鄙夫一闻阳痿，恣用温肾，以助槁木之自焚，冀欲如盲左[1]之所谓收合余烬，背城借一，适以灼垂绝之脂膏，必使之焦枯而后快，何其不仁至此！案语亦自谓肾水衰竭，绝其生化之原，则所谓原者，即此肾水，而乃犹以衰竭未足，桂、附不已，佐以泽、苓，双管齐下，皆是戈矛，纵有参膏，奚能补患，此是不学无术者之杜撰伪案，后有学者慎勿误会，而施炮烙之刑，以陷老人于焦骨焚身之惨，是亦好生之德也。案中予未病时痿，是肾竭之应以下数句，考原文作：公曰：予

〔1〕盲左　左丘明，传说左丘明双目失明，故称他"盲左"，著有《左传》。"收合余烬，背城借一"，见《左传·成公二年》，谓下定决心，决一死战。

未病时阳已痿矣，病后从不近女色，肾未必衰竭。予曰：肾竭于未病之先，痿是肾竭明验，既痿之后，虽欲竭而无从矣。公为色变云云。此是魏玉横本删节之，而文义乃不明了，曰字予字，几不辨何人语气，盖传写者有脱误，玉横当不至如此不堪，当依原本改之。然陆氏本书，文理亦极鄙陋，而当时竟奉为名著，此可见前明医界之程度。

又　祖愚治李悦吾，年五十余，患消渴症，茶饮不能离口，小便多，大便燥，殊不欲食，及食后即饥，病将一载，精神困怠，肌肉消削，皮肤枯涩，自分必死。脉之沉濡而涩，曰：病尚可药，人身津液，以火而燥，然必以气化而生，前医纯用清凉滋润之品，所以不效。洁古云：能食而渴者，白虎倍加人参，大作汤剂多服之；不能食而渴者，钱氏白术散，倍加干葛，亦大作汤剂服之。今不能食，及食即饥，当合二方，加升麻、佐葛根，以升清阳之气，少合桂、附，以合从治之法，每味数两，大砂锅煎浓汁，饮汤，以此代之。此病仲景谓春夏剧，秋冬瘥，今当盛暑，病虽不减，亦不剧，若依法治之，兼绝厚味、戒嗔怒，闭关静养，秋冬自愈。幸其能守戒忌，交秋即瘥，至秋末痊愈。此案魏玉横本，今不能食上，脱不能食而渴者一节，文义即不可解。兹依《卫生宝鉴》东垣治张耘夫一节及陆氏本书补之。

【平议】洁古老人以能食不能食，分作两般之治，一是治火，自当大剂清胃，一是虚而津枯，故主养胃生津，病情大有区别，而此则以并之于一人身上，究竟是虚是实，骑墙两可，苏味道[1]之模棱，岂可移作医病之活法？且既曰：以火而燥，而犹曰桂、附从治，助其气化，皆是空谈，其用药则曰每味数两，岂从治之桂、附，亦是如此？凭空伪撰，不觉于无意中显出破绽，小人掩著伎俩，终有败露之一日，可见洁古之论，及春夏剧、秋冬瘥之唾余，皆从罗谦甫案中剿袭得来。此等伪书，竟是一钱不值，而世人多受其欺，岂不可叹！

《江西通志》　杨贲亨，鄱阳人，博群书，精脉理，每心计造方。有患饥者，诸医以火证治，亨久思之未得，顷见堂上木橛自仆，乃为湿气所蒸致朽，忽悟水能消物，不独属火，此湿消耳，遂投热剂而愈。

【平议】水湿能令木器朽腐，此与胃之消食，相去万里，胡得强为援引，认作医理之奇悟，假使某人果是胃有水湿，则恶食不遑，奚复有能食易饥之理？此是毫不知有医理者，闭目乱道之语，门外人固不足责，志乘谈医，类多如此。最奇者，《图书集成》医术一门殿后之数卷，全采通邑各志，兼及稗乘小说，奇奇怪怪，复叠重累者，多至十数见，而各异其书，各异其人，正可见陈陈相因，彼此雷同，作者且不自知其鄙陋无耻，而采之者亦复不知其是何居心！是条则玉横亦收入《类案》，岂不为著述界大贬其声价。

肝　胆　火

肝胆禀刚木之德，易发难驯，最多火症，肆于上则为眩晕头痛，颠顶热痛；郁于中则为胸胁胀满，胃脘结痛；侮于下则为腹筋胀满，少腹疝痛。尤其甚者，则昏厥暴仆，癫疯痉直，狂妄笑骂，上屋逾垣，变幻最多，每不可以常理测。苟欲汇集一编，势必太嫌繁冗，顾辑《平议》本已分别见症，各为专编，则症有定位者，自当各就其类，以清眉目。兹但选肝胆阳焰数条，庶符火症题旨云尔。

《史记·仓公传》　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臣意诊脉

---

〔1〕苏味道　唐圣历初官居相位，处事圆滑，模棱两可，人称"苏模棱"。

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窜以药，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韩女之病者，诊其脉时，切之，肾脉也，啬而不属；啬而不属者，其来难坚，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啬”今本皆作“涩”，此古今字。

江篁南《名医类案》录此条于腰背痛下，注曰：少阴病兼太阳（颐按此肝肾真阴已伤之症，非太阳表症腰脊痛）；寒热下，江注：厥阴病兼少阳（颐按此肝胆郁结，荣卫不谐，故为寒热，亦非表病）；内寒下，江注：内寒当作阴病解（颐按下言月事不下，则此“内寒”二字，实不可解，龙门[1]去今已远，传写恐有讹误，是当存而不论）；其来难坚下，江注：气郁血滞；而脉结，出左口下，江注：相火炽盛，脉乃上溢；啬而不属下，魏玉横刻江氏《类案》注曰：气滞血不流，而脉啬，是为郁病。

江本此条再出，先见于腰痛病，又再见于妇人经水门，其妇人门中，于此案末，多五十字，其文曰：盖男子以精为主，妇人以血为主，男子精盛则思室，女子血盛则怀胎。夫肝，摄血者也，阴弦出寸部，又上鱼际，则阴血盛可知矣。魏玉横谓此是泛论无病之人，乃以弦出左口为血盛之脉，与原文相背何耶？

【平议】此肝郁气结，木火上陵，有升无降之脉症治法，其源甚古，而理法明了，如指诸掌，汉人心法，犹可想见，是古案之最不可多得者。肾脉既涩滞不流，又复不相连属，滞而且坚，则下焦窒塞，月事不行可知，而肝脉弦出左手寸口，溢而及上，有升无降，有阳无阴，纯是肝胆火炎，忧思窒塞，阴阳不得和调所致，故知其欲男子而不可得。下其血，则升降通而病自愈，至理名言，确不可易。江氏《类案》末段五十字，出许叔微《本事方》（妇人门地黄丸下，即后一条是也），以弦出寸口，又上鱼际，谓为血盛，诚有误会，要知此是相火之上肆，不可以言阴血之有余，仓公之意必不谓然，玉横讥之，宜矣。

许叔微《本事方》　一师尼患恶风体倦，乍寒乍热，面赤心烦，或时自汗。是时疫气大行，医见其寒热，作伤寒治之，用大小柴胡汤杂进，数日病急，予诊视，曰：三部无寒邪脉，但厥阴脉弦长而上出鱼际，宜服抑阴等药，制此地黄丸：生干地黄二两，赤芍一两，柴胡、秦艽、黄芩各半两，为细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乌梅汤吞下，日三服。

此案江篁南采入《类案》十一卷，体倦作倦怠，心烦作心怔忡，兹从嘉庆间叶氏刻本。据黄丕烈序，谓据旧抄本，以士礼居所藏宋刻残本勘对者也。

【平议】寒热自汗，面赤心烦，而肝脉弦出鱼际，肝胆郁火，升腾莫制，再以柴胡助之发扬，宜乎益张其焰。许谓宜服抑阴，是矣，然方中仍有柴胡，必与面赤心烦自汗不合，弗谓面赤为火郁不透，寒热为少阳不舒，试观自汗，疏泄已是太过，即无弦长上鱼之脉，当亦知其宜降不宜升，此古人之未达一间，必不可随声附和。薛立斋治此等症，惯用逍遥，终是为古人所愚。江本案末多“良愈”二字，叶刻无之，则此病此药，或仍无效，岂非柴胡之过。

戴良《九灵山房集·丹溪翁传》　一女子病不食，面北卧者半载，医告术穷。翁诊之，肝脉弦出寸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气结于脾耳。叩之则许嫁丈夫入广且五年，翁谓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盖怒之气击而属木，故能冲其土之结，今宜触之使怒耳。父以为不然，翁入而掌其面者三，责以不当有外思，女子号泣大怒，怒已进食。翁复潜谓其父曰：思气虽解，然必得喜则庶不再结。乃诈以其夫有书，旦夕且归，后三月果归，而病不作。

【平议】此事江篁南收入《类案》，而俞东扶亦收之，字句与此大同小异，其实即从《仓

[1] 龙门　司马迁，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南）人，这里用龙门指代司马迁。

公传》肝脉弦一句而附会为之，说理正与病情相背，文人好奇，不识病理，而姑妄言之，必不可信。江本谓此思想气结也，药难独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过思则脾气结而不食，怒属肝木，木能克土，怒则气升发，而冲开脾气矣云云。夫思令气结，脾不运而人不食，其说甚当，然气既结滞，脉当结涩，不当弦出寸口，既已弦出寸口，则肝阳恣肆，怒木陡升，本将冲破泥丸宫，若更激其怒，岂不使其发上冲冠，踰垣上屋，顾可谓木能克土，冲开气结，附会五行，可嗤孰甚。今之皮傅新学者，辄谓中医五行生克为可鄙，皆此等谬说，有以授之口实，究竟盲瞽之谈，本非医理真旨。且纵令其人果是因思成结，正当抚慰而有以安之，亦胡可复激其怒，丹溪何人，而乃作此怪妄之论？此必非丹溪之言，亦易明白。况乎女子有怀，中心藏之，岂踰闲不检者可比，乃江本则谓其父掌其面呵责之，而《九灵集》中，竟谓翁入而掌其面者三，责以不当有外思，此何等事，而劳医者越俎代疱[1]，丹溪亦何致昏愦狂悖如此！然戴九灵能为此说，尚复成何事体，此更是文字之妖，而医学家尚能采录入集，一盲群盲，中医之学，宜乎万劫不复。总之此类古案，无非因龙门"弦出左口"四字，衍为幻景，自矜奇治，必非实有其人其事。又魏选《续类案·癫狂门》中，更有龚子才治案一条，措辞秽亵，尤其可鄙，医书声价，扫地尽矣。

江氏《类案》　王中阳治一妇，壮年每患头痛腹痛，十指酸痛，心志纷纭，鼻息粗甚，盖欲近男子不可得也，俗谓之花风。王以凉膈散、青木香圆互换，疏导三五次，更服三黄丸，泻三焦之火，数日而愈。曾有火旺遗精者，亦用前丸散而愈。

【平议】中阳元时吴人，名珪，字均章，自号中阳老人，有《泰定养生主论》十六卷，即制礞石滚痰丸者，生平好用攻痰，治案尚能近理，视张子和书大言汗吐下而不讲情理者，胜之远矣。此案虽亦从《仓公传》脱胎为之，未必果有是病，然清火泄降，亦属近情，较之上条伪托丹溪翁者，已不可同日而语。江本误作仲阳，俞东扶本从之，非是。

喻嘉言《寓意草》　杨季登长女，及笄将字[2]，病经闭年余，发热食少，肌削多汗，而成劳怯。医见汗多，误为虚也，投以参、术，其血愈锢。余诊时，见汗出如蒸笼气水，曰：此症可疗处，全在有汗，盖经血内闭，止有从皮毛间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设无汗而血不流，则皮毛干槁而死矣。宜用极苦之药，以欲其血入内，而下通于冲脉，则热退经行，而汗自止，非补药所能效也。于是以龙荟丸日进三次，月余忽觉经血略至，汗热稍轻，始减前丸，只日进一次，又一月经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诸病全瘳矣。

【平议】汛事不行，而汗多热炽，有升无降，亦是心脾郁结，肝胆火炎，症情固与《仓公传》如出一辙，喻氏非不知龙门传中有欲男子不得之套语，而就病言病，不好奇而攻发人心之隐，忠厚待人，嘉言笔墨，固是不凡，岂戴九灵辈所能梦见。案中虽不言脉，然上则汗蒸如气，下则冲任不通，气上不下，脉象可想。不用汤而用丸者，年余之恙，固非可以旦夕间荡涤成功者。龙荟丸专降肝胆横逆之火，导之下行，全是仓公本传心法，可谓脉因证治，无一不符，善学古人，自当首屈一指。而案中并不援引龙门一字，宛如自出手眼，不屑以摹仿见长，此老傲骨，亦自可师。其实不摹而摹，维妙维肖，世有笨伯，必欲生吞活剥，依样葫芦者，见此文字，吾知其终身不能索解。

---

〔1〕越俎代庖　指越权办事。《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2〕及笄将字　旧时称女子年达十五岁为"及笄"，见《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仪礼·士昏礼》："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因此称女子订亲为"字"。及笄将字，指已到婚嫁年龄，将订亲出嫁。

江氏《类案》　篁南治一贵妇寡居，月候不调，常患寒热，手足或时麻木，且心虚惊悸，或心头觉辣，诸治不效。诊其脉弦出寸口，知其郁而有欲心不遂也，乃以乌药、香附二味投之，二服诸症俱减。

江应宿曰：男子精血盛则思欲，室女孀妇，有所思不得，则气结而留瘀血，男思女不得则流精，其理一也。精血已离其位，渍入隧道，故变为寒热。肝脉弦出寸口者，肾主闭藏，肝主施泄，今肝火不泄，逆而上行，乃知男女失合之症。

魏玉横刻江本评曰：今人脉上鱼际者，十居其五，或左或右，或左右皆然，阴虚火盛之人类多见之，不可定为郁病。

俞东扶曰：欲男子而不得，则相火内郁，郁久必致气血暗耗，阴阳交争，自生寒热，不皆由精血离位，渍入隧道，而变寒热也，故失合之症成痨者多，非药可愈。

【平议】篁南是案，盖亦是从史迁列传附会为之，说理未尝不足，然以闺中寡鹄，而迳断以有思不遂，太伤忠厚，君子之心，胡忍出此。岂非医家程度太浅，止知自炫聪明，而不顾笔墨秽亵，终是思想未醇，胡可为训。要知愁思郁结，肝火自生，果自脉出左寸，亦属郁滞为病，岂可强诬以居心不静，横加以不能表白之冤，拔舌地狱，当为此辈而设。乌药、香附，不过顺气抑青之法，止是入手第一步方针，岂可尽得开郁解结之能事。应宿所谓精血离位，渍入隧道，未尝无此病理，薛立斋宫女一条，确是此症（见下），养生家固当自知戒慎。然气滞血凝，荣卫不谐，即为寒热交争，东扶辨之，亦极精当。玉横谓弦出上鱼，阴虚火盛者多有之，颐谓此即经言气上不下之明证，则诸家必加以欲念之恶名者，真是罪孽深重矣。然其原则确是腐迁[1]始作之俑，真堪浩叹。

薛立斋案　一寡妇，因怒致不时寒热，久而不已，肝脉弦紧，用小柴胡加生地治之而愈。但见风寒热仍作，此是脾胃气虚，用加味归脾、补中益气二汤，兼服而止。

【平议】此是郁怒气结之明证。脉左弦紧，正是气结，故脉坚而有力，柴胡、益气，必无效果。此误以升提为疏泄者，而不知疏之则愈以助其横矣。立斋惯用此法，几几无一不谬，而此条则从许学士抑阴地黄丸得来，犹可谓师承有自，其实叔微已误会矣，案见上，颐已辨之。

又　一室女寒热，左手脉弦长而出寸口，用小柴胡加生地、乌梅治之而愈，既嫁，而诸症悉瘳。

【平议】此必处境困苦，多难言之隐，以致肝脾郁结，经脉不调，经所谓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者，此脉此症是矣。生地、乌梅，养阴涵阳，宜加舒郁解结为治，方能适合。柴胡升发，必非所宜。既嫁则境遇为之一变，故能自愈，亦不得强诬到情欲上去。凡女子郁症寒热，甚则不月，或为瘰疬癥结，所见不少，然家庭康乐者无之，此可见女子见闻最狭，褊急者多，若必以所思不遂，断为非分纷驰，岂非罪过。

又　一妇人每怒，口苦发热晡热，此肝火盛而血伤也，以小柴胡合四物汤二剂，以清火而生血，更以四物加柴胡、白术、茯苓、丹皮，生血健脾而愈。

又　一妇人口苦胁胀，此肝火之症也，用小柴胡加山栀、黄连少愈，更以四君子加白芍、当归、柴胡补脾胃而痊。

【平议】此皆肝火之症，然此公始终皆脱不了柴胡，足见其胸中无物，不然何至呆想如此。

---

〔1〕腐迁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受腐刑，故曰腐迁。

又　一放出宫女，年踰三十，两胯作痛，肉色不变，大小便中作痛如淋，登厕尤痛，此瘀血溃入隧道为患，乃男女失合之证也，难治。后溃不敛，又患瘰疬而殁。在内久怀忧郁，及出外又不如愿，是以致生此疾，愈见瘰疬流注，乃七情气血损伤，不可用攻伐皎然矣。

【平议】深宫锢闭，郁结必比民间十倍，气血凝滞，而有此症固宜，立斋必谓失合，终是所见者小。

易思兰案　一士人，素耽诗文，夜分忘寝，劳神过度，忽身热烦渴，自汗恶寒，四肢微冷，饮食少减，初以为外感，先发散后和解不应，又用补中益气汤加参三钱，踰月诸证仍前。一日午后，忽发热耳聋，不知人事，恍惚谵语，或谓少阳证也，宜小柴胡和之。易诊之，六脉皆洪大而无力，曰：非少阳证，乃劳神过度，虚火证也。不信，遂以小柴胡去半夏，加花粉、知母。易谓服此必热愈甚，当有如狂证作，已而胸如火炙刀刺，发狂欲走，饮冷水一盆始定。复求治，以人乳并人参汤与之，当日进四服，浓睡四五时，病减半，次日又进四服，六脉归经，沉细有力，终夜安寝，诸症悉退。或曰：是症人谓伤寒，公作虚火何也？曰：伤寒自表达里，六日传遍经络，复传至二十一日外，虽有余症，亦以杂病论，今病已二月，岂可以伤寒论乎？况少阳之脉弦长有力，今浮洪满指而无力，岂少阳脉乎？盖平日劳神过分，心血久亏，脾肝亦损，阳气独盛，气即火也，《经》云壮火食气，火与元气不两立，于是水涸火胜之病作矣，伤寒云乎哉！夫小柴胡乃治少阳实证，今阴虚病，而以此泻之，则元气愈亏，阴火愈炽，故知其当发狂也。又补中益气汤，补阳者也，阴虚而补阳，阳愈盛而阴愈虚，所以不效，今用人乳者，以真血补真水，又以人参引导，散于诸经，以济其火，与他药不同，故见效尤速也。

【平议】耽思过度，废寝劳神，寒热烦渴，亦与忧愁气结，营卫不和，发为寒热者，同一机杼。发散和解，又加之以东垣益气，计服柴胡固已不少，升阳太过，郁结舒矣，而肝胆浮阳之症，自当接踵以起。身热耳聋，神昏谵语，或谓少阳症，确乎不错，但此是可以升散之少阳症否，则明时人本不能悟到此层，再进柴胡，自然胸胁刺痛，狂走莫制。易能峻养真阴，在当时真不愧庸中佼佼，然但言虚火，仍是浮泛笼统话头，而谓伤寒为六日传遍经络云云，亦在梦中说梦。又谓浮洪满指而无力，即非少阳脉，岂不知此之虚火，即是肝胆浮阳，则洪大满指之脉，又何尝非肝胆阳升真象。用药是而说理不明，尚是偶然之倖中，非真能洞见症结者。且可谓小柴胡汤是泻药，服柴胡而阴火愈炽，则正与柴胡升动虚阳之义绝对相反，其谬尤甚，惟真血补真水一句，尚能恰合病情耳。可见易氏虽自命不凡，究竟识力不过尔尔。惟置之明人医案中，确已鹤立鸡群，此前明医界之程度，必不可与近今作一例观。颐按此条亦是肝脾气结，实与前数条之寒热同。而柴胡之害如是，则上文之无一不柴胡者，其功力当复奚若？乃诸家皆称其有效者，岂非海上蜃市，本属空中楼阁，故可信笔涂鸦，不问实在，颐所以谓诸家之皆出摹仿也。

喻嘉言《寓意草》　吴添官生母，时多暴怒，以致经行复止，入秋以来，渐觉气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状，动辄晕去，久久卧于床中，时若天翻地覆，不能强起，百般医治不效。因用人参三五分，略宁片刻，最后服至五钱一剂，日费数金，竟图旦夕苟安，以视稚子，究竟家产尽费，病转凶危。大热引饮，脑间又如刀劈，食少泻多，已治木无他望矣。闻余返娄，延诊，过，许以可救，因委命以听焉。余谓怒甚则血菀于上，而气不返于下者，名曰厥巅疾。厥者逆也，巅者高也，气与血俱逆于高巅，故动辄眩晕也。又以上盛下虚者，过在少阳，少阳者足少阳胆也。胆之穴皆络于脑，郁怒之火，上攻于脑，得补而炽，其痛如劈，同为厥巅之疾也。风火相扇，故振摇而热蒸，土木相凌，故艰食而多泻也。于是会《内经》铁落镇坠之意，以代赭石、

龙胆草、芦荟、黄连之属，降其上逆之气；以蜀漆、丹皮、赤芍之属，行其上菀之血；以牡蛎、龙骨、五味之属，敛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剂药中，生入猪胆汁二枚，盖以少阳热炽，胆汁必干，亟以同类之物济之，资其持危扶倾之用。病者药一入口，便若神返其舍，忘其苦口，连进十余剂，服猪胆二十余枚，热退身凉，饮食有加，便泄自止，遂能起床，行动数步，然尚觉身轻如叶，不能久立。仆恐药味太苦，不宜多服，减去猪胆及芦、龙等药，加入当归一钱，人参三分，姜枣为引，平调数日而全愈。

【平议】阐发肝胆阳升正旨，融会《素问》危微精一之心传，而能以酣畅之笔，绘影绘声，描摹毕肖，始知西学家血冲脑经之病由，早已在吾国旧籍之中，而推本穷源，因端竟委，说之详尽，岂彼中人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者可以同日而语？此中医之最上乘禅[1]，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笔曲而达，言明且清，自当推嘉言老人首屈一指。惟泄泻一层，实是肝气疏泄太过，关闸无权，故气火平而泄亦止，仅谓木土相凌，尚嫌肤浅。至谓少阳热炽，胆汁必干，同气相求，竹破竹补，虽亦理想，颇能入微。若论善后，自当大剂滋填，以固根本，庶乎阴得所养，阳不复腾，但用参归，或未能丝丝入扣耳。

魏氏《续类案》　陈三农治一士人，素好滋补，久之，口舌干燥，脑后作痛，神思不爽，饮食减少，食肉则泄，六脉实大。作实火治，以知、柏、连、栀、赤芍、甘草，一剂而胸次爽豁，痛泄俱止，再进饮食倍加，精神顿长，诸症悉愈。书以为无病好补之戒。

【平议】服食补养，果能相体裁衣，调和偏颇，固是卫生之一法，亦何致引起火邪，灼烁津液，遽有此变，此必温补二字之害，提动阳炎，上攻下扰，则为痛为泻，窒塞不行，则神昏食减，蛮补成病，洵是可嗤。脉实证实，苦寒固宜，但药物尚轻，能消而不能通，盖亦是病之未甚者耳。此亦肝火，故上乘为痛，侮中而疏泄太过则为泻。

马元仪《印机草》　脉上出鱼际，此情怀失旷，郁而成热，少火化为壮火，久咳食减形瘦，已是损象，议用逍遥散，养心脾营血，舒肝胆郁结主治。当归、白芍、茯苓、甘草、丹皮、柴胡、钩藤、广皮、大枣。

【平议】既知脉上鱼际，而仍是逍遥，必无佳象，观上文易思兰案可知。

《续类案》玉横自述治验　张玉书年近六旬，素患阴虚火甚，两手脉上溢入掌心，夏月偶不快，就混堂澡浴，以图汗解，归而寒热大作，头痛，两耳后煽肿，上连承灵，下至天牖，急邀余视，余适他出，别延外科，谓当成耳枕痈，势甚危，投以搜风败毒之剂，脑后肩甲筋络益抽掣急绊，燥渴躁闷，小便淋沥如火。迨余至，困惫不支矣。脉之洪数异常，知其中热，邪在阳明少阳，以阴虚过汗，火就升上，又为风药所鼓而然，不可与柴胡，乃君以黄芩、石膏，臣以鲜地、干地，佐以滑石、生甘草，使以连翘、木通，大剂饮之。次日肿痛减，肿处尚赤色，前方入绿豆一合，肿痛全消，再与导赤散合六一散而愈。

【平议】此亦火升脉溢之症，得汗而阳焰愈张，幻变至此，肝胆火浮，洵是无奇不有。玉横能知柴胡不可与，则其他之浪投此药者，孰得孰失，为利为害，尽在此一言之中矣。

《孟英案二集》一卷　一圃人诣孟英泣请救命，诘其所以，云家住清泰门内马婆巷，因本年二月十五日卯刻，雷从地奋，火药局适当其冲，墙垣皲字，一震泯然，虽不伤人，而附近民房撼摇如簸，其时妻在睡中惊醒，即觉气不舒畅，半载以来，渐至食减形消，神疲汛少，惟

---

〔1〕上乘禅　指高妙的境界或上品。《宝积经》："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彼乘名为大乘，名为上乘。"

卧则其病如失，药治罔效。或疑邪祟所凭，祈禳压镇，亦属无灵，敢乞手援，幸无却焉。孟英许之，往见妇卧于榻，神色言动，固若无恙，诊毕，病人云：君欲睹我之疾耶。坐而起，果即面赤如火，气息如奔，似不能接续者，苟登圊溷便，必贲逆欲死。前所服药，破气行血，和肝补肺，运脾纳肾，清火安神，诸法俱备，辄如水投石，孟英仿喻氏治厥巅疾之法用药，一剂知，旬余愈。

【平议】卧则如常，起则气火俱升，证情洵是奇特，总之一震之威，扰其神经，不可以寻常病理相推测，嘉言此法，镇坠气火，最合脑神经之治理，虽喻、王二公当时神经之说尚未发明，而以今日观之，此中病情药理，尤觉明白了解。

《孟英案二集》一卷　李叟年越古稀，意欲纳妾，虽露其情，而子孙以其耄且瞽也，不敢从，因此渐病狂惑，群医咸谓神志不足，广投热补之药，愈服愈剧，始延孟英诊之。脉劲搏指，面赤不言，口涎自流，力大无制，曰：此禀赋过强，阳气偏盛，姑勿论其脉证，即起病一端，概可见矣。如果命门火衰，早已痿靡不振，焉能兴此念头？医见其老，辄疑其虚，须知根本不坚实者，不能享长年，既享大寿，其得于天者必厚，况人年五十，阴气先衰，徐灵胎所谓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阴尽火炎，万物皆然。去秋吾治邱可亭孤阳喘逆，壮水清火之外，天生甘露饮灌至二百余斤，即梨汁也，病已渐平，仅误与两盏姜汤，前功尽废，可见阴难充长，火易燎原，今附、桂、仙茅、鹿茸、参、戟、河车等药，服之已久，更将何物以生其涸竭之水，而和其亢极之阳乎？寻果不起。

【平议】经言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惟阴先衰，阳乃独亢，虽在高年，外象畏寒，亦是阴耗而阳失所依，因而不振，法无偏于补阳，以灼尽其垂绝真阴之理，近贤之论者已多，况乎此老起病一端，已是孤阳暴露，果能养阴以涵敛之，尚可调剂而得其平，病亦何致不治，无奈以火济火，而速其败，大是可惨。但孟英竟列人参于大队温燥药中，得毋太不检点。邵可亭一症，梨汁可服二百余斤，而姜汤不胜二盏，盖真阴久竭，亢阳用事之时，大剂滋填，必难恢复，所以一得温热，而余焰陡然，必谓姜汤独任其咎，似亦言之太过。

魏氏《续类案》　龚子才治一人，头痛发热，眩晕喘急，痰涎涌盛，小便频数，口干引饮，遍舌芒刺，缩敛如荔枝，下唇焦裂，面目俱赤，烦躁不寐，时或喉间如烟火上冲，急饮凉茶，少解，已濒于死，脉洪大无伦，且有力，扪其身烙手。此肾经虚火，游行于外，投以十全大补，加以山萸、泽泻、丹皮、山药、麦冬、五味、附子，服一杯，熟睡良久，脉证略减三四，再以八味丸服之，诸症悉退，后戒冷物而痊。

魏玉横曰：脉证如此，何所见而断为肾经虚火？既用十全大补获效，则脉症间自必确有凭据，乃并不明言其故，岂不贻误后人耶？

【平议】此案历叙脉证唇舌，可谓至详且尽，而无一非实火确据。且谓饮凉茶而少解，又是内热明证，而舌生芒刺，又是敛缩如荔枝，此等舌状，他人未尝论及，仅杨乘六治案中，缩而敛者为实火，言明且清，证以阅历所得，确有可信，而此人之舌如是，龚则竟以十补、桂附取效，又将杨氏诸案一概翻尽，揆之情理，太为奇僻，而始终不能明言其何故而知为阴火外浮，得毋空中楼阁，过于炫异矜奇，而不自知其理之不可通矣？玉横评语，煞有至理，后学慎勿轻信。

古今医案平议第三种之第二卷

虚　火

虚人多火，阴不足而阳有余，情志之耗伤，嗜欲之斫丧，胥足以灼津液而长浮焰，是东垣老人之所谓内伤者也。以证情言之，似当厕于虚损队中。惟"虚损"二字，所赅者广，苟以内伤诸病备列其间，势将更仆难终，浩如烟海。颐辑《平议》，既集诸火为一编，爰择内伤诸证之属于阳盛者，汇为虚火一门，庶乎分别部居，较为清晰，而虚损编中，则不复列阴虚为一类云。

张石顽《医通》　太史张弘遽，精气下脱，虚火上逆，怔忡失血证，诊其右关独弦，左尺微数，余皆细微搏指，明系阴火内伏之象。诊后详述去冬劳心太过，精气滑脱，加以怵惕恐惧，怔忡惊悸不宁。都门之医，峻用人参、桂、附，至岁底稍可，交春复剧如前，遂乞假归吴。吴门诸医，亦用参附导火归原，固敛精气之药略无一验，转觉委顿，稍稍用心，则心系牵引掣痛，痛连脊骨对心处，或时痛引膺胸，或时巅顶如掀，或时臂股手足指甲皆隐隐作痛，怔忡之状如碓杵、如牵绳，如簸物，如绷绢，如以竹击空，控引头中，如失脑髓之状。梦中尝自作文，觉时成篇可记，达旦倦怠睡去，便欲失精，精去则神魂如飞越之状，观其气色鲜泽，言谈亹亹[1]，总属真元下脱，虚阳上扰之候。细推脉证，始先虽属阳气虚脱，过饵辛温峻补，致阳暴亢而反耗真阴，当此急宜转关，以救垂绝之阴，庶可挽回前过。为疏二方，煎用保元合四君，丸用六味合生脉，服及二月，诸证稍平，但倦怠力微。因自检方书，得补中益气汤为夏月当用之剂，于中加入桂、附二味，一啜即喉痛、声喑。复邀诊候，见其面颜精采，而声音忽喑，莫解其故，询之乃尊，知为升、柴、桂、附升动虚阳所致，即以前方倍生脉服之，半月后声音渐复，日渐向安，但起居调摄殊费周折，衣被过暖，便咽喉痰粘，稍凉则背微畏寒，或啜热饮，则周身大汗，怔忡走精，此皆宿昔过用桂附，余热内伏，而寻出路也。适有石门董载臣，谓其伏火未清，非芩、连不能解散，时值嘉平[2]，不敢轻用苦寒，仲春载臣复至，坐视进药，服数剂，形神爽朗。是后坚心服之，至初夏反觉精神散乱，气不收摄，乃复就正于予，予谓桂、附阳药，火毒之性，力能上升，得参以濡之，故可久伏下焦，与龙潜水底不异。若究其源，惟滋肾丸一方为正治，但既经芩、连折之于上，岂堪复受知、柏侵伐于下，况自春徂夏，不离苦寒，苦先入心，心从火化，何敢兼用肉桂引动虚阳，发其潜伏之性哉？端本澄源，仍不出六味合生脉，经岁常服，不特壮水制阳，兼得金水相生之妙用，何惮桂、附之余毒不化耶？

魏玉横曰：凡阴虚病，初服桂附有小效，久服则阴竭而脱，余目击多人矣。此证本是三阴虚损，误以参附温补，遂至变证蜂起。石顽谓初属阳气虚脱，只此一语，便于此道未彻，其定方时，只宜二地、二冬、沙参、杞子，少加川连、萎仁，养阴兼解郁为治，俟元气大复，然后

---

〔1〕亹(wěi 伟)亹　同"娓娓"。勤勉貌；不倦貌。《汉书·张敞传》："亹亹不舍昼夜。"

〔2〕嘉平　腊月，即农历十二月。《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

议补，乃为合法，六味、生脉，留为后劲。若保元、四君，则仍鲁卫之政[1]耳。其后自服益气，一啜即喉痛失音，凡用补中益气者皆当著眼。若董氏纯用苦寒，亦大庸手。

俞东扶曰：此案甚平庸，然辨证明晰，亦可为后学津梁。

王孟英曰：论桂附余毒，真阅历之言。三十年来，余见不知若干人矣，奈世人不悔悟何？

【平议】文士劳心太过，而致失精，本是心营大伤，阳越不守，龙相飞腾之候，关脉弦而尺脉数，阴脱于下，阳浮于上，脉证皆符。石顽开口断为阴火内伏，仍当作阴虚生内热解，谓为阴分有火，极易明白，非如木玄虚《海赋》之所谓阴火潜然，火生于阴，而宜于阳光之普照者也（文选注：其阴则有潜然之火，是为火之属于阴分者）。前医峻用人参补阴，本无不可，然蛮补已属不灵，更加附子以助肾阳，实是抱薪救火，其隆冬之所以相安者，盖缘天地闭藏，虚阳自当稍戢，亦或参重附轻，气候严寒，阳药未能为祸。迨至开春，草木萌动，那有病不加剧之理？此药与病反，当然之事，无足怪者，奈何群盲附和，踵事增华，火上添油，变幻蜂起，药力桴应，皆是明征。玉横所谓阴虚病初服桂附有小效者，尚非确论。其能梦中成文，寤而记忆，亦是心神耗散，魂魄不安，所以泄即随之。即其色鲜谈健，皆是阳浮，初非吉象。石顽谓真元下脱，虚阳上扰，固已两言而握其要，则反谓其先之阳气虚脱者，宁非大误？此时病状多端，阴液欲绝，所谓宜救垂竭之阴，实是必不可缓之要。然阴既垂绝，自当大剂滋填，亟培根蒂，而辅之以潜藏摄纳，方可以冀其奠鳌立极[2]，砥柱中流，而乃所用之药，不过保元、四君、六味、生脉套方，病重药轻，俱不细密，奚能有济？玉横诮为鲁卫之政，东扶訾其平庸，石顽有知，能无色赧，则自谓诸证稍平者，仍是无甚大效之亲笔供状。厥后益气、桂、附，尤为戈戟，宜乎覆杯而得奇祸。然张氏于此，仍不能肩负重任，则颛顼已极，存之集中，亦当自愧。但谈桂、附得参，暂尔则安，龙潜水底之喻，差为见得到耳。玉横补出大剂滋养肝肾一法，最是魏氏擅场绝艺，对于此证，尤为剀切，视石顽之顽笨不灵，相去远矣。董氏伏火未清之论，亦是确当，芩、连未始非宜，但苦寒本非久服之物，所以先有效而久乃见其弊耳。然久服不撤，当非授方者所及料，玉横并以嗤董氏之庸，似属太过。

戴九灵《丹溪翁传》　罗成之来见，自以为精仲景学。翁曰：仲景之书，收拾于残编断简之余，其间或文有不备，或意有未尽，或编次之脱落，或义理之乖舛，吾每不能无疑。罗尚未悟，及治一疾，翁以阴虚发热，而用益阴补血之剂疗之，不三日而愈。罗乃叹曰：以某之所见，未免作伤寒治，今翁治之，犹以芎归辛温，而非阴虚者所宜用，况汗下之误乎？

【平议】仲景书之治寒热，只有太阳证之解肌解表法，固以外感言之，初非以兼治内伤。宋仁宗朝重校医籍，颁行宇内，仲景之书大行于时，而发热恶寒，遂无不以伤寒例治，则内伤病之误者必多。自东垣著《内外伤辨》，立脾胃之论，而阳虚之发热已辟一径。至丹溪氏又阐明阴常不足，而与东垣之说两两对峙，固内伤发热之两大纲，实则阳虚之证甚鲜，而阴虚之病偏多，则丹溪氏所谓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二语，尤为翔实而适于用者也。九灵此节，谓治阴虚发热，翁用益阴补血之剂，可见真阴不足，必以培补血液为主治，非仅仅苦寒即是降火，则世俗称丹溪之学，必谓知、柏滋阴降火者，尚是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罗谓所见不免作伤寒治，正可知伤寒之法，当时大昌，而滋阴益血一层，真是

---

〔1〕鲁卫之政　《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卫均姬姓，为兄弟之国。这里指相离不远，差不多的意思。

〔2〕奠鳌立极　鳌，古代神话中作为天柱的大龟。《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丹溪所独创，芎、归犹嫌温升，何论升柴。奈何薛立斋辈偏嗜东垣，而竟毫无觉悟耶。

张子和治案　一僧三阳蓄热，常居静室，不敢见明，明则头痛如锥，每置冰于顶上，不能解其热，诸医莫辨，用吐汗下三法治之，又以凉药清镇之而愈。

【平议】头痛如是之剧，虽由阳升太过，然阳之所以升者，即是阴不能涵，岂大实证之宜于峻剂者？而乃三法并行，人非顽铁，奚以堪此！况吐也汗也，更犯升提助阳之大忌者耶！子和治案，本无一事可信，姑存此以概其余。后谓凉药清镇，似尚近情，然模模糊糊，囫囵吞枣，何足为法。

东垣案　某参政年近七十，春间病面颜郁赤，若饮酒状，痰稠粘，时眩晕，如在风云中，又加目视不明。李诊二寸洪大，尺弦细无力，此上热下寒明矣，欲药之寒凉，为高年气弱不任。记先师所论，凡治上焦，譬犹鸟集高颠，射而取之，即以三棱针于巅前眉际，疾刺二十余，出紫血约二合许，时觉头目清利，诸苦皆去，自后不复作。

【平议】证是浮阳上越，有升无降，而尺细无力，尤为阴虚明证。"上热下寒"四字，尚是颟顸之论，此只有滋阴潜阳，以涵藏其浮越一层，差堪有效。况自亦高年气弱，而可蛮针耗血，以重伤其已耗之阴耶？金元治案，固多可鄙可嗤之笔墨，全是浅者凿空为之，何尝果有是事？否则于法当败，而乃以为有效，何哉？即幸得暂时清利，终非根本良图，并谓后不复作，吾未敢信。

孟英案《初集》一卷　有患阴虚火炎者，面赤常如饮酒之态，孟英主一味玄参汤，而屡试皆验。

原书眉评：玄参能滋水以制火，独用则力厚，取效倍捷。

【平议】此案虽曰阴虚，尚是阳盛，玄参清润，能泄上热而导归入阴，自当有效。寿颐曾治一少年女子，盛夏面赤如丹，自述胸臂手腕皆斑斑鲜丽，而不痒无垠，但匝月不退。授以生地、丹、栀、玄参、归、芍等，清热养营之剂，亦不三服而全瘳。

又初集一卷　张养之令正，饮食如常，而肌肤消瘦，信事如期，而紫淡不恒，两腓发热，而别处仍和，面色青黄，而隐隐有黑气，俨似虚寒，多药不效，始逆孟英诊之。脉似虚细而沉分略形弦滑，曰：此阳明有余，少阴不足，土燥水涸，仲圣有急下存阴之法，然彼外感也，有余之邪，可以直泻，此内伤也，无形之热，宜以甘寒，义虽同而药则异也。赠以西洋参、生地、生白芍、生石膏、知、柏、芩、栀、麦冬、花粉、楝实、丹皮、木通、天冬诸品，服至数斤，黑气退而肌渐充，腓热去而经亦调矣。

原书眉评：孟英善用甘寒，投之此证尤宜。

【平议】此证以清胃和肝，甘寒养液之法，多服得效，其为肺胃燥火，肝肾阴伤，洵无疑义。此类方药，最宜于胃火消渴，引饮易饥之证，而此条所叙症状，殊觉不易领悟，意者其人舌色，必殷红光滑，而能饮善饥，惟其真液已耗，所以不可苦寒直泻。案中不言舌质，未免阙典。腓是脚腨，凡足心足跟发热，皆是肾肝阴中之火，则两腓独热，可以隅反，孟英善悟，天资独超。

又《续编》三卷　一妇患带下腰疼，足心如烙，不能移步，孟英投大剂甘露饮而瘳。

【平议】足心如烙，肾经虚热，至于不能移步，几已热烁成痿，即此一端，可不问其他脉症而迳以用药矣。

又《三编》二卷　许子厚令庶母，年未四旬，患脾热，发于上焦，心悸头疼，腰疲腿软，饥不欲食，暮则目如盲而无所覩，时或腹胀，自汗带多。孟英脉之弦细而弱，气短不足以息，舌

赤无苔，曰：此营血大亏，不可作暑治也。授人参、熟地、枣仁、枸杞、归身、麦冬、乌鲗骨、牡蛎、龟版、蒺藜、芍药、杜仲、羊藿等药，数十剂而康复如常。

【平议】此血液欲枯，肝肾真阴既耗，而虚阳外浮，乃为暗热。营阴不守，肝反疏泄，则为自汗带下。且脾胃消化器官，亦已失其能力，知饥不食，加以腹胀，损证至此，已觉可危。又复舌赤无苔，竟不能用气分药以增其燥，惟有滋填涵敛，助其盖藏，而气滞不可不顾，爰以淫羊藿之蒸动肾气者，为之佐使，此即从集灵膏方得来。蒺藜必是沙苑，白蒺藜颇能疏泄，必非此证所宜。

又《三编》三卷　王炳华之媳屡次堕胎，人渐尪瘦，月事乱行，其色甚淡。医谓虚也，大投补剂，其瘦日甚，食少带多，遂加桂、附，五心如烙，面浮咳逆，痰壅碍眠，大渴喜嗔，医皆束手。始请孟英脉之，两尺虚软，左寸关弦数，右兼浮滑，乃阴虚火炎也。然下焦之阴虽虚，而痰火实于上焦。古人治内伤，于虚处求实，治外感于实处求虚，乃用药之矩矱也。爰以沙参、竹茹、冬瓜子、芦笋、枇杷叶、冬虫夏草、石英、紫菀、苁蓉、旋覆为方，两剂即能寐，五六剂嗽止餐加。乃去紫菀、旋覆、沙参，加西洋参、归身、黄柏，服五剂热减带稀，口和能食。再去芦笋、冬瓜子、枇杷叶，加熟地、枸杞、乌鲗鱼骨，服之而愈。

【平议】此固虚证之当补者，然愈补而反增其瘦，必腻滞不灵，助其壅塞所致。再加桂、附，益增燥烈，遂令痰火交加，虚者益虚而实者益实。孟英善治痰热，真是圣手。分析上焦之实，下焦之虚，须观其选药之灵，能清肃展布而不碍阴虚，能涵潜摄纳而不致呆钝，是为孟英之绝擅胜场。必至热减口和，然后加以杞、地，次第不紊，可以金针度人矣。

《归砚录》四卷　郎氏妇崩后淋带，五内如焚，溲热口干，不饥脘闷，腰疼肌削，卧榻呻吟，头眩耳鸣，夜不能寐，脉来细数，少腹不舒，滋补杂投，皆不见效。余以菖蒲、沙参、斛、柏、薇、黄芩、蛤壳、冬瓜子、藕、十大功劳，先为清展。服五帖，热退渴解，脘舒安谷，且能起坐，夜亦能眠，其气机已调畅矣，参入潜阳养血而痊。

【平议】此亦阴虚内热，而脘闷不饥者，先与清展，次则潜阳，善后乃与滋养，先后次序，亦与上条一副机杼。

柳选尤在泾《静香楼医案》　罗氏论虚劳之证，多因邪伏血郁而得，不独阴亏一端也。临晚寒热，时减时增，其为阳陷入阴可知。滋肾生肝最为合法，略加损益，不必更张也。熟地、白芍、茯苓、丹皮、山药、柴胡、炙草、鳖甲。

柳谷孙曰：于养阴中加柴胡以达邪，佐鳖甲以搜阴，虚实兼到，极为灵巧，然既云邪伏血郁，似宜加当归。

【平议】虚劳寒热，未必果有感邪，临晚而发，阴虚生热，大都如是，此非邪入阴分可比，何以认作阳陷入阴？须知果有外邪陷入，如疟疾渐发渐晏者，自有可升之一法，如其阴虚而升之，拔动肾肝，最为可虑。滋肾生肝是矣，而乃必以柴胡相辅而行，下条即言头痛痰滞，何尝非升阳之咎，总之此等证情，宜静不宜动，柳谓柴胡达邪，虚实兼到，未免庸俗之见。此案既言虚劳，下文又谓脉仍细数，明是有虚无实。"邪伏"二字，是其致误之原。若言血郁，则阴虚生热，络中必有留瘀，鳖甲恰到好处。仲景大黄䗪虫之制，亦为此证而设，古治虚劳，皆有搜剔血瘀之法，是其例矣。

再诊：热渐减，头中时痛，脉数不退，喉中痰滞不清。青蒿、丹皮、熟地、鳖甲、炙草、牛膝、茯苓、小麦。

柳谷孙曰：当兼清痰滞，两方中熟地不如改用生地为稳。

【平议】一用柴胡，即有头痛，升阳之害，如是之捷。故转加牛膝下行，当已自知其不妥。青蒿只宜用子，若杂苗叶，亦有升散之弊。柳评甚是，可加紫菀、瓜蒌、旋、茹、贝母之属。柳又谓熟地不如生地，即无痰滞，亦宜清不宜浊，况咽喉不利者乎？

三诊：体虽不热，脉仍细数，宜养阴气。六味丸去萸肉、泽泻，加白芍、牛膝、青蒿、鳖甲。

【平议】虚证之脉，最忌细数，幸已不热，急宜滋填，然仍须清而不浊，熟地尚非所宜。

《柳选王旭高环溪医案》 三焦相火，挟肝阳而上升，每日侵晨，则气自脐左而上冲，心胸痞塞，自觉胸中热，舌尖辣，面色红，过午则气渐下降，至夜则安，而火降则下或遗泄，此皆无形之火为患也。推其原始，由乎阴虚，今则相火妄行，蒸炼胃液成痰，所以吐痰粘腻灰黑，而咽嗌胃管之间，常觉不流利也。法当清相火，导虚阳，而下归窟宅，更佐以化痰镇逆。病来已久，难期速效。黄柏盐水炒一钱二分，桂心三分，砂仁三分，蛤壳一两，甘草三分，知母盐水炒一钱二分，川连盐水炒四分，茯苓三钱，玄精石三钱，长流水煎。

柳谷孙曰：此方取交济封髓之法，用意极为精到。惟病因肝肾不摄，虚阳浮逆，拟再加牡蛎、龟版以摄下，旋覆、竹茹以清上，似于病情更为周匝。

【平议】气从脐左上冲，肾肝不摄，相火上炎，清上摄纳镇坠，以导归下焦，固是恒法，但此证非仅浮火上行，抑且入夜而龙火下降，精关不守，则又不可偏任镇重遏抑，自当以潜阳涵敛，收摄浮游之火，导归元海为主，故不能多用金石清降之药，且又碍于腻痰灰黑，咽嗌不爽，则滑痰清泄，治标病之法，必不可少。方以知、柏苦坚，清泄龙相，从本上源著想，开门见山，至当不易之定理。但以黄连、肉桂交通心肾，似乎此证已是亢阳，从治一著，未尽稳惬。且方中于腻痰一层，虽有蛤壳、茯苓，尚嫌泛而不切，柳拟加龟、蛎摄下，旋、茹清上，询能周密一筹。颐谓更加龙齿、枣仁以兼顾心肾，金樱子以专封下元，再以蒌、贝、射干、竹沥之属，滑痰而利喉嗌，分证以治，双方并进，亦无不可。

又 肾水不足，君火上炎，相火下炽，心中如煅，舌光如柿，阳事易举，阴精易泄，拟清君火以制相火，益肾阴以制肝阳。所虑酷热炎蒸，恐药力无权，将亢阳为害而增剧耳。川连盐水炒、黄芩、黄柏、阿胶、生地、甘草、鸡子黄，另大黄三钱研末，将鸡子一个破头，纳大黄三分蒸熟，每日服一个。

再诊：投苦咸寒坚阴降火，以制亢阳，心中之燔灼与舌色之光红，俱减三分之一，然上午之身热如燎者未退，幸纳食颇增，苦寒可进，再望转机为妙。川黄连、阿胶、生地、元精石、黄芩、甘草、玄参、蛤壳、鸡子黄。

三诊：舌干红，知饥善纳，水亏阳亢，土燥于中。咸苦坚阴之剂，虽衰其燔亢之势，而未能尽除其焰，时当炎暑，湿热与相火蒸腾，拟复入清中固下祛湿之法，仍不出咸苦之例。洋参、石膏、知母、甘草、麦冬、川连、阿胶、生地、蛤壳、黄柏、猪胆汁丸，每朝服三钱。

柳谷孙曰：君相交燔，肾阴被灼，所谓一水不能胜二火，此证是也。仅与壮水，独难胜任，必得苦以泄之，咸以制之，而火乃退；更得苦以坚之，咸以滋之，而阴乃复。

【平议】此证心燔、舌光、遗泄，颇与前案约略相近。旭高谓心肾君相二火并动，其实只是下焦龙相之火上浮下走耳。第一方三黄并进，而又益之以大黄，想见亢阳已炽，其脉当必弦劲搏大，故敢一派苦寒放手直入，其阿胶、鸡子黄，则为舌光著想耳。惟就方言方，半则大

苦大燥，半则柔润甘腻，劈成两片，终是尧舜巢由[1]，一堂并坐，未免格格不入。盖因病则亢阳莫制，时则酷热炎蒸，惟恐甘寒力柔，不能胜任，故从两路落墨，然似此复方，究属难于融合，何不分作汤丸分进，则头头是道矣。第二案谓纳食颇增，苦寒可进，凡用苦寒药者皆当知之。第三方侧重清胃生津，以舌之干红，不得不如此著手，然仍是苦燥并进，究嫌不尽纯粹。既曰土燥，而又羼入湿字，岂非蛇足。舌既如是干而光红，燥已极矣，何必作茧自缚？且此时病势尚亟，汤药灌溉，犹虞不及，丸以缓治，尚非其时。柳评可为旭高护法，然颐则谓舌色如是，惟以大剂沃焦为宜，况在炎天，阴液之被灼益甚，既能胃增，自当一路柔润甘寒、生津滋液为允。

又　营阴虚则气火易升，肝火横则脾土受侮，腹满头晕，肝脾之病，耳鸣喉燥，虚火之愈，阴虚生内热，肾虚故腰痛，拟补阴潜阳，扶土抑木法。生地砂仁炒，四两，茯苓烘，三两，山药炒，三两，萸肉酒炒，三两，丹皮酒炒，二两，泽泻炒，三两，龟版炙，三两，沙苑盐水炒，三两，党参炒，三两，杜仲盐水炒，三两，归身酒炒，三两，白芍炒，二两，石决明煅，四两。上药为末，炼蜜打和为丸，晒干泛上后药：香附三两，分三分，一分盐水炒，一分醋炒，一分蜜水炒，陈皮盐水炒七钱，沉香三钱，神曲一两，上药为末，用橘叶汤泛上药丸为衣。

柳谷孙曰：以补药为丸，而以和气之药末泛上为衣，与喻嘉言药用外廓之意相合，虽无精义可取，而心思灵巧，可备一格。

【平议】此亦阴虚火动之宜于滋养者，但有腹满一候，消化迟滞，大气不行，于法不得不用行气之燥药，分作两层作丸，固亦弄巧求新之术，方用六味，殊未细密，尚可加滋肾潜阳之药，石决作丸，不如用牡蛎漂澄取粉之妙。

又　夜凉昼热，热在上午，此东垣所谓劳倦伤脾之证也。上午热属气虚，用补中益气汤补气升阳。补中益气汤加神曲、茯苓。

柳谷孙曰：论证立方，如开门见山，心目俱朗。

【平议】虚人发热，而热在上午，昔人所谓阳虚发热，与阴虚之热在下午者不同。阳虚故用东垣方，然亦必以脉证细参之，非热在上午之皆是劳倦伤脾，而必更用升、柴也。

又　骨格瘦小，先天元气不足，夏秋寒热，至今不已，脉细数弱，气血二亏，头不痛而但身痛，或口沃清水，此胃阳虚惫也，当商温补，仿东垣法。党参、茯苓、陈皮、桂枝、柴胡、黄芪、半夏、神曲、当归、干姜、砂仁。

柳谷孙曰：少阳生产被郁，故寒热不已，东垣升阳益胃法，用之恰当，加干姜者，助胃阳也。

再诊：前方补中益胃，温卫气，开腠理，诸恙皆减，仍依前法。前方去神曲、干姜，加白术、白芍。

【平议】此脾胃阳虚，适合东垣成法。少阳清气，抑郁不伸，是以寒热不已，参、芪、柴、桂，对证良方；口沃清水，胃阳不布，姜、夏、曲、砂，各尽其妙。细针密缕，脉证皆符，看似平平无奇，最是铢两悉称，古有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者，此案是矣。若非炉火纯青，不易造此纯粹。

又　左脉空大，肾水亏也，倦怠无力，脾气弱也，食少则阴虚，阴虚生内热，证属内伤。

---

〔1〕尧舜巢由　尧、舜为古代贤君。巢，巢父；由，许由，均是古代有名的隐士。尧将君位让给巢父，巢父不受；又让给许由，许由亦不受。尧舜巢由，一堂并坐，乃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未免格格不入。

补中益气汤加黑山栀、白芍。另六味丸每朝服四钱。

柳谷孙曰：补中益气补脾气，六味补肾阴，立法颇切实。惟左脉空大，方中升、柴二味，尚宜斟酌耳。

【平议】食少而倦怠无力，脾胃阳虚，补中宜也，然左脉空大，且有内热，明是肝肾阴虚，养阴涵敛，方是正鹄。案语明谓阴虚之内伤，何可误与升、柴，自拔其本？且六味料中，兼有渗泄，亦非阴虚者所可一例通用。既已升之于上，复有渗之于下，宁非两失。此薛立斋之惯伎，浑仑吞枣，最是恶习，旭高明者，何亦效颦于西家耶？

又　久病之躯，去冬常患火升，交春木旺，肝胆阳升无制，倏忽寒热，头面红肿，延及四肢，燃热痒痛，殆即所谓游火游风之类欤。匝月以来，肿势已减，四五日前，偶然裸体伤风，遂增咳嗽，音哑痰多，口干舌白，续发寒热，胃气从此不醒，元气愈觉难支，风火交煽，痰浊复甚，阴津消渴，阳不潜藏。此时清火养阴，计非不善，抑恐滋则碍脾，化痰扶正，势所必需，又恐燥则伤液，立法但取其轻灵，用药先求其无过。北沙参、知母、鲜生地、蛤壳、海浮石、蝉衣、豆卷、青果、海蜇、地栗、百合，另珠粉朝晨用燕窝汤送下三分。

原注：上方《金匮》百合知母地黄汤，合《本事》神效雪羹，取其清火化痰，不伤脾胃，生津养液，不碍痰湿，酌古参今，归于平正。

柳谷孙曰：议病用药，均归精细，躁心人不能领取也。

【平议】本以久病火升之体，阴液大亏，所以春升太动，风热引起肝胆之火，头面红肿，肢体热痒，是宜毓阴而兼以清泄肌腠者。乃又因风寒外袭，肺当其冲，音喑痰多，咳嗽寒热，口干舌白。风热风寒，两层并在，用药已是费事。且阴虚其本，痰浊其标，丛杂异常，岂能兼顾，只有轻灵清化，暂治新感，不当东牵西扯，漫无主张。方中沙参、鲜地、知母，岂寒热痰多，舌白音喑所宜？自谓先求无过，亦正不易。要知生津滋液，已是自犯禁忌，柳谓精细，岂其然乎？珠粉、燕窝庸极。

柳选曹仁伯《继志堂医案》　身热手心热，少力神疲，濡利脉濡，此脾阳下陷，阴火上乘，甘温能除大热，正为此等证而设。补中益气汤加鳖甲。

柳谷孙曰：此脾虚内热证也，用东垣法最合。

【平议】发热而倦怠无力，加以肠澼脉软，谓为脾阳下陷，似矣。案语简洁，颇有老吏断狱，要言不烦态度。然有热无寒，而授升、柴，已滋疑窦，况所谓肠澼者，本当以辟积滞下不爽而言，非滑泄之利下可比。如有积滞，则益气汤之得失，更是难言。即曰脾气果虚，因而消化迟滞，亦当参以行气导滞，方能虚实兼到，乃专用东垣成方，终是未尽稳惬，况案中"阴火上乘"四字，岂不与升、柴背道而驰乎？

叶氏《指南》一卷　胡，五十六岁。阳明脉络已空，厥阴阳气易逆，风胜为肿，热久为燥，面热喉舌干涸，心中填塞，无非阳化内风，胃受冲侮，不饥不纳矣。有年久延，颇虑痱中。羚羊角、连翘、丹皮、黑山栀、青菊叶、玄参、花粉、天麻。

徐灵胎曰：此方清和可用。

【平议】阴衰于下，阳越于上，风火灼液，少降多升，谓为肝阳逆上，胃受其冲是也。然胃液干枯，自当滋润泄降，庶几甦胃气而开填塞，方虽轻灵活泼，然无开泄之药，不能有效，拟加瓜蒌、桔梗、牡蛎、旋、茹之属。叶老每有"痱中"二字，实是杜撰，必不可连属以为一种病名，此叶氏不学无术之陋，涸溪加竖宜也。此案只是虚火上燔，尚未到类中境界，乃华岫云辈一见有"痱中"二字，遂编入中风门，目光浅陋，大是可嗤。

又　某，高年水亏，肝阳升逆无制，两胁黎黎如热，则火升面赤，遇烦劳为甚，宜养肝和阳为法。九蒸何首乌四两，九蒸冬桑叶三两，徽州黑芝麻三两，小黑稽豆皮三两，巨胜子二两即胡麻，浸淡天冬去心，一两，真北沙参二两，柏子仁一两半，去油，云茯苓二两，女贞实二两。上为末，青果汁法丸，早服三钱，开水送。

【平议】两胁为肝胆分野，胁热面赤，烦劳为甚，水亏肝动是也。养阴必须涵阳，且方中无通络之药，殊未尽善，议加生地、萸肉、杞子、竹茹、牡蛎粉、菊花、白芍数味。青果汁法丸，洄溪笑为杜撰，此老喜用新奇，以自炫异，诚不免矫揉造作之弊。但此证确是阴虚阳浮，青果苦涩清降，以物理言之，殊无不是。若以古无成法，而竟不许其入药，尚是泥古太甚，将不容后人有新发明，此亦闭关时代锢蔽恶习，束缚后生，所以学术不易发展，洄溪此言，太嫌顽固，开明之士，当不谓然。惟青果自然汁亦正无多，此方如全用此汁法丸，亦嫌太涩，叶老好奇，固未尝深思而体会之也。

《叶案存真》三卷　吴江，二十七岁。肌肉日削，竟夜内热，是内损阴虚，渐延劳怯，安逸[1]可久，天暖气泄，病必渐加。早服牛乳一杯，另服补阴丸。

周澄之曰：津液耗竭难复，宜填阴撑阳，此证所谓阴虚阳旺，卫降营竭也，方用补阴丸，苦寒不能撑阳，所谓撑阳者，阴充则阳气外达而复其位也。

【平议】阴虚夜热，而至彻夜不已，肌肉消瘽，津液脂膏灼烁殆尽，瘵病末传，本非草木无情所能挽救，然人事不可不尽，亦必滋填峻养，以冀少缓须臾。此惟汤药清膏，最为直捷，丸药缓治，何能济急，渣滓并进，精华几何？牛乳固可润燥，而车薪杯水，亦复何济！以此敷衍，岂鼎鼎大名、病家所望于回天妙手者而忍出此？丹溪有大补阴丸，乃知、柏、地黄、龟版，猪脊髓捣丸，以治此证，犹或近之。若别有所谓补阴丸者，则即杨氏还少丹去楮实，与此证更远。周氏"撑阳"二字甚奇，非自己注明，必不可解，然谓阴充则阳气外达，不过理想耳，究竟"撑阳"二字，半通不通。

又同卷　无锡，三十九岁。秋七月，经停几两月，继下血块，疑是小产，遂经漏不止。入冬血净，加五心脊椎骨热，天明微汗热缓，凡经漏胎走，下元真阴先损，任脉阴海少液，督脉阳海气升，所谓阴虚生热矣。以肝肾藏阴、精血损伤，医投芪、术呆守中土，是不究阴阳气血，不亦左乎？人参、阿胶、建莲肉、茯神、女贞子、萸肉、生白芍、炙草、糯稻根。

【平议】经漏三月，阴液竭矣，继以发热，非大剂滋填，何能有效。方虽不误，尚嫌未逮，议加杞子、生地、地骨皮、龟板、鳖甲、牡蛎之属。

马元仪《印机草》　久病形神日消，脉象坚大，是谓脉无胃气矣。曾诊于上年夏季，便泄腹痛食减，舒肝健脾疏补，春进安胃丸，总无效验。此生气不至，当女子天癸将通之岁，经脉气机怫郁，久逆热聚，渐为枯涸之象，最足虑也。议用汪石山劳郁治法。川芎、归身、白芍、熟地、青蒿、胡黄连、楂炭、香附。

【平议】久病形瘽，而脉反坚大，最是恶候，阴已涸而热益炽，此非沃焦救焚，何补十一。用药则宜静不宜动，宜藏不宜升，宜甘寒润泽，不宜苦寒助燥，稍有阅历者，当亦莫不谓然，则方中川芎、胡连未免可议，余亦不能精切。若谓久热灼液，络有留滞，则秦艽、鳖甲，尚可相助为理。

又　病是经水不调，致奇脉损伤，如近日腹痛泻积，阴晦潮渗，水谷不运之湿，过时即

---

〔1〕逸　原作"透"，据《叶案存真》改。

解，不必缕治自愈。据述经水已调，纳食如昔，但肤腠中忽热，气逆必泄气始安，用补仍以宣通经络，不越调经正治。人参、当归（炒炭）、生杜仲（另磨去绵）、茯苓、小茴香（炒黑）、鹿茸、沙蒺藜、淡补骨脂（胡桃肉拌炒），蜜丸开水送三钱。

【平议】此是虚体，又在滞下之后，肤腠发热亦是阴虚，宜用滋补肝脾肾阴液之法。此方不切，且小茴香、鹿茸之温升，必与肤热矛盾，当归炒炭，功力全无，又用丸子，更无膏泽，失之远矣。

又　参魏玉横本　马元仪治洪声远，恶寒发热，倦怠懒言，神气怯弱，两脉弦虚，此甲木内郁，生气不营，而阳明受病也。盖甲木乃少阳初生之气，句萌始坼[1]，其体柔脆，一有拂郁，则萎软抑遏，而不上升，反下克脾土而为病矣。二脏受病，枢机不利，虚邪从之，入与阴争则寒，顷之出与阳争则热，倦怠者胃病，而约束之机关不利也，神怯者本病，而心脏之神明失养也，是皆木郁土衰之故。木气既郁，惟和风可以达之，阴雨可以滋之。柴胡，风剂之平者，能入少阳，清阳升发，而行春气；当归、白芍，味辛而润，辛以疏其气，润以养其阴；白术、茯苓、陈皮、炙甘草以和中气，而益脾土。两剂脉象有神，四剂寒热已，再用补中益气，升发生阳之令而康。

魏玉横曰：纯用薛立斋法，木郁于肝脾之中，而血不亏者，可以用之。

【平议】恶寒发热，而倦怠懒言，神气怯弱，脉弦且虚，谓为脾胃阳虚，木郁于中，似矣，然阴虚于下者，病状亦何莫不然？脾胃阳虚而遏抑不申者，东垣此法固不可少，若是肝肾阴虚，而根柢不固者，误与升提，则木本飘摇，速之立蹶，害亦捷于眉睫。马氏此论，为木郁不能条达者设法，言之未尝不头头是道，究竟倦怠怯弱脉虚之证，肝肾病多，脾胃病少，此在临证时消息求之，不可谓立斋之学，果能泛应曲当。魏氏"血不亏者"四字，最当著眼，但木郁于肝脾之中一句，大有语病。

魏氏《续类案》　马元仪治王亦林患劳倦，发热神昏倦怠，已半月，皆作外感治不愈。诊得两手浮虚，右脉倍甚，此饮食失节，劳役过度，脾虚则胃气亦虚，气不上行于阳，反下陷于阴而发热也。夫内伤脾胃之证，与外感风寒者不同，东垣言之详矣。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为有余之证。有余当泻，汗之、吐之、下之、克之是也；不足当补，温之、和之、调之、补之是也。经云：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又云：气不足者，推之扬之，脾不足者，以甘补之。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则愈矣。乃用补中益气汤，服后得微汗，然非发汗也，乃阴阳气和而汗自出也。一剂热退，再剂神清，不数剂而康复倍常矣。

魏玉横曰：气虚故用参、芪，下陷故用升、柴，此补中益气之旨也，设阴气亦亏，则升、柴便当斟酌，用者详之。

【平议】倦怠发热，而至两脉浮虚，再作外感治，当已疏风解表尝之多矣。浮者尤浮，其病自当日甚，右脉倍虚者，右为气口，气口主内，经有明文，然何以见得必非肝肾阴虚，况脾胃清阳下陷者，阳不足于上，当必有畏寒见证，而此案止言发热，不言有寒，尤与阴虚之证为近。如果阴虚，而迳投益气，恐其误亦与前此之作外感治者，在五十步百步之间耳。但读本案外感内伤之辨，全从李明之成法一面说去，何尝不言之有物，究竟阳虚阴虚，在中在下，泾渭之分，尚不在李氏范围之内，而乃止知其一，不知其二，则为利为害，亦正难言。此

---

〔1〕句（gòu）萌始坼　草木出土时，弯的叫句，直的叫萌。坼，土地开裂。《礼·月令》："季春之月，……句者毕出，萌者尽达。"

案不见于《印机草》，恐是浅者依托为之，不无疑窦。玉横阴气亦亏，升、柴便当斟酌二句，最是至理明言，善学东垣者，不可不勘透此层隐曲。

又　马元仪治吴洪先，病经七日，寒热似疟，手足麻木，汗出如注，心悸恍惚。诊得寸脉空大，关尺虚涩，曰：此证人多谓风寒外感，不知为劳倦内伤也。寸大关尺涩，乃脾肺之气受亏，心肾之阴亦涸。气虚不能升达，阴往乘之则寒，阴虚不能内养，而阳复乘之则热。心悸恍惚者，阴不主事，而阳内扰。汗出如注者，阳不主事，而阴外亡也。手足麻木者，阴阳两亏，气血俱不得荣也。以当归补血汤为主，加人参二钱，以补脾肺之阳；肉桂、黄连各七分，俾坎离内交；广皮、炙草，以补胃而和中。一剂便鼾睡，再剂汗止。再以补中益气汤升发阳气，加穿山甲以祛内邪，寒热遂止，脉亦和，但重按少力，微见呃逆，用大剂桂附理中加丁香、半夏，数剂而痊。

【平议】此案不见于《印机草》。病在才日，寒热汗多，而心悸恍惚，寸脉空大，关尺虚涩，阴营已是大耗，阳浮外越，表不固而中无所守，证情邻于欲脱，此非风寒外感，当已尽人能知，自应亟固卫阳，而大剂养阴，以潜藏摄纳。马用当归补血汤，重任黄芪以固表气，尚为近似。加参所以补阴，于大汗之后，心悸脉空，甚合古法，何以反谓补脾肺之阳，此明人误认人参回阳之谬见，所以有气虚不能升达一句，预为之地步，抑知汗已如注，寸脉皆空，心悸不宁，神魂飞越，阳浮外露，几欲脱离躯壳而去，如果补阳，尚复何堪设想？用药虽是，而所见实乖，谬戾极矣。顾谓此时只有养心益液，涵敛浮阳为亟，必峻投人参，而合龙、牡、甘、麦、枣仁、芍、地、杞子等，宅中镇守，庶为握要之图，则肉桂、黄连交通心肾等法，仍是泛而不切。其幸得安卧汗收者，惟赖参芪大力。其实所投之药，似是实非，已不足道，且进一步而即妄用益气，试问于汗后心悸脉空者，为害又当何若？"升发阳气"四字，正不知其何以说得出口，果尔则必汗出更多，孤阳且破壁飞去矣。乃谓病有起色，脉亦能和，其何可信？况更有桂、附、理中、丁香在其后耶！须知此之呃逆，何尝非升、柴升动胃气之逆，明是热呃，胡可温中？马氏之学，抑何荒谬一至于此，是必浅者伪讬，读者不可误受其愚。《印机草》无此条，则淄渑之臭味[1]可知矣。

易思兰案　一春元下第归，得寒热病，每日辛酉二时，初微寒，继作大热，而烦躁甚如狂，过此二时，平复无恙，惟小便赤黄而涩。往时一有心事，夜即梦遗，每日空心用盐饮烧酒数杯。医皆以为病疟，用清脾饮、柴苓汤，并截药，俱不效。六脉惟左尺浮中沉，取之皆洪数有力，余部皆平。曰：此潮热病也，以加减补中益气治之，日进一服，三日病渐退。复用六味地黄丸兼前药，调理一月而安。或问：寒热而不以疟治何也？曰：此非疟，乃潮热也。潮者如水之潮，依期而至，八法流注云：申酉二时属膀胱与肾，此病专属二经水衰火旺，当申酉时火动于中，故发热而躁，躁属肾；若疟疾肝部心弦，今不然，惟左尺独现火象，此因平日斫丧太过，肾水亏损，阴火旺炽，加之盐饮烧酒，引入肾经，故小便赤黄而涩也。又曰：此莫非阴虚火动乎？曰：阴虚之热，自午至亥，发热不间，今惟申酉时热，热止便凉，与阴虚不同。又曰：或亦尝用补中益气而不效何也？曰：加减之法或未同耳，予之去升、柴，加丹皮、泽泻、黄柏者，丹皮泻肾火，黄柏为君以生肾水，水旺则火衰，而寒热退矣。用六味丸者，亦取有丹皮、泽泻耳。如不知此，仍用升、柴，乃以肝脾之药治肾，所以不效也。

---

〔1〕淄渑之臭味　淄、渑，二水名，均在山东省。臭味，气味。相传二水味异，合则难辨，见《列子·说符》。

【平议】寒不甚而热甚，发躁如狂，且独病于申酉二时，过此即平复无恙，此其病有专属，固当谛察脉证，静心以求其故，非可泛以为疟，而通用套方所能有效者。脉既左尺独异，且三候皆洪数有力，则火郁肾中，已无疑义，而小溲赤涩，又是肾、膀同病，阴虚内热，已得真诠。加以平昔有遗，日饮火酒，则相火不藏，又一确证，而相火之动，即因于酒，参证皆符，自不难即下断语。但热在肾、膀，自当专清龙、相而通水道，六味补肾阴，泄膀胱，对于此证，真是五雀六燕，适得其平，地、萸、苓、泽、丹皮，无一不丝丝入扣，颇觉钱仲阳创立此丸，恐不易常得此对药之病，彼立斋、养葵辈，随手写来，食不知味者，更何足以知此？但汤药亦当滋肾益阴，如首乌、杞子、鳖甲、龟版、知母、玄参之属，而参用四苓、通草、柏皮等，以泄蕴热，庶为针对，彼参、芪、术、草、归、陈，皆是脾胃之药，何以三服而病已渐退，则可知申酉寒热，仍是脾胃清阳下陷，故能效于枳鼓，易氏必谓潮热非疟，龂龂分辨，似太孤执，尚未悟彻异病同源之理，终是所见不灵，独不思加减之补中益气汤，专为脾胃主药，与治虚人疟病，有何大别？且寒热纵有偏重，而发作必有定时，亦何莫非疟之门径？乃又谓疟脉必弦，而此不弦，独不思洪数有力，何尝不与弦搏之象同条共贯，且更谓此非阴虚之热，而上文乃曰肾水亏损，阴火旺炽，则又胡得以为与阴虚不同？须知病名固不妨立异，而病理则实在贯通，奚可强为分途，等于刻舟求剑，此其胶执已见之大不可训者，特选方用药，恰到好处，不无可取耳。又认黄柏能使水旺，真是立斋之续，且谓升、柴为肝脾之药，糊涂语更不可训，前明学识大都如是，不足怪也。

又　一男子病寒热，众作疟治，年余不愈，又以为劳疟，虚疟，用鳖甲散、补中益气汤，俱不效。脉左右三部俱浮大无力，形瘦色黑，饮食不美，知为阴虚发热病也，早进六味丸，晚服补阴丸，七日后饮食渐美，寒热减半，又服一斤，未一月全愈。盖此似疟非疟，乃阴虚之候也。凡正疟，则寒热虽参差而有准，今寒热往来，或一日一次二次，且寒而不厥，身热如火，热退又无汗，兼之形瘦色黑，怔忡不寐，口渴便秘，岂可谓疟乎？且疟脉当弦，发则弦而大，退则弦而小，今浮大无力，早晚相同，诚阴血不足，阳火有余，火发于外则为热，火郁于中则为寒，形瘦者火之消烁也，色黑者火极似水也，怔忡不睡者，心血亏损也，饮食不美、口渴便秘者，火炽于上下也，但生肾水，养血滋阴，阴血充则火自降，寒热退而病瘳矣。

【平议】此证诚是阴虚，然六部脉皆浮大无力，岂得谓之阳火有余？况更有寒，又是阳虚之明证，虽不当温升补阳，亦只宜养阴以涵阳，万不可泄火以退热，大补阴丸之地黄、龟版，洵是相宜，而知、柏已伐生生之气，甚非浮大无力之脉所当轻试。其六味之苓、泽，亦嫌偏于渗泄，此非平淡之证，丸药必无近功，竟谓七日而寒热减半，不及一月全瘳，终是自欺，其胡可信！即论病情，亦多似是实非，读者弗为所眩。疟脉自弦，虽出古训，然虚疟甚多，亦正未必皆弦。魏玉横《续类案》注曰：诸虚损脉亦多弦。盖弦为刚而不和，损证阴衰，正多刚劲，是不得以有力无力分虚实者。又谓火郁于中则为寒，若在热深厥深之证，诚是火郁，而此人脉浮中空，岂有实火在内，而脉反重按无力之理？阴营消烁，色自不荣，乃谓色黑是火极似水，又以虚火作实火看矣，其谬如何？

孙文垣《三吴医案》　李坦渠子妇，十月寒热起，一日一发，咳嗽心痛，腰亦痛。次年正月望后，始间日一发，肌肉大减，喉疼汗出如雨，白带如注，饮食减少，百计汗不止。脉之右手软弱，左手散乱，此汗多而脉不敛，病至此危矣。书云火热似疟，此之谓欤。以黄芪二钱，白芍一钱五分，甘草、阿胶各一钱，鳖甲三钱，桂枝五分，乌梅一个，水煎服。其夜汗止，再诊左脉已敛，神气亦回，前方加何首乌、石斛、牡蛎，其日寒热亦不发，饮食稍加，骎骎然有黍

谷回春[1]之象。

【平议】寒热汗多，阴伤阳越，上则喉疼，下则带注，脉且散乱，根本已漓，此岂一二剂所能有效者。方是滋填摄纳，法固不差，但既已喉疼，纵有寒热，桂枝亦必不妥。遽谓一服而汗止脉敛，再剂而寒热不发，得毋言之太易。观结句仅谓有回春之象，而不说痊愈，此必暂时小效，而旋即变幻者。凡虚怯证，每易一药，恒有一服稍应，而连服无效者，总之真气已匮，本无回天之望，医者遇此一时小效，断不可自诩神丹，妄许易治。

伏　火

内因诸病，火证本多，其显而易知者，已各据见证，分录诸门，洵足为审证施治之模范；其别有见证复杂，纲领难寻，而绎其源委，实系积热蕴隆，渐滋变幻者，此其治法，惟孟英潜斋最擅胜场，读其成案，大有灌顶醍醐[2]，魂梦恬安景象，令人耐得百回读，安有不稽首皈依，拜倒莲花座下者。青浦陆氏士谔新编王案分类，特立伏热一门，为学者揭出眉目，最是临证时益智之粽，兹援其例，亦以伏火为一支目，采辑王案杂病数条，树之正鹄，而时病中之热证不与焉。

孟英《初编》一卷　张养之，年二十岁。弱冠失怙后，即遭无妄之疾，缠绵七载，罄其赀财，经百十三医之手，而病莫能愈，因广购岐黄家言，静心参考，居然自疗而痊，然鼻已坏矣。抱此不白之冤，自惭形秽，乃闭户学书，专工作楷，其志良可悼也。孟英因与之交，见其体怯面青，易招外感，夏月亦著复衣，频吐白沫，询知阳痿多年，常服温辛之药，孟英屡谏之，而己亥九月间，患恶寒头痛，自饵温散不效，逆孟英诊之。脉极沉重，按至骨则弦滑隐然，卧曲房密账之中，炉火重裘，尚觉不足以御寒，且涎沫仍吐，毫不作渴，胸腹无胀闷之苦，咳嗽无暂辍之时，惟大解坚燥，小溲不多，口气极重耳，乃谓曰：此积热深锢，气机郁而不达，非大苦寒以泻之不可也。养之初犹疑焉，及见方案，辨论滔滔，乃大呼曰：弟之死生，系乎一家之命，惟君怜而救之。孟英慰之曰：我不惑外显之假象，而直断为实热之内蕴者，非揣度之见，而确有脉证可凭，但请放心静养，不必稍存疑畏。及二三帖后，痛不略减，诸友戚皆诋药偏于峻，究宜慎重服之。有于某者，扬言于其族党曰：养之之命，必送于孟英之手矣。众楚交咻，举家惶惑。次日另延陈启东暨俞某并诊，孟英闻之，急诣病榻前谓曰：兄非我之知己也，则任兄服谁之药，我不敢与闻也；兄苟裕如也，则任兄广征明哲，我不敢阻挠也。今兄贫士也，与我至交也，拮据资囊，延来妙手，果能洞识病情，投剂必效，则我亦当竭力忘愚也；第恐虽识是病，而用药断不能如我之力专而剂大也；苟未能确识是证，而以无毁无誉之方，应酬塞责，则因循养患，谁任其咎也；或竟不识是病，而开口言虚，动手即补，甘言悦耳，兄必信之，我不能坐观成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今俞某之方如是，陈医殊可却之，速著人赶去辞绝，留此一款，以作药资，不无小补。况连服苦寒，病无增减，是药已对证，不比平淡之剂，误投数帖，尚不见害也。实由热伏深锢，药未及病。今日再重用硝、黄、犀角，冀顽邪蕴毒得以通泄下行，则周身之气机，自然流布矣。养之伏枕恭听，大为感悟，如

---

〔1〕黍谷回春　黍谷，亦谓之寒谷，传说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衍居之，吹律而温气生，见《清一统志》。比喻疾病向愈。

〔2〕灌顶醍醐　醍醐，酥酪上凝聚的油。醍醐灌顶，是将纯酥油浇到头上，清凉舒适。佛教比喻以智慧灌输于人，使人彻悟。

法服之。越二日，大便下如胶漆，秽恶之气达于户外，而畏寒即以递减，糜粥日以加增，旬日后粪色始正，百日康健胜常。嗣后虽严冬亦不甚畏冷，偶有小恙，辄服清润之方，阳道复兴，近添一女。养之尝颂于人曰：孟英之手眼，或可得而学也，孟英之心地，不可得而及也。我之病，奇病也，孟英虽具明眼，而无此种热情，势必筑室道旁[1]，乱尝药饵，不能有今日矣。况不但有今日，而十余年深藏久伏之疴，一旦扫除，自觉精神胜昔，可为后日之根基，再生之德，不亦大哉！

【平议】此人当初无妄之疾，结果竟坏其鼻，明是梅毒。以湿火鸱张，多服大苦大寒，伤其真阳，因而体怯面青，盛夏不暖，阳事且痿，乃致频服温辛，酿成蕴热。己亥是道光之十九年，孟英三十二岁。脉则极沉而隐隐弦滑，证则便燥而口气秽浊，认为积热深锢，尚属易晓，唯二三帖而病不稍减，则苟无定力定识，即不众楚交咻，亦恐自生眩惑，惟热伏既久，本非一两天所能近功，正以见得透，乃能操得坚。连服苦寒，病无增减，即是对证一层，辨论确有见地。

又《初编》二卷　胡蔚堂舅氏年近古稀，患囊肿，小溲赤短，寒热如疟，孟英曰：非外感也，乃久蕴之湿热下流，气机尚未宣泄。与五苓合滋肾加楝实、栀子、木通，两剂后，囊间出腥粘黄水甚多，小溲渐行，寒热亦去，继与知柏八味去山药、萸肉，加栀子、楝实、芍药、苡仁等，久服而愈。壬寅夏感受暑湿，误投温散，以致谵语神昏，势濒于危，而肛前囊后之间，溃出腥脓，疮口深大，疡科以为悬痈也，敷治罔效。时孟英患疖未痊，予固邀其扶病一诊，孟英曰：悬痈乃损怯证，成之以渐，今病来迅速，腥秽异常，是身中久蕴厚味湿热之毒，挟外受之暑邪，无所宣泄，下注而为此证，切勿敷药以遏其外走之势。但舌强而紫赤，脉细而滑数，客邪炽盛，伏热蕴隆，阴分甚亏，深虞津涸。先与清营之剂，二投而神气渐清，次以凉润阳明，便畅而热蠲脓净，改用甘柔滋养，月余溃处肌平，善后参入参芪，竟得康强如昔。

原书眉评：用药次第可法。

【平议】孟英案初编，署名周光远辑，则此胡翁，乃周氏之舅。虽在高年，湿热久蕴，治法极妥。惟谓悬痈怯证，其来以渐，必不迅速，则不知此处部位空虚，如发外疡，成溃皆速，此则不才所见皆然，治不合宜，诚易延损。此老本是湿热重证，亦由前手温散贻毒，所以尚易治疗，但所叙治法，层次清晰，步骤井然，益人智慧不少。

又《续编》一卷　金朗然之母，偶发脘疼呕吐，医与温补药，初若相安，渐至畏寒不寐，四肢不仁。更医云是风痺，仍投温补，因而不饥不食，二便不行，肌肉尽削，带下如溺，始延孟英诊之，曰：暑伏肺胃耳。其多投温补而不遽变者，以熟地等阴柔腻滞为之挟制也。然津气灼烁而殆尽，脂液奔迫以妄行，治节无权，阳明涸竭，焉能卫皮毛而畅四肢，利机关以和九窍哉！与白虎加西洋参、竹茹、橘皮、丝瓜络、石斛、花粉、竹沥、海蜇，连进二十剂，始解黑矢，而各恙渐安。嗣与和肝胃、调八脉以善后，遂愈。

李某向患脘痛，孟英频与建中法获瘳，今秋病偶发，他医诊之，闻其温补相投，迳依样而画葫芦，服后耳闭腿疼，不饥便滞，仍就孟英视之，曰：暑邪内伏，误投补药使然，治宜清涤为先。彼不之信，反疑为风气，付外科灼灸，遂致筋不能伸而成锢疾。孟英曰：此证较金病轻踰十倍，惜其惑于浅见，致成终身之患，良可叹也。独怪谋利之徒，假河间太乙针之名而妄施毒手，举国若狂，竟有不惜重价求其一针，随以命尽之者，吾目击不少矣。夫《内经》

---

〔1〕筑室道旁　一作筑室道谋。造房子请教路人，人多口杂，难于成功。《诗·小旻》："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潜于成。"

治病，原有熨之一法，然但可以疗寒湿凝滞之证，河间原方惟二活、黄连加麝香、乳香耳，主治风痺，今乃托诸鬼神，矜夸祕授，云可治尽内伤外感四时十二经一切之病，天下有是理乎？况其所用之药，群集辛热香窜之品，点之以火，显必伤阴，一熨而吐血者有之，其不可轻试于阴虚之体与挟热之证也，概可见矣。吾友盛少云之尊人卧云先生，误于此而致周身溃烂，卧床数载以亡，仲圣焦骨伤筋之训，言犹在耳，操医术者，胡忍执炮烙之严刑，欺世俗而妄利哉！

【平议】脘痛呕吐，本多可用温药之证，是以其先相安，未尝非药病桴应，久服不辍，自属太过，变为伏热，原是应有之义。畏寒者，可认作热深厥深，肢体不仁，则灼热耗血，不能荣养耳。俗手治此，只有通经活络温辛一路，孟英谓杂腻滞于温燥队中，可以不遽生变，确是药理之应。须知腻则更助窒塞，燥则更耗津液，病变多端，已是阴柔与刚燥，各呈其效。孟英仅仅清络化痰，药极平淡，而却能起此痼疾，似出情理之外，而究竟仍在病理药理之中。李某一证，病机诚与金母一路，但病状只有"耳闭腿疼，不饥便滞"两句，确比金为轻，盖二人误药，久暂大是不同，惟一误于灸，则成疮化腐，耗伤益甚，仅为残废，犹其幸事。山雷在沪，曾治一壮年久疮成痨，百端滋养，暂延三年，几经变幻，终于不起，思之犹为惨痛，岂独炮烙毒刑，直是鼎镬地狱。

又　《续编》二卷　胡振华以花甲之年，患溺后出血水甚痛，自云溲颇长澈，似非火证，孟英察脉有滑数之象，与玄参、生地、犀角、栀、楝、槐蕊、侧柏、知母、花粉、石斛、银花、甘草梢、绿豆等药，旬日而痊，踰四载以他疾终。

又　同卷　陈足甫溲后见血，管痛异常，减餐气短，孟英以玄参、生地、知母、楝实、银花、侧柏叶、栀子、桑叶、丹皮、绿豆为方，藕汤煎服，二剂病大减。乃去丹皮、柏叶，加西洋参、熟地，服之而瘥。

【平议】溲血多由蕴热下注，读孟英[1]二条治法，可见一斑。

又　同卷　王开荣偶患腹中绞痛，自服治痧诸药，而大便泻血如注，孟英诊之，左颇和，右关尺弦大而滑，面赤油红，喘逆不寐，与苇茎汤合金铃子散，加银花、侧柏叶、栀、斛、芩、连，二帖后面红退，血亦止。乃裁柏叶、银花，加雪羹、枯荷杆，又二帖始发热，一夜得大汗周时，而腹之痛胀爽然若失，即能安寐进粥。改投沙参、知母、花粉、桑叶、杷叶、石斛、白芍、橘络、杏仁、冬瓜子、茅根、荷杆、三帖大解行，而脉柔安谷。

【平议】腹痛本身因于郁热者，厥阴气滞，相火内燔，而更用辛香走窜之药，助其疏泄，以致泻血如注，脉则弦滑，色则油红，加以喘逆，势已汹涌。肃肺清肝，而苦以坚之，上下交顾，药力亦厚，想来分量必重。其得汗而痛胀始已者，则经络通而郁结自解耳。

又《续编》三卷　歙人吴永言于十年前，读《论语》不撤姜食之文，因日服之，虽盛夏不辍，至三年前患大溢血，虽以凉药治瘳，而时时火升，迄今不愈。季冬就诊于孟英，身不衣绵，头面之汗蓬蓬也。且云服芩、连则烦渴益甚，以苦能化燥也；用生地即闷滞不饥，以甘能缓中也，蔗梨入口亦然。按其脉沉取滑数，是从前之积热深伏于内。与白虎汤去草、米，加竹叶、竹茹、花粉、海蜇、荸荠、银花、绿豆恣服，渐吐胶痰而愈。继闻赵秋舲进士令郎子循，每啖蔗则鼻衄必至，或疑蔗为大热之性，孟英曰：蔗甘而凉，然甘味太重，生津之力有余，凉性甚微，荡热之功不足，津虚热不甚炽者，最属相宜，风温证中救液之良药，吾名之曰天生

---

〔1〕英　原缺，据文义补。

复脉汤。若湿热痰火内盛者服之，则喻氏所谓翻受胃变，从而化热矣。凡药皆当量人之体气而施，岂可拘乎一定之寒热耶？子循之体，水虚而火旺者也，蔗性不能敌，反从其气而化热，正如蔗经火炼则成糖，全失清凉之本气矣，枸杞子亦然。

【平议】孟英案此卷皆道光丙午年事。此人确系伏火蕴积之病，何以服芩连而加烦渴，苦能化燥，虽是实情，然何以他人实热，得芩连未必皆渴？总之，各人性质，万有不齐，必有不能勘透其原委而明言其所以然者，大约此人宜于轻淡，而不宜于重浊，芩、连味厚，所以不合，若生地腻满，则痰热蕴积之体，岂能相宜？观孟英用白虎汤必去草、米，即是此意，而所加数物，俱是清淡之品，选药却大有斟酌。至于甘蔗一物，本不甚凉，而味亦浊腻，赵氏子食蔗必呕，亦必痰热素盛，得其浊腻，壅塞不下，则反以逆上，孟英所谓反能化热，当不其然。

又《续编》四卷　汪氏妇自孟秋患痢之后，大解溏泄未愈，已而怀娠，恐其堕也，投补不辍，延至仲冬，两目赤障满遮，气逆碍眠，脘疼拒按，痰嗽不食，苦渴无溯。屈孟英诊之，脉甚滑数，曰：此温补所酿之疾也。夫秋间滞下，原属暑湿热为病，既失清解，逗留而为溏泄。受孕以来，业经四月，虑其堕而补益峻，将肺胃下行之令，皆挽以逆升，是以胸次堵塞而疼，喘嗽不能卧。又恐其上喘下泄而脱也，补之愈力，治节尽废，溲闭不饥，浊气壅至清窍，两目之所以蒙障而瞽也。与沙参、蛤壳、枇杷叶、冬瓜子、海石、旋覆、苏子、杏仁、黄连、枳实、海蜇、黄芩、栀子，重加贝母，服二剂，即知饥下榻，目能睹物矣。

【平议】此证在滞下之后，转为溏泄，容有健运失司，不能消化一证，则稍稍补中，亦是正治。惟因其怀妊而补之太过，驯致痰热交壅，有升无降，温补酿病，诚是实情。论病处勘透源委，曲折分明，最宜细玩。但药止二剂，只叙"知饥下榻，目能睹物"八字，尚是效果之初步，若使孟英一手调治，当必有转变以善其后，决非只此二服可收全绩，乃就此戛然而止。

又《续编》四卷　许培之令祖母，年踰七旬，久患淋漏，屡发风斑，孟英持其脉弦而滑，舌绛口干，每以犀角、生地、二至、芩、蒿、白薇、玄参、龟版、海螵之类息其暴，甘露饮增损调其常。人皆疑药过凉，孟英曰：量体裁衣，禀属阳旺，气血有余，察其脉色，治当如是。病者乃云：十余年前，偶患崩而广服温补，遂成此恙。始知先天阳气虽充，亦由药酿为病。

【平议】此亦温补久蕴之积热，既有脉舌可凭，选药自当如是。淋漏亦厥阴火旺，疏泄太过，议加川柏、白芍、川楝、白头翁、龙、牡。

又　《续编》五卷　费伯元分司，患烦躁不眠，医见其苔白也，投以温药，因而狂妄瘛疭，多方不应。余荐孟英视之，左脉弦细而数，右软滑，乃阴虚之体，心火炽，肝风动，而痰盛于中也。先以犀、羚、桑、菊息其风，玄参、丹皮、莲心、童溲清其火，茹、贝、雪羹化其痰，二剂而安。随与三甲、二至、磁朱潜其阳，甘麦大枣缓其急，地黄、麦冬养其阴，渐次康复。

【平议】烦躁不眠，已是阳有余阴不足，乃竟有俗手能投温药，真是怪极。考王案续集五卷，署名武进董介谷兰初续辑，则所谓余荐孟英者，即董氏也。用药次第，先之清泄以杀其焰，继之滋潜以探其源，然后再参甘腻以培其本，叙述明瞭，确是度人金针。

又　同卷　许芷卿患外寒，须覆重衾，内热饮不解渴，仍能安谷，便溺皆行，或以为虚寒，或以为疡患，投以温散，即显咽疼，孟英脉之，沉弦而缓，作痰热内伏，投以犀、羚、玄参、丹皮、白薇、黑栀、茹、贝、旋、蒌之剂，二帖而寒渴咽疼皆减，乃去犀、羚、牛蒡，加二至、知母、花粉、银花，解酱矢而瘳。

【平议】此案以渴饮咽疼而知为伏火，当必更有脉舌可据，而言之未详，似嫌漏略。用药次序，正与上条异曲同工。

又 《续编》七卷 褚芹香女校书，患汛愆寒热，医以为损，辄投温补，驯致腹胀不饥，带淋便闭，溲涩而痛。孟英诊脉弦劲而数，乃热伏厥阴，误治而肺亦壅塞也，与清肃开上之剂，吞当归龙荟丸二服，寒热不作而知饥，旬日诸恙悉安。

【平议】此证热伏厥阴，带淋与上条许媪相似，而溲涩且痛，则肺气壅塞，上源不肃而溲便为之闭也。先清肺热，兼导大便，取径大有巧思。

又 《三编》一卷 幼科王麟文之甥女，向依舅氏，于三年前患热病甚危，服多剂凉解始愈，第寝食虽如常人，而五心恒热，黑苔不退，口苦而渴，畏食荤羶，频饵甘凉之药，经来色黑不红。去年适吴氏，仍服凉药，迄不能痊，今夏伊舅氏浼孟英诊之，脉甚滑数，曰：此热毒逗留阳明之络，陷入冲脉，以冲隶阳明也。然久蕴深沉，尚不为大患者，以月事时下，犹有宣泄之路也。其频年药饵寒之不寒者，以热藏隧络，汤剂不能搜剔也。令每日以豆腐皮包紫雪五分吞下，半月后苔果退，渴渐减，改用玄参、丹参、白薇、黄芩、青蒿煎汤，送服当归龙荟丸，又半月经行色正，各恙皆蠲，寻即受孕焉。

【平议】热病愈后，而五心恒热，舌苔带黑，其为蕴热，尽人能知。因其经事色黑，而谓为热留阳明之络，以冲脉联属阳明，巧为比附，议论不可谓不足，窃谓不如以冲脉、少阴直捷言之，似乎尤为贴切(《甲乙经》肾足少阴经脉穴俞，自横骨以上，至于幽门，凡十一穴，皆明言冲脉足少阴之会)。既已常服凉剂，如石投水，此或选药不醇，未能中病，必谓隧络积热，汤药不能搜剔，尚是理想之谈，究之食入于胃，输化精液，遍行百骸，温者无不皆温，凉者无不皆凉，汤液凡散，何见得各行其道？其所以选用紫雪者，取其芳香善走，以涤积久之陈垢，诚有巧思。继用龙荟丸，仍藉麝香之力，通达隧道，搜索幽隐，取径新颖，可备后学隅反之资。王案此一卷皆咸丰元年事。

又 同卷 李华甫继室，陡患霍乱，而兼溺血如注，头疼如劈，自汗息微，势极危殆。迎孟英诊视，脉极弦驶，是肝阳内炽，暑热外侵，先用犀角、木通、滑石、栀子、竹茹、薏苡、银花、茅根、菊叶为大剂，和入藕汁，送当归龙荟丸，而霍乱即安，惟溺血虽减，而小溲时头犹大痛，必使人紧抱其头，重击其巅，始可略耐，尚是风阳僭极，肺胃不清也。以苇茎汤去桃仁，加百合、白薇、玄参、竹叶、西瓜翠衣、菊叶、莲子心为方，和入童便，仍吞龙荟丸，服旬日而愈。

【平议】霍乱而兼溺血，其为蕴热，而肝家疏泄太过，已可想见。况复头痛如破，脉极弦驶，则肝阳横恣，上下肆虐，势焰嚣张，造乎其极，故非大剂不能中病，读者须于所选之药，仔细体会，自知其奥。至其后头犹大痛，则肝阳未辑，议加羚角、白芍、牡蛎、龟版、鳖甲。

又《三编》二卷 何氏妇年未四旬，于庚戌冬患腹胀善呕，或云寒凝气滞，宜吸鸦片烟以温运之，及烟瘾既成，而病如故。或云冷积也，莫妙于蒜灸，往夏遂以蒜杵如泥，遍涂脊骨，名曰水灸，灸后起疱痛溃，骨蒸减餐，其胀反加，经乃渐断。招越医庄某治之，云劳损也，进以温补，病乃日甚。复邀张凤喈、包次桥、姚孟斋诸人视之，佥云劳损已成，或补阴、或补阳，服至冬令，便泻不饥，骨立形消，卧床不起。今春请神方于各乩坛，皆云不治。其夫因蒲艾田荐于许信臣学使，随任广东，家无主意，束手待毙而已。蒲闻而怜之，为屈孟英一诊，以决危期之迟速，初无求愈之心也。切其脉弦细数，循其尺索刺粗，舌绛无津，饮而不食，两腿

肿痛，挛不能伸，痰多善怒，腹胀坚高，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昼夜殿屎[1]，愁容黎瘁，小溲短涩而如沸，大便日泻十余行，脉色相参，万分棘手，惟目光炯炯，音朗神清，是精气神之本实未拔，病虽造于极中之极，却非虚损之末传也。殆由木土相凌，为呕为膜，洋烟提涩其气，益令疏泄无权，蒜灸劫耗其阴，更使郁热内烁，进以温补，徒为壮火竖帜而涸其津，溉以滋填，反致运化无权而酿为泻，固之涩之，煞费苦心。余谓赖有此泻，尚堪消受许多补剂，纵临证心粗，不询其泻出之热而且臭，岂有肾虚脾败之泻，可以久不安谷而延之至今乎？夫人气以成形耳，法天行健，本无一息之停，而性主疏泄者肝也，职司敷布者肺也，权衡出纳者胃也，运化精微者脾也，咸以气为用者也。肝气不疏，则郁而为火；肺气不肃，则津结成痰；胃气不通，则废其容纳；脾气不达，则滞其枢机，一气偶愆，即能成病。推诸外感，理亦相同，如酷暑严寒，人所共受，而有病有不病者，不尽关乎老小强弱也，以身中之气有愆有不愆也。愆则邪留著而为病，不愆则气默运而潜消。调其愆而使其不愆，治外感内伤诸病，无余蕴矣。今气愆其道，津液不行，血无化源，人日枯瘁，率投补药，更阻气机，是不调其愆而反锢其疾也。疾日锢而腹愈胀。气日愆血愈枯，或以为干血劳，或以为单腹胀，然汛断于腹胀半年之后，是气愆而致血无以化，非血病而成胀矣；既胀而驯致腿肿筋挛，不可谓之单胀矣。肿处裂有血纹，坚如鳞甲，显为热壅，不属虚寒。借箸而筹[2]，气行则热自泄，首重调愆，展以轻清，忌投刚燥，热泄则液自生，佐以养血，须避滋腻，宜取流通，徐涸溪所谓病去则虚者亦生，病留则实者亦死，勿以药太平淡，而疑其不足以去痛也。艾田云：薛一瓢谓人须修到半个神仙身分，才可当得名医二字，聆君妙论，不愧名医。于是以沙参、竹茹、丝瓜络、银花、楝实、枇杷叶、冬瓜皮、黄柏、当归、麦冬、枸杞、白芍，出入为方。用水露煮苇茎藕汤煎药，服四剂，脉柔溲畅，泻减餐加。乃参以西洋参、生地、黄连、花粉、薏苡、栀子之类，又六剂，舌色渐淡，腿肿渐消。服至匝月，忽然周身汗出潨潨，而肿胀皆退，舌亦津润，皮肤渐蜕，肌肉渐生，足亦能伸，便溺有节，并不另授峻补，两月后可策杖而行矣。天时渐热，服药已久，以虎潜丸方熬为膏，用藕粉漂捣成丸，因丸剂皆药之渣质，脾运殊艰，孟英凡治阴虚须滋补者，悉熬取其精华，而以可为佐使者和之为丸，不但药力较优，亦且饵之易化。如法服至畏夏，健步经通，遂以康复。艾田云：此证人不能治，神亦不能治，君竟能肉白骨而生之，不仅半个神仙，殆人而仙者耶，抑仙而降为人者耶？（水露以甜水贮甑，蒸取其露，宜临时蒸用，取其有升降之机而养津液也，一名甑汗水，停久则失性矣。）

【平议】此病初起，不过肝气不疏，升多降少，而一吸鸦片，重加涩滞，气机更窒，血络亦失其流利之常，烁液凝痰，原是黑籍[3]中之通病。迨至蒜瘕成疮，再耗其血，自然气益滞，络益涩，肝乃更横，胀势反加，此理之常，无足异者，而补塞又是半年，何一非助桀为虐。考孟英案，此卷皆咸丰二年壬子治验，则此人病已踰年矣，证状固已极中之极，随手叙来，无一句不令医家望而却步，孟英提出"气"字，能将许多现证，穿成一线，句句入情入理，推勘尽致，绝无一字附会穿凿，竟是古来各家治案中得未曾有。总之，肌肤粗刺，舌绛无津，腿肿痛挛，溲涩短热，纯是温补阻塞气机，水源窒滞，津液不布。选药只在清肃肺气以探其源，泄热养液以助其润，精义尤在蒸汽水煎药，即借水汽流通气滞，斯能激浊扬清，升降俱到。

---

〔1〕殿屎　愁苦地呻吟。《诗·大雅·板》："民之方殿屎。"

〔2〕借箸而筹　《汉书·张良传》："良谒汉王，汉王方食，曰：'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良曰：请借前箸以筹之。"箸，筷子；筹，策划。后因以"借箸"比喻代人策划。

〔3〕黑籍　鸦片色黑，旧时称嗜鸦片者为黑籍中人。

药物皆极寻常，而果能应弦合节，甫及旬日，病去其半，至匝月而汗出漉漉，岂非津液已充，水到渠成之妙。其后丸子缓调，独撷精华，不用渣滓，又其识见之独到者。苟以寻常草根骨肉，一律制丸，试问此久病初醒，胃气几何，焉能消化，更奚望其成功，此公手眼，果然天授。然如有好学深思之士，随在留心，何必无灵敏之思想，寻踪学步。山雷窃谓此案从肃肺泄热入手，正以蕴隆已久，不得不从本源上着想，但知见证治证，真是毫无把握。与《三编》一卷治朱绀云令正一条，同一机杼。杨素园所谓运枢机，通经络，乃孟英用药之祕，诚不诬也。爰录是案于伏火类，则读者易于领悟。朱氏案今录入后幅痰火类，拙议亦尝备论之，请阅者彼此合参，其以不才之见为何如？

又　《三编》二卷　胡某素患耳鸣，且吸鸦片，时服补药，渐至食减痰多，舌上起灰黄厚腻之苔者三年矣，多医莫愈。孟英脉之弦细软滑，曰：真阴亏于下，痰热阻于上耳，以西洋参、菖蒲、远志、麦冬、竹茹、苁蓉、归身、石英、牡蛎、冬虫夏草，少加黄连服之，不半月痰少餐加，舌苔尽退，三年之病，遂以霍然。

【平议】凡吸鸦片，燥火煎熬，无不烁液成痰，凝塞胸脘，舌苔浊垢厚腻，是其常态，瘾尤重则苔愈垢，焦黄且燥，甚至斑驳裂纹，所见最多，竟可谓无一清润平善者。此人既隶黑籍，苔黄灰厚，不足为奇，但病是伏火痰聚，信而有征。孟英选药，清润泄化，兼以纳气填阴，直可为黑籍中人普通疗法，苟能化而裁之，已是运用不竭。

又　同卷　陈载陶令郎，夏间患嗽泻，愈后时发寒热，寝汗如蒸，医治两月，迄今不能退，时犹作嗽，咸以为劳。其父诘堂逆孟英视之，热甚于头面，形瘦口干，脉则右大，曰：肺热不清也，养阴之药久服，势必弄假成真，热锢深入而为损怯之证，亟宜澹泊滋味，屏绝补物，以芩、栀、地骨、桑叶、苡仁、枇杷叶、冬瓜皮、梨皮、苇茎为剂，服后热汗递减。至九帖解酱矢赤溲，皆极热而臭，自此热尽退，而汗不出矣，惟嘘犹不畅，时欲太息，饱则胸下不舒。乃滋腻药所酿之痰未去也，改用沙参、枳实、旋覆、冬瓜子、竹茹、白前、栝蒌、海蜇、橘皮，数帖而胸舒嗽断，体健餐加。

【平议】咳嗽兼泻，本有肺气蕴热一证，而俗手但知滋润粘腻，自然热益痼而痰益滋。孟英清肃化痰，堪称圣手，汇而观之，启迪后人，最是爽心豁目。

又　同卷　张某，患四肢发热，久治不愈，食减便溏，汗多形瘦，或谓此证非孟英不能痊，遂往就诊。孟英曰：热厥也，前次必误服补药矣，故脉来甚涩，以芩、连、栀、柏、白薇、通草、地骨、青蒿、丝瓜络为方，十余剂而瘥。

【平议】发热日久，而至食减便溏，汗多形瘦，以现象观之，岂不谓近于劳瘵，补之亦是恒情，但热得补而愈炽，其所以减食者，当即由补药致之。孟英独主苦寒，则当日声音笑貌，必更有实火现象可征，当不仅据之于脉涩，临证时纯是一片灵机，全在目送手挥，自有神悟奔赴腕下，岂易形容于楮墨之间。但断语则曰热厥，而叙述证情，未见厥状，疑有脱讹，只以误投补药，酿为积热之病，所在多有，姑录之以备临时参考之资。

又　同卷　叶承恩年五十岁，患发热暮甚，肢厥头疼，呕恶便溏，睡则呓语，不饥不渴，汗出上焦，自觉把握不住。延孟英诊之，脉软涩而不鼓指，右手为甚，宛似虚寒之证，惟舌本紫，苔虽薄而黄腻口苦，眼鼻时觉出火，是真阴素亏而热伏于内也。予栀、连、桑、菊、茹、翘、芩、斛、银花、丝瓜络、莲子心，出入数剂，热呓皆减，脉亦较和，溲赤而疼，大解色酱，知其伏热下行矣。又数剂，苔始退而知饥，参以养阴而愈。

【平议】见证丛杂，全在从显著处下手，所谓击其中坚，而首尾自应。此人诸证，多近于

虚，且脉又软涩，皆足以眩人识力，但舌本紫而苔黄口[1]苦，苟非蕴热，必不至是，则脉之软且涩者，亦必是痰浊壅塞使然，清肃中尚宜加以泄痰之品。

又　同卷　周光远令正孀居十载，年已五十三岁，汛犹未绝，稍涉劳瘁，其至如崩，偶少腹偏左掌大一块作疼，其疼似在皮里膜外，拊之痛甚，越日发热自汗，眩冒谵语，呕渴不饥，耳聋烦躁。孟英循其脉虚软微数，左兼弦细，便溏溲热，舌本不赤，略布黄苔。营分素亏，而有伏热，阻于隧络，重药碍投，姑予芩、连、芍、楝、竹茹、桑叶、白薇、通草、橘核、丝瓜络、灯芯，少加硃砂和服。一剂势即减，二剂热退呕止，啜粥神清，第腹犹痛，去桑、芩、灯芯、朱砂、加苡、归、苡、藕，服数帖而起。

【平议】考孟英案续集四卷，周光远无疾而逝在道光之二十七年，则此案当在咸丰六七年间。已逾七七而姅[2]行且多，是为肝气疏泄无度，厥阴伏火，已有明征，再加腹痛，自知在皮里膜外，又是厥阴络滞，发热昏谵，呕渴耳聋，无非肝阳肆虐，治法清肝宣络，药味轻灵，最堪则效。但此病营血大亏，病起之后，非得养阴固摄，持久调理不可。

《归砚录》四卷　钱塘姚欧亭大令宰崇明，其夫人自上年九月以来夜不成寐，佥以为神虚也，补药频投，渐不起榻，头重如覆，善悸便难，肢汗而心内如焚，多言，溺畅畏烦，而腹中时胀，遍治无功。其西席张君心锄，屡信专丁邀诊，余不得辞，初夏乘桴往视。左寸关弦大而数，右稍和而兼滑，口不作渴，舌尖独红，乃忧思谋虑，扰动心肝之阳，而中挟痰饮，火郁不宣。温补更助风阳，滋腻尤增痰滞。至鹿茸为透生颠顶之物，用于此证，犹舟行逆风，而扯满其帆也。明粉为芒硝所炼，投以通便，是认为阳明之实秘也，今胀能安谷，显非府实，不过胃降无权，肝无疏泄，乃无形之气秘也。遂以参、连、旋、枳、半、芍、蛤、茹、郁李、麻仁、鬼芘、海蜇，两服即寐，且觉口苦溺热，余曰：此火郁外泄之征也。去蛤壳，加栀子，便行胀减，脉亦渐柔，再去麻、郁、雪羹，加石英、柏子仁、茯苓、橘皮、小麦、莲子心、红枣核，三帖各恙皆安。去石英、栀子，加冬虫夏草、鳖甲为善后，余即挂帆归矣。然不能静摄，季夏渐又少眠，复遣丁谆请，余畏热不行，命门人张笏山茂才（即渠西席之子也）往诊，遵前法而治，遂以告愈。

【平议】此亦营血不足，心肝火旺，久蕴之证，温补不辍，适以助虐酿痰，前手能用鹿茸，背道而驰，何以竟至于此？一得清宣泄化，而反加口苦溲热，昧者几以为药不对证，实缘多时补塞，郁结已甚，所以不见内热状态，清之展之，病机始露，正是松动之征。善后方中，加入冬虫草，直以为引火纳肾之用，始知此药虽是蠕动，绝无兴奋之弊。孟英颇喜用之，当是阅历有验，否则如《纲目拾遗》谓为兴阳温肾，必与此案证情，大相背谬矣。

又　同卷　一少年久患内热，鼻衄龈宣，溺赤便艰，睛红口渴，热象毕露。因阳痿经年，医者但知为阳虚之证，而不知有因热而痿之病，遂进温补，其热愈炽。父母不知，为之毕姻，少年大窘，求治于余。脉滑而数，曰：无伤也，与玄参、丹皮、知、柏、薇、栀、石菖蒲、丝瓜络、沙参、蛤壳、竹茹，服六剂，来报昨夜忽然梦遗，余曰：此郁热泄而阳事通矣。已而果然。

【平议】此条所叙各证，悉属蕴热，当已路人能知，则阳事不举，正是火热上壅，有升无降，而医者反用温补，此人不至狂血陡涌，犹其大幸。孟英选药，颇嫌力量不能中病，然一经清展，而阳事即通，可知此人郁热，尚未顽痼。不佞意中，似乎可用王案《三编》一卷治王氏

---

〔1〕口　原缺，据上列医案补。

〔2〕姅(bàn 半)　妇女月经。

甥女法，紫雪包吞，亦必有验，芳香清展，未始不可以起热壅之阳痿。

魏玉横治案　见《续类案》热病门　表姪凌二官，年二十余，丙子患热证初愈，医即与四君、干姜、巴戟诸气分温补药，久之益觉憔瘦，状若颠狂，当食而怒，则啮盏折筋，不可遏抑。所服丸药，则人参养荣也。沉绵年许，其母问予，予曰：此余证未清，遽投温补所致。与甘露饮方，令服十余剂遂痊。甲申夏，复患热证，呕恶不眠，至七日拟用白虎汤，以先日服犀角地黄而吐，疑为寒，不敢服。延一卢姓医至，诊其脉伏，按其腹痛，谓此疝证，非外感也，脉已全无，危险甚矣，姑与回阳，脉复乃佳。所用胡芦巴、吴茱萸、肉桂、干姜、木香、小茴香、丁香、青皮、橘核等约重三两余，令急煎服。盖是日夜半当战汗，故脉伏而厥痛，彼不审，以为寒证也，乃用此方。黄昏服下，即躁扰烦渴，扬手掷足，谵语无伦，汗竟不出，盖阴液为燥热所劫，不能蒸发矣。侵晨再亟诊，脉已出，且洪数，而目大眦及年寿间皆进出血珠，鼻煤唇焦，舌渐黑，小便全无，令以鲜地黄四两捣汁一茶杯，与之饮下，即熟睡片时。醒仍躁扰，再与白虎汤，加鲜地黄二两煎服，热渐退，神渐清，次日渐进粥，二白睛赤如鸠目，继而口鼻大发疮疡。改与大剂甘露饮，二十余日，始便黑粪其骾，犹时时烦扰，服前才五十余日，忽大汗自顶至足，汗极臭，自是全瘳。

【平议】热病乍愈，只当清养，误与蜜补，已多变幻，何况温补经年，哪不积热生变，愤怒如狂，气火升腾，几不可遏。甘露饮十余剂，而可愈经年误药之病，言之似尚太易。至其后又病热而脉伏腹痛，当是痛甚暂伏，魏谓为当得战汗，非是。盖时病中之战汗，必阳气不充之人，始有此候。《伤寒论》谓其人本虚，是以发战，确是至理。不佞临证以来，只见二次，皆是孱弱之体，而此案据后文变态，蕴热甚深，断无战汗之理。玉横悬想，不合此人体质，其为厥痛之伏，已可想见。至其后一团毒火，见证多端，实是从前蕴积伏火，得温燥而引之尽发于外，亦非一剂误药，竟能酿成如许坏病。大剂鲜地，大剂甘露，诚不可少，但药物尚嫌呆相，读者请细绎上文孟英治案诸条，自知有别。其后之得臭汗而病瘳者，正以阴液既和，而所蕴于隧络间之热毒，自寻去路，生理中确有此神妙不测之变化，初不在医家意料之中者，亦因此人年岁方刚，正气有余，尚能制胜耳。

痰　火

大江以南，土薄水浅，人在气交之中，每多湿痰为病，加以禀赋孱弱，阴偏虚而火偏炽，灼液成痰，尤其多数。是以吾侪所见，痰火为患，几于无日无之。第考古人治案，则选药未尽纯粹，尚难则效。近惟王氏孟英，清肃开泄，最擅胜场，且量体裁衣，斟酌损益，随机应变，举重若轻，每每以极平淡之药物，立起最危疑之沉疴，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非不佞薄视前代名贤，独于孟英阿私所好，亦缘往者治痰，多在寒饮一边，而痰热蟠踞，幻化不穷，于古尚鲜此病，是以痰火一门，断推孟英首屈一指。爰即裒集潜斋诸案，汇而录之，引申其义，以与同学共相研摩，获益必多。其时病中之痰热各案，则仍系之于时病各类，不与杂病之痰火溷厕焉。

孟英案《续编》一卷　萧某素患痰多，常服六君子汤，偶延孟英诊之，脉细数而兼弦滑，曰：六君亟当屏绝，病由阴亏火盛，津液受灼而成痰，须服壮水之剂，庶可杜患将来。萧因向吸鸦片烟，自疑虚寒，滋阴不敢频服，继患咽痛，专科治而不效，仍乞诊于孟英。因谓曰：早从吾策，奚至是耶？此阴虚于下，阳浮于上，喉科药不可试也。大剂育阴潜阳，其痛日瘥，而

喉腭皆形白腐。孟英曰：吸烟既久，毒气薰蒸之故耳。令吹锡类散，始得渐退。愈后复患滞下，孟英曰：今利痢虽盛行，而此独异于人，切勿以痢药治之。盖火迫津液，结为痰饮，酿以烟毒，薰成喉患，吾以燃犀之照，而投激浊扬清之治，病虽愈矣，内蕴之痰浊尚多，奈向来为温补药所禁锢于肠胃曲折之间，而不得出，今广投壮水之剂，不啻决江河而涤陈莝，岂可与时行暑热之痢同年而语耶？治不易法，食不减餐，日数十行，精神反加，踰月之后，大解始正。计服甘凉药二百剂，肌肉复充，痰患若失。

【平议】此人既是痰多，而孟英主治，一则曰壮水之剂，再则曰滋阴，迨至咽痛白腐，而又曰大剂育阴潜阳，末后且结之以服甘凉约二百剂一句，则自始至终，只有甘寒滋润，而竟未尝一用泄化痰浊之药，颇似药病不甚针对，要之黑籍中人，津液多为烟毒灼烁，其舌苔颇有两类，一则痰浊窒塞，肺胃不肃，其舌黄厚浊垢，甚则裂纹斑剥，必须重与开泄，而甘凉未必相宜；一则津液云亡，虽有凝痰，而舌则光红如镜，甚且带燥。此案始终不言舌色，殊是阙典，惟以潜斋一路用药证之，必是无苔光燥之舌，则可想而知。甘润频投，而浊垢能从大便排泄，日数十行，不觉其苦，惟其水到，然后渠成，设或误与消克，则祸必捷于眉睫矣。

又　同卷　石芷卿骤患腹胀，旬日后脐间出脓，外科视为肠痈，与温补内托之药，遂咳嗽不眠，腹中绞通异常，痰色红绿，大便不行，乃延孟英商之。脉弦细以数，舌绛而大渴，曰：察脉候是真阴大虚之证，芪、术、归、桂皆为禁剂。以甘露饮加西洋参、花粉、贝母、杏仁、冬瓜子投之，痰咳即安。外科谓此恙最忌泄泻，润药不宜多服，孟英曰：阴虚液燥，津不易生，虽求其泻不可得也，恶可拘泥一偏而不知通变哉！仍以前法去杏、贝、花粉，加知母、百合、合欢为方，并嘱其另邀老医朱嵩年敷治其外，如法施之，果渐向安。久之当脐痂落，如小儿蜕脐带状，脐内新肉莹然而愈。

【平议】腹胀甫及旬日，而当脐溃脓，此疡科家之所谓盘脐肠痈也。本是湿热挟痰，阻滞于皮里膜外，苟非内热已炽，何以成脓甚易？治宜清化，岂可蛮补！且既已自溃，何有补托？更何有温补？而乃芪、术加桂，抱薪救火，那不焚如益烈！即如当归一味，寻常目光，皆以为补血活血妙品，况在疡家，又谁不自始至终千篇一律，抑知气味雄烈，利于虚寒之郁滞，而大不利于实热之猖狂，对于此人，适足为害。孟英特以归、桂并提，虽似不伦，却有妙义，不独疡科家闻所未闻，即内科名家固亦多昧昧于此药之实在性情效用也。迨此人误于温补，而咳不能眠，痰红便结，舌绛大渴，则光滑且燥，盖亦可见，大剂沃焦，犹属人所易能，但须知其清而不滞，润而不腻，则亦不可忽略看过。

又《续编》二卷　陈叟久患痰嗽气逆，夏初因恶寒，自服理中药，遂痰中带血，气喘而厥，二便不通，冷汗腹胀。孟英察脉洪大，按腹如烙，与苇茎汤加栀、楝、旋、贝、花粉、海蜇，外以田螺、大蒜、车前草捣贴脐下，即溺行而平。

【平议】痰咳久缠，已是肺不清肃，误服温药，而有升无降，肺热郁窒，达乎极点，清肺化痰，药极平淡，而应手有功，可谓孟英独得之秘，外治法亦佳。

又　同卷　康康候司马令郎尔九，在玉环署中，患心忡自汗，气短面赤，霎时溲溺数十次，澄澈如水，医佥谓虚，补之日剧，乃来省就孟英诊焉。左寸关数，右弦滑，心下似阻，因作痰火阻气，心热移肺治，用蛤壳、黄连、枳实、楝实、旋覆、花粉、橘红、杏仁、百合、丝瓜络、冬瓜子、海蜇、荸荠、竹茹、竹沥、梨汁等，出入为方，服之良愈。

【平议】此证以此等药物得效，则肺郁痰热审矣。惟肺不清肃，当为溲涩或闭，何以此人溲溺反多而清澈？生理之常，竟有如是之适得其反者，此理诚不易晓，而叙证又不谈舌

色，更不能推测其所以然之故，但脉则左寸关数，右又弦滑，且心下有阻，则热痰壅塞肺胃，差为有据。其溲溺之所以多者，盖亦几如消证，则清肺固亦治消之一道也。

又　同卷　徐月岩室，患周身麻木，四肢瘫痪，口苦而渴，痰冷如冰，气逆欲呕，汛愆腹胀，频饮极热姜汤，似乎畅适。深秋延至季冬，服药不愈。孟英诊脉，沉弦而数，曰：溺热如火乎？间有发厥乎？病者唯唯。遂以雪羹、旋、赭、栀、楝、茹、斛、知母、花粉、桑枝、羚羊、橄榄、蛤壳为方，送下当归龙荟丸，服之递效，二十剂即能起榻。乃去羚、赭，加西洋参、生地、茨菰、藕，投之渐愈。

【平议】肺热叶焦，乃生痿躄，语出医经，乍读之，大都莫名其理，不佞昨编《麻痧医案平议》，于孟英治姚氏郎痦后腿痛筋掣一条，始得实在证据，固已申言其理矣。而此案亦以肺为痰热窒塞，乃至周身麻木，四肢瘫痪，又是肺热成痿之确据。虽痰冷如冰，喜饮姜汤，未始不似寒饮，但口渴溲热，脉沉弦数，则正以痰闭不通，胸中阳气，不得宣展。孟英案中，亦再三言之，此又临证时之最易眩惑者，此人舌苔亦可以淡白不赤，故问证一层，最不可忽。

又　《续编》四卷　王雪山令媳，患心悸眩晕，广服补剂，初若甚效，继乃日剧，时时出汗，肢冷息微，气逆欲脱，灌以参汤，稍有把握，延踰半载，大费不赀。庄芝阶舍人，令延孟英诊视，脉沉弦且滑，舌绛而有黄腻之苔，口苦溲热，汛事仍行。病属痰热缪辖[1]，误补则气机壅塞，与大剂清热涤痰药，吞当归龙荟丸，服之渐以向安，仲夏即受孕，次年二月诞一子。惜其娠后停药，去痰未尽，娩后复患悸晕不眠，气短不饥，或作产后血虚治不效，仍请孟英视之，脉极滑数，曰：病根未刈也，与蠲痰清气法果应。

【平议】此证当初但有心悸眩晕，未始非阴虚阳扰，痰热上蒙，苟其治以清养潜阳，参之清肃开泄，当属易效。此所以初投补剂而甚效，追补之不辍，而变化加剧，则必滋腻兼温，乃致助痰增壅，几乎闭死。孟英治法，只为药误而设，若曰善后，非清养不可。

又　同卷　赵秋舲进士，去秋患左半不遂，伊弟笛楼暨高第许芷卿茂才，主清热蠲痰，治之未能遽效，邀孟英诊之。脉甚迟缓，苔极黄腻，便秘多言，令于药中和入竹沥一碗，且以龙荟、滚痰二丸，相间而投，二丸各用斤许，证始向愈。今春出房，眠食已复，而素嗜厚味，不戒肥甘，孟夏其病陡发。孟英诊之，脉形滑驶如蛇，断其不起，秋初果殁。

【平议】脉迟且缓，正是闭塞不通所致，龙荟、滚痰，各用斤许，其人湿热痰浊，所蕴深矣。但邪实去矣，正气何如，本书有旁注批语，谓如此而止，殊少善后之法，所见甚允。此病家不知调摄，以为大病已去，不复求治，则医家亦必无毛遂自荐之事，奈之何哉！

又　同卷　胡秋谷令爱年甫笄，往岁患眩晕，孟英切其脉滑，作痰治，服一二剂未愈。更医谓虚，进以补药颇效，渠信为实。然今冬复病，径服补药，半月后眠食皆废，闻声惊惕，寒颤自汗，肢冷如冰，以为久虚欲脱，乞援于孟英。脉极细数，目赤便秘，胸下痞塞如盘，力辨其非虚证，盖痰饮为患，乍补每若相安，具只眼者，始不为病所欺也。投以旋、赭、茹、贝、蛤壳、花粉、桑、栀、蒌、薤、连、枳等药，数服即安，而晕不能止，乃去赭、薤、蒌、枳，加玄参、菊花、二至、三甲之类，服匝月始能起榻。

原书眉评：痰火为患，十人常居八九，而医书所载，皆治寒痰之法，十投而十不效，今得孟英大阐治热痰之法，真可谓独标精义矣。

【平议】此亦痰火误补，而为热深厥深，目赤便秘，胸脘痞塞，腻补酿祸，何其多耶！但

---

[1] 缪辖　同"胶葛"，交错纠缠貌。

眩晕终是阴不涵阳，善后之方，二至、三甲，必不可少。

又　同卷　毕方来室，患痰嗽碍眠，医与补摄，而至涕泪全无，耳闭不饥，二便涩滞，干嗽无痰，气逆自汗。孟英切脉，右寸沉滑，左手细数而弦，乃高年阴亏，温邪在肺，未经清化，率为补药所锢，宜开其痺而通其胃，与蒌、薤、紫菀、兜铃、杏、贝、冬瓜子、甘、桔、旋、茹之剂而安，踰二年以他疾终。

【平议】既已痰嗽碍眠，虽在高年，亦是实证，而为之医者，能与补摄，洵是奇闻。

又　同卷　赖炳也令堂，年近古稀，患左半不遂，医与再造丸暨补剂，服二旬病如故。孟英按脉弦缓而滑，颧赤苔黄，音微舌蹇，便涩无痰，曰此痰中也，伏而未化，与犀、羚、茹、贝、菖、夏、花粉、知母、白薇、豆卷、桑枝、丝瓜络等药，服三剂而苔化，音渐清朗，六七剂腿知痛，痰渐吐，便亦通。既而腿痛难忍，其热如烙，孟英令涂葱蜜以吸其热，痛果渐至。半月后，眠食渐安，二旬外，手能握，月余可扶挟以行矣。

【平议】颧赤苔黄，其为痰热，显有明征。再造丸虽善于通络，但总属温燥，对于痰火，颇非所宜。孟英用犀、羚，盖即以治温药之误。惟叙脉以缓滑两字，联为一气，究是不妥，此与涩数连用，同一弊病，向来谈脉，往往有之，总为笔下失检，未尝就二字神气而一味之耳。腿痛且热，葱蜜外治，大有巧思。

又　同卷　赵春山司马，向患痰嗽，自秋仲以来，而一旬半月之后，病必复至。延至季冬，童兰痴龂尹嘱其质于孟英，按脉滑数，舌绛苔黄，渴饮溲赤，动则喘逆，夜不成眠，痰多畏冷，自问不能起矣。孟英曰：无恐也，不过膏粱酿痰，温补助热，是为病根，迨夏吸暑邪，互相缪辖，秋半而发，势颇类疟。古年虽识其证，惜手段小耳。因与羚羊、豆豉、连翘、薄荷、知母、花粉、竹茹、贝母、旋覆、海蜇、玄参、栀子、醒头草、梨汁等药，服五剂，热退不畏冷。去前四味，加沙参、麦冬、葳蕤、枇杷叶，渐能安寐，各恙递减，再加生地，服匝月而体健胜昔，登高不喘。司马云：余昔曾服参茸大补之药而阳痿，今服君方而沉疴顿起，乃知药贵对证，不贵补也。

【平议】此人久服参茸而为痰嗽，甚至寒热如疟，且发必一旬半月，顽痰胶固，真阴耗角。始用羚角，亦治药误。善后之法，参入滋养，是阴虚液耗者必不可少之诀。

又　五卷　张月波令弟，陡患腹痛，适饱啖羊肉面条之后，医皆以为食滞，连进消导，痛甚而渴，得饮大吐，二便不行，又疑寒结，叠投燥热，其病益加，呻吟欲绝，已四日矣。孟英视之，脉弦数，苔干微黄，按腹不坚，以海蜇一斤，皂荚一斤，煎汤频灌，果不吐。令将余汤煎栀、连、楝、斛、茹、芩、枇杷叶、知母、玄胡、柿蒂、旋覆为剂，吞龙荟丸，投七而溲行痛减，次日更衣而愈。

【平议】腹痛本多厥阴气滞，消导而痛反甚，则必大便未行，壅塞益甚，下不通而气上逆，乃为呕吐，再与燥热，肝气更炽。雪羹汤清润，所以能定肝火之上逆，药则清肝肃肺，斡旋大气，泄导下行，亦是应有尽有。

又　六卷　己酉春，胡孟绅山长患疑，坐卧不安，如畏人捕。自知为痰，饵白金丸吐之，汗出头面，神躁妄闻。孟英切其脉弦滑洪数，不为指挠，投石膏、竹茹、枳实、黄连、旋覆、花粉、胆星、石菖蒲，加雪羹、竹沥、童溲、吞礞石滚痰丸，下其痰火，连得大解，夜分较安。惟不能断酒，为加绿豆、银花、枳椇子，吞当归龙荟丸，旬余脉证渐平，神气亦静。尚多疑惧，改授犀角、玄参、丹皮、竹叶、竹茹、贝母、百合、丹参、莲心、猪胆汁、炒枣仁、盐水炒黄连，吞枕中丹，以清包络肝胆之有余而调神志，又旬日各恙皆蠲，即能拈龂，继与十味温胆法善其后。

【平议】多疑善畏，诚是痰蒙，畅吐以求一快，未必非治痰之一道。然扰之使动，肝焰猖狂，势不可遏，脉状至此，自当清肃，是为痰热实病之开宗明义第一章。须知阳有余必阴不足，多疑多畏，终是血不养神，必非完全之大实证，须细味其继续用药，因风转舵之法，庶乎能发能收，头头是道。

又　同卷　屠敬思体气素弱，去冬因子殇于痘，医与舒郁填阴，病日以剧，佥云不治，乃延孟英诊之。两关甚数，寸上洪滑，嗽逆痰多，卧不著枕，溺赤便难，极其畏冷，是冬温未罢，误补热郁之候。世间之死于劳损者，何尝尽是虚证，每为补药偾事，授以廓清肺胃之药，周身发疥，各恙渐安。蕴伏既清，始投滋养善后，不仅病愈，次年春更得一子。

【平议】病起情志郁闷，必有伏火隐藏其间，因郁生火，因火凝痰，是乃常态，再与腻补，肺气更窒，肝气益升，势所必至。廓清肺胃，尚须佐以泄降清肝，案中虽不名一药，然统观孟英一生验案，应用何物，当亦尽人所能。追肺得清肃，气机四布，可使蕴蓄火毒发为疮疥，是亦病理之所宜有。必须蕴伏邪热，一概廓清，然后乃授滋养，斯为热病善后之要诀，然且必须清而不浊，灵而不蛮，庶合孟英心法。

又　同卷　朱养心后人名大镛者，新婚后神呆目瞪，言语失伦，或疑其体弱神怯，与镇补安神诸药，驯致善饥善怒，骂詈如狂。其族兄已生邀孟英诊之，右脉洪滑，与犀角、石膏、菖蒲、胆星、竹沥、知母，吞礞石滚痰丸而愈。

【平议】癫、狂皆气火挟痰，有升无降，激乱脑神经之病，清热开痰，兼通大府，治标之法，大约如是。然痰浊既蠲，内火潜息，亦必清养以善其后。

又　同卷　吴酝香大令宰金溪，自春仲感冒而起，迨夏徂秋，痰多气逆，肌肉消瘦，延至初冬，诸证蜂起，耳鸣腰痛，卧即火升，梦必干戈，凛寒善怒，多医咸主补虚，迄无小效，卧理南阳，已将半载。群公子计无所施，飞函至家，嘱大公子汾伯副车，叩求孟英来署，已冬仲之杪日矣。诊脉弦细，而左寸与右尺甚数，右寸关急搏不调，且病者颈垂不仰，气促难言，舌黯无苔，面黧不渴。孟英曰：病虽起于劳伤挟感，而延已经年，然溯其所自，平昔善饮，三十年来，期在必醉，非仅外来之客邪失于清解，殆由内伏之积热，久锢深沉，温补杂投，互相煽动，营津受烁，肉削痰多，升降愆常，火浮足冷，病机错杂，求愈殊难，既承千里相招，姑且按经设法。以石膏、知母、花粉、黄芩等清肺涤痰，青蒿、鳖甲、栀子、金铃等柔肝泄热，玄参、女贞、天冬、黄柏等壮水制火，竹茹、旋覆、杷叶、橘红等宣中降气，出入为方，间佐龙荟丸，直泻胆经之酒毒、紫雪丹搜逐隧络之留邪，服三剂而舌布黄苔，蕴热渐泄，服六剂而嗽减知饥，渴喜热饮，伏痰渐化。季冬八日，即能出堂讯案，十剂后凛寒始罢。足亦渐温，肺气已得下降，望日出署行香。继而兵火之梦渐清，夜亦能眠，迎春东郊，审结积案，亦不觉其劳矣。方中参以西洋参、生地、麦冬充其液，银花、绿豆、雪羹化其积，至庚戌岁朝，各处贺年，午后护日，极其裕如，且肌肉渐丰，面黑亦退，药之对病，如是之神。调养至开篆时，起居如旧，各恙皆瘥，而孟英将赴宜黄杨明府之招，酝香为录其逐日方案，跋而帙之，兹特采其大略如此。

原书眉评：酝香之证，予于五月间曾为一视，知其感受温邪，投以清解，三服后颇觉轻减，又以赴饮而病复如故，然步履尚无恙也。后乃惑于温补之说，熟地、鹿胶等腻滞之药恣服不辍，比孟英至，而其势已棘，虽逐渐清解，大势向愈，然病久元虚，邪去而正亦随之，此所以终于不起也。

【平议】此病之证情曲折，孟英叙述已极明晰，凌氏眉评，且证明熟地、鹿胶温腻助虐，

正如油之入面，益加纠结，邪愈聚而正亦愈虚。孟英用药，且养且通，苦心孤诣，虽不能挽回造化，彻底全功，而五旬间之斟酌合度，未尝不覆杯得效，亦可谓已尽治医之能事矣。按王案此卷，署名同郡凌胥九峰续辑，则此评为凌氏手笔。

又　同卷　定州杨素园明府宰宜黄，吏治有声，精于医学，其夫人多病，自治不痊，毗陵吴子和嘱其函恳酝香，屈孟英诊视，而孟英因母老急欲旋里，坚辞不往，即据来信所述病状，拟方立案云：细阅病原，证延二十余年，始因啖杏，生冷伤乎胃阳，肝木乘虚，遂患胁疼挛掣。身躯素厚，湿盛为痰，温药相投，是其效也。驯致积温成热，反助风阳，消烁胃津，渐形瘦削。而痰饮者本水谷之悍气，缘肝升太过，胃降无权，另辟窠囊，据为山险，初则气滞以停饮，继则饮蟠而气阻，气既阻痹，血亦愆其行度，积以为瘀。前此神术丸、控涎丹之涤饮，丹参散、桃核承气之逐血，皆为杰构，已无遁情。追延久元虚，即其气滞而实者亦将转为散漫而无把握矣，是以气升火浮，颧红面肿，气降火熄，黄瘦日增。苟情志不怡，病必陡发，以肝为刚藏，在志为怒，血不濡养，性愈俏张[1]。胃土属阳，宜通宜降，通则不痛，六府以通为用，更衣得畅，体觉宽舒，是其征也。体已虚，病似实，虚则虚于胃之液，实则实于肝之阳，中虚原欲纳食，而肝逆蛔扰欲呕，吐出之水，已见黑色，似属胃底之浊阴，风鼓波澜，翻空向上，势难再攻，承示脉至两关，中取似形鼓指，重按杳然，诓为细故，际此春令，正鸢飞鱼跃之时，仰屋图维，参彻土绸缪[2]之议，是否有当，仰就斤绳。沙参八钱、鲜竹茹四钱、川椒红二分、乌梅肉炭六分、茯苓三钱、旋覆三钱、金铃肉二钱、柿蒂十个、仙半夏一钱、淡肉苁蓉一钱五分、冬虫草一钱五分、吴萸汤炒黄连四分。另用炙龟版、鳖各四两，漂淡陈海蜇二两，鸟蔇一两，赭石四两，先煮清汤代水煎药（正月十四日）。上拟方案，来差星夜赍回，于十六日到宜，素园读案狂喜，以为洞见藏府，必欲孟英一诊，以冀霍然，遂彻夜备舆，专丁持函，求孟英暂缓归期，酝香笃于寅谊，再四劝驾，併嘱四令郎季眉偕行。孟英迫于情不可却，二十二日抵宜署，初诊案云：证踰二十年，右胁聚气，有升无降，渴喜冷饮，畏食甘甜，甘能缓中，冷堪沃热，病机于此逗露，根深难即蠲除，标实本虚，求全匪易。据述脉亦屡迁，似无定象，夫既流善幻，显属于痰。兹按脉左缓滑、右软迟，两尺有根，不甚弦涩，是汛愆因乎气阻，尚非阴血之枯，春令肝木乘权，胃土久受戕克，病已入络，法贵缓通。通则不痛，府以通为补，法虽时变，不能舍通字以图功，布鼓雷门[3]，诸希教正。沙参八钱、鲜竹茹四钱、青黛五分、旋覆三钱、酒炒黄连六分、白前一钱、白蒺藜三钱、紫菀一钱、海石五钱、川楝肉三钱、川贝一两、黑栀三钱、另以生蛤粉、生冬瓜子、芦根、莱菔各一两，丝瓜络五钱、海蜇二两、柿蒂十个，先煮汤代水煎药，葱须二分（后下）。

再诊：左脉如昨，兼弦，右寸亦转缓滑，中脘气渐下降，二便欲解不行。盖升降愆常，枢机窒塞，由乎风阳浮动，治节横斜，肺既不主肃清，一身之气皆滞也。轻可去实，先廓上游。前方去海石，加栝蒌三钱，枳实一钱。

三诊：脉来较静，小溲渐行，虽未更衣，已能安谷，浊得下降，导以清通。前方去贝、楝，加归尾钱半，桃仁十粒，送服导水丸十粒。

---

〔1〕 俏(zhōu)张　欺诳。《尔雅·释训》："俏张，诳也"。

〔2〕 彻土绸缪　彻，剥去；土，桑土；绸缪，紧密缠缚。《诗·鸱鸮》："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喻为预先防微杜渐。

〔3〕 布鼓雷门　《汉书·王尊传》："毋持布鼓过雷门。"颜注："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布鼓，谓以布为鼓，故无声。"比喻在高手面前卖弄本领。

四诊：腿凉便滞，气少下趋，颧面时红，火炎上僭，两胁较热，络聚痰瘀，叠授清宣，更衣色黑，噫气渐罢，酸水不呕，纳谷颇增，脉稍和缓，法仍缓导，冀刈根株。前方去枳实、归尾，减导水丸五粒。

五诊：各恙皆减，眠食渐安，火犹易升。头疼面赤，颊瘦结核，胁热未蠲，脉渐柔和，且参清养。前方去白前、青黛、紫菀、黄连，加银花、贝母、黄菊、丹参、陈细茶、橄榄。

六诊：积痰下降，颈核渐平，舌紫口干，卯辰热僭，阴虚木旺，气道尚未肃清，养血靖风，自可使其向愈。前方去陈茶、葱须，加石斛。

留赠善后方：便色转正用此。沙参八钱、冬虫夏草二钱、女贞三钱、丹参三钱、竹茹四钱、川石斛五钱、盐水泡橘红八分、黄菊三钱、旋覆三钱、黑栀三钱、川贝四钱、金铃肉一钱五分、另以炙鳖甲、漂海蜇各一两，苇茎二两、丝瓜络五钱，煮汤代水煎药。

又：诸恙尽瘳，用此滋养。

前方去橘红、菊花、金铃、栀子、旋覆，加石英、沙蒺藜、茯苓各三钱，苡蓉、当归各一钱五分、汤引去苇茎，加炙龟版一两，藕二两。

【平议】饮积至念年余，输化无权，肝阳助虐，胃承其弊，噫气呕酸，降少升多，本虚标实，病情转折，孟英叙述已极详明。入手方针，寻一个"通"字以为枢纽，清肃肺窒，柔驯肝横，纳气涤饮，无一非通之作用。尤妙在葱须一味，气疏以达，流通络滞，洵有专长。孟英选药，轻灵活泼，真是不可思议，果也肺气渐舒，肝阳渐戢，胃亦渐安，溲通便黑，噫罢呕停，从可知久病之躯，见证复杂，苟不得一线索，贯而串之，则满地散钱，势且无可著手，必寻得一条隙缝，头头是道。但廿年宿恙，止此六七改方，自谓可使向愈，似乎言之太易，第就眼前景象，固不可不以为大有功。试寻绎留赠善后两方，仅仅加以冬虫草、女贞、沙苑、苡蓉、龟版，为摄纳肾阴作用，此外仍注意于肃肺柔肝，则其时之证情，盖亦可想矣。

又 《三编》一卷 朱绂云令正去年娩后，自乳而月事仍行，至仲冬乳少汛愆，咸以为妊也。既而右胁筋绊作痛，渐及肩背，医投平肝药，痛益甚，改用补剂，遂嗽痰带血，人皆以为损矣。广服温补，其病日增，延至仲春，卧榻已匝月，群医束手，始求诊于孟英。面赤足冷，时时出汗，食减无眠，脉来右寸溢，关尺滑而微数，左手弦而带滑，舌赤而润，微有白苔，气逆口渴，所吐之血淡红而夹痰涎，大解溏，小溲短且热，曰：冲为血海而隶于阳明，自乳而蛰不爽期者，血本有余也，因阳明经气为痰所阻，而不能流动输布，致经断乳少，痰血辐辏，而为络痹窜痛，医者不为分导下行，病无出路，以致逆而上溢，再投补剂，气愈窒塞，在山过颡[1]，夫岂水之性哉？予苇茎汤加茜根、海螵蛸、旋覆、滑石、竹茹、海蜇为剂，和藕汁、童溺服，以肃肺通胃，导气化痰，而领血下行，覆杯即愈，旬愈汛至，不劳培补，寻即受孕。此证不遇孟英，必至补死，而人亦但知其死于虚劳也，药可不慎耶！

【平议】此证当初汛愆乳少，已是血络有阻，驯致胁肋牵疼，则气滞痰凝，尤堪想见，其时苟得清络化痰，参之和瘀，当易应手。医者为之平肝，以病在厥阴经络部位，亦是不谬，如用柔肝宣络之白芍、川楝、瓜络、竹茹、瓜子仁、贝母、旋覆诸物，而佐之以和调血滞，如郁金、玄胡、新绛、青葱管之类，亦可得效。乃谓平肝痛反益甚，则必抑遏太过，不为疏通，反加窒塞之咎。其后转而用补，愈加闭塞，盖自误药以后，几及三月，重重锢结，乃至气逆上逼，

---

〔1〕在山过颡 颡，额。《孟子·告子上》："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指没有用因势利导的正确方法，致水势更加严重。

血随咳至，脉且右寸溢出，左弦带滑，有升无降，孟英拟以过颡在山，病态转折，只此四字，描摹尽致。杨素园评王案，谓运枢机，通经络，是此公用药之秘，而于此类证情，尤其针锋相对，如锁得匙，正是此公之最灵敏处，所以举重若轻，能以极清淡之药，起沉疴于俄顷，周光远所谓孟英治病，若有天授者，洵非人力之可以倖致矣。

又　同卷　韩贡甫于去冬偶患足疮，疡科治之疮愈，而大便下血，渐至腰背疼胀，医谓甚虚，率投温补，病日以剧。迨仲春寒热时作，卧榻不起，诸医束手，已治木矣，所亲陈季竹嘱延孟英图之。脉弦缓而涩，苔黄溺赤，饮食不思，曰：此药病也，良由气机郁滞，湿热不清，补药乱投，病渐入血，然犹自寻出路，奈医者不知因病而下血，不治其病，徒涩其血，则气机愈窒，营卫不通，寒热不饥，固其宜也。而又疑为土败阴亏，脾肾两补，药力愈峻，病势愈危，若我视之，原非大病，肯服吾药，不日可瘳，乃兄聪甫闻之，大为折服。以海蜇、芦菔汤煎芦根、厚朴、丝瓜络、通草、白薇、栀子、楝实、竹茹等药投之，三剂而寒热不作，胃渐知饥，旬余血止溺澄，各恙皆已，改服清养药而康。

【平议】此证变化于疮疡之后，岂其时杭垣治疡诸家，无一非温补是尚？观于孟英案中，凡涉外疡，几无一不以温补贻误，盖可想见。此人便血，必由热药伤营所致，渐至腰背疼胀，无非热瘀络阻，且复补之愈峻，那不窒塞益加，孟英仍从清肃肺胃、泄热通络著手，不问其现状之何若，而但于病源上直抉其根株，譬如高屋建瓴，源既清而流又安有不洁之理，终不外乎"运枢机、通经络"之六字神秘。此等治验，真是匪夷所思，读者需汇集一处，合而参之，始知饮我上池，其则不远，彼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者，又乌能望见此中精髓。

又　同卷　孙位申陡患喉偏左痛，下及乳旁，神疲欲卧，动即凛寒，速孟英视之，脉弦细以软，苔薄白，口不渴，痰多且韧，溺赤不饥，是暑湿内伏而肝郁不舒，且阴分素亏，复伤劳倦也。昔人之清暑益气汤，藿香正气丸皆是成法，设误投之，悉为戈戟。幸病家深信不疑，旁无掣肘，予射干、兜铃、蒌壳、通草、滑石、竹茹、丝瓜络、冬瓜子、枇杷叶、荷杆极轻清之药一剂，即吐胶痰数碗，汗出周身，喉痛较松，凛寒亦罢，而身痛微热，苔色转黄。去射干、兜铃，加栀子、豆卷服之，热退痛减。再去滑石、豆卷，加石斛、沙参、野蔷薇露投之，知饥啜粥，诸恙悉安，嗣用养阴充液而愈。

【平议】此病盖在暑令，神疲嗜卧，诚是湿困脾阳，且有凛寒，颇似暑伤气分，所以孟英提出清暑益气、藿香正气两方，盖似此见证，俗子眼光，自然引用此等药物，抑知阴分素亏之体，升散燥烈，本是戈矛。且喉痛为气火之升浮，胁痛为肝络之郁窒，法宜清泄，原是孟英绝技。

又　同卷　李健伯夫人，因伤情志而患心跳，服药数月，大解渐溏，气逆不眠，面红易汗，卧榻不起，势已濒危。其次婿余朗斋浼孟英诊之，坚辞不治。其长婿瞿彝斋力恳设法，且云妇翁遊楚，须春节旋里，纵使不治，亦须妙药稽延时日。孟英曰：是则可也。立案云：此本郁痰证，缘谋虑伤肝，营阴久耗，风阳独炽，烁液成痰，痰因火动，跳跃如春。若心为君主之官，苟一跳动，即无生理，焉能淹缠至此乎？但郁痰之病，人多不识，广服温补，阴液将枯。脉至右寸关虽滑，而别部虚弦软数，指下无情，养液开痰，不过暂作缓兵之计，一交春令，更将何物以奉其生？莫谓赠言之不详，姑顺人情而予药。方用西洋参、贝母、竹茹、麦冬、茯神、丹参、苁蓉、薏苡、紫石英、蛤壳等，服之痰果渐吐，火降汗收，纳谷能眠，胸次舒适，而舌色光绛，津液毫无，改授集灵膏法。扶至健伯归，因谓其两婿曰：我辈之心尽矣，春节后终虞痉厥之变也。已而果然。

【平议】此是同郁热痰滞之病，只以津液已竭，脉全无神，所以断为不治。参观下条，尤其明瞭。

又　《三编》二卷　张友三室人，去春受孕后，忽梦见其亡妹，而妹之亡也，由于娩难，心恶之，因嘱婢媪辈广购堕胎药饵服，卒无验。冬季娩子后亦无恙，自疑多饵堕胎药，元气必伤，召朱某治之，述其故，朱即迎合其意，而断为大虚之候，且云苟不及早补救，恐延葎损，病者闻而益惧，广服补剂，渐至卧榻不起，多药弗效。延至仲春，族人张镜江为邀孟英视之。不饥不寐，时或气升，面赤口干，二便闭涩，痰多易汗，胸次如春，咽有炙裔，畏明善怒，刻刻怕死，哭笑不常，脉至左部弦数，右手沉滑，曰：此郁痰证，误补致剧也，与上年李健伯令正之病情极相类。第彼以年衰而伤于忧思谋虑，是为虚郁；此年壮体坚而成于惊疑惑惧，是为实郁。虚郁不为舒养，而辄投温补，则郁者愈郁，而虚者愈虚；实郁不为通泄，而误施温补，则郁不能开而反露虚象，所谓大实有羸状也。医者但云补药日投，虚象日著，不知虚象日形，病机日锢，彼岂故酿其病之深耶，亦是一片仁心，无如药与病相僢[1]而驰，盖即好仁不好学之谓耳。余非好翻人案，恐不为此忠告，未必肯舍补药而从余议也。病者闻之大悟。即授小陷胸合雪羹、加菖蒲、薤白、竹茹、知母、栀子、枳实、旋、赭出入为方，吞当归龙荟丸，三剂后萎仁每帖用至八钱，而大解始行，各恙乃减，半月后，心头之春杵始得全休，改用清肃濡养之法，调理匝月，汛至而痊。

【平议】此证以忧惧而成郁火，灼烁凝痰，有升无降，误施补涩，愈窒枢机，其病源与上条李夫人之本于五志，颇似如出一辙，经孟英两两对勘，剖析精微，真是洞垣之见。

又　同卷　一机匠久患寒热，兼以痰嗽，形消饥削，皆以劳怯治之，久而不愈。或嘱其就诊于孟英，脉弦缓而大，畏冷异常，动即气逆，时欲出汗，暮热从骨髓出，痰色绿而且臭，便坚溺赤，曰：痰火为患耳。误投补药矣。以苇茎汤合雪羹加白薇、花粉、旋覆、蛤壳，服二十剂，体健加餐，其病如失。

【平议】寒热而兼痰嗽，肺不清肃，气不展布，恒有是证，何所见而遽认为怯？实者补之，愈塞而愈以畏冷，正是郁结已甚，等于热深厥深，且夜热如是，骨蒸近矣，而孟英治之不过苇茎、雪羹，轻描淡写，亦能举重若轻，如匙启锁，然后知"运枢机、通经络"之六字秘诀，竟是劳瘵病回生起死续命神丹。

又　同卷　屠小苏令正，自乳经停，泛泛欲吐，或疑为妊。所亲高啸琴进以养阴之药，渐致时有微热，脘闷不饥，气逆痰嗽，卧难著枕，二便闭涩，耳闭汗频。孟英脉之，虚软而涩，曰：根蒂素亏，经停乳少，血之不足；泛泛欲呕，肝乘于胃。率投滋腻，窒滞不行，略受风邪，无从解散，气机痹塞，九窍不和。先以葱、豉、通草、射干、兜铃、杏仁、蒌壳、枇杷叶、白蔻开上，两剂热退。次用小陷胸合雪羹，加竹茹、旋覆、白前、紫菀宣中，三剂便行安谷。继与冬虫夏草、苁蓉、当归、枸杞、麦冬、紫石英、楝实、熟地、牛膝滋下而瘳。

【平议】此亦肺胃窒塞，痰阻枢机之病。初与养阴，未免腻滞，助其郁窒，则气机益滞，隧络益阻，发热脘闷，气逆嗽痰，便涩不饥，汗频耳闭，何一非气滞痰凝，多升少降。孟英清宣开展，本是专家，是病是方，可谓一等名角，拿手好戏。但此条种种病态，不见得风邪未解，药有葱豉，通阳解闷，亦所当然，而案中竟有"略受外感"一语，甚无着落，此必病家自认外感，不得不姑与周旋，坚其信任，设或不如其意，彼且不服吾药，而委之庸手，必有大剂升

---

[1] 僢(chuǎn 喘)　与"舛"同，相背。《玉篇》："僢，相背也。"

散以僨事者，毋宁委曲将顺，庶几得行吾志，此亦仁人之用心，读者必须识得此弦外之音，弗谓第一方果为散风而设。案中开上宣中二层，秩序虽分，究竟皆是宣展气机，泄热化痰作用，而后之滋下一法，则为此人根蒂素亏，不可不滋填以善其后耳。孟英案中，凡用冬虫夏草，多有填阴涵阳之意，每与苁蓉、杞子、并辔以驰，知此物必无温肾助火之弊。

又　同卷　蒋氏妇，年踰四旬，患一奇证，痰必自少腹突冲而上，其势甚猛，其坚如石，其热如火，故突然而冲之际，周身为之震撼，日夜二十余次，每次止须一咯即脱然出口，四肢渐形牵掣，口极渴而溺如沸汤，食减少眠，形日消瘦，诸医皆知为痰火病，而治无寸效。孟英视之曰：证治非谬，而药不胜病者，殆积热深锢，必从前多饵温补所酿也。其夫曰：诚然，向来本无病，因无生育，紫河车已服过数十具，他药称是。曰：愚哉！药之治病，犹兵之戡乱也。所谓用药如用兵，无病而药，是黩武也。既无生育，何不纳妾。凡服温补之药以求子者，其药毒钟于小儿，生子多不育，况食人之胞乎？无论忍生害理，已属不仁，即偶然得子，多患异疾，或顽蠢狠戾而无人心，亦何益哉！昨闻沙沛生令妹患痘服此，致鼻穿而痘仍不救，设非胞衣之毒，奚至此乎，故余临证三十年，从不用之，纵病家要用，亦必剖陈利害以劝止之，或令以羊肾代之，温养有情，且无秽毒，功较胜焉。令正服过数十具而从未生育，毒气毫无出路，欲种子者，翻种病矣，岂寻常清凉之剂所能愈哉！考古惟紫雪能搜剔久蕴深藏之毒火，试饵之或有验也。爰用紫草、银花、玄参、土茯苓、甘草、绿豆、海蜇、鸟匙为方，和入竹沥，另以豆腐皮包吞紫雪五分，服之果效，匝月而瘳。

【平议】此证属于痰热，尽人能知，何以病不应药，必有其故。胞胎秉先天阳气而结，确含毒火性质，再加其他温肾之药，当作家常便饭，哪不酿成怪病？孟英论温药种子，毒钟小儿，语虽奇而理可信。山雷所见，凡父母喜服温补者，其子女必多胎毒，甚则不治，思之可惨。沙氏妹痘证服河车，且溃其鼻而陨其生，此物热毒，得此尤其确证。不才临证三十年，从未用过河车、坎炁一次，不独为早岁治医即从孟英书入手，笃信此公家法，亦有见于此物关系生儿之先天，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烹之炙之，料想对于存在之人，可肇意外祸变，此不可与迷信五行者作一例观。

又　《三编》三卷　许康侯令堂，初夏患坐卧不安，饥不能食，食则滞膈，欲噫不宣，善恐畏烦，少眠形瘦，便艰溲短，多药莫瘳。孟英按脉弦细而滑，乃七情怫郁，五火烁痰，误认为虚，妄投补药，气机窒塞，升降失常，面赤痰黄，宜先清展，方用旋覆、菖蒲、紫菀、白前、竹茹、茯苓、黄连、半夏、枇杷叶、兰叶，不旬而眠食皆安。为去前四味，加沙参、归身、紫石英、麦冬，调养而痊。

【平议】此亦痰热得补，阻滞气机，变生诸患，孟英家法，只有清展泄热四字，是其入手之方针，继则渐参滋养以善后而已。

又　同卷　沈峻扬令妹，年踰五旬，体素瘦弱，不能寐者数夜，证遂濒危。乃兄延孟英视之，目张不能阖，泪则常流，口开不能闭，舌不能伸，语难出声，苔黄不渴，饮不下咽，足冷不温，筋瘛而疼，胸膈板闷，溲少便闭，身硬不柔，脉则弦细软涩，重按如无，或疑中暑，或虑虚脱。孟英曰：身不发热，神又不昏，非中暑也。二便艰涩，咽膈阻闷，非脱证也。殆由情志郁结，怒木直升，痰亦随之，堵塞华盖，故治节不行，脉道不利也。误进补药，其死可必，但宜宣肺，气行自愈。方用紫菀、白前、兜铃、射干、菖蒲、枇杷叶、丝瓜络、白豆蔻，果一剂知，四剂瘳。

【平议】阴虚阳越，五志火升，有阳无阴，当然可以不寐。迁延数天，而脉证如是，疑闭

疑脱，人情之常。孟英以神志不昏，而辨其非闭；便溏胸闷，而辨其非脱，大有见地。清肃肺气，诚是此公绝妙伎术，但以今日眼光观之，已是气火挟痰，有升无降，冲激震脑，神经失灵敏，盖亦与或闭或脱之证，相去不过一间，如其再延二日，不得对证良药，无不告危。孟英原方，尚嫌太淡，议加痰药如贝母、竹黄，而介类涵阳之三甲，亦不可少。惟误作闭治，而投脑、麝走窜，或误作脱治，而与参、术蛮补，则皆是杀人之利刃耳。

又　同卷　一劳力人发热，左胁疼，咳嗽碍眠，痰出甚臭，苔黄舌绛，渴饮谵语，便秘溲赤，脉形滑数，乃伏暑证。询其平日嗜饮，醉后必向左卧，故湿热酿痰，久积于左，非内痈也，以苇茎汤去苡仁，加雪羹、芩、滑、茹、翘、栀、蒌、旋覆、木通等，出入三剂，大便行，谵语止，而痰出更多，其臭益甚。仍用前药，又四剂，痰始少而不臭，热净能眠，知饥苔退，改授甘凉养液而瘳。

【平议】胁疼而咳嗽痰臭，未必非肺痈已成，但此人兼有发热谵语之温证耳。孟英所用之药，即治肺痈亦何必不然。总之孟英于内痈，经验尚不甚多，意谓内痈当有其他特别之治，乃有此误会语气。

《归砚录》四卷　蒋寅昉曾于去冬患血溢，与清舒肝胆而安，惟久患不眠，臂冷食少，自云服补心丹及知柏八味丸甚合。余曰：脉至弦细而缓，因赋质阴亏，心多思虑，五火内炽，烁液成痰，阻碍气机，故脉证如是，滋腻之药，不可再投。用沙参、丹参、丝瓜络、茅根、旋覆、橘、半、菖、苓，服十余剂愈。

【平议】阴虚体质，五志火扰，烁液成痰，是以用药如是。惟其曾经失血，故有丹参、茅根，孟英选药，可谓无不精切细密。此公不眠，何尝非血少不能养心，补心丹安神养阴，何以不能对证，且自云服之甚合矣，而孟英乃谓滋腻不可投者，诚以此病不仅血少，且已痰多，则熟地、二冬其有流弊，犹为显而易见。且既已血溢，则络中恐有留瘀，孟英丹参、茅根，实是为此入选。然则补心丹中当归、远志之温，五味之酸，及八味中之萸肉，又何可以久恃而无恐耶？

又　同卷　孟英自医其令正。细君上年病后，以清养药熬膏，服至岁杪，已康复胜常，孟春十八日，分娩亦快健。七日后，余即遊武林，继反硖川，由梅溪而遊嘉秀，至清明归，为展墓也。知其左乳裂疼，乳房亦痒，搔即水出，起已月余，初谓外恙不足虑，令取疡科善药敷之，余复鼓棹遊梅泾，而至槜李，又浮海遊崇沙，迨归已届端阳矣。见其右目胞坼而甚赤，询其乳患，左加甚，而更及于右，诸药久敷，皆不效，且兼气冲痰嗽，口渴肤糙，盖津液悉从外患而耗也。察其脉滑而数，良由肺胃热炽使然，遂授玄参、石膏、知、翘、甘、苡、蒌、栀、菖、菊、蛤壳、银花等二十余剂，而各恙并蠲。既而余遊吴越间者月余，归见其遍身暑疖，形瘦少餐，食后神疲，二便不畅，脉则弦涩不调，与玄参、丝瓜络、栀、连、菖、橘、蒌、莞、薇、苏，四帖，而经月之病若失，亦因气郁热壅也。可见治病必探其源，勿徒遏其流。

【平议】孟英夫人，据《归砚录》先叙上年秋杪疟病一条，阴虚有素，燥火酿痰，一病四五月，则其人体质，已可想见（此案今亦录入《疟病医案平议》中），此在产后，乳裂且疼，亦是血亏肝火，渐至气冲痰嗽，口渴肤糙，蕴隆里热，津液干枯，纯是阴不胜其阳，但认外患耗津，未必果确。孟英用药，仍不外"清肃肺胃、泄热化痰"八字要诀。

又　同卷　盛泽王西泉丈仲郎巽斋刑部夫人，年未四旬，而十八年前诞子之后，汛即不行，医以为虚，频年温补，略无小效，董味青茂才，嘱就余诊。脉弦滑而体甚丰，乃气郁生热，热燥津液以成痰，痰复阻其气道，不能化血以流行，以致行度愆期，腹形胀痛，肢背不

舒，骨疼寐惕，渴不欲饮，间或吐酸，二便不宣，苔黄口苦，皆风阳浮动，治节横斜之故也。与沙参、蛤粉各四钱、丝瓜络，石菖蒲各一钱，紫菀、仙夏、旋覆、蒺藜各一钱五分，茯苓三钱、丹参二钱，黄连四分，海蜇二两，鬼茄一两。服十余剂，来转方云：胀痛蠲而腹背皆舒，夜寐安而二便亦畅，酸水不吐，痰出已松，是肝已渐柔，惟食少无味，骨节痠疼，右甚，乃阳明虚，无以束骨利机关也。拟通养法：参须、石菖蒲各一钱，茯神、络石各三钱，薏苡四钱，仙夏、竹茹各一钱五分，木瓜八分，姜汁炒黄连三分，十大功劳一两。仲冬招余往遊复视，则诸恙皆安，惟右腰尚疼耳，即于通养方内加黄柏、仙灵脾，服之遂愈。

【平议】此亦血络瘀滞，温补助火，烁液成痰之证治。统合以上诸条观之，虽见证人人各殊，大约皆升多降少，其源总由于肺气失其清肃，因而病态幻化，层出不穷，孟英一例清肺泄热入手，竟无不可治之奇证，仙乎，仙乎！叹观止矣。

古今医案平议第四种之第一卷

疮　疡　门

绪　　言

疡医治案，古无专书，散见于宋、金、元、明诸家医籍者，大都言之不详，不甚可据。盖疡医自有一层特殊功用，诚非专于内科者所能体会，而各家著述似皆不足语此，宜其模模糊糊，多浮泛而少切要。丹溪书中治疡之案不少，而尚未能到此境界，则余子碌碌[1]，尚复何言？江氏《类案》、魏氏《续案》，采集最富，用力最勤，独于是科只觉其凌乱无序，则篁南、玉横亦未尝于此中自有经验，所以不能精切有味。光绪辛卯，常州余氏听鸿始有《外证医案汇编》四卷刊行，所录以青浦陈学三之案为主，而旁及于叶氏之《临证指南》、吴金寿之《三家医案》。颐读陈氏案，理精法密，确是此科之折肱老手[2]，非叶案之肤浮者所能望见项背，而《三家医案》则吴氏所伪撰，虽名曰三家，而持论用药，如出一手，作伪之迹，凿凿可据。陆九芝谓薛之与叶，学识大别，岂肯摹仿叶派，作应声之虫？又谓缪氏乃吾之所自出（此九芝自谓，盖缪宜亭之母即陆氏也），不闻其有此一书，其说正自可信。则余氏所辑刻者虽曰《汇编》，而实止陈案为可观，此外并不足言附庸二字。颐辑《古今医案》，属稿屡矣，惟疡科犹未之及。今校中同学，为实地练习计，谓有病来诊，而此中病理尚未了了，则虽实习而不能悟其作用，暗中摸索，何所取证，因草成《疡科纲要》一编，示以涯略，于脉因证治四者，亦已挈领提纲，粗具规范，而一证自有一证之源委，则《纲要》二卷，尚不能详析辨明，乃即以余氏《汇编》为蓝本，撷其佳案，申以平议，而并集古近诸书之专属治疡者随症附入，合为一书，仍以"平议"为名，虽止就古人陈述复衍一过，然几微疑似之间，言之不惮其烦，未必非愚者之一得，是亦治疡家所不可不知者，果能于此二种中，细心探索，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于外科一家，思过半矣。

壬戌初夏山雷氏识于浙兰之中医专校

脑　　疽

常熟俞　脑疽督脉所主，现象坚硬而不红活，恐毒流于下，延至棘手。姑宜温经托毒，

---

〔1〕余子碌碌　余子，其余的人。碌碌，才能平庸。《后汉书·祢衡传》："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本文的意思是：丹溪尚未够格，其他的人，更不足数了。

〔2〕折肱老手　肱，手臂从腕到肘的部分，泛指手臂。《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意为多次折断手臂，比喻阅历丰富，成为良医，故称为"折肱老手"。

以参消息。鹿角霜、角针、川芎、土贝、地丁草、银花、生黄芪、赤芍、甘草节。

【平议】此青浦陈学三之治案也。余听鸿《汇编例言》谓：有地名者，皆陈氏方案。兹仍其例，后凡每案病人姓上有地名者准此。其余各家，则皆载书名，以存其真。　项后初起一粒，或头白如黍，或竟不白，而即颈项牵强，板滞不灵者，两耳之后皆是脑疽。论其部位正中，固属督脉，而两旁则是太阳。昔人虽谓督脉上行，故发于正中者，脉气自下而上，易于透发，其症较轻；太阳下行，故发于两旁者，脉气自上而下，易于内陷，其症较险。然以颐廿年阅历言之，来势有险夷，症情有大小，则孰轻孰重，自有分别，而不能以正与不正，呆执部位，遽加论断。案语恐其毒流于下，本是脑疽、背疽一定之理，然系之于督脉所主一句，则于脉络循行绝不符合，笔下失检，却是语病。坚硬亦是此症必然之局，故宜温里，惟其所以宜于温里者，亦不在"不红活"三字上。凡是脑疽、背疽，颇有外皮红活之症，然肉必坚硬，肩背必牵强不灵，亦无不宜于温里托毒，实是此症之唯一秘诀，乃能肿聚脓成，根围不散。方用鹿角、川芎，温经升举，最是此证正宗。皂角针透发迅利，亦惟此症最宜。但既曰温经，则桂枝温经而和荣卫，且轻扬上行，通太阳而透达肤腠，此症脓未聚时，实为必不可少之品。而地丁、银花、土贝，皆是苦寒，岂不与"温里"二字，自相矛盾？宜以银花易红花。若曰化痰软坚，宜用半夏。又活血宣络，当归、川断，不可缺也。

太仓朱　脑疽根坚平塌，药饵化毒兼提。生首乌、紫草茸、羌活、泽泻、生黄芪、白茄蒂、鲜笋尖、川芎、陈皮。

【平议】生首乌、茄蒂治对口，本于黄履素《折肱漫录》。盖单方之类，不可认作秘诀。茄蒂盖取蒂是在上之意，无甚妙谛；而首乌味涩，生者尤甚，此证宜疏达，不宜收涩，正是背谬。羌活、川芎，温通宣络，上升清阳，是此证要药。紫草苦寒凉血，实非所宜，虽曰茸茸细软，可以上达，治痘疮者用以提浆，似能助血络之宣通，然惟血热者可用，以治脑、背二疽，理法究属不合。泽泻利水泄热，此案既曰平塌，胡可再泻？其以笋尖作提脓用，心思颇巧，是力求新颖一派，对于此症，尚是恰好，然不过弄巧而已，非必需之正将也。

浏河施　平素悒郁，阳分久虚，脑疽陡发，脉细不扬。证属阳陷阴微，加以年高胃弱，若欲消散，须延匝月。制附子、嫩黄芪、生首乌、甘草、远志炭、炙僵蚕、石决明、鲜笋尖。

【平议】温补固是治脑、背疽之一法，古谓黄芪治疡，本非凡是外疡通用之药，惟此症苟属气虚有素，尚是恰好。然初起止宜温经宣络，不宜峻补。盖惟温通而后气化血行，峻补反有助桀为虐之弊。此案既曰年高胃弱，则先宜养胃醒脾，而遽投黄芪、甘草，太嫌呆笨，胃弱者必非所宜；而反不用陈皮、香、砂、半夏、香附等药助其流动，殊未尽善。且脉细不扬，尤宜温通气血，则惟桂枝、鹿角、炮姜之类，流动而升清气，尤是此证要药。如果实有中寒确证，乃宜厚桂、干姜，或犹嫌姜桂不及，始可加附子以为后援。药力层次，俱有分寸，不容信手拈来，随笔挥洒。是案独用附子，守则有余，行则不足，必不能活泼俯应。石决明有降无升，岂此病所可妄用？僵蚕疏风，远志活血，貌似新奇，而理法俱合，此公心思隽异，独到处自不可及，非庸俗笔墨，守陈言者可比。考远志味辛微温，流动不滞，而含有升散意味，以治是证，化坚通络，最合分量。近人本草谓其通心气而开心窍者，正是心为血之橐钥，远志能助其宣通耳。《本草经》"主痈疽"，确是流通散肿主药，而古今疡医家皆未知之，陈氏独能用此，洵非俗手。而用之于脑疽、背疽，最是温升之病，尤其针锋相对，是为五雀六燕，铢两悉

称[1]，惟行动之药，只可生用，烧炭则失其真矣。

复方：根盘虽缩，脓腐未除，四围红晕，仍恐毒邪复陷。生黄芪、党参、杞子、陈皮、甘草、银花、炙黄芪、于术、角针、荷杆。

【平议】此证凡根束脓流而恶腐不脱者，是气血衰弱之候，法宜温补，轻者桂枝、黄芪，重则理中加味。是案是方，正在此候，而反不用温药者，以有四围红晕一层也。是则前方附子之故，守而不走，颇似温中太过之咎，若用桂枝，必无此弊，此所以屏除温法，而急以银花、甘草清解之。然此时腐肉未脱，即是脓犹未畅，清凉必非所宜，仍须温托，桂枝、羌活、川芎，皆不可少。生芪、炙芪并用，殊觉无谓，余听鸿注则曰：生炙并用，大有意味。颐正不知其味何在？

三诊：毒去新生，纳谷稍健，生机有庆矣。人参、制首乌、银花、云苓、金石斛、杞子、炙黄芪、甘草。

【平议】前方补托而纳谷始健，腐去新生，是补药之效。可知此症虽是老人中虚气馁之病，前方既效，则此方更进一层，亦是一定步骤，但以本方言之，药味太呆，且无气分之药，殊未尽善。凡治溃疡，果是虚证，初下手时，亦止宜养胃醒脾，蛮补必不灵活。若余毒未清，且有死灰复燃之害，此是治疡者不可不知之秘，此案不可即以为无上妙法。此方首乌尚属近情，非前几条可一例等视。

茜墩赵　脑疽五六日，高肿脓泄，甚为佳兆。肥人多湿，湿多痰盛而气虚，脓色白滞不荣，皆由气衰，最防毒陷。姑拟提托，冀其脓稠纳增，便为松候。半夏曲、甘草节、远志炭、生芪、僵蚕、生首乌、川贝母、皂角针、云苓、笋尖。

【平议】脑疽坚硬，多是痰凝，半夏、广皮，本是要药，正不在乎其人之体肥多痰也。川贝淡泊无用，不如象贝有力，但此证嫌其苦寒，亦不相宜。脓色黯滞无华，确是虚象，法宜参、术补中，而是案不用，且曰多湿痰盛，必是舌苔浊腻，胃纳不爽，故不敢用。然脑、背疽最多白腻之舌，果有虚症，不可不补，如用参、芪而合以香、砂、二陈，必无中满闷塞之弊。

周庄钱　脑疽平塌色黯，高年气血两亏，以致不能脓突高肿，蕴毒深厚，难以化腐成脓，拟托化以冀转败为功。生黄芪、生首乌、远志炭、甘草、红花、川贝母、白蔻壳、皂角针、桔梗、笋尖。

【平议】平塌色黯，提托是也，然不用桂枝、川芎、羌活、鹿角，而反投首乌、贝母，选药殊未纯粹。

复方：大势已松，疮头起发腐脱，脉大有力，大有转机，仍以提托治之。制首乌、远志、甘草、党参、皂角针、生黄芪、茯苓、砂仁。

【平议】疮起腐脱，仍用参芪，以高年故耳。然腐已脱矣，皂角克削，何必再投？此必恶肉虽脱而未净，余肿尚在，故仍用之。案中"脉大"二字可味，盖正固虚而邪尚盛也。

三诊：寝食得安，脉象和协，新肌溢然，其痊可待矣。水炙黄芪、制首乌、茯苓、谷芽、水炙甘草、川石斛、党参、建莲。

【平议】此大证脓毒已净，健脾和胃，补养之正方，必胃纳已甦者为宜。案语第一句，不

---

[1] 五雀六燕，铢两悉称　《九章算术·方程》："今有五雀六燕，集称之衡，雀俱重，燕俱轻；一雀一燕交而处，衡适平。"后来借喻两者轻重相差无几。铢(zhū)，古衡制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铢两悉称，指分量对称，不相上下。这里意为脑疽、背疽用远志，恰合病机。

可忽略读过。

青浦孙　脑疽寒热胸闷，痛引腮项，红活高肿，症属顺候，宜宽胸化毒。（余听鸿曰：此疡症又挟表邪）半夏曲、陈皮、藿梗、厚朴、扁豆叶、白蔻壳、枳壳、桔梗、银花。

【平议】此脑疽而兼有时邪湿热者，方是全从胸闷着想，非脑疽之症治。其寒热确有表邪，何不用羌活、防风，一举两得？惟扁豆叶、银花清泄，岂独脑疽所不宜，即寒热胸闷，亦当避之。陈氏方药，何以瑜不掩瑕如此？

芦墟李　脑疽偏发，是膀胱湿热上蒸（余听鸿曰：以太阳经脉言之），所以燃肿知痛，皮色红活，可期易溃易敛，议与清解之剂。羌活、陈皮、土贝母、远志炭、荷杆、防风、桔梗、白蔻壳、生甘草、笋尖。

【平议】脑疽轻证，高肿红活知痛者不少，然舌必有腻苔，尖边亦必不红，不可认作阳证，案语膀胱湿热，不可为训。观其立案，虽曰议与清解，而方中羌、防、远志，仍是温煦之法，则症情可想而知。下条且曰天气酷暑，而所谓清解之方，尚且如是，可知"湿热"二字，必非正鹄。然则世俗之以清凉治脑、背疽者，岂非杀人利刃？

接服方：老年重症，天气酷暑，客旅起居不便，归家调摄，自易向安，姑议接服方。生黄芪、土贝、皂角、白蔻壳、六一散、忍冬花、厚朴、僵蚕、半夏曲、扁豆叶。

【平议】脑疽、背疽，宜温不宜清，并不以时令冬夏而有异治。颐二十年所见，无不如此。是案土贝、银花、扁豆叶，皆是禁药。陈氏拘于盛夏而定此方，只恐归家调摄，未必即安。

太仓陈　脑疽愈后，颈项忽起红晕，兼发水泡。此系毒未尽泄，法议清凉解毒治之。生犀尖、西洋参、生甘草、远志炭、丹皮、天花粉、川石斛、鲜银花、鲜荷叶[1]。

【平议】此脑疽愈后又发湿火之症，故用药如此，非脑疽之正治法，读者不可误认。或者以前服温药太过所致。既有水泡，则湿热甚盛，方中须加理湿之品。

某　颈项疼痛，腐烂高突，四围皆发细瘰，系积热上乘，太阳湿热，阳明湿痰，互结化火。姑拟清化上焦积热。（方缺）

【平议】此余氏《汇编》所录叶案，及吴子音之伪《三家医案》也。凡病人止有一某姓，或止一"某"字皆是，后仿此。　此案仅言颈项腐烂高突，且有细瘰，是湿热上凌，案语所谓太阳、阳明火证，自当清化，方虽未见，其意可知。此是时毒发颐、遊风之类，实非脑疽。余听鸿以"颈项"二字，遂附于此，兹为申言而明辨之，欲读者识得此中同异，庶无五谷不分之谬。盖脑疽虽亦有红肿燃热之证，然脉必弦紧，舌必白腻，止宜宣化、最忌寒凉，此二条必不可混用。

《卫生宝鉴》陈录判母，年七十余，冬至后，脑出疽，形可瓯面大，疡医以针出其脓，因怒，疮内陷，四一韭叶许，面色青黄不泽，四肢逆冷，汗出身清，时复呕吐，脉极沉细而迟，盖缘衰老之年，严寒之时，病中苦楚，饮食淡薄，已涤肥浓之气，独存瘦粹之形，加之暴怒，精神愈损，故此有寒变也。病与时同。速制五香汤一剂，加丁香、香附各五钱，剂尽疡复大发，随症调治而愈。《内经》曰：凡治病必察其下，谓察时下之宜也。诸痛疮疡，皆属心火，言其常也。如疮盛形羸，邪高痛下，始热终寒，此反常也，固当察时下之宜而权治。故曰经者常也，法也，用也；医者意也，随所宜而治之，可收十全之功矣。

【平议】此案江氏《类案》亦收之在脑顶疽门东垣一条之次，似亦李氏治案，然出于《卫

---

[1] 叶　《外证医案汇编》作"梗"。

生宝鉴》，则罗谦甫手笔也。疮已陷下顶凹，面色清黄，肢冷汗出，身清，脉又极沉细且迟，有阴无阳，已臻极步。法当温补，谁人不知，正不在乎衰老之年，严寒之令，而乃如此铺张，笔墨已属可鄙。且五香汤尚是疡家套药，仅加丁香、附子，亦未必为切当之药。须知脑后生疽，宜温之证本多，必不能拘守隋唐丹石发之治法。且外疡阴寒之病，亦所恒有，又安得执定《素问》"诸痛痒疮皆属于火"一说？《内经》所谓"治病必察其下"，本是不甚可解，而乃以时下为之附会，何其可笑乃尔？又疮盛形羸，邪高痛下，始热终寒等说，俱属颟顸，不值一笑。考罗氏医理尚能了了，但此公文字本属浅率，亦不足责也。

江氏《类案》　丹溪治一妇，年将七十，形实，性急而好酒。脑生疽十[1]五日，脉强紧急且涩，用大黄酒煨细切，酒拌炒，为末，又酒拌人参炒入姜煎汤，调末一钱服，又两时再服，得睡而上半身汗，睡觉病已失，此内托之法也。

【平议】此案江本两见，字句小有不同，兹合参录之。脑疽而脉紧且涩，正是气血凝滞，络脉闭塞之症。虽言之不详，然即此一端，其当温经宣络，行气活血，可无疑义。独用大黄，已是怪不可识，而又辅之以人参，则究竟是补是攻，那得有此浑沌治法！且可谓是内托，虽执途人而询之，当必有不以为然者。而谓丹溪能为之，殊令人百思而不知其故。金元医案，固多模糊，而于疡科，更觉浮泛，然亦不应离奇怪诞，一至于此！此必得秦政复起[2]，一律摧烧而廓清之，免得讹以传讹，徒乱人意，则此道其庶有豸[3]乎！

又　一人患脑疽，面目肿闭，头脓如斗，此膀胱湿热所致，以黄连消毒散二剂，次以槐花酒二碗，顿退。以指按下，肿即复起，此脓成也，于颈额肩颊各刺一孔，脓并涌出，口目始开，更以托里药加金银花、连翘三十剂，全愈。

【平议】此大头疫之类，是热毒壅闭之症，故以槐花酒活血宣络，以寒凉退热解毒，确为正治。乃开口即曰脑疽，不辨菽麦，竟至于此，医学黑暗极矣！脑疽发于脑后，那有面目肿闭，头大如斗者，且安有颈额肩颊溃脓一气者，苟于是科稍有阅历经验，当亦能明辨其是非。其溃脓之后，口目始开，肿势稍杀（去声，减也），于法仍须清解，以化余毒，而乃谓用托里药，岂嫌其稍减而必使之复肿耶？自谓可以全愈，则不知其所谓托里者，又是何等药物耶？　案中"以指按下，肿即复起"八字，作者意中以为此是识得脓成之法，不知肿势至此，脓已盈盆，内攻极巨矣，苟能针之于早，症且不致如此之大，脓亦不致如此之多。

薛立斋案　一男子脑疽，脓将成，微痛兼渴，尺脉大而无力，此阴虚火动之症。彼谓心经热毒，自服清凉降火药，愈炽，复求治。乃以四物汤加知、柏、五味、麦冬、黄芪，及加减八味丸，渴止疮溃，更以托里药兼前丸而愈。

【平议】果是脑疽，必无可用清凉之药，虽曰形亦或高肿脓热，脉亦或弦劲搏指，而无不恶风，不恶寒，舌白且腻者，故舍温经升阳外，无他治法。向来认为热证而尚清解者，苟非六朝唐人金丹毒发之脑背疽，当无不疮陷呕恶，神昏危殆之理。此案自服清凉降火固谬，即薛谓阴虚火动，而投地、芍、知、柏，亦无一非杀人利器，但取其加减八味之桂，及四物之归、芎，为合法耳。托里者，即温养补托之意，疡科中惟此症最宜此法，然亦不可与六味中之丹

---

〔1〕十　《名医类案》作"才"。

〔2〕秦政复起　秦始皇姓嬴，名政。在位期间，曾下令焚书。此句合下数句意为：这些书必须得到秦始皇复起，一律焚烧干净，方免得将错传错，扰乱人心。

〔3〕庶有豸乎　出《左传·宣公十七年》。庶，差不多。豸（zhì）解决。《说文通训定声》："豸，假借为解"。此句是"差不多能解决了吧"的意思。

皮、泽泻浑在一气，此则断非立斋之所知者矣。

又　一人患脑疽，发热口渴，医用苦寒药，脓水益多，发热益甚，面目赤色，唇舌燥裂，小便淋痛，昼夜不寐，死在反掌。请薛治之，乃以加减八味丸料，加参、芪、归、术、麦冬、甘草，煎服之，熟睡半日，觉来诸证悉退，不数剂而疮愈。

【平议】脑疽最忌无脓，黝黯干枯腐多，为败证，一见稠脓，即是更生朕兆[1]，故必以温托为第一要义。误投清解，变幻随之，虽有发热燉赤，亦不宜杂入清凉一味。是案误用苦寒，而曰脓水益多，此必秽浊败浆，决非鲜明之脓，可以一例论者，而乃混称脓水，见理不明，已可概见。其热甚面赤，唇舌皆燥者，正其阴寒内结，戴阳格阳阳之恶候，故可用加减八味，然丹皮、泽泻必非对症之药，薛氏惯伎，终不脱颟顸恶习。

汪太常太夫人，年逾八十，脑疽已溃，发背继生，头如粟许，脉大无力，此膀胱经湿热所致。夫脉无力，乃血气衰也，遂以托里消毒药，数服稍可，更加参芪之剂，虽起而作渴。此气血虚甚，以人参、黄芪各一两，当归、熟地各五分，麦冬、五味各一钱，数服，渴止而不溃，以前药加肉桂十余剂。脓成针之，瘀肉渐腐，徐徐取去之，而脓犹清不敛。投以大剂十全大补汤加白敛、贝母、远志，三十余剂，脓稠而愈。凡患者气质素实，或有痰，不服补剂，不知脓血出多，气血并虚，岂不宜补？尝治疮，阴用参、芪大补之剂，阳用败毒之方与服之，服不中满，疮亦有效。虚甚者，尚加姜、桂及附子也。

【平议】脉大无力，谓为高年血气之衰，似矣。既宜托里，何谓消毒？消毒者，乃清凉攻伐之谓，何能与"托里"二字并为一谈？其后重用参、芪，以治此人此症，未为不对，但归、地仅止五分，又是何说？或谓"分"字当是"钱"字之讹，然证以麦、味皆止一钱，则"分"字又似不误。方仅六物，而分量如是悬绝，古今药方中，有此配合法否？那不令人笑倒。其后又加肉桂，则本为见症应有之义，然立斋于此，只算他暗中摸索，偶尔侥中，未必果有见解，能选此药。追腐肉去而仍脓清不敛，则老人血气俱衰，诚非温补不能效者，大剂十全，最是恰好。然何又杂以苦寒清泄之白敛、贝母，自矛自盾，直不知"温凉寒热"四字是何作用。远志温通而能化痰软坚，确是脑、背疽妙药，不识此公何以有此识力？盖仍是偶然之巧合耳。末后数行，说脓血出多者之宜补，尚属近情。至阴用阳用云云，文字陋劣，令人作恶。又谓虚甚加姜、桂、附子，则温即是补，尤其一窍不通。殊不知疡家善后，只有此症，可用"温补"二字，其它各症之利于温补收功者，究竟十不一遇也。

又　锦衣叶夫人患脑疽，口干舌燥，内服清热，外敷寒凉，色黯不燉，胸中气噎，症属阳气虚寒。彼疑素有痰火，不受温补。薛以参、芪各五钱，姜、桂各二钱，一剂顿然肿溃，又用大补药而愈。

【平议】此症误用清凉外敷内服，以致色黯气噎，毒已内陷，大是可危，非温升提托，不能挽救。仅用参、芪、姜、桂，尚是呆板不灵，然大旨总算对证，故能覆杯得效。薛止知阳气虚寒，终在五里雾中。此案在立斋书中，真是理法俱合，百不得一之佳作，然此公何能说出其所以然之故耶？

又　一男子患脑疽，其头数多，痛不可忍。先服黄连消毒散不应，更以忍冬酒服之，即酣睡觉，而势去六七，再四剂而消。又一男子，所患尤甚，亦令服之，肿痛顿退，但不能平，加以黄芪、当归、瓜蒌、白芷、甘草节、桔梗，数剂而愈。

---

〔1〕朕(zhèn)兆　朕，缝隙。兆，龟坼。两者皆极细微，以喻事物的征兆。

【平议】脑疽而头数多，是白腐点点，如粒如米，嵌空而脓不能多者，此症乍腐时，恒有是象，此岂可妄投苦寒，以速其毙者？黄连消毒，于法当坏，仅仅不应，尚是幸事。其更用忍冬酒而势减者，酒是温升，故可有效。然忍冬仍是凉解，必非此症当用之药，学者切弗效颦。观上文诸条，似立斋治此症，亦知"温托"二字，然温托之中，断不能杂以攻破凉降一味。颐临症二十余年，所见皆然，于温凉、升降、攻补界限，守之极严，万无骑墙互用，而可徼幸成功之理。薛氏前案，十补、姜、桂，皆是此病必须之药，何以于此可用黄连消毒，始知此公本无确切见解，亦无经验功夫，则上文参、芪、姜、桂诸方，确是偶然倖中，非颐之好为苛论也。寿颐案：无论何病，莫不各有寒热虚实之别，必不能执一病名，而谓此症皆热，此症皆寒，则必不能谓某病必用清解，某病必用温补，内症尽然，即外症亦何莫不然。独疡科中之脑、背二疽，部位虽异，而形色情状，始传末传，无不彼此如一。颐所见者，可以百计，而从未有一热证，当用清凉之药者。故每见古人治法，往往不以为然，独于立斋书中，始得温补数条，空谷足音[1]，殊不易遘[2]，始知古来固恒有此合符之成法，独惜其犹未纯粹，不得不备论之，以为后学释疑解惑，为天下后世计，非敢妄计前人之过，以眩一己之长。盖此证因有特殊之情性，非其他各症之可以一例论也，亦非寿颐之敢于胶执成见，不知变通。世有好学之士，请于临症时细细体验之，当不以寿颐之言为妄。

又　举人潘光甫，年四十，患脑疽，脓肿，诊其脉沉静，谓阳证阴脉，断不起，已而果然。盖疮疡之症，虽属心火，尤当分表里虚实。果元气充实，内有实火者，寒剂或可奏效。若寒凉过度，使胃寒脾弱，阳变阴，或结而不溃，溃而不敛，阴阳乖戾，水火交争，死无日矣。

【平议】脑疽脓肿，而脉反沉静，此毒已内陷，即外形亦将平塌而不知痛痒。此证犹曰脓肿，苟得归、芎、羌活、桂枝、鹿角、远志、川断等药，为之升阳宣络，未必不可转败为功。薛谓阳证阴脉，已是大误。此证虽脓高红活，亦必不可误认属阳，立斋到底不识是病。又谓疮痒属火云云，虽言之亦尚近似，然凡百疡患，虚寒证已是不少，况脑、背疽之从无实热者，而可混同立论乎？

又　一男子患脑疽，肿高作痛，肿处敷药，痛虽止而色变黯，肿外作痛，仍敷之，肉色亦黯。喉内不痛不肿，此为凉药所误。及尽颈敷之，其颈皆溃而死。

【平议】脑、背疽以肿高知痛为吉，知痛则毒聚不散，脓易泄而腐易脱。误投寒剂，则顽木不痛，即是败征。此案以敷药而痛止色黯，必是寒凉遏抑，以致内陷，宜乎敷药愈多，而顽木愈甚，不死不止，此误以止痛为佳，而不自知其已入危途也。

附录山雷治案　丙辰夏午下旬，天气酷暑。吾嘉老儒朱义士，年逾古稀，患脑疽，乍起甫四五天，形势已巨。时渠侬其女夫寓沪上。先有某人，敷以凉药，肿胀愈甚。余君伯陶嘱延颐诊（余亦同邑人，时任上海神州医药会长，朱君其母舅也）。追往视，则旁至两耳，上入发际，下及大椎，纵三寸余，横五六寸，漫肿无根，皮肉黑黯，皆隐隐欲腐，中间一道，横约四寸，纵亦寸许，粟粒白点，簇簇十余处，而坚硬顽木，几不知痛，平塌不高，毒尚未聚，脓尚未成，其势甚张，而如此年龄，情殊可畏。所幸身不发热，脉犹有神，舌则淡白薄腻，人则畏风而不畏寒，余诊脉时汗流浃背，病者则犹令闭塞窗牖，可知酷暑炎天，而症本虚寒，了无疑

---

〔1〕空谷足音　《诗·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陆德明释文引崔譔曰："跫然，行人之声。"后比喻稀少难得的事物。

〔2〕遘(gòu 够)　相遇。《尔雅·释诂》："遘，遇也"。

义。是必温补升阳，苟得相应，方有希冀。即授党参、黄芪、桂枝、鹿角、羌活、香附、半夏、归、断、远志、川芎、香砂等味。外则漫肿坚硬者，敷以自制之温煦末药（药方在拙编《疡科纲要》中，名温煦丹），其中间粟点欲腐处，掺以天仙子，合少许三仙丹（天仙子乃粤东药肆中物，非本草中所有。研细为末，提脓妙品）。两日后，脓毒稍聚，胃纳尚安，而畏风不撤，脉舌如故。乃以别直二钱易党参，毛鹿角一钱易寻常鹿角，更加附子、炮姜各七八分，外用前药同治。五六日后，脓聚腐化，计溃烂者不过中间一道，而上下四旁之黑黯顽木坚肿者，蜕去浮皮一层，中已新肉莹然，红活鲜嫩，其入发际处并发根蜕去，牛山濯濯[1]，宛然柔嫩肌肤，乃一路温补，不及两旬全愈。此证幸开手未经误药，乃得随手桴应，且极迅速，几若出于意料之外。然亦惟脉症皆符，苟未温补，孰不败事，而病家亦只谓老年绝症，理应不起，断不归咎于用药之未当，又谁知重症固未尝无可生之理耶！　寿颐前后所治是症，亦已不可枚举，惟温经宣络者多，若此案之大温大补，亦不恒有，则高年气血本虚，非此不可，固不当与彼年富力强者作一例观也。

又　吾嘉赵氏子杏生，年甫三十，体质壮健，寿颐家之左邻也。丁巳季冬，患脑疽，形势不巨，坚肿处径仅逾寸。先经某老医授以理中加芪之剂，脓已透，毒已聚。适颐回里，视之，腐肉虽未脱，而四围根脚分明，最为此证佳象，可决其必无变爻。惟畏风犹甚，脉小而舌淡白，前手处方甚是，为加归、断、羌活、川芎、桂枝、鹿角、二陈、香、砂数味。越三四日，腐脱新生，余肿全化，以为收口在指顾间矣。但畏风未罢，乃去羌、芎，嘱其连服至不畏风，即可停药。时近岁除，渠服四五剂已，新肌涨满，不痛不痒，宛如无事，但未生皮收口，遂不服药。迨二月初，颐又回，则新肉已平，而无皮者尚有径寸，余无所苦，惟仍见风凛寒，脉舌如故，是年天气并不祁寒，而壮年得此，自始至终，全露虚寒脉证，亦可见是症之天然情性，仍以原方再加附片一钱，连服十余剂而收口矣。

魏氏《续类案》引叶梦得《避暑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击林彦振平日充实，饮啖兼人，居吴下，每以强自诲。有医周公辅，言得宋[2]道方炼丹砂秘术，可延年而无后害。道方，拱州良医也。彦振信之，服三年，疽发于脑，始见发际如粟，越两日，项颔与胸背略平，十日死。方疾[3]亟时，医使人以帛渍所积脓血，濯之水中，澄其中略有丹砂。盖积中与毒俱出也。谢任伯平日闻人畜伏火丹砂[4]，不问其方，必求服，唯恐不尽，去岁亦发脑疽，有人与之语，见其疾将作，俄顷觉形神顿异，而任伯犹未之觉，既觉如风雨，经夕死。十年间亲见此二人，可以为戒矣。

【平议】此古之所谓丹石发也，六朝、唐、宋，数百年间，杀人不知几许！所谓丹砂者，其实不止丹砂一物，盖集诸大热药石，而更以炉火久久养之，其毒不可胜言，所以发为脑疽、背疽，必以大剂清凉解毒为治。古人笔记，书不胜书。玉横《类案》集为一类，亦已可观，姑录一条，以概其余。

---

〔1〕牛山濯濯　牛山，在鲁国。濯濯，象洗过一样光洁。《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这里仅取其字面上的意义，指皮肤柔嫩光洁。

〔2〕宋　原作"送"，据《续名医类案》改。

〔3〕疾　原作"疲"，据《续名医类案》改。

〔4〕伏火丹砂　道家外丹术炼丹砂，称火候调伏为伏火丹砂，谓服之可以长生，其实有很大的毒性，误服后往往中毒。

《洄溪医案》 沈自求丧子，忧愁郁结，疽发于项，调治无效。项三倍，疮口环颈长尺余，阔三寸，惟近咽喉处二寸未连，而枕骨直下之筋未断，血流不止。余辞不治，坚恳不已，先进护心丸二粒，令毒不内攻，又付止血散止其血，外用围药厚涂束其根，更以珠黄等药，时时敷疮口上，其膏药长一尺三寸，再以黄芪四两煎汤煎药服之，势定而饮食稍进。数日，血止脓成，肌与腐肉方有界限。疮口太大，皮肉不能合，以生肌等药并参末厚涂而封之，月余，口乃合。病家欲备人参斤许以待用，余曰无庸也。诸痛痒疮，皆属于火，脓流肉腐，皆伤于阴，凡属外症，总以清火养阴为主，而加开胃健脾之药，人参止用钱许，数剂即止，此从古一定之法。其用温补，乃后世讹传之术，无不阴受其害。余凡治大证，无不神效，时人多不之信也。

【平议】脑疽大证，两横开阔，肿至六七寸者，固多有之，竟谓疮口尺余，膏药长一尺三寸，已觉言之过甚。有血无脓，毒势散漫不聚，诚是极恶之证，纵有回天手段，全在煎剂合宜，而曰护心丸二粒，可以毒不内攻，则此二粒之丸，真是仙丹，又何所谓止血散及围药者，果是何物？观此公议论，颇似确有绝妙神方，不同流俗者，然始终不详一方，颐终疑是大言欺人，何敢谬信。疮口敷药，止云珠黄等，又生肌药有参末，则以人参作外治药，价诚贵矣，试问古今有此药理否？且煎剂只说黄芪四两，又不说煎方，一路遮遮掩掩，只有珠黄、人参，纯是江湖术士口气，太觉可鄙。又谓疮口大而不能合，则以生肌药并参末厚涂而封之，月余而口乃合，是月余之中，竟可不开其封，不另换药，溃疡大症，宁有是理？则信笔写来，而竟不知天地为何物矣。此老谎诞，其谬已极，尚何有评论之价值？末谓诸痛痒疮，皆属于火，又是疡科之通套语，岂可概之于脑、背二疽者？是症脓多腐巨，未有不从峻补收功；抑且补而兼温，十必八九，而谓总以清火养阴为主，养阴诚是，清火何可妄说？且又大骂温补之不是，则又似此公竟未知此证是何病情者，尤为可怪。即曰养阴，人参独非阴药乎？自诩凡治大症，无不神效，得毋全是架空而言，非独时人不之信，即寿颐在二百年后，亦期期以为未可矣。

又 苏州章倚文夫人，体质本弱，平时饮食绝少。忽患项毒，平漫不肿，痛辄应心。医者谓大虚之症，投以峻补，毒伏神昏，奄奄一息。延余视之，余曰毒无补理。疮口不高，则以围药束之，饮以清凉养血之品，托毒于外，兼服护心丸，痛定而疮根渐收。余暂归，转托一医代治。医者强作解事，曰：围药不过金黄散之类，无益也，去之。用药亦意为改易，以炫己能。疮逐散大，血出不止，痛复甚而神疲。余再至大骇，询之，乃知其故，医者乃不复生议论。于是仍用前法，脓成食进，而后得安。

【平议】体质既弱，项毒又复平漫不肿，如在脑后，自当温补提托，方可煽高得脓，所谓毒无补理者，可以论其它实热之疮疡，必不可以概脑、背二疽也。此寿颐二十年治验，无一不然者，所以敢言之凿凿。围药固可以束住疮根，如欲其起聚成脓，非有内服温养升阳之剂，何能致此？乃谓清凉养血，可以托毒，须知清凉是治热症，可以消彼之毒，万不可以"托毒"二字，连类而言。此证果用清凉，即高耸者，亦必随药低陷，况本是平漫不起者耶！徐尝谓围药之方甚多，其说亦是，然何不载其方以与后世共之？

对 口

脑疽发于脑后，俗名对口，本属无谓，而官撰之《金鉴》犹有此名，复何论其它？凡疡科

名目，最多可鄙可嗤，不堪入目字样，如水沟疔毒号为人中疔，可说也。其稍偏者则在迎香部位，而曰吊角疔；在两吻旁者，则曰锁口疔，皆俚词也。又如指头成毒，古自有代指名称，而乃曰蛇头疔，蛇眼疔、螳螂肚，抑何可笑乃尔！又如缠腰丹毒，而名之曰蛇缠腰；足底茧肿，而名之曰牛程茧，一群虫豸畜生，岂非乡曲妇孺口气？而号为疡医者，无不耳熟能详，且疡科书中又多有之，则以自唐以来，内外分科，愈趋愈下，著书者固亦乡曲妇孺之流，是以鄙俚恶俗，一至于此！则彼之所论，程度可知，无惑乎通行之疡科数种，竟无一册可为学者法守也。寿颐非敢高视阔步，目无全牛，实以疡医家言，浅陋已极，几无一句通畅文字，亦无一则精切议论，最是吾道之羞，苟非有以矫正而廓清之，必不能为医界争回声价。自问笔下断不欲拾彼流俗唾余，污吾楮墨，兹姑仍此对口一名，聊抒所见，以为发凡起例云尔。

《洄溪医案》　平湖徐抡斋阴毒对口，颈项漫肿而色紫，有头如痘者百余，神烦志乱，医者束手，就治于余。余曰：此乃阴毒，兼似有祟。其家为述，患病之后，鬼声绕屋，鬼火不断。余曰：且敷药试之。色稍鲜，肿亦稍消。明晨视之，色转淡红，其如痘者，俱出微脓而低软，中聚一头，亦不甚大，势已消其十之三，神亦渐清而思饮食。病虽属阴，亦不可用热药以增邪火，惟和血通气，使荣卫充盈，使血中一点真阳透出，则阴邪自退，若用热补，则反助毒火，而生机益绝。故治外科之阴证，非若伤寒之阴证，为外感之寒邪，可专用桂、附以驱之也。今之号外科者，惟拾内科之绪论，以为热可御寒，则贻害不小矣。

【平议】对口本是俗称，以洄溪之眼高于顶者，而犹有此名，疡科陋习，中人已深，此其一证。项后如痘者百余，此即如蜂窠、如莲房之点点嵌空者。平漫色紫，谓为阴毒是也。神烦志乱，毒已内陷，此非温补提托，不能挽救者，何以亦谓不可热药以增邪火，则请问"阴毒"二字，当作何解？顾终不悟灵胎心中究以此作何等病看？且又谓外科阴证，非伤寒阴症，岂"阴"字果有二种说解？欺人太甚，那不误尽苍生！于是不征于人，而征于鬼，此公傲骨极高，何亦忽作此卑鄙俗见？意者此卷医案，或亦出于依托，未可知也。且仅言敷药，即能色鲜肿消，并不说出煎药，亦必无此情理。

光福金　湿热上壅，发为对口，幸其红肿高突，督脉所司，犹为易治。羌活、陈皮、僵蚕、石决、银花、防风、远志、箭尖、甘草节。

【平议】脑、背二疽，说者皆谓发于正中者易治，以督脉之气自下上行，易于升举，不致内陷；发于偏者难治，以太阳之经自上而下，易于凹陷不起，言之有物，久已成为圣经贤传，孰敢以为不然。况乎是证固以升发高耸为吉，平塌不起为凶，故在毒未聚，脓未成之时，必以温经升阳从事，凡稍涉清解抑降之药，皆为厉禁，似乎督脉、太阳二经之气，一上一下，确与此症大有关系。然以寿颐半生经验言之，陷与不陷，全视其人阳气之存亡，与夫投药之宜忌，而探消息，实不在乎偏正之位置。始知此虽旧说，不过理想之能事，却非阅历有得而言。是案既知其红肿，药用石决、银花清肝泄降，却是此证大忌。岂以高突为不美，而必使之下陷为快耶？陈氏治此，理法犹未精密，所以开口即谓湿热。要之纵是湿邪，亦必从寒湿例用药，万不可见其红肿，误认阳症。此必有舌苔白垢，尖边不红可证者，当去石决、银花，加桂枝、川芎、香附等，否则高者不高，顺证变逆，正易易也。

黎里毛　偏对口较正者尤重，是足太阳膀胱所主，毒易下注，最难起发。所喜红活高肿，可免内陷之忧。生黄芪、皂角针、甘草、羌活、远志炭、桔梗、僵蚕、防风。

【平议】对口已是俗名，惟其正也，故名曰对，何以既偏而犹名之曰对耶？疡证俗名最多鄙俚，此亦其一。　桔梗苦泄，本是下行降气，《本草经》可证，则此症亦在禁例，张洁古以

为载药上行，大是误会，详见拙编《本草正义》。

唐栖江　正对口虽较偏者易治，但平塌不高，根盘散漫，经所谓督脉经虚从项发，正谓此也，拟从托化。人参、毛鹿角、生黄芪、金银花、角针、川芎、甘草节、鲜笋尖。

【平议】顶平塌而根散漫，是此证所忌。鹿角、芎、芪皆是要药，须去银花而加羌、独、远志。甘草本无节，今以虫蚀处之坚硬不和者谓之节，以治疡患，岂以其本是药物之瘢痕，故可引到患处耶？亦太嫌穿凿矣。

天疽锐毒

天疽锐毒，其名亦旧，实即脑疽之偏于两旁者耳。左名天疽，右名锐毒，终不知何所见而云然。即顾名思义，或谓天有天折之虑，锐以锐利寓意，终是味同嚼蜡。在《灵枢·痈疽篇》，虽有发于颈名曰天疽一句，不言在左耳之后，且所说形症，皆是空谈。又发于尻，名曰锐疽，则更与右耳后部位绝异，此不能依托古书以文饰者，可见脑后有此二症，终是附会，绝无根据。若以症论症，仍与脑、背疽同一主治，必不能自为一类，始存其名，而揭明之，终不愿后之学者，以讹传讹，长堕于五里雾中也。

青浦吴　天疽生于左耳后，是七情所发，最忌毒不外达，多成内陷，急投内托，以冀红活高肿为顺。制附子、陈皮、皂角针、姜半夏、甘草、远志炭、僵蚕、白蒺壳。

【平议】此亦寒在经络之症，不得妄称七情所发，如果情志为病，岂可温托以速之成溃？观其案语云云，及所选药味，无一不与脑疽同一理法，乃谓七情，终是欺人之语。

长安周　右耳后锐毒，形坚硬而头伏是内发之症，颇非轻浅，倘怀抱愦郁，虽有参苓，亦奚以为？鹿角、沉香、黄芪、甘草节、远志炭、炮姜、陈皮、红花、皂角、半夏、笋尖。

【平议】所用药物，仍是脑疽一派，亦何必说是内发之症，再以怀抱愦郁吓人，认症实误。方中沉香一味，且是禁药，不能谓其开郁而治七情也。观其温经托毒而后，即头起脓成，更可证此症与情志无涉。此等方药，岂可以治情志病，舍正路而不由，乃是避熟就生，故为奇僻之论，非正直荡平之道，学者弗为所愚。惟下案有"寒热"二字，则方中必加泄表之药，羌活、桂枝、川芎不可缺也。

复方：疽头得起，内脓已化，寒热亦解，大有松机。所嫌根盘散漫不收，此元气先虚，未能载毒而出，仍宜宣托助阳，渐冀佳境。鹿角尖、甘杞子、川贝母、甘草节、陈皮、远志炭、半夏曲、皂角针、笋尖。

【平议】头起脓成，而根围尚不收束，前方沉香降气，亦是一误，且无羌、桂、归、芎，温煦升阳，以助其宣托，药物不能精切，斯病机消长，自有至密至切之关系。案谓元气先虚，尚是遁辞。鹿角尖固好，然仍不用归、芎等，恐根围未必即束，川贝亦不妥。

嘉定黄墙村朱阆僊先生《杏花庐医案》脑疽平塌漫延，根围不束，脓毒未聚，胃纳不甦，凛寒畏风，项背板滞，脉弦而紧，舌苔白腻。毒势颇张，须防内陷，亟宜温解，冀得脓成。桂枝尖八分、炒川芎钱半、当归二钱、焦麦芽三钱、广木香六分、制半夏二钱、羌活一钱、川断肉二钱、制香附二钱、生鹿角一钱、陈皮钱半、带壳砂仁四分。

【平议】此脑疽漫肿不高之正治法也。毒不聚则根不束脓不成，非温经升举，最易毒陷入里，便为危候，于法似当补托，然胃纳不醒，参、芪反以助壅，呆笨不灵，正气愈滞，亦未必果能托毒外泄，不如宣络行气，温养以通经络，而快脾醒胃，先冀加谷，庶乎正气内充，自能

敌邪祛毒。方极灵活，所以效如桴鼓。凡治大毒初起，胃气不开者，皆须识得此旨。

复诊：温经醒胃，纳谷渐安，肿束头起，脓毒渐聚，已有疏达之机，但尚未畅，脉紧已松，凝滞蕴结之势，亦稍稍解矣。惟转为虚数，重按少神，舌苔薄白，正气未充，邪势尚旺，犹为险候。转授扶持中气，以为胜邪之本，而温经举陷，庶几载毒外达。桂枝六分、炒川芎钱半、冬术钱半、枳壳四分同打、鹿角霜二钱、远志肉二钱、羌活八分、炒潞党钱半、生西芪钱半、石斛二钱、当归二钱、制半夏二钱、玫瑰花二朵、陈皮钱半、砂仁壳四分。

【平议】胃纳一醒，正气渐旺，更得温养举陷以助之，疮头未有不起之理。脉紧转松，是毒势欲化之症，但脓犹不畅者，此固大症，断无顷刻安痊之理。此时脾胃起色，自当助正以战胜外邪，而脓尚不多，则补亦不可呆滞，故必以枳、术、二陈，并行不悖；且羌活、桂、芎升阳之法，犹不可少。

三诊：脓已透达，腐势渐定，界限分明，余肿亦束，惟腐肉未尽脱离，脉象带虚，舌苔清化，进以调养。炒潞党钱半、桂枝四分、白芍钱半同炒、川断二钱、远志肉二钱、藿梗一钱、羌活六分、干藿斛三钱、宋半夏钱半、当归钱半、陈皮钱半。

【平议】毒透腐定，已庆安澜，只当清养胃阴，振刷脾气，药虽补益，绝不呆滞，轻圆流利，是为疡家调理不二法门。

四诊：毒势渐尽，腐去新生，脓血已多，营阴受损，柔脆之体，调复稍迟，止宜清灵，不可蛮补。大生地、藿斛、茯苓、宋半夏、北沙参、制香附、当归、杞子、生鳖甲、新会皮、焦谷芽、缩砂仁。

【平议】腐已去而新已生，全功告蒇[1]，正宜培植真阴以补耗亡，然亦宜轻灵活泼，不可厚腻滋填，亦犹伤寒大病善后之不可呆补，况在柔弱之人，尤须识得此秘。

又　脑后疽头如粟粒，脓红漫肿，虽已腐而脓不成，流毒未聚也。自知烘热而痛及巅顶，耳胀耳鸣。本是阴不涵阳体质，肝胆气升，确有见症。但外疡终属太阳寒水之经，畏风畏寒，是其明证。况脉细而数，舌白而腻，已无清火凉解之理。况疮头不高，根围不整，误投清解，变即随之，仍须守温经化毒不二定法，稍参潜阳，以兼顾肝胆木焰，犹为两不相背。羌活八分、桂枝四分、白芍钱半同炒、制半夏二钱、生石决四钱、双钩藤钱半、炒川芎一钱、萎皮钱半、制香附二钱、生牡蛎五钱、炒麦芽二钱、缩砂仁四分。

【平议】此症肝火甚炽，疡且脓红，苟以俗眼观之，当无不清凉抑降者。抑知疮头平漫，舌白畏风，果为何等见症，自非桂枝、羌、芎，毒陷易于反掌。然肝胆阳邪亦炽，不容不为两顾，而清肝药味又无一非脑疽鸩毒，必不得已而择介类潜阳一法，尚与其他之有肃降者有间。此外，惟萎皮一物，稍含凉润，究非芩、栀、丹皮可比。看似平平无奇，已是良工心苦，究竟药到病除，于危难证中，有恢恢乎游刃有余[2]态度，苟非经验有素，那不手战心慌。语云成如容易却艰辛，此案是矣。读者弗忽略视之。

复诊：和阳宣络肿势较束，脓亦渐达，舌犹白腻，胃纳未爽，虽有肝阳，不宜清泄，仍守

---

〔1〕 蒇(chǎn 产)　完成，解决。《方言》："蒇，解也。"

〔2〕 恢恢乎游刃有余　出《庄子·养生主》："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骨节相连处。恢恢，宽广貌，这里借喻技术娴熟，运用裕如，得心应手。

和化，庶几毒化迅速，腐易脱而新易生。羌活八分、制半夏二钱、远志肉二钱、陈会皮钱半、申姜一钱、生谷芽二钱、缩砂仁四分、制香附二钱、川芎一钱、全当归二钱、广木香七分、石决明三钱、麦芽二钱。

【平议】温经通络，根围即束，疮顶即高，脓亦外泄，化险为夷，赖有此耳。然脓毒虽聚，舌犹腻而胃犹呆，则升阳托脓，仍不可忽，加入骨碎补一味，温煦直到骨髓，不虑阴和不转，腐恶不脱，虽不尚温补，而仍不离乎温补之理。

三诊[1]：瓜蒌皮钱半、川芎四分、申姜五分、宋半夏钱半、生牡蛎八钱、陈皮钱半、羌活四分、生石决八钱、川石斛二钱、茯苓三钱、当归钱半、豆蔻花三分。

【平议】至此腐势已定，而肝胆阳邪甚炽，然仍是川芎、羌活升动阳和，以腐肉虽化，尚未尽脱故也。一路宣络化坚，可悟此症竟无凉解治法。吾师家学，夙以治疡著名，"黄墙"二字，三百里内虽妇孺咸知是外科专家，其实何尝专于治外，实因苏、松、太三郡习是科者，极少能手，故疡科大症，麕集[2]于黄墙村上者，无间寒暑，日必数十百起。寿颐侍坐三年，所见实夥，即以脑、背二疽言之，几于无目无此，然治案亦极普通，不能学华岫云刻叶氏《指南》之例重叠复累，徒令人厌，姑述二案，以概其余。今吾师归道山五年余矣，追录旧稿，恍如謦欬常存，犹是二十年前面命耳提之日。综计箧中所录，于疡科实居多数，大经大法，不愧此道正宗，谨为诠次，并入是编，以诔饮吾上池者，固自有在，得以贱名附吾师而传，亦寿颐之足以自豪者已。 按疡科名称，有所谓天柱疽、玉枕疽者，部位形色，皆与脑疽无异，治法亦复大同，兹不复出。

上 脘 痛

百 会 疽

百会乃六阳交会之部，此处发疡，无非阳升巅顶，灼液成痰，凝于督脉，虽其挟风挟湿兼见之症，各有不同，而气火升腾，大略相类。治惟清降化痰为主，微加风药引至高巅，固合肿疡溃疡而一以贯之。其轻而小者，则暑湿时令恒常有之，只是热疖，不必以痈疽论。此即佛顶疽，凡疡科之一症数名者甚多，但取新颖，无所区别。

《杏花庐医案》 百会疽形巨漫肿，脉弦且涩，舌白而腻，湿痰挟风火上乘，治宜清疏泄化。羌活一钱、炒苍术钱半、制香附二钱、白芷八分、桑叶二钱、炒川芎八分、制半夏二钱、藿梗钱半、当归钱半、瓜蒌全三钱、川断肉二钱、通草一钱。

【平议】症是湿痰为重，风火为轻，故方惟理湿化痰为主。热势未盛，用药切忌清凉，否则寒凝冰伏，反令络脉结滞，消散殊难。治肿疡者，多犯此弊而不自知，惟吾师门阅历最多，投剂极有分寸，故肿疡虽巨，全退者多，事半功倍，全在煎剂得宜，此固频年治验之所堪自信者。“黄墙”二字，名满三吴，洵非虚誉。

复诊：化湿化痰，坚肿渐软，湿郁既泄，阳热发舒，舌色转红，脉亦流利，外症红活，似有酿脓朕兆。肌肉之间隐隐作痒，是气血宣通，亦退消之佳象。再参清化，冀得全散，最为省事。羌活八分、全瓜蒌三钱、炒丹皮钱半、白芷六分、通草一钱、小生地三钱、银花三钱、制半夏二钱、当归钱半、炒山栀三钱、白鲜皮三钱。

【平议】湿痰渐化则经隧疏通，故坚块渐和，而阳邪反显，肿处转红，自当进以清泄。其所以发痒者，尚是湿淫确证，然已能流行而不痺著，故亦为消化佳象，药参泄湿，自不可少。

三诊：红肿锐减，形块已消十之七八，痛瘳胃醒，脉舌皆和，清化进商，当可全散。小生地三钱、羌活六分、炒丹皮钱半、蒌皮钱半、炒白芍钱半、牛膝钱半、广陈皮三钱、象贝三钱、秦艽钱半、焦栀皮二钱、全当归钱半。

鬓 角 疽

此症正在少阳部位，肝胆阳邪，炼液成痰，凝于隧络，乃生是患。虽体质不同，有实火虚火之别，而痰热上蒸则无异理，清肝泄化，治法皆同，甄录两条，以见涯略。

朱氏《杏花庐案》 肿坚形巨，皮色不变，而按之则痛。脉左弦右数，舌苔薄白，此素禀不足，阴虚阳浮灼液生痰，凝滞于少阳之络，症是鬓角疽，亦称少阳疽。内挟木火，蒸酿极易，消散殊难，清火泄肝，潜阳宣络，是其正治，苟能相应，方是休征[1]。荆芥钱半、仙半夏二钱、杏仁三钱、旋覆花三钱、桔梗钱半、山楂炭三钱、象贝三钱、生鳖甲三钱、钩藤三钱、姜竹茹二钱、橘红八分。

再诊：授剂坚块少和，形尚不减，脉弦犹存，舌苔少液，阴虚有素，阳陷难潜，差幸胃醒，再于清泄宣化之中，参以潜阳滋阴为治，果能就范，可望退消。元生地四钱、象贝三钱、北沙参三钱、桑叶三钱、制香附二钱、蒌仁三钱、生牡蛎五钱、砂仁四分(打)、醋柴胡四分、昆布二钱、生鳖甲四钱、冬瓜子四钱、仙半夏一钱、丝瓜络钱半。

---

〔1〕 休征 休，美善；喜庆。休征，吉利的征兆。

三诊：养阴潜阳，软坚宣络，坚块已减，痛势全瘳，脉象亦和，症松大半，仍踵昨意，冀得全消。大生地四钱、南北沙参各三钱、钩藤三钱、昆布三钱、法半夏二钱、旋复花三钱（包）、生牡蛎四钱、陈皮钱半、生鳖甲四钱、鳖血柴胡四分、制香附二钱、砂仁四分、制首乌三钱、玫瑰花二朵、竹茹二钱同炒。

【平议】此阴虚有素而肝胆阳邪乘之，证非外因，故泄风化痰宣络应验不绝。再诊因其舌燥，而转从滋阴潜阳著手，阴得养而脉络乃利，以补为消，虽非肿疡定法，然虚体生疡不可不知此例，而方亦灵动活泼，所以有效，非厚腻呆滞之药可以同日而语。

又　木火横逆，上僭无制，鬓角生疡，起方三日，红肿燉赤，头痛上巅，脉弦劲洪大，舌黄腻边绛。肝阳化风，暴戾迅速，亟授清解，冀得少挫凶锋，如谓全消，未敢轻许。羚羊角尖四分水磨浓汁（冲服）、鲜生地五钱、生石决明五钱、生牡蛎五钱、银花四钱（皆先煎）、仙露半夏二钱、全瓜蒌四钱、丹皮二钱、紫草三钱、象贝三钱、牛膝二钱、荆芥一钱、薄荷六分、蚕矢（包）四钱。

再诊：清肝泄降，痛得稍减，红肿不加，犹为幸事。脉弦稍和，舌仍黄腻，仍须清降，冀障狂澜，内虽酿脓，不能全散，但能根围收束，毒不旁流，木陷渐平，尚易就范。前方去荆芥、薄荷，加川连八分、白茶菊钱半、宋半夏三钱。

三诊：清解再投，红肿已定。针溃得脓，攻孔未巨，波涛汹涌，至此已算安澜，但尚未地平天成，风清月朗耳。药仍清泄和化兼施，惟须静以自调，弗怒弗劳，庶无变幻。前方减羚羊角一分，去紫草，加栀子、连翘，以大便数日不畅，脉犹有力，再加元明粉钱半。

四诊：肿痛大定，腐肉已清，大便已行，脉和舌滑，胃纳亦起，庶免变爻，再守清灵，渐图全绩。鲜生地三钱、生鳖甲三钱、连翘二钱、白茶菊钱半、炒丹皮钱半、炒条芩钱半、银花三钱、北沙参三钱、焦栀子三钱、云茯苓三钱、蒌皮钱半。

五诊：腐定新生，症情大顺，仍踵清养，无遽滋填。小生地、焦栀皮、连翘、北沙参、炒丹皮、生竹茹、川石斛、银花、砂仁壳、陈皮。

【平议】此证来势孔张，肝胆阳邪，暴戾恣睢[1]，已是疔毒一类，但疔则起一粟粒，而此则红肿无瘰粒为异。治以大剂柔肝清降，则与疔疮同一机杼。若非直决西江之水，必不能救此焚如之灾，稍迟一日，为害亦大，治急症者皆当放胆径行，不可徘徊审慎。

少　阳　疽

少阳行于头角，自瞳子窍上行额颅，环绕耳上。凡耳前耳后皆属少阳分野，苟发疡患，俱可以少阳该之。上条鬓角一症，亦少阳之一部分。此经疡患，有木火太炽，壅于经隧，而为阳盛者；亦有寒邪凝结，少阳之气不申而为阴盛者，用热用寒，甚至两得其反，惟在临症时慎思而明辨之。兹各备一法，以为学子隅反之助。

朱氏《杏花庐案》　木火挟痰，上结少阳之络，肿胀有形，头痛颇炽，颈项强直，见风凛然，脉弦劲而涩，舌苔浊腻。此少阳之气郁而不舒，成痈之渐，法先达木化痰。炒柴胡四分、炒荆芥钱半、制半夏二钱、牡蛎四钱、陈皮钱半、炒抚芎五分、薄荷六分、羌活六分、象贝二

---

[1] 暴戾(li)恣睢(shi)　暴戾，残暴乖张。恣睢，放纵，凶横。暴戾恣睢，乃粗暴强横，任意横行之意。这里指肝胆阳邪横行无忌。

钱、广郁金钱半、蒌皮钱半、竹茹二钱、钩藤三钱。

【平议】此虽肝胆之火上炎，然外有畏风，则阳郁不伸，气焰未盛，只宜疏风达木，参以化痰开郁，庶几郁火疏通，肿乃可散。如使早投清降遏抑，反以助壅，非能宣通经隧也。是方之所以屏除苦寒者，其旨如斯。

再诊：疏风舒郁，少阳春升之令得遂其疏达之机，畏风已除，头痛亦减，颈项乃舒，肿块锐退。脉尚带弦，舌腻亦薄，再为清化，当可全消。广玉金钱半、象贝三钱、蒌皮二钱、宋半夏二钱、丝瓜络二钱、橘红五分、羌活四分、炒丹皮钱半、生牡蛎四钱、薄荷六分。

【平议】药投疏达而经隧流通，退肿化坚，果有捷效。然升发达郁，可一不可再也。如其踵步，则木邪益横，反张其焰，故荆、柴、抚芎，一概屏绝，而惟从事于化痰宣络，辛凉泄风。其稍加羌活者，取其引药上行，藉作响导，非仍欲其疏散，此佐使之妙用，不可误认。

又　痰凝气滞，耳上角坚肿形巨，是少阳疽也。寒热往来，脉弦舌腻，先以通经化痰，如能寒热不作，尚可希冀全散。桂枝八分、羌活钱半、炒枳实六分、炒柴胡六分、陈皮钱半、当归钱半、制香附二钱、制半夏二钱、通草一钱、红花一钱、炒川芎四分、旋覆花三钱。

【平议】此必畏寒甚炽，故主以柴胡、桂枝，其余则宣络化痰，尚是寻常理法。

再诊：前方再服，寒热俱止，坚块亦减，痛势大衰，转以宣化，可期无事。羌活八分、制半夏一钱、当归全钱半、红花钱半、蒌皮钱半、制香附二钱、炒枳实六分、陈皮钱半、大贝母二钱、炒川芎四分。

【平议】寒热既止，柴胡、桂枝即不可复用，是为一定理法。川芎、羌活是引经药，故分量俱轻，若用作主药，便铸大错。

又　少阳疽起已经旬，块坚如石，按之不疼，舌白垢腻，脉涩不爽，面色淡白无华。际此冬藏主令，是寒痰互结，蒂固根深，殊非小恙，先从温化，冀得疏通。桂枝一钱、鹿角片钱半、制香附三钱、羌活钱半、炮姜八分、昆布二钱、九菖蒲八分、枳实八分、橘红一钱、楂肉炭二钱、制半夏三钱、白芥子二钱。

再诊：温经以运阳和，块坚不减，脉舌如故，惟气色转为朗润、寒凝胶固，本非旦夕可图，进步软坚，再观进退。麻黄四分、毛鹿角八分、骨碎补钱半、桂枝一钱、炮姜八分、橘红一钱、橘络八分、生牡蛎五钱、海藻二钱、玉金钱半、制南星二钱、宋半夏二钱、橘叶一片、白芥子三钱。

三诊：前方五服，坚肿稍松，神色大有转机，脉涩稍起，舌白亦稍有神，胃纳颇加，畏寒始撤。原方去鹿角，加龟鹿二仙胶钱半、红花一钱、柴胡四分，服十余剂而始散。

【平议】此虽在少阳木火分野，而脉症皆是阴寒，王林屋阳和汤得此始为对症，假令王氏见之，必曰此是阴疽唯一妙诀。然疡科中正不易得此对症之病，学者慎不可孟浪从事。

又　肝胆阳邪，上升无制，痰热互灼少阳，发红肿燉高，寒热交炽，脉弦舌绛，势焰方张，内已蒸脓，急宜清泄。宋半夏二钱、炒牛蒡三钱、羚羊角三分（水磨冲）、焦栀子三钱、鲜生地三钱、黄芩钱半、银花三钱、炒荆芥二钱、全瓜蒌三钱、丹皮钱半、竹茹钱半、炒枳实八分、毛橘红一钱。

再诊：红肿势定，针溃脓多，余肿未消，寒热已解，脉弦稍静，舌红燥渴，再从凉润，宣络化痰。鲜生地三钱、象贝三钱、山栀炭三钱、丹皮钱半、生竹茹二钱、楂炭三钱、鲜铁皮二钱、橘红一钱、枳实炭八分、连翘二钱、仙半夏二钱、花粉三钱、炒条芩钱半、牡蛎四钱。

三诊：脓毒大泄，肿势已消，火焰渐衰，仍踵清理。炒丹皮钱半、焦栀皮钱半、银花三钱、

象贝三钱、炒条芩钱半、橘红一钱、橘络八分、竹茹二钱、连翘钱半、川石斛三钱、瓜蒌皮钱半。

【平议】此其风火交炽之候，正与上案一热一寒，绝端对峙，来势汹涌，几与疔疮同一格局，故清肝凉血，亦与疔疮同治。

骨槽风

此症发于颊车开合之交，多由真阴素虚，痰流经隧，浮阳上扰，火动生风。此非外感之风热、风寒，其来以渐，始惟偶然颊车不利，或张口时忽有格格之声，继则渐觉坚肿，口不能开。肝胆阳邪，凝痰灼液者，最是多数。此惟清养泄火，稍参化痰，缓以治之，决无速效。其偶有寒痰凝结，可用疏风温散法者，绝不多见，而普通疡科诸书，辄作外风外寒治疗，殊非良法，见理不明，讹以传讹，为害甚巨。古人治案，殊不多有，余选陈学山案，收录颇多，选药纯正，差堪为后学准则。惟在溃破之后，则全功甚难，如至穿腮，更是百无一愈，几与石疽、乳岩同在不治之列，疡科之最恶症也。

魏氏《续类案》　玉横老母，年七十余，累患颊车痛，每多言伤气，不寐伤神，则大发，上连头，下至喉内及牙龈，皆如针刺火炙，手不可犯，乃至口不得开，言语饮食并废。自觉火光如闪电，寻常涎唾稠粘，如丝不断，每劳与饥则甚，得卧与食则稍安，知其虚也。始以清胃散、犀角地黄汤、人参白虎汤、羌活胜湿汤，加黄芩、甘、橘，皆不效。后改用参、芪、术、草、葛、归、升、柴、桔梗之类，稍佐黄芩、山栀、牛蒡、连翘，空腹进之，食远则服加减甘露饮，始渐安。然老人性多躁而不耐闭，故不能除病根，然发亦稀少，即发亦不如往岁之剧矣。又从子语：因丧子郁结，复多饵鹿角胶诸种子药，或于食后临卧辄进之，以至成积于胃，遂患面痛。如老母之证，服清胃散、甘露饮，重加石膏太过，而见虚证，又服参、芪等补药，而复见火证，门人施生以越鞠丸加山栀、连翘、贝母、橘红之属，开其郁结而始安。

【平议】高年血液已衰，阴不涵阳，肝胃火炎，凝痰灼液，本当养阴潜降，方是正本清源之法。玉横固长于养阴者，而此证不用一贯煎，则痰滞于上，甘腻亦非所宜，玉横固知之审矣。但与清胃，一味寒凉，本非切当之药，故不能效。羌活胜湿，尤其隔膜，且有流弊。其后补中而稍参清火，佐以泄风，轻灵合度，始得达到高巅。可见清胃、白虎，沉降太过，已不中病，所谓治上焦如羽，非轻不灵。然方中柴、葛、升麻，则与气火升浮者不合，何以亦能有验，则引经之药，必分量甚轻，而与甘露互进，一轻一重，交互为用，尤见斟酌。虽病本阴虚，原无全瘳之望，然苟于波澜初定，胃纳渐甦之时，多服大剂滋填，合息风宣络化痰，标本两顾之药，亦可渐入佳境。后一病是温药太过，酿成痰热，初用清胃、甘露，本不为误，然无宣络化痰，则亦呆而不活。继以参、芪呆补，又含温升，宜乎加剧。越鞠加味则泄降宣通，又加以痰药，流动活泼，宜乎桴应。此轻灵之妙处，视向之参、芪呆笨者，相去远矣。

《孟英案二集》五卷　歙人吴茂林，患右颊肿痛，颏下结核，牙关仅能呷稀糜。外科称名不一，治若罔知。孟英投以天麻、僵蚕、羚羊、石膏、省头草、升麻、当归、秦艽、花粉、黄芩等药，渐愈。

【平议】此亦肝胃火升，凝痰灼液，方则清肝胃，息风阳，宣络和血，已尽能事。孟英诚非疡科专家，而笔下灵活，终与俗子有上下床之别。拟加化痰如贝母、二陈、竹茹数味。

柳选王旭高[1]《环溪草堂医案》 寒痰凝阻，颊车不利，高而肿硬，色白不红，此属阴寒骨槽，与色红身热者不同。熟地、麻黄、桂枝、防风、白芥子、当归、僵蚕、秦艽。

柳谷孙曰：此病挟肝火者十之七八，此独不然，可悟辨症之不可胶执。

【平议】寒痰凝滞，固亦此症之一种，用王林屋阳和汤意，亦正恰好。其减去鹿角者，以此必挟痰，粘腻非其所宜，极有斟酌。于此可悟择用成方，亦必自知裁变，设以王氏处此，恐尚呆用板法也。此症必以舌苔为据，肿处色白，尚有未必真寒者，后学亦不可不辨。

上海张 耳后腮项痛引项骨，是骨槽风也。饮食难进，寒热时作，此症初则坚硬难溃，久则疮口难合，宜先与灸法，继以清阳散火汤治之。大力子、防风、升麻、黄芩、荆芥、白芷、甘草节、蒺藜、连翘、石膏、当归。

【平议】是证多挟少阳、阳明之火，虽坚肿有似阴症，灸法未可妄施。况两颊正当少阳分野，以火济火，致变尤易。凡疡患初起，坚块顽木，固多阴证，灸法诚不可少，《金鉴》疡科首卷载之极详。然惟顽木不痛者宜之，痛则已是阳证，未可轻灸，而尤不可概施之于头面，以头为诸阳之会，有阳证无阴证，而此尤为少阳经病，加以痛引项骨，则虽外形顽硬，内已确有阳邪，再参之方中，已用膏、芩，又必显有肝胃火证，则灸法更非所宜。速之成脓，固是易易，然溃则难合，陈氏亦自知之。且方中有荆、芥、蒺藜轻疏风热，已是应有尽有，而防风、升麻、白芷辛温升阳，亦嫌太过，得毋与石膏、黄芩自相抵触，抑亦不宜于已自作痛之症，拟去此三物，而加二陈、贝母、远志、竹茹、香附、昆布等化痰宣络，行气软坚，似较完备。

又 江阴董 腮颐坚肿，寒热作痛，牙关拘急，此风邪深入骨髓，宜疏风化痰。煅葛根、前胡、青皮、杏仁、僵蚕、桔梗、大力子、甘草、薄荷、茅根。

【平议】此亦坚肿，而但与辛凉疏风，且兼化痰，可知此证之多不利于辛温，较之前案为周密矣。然尚少通络软坚，议加味治之。

北坼孙 耳前腮颐坚肿，痛彻筋骨，此手少阳、足阳明风火所结，始成骨槽也，拟搜风清火。（方原缺）

【平议】痛甚则风火俱炽，经所谓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固以心为火德言之，虽曰属心，实是属火。谓之手少阳胆、足阳明胃之风火，大是确论。但此是阳升化风之内风，不可以外风论治，不当言搜风清火，止宜言清热熄风。原方虽缺，其理可想而知，议用羚角专清肝胆，则痛势可减。

唯亭王 颧颐时作抽掣，脉数而弦，此属肝风上扰，宜滋水柔肝，佐以祛风为治。洋青铅、熟地炭、钩藤、淮膝、滁菊、刺蒺藜、石决明。

【平议】既曰肝风上扰，自宜清肝熄风，此风自内生，可定而不可祛，如胃健舌清，自当大剂滋填，专顾肝肾，否则轻清抑降，宣络化痰，熟地炒炭，直同废物，不必依违于两者之间，以模棱为得诀。此是风火为病，来势亦有甚速者，不退则进，轻描淡写，病重药轻，亦是坐失事机，误人不小。

青浦毛 左颊漫肿坚硬，几经两月渐知隐痛，此酒湿与肝胆之火，互相搏结，骨槽风也。治以清肝化痰。青黛、川贝、甘草节、远志炭、枳椇子、苏子、竹黄、苦桔梗、白僵蚕。

【平议】此必酒客，故案曰酒湿，而药用枳椇。此是湿热挟痰，苏子尚嫌辛温，而清肝之力，亦觉太薄。

---

〔1〕高 原作"皋"，因《环溪草堂医案》作者系王旭高，故改之。

浏[1]河汪　腮颐木肿隐痛，牙关不利，此肝胃之火上循牙龈为疡[2]，是骨槽风也。北沙参、川石斛、枇杷叶、芦根、川贝、生牡蛎、骨碎补、苦桔梗。

【平议】清泄肝胃，抑降气火，而兼养阴，清而不腻，方极灵动不滞，而佐以骨碎补之辛温，专主骨髓，力能直入齿牙之部，此案之验，其在斯乎？

复诊：药合病机，仍从前法。原方去川贝，加料豆，旱莲草。

【平议】余选陈案极少复诊，不易证实其治验，最是读医案者之缺恨。颐录各案，最不喜《临证指南》，亦以是也。此案既验，方知活泼之实效。再加旱莲，仍以养阴为主，但化痰宣络，必不可缺，议加象贝、二陈、丝瓜络、竹茹、竹黄。

南翔陈　骨槽风过投寒凉，以致肌肉坚硬，肿胀，皮肤不仁。古人云：非理中汤佐附子不能回阳；非僵蚕不能搜风，即此谓也。人参、甘草、于术、干姜、制附子、川贝、僵蚕、蒺藜、艾叶。

【平议】此以过服凉剂而脉络凝滞，坚硬顽木者。此证本有寒痰凝结一候，然何不用桂枝、羌活、芎、芷数物引经，以流动之。且骨碎补之辛温，专入齿牙者，亦不可缺。

田泾戈　颊车穴坚硬不疼，此系少阴不足，阳明有余，久延难治，骨槽风之端也。沙蒺藜、竹黄、川石斛、桑椹子、旱莲、丝瓜络、女贞、杜苏子。

【平议】此专主滋养肾肝真阴，亦是一法。推之如龟版、鳖甲、元地、杞子、萸肉、白芍之类，皆可随宜选用，然软坚化痰，亦不可偏废。

嘉禾杨　骨槽风肿破日久，不能尽消，内已酿脓，宜中和汤托之。潞党参、白芷、生白术、麦冬、生黄芪、炒川芎、桔梗、全当归、桂心、白芍药、广藿香、甘草。

【平议】既曰内已酿脓，则尚未外溃可知，故曰日久不能尽消，何以又曰肿破，此破字必讹。中和汤虽出《金鉴》，谓治此证日久不消欲成脓者，然方极呆钝，而亦丛杂，殊无可取。须知临症用药，必随其人体质见症而相与迁移，安有预拟一方而可谓某病通用之药？然外疡书中，则多不详理由，泛泛言之，授庸俗以简易之法，而实则浑漠无垠，竟无一味切当之药，此疡医之所以每况愈下者也。兹存是案，欲使学者识得成方之不足恃，庶有矫正向来笼统浮泛之恶习，岂敢信其果能治病，将以助其流而扬其波耶？

芦墟孟　骨槽风不敛，多骨显露，证以经年，愈非旦夕。刺蒺藜、川贝、川石斛、花粉、地骨皮、夏枯草、牡蛎、穞豆衣、鲜芦根。

又丸方：沙蒺藜、潞党参、川贝、生牡蛎、白芍、旱莲草、女贞子，申姜汁泛丸。

余听鸿曰：牡蛎当水飞用。颐按：何如漂取净粉，澄去硬片为佳。

【平议】骨槽既溃，最多老脓成骨，故虽脓水频仍，而坚硬日久不减，此非设法箝去其多出之骨，万无全功可望。中医治疡旧法，只知内服煎剂，外用掺药，于手术上绝无研究，故于是症溃后，未有不缠绵日久，延为劳怯者。亦有手术不精，妄用刀针，及溃烂恶药，欲取其骨，则痛势更剧，功不可见，而害必随之，更令病家望而却步，则此症洵无痊愈之理。须知不痛不腐，而渐令多骨自脱，亦自有妥善掺药，本不在硬箝硬割。近则西学日盛，刀圭[3]最称神妙，全赖麻醉以助之，则病人不觉痛苦，而奏刀者得以为所欲为，亦大可以辅吾中国之不

〔1〕浏　原作"刘"，据《外证医案汇编》改。

〔2〕为疡　原缺，据《外证医案汇编》补。

〔3〕刀圭　古时量药用具，这是借指西医的手术刀。

逮。若以汤药言之，则陈氏是二方，清理滋养，于法亦算不差，然苟无手术及掺药以相与成功，则虽用药合宜，亦万无效果可望，仍是敷衍伎俩，终必归于疮劳不治而已，岂病之果不可治耶，亦医者之一大缺恨也！

金泽姚　穿腮发破已久，积脓成骨，症属肝胃二火所结，拟舒厥阴，兼清阳明治之。北沙参、丹皮、焦栀子、花粉、知母、川石斛、元参、旱莲草、甘草、申姜。

【平议】此症固有肝胃火盛者，然溃破已久，必非实火，清热必兼养阴，庶无流弊。然纵使煎剂十分合法，而无手术及切用之掺药，亦只能治得一半，况脓水频仍，更伤真阴，犹算不得果有半效也。

丹徒丘　骨槽风延久，流脓不绝，岂清凉散火所能疗治。老脓成骨，宜补托并施。潞党参、云苓、知母、元参、川贝、桔梗、瓜蒌仁、甘草。

【平议】既已久溃脓多，诚非清凉散火所能治，然所定此方，亦平庸之极。除党参外，仍不外清凉散火伎俩，岂是方果足以治之有效耶，何其明于责人，暗于自责至此？

盛泽叶　骨槽风久腐孔深，秽水不绝，以致腮穿齿落，是为疡家逆款，勉以刀圭，亦只稍尽人事耳。川石斛、白芍、川贝、花粉、茜草根、马料豆、知母、银花、丹皮。

【平议】骨槽久腐，而至齿脱腮穿，坏证之尤，固属不救，此早不能如法疗治，因循敷衍者之贻害也。至此则纵有仙手，已无生死骨肉之望。随手一方，仍是敷衍手段，何如知难而退，不为立方之为愈乎？

常熟萧　骨瘤[1]疽经年，由五志郁结而成，春夏之交，每每出血。恬淡其心，自可延年，如计收功，必须仙手。北沙参、党参、茯神、川贝、海浮石、生牡蛎、远志、紫菜、桔梗。

【平议】疡科名称，本无一定，此即骨槽之别名，无他义也。春夏气升，故致流血，如无败症，亦未必果属不治，但非可独恃一煎剂耳。就方论方，清养化痰，虽不背谬，亦甚平庸，病重药轻，何关痛痒。

余听鸿《外科医案汇编》自述治案　一妇人三十余岁，气血素虚，内挟痰饮，咳喘时发。始以肝气入络，流走肢体，或痛或愈；后有气从左胁上窜颊车，引及项侧，左颔角抽掣极痛，按之燃热微肿，始皆疑体虚，外风引及内风窜络，骨槽风之见证也。初服清解祛风化痰、胸中痰饮气逆咳嗽俱甚，若以二陈、苓、桂、术、甘、干姜、五味子等服之，喘咳可平，胸膈舒畅，而颊颐痛之更甚，缠绵日久。余曰：肝为风脏，胆为相火，少阳之脉络，为水火升降之道路，阴分虚则肝热，虚风上扰，故升之则痛，降则痛止。肝血少，木失涵养，木旺克土，脾失运化，饮食积蓄为停痰积饮，若顾此失彼，非其治也。当柔肝抑木，养荣健脾，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熄之意，用人参、归身、白蒺藜、潼沙苑、制首乌、阿胶、煅牡蛎、枣仁、白芍、广皮、半夏、茯神、僵蚕、炙草、乌梅之类，服五十剂而愈。

【平议】痰饮喘促，本有虚实两候，实症属于肺家寒饮，则仲景所谓当以温药和之者也。其虚症即是肝肾阴亏，阳不摄纳，而气冲上激，已非小青龙之姜、辛、味所可通治。此人先有气行入络，流走无定，则喘嗽已是肝肾气升，内风恣扰，早有端倪，其后之气，自左胁上升，冲引颊车颈项，并及颔角，抽掣作痛，无一非肝胆木火不藏，随经肆虐，虽有微肿，岂是新风？况乎痛势已炽，且有燃热，肝阳化火，具有明征。阴虚阳越之疴，此胡可与外感寒饮作一例论者？所以先用祛风，则助其升腾而喘咳俱甚；再与温药，则痰饮虽减而肝阳益浮，

---

〔1〕瘤　原作"榴"，据《外证医案汇编》改。

痛势更剧。余氏能知病由阴虚，肝热化风上扬，药用健脾滋肾，潜阳熄风主治，虽是探骊得珠[1]，识得河源于星宿之海[2]，擒贼擒王手段，断不可与彼见症治症，逐末忘本之流同日而语。正可知此人痰饮，其本在肾，与肺家寒饮蟠结者不同，否则首乌、阿胶，宁不助饮邪为患？抑且牡蛎、枣仁、乌梅之酸，独不虑敛住肺邪，漫无出路耶？几微疑似之间，假令辨症不精，即是杀人利刃，此中精义，微乎微矣！

又　同道某，始起吐泻，服理中之后，舌绛，遍体气窜攻痛，惟背脊两旁痛最甚，抽掣项后作强，正在太阳之脉，服桂枝法亦无效。后窜至胁，舌绛口糜，服祛风平肝，养血通络少效。后窜入牙龈颊车，项侧极痛，牙关拘掣不利，躁而不烦，精神惫倦，证颇危险。即服人参、归身、萸肉、白芍、龟版、熟地、阿胶、麦冬、川石斛、女贞等滋阴之品，渐渐痛止。后与余曰：医无成法，此等证，医书皆未经见，若此症作骨槽风治之，危矣！

【平议】此亦真阴素虚，肝胆阳浮，随经肆虐之病。先服理中而舌绛，其为鲜红光滑，有质无苔，已可想见；则走窜体痛，皆是肝气淫溢，入络攻冲，其脊膂两旁之所以痛势尤甚者，肾经不荣于络，确是太阳经病，以肾与膀胱相为表里，脏病及腑，故经络应之，且背膂正是两肾分野，此不可以太阳寒水经论治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最为误事。故桂枝法适以增痛，而案中但称其无效，尚是识不透。不知其后之窜胁入龈，项侧极痛，牙紧口糜，酿成种种肝胃火证者，何尝非桂枝之力有以致之？余氏大剂滋填，全从肝肾真阴着手，不犯一味疏风搜络禁药，专顾根本，正与上一条同一结构，确有见地。然养阴潜阳，前贤治案亦多有之，竟谓此证为医书所不经见，得毋自诩太过。且是证明明牙关不利，头项痛剧，亦何尝非骨槽风见症？须知此证本有阴虚阳浮，肝胆火升一种，如此治法，原是正宗，但外疡书中论证粗浅，竟未及此，遂以只有寒风外袭经络之病乃为骨槽，而骨槽之治法亦只有温升表散一路，则此案之病情治法，几如不在骨槽风范围之内，所以余氏竟谓此证若以骨槽治之危矣，其亦知此病此药何尝非骨槽中之一候耶？凡百病症，有一病名，即莫不各有寒热虚实种种不同之症，亦莫不各有种种不同之治，内证然，外证亦何莫不然。如以外疡有一定之部位，而即谓只有一定之治法，亦只昭其所见之未广耳。能多读古人名著，而知其错综变化者，当不肯为此谫陋语。

---

〔1〕探骊得珠　古代寓言说骊龙居深渊中，颔下有千金之珠，探骊得珠，喻得之甚难，见《庄子·列御寇》。后人比喻独得奥义，或得其精蕴所在。

〔2〕识得河源于星宿之海　星宿海，在青海省鄂陵湖以西，为黄河之源，黄河源散流地面而形成的浅湖群，罗列如星，故名。这里意为能探本穷源，得到明确的诊断。

古今医案平议第四种之第二卷

大 头 疫

大头疫为时行厉气之一。东垣书中已有普济消毒饮一方，定为此病专剂，后有作者，莫不宗之，本不在伤科之列。然其势较盛者，漫肿极巨，非特双目口鼻平漫无垠，甚且块磊联翩，起泡白腐，或者亦至成脓溃化。俗子不知，无不以为外疡之属，而庸医亦且以疔毒治之，实则疔之发作，虽曰头面为多，险者变化极速，然其起始，必有一点粟米，或痒或痛，或则顽木不仁，继乃坚肿成块，渐以四散。而大头疫则必无粟点，初惟大寒大热，而面目渐浮，遂无涯岸，且其肿势虽巨，亦多软而不坚，纵或有成块累累，而其块密布，略如疹块，必不同疔疮之止从一处漫开，此其证情之显然大别，最易辨认者。苟能从此审证，亦何致有混淆视听之虑？且其治法，又是大有迳庭；疔毒必以大剂清凉为主，其势焰之甚者，又须苦寒泄降，釜底抽薪，妄投表药，必致毒散，遂为不治；而大头一证，却又非表不可，即其热盛者，亦或参用清剂解毒，而必与轻疏达表，并警以驰，不可只投凉降，反令邪不外达，转为内陷，此则二证之绝端相反者，苟有误投，彼此皆为鸩毒，此其似是实非之最不可不辨者。盖大头之疫，原是天行温厉之气，从表感受，先入经络，所以必有恶寒发热，正与伤寒温病，同一机杼，病既在表，治非先用轻扬解表不可，但属温证，则又只宜辛凉，而不得误投辛热。李氏普济消毒一法，蒡、勃、升、柴，本是必需之品，但近时则温热势炽，又必更以凉解辅之，尚非东垣成方，所可无投不利。且感在经络，尤须分证选药，则必认定先从何部肿起，分清阳明、少阳，最是要诀（证是温热，故止有阳经证，无阴经证，以手足六阴之脉，不上头面也。且是温病，故虽有恶寒，而一热之后，即不复寒，则又只有阳明、少阳证，而无太阳症。认证用药之法，止须辨得先从目下肿起者，为阳明经络，必以葛根作主药；而先从两颊肿起者，为少阳经络，必以柴胡为主药而已，亦无他奇巧法也。）如其起手得法，则表散一投，虽在肿势甚盛，一二剂后，无不热退肿减，捷于影响。惟失于用表，然后乃有壮热日炽，起泡溃脓，绵延难治之咎。在温病中，柴葛二者，本不可轻学陶华成法，执一不变，而独此一症，却非柴、葛、羌、防，必不可为功。但此亦不过引入经隧之药，用为向导，三五七分，皆已效同桴鼓，又不可视如大江以北之表药，每用必至一二三钱。此皆大头疫特异之症治。颐读元明以来诸书，虽言之者颇不乏人，似尚未有深切著明，说得了如指掌者。爰采先业师阎仙先生治案数条，以为后学举一反三之助。且是症固亦有治不合法，以致流水成脓，淹缠悠久者，因以编入疡科案中，似乎较为醒目。若其起泡化腐之时，亦须外治末药，则一准以普通疡症治法，亦已无复余义，兹姑不赘。

朱氏《杏花庐医案》 时行温风，袭于阳络，畏风发热，头面交肿。脉浮数且弦，舌苔白腻罩黄。虽属风温，非轻疏清泄，不能解在表之邪。其势方张，先宜清散。炒荆芥、炒大力子、瓜蒌全、光杏仁、炒条芩、象贝母、连翘壳、制半夏、白通草、薄荷、橘红。

【平议】乍感寒热，而即头面交肿，是风温袭于阳经之络。表热而里尚未盛，轻疏凉散，

稍参清热，兼以化痰，此大头疫轻证之一定治法。

复诊：轻疏辛凉两服，寒热渐定，虽未尽解，其势已松，肿亦不盛。脉渐柔和，舌犹黄垢，再 与轻清。荆芥炭、瓜蒌仝、象贝、焦山栀、北牡丹、连翘、炒条芩、制半夏、薄荷、益元散、陈皮。

【平议】表邪渐解，里热未清，则减牛蒡之散，稍加丹栀之清，而仍兼以二陈、贝母化痰，亦是不易之步骤。

三诊：热退身和，头面肿大亦减，大腑已通，脉和苔化，舌质尚红，更以清理。川石斛、象山贝、炒丹皮、焦栀、连翘、宋半夏、瓜蒌皮、元参、花粉、橘红络。

【平议】表邪尽解，里热亦松，用药轻灵，已尽善后之能事。惟余热未净，则止有清滋一路而不遽投甘腻，斟酌熨贴，细腻调匀，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五雀六燕，两得其平，苟非老手斲轮[1]，岂易到此恰好。

又　少阳、阳明本有蕴热，复感风邪，遂为微寒、壮热，面目暴肿，且已累累成块，脉数大弦滑，舌质鲜红，苔腻色黄欲燥。邪势鸱张[2]，中挟痰垢，胸满泛恶，表热既炽，内热又彰，情状非轻。亟宜双解，冀免内陷神蒙，方为顺手。鲜生地、制半夏、川雅连、广郁金、象贝、焦山栀、淡黄芩、南柴胡五分、生葛草五分、青防风四分、炒枳实五分、炒荆芥、薄荷。

【平议】此阳明、少阳风热甚盛，大头疫中之重候，诚非柴、葛不能透表泄邪，而里热又炽，痰浊助虐，又必清里开宣，双管齐下。而半、贝消痰，即以软坚退肿，皆是必备之要药。

再诊：双解表里后，表热稍衰，犹未大退，肿势不盛，形块犹在，所幸神识清明，痞满渐减，恶心已除，可免热毒内攻之险。脉象稍柔，舌犹苔腻、质绛。仍须轻疏解毒，庶几引出险途。炒荆芥、大力子、贯众、鲜地、川连、全蒌、丹皮、连翘、生紫草、大贝母、银花、竹茹。

【平议】阳明、少阳既得两解，此病未有不覆杯即效者，而犹未获捷验，则来势方张，非可一网打尽也。清解里热，仍佐荆、蒡，盖此时犹未可撤除表药，贯众善解热毒，此症肿盛，尤为必需之品。

三诊：清解再投，肿乃渐减，身热已除八九，舌苔较化，而鲜艳犹存。斯当踵步清滋，庶可解热。炒丹皮、焦栀子、制半夏、大贝母、蒌皮、净连翘、玄参、紫草、贯众、竹茹、陈皮。

又　大头疫失表，肝胆阳邪火炽，漏睛疮溃腐颇巨，两颐耳下，又成脓四处，阳毒已结，锐势方张。脉劲且洪，唇舌俱绛。纵能投药桴应，难免时日迁延。姑先大剂清疏，冀得挽斯坏证。羚羊角、鲜生地、制半夏、贯众、银花、紫草、柴胡四分、葛根三分、杏仁、贝母、陈皮、橘红。

再诊　清解后肿不蔓开，身热退舍，溃处脓色尚正，根脚渐以分明，犹为稍稍就范，是宜进步清解，庶几渐次图功。羚角、银花、贯仲、紫草、贝母、半夏、杏仁、蒌仝、丹皮、山栀、炒枳壳、橘红。

【平议】此证而至自溃成脓，已是先前失于表散，所以热壅络中，日久腐化。惟身热未解，则在经之邪，尚宜稍稍疏泄，俾得肌腠宣通，先开其壅，是为第一步之去路，故虽阳邪甚炽，大剂清凉，犹必稍用柴葛引经，斯为入手不易之定法。俟其势焰已定，乃始撤去表药，即

---

〔1〕老手斲(zhuó)轮　斲，砍，削。《庄子·天道》："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后称技艺高超的人为"老手斲轮"。

〔2〕鸱(chī)张　鸱，一种猛禽，即鹞鹰。鸱张，意为鸱鸟张翼，喻猖狂难制。

转入清解一途，软坚消肿，苟其神识犹清，毒盛未陷，虽曰坏症，尚可挽回。此证初接手时，形势已觉可险，而投药无不尽应，不及匝月，亦收全绩，以后易方虽不一，然大致不外"清热消肿"四字，无他技巧，兹亦不赘。

时毒、发颐

时毒者，谓感受时行厉气，结而成毒，亦是风温袭于阳络之病，其部位多结在耳前后颈项之间，或发两颐，或发颔下，故又有发颐之名。其甚者亦且蔓延于缺盆胸胁，或亦恶寒发热，有如伤寒。病理病情原与大头疫无甚区别，惟彼则肿及眉目额上，此则仅在颈项颔下，及耳下颊下，地位不同，即命名自不得不各有专属。且彼之漫肿势盛，此则多在局部，鲜有遍及两颐者，则病态实较大头为轻，所以同是时行外感，而彼以疫名，此则不得为疫，即就字义以细为寻绎，当亦可知同中之异，显然有轻重缓急之殊途已。

震泽崔　风温热将两候，风阳上扰，以致面浮项肿，温热内炽，阳明热结而大便不通，热蒸之气上蒙清窍，神识不清。诊脉左弦而数，右关洪大，舌苔糙黄，略带灰色。此乃时毒大头瘟也，议以疏风清热，兼通阳明，以冀便通热减，是为松机。羚羊片、连翘、花粉、黄芩、枳壳、薄荷、大力子、黑豆、象贝、肥知母、黑山栀、芦根、竹叶。

【平议】此时毒证之甚重者，本已发热多日，驯致面浮项肿，当是前医误投温升发散，以致阳气上浮，有升无降，大便不通，且至神志昏愦，则阳明里热甚矣。况复脉则洪大弦数，舌则糙黄带灰，证实脉实，苟非急与苦寒泄降气火，下通地道，病何由减？案语亦曰通阳明以冀热减，而方中绝无通府之药，仅仅一物牛蒡，可以滑泄，而辅佐无力，清虽有余，通则不足，是为病重药轻，所以效力尚少。

陈氏此案，断为"时毒大头瘟"，可知此五字是一是二，本有联属之理，命名确是不错。惟大头瘟在初起之时，用药必先疏散，而是病热已二候，则非发表所宜。案语虽以"疏风清热"四字并提，犹幸方中尚无柴、葛、羌、防，学山氏选药，尚能识得门径，所以虽无捷效，犹不致为虎傅翼，病随药减转，岂不如鼓应桴？

复方：热势已减，脉象数而稍缓，虽头面红肿未退，舌色干红，有时鼻衄，初起邪在气分，热久渐入营分。风乃天之阳气，温乃化热之邪，两阳薰灼，上焦先病，大便已通，神识亦清，再当清心营，清肺胃，自然渐安。犀角、鲜生地、花粉、连翘、菊叶、川贝、马勃、大力子、知母、芦根、忍冬藤露、霜桑叶。

【平议】前方不泄胃热，所以不能去病。火势不衰，复加鼻衄，仍是多升少降，陈谓热久由气入营，固也。须知前诊之时，舌糙灰黄，外有红肿，邪固早已入营，苟能先予疏通，如杏仁、蒌仁，并入生军，必可早收捷效。至此乃转用犀角、地黄，固是当务之急，颐但惜其不能早用一步，无涉薪曲突之明见耳。马勃仍是轻疏凉解之表药，此时似不需此，拟加元参、鲜斛、丹皮、山栀，则视花粉、连翘较有力量。贝母仍宜用象贝之苦寒，川贝虽贵，气味淡薄，实不足重。

太仓庞　时毒，法以疏解之。大力子、荆芥、甘草、马勃、杏仁、豆豉、西河柳、防风、茅根、桔梗、蝉衣、贯仲。

【平议】此证虽是感受风热，固宜轻以泄风，清以泄热，此案蒡、豉、荆、防、马勃、蝉衣，又加柽柳，升散之药太多，而化痰消肿反无一味，病是升多降少，而药又如之，窃恐功不补

患，宜去豆豉、防风、柽柳，而加贝母、瓜蒌、竹茹数味。惟贯仲一物，用得允当，确是此证要药。

唯亭朱　病因耳项浮肿，是属风邪，寒热胸满，神识不清，是属里热。拟清散之法，以冀热退神清。葛根、杏仁、防风、橘红、大力子、前胡、桔梗、僵蚕。

【平议】证有胸满，而且神识不清，则开胸泄满，清热化痰之物，皆不可少。而方中但知升散疏风，助其升浮，为害必甚，此大误矣。

黎里徐　发成时毒，胸膈不利，咳呛牵引则痛。痰热交滞，肺肝受伤，法宜达邪行瘀[1]。柴胡、枳壳、钩藤、苏梗、青皮、杏仁、桃仁、桔梗、葛根、茅根。

【平议】此证兼有咳呛胸膈不利，兼用化痰行瘀，亦是一法，拟加瓜蒌、竹茹、郁金、紫菀、象贝、竹黄等味。

朱氏《杏花庐案》　时毒由于少阳木火自盛，风热袭之，内外相乘，炼痰凝络，兼有恶风身热，宜泄新风而化痰，以宣通经隧，不可过事寒凉，反令闭结顽痰，难于清散。炒荆芥、大力子、杏仁、蒌仁、象贝、法夏、钩藤、薄荷、连翘、通草、丝瓜络。

【平议】此证初起，虽必内有木火，凝结痰涎，壅塞少阳隧络，然惟外风乘之，所以肿势暴发。纵宜清解，自必以疏泄风热为先务，过投凉解，则遏抑气机，重增其滞，必致坚块不化，乃以成溃，闻师所谓不可过事寒凉，最是阅历有得之论。而选药轻清灵利，熨贴停匀，无一味闲冗，亦无一味太过不及，所谓初写《黄庭》[2]，恰到好处，苟非功夫圆满，安得炉火纯青？

复诊：泄风宣络，清解化痰，身热已清，肿痛俱减，坚硬之块，根脚分明，再与轻宣，可期渐散。瓜蒌仝、大贝母、制半夏、橘红络、元参、鲜竹茹、陈枳实六分同炒、生牡蛎、桑叶、杏仁、紫背天葵、漂淡陈海蜇、炒柴胡。

【平议】身热退则新感已解，漫肿渐减，而形块分明，乃专事于宣络化痰，参以咸寒软坚，治法步骤，一定如是，仍用柴胡少许，则非宣发少阳，特借以作本经向导耳。

又　感触新风，引动蕴热，耳下结块，颈项木强，内扰咽关，红肿交盛，脉洪而数，舌绛苔黄。风火俱张，挟痰肆恣，是为少阳受病，时毒咽喉，来势方遒，波澜汹涌，亟当清泄，庶免燎原。羚羊角、生犀尖（俱水磨浓汁冲药）、鲜生地、炒荆芥一钱、大力子三钱、杏仁泥、西藏青果、象贝母、广郁金、黄射干、鲜芦根、天竹黄、薄荷，另鲜杜牛膝根洗净打汁冲药。

【平议】外既形块散漫，里又咽喉肿痛，此时毒之势炽者。风火交盛，虽不能不用轻疏之风药，而内热至此，即不能柴、葛、升麻，更助上燔之焰，故止用荆芥、薄荷少许。而牛蒡以疏外风，究竟草实有重降之性，于疏泄中即兼镇坠，一举两得。若夫犀、羚、鲜地之属，清心肝以解毒火，杏、贝、竹黄，开顽痰消坚肿，又以射干、天名精、藏青果、芦根、郁金等降气泄壅，固夫人所能知矣。

复方：大剂清宣，外肿已减，痛势较松，喉肿亦宽。脉仍弦数，舌色甚绛，苔腻未开，大便不通，火无泄路，宜参通府，釜底抽薪。

前方去荆芥，加元明粉、人中白水飞漂净，绢包同煎。

---

〔1〕瘀　《外症医案汇编》此下有"佐以化痰托毒"六字。

〔2〕初写黄庭　黄庭经为晋人书帖，学写小楷的多以此为范本。书论有"初写黄庭，恰到好处"的话，后因以初写黄庭，比喻做事恰到好处。

三诊：大腑既通，火邪得泄，喉痛既减，内外皆宽，脉数未和，舌苔渐化，仍踵前意，转取轻灵。

前方去犀角、牛蒡、杏仁、元明粉，加元参、丹皮、栀子、连翘。

又　时毒旬余，身热未尽，脓成汁溃，根脚已分，脉数弦洪，唇舌俱燥，胃津受灼，引饮颇多。木火上燔，是宜清润，表邪已撤，毋事轻扬。西洋参、鲜石斛、鲜竹茹、鲜生地、象贝母、北沙参、瓜蒌皮、天竹黄、银花。

【平议】脓成汁溃，则毒势已聚，根围分明，则无虞散蔓。虽身热未清，而表邪已定，是不可复用表散，反以助虐。况舌红燥渴，内热大甚，津液已伤。且但曰燥而引饮，则必舌无厚腻之苔，胸无痞满之苦，皆可想见，所以重用甘寒滋润，并不取二陈化痰之燥药。

再诊：溃后脓多，坚块已化，邪势渐解，脉转细软，而舌犹红燥，液亏甚矣，宜进滋养。北沙参、大生地、麦冬、生鳖甲、山栀、丹皮、生牡蛎、花粉、象贝母。

【平议】坚块已化，则实邪尽去，药用生地、麦冬，专事养阴，其人必胃气已甦可知，而舌苔不腻，更无庸言矣。

少阳发、少阳疽

少阳一经，以十二经脉分属脏腑而言，固专于胆腑一部，其实肝胆生理本是一气，腑之与脏，部居不别，则为理实无二理。西学家谓肝胆同病，最为可信。少阳禀春生发动之性，肝胆木火，最易上升，故头部侧面本经循行部位，疡患甚多，风火交煽，势焰颇炽，凡耳前后耳下项侧诸疡，不问外感风热内动木火，其暴肿猝痛，来势孔亟者，皆名之曰少阳发，言其燃发之暴厉也。若结于肌肉之里，坚肿凝固，此时不甚变动者，则其根愈深，治疗不易速效，则名曰少阳疽。此皆沿晚近疡科之定例，以浅深分痈疽二名，示初学以辨证之法，实则治理本同，亦必不能显分区域，爰为合于一门，以两者之名，并系于此，见得命名虽殊，而症情治法，无甚大别，庶乎学者既能审症以命名，而亦能观其会通，识得大同小异之间，各有轻重缓急之分量，则临床治疗之时，斯胸有成竹，而目无全牛矣。若更以部位别之，则发于耳前者，亦称耳门痈、耳门发，又曰听会疽，其稍下者，亦曰颧车痈；而发于耳后者，亦曰耳后发、耳后痈，其直当耳下者，亦曰耳根痈，则不过视其情势，随宜定名，而原委皆同，是不当一一详录治案，以贻叠床架屋之讥也。

朱氏《杏花庐治案》　少阳发外感风热，内挟肝阳，寒热连朝，来势汹涌，根围不束，红肿蔓延，甫及四天，内脓已酿，姑先清泄，难许全消。炒柴胡四分、大力子三钱、鲜生地四钱、象贝三钱、制半夏二钱、连翘三钱、焦山栀三钱、杏仁三钱、瓜蒌皮三钱、瓜蒌子四钱、炒子芩钱半、橘红八分、薄荷五分、广郁金钱半。

【平议】此少阳发之来势锐厉者，表证未除，里热已炽，则宜泄风疏肝，化痰清火，治法亦与发颐时毒，无甚区别。

复诊：泄风疏肝，清化痰热，表里两顾，药已再进，表邪既撤，稍杀其威，红肿较收，四围渐束，中央燃凸，针溃得脓，脉弦舌黄，宜除表药。

前方去柴、蒡、薄荷、郁金，加银花三钱，羌活四分。

【平议】表邪既解，风药即不可再投，而稍加羌活，于清化之中，非以为升散之用，特引药上行，以达病所耳。即前方之柴胡，亦是引经以疏达木火之郁结，非欲其发汗以祛风，药

止四分，其效用至于如此。若如俗见，以表汗为散邪之计，则岂三四分所能有济者耶！

又　耳门痈，外风鼓动内热，凝痰结滞，络脉不宣，身热连绵，形势坚巨，根脚散蔓，脉数腻苔，浊垢蔽中，胸脘窒塞。是当先为开泄，以运枢机，不可骤与寒凉，反增遏抑。西羌活五分、炒柴胡八分、大力子二钱、光杏仁三钱、瓜蒌皮二钱、制半夏三钱、大贝母三钱、鲜竹茹钱半、陈枳实一钱同炒、苦桔梗钱半、生远志肉二钱、九节菖蒲五分、陈皮钱半。

【平议】此证虽挟风热，而形坚势巨，则痰凝隧络，外邪得有依据，不易猝拔其根，是宜稍稍疏风，以解表邪，而必注重于痰结一边，兼以开泄胸脘，选药如是，可知其着力处，在里不在表。瓜蒌、桔梗、远志、菖蒲，专开胸中之闭，即以划外疡之根，所谓击其中坚，而首尾自应者。虽有身热，不可早投凉药，非独虑其冰结气机，外证愈以沉痼，即舌腻脘满之内证，亦必不可误服清凉，然世俗之专事内科者，尚多不识此中分量，能不轻病日重，重病日危耶？

再诊：表解热退，外形亦得收束，针溃脓多，胸膈开畅。脉尚弦数，舌边红绛，中有黄苔，再宜清泄开宣，当可日以就范。川石斛三钱、白茯苓三钱、制半夏钱半、象贝三钱、楂肉炭二钱、丹皮钱半、焦山栀三钱、生牡蛎四钱、橘红八分、枳实五分、鲜竹茹二钱。

【平议】胸膈已开，而舌边色艳，乃始渐加清凉之药，此即内科不易之定法。

又　气滞痰凝，久结少阳之络，坚肿日巨，渐觉隐痛，脉小且涩，舌色皖白，此寒痰停滞，少阳疽也。根蒂颇深，未易速效，法当温化，缓以图之。川桂枝八分（整段者佳）、西羌活一钱、制南星二钱、法制香附二钱、姜半夏三钱、川甘松一钱、炮姜五分、生远志肉三钱、陈枳实八分、旋覆花三钱（包）、橘红八分、陈海蜇一两（漂淡）。

【平议】此寒痰入络，日久凝结之证，脉舌如是，则不杂肝胆木火，而具有阴寒见证者，斯乃可以温煦化痰从事，然根深蒂固，收效良难。远志温而开痰，甘松芳香入络，虽似新奇，亦极确当。

再诊：温络化痰，效力甚鲜，虽隐痛稍松，而坚硬如故，脉则稍滑，证情胶固，仍宜温经软坚。

前方去旋覆、海蜇，以猺桂四分易桂枝，干姜易炮姜，加毛鹿角七分，海藻昆布各二钱，生牡蛎、生鳖甲各四钱，橘络八分，青橘叶二片。

【平议】温经通络之后，痛势已减，而形色未动，此非药物之无灵，实由病根之蟠踞，自当踵事增华，渐加温升软坚，而以橘叶宣达肝胆之郁，又是引经良法，至不可少。后以是方稍稍出入，连诊七八次，遂以全瘳，方多不赘。　寿颐按：此本顽证，坚硬异常，已几如石疽之不易着手，但所以比石疽稍轻一筹者，彼必有情怀悒郁多年，属于脏病，即病发亦不在数月之间，所以必无痊愈之望，此则仅属痰凝，尚非内伤不足，可以一例等视，则选药得当，亦能渐底成功，特非可责效于旬月者耳。

上　石　疽

石疽、坚硬如石，初起不过小小缺垒，而不痛不痒，按之亦不知不觉，病者亦不自以为重症，实则其根最深，必有情志不怡，有年久郁，肝胆相火暗燔，灼烁本经隧络，血液不利，凝结而成。所发之证，向来分为三部，上者则在两颧及耳前后，亦或结在鬓角；中者则在两腋两胁，或前或后；下者则结于腰肋季胁。地位虽殊，而无不属于足厥阴、少阳两经分野，病

情源委，一望可知，故虽形势未巨，已是消散不易，其稍巨者，则虽用药得法，亦只带病延年，若至自溃，则皆有水无脓，痛且甚炽，亦或直流鲜血，斯天年近矣。且虽曰溃腐，而坚硬如故，中则嵌空如岩石，仍不稍软，固亦与乳岩同一情景，不过部位有别，命名稍殊，究竟岩耶石耶？是同是异？顾名思义，盖亦可想而知矣。

朱氏《杏花庐医案》 阴液素薄，木火不藏，灼炼痰涎，凝结少阳之络，块坚不动，起已经年。近更烦劳，形势益巨，其痛浸甚，是属右疽。根据已深，本非易治，脉弦劲大，尺沉少神。肝胆炎盛，上凌方猛。舌苔甚滑，几至光红，津液大亏，不任消克，所喜胃纳尚好，消谷未疲，不妨填养真阴，涵肝清润，如能稍衰其焰，犹可免冀扶持。大元地六钱、生鳖甲四钱、羚羊角尖五分（水磨浓汁冲）、生石决明六钱、生牡蛎八钱、炒山萸肉四钱、川贝、象贝各三钱、广郁金二钱、全瓜蒌五钱、漂淡昆布四钱、毛橘红五分、青橘叶二片、橘络一钱、枣仁泥四钱。

【平议】水亏之甚，木火乃张，凡外疡痛炽者，最多相火肆虐。脉舌如是，已几几乎有阳无阴，根底空虚，岂仅却病为难，即欲暂与维持，亦复谈何容易！惟胃气未疲，则后天尚好，生机一线，赖有此耳。则虽外疡肿势已甚，亦当滋水清肝，双管齐下，此非实火诸疡，忌投滋补，虑其助桀者可比。所谓缓急之间，贵有权变，不可以寻常理法一概论者也。其次则化痰宣郁通络软坚，虽题上不可不敷衍一笔，然只以作佐使之用。盖此时之吃重处，原不在乎坚肿之能散不能散，而惟视真阴之能支不能支。苟其阴津留得一分，即所以抵制五志之火，使其退得一步，便是带病延龄上策。若仍作普通疮疡治法，专欲以消削化肿为能事，则落陷井而又下之以石矣。

复诊：柔肝益肾，痛势骤松，神情渐振，脉象稍稍柔和，尺沉亦复有起色。舌犹红滑，阴液久匮，恢复原非旦夕之功，仍须根本滋填，希冀润枯泽槁，更必情怀恬淡，庶几带病延年。

前方去橘红，加杞子三钱、潼蒺藜三钱、砂仁壳四分。

又 右颧上名疽，延经三载，溃亦年余，颊车不利，又复两阅寒暑。迩日痛势较剧，流水较多。脉左弦右数，舌色红绛，亦复无苔。本由悒郁情怀，肝木失其条达，五志生火，灼液成痰，胶结经俞，根深蒂固，骨节渐壅，不通则痛，此两颊拘急之所由来也。今当木旺春深，阳邪得其援系，外内相应，其势更张。耳胀头疼，眩晕不寐，诸证接踵层叠而来，无一非风木相火交煽恣肆。有年痼疾，本非无情草本所易起此沉疴，但病势日张，治标为急，必须养阳滋液，柔木息风，并擘分驰，双管齐下。羚羊角（磨冲）四分、明天麻五钱、生牡蛎八钱、生苍龙齿三钱、生白芍三钱、生元武版八钱、女贞子三钱、兔丝饼四钱、山萸肉三钱、枣仁三钱、辰茯神二钱、骨碎补六分、广郁金二钱、牛膝二钱。

复诊：沉潜重降，诸恙稍安，胃气得甦，是当踵步。

前方加大生地五钱、甘杞子四钱

【平议】石疽自溃，本无可治之理，但既已日久而不致流血翻花，尚未至弥留欲绝之候，调养得宜，尽可扶持岁月，所谓尽人事以迎天庥[1]，亦胡可不为之援？俾得减少几分痛

---

[1] 天庥（休 qiū） 谓天赐之福祐也。庥，同休，旧指吉祥美好。《书·汤诰》："各守尔典，以承天休。"

苦，亦是仁人之用心也。

失　荣

失荣之证，部位多在耳前后及项侧，皆少阳经循行分野，其形则坚硬如石，日久不变，虽不能消，亦不遽溃，皆由情志郁结，凝痰积络而成。证情与石疽如出一辙。命名之义，盖谓气凝血滞，失于荣养，其实《内经》已有明文，谓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命曰脱营。又曰：贵时尊荣，贱时屈辱，心怀眷慕，病从内生，名曰脱荣。描摹热中人徼幸荣利，患得患失情状，所以情欲忿争，五志火发，煎熬津液，蒂固根深。故在恬淡情怀，幽闲旷逸之人，必无此等顽固恶疾。即在病起之后，系铃解铃，自求潇洒，则虽不能速求消退，亦尚可彼此相安，不致遽成不治，若徒欲乞灵于药石，抑亦末矣。

元墓董　失荣已溃，愈烂愈坚，不时渗流血水，脉形皆现虚象，是谓败证，但不可弃而不治。古人立和营散坚丸，最为洽妥，舍此别无他法矣。人参、熟地、当归、桔梗、升麻、茯苓、白芍、陈皮、昆布、红花、白术、川芎、川贝、海粉、甘草、香附。

为末，夏枯草膏泛丸。

【平议】此证既溃，只有和血养阴，扶持之法，惟在量其体质如何，与为进退，专守成方，安有效果可言？况市中升麻、川芎，必嫌升散，决非良法。既曰不时渗血，尤忌升腾，以此知疡科书中一定呆方，必无可用之理。

太仓陈　颈项痰核，推之不动，按之如石，失荣已成。石决明、新会皮、滑石、连翘、川贝。

【平议】是方未免不负责任。

江阴顾　证系失荣，由肝气郁结而成，消之不易，全凭耐养为安。甜葶苈、瓜蒌、川贝、杜苏子、澄香、橘叶。

复方：证似[1]轻松，仍以散坚开郁。青橘叶、通草、蒌仁霜、苏子、川石斛、钩藤、川贝、月石。

又丸方：毛沉香、白芍、茯苓、甜葶苈、川贝、橘红、天竹黄、海浮石、夏枯草、汤泛丸。

【平议】是证内服之方，本无一定不易之理。此案三方，和肝化痰，特其一端耳。但沉香、苏子，颇嫌其温燥，非可多服之药。蒌霜善通大便，不仅化痰，姑录之以见一斑。

朱阆僊先生《杏花庐医案》　失荣证起经年，块坚形巨，本由情志不舒，木火郁结，灼痰凝络而成。近更肝阳上乘，色红觉热，颇有自溃之虑。脉弦舌绛，阴液久虚，阳焰甚炽，亟宜清肝抑火，滋液救焚。羚羊角尖（水磨浓汁冲药）五分、鲜生地四钱、川象贝各二钱、生牡蛎八钱、生龟版、生鳖甲各五钱、陈胆星一钱、元参、海藻、昆布各二钱、丹皮钱半、制半夏钱半、焦栀子、大白芍各三钱、陈海蜇一两（漂淡）、鲜乌芋四枚（洗打碎），二味合前三甲，先煎汤代水煎药。

【平议】是证本由郁火而成，然非阳发，色多不红，甚有溃腐而不发热转红者。惟此证肿处转红，而脉舌如是，皆属肝胆阳邪，虽似气火有余，实即真阴之匮，所谓水不胜火者是也。故于清肝抑火之中，必兼用鳖甲、牡蛎、玄武等滋填以顾其本。惟病势至此，已造极中

---

〔1〕似　原作"以"，据《外证医案汇编》改。

之极，药虽有理，亦只尽人力之所能为者而已，非可必其有功者。朱氏师门，素以疡科著称，寿颐侍坐三年，此等顽证，所见实是不鲜，然症情最凶，人定亦必不能胜天。兹以无甚实验可言，亦不多录，以省繁冗。

瘰　疬

瘰疬之发，必非一枚，名之曰瘰，盖已有次第发生之义。《礼记·月令》：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注：历，犹次也，是也。近人谓之瘰疬，则言其累累不穷耳。惟古人谓之鼠瘘，瘘之言屡，其义可知；而又谓之鼠，颇难索解。自唐以后，皆谓人食鼠食之余而生此疾，其理殊不可知。近人归安莫枚士《研经言》读鼠为窜，谓即言其走窜之义，最为确论。盖此症随经走窜，层累而生，洵有至理。然后知向之认为人食鼠食者，真是向壁虚构，不值识者一哂。吾国医学鄙陋至此，可胜浩叹！寿颐按：鼠之为窜，考诸古书，尚未见有通假之明征，仅有《汉书·蒯通传》"奉头鼠窜"一语可证。鼠本善窜，而鼠窜声音相近，自有通假之理，莫氏此说，不为无本。（详见拙稿《医论选》第四卷）

陈学三治案　江宁彭　瘰疬有风热痰三毒之异，与结核寒热有殊，其证多生于颈项胸腋之间，形名虽异，总不外恚忿郁热所致。遇怒胀甚，名曰气疬，宜息气调理。今见增寒壮热，咽项强痛，结肿不消，宜散肿溃坚汤加减主之。京山棱、昆布、当归、白芍、连翘、软柴胡、海藻、甘草、黄芩、花粉、左牡蛎。

阳湖赵惠甫评　此方用海藻、甘草之反，古人立方，每每有之。甘遂、甘草取其反者，可攻蟠踞内之坚痰。甘草、海藻取其反者，攻其凝外之坚痰也。如人参、五灵取其相反，正虚血凝，五灵遇人参，其攻瘀之力更速，瘀去正安，恐正气不接，故赖人参之力续之。古人用药如用兵，此激将法也。激其怒烈性起，万军坚垒中，打其窟穴，斩旗枭帅，立建奇功，何惧坚硬不消？此东垣散肿溃坚古方加减。能静注。

【平议】瘰疬实即结痰，而学三偏谓与结核有殊者，盖彼是暴病，而内无根柢，则为易治；此是久病，且根于内证，则为难疗。且彼之结，止有其一，而此则累累如贯珠，所以未成已不易消，而溃后亦不易敛。陈虽谓有风热痰三者之异，其实尚止是痰热二者互相联结，时为进退，亦不系乎外之风邪也。"恚怒郁热"四字，确是病源情志所结，尤其难医。惟亦有因于禀赋素弱，阴不涵阳，凝痰结络者，虽无郁火，而体质柔脆，亦非易治。若果因六郁所致，则每一动怒，势必加剧。古人虽以气疬定名，实则气动特其一端，而无不兼痰热两层者。此案再加寒热，并有咽痛项强，则又感受新邪，外风内火，交互肆虐，尤其汹涌。治法宜注重于抑降气火，而稍参辛凉，以泄散在外之畏寒。方用东垣成法，尚嫌呆笨不灵。且柴胡温升，于咽痛一症，更恐有弊。余皆失之笼统浮泛，未为尽美。赵评谓海藻、甘草相反而并用之，取其激动，仍是前人之成说，实亦无甚作用。寿颐每谓本草十八反一说，未可尽信，此非《本草经》、《名医别录》之所有，可见为此说者，尚在六朝以后，恐是臆说，徒以束缚学子之性灵，非药物学之上乘禅也。

又　张墓陆　外体虽丰，内本不足。颈项结肿，近加膝胫痠楚，正合肥人多痰之论。痰盛而气必虚，风邪易凑，搏于肝经，肝主筋，故令筋缩而肿，初如豆粒，后若梅李，连续不一，成为串疬。药虽旦夕取效，拟清肝化痰以消息之。青橘叶、牡蛎、秦艽、茺蔚子、刺蒺藜、天竹黄、川贝、丹参。

赵惠甫评：疬有三，曰痰疬，曰瘰疬，曰筋疬。筋疬为肝木不舒，此名筋疬。　能静。

接服方　钩藤、橘皮、八角茶、橘叶、川贝、秦艽、桑椹子、续断。

【平议】既患疬疡，而加膝胫瘦楚，岂非阴虚明证。案语风邪，殊为蛇足。方用刺蒺藜，风燥适以伤阴，何如易以沙苑子为佳。次方八角茶，不识何物。赵评必以此筋缩而谓之筋疬，寿颐以为颈项本是多筋之部，《灵枢·经筋》篇具有明文，凡是疬疡，随经连续，何一非经筋之病？古人筋疬之称，本是总名，赵氏三者之分，大为不妥。即痰疬、瘰疬，亦何一非笼统之总名？不如学三以"肝主筋"三字浑浑言之，尚为妥惬。

高邮缪　项颈结核，沿窜胸胁之间，累累相连，没此起彼，欵而复溃。此乃肾阴亏，肝阳易动，致令脾土受侮，饮食渐少，宜调养性情，抑肝扶土，慢期奏效，若专于消克，必致虚怯矣。党参、川贝、牡蛎、谷芽、沙蒺藜、橘白、料豆、石斛、黄芪。

【平议】疬疡虚证最多，培补亦是恒法，但橘白、料豆皆是废物，此种恶习，皆叶天士开之，而吴人无识，相率效尤，反以极贱弃材，视为妙品，甚可嗤也。

又　嘉兴谭　疬破经久不欵，气血亏弱可知。理应益补，但胸间又见结肿，虚痰滋蔓，延久难图，当益补化痰兼治，庶溃者欵而肿者消矣。半夏、橘白、石斛、甘草、竹茹、参须、麦冬、党参、枇杷。

【平议】于滋补之中，参以化痰宣络，犹为稳惬。

唯亭王氏　疬串破久不愈，经止五月，潮热脉数，此属血海空虚。丹溪谓瘰疬属胆，有相火，而且气多血少，妇人见此尤忌，若月事以时下，寒热不作者，方保无虞。若变潮热，其症危矣。今拟滋养厥阴，以冀热退经至为愈。鸡血炒丹参、茺蔚子、银柴胡、白归身、酒炒白芍药、地骨皮、金石斛、天竹黄、川贝、紫菜。

【平议】疬疡成劳最多，此人经停潮热而脉数，怯危已成，恐无可愈之理。鸡血炒丹参，怪僻以炫新奇，亦踵叶老之恶习，后学切不可效此丑态。

苏州李氏　素患痰疬，有溃有不溃，总属虚症。今见寒热食减，经信久睽[1]，足三阴并亏，耐养方得延年。生地、元参、地骨皮、夏枯草、钩藤、土贝、丹皮、石决明、茅根。

【平议】痰疬日久而见虚证，自必以补阴为主。然苟其脾胃不强，即不当专用阴药，过于清凉，必令胃减便溏，适以速其危殆。此案明言食减，而尚是生地、元参、茅根、地骨等一路寒凉，并无醒胃助运者一二味以为之斡旋，利少害多，大不可训。

又　德清袁　耳下子母瘰疬，串至缺盆，推之动，按之有根，属手足少阳二经所发，证在阴分，又见潮热咳嗽，恐成劳怯。北沙参、茯苓、瓜蒌皮、元参、昆布、牡蛎、甜杏仁、稽豆、地骨皮、橘皮。

【平议】子母疬，乃疬疡累累，大小不一之名称。案语阴分之阴字，疑阳字之误。既曰两少阳经，即不可以为属阴矣。药物偏阴与上案同一大蔽。既谓恐成劳怯，而更以纯阴无阳之药滋长其阴凝之气，那不食少便溏，催其速归阴府耶？学三于此，终是未达一间。

朱阆僊先生《杏花庐医案》　真阴不足，生热生痰，肝胆之气，郁结不宣，凝聚少阳之络，发为痰疬，左右已成四五处。证延数月，脉数而弦，舌苔白垢，证实脉实，木焰方张，宜先柔肝宣络。生牡蛎、生石决明、广郁金、杏仁、瓜蒌仁、象贝母、生远志肉、制香附、昆布、广木香、生白芍、醋炒柴胡五分。

---

〔1〕睽(kuí 葵)　乖错；违背。《玉篇》："睽，乖也。"

【平议】此证情尚实，而体质未愈之治法，故杏仁、蒌仁，不嫌其滑泄，而象贝、白芍，不畏其阴寒。

复方：前药约服十许剂，溃者脓流渐少，新肌已露，肿者形块稍束，疼痛亦轻，脉伏较和，胃纳亦可，仍宜踵步，稍参滋阴。

前方去柴胡、石决、蒌仁，加生鳖甲、制半夏、丹皮、茯苓、大生地。

【平议】柴胡虽曰疏通肝气，究嫌升阳，非可久服之品。蒌仁滑泄，亦不可过剂。前药既效，则木火之标病稍戢，而根本之阴虚宜顾，加减之间，颇有意味，皆与率尔操觚者不同。

又　肝木不舒，风阳旋扰，痰疬日久，眩晕频仍，口渴眼花，无往而非水不涵木之病。脉弦大而浮，重按不足，阳升太过，肾肝无摄纳之权，所喜胃纳未衰，滋填堪受，是宜养阴以固根本，潜阳以熄内风，而化痰软坚，清肝泄热，亦当兼筹并顾，庶几不即不离。明天麻四钱、生苍龙齿二钱、生牡蛎八钱、丹皮钱半、甘菊花钱半、霜桑叶二钱、大原地四钱、生鳖甲四钱、生白芍三钱、潼蒺藜三钱、制半夏二钱、象贝母三钱、知母二钱、另雪羹汤同方中介石三味煎汤代水。

【平议】案语字字切实，药物处处得力，智珠在握，左右咸宜，目送手挥，能事毕矣。

又　气滞不宣，浊痰凝络，瘰疬块坚，日久不痛，脉不流利，舌苔白晦，阳和不布，是宜温经软坚。制香附二钱、炒柴胡五分、淡干姜四钱、广木香八分、制半夏三钱、新会皮钱半、白芥子（勿打）一钱、生牡蛎六钱、漂淡海藻二钱、生远志肉三钱、制南星二钱另，丝瓜络二钱、姜炒竹茹钱半、海带菜一两，洗净煎汤代水。

【平议】此寒痰凝结之证，与其它挟肝胆之火者不同，舌苔白腻而晦黯，是其明证。故宜温运，亦是消肿之一法，惟其块必坚硬如石而自不痛者乃宜，若在三冬，即麻黄、鹿角亦可并用。若已知痛，或按之而亦痛者，慎不可葫芦依样，恐有流弊。

复诊：温经软坚，连服七八次，其块较软，前法既效，无庸更张。

前方去柴胡，以生姜渣易干姜，加红花一钱五分，当归二钱，炙甲片一钱五分，炙皂荚刺一钱，连服十余剂而全消。

【平议】前法既效，自当踵行进步，但温药治肿疡，究不能有恃无恐，故以生姜打去汁，止用其渣，以代干姜，较为稳妥，且生姜性散善行，与干姜之守中，亦微有不同，格物之理，医家必不可不知。而又加活血之红花、当归，宣通之甲片、角刺，皆入络窜利之要药。世人知甲片、皂刺，为肿疡催溃之利剂，不知阳发得之，则易成溃，阴发得之，亦能消散。盖同是透达之作用，而病情之浅深有别，则在彼而可以速其溃者，此必不能成溃，而适以退消，此中几微疑似之分，自有可以研究之价值也。

又　重台疬延今数载，累累不一，块坚如石，磊落错综，蒂固根深，销磨不易，所喜尚不觉痛，犹未酿脓。脉左弦滑而右小弱，舌白薄腻。此肝胆木郁不疏，脾土首承其弊，饮食津液凝聚结痰，随络而痺，法应扶土疏肝，温通经隧，虽难根株尽刈，或可稍减危机，希冀病势不加，免滋变幻，是为延龄上策。炒贡潞、焦冬术、生鸡内金、生牡蛎、制南星、制半夏、生石决明、制香附、淡干姜、新会皮、生远志肉、橘叶、橘络、陈海蜇一两许（浸淡先煎）。

复诊：前方连服二十余剂，胃纳差加，形块稍觉柔和，脉尚左弦，舌薄白少津，真液久伤，木郁不达，进参滋液，缓以图之。即以前方加：大原地、山萸肉、淮山药、白芍、五味、木

香、乌药、杞子、沙苑、藏红花、当归、川象贝、紫背天葵等，内以牡蛎生研澄粉，芍生研蹲鸱[1]二倍于药分量，另以生鳖甲、生龟版、漂淡陈海蜇，煎浓汁泛丸常服。

【平议】重台病者，形块高低不齐，层累叠起，故有此名，顽固之尤，盖亦石疽、乳岩之属，本无轻愈之法，但尚未作痛，犹可补脾柔肝，化痰宣络，温经行气，冀得少减一二。丸方参以滋液，标本两顾，尤为兼到，所谓尽人事以迓天庥[2]，能得带病延年，已是无上妙策。惟就选用诸药言之，亦是应有尽有，无不周到，医家之力所能及者，止此而已。

余听鸿诊疗案汇编[3]自附治案　琴川东乡周姓农妇，早寡无嗣，有田亩四亩，夫兄争之不休，忧郁时或赫晓痛，项侧两旁起核坚硬。就诊于余，曰：忧愁气闭不行，思则气结，忿怒则肝火上犯，久则失荣，马刀成后不治矣。幸经水极少未绝，犹可挽回。余劝其将田亩让于夫兄，勿因此多累也，纺织亦可度日。惜贫病相连，无资服药，余劝伊无事行坐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可解愁绪，而绝忿争之念，使肝气条达，虚火不升，而可苟延岁月。以鲜芋虎切片晒干二斤，川贝母二两，姜半夏三两，共为细末，用淡海藻二两，昆布三两，煎汁泛丸，临卧用雪羹汤煎汁送下三钱，再用归脾汤原方，倍木香，加柴胡、白芍，三天服一剂。经三月余，项块消软，胁痛止，经水依时，诸恙霍然。后送余紫花小布一疋，因其诚，笑而受之。若不劝其让产念佛，终日扰嚷不已，未必不死于郁证也。

【平议】失荣、石疽，总因忧郁忿怒而生，日久必不可治。此案劝以让田念佛，以除忿恚根株，最得系铃解铃上乘，为愚夫愚妇设法，苟非念佛，必无第二养心良策，不可以为卑鄙而忽之。煎丸二方，尚是通套，未能中肯。且川贝究不如象贝之惠而不费，胡不加玄胡、牡蛎粉以辅之？煎方中必用柴胡，尚是误认此物为疏肝良药，实则升清发扬，此证终宜潜降，非惟无益，并恐有害。然竟以克奏肤功者，恚怒已解，心旷神怡，即不服药，亦可去病。寿颐于此极佩余氏善为庸人说法，真可使顽石点头，若以药力言之，则大醇小疵，亦决不敢阿私所好。

又自录一案　横泾有黄姓妇，因其夫私有外遇，不顾家事，有儿女各一，男六岁，女三岁，夫妻反目，抄扰不休。气郁日久，左项坚硬，脘痞胁痛，呕吐腹痛，经阻三月，医皆疑为妊。后就余诊之，按脉坚硬而涩，面色青黯无华，岂有妊娠之理？后细述家务，知气血久郁，且将延变内热咳嗽，不能治矣。问其夫偕来否？曰：在寺前买物，使之先来，停刻即至也。迨其夫来，余曰：证由郁内伤肝，非妊娠，干血劳也，难治矣。而其夫面色徬徨，尚有不忍之心。余曰：若能依我三事，尚能挽回，若不能依，无返魂术也。其夫问故，余曰：一要三月不能出外，在家代其劳；二要顺其性，倘有加怒，不可违拗；三要殷勤侍汤药，调理饮食寒暖，如能依此，一方可痊。其夫一一遵之。早服归脾丸三钱，晚服逍遥丸三钱，再用归芍六君汤加二陈、香附、柴胡，一月服十剂，用海蜇、紫菜等作羹食，调理三月余，项间肿硬已消，月事以时下，夫妻和好如初。后又偕至余寓，拟一膏方，余见之欣喜。所以为医者，团人骨肉，口边功德，不可不积也。若七情郁症，不顺其性，十难愈一二耳。

【平议】此案亦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之妙。然凡用逍遥，作为疏肝解郁，亦已足尽其长，而又必以汤饮之柴胡复之，终是薛立斋囫囵吞枣之恶习，非真能知柴胡力量者。

---

〔1〕蹲鸱(chī)　芋艿的别名，见《史记·货殖传》。

〔2〕尽人事以迓(yà)天庥(xiū)　迓，迎接。庥，荫庇；保佑。天庥，上天的保佑。全句意为尽到人为的努力，以求得上天的保佑。意为争取较好的预后。

咽喉口舌唇齿诸证

咽喉口舌诸病，虚实寒热，外因内因，症状不一。以病理言之，皆属内科，纵其红肿腐化，亦必以内证理法主治。而今之号为内科专家者，或且对此各症瞠目而不知所措，亦可谓医界中之怪象。良以此类病证，非兼用末药外治不为功。其甚者，尤必施以手术，针刺洗涤，皆不可少。惟今之内科，只知有一纸药方，便谓能事已足，于普通应用之丸散辅佐诸法，一概视为分外之事，几与内科大方脉专家毫不相涉，又奚论乎手术治疗？则对此种种各病，束手无策，遂谓非吾内科大方脉家所能治，得毋可哂？究竟形形色色，变化离奇，苟非于病理中确知源委，富有阅历，断无以胜任而愉快。爰采喉舌口齿诸病之验案，汇集成编，以与吾同学共研究之，而兼煎、外之应用各法，咸附录焉，要亦治大方科家必需之正鹄。但此类病状，世所多有，不佞随朱业师遊时，所见已夥，即临证三十年，亦几于无日无之，见症治症，了无奇特，所有方案，重叠复累，无足存者。兹辑是编，为初学计，姑就余听鸿所辑陈学三成案，每证各录一二则，以备涯略，並采孟英案以立之范，而不佞治验之无足轻重者，概不多及，以省诒痴[1]之诮。盖症状虽异，病理且大略相似，所录诸法，尚多有叠床架屋者，学者果能会而通之，触类而申之，自可举一反三，正无事屑屑于别类分门，徒多繁琐者也。

余听鸿辑《外症医案》第二卷咽喉门　青浦毛　咳嗽微寒热，音哑喉痛，证属风热伏肺，法宜凉散。牛蒡子、前胡、薄荷、杏仁、芦根、山豆根、象贝、元参、甘草。

【平议】此青浦陈氏学三治案也。余氏选本，凡某姓之上系以地名者，皆是陈案。是证外有寒束，而肺气窒塞，案语虽曰风热，然有畏寒，且后声哑，宜开展，不宜遏抑，荆、蒡、薄荷是矣。芦根、元参、山豆根，太嫌寒润，恐有冰伏之弊，岂舌色已先红耶？陈氏案例不及舌苔，大是阙典。议加木蝴蝶、胡大海，庶其展肺开音。虽是感冒咽痛之轻恙，录之以备初学入手先基，不可以平淡而忽之。

又同卷　唐栖姚　咳嗽咽痛，风痰闭肺。山豆根、薄荷、元参、黄芩、紫苏叶、杏仁、橘红、姜汁。

【平议】此方未允，如是风寒，玄参、豆根，寒凉必非所宜；若为风热，则苏叶、姜汁，尤其矛盾。

又同卷　横泾王　风痰结聚，咽嗌肿绕于外，喉间白粒，形如瑞雪，名曰肺花疮，治宜清理肺热。羚羊角、连翘、花粉、牛蒡子、荆芥、薄荷、桔梗、甘草。

【平议】喉内白腐点点，而项外缠肿，痰热甚矣。方有羚角，可知火炎必厉，而终不肯一言舌色，是其一蔽。且无痰药，则不能捷效。议加大贝、竹黄、射干、牛膝。又无外治药，亦是缺憾。名曰肺花疮，则疡科家多立名义之恶习耳。

又同卷　本城易　肺胃郁热，积久生痰，外受风邪，窒塞会厌，哑不能言，痛楚异常，渐渐牙关紧急，证属至险，风波莫测，且先通关，方能下药。牛蒡子、射干、山豆根、防风、荆芥、瓜蒌仁、薄荷、苦杏仁、连翘、竹沥。

震泽陶　风火相搏，咽喉卒然肿塞，痰涎上壅，声如拽锯，脉来洪数，名曰紧喉风，非肺

---

〔1〕诒(líng)痴　诒，叫卖。诒痴，又作诒痴符。指本无才学，又好夸耀于人，适成为献丑的标志。语见《颜氏家训》。

绝喉痹也。洪抵结者开之，郁者发之之义。大力子、连翘、防风、薄荷、甘草、青竹叶、桔梗、枳壳、荆芥。

【平议】是证来势汹涌，肿塞迅速，仅恃煎方，不能有效，须先用稀涎散搅去痰涎，其肿稍缓，再刺喉旁肿处，使出恶血以泄其毒，后用末药内外交治。山雷于光绪中，治一女孩患此症，喉舌俱肿，呼吸喘急，欲刺其喉，而肿塞无隙，不可著手，与以牙皂、明矾末约一钱许，嘱其调灌，如能痰吐肿宽再商。乃后不再来，以为不起矣。阅年余，有人述此儿得末药，大吐而愈，竟未一饮汤剂，亦一奇也。

又同卷　余听鸿自述治案　喉证之始，苦寒之剂当慎。喉证在急，刀针不可不用。余同乡某宦使女喉痛，疡医进以苦寒直降，猝然寒热止，喉肿秘塞不通。又以土牛膝汁等灌之，更不得入，饮不能入，言不能出，喉中痰鸣，已一日夜。是日邀余诊之，细视喉四围胀肿，无隙可通呼吸；与其饮，摇手而已，问其语，点首而已，呼吸不爽，药不得入，无法可施。余即将喉铍露锋一分半许，刺其两旁肿处十余刺，出其毒血，再用棉条（妇女纺纱用之棉条），用筷两只，将棉头夹住，卷紧筷上，用冷水湿软拭去恶血，再将筷连湿棉条卷紧，探其喉作哕，吐出胶痰半碗，再刺再探吐，共刺二十余刀，探吐三次，共呕吐血痰一碗，以凉水漱口，涤去血，饮以淡盐汤，即可下，言语亦可出，肿亦渐消。此乃肿闭痰塞，若不动刀针探吐血痰，挨延半日，呼吸不通，痰涎壅塞，岂有生理？喉科多针，断不可缺，专恃汤药，点滴不入，无所用耳。

【平议】此刺以泄毒之实验，但未及末药，尚是缺点。

又同卷　南翔鲍　心脾实火，被外寒所遏。痰涎壅塞，咽喉作痛，音哑言謇，舌出不收，时时搅动，常欲以手扪之，名为弄舌喉风。外用针刺少商，内以清咽利膈为主。连翘、薄荷、元参、大黄、防风、黄芩、黄连、芒硝、山栀、银花、牛蒡、桔梗、荆芥、甘草，此凉膈散加味。

【平议】是证脾胃痰热，用凉膈散加味甚合。但不言脉舌，未易学步。既有音哑，亦须兼顾，且无痰药，殊未周到。

《孟英案初集》二卷　段春木之室烂喉，内外科治之束手。姚雪蕉孝廉荐孟英视之，骨瘦如柴，肌热如烙，韧痰阻于咽喉，不能咯吐，须以纸帛搅而曳之。患处红肿白腐，龈舌皆糜，米饮不沾。汛事非时而至。按其脉左细数右弦滑。曰：此阴亏之体，伏火之病，失于清降，扰及于营。先以犀角地黄汤清营分，而调妄行之血，续与白虎汤加西洋参等，肃气道而泻燎原之火，外用锡类散扫痰腐而消恶毒，继投甘润药酬余热而充津液，日以向安，月余而起。

【平议】此证一团毒火，势已燎原，不独喉腐，龈舌皆糜，汛至非期而肌肤如烙，瘦人津液几何，行且涸尽，左脉细数，阴竭有证；右脉弦滑，里热确凿。苟非大剂犀、羚、鲜地、鲜斛、石膏等，奚能有济？凡咽喉痛腐者，无不韧痰粘滞，咯吐不出，此必以硼酸泡水（西法常用之物），俟凉捲棉花蘸水搅而洗之，痰腐洗清，即掺末药。锡类散固佳，不如山雷加减一方，喉舌龈齿诸证，百试百应（方已附入《医案平议》一之七卷痧麻门。）但煎方中亦须加以痰药耳。此案所称犀角、地黄、白虎、洋参等，止是撮举大意，並非全方，读者须知隅反。

又同卷　潘洪畴托儿医为其仲郎春波所出之孙种痘，下苗三日即咽痛，医与升散药，发热斑烂，七朝而夭。春波及其弟祥衍，皆染其病。春波之证，顾听泉治而愈矣。祥衍之恙，咽喉烂至于舌，胸膈痞塞不通，牙关紧塞，小溲淋痛，口流紫黑血块，人皆谓其脏腑烂焉。孟英视之曰：恶血毒涎，正欲其出。吹以锡类散，用碗承其口，流出涎血甚多，咽喉牙坏胸膈皆得渐舒，投以犀角地黄汤，加元参、银花、童便、藕汁、竹黄、花粉、贝母、石菖蒲之类，渐以向

安，继与生津填补而痊。

【平议】种痘一法，本以人力代天工，未始非斡旋之妙用，但下苗后既有咽痛，毒焰上升，已是险候（痘科书有锁喉一证，极多败坏，不易挽救，）料想其时，必兼有其它郁热症状，乃专科尚用升散煽发之，所以为祸如是。此非大剂沃焦救焚，不能救此危险，非寻常烂喉皆须以此为治。孟英案同卷，更有吴雨峰明府家种痘发热咽痛一案，为专科升透所误，有旁批曰：痘疹一门，以护咽为第一要义，一见喉痛，即急清降，大忌升提，何专科而不知耶云云。山雷案：此评亦为毒焰炽盛者而言，清降必不可缓，误与升透，自必变本加厉。如其咽痛不盛，别无毒火症状，而或痘疹未达，肺气未展，则辛凉轻疏之法，如牛蒡、荆芥，亦所必需，过授寒凉，又且肇祸，此则相体裁衣，非一言之所可尽矣。

又《续集》四卷　陈书伯庶母，喉糜而头偏左痛，心悸欲呕，壮热烦躁，脉弦细数。孟英曰：此兼阴亏风动也。初以犀、羚、元参、菊花、丹参、栀子、桑叶、马勃投之，外吹锡类散，咽愈热退。续用二至、二冬、生地、石英、苁蓉、龟版、茯苓，滋阴潜阳而瘳。

原书于续用二冬、二至之旁，有评语曰：善后之法，非此则细数之脉，何以能复？

【平议】此证壮热，头痛偏左，而又烦躁，肝胆阳升，已有明证。用药如是，舌质红绛，当亦可知。而脉偏弦细，且兼心悸，确是阴亏。其又曰风动者，以为肝旺而风自升，实则气冲有余，所以欲呕，方中可加潜镇化痰之药。

又同卷　徐氏妇，怀妊患痢，医投温补，胸腹痛极，昏厥咽糜，水饮碍下。孟英诊之，脉洪数，舌绛燥。亟吹锡类散，灌以犀角、元参、海蜇、茹、贝、栀、苑、知、斛、山豆根、射干、银花、楝实诸药，胎下已朽，咽腹随愈，续用甘凉清热存津调之。

【平议】痢为滞下，本是湿热积滞，多属实症，法当清而通之，不得以其妊而多所顾忌。最不可补，何有于温，庸手悖谬，乃至蕴热上炎，不通则痛，亦固其所。咽腐昏厥，其势甚剧，而脉舌又如是，法当大剂清凉，尚属易知。惟孟英善于肃降，肺胃并治，宜乎清肃下行，朽胎自去，方无攻破之药，而病机桴应如是之捷，学者须知注意，庶乎智珠在握，触类可通。

又《续集》六卷　许安卿患咽痛，疡科黄秀元连与升散之药，延及龈肿，牙关不开，舌不出齿，自汗脉涩，绝谷濒危。其族兄辛泉，逆孟英往勘，即洗去满颈敷药，而以菊叶打涂，吹以锡类散，煎犀、羚、元参、射干、马勃、栀、贝、山豆根等药灌之，数日而痊。

【平议】凡是咽痛，皆须肃降，反与升散，宁不燎原？此等治法，皆为药误助虐，其势已亟，救焚沃焦，惟赖大剂，始能中病，非凡是咽痛，皆当如是用药也。

又八卷　翁嘉顺于去年秋间，偶从梯半跌仆，初无所伤，旬日外陡发寒热，膝旁肿痛。外科汪某治之，溃后不能收功。另招许某疗之，识为伤络，应手渐效，翁极信服。然培补年余，虽纳食不减，而肌肉渐削，面色黧黑，步履蹇滞，且一旬半月之间，必患处疼肿，大发寒热，卧榻数日，始能强起，大费不赀，愈发愈剧。至冬间，咽糜龈腐，睛赤音嘶，乃恳孟英以决吉凶。按脉滑数，舌绛便艰，口臭溲少，蕴隆虫虫[1]。良由疡医仅知温托一法，既溃之后，更以温补收功善后，竟未察其体气病情，以致平时所有之湿热痰火，一齐关住。病犹自寻出路，寒热频作，而医者不识，妄指为虚，补及逾年，人财两瘠，真谚所云"将钱买憔悴"也。予元参、黄柏、知母、甘草、银花、花粉、绿豆、栀子、海蜇、皂荚，为大剂投之，外吹以锡类散，且令日啖梨、蕉、麒麟菜、柿饼等物。至五十日，诸恙悉蠲，体腴善步。

（1）　蕴隆虫虫　热色熏蒸的样子。《诗经·大雅·云汉》："旱既大甚，蕴隆虫虫。"

【平议】疡病溃后，本须清理，即有脓血去多，当以滋养者，亦惟轻清养阴，原无呆与温托之理。经蛮补日久，酿成是证，自宜清热解毒，与化痰啣进。观是案症情，与上数条，盖亦相近，而方中独无犀、羚，必有同中之异，但叙之尚未详尽耳。

又《续集》五卷　潘馥堂令爱患感，沈悦亭治之渐愈，惟咽阻无形，水谷碍下。孟英以竹叶石膏汤加紫菀、白前、旋覆花、枇杷叶，以清肺热而降肺气，果即帖然。

【平议】是症咽但阻塞而不痛，无非痰热互阻，肺失肃降而已。清肺化痰以顺其气，固孟英之最擅胜场也。

余听鸿辑《外症医案汇编》第二卷咽喉门　某　肾厥由背脊而升，发时手足厥冷，口吐涎沫，喉如刀刺。盖足少阴经脉，上循喉咙，挟舌本，浊阴上泛，必循经而至。仿许学士椒附意，通阳以泄浊阴耳。泡附子、淡干姜、川椒、胡芦巴、半夏、茯苓、姜汁泛丸。

阳湖赵能静原评：此方当留意，切勿囫囵看过。

【平议】咽痛固亦有虚寒之症，其状止觉干燥辣痛，色不红，亦不肿，唇舌皆淡，脉又细弱，两足冷，此阴虚于下，浮阳上激之候。山雷临证三十年，尝二三见之，授以养阴滋填诸物，加饭丸玉桂心五分至一钱另吞，一啜而愈。余氏选录此案，乃出于叶氏《指南》，竟用大剂温药，似乎不甚相合，且不言脉舌如何，并无第二诊以为确证，则是否有效，亦正难言。惟喉证固确有必用温药之一候，姑存是法，以备隅反。

《孟英案三编》一卷　孙位申陡患喉偏左痛，下及乳旁，神疲欲卧，动即凛寒。速孟英视之，脉弦细以软，苔薄白，曰：不渴痰多且韧，溺赤不饥，是暑湿内伏而肝郁不舒，且阴分素亏，复伤劳倦也。昔人之清暑益气汤，藿香正气丸，皆是成法，设误投之，悉为戈戟。幸病家深信不疑，旁无掣肘，予射干、兜铃、蒌壳、通草、滑石、竹茹、丝瓜络、冬瓜子、枇杷叶、荷杆，极轻清之药一剂，即吐胶痰数碗，汗出周身，喉痛较松，凛寒亦罢，而身痛微热，苔色转黄。去射干、兜铃，加栀子、豆卷，服之热退痛减。再去滑石、豆卷，加石斛、沙参、野蔷薇露投之，知饥啜粥，诸恙稍安，嗣用养阴充液而愈。

【平议】此证亦是陡然而起，牵引乳旁，则虽有凛寒，实非外感。既多韧痰，自然当从痰热着手。谓为热伏肝郁，即从乳旁引痛悟出。谓为暑湿，则病在湿令耳。此之见证，决想不到清暑益气，藿香正气等方上去，而案中无端援引及之，意者当时必有人主张用此药者。盖见其凛寒，而想及套方，粗工自当有此懵懂念头。然病应肃降，而反与温燥，为害又当奚若？孟英辨之而不详其义，盖亦难为俗人言耳。

黄醴泉治案　耐安少奶奶，喉梗白腐，时有形寒，风邪郁阻清空，先宜清凉撤表、参以化痰展肺。霜桑叶三钱、荆芥一钱、大力子二钱、大贝母二钱、橘红络各五分、薄荷叶四分、木蝴蝶八分。

再诊：喉痛较松，白腐亦退，昨夜汗泄频频，咽干觉渴而不引饮，腹笥自知有热，乃肝阳内忧，得食则腹中微痛，便通干结不多，小溲热注，是外邪化而内热显，真液素亏，踵昨意参和肝导赤，庶几将从府泄。射干六分、马勃六分、大贝母二钱、银花二钱、川楝子二钱、枳壳六分、六神曲钱半、焦山栀二钱、原枝金石斛二钱（先炒劈开先煎）、淡竹叶二钱、白茅根肉三钱、木通七分、玄参二钱、麻仁钱半。

三诊：喉梗递减，舌红亦淡，入夜咳嗽咽干，再以泄肝和阴。生紫菀钱半、白前二钱、大贝母二钱、银花二钱、黄射干四分、白芍钱半、丹皮钱半、川楝实钱半、橘核钱半、橘络七分、条芩钱半、竹茹二钱、原枝金钗斛三钱（劈开先煎）、北沙参钱半、木通七分、冬瓜子仁三钱

(打)、麻仁钱半。

翌日大解甚畅，小溲甚热，去麻仁、木通、丹皮，加海浮石、海金砂。

【平议】耐安即醴泉贤郎，其令正素禀清癯，山雷寓沪，曾屡见之。此案以真阴素亏之体，风热外束，肺气壅遏，上窍清窍，喉痛已见白腐，虽属轻证，须观其进药清灵，轻微淡远，虽甚平常，颇有斟酌，设或分量稍多，即虑病轻药重，柔脆禀赋，极易变幻。

醴泉案　王右　血虚肝强、阴火上恣、喉梗咽涸，腭关红点密布，是为喉癣，乃血液不足之征。胸痞脉涩，右手不起。当此春生时节，诸阳上扰，先以泄肝和液。元金斛四钱、竹茹二钱、川象贝各二钱、蛤壳一两、白茯神三钱、枳实八分、川楝子钱半、淮麦三钱、黑元参三钱、炒橘核钱半、丝瓜络二钱、黄射干四分。

复诊：经居两月，近日始通，阴泄于下，阳冒于上，喉癣乃发。投剂稍瘥，津液较润，守昨意和调木焰而顾阴营。原金石斛三钱、元参三钱、川楝子钱半、淮麦三钱、泽兰叶钱半、黄射干四分、象贝二钱、海浮石二钱、炒橘核钱半、小生地四钱、旋覆花二钱、茯苓三钱、竹茹二钱、(玫瑰二朵同炒)新绛屑八分。

【平议】喉癣发生，无一非阴火烁液肺燥之疴，治疗纵无近功，选药只有此路。惟脉涩而右且不起，此人肺气郁结甚矣。议加牛蒡、瓜蒌、芩、栀、兜铃、胡大海、木蝴蝶等味。

醴泉案　顾少奶奶　经后营阴不复，冲阳上逆，喉痺咳嗽气促，入夜灼热，舌根腻，宜和肝肺而镇冲逆。桑叶三钱、炒丹皮钱半、郁金钱半、川方通五分、紫石英三钱、淡秋石六分(同打)、川贝二钱、象贝三钱、杏仁三钱、花粉三钱、焦栀皮钱半、丝瓜络二钱、竹茹二钱、橘络、淡竹叶三钱。

再诊：潮热渐衰，喉咽较瘥，虚阳未尽潜藏，再和阴液以戢浮阳。原金斛三钱(劈开先煎)、炙鳖甲四钱、天花粉三钱、紫石英四钱、淡秋石四分同打、小生地五钱、炒白芍二钱、淡竹茹二钱、陈枳实八分同炒、炒丹皮钱半、焦栀皮钱半、射干四分、马勃五分。

【平议】经后而肝肾气冲，兼之喉痺，阴不涵阳，虚人本色，此必需以滋填善后者。先清肺热，渐参养阴，是为一定步骤，再有进步，即当从事于集灵膏、一贯煎矣。

张伯龙《雪雅堂医案》年届二八，情志萌动，所欲不遂，致令阴火内燔，五液耗损，虚阳升腾莫制，咽喉、口、鼻、耳、目诸清窍皆受其害。此藏阴真火如龙雷沸腾，非寒凉之药所能逆折，况乎草木无情，亦难补精血之久虚。考仲景治少阴咽痛，有猪肤汤，取其补肾阴而戢浮阳，近王孟英借治消渴等证，大有手眼，议仿其法行之。

【平议】此是情志郁抑，相火上炎，虽叙症不甚清晰，而病理灼然可知。既非凉药所能直折，又非草木无情可冀有功，伯龙此案，大有巧思。猪肉咸寒，本可谓是滋阴妙品，孟英用猪皮去油清燉，以治消渴，而此症此药，尤其针对，虽张氏未述以后效果，然此法自可独树一帜。盖此症尚未到真阴已竭地位，得此血肉有情，尚可希图挽救，与下文所录叶案，用此聊以解嘲者，当不可同日而语。

《余氏辑外科案》二卷咽喉门　东山孟　咽喉肿痛，形似蚕蛾，是肺胃风热，久延不愈，宜滋养清散，不可过凉遏抑。北沙参、花粉、杏仁、橘红、连翘、绿豆芽、川石斛。

【平议】乳蛾亦是疡科之俗名，以其有形高圆，状类乳头，而名之以乳；又以其腐处色白，有似蚕蛾，而名之曰蛾，似此名义，皆极可嗤，疡家之陋，足以令人喷饭(指头生疔而名曰蛇头疔，在爪甲两傍则曰蛇眼疔，在指节间曰蠼螋肚，手背痈则曰蟹壳、手心毒则曰托珠，曰托盘，足跟肿则曰牛程蹇，腰中丹疮则曰蛇缠腰，种种不堪、难以枚举)。此症肿势高

起，中必成脓，针之使溃，泄去脓血，洗涤清楚，加以末药，极易捷效。煎方则清肺胃，化痰解毒，了无余义，实是轻症，不足立案，姑录二则，以告初学。药用绿豆芽无谓，此吴医好奇，不足法也。

又同卷　吴江徐　双乳蛾，较单虽易，然寒热头痛，脉浮胸闷，防发烂喉痧。大力子、花粉、荆芥、茅根、前胡、苦杏仁、防风、桔梗、甘草。

【平议】双蛾较单蛾为重，疡科家有此成说。然此等症状最多，频年治疗，亦未见单发于一边较重也。山雷师门朱先生，亦无此说。但症是风热痰互阻肺胃，防风嫌温，不如桑叶、蒺藜，况既曰防为烂喉痧，则升散尤在所忌乎！

又同卷　黄山邹　喉痺多年，反复不全，当从肺胃清理，证可不复矣。北沙参、麦冬、橘白、官燕、瓜蒌霜、茯苓、川贝母，烊化青盐。

【平议】此是虚证，多年反复，实属损怯末传，已无可愈之望。惟此证此药，尚为相宜，可以苟且补苴，乃谓可不复发，未免欺人。痺者，闭也。喉痺正义，当属实火之证。虚证喉痛，皆不闭塞，理不当混用喉痺名义。惟疡科家恒以虚证名痺，而实症反不称痺，亦足见疡家学识之谫陋。且虚劳末传，此病最多，寿颐无以名之，名之曰阴虚喉痺，较为彼善于此。

又同卷　石门田　远年足疡，营卫两亏，阴涸于下，阳炽于上，以致咽喉痛痺，妨碍纳谷，咳嗽音哑，脉来细数，拟以润降清肃，后商固本。枇杷叶、竹茹、芦衣、甜杏仁、瓜蒌霜、石斛、苏子、川贝母。

复方：阴损三年，入夏咽痛，拒纳，润降清肃之后，声音稍亮，胃气渐甦，以开音润肺法。南花粉、金钗石斛、苏子、北沙参、芦衣、囫囵川贝、杏仁、鲜枇杷叶。

又复方：清肃后咳呛喉痛，渐次平复，惟足疡未愈，乃血气未充之故，仿甘缓一法，使阴阳和协，外疡自愈。北沙参、石斛、苡仁、桑皮、生地、麦冬、龟版、甘草、茯苓、糯稻根。

【平议】足疡久不收口，加之咽痛咳嗽失音，怯症末传，尽人能知，纵能稍安，断不济事，三诊乃谓外疡可愈，欺人伎俩，想他多来几回，可得薄酬耳。呵呵！

又同卷　苏州彭　英年内亏，肾液不藏，君相之火上越，以致喉间红肿，蕾斑密密，纳物不利，成为喉痺，最不易治。又兼课读勤劳，心志愈耗，即施咸寒之法，亦不过片时之效，欲得全瘳，以怡悦心神为要旨。北沙参、稽豆皮、花粉、官燕、柏子仁、人中白、青盐。

【平议】此症色红蓓蕾，是喉痺也。同是虚阳上浮，肿必不盛，案语直捷，要言不烦，知此公临症工夫，洵是不浅。

又同卷　南浔张　咽喉是少阴循经之处，干而不痛，是为喉痺，非外感之症，未易图治。生地、熟地、杏仁、川贝、天麦冬、茯苓、瓜蒌霜、生鸡蛋清、糯稻根。

【平议】干而不痛，故用药如此。以稻根入药，其人必有盗汗，非痨瘵之末传而何？

又同卷　张　阴损三年不复，入夏咽痛拒纳，寒凉清咽，反加泄泻，则知龙相上腾，若电光火灼，虽倾盆暴雨，不能扑灭，必身中阴阳和协方息，此草木无情难救耳。从仲景少阴咽痛，用猪肤汤主之。

又　阴涸于下，阳炽于上，为少阴喉痛，乃损怯之末传矣，用猪肤之甘凉益坎有情之属而效。今肉腠消烁殆尽，下焦易冷，髓空极矣，何暇以痰嗽为理，议滑涩之补，味咸入肾可也。牛骨髓、羊骨髓、猪骨髓、鹿角胶各四两、用建莲肉五两、山药五两、芡实二两，同打为丸。

【平议】此余氏所录之叶氏《指南》案也。损症三年，本是末传，此之咽痛，岂可寒凉直折者？前手之庸，诚属可鄙。然叶从《伤寒论》少阴咽痛用猪肤汤，借仲景之门楣，作自家之阀阅，大可以撑面子。寿颐不才，窃谓彼之猪肤果是何物，向来说解莫明其妙。如果病人胃气尚佳，可用鲜猪肉皮，剔尽油膜，清汤燉烂饮之，确能养血益液。惟病已至此，纵能小效，亦必难恃。转方骨髓作丸，尤其掉弄虚玄之伎俩矣。

又同卷　句容徐　咳久不已，喉痺音哑，日晡寒热，脉形细数。当此烁日流金之候，焉得不增重也。议仲景少阴咽痛法，用猪肤汤主之。猪肤（去净油）、二泉驴皮胶、北沙参、麦冬、川贝、知母、百合、花粉、建白蜜。

【平议】此陈学三治案也，全从叶氏上条摹仿得来，抄书胥之绝伎也。惟此类病情，本是无药可医者，借此藏拙，聊以敷衍，亦不足责。

又同卷　新市汪　真阴虚弱，津液不能上供，咽干起燥，妨碍饮食，是为喉癣，非轻候也。中生地麦冬花粉石斛玉竹百药煎北沙参柏子仁。

【平议】喉癣，亦阴虚浮火之难治者。津液大涸，故宜甘润。百药煎乃五倍子所制酿，其性本涩，虽经发酵，犹能收敛，以治虚火，颇为相宜，今世俗多有以此药治实火喉症，殊嫌闭涩。但此亦劳损，近于末传，患者颇多，果能对症用药，亦只稍尽人事。陈氏旧案，听鸿选录不少，药则大同小异，姑录三则，以见一斑。

又同卷　洑院唐氏　经漏带下绵绵，腰膝痠软，乃冲络虚，手少阳三焦之火，上循于喉，结为喉癣。误投寒凉，痛反甚，食物有碍，当以温冲任，喉疾带下，可均治矣。丹参、芡蔚子、川石斛、白芍、菟丝子、川贝、柏子仁、女贞子、枸杞子。

【平议】此亦阴虚于下，阳浮于上，当曰肝肾真阴不能涵阳，不当附会手少阳三焦相火。寒凉直折，诚非所宜，然即滋填下元，亦未必有近效可睹，而遽许以喉疾带下，均有可治，只怕不能得心应手。但选药尚妥，未始不可姑备一法。

又同卷　蠡墅陆　咳嗽声嘶，咽干舌绛无津，会厌不利，难耐酷暑，名曰喉癣。拟用汁法，以延交秋令生金，再商调补。甜杏酪、糯米露、荷花露、银花露、茅根露、枇杷叶露、梨汁、蔗浆。

【平议】此证更是痨瘵末传，咳久声嘶，咽干舌燥，津液耗竭，岂有杨枝甘露，可以活鲋苏枯？况在暑令炎燔，尤其难大限。案语虽希望延至秋令，只恐无此能力。方用杏酪、蔗梨、以及诸露，不过是无聊之极思耳。

又同卷　苏州张　肾阴素亏，肝阳上升，喉间红肿作痛，名曰喉珠，证属延绵，最难速愈。北沙参、稍豆皮、洋硼砂、青铅、蔗汁、青橘叶、瓜蒌霜、黑山栀、川贝。

复方：自服药以来，胃气颇健，喉痛得减，惟痰涎频吐，总属肾阴亏，而痰涎上泛，当舍标治本，庶有愈期，不可作喉证医治。潼蒺藜、洋青铅、真青盐、怀牛膝、川贝、瓜蒌霜、稍豆皮、金石斛、烊化硼砂。

【平议】此亦虚证，仍当以阴虚喉痺论，惟有肿痛，则比之不肿者稍轻，或尚可徐徐图治。再诊谓舍标治本，庶有愈期，洵是确论。胃气已健，自当滋填为亟。方中拟加枸杞、兔丝、冬虫夏草、苁蓉、生地、龟版、鳖甲、驴皮胶、黄鱼胶之属。其所谓不可作喉证治者，言不可用凉药直折耳。但喉肿无形，喉珠之名从何得来？山雷师门治疡百年，尚未闻有此字样，俗学治疡，最喜多立无理名称，益形其丑。

又同卷　常熟褚　少阴之脉，上循喉咙，虚阳上亢，水不制火，喉肿如虬[1]，时现时伏，名为喉珠。此属浮游之火，姑拟滋水一法，俾龙潜火熄。大生地、淮山药、茯苓、川贝、人中白、柏子霜、北沙参、丹皮、麦冬。

【平议】此条病状，与上条绝然不同，而亦名喉珠，尤可见疡医家多造病名，本无模范可言。惟据陈氏所述形态，肿而时现时伏，且明断为浮游之火，其为虚病显然，仍是痈疡中一种变化耳。

又同卷　嘉兴陆　咽喉生疮，层层如蛇蜕鱼鳞，不觉痛楚，日久有窍，流出臭水，饮食渐减。症属怪异，本非顺候，姑拟煎剂，以探消息。臭橘叶、山栀、青黛、荷叶。

【平议】此症见夏子益《奇疾方》，濒湖《纲目》采入枸橘条中。按其症状，盖亦阴虚喉癣之类，似非药物所能有功者。陈氏方有臭橘叶，即夏氏旧法，是否有效，不见下回分解，则已可想见矣。姑附入录，聊博异闻。

又同卷　南京凌　口内生肉球，有根如线，长计五寸，吐之乃能纳食，掐之痛彻心臆。此属异症，治无成法，议清心开窍法。犀角、连翘、生地、丹皮、薄荷、石斛、当门子、甘草、人中黄。

【平议】此证见《奇方类编》，治法用麝香当门子一钱，研细开水服，虽自谓三日可消，然症状太奇，病理药理均不可晓，且亦不侵临症三十年所未见未闻者。陈氏此方，清热解毒不可谓其无理，然并不详其他兼症及脉状舌色，则病理究不可知。药用当门子，不过抄袭成法，止此一方，又无复诊以为之证，究竟果有此病与否，盖亦在不可知之数矣。

又同卷　震泽倪　肝气上逆，会厌不利，渐成梅核膈。代赭石、远志炭、月石、钩藤、百药煎、橘红、苏子、花粉。

【平议】此《金匮》所谓咽中如有炙脔者，病由五志郁火，肝肾气冲。其始也，但觉丹田气壅，激而上行，汩汩有声，至喉而止，则似有一团形块，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少顷其气渐和，则形块亦已泯没，是为病起初期之情状。斯时但能惩忿窒欲[2]，而与以柔肝纳气，滋养填阴，犹可有效。迨至渐发渐剧，哽塞遂无已时，后人因名之曰梅核气，亦曰梅核膈。《金匮》虽列之妇人篇中，其实患者恒有，宁独妇人？但在哽塞既成之后，却非药力所能有功，临症以来，所见不少，纵能调治合宜，亦复如水沃石，盖情志之疴，大都如是，古人虽有药方，亦未必果能有验。姑录是条，以存涯略。（商务馆《中国大辞典》有梅核气等两条可参。）

又同卷　安庆戴　老年肝肾液涸，阳升无制，结聚喉间，有翻花之势，并防失血，此系内伤心志，非宽解怀抱，难于奏捷。制首乌、车前子、川贝、远志、淮山药、石决明、稽豆皮、芦根。

附吹药方：珍珠四分、金果榄炭五分、黄绢灰四分、川贝四分、牛黄二分、橄榄炭三分、蒲黄炭五分、青黛二分、冰片二分，共研细末。

【平议】喉菌结于喉之两侧，有如地之有蕈，多由阴虚火炎，凝痰所致，最为顽痼，极不易得效。凡鼻菌、耳菌、牙菌之属，无不如此。不侵临证有年，所见不少，惟乍起之时，形犹未大，阴犹未耗，调摄得宜，尚可药力维持，暂图敷衍，如其形巨，必无俾理。且病此者，多由情志不怡，郁结不宣，乃生此患，最忌一触即发，翻花而鲜血直流，告危极速。陈氏此条案

---

[1] 虬(qiú)　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说文》："虬，龙子有角者。"此指喉肿盘曲如虬龙。

[2] 惩忿窒欲　谓戒除愤怒，杜塞情欲。《易·损卦》："君子以惩忿窒欲。"

语，切中病情，知此公于疡科，经历多而识力到。此本不治之证，万不可求全责备于医者也。

又同卷　洪院徐　心脾有热，以致上腭生痈，形如梅核，微有寒热。此系实火，宜黄连解毒汤佐以紫雪噙化。此证不可妄用刀针。黄连、黄芩、黄柏、黑山栀、桔梗。

【平议】此证亦是痰热上乘，但部位空虚，成脓颇易，收功蓦难，所见皆然。陈氏两案，议论甚确，非有廿年临证工夫，不能言之如是剀切。

又同卷　盛泽金　上腭痈，心脾郁结所致，成脓最易，收口极难，延久必成多骨。川贝母、连翘、料豆、花粉、芦根、夏枯草、甘草、桔梗、石斛。

《孟英案续编》四卷　瞿颖山仲媳，许培之之妹也，患舌糜。沈悦亭知其素禀阴亏、虚火之上炎也。与清凉滋降之法，及珠黄等敷药而不愈。乃兄延孟英往视，舌心糜腐黄厚，边尖俱已无皮，汤饮入口，痛不可当，此服药所不能愈者，今将锡类散掺之，果即霍然。或疑喉药治舌，何以敏捷如斯？孟英曰：此散擅生肌蚀腐之长，不但喉舌之相近者可以借用，苟能隅反，未可言罄，贵用者之善悟耳。且糜腐厚腻，不仅阴虚，须要识此，自知其故。

【平议】咽喉口舌牙龈肿腐，虽是火炽，未有不兼痰窒者，但与清凉，不兼化痰，多无捷验。此症舌已糜腐，而苔黄厚腻，尤其痰热之明证，宜乎内服之清凉滋降，及外敷之珠黄，多不生效。孟英所谓不仅阴虚，即是此意，亦无其他玄奥。凡咽喉口舌外治末药，本皆通用，亦非是锡类散一方独有此长。若用煎药，只须清火凉降，化痰解毒，奏效亦易，孟英乃谓为服药不能愈，殊骇人意，特非仅清凉一路，可以迅奏肤功耳。

孟英《归砚录》四卷　管君锡堂仲郎兰谷之室，季秋患寒热，娠已八月矣。继因其子患惊，忧劳数月，遂兼痰嗽而舌糜口臭。服药数帖而娩，其胎已腐，然寒热咳嗽口糜诸恙不减。医以其产后也，用药盖无把握，驯致气逆自汗，面赤无眠，束手嘱备后事矣。适余遊武原归，延诊，其脉寸关弦滑，右大。恶露流通，二便无阻，是下焦无病，虽在产后，而病与产后无涉，若云产后宜温，固是谬说，而此之口舌糜臭，亦非大热，毋庸重剂凉解，良由胎已早殒，失于早下，以致浊气熏蒸于肺胃，故见以上诸症。既见诸证，而早为肃清，则源澄流洁，奚至是耶？设再误作产后虚喘，而妄投补剂，则虽死而莫知其所以死也。爰以南沙参、省头草、厚朴、杏仁、菖蒲、桑皮、竹茹、枇杷叶、冬瓜子、丝瓜络为方，蔷薇叶、芦根煮汤煎服。两剂气顺嗽止，知饥进谷。去杏、朴，加苡仁、甘草，口舌随愈，寒热亦休。惟骨节痠痛，合目即汗，改清热养阴而起惕，腰足尚痠软，授滋补气血而痊。

【平议】此病亦是痰热，而加之以死胎，秽浊熏蒸，故用药专注意于肃肺清胃，似乎治口舌之别一门径，究竟凡是咽喉口舌之实热证，俱是肺胃浊气上蒸，此类芬芳清降诸物，竟可无投不利，亦不必执定此方，专为此人而设。

《孟英案初编》一卷　牙行王炳华室患舌疮，痛碍饮食，内治外敷，皆不效。孟英视其舌色红润，脉形空数，曰：此血虚火浮也。以产后发热例施之，用熟地、当归、酒炒白芍、炙甘草、茯苓、炮姜投之，其病如失。

【平议】此阴虚之体，阳越于上之舌疮，则非清凉之药所宜。所谓舌色红润者，必红中稍淡，不鲜艳，不深绛者，故脉亦应之，数而不数。凡咽喉口舌齿牙诸病，皆有此虚火一种，若授以芩、连、丹、栀等逆折之法，则龙雷之火益炽。"血虚火浮"四字，最当切记。例以产后发热，正是血虚于里，火浮于外，生化汤中少许炮姜，无不效如桴鼓，借以取譬，精切不肤。然即此可知孟英治产后发热，未尝屏绝炮姜而不用。若此公全案中，时时切戒新产不可用生化汤，不过为炎暑时令，示以不可拘执死法，潜斋生平，固未尝因噎废食也。

余听鸿选疡科案二卷　川沙张　舌裂起泡，遇夏即发，属阴不制阳。熟地、石膏、淮牛膝、麦冬、知母、金钗斛。

【平议】症属燥火，甘寒泄降，未为不是。方用景岳玉女煎，但熟地不如生地为佳。须参凉血化痰，议加旱莲、象贝。既裂而起泡，必须掺药。

又同卷　宜兴汪　平素好饮，湿热上壅，遂令舌肿，脉形弦大。温燥难投，名曰紫舌肿，且议生津滋降，未识妥否？大生地、柏子仁、瓜蒌皮、石斛、车前子、枳椇子、莲子心、葛花。

【平议】既曰湿火，渗利是也。紫色而肿，终须破淤解毒，议加贯众、玄胡、银花、紫草，且半夏更不可少。枳椇子解酒毒是也，葛花无用，东垣解醒方，不足为法。

又同卷　震泽吴　舌上生孔，细如针尖，大如筋头，孔色紫黑，失血如泉。此系心火上炎，以致血热横行，而致舌衄，急拟升麻汤，兼搽必胜散，可免腐烂之虑。升麻、小蓟草、生地、炒黑侧柏叶、艾叶、寒水石、荷叶、茜草。

附必胜散方：炒蒲黄、螺青，共研细末搽患处，用盐汤嗽口。

【平议】舌上成孔，失血如泉，毒火上炎，何等危急；以病理推之，非大剂凉降，何能有济？乃反用升麻之升，艾叶之温，是何肺肝？是何作用？查所谓升麻汤及必胜散方，均出《金镜》，谓是舌衄，试问螺青果是何物？此书本极庸陋，陈氏果有临证功夫，不当引用恶劣成方，药不对病，如其抄袭老墨卷，藉以欺世，则心地尤其可诛。听鸿录之，受其愚矣。山雷自有所见，何可不辨。

又同卷　余听鸿自述治案：常熟东门老塔后卢姓太太，是晓至寓就诊。脉来浮数，满口出血盈碗，彼自谓出血齿缝，余灯下观之，血凝满口，不能清切，以齿衄治之，投以玉女煎，阳明少阴合治。明日出血更甚，邀余就诊其家，脉仍浮数，满口血糜模糊，吐血满地，余令其用凉水漱口，将出拭净，细看其齿龈不胀，並无血出，见其舌上血衣一层，用箸拨开，舌衄如注，舌上小孔无数，皆如针头。余曰：此乃心脾郁热，血热妄行，血衄也。急用蒲黄、槐花炭，研末敷之，进犀角地黄汤加蒲黄炭、中白、青盐，咸寒滋降等品，合四生饮，一剂而止。

【平议】此听鸿治案，方用犀角加味，较陈学三上条切当多矣。但四生饮有艾叶，虽曰从治，终觉不切。议加贯众、紫草、川膝、生石膏、生打寒水石。

又同卷陈学三治案　荆溪蒯　阳旺阴虚，膀胱寒水泛溢，脾湿与胃热互郁，郁久生热，热气熏蒸，满口糜烂，延及咽喉，兼以泄泻口臭。姑拟加味连理汤，合导赤散治之。人参、白术、干姜、生地、茯苓、黄连、炙草、木通、竹叶。

【平议】此案真是怪不可识，开手谓阳旺阴虚，膀胱寒水泛溢，如此二句，何以连贯得下？再继之以脾湿胃热互郁一句，即此三句，究竟是阴证，还是阳证？先生头脑冬烘极也。既是口糜口臭，必为实火无疑，纵有泄泻，何以见其不属于热，岂有可用干姜之理？且不谈脉象，亦不说舌色，此等怪方，误人不浅！

又同卷引叶氏《指南医案》　吴　脉弦小数，形体日瘦，口舌糜碎，肩背掣痛，肢节麻木，肤燥搔痒，头目眩晕，耳鸣，已有数年。此属操持积劳阳升，内风旋动，烁筋损液，古有壮火食气，皆阳气之化。先拟清血分中热，继则养血，熄其内风，安静勿劳，不致痿厥。生地、元参、天冬、丹参、犀角、羚羊角、连翘、竹叶心。

丸方：何首乌、天冬、生白芍、黑芝麻、冬桑叶、女贞子、茯神、青盐。

【平议】此亦阴虚火炎之疴，但取甘寒清润，不以苦寒逆折，煎丸两方皆好。

又同卷　丹徒褚　小儿鹅口疮，乃心脾之热，兼挟胎热上攻，以致满口皆生白色斑点

作痛，连络咽喉，重重叠起，难于哺乳，煎剂更属难投耳。与冰硼散擦之，以去浊涎。

【平议】小儿初生数月内，此证甚多，本不能饲以煎剂，宜用棉花轻轻捲洗，乃用擦药。惟冰硼散尚嫌平淡，轻者可用，重者以山雷新定加减锡类散为佳。

又同卷　桐乡张　痰包，由心脾不和，湿热上壅，生于舌下，形如水泡，软而微痛，针破出水，如蛋清，以二陈汤主之。陈皮、半夏、茯苓、甘草、黄连、黄芩、薄荷、生姜。

赵能静原评：《外科正宗》加味二陈汤即此方，生姜乃学三先生所加也。梦生草堂亦此方。

【平议】痰包生于舌下，肿高不硬，亦不甚痛，症属湿热。日久者可用剑锋铍针刺去凝痰，稠粘如鸡子清。为日未久，色清微黄。若蕴蓄日久，则为绿色，且带臭秽之气。治宜宣化湿痰，並非大热症，不必苦寒。《外科正宗》是方，芩、连不甚针对，此外科书之庸陋，不能辨症，偏喜制方，大都未尽妥善。陈氏加以一味生姜，亦是无谓，须加贝母、远志、胆星、竹茹、瓜络、冬瓜子等。

又同卷　松江俞　心火妄动，痰随火结，舌下红肿作痛，生成痰包，以清火消痰为主。川贝、蒲黄炭、杏仁、桔梗、苏子、竺黄、远志炭、石斛、竹茹。

复方：舌下紫泡已瘪，惟胀痛不减，火结痰涎，骤难清楚，仍宗前法。陈胆星、橘红、石斛、苏子、川贝、瓜蒌仁、车前子、射干、蒲黄炭。

【平议】此证初诊，虽以为痰包，然次诊乃曰泡已瘪，而胀痛不减，属火是矣。此有似痰包而实非者，既有红肿，须参苦寒，何以反无芩、连？陈氏疡科，盖亦有时未能斟酌尽善。

又同卷　常州马　心脾蓄热，循经上冲舌本，遂舌下血脉胀起，状如小舌，故名重舌，宜清胃散主之。升麻、黄连、丹皮、生地、连翘。

【平议】重舌皆是痰热上壅，肿甚者亦须针刺出血，外掺末药，内服清火化痰。总之，宜降而不宜升，方用升麻非是。

又同卷　青浦卜　重舌，系心脾蕴热，上延舌本，以致舌下胀肿，有妨饮食，证属险候。外用针刺以泄血，内服凉剂以解热，漫冀转败为功。犀角、生地、丹皮、连翘、山栀、大力子、竹叶、甘草、人中黄。

【平议】此证案语以为险候，盖来势急骤而肿巨者。方用犀角，病可想见。然急性重舌，山雷亦屡见之，一经针刺，亦多有效，甚者可用承气，且痰药亦不可少。陈氏是方，不用半、贝，非是。竹黄、竹茹，皆不可少。山雷按：此证之气火甚盛者，舌下有重叠峰尖，或三或五，外科家名之为莲花舌，亦用针法，内服则犀、羚、鲜地、石膏、芩、连，再加痰药，如其便闭，则投硝、黄。陈氏案中，未备此证，爰补一条，以助博闻，症虽不甚多见，亦世所恒有者。

又同卷　嘉善张　颔下肿痛，是风痰结聚，防发重舌。防风、桔梗、前胡、杏仁、茅根、荆芥、马勃、僵蚕、大力子。

【平议】颔下肿痛，亦是风痰热互阻使然。此症本与时毒发颐同一治法，辛凉泄风，清热化痰，无他谬巧。惟案下谓为防发重舌，则症在舌下矣，疑原文颔下之"颔"字乃"舌"字之讹，如果肿在颔下，无发重舌之理，姑附于此。

又同卷　青浦龚　舌疔，由心脾火盛，舌发紫泡，形如豆粒，坚硬作痛彻心，寒热类疟，宜泻火清心为主。黄连、黄芩、连翘、银花、焦栀、地丁草。

【平议】果是舌疔，毒火甚厉，且是急证，泻心清火法亦未尝不是，但方嫌太轻，须依疔毒例主治。

又同卷　虎丘王　舌菌之形，头大蒂小，突如莲子，状若鸡冠，舌不能伸缩，或裂出血，仍然坚硬，有妨饮食，难治之证也。因心绪烦扰则生火，思虑伤脾则生郁，郁极火盛，则怒芽逆发矣。今以导赤甘露饮，作支持之计，倘能悦性怡情，胜乞灵于药石也。犀角尖、木通、生地、知母、石斛、银柴胡、茵陈、甘草、黄芩、麦冬、枇杷叶、淡竹叶。

【平议】诸菌无非虚火，心肝之焰郁极而发，竟无可治之理。山雷于上文喉菌条中，已言之矣。此症已有时裂血，尤在危急之秋，犀角可与羚羊角並用，然亦只能勉尽人谋而已。

又同卷　荻塘陶　舌本属心，舌边属脾，二经郁热，则舌本作肿，发为舌菌，最难调治。姑拟清凉豁痰，未许必中病机。石斛、竹黄、川贝、远志、茯苓、石决明、蒲黄。

【平议】此条症状，较前条为轻，然已非可愈之病，案语明了，要言不烦，药颇平正，效果如何，亦不必问。

黄醴泉治案　高右　阴虚肝胃之火上升，清窍受病，目赤翳障，入暮更甚，牙痛偏右，项有结核，脉数，先泄热化痰，参以和液。夏枯花三钱、象贝母三钱、草决明二钱、生石膏三钱、小生地四钱、花粉三钱、青葙子钱半、旋复花钱半、炒知母八分、竹茹二钱、枳实三分同炒、蛤壳八钱、橘络钱半。

【平议】此必津液燥渴之体，故须和液。牙痛偏右，亦胃火也，但目赤翳障，非用血药，不易捷效。议去夏枯花、蛤壳，加木贼草，生元胡，桃仁，再须倍用石膏、知母。

又　刘杏翁　目乃肝之窍，肝胆之阳上僭，目为之昏，耳为之痒，加以牙龈肿胀，皆虚火上浮之症。中阳本衰，气机小有不顺，虚体阳浮，不可苦寒直折，须以和阳益气，参之镇僭，方为正治。高丽参六分、淡秋石八分（泡汤拌炒，另煎分冲）磁石三钱、花粉三钱、米炒淡天冬二钱、白石英三钱、旋覆二钱、炒知母一钱、茯苓神各三钱、炒枣仁三钱、竹茹三钱、牡蛎五钱。

【平议】此高年虚阳，不可苦寒直折，议论极是。其舌质必红滑带燥，所以选药如是。咸寒清降，介类潜阳，乃治虚火之一大要诀。

又萧鹤侪　目涩胸痞，齿龈肿痛，木火内扰，阳不下潜，先泄肝化热。生白芍二钱、川楝子钱半、炒橘核钱半、橘络一钱、枳实八分、竹茹二钱、苦丁茶二钱、草决明二钱、桑叶三钱、杭菊三钱、炒知母八分、炒丹皮一钱、蒌根三钱、郁金钱半。

复方：冬温上受，虚阳内扰，食入嗳气不舒，齿龈胀，宜泄降化痰。旋复二钱、半夏三钱、竹茹二钱、枳实八分、海石二钱、花粉三钱、炒知母八分、川楝子二钱、元参三钱、乌药八分、草决明三钱、枇杷叶二钱、橘核钱半、橘络一钱。

【平议】此以胸痞嗳气，参用清肝顺气，治病须以内症为主，此临症时不易之法。

又萧右　牙痛甚于夜分，盖卫气夜行于阴，阴虚营热，胆火上扰，激动三阳之脉，上连头顶，宜潜阳肃降，兼泄肝胆。鲜石斛三钱、旋复钱半、焦栀二钱、芦根一尺、生白芍二钱、海石二钱、炒丹皮钱半、淡芩一钱、秋石八分、牡蛎八钱、鲜地四钱、花粉三钱、竹茹二钱、枳实八分。

复方：牙痛稍减，右脉滑数，血虚金燥，阳明热不下降，再以泄降。淡芩钱半、栀子二钱、知母钱半、丹皮钱半、花粉三钱、竹茹二钱、枳实八分、白芍二钱、旋复钱半、磁石三钱、海石二钱、牡蛎八钱、细生地四钱、芦根一尺。

【平议】齿痛夜甚，阴火何疑，斛、地並用，舌必深绛少液，方与上刘杏翁案异曲同工。

又　耐安少奶　肝胆火升，挟胃热上灼齿痛，忽作忽止，牵引耳后，上达巅顶，皆厥少

经循行之位，舌尖时痛，阴虚何疑，是须兼顾。枣仁三钱（川连三分同炒）、淮膝炭八分、牡蛎八钱、莲子心五分、旋复二钱、细生地四钱、炒知母一钱、石决明六钱、竹茹二钱、枳实四分同炒、大白芍二钱、生石膏三钱、连翘二钱、盐水炒陈皮钱半。

又　少阳、阳明虚热上扰，齿痛起伏，入夜为甚，右脉小滑数，以玉女煎参合泄降。生石膏四钱、川柏炭一钱、炒知母八分、焦栀皮钱半、细生地四钱、竹茹二钱、元参三钱、紫口蛤壳一两、淮膝炭一钱、白芍二钱、丝瓜络二钱。

【平议】耐安夫人，素禀柔弱，阴虚于下，而肝胃火升，治法仍与上条同一机轴。

又　雨深　春令肝热上僭，阳明蕴热助虐，满口牙加减[1]。冬桑叶三钱、炒桃仁八分、竹茹二钱、生苡仁三钱、丝瓜络二钱、芦根五钱、骨碎补一钱、海石二钱、枇杷叶四片、赤芍一钱、炒丹皮钱半、冬瓜仁三钱、白芍二钱、小生地四钱。

【平议】满口牙痛，肾家浮游之火，以骨碎补从而治之，是可以备一法。

又　右　牙痛入暮方作，牵连头痛，肝肾阴分之火，宜养真阴而摄纳浮热。生石膏三钱、川石斛二钱、制女贞钱半、生牡蛎一两、生龟甲四钱、生鳖甲四钱（三物先煎）、炒白芍二钱、炒丹皮钱半、焦栀皮钱半、天花粉三钱、萸肉炭八分、海浮石二钱、细生地五钱、漂净生人中白八分，同打、竹茹二钱、枳实四分，同炒。

【平议】此养阴涵阳，双管齐下之法。

孟英《归砚录》四卷　秀水严小亭令正，五十八岁。因数年前家有讼事，屡遭惊吓，而起疑病，自欲吞金，虽已衣不敢用钮扣，并时絷手足，即夫媳儿孙，皆屏绝不许入房，云恐自摘他人之衣扣环饰咽下也。仅留一媪在室服侍，而饮食起居如常人。医皆谓其神虚，率投镇补。今秋患右腿青紫肿痛，牙龈臭腐。季秋延余视之，脉弦滑而数。曰：此病不在心而在胆，故能记忆往事而善谋虑，岂可指为神志不足乎？胆热则善疑，愈补则热愈炽，炽极则传于胃，胃热蕴隆，乃成青腿牙疳也。痼疾已六七年，宜先治其心病，以菖蒲、胆星、石膏、胆草、知母、元参、银花、栀子、白薇、竹茹、黄连，煎调玉枢丹，并令购白马乳饮之，六剂而病减，半月新病愈。仲冬又遊禾，复诊脉较平，而胆亦稍和，盖白马乳善清胆胃之热也。

【平议】青腿牙疳仅见于《医宗金鑑》，总是胃有蕴热，非旦夕之故。此案以抑郁日久，胆热移胃，病情确凿，药用清泄胆胃，参以芳香化浊。盖有年积热，不可峻攻，惟有清香，可以逐秽，而白马乳最是牙疳特效之物，孟英谓为善清胆胃，亦确。但此乳止宜隔汤微温，不可热饮，设或燉热饮之，立刻令人消瘦骨立，亦一奇也。

余听鸿选疡科案二卷　梅堰陈　阳明火毒，结肿在唇，已经两月。作痒，色黑腥秽，毒盛也。右脉洪数无次，势必穿唇落齿，殊难收敛，勉拟清胃散主之。生地、鲜石斛、黑山栀、知母、银花、黄连、旱莲草、生石膏、白芷、芦根。

【平议】牙疳发痒，是为毒散最危之候，煎方不过如此。向来外治末药，虽有成方，皆鲜近效。近有用藤黄研细掺之得捷验者，虽是传闻，然述此事者，言之确凿，必不欺人，其说已录入拙编《本草正义·蔓草类·藤黄》条中，苟遇此症，当亲试之。此外则真金计、飞漂人中白，皆可有效。马乳甚佳，白马之乳不易得，即寻常马乳，山雷也尝亲验之矣。

又同卷　南京袁　牙疳唇破，阳明毒盛之至，危如朝露。香犀角、旱莲草、黄连、生地、

---

〔1〕满口牙加减　此句文意不通，疑有脱漏。据下文"平议"所述，"满口牙"疑是"满口牙痛"之误；再从处方来看，"加减"疑是"千金苇茎汤合犀角地黄汤加减"。

黑栀子、忍冬花、人中黄、地骨皮、天花粉。

又同卷　山西程　走马牙疳，黑腐内嵌，牙露无血，势必穿唇破腮，五不治中，已见二三，勉拟桂苓甘露饮主之。瑶桂、茯苓、猪苓、地栗根、知母、石膏、石斛、泽泻、地骨皮。

【平议】此证总以大剂清胃荡毒为主。用桂反佐，古虽有此一说，终非正轨，不可效颦。

又同卷　朱家角　瘴积毒火，上攻牙龈，寒热腐臭，不数日间，遂致穿腮撼齿，现此恶款，且拟芦荟消疳饮以消息之。银柴胡、羚羊角、胡黄连、大力子、元参、淡竹叶、甘草、山栀、薄荷、桔梗、石膏。

又同卷　泗泾唐　牙根腐烂，秽涎不绝，此属走马牙疳，非轻症也。宜清疳解毒汤主之。人中黄、银柴胡、知母、防风、犀角、石膏、大力子、黄连、连翘、玄参、荆芥。

【平议】此两条皆可危之症。芦荟消疳、清疳解毒两方，虽是成法，恐亦无甚效果，不如迳投大剂承气，釜底抽薪，可以少衰其焰。

又同卷　木渎倪　牙宣迁延失治，腐溃渐开，喜凉饮，不喜热饮，此系邪风凝滞于龈肉之间，治宜清胃为主。犀角尖、知母、粳米、甘草、人中白、血余、鲜生地、青黛、丹皮、石膏、鲜芦根。

【平议】此牙疳中之较为慢性者，可以从容调治。惟白虎汤宜去甘、末，庶几药力较速，不为甘腻所缓。又此证须加痰药，如贝母、胆星、竹黄之类。

又同卷　昆山李　钻牙疳，毒腐未尽，新肌略露，病退之机，拟清胃解毒法。胡黄连、地骨皮、金石斛、车前子、知母、银花、山栀、甘草。

【平议】此亦牙疳之较为和平者，疡科家有钻牙疳之名词，其实病理彼此无别，特毒焰自有轻重耳。多立病名，总是小家伎俩，而世俗疡医，偏喜以鄙俚名称，自炫其博，终是不学无术之陋。

又同卷　青浦许　牙痈坚硬作痛，寒热口渴，以致腮颊浮肿，牙关不舒，系阳明热毒与风火相搏而成，姑拟祛风凉胃，使其渐渐收束为妙。防风、连翘、大力子、石斛、荆芥、薄荷、煨葛、鲜竹叶、山栀、芦根。

【平议】风热痰热，蕴在阳明之经。龈肉肿硬且痛，颊车不开，肿连腮颊者，是为牙痈，亦曰牙槽痈。无寒热者较轻，有寒热者较重，头痛上引鬓角，或延引顶巅，则兼肝胆风火，其势尤猛。开手虽泄风，只可辛凉，不可温升，柴、葛、羌、防、苏叶等，皆在所忌，且必兼以化痰，方中议去防、葛，加杏、贝，昆布，以雪羹作引。

又同卷　平望翁　风热发为牙痈，宜祛风清胃。羚羊、石斛、丹皮、元参、鲜生地、黄芩、荆芥、薄荷、鲜芦根。

【平议】此必来势甚锐，红肿散漫而痛炽者，故用羚角、鲜地、元参，然大力子、杏、贝等，仍不可少。

《孟英案续编》六卷　谢再华室，素患肝厥，孟英于癸卯岁授药一剂，六载安然。今夏偶患齿衄，继渐臭腐，头疼汛阻，彻夜无眠。盖秦某作格阳症治，进以肾气汤数服而致剧也。孟英与大剂神犀汤，加知、柏旬日而瘳。

【平议】此本阴虚火旺之人，偶尔齿衄，如其即与清降，当易捷效，乃偏有翻陈出新，小题大做之医家，提出格阳一层，舍其常而侈言其变，此不知辨证为何事者，盲于目而並盲于心，大是咄咄怪事。肾气汤中之桂附，大约不过数分，而病变如是之速，知阴虚体质之服温燥，直是掷于砒鸩。肾气汤仅进数服，而大剂神犀且须旬日始瘳，火欲燎原之不易扑灭如

此！世有偏嗜温补之人，须以此等病情常铭座右，庶乎可免于难。

又《续编》五卷　沈悦亭令正齿衄五日不止，去血已多，诸方不应。孟英脉之，弦滑上溢，投犀角、泽兰、元参、旋覆、生地、花粉、茯苓、牛膝、桃仁、泽泻而安。既而询其经事，本月果已愆期，盖即逆行之候也，继用滋阴清热，乃渐康复。

【平议】脉既弦滑上溢，而去血已多，犀角直降，自在意中。凡治血上溢者，本宜破瘀，况在妇科，泽兰、桃仁，均是寻常之品，纵未经愆，此证此方，亦无不应之理。山雷每于倒经逆经之名，甚不妥惬，只以气升于上，而为吐衄，斯失其顺降之常，经事自然不下，究竟非即子宫中之月事，倒行而溢出于口鼻齿龈，乃医者迳以逆行定名，虽病理未始不可通，而名称总是太不雅驯，何可为后世法？此等字样，盖亦出于金元以降，似乎六朝唐人尚未有之，此亦中医一道上下床之界限也。后学应须识此，慎勿以不典名词，自污齿颊。

黄醴泉案　黄幼　稚阴未充，虚阳上冒，血激阳络，牙衄如涌，宜潜镇龙雷而清营热。龙角二钱、鲜生地三钱(打)、丹皮钱半、牡蛎五钱、侧柏炭钱半、炙白薇八分、竹茹二钱、白茅花一钱(包)、丝瓜络二钱、白芍二钱、炙草四分、枇杷叶露八两、煎药。

又　程右　水不涵木，肝胆阳邪内扰，头晕咽干，腹胀牙衄，皆木火上炎，阳明不司顺降，宜和柔木焰而泄热毓阴。原金斛三钱、淡竹茹二钱、制女贞二钱、丝瓜络二钱、茯苓神各三钱、橘络钱半、旱莲草二钱、炙青皮六分、淮小麦三钱、旋覆花二钱、紫石英三钱、淡秋石八分同打、台乌药八分、白茅花八分、白茅根四钱。

又　沙右　暴热阳升，诸火上扰，牙衄嘈杂，懊侬，主以景岳法。细生地四钱、漂人中白八分，同打、炒知母八分、竹茹二钱、白芍二钱、枣仁三钱、花粉三钱、陈皮钱半、乌药八分、茯神三钱、青皮六分、生石膏四钱、炒丹皮钱半、焦栀皮钱半、淮小麦三钱。

【平议】此三条皆轻灵活泼，可法可师。黄案花露煎药，新颖而已，无甚深意。

余听鸿选陈学三案二卷　青浦陆　牙衄，治以甘露益胃，佐以滋降。清阿胶、淮牛膝、白芍、川石斛、青盐、蒲黄炭、料豆皮、茜草、旱莲草、枣仁。

【平议】方自稳妥，惟阿胶太早。

又同卷　桑岩鄣　牙衄不止，女子之血薰于冲任，而冲任虚，绕于阳明，以致龈肉宣肿，治宜凉胃兼补纳之法，庶几血归其经，不致妄行矣。淮牛膝、淮山药、茅根、川石斛、女贞子、北沙参、甘草、大生地。

【平议】齿龈属阳明是也，牵合冲任，未免附会。案语兼以补纳，然药中有补无纳，议加牡蛎、山萸、白芍、沙苑。

又同卷　听鸿自述治案　常熟寺前毗陵人木梳店俞姓，年二十余岁，齿衄如注，血流盈碗，面红目赤，脉来虚浮兼数，重按无力，神静不烦，口不臭秽，言语轻微。余曰：此乃少阴龙火上燔，齿热则龈肉离脱，齿缝血出不止，手足清冷。急用玉桂五分研末，饭米打丸，先空心服下，食以糜粥，使其压之下焦，再进甘凉咸寒滋降，导龙入海。再将生附子、麝香作饼，贴左足心涌泉穴。一剂血止，两剂脉渐敛，手足转温，起复如常矣。

【平议】此肝肾阴虚而浮火上越，昔人谓为阴中之火，法宜潜藏，不可逆折。面红目赤，竟是戴阳，但龈肉决不红肿，必不觉痛，再合以脉之浮虚，足之清冷，自应引火归元。饭丸玉桂先服，极是，若入煎剂，便是大谬。此案煎方，甘凉咸寒滋降，亦极妥惬。生附子打贴足心，亦佳，吴萸末亦可用，惟麝香可不必。但此症衄止之后，必须滋填，以固其本，庶为善后良图，病家纵不知此理，医家必不可不备此一著。

又同卷陈学三案　简村张　牙龈肿胀，淡血渗流，虚阳上泛，法以滋降。熟地、北沙参、石斛、旱莲草、麦冬、茜草、丹参、淮牛膝、炒白芍。

【平议】血色不红，明非实火，滋阴清血，选药甚允。

又同卷　崇明王　牙龈微痛，淡血时流，两手脉象沉数，参此脉症，不独胃火炽盛，而龙雷之火，亦复上腾，愚意宗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法。安南桂、淮牛膝、泽泻、知母、石斛、竹叶、车前子、赤茯苓。

复方：龈腐已定，衄血已止，引导之法，甚为妥适，仍宗前法，佐以咸降。申姜、车前子、秋石、川石斛、淮牛膝、知母、青盐、竹叶。

【平议】痛不甚而血色又淡，脉且沉数，阴火上炎，信有征矣。肉桂宜作丸子，混入煎剂，终嫌掣肘。复诊既有明验，乃改用骨碎补，意同而药力则较减，原是一定步骤。

又同卷　常州尤　少阴亏怯，阳明蓄热，致成牙漏，拟玉女煎。熟地、淮牛膝、旱莲草、麦冬、煅石膏、沙蒺藜、川石斛、知母。

【平议】证类牙疳，而腐烂不多，且亦不痛，绝无火盛，脉证看似轻病，而延绵日久者，则为牙漏，确是虚火。方用玉女煎加味，药证极合，但石膏必不可煅，煅则非徒无用，且成燥石灰，试平心思之，利害如何？

又同卷　陕西黄　牙　起已日久，失血过多，肝肾液亏，阳明积热未清，理宜培养肝肾，以解胃热，可图苟安。淮牛膝、麦冬、女贞子、花粉、金石斛、大生地、白芍、炒蒺藜。

【平议】此是牙衄，以其久延而谓之漏，去血已多，自应滋填肝肾。

又同卷　余杭秦　牙覃，形似核桃，坚硬如石，由心胃之火煎熬而成，不可针破，失血难痊，宜耐性调理，可免性命之忧。鲜荷叶、远志炭、丹皮、白芍药、中生地、茜草根、丹参、川石斛。

附末药方：珍珠一钱、牛黄一分、黄连五分、茧灰五分、蒲黄灰五分、橄榄核灰三分。

【平议】凡覃俱不可治，况复坚硬如石，直是石疽之变相矣，煎方末药，聊尽人事而已。

又同卷　东山潘　唇菌，由心绪烦扰，肝脾气郁而成。此症有失血之虞，不可妄动刀针，宜耐养为主。川贝、石决明、石斛、青黛、蒲黄、天竹黄、甘草。

【平议】此亦不治之症。

又同卷　塘栖蔡　下唇结肿如核桃，此系唇疽，乃心脾蓄热，宜与清凉。犀角、丹皮、金石斛、远志、芦根、生地、白芍、茜草。

【平议】此乃肿疡，部位属于脾胃，凝痰蕴热，宜随症而治，与肿疡同例。

又同卷　绍兴范　下唇发痒，色红作肿，日久破裂流水，渐起黑盖，去之仍生，旋平旋发，此名唇风，乃足阳明风火凝结而成。拟双解通圣散主之。防风、当归、连翘、川芎、麻黄、荆芥、白芍、白术、薄荷、山栀、黄芩、桔梗、甘草、滑石、煅石膏。

阳湖赵能静评：通圣双解中加当归。

【平议】此脾胃湿热之疴，颇能纠缠四窜，宜理湿清热，且须洗涤敷药。陈氏此方笼统通套，不足为法。此症俗名羊胡子疮。

又同卷　里周　膏粱厚味，热遏阳明，发为茧唇，不治则成中消之症，后难挽矣。麦冬、银柴胡、甘草、石斛、黄芩、茵陈、知母、中生地、枳壳、犀角、枇杷叶。

阳湖赵能静评：梦生草堂亦取此方，此即清凉甘露饮全方也。

【平议】此阳明燥热之疴，案语简当，方亦好，可用鲜地。

黄醴泉案　周小姐　六月十一日汛事初通，忽然间断，良由肝肾阴亏，八脉无权，而阴虚内热，上攻胃络，茧唇肿裂，目赤、脉小数，益阴和阳。制丹参三钱、竹茹二钱、苦丁茶二钱、北丹皮钱半、枳实四分、夏枯草三钱、焦栀皮钱半、玄参三钱、决明子二钱、淡秋石八分、川楝实钱半、金银花三钱、丝瓜络二钱、碧玉散三钱、荷梗一尺。

【平议】既在汛事初通而又间断之时，何以不用桃仁、泽兰之属？

附录山雷治案　壬子四月　赵氏童年　环唇四周寸许紫黯坚硬，干燥胀痛，唇内红活，而唇外木硬如牛皮，搔之不知，但干结而尚未裂，此症殊不多见，亦茧唇之类。询之大府不行，小溲短赤，口气，断为脾胃实热无疑，迳投大承气加清胃化痰软坚之品，二剂府行而愈。

【平议】茧唇终属胃家蕴热，络瘀不利，即无便结一症，亦必清胃逐瘀，好在有此见症，则借此入手，天然一简捷法门。幸而得效，因是击其中坚，擒贼擒王手段。设或大府虽通，而症未大减，亦可随风转舵，再相机宜。此是当时预定之计划，初亦不料其果能一鼓荡平，居然了无遗义，从可知治标不如治本，凡百病证皆不可头痛医头，脚痛摸脚。